寻路中国
比尔·波特
寻人不遇
对中国古代诗人的朝圣之旅
Finding Them Gone
[美]比尔·波特 著 曾少立 赵晓芳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寻人不遇
寻访中国现代隐士
空谷幽兰
禅的行囊
黄河之旅
彩云之南
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
心经解读
读书人

ROAD TO HEAVEN

〔美〕比尔·波特 著
明洁 译

空谷幽兰

南海出版公司

空谷幽兰

〔美〕比尔·波特 著
明洁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谷幽兰 / 〔美〕波特著；〔美〕约翰逊摄；明洁译．—2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10

ISBN 978-7-5442-4913-3

Ⅰ．①空…　Ⅱ．①波…②约…③明…　Ⅲ．①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560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8-272

Road to Heaven by William (Bill) Porter

Copyright © 1993 William (Bill) Por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ercury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Mingjie

All rights reserved

空谷幽兰

〔美〕比尔·波特　著

〔美〕史蒂芬·R·约翰逊　摄影

明洁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出　　品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www.readers.com.cn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林妮娜

特邀编辑　张　轶

装帧设计　蔡阳阳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191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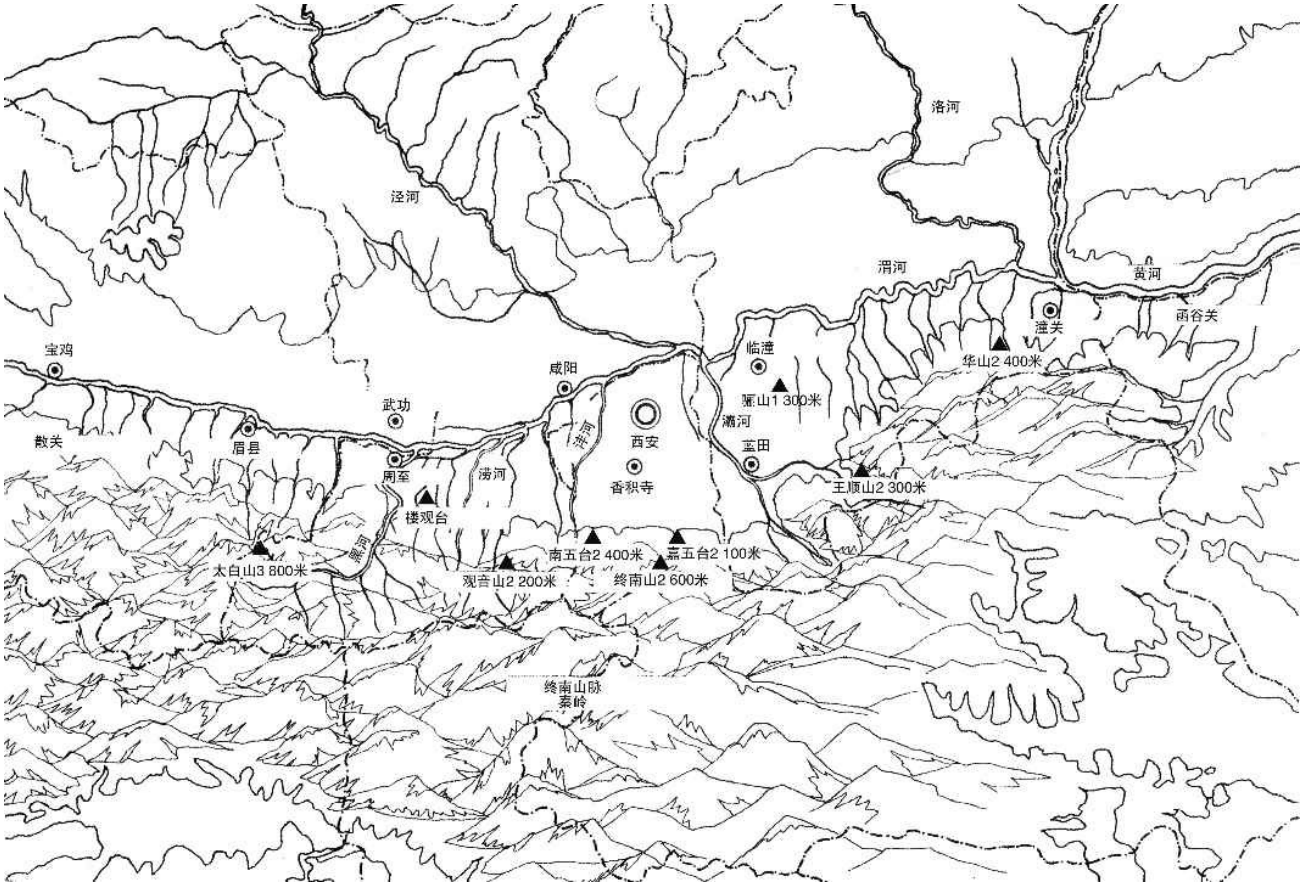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7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913-3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洛河
泾河
渭河
黄河
潼关
函谷关
华山2 400米
宝鸡
咸阳
临潼
骊山1 300米
武功
灞河
散关
眉县
西安
蓝田
周至
渭河
香积寺
王顺山2 300米
楼观台
南五台2 400米
嵩五台2 100米
太白山3 800米
观音山2 200米
终南山2 600米
终南山脉
秦岭

隐士的天堂◎终南山全图

目　录

空谷幽兰

代序

序

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

第二章　月亮山

第三章　举世皆浊

第四章　访道

第五章　鹤之声

第六章　登天之道

第七章　云中君

第八章　朱雀山

第九章　走过销魂桥

第十章　暮星之家

第十一章　访王维不遇

第十二章　大道入廛

空谷幽兰

安妮宝贝

比尔·波特1972年去往台湾。在一个佛教寺庙里生活了三年。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天亮前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我就读书。

三年后，他离开寺庙，隐居在一个山村里，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但最终，他决定自己亲自去寻访中国隐士，即使岁月流迁，他根本无法预知自己是否能够找到他们。或这种与宗教联结的生活方式是否存在。1989年，他找来自己的朋友，摄影师史蒂芬，两个人一起踏上去往终南山的路途。

后来他写了一本书。《空谷幽兰》。翻译出版是2001年，印了四千册。曾在一本先锋杂志上见到封面。是路途中拍下的照片。作者拄着登山的拐杖，穿蓝布衬衣，摄影师戴斗笠，身上斜背着包袋。两个对东方文化充满激情的成年美国男人。旁边站着年轻的和尚，路途装束，光头，浓黑的眉，左手手腕上绑着白毛巾。他们似正经过峻峭山顶的灌木丛，背后是尖耸的山峰和浓雾。

这一幅黑白照片，充满一种活力与寂静互相探测的意味。走在寻访的路中，但某种存在却神秘坚定，无所表露。

在书中有一幅照片，照片标明：通向贺老洞的铁链和铁梯。沿着华山正面陡峭的山崖，走过木板铺就的栈道，能抵达13世纪的道士贺元希雕凿的几个隐居处之一。长空栈道是这座山上最危险的地方。他在书里写。

我记得去华山的时候走过这条路。我们有一小队人走过窄小及摇晃的木条，手里抓着铁链，背后就是风声呼啸的万丈深渊。若往下看，便觉得

自己完全失去重量。掉下去，也就尸骨无寻。

这种体验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发生。危险及清醒的降临，使人最终从紧张进入一种诡异的平静。天地就在身边。死亡近在咫尺。这段悬崖，它异常逼近生命的真相。仿佛是生与死之间一条贯通的小径。

当然，这是针对普通人而言。对那些修炼中的隐士来说，它仅仅就是一条通道。小道士走在上面亦是可以箭步如飞。

书里采访了一些道教与佛教的代表性人物。年龄最大的已经九十多岁。他们大多常年在山上居住。过最简单的生活。自己种土豆，蔬菜，吃松树的松针和花粉。遵循严格的戒律。戒律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戒律使修行成为可能。如果你对自己不作要求，修行就会一无所获。

我想随着这个美国男人足迹的深入和切身的交往，他会发现他所寻找到的那些隐士，并不是他理想意念中的那些人：在云中，在松下，在尘世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生活。所需的只是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

相反，他们或者承担深重的孤独与贫寒，栖息在僻静无人抵达之处，或者在寺庙里忍受着游客喧嚣，琐碎杂务，无所事事，或者疾病缠身，平静等待死亡降临。他们的生活里并不是没有任何缺陷。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拥有灵魂深处纯粹而坚定的一簇火焰。那就是坚持和相信自己的修行。

道教徒和佛教徒寻求的是不变的东西。这是他们不追名逐利的原因。寻求的只是道，就是我们生于斯，回归于斯的那个无。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这个自然的过程融为一体。一位道长在采访中说。

对于城市中的人来说，置身滚滚红尘浪滔天，每天面对无数欲望颠沛，若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坚韧，遵循品德和良知，洁净恩慈，并以此化成心里一朵清香简单的兰花，即使不置身于幽深僻静的山谷，也能自留出一片清净天地。

这也应是此书最为普及的意义。

代序

明洁

游终南山

独坐群峰上，

胸臆自开张。

风拂长松静，

泉响落花香。

古道生幽草，

梵钟渺仙乡。

昔人何处去？

孤云独徜徉。

序

我总是被孤独吸引。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就很喜欢独处。那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有时候，我愿意躺在树下凝视着树枝，树枝之上的云彩，以及云彩之上的天空；注视着在天空、云彩和树枝间穿越飞翔的小鸟；看着树叶从树上飘落，落到我身边的草地上。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斑斓舞蹈的一部分。而有趣的是，只有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

我们都需要有时间独处，有些人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有人却能从独处中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这是我遇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美国人要我类比中国的隐士传统与美国社会的一些现象时，我告诉他们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在中国，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他们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读“博士”。然而，中国社会从那些获得觉醒的“博士”的人受益甚巨。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我并未打算为此著书，我仅仅是一名译者。但我居住在台湾时翻译的作品恰恰是中国最伟大的隐士们的诗——《寒山诗》、《石屋山居诗》。我仅仅想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是否还存在。当台湾有人告诉我中国大陆不但没有人修行，隐士传统也不复存在时，我决定亲自去弄个明白。不久之后，我发现隐士传统不仅存在得很好，而且是中国社会很有活力的部分，我觉得必须把这个情况介绍给西方人。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缘由。我想让西方各种宗教的修行者知道，尽管中国大陆曾经历战争、革命，但修行人仍然坚持修持，我希望由此给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励。他们怎会无动于

衷？

本书出版后，我很惊奇地发现，在美国很多大学都能看到。无论我在哪里演讲，听众既有学院的学者，也有来自社区的普通居民。我在美国从没遇到对此不感兴趣的人。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羡慕这些隐士，他们所做的是我们的梦想、希望，是我们某一天也会去做的事情。

我感到荣幸的是，尽管还有不足和缺点，《空谷幽兰》仍被译成了中文，而且这次以这么漂亮的版本出版。我希望它能像鼓励西方读者那样，鼓励中国读者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

比尔·波特（赤松居士）

2006年8月10日于华盛顿唐森港

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隐士就那么存在着：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但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他统治了一百年。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此后，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权又经历了几代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中。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

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绨　　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其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望。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

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隐士了。但是，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存在于20世纪。每当我问起台湾的和尚，他们都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怀疑问。

通向终南山的路

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十二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四十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1989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约翰逊打了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京。我们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到哪里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法师[(1)]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谢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

微笑，至今我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5月4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七十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靠近根部的地方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士居住。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视野里几乎没有一棵树。我推断：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禅，就没有隐士。尽管五台山上大寺庙的方丈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却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寿冶长老的朋友。寿冶长老曾经是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庙的方丈，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宝的见证师。他们先后向我保证，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师都生活在寺庙里。据他们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国其他任何山上，都没有隐士。

参观最后一座寺院的时候，我拦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帮忙修复“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座寺庙建筑。当我向他重复我的老问题时，他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又说：“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说完，他哈哈大笑，继续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惶惑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不愿意被找到的人；还有，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文殊师利圣诞，我爬上了那一千级石阶，去他的圣殿表达我的敬意，并祈求他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加持我们。很显然，我们眼下就需要帮助。香燃尽之前，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向南进发。我的思绪再次转向老和尚说的话上——隐士们不愿意被发现。我们到底在中国干什么呢？显然，此刻我们不得不放弃逻辑。我们是有使命的。

然而，这使命却被旅游打断了。史蒂芬和我饱览了西安的风光，感到心满意足——在西安的怀抱中，曾经有十一个朝代在此建都。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满足了自己的历史好奇心，之后去参观最后一个地方：草堂寺。一千六百年前，鸠摩罗什曾经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质量超群，文辞优美。我不能放过向这位祖师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

汽车在泥泞不堪、车辙纵横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草堂寺长长的红墙之外。这些红墙被麦田包围着，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才修复的。除却这座寺庙在古时候的名声，它看起来几乎不值得我们为到这里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刚一进寺庙，我就因礼佛者数量之多而大吃一惊。大殿是如此拥挤，我几乎找不到空隙在鸠摩罗什和释迦牟尼佛像前问讯。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和尚从人群外走过来，向我点头示意——原来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这么多信徒的眼前这一幕场景，乃是因为今天是佛诞。我怎么能忘了呢？！

领我们参观了寺庙的庭院之后，方丈把我们带到他的方丈室里。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隐士。此时，他的几个弟子也涌进屋里。他看看他

们，然后又看看我，最后说："我对隐士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你们远道来了，为什么不参拜一下你们拐入主路以前路过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里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个时代隐士的事情。"方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们依依惜别。

我们回到柏油路上，几分钟后，车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脚下。起初找了几次路，都走错了，后来我们找到一位老人，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半路上，史蒂芬和我开始怀疑这座山有没有顶。山上的小路因为最近下了雨而特别滑，我们几次跌倒。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来拍摄这座山的全景，我则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后一道坡。我绕着这座小砖塔右行三匝，然后恭敬地向这位大师问讯——是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编年史。之后，我背靠着塔的正面坐下来，眼前是一望无尽的连绵起伏的山岭，白云缭绕的山峰和绿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来像是最完美的隐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远镜，我也没有发现岩洞。没有茅屋，没有小径，没有炊烟。

我很失望，但是同时又因为终于置身于山中而感到振奋。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们的向导建议从山后的小路下山，那样走容易一些。这正中我们的下怀，于是我们就从山后下山了。

大约十分钟后，小径绕过一座旧寺庙的泥墙。我们能够听到里面有声音，向导敲了门。门开了，五个年轻的和尚领我们穿过院子，进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一张桌子、五只凳子。我们坐下来，他们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并往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其色泽、口感都很像甜橙晶。

这种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拿来问主人："这些山里有什么隐士吗？"

一位和尚答道："当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隐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橙汁，倾听着一长串名单：有些人刚在山里过了一个冬天，还有人已经四十年没有下山了。我们发现了隐士的天堂。临走

前，我问一位和尚这些山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终南山。这儿是真修行的出家人来的地方。"

1959年，作家赖特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中，以此观点作为结言："我相信，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在其后的岁月里，佛教似乎已经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被清除掉了。没有被烧毁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观都变成了学校和工厂，幸存的极少数的寺庙被用来驻扎新的寺庙工作组，过去寺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迫还俗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断言，这场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彻底清除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和迷信。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每当我跟约翰·布洛菲尔德——他翻译了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这两本语录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修行——谈起这个话题，他都会长叹一声，然后建议我们谈点儿别的事情。

当我开始考虑参观中国大陆、亲眼去看看佛教现状的时候，我断定：如果佛教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还存在，那么它更多地会依赖于生活在茅篷[(2)]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赖生活在寺庙里的那些人。回顾佛教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当我最终决定去参观中国大陆、看看佛教是否还存在的时候，我决心把精力集中在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

当时我并不乐观。动身前两个星期，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我是谁呀，还敢争论？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喝着热橙汁，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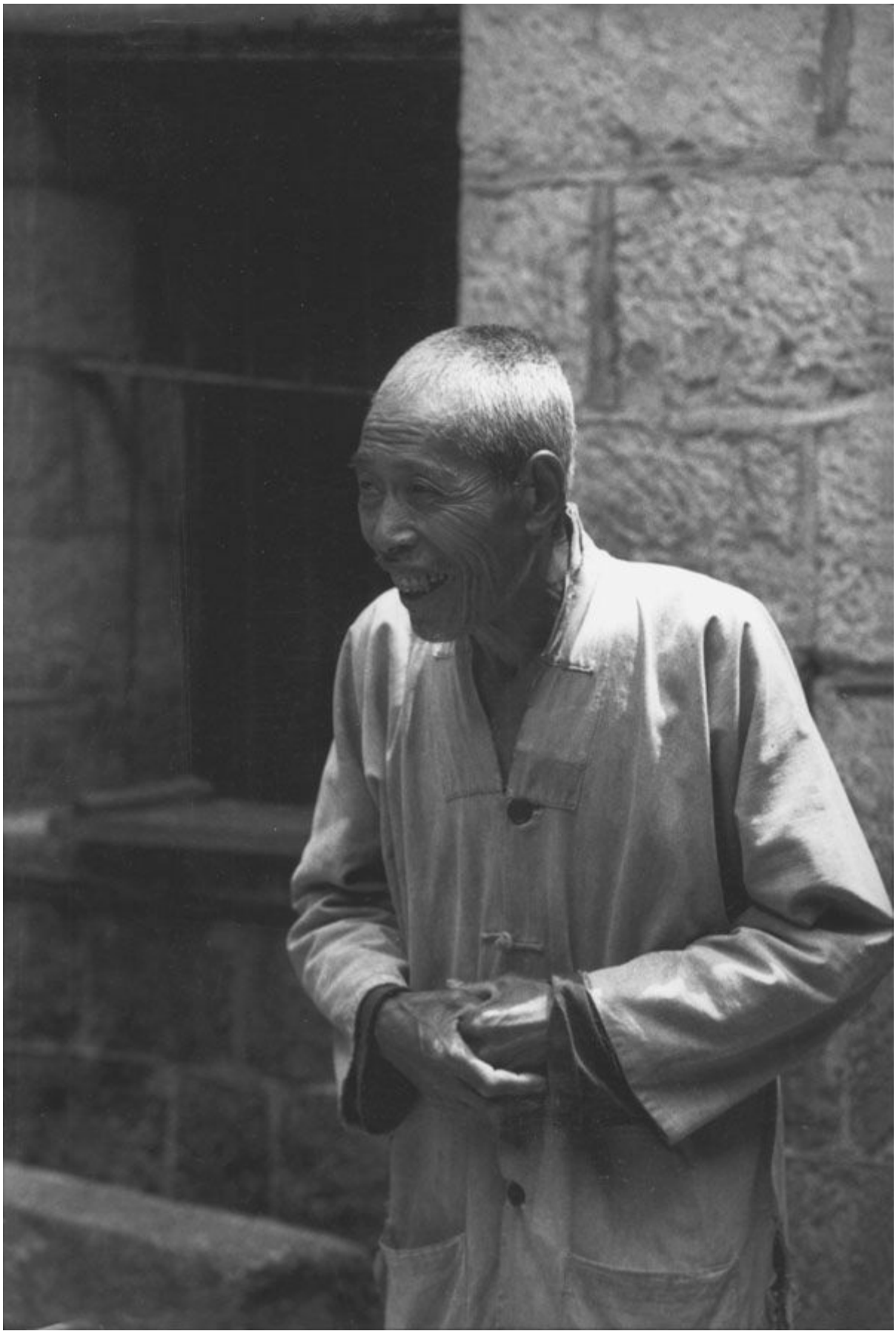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离开西安地区，继续我们横穿中国大陆的“奥德赛”[(3)]。我们又爬了其他一些山，与另外一些隐士进行了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也有很多

尼师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东北部。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山洞前，洞里有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和尚，他在那儿已经住了五十年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老和尚问我，我反复提到的那个“毛主席”是谁。他说，他是1939年搬进这个山洞的。当时这座山的山神出现在他的梦里，并且请求他做这座山的保护者。从那时起至今，他再也没有下过山。弟子们和当地村民给他带上来他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物品：面粉、食用油、盐，还有每五年左右一条新毯子或一套新衣服。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爬过那么多座山，遇到过那么多隐士之后，我们终于慢慢地明白了“无量”的含义。

下山的路上，我们停下来拜访两位在附近山洞里修行的隐士。他们在那里也住了几十年了。他们送给我们两公斤“东方美人”作为临别赠品——那是他们自己的小茶园出产的。它是我过去非常喜爱的茶种，现在仍然是。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他们的山，所以他们想送给我们一点儿特殊的纪念品。



太姥山上五十年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

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它半路抛锚了。于是我们又换了一辆公共汽车，最后到了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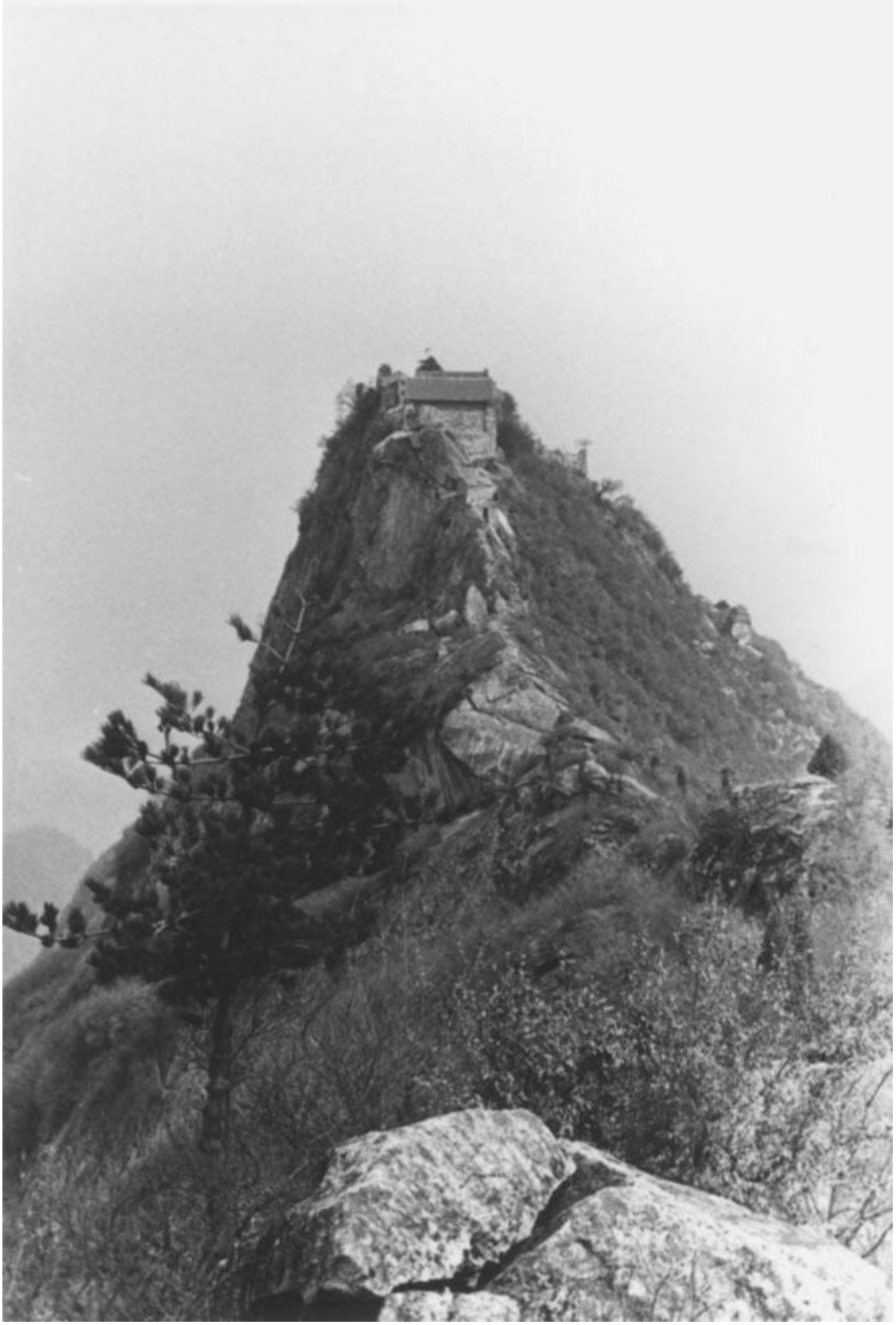
在旅馆里登完记，我们冲了个澡，洗了衣服，像往常一样出去闲逛，找冰镇啤酒。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港口城市厦门，然后搭下一班船回到了香港。几天后，我们回到台湾，放松了下来。但是我们同时也做好了准备：回去做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拜访全中国的隐士。可是，原来有意赞助我们的人都消失了，突然之间，我们只有靠自己了。我们考虑放弃这个计划，或者等着，直到条件好转。可是我们发现的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无法一直等到条件合适或者合乎我们的心意才再去大陆。我们举棋不定，抛了两次硬币——两次都是正面。于是六个星期后的八月上旬，我们又回去了。很显然，我们不得不忘记拜访全中国隐士的计划，不得不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权衡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选择了隐士的天堂。

---

(1) 净慧法师时任中国佛协常务理事，《法音》杂志主编。——译者注
(2) “茅篷”是指出家人在深山里闭关专修的地方，一般都非常简陋。有时候，它也被用来借指小寺庙或小的隐居处。——编者注
(3) Odyssey，指冒险之旅。——编者注

第二章　月亮山



当我头一次听说终南山的时候，我既不知道它们的位置，也不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们，它们在西安附近，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所有信息了。当我们第一次向山里进发的时候，在恒山和五台山，我们都没有找到隐士。于是史蒂芬和我搭上一列火车，向南进发。我们结束了与两个西安商人共享一个车厢分隔间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听说过终南山，说它在西安南面的某个地方，但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了。在汉语里，名词是不变化的，因此无法区分单复数，所以我仍然不知道，终南山是指一座山，还是指一列山脉。几天以后，我发现，它既是指一座山，又是指一列山脉。回到台湾以后，我了解到，它所指的远远不仅是山脉。

在现代，有一列大得多的山脉，叫秦岭，终南山只包括秦岭最北端的那一列东西走向的山脉。“秦岭”这个词是大约两千年以前才开始使用的，即在古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秦国的祖先世居于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上，秦国就是以那里为基础统一中国的。

今天，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秦岭是南北中国的分界线。自从一百万年以前这列山脉隆起以后，它对中国的温度和降雨类型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冬天阻止冷空气南下，夏天阻挡潮湿的空气北上。小麦、小米和玉米是秦岭以北的主要农作物。秦岭以南是水稻。

秦岭

秦岭也是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的主要分水岭。秦岭北坡的溪流注入黄河的主要支流渭河，而南坡的溪流则注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在古代，有旱灾的时候，这里是官员们前来祈雨的地方。

但是在“秦岭”这个词开始使用之前的一千年，中国人把这整列山脉称为“终南山”，有时候，他们又把它简称为“南山”。《诗经》一书中，在至少创作于三千年前的诗篇里，提到了它：

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

……

终南何有，

有纪有堂。

现在人们所说的“终南山”这个词，既是指西安南面四十公里处的那座两千六百米高的山峰，又是指与之相毗邻的东西一百公里以内的山峦。但是三千年前，“终南山”是指从河南省三门峡的黄河南岸，向西沿着渭河，直到这条河的源头——位于甘肃省的鸟鼠山[(1)]——为止的所有山脉，长达八百公里。

在中国更为遥远的神话传说中的过去，“终南山”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更广，远远超越了鸟鼠山。这列更大的山脉，既包括昆仑山，也包括终南山，并且延伸到了当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境线上的乔戈里峰，乃至稍稍有些超过，长达三千五百公里。

在解释范围缩小得多了的“终南山”的时候，早期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说，“终”的意思是“终结”，“南”的意思是“南方”，“山”的意思是“一座山”或“多座山”。这样，“终南山”就被说成是丝绸之路南面那条岔路沿线的系列山脉的东端。这个解释使得这个复合词有了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个解释是很牵强的，在解释这些山脉对于早期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方面

毫无用处——早期中国人把终南山的山峰和山谷视为最有力量的天神和地祇 的家。

台湾语言学家杜而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解释。他坚持认为，“终南”和“昆仑”是两个同词源的词，都来源于同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月亮山”。在他的《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一书中，杜教授解释道，中国最早的宗教通过“不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通过月亮的盈亏体现出来的——在生死之间的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则是这个宗教的神秘中心。而且因为月亮女神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

他们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也不像普通人那样进山。他们走着“禹步”（the Walk of Yu），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拖着一只脚，以唤起山神的同情。像大禹一样——“禹步”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萨满[(2)]，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是人们所知的他们最早的家。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一书关于萨满教的章节中写道：“在整个包括中亚和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中，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生活集中在萨满身上。”（第十三卷，202页）埃利亚德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神或附体的状态被认为是最高的宗教体验，而萨满是这种宗教体验的行家里手。在出神状态中，萨满离开他的身体，穿过一系列天国，与各种各样的精灵打交道，为他所在团体的福利而搜寻和积累知识。他通过提供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以及带回在那里所获取的知识，帮助他的团体抵御黑暗。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生活在他所保护的团体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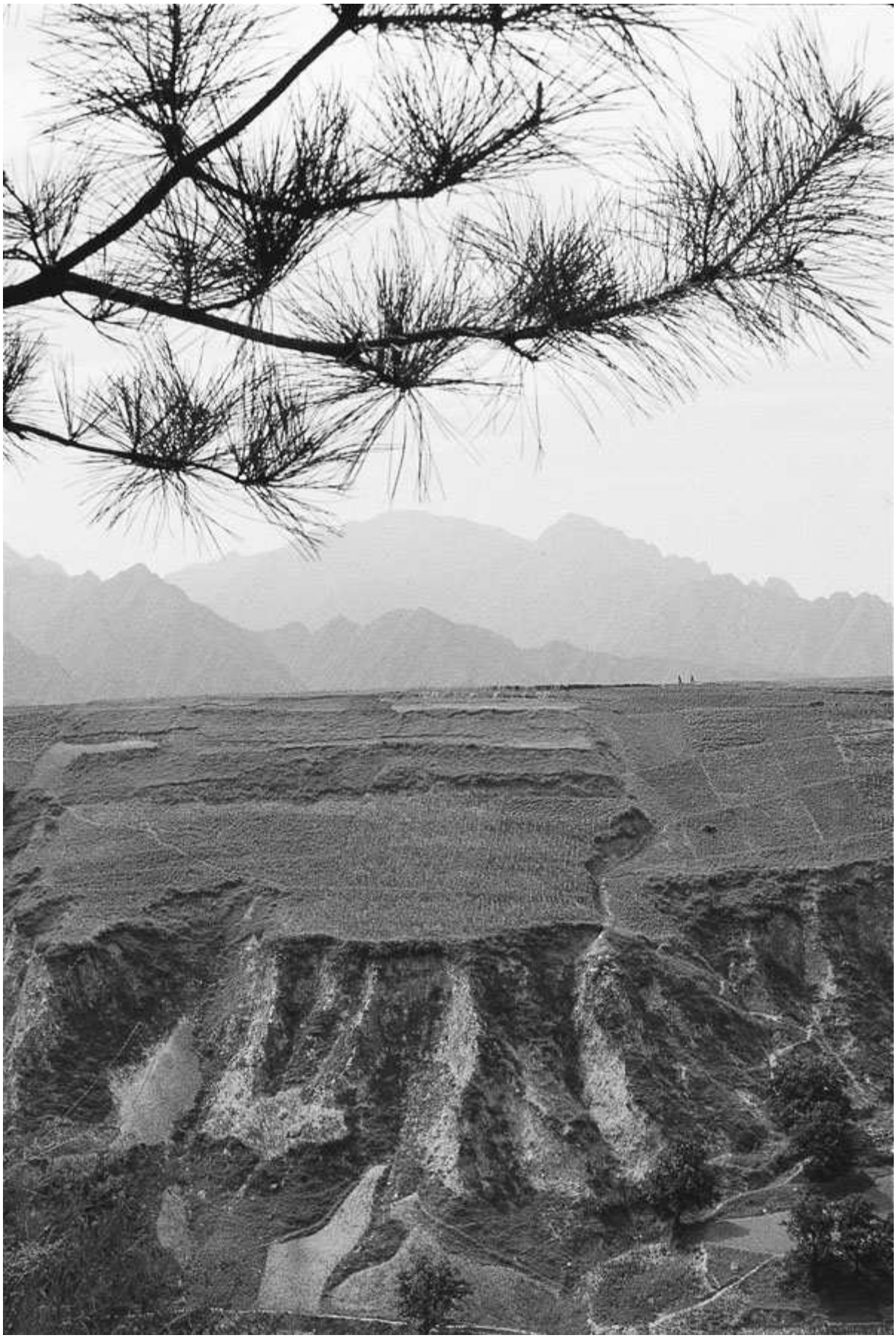
根据埃利亚德所说，一个被称为萨满的人，“寻求着孤独，变得心不在焉，喜欢在森林里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漫游，有幻觉，在睡眠中唱着歌儿”（出处同上）。假如这段话不是描述萨满学徒入门时期的出神状态的话，那么它也很可以适用于遵循隐士传统的人。在古代中国，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

在追寻它们的渊源的时候，有一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章，它记载了夏朝皇帝、同时也是萨满的启，进入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并乘双龙飞走的故事。启还从天上学得了哀歌体诗歌，以后的萨满诗人们，在诸如《楚辞》这样的著作中，一直都使用着这种体裁。

启是另外一位萨满——大禹的继承人。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禹建立夏朝的时候，他命令手下的官员们编纂了一本王国指南。其结果是《山海经》。后来，当国家的神秘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历代皇帝对它都有所增益。学者们怀疑这本书是否有那么古老，他们不愿意把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章节划到公元前4世纪以前。但是不管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成书日期和它的真实性有什么看法，这本精灵地理志都是一个萨满教知识的宝库。远在这些知识被记录下来之先，它们一定已经口头流传很久了。

这部书关于西部群山的章节，始于三门峡南面的那些山，然后向西沿着终南山和昆仑山一直到达乔戈里峰，并且超过了乔戈里峰。在它们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帝（天神中之最高者）在尘世的都城，那儿还有西王母（月亮女神，长生不死药的施与者）的家。另外还有一些山，萨满们在那里收集配料，自己炼制长生不死药，并飞升上天；在那里，死得早的人也要活上八百年。在此期间，他们随心所欲，尽情享受；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那里的动物奇形怪状，令人难以置信，无法描述。

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反映出萨满教远比人们此前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而终南山以北的丘陵和平原，则是萨满教在中国最早的家。考古学家张光启（音译）认为，萨满教派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张还说，为了与精神世界进行交流，萨满们通常需要一点儿帮助，在这方面，性和酒很重要，还有药物。



蓝田山色

在兰州南面，离鸟鼠山不远，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已经碳化了的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古植物学家李慧林认为，大麻的栽培最初起源于这一地区。在这里，它既被当做一种纺织纤维来使用，同时又被当做一种药物来使用。根据李在大卫·N·柯特利编辑的《中华文明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中所说，“北方游牧民族是萨满教的奉行者，显而易见，他们把这种植物当做一种药物来使用，并且把它向西带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区。在那些地方，它主要是被当做一种幻觉剂来使用，而不是一种纺织纤维。”（第31～32页）《楚辞·大司命》中的四行诗显示出了这种植物对于中国早期萨满的重要性：

一阴兮一阳，

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

将以遗兮离居。

在发现大麻的地方，人们做了一次放射性碳测验，测出这个遗址已有五千多年了。在同一处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把显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青铜刀。它不仅说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属于中国，而且反映出萨满教非常重要——它可以使用某些特殊的器具，而其他世俗的仪式或异教的仪式则不可以使用。

关于萨满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终南山的另一端。在西安东面六公里处，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该遗址所发掘出的各种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以及萨满教艺术最早的例证：一个萨满的鱼精面具，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双龙雏形的东西——在天国旅行的过程中，中国萨满是要借助于双龙的。

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七千年以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

第三个千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他的大臣们只能是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纂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是在终南山附近。

那么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萨满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中，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也就是在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成为这些朝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导致了萨满这样的个体的生存危机。伴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而这种变化使萨满们的地位日益遭到怀疑。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一书中，本杰明·施瓦茨对新石器时代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她）的灵魂挣脱肉体束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迈斯派罗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教是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僭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第36页）

萨满的影响被官僚的影响遮蔽了。通过分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甲骨文，董作宾指出，当时对神灵的信仰一直在持续削弱，而对自然神和神话祖先的祭祀正在逐步消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致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这种程式化决定了萨满教在宫廷中的命运——在宫廷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

行为举止取代了。人们认为，这些行为举止本身就是灵验的，殊不知它却已经被从它的根——萨满教上切下来了。

随着文明的发展，萨满们开始变得与群山亲密起来，而不是与城市中心。《山海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萨满中某些人的名字，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隐士传统的开端。

隐士的茅篷（草堂）。8世纪卢鸿作。这是画者隐居嵩山时创作的十幅画作中的第一幅。嵩山是终南山最东面的支脉。

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既没有被遗失，也没有被遗忘。恰恰相反，在中国，隐士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人，因为隐士是圣贤。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当皇帝、国王、部落首领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领导者要与自然力量以及

城墙外、人心中的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隐士。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隐士不受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他们代表着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没有比在月亮山的各种面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不管它是叫昆仑山、终南山，还是只叫南山。在《诗经》中，有一篇祈祷文表达了对南山的敬意：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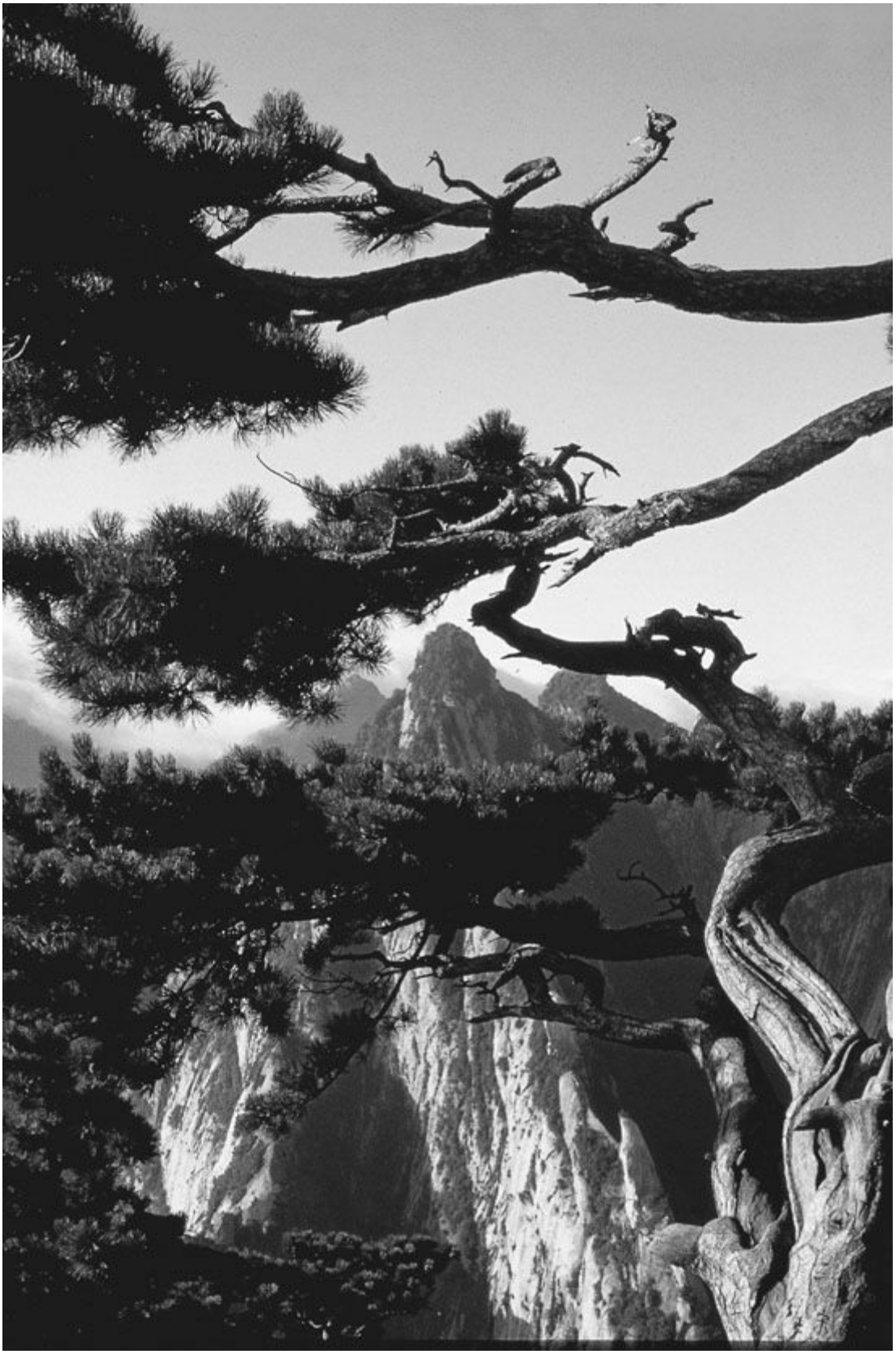
不骞不崩。

---

(1) 原书中为“乌鼠山”，系作者将“鸟”字误读为“乌”字，以下此地名均作了订正。——译者注

(2) shamans，即中国古代的巫师。——译者注

第三章　举世皆浊



尽管隐士传统是中国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直到公元3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去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里有一章是专门讲隐士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着他而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第18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在《楚

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淈 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餔 其糟而歠 其醨？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

“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

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

不复与言。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一位萨满。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他以这种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离骚》里，他写道：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遭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

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过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

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越来越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那么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八百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的时候，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质为伯夷和叔齐所敬重。但是与舜不同，这对兄弟没有遇到欣赏他们这种品质的明君。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薇菜维生，这种做法让批评者无从置喙。最后他们饿死了。司马迁在他们的传记里提到，为了抵御饥饿，分散注意力，他们经常唱下面这首歌：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在《论语》里，孔子评论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第16章）。孟子（约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年）称伯夷为"圣之清者"。然而在称赞这对兄弟的同时，孔子和孟子告诉他们的弟子，这样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

效。毫无疑问，孔子和孟子是会仕周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把从政和隐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张良和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张良的祖先世代为韩国（今河南省）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统一全中国的进程中，韩国被吞并了。作为孝子忠臣，张良发誓要为家族和国家的荣誉而复仇。但是为了确保他能够活得足够长，以实现这一抱负，开始的时候，他隐居到了山里。在隐居期间，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谦恭的品质进行了考验。这位老人看起来像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奖给张良一卷失传已久的吕尚的《太公兵法》。事实证明张良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走出隐居生活以后，他帮助刘邦推翻了秦朝，创建了汉朝。

为了表达对张良的感激，新皇帝愿意赐给张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块封地，于是张良选择了终南山南坡的留坝。然后张良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从世俗事务中抽身引退。之后他开始辟谷，并且练习调息，希望能使自己变得足够轻，好飞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终于这样做了。

在此以前，当张良还在隐居和研究吕尚兵法的时候，新建立的秦朝开始征召全国的士人。然而，秦朝的统治是以残暴而闻名的，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绝应召，他们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很有名望，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原则，因此隐居到终南山南面的商山。在那里，他们靠采集草药为生。根据《汉书》[(1)]记载，他们经常唱这首歌以自娱：

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

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

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

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

不如贫贱之肆志。

商山四皓（16世纪谢时臣作）

尽管他们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却声名远播。秦始皇曾试图引诱他们出

山，刘邦也这样做过，可是都失败了。后来，当刘邦将要废太子而代之以宠妃之子时，吕后向张良求助。她采纳了张良的建议，说服了商山四皓，使他们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谦恭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商山四皓来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宫。当高祖看到太子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这些人的敬重的时候，他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并且叮嘱商山四皓好好辅佐他的儿子。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是隐士诸葛亮。他结束了隐居生涯，而去辅佐一位明主。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当时全国各地战乱纷起。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荆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小村庄里，以逃避乱世。之后他在那里隐居了十年，并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隐士司马徽为师。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汉朝统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权，大权旁落到曹操领导的一伙将军手里，地方豪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以荆州（屈原被流放前曾经供职过的地方）为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公元201年，刘备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处。刘备是汉室的一个远亲，他已经招募了一批人马，以图恢复汉朝的统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

当刘备听说诸葛亮可能是这样一位人选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拜访诸葛亮。可是就像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即使是作为大人物去拜访隐士，刘备还是不得不三顾茅庐，才得到了诸葛亮的接见。当这两个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刘备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乞求诸葛亮结束隐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国。诸葛亮同意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的谋略家。有一次，他指挥一支仅两千人的队伍赶走了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没读过《三国演义》，很少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面终南山麓丘陵地带的一场战役中，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颗流星落在他的军营附近。这颗殒石后来被人们镶嵌在武侯祠的墙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着诸葛亮和那座流星殒落于其中的山谷。

关于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经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纸《诫子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修道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这一点上：从政还是不从政，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假定事实如马修·阿诺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这个差别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性格和个人感觉的问题。目标总是保持不变的：把道德原则运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齐、商山四皓、张良以及诸葛亮都是这样做的。要理解这些道德原则，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隐居会持续一生，不过它的目标仍然是在世间建立和谐、扩展和谐。

隐居和从政被看做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有时候是隐士，有时候是官员罢了。在中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而专事追名逐利的官员，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恩人中的一个族群，因此，不管他们的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和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当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从宫廷中被放逐出来的时候，他自沉而葬身于鱼腹；中国第二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则还没有等到任期结束，就隐居到了乡下。在中国，隐士们有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而不是身体远离城市的尘嚣。这种精神，陶渊明在他的组诗《饮酒》之五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瞥：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他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返朴归真的智慧，没有比在中国最早的隐士传记《高士传》的开头部分记载得更清楚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齧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心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实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

(1) 应为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译者注

第四章　访道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道”的意思是“道路”，它的引申意思是“生活道路”。但是最开始的时候，“道”并不是旅行家或哲学家的用武之地，而是部落萨满的专利。萨满们维持着生者和亡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没有比在月亮的盈亏——也即阴阳上体现得更清楚了。

根据杜而未教授的语言学分析和文本分析，“道”这个字最初是指月相。中国最早的道教徒就是拜月的男女萨满，他们利用自己灵魂飞行的力量，去探索月亮永恒更生、亘古长存的秘密。在中国早期的萨满和他们的道教继承者们看来，太阳是永恒不变的。在变化的世界里，月亮掌握着所有的秘密。所以，探索道的秘密就是探索月亮的秘密。而要探索月亮的秘密，就要住在月亮神居住的地方，也即生活在城墙之外——因为那些城墙是人们修建起来以阻挡变化的。

将近五千年前的某一天，在中国西北的群山里，黄帝遇到了中国一位早期的道教徒，他的名字叫广成子。在他们晤谈期间，黄帝向广成子请教长生不死的秘密。广成子的回答被记载在两千年以后的《庄子》一书中：

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庄子·在宥》第十一

黄帝从广成子和其他生活在中国早期文明边缘的人那里，学到了道家修行的秘诀。在黄帝统治的百年期间，他反过来又将道教传遍了中国北方。与此同时，他也为中国公共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每年四月初，在中国人专门留出来为祖先扫墓的那一天（清明节），中国西北的政府高级官员们仍然要祭拜黄帝墓，以表达他们对黄帝的敬意。因为黄帝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道教的创始人。

尽管像道教这样一个散漫的宗教很难说有什么创建者，但是人们仍然把它归于黄帝的名下，一来是为了显示道教的古老性，二来是为了把道教

的发展与中国最早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但是尽管道教可能在黄帝那里孕育过，可是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它仍然保持着胚胎的形式，直到老子在终南山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由他把这个孩子交到尹喜的手上。

公元前100年左右，当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以及公元100年左右，班固编纂《汉书》的时候，他们给很多观点极其相左的军师、政治思想家、文学人物和哲学家都贴上了道教的标签。最开始的时候，道大得足以含容天下万物。在这段“大道”期间，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家们将老子列于此类人物之首。

与传说中的道教创始人黄帝的情形一样，老子无疑也是在传播着过去曾经由其他人表述过的智慧。比方说，老子的观点常常被用“无为”这个词来概括。但是两千年前，在黄帝消失于云间之后不久，据说舜帝仅仅通过面南就实现了他对中国北方各部落的统治。不过，将这种智慧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荣誉还是应该归于老子——尽管连老子自己都承认，这种语言实际上无法表达出道的玄之又玄。当然，把老子当做自己始祖的道教徒们宣称，老子所教导的远远不止于无为，他还教给人们修行的秘诀。这种秘诀向来都是通过师父的口头指点以及借助晦涩难懂的经文传授给弟子的。那些经文如果不经过师父的指点，人们根本就看不懂。

根据最早的老子传记，他出生于公元前604年，一生下来就已经须发皓白了。后来他供职于东周都城洛阳，为周王室做守藏室的史官。老子学识渊博，他所掌握的学问中，有一门不寻常的学问就是“礼”。但是对于精神上与萨满一脉相承的人来说，这门学问也并非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老子八十八岁的时候，年轻的孔子为了增长古代礼仪方面的学识，特地从鲁国赶到洛阳来拜访他。在《史记》里，司马迁记下了老子对来客的忠告：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与孔子会面的故事，还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记载在《庄子》和其他早期的道教经典里。除此之外，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老子的唯一一个另外的信息，就是老子消失在终南山的故事。

周朝迁都，从渭河平原向东迁到黄河平原边缘，标志着历史学家所称谓的东周的开始，以及周王朝权力的衰落。随着周王朝统治权力的衰落，它的统治者们相应地也显示出了道德品质的日益败坏。此时他们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主人——那些小国的诸侯们同样缺乏懿德，却在争先恐后地试图建立新的霸权。与孔子会面之后不久，老子决定遵行宿愿，悄然骑上青牛，远走隐退。

几天后，老子到达函谷关。在那里，他受到尹喜的欢迎。尹喜也是一个修道者。在此以前，尹喜在终南山的瞭望台上，看到一朵紫色的云在天空中从东向西飘来（紫气东来）。他根据自己的天象知识推断，不久将有一位圣人从这一带经过。而后他就谋得了看守函谷关的职位——从东方来的行人一般都要经过函谷关。他认出了老子，认为老子就是他正在等候的那位圣人。老子到了以后，他马上辞去了自己的新工作，邀请这位圣人与他一起，到他在楼观台的瞭望台上去。尽管楼观台在函谷关西面二百五十公里处，但它与老子所走的路是同一个方向，所以这两个人就一起到那儿去了。

关于他们的会面与旅行，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更多了。只知道最后，老子把《道德经》交到了尹喜的手上。《道德经》是道教最早的经典，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它。二十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学习古汉语的时候，《道德经》是我最喜欢的篇章之一。当我得知它是在终南山里写出来的时候，我决定追随它的作者的足迹。

我们租了一辆车，雇了一位司机，开始在函谷关狭窄的道路上行进。这条路从黄河和灵宝镇（音译）附近终南山东端之间的黄土丘陵中穿过。路面很窄，仅能容下一辆手推车或者一头牛。于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南面几公里外新铺的那条路。从函谷关开始，我们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向西经过陡峻的华山之巅和骊山温泉，追随着圣人，出了西安的西大门。经过一

次警察检查以后，我们在三桥镇拐向西南方。

中国的警察就像北欧神话中的巨人。不管在哪里，警察检查一次，一般都要花上二十元到一百元人民币——一百元人民币相当于二十美元。交多少钱取决于哪些证件出了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司机的所有五套证件都没有问题。

又被警察检查过三次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叫马王镇的村庄，走上了村右的一条路。这条路经过一个大门，门里锁着几座1955年出土的皇陵。这一带是周朝的两个都城丰和镐的所在地。直到公元前8世纪，二都被入侵者毁灭，而为洛阳所取代。两百年后，在老子去楼观台的路上，当他经过丰都和镐都的遗址时，他一定曾经想起了人类这短暂的辉煌。在《道德经》里，他写道：

甚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

大门上有一行手写的字迹："游人止步。未经许可，不得擅入。"大门没有锁，于是我们就进去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要找的建筑物。那座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大深坑，坑里有两辆考古学家撂在那里的战车。这两辆战车是陪葬品，是为周王室死后的生活服务的。门锁着，但是透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战车的轮子和车体仍然留在原地，与六匹马的遗骸在一起。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御者的蛛丝马迹。从另外两座建筑物的窗户望进去，除了空空如也的展柜，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想起了十二年前在台湾见到的几百件走私的周代陶器，当时它们正通过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朋友的手，流向外国买主。几件完好无损的、有三千年历史的周代陶器，仅售一百美元。不幸的是，那些日子我正住在寺庙里，手上连一百美元也没有。

我们离开了丰都和镐都被埋葬了的遗址，继续向西进发。在大王镇，我们掉头向南，停下来接受又一次警察检查，最后到达户县县城。在县城

中心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我们停在一座展览馆前。1958年，中央政府开始鼓励农民从事艺术创作和手工艺制作。从那时起，户县农民就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画家中的一个族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农活儿不太忙，他们就会骑上自行车，来到当地的艺术中心。中心给他们提供纸、画笔、海报画和少得不能再少的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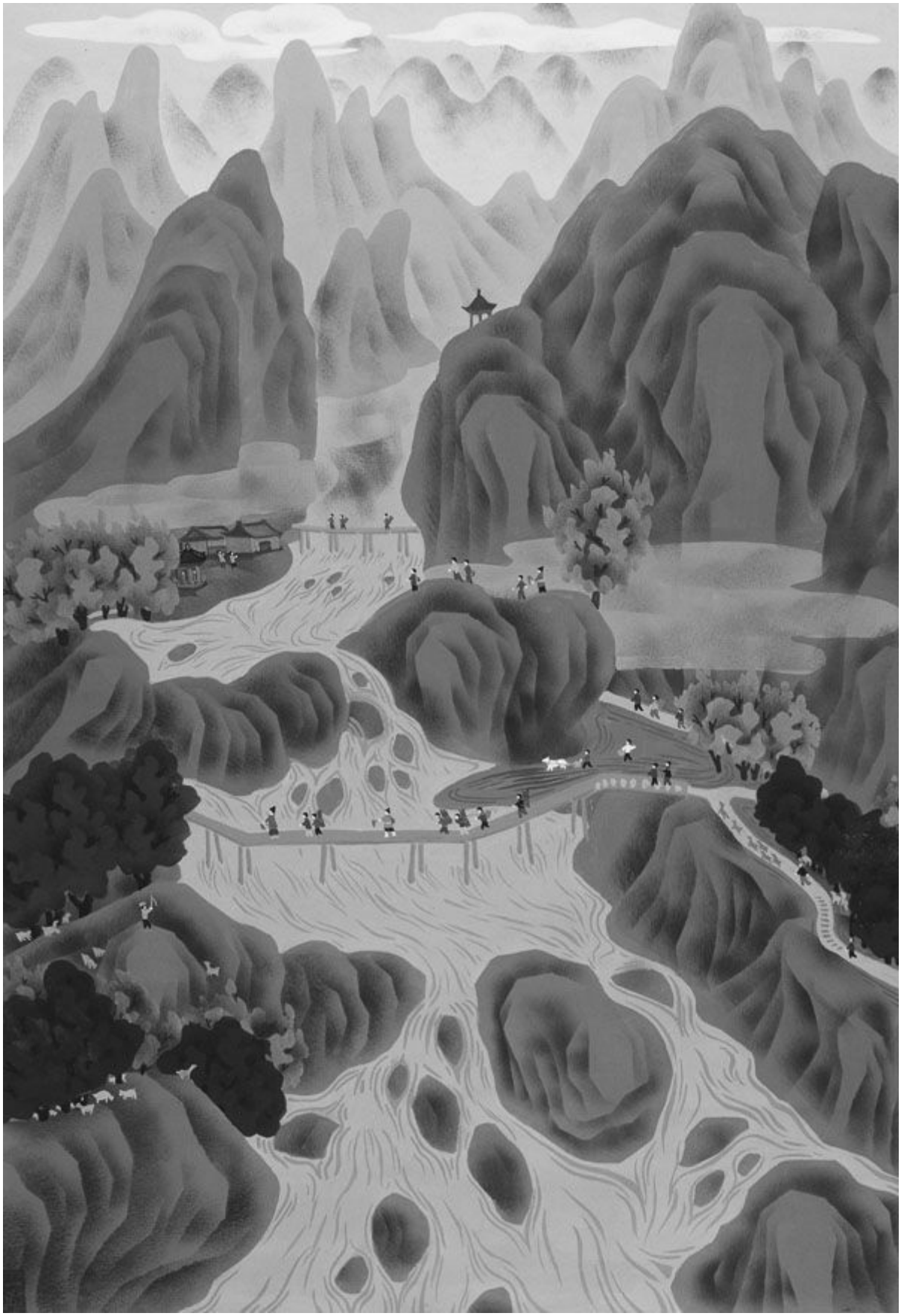
春播还没有开始。在展厅里，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名字叫洛志俭，他把他的作品拿给我们看，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他是否画过终南山，他说没有，于是我请他试试。四个月后，一位台湾朋友在户县逗留，拿到了那幅已经完成了的画作——蓝色的天空滋润着蓝色的群山，一条蓝色的河流从群山中流泻而出。

在户县，经过最后一次警察检查之后，我们转头向西，渡过了涝河。十公里后，我们离开大路，向附近的一个叫祖庵村的小村庄开去。祖庵村是重阳宫的所在地。重阳宫是中国过去最著名的道教中心之一，它建于13世纪，供奉的是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王重阳。

王重阳从军以后不久，就看透了生命的虚幻。于是他搬到这一带，开始修习佛教禅定。几年后，当他在附近的终南山里漫游的时候，遇到了道教仙人吕洞宾和汉钟离，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道教方面的秘密口授。从那以后，王重阳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他和吕洞宾、汉钟离三个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岩洞里。那个岩洞，王重阳称之为“活死人墓”。在王重阳的著作里，他把禅宗、理学和传统的道教重点——养生三者结合了起来。公元1170年，王重阳辞世。此前他成功地把自己对道的领悟，传给了远在山东的七位弟子。这七位弟子中的四位弟子，把他们师父的遗体运回了他过去“坟墓”的所在地。

按照儒家哀悼父母的习俗，四位弟子都在坟墓附近搭了茅屋，并且在这一带待了三年。三年后，他们才离开这里，去弘扬师父的教法。1222年，四位弟子之一的邱长春终于成功地到达了成吉思汗在中亚的军营，并且从他那里争取到了一道诏书，保证全真派及其信徒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地区享有特权。从那时起，全真派就被认为是中国道教火种的主要保

持者。在传统的道教修行如炼金术、气功和禅定之外，全真派又建立了道观制度。



“终南胜景”（户县农民画 / 洛志俭）

重阳宫修建之后不久，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宗教建筑。它得到蒙古王室的支持，容纳了一万名道士和道姑。在我们参观期间，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大殿，在暗示着这座道观昔日的辉煌，还有几十块石碑——或者说大石板，镶嵌在北墙里。这些石碑都是13世纪的文物，其中包括王重阳和他七位弟子的肖像。陈列的石碑中还有王重阳的书法，字迹粗犷流畅，以及他的七位弟子的书法，连同蒙古文原文范本。与中国大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场所一样，这个地方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只除了两位老道士在那里看管大殿。负责管理的官员对于我们的出现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一浏览完石碑，就离开了。

在重阳宫的西面，我们的车掉头向南，沿着一条河往前走。村妇们正在岸边的石板上洗衣服和床单。向南望去，可以看到这条河的源头在终南山附近的山岭上。走了一小段之后，我们重新回到主路上，再次向西进发。大约十五公里之后，我们在田河边停下来。在田河宽阔的沙质河床上，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平地凸起。这座小山就是楼观台，也就是《道德经》的家。

在古代，统治者们认为，掌握天道的知识对于管理国家事务是至关重要的。战役的胜负常常得取决于天气；而朝代的盛衰则要看彗星的尾巴。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创建之后不久，据说康王曾经命人在这座小山上修建了一座瞭望台，离丰、镐二都骑马要一整天的路程。公元前10世纪，穆王参观了这个地方，并命人修建了一座祠堂。这座小山后来以“楼观台”而知名（也即瞭望台的意思），而它最著名的守望者就是尹喜。当尹喜在函谷关遇到老子以后，是他把老子带到这儿来的。

我们过了田河，掉转车头向那座小山开去。车左路经一堵墙，里面是过去皇室的宗祠。公元前219年，即在穆王修建了第一座祠堂之后的八百年，秦始皇也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祠堂，那是为了纪念老子的。一百年后，汉武帝亦在此处修建了一座祠堂。这个地方也曾经得到其他皇帝的垂青。但是这些早期的祠堂，没有一座能与唐高祖修建的那座大型建筑群相比。

它包括五十多个独立的建筑物，是唐高祖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之后不久，命人修建的。

高祖姓李，与老子同姓，于是他的祖宗很容易就被追溯到了圣人那里。随后，楼观台也变成了皇家宗祠，被重新命名为“宗圣宫”。如今，除了记载着楼观台早年历史的几块石碑和一棵据说是老子手植的古老的银杏以外，在这堵崭新的灰砖墙后，什么也没有。银杏生长极其缓慢，这一棵枝干粗壮，依然枝繁叶茂，只是它的主干因为遭受火灾而变成了空心的。

看过了老子的银杏树以后，我们沿着一条林荫路，继续向上走。穿过一座小村庄，然后经过一道拱门，上书“楼观台森林公园”。路右是一座新近建成的、可是已经破败不堪的两层楼的旅馆。它荒凉得就像我们刚刚在下面的路上离开的那座石碑林立的墓园。经过这座旅馆，我们进了道观大门，停下来在道观旅馆里登记。一张床每晚十元人民币，也即两美元。

楼观台

旅馆上面是一个泥地院子，里面也长着一棵古老的银杏，还有一眼

井。井后是一个大厅，里面石碑林立，石碑上记载着楼观台周期性的复兴。我们沿着一条过道穿过大厅，然后顺着一条石阶，沿着楼观台南坡，向山顶的主殿进发。据说这里是老子给尹喜上课的地方，后来他的教导被记录下来，就成了《道德经》。就在主殿的门内，立着两块刻于13世纪晚期的石碑，上面是《道德经》中的“道经”和“德经”。

正殿面对大门，里面供着《道德经》的作者。右首是一间偏殿，供着后期的道家哲学家庄子和列子。左首也是一间偏殿，供着太白金星，也就是傍晚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的那颗星。我停下脚步，与一位坐在石阶上的道士攀谈。他的名字是任法周，原来他是楼观台住持的助手，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副会长。他说，1958年，当他初次来到楼观台的时候，道士和道姑的人数已经衰减到一百五十人。解放前，这里曾经有五百多位道士和道姑。“文革”期间（1965～1976年），只有大约十二人千方百计留在了道观里。任法周说，红卫兵不但赶走了道观里的大部分出家人，而且还摧毁了所有的建筑。楼观台上的那些建筑物，都是最近才重修起来的。

在老子殿后，我们沿着一条石阶，从楼观台的北坡下去，来到一座与老子庙相毗邻的祠堂。祠堂里面供着斗姥。斗姥掌管着人的寿数，以确保人们活完分配给他们的年岁。因为我的儿子红云与斗姥的丈夫北斗神君的生日是同一天，所以我上了一大把香。尽管如此，它的香气还是远远不及殿外桃花的芳香。

在斗姥殿后，我们沿着另一段台阶往下走，来到另一座祠堂。这里供着虹云公主，她是主管送子的，因此我也为女儿艾丽斯而感谢了她。

在回入口处的路上，我们沿着一条拱廊，穿过我们刚刚经过的那座院子。墙上镶着石碑，碑上刻着昔日著名的来访者所留下的诗歌、书法及绘画作品。在9世纪的参观者中，大诗人白居易留下了下面这首诗。它的开头是一句引言，这句引言在五千言《道德经》的结尾处：

言者不知知者默，

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

缘何自著五千文？

下来回到主院里，我们要了面条。我开始浏览在正门那儿得到的游客手册。1982年，楼观台附近的土地，大约有六百四十公顷，被置于省政府森林管理局的管辖之下，种满了竹子、黑槐、胡桃和松树。楼观台位于西安城外七十公里处，乘车大约要三个小时，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它离西安有点儿太远了。很显然，政府正在把它变成一个森林研究中心。

阅读游客手册的时候，我在想，在楼观台这些分散的建筑群后面，它的布局意图是什么。此时这个念头浮上脑海：这种安排很可能是代表三个内在的精神中心，即上、中、下三个丹田——道教徒们把他们体内的气息循环都汇集到这三个地方。如果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那么坐落在向北两公里处、平原上的过去的皇家祠堂就是代表着下部的精神中心，就在肚脐下面，即下丹田；老子发表关于道的演说的那个地方附近的那座小山，就代表着中部的精神中心，在心脏附近，即中丹田；位于那座小山向南两公里处的山上的祠堂，则象征着上部的精神中心，在头上，就是我们如今注意力集中的地方，即上丹田。

从院子里开始，路变成了一段一段的砖路。最近下了很多雨，沿途路上积满了水。一个小时后，我们遭到一群工蜂的针刺“欢迎大典”，然后终于到达炼丹炉。据说，老子动身回仙境以前，就是在这里炼制长生不死药的。

这座孤独的祠堂小得仅能容纳一张供桌和三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老道姑。她说，她每天从早到晚坐在这里，为道观看守这座祠堂，由此可以得到面粉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她姓张，是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人。当我们的眼睛适应了祠堂里的光线以后，我发现，她缠过足。缠足使得她从儿童时代起，走起路来就颤颤巍巍的了。她说，她每年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下山一两次。她七十九岁了，出家也已五十多年了。近二十年

来，她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开始是在西面的太白山上，最近则是在这座能够俯视楼观台的山上。她说，为了修习禅定，她宁愿一个人生活。但是她说冬天很冷，下雨的时候，祠堂的屋顶就漏水。沿着小路再往上走一百米，有一间小土坯房子，茅草苫的屋顶，那就是她的家。那是几十年前另一位隐修者盖的。

住在炼丹炉的女道长

当我问及其他隐修者的时候，她说，十年前，她刚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带确曾有过不少隐士，但是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死了，或者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有的回到了寺庙或道观里。她说，她认识一位老和尚，住在离这里三个山头远的一间茅篷里。我估计，他是在四方台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很愿意跟她聊天儿，但是我真希望自己能多懂一点儿河南方言。我们回到下面的院子里，也就是楼观台的中轴线上。楼观台的三个精神中心坐落在一条南北轴线上，彼此之间相距两公里。除此以外，楼观台还有一双“翅膀”，各向东西方延伸出大约六公里。我所看到的这种建筑式样，使我想起了《庄子》开篇中的那只传说中的大鸟：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鹏”的“右翅”包括一系列建筑物，它们一直延伸到一个叫西楼观台的地方。西安外事局的人告诉我们，西楼观台“太危险了”，所以不准外国人入内。我们猜想，这就是说它位于某种军事设施的附近。可是，根据出家人所说，西楼观台上唯一的景致就是一座小庙和老子的坟墓。

我不知道关于老子坟墓的故事起源于何时。不过公元前100年左右，司马迁在撰写这位伟大圣人的传记时提到，老子继续西行，经过函谷关（距离楼观台有两天的行程）之后，终于消失了。道观里的一位道士告诉我，这两个故事都有可能是真的。他说，道教徒委弃他们的遗兑就好像蛇蜕皮，老子离开以前，可以很容易地把束缚着他的肉体留在楼观台。

既然不能参观楼观台的“西翅”，我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东翅”上。它一直延伸到一个叫仰天池的地方。没有人说过这个池塘或它附近的祠堂是禁止进入的。一个在正门卖面条和香的人同意给我们当向导。他说，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到过那儿了，不过他还记得路。我们从山的东坡走下去，很快就穿行在长满了粟苗的田野里。

在距离小山大约一公里处，我们路过一座石碑，它兀立在粟苗之间。向导说，原来这儿有一座大寺庙，红卫兵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整个寺庙都毁了，只剩下了这块石碑。越过石碑，我们渡过了田河。之后途经一座小村庄，村庄里都是土房。然后我们向山里进发。

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一座小山。山顶上曾经有过一座祠堂，里面供着元始天尊。据说老子是他的一个化身。我们的向导在一块石碑前点燃香和烛，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那块石碑，就是那座祠堂唯一的幸存物了。

在小路上，我们遇见了几位樵夫。其中一个人说，住在仰天池的最后一位道姑前年离开了那里，去了遥远的太白山的山峰上。在那里，她可以

有更多的地方种菜，以及拥有更多的孤独。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鞍形山脊，然后走上一条岔路，去山顶上的一座小祠堂。这座小祠堂是八边形的，就像道教里八卦的形状——八卦是指《易经》里的八种卦象。这个地方叫“栖真亭”，据说老子在楼观台逗留期间，就是在这里修习禅定的。栖真亭里曾经供养过的所有塑像和使用过的法器，都已荡然无存。我们下去回到鞍形山脊上，继续走，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村里有六户人家，他们的屋子沿着一个长满了灯芯草的池塘的北岸，一字排开。这个池塘，就是仰天池。

我们受到一位农夫的欢迎。他戴着一顶蓝色的水手帽，双颊如此红润，以至于开始我以为他是荷兰人。他领我们从两座农舍中间穿过，打开了那最后一位道姑前年遗弃的祠堂。祠堂里面的墙上全是壁画，展示了周朝的兴衰，以及老子环游世界的经历。祠堂里的主要塑像是玉皇大帝。在元始天尊创始万物以后，玉皇大帝就接过了道教万神殿的领导权。他的右边是老子的塑像，它是用黏土做的，头上顶着一块红围巾，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韵味，与我以前所见到过的所有这位圣人的塑像都不相同。当向导在玉皇大帝面前点燃香烛的时候，我给老子拍了照。

“文革”前，仰天池周边地区曾经有一座道观，里面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出家人。这座荒凉的小祠堂，就是那座道观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农夫锁上门以后，邀请我们到他家喝碗热糖水。我们解完渴，他的妻子开始准备新鲜面条，农夫则开始削土豆。于是我回到外面，点燃了一支抽剩的香烟。农舍两侧长着高高的树，树枝上有几个喜鹊窝，喜鹊们在窝里吱吱喳喳地叫着。那个池塘占去了这个村子的大部分地盘，里面长满了干枯的灯芯草，正在风中瑟瑟作响。当我沿着池塘绕到对岸去的时候，惊起了两只青蛙，跳进水里去了。村里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正在池塘里捉五色鱼。我想，不知道这五色鱼是不是一种鲑鱼，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有灯芯草。

从池塘上方向南望去，那个鞍形的山脊陡然直落而下，露出了楼观台

后大约三十公里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山峰。在西南大约二十公里处，我望见了二千六百米高的四方台峰。我用望远镜浏览了那一带，不过它太远了，看不到任何炊烟和茅屋的痕迹。紧挨四方台西面的是东老君岭。东老君岭再向西三十公里，山岚中的一个地方，是太白山上的那块巨大的白石头。太白山高三千八百米，是终南山的最高峰。

香烟不长，我们的向导也已急着要回家了。我们用面条和土豆填饱了肚子，谢过了农夫和他妻子的盛情款待，动身回楼观台。下山的半路上，我们惊起了两只鹌鹑；沿途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去捡一些从地里长出来的白色的小星星。到处都是桃树，桃花盛开。回到旅馆里，我们用一桶冷水冲掉了路上出的汗。

晚上就寝前，我向当地文化事务局的官员打听过去住在这里的道教徒的情况。他说，已经有人编纂了一部详细的历史，不过还有一些编辑工作要做。大概在未来的两年内，可望问世。

当我问及楼观台现在的常住的情况时，一位老道士建议我们去与住持谈谈。这位老道士的嘴里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长长的牙齿，长到令人难以置信。他把附近的一个建筑群指给我们看。那是一座昔日的军营，门上还有红五星。老道士说，为了防止破坏，这个地方已经铺了石板，在未来五年内的某个时候，一座崭新的大道观将会取代这座军营。

楼观台附近的老子像

我们在斋堂里找到了住持的侍者，他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在那里，我们被介绍给住持任法融。任道长是邻近的甘肃省人，留着一副长长

的黑色络腮胡子——那种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从其他道士那里了解到，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师之一。

互相介绍之后，他送给我一卷他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正是《道德经》把我们引到楼观台来的。在深入终南山的过程中，我们拜访过任道长两次。下面是我所摘录的两次采访的部分内容。现在任道长说话要谨慎得多了，不比他早先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杂志《中国道教》（1985年秋，第10期，第12～15页）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了。因此，我对他写的评论的某些部分作了解释，作为对他的回答的补充。

任道长看起来并不太老，因此当他说他六十岁了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出家多长时间了。

任：我离开家的时候十九岁。出家四十多年了。当我刚开始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于是我便去龙门洞住下了——龙门洞在这里的西北方。我在那里待了三年。那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住在道观里，而不愿意先受几年苦，那么没有人肯教你。

楼观台的道士们

问："文革"期间你在这里吗？

任：在。最近的三十年我一直在这里。

问：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任：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烧毁了我们的书。他们还打出家人。他们使我们烦恼了十年。（根据任道长在《中国道教》上的报道，“文革”十年期间，陕西省几乎所有的道观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1982年起，陕西省的七十二座道观中的十座开始部分地修复。在这十座道观中，只有楼观台、华山和西安的八仙宫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以楼观台为例，这笔钱的数目是十三万元人民币，或者说两万五千美元；八仙宫是十五万元人民币；华山的数目没有报道。）

问：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善的？

任：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起，情况开始慢慢地好转。（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说，在新宗教政策宣布后的十年间，左倾思潮继续阻碍着宗教的发展，尤其表现在接管宗教场所的问题上。他说，陕西省的问题在楼观台、重阳宫、华山和陕西北部的白云山表现得尤为突出。任强调说，将宗教场所置于宗教修行者的管理之下，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这样做，宗教团体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提出的自给自足的目标。）

问：道观给住在这里的道士和道姑们发钱吗，以帮助他们支付个人开销？

任：给。现在每个人每月能得到大约二十元人民币（四美元），这笔钱从我们卖门票、香和手工艺品的收入中支出。楼观台的道士们则一直把修行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我们也种菜，比如芜菁、卷心菜和土豆。我们一年四季都穿同一套衣服。我们不需要多少钱。我们更愿意用自己所赚得的一点点钱去修复道观或买书。

问：道观是怎么组织的？

任：它的组织形式与佛教寺庙很相近。佛教有寺庙，道教则有道观，而且寺庙和道观里不同功能区的名称都一样，管理机构也一样。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组织。我们也有一个。我们有规章制度。但是修行要取决于个人。（1987年，现在的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据说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目前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指出，1949年以后，政府禁止发展新的出家人。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个政策被推翻了，同年，重新建立了道教协会。从那时起，全真派的二十三个主要中心和另外两百座小道观都加入了道协。后来任道长告诉我，目前中国道士和道姑的数目大约有一万人。可是，北京白云观里的中国道协官员却告诉我说，这个数目是将近三千人；中国道观的数量大约有五百座，可是其中大部分道观都太小了，没有资格加入道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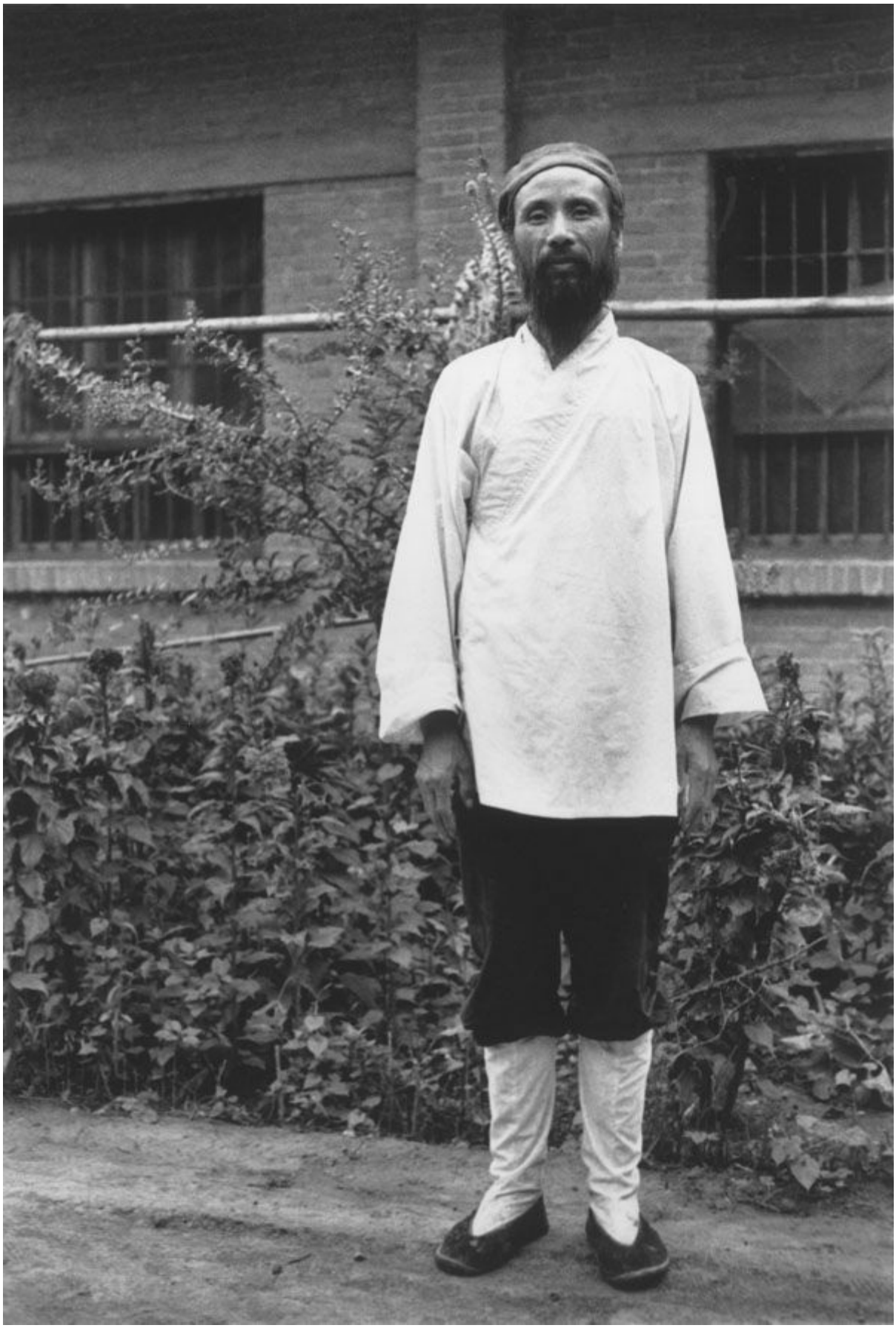
问：在近几十年里，道教发生了哪些变化？

任：很多个世纪以前，中国道教分裂成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派是北方的主要宗派，正一派在南方更为盛行。正一派是一个在家宗派，其中心是如四川、上海和江西龙虎山这样的地方，也被称为天师道。成员们可以结婚，可以吃肉，也可以喝酒。他们住在家里。全真派则完全与俗世隔离开来。它的成员住在道观里。我们属于全真派。像我刚才所说的，全真派在北方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正一派更为流行。这是最大的变化。

问：哪一派控制着道协？

任：哪一派也没有。协会里两派的人都有。同时既有在家信徒，也有道士、道姑。它不拒绝哪一派，也不着重强调哪一派，也不干预任何一派。协会不干预任何形式的信仰或修行。（通过对中国道协出版物的匆匆

一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协的高级官员和会长们大部分是全真派的出家人。）



任法融道长

问：如果一个人想跟某位特定的道教师父学习，师父和弟子本人就能决定这件事，还是必须要得到协会的许可？

任：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协会不能干预。（根据我们与之攀谈的其他道士的说法，地方道协决定弟子们可以在哪里学习，以及道士和道姑们可以住在哪些道观里。）

问：现在的年轻人对出家还感兴趣吗？

任：感兴趣。目前住在这里的五十位道士中，有二十多位是三十岁以下的。（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提到，尽管省内各道观年轻的出家人非常缺乏，可是政府仍然不让想出家的年轻人在道观里待得太久，除非他们先迁好户口，而迁户的过程总是很困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束缚，使道观很难吸引到年轻的道教徒。）

问：你给人上过课吗？

任：是的，有时候。但是现在没有太多人对道教感兴趣。（任道长的报道中称，在过去的两年里，定期在楼观台举办的道教班只吸引了三四十人，而一个为期三周的气功班——或曰“道教瑜伽”班，则吸引了三百多人，其中二百人还是从外省来的。）

问：你在向现在的人弘道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任：我们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难以找到真正相信道教的人。道教教导我们要清心寡欲，过一种宁静的生活。愿意清心寡欲或者习静的人，在现在这个年头，真是太少了。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现在人们学道要慢得多了。他们的心不再单纯。他们太复杂了。

问：据我所知，道教很多高深的教导都是秘密的，而且只传给有限的

几个弟子。这是真的吗？

任：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一个道教师父收了一个徒弟，在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事情都传授给徒弟以前，可能会考验他几十年。而很少有徒弟有那种毅力。

问：中国现在有宗教自由吗？

任：有。我们想怎么修行，就可以怎么修行。我们可以在山里修行，也可以在城市里修行。在道观里，在家里，都可以。

问：有没有道教徒自己在这些大山里修行？

任：有。还是有一些人的，只是不如以前那么多了。他们的很多茅篷都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几年前，住在这附近的一位隐士，在九十六岁的时候，证得了长生不死。两年前，另一位隐士在一百四十岁的时候，羽化登仙了。我还知道有几个人住在太白山的山脚下，但是我几乎从来没看见过他们。

问：你曾经隐居过吗？

任：是的。但是不到三年。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所有的道教徒迟早都要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好集中精力修行。为了修行你不得不找一块与世隔绝的地方，至少开始是这样的。但是重要的是要学会静心。一旦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了，那么你就可以住在任何地方，甚至住在一个喧嚣的城市里。

问：我注意到很多诸如楼观台这样的宗教中心已经开始吸引旅游者了。这会影响你们的修行吗？

任：是的。这里不再那么安静了。修行要困难得多了。但是事情就是

这个样子。我们不得不利用我们能够找到的一切支持手段来修复道观，培养新的出家人。

问：道教修行的目标是什么？

任：人的本性与天的本性是一致的。天生万物，而万物都朝不同的方向运化。但是迟早它们会回归于同一个地方。这个宇宙的目标，它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无”的意思就是回归。“无”是道之体。不仅人，动植物和一切生物都是这个“无”之体的一部分，都是由这个“无”之体所构成的。一切事物与“无”都是一体的。宇宙间再没有第二个东西。实证这一点，不仅是道教的目标，也是佛教的目标。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道教徒和佛教徒寻求的是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他们不追名逐利的原因。他们寻求的只是“道”，就是我们生于斯、回归于斯的那个“无”。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这个自然的过程融为一体。

问：一个人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任：这个事情是分阶段的。成功有多种层次，达到目标是很难的。但是一旦你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你就要不停地走，一步一步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但目标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就是成仙，回归道之体。只要你修行，最终一定会成功。在佛教里，觉悟是主要目标；在道教里，觉悟是次要的。觉悟后你还要继续修行，直到你逐渐地、非常自然地与道融为一体。如果你此生没有成功，那么你下一辈子还有机会。但是不修行的人就没有机会，他们的生命就此终结了。道教修行就是要修成一个长生不死之身，临终时它会从肉体中分离出来。你可以参观一下老子墓。他成仙的时候，把自己的骨骸留在了那里。我们的目标与他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要与道融为一体。

问：一定要出家吗？

任：重要的是要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非要出家。如果你不持戒，出家没有任何好处。持戒很重要。但是任何人，只要他过着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修行的基础。戒律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戒律使修行成为可能。如果你对自己不作要求，修行就会一无所获。

问：现在修行的方式有变化吗？

任：没有，现在的修行方式与老子时候的一样。人没有变，道也没有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修定方式，我们的养生方式，仍然是一样的。

问：老子在道教中的地位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位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宗教的创始人。

任：那是现代的观点。但老子与宗教是不可分的。中国人一直信道，这种信仰促使他们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修行方式。你认为老子会口中谈道而不信道或修道吗？他知道，宇宙中的一切都来自于道，离开道是不可能的。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但是道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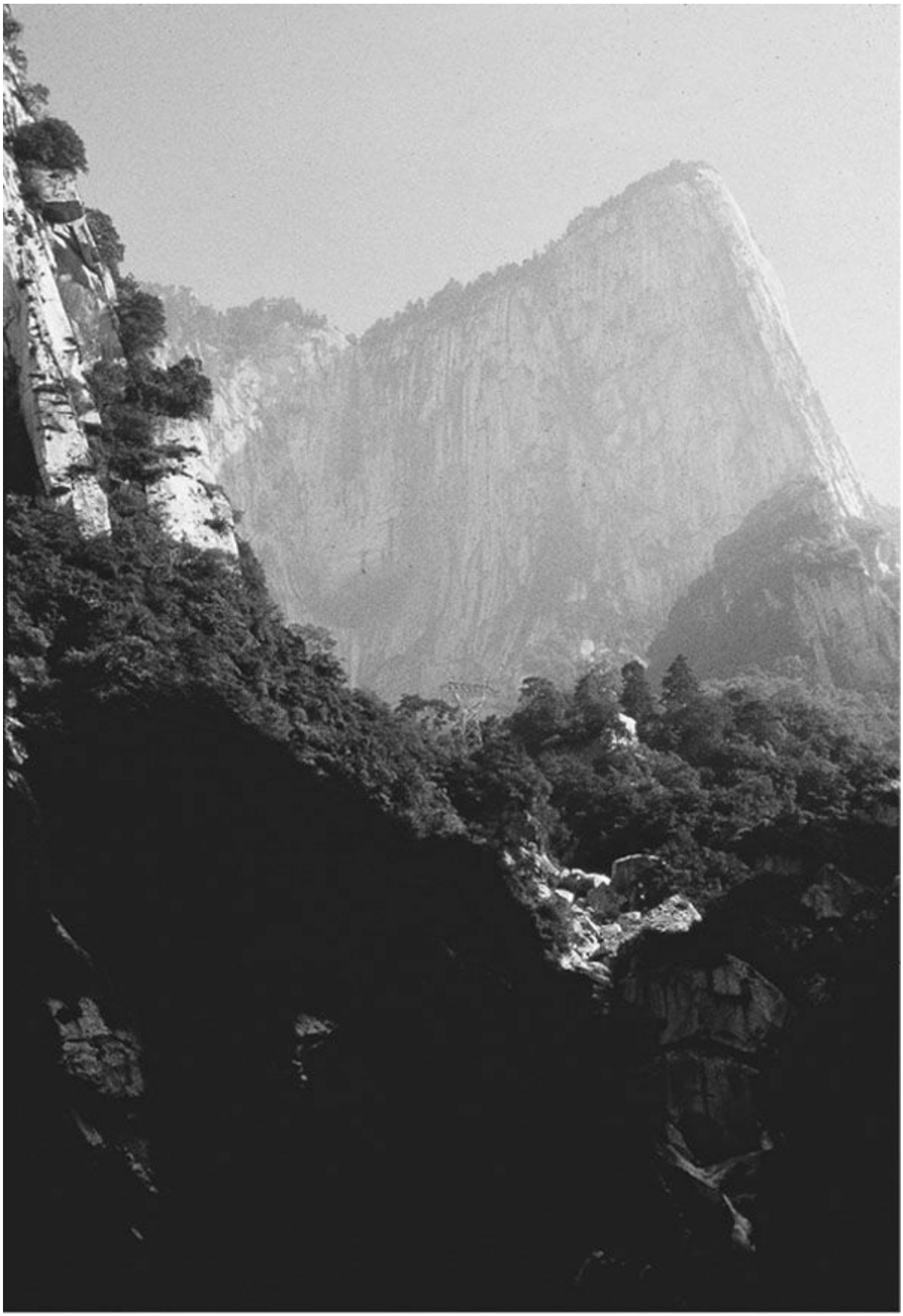
第五章　鹤之声

如道教徒所宣称的，道教的历史形态可能起源于终南山西端的楼观台。可是它的史前形式，却远在很早以前，就已在终南山东端的华山上兴盛了。对于道教徒来说，华山的意义甚至要超出史前时期，一直回溯到万物创始的时候。

太初时，混沌分化成阴和阳。阴阳再次分化，成为老阴、老阳和少阴、少阳。这四种力量交互作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其中第一个生命就是盘古。盘古一生下来，就拾起一把锤子和一只凿子，用他毕生的精力去开天辟地——也就是如今我们大家居住于其中的这个空间。他不是花了七天，而是花了一万八千年。当他终于倒在地上死去的时候，他的躯体化做了五岳：他的头化做东岳，他的胳膊化做北岳和南岳，他的腹部化做中岳，他的脚化做了西岳。

经过几千年的风化之后，盘古的脚逐渐变得像一朵石头叶子上开出的花，因此早期的中国人把西岳称为“华山”——花山。它开在中国最早的部落文明的中心地带，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喜欢称自己为“华人”。这一称呼表明了这座山对于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多么重大的意义。

华山有一股特殊的力量，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它的外形在群山中是独一无二的。要攀登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巨大的欲望——不是肉体的欲望，而是精神的欲望。因为华山是中国最早的精神中心之一，是萨满们来寻梦的地方。黄帝就是这样一位萨满，他爬过几次华山，去与神人们交谈。公元前2600年左右，黄帝乘龙回归仙班，他在尘世间作为中国北方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传到了白帝的手中。



华山风光

尽管白帝把他的宫廷远远地建到了黄河冲积平原的东部，但是他的后

裔中的一支，还是迁移到了华山附近，而且开始定期祭祀过去在这里的、他们受人尊敬的祖先。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圣人皇帝尧、舜、禹都曾经游览过华山。《庄子》中记载了公元前2400年左右尧的一次行幸。在这次行幸中，祭祀中心的管理人员（封人）讽劝这位圣人皇帝，不要因为自己为他祈祷多子、多寿、多财而担忧：

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

——《庄子·天地》第十二

这位管理者——这位华山道人，讽谏尧的地方，叫做“华峰”，就在今日的华阴县城东面的大约三公里处。不幸的是，这座过去的祭祀中心的最后一批文物，毁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从那时起，这里又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现在这个地方就以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闻名了。另外还有两座祠堂，也销声匿迹了。一座建于周朝初期，在华阴的南面，现在已经变成了华山高中；另外一座则建于汉代早期，本在附近的黄甫谷的入口处，已在几个世纪以前被洪水冲走了。

第四座祠堂、也是最后一座祠堂，建于公元160年左右，就在华阴的东面。它以西岳庙而知名。别人告诉我，它是中国建筑工艺的一座气势宏伟的纪念碑。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它的主厅里供奉着白帝。四千五百年前的某个时候，白帝的后人成为华山的守护者。除了很多建筑物之外，院子里还有一片香柏林。据说早在最初的西岳庙修建之前，它们就已经种在这里了。整座庙被一道围墙围住了，不允许外国人入内。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一直被当成军营来使用，这大概就是它躲过红卫兵这一劫的原因吧。

此时正是八月中旬，雨季的中间。在西安等天放晴等了一个星期之

后，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经过四小时，走了一百二十公里之后，我们看见一条泥泞的山路，向华山延伸而去。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蓝天。

我们把衣服扔在一个廉价旅馆里，动身去探险。经过两排旅游工艺品店的“夹击轰炸”之后，我们进入了玉泉院的主门。玉泉院是一座道观，建于11世纪中期，是为了纪念陈抟而修建的。10世纪的时候，陈抟曾经在这里隐居。他的无极图曾经激发了早期理学家们的灵感，除此而外，他还修习道教禅定，能够连续数月保持一种类似于睡眠的入定状态，并因此而名重一时。道观西面的一座小山洞里，至今还供奉着一尊陈抟卧像。我们只捐了一点点钱，看管大殿的老太太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伸手抚摸着陈抟的石头塑像——自从公元1103年被雕成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只手曾经触摸过它，以至于现在它看起来、摸起来都像一块抛过光的黑玉。

附近有一座亭子，是陈抟建在一块石头顶上的。在这块石头前面，陈抟曾经扦插了四棵佛陀出生于其下的那种树的枝条——根据一个道教故事所说，老子回归帝乡以后，又转生为释迦牟尼——现在只剩一棵还孤独地活着。很显然，当年红卫兵们以为他们已经彻底清除了这四棵树，可是眼下它们多瘤的残干上，又冒出了新芽。

就在主殿入口处的外面，一块雕刻着华山图景的石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的中间断开了，但是我们竭尽全力仔细地去研究它，就仿佛我们能够越过保护栏、看透它表面上的浮尘似的。如果这座山真的如图中所绘，那么史蒂芬和我都要减肥了。

在院基的东面，我们又一次在一块石碑前停下来，这块石碑紧挨着另一块石头。这儿是诸多的华佗墓之一。华佗是中国最伟大的医学天才，卒于公元207年，享年九十七岁。华佗曾经在华山的一个岩洞里生活了很多年。而且他还在这里采集药草——直到今天，华山还因为这些药草而著名：山薑 的特殊变种、人参、细辛和菖蒲，等等。采用针灸技术和利用以大麻为基础的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是华佗诸多成就中的两项。此外，人们还把五禽戏的创建归于他的名下，后来五禽戏奠定了中国武术的基本风格。尽管华佗一再谢绝官职，他还是被迫去给曹操治疗慢性头疼病（曹

操在汉代末年篡位）。当他拒绝继续治疗的时候，曹操命人杀死了他，以防华佗向自己的众多敌人泄露他的健康状况。

太華全圖

雕刻着华山图景的石碑

过了华佗墓，在玉泉院的东墙外，有两座小道观。第一座是十二洞观，大部分云游的道士都在那里挂单。我们经过它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又走了一百米，进入了仙姑观砖木结构的大门里。西安的一位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谢道长居住的地方。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床上支着身体，用一盏热灯烤膝盖，治疗关节炎。他曾经以武功而闻名于世，现在却连走路都有点儿困难了。他的房间里有两张并在一起的木板床，床上吊着一顶蚊帐（其他道士的房间也都是如此布置，他们在床上打坐、学习和睡觉）。屋里还有两只箱子，装着书和衣服，以及一张桌子、两把折叠椅和一台新彩电（省政府因为他在保护文化方面的贡献而赠送给他的），墙上还有一幅字，上面写着“忍”字。互相介绍之后，我递给谢道长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我们抽烟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这一生的故事。

谢道长的父母原籍山东，在清朝歉收的年份里，为了找活路而南迁了。他出生于安徽省，在他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家了。经过标准的三年学徒期之后，他来到华山修行。我们会面的时候，他刚好满八十岁，已经在华山生活六十年了。除了膝盖有点儿关节炎之外，他的身子骨异常硬朗，心清澈得就像久雨后的天空。我向他请教道教方面的问题。

谢：老子说，要修静和不偏不倚。要自然。自然的意思是不强求。当你自然地行事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你需要的东西。但是为了了解什么是自然的，你必须修静。作为一个道教中心，很久以来，华山如此出名，就是因为它安静。过去这里有很多隐士，但是现在这座山已经发展了旅游业。宁静不再，隐士也不在了。

问：他们到哪儿去了？

谢：这很难说。隐士们想一个人待着，所以不容易找到他们。他们更喜欢离群索居。他们中一部分人回到了城市。另外一些人搬进了终南山的更深处，那儿还很安静。但是即使你找到他们，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跟你说

话。他们不喜欢被打扰，而是更愿意坐禅。他们对谈话不感兴趣，可能对你说几句话，然后就把门关上，再也不出来了。

问：但是他们要吃饭呀。他们迟早还是会出来的，不是吗？

谢：那可不一定。有时候他们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三天吃一顿，有时候一个星期吃一顿。只要他们能够滋养内在的能量，就会活得很好，而不需要食物。他们也许会入定一天、两天、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星期。他们再次出来之前，你可能不得不等上很长时间。

问：他们对教导别人不感兴趣吗？

谢：感兴趣。但是在你能教导别人之前，你必须先自己修行。在你教什么东西以前，你必须先了解它。你不能只靠在书本上看到的话来解释内在的修行。首先你必须搞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

问：如果人们不能跟隐士学道，那么他们可以跟道观里的道士学吗？

谢：你不可能只逛逛道观就能学到东西。你至少要在道观里住上三年，而且要做日常杂务。如果你能够忍受这份艰苦，那么三年后，你就可以请一位道士做你的师父。这是不容易的。你必须头脑清醒、心地纯净。就像我刚才说过的，至少要有三年的体能训练，你的心才会变得足够宁静，才能够理解道。

问：你住在山上的时候，肯定需要山下的一些东西。你是怎么得到它们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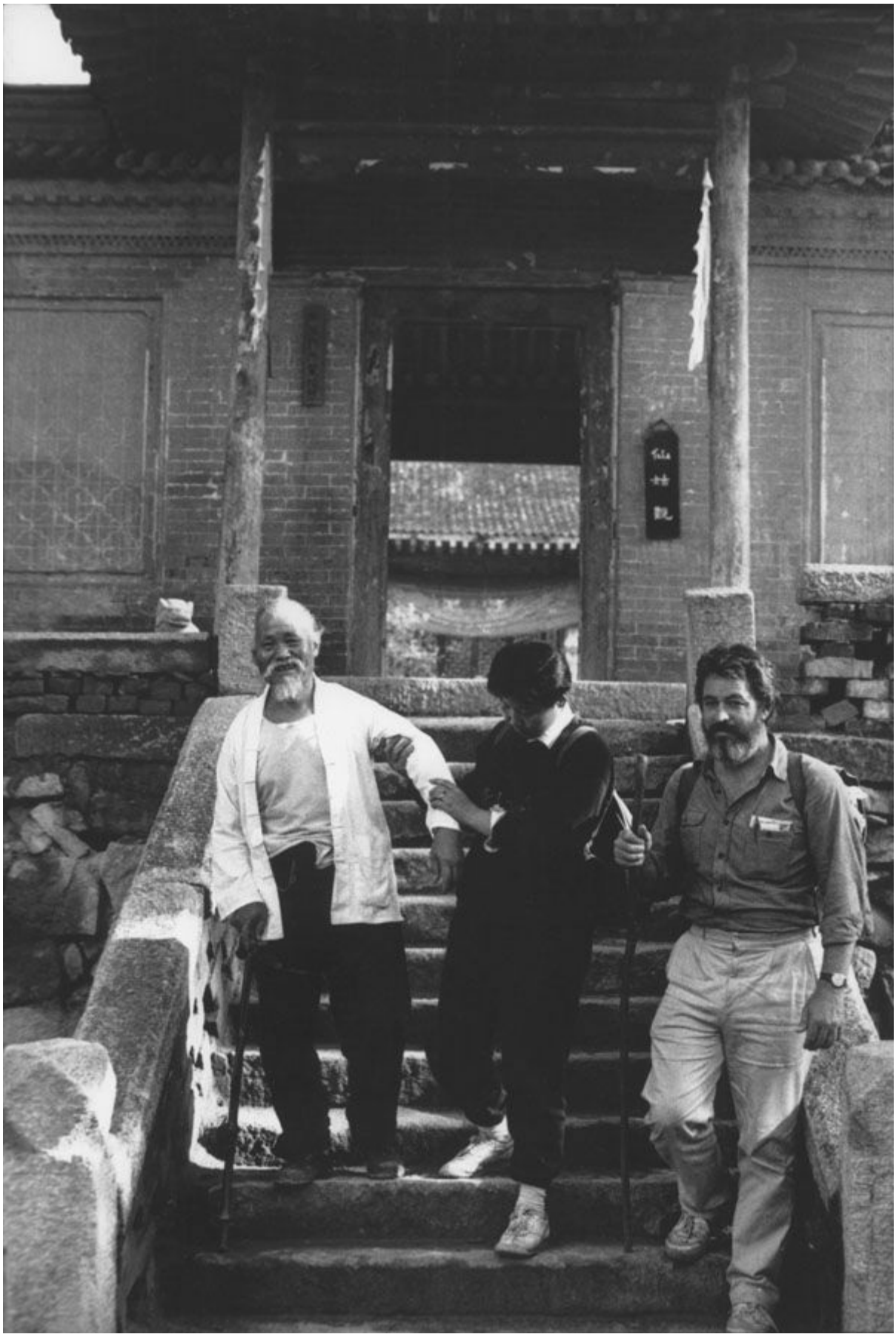
谢：什么东西都靠我们自己背。我岁数小一点儿的时候，经常上下山。现在，游客们有时候会给道士钱，道士就付钱给别人，让他们把东西背上来，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修行了。

问：住在这儿的道教徒的数目有很大变化吗？

谢：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山上有四五十位老师父，有两百多道士和道姑，小道士们多得数不清。现在，只有一部分人还待在这儿。

问：他们都怎么啦？

谢：有些人死了。很多人走了。还有很多人还俗了。



谢道长与作者在仙姑观的台阶上

问：道观怎么样呢？

谢：道观里挤满了游客。什么都变了。现在旅游局管着道观了。

我问谢道长，我能不能跟仙姑观九十岁的老当家行道长谈谈。谢道长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说这不方便。很显然，行道长有问题——但不是健康问题。出去的路上，我们看见了行道长，他正在指点一个千里迢迢从浙江赶来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要给道观雕龙和鹤。史蒂芬和我鞠躬为礼，然后离开了。

后来，谢道长与我们在我们的旅馆房间里共进了一顿俭朴的晚餐。他说，对于道教徒来说，道教自身的发展形势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全中国能够称得上大师的道士和道姑，不超过一百五十人。

两千年前，汉代的历史学家们说，在汉明帝统治期间，全国的人口是五千万左右，而登记在册的道教大师有一千三百人。换句话来说，当时全国的人口是现在的二十分之一，而道教大师的数目却是现在的十倍。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状，可是很多中国人现在还把道教称为他们的国教。

回道观的路上，谢道长把当地可以洗热水澡的地方的大门指给我们看。那是一个退伍军人之家，里面住着几百个在中越边境冲突中受伤的士兵。在门口，我们互相道别，谢道长拄着拐杖，蹒跚着，慢慢地走回仙姑观。

后来，当史蒂芬和我在明亮的月光下走回旅馆的时候，我想，不知道谢道长是不是过去的五千年中来到华山的那一长串道士名单上的最后一位。这串名单中有茅濛，他是两千多年前来到华山的。他修炼到长生不死之后，大白天骑在龙背上，消失在云间。他的后人迁移到了东部的沿海省份江苏省，在那里的茅山上，他们建起了中国最著名的道教中心之一。花和风是老朋友了。如果华山的种子能够到达中国东部，那么它们也有可能飘过大洋。

第二天早晨，史蒂芬和我一个多星期以来头一次在阳光中醒来。我们往回走，穿过玉泉院的院子，开始徒步沿着通向顶峰的山谷往上爬。即使在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之后，河水还是清澈得像荡起了涟漪的玻璃，没有淤泥的痕迹，只有花岗岩质地的卵石和沙子。萨满们的山水指南书——古老的《山海经》中说，华山附近的一座山中，有一种岩石，用它煮汤洗澡，能够治疗皮肤病。这条河里的沙子看起来是如此洁白，用它似乎能够把幻世的红尘洗涤尽净似的。

时值盛夏，早晨的太阳就已经热辣辣的了。当我们开始这次登山行动的时候——后来我们才知道所花时间长达八个小时——我们很高兴能够走在山谷的树荫里。几公里以后，在娑罗坪这个地方，山谷变得开阔起来——娑罗坪是因为过去种在这里的两棵巨大的“娑罗树”而得名的。释迦牟尼（一些道教徒宣称他是老子的转世）就是在这样的两棵树之间进入涅槃的。那两棵树过去在山谷西壁上的一个祠堂前面。附近一个旅馆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文革”期间，它们被砍掉了。但是地方志却说，它们是在1884年的一次洪水中被冲走的。

过了河，在一个叫小上方的地方，山谷的东壁上被人凿了很多山洞。现在洞口长满了杂草，肯定是多年以前就已经荒弃了。再往上走较远一些的地方，是中上方。唐朝的时候，玄宗的妹妹曾经住在其中的一个岩洞里。再往高处去，云雾中有个地方，是大上方的岩洞群。根据佛教旅行日记作家高鹤年的记载，1904年，当他游览华山的时候，大、中、小三个上方都住着道教隐士。

我们继续沿着山谷往上走，在毛女峰的山脚下，再次停了下来。毛女峰是因为一个修道的少女而得名的。这位少女本名玉姜，曾经住在毛女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的时候，他的很多妃嫔被挑选出来，陪伴他长眠于地下。一些妃嫔被挑选出来供弹琴之职，玉姜即是其中之一。但是在她被带到骊山附近秦始皇陵的前一夜，一位老太监帮助她逃到了华山。

后来，她遇到了一位道长。这位道长教她怎样靠吃松针、饮泉水而过

活，怎样观想与人的生命有关的北斗七星，以及怎样走萨满的禹步。经过这样的修习，她的身体逐渐长满了绿色的长毛，于是人们开始叫她毛女。从那时起，猎人们会不时地报告说，听见了她的琴声，或者是看见一道绿色的身影在她过去居住的山峰附近闪电般地掠过。我四下里环顾。除了我自己站在一块石头上，只有一只蓝尾巴的蜥蜴正在享受着清晨的阳光。

过了毛女洞几百米，华山山谷到了尽头。我们来到了青柯坪，也就是东道院的所在地。这座小道院是一座古代道观的现代版本，里面供奉着九天玄女。根据道教传说，她曾经教黄帝怎样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结果，黄帝在华山西北一百公里处的涿鹿之战中，打败了蚩尤，成为中华文明的创始人。

古代隐士洞穴，位于娑罗坪小上方处，在通往华山顶峰的路上

青柯坪也是华山山谷入口处和顶峰之间的中点。从青柯坪到山底和山顶，都是五千五百米。但是剩下的一半是最难走的。山路看起来似乎都垂直了，而且在有一些地方，山坡的倾斜度真的达到了九十度。据传闻，公元前3世纪，秦昭襄王为了把一棵古松从华山顶上运下来，做一只巨大的棋盘，他让工匠们安装了一系列的铁链和梯子，这才使得凡夫得以进入华

山。不过此前萨满和道教徒们爬华山已经爬了几百年了——如果不是几千年的话。

青柯坪的景象说明，当《山海经》的作者把华山描述成“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的时候，他没有夸张。经过回心石，我们开始向高处攀登，并且很疑惑怎么能有人不靠铁链而爬到山顶上去。我走在前头，再也没有看见史蒂芬。直到两个小时以后，当我回头向下望苍龙岭的龙背的时候，才看到他。

唐朝时，当儒家学者兼诗人韩愈游览华山的时候，他爬苍龙岭才爬了一半，就因为恐惧而瘫软在地。像所有的学者一样，他不论走到哪里，从不忘随身带文房四宝。在绝望中，他写了一封诀别信，把它从悬崖边上扔下去了。最后营救的人来了，把他背下了山。从那时起，苍龙岭上的路就被拓宽了，并且出于安全考虑，在两边安装了铁链。尽管如此，当我要向下喊史蒂芬的时候，我还是突然噤了声，被这个念头吓住了——我的声音会落进深渊里，把我与它一同带走。

通过望远镜，我看见史蒂芬把几个登山者吓住了。他爬过铁链，以得到一个更佳的角度，去拍摄华山北峰——此时北峰的岩顶正兀立在旋转的岚气中。我身边站着三位广东来的商业艺术家，他们和我一样，正注视着这同一幕场景。他们中的两位使用的是油画颜料，另一位用的是粉蜡笔。中国墨汁再也看不到了。

几分钟后，我到了一个拱门处，即金锁关。它是过去登顶峰的入口，也是山路开始分岔的地方。谢道长曾经建议我们在东峰上的小旅舍中过夜。因此我选择了左边的岔路。几分钟后，我歇下来，与一位脚夫分享一个小西瓜。他靠往山上背东西谋生。他说，背的东西一般从四十公斤到五十公斤不等，每次酬金是十块钱人民币，也就是两美元。我试着去掂了掂他的背包，感觉似乎有一吨重。

这儿也是橡树和松树林带开始的地方。我舒展着四肢，躺在树荫底下，看着天上的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来，然后又消失在无何有之乡。

听着松涛声，我想起了俞伯牙和钟子期。不管什么时候伯牙弹琴，子期总能知道伯牙心里在想什么：时而高山，时而流水。子期死后，伯牙摔了琴，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弹过。我想，风现在想的，是高山吧。

最后，我终于站了起来，去爬中峰剩下的路。像北峰一样，与其说它是一座山峰，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山岬。其实华山只有三座真正的山峰，但是出于命理学的原因，中峰和北峰也常常被包括在里面。道教徒们喜欢运用五行的概念：金、木、水、火、土；白、青、黑、红、黄；西、东、北、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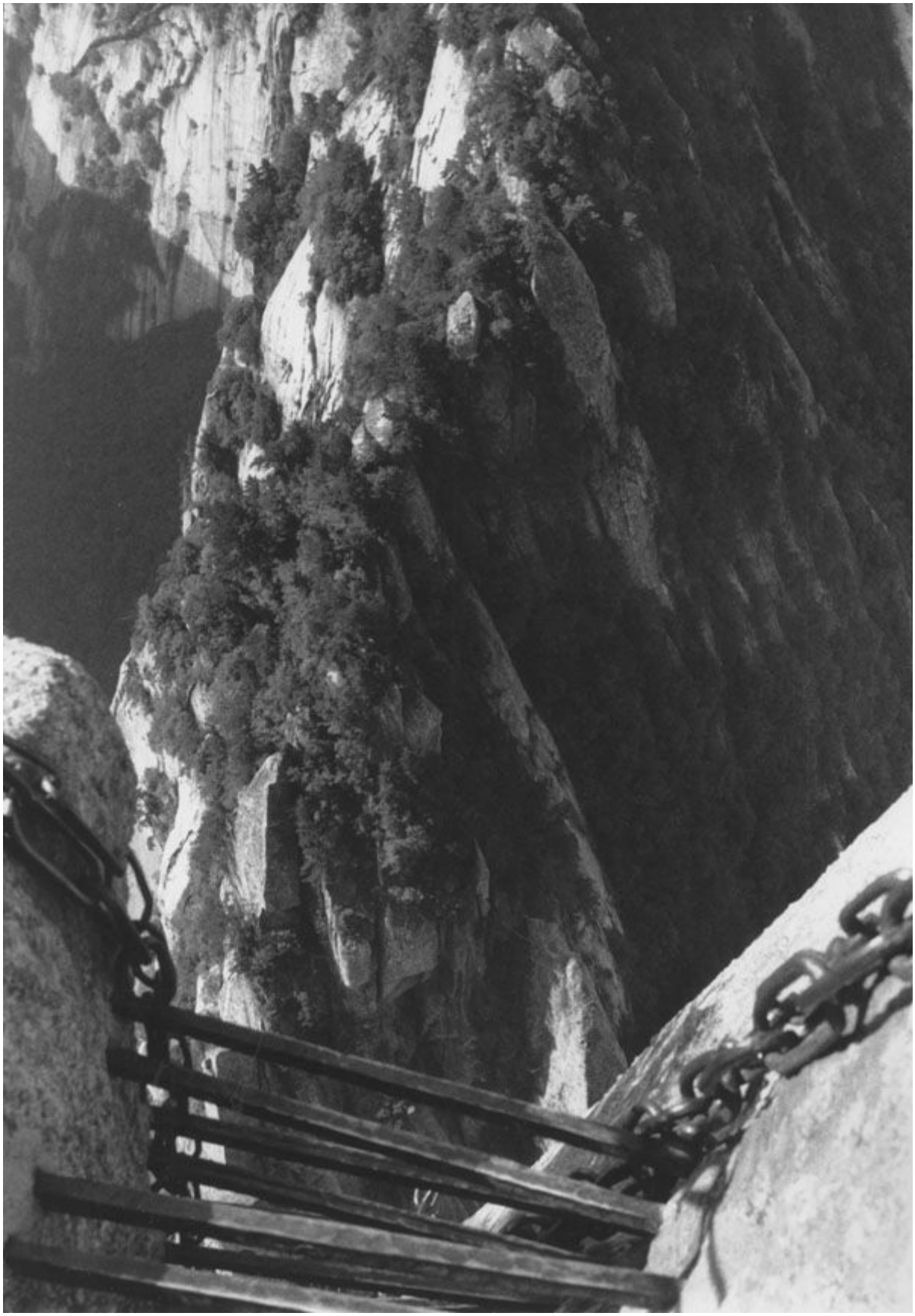
因为秦穆公的女儿之故，中峰也被称做玉女峰。两千六百年前，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和她的丈夫一起来到华山。她的丈夫叫萧史，擅长吹箫。在华山上住了几十年以后，她和丈夫喝下了一种玉液调制的长生不老药，飞回仙乡去了。为了纪念他的女儿，秦穆公在这儿盖了一座庙。它被重修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是在1983年。

从中峰开始，通向东峰的主路沿着一段很长的台阶拾级而下，然后沿着山顶内部的东部边缘，再次向上，直到东峰。但是还有一条近路，而我需要一条近路。我举步折回，走上一条去引凤亭的岔路。当年，穆公的女儿经常在这里吹笛子，她的夫君则吹箫，风把他们的音乐一直吹送到平原上她父王的宫中。

从引凤亭向南望去，我能够看见东峰上巨人留下的手印——是他把华山和首阳山推向两边，从而使黄河能够掉头向东流入大海。我用望远镜浏览着下面的山谷，发现了一座掩映在竹林中的小茅屋。我决定以后打听一下它的情况。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爬最后一段铁链，到了一个寺庙的后门——现在它是一个旅馆了，就在东峰的下面。登记的时候，我向管理人员打听我刚刚在下面遥远的黄甫谷里看到的小茅屋的情况。他说那是一个农夫的。我很失望，但是同时又很高兴——再也不用去爬另外一个山谷了，哪怕只是一小会儿。我坐在前门的外面，喝了一瓶啤酒——它们是与其他的生活

必需品一起，通过当地脚夫的肩膀上来的。喝第二瓶啤酒的时候，史蒂芬到了。我们一起喝了第三瓶。



通向贺老洞的铁链和铁梯

我们坐的那个地方，正是航空杂志上的那幅照片的拍摄处。我大为惊愕：原来那个景色是真的，而且我们的的确确已经坐在这儿了。我们的直下方，就是那座与照片上一模一样的不可思议的亭子，坐落在那一模一样的不可思议的山岬上。这座亭子里的坐凳和棋盘桌，都是最近才重修起来的，是用白色的花岗岩雕成的。要到那里，你必须沿着一段铁链爬下去。在铁链的某一点上，你得被迫水平地悬在空中，背对着下面几百米处的岩石。两千多年以前，在武帝统治期间，有人看见一位名叫卫叔卿的道士，正在这个山岬上和几位神仙下棋。一千年后，10世纪的时候，陈抟曾经在这里和太祖下过棋。据说陈抟赢了，于是太祖把整座华山都封给了他。

史蒂芬和我注视着正在沉落的夕阳，它照亮了这座亭子。月亮飘过天宇。我们撂下一副空行囊担子，留给脚夫们第二天背下山，然后回屋休息去了。

东峰也叫朝阳峰。黎明前，一百名游客在外面打着寒颤，我们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夜间打着手电爬上山的。他们是一个为期两天的旅游团：早晨离开西安，参观骊山的秦始皇兵马俑，晚上爬华山，第二天傍晚回西安。

太阳升起来了，一百架照相机同时咔哒起来。它是从一座山后升起来的——《山海经》中说，那里生活着一种黑雉，用它能够治疗疮疖。这部萨满的山水指南还宣称：“（华山上）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蟜，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可是我们没有看见它。但是我们确实看见了一只老鼠在一点一点地撕咬一片树叶，乱哄哄的蜜蜂们在访问蓟草，橙黄色的向阳花，比太阳还黄的百合，还有鹰的一家，在山峰上空开始了新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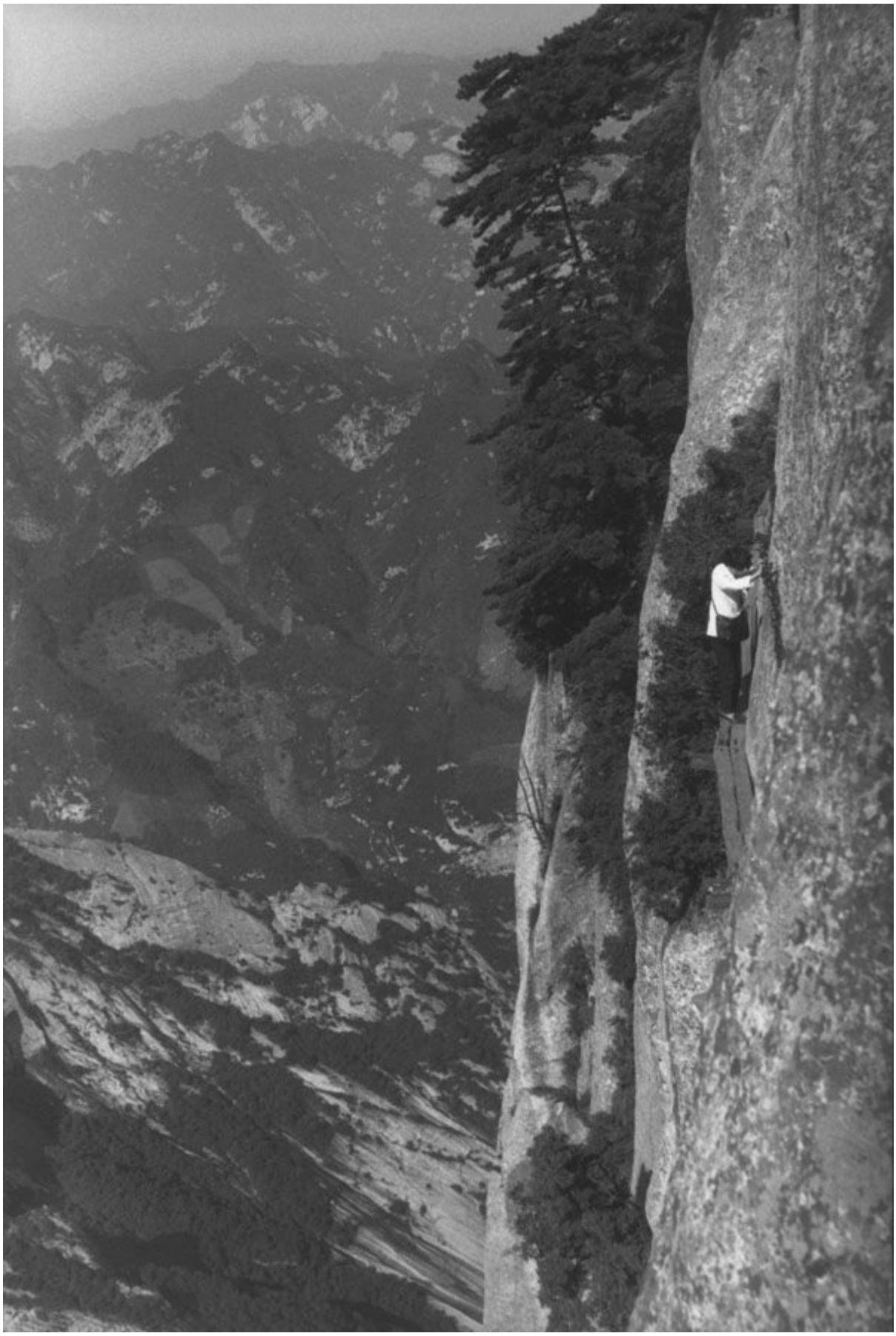
东峰的棋亭

吃过早餐面条后，史蒂芬和我开始了爬华山花状顶峰其他花瓣的旅程。去南峰的路上，在南天门，我们穿过一座小庙的大门。出来后，就置身于这座山峰的南面了。在这里，黄甫谷和仙峪谷环绕着华山的山基，垂直落差足有一千米。穿过仙峪谷向南，是三公山和三凤山。沿着悬崖，有一条铁链和木板合成的栈道，通到下面的贺老洞。它是13世纪的道士贺元希在华山正面陡峭的山崖上雕凿的几个隐居处之一。

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是一个秘密；一个更大的秘密是，洞上方的书法是怎么写上去的。它宣告这里是全真崖，是为了纪念道教全真派而命名的。去贺老洞的六英寸宽的路，被认为是这座山最危险的地方。一位管理人员说，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掉下去，他随即又补充道，对危险的清醒认识能够使人全神贯注。我减轻了对危险的紧张感，但是史蒂芬却鼓足了勇气，缓缓地向下爬了一半，去拍几幅照片。他一从深渊中上来，我们就向南峰的主峰进发了。

南峰也叫落雁峰。顶部有一个石头池塘，能够贮存雨水，这大概就是它吸引大雁的原因吧。它也是华山的最高点，几乎有两千两百米。公元8世纪的时候，诗人李白站在这里感叹："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

从南峰开始，山路蜿蜒而下，经过另一条龙脊，通向西峰。西峰也叫莲花峰，据说因为有一块岩石看起来像一片荷叶，还因为在顶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曾经生长过一棵千瓣莲花。从西峰的边缘到仙峪谷，又是一个高达千米的急落差。



横渡南峰全真崖

我们久久地凝视着这座断崖，然后掉转脚步，去翠云观。它依偎在龙背的内侧。

在主殿里，我遇见了薛泰来道长。他七十岁了，自从他二十二岁出家以来，已经在这座顶峰上住了四十五年了。像谢道长一样，薛道长也有关节炎，可是当他站起来给我倒茶的时候，行动却非常优雅。我问他，这顶峰上是否还住着其他的道士或道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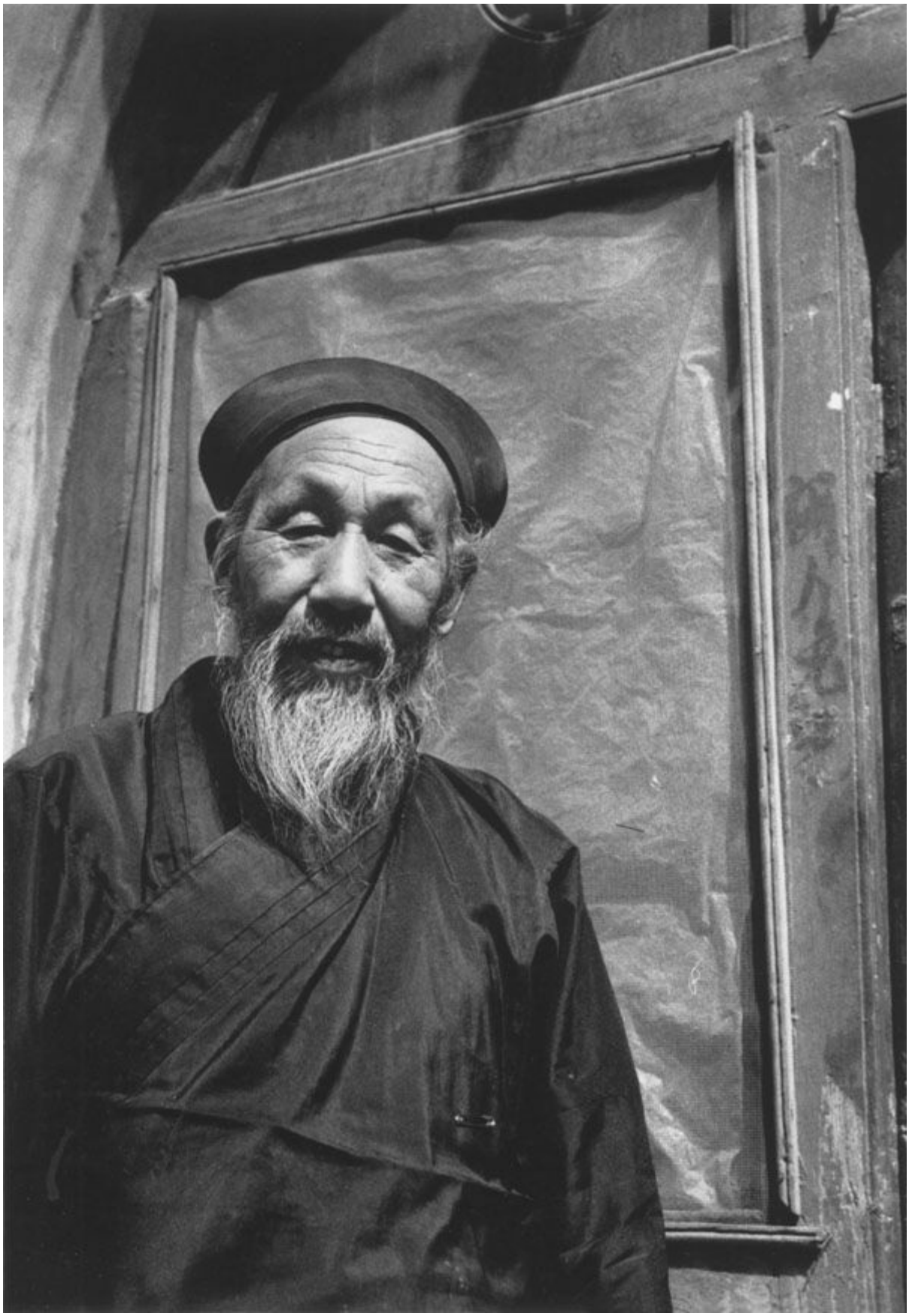
薛：还有一个道士，苏道长。他住在南峰上。但是两个月前，他退出了道教协会，和一位弟子一起，搬到了下面华山山谷的中间——大上方去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问：如果人们想住在这里跟您学习，可以吗？

薛：首先他们必须去玉泉院的道教协会，征得允许。道协决定往哪儿派人。我不能私自收徒弟。

问：政府供养您吗？

薛：不。我们必须靠接受布施，自己养活自己。政府有时候帮助做修葺工作。但是我们必须主动提出申请，而且要花很长时间。不过政府对宗教的限制是放松了。过去的情况真是非常糟糕的。



薛道长，华山顶上四十五年

问：您一直住在西峰这里吗？

薛：没有。1943年，我刚来这儿的时候，住在南峰的南天门。也有好几年，我住在山洞里。这就是我现在走路困难的原因。解放后，几乎华山的每一个道观我都被派住过。道协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得上哪儿。

问：这儿是个修行的好地方吗？

薛：不，不再是了。不是在华山上。住在这儿的道士们不得不去照顾游客。我们不能专心致力于修行。这样谁也成不了什么事儿。想修行的人不得不搬到山的更深处。当然，政府和道协谁也不赞成这样做，不过有些人还是这样做了。苏道长和他的弟子搬去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大上方，还是非常僻静的。那儿的上面有一些岩洞。

问：楼观台怎么样？

薛：他们那儿的游客不像华山这么多，但是住在那儿的人太多了。这也没有什么好处。他们的生活太舒适了。如果你想找个地方修行，你就必须到山里去。但是如果你进山了，衣食又成了问题。要么你得亲自出山买东西，要么你得靠别人。这是个问题。但是在山里修行的人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辟谷，也不穿衣服。也许披几片破布。他们练习气功，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饿或者冷了。不过大多数人是不能住山的。这个不容易。

问：人们怎么能学到这样的修行呢？

薛：基础的东西你在哪儿都能学到。有书。要学更深的秘密，当你的修行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你自然就会遇见一位师父。但是你不能着急。你要有终生献身于修行的准备。这就是宗教的意思。这不是一个付出金钱的问题。你必须付出生命。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如果你准备好要学道，你不必去找师父，师父会找你的。道教是非常深奥的，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你不可能一蹴而就。道是不可以言传的。悟道前你必须修行。老子

教我们要自然。你不能强求，包括修行。悟是自然发生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主要是要清心寡欲。修行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你必须保持身体健康。如果你有很多念头和欲望，你就活不到实现目标的时候。

我喜欢薛道长。他说话直截了当，而又优雅柔和。我可能跟他谈了好几个小时。已经是中午了，又有几位游客到了。后来，我在道教协会的杂志上读到，最近薛道长把他过去四十年来从供养中得到的所有积蓄，全部捐给了道教协会，用来修建新道观。总额是两千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四百美元。

当史蒂芬和我动身要离开的时候，薛道长进了卧室。出来时手上拿着一袋松子，是他从长在顶峰的松树上采集的。华山松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只在终南山较高的山峰的顶峰上才有。它们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森林种植者圈中享有盛名，而生长在华山西峰上的那些松树，又是华山松中最为著名的。它们的种子、花粉乃至松针，都是过去生活在华山的道教徒们的主食。古书中说，华山松的松香经过一千年就会变成琥珀，吃了它能够转凡成仙。薛道长说，吃了这些松子，或者种了它们，让它们长成树。我告诉他，我是松树家族的老朋友了，更愿意种它们。

我们没有继续逗留。两个小时后，我在群仙观停下来，等候史蒂芬。在谢道长得关节炎之前，他一直是这座道观的当家。1919年，谢道长的师父建起了这座道观。现在里面是空的，只有一位年轻的道士在给一群游客张罗午饭。当我在台阶上休息的时候，这位道士走了出来，我们聊了聊。他说，年轻的道教徒正处于困境中。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照顾游客。他说，大部分师父在他们的一生中，只把核心的秘密传授给一位弟子，而且大师们都已经隐居到山的更深处去了，拒绝在这个物质时代教化人。他说，道观里的教导是肤浅的。他叹息着，回到里面去继续招呼午饭了。

史蒂芬到了以后，我们沿着山路一起往下走。途中，我们经过一块石头，它的正面刻着“鹤之声”三个字，而且被漆成了红色。鹤在道教中是变化、超越、洒脱、纯洁和长寿的象征。用它来代表华山是再完美不过的

了。可是很显然，这只鹤已经飞走了。

1904年，当佛教旅行日记作家高鹤年游览华山的时候，他很惊异，华山的道教徒们怎么能靠那么一点点儿东西过活。他也对华山的幽静和住在这里的那些人对隐居生活的献身精神作了评论。他说，别的道教名山都不是这样——他游览了所有的道教名山。在20世纪的另一端重访华山，我却不得不怀疑，为什么还有道教徒愿意住在这座山上。不管它的景色有多么壮观，却不能代替幽静。

下山的路上，我们又一次在娑罗坪休息。我想起薛道长说过，苏道长带着一位弟子搬到了大上方顶峰的一个山洞里。大上方是那边云中的一个地方。我的视线越过山谷，眺望着那座崖壁，不由地大声自言自语起来：不知道上苏道长的岩洞有多远。这时，一个正在卖西瓜块的人说，他认识苏道长。他还说，大上方不远，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

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跟着他过了河。在河对岸，他把路开始的地方指给我们看。我们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这条路的开头是一段铁链，顺着崖面垂下来，大约有三十米长。我们的向导拽着铁链就上去了，然后招手示意我们跟上来。史蒂芬和我沮丧地面面相觑，但是我们能找出什么体面的理由呢？所以我们只好跟了上去。下一段路就更吓人了：手脚并用，手指和脚趾死死地扒住倾斜度达七十度的崖壁，崖壁上还不停地有泉水渗出来，滑溜溜的。而且没有铁链。我们根本不敢往下看，只是不停地爬着，免得去想会掉下去。

爬了大约一百米，我们到了一个古代隐居处的废墟，然后开始爬一段更加陡峭的崖壁。半路上，我的腿因为筋疲力尽和恐惧而开始发抖，我问向导还有多远。他说，两个小时，然后指指就在白云下的那个崖顶。当他刚才告诉我们苏道长的岩洞“不远”的时候，我忘了问他到底有多远。现在我知道了，我意识到我们不可能爬上去。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天就黑了，而且我们也实在没力气了。我们决定改天再去拜访苏道长，然后慢慢地下到主路上。

走在平地上是如此令人激动，史蒂芬开始蹦蹦跳跳起来。沿路上，当他超过其他下山的游客的时候，他们也开始蹦蹦跳跳起来。一会儿工夫，就有十多个中国人，跟在一个长得酷似瑞普·凡·温克尔的老外后面蹦蹦跳跳。那天晚上，我都笑岔了气。一个星期以后，我的腿才不疼了。

行文至此，本来这应该是本章的结尾了，但是几个月后，我又去了华山。那是三月下旬，什么都变了。河里几乎没有水了，山崖上除了偶尔有一棵开着花的野桃树以外，其余的地方一片枯黄。我到娑罗坪的时候，停下来跟我们过去的向导打招呼。他说，苏道长和他的弟子已经从大上方下来几天了，眼下正待在山谷入口处的朝元洞观。我笑了，为不必再去爬那座悬崖而感到高兴，然后回到了玉泉院。

在院子里，我遇见了一位道姑。她看起来异常安详，我向她打听去朝元洞的路。她领着我沿着西墙走到一个大门口，朝远处的竹林指了指。出了大门，我又走回到山谷入口处，过了河，沿着一条灌溉渠往前走。走了大约两百米，我进入一片竹林——朝元洞就是被它遮掩住了。这儿就是贺元希13世纪初来华山时住的地方，后来他在南峰上凿了一个岩洞。

这座道观包括几栋老旧的土坯建筑，屋顶盖着茅草。我拍拍门口的两只石狮，走了进去。尽管这个地方看起来快要倒塌了，里面还是挤满了道士和信众。我向一位老道士走去，他看起来像是这里的方丈。我告诉他，我正在找苏道长，并问他这儿在举行什么活动。他说，苏道长和他的弟子在玉泉院另一面的十二洞；这两天是曹道长母亲去世三周年纪念日，全省的道士和道姑都来参加为期三天的斋醮活动。曹道长是华山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得知，她就是那位给我往朝元洞方向指路的道姑。

华山

我回到玉泉院，向十二洞走去。当我走过院基的时候，撞见了老薛道长。在西峰上，他一个人住着。在这里，在山脚下，他被十多个年轻弟子簇拥着。我们互致问候，他说他刚从北京回来，在那里，他参加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接纳新道士和道姑的正式典礼。他问我种了那些松子没有。我告诉他，我已经把它们送给了台湾、日本和美国的热爱森林的朋友们了。当我向他问起苏道长的时候，他消失在一间看起来很零乱的临时帐篷里，然后带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高个儿道士回来了。

薛道长介绍说，这是苏道长的弟子，姓周。我给他讲了上次我曾经试图去拜访他和他师父的事。他说，如果我再等一两年，要爬那座崖壁可能就容易了。他还说，台湾的天地会曾经表示要出钱，修一条更安全的路。但是，很显然他对此并不欢迎。就在这时候，又一位道士从帐篷里走了出来。周道长说，这就是苏道长。我向他鞠了一躬，然后自我介绍。苏道长根本没有停脚，说我找错人了，又说他姓华，因为住在华山。然后他走开了，甩着长长的袖子，就好像马上要飞走一样。

第六章　登天之道

两千年前，当佛教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半中国化的了。直到那时候为止，中国所有可以被称为宗教的主要思想体系和修行体系，都建立在对道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既然道无所不包，能够生发万物，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另外一种体系不能从它的子宫中衍生出来。至少在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一百年内，它没有给中国人造成多少观念上的问题。

中国与佛法——佛教对于真理的看法——的最初遭遇，最迟发生在公元前1世纪。其时汉朝已经把它的影响沿着一串绿洲一直扩展到了印度西北的各个王国中。在那里，大乘佛教刚刚涌现。汉印之间最初的接触是外交上的。本来外交上的接触是永远也不可能导致佛法的传播的，除非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珍品来介绍给对方。是商业贸易把佛法带到了中国。当时，各国商队来到中国，他们用香料、珠宝和彩色玻璃来换取中国丝绸。早在公元1世纪，中亚的商队就已聚居在中国政治中心的城墙之外。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从印度来的和尚。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细节，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历史记载和文物只告诉我们，没过多长时间，佛就被当做另一尊神，被发展中的道教接纳了——道教当时包括了诸如黄巾起义这样一些不切实际的行动。公元2世纪左右，佛不仅在老子的旁边受到礼拜，还因为某些道教徒认为他就是老子本人，而变得相当普及起来。据说老子离开楼观台以后到了西方，一本公元2世纪出现的书，记叙了这位圣人从中国消失，然后又以佛的形象重新出现在印度的故事。在亨利·迈斯派罗《关于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的道教的随笔》（*Essay on Taoism in the First Centuries A. D.*）一文中，他解释了道教徒为什么这么愿意相信此类故事，以及他们欢迎觉者到中国来的原因：

佛教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特殊的宗派，是各宗派中最严谨的，比黄巾还要和谐，还要有理性。再者，它能够阻止炼金术继续发展，使道教成为一种纯粹道德的、冥想的长生不老术。这一点使它与道教其他宗派区分开来，并给了它一种荣耀——本来它的信徒为数很少，又有异国色彩，是没有希望获得此种荣耀的。这个新的宗派与道教古老的神秘的大师诸如老子

和庄子联系起来了，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比当时的道教还要更接近于老庄。（第411页）。

但是这样的密切关系没有持续下去。中国人对于来自西域的这种“道教”不断增长的兴趣，很快就导致了公元2世纪末的佛经的翻译，它们显示出了佛、道两教在教纲和修行上的基本差异。道教徒寻求的是修成一个长生不死之身，而佛教徒寻求的是摆脱一切身相。涅槃看起来结果与道教长生不死的目标也不一样。禅修也有差异。道教徒把他们的呼吸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专心致志于体内气息的循环和变化；而佛教徒则强调呼吸调柔，要舍弃对身体的执著和修炼。还有，佛教徒有一套普遍遵守的规则，或者叫戒律，他们据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大部分道教徒则按照道德的标准行事，或者各纵其天性。公元3世纪左右，佛教独立了，于是道教徒们要么改变了信仰，要么排斥这种现在打上了外国烙印的信仰。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佛教不仅在新环境下繁盛起来，而且变得非常成熟，发展出了新的思想流派和修行宗派，它们进一步向中国人散发着感染力。像道教一样，终南山又成为这种新宗教传统出现和发展的背景。在中国出现的八大佛教宗派中，有七个宗派是在终南山里或其附近开出它们的第一片花瓣的。它们是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据说其中最后一个宗派起源于嵩山，而嵩山是终南山东部的一条支脉。第八个主要宗派是天台宗，它起源于中国南部的衡山和东部的天台山。

在这八种观察佛法的方法（八大宗派）中，在影响力和信众数量方面，没有哪一个宗派比净土宗更重要了。净土宗不是教人们单靠自力解脱，而是教人们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力量，他会把信众带到他的极乐世界里去，人们在那里比在这个五浊[(1)]恶世中更容易证得解脱。净土宗仰仗佛力的方法，包括持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观想他的极乐世界，以及发愿要往生到净土去。

净土宗教纲在中国的建立，以及上述修行方法的普及，要归功于善导。将近二十年前，我到台湾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名字。我在岛上

的第一年，是在一座佛教寺庙里度过的。那里的出家人请我翻译一部佛经，或者说佛陀的讲法。尽管我对这些经典的语言很生疏，但是出于我对他们免费为我提供食宿的感激，我决定勉力一试。

出于好奇，我捡起了一部净土宗的主要经典——《观无量寿佛经》。在这部经典中，佛陀连续向韦提希王后介绍了十六种观想方法，开始是观想西方地平线上沉落的夕阳，然后是观想一大片水，水变成了一块琉璃地，琉璃地上出现了一片国土，中有宫殿园林、亭台楼阁，楼阁上装饰着彩灯和珠宝。这片国土里所有的音声，包括鸟声、树声和水声，都在演唱“苦”、“空”、“无常”和“无我”。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净土，也即阿弥陀佛——无量光和无量寿佛的国土。韦提希王后最终生于净土中佛前的一朵莲花上。佛陀告诉韦提希王后，任何能够观想这片国土和阿弥陀佛的人，都是人中的白莲花，定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公元631年，善导出家之后不久，就读了这部经典。他深为信服，于是从中国东部搬到了终南山，在终南山里修习了几年这些观想。尽管他很精进，但是他仍然对这种修行的基础有所怀疑。公元641年，他向北行脚到了太原附近的玄中寺，去向道绰学习。昙鸾是玄中寺较早的一位住持，而道绰则是他的法嗣。那时候，道绰已经赢得了净土宗修行大师的称誉。他说服了善导，使他相信了持念阿弥陀佛圣号的重要性；他说，这样的修行本身就足以保证善导往生到净土中去。

公元645年，道绰往生后，善导回到了终南山悟真寺。悟真寺建于大约此前五十年，包括两个建筑群，一个在悟真山谷的入口处，另一个则在山谷内大约两公里处。公元811年，当诗人官员白居易搬到这一地区为他的母亲守孝三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二百六十行的诗，题目叫《游悟真寺》。这首诗谈到了四周群山的雄伟和寺庙建筑的富丽堂皇。当时悟真寺里住着一千多出家人。

史蒂芬和我想看看，昔日的辉煌如今还剩下些什么。于是我们雇了一辆车和一位司机，从西安起程，向东南开了五十公里，来到蓝田。从蓝田市再向东五公里后，我们掉头向南，开到了一条肮脏破烂的路上，很快就

来到了水陆庵灰色的新围墙前。水陆庵比悟真寺要早建一两个世纪，后来被当成了悟真寺的一部分。顾名思义，它曾经是一个比丘尼道场。西安外事局的人曾经告诉过我们，悟真寺不准进入；但是他们拿不定主意，水陆庵可不可以进。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地方是由党的干部们管理着。开始，他们坚持外国人不能入内。但是经过陪同我们的和尚的多次劝说之后，他们终于同意放我们进去快速地浏览一遍。大殿里的塑像是一个惊人的展览，包括几千件陶塑，其中大部分是13世纪早期塑成的，它们是我们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艺术作品之一。但是几分钟后，管理员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催着我们赶快出去。

当史蒂芬收拾摄影器材的时候，我跟寺庙门口的两位老太太攀谈起来。她们正在卖灵芝。灵芝是一种真菌，生长在树和山崖的阴面。道教中大多数关于长生不死的仙方里都有它。既然灵芝意味着长生不死，而长生不死意味着隐士，于是我就问那两个老太太，这一带有没有什么修道者。其中的一位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说，在王顺山方圆一天的路程之内，住着七十多位修道人。王顺山高两千三百米。过了这条山谷的终端，向东南一直绵延出十公里。尽管她们的外貌显得很苍老，可是老太太们却说，她们一周要爬好几次王顺山和附近的其他山峰，去采草药。

水陆庵雕塑

我正要打听一下王顺山附近的隐士和路线情况，可是管理寺庙的那个人却坚持要我们马上离开。当我们驱车离开的时候，司机让我们把自己隐蔽起来。原来在这条山谷的入口处有一座铀矿，外国人不许入内。史蒂芬拍了几幅全景照，很显然，寺庙的管理人员以为他把铀矿拍进去了。我们蹲下身去，进入蓝田以后，才重新坐上来。对此我们只好一笑了之。在古代，蓝田地区以产玉——道教徒们追求长生不死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矿物——而著名。现在变成铀了。两种不同的矿物，都能把人送上天堂。

听了五年悟真河[(2)]的讲法之后，善导离开了蓝田地区，搬到了长安近郊。在那里，他弘扬净土，绘制净土经变图，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光。

公元681年，他离开人世，到净土去了。他的弟子们在长安城南起了一座塔，以安置他的舍利。那儿很快就发展成了一座寺院，并且成为新净土宗的第一个中心。它被称为香积寺。在日本，他们的净土宗信徒号称有五千多万人，直到今天，学童们仍然还在背诵8世纪时王维写的一首诗：

不知香积寺，

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

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

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

安禅制毒龙。

三月里，在史蒂芬和我从善导过去的静修地被驱逐出去的六个月后，我孤身一人回到了西安，继续我的旅程。我从西安南行十七公里，穿过长

安县城，经过两次警察检查，上去穿过神禾原，经过贾里村，然后向西拐到一条岔路上，来到香积寺的土墙外。香积寺的周围现在是一片农田。

在里面，我遇到了香积寺六十八岁的住持续洞。他领着我四处参观，并且谈到了香积寺近期的历史。1960年，当他初次来这儿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座大殿和三座舍利塔仍然屹立着。这三座舍利塔里面是善导和两位后期净土宗大师的舍利。那时候，寺里只剩下一个老和尚，他们两个人就一起住在紧靠大殿的一间小茅屋里。1963年左右，寺里已经有了十九位和尚。后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红卫兵来了，把其中的一座舍利塔砸成了瓦砾，并且强迫和尚们参加当地的生产小组。续洞千方百计保住了大殿和剩下的两座塔。

尽管开头很艰难，但是续洞现在几乎已经完成了修复工作，至少是初步的目标。一旦占着前院的初中搬到新址去，香积寺的庙基就有将近两公顷了——或者说相当于它过去大小的五分之一左右。和尚们的新寮房也已经开始动工了。尽管政府规定，在这个寺庙登记的人数不得超过十五人，但是在我到访的时候，仍然有将近三十位和尚住在那里。

续洞带我来到善导大师三十二米高的舍利塔前。我在塔院的小殿里上了一些香。本来我想到塔顶看看风景，可是楼梯已经岌岌可危了，有一道门封在外面，不让进去。

后来续洞又带我穿过寺庙的菜园。那是三月下旬，和尚们正在开始种卷心菜、茄子、红辣椒和土豆。续洞说，寺庙不从外面买吃的。

路两旁种满了玫瑰。过去我一直以为玫瑰是一种西方的花，所以在中国看到它总是感到很惊讶。但是西安的一位植物学家向我保证说，玫瑰最早是两千年前在长安培育出来的，它的原型是原产于终南山的一个野生品种。像几千年前的大麻一样，它最终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印度和地中海沿岸等地。

在大殿附近，有几棵香蕉树，它们看起来似乎也种错了地方。我问续洞天气是不是太冷了，香蕉能结果吗，他说，他种这几棵香蕉树只是为了

好玩。我点点头。在台湾，我也在自己的窗外种了一棵，也只是为了好玩——为了听夏雨打在蕉叶上的声音。我在寺庙两座已经修好了的大殿里上了更多的香，然后跟续洞到他房间里去喝茶。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指的顶端没有了。我猜想，他是不是把它烧掉了，以供养阿弥陀佛。这种修行在过去是不常见的——八指头陀是清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以只有八个手指而闻名。

续洞，背景是善导舍利塔

在续洞搬到中国最著名的净土宗道场以前，他一直是终南山最有名的

禅宗道场大茅篷隐居处的住持。我向他请教禅宗和净土宗修行的差异。

续洞：在禅宗里，我们不停地问，谁在念佛。我们所想的一切就是，佛号是从哪里升起来的。我们不停地问，直到我们发现自己出生以前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禅。我们一心一意地坐着。如果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管它到哪儿，我们都跟着它，直到最后心变得安静下来；直到无禅可参，无问可问；直到我们到了这种境界，不问而问，问而无问。我们不停地问，直到我们最终找到一个答案；直到妄想消尽；直到我们能够吞下这个世界，它所有的山河大地，一切的一切，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吞掉我们；直到我们能够骑虎，而虎不能骑我们；直到我们发现了我们到底是谁。这就是禅。

在净土宗的修行里，我们只是念佛号，再也没有什么了。我们用心去念。我们不出声念，可是声音却完全是清晰的。当我们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再开始念。如此周而往复。念没有停止，心也没有动。声音升起来，我们听着这个声音，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动。我们的心不动，妄想就消失了。一旦妄想没有了，就是一心在念。结果与禅是一样的。禅就意味着无分别。实际上，净土法门包括禅，禅也包括净土。如果你不是两个都修，你就会变得片面。

问：净土法门更适合于现在这个时代吗？

续洞：所有的法门都适合。法无对错。这只是根基的问题，也就是你在过去世的习性。一旦人们开始修行，他们就会认为其他的修行方法是错的。但是所有的法门都是正确的。哪一种修行方法更合适，它取决于那个个体。

一切法门都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彼此含融。它们殊途同归。比方说，净土法门包括律宗。如果你不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你就不能念佛。净土法门也包括禅。如果你不能一心，你也念不好佛。它与禅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法门就像糖。人们喜欢不同种类的糖。但是它只是糖。法是

空的。

问：终南山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这儿修行？

续洞：终南山一直延伸到印度。最初的和尚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定居在终南山里。而且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师都曾经在终南山修行。但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这么多出家人仍然来终南山的原因是，这里还很容易找到一个隐居的地方。还有，这一带仍然有很多在家人，愿意供养来修行的人。

问：现在这些山里住着多少隐士？

续洞：我估计，长安县里大概有五十个，蓝田和宝鸡之间的山里大概有两百个。但是现在距我住山的那会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可能更多了。住在山里的出家人不用跟任何人登记，所以没办法知道。

要想知道，唯一的办法是进山。我向续洞告辞。在回停车处的路上，我沿着香积寺西南向下走，一直走了大约两百米。在那里，滈河和潏河交汇成了交河。村里的男人们正在河岸上挖沙子，装到驴车里。女人们正在石头上捣衣服。雨季还没有开始，滈河和潏河都只有大约二十米宽。一些人脱下鞋子，蹚水过河。两千年前，南面的那片平原是一座皇家森林，种着栗子树和梨树。从远处，我能够望见果园。在附近的田野里，农夫们正坐在小板凳上，为刚长出来的粟苗拔草。

回到高速公路上，我们继续向南。路是柏油路，可是却没有多少车。在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高速公路中间，悠闲地缝一条裤子。八公里后，在一个叫子午村的地方，这条路消失了。在古代，军队过终南山的时候，子午村是军队所走的那条路的入口。在子午村，我们调头向西。

十公里后，我们到了一个叫沣峪口的村庄。有一条路取代了子午路，

它把西安和秦岭南面连接起来了，沣峪口就位于这条路的入口处。一次警察检查抓住了我的司机，他的车的保险到期了。车的保险费是每年八百元左右。警察检查费二十元，大约相当于四美元。我们绕过这些山，继续向西。八公里后，经过高冠谷，我们调头向北，不一会儿就来到草堂寺。这儿是我和史蒂芬1989年5月第一次来终南山时——佛诞日那天来的地方。

在院子里，住持宏林对于我的回来表示欢迎。然后打开鸠摩罗什塔的门，好让我能够再一次进去礼拜。是鸠摩罗什先把我引到这个地方来的。他的殿是一座简单的砖亭，里面除了三块几米高的雕刻着美丽图案的大理石之外，一无所有。我想象着他正坐在里面翻译另一部佛经。根据历史记载，公元413年，他火化的时候，舌头不坏。

鸠摩罗什出生于此前六十九年，即公元344年，地点是丝绸之路上的库车古国。他三十岁的时候，开始给这一带的统治者讲法。丝绸之路上的行人们把他的故事传到了长安。为了使中国的统治深入到西域，公元382年，苻坚皇帝派大将吕光率领一支七万人的部队，去征服库车，并把鸠摩罗什护送回京。吕光完成了第一个使命以后，他了解到，国内已经改朝换代了。于是他没有回长安，而是滞留在甘肃走廊（河西走廊）一带。他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并把鸠摩罗什在那里拘留了十七年，直到他被姚兴皇帝打败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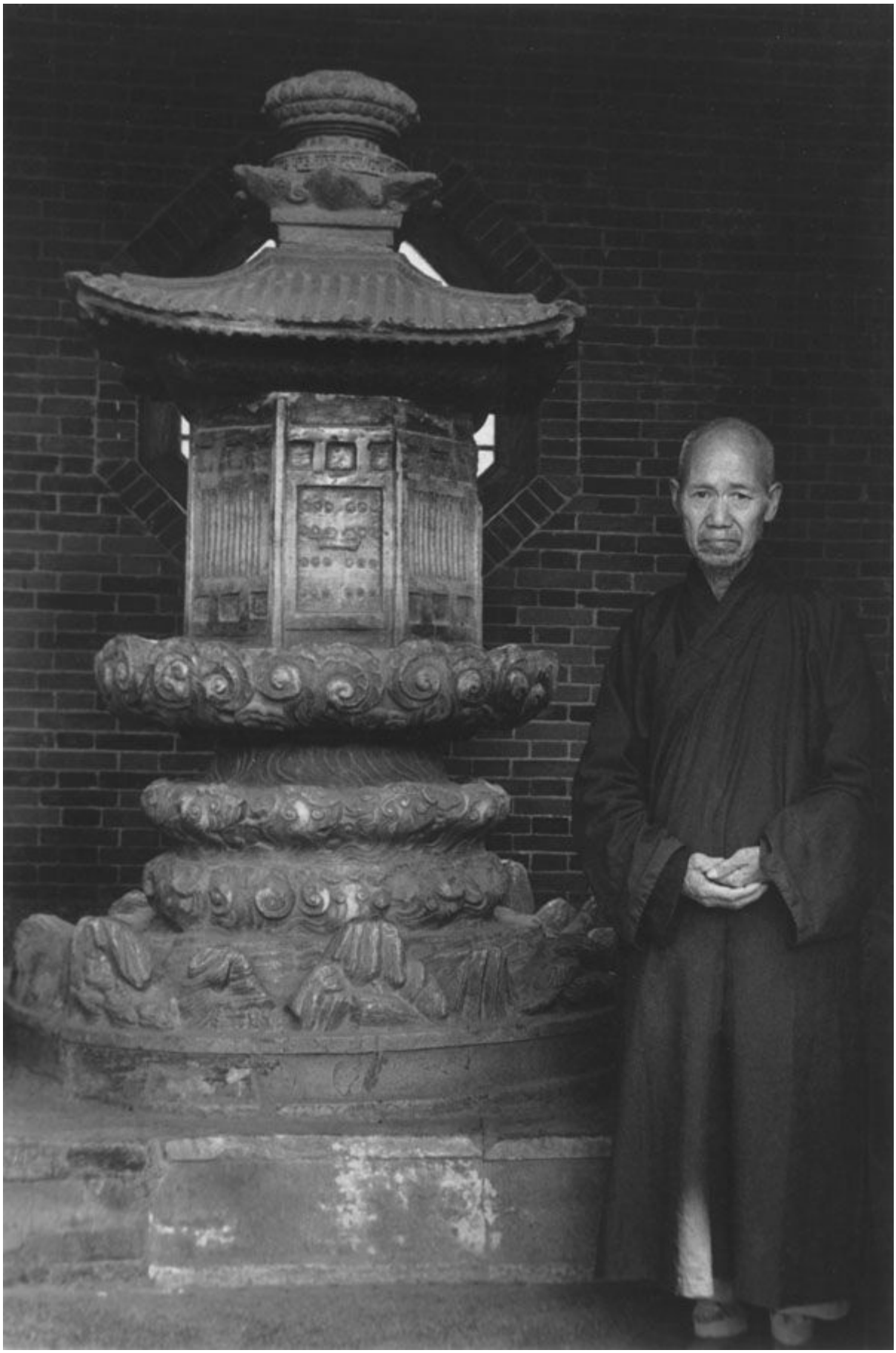
公元401年，鸠摩罗什终于到达长安。姚兴请他住在逍遥园中。逍遥园位于皇宫北墙和渭河之间。皇帝对鸠摩罗什的才能给予了极大的尊敬，他敕封鸠摩罗什为国师，并且选拔出三千出家人供鸠摩罗什支配，以襄助他的译经事业。皇帝自己也常常参与这项工程，他拿来过去的翻译版本，给鸠摩罗什做参照。住得离都城这样近，对于鸠摩罗什而言，却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还有更令他苦恼的是，皇帝要求这位和尚把他的夜晚分给十个宫女，希望他能把他的天才传给下一代。很显然，在这场优生学的实验中，鸠摩罗什默从了。他讲法的时候，开头总要告诉听众，要只采撷莲花，而不要去碰那生长莲花的污泥。

四年后，鸠摩罗什搬到较为安静的草堂寺。在那里，他度过了余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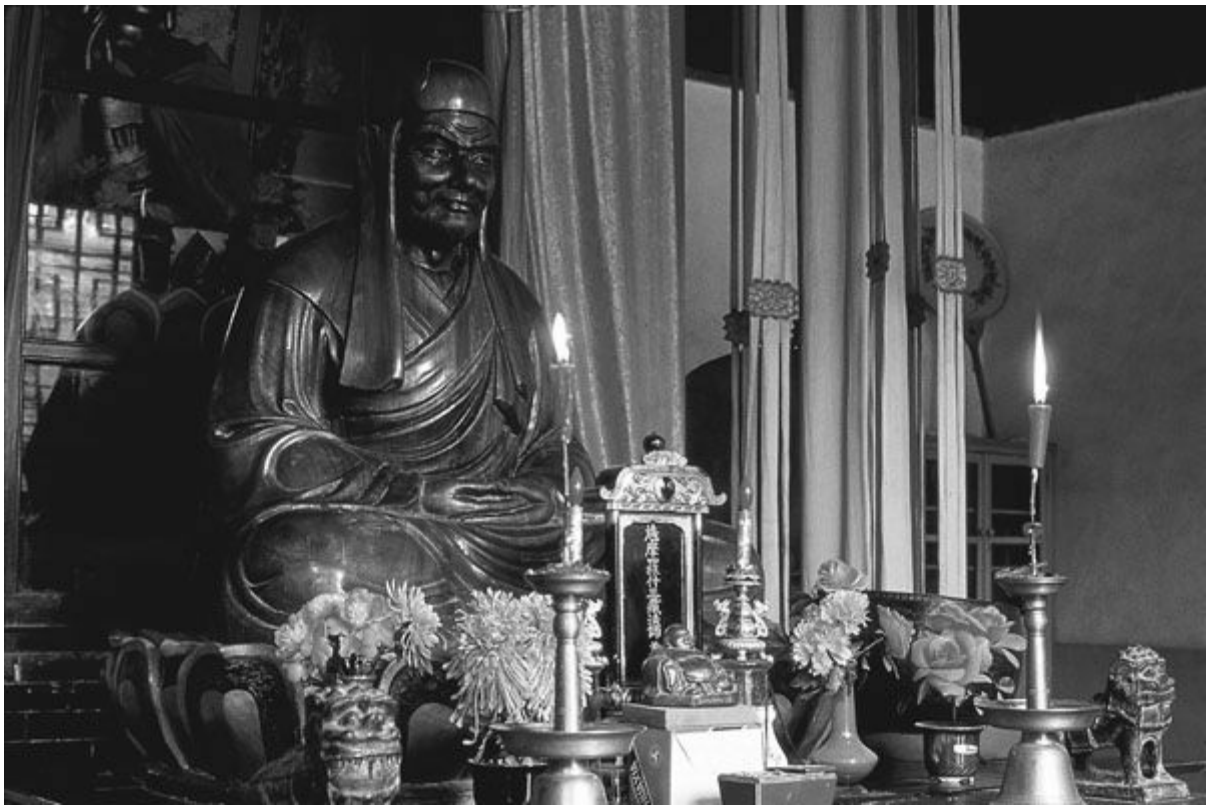
大部分时光。这座寺庙原本是上个世纪所建的一座宗祠，被称为大寺。随着鸠摩罗什的到来，它得到了扩建，以容纳鸠摩罗什的助手和随从，并被更名为草堂寺——这显然是一个误称，但是因为它坐落在终南山的山影里，所以听起来似乎倒也相宜。

不管鸠摩罗什是在哪儿工作的，一千六百年来，他所翻译的经文，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语法上，都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的《维摩诘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之一，他的《金刚经》和《心经》大概是中国被引用的最多的佛经了。还有，他的译文比其他译者的译文更具韵味。直到今天，在东方，没有一场佛教仪式中不使用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文。他的《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基本经典之一；他的《妙法莲华经》促成了天台宗的形成；而他所翻译的龙树和圣提婆的著作，则成为他自己的弟子所创立的三论宗的基本经典。

住持宏林打开了安放着鸠摩罗什舍利塔的那座亭子，然后领着我穿过一片竹林，来到长安八景[(3)]之一的面前——那是一眼井，据说秋天会有雾气从井中升起来，然后那雾气会一直飘到西安去。不过现在离秋天还有六个月，而且我所注意到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宏林那羞涩的笑。宏林还带我参观了附近的一个巨大的空池塘，它有着新的石壁、石桥和亭子。他说，每年四月份，都会有几英尺深的水从一个地下源泉渗透到池塘里，给寺庙提供了一个种植水生蔬菜的地方。很显然，那眼井和这个池塘是相连的。



草堂寺住持宏林与鸠摩罗什塔



鸠摩罗什大师

在回停车处的路上，我们在院子里停下了脚步。地上铺满了柏叶，正在阳光下晾干。宏林说，和尚们自己做香，然后把它卖给香客，以支付修复大殿的开销。住在寺里的十多个和尚，用这笔钱去买建筑材料和有限的几样他们自己不能制作的东西。他们不需要买粮食，墙里面围着两公顷的好农田。

宏林记起我对访问隐士感兴趣，于是指着圭峰——圭峰位于太平谷谷口西南几公里处，它的顶峰与众不同，呈金字塔形——说，他自己曾经在圭峰上的一座茅篷里住了几年。他七十三岁了，十八岁就出家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去见一位九十四岁的老和尚——那位老和尚就住在顶峰下他过去的茅篷附近。我本来想接受他的好意，但是当他补充说，那位老和尚已经丧失了讲话的力气，而且还要跟山脚下的驻军军官打交道的时候，我婉言谢绝了。

不过圭峰这个名字，倒是我所知道的。它是宗密的谥号。9世纪的时候，宗密曾经是草堂寺的住持，而且他还是华严宗和禅宗的一个分支的创始人。当我们离开院子的时候，宏林停下来，打开了鼓楼的门，里面是宗

密的墓碑。碑文是9世纪时的宰相裴休撰写的。裴休曾经记录了当时几位著名禅师的讲法，其中包括黄檗禅师。我对宏林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我更愿意待在山里。他害羞地笑了，于是我们道别。

在回沣峪口的路上，我在草堂寺南面不远处的一个葡萄园边停下来。借助一位农夫的帮助，我发现了自己一直在路西侧寻找的那个地方：兴福塔院的遗址。塔院里曾经有宗密的青莲塔，以及其他五十多位高僧的舍利塔。这些砖石建筑物都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这个地方成了一片广阔的葡萄园中的一块大凹地。我已经听说地方官员们正在计划发掘舍利，并且打算把它们供奉起来，作为将来的旅游卖点。那位农夫说，这件事他也听说了。但是他仍然在精心地照管他的葡萄。

几分钟后，我回到了沣峪口村。在沣河河谷入口处的东面，我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树林——这片树林因为几棵野桃树而变得亮丽起来——爬到后安山的山脚下。很快我就来到一个小平台上，它已经被崭新的红墙灰瓦的丰德寺所占据了。丰德寺是几座与道宣有关系的寺庙之一。7世纪中期的时候，道宣曾经住在这座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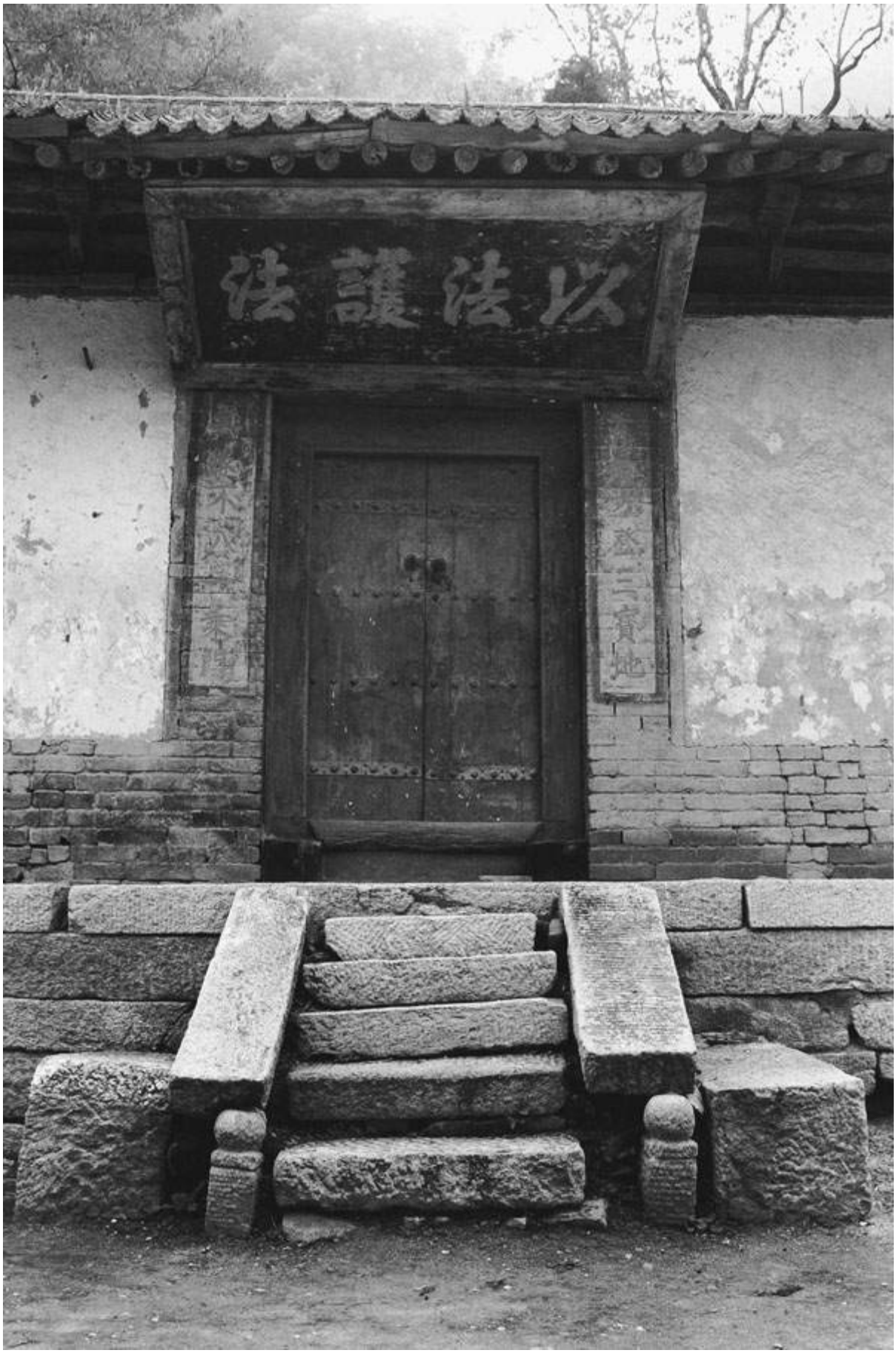
尽管丰德寺的围墙是新的，但是它曾经有过辉煌的岁月。生活仍然在继续着。在里面，我听见脚踏缝纫机的声音，看见蝴蝶花和樱桃树都开着花儿。这座寺庙现在是一座比丘尼道场。在外面，我遇到了住持妙觉。她六十岁了，是东北黑龙江人。在过去的墓园附近——那儿现在还有三座倾颓的石塔，她正在忙着收拾蔬菜。她歇下手头的活儿，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告诉我，现在这里住着三十多位尼师，但是她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比丘尼道场的。9世纪的时候，当宗密住在这里写他关于禅宗分支的经典文章的时候，丰德寺还是一座比丘道场。

我回到村里，进入河谷：一条弯曲清澈的河，两侧是高高的悬崖，河的东岸有一条柏油路。不到两公里之后，我在一个叫柳林坪的地方停下来。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跟史蒂芬一起来的。但是史蒂芬回美国去了，我独自一人开始沿着通向山顶的新石阶向上爬去。远远的上面，在后安山的顶峰上，我能够望见道宣的舍利塔。前年的佛诞日，正是它把我们

引到这儿来的。

半路上，我在净业寺停下来。在寺庙的大门上，我看见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欢迎我的那几个字“以法护法”。寺庙的狗叫起来。一位和尚出来了，把我领了进去。他告诉我，这只狗正在将功赎罪。几个月前的一个雨夜，它睡着了，有人翻墙溜了进来。因为杜仲树的树皮有医用价值，于是入侵者就把两棵杜仲树的树皮剥去卖了。这两棵树现在死了。它们是一千三百多年前道宣亲手种在寺庙的小院子里的。

道宣是律宗的创始人，而净业寺则是律宗的中心。公元621年，道宣二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儿，住在山上较远处的一座茅篷里。后来，他搬到山下的寺庙里，这座寺庙是在他到来之前五十年建的。当他弟子的数目日渐增多的时候，他把这座寺庙建成了一个指导中心和供应基地，为那些住在这座山上净业寺附近的茅篷里的修行人供应吃穿。道宣除了撰写了中国早期和尚的传记以外，他还致力于统一那些规章制度——出家人根据它们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他还把这些规章制度——或者说戒律——作为宗教指导的基础。尽管律宗从来没有占据过首要地位，但是它仍然有自己的信徒；而且其他宗派的出家人也都遵从律宗的这个观点，即如果不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就什么也成就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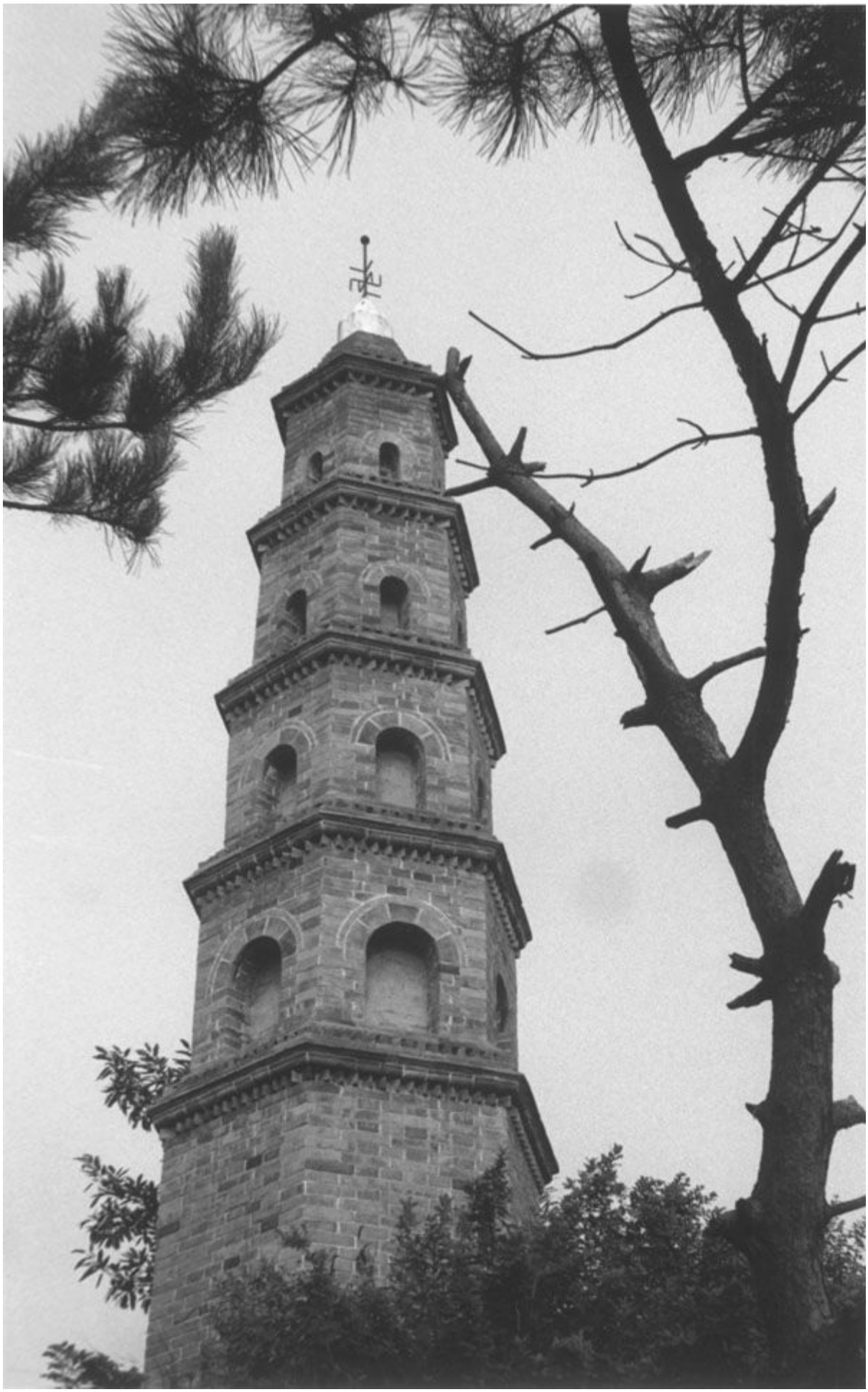
净业寺

去年八月，当史蒂芬和我到净业寺参访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宽明——一位二十八岁的和尚，他已经被委以监管寺庙修复工作的重任。在那次参访过程中，我问他，中国是否还有律宗大师。

宽明：清末有见月和弘一。现在有美国万佛城的梦参，福建莆田广化寺的圆彻，福建厦门南普陀的妙湛，还有乾县（沣峪口西北一百公里处）的通愿比丘尼。他们是我所知道的仅有的几位律宗大师。他们都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净业寺的修复工程。他们都说，现在是终南山重新开始培养大师的时候了。

问：是什么促使你到这儿来的？

宽明：出家人是中国最自由的人了。我们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文革”前，我们还有户口。现在只有那些长期住在寺庙里的和尚才需要登记。我们总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到处参学。我在厦门佛学院学习以后，就来这儿修行。那是三年前。我下车的时候，身上总共只有一百二十块钱（相当于二十五美元）。我用这些钱在观音山上搭了一个茅篷。一个月后，我来这里参拜，遇见了两位老和尚。我们前世肯定有缘。我留下来了。后来，我回厦门去看梦师父，他同意承担修复净业寺的费用，把它变成一个修行道场。



道宣塔

问：这些山里住着多少出家人？

宽明：自从我到了这儿，我把周围的好多山都爬遍了。仅在长安一县，就肯定有五百多人。但是这些人有两种。大部分人来山里是来修行的。但是还有一些人——我该怎么说呢——他们照管着寺庙、殿堂，只是为了让人们供养他们。

问：你还计划在这里住多久？

宽明：再住两三年吧，等这座寺庙修好了。然后我愿意把它交给一个有道心的人，一个能够复兴律宗修行的人。之后，我想花几年时间去跟梦师父或者妙师父学习。梦师父在美国，他希望我到他那里去。

问：你能给我讲讲梦师父的事吗？

宽明：他是黑龙江人，跟我一样。他三十几岁就已经很出名了，经常在缅甸、泰国和中国的香港弘法。他回来的时候，被当成间谍抓起来了。他们说，他走的地方太多了。他在监狱里过了三十多年，1980年终于被放了出来。他现在七十八岁了。当我第一次在厦门佛学院遇见他的时候，有几百个人——不仅仅是出家人，都来听他讲法。他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演讲者，他的话也很深刻。最近，他到美国去给华人听众讲法，他们要求他留下来。他教给了我很多东西。妙师父也是这样。妙师父说话不多，但是不管他说什么，都很深刻。他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禅寺——扬州高旻寺的方丈。他们两个人都是开悟了的大师。

问：一个人不守戒能开悟吗？

宽明：不能。如果你不守戒，不管是一条戒还是二百五十条戒（比丘

戒），你的生活都不会有安宁。你守戒的时候，就能够清除障碍和执著。只有到那个时候，你的禅定才能够深入。而只有通过禅定，你才能开悟。这就是律宗背后的逻辑。

问：你看佛教在中国的复兴有什么希望？

宽明：过去的十多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陕西省几乎没有一个村子没有庙，或道观、祠堂之类，好让人们去礼拜。礼拜者来自生活的各个阶层。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些大师。但是就目前而言，我们的主要任务看来是要使人们重新熟悉佛教、亲近佛教。当然了，很多寺庙已经变成了“动物园”，人们对待出家人就像对待动物。他们只是来看看，而且吵吵闹闹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会改变的，寺庙会重新变成礼拜和修行的场所。但这需要时间。到那个时候，老和尚们都已经不在了。所以未来要靠我们。我们必须精进修行。这就是我们这里不卖票的原因。我们不让人们进来，除非他们是来拜佛的。但是我们还需要钱修复寺庙，所以我已经发动出家人做玛瑙念珠。我想最终我们能够靠这个来养活自己。

问：其他寺庙怎么样？

宽明：他们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靠布施来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卖门票给游客。我们都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大师们已是耄耋之年了，直到前不久，他们才获准教课。除非新一代出家人很精进，否则这个宗教就什么也没有了。虽然我们现在有宗教自由，但是佛教自身的情况还是一年比一年糟。十年前，宗教限制刚刚解除的时候，情况要好些。

现在是六个月以后了，宽明已经回福建厦门了。显然，他准备到美国梦参那里去了。他的位置已经被另一位年轻和尚开龙所取代。开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实际上，住在净业寺的八九位和尚中，有三位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别的寺庙里也是这样，我惊诧于年轻出家人受教育程

度之高。在北京的时候，我了解到，佛教协会要求所有的新出家人至少要受过高中教育。道教协会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开龙把我领到一个窑洞里，大殿后共挖了三个窑洞。这间窑洞是个斋堂，我正好赶上了吃晚饭：玉米粥，一种野菜，还有炒土豆。后来，开龙把我领到一个房间里去过夜。我所能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在一曲“交响乐”中醒来：有人在斋堂炉灶上生火，火苗的呼呼声；一只啄木鸟找虫子的声音；还有各种各样的鸟鸣。然后有人在敲那根挂在斋堂附近的裂了缝的木头。除了新蒸的馒头取代了炒土豆以外，早餐跟晚餐没有什么两样。

上一次参观的时候，我在这条山谷上面远处的观音山上，曾经遇到过一位名叫圆照的比丘尼。当我告诉开龙我想再跟她聊聊时，他说她已经搬到观音山的后面去了，而且路很难走。早饭后，他跟一位年轻和尚说了这件事。大上周，这位年轻和尚曾经想拜访圆照，但是没有成功。虽然当时已经是三月中旬了，但他还是没能穿过雪地。不过天气已经晴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因此他同意再试一次，去走那条路。

我们爬下山，来到那条柏油路上，开始沿着山谷往上走。有几辆汽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这位年轻和尚说，汽车一般不停，除非有人要下车，因为要重新启动太困难了。几分钟后，我们想办法搭上了一辆运货马车。走了十五公里后，我们开始爬观音山的东坡。

上山一百米后，这条路经过一片农舍，在一个大猪栏处向左拐去，然后开始沿着一片陡峭的山坡蛇行而上。如果这片山坡是湿的或者结着冰，那么根本不可能爬上去。即使是干的，也很难走，我不得不频频地停下来喘气。我的同伴一定很纳闷我在这些山里干什么。我自己也纳闷。九十分钟后，路终于变得平整起来，我们到了水帘洞。这是六个月前我遇到圆照的时候她住的地方。洞的新主人不在家。在洞内佛堂前上了一些香之后，我们继续前行。二十分钟后，左面的一条岔路上矗立着一座石头拱门，上面写着“南雅寺”。

去年秋天，当我与史蒂芬和宽明一起爬观音山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主路，十分钟后就到了顶峰上：一座巨大的松木拱门，四五座庙宇挤在一起。在一个庙里，我们遇见了一位七十岁的老和尚，他是去年才剃度的，大概已经落在宽明“粥饭僧”的名单里了。在另一个道观里，我们看见一群在家弟子正在接受一位年轻道士的气功指导。我们则待在外面。宽明评论说，天气很特别，我们只好同意。由山峰、青松和白云所构成的全景，每几秒钟就会变化一次。我抽掉了一整根雪茄，就坐在那里看着，听着我心爱的曲子——松间的风声。

这一次，我决定不去主峰，而是去了南雅寺。几分钟后，我们受到常照的欢迎。常照是南雅寺的住持，也是寺里唯一的和尚。他七十一岁了，已经在这座寺庙里住了九年。两位居士跟他一起住在这里。当一位居士给我们倒热糖水的时候，住持拿出一只小钟给我们看——那是三百年前清朝初年皇帝赏赐给南雅寺的。它看起来很粗糙，似乎说明南雅寺在那位皇帝的寺庙名单上的地位不太高。在外面，常照领我们参观了一间即将竣工的新大殿，然后他把万花山指给我们看。万花山在沣河河谷的东岸，主峰高两千米，就在观音山的正对面。他说，有几个和尚最近在万花山上搭了茅篷，还有一些人想到那儿去。他说，那儿比观音山僻静多了。我做了笔记。

已经是中午了，但是住持没有请我们留下来吃饭。很显然，南雅寺的粮食供应太少了。我们告辞了，开始沿着观音山的另一面往下走。山上仍然有残雪，但是连续一个星期的晴天已经使路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十分钟后，我们到了一座名叫西静寺的小庙。一位尼师出来迎接我们。她是圆照的弟子，一个人住在那里。她坚持要我们留下来吃点儿剩的炒米饭。我想她一定是南方人。在北方，馒头和面条是常见的主食。当她忙于热米饭的时候，我四下里看了看，发现西静寺像南雅寺一样，也有一间单独供奉着道教神仙的偏殿。一个什么人都能来的地方。

午饭后，我们继续沿着山路往下走。在一个地方，我们惊起了一只像狗一样大的兔子。山坡上铺满了去年秋天的落叶，那只兔子从山坡上跳窜

而下的声音把我们也吓了一跳——其程度跟我们吓着它的程度差不多。二十分钟后，我们路过金蝉寺。没有人在。几分钟后，我们路过一间茅篷。晒在太阳底下的衣服是一位尼师的。还是没有人在。五分钟后，我们到了一条深谷的谷底，走过一座木桥，往对面的山坡上爬去。又过了几分钟，我们到了龙王寺。它是明朝的一座老比丘尼道场。东南大约一百米处，是未来的观音寺的寺址。回首看看观音山，我估计，我们在山峰西南不到两公里处。

龙王寺的一位尼师告诉我们，圆照住在一个小平台上的一座小土房里。那个小平台是开出来给观音寺将来建大殿用的。我们跟着那位尼师，爬上了去圆照住处的山坡。她正盘腿坐在炕上。炕是一种土床，里面安着炉子，在整个中国北方都很常见。

我进去的时候，她说："你回来了。好。现在我们可以聊聊了。上一次我还不能肯定。现在我知道你是为法而来的了。"我很高兴我做了再次拜访她的努力。她八十八岁了，但是在曾经跟我谈过话的人中，几乎没有谁像她这样机敏。她出生在中国东北吉林省的一个中医世家，祖上六世行医。她的祖父是一个和尚，她的父亲也成了和尚。她十六岁就出家了，毕业于北京的佛学院。后来，她回到东北，在那里创建了四所佛学院。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开东北到终南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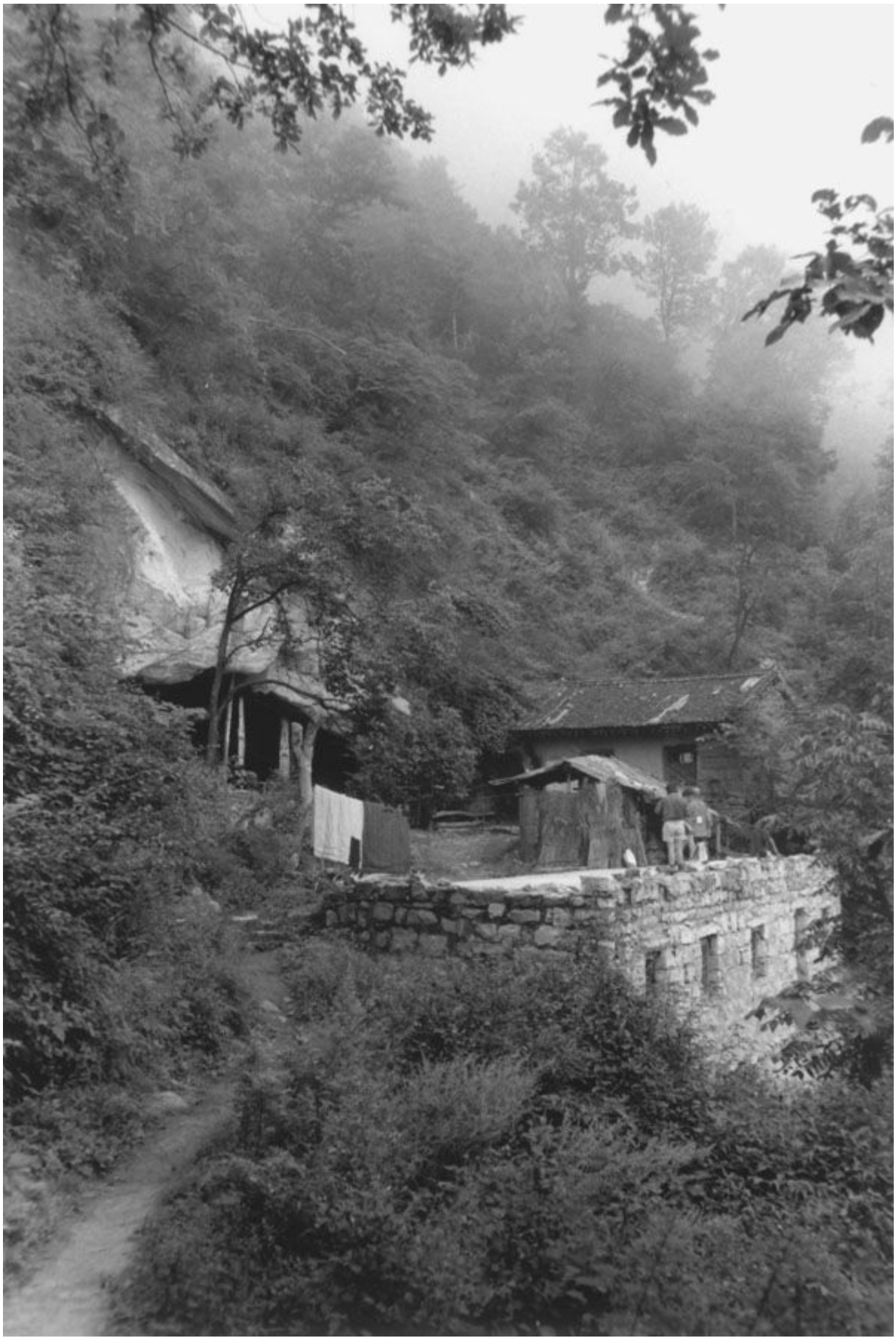
山中采药人

圆照：我被骗了。是智真（音译）骗了我。当时智真是西安卧龙寺的方丈，他每天诵三十遍《金刚经》。1953年，他来看我，我到火车站去送他的时候，他往我手里塞了一张车票，就把我一起拉上了火车。我两手空空地来到了西安，甚至连一套换洗衣服都没有。他不希望我继续工作，而想让我修行。后来，我接任了草堂寺的方丈。红卫兵来的时候，我叫他们走开。我没有让他们进来。如果我让他们进来，他们就会砸了鸠摩罗什塔。我做好了死的准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再后来，我受不了寺庙里的生活，就搬到观音山来了。那是十年前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死的好地方。去年，我觉得观音山的前面不够安静，太多的人去爬那座山，所以我就搬到后面来了。可人们还是来看我。两个星期前，有几个大学生来跟我学《华严经》，跟我一起住了一个星期。

问：我听说您修密宗？

圆照：是啊，不过我们那一批人没剩多少了。现在几乎没有人修密宗了。最初我是在北京跟白教领袖、十六世贡嘎活佛学的。它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黄教不一样。密宗比较快捷。我很快就会死的，所以我学了密。现在我还在等死，就等着那把火啦。

问：密宗修行跟净土宗修行相似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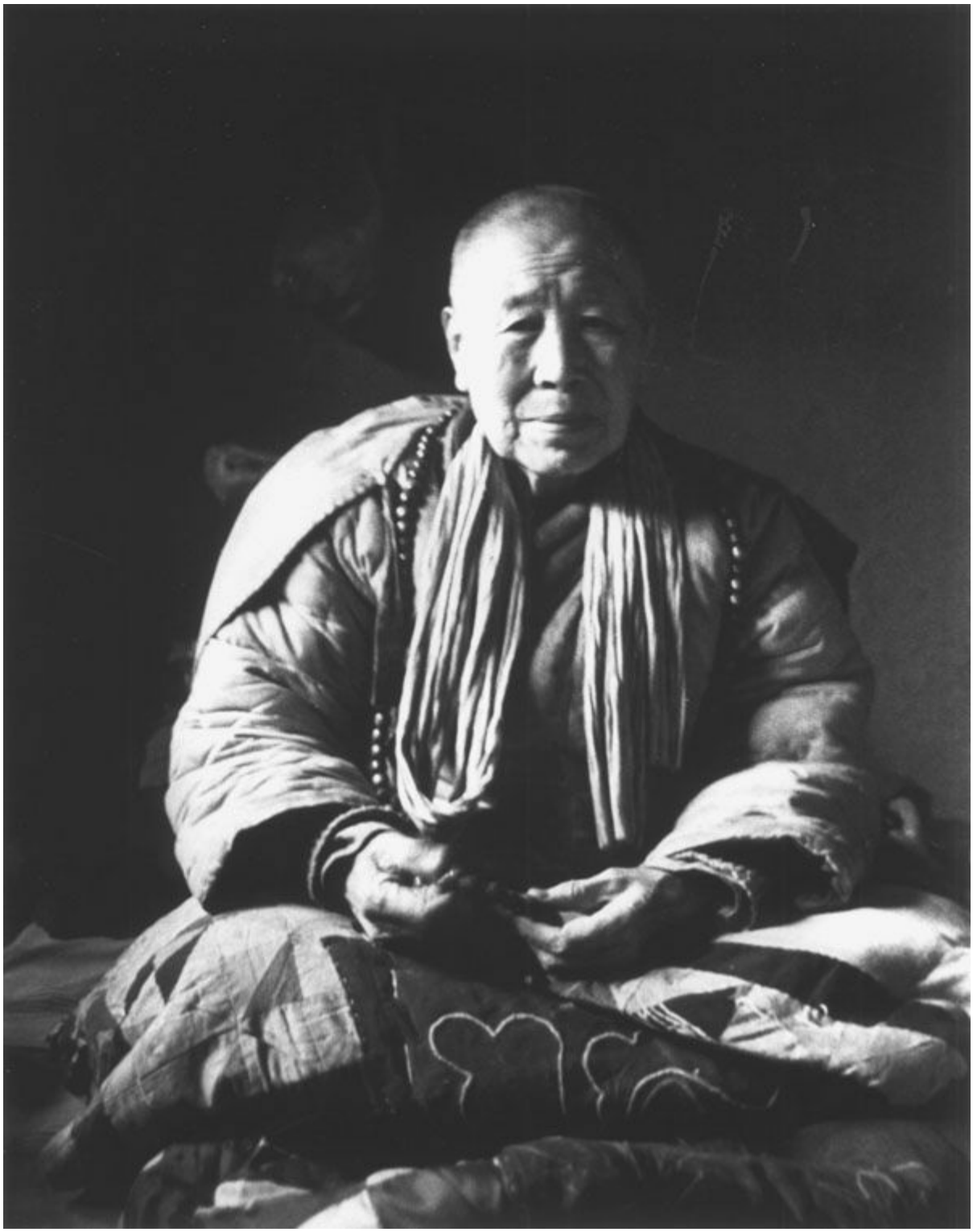
圆照比丘尼的茅篷

圆照：密宗修行更接近于禅。它是禅的极致。但是它不是给普通人修的。它就像开飞机，很危险。净土宗修行就像赶牛车，很安全，什么人都能修。但是它花的时间要长一些。

这么多年来，圆照曾经教了那么多弟子，我想她一定记住了自己的演讲，或者至少她诵的经的引文。于是我从包里拿出一张书法纸，问她愿不愿意把佛教修行的本质给我写下来。她把纸放到一边去了，于是我没有再提起这个话题。两个月后，我回到台湾以后，收到了她寄来的那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字“慈、悲、喜、舍”。她的书法清晰有力，就像她的心一样。

晚饭后，在未来院子对面的一间小土房里，我和我的同伴盖着毛毯，伸展着四肢躺着。半夜里，天空隆隆作响。紧接着一声巨响，炸开了一个霹雳，随后大雨如注，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出去的时候，我几乎没法走路了。每走一步，就有一斤重的黏黄土粘在我的鞋上。早上我们吃完玉米粥和炒土豆以后，圆照来到我们屋里。她想教我们一个开悟的捷径，如果我们接近死亡的时候，就可以用它。她说，如果我们修这个法而不想死，我们就会得上可怕的头疼病，不管怎么样都会死的。她咯咯地笑着，我们三个人都爬到了炕上的毛毯底下。她教了我们一条咒语，一串梵文音节，据她说最初是由外太空的生命教给人类的。她还教了我们另一条咒语，说是解药。当死亡决定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或者我们从它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它。



圆照比丘尼在炕上，“就等着那把火啦。”

后来我们来到外面。空气中还有一些水汽，但是雨已经停了。我们决定，只要能走就走。圆照说，走观音山上的路是不可能了，她建议我们走一条更容易走、也更短一些的路，这条路沿着一条深谷的边缘，向西北而下，直到沣河。路面上铺满了落叶，坡度也比较平缓。她告诉我们，县政

府已经考虑好，要沿着这条深谷往上修一条路，以发展这一地区的旅游业，但是这一计划暂时被搁置着，要等到经济好转才会实施。我们对这一想法深深叹息，挥手道别；然后沿路而下，一路上练习着我们的新咒语。

一个小时后，我们出来了，到了喂子坪村。经过昨天一个晚上，沣河已经变得狂野起来。我们从横跨沣河的一座桥上走过，然后开始沿着路走。河谷里到处是一片一片的竹林；透过雾气，还可以看到野桃花。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一个叫李原坪的村庄。在那儿，我们又过了一座桥，重新回到河对岸。

我们沿着一条路走着，穿过田野，经过村南头的一个巨大的池塘。橙黄色和金黄色的鱼在水中横冲直撞。我的同伴说，它们是从越南来的。刚过池塘，就是通向西观音寺的那条路。它沿着一座陡峭的山坡笔直而上，而且路面很滑。所幸沿途有不少树枝和石头可抓。

一个小时后，我们越过山脊，从山的另一面往下走。路变得平展起来。一只黄胸、黑白条纹翅膀的啄木鸟避开我们，继续在一根断枝上啄着。我们来到雾气中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西观音寺。我们喊着“阿弥陀佛”，走进泥地院子，四位年轻和尚和方丈圣林出现在门口。我的同伴走开，去跟其他的和尚聊天，于是方丈就邀请我跟他一起到斋堂里去。他说，他劈柴的时候，我们可以聊聊。他七十四岁，出家三十多年了。在过去的十四年里，他一直住在西观音寺。他是从净天手里接过这个寺庙的——净天现在已经搬到南方四川省的成都去了。

当我向圣林问起他的修行时，他说他太笨了，不能修禅，只念佛。他大笑起来，但他不是开玩笑。

圣林：现在禅不合适了。要修禅你得有很深的根基。好根器的人太少。他们不常见。过去任何人都可以修禅。但是现在不行。这不仅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印光大师的观点（印光是20世纪早期的一位和尚，他在中国重新建立了净土宗的修行）。现在净土法门是唯一适合每一个人的法门。

区别就在于净土法门要仰仗佛力。你不需要太深的根基。禅宗则完全靠自力。这就难得多了，尤其是现在。

过去有很多开悟的和尚。但是现在有几个开悟的？我认识的人里面一个也没有。也许有些和尚以为他们开悟了，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把妄想当成开悟了。这就是印光大师说最好仰仗佛力念佛的原因。谁更有力量，你还是佛？净土法门更有把握成就。如果你根基不深，又去修禅，你可能修一辈子，哪儿也去不了。净土法门并不容易。你必须决意要往生净土，否则念佛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不过是迷信罢了。净土法门是不需要解释的，关键在于信。但是信比解释更有力。你看不见净土。只有佛才能看见净土。眼睛是没有用的。你必须依靠佛。

圣林告诉我，他在等一位出色的和尚来接管西观音寺——他只是一个看守者。这座寺庙差点儿被当成了农舍，但是圣林说，这里是终南山最好的修行场所之一。他说，难怪农夫们要到终南山的这一带来，这里阳光充足，雨水丰沛，土壤肥沃。就在我们刚刚到寺里以前，透过雾气，我瞥见了菜园的一角，还有几棵果树。他说，他们的果园里有梨树、苹果树和柿子树。然后他哈哈大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去年秋天，一只熊把他和其他和尚赶到屋里，然后吃掉了寺庙的柿子树一半的收成——其时那些柿子正在外面晾着。圣林很风趣。他一口气数出净土宗十三代祖师的名字，然后大笑起来，笑自己居然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正当我跟圣林聊天儿的时候，我的年轻伙伴兼向导进来了，说我们该走了。当时已经是半下午了，如果我们不马上走，就可能错过净业寺的晚饭。

回去的路上，我的向导告诉我，他和西观音寺的一位和尚曾经一起住在少林寺（少林寺在河南省，菩提达摩就是在那儿把禅传给中国人的。还有些人说，也传了武术）。他说，少林寺和尚的名声很差，那些离开的人很难在其他寺庙找到地方。被净业寺收留了，他感到很幸运。他的朋友就被拒绝了。他说，问题是，旅游已经把少林寺变成了一座养老院了，任何

待在那里的人，都被认为对名闻利养比对佛法更感兴趣。

我们在浓雾中摸索着往前走，回到山岭上。过了桥，出来重新回到路上。一个小时后，我们经过了另一片沙洲，沙洲上有几座房子。这就是二道桥。可是这儿一座桥也没有。八月里，史蒂芬和我来这儿的时候，我们是蹚水过河的。经过对岸的几座农舍，在一条岔谷的入口处，我们找到了传福（音译）的茅屋。

当时传福三十七岁。她在十七岁的时候，出家当了道姑。三年后，她转到佛教门下，在丰德寺和草堂寺过了五年。后来，她曾经试过住观音山，但是差点儿饿死了。过去的三年里，她一直住在我们遇见她的时候她住的那座小茅屋里。她说，她可以用采草药卖的钱买她需要的东西。我想，除了当地的农民，以前可能从来没有人来看望过她。谈起她的生活和修行，她几乎要哭出来了。她很孤独。而且她的屋顶漏雨了。她说："如果你还很执著，如果你还没有看破红尘，你就不能住山。山里的生活很苦。但是一旦你看透了这个世间的虚幻，苦也就无关紧要了。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修行。如果不修行，你永远也摆脱不了妄尘。"

当我问她史蒂芬可不可以给她照张相的时候，她进屋去了。出来时穿着正式的法衣，那是她保存的留着特殊场合穿的。后来我们告辞了。史蒂芬和我继续向山谷深处走去。路就在山坡的边缘，然后过了河。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听到了锤子的声音。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一小块空地上——它的一半已经被一座大茅篷占满了。

这是彻慧（音译）的家。她的房子状况很好，不像传福的小草房。她的屋顶铺了瓦。几个农民正在剥绿色的核桃皮。彻慧正站在外面。她刚一看见我们过来，就进屋去了，拿了几只凳子出来。我们互相问候，然后坐下来。又有两个妇人出来了。一个是彻慧的妹妹，另一个则是她的弟子。当她的弟子去拿水倒茶的时候，彻慧告诉我们，她是吉林人，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她跟家里人一起来到这一地区。她们是来修通向西部的天水和兰州之间的公路的，后来不在那儿了。1957年，她宣布说她想出家。她的父母兄弟都不同意，但是她拒绝改变主意。她在一座寺庙里学了五年佛，

然后来到沣河河谷上游，在靠近西观音寺的地方搭了一间茅篷。七年后，她又搬了家，建起了她现在的房子——过去的二十年里，她一直住在这儿。她七十四岁了。我想，传福的事儿仍然压在我的心头。我问她是否曾经感到过孤独。

传福尼师和作者在她的小茅篷里

彻慧：不，我喜欢一个人住着。我不能离开这座山。每次我离开，我都想马上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弟子，所以我不觉得孤独。

问：你多长时间下一次山？

彻慧：我大概每个月到山下的村子里去一趟，去买一些东西，比如米、面、油、盐之类的。如果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不下山。需要的菜我都自己种，整个冬天光吃土豆。夏天，我每天都在菜园子里劳动。通常总有东西可吃。如果没有，我也不着急。

问：你从这一带其他的出家人那里得到的帮助多吗？

穿着正式法衣的传福尼师站在她的小茅篷前

彻慧：不，我们靠自己。如果我需要钱，我家里会想办法帮助我。现在我妹妹正来看我。快三十年了，我们俩才头一次见面。她在沈阳给一家贸易单位干了三十六年，今年早些时候终于退休了。她现在生病了，想在死前来看看我。现在她到这儿已经一个月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不太多。我们每个月花钱不超过十至二十块钱（二至四美元）。我们很节俭。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只吃两斤油。还有，我有四棵核桃树。有的年头儿，我的核桃能卖一百多块钱。过去的这两天，这些农民一直在帮我收核桃。

问：你修行的时间多吗？

彻慧：每天晚上我睡觉前都打坐。每天早晚我都诵《地藏经》和《金刚经》。我只是刚刚上了第一个台阶，但是我已经学会了认经里的字。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告诉你，如果你修行，你就会有所得；如果你不修行，你就会一无所获。

问：你受“文革”的影响了吗？

彻慧：不太大。他们来了，把我的香和点香的东西拿走了。但是我把我的佛像藏起来了。他们没有抓我，而且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跟从前一样地修行。但是其他出家人却有很多麻烦，尤其是那些住在寺庙里的。很多人被迫离开寺庙还俗了。这座山是一个被迫还俗的和尚的。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想把这座山卖给我。我家里想方设法凑了三百块钱（六十美元），他就签字把它转让给我了。红卫兵来的时候，他们把地契拿走了。他们不认识字，以为那是宗教宣传。我想把它要回来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把它烧掉了。我一直在想办法让政府重新给我一份地契，但是像我这样一个老尼姑，他们根本不会在意的。

问：有人曾经上来看过你吗？

彻慧：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更不要说外国人了。

就要起大雾了，于是我们告辞。回去的路上，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传福拎着一大袋子核桃，在那里等我们。这袋核桃足有四十斤重。刚才我给了她足够的钱，让她修缮屋顶，因此她坚持要我们收下这些核桃。她说她总共只有这些东西了。我们谢了她，想方设法把核桃背过了河，弄回西安去了。

那是八月份，河很容易过。现在是三月下旬，下了一夜的雨，现在这条河已经变得混浊而危险，水面上飘满了树枝。这一次，我从二道桥走，三十分钟后，就回到了净业寺。我谢过给我当向导的那位年轻和尚，他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想，他最后一定已经跟我一样疲惫不堪了。回到房间里，我把暖水瓶里的大部分热水倒进一个盆里，洗了一个澡——把我的扎染印花大手帕当了毛巾。换了干净衣服以后，我用暖水瓶里剩下的热水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在台湾的时候，我的朋友山德（音译）曾经给了我一些自家做的小饼，我把剩的最后几个吃了，然后睡着了。我睡得错过了晚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

又吃了一顿玉米粥早饭之后，开龙问我，还有没有哪些地方我想去。我已经去过了山顶上的道宣塔，以及附近的白居易墓（作为唐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白居易关心民众疾苦，所以很可以理解，他在洛阳还有一个墓）。我建议去东面青华山上的卧佛寺看看，开龙答应给我带路。

开龙领我走上稍远一点儿的附近一座山上的路。这条路实际上是一条山脊，我们只花了大约九十分钟，就走了三公里——正是这三公里把这两座寺庙隔开了。刚刚走到山顶，我们听到了远远的山下一声炮响。

卧佛寺是一个大杂烩，很多小建筑攒聚在一座石峰下面。其中的一座建筑里有一片岩壁，岩壁上雕了一尊卧佛，那是不到二百年前净业寺过去的一位方丈刻的。在另一座建筑里，我们遇到了四位男居士和一位女居士。他们在那里不是修行，而是给偶尔的香客和周末的游客提供饮食的。

我们加入进去，跟主人一起吃面条。此时开龙提起了这个话题——假定净业寺要重新接管卧佛寺。他说，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拆掉所有挤在峰顶的这些建筑物。唯一的反应是啜吸面条的声音。我们一吃完饭，就告辞往回走了。

这才是开龙第二次来青华山，因此在浓雾中，我们迷路了。幸运的是，那座山岭很难错过，所以我们很快就重新找到了路。尽管开龙才二十五岁，但是他对于在这一带重新把寺庙建成修行场所等实际问题，有着良好的理解力。他的长期计划——我想那也是厦门妙师父的（妙师父一直承担着这个项目的很多费用）——是把丰德寺、卧佛寺和净业寺合并成一个主要的修行中心。

大约再过十分钟，拐一个弯儿，就能看见净业寺了，开龙提议我们去看看一个叫东沟的地方。道宣的弟子和他们的继承人曾经在那里建了很多茅篷。其中的四十八座代代相传，直到“文革”期间，它们才被毁掉或者被废弃。开龙说，这些茅篷正在重修。

一条路沿着山岭的南坡而下，很快把我们带到第一座茅篷前。山谷里有一条小溪，这座茅篷就建在溪上。周围有几小块地，是空出来留着种菜的。前天这座茅篷就已经完工了。它是一座土房，我了解到，这些土坯不是太阳晒干的，而是一成形的时候就把它垒上去了。现在土坯还是湿的。屋里有两铺炕，两个想搬进来的和尚已经在炕道里生了火，想把房子烤干。屋顶盖了瓦，窗上有窗框，这似乎在暗示着有朝一日这些窗框能安上玻璃似的。两位北大毕业生计划住在这里，其中的一位告诉我们，建这个土屋，六个工人干了两个星期，花了五百块钱（一百美元）。它看起来结实得似乎能坚持一辈子。

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开龙在他新盖的茅篷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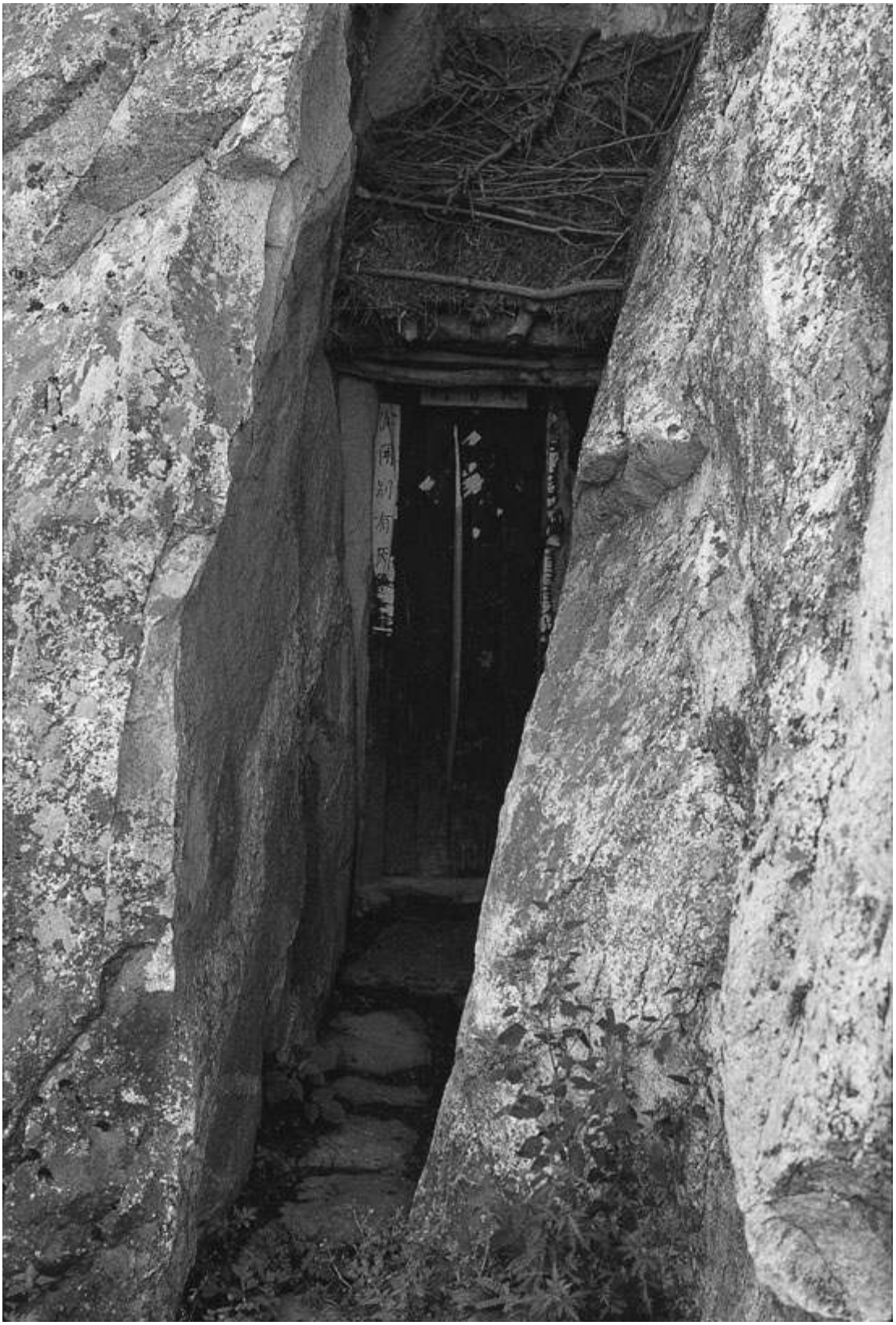
---

(1) 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译者注

(2) 善导所居寺庙名为“悟真”，作者称河亦名“悟真”。——译者注

(3) 又名关中八景：华山仙掌，骊山晚照，灞柳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译者注

第七章　云中君



长安是古代中国的中心，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是一个北起朝鲜、南至越南，东起太平洋、西至波斯的大帝国的中心。直到后来，它的光辉才被洛阳、开封、杭州和北京这样的城市所遮蔽。公元七、八世纪，在长安的巅峰时期，它是当时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移民最多的城市。它是“大海”，中国所有的文化潮流和经济潮流都汇入其中，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市场。长安位于丝绸之路的东端，也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城市。公元前200年，长安刚一建好，就已经成为一个旅行者的城市。

西安是长安的现代化身，我对西安最持久的印象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戴着白帽子走来走去，就像朵朵白云，飘浮着，打着旋涡，流淌过街道。这个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比例源自中亚，而白帽子就是在所有伊斯兰教文化中常见的头巾的另一种形式。这里还有规模很大的满族人、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团体。一本旅游手册中列出了三十八个少数民族。199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是三百万。而六十年前则是不到二十万。

西安现在仍然是一个旅行者的城市，与此相协调的，它的城市标志是一只大雁。这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旅行家玄奘的遗泽。玄奘对佛陀“世界唯心”的教义心存疑惑，为了解决这个疑问，公元629年，玄奘离开长安，动身去印度。两年后，玄奘到达印度，开始向瑜伽宗最后一批大师学习唯识的教义。十五年后，即公元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唐太宗用专门欢迎得胜还朝的将军的盛典，欢迎玄奘归来。

唐太宗想知道玄奘在旅途中见闻的所有事情，于是玄奘别无选择，只好满足太宗的好奇心。结果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两人之间的一份独一无二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奘的记述被演绎成了《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小说之一。然而，玄奘对写小说或编撰旅游地名词典不感兴趣，他急着动手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公元648年，太子邀请他在都城的慈恩寺建起了一个译经中心——慈恩寺是太子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修建的。

玄奘搬进去之后不久，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火灾或风暴有可能会毁掉他花了那么长时间收集的无价之宝——佛经。他请求太宗同意建一座

塔，用来储藏佛经，太宗恩准了。后宫的嫔妃们把自己的珠宝首饰布施出来，用以支付建这座塔的费用。公元652年，它竣工了。

这座塔建起来之后不久，进士们就开始在塔的高层拱廊附近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拱廊那里可以眺望四面八方的风光。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使人们联想到雁阵，于是人们开始把这座建筑物称做“大雁塔”。公元752年，杜甫和其他人一起到那里去签名，他写了一首诗，以纪念此事。在此诗的结尾，杜甫写道：

黄鹄去不息，

哀鸣何所投。

君看随阳雁，

各有稻粱谋。

这个名字被叫开了，从那以后，这座塔就一直被称做大雁塔。现在它仍然在城市的东南角——方圆六十四米。但是雁群已经不见了。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名字，都不早于两百年前：清朝的信笔涂鸦。在外面，我停住脚，去读门两侧的两块石碑，石碑上是玄奘译经的序言。这两篇序言是太宗和太子拟制、褚遂良书写的。褚遂良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我练习书法的时候，有好几年，都是用这两篇碑文做临摹的范本。在这里看到它们，就好像遇见了一位昔日的老师。

在唐朝，这座寺庙还因为牡丹而闻名。牡丹四五月份开花。现在，在大殿的下面，沿路排列着几十丛牡丹。一位和尚告诉我，花期的时候，这些牡丹仍然能吸引到很多游人——尽管寺庙的庙基已经缩小到过去的十分之一，尽管住在那里的三十位和尚看起来像一座纪念馆的管理人员。其中一位和尚告诉我，玄奘的舍利在终南山附近的另外一座寺庙里。于是我雇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向山里开去。

路从慈恩寺北开始，我们沿着这条路向东南方向开去。一公里后，我

们路过一个名叫曲江池的村庄——在古代，曲江池是长安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地。

开始的时候很简单，那是在秦朝和汉朝，那时候曲江池只是一个由一眼天然泉供水的池塘，周边种满了树木花草。在此后的朝代里，这个池塘被扩浚得规模很大。公元七、八世纪期间，它变成了一条曲曲折折的水路，包括瀑布、河流和池塘等各种水文景观，东西占地两公里，南北四公里。为了保证曲江池的水源供应，人们修建了一条水渠，把水从终南山一直引到这儿来。沿岸亭台别墅林立。春天，皇室成员都到这里聚会，来观赏西岸的杏花。夏天，他们来观赏沿着东岸盛开的荷花。

一个饮酒游戏（曲水流觞）也是在这里起源的。玩这个游戏要依赖水和风的变化。游戏开头是用一壶酒放在一个木头器皿（觞）上，然后让它沿着水池漂流，一直漂到某位参加者的面前，这位参加者就得给自己斟一杯酒，在一卷准备好的条幅上匆匆题上一行诗，然后把那个木头器皿（觞）再推出去。当所有的人都醉得题不成诗，或者酒喝光了的时候，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当水枯竭了的时候，这个游戏则永远地结束了。10世纪到过长安的旅行者们说，那些亭台楼阁已沦为废墟，曲江池已经种上了庄稼。但是记忆还存留着，人们仍然把这个地方称做长安八景之一。

刚刚经过这座村庄，我们拐上一条土路。一分钟后，这条土路在一个叫寒窑的地方终止了。寒窑是一条沟，向黄土高原深处蜿蜒几百米。王宝钏就是在这里等待她丈夫的，一等就是十八年。

王宝钏是唐朝一位丞相最小的女儿。这位丞相急着要给她安排一桩政治婚姻。宝钏拒绝嫁给她父亲提议的任何人，于是她被迫去爬大雁塔，向下面扔绣球。谁抓到那个绣球，她就得嫁给谁。前一天夜里，她曾经见过一位贫穷的流浪者，当她看到他的时候，就把绣球扔给了他，他抓住了它。他的名字是薛平贵。然而，宝钏的父亲拒绝承认薛平贵，把他打发走了。宝钏却不肯接受父亲的决定，于是她也被赶走了。年轻的夫妇无处安身，只好搬进一座废弃的窑洞里，这座窑洞的黄土墙上刻着“寒窑”二字。

之后不久，唐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之间爆发了战争，薛平贵从军了。很不幸，军队是由王丞相的一位女婿所领导的。他给薛平贵设了一个圈套，导致薛平贵被敌人俘虏了。

尽管有人向宝钏报告了薛平贵的死讯，可是她还是继续待在寒窑里，忠贞不渝地等待丈夫的归来。十八年后，唐朝与东胡和解了，薛平贵被释放了。当他回到长安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窑洞外面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她正在采摘一种叫荠菜的野菜——荠菜又被称做“羊倌的钱包”。薛平贵不在的这些年里，她一直靠它维生。

参观了宝钏的窑洞之后，我们停在寒窑这条沟入口处的一个小食摊前，早早地吃了午饭——煮饺子。饺子馅儿是新摘的“羊倌的钱包”，味道有点儿辣。我想象着，至少王宝钏没觉得它单调乏味。

我们回到主路上，再次向东南进发。但是没有开多久。一分钟后，我们向右拐上一条土路，这条土路穿过长满了粟苗和谷子的田野，经过两座砖窑，向上经过凤栖原的土坡，来到胡亥长满了刺藤的小坟墓前。

胡亥是秦始皇的儿子。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了。作为第二个皇帝，胡亥统治了三年。这三年都是按照太监赵高的意愿行事的。有一次，赵高把一头鹿带到年轻的皇帝面前，说它是一匹马。没有人敢驳斥这个太监，于是皇帝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两个星期后，赵高安排了另一次“幻觉”事件，他命令士兵们装扮成强盗，“袭击”宫殿。皇帝迅速地自杀了，被另一位傀儡所取代。

毫无疑问，尽管盗墓者们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但是胡亥的坟墓一直没有被掘开，而且也很少有游客参观。它位于一度是曲江池的那个盆地的南端。我仍然能够辨认出坟墓下面的那一块高地，在那里，皇帝们在紫云楼款待进士。御宴后，进士们会沿着曲江池岸，缓步徐行到大雁塔，签上他们的名字，然后变成大雁。

回到主路上，我们沿着古代黄渠的路线，继续向南行进。黄渠曾经给

曲江渠供过水，将来也许会再次这样做的。胡亥墓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我，政府已经拟定了计划，要修复曲江渠，建一座大型的公园。他说，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已经在终南山的大峪入口处修建了一座堤坝。

过了胡亥墓四公里，我们又一次停下来，恰巧停在东伍村前。我们的左方杜陵原上，坟冢累累。其中的一座离路不到二百米，于是我们穿过脚踝高的粟苗地，去考察那个地方。它包括一座中心坟墓，左右两侧是两座小坟墓，还有一条丹墀，两侧排列着十二座马和官员的石雕，欢迎着来访者。它们都是用整块的花岗岩雕凿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明显处于良好状态。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地方被撂给当地村民管理。我拾起一片屋瓦，把它给一个农民看。他说，历史学家们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不能断定这是谁的坟墓。后来，我找到了一张老地图，上面注明这是献帝墓。献帝是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公元220年驾崩。

从献帝墓向东走不远，有一座大得多的陵墓，它比这片平原至少要高出一百米。那个农民和那张老地图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说这是宣帝陵——宣帝卒于公元前49年。我用望远镜浏览了一下周围的平原。到处都是坟墓。

我们回到汽车里，向东南开了十五公里，来到一个集镇——引镇。从这里开始，我们脚下的路和昔日的黄渠水道都向南延伸了六公里，一直通到大峪入口处的新大坝前。过了大峪是嘉五台，从唐朝起，嘉五台就因为山峰险峻、环境清幽而在佛教徒中享有盛名。我已经跟史蒂芬一起游览过两次嘉五台了，现在我想再爬一次。

但是首先，我想在引镇东面八公里处的兴教寺稍作逗留。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兴教寺长长的红墙外。兴教寺位于少陵原的西部边缘。二十三米高的玄奘塔是它最主要的建筑。玄奘塔像一棵巨柏的主干，屹立在红墙后。公元664年，玄奘圆寂后，他的舍利被安放在都城附近白鹿原上的一座塔里。但是时时能看到玄奘塔，使皇上很悲伤。公元669年，它被迁到了这儿。从那以后，它就一直矗立在这儿——都城南面二十公里处，在终南山的注视之中——有一次，玄奘曾经把终南山形容为“众山之祖”。

玄奘塔比它的原型大雁塔要小得多，但是它却高高地凌驾于邻近的两座三层塔之上。那两座塔里是玄奘最著名的两位弟子窥基和圆测的舍利。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唯识宗的三位创始人的舍利塔，成功地经受住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考验，幸存了下来。殿堂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们数度被毁，又数度重修。最近的一次是在1939年，是蒋介石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修建的。主要建筑的状况仍然相当良好——这要感谢周恩来，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下令要保护兴教寺。

在大殿的门口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兴教寺”三个字。这是诗人、哲学家康有为题写的。1898年，光绪皇帝委托康有为按照现代纲领来改革大清帝国，但是这个计划被慈禧太后和她的党羽破坏了，康有为不得不流亡日本。虽然最终康有为还是回来了，但是他却在幽居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这块匾额上的书法落款是1923年，即他去世之前四年。他是六十九岁的时候去世的。

大殿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但是后殿里却存放着一些令人难忘的珍品。在几幅明代的佛菩萨画像旁边，有三尊铜的唐代大悲观世音菩萨塑像。在玄奘的旅途中，每当他遇到困难，他都是祈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我上了一些香，然后问侍者，我能不能跟方丈谈谈。

几分钟后，侍者回来了，把我领进方丈的卧室——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桌面是一大块黄玛瑙板——那是蒋介石送给兴教寺的礼物。方丈的名字是常明。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解释说，我正在这一带参访隐士。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得知，常明七十四岁了，咸阳人——咸阳就在西安的西面。1937年，他出家后，搬到了终南山，住在南五台上的紫竹林。在那里，他与师父佛尘一起，待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政府开始驱逐和尚出山为止。1956年，他行脚到了北京，在首都的佛学院学习。两年后，重新回到佛尘身边。那时候，佛尘已经被任命为兴教寺的方丈。1981年，佛尘圆寂了，常明接任了方丈的职位；他也是陕西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我问他，开始修行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终南山。

常明回答："自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人们一直就来终南山修行。甚至中国南方的和尚和尼师也来这儿修行。他们待上三五年，然后回到南方，建立自己的修行中心。这儿是为法出家的和尚和尼师来的地方。修行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你要花费很多年时间，才能真正有所得。这不容易。但是来这儿修行的人都不怕苦。这正是他们来这儿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座山里开悟了，还有很多人继续修行，将来会成为大师。在现代，虚云和印法（音译）曾经住过嘉五台；印光和来果住过南五台。这儿是他们开悟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山是修行的好地方。这就是我选择它们的原因。"

尽管常明很热心，却不太健谈。他领我参观了寺庙东厢的藏经楼。里面有很多重要佛经的翻印品，但没有一本是玄奘的原稿。后来，在寺庙流通处，我买了一张拓印的画，上面是玄奘，背着他精致的佛经袋。它是从寺庙的一块石碑上拓印下来的，这块石碑刻于1933年。

常明说，尽管他和佛尘都曾经在南五台上住过——南五台在兴教寺西南十五公里处，但是兴教寺却与嘉五台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嘉五台在兴教寺南面不到十公里处。他说，当嘉五台的隐士们病得很重，或者年纪大到无法照料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兴教寺来，而兴教寺的年轻和尚们也仍然去嘉五台，加深自己的修行。

常明让我在大殿外等一会儿。几分钟后，他带着一位老和尚回来了。他介绍说，这位老和尚是光善。他说，光善在嘉五台后山的一个茅篷里住了四十多年。他的茅篷在19世纪末虚云住过的那个茅篷的上面不远。光善九十八岁了，是前年下山的，那时候，他已经不能再种地了。我问光善，嘉五台上是否还住着其他的隐士。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回答，因此常明不得不重复一遍他所说的话。光善回答说，是有几个，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问：您原来住在哪儿？

光善：在佛慧茅篷，就在狮子茅篷上面。

问：虚云过去的茅篷——狮子茅篷怎么样了？还有人住在那儿吗？

光善：自从虚云走了以后，有几位和尚住过那儿。但是我不知道现在那儿有没有人。路不好走。一位大学生曾经爬上去过，不久就下来了，他想搬进去住，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住没住。

常明：大约一个月前，两个和尚搬到虚云的茅篷里去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想待多久。

问：如果路那么难走，你们为什么还要住在那儿？

光善：为了安静。禅和子喜欢安静。

问：嘉五台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

光善：它仍然很安静。出家人仍然到那上面去修行。已经有一些小寺庙和小茅篷修复起来了。人们仍然在修行。山脚下还住着一些出家人。

问：您住在那里的时候，诵的是什么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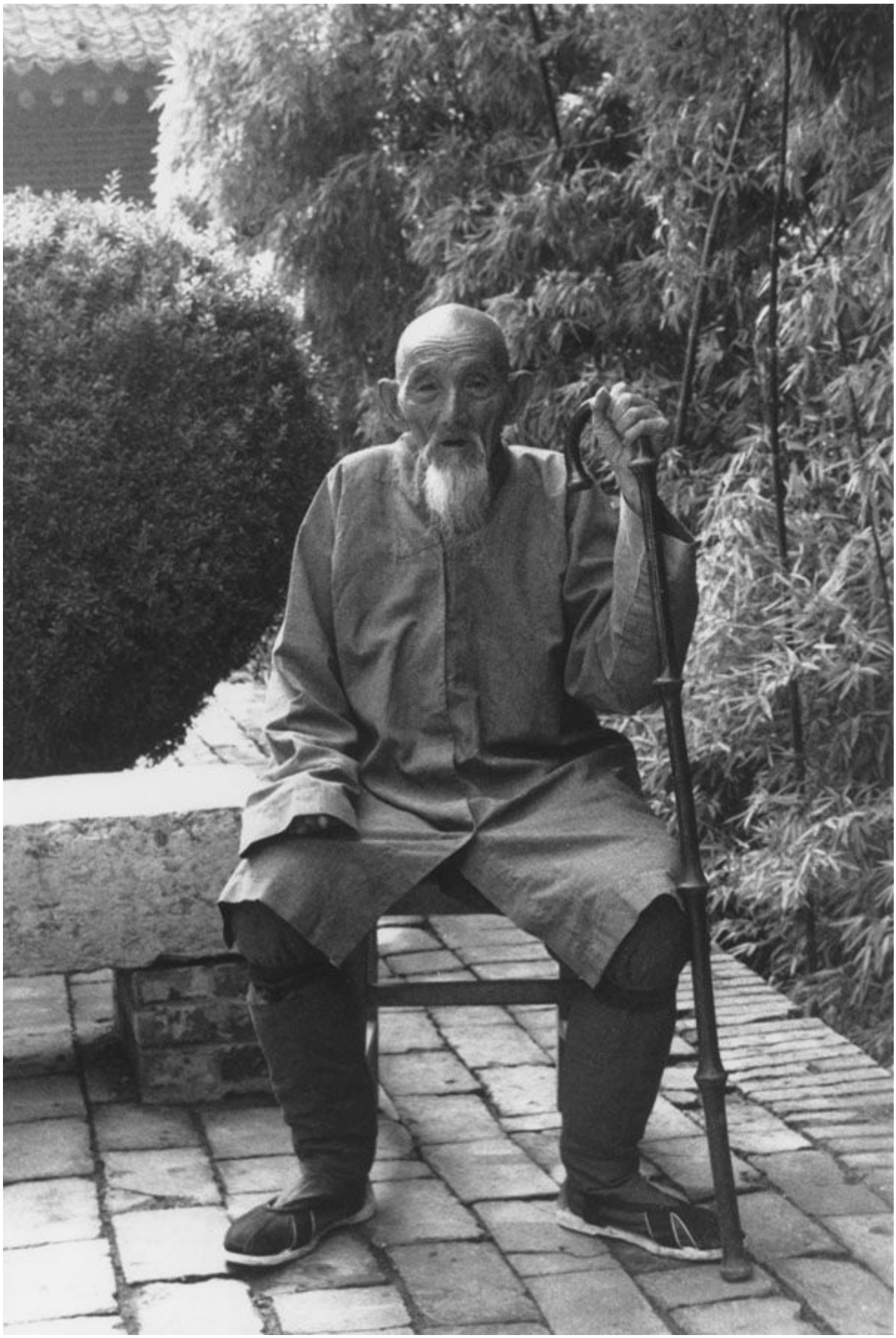
光善：我不诵经。我只念佛，阿弥陀佛。我还打坐，修禅。禅宗的和尚不诵经。

问：您是怎么得到足够多的食物的？

光善：每一个住在山里的人都自己种菜，种几种蔬菜，还采集野菜。我需要的一切都自己种。没有好理由，我就不下山。我有足够的食物。

问：您多长时间下一次山？

光善：不一定。有时候每两年下来一次。现在我太虚弱了，不能再住在那儿了。



九十八岁的老和尚光善

光善精疲力尽了，常明便搀着他回里面去了。

我已经跟史蒂芬去过两次嘉五台了。那两次，我们都是走的这条路线：从引镇的南面经大峪村，爬到一个小山上，来到一座大坝前——这座大坝现在封住了大峪的入口。然后乘渡船到水库的尽头，再沿着一条岩石路走到一座石头桥上。石桥附近就是五里庙的遗址。河对岸的一条路沿着大峪的一条岔谷而上，最后通到嘉五台的东坡。这一次，我想爬西坡。常明回到外面以后，同意给我带路。

我们开车回到主路上，穿过乡村，曲折前行。有两次，常明都不得不向农民问路。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到达终南山麓。当山坡太陡、车上不去了的时候，我们便停了下来。

上嘉五台西坡的传统路线是取道北道峪，现在北道峪就在不到一公里处。回头望去，常明把新庵寺的旧址指给我们看——它就在我们刚刚路过的那座村庄的南头。他说，新庵寺曾经是终南山最重要的寺庙之一，直到1949年以前，里面住了几百位出家人，现在是村小学。常明转过身来，面朝着山说，这条路继续沿着北道峪再向上几公里，成了一条石阶。他说，在上面的一些岔谷里住着几位隐士，但是他们很难找到。而且，如果我想在日落时分到达嘉五台，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估计我到嘉五台要花三个小时。

司机把车掉头回去的时候，常明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些字。他说，也许我愿意把一位同修的隐士写的一首诗，收到我所搜集的资料中。这首诗是常慧（音译）写的，常慧也是佛尘的弟子。我们道别后，常明消失在了我的视野中，我开始读常慧的诗：

独立高峰上，

白云去复还。

群山拥足下，

岚雾出岫间。

坐观天地阔，

静听古今闲。

无真亦无妄，

明暗落山前。

现在是四月上旬，北坡上还有一片一片的残雪。我沿路走进北道峪，大约走了两公里以后，来到一座冒充太白庙的石头堆前。它是根据8世纪的诗人李白的名字命名的——李白字太白。在庙里，我遇见了常花。常花是一位六十六岁的比丘尼，兰州人。她说，她出家四十多年了，最近的十年，她一直住在太白庙。她说，她刚来的时候，太白庙还是一片断墙残垣，然后又补充说，好地方对修行不好。墙现在有了顶，但是整个地方仍然是一片废墟。她告诉我，五年来，她一直穿着同一套衣服，不过她对她的茶和糖却很慷慨。我解了渴以后，给李白上了些香，向常花告辞，继续前行。

又走了一公里，在一个叫二天门的地方，我路过另外一座小庙。里面有一间新的大殿和一座新的小土房，但是没有人在家，于是我继续向前走。刚刚过了这座寺庙，山路在一个叫凉水泉的地方终止了。然后我开始爬一段长长的石阶。三十分钟后，我追上了一个和尚，他肩上正扛着一袋二十五公斤重的面粉。我们俩都停下来休息。他说他的名字叫遇缘，四十三岁，西安人。原来他就是虚云过去在嘉五台后山的茅篷——狮子茅篷的新主人。我问他多长时间能吃光一袋面。他说，一袋二十五公斤的面，两个和尚通常能吃四十天左右。

我说，我听说有两个和尚住在嘉五台的后山。他说另外一个和尚叫印慧，宝鸡人，也是四十三岁，是一个新茅篷的主人，这个新茅篷在狮子茅篷下面的几百米处。遇缘说，为了找一个合适的修行地方，他和印慧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终于决定在嘉五台的后坡落脚。他说，他们已经把卧

具和一些其他的生活必需品背上去了，现在，他们正在贮存给养，这样他们就不必常常下山了。他们计划需要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们谈了几分钟修行，然后一致同意，我们最好继续往前走。

二十分钟后，我到了一个平顶的山岭上，它的名字是分水岭。上面有一座小关帝庙——关帝是战神。从分水岭的西坡向下望去，我能够看见遇缘正背着那袋面粉，艰难地爬着台阶——那袋面粉，他和印慧最终会把它变成馒头、煎饼和面条。从分水岭的东坡向下望去，我能够看见去年九月份史蒂芬和我所走的那条路。

去年九月，我们没有走通向分水岭的那条路。就在路最后一次从河上经过之前，我们向左走，来到山谷深处大约一百米处的一座农舍。农夫在家，同意给我们当向导，带我们到嘉五台后坡的虚云的狮子茅篷去。路就从他家的上面开始，然后沿着一条长长的山谷，向上而行。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左右，我们听到一阵金属的叮当声。几秒钟后，从遮蔽了小路的杂草丛中，闪出一个和尚。那阵叮当声就来自于他的木头拐杖。拐杖顶端有几个金属环，以驱赶恶神恶鬼，以及警告野生动物让路的。拐杖底部安了个小铁铲，是在爬比较滑的山坡时用的。他说，他叫果善，山阳县人——山阳在此地东南大约一百公里处。他六十七岁了，最近的十年，他一直住在大意洞。我问他住在山上的苦况。

果善：对我来说都一样。只是对你来说显得苦罢了。

问：你研究哪些经典？

果善：我不认识字。我从来没上过学。我只是坐禅。

问：你为什么住得离人群这么远？

果善：我是一个和尚。我已经看破了红尘。只要有足够的食物，我就

待在山上。我一个人生活。当我没有食物的时候，我就下山。这就是我今天去村里的原因。我断炊了。

问：还有其他的人住在山这面的茅篷里吗？

果善：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和尚。

问：他住在哪儿？

果善：就在那边的那个岩壁上面。（他指着顶峰南面的一个山洞。）

问：它离狮子茅篷有多远？

果善：沿着这条路往上走，过了这座岭，还要两个小时。你们为什么不待几天呢？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就会带着粮食回来的。

我告诉他，我们的司机正在等我们回大坝。也许下一次。我们向他道别，然后爬上一个山坡。山坡上开满了黄色的野花，草木葱茏，路几乎看不见了。我和史蒂芬常常看不见对方。我们的向导时不时地消失在灌木丛中，重新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各种各样的野果：中国鹅莓，比我曾经见过的所有猕猴桃都大；还有一种像石榴或百香果的东西，它的种子含有甜甜的乳浆。

当时是初秋，我们一定是碰到了某种有毒的植物，当史蒂芬和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们的手上、胳膊上和腿上起了一串串的水泡。炉甘石和其他外用药水都没有用。最后，一位中医给了我一种软膏和一些草药丸，水泡消失了。在我第二次去那些山里期间，我了解到，我们碰上了一种有毒的野生漆树。这种漆树是原产于终南山的漆树的一个变种。它是制造漆制品的树脂原料，有剧毒。对它过敏的人能变成人球。在沣河河谷的一个村庄里，史蒂芬和我曾经见过一个男孩，他的脸因为漆毒而肿得看不见东

西。

果善在嘉五台的山径上

山中问道

在艰难地往山上爬的途中，我们路过五六座茅篷的遗址。也许还有更多，但是葡萄树和茂草遮住了我们的视线——除了岩壁上凿的山洞以外，地面上的东西，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很显然，这座山上曾经住过很多隐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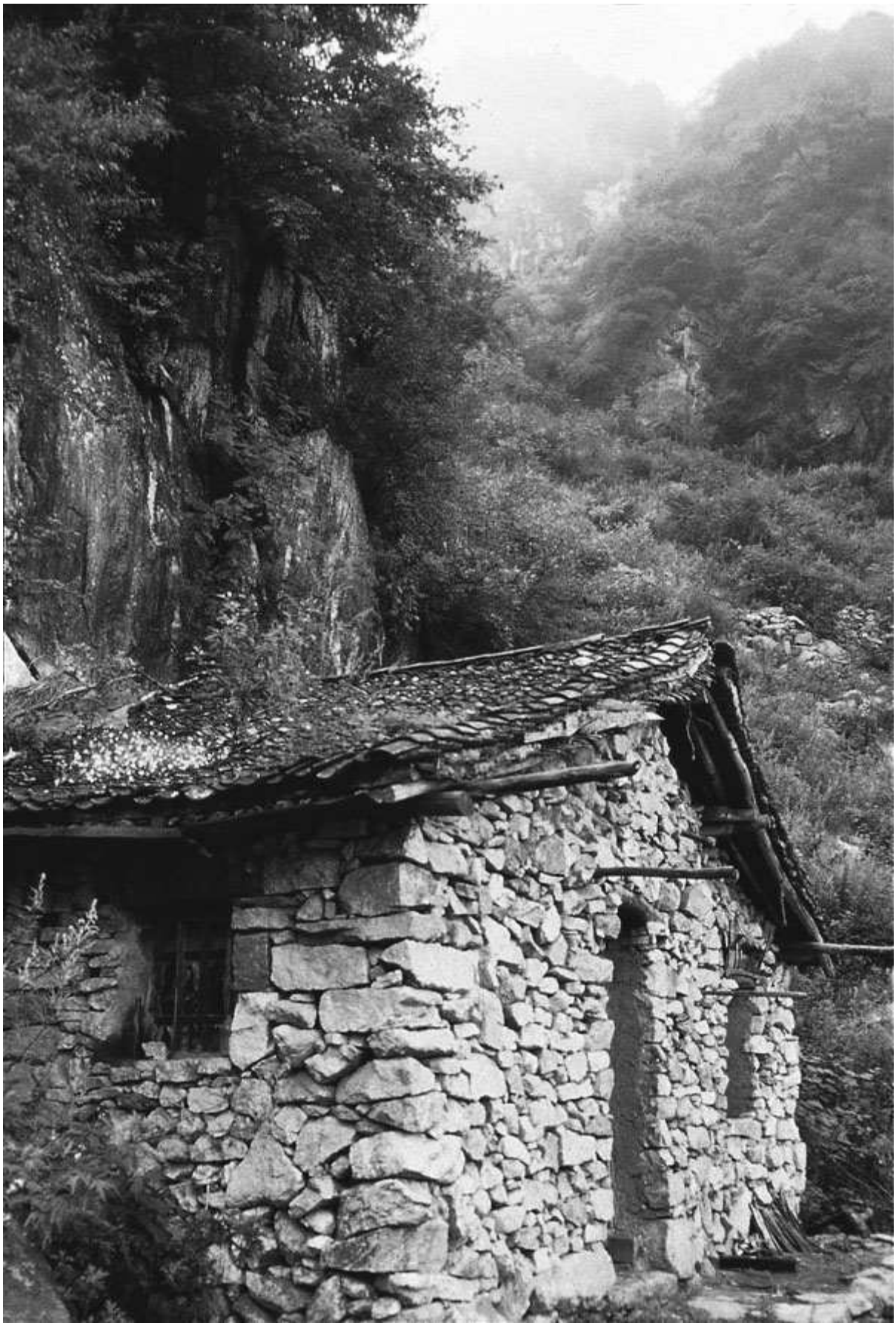
又爬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山顶，开始沿着山的另一面往下走。十分钟后，我们经过佛慧茅篷——光善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他太虚弱了，无法照料自己。他的旧菜园已经荒芜了，长满了杂草。

又过了几分钟，我们来到虚云的狮子茅篷。那是一座石头房子，背靠着一块巨大的石头，面朝南。据农夫说，屋顶的瓦是大约二十年前另一位隐士盖的。屋前有块空地，可以开个小菜园，但是从蔓生的杂草来看，这儿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住过人了。

在20世纪初，虚云曾在这里住过三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迫使皇室逃出北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西安设立了临时都城。大约与此同时，虚云也到了西安。在《虚云和尚年谱》中，他对于1900～1903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作了下列记述，当时他六十几岁：

十月，上终南山结茅，觅得嘉五台后狮子岩，地幽僻，为杜外扰计，改号“虚云”自此始。山乏水，饮积雪，充饥恃自种野菜……

冬至，青山老人嘱赴长安市物。青山，湘人也，山众多尊之，与予住较近，多有来往。事毕，适大雪，上山至新茅篷，下石壁悬崖间，堕雪窟中，大号。近棚一全上人来，救予出；衣内外皆湿，且将入夜，念明日当封山，没径，乘夜拨雪归。诣青师处，见予狼狈，嗤为不济事。笑颔之，乃返棚，度岁……



昔日的虚云茅篷空无一人

岁行尽矣，万山积雪，严寒彻骨，予独居茅篷中，身心清净。一日，煮芋釜中，跏趺待熟，不觉定去……

山中邻棚复成师等，讶予久不至，来茅篷贺年，见篷外虎迹遍满，无人足迹。入视，见予在定中，乃以磬开静。问曰："已食否？"曰："未，芋在釜，度已熟矣！"发视之，已霉高寸许，坚冰如石。

几天后，虚云因为"厌于酬答"，离开了茅篷，到终南山一个更幽僻的地方去了。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剩下的岁月里，他从一座寺庙行脚到另一座寺庙，并且帮助修复了其中的很多寺庙。1959年，他在江西云居山圆寂，享年一百二十岁。他是当时中国最受人尊重的和尚。现在仍然是。

虚云离开嘉五台后八个月，佛教居士高鹤年也来到了嘉五台。在他的《名山游访记》中，高鹤年写道：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八月十二日，由长安经王莽村、刘秀村，八十里（两里相当于一公里），至北道屿，即终南山麓。上山十五里，破山石护国寺，俗呼嘉午台……是时本昌上人有茅篷，假与余住，名小梯，昔慈本上人休息处。山势壁削，上摩穹宵，下临绝涧。耳不闻鸡犬之声，目不睹尘俗之境，独居茅篷，清净异常。

中秋节（八月十五日，月圆日），余邀茅篷诸师及行脚僧，四五十众，普佛利孤，设上堂斋，供佛及僧、施食等事，仍回茅篷。将至门首，沿山一望，月朗如昼……余因于此山之后谷，结茅二处，定名曰"维摩"，曰"文殊"。维摩茅篷将成，供养慈筏、觉苦二师居住……余又邀诸师起七经冬……余负担经冬供养，并充当内外护七，当值、行堂、茶头、饭头、菜头、库头一切杂务等事，均以一身兼之……并助新棉被十条，供养诸师，接连七七四十九日，并留诸上善人度岁……

一日……由峰背下坡，异常崎岖，龙脊最险，稍不经意，即有堕坑落堑之虞。下面深不可测。约里许，五华洞，昔五华祖师成道处，今德安师

住此（虚云则说道明住在这里）。问："大师在此安否？"（双关语，师名德安，故作斯问）答曰："此间堪避世，箕坐已忘年。"二里，观音洞。住者为江西僧，专求生西。

五里，清华山（显然是一个错误，作者一定是指"雪华山"）。山势陡峭，插入云表，怪石中起，积雪在林，道路欹侧。上有茅庵一处，访僧不遇。下山至维摩茅篷，觉苦、慈筏二师出迎，是晚畅谈。觉师曰："若欲住山，必须忘山，方见其道。"慈师云："若住山，见山不见道，被山所转，名守山鬼。"

次朝，下大禹洞，大方师专行苦行。定慧师同往后山。五里，踏雪履冰，异常险恶。诸师拟勿去，余答："欲向蓬莱去，哪问路难行。"余先上，翻大岭下坡。是时天霁雪化，路滑如油。至修元师茅篷。师住此十余年矣。余问师在此寂寞否，师曰："霁月光风同作伴，青山绿水共为邻。"

又至复成师茅篷……复师同至明道师茅篷。师住此已廿余载。余问再进深谷还有人否，答："无他人。据闻内有隐僧，有时而现，须长过膝，不知几百年矣。时闻木鱼声，我屡屡觅访，无缘得见。"予问山中食粮如何？答："在此住山，非比他方。每夏秋间，下山募化，无如山下居民太苦，托钵一二月之久，稍得芦秫小米而已。假臼舂熟，自负上山。另种洋芋，又有野兽滋扰。柴草自斫。山中水少，自围水井。天旱时，下山数里负水，非常之难。岭高奇寒，一片荒山，人迹罕至，道路险恶，种种苦境，若不具真真实实道心，决不能住。体弱之人，更不能居也。惟红尘远隔，真为办道者之圣处耳！"

天色渐渐晚了，史蒂芬和我决定不冒险深入到比虚云茅篷更远的地方。史蒂芬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向导告诉我们，要到山顶，时间还够，只是我们得抓紧。我们回到山岭上，然后走上一条小径——这条小径只有我们的向导才看得见。在有些地方，我们不得不拽着葡萄藤往上爬。最后，大约一小时以后，我们终于到达顶峰长长山脊的南端。待我们喘过气来之后，向导领我们走上一条岔路，来到观音洞。观音洞建在东面的崖壁上，

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隐修处。它包括一小块突出的、长满了草的岩石，和一个在崖壁上开凿的水池，那是用来贮积雨水的。我努力去想象在一个月夜坐在那里。我想象自己在太空中翱翔。

几分钟后，在顶峰的北端，我们敲响了兴庆寺的后门。等了很久之后，住持才来开门，然后他迅速地消失在斋堂里。我们看起来一定是像自己所感觉到的那样精疲力尽了。几分钟后，他重新出现了，手里端着两碗热面条。他叫志诚（音译），六十一岁，出家四十多年了。他原籍北京，20世纪50年代，与师父永明一起迁到了西安地区。后来我了解到，永明还活着，而且是西安慈恩寺和大雁塔的方丈。1981年，志诚搬到了嘉五台，接替了前任住持的职位。我向他请教兴庆寺的历史。

志诚回答道："兴庆寺最初建于公元8世纪早期。大约一百年后，华严宗五祖宗密来到这里，用神通把建筑材料从后山搬运上来，扩建了殿堂。这座寺庙过去是非常雄伟的，但是"文革"期间被毁掉了。很多个世纪以来，好多大师都曾经在这里住过。"

问：您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志诚：不，还有另外三个和尚也住在这里。今天他们不在这里。他们下山弄粮食去了。

问：您修哪个法门？念佛还是坐禅？

志诚：我只是随缘度日。

问：为什么在这里？

志诚：我自小就喜欢安静，而且一直喜欢山。我不喜欢平原。我也曾经在这里南面的山和东面华山附近的山里住过。那时候，永明是渭南佛教协会的会长。

问：这附近还有别的和尚住吗？

志诚：有一个五十岁的和尚，他是两年前搬到观音洞来的。但是他最近回福建去了，一直没有回来。

问：我们从后山上来的时候，路上经过你们的菜园。在一块菜地里，我们看到一种野生动物的足迹。

志诚：那一定是野猪或老虎。但是老虎通常待在这里南面的山里。它们不怎么常到这儿来。过去常常过来，现在不来了。

问：这儿南面的山里有隐士吗？

志诚：有，但是我只认识一两个。观音洞的另一面有一个。西面的山峰上有个洞。天然比丘尼三十五岁的时候，搬到上面去了，她在那里待了五十年，直到1919年圆寂。但是现在那里没有人住。

问：您有没有什么修复这座寺庙或者扩建的计划？

志诚：有，但是那要等到情况好转才行。也许等护法居士们境况好了的时候，我们会把两边的侧殿修一修，再把两间大殿修一修。下面的破山寺曾经住过多达五十个和尚。它现是一片废墟，只剩下一间偏殿。我也想帮忙把它修复起来。

问：这里的风很大吗？

志诚：是的，尤其在冬天。有时候，风把屋瓦都刮掉了。过去的屋瓦都是用铁做的。

问：我想这里也很安静。

志诚：如果人静，那么他们在哪里都能静下来；如果人不静，那么他们就是在这里也静不下来。什么事情都取决于你自己。生命是短暂的，就像一道闪电，或者一个梦。八十年如云掠过。我们出生了，然后又死掉。但是在我们得到人身以前，我们还有另外一副面孔——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用眼睛看不到它，只能用智慧去了解它。经中说“离相即佛”。我们都有佛性，我们都注定要成佛。但是成佛不是一两天就能办到的事情。你必须修行，然后才能觉悟到你的真性、你的本来面目。

问：人们来参观的时候，你教他们佛法吗？

志诚：不一定。每个人都不一样。要教他们，你必须了解对方心里在想什么，而且你得有些能力。如果有人要淹死了，而你不会游泳，那么你跳下去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想被拯救，你就救不了他。他必须愿意被拯救。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夕阳的最后一缕余光照亮了他的面庞。史蒂芬和我意识到该离开了。我们对志诚的面条和他的挽留表示感谢。他在寺庙的门口目送着我们离开，然后回里面去了。一分钟后，他又出来了，手上提着几盏灯笼。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下山了，于是向后大喊道，我们没有灯笼也能行。我们挥手道别，然后沿着石阶飞奔而下，途中经过六个月后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

志诚在兴庆寺后门

这一次，我独自一个人往上走，途中经过几座小寺庙的遗址，爬上蹬云梯，来到那块裂缝的石头前——它把它的名字借给了破山寺（破山寺就是因此而得名的）。我向大门里望去，惊讶地发现了志诚。他笑了，说他正在为平日住在这里的一位比丘尼照看破山寺，她原定第二天回来的。他刚刚吃完晚饭，于是回到斋堂里，去给我热剩下的玉米粥和土豆。

我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饿，因此没有给看门狗留下任何吃的——刚才进来的路上，它差点把我的腿咬掉了。之后，志诚领我沿着一条石阶下去，这条石阶就在斋堂外面，它沿着悬崖的西坡延伸下去，经过一座木板桥，通向喇嘛洞。一百年前，一位著名的喇嘛曾经住在这里，他在墙上写了一个藏文咒语，志诚把它指给我看。他说，眼下住喇嘛洞的那个和尚现在在西安。悬崖上还有一段铭文，赞美嘉五台的幽静。那是一位名叫性空的和尚写的，落款是公元627年。它说明，至少在宗密来此之前二百年，这里就已经是一个修行场所了。

志诚还把修真宝洞指给我看，它紧挨着喇嘛洞。向里望去就仿佛望进了夜晚。他说，那是老修行住的，他们自己有照明的东西。回去往上走的

路上，他向我指点怎样把木板桥吊起来，这样人们就无法接近那两个洞了。

太阳下山了，志诚让我去爬一段名叫朝天梯的石阶。它把我带回到上面的兴庆寺。晚上，我和他的弟子睡在同一铺炕上。他的弟子是一位二十岁的沙弥，他还没有剃度，但是在山上已经住了两年了。他说他喜欢生活在生活的边缘。他的炕上有足够大的地方，睡我们两个人绰绰有余。当时是四月份，人们早已停止烧炕了，可是天气依然很寒冷，所以我一在铺盖里安顿好，就再也没有动过，直到天明——那时我听到鸟儿在邻近的山岭上啼叫。

嘉五台顶的兴庆寺

至少我不用再穿衣服了。我穿上鞋，走出寺庙的后门。走过山顶的龙脊，我在一条小路前停下来。这条路向下延伸，经过几座杂草蔓生的塔，然后掉头向上，通到西面一百米处、邻近的雪华山的峰顶上。19世纪末，天然曾经在一座小石屋里住了五十年，现在我能够看见那座石屋的一角。我没有选择去她的石屋的路，继续向前又走了五十米，直到这条路在此分

岔。主路继续向前，经过观音洞，最终向下消失在嘉五台的后坡。我走了另一条路，步行约三十米后，到了宗密过去的住处——五华洞（“五华”是“华严宗五祖”的缩语）。它包括一堵石头墙，这堵石头墙垒在一个突出物的前面。房子一直延伸到那个突出物的上面，就在那里，石头屋顶陷下去了。门向东，面朝着东南十公里处的太行（xíng）山的顶峰——此时朝阳正从那里冉冉升起。

我回到兴庆寺，沿着朝天梯向下爬回到破山寺。志诚正在斋堂里烧火、念诵。他说住在寺庙里的和尚吃的饭都是别人做的，但是住山的和尚却得自己动手做一切事情。我看着他做玉米粥，心想，也许有一天，我自己也有必要知道怎么做。他等水开了，撒了一些藕粉[(1)]进去，然后又撒了几把玉米面。

志诚说，住在寺庙里的和尚生活很容易。他们每个月有五六十块钱（大约十美元）单金，以供个人开销。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说，永明一直试图让他下山，搬回到大雁塔去。他说他不喜欢平原，也无意用山换钱。他说：“我没有变成一个贪图钱和舒适的和尚。我有别的目标。自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起，苦难就不曾困扰过我。我生来就是受苦的。现在的和尚跟以前不同了。搬到嘉五台后坡的那两个和尚不会待过一个冬天。你是和尚，不意味着你就是佛。要开悟，很多和尚还得排在好多普通人的后面。当然了，我不应该说这个。”

他说话的时候，玉米粥溢出来了，于是看门狗被请进来，将之舔干净。志诚继续道：“只要你不受欲望的困扰，只要你的心不受妄想左右，那么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一旦你的心很清净，你就能理解业。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你种下佛种，你就会得到佛果。重要的是要诚实。如果你不诚实，你永远也不会成就。你知道，我只是一个山人。我只是把话串在一起，它们并不一定有什么意义。给你的土豆来点儿热辣椒怎么样？”

(1) 疑为食用碱面。——译者注

第八章　朱雀山

在中国古代，每个方向都有自己的神：东方青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

我能够找到的最早使用这些字眼的书是《山海经》。在《山海经》中，“朱雀”这两个字被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巨大的红翅人面的猫头鹰。尽管这些名字的来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它们就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后来又扩展到那些与它们各自的方向有关的事物身上。

在六百年后的唐朝，朝南的窗户被称做“朱雀窗”，朝南的门被称做“朱雀门”。在长安，皇宫的朱雀门，面对着一座二百万人的城市，朝向二十五公里外的苍蓝的终南山岭。向往林泉的云游者们从朱雀门出发，沿着朱雀街向前行进。朱雀街是长安城最主要的南北大街，街两边住着很多长安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家族。它也是长安城一些最著名的风景名胜的所在地，其中第一个就是小雁塔。这座塔在朱雀门南面的一千五百米处，它是长安第二位最著名的旅行家义净的遗惠。

在玄奘去印度五十年之后，义净也去了印度。公元671年，义净三十六岁的时候，离开了长安。但是与玄奘不一样，玄奘走的是丝绸之路，义净则取海道。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玄奘去印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佛教哲学，而义净则对戒律和修行更感兴趣。二十四年后，即公元695年，他回到新都洛阳，受到太后武则天的欢迎。公元705年，当宫廷迁回长安的时候，义净也搬回了长安，住在朱雀街西侧的荐福寺。

像玄奘在他之前已经做过的那样，义净也修了一座塔，以保护他带回来的经书。公元706年，他在荐福寺南面的那个区，建了一座四十五米高的塔，从那以后，这座塔就一直屹立在那里。1965年，为了确定这座塔是否有足够的支撑，工人们掘开了塔基，他们发现了它能够安然度过地震的奥秘（那些地震将周围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它被建得像一个圆底的玩具，地震的时候滚出去，地震过了又滚回来，回归原位。但是尽管这座塔幸存下来了，它作为宗教场所的功能却没有幸存下来。现在是政府官员在管理，我只待了一会儿，在寺庙里那棵有一千三百年树龄的老槐树下喘了

口气，就回到朱雀街那些地方去了。

从小雁塔向南再走一公里，我把自行车停在大兴善寺的大门外。大兴善寺建于公元3世纪末，是中国修建的最早的一批佛寺之一。公元7世纪，隋文帝把它扩建成了都城四十多座寺庙中最大的一座——占据了整整一个区。一个世纪后，就是在大兴善寺，密宗首次出现在中国。这里是外国和尚住得最多的地方。公元8世纪，印度和尚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都把大兴善寺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家。这三个人都曾经是唐朝历代皇帝的宗教导师。不空的一位学生还教授了日本僧人空海，后来空海在日本创建了密宗。

密宗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曾经是新的；但是就个体的修行而言，它与当时很多已经在流行的修行方法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诸如重复神秘的仪轨、传送超自然的力量、观想法界的图像、普通的气功方法之外的男女双修，以及神通的修炼，等等。很显然，密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密宗大师的神通力，而不是取决于它的技巧和教义。因此，当这些早期的大师们入灭以后，宫廷的兴趣又重新回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其他宗派身上。

今天，大兴善寺的密宗历史几乎被遗忘了，而它作为修行场所的功能也被其他功能所掩蔽——它被当做云游僧的旅店，以及陕西省佛教协会的驻地。有一次参观大兴善寺的时候，我与陕西省佛教协会的会长许力工居士作了交谈。许力工曾经出家几十年，但是“文革”期间被迫还俗。尽管政府的新政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许力工仍然保持着居士身份。

通过一位中间人，我们约好在寺庙会面。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我改变了主意。后来他的助手告诉我，在原来的约定时间，三个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到了许力工的门口，在外面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确定我不会来了才走。几天后，我通过更迂回的方式，又安排了一次约会，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见面了，没有任何外来干扰。我问他陕西省住着多少出家人。

许：我不知道。出家人可以随意来去，哪儿有地方就在哪儿待着。我们没有统计。如果我们统计，每一个和尚大概会被统计四五次。还有，现在的年轻和尚可能会在寺庙里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寺庙。有时候很难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和尚。现在进寺庙的人，没有多少人抱定终身住寺庙的主意。

问：隐士怎么样？据我所知，终南山里有好多出家人，把他们一生中的一部分时光用来自己修行。

许：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隐士。终南山里有隐士，至少已经三千年了。但是隐士有几种：道教隐士、佛教隐士和知识分子隐士。当然，我对佛教隐士更熟悉一些。但是即使在佛教里，也有不同类型的隐士。比方说净土宗隐士，通常终生隐居在山里。而禅宗隐士，可能会只隐居几年或几个月。禅宗隐士只在山里待到见道为止，然后他们就下山了。

但是在出家人成为隐士之前，他们通常要在寺庙里待上几年。比方说，很多和尚去扬州的高旻寺，在那里修行三四年。当他们终于在修行中找到入手处的时候，他们就去山里住茅篷。再住上三四年，迟早会开悟的。有些人花的时间要比别人长些。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住在寺庙里学习。你必须学习，然后才能知道怎样修行。

在佛教寺庙里，我们还有一个风俗，叫做“闭关”。比如说印光，他就在普陀岛上的一个关房里住了几十年。（印光大师在20世纪复兴了净土法门。）有几十年他没有见任何人。每天寺庙里的和尚把饭和水从他门上的窄缝里塞进去，然后倒掉他的便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坐禅和阅读经典。想修行，你不一定要去山里。

还有知识分子隐士。为了学习或写作，他们喜欢安静和孤独。已经有很多人隐居在终南山里，有些是出于社会原因，有些是宗教原因，有些则是出于做学问的原因。

问：如果一个出家人想在本省隐居，他们要向协会登记或者征得其同意吗？

许：不，任何想当隐士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他们不必告诉我们或者政府。他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问：协会起什么作用？

许：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代表本省的寺庙。我们也给出家人提建议，诸如怎样组织宗教活动，哪些活动是允许的，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等等。中国自古就有佛教协会，还有道教协会。每一个县和每一个省都有一座特殊的寺庙或道观，负责管理宗教事务，全国也有一座这样的寺庙或道观。只不过现在我们使用“协会”这个词罢了，但是它的功能没有变化。我们料理由单独一座寺庙无法独力完成的宗教事务，或者帮助解决发生的其他问题。

问：这些寺庙属于谁？

许：它们属于管理它们的委员会。一个寺庙委员会可能包括二三人或二三百人不等。委员会决定怎样筹集资金和分配资金，是否维修寺庙或者买新毯子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任何住在寺庙里的人，都是委员会的一员。每一座寺庙管理自己的事务。协会不介入，除非我们受邀帮助解决某个问题。

问：学校里上佛教课吗？

许：小学和中学里没有，但是有几个大学有佛教课程。过去我们也上课，但是被迫中止了。最近很多人要求我重新开课。我们一筹集够买书本材料的资金，就准备开课。几乎每个省都有某种形式的佛学院。我想现在有二十多所了。我们陕西省还一所也没有，但是我们希望将来能有。

我与许力工的会面是在1989年的秋天。第二年三月下旬，我又一次拜访了大兴善寺。我走过几树迟开的杏花，一大片连翘和一棵已经准备好迎接夏天的古老的葡萄树，来到后面的大殿。在大殿里面，我遇见了寺庙的方丈慧玉（音译）。他七十八岁，自从四十年前从河南省过来以后，就一直住在这座寺庙里，已经出家五十年了。尽管他对自己的坏膝盖作了让步，拄了一根拐杖，但是他仍然精力充沛，几乎用不着陪护左右的那几位弟子。他说，寺庙里的常住和尚有二十位，不过加上云游僧，常常达到一百人。

慧玉的眼睛总是半闭着，这说明他花大量的时间打坐，而且他特别爱笑。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禅宗和尚，可是他却谈起了净土宗的修行。他说，中国仍然有开悟的大师，只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很不巧，他要出席一个会议，因此我们的谈话很简短。但是在弟子们催他离开以前，他建议我去拜访南五台的隐士。在古代，南五台通常是朱雀街上那些向往林泉的云游者们落脚的地方。我谢过了他，向大门口走去。

去年九月，在出门的路上，我曾经驻足观看一场由陕西省气功协会举办的气功治疗表演。气功协会从大兴善寺租了一栋楼做医院，同时作为全省气功协会的所在地。在里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正绕着一个妇人转圈。她闭着眼睛，在疯狂地旋转，时而呻吟，时而大喊大叫。年轻人用手引导着，仿佛在控制她的运动。我看了大约二十分钟，但是这个场面看起来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似的，于是我走了。

距离那次的表演已过了六个月，这一次，我决定停下来进去治治病。自从回到中国以后，我的胳膊上长了一种疹子，它顽固地抵抗着两位普通医生所开的各种药片和软膏。我登了记，付了相当“昂贵”的医药费——三十元人民币，也就是六美元。

医生的名字是何建新（音译）。除了治病，他还是中国国家气功团的团长。这个气功团在各国巡游，用练气功练出来的特异功能，使各国观众目瞪口呆。“气”是一种能量，它是空的，既存在于体内，也存在于宇宙中。何建新给我两只手都切了脉，然后说，这疹子没什么，只是受了风而

已。他让我站着，两腿分开，闭上眼睛，然后开始围着我转圈，哼哼着，用他体内气的运动，作出搅动声和嘶嘶声。这样做了几分钟之后，他让我坐下来，然后开始往我体内扎针灸用的针：在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间，脖子后面，胳膊上，膝盖上，以及脚踝上。然后他让我闭上眼睛呼气，我仿佛是一只被针扎了的轮胎。

当我坐在那里“漏气”的时候，他给其他病人治疗，偶尔回来捻弄一下那些针，并喊叫着把他的气泼洒在四周。最后，他给我开了一种草药。两天后，疹子消失了。

在此期间，我决定采纳慧玉的建议。我把自行车换成了一辆小汽车和一位司机，然后沿着朱雀街的现代化身长安路，向南五台进发。长安路在它的古代副本东面的一百米处。

从大兴善寺向南走两公里，我们在杨虎城将军墓前停下来。他的墓保存得很好。20世纪20年代，杨虎城曾经从地方军阀手中解放了西安，并保护了西安不受地方军阀的侵害。后来他协助张学良拘禁了自己的总司令蒋介石。在古代，旅行者们在这里逗留，是为了参观牛头寺。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在了。此外，他们在这里逗留，还为了参观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祠堂。

公元712年，杜甫出生在邻近的河南省。但是他的祖辈却住在长安南面的少陵原，后来他的创作高峰期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实际上，他把自己称为“少陵野老”，并把他的诗集用少陵来命名。公元770年，当杜甫在长江南岸飘泊的时候，他去世了，被埋葬在湖南省的长沙附近。他死后大约一百年，为了纪念他，有人在这里建了一座祠堂。从那时候起，这座祠堂已经被重修过几次了。

我爬上杨将军墓后的山坡，去参观杜甫祠堂的现代版本。它建于1960年，但是已然被委弃给了荒草和小鸡。在旁边的一栋建筑物里面，我找到了正在切菜的管理人员。他出来了，给祠堂开了锁。在一座空荡荡的大殿中间，有一尊落满尘土的杜甫石膏像，手里握着一片他生前从来没有拿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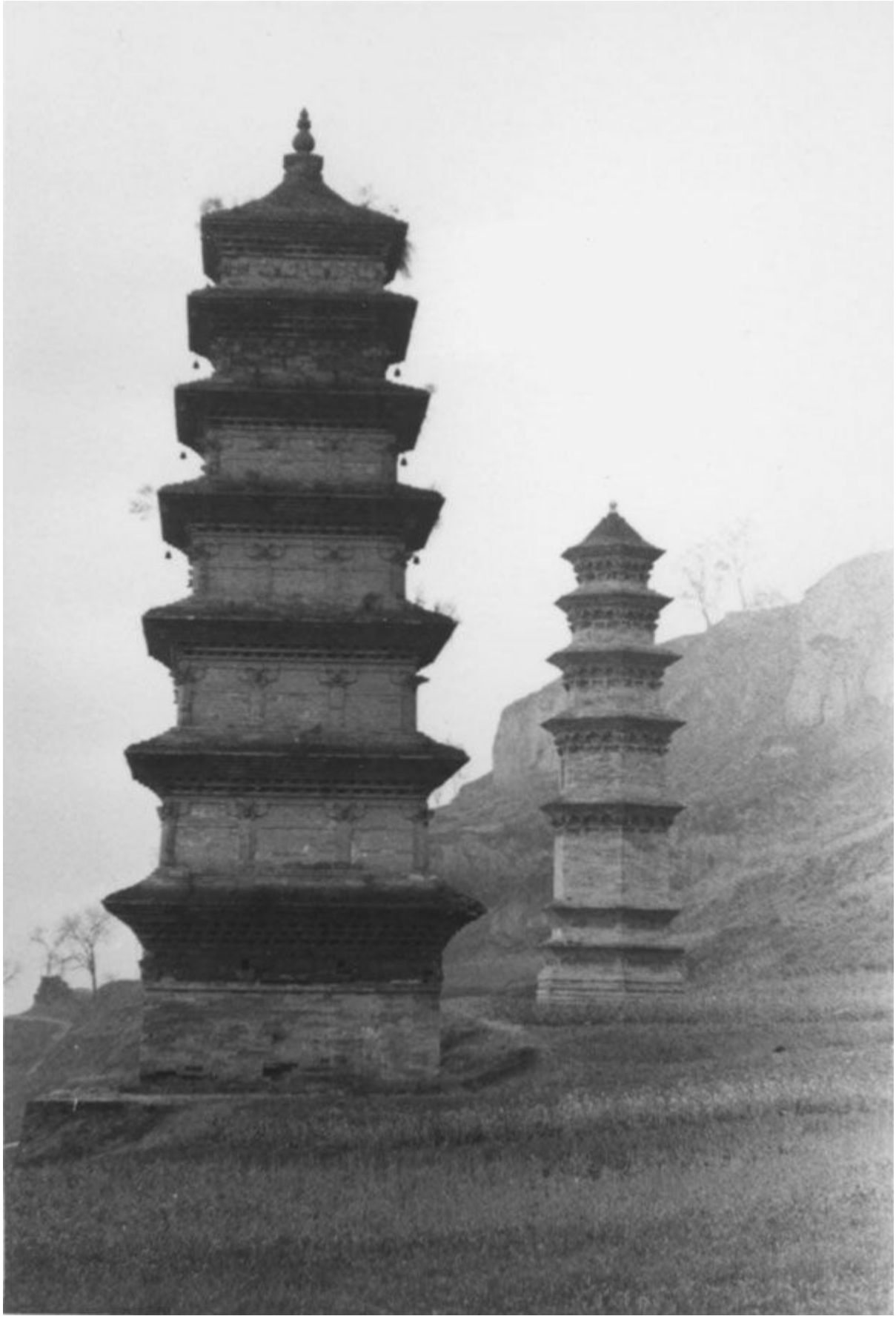
的玉笏。还有一尊刻在石头上的肖像，它甚至更脏，而且到处是蜘蛛网。

在外面，沿着一条油漆剥落的走廊，我浏览了几块明清两代纪念重修这座祠堂的石碑。很显然，大约每两百年左右，就有人想复兴这座祠堂。但是同样很显然，这样的意图是短命的。将军的生活过得比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诗人好。

我们继续向南又走了一公里，再次停下来。在一所学校的后面，就在少陵原西边的下面有两座塔，它们是华严寺最后的遗迹。华严寺始建于公元630年左右，是中国佛教华严宗历代祖师的驻锡地：杜顺、智俨、法藏、清凉以及宗密。宗密是华严宗的第五代祖师，也是最后一位祖师。

华严宗的教义是以《华严经》为基础的。根据佛教传说，《华严经》是佛陀觉悟之后第一次讲的法。当他的听众无法理解其含义时，佛陀就把它搁置到一边，开始倾向于比较简单的教法。这部经的中心意思是，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不管是本体还是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是空无自性的。因为空无自性，所以每一件事物都与法是一体的，每个人都与佛是一体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一次三祖把一尊佛像放在中间，在它周围四面八方都摆满了镜子，每一面镜子不仅映现出了佛像，而且还映现出了其他镜子的影像，如此重重无尽。想象一下，不管你朝哪儿看，都能看到一尊佛。



华严寺遗塔

这是一个一流的哲学问题。但是在宗密圆寂之后三年，也即公元844

年，武宗灭佛使华严宗走到了尽头。一千年后，在少陵原的边缘地带，除了安放着初祖和四祖舍利的两座砖塔以外，其他一切残存的建筑物都被砸烂和扫荡光了。有人告诉我，重修寺庙的计划正在进行中，可是我没有看到一点儿迹象。除了农夫和渡鸦，没有任何人光顾这个地方。

我向下滑回到少陵原上，回到车里，继续向南开。七公里后，路分岔了。左边的路通向兴教寺，右边的通向南五台。我们沿着西边的那条路，向着南五台苍蓝的山岭开去。

过分岔口后六公里，左边出现了另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太乙宫村，这个村子是因汉武帝在村中所建的一座道观而得名的。汉武帝经常到这里来礼拜太乙真人，当时太乙真人是道教万神殿里最高的神。现在这座道观早已不在了。这条路向南延伸到太乙谷中，并分出一条岔路上了翠华山。现在路两边都是军事设施，于是我们待在主路上。

行驶了三公里后，在南五台村，我们调头向南。继续又开了一公里，来到山脚下的弥陀寺。弥陀寺是一个建筑大杂烩，透露出它混乱的历史。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了前面大殿附近的一棵巨大的、古老的木兰树。另外还有一棵长在后面的院子里。它们一起给大殿蒙上了一层洁白的花瓣，散发出一股微妙的芳香。大殿本身完全被一尊花花绿绿的弥勒佛的石膏像所占据了。它是那样地鲜艳刺激，似乎在乞求红卫兵回来。

后面的大殿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反衬。里面没有常见的供桌或佛像，一座塔占据了大殿的中心。塔周围及沿着四墙排列着五百罗汉的石雕。它们的工艺是一流的。后来我了解到，是香港的佛教徒从南方的沿海城市汕头雇了八个石匠，来干这个工程的。这个工程花了他们两年的时间。塔旁边的塑像里面，有我的老朋友寒山和拾得。

我被这些石雕深深地打动了，几乎没有注意到地上铺着成千上万的木兰花萼片，或者说花壳。后来，方丈告诉我，木兰花萼片可以做治疗鼻窦炎的药。和尚们准备一俟天气好转，就把它们放在外面晾干，然后卖掉。

出去来到院子里，我探头往一间侧室里望去，看见了我六个月前见过的方丈。他一见我，就哈哈大笑起来。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比他更爱笑的和尚。我觉得，他说话从来没有超过两三句，就会停下来咯咯地笑。他的名字叫德成，六十九岁，是在长安县长大的，原来是个农民，三十岁的时候出家了。在一座寺庙里学习了几年之后，他成为沣河河谷上面观音山顶的一个隐士。六年后，他搬到谷口附近的净业寺，最后成为净业寺和附近的丰德寺两个寺庙的方丈。他说，“文革”前，净业寺有四十位和尚，丰德寺有六十位尼师，而在东沟的四十八座茅篷里，很多都住着隐士。

1985年，省佛教协会请德成接管弥陀寺。他说，他刚来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和尚，没有大殿，什么都没有。大殿在“文革”期间被砸烂了，剩下的建筑物被政府官员和士兵占用了。他想方设法使他们都搬了出去。从他几乎不断的笑声中来判断，我敢肯定，这一点，他不是通过对抗的方式办到的。我问他，人们到他这儿请求开示的时候，他教人们什么，他的回答不时地被频繁的笑声所打断。

德成：我教各种各样零星的东西。你提吧。任何看起来合适的东西。一点儿这个，一点儿那个。这差不多是修行的全部。你不能只修一种法。那是一个错误。法不是片面的。你必须修禅。如果你不修，你永远也不能突破妄想。你还要持戒。如果你不持，你的生活就会一团糟。你还要修净土。如果你不修，你永远也不可能从佛那里得到任何加持。你必须修所有的法。

这就像生火。你不但需要火种，还需要木柴和空气。少了一样，你就没办法生火。开悟也是一样。它是一个体系。所有的法门都是互相联系的。你不能省掉哪一个法门。心含万法。你无法舍掉任何一法。在心外你得不到任何东西。心要专一。只能容纳下一个念头，没有妄想，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在禅宗里，你没有念头。在净土宗里，你有一个念头。它们都是一样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把你的本来面目指给你看。

我们也谈到了终南山。像兴教寺的方丈和台湾的杜而未教授一样，德成也是这个观点，即终南山一直延伸到印度。他觉得那也很可笑。本来我想跟他多谈一会儿，但是我累了，打起了呵欠。他建议我休息，于是我把车和司机打发回西安。然后他把我领到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住着他的一位弟子。

这位弟子是一位比丘，名叫性空。他二十八岁，行动像一个年轻女孩儿一样优雅。在他床边的桌子上，有一尊白瓷的毛泽东半身像。我不禁感到疑惑：它在寺庙里干什么。他看见我盯着它，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曾经是高干。“文革”中期，他还小的时候，他们都去世了，他由亲戚抚养长大。从北大毕业以后，他开始在一家国际贸易单位工作。他曾经去过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他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能讲一点儿英语的和尚。

他说，两年前的一天，他与一些朋友一起到弥陀寺来参观。晚上在这里过夜。那天晚上，大悲观世音菩萨出现在他的梦里，并给他传了法。第二天早晨，他让朋友们回北京去了，自己留了下来。

当他到屋外去几分钟的时候，一位女居士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她悄声告诉我，性空可不是个普通和尚。他有神通。他是一个活佛。她说，自从性空到寺院后的两年里，他已经通过虔信经典治愈了五千多人的病。性空一回来，她就离开了。几分钟内，我就睡着了。那天夜里，我没有梦见观音；我所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老鼠们在追逐嬉戏。

第二天上午早饭后，性空把一只装满了僧衣的箱子给我看。那是他在这两年里断断续续为这一带所有的隐士做的。这些僧衣一定有五十多件，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一件甚至是翠绿色的。他说，他是用治愈的病人留下的钱买的布料。然后他说，几分钟后，病人们会在他的门外排起队来，因此他建议我离开。但是在此之前，他给了我一些选票，让我带给去南五台沿路的几位出家人。他们都选择了性空做他们在当地村委会的代理人。

我告辞后，开始沿着台沟往上走。山路就从寺外开始。夜里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台沟被雾半掩住了。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有石阶。大约两公

里后，我来到了卧佛寺。两棵古老的槐树守卫在寺前。

在卧佛寺里，我与两位七十岁的老和尚传心和法依攀谈。但是他们的方言我听不太懂，因此我们只是互相作了介绍，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把他们的选票给了他们，他们把寺庙后面的一些台阶指点给我。

这些台阶通到一个山坡上，山坡上长满了冷杉，那是森林服务队最近才栽的。大约三百米以后，台阶在半山腰上中断了。那里是百塔塔院的遗址。名字是“百塔”，但是只有一座塔仍然矗立在那里。那是印光的塔。印光，还有虚云，都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大师之一。虚云革新了中国禅宗，与此同时，印光革新了净土宗。听过他讲法的人都说，那些讲法是空前绝后的。他的塔是空的，他的舍利已经被从中取走了。塔门上是他的名字，是于右任题写的。于右任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家。他自己的坟墓就在我在台湾所住的那座小山上面。

塔周围是一片落叶松林，那是日本田中首相的礼物。在它们被种到这里的十五年间，已经长到大约八米高了。南面，就在松树林的上面，有一座巨塔。6世纪末的时候，就是这座塔使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塔院的。它是长安地区的第一座巨塔，比玄奘的大雁塔要早五十年。塔旁边是圣寿寺，在那里，我与两位常住和尚中的一位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在里面，曾经用来封过塔门的刻有印光大师像的石雕，断成了两半，靠在一面墙上。

印光塔

我回到主路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经过一个又一个废墟。南五台在长安正南，早在隋唐两代，就已经成为这个地区主要的佛教中心。一直到明清两代，它还依然很兴旺。19世纪末，去顶峰的沿途还有七十二座寺庙。现在只剩下五座了，而且都是重修的。20世纪60年代，当“文革”席卷中国的时候，所有站着的东西都被红卫兵打倒了。

就在卧佛寺上面，山路延伸出了山谷，与一条大路交叉了。红卫兵开始摧毁寺庙的时候，大约与此同时，森林服务队开辟了那条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是与史蒂芬一起开车上来的。这一次，我留在山路上，几度横跨那条大路，最后终于到了停车场，走上了史蒂芬、我，还有我们的司机六个月前爬过的那些石阶。

大约五十米后，我路过火龙洞。火龙洞里曾经住过一条龙，它常常出来骚扰长安居民，后来观世音菩萨把它抓住了，拴在山上远处的龙桩上，把它碾成了粉末，并且把粉末撒到了渭河里。

除了一间小小的大殿以外，这个洞空空如也，于是我继续向前走。几分钟后，一个东西一声长吼，我僵住了。我突然想起我在火龙洞没有上香。之后，我又听到了一声吼叫。那不是龙。但是我的呼吸并不能因此而变得轻松一点儿——那是一头熊。

我从上一次参观中得知，沿着这条山路往上走大约十分钟，有一座旅馆，于是我加快了脚步。我又听见几次吼声，但是它听起来似乎变得越来越微弱了。当我终于到达旅馆的时候，管理人员说，那头熊刚刚走。也许它刚才一直在抱怨这座旅馆的垃圾质量吧。到处都是荒草。而且，除了那个管理人员之外，这个地方一片荒凉。它是最近在刘澜涛避暑别墅的遗址上建起来的。“文革”前，刘澜涛是中国西北五省的中共书记[(1)]，也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文革”时，他被打成了走资派。我对刘澜涛选择风景的眼光表示欣赏。

我给了那头熊足够的时间让它离开，然后继续沿着山路往上爬。大约一公里以后，我在紫竹林寺停下来。去年秋天，当史蒂芬和我爬上来的时

候，一些年轻和尚正在重修前门外的那段山路。方丈给了我们两块西瓜，抱怨说，来爬这座山的游客太多。

这一次，山上还有残雪，而我是唯一的游客。方丈欢迎我回来。他的名字叫演成。他六十六岁，与另外三位和尚和几个居士一起住在这座寺庙里。来南五台以前，他曾经住在西面六公里处崆河（音译）河谷上的一座茅篷里。我和史蒂芬第一次爬上南五台的时候，我们的司机曾经落在后面，听演成讲他和其他的和尚在山上干什么。我问演成他跟司机说什么了。

演成说道："我在谈坐禅。我解释我们怎样首先念佛来安心。心只有安了才能静。然后我讲解我们怎样通过问'念佛是谁'来静心。心只有静了才能止。然后我解释我们怎样通过舍掉佛号来止心。心只有止了才能观。心只有能观，才能达到玄之又玄的境界。我告诉他，这是任何一位修行人都不得不经过的历程。要花多长时间，取决于修行者本人。它就像沿着一条路往前走。这条路不停地变化着。有时候好走，有时候不好走。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说，住在山里要比住在城市里容易得多。在局外人看来，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本来就不在意舒不舒服。我们到这儿是来修行的。而修行是不拘形式的。大多数游客认为我们只不过是穷和尚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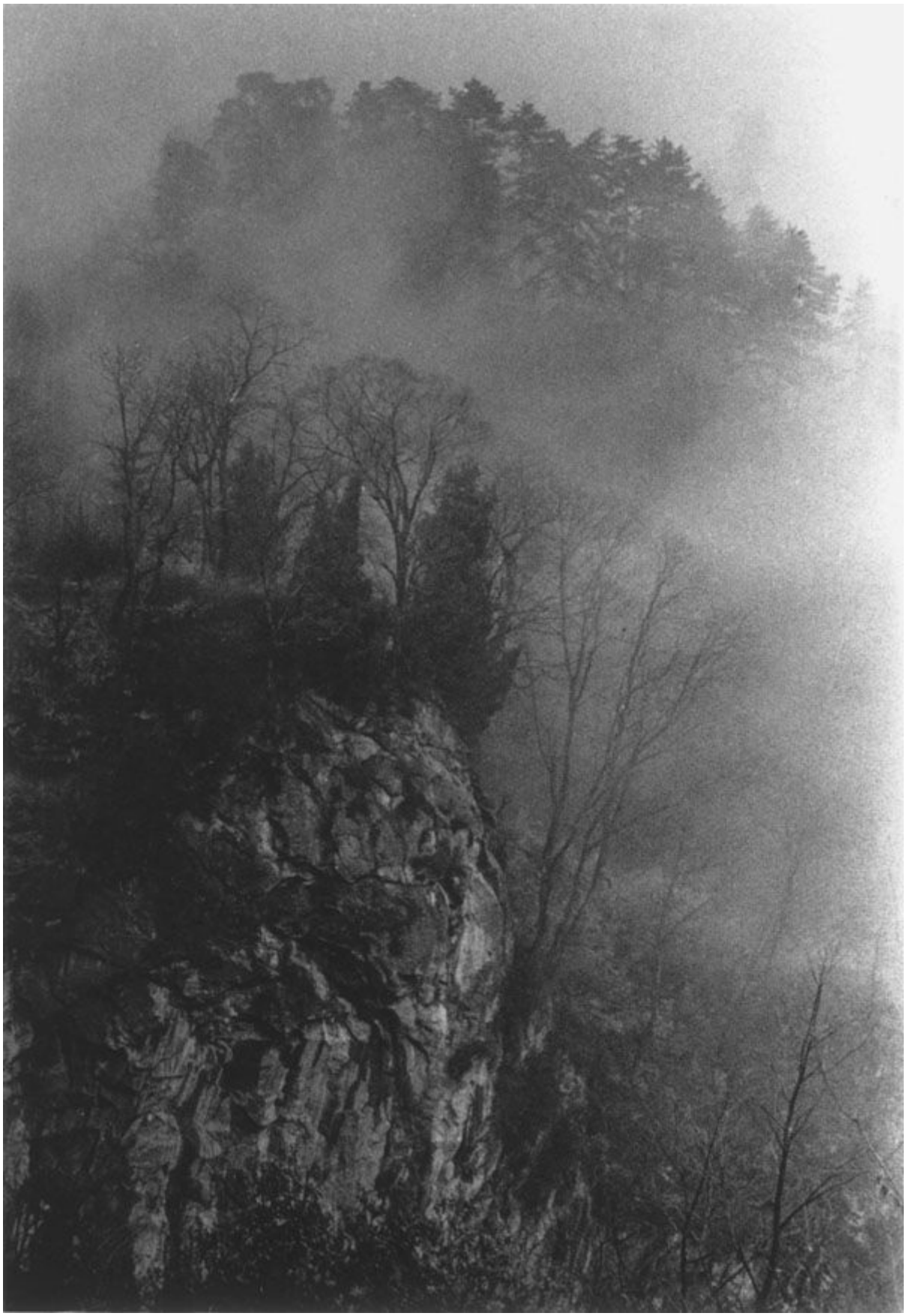
大雾使得时间显得比实际时间要晚，因此我只待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吃了一碟油炸麻花，给演成拍了一张他师父的塔的照片——那是这座寺庙塔院里仅存的三座塔中的一座，然后就走了。

我继续走了半小时。左边分出三条岔路，通向附近的组成南五台顶峰的五座山峰——南五台就是因为它们而得名的。

五台中最高的一台海拔将近两千四百米，被称做大顶或观音台。隋朝的时候，人们在大顶上建了一座寺庙，它是终南山这一带所建的第一批寺庙之一，被称做圆光寺。高鹤年最后一次去南五台的时候，是在1914～1915年冬春之间。他从龙桩那儿往下看，恰巧看到圆光寺着火了，那是香火太盛的结果。这个情景使高鹤年联想到生命的短暂，和我们试图建立起

某种永恒的东西的努力。最好是建立起一颗空的心。

雾太大了，几米以外就看不见东西了，我决定不去那些山上了，于是继续向前走，翻过山岭，从另一面下去。十分钟后，我到了大茅篷的大门口。像这座山上所有其他的寺庙一样，大茅篷也是最近才重修起来的——它终于等到了好日子。它始建于6世纪，当时被称做西林寺。后来，它成了这座山上所有隐士聚会的地方，于是人们开始叫它“大茅篷”。



南五台沿途风光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曾经见过这座寺庙的住持德三。他七十四岁，北

京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失业了，于是请求北京广济寺的和尚照看他的儿子。德三出家的时候，才十岁。长大以后，他受了具足戒，成为一位比丘。后来，他行脚到了南方，在宁波和广东的佛学院里学习。之后，他游遍了全中国，跟各地的大师学习，自己也创建了几座佛学院。晚年的时候，也就是1985年，他来到终南山。他说他不准备再动了。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一带。

德三：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精神上的修炼，为此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这座山很安静。在中国，我们有几座山，大多数和尚都是为了修行去那里的。这儿就是其中的一座。在这里，出家人修行要靠自己。自唐朝以来，这一带就已经成为那些想致力于宗教修行的人汇集的中心。

问：现在怎么样？

德三：自从十年前政府宣布了新的宗教政策之后，几乎到处都恢复了宗教活动。虽然出家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但是情况正在慢慢好转。

问：这里怎么样？

德三：很多出家人来这里是为了看看，真正待下来的没有几个人。我们这里只有四个人。除了在大殿里上早晚课以外，我们都各修各的。

问：你们怎么养活自己？

德三：西安和上海的居士一直在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问：南五台上隐士多吗？

德山：不像过去那么多了。20世纪50年代，我去南五台的时候，有七十多位出家人住在山这面（山南坡）的茅篷里。现在只有十几个了吧。

问：政府介意吗？

德三：不介意。只要他们跟西安的佛教协会登记，他们想住哪儿就可以住哪儿。

问：他们怎么养活自己？

德三：他们自己种菜、拾柴。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大多数人都靠在家人或亲戚。

问：你们在这里受游客干扰吗？

德三：不，来这座山的人不多。从西安到这儿花的时间太长了。等到了这儿，他们就该回去了。另外，我们也不像有些寺院那样卖门票。人们可以来这儿拜佛，但是作为游客不行。

问：你修什么法门？

德三：禅宗。我们遵循禅宗的教义。大部分来这里的和尚都曾经在大寺庙里住过，曾经练习过集体坐禅。在这里我们都自己坐禅。如果哪个和尚有什么问题，他就来问我，我会尽量帮助他。就这些。

问：任何人都可以待在这里吗？

德三：一般来说，他们必须有我们认识的人介绍。之后，他们还要忍受一段训练期，以便看看出家生活是否真正适合他们，然后我们才能接受他们作为弟子。

问：新弟子的悟性比过去是不是浅多了？

德三：是的，但是人可以学啊。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多少像我这把年纪的和尚来教他们。要契入最深妙的佛法，弟子们需要一位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老师。对禅宗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这一次我来大茅篷的时候，德三已经不在了。他在西安的一家医院里，估计回不来了。他的一位弟子已经接管了寺庙。他的名字叫宝胜。他四十四岁，与另外两位和尚一起住在大茅篷。那两位和尚去西安看德三，要待几天。还有一位从浙江来的云游僧。“文革”前，大茅篷里住着五十多位和尚。

互相介绍之后，喝了一杯茶，宝胜邀我在这里过夜。我高兴地接受了，但告诉他，我会在几个小时后回来。我想去看看慧圆。慧圆是我六个月以前遇见过的一位比丘尼。

高鹤年游览南五台的时候，也曾经在大茅篷逗留过，白天去那些山峰和附近的茅篷参访。在一次旅途中，他走了我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并且拜访了湘子洞、老虎窝和龙桩的隐士。

过大茅篷几百米后，我也在湘子洞停下来。唐朝的时候，道教仙人韩湘子曾经住在这里。现在里面住着一位佛教居士，但是除了佛号，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于是我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不久，我经过龙桩的遗址，然后这条路分岔了。主路通向太乙谷和翠华山。据说有六位和尚住在翠华山上的天池寺。右边这条路通向慧圆的茅篷。

当我穿过浓雾往山下走的时候，一只鸟儿从旁飞过——它的身体像一道蓝白色的闪电，它的尾巴完全是黑色的。周围到处都是旋转着的雾气，我所能看见的只有脚下的那条路。八月份的时候，草木是如此青翠繁茂，使得这里几乎呈现出一派热带风光。现在却到处是枯枝败叶。大约三十分钟后，我终于到了慧圆的茅篷。为了把它与大茅篷区别开来，它被称做小茅篷，也叫净土茅篷，以显示出它是一个净土道场。

史蒂芬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门是锁着的，我们不得不等了五分钟，直到慧圆的弟子下来把门打开。这一次，门是大敞着的。我很惊讶。六个月前，我曾经从慧圆的菜园和花园中穿过——那是我在山里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菜园和花园了。现在是三月下旬，浓雾弥漫，气温在零度以下。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苹果树上的芽苞。

当我走近茅篷的时候，我喊了一声“阿弥陀佛”。慧圆的弟子出现在门口。她叫乘波，三十五岁。十年前的一天，她与几个朋友来看慧圆，之后就决定出家了。几个月后，她真的出家了，慧圆同意接受她作为弟子。她微笑着，掀起挂在门口的白门帘，领我进去。我大吃一惊。六个政府官员正靠在粉刷过的大殿墙上。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差点儿把香烟扔了。还没等我们双方反应过来，乘波迅速地带着我穿过另一道门帘，来到慧圆的卧室里。

慧圆正盘腿坐在炕上，盖着一条毯子。光线透过两扇玻璃窗照进来，粉刷过的土墙上贴着挂历风景画和几张老照片。慧圆是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人。她七十一岁，十六岁的时候就出家了。1955年，她与另外一位尼师慧英一起来到南五台。到了之后不久，她们就搬进了这座茅篷，这是搬到嘉五台去的一位隐士空出来的。她们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红卫兵来了，强迫她们离开。她们在山下弥陀寺的佛教劳改小组干了没多久，就回来了，在自己的菜园里干活、念佛。1981年，慧英圆寂了。

慧圆邀我到炕上坐。我告诉她所有关于嘉五台和沣河河谷隐士的消息。最后，我问她，那些官员来她的茅篷做什么。

慧圆：他们只是想来看看我，想知道我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这种事儿还是头一次发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问：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您告诉我您十多年没有下山了。您最近下山了吗？

慧圆：没有。我不想再下山了。首先，我太懒了。其次，我病得太重了。我走不了那么远喽。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整天就是吃饭和睡觉，然后就坐在这儿。

问：您需要买东西的时候怎么办？

慧圆：我有一个妹妹在广东工作。她来过这里一次，时不时地给我寄点儿钱。我不需要多少钱。我自己种菜，用她给我寄的钱买面粉呀、食用油呀这样的东西。我的弟子下山把东西背上来。我们吃的不多，只吃早饭和午饭，不吃晚饭。

问：您这儿通邮吗？

慧圆：通，有一个邮递员，大约每星期来这座山一趟。

问：那么您有地址啦？

慧圆：是的，长安县、石砭峪镇、净土茅篷。

问：您修哪种法门？

慧圆：努力活着就够我忙活的了。但是我每天天亮前起床，诵《法华经》和《地藏经》。晚上我打坐念佛。修行要靠个人。这是我的修行。

问：您为什么住在这些山里？

慧圆：我喜欢安静。哪一个出家人都喜欢安静。能够弘法的出家人住在城市里。我不能弘法，所以我就住在山里，自己修行。

问：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慧圆：不太好。背东西上山，开地种菜，把我累坏了。去年我开始吐血。一个女居士带着一位医生来看我，他给了我一些药。现在我好些了。但是从三十岁起，我就得了一种慢性病。现在我只是在变老。

问：您怎么过冬？

慧圆：我不在乎冬天。外面虽然冷，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木柴。风不会透过门窗进来，而且我的床是炕（一种土坯床，里面建有炉子）。我喜欢冬天。它正是坐禅的好时节。

我们一起喝了一壶茶，我给了她一张照片。那是六个月前，在她的一棵苹果树旁，史蒂芬给她照的。出去的路上，我把她们的选票也给了乘波，还有她妈妈让我带下来给她的一些吃的。她妈妈正在大茅篷的斋堂里帮忙，要待几个星期。我告辞后，开始往回走。天气是那样的寒冷，我甚至没有出汗。

慧圆和她的弟子在她的苹果树旁

回到大茅篷，宝胜已经把他旁边的床收拾好了；然后乘波的妈妈给我们端来了大碗的面条当晚餐。后来，我蜷缩在半打棉毯下面睡着了。夜里有几次，我翻身的时候，发现宝胜坐着。他整夜都在打坐。第二天上午，我向他请教修行的事情。

宝胜：有些和尚诵经，有些坐禅。但是要坐禅你不一定得坐着。当我师父太老、不能再坐了的时候，他就躺着修禅。但是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人在坐禅，就认为他们在修行。这句话你可以告诉那些修行人。修行人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应该指向同一个目标。他们不参与闲谈或无聊的活动。这不仅仅是我的观点，也是禅宗师父们在禅堂里所开示的内容。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真修行的人太少了。至于我自己，我不怎么修行。我晚上打坐，白天干杂活儿。我只是在照管这座庙。

问：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座山里的出家人，有哪一位修得比较深入？

宝胜：我听说有几位和尚住在一个叫天池的地方（不是附近翠华山上的那座重名的寺庙）。我从来没去过那儿，它的位置我也不太确定。但是我听说过它在这里西南大约十五公里的石砭谷上面。我听说住在那里的几位和尚完全与世隔绝，他们正在闭关。我不知道谁在护关，也许是其他的和尚或居士吧。

问：你种的菜够养活自己吗？

宝胜：不一定。即使天气好的时候，也有那么多松鼠、老鼠和其他的野生动物，很难种够自己吃的。很多出家人都来这些山里看过，但是没有多少人能待下来。这不容易。只有真修行的人才能住下来。

问：你出家多长时间了？

宝胜：我出家才三年，但是我修行很长时间了。很多年前，我卖掉了在西安的房子，搬到了一座寺庙里。但是那个方丈对我很差。

不管什么时候有人批评我，我都不在乎它是否公正。我现在还是这样。我总是反省自己。但是我跟那个方丈之间矛盾重重，最后我就走了，搬到了清凉茅篷。清凉茅篷离慧圆茅篷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但是我住在那里的期间，病得很厉害。我一定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我太虚弱了，都动不了了，整个身体肿得像个气球。本来我可能会死的，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两个居士，他们照顾我，直到我恢复健康。他们一定是菩萨。此前我从没有见过他们，此后也再没有见过他们。后来，等我能走的时候，我就回了西安的家，去恢复身体。有三个月，我不能吃普通的食物。我母亲去世后，我又一次离开家，回到山里。这一次我找到了一位好师父，跟他学了几年，直到他圆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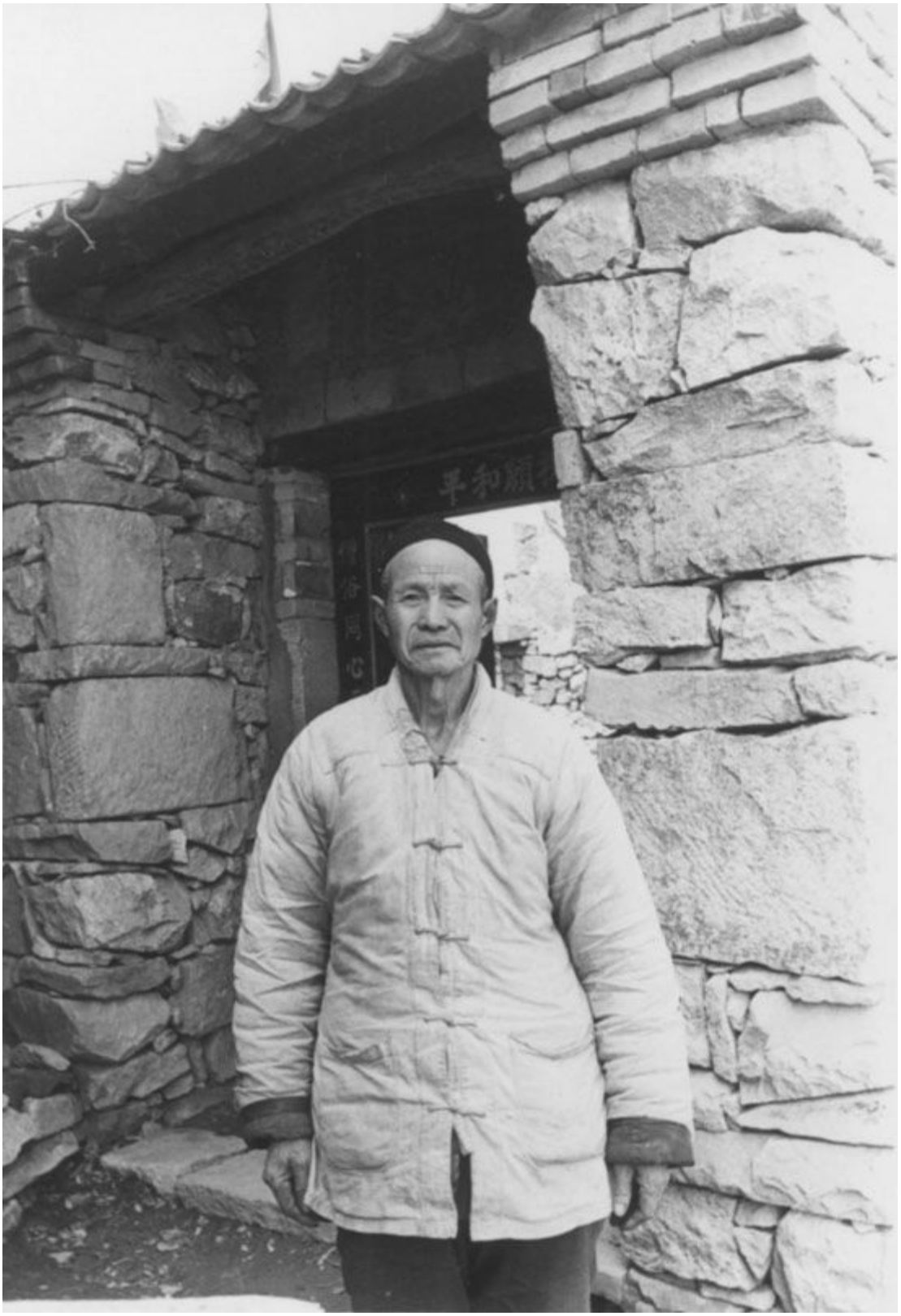
我被宝胜的真诚和纯朴所打动，希望有更多的人对他们自己和别人像宝胜一样诚实。我们在寺庙门口道别。几秒钟后，他成了一个黑色的人影，渐渐消失不见了。

我翻过山岭，从北坡下山，走过那三条岔路——它们通向那些云雾缭绕的山峰。我走过紫竹林寺，走过那座空的旅馆，走过火龙洞。路很好走，但是浓雾和刺骨的寒冷使山路变得又湿又滑。当我到达停车场的时候，我决定，剩下的路程从那条大路往下走。

六个月前，太阳落山后，当史蒂芬和我沿着这同一条路驱车下山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只巨鸟，正屹立在路边的一块岩石上。它被我们的车头灯晃得看不见东西了。我们停下车。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它突然展开了翅膀。这对翅膀足有六英尺长，而且是红色的。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清它的脸，它就消失在黑暗中。这一次，我所看见的，只有山。

(1) 1960年11月至1966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编者注

第九章　走过销魂桥



在中国古代，人们走得最多的路，是那条连接着西都丰、镐、咸阳、长安和东都洛阳及中原之间的路。这条路当时被称做洛阳路。它从终南山脚下绕过，也是很多想当隐士的人决定永远离开长安时所走的路。

我租了一辆车，从西安东门出发，沿着这条路向东开了十公里，来到灞河。在古代，灞河是旅行者所遇到的第一个主要障碍。春天的时候，灞河能变得有一里地宽。尽管据说早在公元前7世纪时期，就已经有军队渡过了灞河，可是直到公元前3世纪，当秦始皇来这儿为他的一位将军送行的时候，历史记载中才第一次提到了一座桥。

在古代，任何有时间的人，都可以来灞桥为他们东行的朋友或同僚送行。很多个世纪以来，它也以“销魂桥”而闻名——它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送别地点，也是一百万首涉及柳树的诗的背景地。

直到当代，在灞河两岸，向南北各延伸出几公里，还一直种着垂柳。晚春时节，柳絮像雪一样在空中飞舞，成为长安八景中的又一景。在汉语里，“柳”这个字与“留”字同音，因此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折一枝柳条送给那些离开的人。它是最有意义的临别赠物了，也是每个人都出得起的礼物。现在那些柳树都不见了。几十年前，在一项治洪工程中，它们被砍掉了。

那座桥，或者至少是它的一个近代版本，却幸存了下来。它建于1834年，就建在自公元6世纪末以来人们一直使用的同一地点。今天，它是交通车辆进西安的通道。至于东行出西安的小汽车、公共汽车、卡车和驴车，则走南面两公里处的一座新桥。

在古代，很多寻求幽居的人就在这里停下来。他们不过灞桥，而是在灞桥和南面的白鹿原之间的灞陵安顿下来。

这些小山最初是因为汉文帝而出名的——汉文帝选择了它们作为墓地。汉文帝是一位很罕见的国君，他只想过得像隐士一样快活。他对于俭朴的热爱几乎是传奇性的。他在宫廷里穿草鞋。他在遗嘱中提到，与他同时代的人花巨款修建精致的坟墓，因此他要求自己下葬的时候，只带最少

量的陪葬品，而且坟墓中不能有任何比陶器更贵重的东西。按照他的愿望，公元前157年，他被葬于灞陵。

就在灞桥前，我们掉转车头，向文帝陵开去。行驶六公里后，我们停下来。从路上望过去，白鹿原像两只展开的翅膀，延伸到一个鸟嘴形的小山处，那座小山正指向天空。文帝陵就在那鸟嘴形的小山下面。一位农夫给我带路。

山下是过去的祠堂所在地。九块最近出土的明清两代的石碑标明了地点。农夫说，红卫兵来这儿之前，这儿有四十多块石碑。他们还砍倒了一棵柏树，那是汉文帝下葬的时候人们种的。农夫回忆起小时候爬这棵柏树的情景。陵墓本身在石碑上方的一座小山上，距灞河大约有五百米。我来的时候正是三月中旬，山坡上种了几百棵杏树——杏树象征着长寿——洁白的落英在地面上铺了一层。

回到路上后，我们驱车往回向灞桥开去。路上经过一个队伍：几十位村民排成一列走着。白布孝带缠在头上，从后背拖下来。这是一个送葬队伍。这正是汉文帝所欣赏的那种葬礼。

回灞桥的半路上，在毛窑院村附近，我注意到，在离路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列凿在黄土高原里的六个窑洞。其中的两个已经安了门。西安地区的农舍门通常是黑色的，镶着细红木边儿。这些门整个是红色的。我们停下来，我用望远镜观察那六个窑洞。我看到每一扇门上都贴着“南无阿弥陀佛”和佛教吉祥标志的横幅。在附近的一块农田里，我问一位农夫那里是不是有人住。他说，几年前，有两位比丘尼和十几位女居士搬进了那些窑洞里。她们把她们的住地叫做老洞庙。

两千年来，灞陵地区一直吸引着渴望隐居的人。梁鸿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元1世纪，他曾经住在这里。他过去一直在终南山麓放猪，有一天，他的篝火失去了控制，烧掉了另一个人的财产。为了赔偿损失，梁鸿把他的猪给了那个人。

关于梁鸿诚实的故事传遍了这一带，于是有几个富裕家庭表示愿意把

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梁鸿婉拒了，说他更愿意一个人生活。不过，当地有一家人，他们的女儿长得异乎寻常的难看：又胖、又丑、又黑。她也很强壮，强壮得能举起一盘石磨。这最后一项美德吸引了几位求婚者，可是她都拒绝了。她说，她只愿意嫁给像梁鸿一样的贤者。梁鸿听说这件事之后，马上娶了她，带着她一起住进灞陵的山里。在那里，他们靠耕织为生。闲暇时间，梁鸿以弹琴作诗自娱。他曾经写过一系列二十四首的组诗，咏历史上的隐士（已佚）。

几年后，梁鸿和他的妻子迫切地想搬家。他们渡过销魂桥，向中原走去。当他们经过北邙的时候——北邙是洛阳著名的北山墓地——梁鸿作了下面这支歌儿：

陟彼北芒兮噫，

顾览帝京兮噫，

宫室崔嵬兮噫，

人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另外一位曾经住在灞陵的隐士是韩康。公元2世纪，韩康住在这里，靠采草药为生。他在长安卖草药，言不二价。他这样做了三十多年，直到有一天，一位年轻姑娘来向他买草药，韩康拒绝讨价还价，姑娘火了。她说："言不二价，你以为你是谁，韩康？！"韩康叹息道："我一直想保持默默无闻，但是现在连年轻姑娘都知道我的名字。卖草药还有什么用呢？"他回到灞陵，再也不去长安了。但是人们却没有忘记他。桓帝听说了他的诚实，派了一位特使，带了一辆安车[(1)]，来请他去都城洛阳。皇室的宣召是很难拒绝的，于是韩康就同意去了。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当特使还在睡觉的时候，韩康就驾着他的牛车离开了，消失在终南山中。在那里，他隐姓埋名，度过了余生。

我们追随着韩康和另外一千位隐士的足迹，渡过了灞桥。三公里后，我们经过邵平店村。邵平店是一个公共汽车站，是以东陵侯邵平的名字命名的。东陵是秦国对灞河以东那些小山的称呼。公元前362年，当秦国国君迁都咸阳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东陵这一带作为王室墓地。这样一来，它就成为比较重要的封地之一，因此东陵侯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一百四十年后，秦国统一了全中国，创建了秦朝，咸阳成为帝国的都城，而邵平则当了东陵侯。不到二十年，秦朝结束了，咸阳沦为废墟，邵平也成了平民。面对命运的变化，邵平泰然处之，他开始种瓜，并因此变得更有名了——从那以后，瓜就成为这一地区的一种特产。但是现在是三月上旬，于是我们继续向前走。

经过邵平昔日的瓜田四公里，就在斜口村前，我们离开主路，掉头向南。又行进了四公里，就在韩峪村前，我们走上另一条通向西南的岔路。这条路几乎就只是两条车辙，那是驴车从附近的一座砖窑里拉砖轧出来的。大约两公里后，它在洪庆堡村终止了。在村子的南面，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坑儒谷。当地人叫它“鬼沟”。

秦朝的时候，基于对历史的不同诠释，在国家政策方面，学者们各执己见，为此秦始皇很恼火。他的解决办法是，公元前211年，几乎烧掉了帝国所有的书，并把四百六十名学者一起活埋了。一些当代学者怀疑这次集体活埋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但是它在接下来的朝代历史里有记载，而且至少早在唐宋两朝，人们就已经在坑儒谷里建了祠堂，以纪念这一事件。

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在村子昔日的西门附近，有两棵巨大的槐树，标志着那座祠堂的位置——可是就连村子里的老年人，对那座祠堂也都没有印象了。他们所能记得的只是一些年前，有一队历史学家来了，发掘出了一尊学者像。那尊学者像后来被他们搬到临潼县博物馆去了。

村子南面有一个长五百米、宽一百米的盆地，上面长满了麦苗。村民们说，这个盆地过去是一个沟，后来被填满了。尽管了解当代学者的观点，我还是上了一些香。回主路的路上，司机告诉我说，“文革”期间，红

卫兵们很喜欢提示知识分子坑儒谷的存在。

回到高速公路上，我们继续向东开去。又行了六公里，来到骊山脚下的临潼县城。骊山是终南山的一条孤脉，从西向东延伸大约有十公里。这座山不大，包括两座山岭，最高处仅达一千三百米。但是它恰好坐落在一条路附近，而这条路联系着渭河平原和黄河平原上的都城，因此它也是中国最早的风景名胜地之一。

我在山脚下订了一个房间。因为太阳还很高，所以我继续进行考察活动。从临潼向东走五公里，我下了车，爬到秦始皇陵的顶上。陵墓上长满了柿子树，它们还在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下面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坟墓。据说修建这座坟墓花了七十万民夫三十八年的时间才竣工。它的围墙周长有六公里多。它的各种建筑中现存的东西包括一支地下军队，士兵是用黏土做的，分布面积达五十多平方公里。尽管已经挖了几个考察用的大坑，但是秦始皇陵（公元前209年，秦始皇被安葬于其中）仍然完好无损——对于盗墓者来说，它太深了。

这座陵墓除了是铜铸的以外，它完全是一座宫殿的复制品。它的天花板上镶满了珍珠，象征着星空。河流湖海是水银做的，不停地流动着。这种构思代表着道教仙境，它是秦始皇一直在苦苦寻求却从来也没有找到过的。

这样浩大的建筑工程是不可能受到人们的欢迎的，人民为它们付出了血汗。秦始皇驾崩之后几年，爆发了起义。不久，有两支起义军打败了朝廷的军队。公元前207年，这两支起义军的领袖项羽和刘邦达成协议，要分割秦帝国。

他们在秦始皇地宫北面三公里处一个叫鸿门的地方会面了。鸿门是一条峡谷的名字，它深深地嵌在黄土高原里。项羽在能够俯瞰这条峡谷的黄土高原边缘驻扎好了军队，然后邀请他的对手赴宴，他计划在这次宴会上通过舞剑[(2)]干掉他。刘邦的一位谋士——我们的老朋友张良——得知了这个阴谋，说服了他的主人，让他装傻。当项羽看到刘邦如此软弱的时候，

他拒绝发出信号让人干掉他。后来，刘邦借口上厕所，逃回了他在销魂桥的军营。他从终南山撤了出去，但是最终又回来了，打败了项羽，创建了汉朝。

这次宴会的地点因此变得很著名，虽然几乎没有人来参观。那里有一个展厅，里面有一个出色的当地地志展览，但是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我是三月份来的，当年刘邦逃跑的山坡上，如今长满了茵陈的幼苗。茵陈是一种苦艾，春天里，人们吃它以减少体内冬天储积的热量。我的司机采了一些茵陈，足够做一盘菜的。回到骊山以后，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宴会上的一道菜，分享了它。

第二天上午，我开始考察骊山。作为终南山的一条余脉，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骊山就一直是隐士的家。但是它邻近那条连接着中国古代两大政治中心的路，因此使得它很早就被上流社会发现了：早在公元前8世纪，山上就已经有别墅了。

骊山地理位置适中，风景优美，除此以外，它的温泉也吸引着上流社会的成员。中国北方的冬天不但寒冷，而且很长。气象学家们说，西安地区的冬天要持续一百四十天，从十月下旬直到三月下旬。在这段时间内，日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十度（华氏五十度）以下。为了躲避冬天这段最糟糕的日子，那些有钱人就在骊山的露天温泉里浸泡着，度过春节前的几个月。那些温泉像翡翠一样星罗棋布；三千年前，当人们最初开掘这些温泉的时候，它们被称做“星泉”。

骊山最主要的也是最著名的温泉，就坐落在我所住的温泉旅馆东面不到一百米处。这个温泉叫华清池，是杨贵妃经常光临的地方。杨贵妃是唐玄宗的宠妃，也是骊山最著名的浴者。她在温泉里浸泡很长时间以后，不得不让人扶出来。等她恢复过来以后，她会让人进上从附近的一座花园里采集的花粉，擦在腋下，以使自己闻起来很芬芳。然后她会到亭子里去休息，吃柿子——直到今天，柿子还是骊山的一种特产；或者新鲜的荔枝——那是由一千个骑士星夜兼程，像跑接力赛一样，从中国南方传送过来的。

在华清池蒸汽腾腾的、灰绿色的温泉和红柱子的亭子后面，我沿着山路，开始向山顶爬去。大约五百米以后，我在捉蒋亭停下来歇口气。这里是1936年蒋介石被逮捕的地方。蒋介石来西安是为了让国军做好最后一次围剿红军的准备的——当时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到达西安北面二百五十公里处的延安。

蒋介石的将军们试图说服他不要再继续进攻共产党，他们想建立一条统一战线，抗击入侵的日军，但是没有成功。12月12日，天亮前几个小时，蒋介石自己的将军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领国军包围了蒋所住的骊山大院。当他们接近大院的时候，一个士兵的枪不小心走了火，于是他们与蒋介石的卫队交上了火。

蒋介石被枪声惊醒，从他房间的后窗跳了出去，然后爬到大院的后墙上，当他往墙外跳的时候，摔伤了后背。他沿着白雪皑皑的山坡，拼命地往上爬，最后藏在一条岩缝里，这条岩缝就在今日捉蒋亭所在的位置的上方。

在此期间，张学良的士兵突破了蒋介石的保镖的防线，冲进了总司令的卧室（这个房间现在还在，是五间厅旅馆的502房间，就在杨贵妃洗澡的温泉后面）。士兵们没有发现蒋介石的踪迹，但是注意到他的假牙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他的被子还是温的。他们猜想蒋介石逃到山上去了，于是他们开始搜山，几个小时后，发现他藏在那条岩缝里。蒋介石被逮捕了，押送到西安，被迫同意与共产党一起抗击日军，保卫中国。

想象过了蒋介石被捕时的情景以后，我沿着山路继续往上爬。又走了一公里，来到老君殿。公元8世纪中期，唐玄宗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别墅。一天晚上，当他在这里过夜的时候，一位老人出现在他的梦里，告诉他说，太白之精滴到了地上，化成了终南山上一块白色的巨石。唐玄宗醒来以后，派官员出去找那块石头。他们找到了它，并把它带了回来。于是玄宗让人把它雕成了一尊老子像，并把它安放在别墅附近的一座道观里。

有一年的七月初七，就是在这座道观里，唐玄宗和杨贵妃并肩跪着，

祈愿要再生为牵牛星和织女星。据说每年的这天晚上，这两颗星都要通过一座由喜鹊架成的桥，渡过银河来相会。这天是中国的情人节，有缘人可以一起庆祝。

五年后，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玄宗和杨贵妃逃出长安。将军们坚决要求杀死杨贵妃，否则部队就不再前进。他们认为，他们的困境都是由于唐玄宗不顾一切地宠幸杨贵妃造成的。她被勒死了，埋在西安西面六公里处的路边。今天她的祠堂和坟墓仍然吸引着旅游者。

在杨贵妃和唐玄宗跪着许愿的地方附近，有一座小道观。当我正在里面东张西望的时候，我遇见了苏道长。他六十七岁，河南人。他说他出家三十年了，最近才从华山搬到了骊山。在华山，他与师父薛泰来一起，在阴阳洞里住了很多年。当我告诉他，去年我见过薛道长两次时，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闲聊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我告诉他所有华山的新闻，而他则告诉我骊山的新闻。不幸的是，他的方言几乎让人摸不着头脑，因此我们一起喝了几杯茶以后，我就起身告辞了。

出大门的路上，他把两棵皂角树指给我看。一棵是雄性的，一棵是雌性的。他说，那是当年玄宗所建道观的唯一幸存物了。几年前，老子的那尊大理石像被搬到了西安的省博物馆。在那里，它成为省博物馆所有藏品中最令人难忘的藏品之一。

从骊山的西岭再向上爬一公里，我在老母殿又一次停了下来。老母殿是一座道观，里面供奉着女娲，或者叫老母——人类之母。女娲是伏羲的妹妹和妻子。据说伏羲发明了八卦，奠定了《易经》的基础。数千年前，在女娲和伏羲结婚以前，她一个人住在骊山上。为了自娱自乐，她用水和泥，创造了人类。后来她又挽救了这个世界，使它免于毁灭。在两位神的战斗中，天被撞了一个大洞，她在骊山上建了一座炉子，炼彩石补天。补天剩下来的炼好的石头，就成为骊山热能的来源。每年的六月初六，人们仍然来这座道观礼拜老母。

在女娲殿里，我遇见了一位年轻的道姑和一位年轻的道士。他们都不

太健谈，只会寻经摘句。在厨房里，还有一位道士在劈柴。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告诉我，他叫陈世杰。原来他就是方丈。像他的两个弟子一样，开始的时候他也有些怀疑。但是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以后，他就把我领进他的房间，并且关上了门。屋里除了一张吊床、一只衣服箱子、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仅有的其他东西就是一串钥匙和他挂在墙上的帽子（帽顶中间有个洞，好让他的发髻从中穿出来）。帽子半掩着一个汉字，那是“剑”字。我问他老母，或者说女娲，与道教有什么关系。

陈：她代表着本体的无。我们都是她的孩子，一切事物都是从她的无中孕育出来的。靠她的力量，我们才有了天和地、太阳和月亮、一切事物。这是我的理解。这与其他道士的理解不同。他们的理解是从书本上来的。我告诉你的不一样。老母和女娲只是“无”的名字而已，时空和万物都是从这个无中出来的。一切事物都是从无——也就是女娲——中来的；一切事物又都要回归于无——也就是道。这是我的理解。

这还是第一次我把这一点告诉给人。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除非有事，否则我不喜欢说话。我知道有些道教师父到你们国家传道去了。但是他们的理解是建立在书本基础之上的。他们所教的，书上都有。他们不教来自于精神的东西。我所告诉你的来自于我自己的理解，不是来自于书本。

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对修习道教禅定和气功感兴趣。有很多书教人们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它们没有教给人们的是，这不是真正的道。在禅定和气功中，你要经过一个个层次。但是道没有任何层次。很多人被书本、名相和神通误导了。他们才修了一会儿，就认为自己得道了。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道没有名字。修道就意味着回归于无。

当人们努力去寻找道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道。他们混淆了有和无。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修德（美德，精神力量）。德包括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我们的想法。真正的德会导致真正的道。但是大多数人修的不是真正的德。他们修炼的是神通和心念，于是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得道了。但

是他们错了。修习真正的德就是要去掉所有的神通和念头，像一个婴儿一样，无看而看，无听而听，无知而知。首先你要修德，道自然就来了。

陈道长在他的屋里，帽子下面是“剑”字

但是道是空的。它不可解说。人们来这里供奉代表着这个无的女娲。这不是迷信。这是修行的一个内容。当然啦，很多人来这儿是为了求女娲满什么愿的。这是迷信。但是来这里供奉女娲不是迷信，它是为了提醒我们修德和无之道。

问：您是怎样开始对道教感兴趣的？

陈：我有一个哥哥。他对道教感兴趣。他没有师父，但是道教的书他一读就通。最后，他看破了红尘，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离开家。他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他让我照顾我们的父母、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说他第二天要离开，永远不回来了。

他走了以后，我照顾我们的父母，直到他们双双辞世；还有他的孩

子，直到他们都长大成人。自从三十多年前他离开家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离家以前，他说，如果我想找他，他会在三座山中的一座。我已经去过其中的两座山找他。来年，我想去第三座。

我哥哥走的时候，把他所有的道教书籍都留下来了。当时我还不认识字。但是我逐渐学会了认字。最后，我也成了道士。那才是七年前的事。但是自从我哥哥离家以后，我就一直在学道、修道。

陈道长是一个很少见的头脑清晰、心直口快的道士。他说完了想说的话，就要干杂活儿去了。我们道别，我继续去爬通往西岭顶峰的最后一道坡。在顶峰最北的山头上，有一个烽火台。古时候，国家有难的时候，国君们就会点燃烽火，召唤临近的诸侯来援助：夜里烧稻草，白天烧干狼粪。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一个传说。

周朝的时候，周幽王悬赏千金，赏给能使他的妻子褒姒王后一笑的人。一位官员建议点燃烽火，把所有的诸侯都骗到骊山来。幽王同意了。不久，诸侯率兵来了，这件事成了幽王和他妻子取乐的笑料。

两年后，即公元前771年，渭河平原受到戎狄的入侵，幽王再次点燃了烽火。这一次，一个人也没来。他被杀死在骊山别墅里，褒姒王后也被掳走了。这次事变以后，周朝的都城东迁到洛阳。

烽火台大约有十米高，我爬到顶上。但是山上岚气重重，看不了太远。我下山往回走。几分钟后，我走上一条岔路。它通向一条山谷，这条山谷把骊山的东岭和西岭隔开了。在谷底附近，我走过一座小桥，向对面的山坡爬去。山坡上有一栋建筑，看起来像一座农舍，结果却是石瓮寺的遗址。石瓮寺曾经被认为是骊山上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一度以日落时的景色而著名。

在院子里，我遇到两位上了年纪的女居士和一位尼师。与她的僧袍相比较，尼师的脸显得那样的新鲜稚嫩，她的举止看起来依然像一个年轻女孩。她们邀我坐一坐，喝杯茶，于是我在院子中间的一只石凳上坐下来。

桌子却是一块清代石碑的正面，石碑上记录着石瓮寺最后一次重修的过程和布施者的名字。

虽然照管这座寺庙的女居士挺清贫的，但是她们的茶壶却是宜兴大窑里出的紫砂茶壶，她们的茶也是著名的武夷山茶。它没有一点儿好乌龙的清香，却有一股浓烈的气味，这股气味受到一部分人的赞赏——他们为了明目清心，在坐禅前喝这种茶。我说它尝起来像“菩提达摩的眼皮”，那两位女居士大笑起来。我这样说的典故是，一千五百年前，菩提达摩为了防止坐禅时睡着，把眼皮割掉了。他的眼皮落地的地方，长出了第一批茶树。

女居士中的年长者告诉我，她曾经是一位比丘尼，但是被红卫兵逼迫还俗了。她嫁了人，生了一个女儿——就是那位年轻的尼师，此时她正倚在院墙上，在春日的阳光下，为将来的冬天织一顶帽子。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的时候，她回到了石瓮寺。最近的十五年，她一直住在这里。她说她的女儿是几个星期前，在西安大雁塔的一次集体仪式中落发的，正在等着找一座合适的寺庙长住。

喝了几杯茶以后，我们道别。我举步回到桥上，然后沿着山路往山谷下面走去。三十分钟后，在县城东边临潼博物馆附近，这条路到头了。我买了门票，走了进去。在中央展厅里，我突然发现自己站在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前。

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佛荼毗以后，印度八个王国的国王为了争夺他的舍利，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为了避免流血冲突，他们最终达成了一致：均分舍利。他们把自己分得的舍利安放在各自国家的舍利塔中。很多个世纪以来，塔中的舍利被进一步地分了又分。公元7世纪，当玄奘大师从印度回长安的时候，在他所带回的物品中，有五百粒释迦牟尼佛的舍利。

1985年，在鸿门宴东北大约一公里处的一座砖窑附近，工人们掘出了一座石塔，里面装着那些舍利。那是公元7世纪末武则天放进去的。几百

年后，当唐朝结束的时候，石塔和环绕着它的那座寺庙都消失在粟地和和玉米地下。自从它们被重新发现以后，那些舍利和装着舍利的那座小石塔，就一直放在临潼博物馆里展览。塔的四面分别是佛陀讲法、入涅、荼毗和国王们分请他的舍利的场景。

当一具普通的肉体被焚烧以后，剩下来的只有碎骨头片和灰烬。当一个修行人的遗体被焚烧以后，人们就会找到一些像玻璃或瓷器一样的小石头。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到达中国以后，它们被放进两只小玻璃瓶中。这两只小玻璃瓶又被放进一只小金盒里，然后这只金盒又被放进一只镶着白银和母珠的大盒子里，最后人们才把这只大盒子安放在那座小石塔里。这些舍利本身看起来就像小小的钻石。总共有几百颗。

那座塔、那两只盒子、两只小玻璃瓶中的一只，还有瓶中所装的东西，现在都在展厅中间的一只展箱里。当我凝视着这一切的时候，门卫一直在不停地告诫人们不要吐痰、不要吸烟。在周围所有的吐痰、吸烟和吵闹声中，我向觉者的金刚不坏之身鞠躬问讯，然后回销魂桥去了。路上，我想起了《金刚经》的一段经文：

“须菩提，于汝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否？”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所以者何？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

(1) 古代高官告老或征召有重望的人时所乘的车子，多用一马，礼尊者则用四马。——译者注

(2) 据《史记》记载，项羽邀刘邦赴宴，虽有除掉他的想法，但临场犹豫。而真正指使项庄舞剑刺杀刘邦的人是项羽的谋士范曾，并非项羽本人。——编者注

第十章　暮星之家

西安西南一百二十公里处，有一片由花岗岩和松树构成的广阔区域，面积达五万四千公顷，这就是太白山。西安官方的人告诉我，对外国人来说，即使带着向导，在太白山四处漫游也还是太危险了。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危险是指什么。但是即使他们让我去了，爬太白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史志上说，太白山上有很多登山者的残骸；曾经爬上过顶峰的中国人说，太白山比华山危险多了。不过，隐士们在太白山上已经住了几千年了，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山上寻找幽居之地。在太白山比较著名的近代隐士中，有虚云老和尚。他在嘉五台入定之后，因“厌于酬答”，于1903年春，搬到了太白山。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告诉我说，他知道有两位道教隐士住在太白山上，其他的出家人说，他们还知道好几十位。

太白山海拔三千七百六十七米，是终南山的最高峰。除了台湾的几座山峰以外，在太白山以东的中国其他地区，再没有比它更高的山峰了。它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仍然生长着大片原始森林的山脉之一，也是世界上拥有最重要、最丰富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山脉之一。科学家们把太白山称为“中国植物园”，并且已经成功地把顶峰和西侧的一大片区域宣布为自然保护区。植物学家们说，太白山上没有草，只有宝。

到目前为止，在太白山上发现的一千七百种植物中，有六百多种具有医用价值。登山者在太白山的低坡上首先遇到的金钟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柏叶可以做止血药，种子可以做镇静剂。登山者向顶峰攀登的途中，他们会依次穿过华山松、楝树、白桦和冷杉等林带，最后，在顶峰附近，是矮小的蓝松、枇杷和杜鹃。所有这些植物，都能在采药人的背包里找到。

除了植物，太白山还以其动物而闻名。在山上，动物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二百三十种鸟类，其中包括一些珍稀品种，诸如不会飞的大鸨。金色的锦鸡和红冠的朱鹮（这种鸟全世界过去只有四只，都在日本。最近，在太白山麓又发现了几对）[(1)]。四十多种哺乳动物也在太白山安了家，其中包括大熊猫、扭角羚（长着螺旋形角的山羊）和金丝猴。

在西安，我与一位动物学家进行了交谈。他每年都要深入到终南山最偏僻的地方，去采集标本。最近几年，他去了太白山东南侧板房子附近的几个与世隔绝的山村。他说，直到现在，因为这一地区一直交通闭塞，结果导致村民们患有几种遗传性疾病。据他判断，一半的村民是低能儿，或者是有智力缺陷。

他说，太白山上的生活也是危险的。虎跑谷村有一家，儿子少了半边儿脸。那是被一头熊撕掉的。另外一头熊则咬掉了男孩父亲的半个屁股。在这位动物学家去这一家的前一天晚上，男孩的母亲在厕所附近，用带铁尖的扁担，捅死了一头豹子。不过，主要的危险还不是熊或豹子，而是野猪。野猪常常成群活动，有时多达一百头。它们会把任何闯到它们路上的东西或人践踏得粉碎。但是，尽管有这些危险，村里的男人们还是只要有机会，就捕猎野猪。而村里的女人们仍然用野猪鬃梳头和装饰头发。

这位动物学家还告诉我，村民们怎样领着他和一支科学考察队，爬到太白山上，捕获了一对金丝猴。为了这对金丝猴，莫斯科给北京提供了两辆卡车和两笔奖学金。科学家们给了村民们一百块钱，大约相当于二十美元，来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秦岭海拔较高的枇杷林中，还能找到蓝脸金毛的金丝猴。这位动物学家描述了村民们怎样首先确定了金丝猴群在太白山顶峰附近的位置，然后匍匐前进，尽可能地接近金丝猴，之后突然开始猛敲锡制的平底锅。有几只金丝猴出于恐惧，就那么乖乖地闭上了眼睛，很快就被抓住了。

这位动物学家说，就他所知，进山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找一个向导是绝对必要的。他建议我要么加入他未来的某次考察活动，要么在板房子雇一个向导。我婉言谢绝了这两个建议。

“太白山”的意思是“大白山”。但是它还有其他的名字。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它被称做“惇物”——大供应者。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它被称做“大时山”。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当早期的中国神话开始演变成哲学的时候，它被称做“太乙山”——创造万物的大神之山。在它所创造的万物当中，有它自己的白色岩峰，因此，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人们开始

叫它“太白山”。

在早期的中国哲学中，白色是西方之色，也是暮星——太白金星之色。两千多年以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太白之精滴落到这座山上，变成了一块白色的岩石，这块岩石就成了太白山的顶峰（很显然，这个故事就是公元8世纪唐玄宗所做的那个梦的基础）。偶尔，当太白山没有被云雾掩盖之时，它的魁伟的白色身影，是眉县[(2)]以南最突出的风景。

眉县在顶峰以北四十公里处。尽管它离顶峰很近，可是古代的旅行者们却常常假道武功和周至二县，从东面上山。武功和周至在西安西面七十公里处。传统的路线是从武功和周至出发，向西南走到清湫村。清湫的遗址就在现在的槐芽镇南面。

清湫是原来的山神庙所在的地方。清湫南面大约十公里处的三官池，是昔日进山的入口。过去农历七月，人们常常到这里来祈雨。农历七月也是全年中唯一的月份——在这个月份里，凡夫俗子才敢斗胆去爬太白山麓的小山。在《郿县志》中，一位爬过这些小山的清朝官员（李栢）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其登之也，始旁溪以穿林，继攀萝于鸟道，枯槎横续其断岸，石栈勾折于危岛，其险也如此。及登绝顶，万缘俱空。日瘦月小，星寒云低。远眺东南，天山一色。颓瞰北渭，渺然一带。五将、九嵕，俱为培塿，其高也如此。

群山环卫，如星拱极，区其形状，有欹者、侧者、偻而探者、蹙黛倚者，似龙盘者、虎踞者，似凤鸾翼者，堆似牛首者，并峙似熊耳者，有鸣声镗鞳似石钟者，有峰岩相等似楚山九嶷、齐山七十二峰者，其山形之异也如此。

或阿香轰于涧底，或长虹勒乎山腰，或狂飙乍逝，板屋有秋叶之危；或雾镆大壑，白昼有下舂之冥。兼以晴雨倏忽，挥霍万状者，其气象之变有如此。

《郿县志》中还记载了另一位旅行家、17世纪的官员贾𨱗 对太白山的印象：

余入山，见景之奇者，若宋元图画，开阖反侧，变态万状。见径之险者，若羊肠、鸟脊，进退一线，极人境之幻矣。

陈仲醇云：“世之游山，不过七尺筇与一鞴　屐。必士大夫有驺从、糇粮之资而后可。”若余之入太白，则既难假于舆𨰻 ，亦莫资筇屐。

遇水不测其深，掷石齿而跳跃之，少错则坠矣。遇土不计其泞，入足而随出之，少缓则陷矣。壁立数仞之峰，或蚁缘以上；建瓴千尺之坂，或蛇伏以下，不知其身之捷于猿猱，而勇于贲育者。

贾𨱗 的介绍之后，还有详细的描述。它成了爬山的标准记述，甚至被刻进石头里，以利子孙后代。虽然我没有去靠近太白山的任何地方，但是我从一位在太白山上住了几十年的道士那里，了解到了太白山的路径情况。这位道士熟知通向山顶的每一条路——它们共有四条，两条在南，两条在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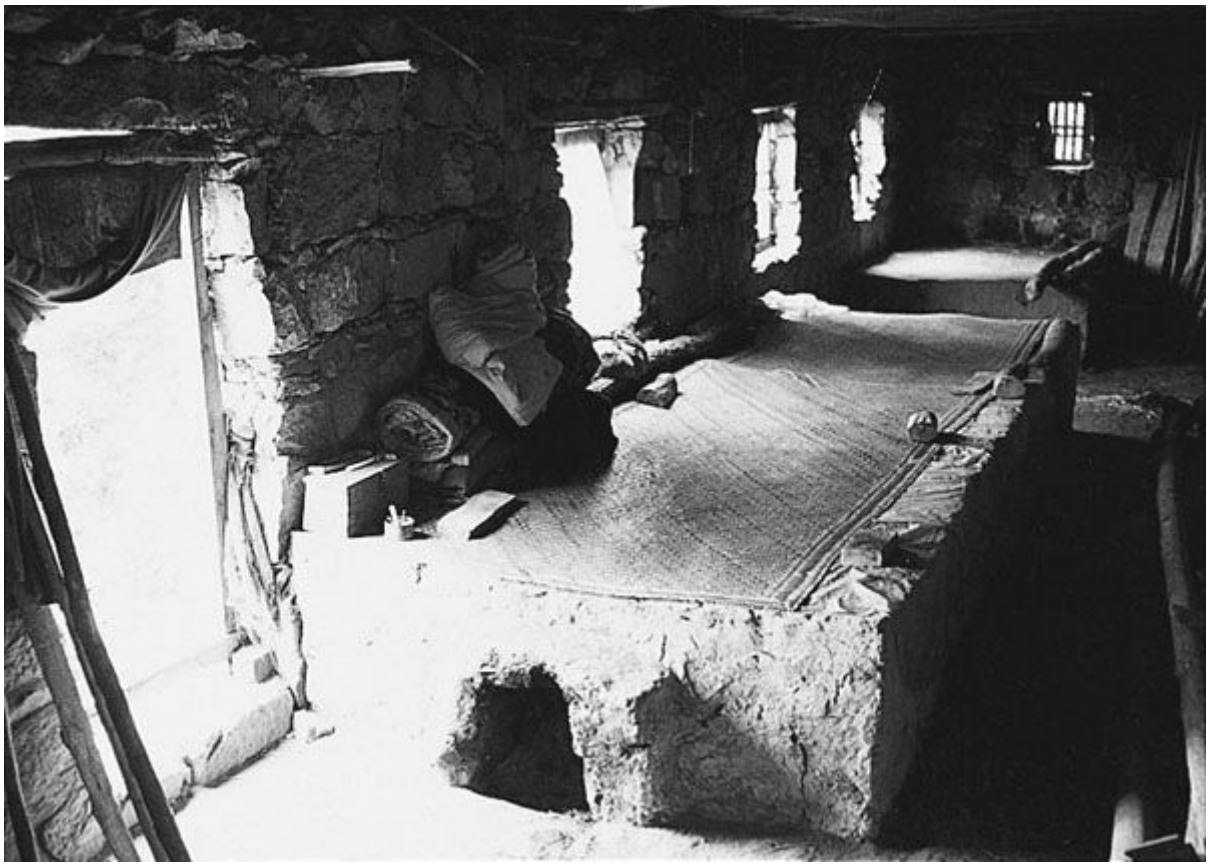
南面的两条路，一条从西南上来，经过自然保护区附近；另一条从东南上来，从黑河沿岸开头。北面的两条路，分别从鹰头村（音译）和塘峪村（音译）开始，然后在太白山北坡的半山腰处会合。在那里，从黑河上来的那条路，也汇入其中。大部分游客走北面的两条路：从眉县来的人走鹰头那条路，从周至来的人走塘峪那条路。不管走哪一条路，要到顶峰，人是九十公里，鸟儿是二十五公里。

还有，这些路并不总是开放的。甚至山上的大道观，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都是荒凉的。农历六月份，太白山一带的所有出家人都在顶峰聚会。会面之后，他们又重新分散到点缀着山路的十一座道观中——“文革”前有三十七座。

告诉我有关太白山的事情的那位道士说，要到顶峰，得爬四天。除非盛夏，否则几乎没有人去爬太白山。盛夏的时候，道观是开放的，可以提

供简单的食宿。他说，大部分登山者都在七月末和八月中旬之间上来。否则，太白山上太冷。不过采药的人和香客意志却坚定得多。从四月直到十月，在通向顶峰的山路上，都能够发现他们采集草药和汲取太白山上湖泊里的神水的身影。在贾铉 的记述中，他解释说："……其神异同，而不令人久憩其傍。久则雷电即至，名为行法……诸池皆神所司，土人敬礼。"

这些湖泊除了是神灵和水龙的家之外，它们还蕴藏着其他的秘密。首先，围绕着顶峰，它们形成了一串由六个圆形山谷组成的项链，海拔高达三千五百多米，这使得它们成为中国最高的高山湖泊，离天只有一口气那么远。它们是在一万二千年前，最后一次（第四纪）冰川时期形成的。其中最大的那个湖泊真是深不可测。那位道士告诉我，1956年，两位苏联潜水员携带着某种水下呼吸设备，试图潜到最大的那个湖泊的湖底。几分钟后，其中的一个人回到水面上，气喘吁吁的；另外一个回来得晚多了，死了。那位道士说，他看起来像一根冰棒。



修行者的住所

是太白山的水促使贾铉 这样开始他的记述的："及山，舍骑而徒，三

里，至三官池，池清澈。凡祷雨，必取水设坛中，山高不可到，多汲是池焉。”公元11世纪，苏东坡曾经是这一带的地方官。一场旱灾使得他参拜了太白山的山神庙。后来，他写下了一首五百言的长诗，其中有这样的四句：

平生闻太白，

一见驻行驺。

鼓角谁能试，

风雷果致不。

苏东坡所提到的是太白山更为著名的一个特征。根据著于公元4世纪的《水经注》的记载：“山下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当苏东坡参拜山神庙的时候，他一定召集了当地的民兵。他说，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三天大雨如注。

李白是太白山所偏爱的另一位诗人。李白出生以前，他母亲梦见暮星使她受孕了，于是为了纪念李白天上的父亲，母亲便给儿子取字曰“太白”。因此对李白来说，去探望他的石头兄弟，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

西上太白峰，

夕阳穷登攀。

太白与我语，

为我开天关。

愿乘泠风去，

直出浮云间。

举手可近月，

前行若无山。

一别武功去，

何时复更还。

李白是一位道教徒。虽然佛教徒也来这里隐居，但是太白山始终是一座道教名山。像其他的山一样，关于第一批选择太白山作为隐居地的隐士，没有任何历史记载。道教徒们说，老子曾经在此逗留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采集云母和长生不死药的其他配料，然后才通过散关便消失了。但是即使老子确实曾经来过这座山，他也从来没有被列入过太白山的隐居者的名单。

与太白山有关的第一位隐士是鬼谷。公元前4世纪，他曾经住在这里。尽管鬼谷喜欢隐姓埋名，但是他的两位学生苏秦和张仪，却因为在战国时代提出“连横”、“合纵”的政策而蜚声一时。结果，鬼谷就被公认为是吸收了当时各家思想的法家的祖师。鬼谷本身是一位道教徒，据说他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太白山上有一座悬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唐朝的时候，有人撰写了一部道教经典，署上了他的名字，这就是《鬼谷子》[(3)]。

从太白山早期名字的神话基础来看，几千年来，它必定一直是宗教仪式和宗教修行的圣地。但是历史上最早提及太白山上的庙宇，则在仅仅两千年前。那时候，有人为了纪念谷春，于公元前1世纪歉收的年份里，修建了一座山神庙。

谷春是汉成帝宫廷中的一个小官。他也是气功的修行者。他死的时候，身体还是温的。因此当他下葬的时候，他的家人拒绝钉上棺材盖。三年后，他突然出现在他生前所在的村庄的大门顶上，坐在那里。当他的家人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他们打开谷春的棺材，结果只看到了他的衣服。在大门顶上过了三夜以后，他拒绝了家人要求他回家的恳求，然后消失了。后来，人们又发现他重新出现在长安城一个主要城门的顶上。但是三

天后，他又一次离开了。历史记载上说，他最后出现在太白山上。因此后来有人为了纪念他，就在顶峰上修建了一座道观。

不过，太白山最著名的隐士却是另一位道教徒——孙思邈。公元7世纪上半期，孙思邈第一次来到这里，把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太白山上采集药草，完善他的医学知识，以及修道。尽管有几位皇帝召请他做宫廷里的高官，但是他更愿意专心致志于道教修行和医学实践。他说，不管病人的社会地位或社会关系怎么样，医生应该给所有的人治病。他在老百姓当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被人们尊为“药王”。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中国最伟大的医生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营养学家。

孙思邈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两部著作：一部总结了他所在的时代以前的药方（《千金要方》），另外一部则收集了他自己的杰出贡献（《千金翼方》）。在《千金翼方》中，他记载了用海藻和鹿茸治疗甲状腺肿大，牛肝和羊肝治疗夜盲症，杏仁、谷白皮和蜀椒治脚气等治疗方法。

作为中国一座主要的道教修行中心，太白山的重要性最终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得到了承认。那个时候，道教作者司马承祯补充了十大洞天的遗漏，把太白山列在三十六小洞天的第一座——在这些洞天里，人们能够找到或者炼制长生不死药。大约在太白山被列入道教名山名单的同时，李白在自己的古风系列中，写下了这首诗：

太白何苍苍，

星辰上森列。

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

中有绿发翁，

披云卧松雪。

不笑亦不语，

冥栖在岩穴。

我来逢真人，

长跪问宝诀。

粲然启玉齿，

授以炼药说。

铭骨传其语，

竦身以电灭。

仰望不可及，

苍然五情热。

吾将营丹砂，

永与世人别。

太白山不仅是想成仙的道教徒的家，也是儒家隐士的家。中国隐士传统的一个循环论题是，与其说隐居意味着放弃社会，还不如说它意味着放弃贪欲。作为一个原则，隐士们首先通过改造自己，进而寻求改造社会，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太白山是为了冷却自己的热情的。

早在公元1世纪末，儒家隐士就已经出现在太白山麓。这段时期，选择隐士茅篷而放弃宫廷职位的学者的数目大量增长。这段时期，学者们不再仅限于掌握通常的一两部儒家典籍，而是对接受更广泛的教育产生了兴趣。

这第一批汉代学者学到了与大部分主要典籍相关的广博精深的知识，

挚恂就是这批学者中的一位。他吸引了十多位弟子，到太白山的隐居地跟他学习。其中一位弟子叫马融，他的才华使他很快成为挚恂最喜爱的弟子。后来，马融娶了挚恂的女儿，在太白山上创建了自己的学院。公元166年，马融去世的时候，被公认为是儒、道两家典籍注释者的泰斗。有一千多人宣称马融是自己的老师。

来太白山跟马融学习的人中，有一个人叫郑玄。虽然郑玄曾经师从当时很多著名的先生，但是他还是没有马上被马融所接受。他被迫在附近搭了一座小茅篷，并通过马融的其他弟子，间接地接受指导。有一次，马融在解决一个涉及天体运动的问题时，遇到了麻烦，他的一位弟子说，郑玄能解决这个问题。郑玄迅速地解出了答案，最后被接纳加入马融的核心圈子。跟马融学习了几年以后，郑玄离开了太白山，到长安开办了自己的学院。在那里，作为经典的注释者，他的声望最终超过了自己的老师。当他准备离开太白山的时候，马融抓着他的手说："大道随你东去了。为它而尽你所能吧。"

不管郑玄做了什么，都是不够的。儒家对于世界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的解释，很快就被道教和佛教所淹没了。但是将近一千年后，儒家最终重新赢得了领先地位，太白山再度成为儒家隐士的一个中心。张载就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太白山北面的眉县，后来又隐居到太白山麓。像汉朝的挚恂、马融和郑玄所做的一样，他创建了宋代最著名的学院之一。在太白山的山影里，张载发展出了儒家第一套伟大的玄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建立在下面这个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气的短暂聚合，气分散之后，又组合和重新组合，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为了与他的儒家隐士的角色保持一致，他又把这个理论应用到了人际关系上面：我们都是由同样的气所构成的，所以应该待人如己。

在太白山上，我们看到了隐士传统和它的解决方式中所凸现的一个主要矛盾：修道的人无法脱离人群，然而为了找到道，他们又必须远离社会隐居——至少是暂时的，以进行自我修炼和制心一境。如果对于学者来说，这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出家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在很多出家人求

道的过程中，他们因住在暮星之家——中国最纯净的气所聚集的地方，而大受激励和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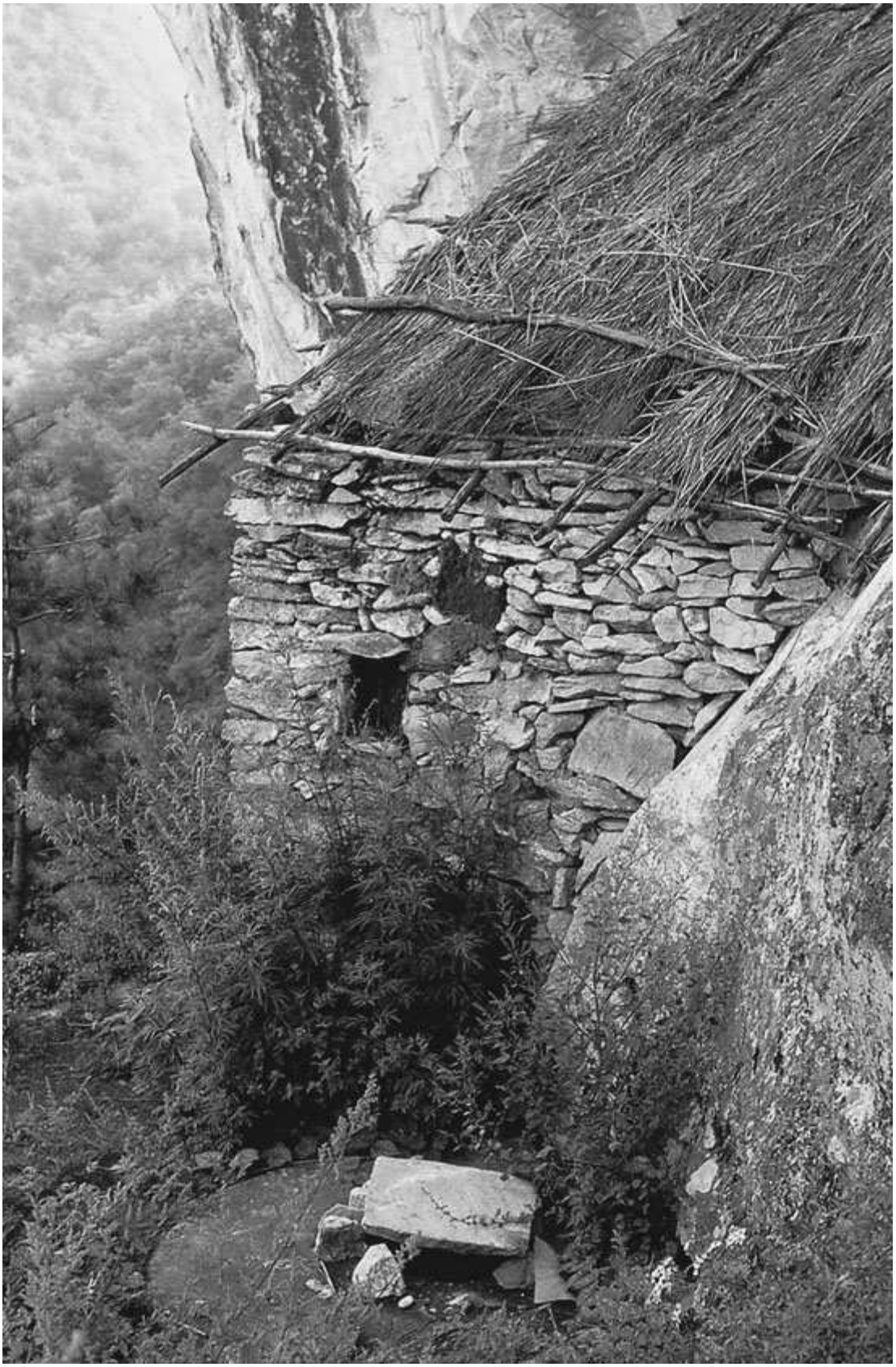
---

(1) 目前我国朱鹮的数量已有一千余只，其栖息地也扩大到了三千平方公里。现在陕西汉中洋县设有朱鹮保护区。——编者注

(2) 古为“郿县”。——译者注

(3) 《鬼谷子》一书的创作时间及其真实性自唐代以来一直有争议，但公认并非唐代的作品。——编者注

第十一章　访王维不遇



在中国古代，选择隐居生活并不总是意味着艰苦的生活。除了宗教苦行者和正直的穷人之外，还有一些富有的隐士，他们的艺术感受力促使他们走出城市，走进附近的山里。住在离长安一日行程之内的清贫的终南山隐士们偶尔会发现，他们正在与中国最有教养的人们分享自己的茅篷——为了寻求宁静和安慰，这些人也转向了终南山。

那些走世间成功道路的人，虽然也能得到快乐和荣誉，但是总有一些人中途转了方向：厌倦了宫廷生活的贵族，没能通过考试的未来的官员，不愿意放弃自己原则的学者，精疲力竭的官僚，遭到放逐的大臣，比刽子手抢先一步的罪犯，等等。在每一个朝代，那些有教养的隐士的住宅，都散见于乡村各地。在那里，它们的主人花费时间去学习遗忘。

有时候，这些有教养的隐士把他们原来在城市所享受的豪华，也带到乡村的家里来了。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更愿意（或者被迫）把豪华置之脑后，而去追求俭朴生活的快乐。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山里生活了几千年了。尽管他们在乡村所逗留的时间，从短暂的拜访到终身的居留不等，但是在盛衰之时，他们的存在会变得格外地引人注目。

在《中国诗歌的伟大时代：盛唐》（*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一书中，史蒂芬·欧文解释说："公元8世纪，在高官和隐士之间，开始真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整个传统的中华文明的余下的很多个世纪中，以多种形式得到了延续。"（第27页）实际上那个时候，这种关系已经很古老了。但是8世纪的时候，这种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有意识地把隐居在乡村作为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手段。唐朝的时候，这种吸引朝廷注意、从而弄到一个官位的方法变得如此流行，以致人们称它为"终南捷径"。8世纪期间，终南山上的茅篷和别墅，大概比此前或此后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多。看起来似乎每一位重要人物，以及每一位想成为重要人物的人，都有一座终南别墅。

在这些隐居在终南山的有教养的隐士中，有一个人不是在寻求通向都城的捷径，这个人就是王维。王维选择了终南山作为出世的捷径，而不是入世。就是在这里，在辋川别墅的相对的隐居生活中，他把生活和艺术用

这样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方式融合到了一起，以至于创造了一种标准，从那以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一直受到这个标准的吸引。王维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有教养的隐士。他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隐居生活，把隐居变成了艺术，又把艺术融入了隐居生活。

公元699年，王维出生在太原的南面——太原是今天中国北方省份山西的省城——出生在帝国最有权势的两大家族中。他的童年时代都花在为一份与他的家庭背景相适应的职业做准备上面了。唐史说，九岁的时候，他开始写诗。公元761年，王维去世了，时年六十二岁。他被唐代宗誉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而当时是中国历史上诗歌艺术的鼎盛期。随后第二年，李白也去世了，时年六十一岁。八年后，杜甫也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八岁。

在王维去世以后的很多个世纪里，他的诗名并没有衰减，虽然他不再排在李白和杜甫的前面。这很难说是一种轻视。王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诗人，而认为自己是一位艺术家。而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是无与伦比的。诗歌只是他所擅长的几项艺术中的一项而已。他也精通音乐。关于他的音乐才能的故事有很多：有一次，一支箫由于无法承受为他的琵琶伴奏的张力而崩裂了；还有一次，人们把一幅壁画指给他看，上面画着一队乐人，他能够说出壁画上正在演奏的是哪一首曲子的哪个音符。实际上，王维年仅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大唐帝国的最高学位，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在朝廷的音乐机构里做太乐丞。但是他的音乐才能比不上他的诗歌，而他的诗歌又比不上他的绘画。他告诉我们：

宿世谬词客，

前身应画师。

十九岁的时候，他恢复了自己前生的爱好。尽管王维的画作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有几幅早期的摹本，为他的绘画才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宋朝诗人苏东坡称他为“中国唯一真正伟大的山水画家”。明代书法家董其昌总结了他的同事们的评价：“右丞以前作者，无所不工，独山水神情传写，

犹隔一尘。”

在长安，王维为孟浩然这样的诗人朋友画肖像，也画古代的佛教人物，诸如维摩诘等——维摩诘的名字他取来作了字。但是他厌倦了朝廷里的生活，尤其是在经历了几段时期的流放之后。因为政治过错，他先是被流放到山东，后来又被流放到西北边境。在他四十岁生日以后的某个时间，他买下了初唐诗人宋之问昔日的乡村别墅，它坐落在长安东南六十公里处的辋川岸边。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他经常回到都城，以维持从政的表象。最后，他做到了副丞相的位置。但是他却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乡间别墅里，致力于山水画和诗歌的创作。经常与王维会面的朋友中，有一位叫裴迪。王维为了给他的著名画作《辋川图》配诗，与裴迪一起创作了一系列诗歌，描写了他的隐居地附近的风光。

当王维接近老年的时候，他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他的生活。他花很多时间坐禅。同时代的人说，他越来越像他自己过去所画的那些瘦骨嶙峋的隐士中的一位了。在他去世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他似乎就已经消失在自己的一幅画作或诗作中了：

中岁颇好道，

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

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

谈笑无还期。

我去台湾之后不久，就开始读王维的诗。我在一座佛寺里住了两年，每天我都要去爬佛寺后面的小山。爬山的时候，我就背王维的诗。我喜欢它们所唤起的心境。每记了一首之后，我就会坐下来，在一座坟墓上打坐。从那里，从山的边缘望出去，能够看到台北这座飘浮着的城市。有一天，当我正想放平腿脚时，我发现一条有花纹的环蛇正盘在我旁边——环蛇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蛇的一种。我极其缓慢地站起来——从那以后，在我待在那座佛寺的余下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背过任何王维的诗。不过，我对于这个人的兴趣却一直保持着。十五年后，当史蒂芬和我来中国内地寻找隐士的时候，我想起了王维。

我在香港买的一本书上说，在王维昔日的隐居地，他手植的一棵银杏树仍然活得很好。一个阴雨天，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好干的，我们决定去看看王维的树。我们雇了一辆车，沿着灞河向东南开去。行驶五十公里后，我们在蓝田掉头向南，然后沿着辋川穿过终南山的一个山口。昔日当王维去辋川别墅的时候，他要在这里下车，然后剩下的路都坐船。过去这里没有山路，更不要说大路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才在山谷的东部边缘炸出了一条路。

昔日王维乡村别墅风光，前景是现代建筑

半路上，一道滑坡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工人们说，他们希望几天内能

把这条路清理出来。我手脚并用，爬上那道滑坡，停下来去看一些蓝色的雏菊——原来它们是我的老朋友了。在我在台湾的家附近的路边，我的妻子常常摘它们的叶子做晚餐。我很惊讶在这么远的北方看到了它们。在滑坡的另一面，史蒂芬和我与六个当地人一起，坐上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当我们把小汽车和滑坡甩在后面的时候，山谷很快变得开阔起来，四周环绕着云雾缭绕的青翠的山峰。其他的乘客在阎村和官上村下车了。在官上村的东面，我找了找孟城坳，它是宋之问原来的居处，也是王维初次来这儿所住的地方。他的关于辋川的组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这个地方现在是辋川高中的家了。我们继续向东南行去。

过了白鸦坪村，路分岔了。右边的那条路通向王维的银杏树和他昔日的鹿苑隐居处，距此地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司机却建议我们往左走，先去看看一个山洞。从那里，我们可以饱览这一带的风光。

我们经过了一个检查点。但是天正在下雨，负责的人肯定躲在里面了。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一辆警车远远地尾随在后面。我们继续往前走。大路变成了土路，土路变成了岩石，当岩石变成了鹅卵石的时候，我们下了车，开始爬山。

几分钟后，我们爬到了一个平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周围的群山。一位管理人员从一间小房子里走出来，为我们打开了观音洞的大门的锁。观音洞里有普通的钟乳石和石笋，造型像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们更喜欢洞外的风光，于是站在平台上，看着那些山峰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就仿佛王维的画卷被展开在我们面前，一会儿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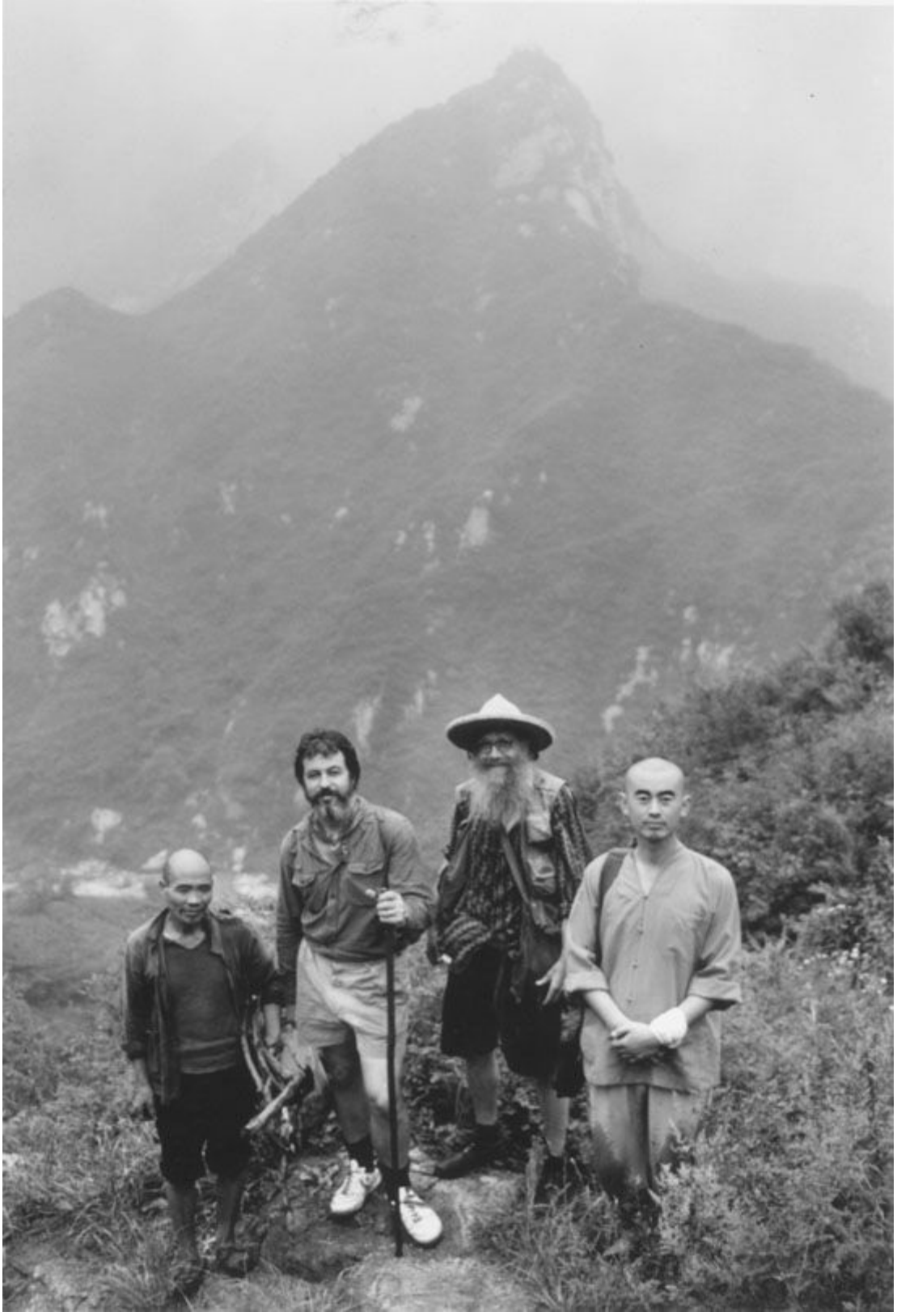
当毛毛细雨开始变成大雨的时候，我们下山往回走。透过乌云的缝隙，我注意到几个警察站在我们的三轮车旁边。我让史蒂芬换了胶卷，把曝了光的胶卷塞进他的袜子里。当我们来到大路上的时候，警察通知我们，我们被捕了。他们一直把我们“护送”到那道滑坡处。在那里，我们被押上了另外一辆警车。它一路鸣着警笛，拉着我们回到了西安外事局的所在地。在那里，我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尽管我们没能去到那么远，但

是王维当年在他的鹿苑隐居地手植的那棵银杏树，现在在一家工厂里。很显然，杜甫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何为西庄王给事，

柴门空闭锁松筠？

第十二章　大道入塵



在《楞伽经》中，佛陀说："悲生于智。"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中国寻求智慧的个体们——不管他们把它称之为"法"还是"道"——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找着它，有时候，他们在山里发现了它。但是迟早，智慧会生起慈悲。迟早，道会来到世间。

把道带入世间的佛教徒被称做菩萨，道教徒被称做神仙。他们自己也承认，很少有道教徒能修炼到那一步。但是有些人确实成仙了，尽管他们总是很难找到——只有那些确实不与其他人住在一起的人，才能成仙。如果他们不是一起离开这个世界而飞到仙岛上去，那么他们通常都住在大山里、沙漠里和沼泽间。但是他们也喜欢去有人烟的地方的佛寺、市场和酒店：他们来人世间寻找可以授之以道的人。

在长安，或者说西安，在过去的一千年里，神仙们的聚会地点一直是八仙宫。它建于公元11世纪，是在一座早期的道观的旧址上建的。8世纪的时候，在一家酒店里，吕洞宾遇见了神仙汉钟离。八仙宫就在这座酒店附近。

吕洞宾和汉钟离是一个隐士群体的创始成员。13世纪的时候，这个群体以"八仙"而闻名。几百年前，诗人李白和杜甫在"饮中八仙"之列。提到这种八位圣人的组合，要追溯到很早以前。但是这些早期的群体，没有一个能像吕洞宾和汉钟离所在的八仙群体这样，激起人们的热情，更不要说尊敬了。当然，道教所承认的神仙有成百上千位，正像佛教所承认的菩萨有成百上千位一样。为什么这八个人得到特殊的青睐，原因不得而知。当初是谁选择了他们，也不知道。除了修道以外，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终南山修道。

尽管这个群体的成员不时地有所变化，但是"八"的选择却不会变。很显然，这是要给《易经》中的八卦赋予人的形式。据说这样一来，八仙就代表着不同的阴阳关系的组合，诸如第一和最后、年老和年轻、男性和女性、美丽和丑陋等。

八仙中的第一位是汉钟离。他常常被画成手持一把扇子，坦腹迎风。

顾名思义，他出生于公元1世纪的汉朝。他是一位将军，被派去跟羌人[1]打仗——其时羌人已经入侵到都城西面的渭河平原上。他被打败了，耻辱地逃进了附近的终南山里。在那里，他遇见了几位道长，他们把长生不死的秘诀传授给了他。八百年后，他又把这些秘诀传授给了吕洞宾，其中包括八段锦——为了促进气的循环，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练习它。

八仙中的最后一位是曹国舅。他常常手持一对阴阳板，上有皇家标志。他是宋代曹太后的弟弟，据说宋仁宗给了曹国舅这对阴阳板，以确保他得到广泛的布施和尊敬。有一天，汉钟离和吕洞宾发现曹国舅在终南山里坐禅。他们问他在修什么，曹国舅说他在修道。他们问他道在哪里，曹国舅指指天。他们问他天在哪里，曹国舅指指心。两位神仙大笑起来，恭喜曹国舅对道的理解，并邀请他加入到他们当中。

鍾離處士
呂先生
長安慶雲觀王守真 立石
江山逸人劉志貞刊

吕洞宾和汉钟离（拓自楼观台一石碑）

八仙中最老的成员是张果老，他手持一只叫“鱼鼓”的竹筒，常常倒骑一头白驴，这头驴能够日行千里，它也能够被像一张纸一样地卷起来，以后往它身上喷水，它就能活过来。尽管两部唐史中关于张果老的传记，都说他出生于8世纪，但是也有人说，张果老曾是混沌初开时的一只白蝙蝠，这样一来，他就成为八仙中资格最老的成员。

八仙中最年轻的成员是韩湘子。他是9世纪时的学者兼诗人韩愈的侄子。一般情况下，他总是以手执一管箫的形象出现在画中。他因为无心从政而遭到叔叔的批评。韩湘子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描述了他在终南山隐居生活的快乐——他靠露珠、彩云和研碎的珍珠粉过活。但是直到后来他显示神通，使牡丹在冬季里开花，才最终使他叔叔确信，他决意要修道，而不是当官。

吕洞宾是八仙里最受人欢迎的一位，已经成为几门艺术和手工艺行业的祖师爷——其中包括文学。为了显示阳刚之气，他常常背悬一口宝剑，手执一把拂尘。这把宝剑能使他隐身，帮助他斩断烦恼。拂尘代表权威和师父的身份。

8世纪的时候，在长安的一家酒店里，吕洞宾遇见了汉钟离。他睡着了，目睹自己过完了世间的一生，经历了成功和失败、欢乐和悲伤。（13世纪的时候，他的梦被写成了不朽的戏剧，剧名为《黄粱梦》。）[(2)]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向汉钟离请教怎样才能超越生命的短暂。汉钟离教他修道，于是吕洞宾就去隐居了。先是在终南山里，后来在中条山，最后他也成仙了。除了向这个杰出的团体的其他成员传道以外，吕洞宾还留下了几部专著，其中一部已经被译成英文，英文译名为《金花之谜》（*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为了觉悟世人，他还写了一些简单的诗，其中的几十首[(3)]被收在《全唐诗》里：

我有松风卖，

世人买得无？

三万两黄金，

与尔一葫芦。

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成员是何仙姑。她手持一茎荷叶，有时候是一朵灵芝。她是广东人，也是八仙中唯一的一位南方人。她拒绝嫁人，孤身一人在大山里漫游，靠采集野果和野菜来赡养她的母亲。最后，她不再去任何靠近人烟的地方，学会了以服食云母为生。这使得她身轻如燕，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过山脊。有一天，她遇见了吕洞宾，从他那里得到了仙桃。

蓝采和是八仙中最俊秀的成员，有时候被画成一个女孩。他的最早的传记出现在宋朝。传记中说，他出生于此前早些时候，大概是在9世纪或10世纪。他走街串巷，四处卖花。敲打着两只大拍板，唱着关于神仙的歌儿。他只穿一只鞋子，穿的衣服永远不合季节。

最后，八仙中最丑的成员是铁拐李。铁拐李住在终南山的时候，学会了连续数日离开身体。一次他漫游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弟子烧掉了——弟子以为他死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一具刚死的跛脚乞丐的尸体，并用它做自己的身体。从那以后，他就拄着铁拐，蹒跚而行。

我们被警察拘留的前一天，史蒂芬和我去了昔日八仙会面的那座道观——也许现在还在会面。它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在西安东门东北大约五百米处。不过这座道观已经等到了好日子。占据了整个主院的一个工厂最近才被拆除了。很显然，政府认为这座道观有旅游潜力，于是拨了一部分资金，做了一些修葺工作。在院基的后面，我们参观了最近才修复的两座大殿，一座供奉着八仙，一座供奉着斗姥。

在一座修复了的大殿里，史蒂芬和我加入到其他游客的队伍当中：上香，许愿，抽签。签是竹子做的，上面写着数字。我抽到了“2”，于是走向附近的一个窗口。在那里，我为我的命运付了五分钱。签文是这样的：“那些隐藏着的人，终有一天会大放异彩。”

我向一群道士走去。其中的一个人原来是方丈。我告诉他我正在寻找隐士。他说我的命运决定了我注定会成功。几个月前，史蒂芬和我参访了湖北武当山上的道观。在那里，我们听说了有关六百岁的老道长住在神农架的深山里的事儿。我问这位方丈，终南山里有没有这么老的师父。他说，他从采草药的人那里，听说过类似的传闻。但是他自己所遇到过的人，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五十岁的。他问我史蒂芬多大了。

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史蒂芬多大了。他们一瞥见他的胡子，就确信他一定很老了。我笑了，说史蒂芬五百岁了，他来中国就是为了找比他更老的人的。这句话在道观里掀起了一个冲击波，眨眼之间，这里所有的道士都聚拢过来了。我试图挽回损失，告诉他们，我只是在开玩笑，史蒂芬是一个不到五十岁的胡子。这句话使得众人像泄了气的皮球。所以，你们可不要跟道士开关于年龄的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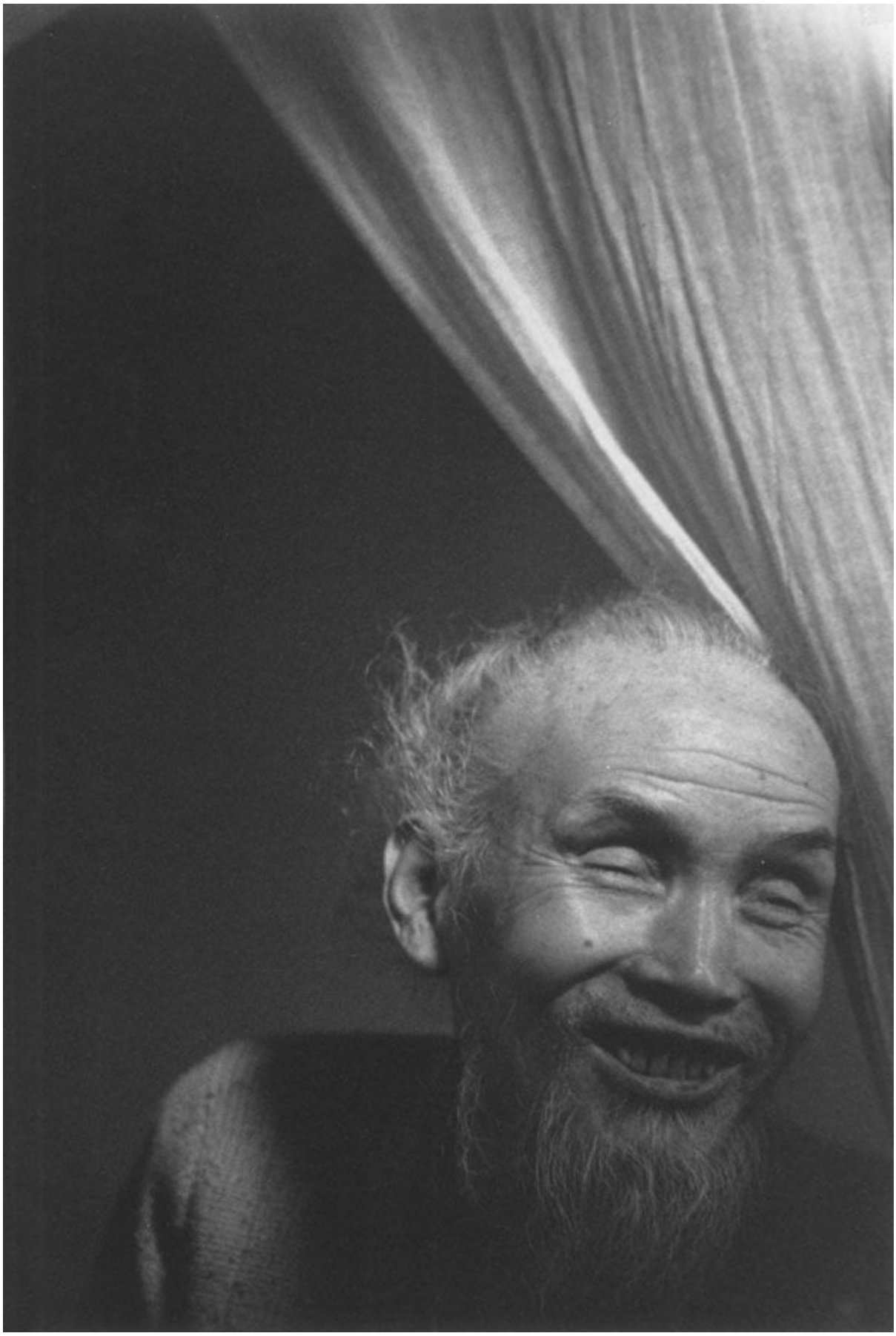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回到八仙宫。西安外事局让我们在风里转了三天之后，终于认为，我们太蠢了，当不了间谍，并把护照还给了我们。但警告我们说，从事未经允许的采访可以是驱逐出境的理由。他们对此很关心，即我们旅行的目的是在跟他们控制不到的人交谈，尽管这些人只是一些无害的隐士。

当我们重新踏进八仙宫的时候，我垂头看着自己的肩膀。看起来似乎没有一个人对我们获准回来有足够的戒心。一般情况下，不管史蒂芬和我走到哪里，我们都会吸引一大群人；可是这一次，当我们从院子中间穿过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已经变成了隐身人。一位中间人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次采访，采访这座道观里的一位常住道士。我们到了东厢杨道长的房间，根本没有人注意我们。我敲敲门，一个声音说“进来”。我们进去了，我关上门，以确保我们不会受到干扰。

本来杨道长一直在坐禅，可是放下腿他也并不觉得烦恼。在他所坐的床的那一头，有一顶蚊帐。靠近另一头是他弟子的床——他那一天不在。仅有的家当是两只装衣服和杂物的大木箱，两张木桌，还有两把折叠椅。我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问杨道长他多大了。他说他才七十二岁，

还一点儿都不老。他说他出家将近五十年了。我向他请教关于修道的事情。

杨：修道就像当胎儿。当我们在母亲体内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母亲的体内，也不知道她是谁。当我们能够看和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出生了。修道也是如此。当我们最终明白道的时候，我们的修行已经结束了。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修行。不过我们所修的并不是这个肉体。老子所谈的不是这个身体。我们的肉体不是我们的真身。我们的真身在假身里面，就像胎儿在母亲体内一样。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的假身。除非我们把假身弃置一旁，否则真身就不会出来。



双目失明的杨道长

问：修道的人看起来与众不同吗？

杨：也是也不是。几年前，我在楼观台遇见一位老道长。他也姓杨，每天只吃一顿饭，这一点与众不同。那时候，楼观台住着一百多位道士，他是唯一一位每天只吃一顿饭的。除了早餐固定以外，他没有时间表。什么时候想睡觉就睡觉。不睡觉的时候，他就劳动。他比其他的人精力更旺盛，但是除此以外，他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几年后，楼观台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在争夺领导权，他被大众推举接任了方丈。大约一年以后，我又见到了他，当时他是来八仙宫开会的。他完全变了。他的眼睛看起来不一样了。他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了。突然之间，他的举止就像一个已经得了道的人。但是以前他从来没有显示过自己的这一面，因为那时候他的责任不一样。

问：您为什么决定致力于修道？

杨：我出家的原因是想学习。当我长大的时候，我没有机会上学。我家太穷了。可是农活儿不忙的时候，我的堂兄们就可以去上学。但是我父亲说上学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不过我还是想学点什么。当我快二十岁的时候，我哥哥答应让我上学。我学了三四年，但是没学到多少东西，只够看故事的。直到我出家当了道士，我才真正学会阅读。从那时起，学习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它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容易。它就像风过耳。于是我决定最好把精力集中在修行上，而不是学习上。不过这么多年来，只要有时间，我就读书。

解放后，不准我们再读老书了。但是我还是想办法搞到了不少道教的书，我把重要的都藏起来了。然后“文革”来了，他们开始烧书抓人。那个时候，我很清楚书里写的是什么。所以当红卫兵来了的时候，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书都上交，我就拿出了一整箱子书，包括我自己写的东西。我让他们把他们想要的书拿走，把剩下的给我留下来。他们把所有的书都搬进了厨房，烧掉了。

问：多可惜啊。当时您难过吗？

杨：不怎么难过。这只不过是一种变化而已。此外，“文革”后，我又收集到了一大箱子书，几乎每天都可以阅读一会儿。之后大约七年前，我失明了，跟我所有的书再见了。

问：您的眼睛怎么啦？

杨：道教修行有时候挺危险的。我做错了一件事，它们就像蜡烛一样，熄灭了。

问：您最喜欢哪些道教经典？

杨：当然是《道德经》。解放后，人们对《道德经》批判得不少。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们也同意，《道德经》是道藏中最深奥的书。大部分道教书籍，你一看就能分辨出它们是深还是浅。但是《道德经》不行。《道德经》是只给有大智慧的人看的。它不是给普通人看的。它是第一部道教经典。之后出现了《黄帝阴符经》。在解释道教哲学和修行的本质方面，《黄帝阴符经》甚至比《道德经》还简明扼要。

但是所有道教经典中最重要、最珍贵的则是玉皇大帝的《心印经》，它也是《皇经》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上早晚课的时候都用它。它是玉皇大帝传出来的教义。它讲的不是外面的事情。它解释说，我们都是小宇宙，我们的体内都有太阳、月亮、星星和宇宙。它讲我们怎样用气来滋养和保护我们的肉体，以及怎样聚气来修出一个长生不死之体。如果我们的气只来源于外部，我们很容易就精疲力尽了。它教我们怎样去修炼内气。修道不容易。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修道，却没有成功。关键是要聚气。一旦你能把气聚到一起，你的智慧自然而然就会生起，容易得就像生火、下雨一样。

问：在学习道教方面，您觉得书有用吗？

杨：书就像食物。它们能填饱我们的肚子，却不能填饱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东西，我们可以买一本书，对它进行了解。从书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读完以后，我们会发现，书中所讲的与现实是不同的。

现在有很多讲爱情的书。一些道士读了这些书，就决定还俗、结婚生子。但是爱情是变化的，它会变得毫无意义。书能蒙蔽人。修行要花时间。花了很多年修道，然后还俗了，只等着失望，这是一个耻辱。再重新修行可就难了。

如果你想修道，你就必须做好受苦的准备。除非你生来条件很优越，否则你就要受苦。但是从苦中会得到乐。这就像钱。钱来得容易，去得就容易。如果你不得不为钱而劳作，钱就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你不会浪费它。修道也是如此。如果你生在一个优裕的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容易多了。如果你没有，你就必须有更大的毅力。但是悟道要花很长的时间，成功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修道的人很多，多如牛毛，但是成功需要时间。真修道的人是非常少的。成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问：在修行方面，您觉得佛教和道教之间有什么区别？

杨：佛教徒和道教徒走的是同一条路。他们只是做着不同的梦而已。从本质上来讲，佛教和道教是一样的。佛经和道藏讲的是相同的事情。只不过道教强调命，而佛教则强调性。但是真正修行的人是性命双修的。在实修方面，佛教在某种程度上比道教要好一些。虽然道教徒们谈修心，但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方面，他们常常会有一段困难时期。在压制骄傲的感觉方面，这一时期对他们而言，更加困难。但是不管修佛还是修道，要成功都是很困难的。

问：在最近的几十年里，道教变化了吗？

杨：道永远不变。我们的吃穿变化了，但是道没有变。科学和社会进步了，但是那又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吃得比以前好。但是道教还是原来的旧老子。

问：您能通过教人修道来养活自己吗？

杨（哈哈大笑）：这就像做豆腐。如果一个豆腐师父决定把花了他很多年时间才学到的东西教给一个弟子，他怎么能算清带一个弟子要花多少钱呢？传道是不计价钱的。

也许确实是不计价钱的，但是时间到了，我们该走了：是向杨道长和终南山里的隐士们道别的时候了，也是为此向中国道别的时候了。

在西安的最后一天，我去给儿子买些邮票。邮票专卖店在柏树林路的路尾，离西安南门不远。我略过了清朝的邮票和“文革”的邮票，买了一串邮票，上面是花卉和古代著名的美女。然后我回到柏树林路上。我还没有走出一百米，就在此时，我注意到右首有一个手写的小标志：卧龙寺。我读过关于卧龙寺的资料。清朝末年，虚云老和尚搬到嘉五台以前，曾经在这里住过。我听说它已经被红卫兵砸烂了，可是这儿却有一个标志，表明它还在。我循着这个标志，走进一条小巷。走了大约五十米，来到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前。里面就是卧龙寺。

唐朝的时候，它被称做观音寺。宋朝的时候，它的名字变成了卧龙寺——那是为了纪念这座寺庙的一位方丈维果禅师的，他总是躺着修禅。

大铁门吱吱嘎嘎地响起来。前院是荒芜的。又一座工厂最近被拆除了。寺院建筑破烂不堪，维修状况如此之差，我几乎要打退堂鼓了。经过内院，我走进大殿。上香致敬之后，我注意到一尊小石佛。服务员告诉我说，它是5世纪末雕刻的。他还指出了一幅唐代的观音像。这样一座破破烂烂的寺庙，却藏着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宝贝。

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几个和尚出现在门口。他们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在参访隐士。他们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人说："那你就来对地方了。我们都是这里的隐士。"我也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位和尚名叫如成。很显然他是方丈，虽然他不承认——他说他太笨了，当不了方丈。然后他解释说，卧龙寺不想要一个官方的方丈。他说："如果我们选一个方丈，他就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我们更愿意没有人管。这就是我们不修寺庙的原因。政府已经给了我们钱，让我们重修这些建筑。但这是一座禅寺。我们不需要花哨的建筑。花哨的建筑只会吸引游客。"

他告诉我，大约有五十位和尚住在这座寺庙里。他说，其中的两位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的名字是慧净、慧通。他说，他们每天早上三点起床，然后直到午夜之前才休息。他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禅垫上了。我问如成他们的师父是谁，但是我本来应该知道答案的。他说："虚云。"

我们交谈了半个小时，谈卧龙寺，谈终南山。他说，卧龙寺每年有四次长达七十天的禅七。然后他开始列举他所认识的所有山中隐士的名字。那些人我都认识。我笑了，告诉他，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城市隐士。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哈哈大笑起来。此时我想起了中国人所说的那句话："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鞠躬为礼，告辞了。

---

(1) 原文为"Tibetans"，直译为"藏人"，系作者理解有误。公元前1世纪时尚无藏人的提法。据《后汉书·西羌传第七十七》记载，当时汉朝与羌人有过战争，而非藏人。——编者注

(2) 此处所提到的戏剧《黄粱梦》，应为明代苏元俊的戏曲作品《吕真人黄粱梦境记》。——编者注

(3) 应为几百首，但是下面的这首并非出自《全唐诗》。——译者注

ZEN BAGGAGE

〔美〕比尔·波特 著
叶南 译

禅的行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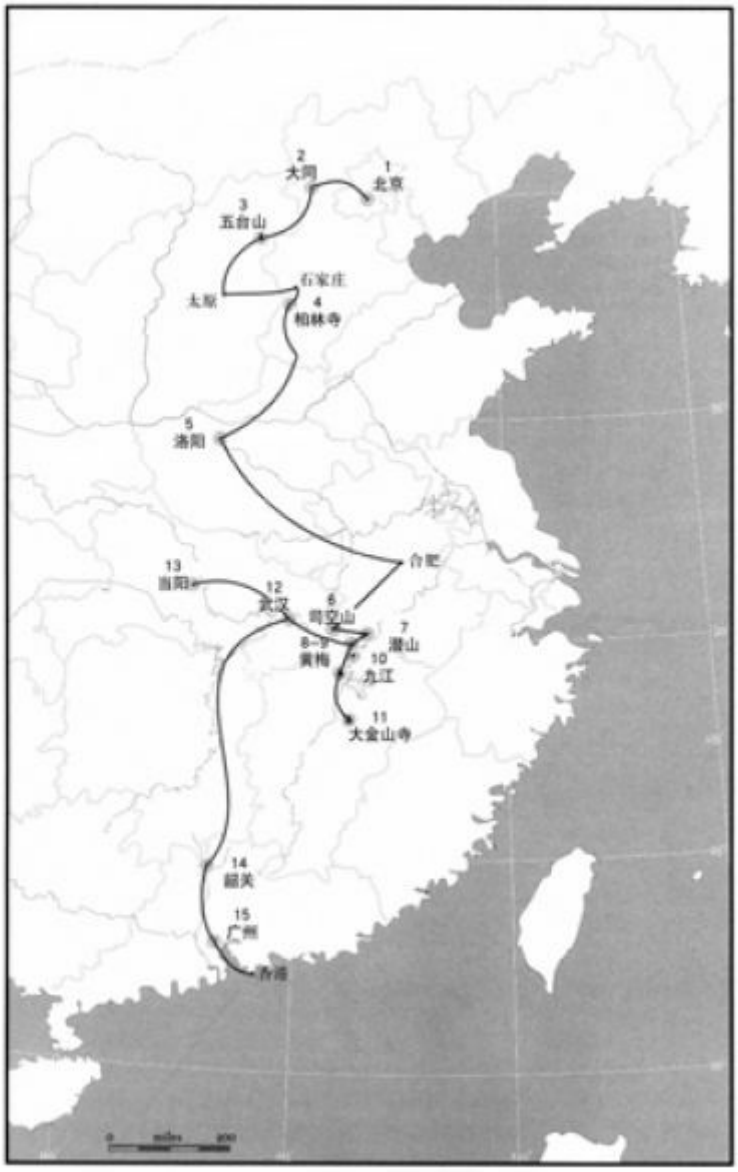
南海出版公司

禅的行囊

〔美〕比尔·波特 著
叶南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www.readers.com.cn
出 品



目录

第一章 不立文字
第二章 不见如来
第三章 无山
第四章 无家
第五章 无始
第六章 无相
第七章 无心
第八章 不作，不食
第九章 无镜亦无尘
第十章 不得闲
第十一章 不见桃源
第十二章 不辨东西
第十三章 不分南北
第十四章 不死
第十五章 无终
第十六章 不归路

第一章 不立文字

终于到家了。美国西北的夏日，天色向晚，黄昏悠长。几个小时之前，我坐在飞机上，从自家所在的小镇头顶低低掠过，透过舷窗，分明可以看见家门口的那片黄杉林。离开了两个多月，院子里的草坪大概已是芜蔓不堪。机身在空中转过一个弯，小镇慢慢消失在了舷窗外。半小时后，飞机在西雅图着陆，我从机场出来，打车去了科尔曼码头，坐轮渡过普捷湾，再换两趟公交车到达汤森港的喜互惠超市。我的老伙计费恩·威尔克斯在超市门口接上我，然后开车穿过那片两公顷大小的黄杉林，把我送回了家。

今天是中国的阴历四月初八日，佛陀诞辰。在这一天，佛教徒要为悉达多太子立像沐浴香汤以资纪念。我躺在楼上浴室的猫脚浴缸里，开始回味刚刚结束的旅程——这大概是我的私人庆祝方式。爬出浴缸，我上了床，想睡上一觉，可是心绪还停留在中国。我又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写这本书。

这次旅行始于2006年春天的北京。在中国，农历新年标志着春季的开始，这一天新月初升，距离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与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的等分点最为接近。2006年的农历新年是公历1月29日，而我到达的那天是2月26日——也就是说，春天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但是，决定春天何时开始的中国古人居住在黄河流域，北京则远在他们北方千里之外。在北京，现在仍是不折不扣的冬天。到达时天色已晚，站在机场航站楼外的寒风里等出租车的一会儿工夫，我竟不得不打开背包，拿出大衣套在身上。我真正想穿的其实是秋裤，但显然我不能不顾体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秋裤。

通常我会去找一家旅馆住下。不过这次，我的老朋友泰德·伯格让我住在他那儿。他的住处位于北京城东部一个漆黑小区里一座漆黑的六层公寓楼漆黑的顶楼。出租车司机成功地找到了小区的大门，然后便迷失在黑暗的楼群之中了。没有路灯和门牌号的指引，在多次尝试碰壁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爬上了正确的楼梯。

泰德不在家，他正在美国参加电影节，展映他那部关于中国隐士的纪录片

《共坐白云中》。他的美国室友给我开了门。公寓很小，陈设简单——年轻人的家都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不打算长期停留，所以能省则省，就算有钱也宁愿花在更直接的享乐上，比如买瓶好酒。不过屋里暖和极了，每个房间都装了暖气片，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得不开着窗户。泰德给我安排的房间属于他的另一位中国室友，因为我的到来，她暂时回父母家住了。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只床头柜和一个衣柜之外别无长物。我的旅程就将从这个朴素的小房间里开始。很好。

这将是一次朝圣之旅。我的目的地是禅在中国的发源地，其中最重要者，包括了禅宗六位祖师——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惠能——开创的道场。禅的历史地位由这六位高僧所建立，他们都没来过北京，不过，在向古代大师们致敬之前，我还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语言是其中之一。从北京开始是必要的。

禅素以轻慢甚至蔑视语言著称。禅师们常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错”。然而禅宗的文献却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佛教宗派。对于这样一种特别倡导“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教法，西方和东方却都有大量著作行世，这本身看上去就是个自相矛盾的难题。我并不指望解决它，只想绕到它的身后做一番试探，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第二天一早，我给明尧打了个电话。明尧是佛教刊物《禅》的主编。

“禅”的发音在英语（Zen）和汉语（Chan）中略有不同。在中国，每次我说到“Zen”，人们总是纠正我：“应该是‘Chan’。”他们说，“‘Zen’是日本的禅。中国禅和日本禅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但不管是中国的“Chan”，日本的“Zen”，还是朝鲜的“Son”，它们都指向同一种心境。

我愿意说“Zen”而不是“Chan”，是因为我更习惯“Z”的发音。而且这也是禅诞生时人们的念法（语言学家对“禅”字古音的订正倾向于“dzian”）。在禅宗得以发扬光大的中国南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江西赣江流域，今日当地人的方言依然把“禅”念作“Zen”。十七世纪满洲人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方言规定官话的标准，禅在官方语言里的发音才变成今天这样。更何况，禅早已不再是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它属于一切发愿见性成佛的人，一切心无所住、笑对如此疯狂时代的人。

在电话里，明尧邀我一起吃午饭。他的妻子明洁也会来。明洁是我上一本书

的中文版译者，所有人都喜欢她给中译本起的名字：《空谷幽兰》。在此之前，还真没有人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空谷幽兰》的出版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西安，居然因此形成了一个隐士协会。隐士协会将终南山区的茅篷和洞穴位置登记造册，定期派人到山中分发药品和食物，甚至邮件。

明尧和明洁约我在一家素食餐厅见面。餐厅在北京城东北部的柳芳南里，取名“荷塘月色”。净慧法师的一幅字挂在门口醒目的位置：“日日是好日”（出自唐末五代禅师云门文偃语录。——译者注）。净慧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明尧、明洁，还有这家餐厅的主人夏泽红居士，都是他的弟子。餐厅的主人过来打了招呼，然后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包间。明尧后来告诉我，夏居士是他主编的刊物《禅》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我找明尧的目的正与他这本刊物有关。我想知道，在中国出版一本与禅有关的刊物需要涉及哪些资源和努力。就着一桌子素食和一种用新鲜梅花酿制的饮料，明尧向我娓娓道来。

是净慧创办了《禅》。他在媒体领域的另外一项成就是把《法音》缔造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佛教期刊。这本杂志的内容包括佛教哲学和经典的讨论，以及佛教界的新闻故事。1989年之后，净慧决定创办一本新刊物。他本人是一名禅师，禅的要义在于将修行与生活融会贯通，他觉得中国需要一本专门讨论这种修行方式的刊物，这本刊物的名字就叫《禅》，明尧主动参与了它的编辑工作。

《禅》最初是一本发行量仅三千册的季刊，随后改为双月刊，发行量也增加到两万五千册。如此规模的杂志，每期需要投入大约六万元人民币用于编辑、印刷和发行，折算下来，每册的成本差不多是两块五。杂志是免费赠阅的，它的经营完全依靠外界的资助。主要资助人包括荷塘月色餐厅的老板，以及拥有服装品牌“真维斯”的一个香港家族企业。不过普通读者也会捐助一些钱。

印刷和邮寄费占去了绝大部分成本。杂志社在河北的柏林寺有一间办公室，但明尧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编辑工作。杂志被分发到各地的寺庙中供人取阅，同时，人们也可以写信给明尧告知他们的通信地址，收到信后，柏林寺就会把杂志按地址寄过去。

这本杂志从未在审查方面遇到过麻烦。明尧并不需要在出刊前将稿件送审，

只要在杂志印出之后寄几本给宗教管理部门。明尧告诉我，政府其实对这本刊物相当赞赏，把它视为其他宗教组织都应效法的榜样。

内容方面，《禅》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徒作者投稿，不过大多数文章还是出自净慧的出家和在家弟子。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着重推广“生活禅”——一种不论在小区公寓还是寺院里都能实践的修行。

明尧告诉我，中国人正在重新点燃对佛教的热情，但这种热情还很肤浅，并经常是出于误解。他说：“大多数人要么是被密宗的神通异能吸引，要么是在净土宗里寻求逃避，他们并不对完全的解脱感兴趣。但其实任何修行都要立足于禅，包括密宗和净土宗。禅是佛心，学佛的人早晚都会走向禅修这条路。禅在中国曾经濒临灭亡，这两年刚刚有点好转，将来怎么样还很难说。”

“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要让人们真正理解禅，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禅宗的寺院现在也越建越多，但更重要的是重建禅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杂志想做的事情。重现唐朝时的繁荣是不可能了，现在需要的是让人们理解：　怎样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里实践禅的思想。这是禅的根本，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禅关心的是我们当下的生命状态，而不是那些形式上的东西。”

尽管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明尧认为，缺少合格的导师是个很大的问题。人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怎么开始。而《禅》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帮助。它提供相关的知识和必要的鼓励，但它不能代替导师的作用。明尧承认，真正有资格教授禅的人实在太少了。许多自称能教人学禅的人其实不能，他们只是在空谈。

我终于等到了真正想问的问题：　如何解决语言的问题？禅宗大师们的确一贯看不起语言。他回答我：“不用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杂志会尽量用普通读者能看懂的语言。语言是为了区别事物才产生的，但真正的道超越了语言上的区别。从这一点看，语言是需要跨越的障碍，但是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需要有人用语言来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这一点。自己悟道和教人学道都离不开语言。当禅宗大师们直指人心，告诉弟子不要受制于语言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　道并不在语言之中。他们并不是要我们不看书，不读经。以文字见道，就如以手指月。语言的作用如此，我们的杂志作用也如此。它为人指示正道。如果人们想知

道月亮的样子，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明尧还谈到别的事情。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一群比丘尼，大约有十几人。这些比丘尼也是净慧的弟子。我和净慧相识于1989年，如果不是他为我指点中国隐士的踪迹，我不可能写出《空谷幽兰》。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接受过净慧“传法”，也可以算是他的弟子。

比丘尼们暂时借住在北京的一处公寓楼里。她们的庵院眼下正在南方一千公里外的湖北黄梅兴建，那里离禅宗的四祖寺很近。在公寓门口，我们换上拖鞋，跟着比丘尼宏用进了前厅。几位比丘尼在给我们沏茶，是那种放了龙眼和红枣的清真茶。宏用告诉我，她们正在准备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长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在七世纪中叶由玄奘（602－664）从印度带回并译成中文，它是大藏经中篇幅最长的单篇佛经，是所有讲授般若的经典的老祖宗。念诵法会是净慧组织的，将在两天以后举行。地点是赵州柏林寺。

宏用对我说，她希望我能给比丘尼们讲讲般若。我一时无语。出家人请在家居士开示，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有些寺院甚至明确禁止居士开示。我想她大概是出于对远来客人的礼貌，让我简单说几句，于是答应了。宏用站起身，带我们走进客厅，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间禅堂。比丘尼们跟着进来，各自在蒲团上坐下。宏用重复了她的请求，我只好就《心经》发表了些看法。《心经》是所有关于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中篇幅最短的。我实在讲不出太多，而比丘尼们也慈悲为怀，没有继续为难我。

基督教时代开启之前，大乘佛教已在贵霜帝国（范围大致覆盖了今天的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形成，般若是它的核心概念。般若，指的是“超越知识的”，没有被知识或者分别心所污染的本心——相当于吃下善恶果之前的亚当、夏娃。简单地说，般若的意思是“智慧”。再加上“波罗蜜多”，意思就变成“无上的智慧”或者“完美的智慧”。获得这种智慧能令人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看见自我的存在原是空，是心中生起的幻境。

般若波罗蜜多一系的佛经在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传入中国，为其后禅宗的形成奠立了哲学基础。随着这些强调智慧的经典一同传来的，还有教授禅那的经卷。“禅那”，是梵语“dhyana”的音译，它指的是进入禅定的修行。禅那随后就被简

称为禅。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禅，则是般若与禅那相结合所产生的体系。这一切并没有随着般若和禅那传入立刻发生，而是一直等到几百年后的五世纪末，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之时。在这之前，禅那和般若还是两码事，有人打坐入定，也有人追求般若智慧，但没有人修禅。禅修意味着将两者合二为一，行住坐卧，了无分别。没有禅那的般若是口头禅画饼充饥，而没有般若的禅那则是无本之木。修禅意味着取消般若与禅那之间、智慧与静虑之间的分别，同时它又必须以二者为基础。

我如此简略地解释了般若之后，又把《心经》逐句解说一番。宏用和众比丘尼向我躬身致谢。正要离开的时候，宏用告诉我，净慧托她带话，邀请我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我本来另有打算，但这样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于是约好，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起去柏林寺。

我回到泰德的公寓，等我的朋友莫德伟下班后来接我。莫德伟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曾经和我一起在台湾待过。他接上我，开车出城，向机场方向驶去。德伟的儿子在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读书，今晚他要参加一场学校举办的音乐会。一百多个孩子演奏着各种西方管弦乐器，虽说这是在中国，可是根本看不见古筝、琵琶和二胡之类的乐器。德伟的儿子演奏的是鼓。他们的水平都不赖。五年级的时候我也学过小提琴，不过我真正的爱好是玩弹球——尘土飞扬的户外，铺着地毯的客厅，都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我不禁回想起心爱的玛瑙石弹球，想起当年令人难忘的告别赛。它们曾经带给我太多快乐。我把它们都扔哪儿去了？我不禁出神痴想，自己当年是因为什么抛弃了它们。大概是电视罢。不太可能是小提琴。

从音乐会离场的时候，我见到了德伟的妻子懋华。她坐在音乐厅的后排，一开始没看到我们。我们都有点饿，没有坚持到音乐会结束便中途离场，去了附近的一家马来西亚餐厅。懋华在惠普公司上班，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就在那儿，现在已经做到了中国区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她总是能同时做两件事——我指的当然不是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而是同时跟两个人对话。这会儿她正同时跟三个人对话：　　她老公、儿子，还有我，而且三场对话之间毫不相干。如果我试着这么做，就会觉得自己的魂丢了一半。我一直没能学会那种轮流把三四个球抛向空中的杂技。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说了什么，吃了什么。当然，除了美味

的沙嗲。对了，还有椰子布丁。

吃完饭已经很晚，赶回泰德那间热得要命的公寓不太现实，于是德伟夫妇留我过夜。他们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别墅小区里，这个由一百多幢带花园的独立住宅组成的居住区有个英文名字，意思是“河畔的花园”。开发商是个台湾女人，她自己也住在小区里，她的房子占了整整一个街区。我们开车经过她门前，看到卧室还亮着灯。懋华低声告诉我： 那女人离过婚，而且还很漂亮。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而且还要压低声音。不过他们没让我就地下车——我只能按着他们的提示往下想，想象自己敲开房门，跟女主人搭讪说，能跟你喝杯酒么？

第二天一早，我在德伟家的客房里醒来，跟他一起回到城里。下雪了，北京城一时之间安静了许多。在泰德的公寓门口，德伟把我放下，我上楼待了几个小时，然后出门打车去找明尧、明洁和比丘尼们。我们乘着由三辆黑色奥迪组成的车队离开了北京。司机们在高速路上的车流里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呼啸穿梭。三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位于赵县的柏林寺。

公元858年，从谂和尚结束了他二十多年的云游生涯，驻锡赵州城弘法，成为禅门一代宗师，世称赵州禅师。赵州就是今天的赵县。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我们得知通向柏林寺的大路因为修下水管道而封路了，只好迂回至县城南面，恰好路过赵州桥——这是世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建于公元600年。关于赵州禅师的公案里曾提到过此桥， 有人问赵州：“如何是石桥？”师曰：“度驴度马。”——这就是我所说的禅宗对待语言的态度。语言在此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仍有成千上万的禅门弟子坐在蒲团上冥思苦想，试图领会禅师给出的答案之中的微言大义。或者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有人问： “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回答说： “无。”在另一个场合，有人问了同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却是： “有。”过了赵州桥，我们开上了一条土路，钻进县城里的一片旧城区，七拐八拐之后，终于到了柏林寺。

下了车，就有一名僧人引着我们走过错综复杂的长廊，来到寺院最里面方丈居住的院子。柏林寺的方丈明海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不久，他就出家做了和尚。他的才华很快得到净慧的赏识，2003年，净慧把方丈之位传给了当时年仅三十五岁的明海。此刻，他站在门口欢迎我们，把我们带进客堂。

净慧正在房间的最里面和几个富有的施主交谈。他一看见我，就站起身冲了过来，拉着我在他身边坐下。净慧总是抓着我的胳膊，带着我到处走，就像我奶奶。

净慧问我最近在干吗，我告诉他自己刚刚翻译完《六祖坛经》。我还主动提到，译稿参照了新出的杨曾文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净慧闻言皱起了眉，并且大摇其头。于是，突然之间，我想起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坛经》的书，去年还送了我一册。

《坛经》的关键在于一则偈子。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有一天交代弟子：　谁能作出体悟佛性的偈颂，就把禅宗的衣钵传给他。弘忍的大弟子作了一首：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另一名负责舂米的初学弟子看见这首偈子，也回了一首。这名目不识丁的弟子名叫惠能，他的偈子是这样的：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
何处惹尘埃。

弘忍从惠能的偈子里看到了真佛性，于是惠能成了禅宗历史上最著名的第六位祖师。他的道场将是我此次朝圣之旅的倒数第二站。突然之间，在我满是尘埃的心中分明看到，朝圣之旅上尘土飞扬。

净慧打断了我的走神。他告诉我，敦煌发现的《坛经》所录惠能诗第三句是错的，正确的版本应该是“本来无一物”（晚出的版本都写作此）。这一句是禅宗的根本。但是，让净慧烦恼的是，敦煌发现的两个《坛经》手抄卷子比后世通行的版本更古，都写于惠能圆寂后一百年之内。这里出现的分歧基本上就是后世佛教

大乘空宗与唯识宗之间争论的关键所在，可现在净慧批评我翻译了“错误”的版本。我一时无语。他却突然再次抓住了我的胳膊，大笑起来，仿佛是在说：“跟你开玩笑呢。上当了吧！”

幸运的是，寺院里宣布开饭的斋板突然响了起来。我们全都站起身，向专供方丈的客人使用的斋堂走去。自助式的午餐十分美味，我吃完一轮又去盛第二轮。以前来中国旅行总能让我减肥，现在不会了。饭后，一名僧人领着明尧和我，还有另外两名居士到房间休息。这几个房间通常是给挂单的僧人准备的。时间还早，但是因为房间里太冷，所有人都上了床。我把身体紧紧蜷缩在一床十斤重的厚棉被下面。窗外，有人在燃放鞭炮庆祝即将来临的般若法会，但我还是很快就睡着了。明天将会忙个不亦乐乎，早课凌晨三点开始，预计会有数千人参加。我决定行使自己作为客人的权力，睡个懒觉，等到太阳出来，外面暖和了之后，再去参加《大般若经》的集体念诵不迟。

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45，明尧把我叫醒。到时间了，他说，法会开幕的仪式就要开始。我不想动，但是作为一名客人，是不可以说“不”的。看见我还在磨蹭，明尧又说，“老和尚”，也就是净慧，特别说明希望我能参加。我赶忙钻出热被窝下了床。我是穿着袜子睡的，所以只要套上裤子和鞋，就可以抓起衬衣和大衣一边穿一边半梦游地向外走。不过刚走到室外，我立刻醒了。空气冷得彻骨，漫天繁星都仿佛被冻得直哆嗦。

我扣上衬衫的纽扣，拉上大衣的拉链，跟着明尧穿过一个足球场般大的院子，来到一座巨大而冰冷的佛堂。里面已经来了上千人，还有更多人在我们身后陆续赶来。大殿的一端靠墙立着五座巨大的鎏金佛像，另有一万尊一尺高的佛像布满了所有墙面。这是我见过的最大佛殿，建造它据说花费了三千多万人民币。

我很快发现，净慧确实是希望我来参加。佛堂中间放了一百零八张小桌子，每张桌子都铺了黄色的锦缎，上面放着一套三只细致的瓷钵：　　中间那只用来烧香，左边那只放着檀香粉末，右边那只装着整支的檀香。瓷钵后面是一只木制的读经架。除此之外，每张桌上还放了一张卡片，上面用汉字写着人名。我被人领着来到一张桌子前面，看见卡片上写着：“比尔”。这下逃不掉了。

我痛恨仪式。小时候，我痛恨教堂；　后来，我痛恨军校；　再后来，我痛恨军队。1967年3月，在撤军回国前的最后一天，军士长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对我

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差劲的士兵。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不喜欢仪式。在我看来，所有的仪式都跟巫术差不了多少，虽然也许并不都是又唱又跳。而现在，我坐在一万尊佛和数千名也许即将成佛的人中间，向十方神灵祷告，乞求法会得到佑护。我后来听说，佛堂里挤进了三千人，门外还站了一千多。我猜想所有的仪式目的都在于此：　聚集更多的参与者，让众人形成一种集体归属感。而我一旦意识到自己成了集体的一部分，就立刻生起夺路而逃的念头——这一定是我前世的业障。

一开始还不算太糟糕。所有人都还在从睡意中醒来。我忙着点燃檀香，把它们插进香炉，然后在上面铺撒檀香末，时不时还要停下手里的忙活，跟着大家一起诵经和顶礼。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把檀香像点篝火那样层层叠叠地架起来，好让它烧得更旺些。一名和尚发现了我的小动作，走过来把篝火扑灭了。仪式期间不准贪玩。

一百零八只香炉里升起的檀香烟雾和几千人呼出的水汽充满了黑洞洞的佛堂。按理说，这么多人的身体应该能让佛堂里渐渐暖和起来，但我的手脚在第二个钟头完全失去了知觉。唯一让人感觉到些许放松的是顶礼的过程。伏下身，让前额贴住蒲团，眼睛盯着蒲团上刺绣的荷花，我的意识仿佛也因此出淤泥而不染，带着荷花的香气慢慢升起，消失在烟雾缭绕的空中。偶尔，我能跟上众人的节奏，念一段经文，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摇摇欲坠地干坐着，等着仪式结束，仿佛一朵夏日将尽时的残荷。经过漫长的三小时，仪式终于告一段落——但只不过是中场休息。接下来是一小时的早饭时间。

2006年3月1日，赵州柏林寺，般若法会

早饭吃完，所有人重新回到佛堂，开始念诵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我匆匆跑去卧室，穿上我的秋裤，又匆匆跑回，刚好赶上钟板敲响，法会正式开始。至

少这回不会被冻僵了。

放在我面前读经架上的《大般若经》是第五百一十至五百一十三卷，旁边几张桌上放着跟我同样的经文。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如果有人走神，诵经不至于中断。我开了一会儿小差，读了第五百一十卷中的几段，它们在标准版《大藏经》里位于第604页的最下方：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欲界、色界天子，各以种种天妙花香，遥散世尊，而为供养。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俱白佛言： 如来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 天子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空、无相、无愿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造作，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性无相。非断非常，非一非异，无来无去，虚空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无量诸相。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世俗说，不依胜义。

我反复读了几遍，特别是最后一行："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那些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的无相的相），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世俗说，不依胜义。"佛祖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放弃语言。如果佛祖根据般若波罗蜜多的"胜义"来教导我们的话，他必定不会使用语言，那样的话，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将一无用处，佛堂里也就不会有数千名想要成佛的听众。这一切不过是某人茶杯里的幻影。很可能是赵州禅师的茶杯——赵州禅师不仅修建了柏林寺，还把茶引入了禅。

就这样，在我们用世俗语言表达胜义的集体诵经声中，世俗与神圣融为了一体。接下来的一段按规定是众人在心中默念，可以站着也可以以跪拜的姿势，快慢任意，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没过多久，默念变成了喃喃自语，然后喃喃自语声越来越大，很快，佛堂里喧闹起来，仿佛变成了宠物店。念诵《大般若经》的进度比我想象中快得多，不到两小时便已结束。不过接下来又念了一小时，念的是为法会捐钱捐物者的名字： "无量功德保佑某某某。"然后是三鞠躬。数百名供养人的慷慨由此得到了回报。

终于结束了。僧人们鱼贯而出，我紧跟在他们后面，搭车回了北京。

泰德从美国回来了。他告诉我，有很多人对他的隐士纪录片感兴趣，但没有人愿意给钱。他的美国室友做了顿家宴： 意大利面配红酒。中国现在已经能买到

一些可以入口的本地红酒了，特别是解百纳类的。但我感到有些疲倦，失去了喝酒和聊天的心情。我预感到一场感冒正在袭来，赶紧上了床。一定是那六小时天寒地冻的法会闹的。

次日，虽然没有凌晨的早课，我却再一次早早醒来。是时差在起作用，但我并不寂寞，楼下的院子里已经有人在晨练了。他们聊天的声音飘进了六楼的窗户，我侧耳细听了一阵，听到不想再听，便起床去厨房里煮咖啡。我找到了咖啡粉、滤网、滤网架和咖啡杯。通常，在中国各地旅行时你只能喝到速溶咖啡，现在用滤网制作手冲咖啡反倒觉得有点怪。喝过咖啡，我在客厅的沙发上躺下，翻着一本介绍外国人在北京如何生活的英文杂志，等泰德起床。

外国人在北京结婚生子，升官发财，到处旅行，开告别party。人们到哪儿都喜欢混圈子。人离开家乡到了外国，更需要和同胞混在一起。在亚洲，这尤其重要，因为在这里人际关系重于一切。

大约看到英语家教和按摩女郎的分类广告时（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家教能挣多少，以及找按摩女郎要花多少），泰德从他阁楼上的卧室里下来了。我告诉他，今天有重要安排：　我打算去探索几个地方，去发现语言的本质。我邀他同去，泰德兴致很高。一杯咖啡之后，我们上路了。

我决定从北京西北部的古钟博物馆开始。从泰德的公寓去那儿需要横跨大半个北京城。要是在以前，我是不会有勇气做如此大胆的尝试的，但是现在古钟博物馆附近通了地铁，而且地铁的条件相当不错。不到一小时，我们就从大钟寺站冒了出来。古钟博物馆的前身是一所佛教寺院，始建于1733年。建成后仅仅几个月，清朝的雍正皇帝就下令将永乐大钟移来至此。这口前朝的至尊国宝此后就一直待在这所寺院里。

关于这口大钟的故事，要追溯到明朝开国皇帝驾崩的1398年。这一年，朱元璋年幼的孙子被选中继承国祚。孙子登基之后，试图节制他几个叔叔的权力，朱棣是叔叔之一。他认为自己才是皇权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在1402年把侄子赶下了台。由于朱棣做皇子时所领的封地在北京，因此他决定将都城迁来此地，并大兴土木修建了包括紫禁城、天坛和永乐大钟在内的一批重要工程。1421年，迁都完成之际，永乐大钟第一次敲响。

中国人造钟的历史悠久，而且显然是地球上最悠久的。在黄河离开蒙古高原折而向南切过黄土高原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四千年制造的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种植黍和粟，豢养猪和狗，建造土坯房。这已知最早的钟是用陶土制成的，钟体内悬挂着一只陶土做的小球，小球与钟体碰撞，便沙沙作响。这类陶钟在墓地中出土，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它们可能是用在驱逐凶神的巫祝仪式上的。两千年后，当冶炼技术在此出现，当地人又用青铜制造出同一类型的手钟，而且仍然把它们和故去的亲人埋在一起，供他们在死后的世界使用。随着村庄长大成集镇，集镇长大为城市，钟也越变越大。

古钟博物馆的第一间展厅里，陈列着公元前500年左右铸造的编钟——孔子那时还是个小伙子。它们出土于同一座古墓葬，总数大约有五十个，按大小顺序依次悬挂在木架上，仿佛正等着主人光临。最大的编钟有一米高，最小的十五厘米。每只编钟的表面都环形排列着凸起的乳钉，用于发声。如果花上十元钱，坐在展室里织毛衣的女士就会暂时停下手里的活计，操起木头棒槌为你演奏一首古曲。编钟看起来应该是为器乐合奏设计的，但即便是简单的独奏听起来依然令人神魂颠倒。

大钟寺里游客寥寥。除了工作人员，一对年轻情侣是我们此行仅见的人类，他们大概是来这儿幽会的。我们走进大钟寺的正殿，不约而同仰起了脖子。大殿正中，过去曾是佛祖金身敷座而坐的地方，现在放着那口大钟——朱棣皇帝敕令修造的永乐大钟。工作人员介绍说，永乐钟的这种钟身比例，使得它比西方铸造的、通常高宽基本相等的钟发声更为深沉悠扬。然而，音色或体型上的特点并不是我来拜访这口大钟的原因。我为语言而来。中国人铸钟时总会在钟身上镌刻文字：　造钟工匠的姓名，出资人的姓名，拥有者的姓名，或者所在之处的地名，甚至可能是一幅纪念性的对联。但永乐大钟上没有这些，它的表面刻满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佛经的经文。

永乐大钟的铸造，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钟身刻满的一百零八种佛经经文，包含了超过二十三万个汉字，每个字大约有三厘米高。首先，这些佛经要被抄写在宣纸上，然后再将宣纸贴在陶范上，接下来，工匠们描摹着宣纸上的字迹把这二十三万个汉字刻成陶范上凹陷的阴文。

刻好字之后，一块块陶范被拼成钟模，在钟肩附近留出四个浇铸口，灌入由铜、锡、铅、锌、铝、铁、镁和金银组成的青铜熔液。铸好的钟身接下来又和一个巨大的钟钮焊接在一起。一根钢梁从钟钮中间穿过，钢梁放置在一系列木质梁上，这些层叠的木梁最终由八根巨大的木柱承托。最终的成品重四十六吨，整个钟体浑然无缝。即使按今天的技术水准评价，体积如此庞大而又天衣无缝的铸造物都是极为罕见的成就。

和大多数中国钟一样，永乐大钟没有钟舌。它依靠一根水平悬挂的木头从外部撞击发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再花上一百元人民币，你就有机会拉动那根木头，敲响永乐大钟。她还说，过去大钟敲响的时候，百里之外的人都能听到，而那些花了一百块的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在过去，大钟每天晚上都要敲响，每个北京人都是听着它的声音入睡的。遇到旱灾，皇帝就会带领整个宫廷来敲钟，同时焚香求雨，钟声终日响彻全城。

从诞生之初，钟就被人们用做沟通神灵的工具，不管这些神灵和他们的居所在不同的文化里被怎样不同地描绘。只是到后来，它才被用作乐器。在现代以前，人们借钟声抵达那些杳不可见、只能以声音沟通的世界，因为钟声远比人类的任何语言更为纯净、悠扬。

中国的佛教徒对钟感兴趣比巫师和皇帝们要晚得多，或许他们正是受了后者的影响。专门为佛教寺院铸造的钟晚至公元575年才第一次出现，比西方的基督教会晚了一个多世纪。然而佛教徒一旦开始敲钟就再也没停下来过，唐朝以后的每一座中国佛教寺院都挂着一口钟。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每天在钟声里醒来，又伴着钟声入睡，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佛家敲钟，每次一百零八下。通常的次序，先是快七慢八，然后轻敲二十下，如是者重复三遍，最后以三下重击作为结束。一百零八之数一般被解释为人生所受的一百零八种苦：　　每一响钟声代表了四方（东、南、西、北）三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之中分别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受的三毒（贪、嗔、痴）之苦——四乘以三乘以三乘以三，得一百零八。它们是众生沉迷的苦海之中敲响的解脱之音，是每天早晚各一次的一百零八声提醒。永乐大钟上刻着的一百零八种佛经，和柏林寺佛堂里的一百零八张桌子，也暗含着同样的寓意。

大钟周围有护栏挡着无法靠近，但仍可依稀辨出钟身上刻着的经文。我认出

了《法华经》，还有一种般若部经典，但我分不出是哪一种。佛经里一讲到空，听起来都差不多。不过，永乐大钟展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传播和理解语言的方式——通过振动。我不禁想到，这可以算是一种原始的“电台”。钟声敲响之时，满覆于大钟表面的佛经便经由振动引起的共鸣，将佛法播撒到方圆百里之内的每一个人心中，甚至更远。

这种共鸣，当是最纯洁的语言形式。净土宗的佛教徒认为，阿弥陀佛驻世讲法之世，世间万物，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走兽飞禽，一切皆与佛法产生共鸣，皆能照见世间苦、空、无常、无我的本质。今天的人们则因为语言而产生分别心，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世间万物的一部分。分别心令我们变得如此贫乏。

大钟寺里展出的古钟还有很多，但该看的已经看过。接近中午时分，我们走出古钟博物馆，黑色奥迪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地铁所及的范围之外，因此，与我合作过身为出版商的朋友慷慨地派来了车和司机。

大钟寺就在三环路边，我们进了主路，迅速离开城区。半个多小时之后，奥迪拐上107国道，往西南方向又开了一阵，我们就看到了周口店镇的路标。1929年，北京猿人就是在离这里不远的山中被发现的。这地方离市中心大约四十公里，我猜想，遇到无风无雨的好天气，过去住在这里的人们也许能听见永乐大钟早晚一次的佛法广播吧。

我们在镇上能看见的唯一一家餐馆里吃了碗面条，然后开车上山，来到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大门口。一名年轻姑娘从售票处走出来，自我介绍说，她叫安妮塔。门票每人三十元，她的讲解服务则是免费提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了这项服务。安妮塔带着我们继续上山，来到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我曾看到过一则报道，说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年久失修，状况堪忧，但眼见为实，那则报道要么已经过时，要么根本是假新闻。

博物馆里的展品布置得相当不错。首当其冲的是令周口店闻名天下的头盖骨和牙齿化石。1899年，德国医生哈贝尔从中国带回一箱在北京各处药店搜集的化石，交给了慕尼黑的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施洛塞尔教授在这批大约九十多种哺乳类动物的化石中，居然发现一枚远古灵长类动物的牙齿。在他随后发表的相关

文章里，施洛塞尔估计这枚牙齿可能有两百万年的历史。他的发现引起了一名正在中国工作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注意。安特生也开始在药店里到处寻找类似的化石，他还写信给相识的在华外国人求助，希望他们能帮他留意寻找中国人所说的“龙骨”。几经周折，他找到了这些骨头的出处，然后招募了一名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史丹斯基，协助他在几处可疑地点进行发掘。

1921年，两人先在周口店火车站西南方向不远的鸡骨山做了一次短期发掘。两年之后，他们又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把发掘地点转向火车站西面的龙骨山。龙骨山出土的数百件化石被安特生送回瑞典，交给另一名古生物学家维曼做进一步的分析。维曼用数年时间分析了所有化石，并在1926年宣布，其中的两枚牙齿与施洛塞尔发现的那枚类似。维曼把牙齿寄还给安特生，安特生又把它们交给北京协和医院的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求证。步达生不仅确认了维曼的结论，还加入了此后的发掘。

在此之前的1891年，尤金·杜布瓦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头盖骨曾震惊世界。爪哇人能否被视为现代人最早的祖先，在当时争议极大，而周口店的发现与其类似，并伴有更多人类活动遗迹，因此有助于证明爪哇人的重要性。步达生据此说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由其赞助周口店的继续发掘。更多学者加入了发掘，包括裴文中、杨钟健和贾兰坡。他们发现了更多牙齿。1929年12月，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头盖骨，贾兰坡则于1935年和1936年在另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三个头盖骨。七十年后，这些发现排成一列，静静地躺在我的眼前。准确地说，是它们的复制品躺在我眼前。

玻璃展柜上的标签没有写明复制品的制作年代，不过估计是在1937年日本人入侵并占领北京的时候。周口店的发掘也因此停了下来。起先，北京人头盖骨被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箱中，然而随着战局的恶化，当局不得不决定将其运往美国保存，直到战争结束。1941年11月中旬，化石被分装进两个箱子，送到美国驻华使馆。12月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小分队把它们带到了秦皇岛港，准备搭乘哈里森总统号航母前往美国。哈里森号航母本应于12月8日，也就是佛祖成道日这天，从上海赶来秦皇岛，但不幸的是，1941年的这一天也是日本人空袭珍珠港的日子。哈里森号被炸沉，日本人抓捕了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装着北京人化石的两只箱子也就此落入日军之手——实际上，这只是人

们事后根据外部线索推演的版本，而北京人头盖骨的真正下落，已经没人知道。

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 北京人化石消失之后，日军当局花了很大力气去寻找它们。裕仁天皇甚至在1942年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必须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同年夏天，有人说化石已经在天津找到。一名曾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做过秘书的德国女士被派往天津核实消息，她回来时说，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毫无关系。日本人对化石的搜寻到此告一段落。

从既有线索显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日本人找到了化石，并把它们带回了日本，并且至今仍然秘藏在日本皇家或者某个私人收藏家手中。毕竟天皇非常积极地寻找过头盖骨的下落，而那也是他自己的祖先。事实上，二战结束之际，交战国之间曾签署过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备忘录，显示化石曾经出现在东京帝国大学，随后被移交给盟军，接着就踏上了返回中国的旅程。但它们从未抵达中国。相关的报告到了这里就再无下文。

幸运的是，所有重要的化石，包括北京人头盖骨，都被细致地翻模复制过，复制品如今全都在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展出。这批头盖骨的年代被测定为距今五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可以看出，北京人的前脑容量比古猿有显著增加，而人类的语言功能就在大脑的这一部分之中诞生。现代人的平均脑容量在一千四百毫升左右，最大的猿类只有六百毫升。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则在一千一百毫升上下。几十万年前，这些头盖骨里也许已经回荡着语言了。

从展厅里出来，安妮塔领我们去看当年的发掘现场。发现第一块头盖骨的洞穴开口很窄，内部空间向下方延伸，变得越来越宽敞。发掘结束之后，洞顶发生了坍塌，因而现在看起来就像一段小小的箱型峡谷。这里一定曾经是个躲避风雨、享受猎物的好地方。被发掘之前，人类遗迹在此已经断断续续地堆积了五十万年。从出土资料来看，洞穴主人的食谱中肉类品种惊人的丰富，其中包括了一些凶猛的大型兽类如披毛犀、古菱齿象和剑齿虎，要想捕猎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都需要高度的协同工作。除此之外，洞穴里还发现了大量石制工具，以及五十万年前的用火痕迹。

这一切都很有趣，但我还没看到我想看的东西。来之前，我想象自己站在龙骨山上，便能听到人类远祖曾经发出的声音。人类学家已经从解剖学层面极其清

楚地分析过，最初的人类如何因为行走姿势和进食方式的改变而使开口说话成为可能。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乎被忽略了：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话。

迄今为止最合理的解释，仍然是1871年这个问题刚被人提出时，查尔斯·达尔文给出的：“我们人的祖先辈，无论男女，在取得具有音节的语言来表达相互的爱慕的能力之前，看来大概也曾试图用音调和节奏的发声来彼此互相诱引。”（《人类的由来》，译文引自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66页。——译者注 ）我们现在说起语言，想到的总是它所传达的信息。然而，语言诞生伊始，人们嘴里冒出的那些咿咿呀呀的声音传递的情感一点不比信息少。

时至今日，我们通常将传递情感和信息的任务分别指派给音乐和语言。音乐和语言，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这二者都不可或缺，不过，在北京人的时代，音乐和语言也许尚未分化成两个相互区别的领域。居住在周口店的早期人类当然开口说话，他们也会唱歌，创造音乐，但却没有想过要将二者区分开来。早期的人类处身于声音之海，很久很久以后，才有语言和音乐将我们带离那片海洋，在那之后，我们就只有借助宗教才能重新回到它的岸边。我喜欢老子的说法： “大道废，有仁义。”（《道德经·第十八章》）我还想在后面补充两句： 绝地天通，乃有书、乐。

我们谢过安妮塔的热情服务，便离开了。出了博物馆，黑色奥迪向石楼镇方向开去，那附近曾经住着一个对语言文字极度关心的人。车过二站村，接着经过了一个铁路道口，我们来到一组围墙环绕的新建筑前，大门上挂着牌子： 贾公祠。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这里从前的主人贾岛，是中国诗歌黄金年代的一位著名诗人。2005年，附近的一座工厂出资重修了贾公祠，但显然它的名气还没有传扬出去，我们是当天仅有的访客。工作人员除了看大门的，还有一位导游张女士。她一边陪着我们参观，一边概括了贾岛的生平，并吟诵了他的作品。

贾岛（779－843）生于斯长于斯，然而有关其早年事迹，我们所知甚少： 他年幼家贫，少年时曾出家为僧。贾岛出家的寺院至今犹存，就在北京人遗址西面的山中。僧侣生活至少可以糊口，除此之外，少年贾岛也因此有机会接触文字的读写训练。他从此爱上了文字。在汉语中，“诗”的本义是发自内心的语言，所谓“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这正是贾岛所擅长的。张女士背诵的贾岛诗中，有一首《 三月晦日送春》是我的至爱：

三月正当三十日，
风光别我苦吟身。
共君今夜不须睡，
未到晓钟犹是春。

三十二岁上，贾岛陪着师父一起去了大唐的都城长安和洛阳，见到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们：　张籍、孟郊和韩愈。这次经历对于贾岛简直如同进入天堂一般，巨大的惊喜淹没了他。不久之后，他开始感到僧侣生活对自己的才能已经造成束缚，便决定还俗回家，将余生完全奉献给诗歌——那才是他真正的天职。

然而诗歌几乎无法养家糊口，贾岛的余生都在贫困中度过。五十多岁时，他生平第一次获得朝廷任命，做了一个小官。但是，像其他所有的中国诗人一样，贾岛无法做到心口不一。他在错误的时间说了错误的话，或者写下了错误的文字，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于是遭到贬谪：　先是被派往长江中游某地，接着又被调往长江上游某个支流附近。843年，他死在普州（今四川安岳）任上，并葬在当地。贾岛选择的生活既不能给他带来财富，也不能带来权势，但是的确给他带来了众多的仰慕者。贾岛死后，人们在他的故乡为其修建了祠堂。尽管遗体一直留在四川，他的衣冠和生前所用之物都被送回了老家，如今埋葬在我们眼前的贾岛衣冠冢内。向衣冠冢致敬之后，我和泰德向出口走去。导游背诵了最后一首诗《夜期啸客不至》：

逸人期宿石床中，
遣我开扉对晚空 。
不知何处啸秋月，
闲著松门一夜风。

在关于贾岛的所有故事里，有一个是尽人皆知的。如果你只知道关于贾岛的一件事，那一定就是这个故事：　贾岛在长安城中过市，边行边吟，得诗两句，正对其中一字犹豫不决，出神冥想之时，不意冲撞了当时名气最盛的大文豪韩愈。贾岛向韩愈说明原委后，韩愈不仅没有怪他，还帮着出主意，于是两人成为好

友。从那以后，贾岛就成了文字爱好者们的英雄。

我们向张女士道别，然后乘车回到107国道上，继续向南奔驰了二十公里。向西的一条岔路边，路牌上醒目地写着“云居寺”。以前来中国旅行，沿途不断停车、四处向人打听是不可避免的功课，而现在，中国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历史也是潜在的旅游资源。人们有了钱和假期，总想出门找个地方看点什么。长城和故宫已经不够用了。

十分钟后，就在云居寺的山门前，我们拐上了一条往北去的小路。这条路刚铺了沥青，一队士兵站在路中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更多的军人陆续从山上下来加入队列，终于，军人们整好队伍回营，我们才得以继续向山上开去。军营就在云居寺隔壁，而他们从山上下来的地方，正是我们要去的雷音洞方向。一座房子在路的尽头把守着继续上山的石阶。

尽管在国道上树起了路标，工作日期间来探访云居寺的游客依然稀少，爬上这道石阶去雷音洞的人就更少了。我们不得不叫醒在房子里打盹的看门人，他收了我们每个人二十五元门票钱，放我们上山而去。石阶路向上延伸，横跨过铁路线之后变成了土路。正往上爬着，一列去太原的火车从身后隆隆驶过。

云居寺和军营共同守卫着一条穿越太行山的古道，不过，如今这条路上只有火车还在通行了。火车在前往太原的途中将会经过五台山，那里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在所有菩萨中，文殊菩萨的智慧和辩论才能居首，因此又被称为“大智文殊菩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五台山都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朝圣中心。一千四百年前，如果你想找个地方修建一所寺庙，这条穿越太行山的朝圣古道的入口处，大概会是个理想选择。

最早在此修庙的，是公元605年时一个叫静琬（？－639）的和尚。根据其弟子的记述，静琬的师父是天台宗的祖师之一南岳慧思（515－577）。慧思曾经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说，他们正生活在“末法时代”。这种说法来自佛经： 佛陀曾说，正法不灭，但人类领悟正法的能力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退。佛祖据此列举了三个不同的时代： 正法时代、像法时代和末法时代。而慧思认为，末法时代已经开始，他要求弟子们在弘法时能够顺应时代，也就是强调虔诚修行，不提倡空谈顿悟； 换句话说： 多磕头，少喝茶。

慧思的末法思想可能与北周时期的灭佛运动有关。当时，佛教僧侣日益增长

的影响力让皇家深感不安，与此同时，因为大量土地被寺院占有，朝廷的税收也急剧流失。终于，在574年，周武帝下令所有佛道僧徒全部还俗，财产统统充公或被摧毁。这道敕令直接导致大量僧尼逃向南方，禅宗的二祖慧可也在其中；　它还间接导致了北周的灭亡：　以隋代周的杨坚曾是北周武帝手下大将，他从小被一名尼姑养大。

581年，杨坚杀掉了最后一名北周皇室成员，自立为帝，正式建立隋朝。历经三百年割据战乱，中国终于又一次恢复了统一。随着灭佛运动结束，躲在家中的佛教徒重新回到寺院，逃往南方的僧侣也大批返回。但是仍有许多人担心，安全只是暂时的——因为武帝灭佛之前的446年也曾发生过另一次灭佛运动——佛教徒们于是纷纷大量印制佛经，以免可能再次出现的宗教迫害让佛法彻底消亡。静琬大概也是这么想的，而且他看中了太行山的石头，把佛经刻在这种极为耐久的材料上简直是个完美的主意。

静琬把包括《华严经》在内的当时最为流行的十四种佛经刻在石板上，又在山中开凿洞穴，将石经藏于其中。与此同时，华北各地的僧侣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不同的是，静琬开创的工程一直持续了五百年之久。

云居寺刻经的数量之多和持续时间之长，与华严宗的四祖法藏法师有重要关系。697年，法藏应武则天之请来到云居寺，摆下道场，以法力打击契丹人的叛乱。法事做完，契丹人旋即被击溃，皇室认为法藏法师居功至伟。712年，法藏圆寂，朝廷为纪念大师在此立下的功勋，特别赐给云居寺一部《开元大藏经》。大藏经于740年正式运来，并成为云居寺刻经的底本。刻经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初洞穴被封起来的那一刻。

藏经洞被再次打开已经是1956年。至少对于佛教学者和翻译家来说，洞中所藏乃是无价之宝。在云居寺石经被发现之前，中文大藏经已知的最早版本是1250年前后在朝鲜制作的一批雕版。云居寺的石经则比它们早了五百多年。目前已经发现的刻经石板超过一万四千块，内容包括了《开元大藏经》中的一千多种佛经，它们分别藏于我们此时所在的雷音洞及其周围的八个洞穴，以及云居寺附近的一处地穴里。

俗世中人显然也意识到了石经的价值。我第一次来拜访石经山还是在两年

前，从那时起沿途的山路上和洞穴周围就已经装满了动作感应器。藏经的九个洞穴在距离寺院大约两公里之遥的石经山上呈上下两层分布，静琬开凿的洞穴位于上层，被编号为第五洞，但人们都叫它雷音洞。过去封住洞口的砖头如今被一道铁门代替。我们四下寻找，发现看门人正和一群游客站在山顶附近。我们冲着山顶大喊，他终于听到了。

几分钟后，看门人从山顶下来，打开了铁门。雷音洞大约十米深，八米宽，洞壁上满布着静琬所刻石经，从右手边的《法华经》开始，结束于左手边的《维摩诘所说经》。洞穴中心立着四根石柱，用于支撑洞顶的重量。石柱上刻着上千尊小佛像，每身佛像旁还刻着名号。柱子之间的须弥座上供奉着一尊弥勒佛像。1981年，须弥座中发现了两颗红色的佛舍利，据考证，它们来自印度，当年曾被赠予隋文帝杨坚，文帝又把它们赐给了静琬。末法时代的静琬把它们藏在了刚开凿出来的雷音洞里。

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

雷音洞宛如一架时光机，而且是为我们这些来自未来的人所造。可是这么多佛经对世人——那些学者和翻译家自然除外——能有多大的意义？静琬可能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藏经仅限于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十四部。而他的后继者就没有那么仔细了，也不管是否看得懂，他们刻录了大藏经中的每一部经文。显然，末法时代已经开始，顾不得那么多了。但既然如此，我们这些晚来了一千多年的众生，又怎么可能读懂呢？到了这个时候，语言，哪怕是神圣的语言，也已经变得不知所云了罢。

当菩提达摩开始在中国讲授禅法之时，他告诉弟子，只学一部《楞伽经》就已足够。很有可能，他传授的四卷本《楞伽经》里，下面这一段特别做了标记

——

佛祖向大慧菩萨解释“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说：

大慧，彼诸痴人，作如是言： “义如言说，义说无异。所以者何？谓义无身故。言说之外，更无余义，惟止言说。”大慧，彼恶烧智，不知言说自性，不知言说生灭，义不生灭。大慧，一切言说，堕于文字。义则不堕，离性非性故，无受生，亦无身。大慧，如来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故，除不堕文字。

大慧，若有说言，如来说堕文字法者，此则妄说。法离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离文字故，非不饶益义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坏者，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 若无者，谁说？为谁？

是故大慧，菩萨摩诃萨莫著言说，随宜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一故。我及诸佛，为彼种种异解众生，而说诸法，令离心意意识故，不为得自觉圣智处。大慧，于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现量，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诃萨依于义，不依文字……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应摄受，随说计著。真实者，离文字故。

大慧，如为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观指，不得实义。如是愚夫，随言说指，摄受计著，至竟不舍，终不能得离言说指第一实义。大慧，譬如婴儿应食熟食，不应食生。若食生者，则令发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灭，不方便修，则为不善，是故应当善修方便。莫随言说，如视指端。（译文引自求那跋陀罗译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三。——译者注 ）

然而《楞伽经》并不在静琬的最爱之列。我们走下山回到车上，沿着107国道驶向来时路。车窗外，石经山兀自屹立，一轮新月在山顶高悬，暮色中分外明亮，不需要任何人“以手指月”也能看见。

第二章 不见如来

尝试过以语言体悟佛心之后，接下来该试着感受一下具体的形象了。这项任务在北京也能完成，但是我想去见识一下中国人迄今为此所做的最伟大的尝试。

佛祖曾经问他的弟子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金刚经》）他是在提示弟子注意观照自己的内心。但是对弟子们来说，观瞻佛祖真容远比观照内心要容易得多。面对佛像，弟子们想象着自己仿佛也拥有了种种妙相：金色的皮肤，整齐的仪容，目光清静，光照身而行——对外表的执著不仅令普通人烦恼，也同样烦恼着那些想要从欲界红尘中解脱出来的修行者。佛陀入灭后一千两百年，禅门临济宗的开山祖师临济义玄如此教导弟子：“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这也许是个办法。但我和佛祖没什么过节，我不介意见到他。北京以西约三百六十公里之外，长城脚下的边塞古城大同是我这次打算探访的地方。

我考虑过坐火车前往。但是在中国乘火车总是麻烦多多——并不是火车旅行本身，而是买票的过程，尤其是如果你想买到一张座位票的话。长途汽车的票价要贵一点，但是往往更快，更舒适，班次也更多。北京城里的长途汽车站有六七个之多，我打过问讯电话，找到了正确的那一个：六里桥长途汽车站。但我发现，从泰德的公寓到六里桥，要穿越半个北京城，而且那地方没通地铁。出发前，泰德带我去了趟女人街附近的旧货市场，花八十块钱买了部旧手机，又充了八十块钱话费。跟泰德道别时，我祝他好运——他正打算拍一部关于皮影戏的纪录片——然后奢侈了一把，打车去了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司机选择走三环，因为这样虽然绕远可速度快。他说的没错，我们开到六里桥只用了半个钟头，但车费达六十元之巨。

车站刚刚翻修过。它的表面被玻璃幕墙包裹了起来，而内部的装修更是气派，售票处已经是电脑联网的了。不到一分钟，我买好了车票，十分钟以后发车，刚好还有时间上趟洗手间，再买瓶茉莉茶饮料，一包花生。开往大同的长途车每小时一班，票价不过八十一块钱。

与车站相比，大巴的崭新程度不遑多让。尽管是周末，车上却只有十来个

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中国能遇上一辆空荡荡的大巴实属难得，一辆崭新而又空荡荡的大巴则无疑是稀世之珍。大巴的后排座位都空着，我走过去坐下，几乎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然而紧接着，我抬眼看见了前方高悬的车载电视和DVD播放器，更注意到每个座位都安装了微型扬声器，心中大呼不妙。不出所料，我们刚一出发，电视里就开始播放电视剧，但总算老天有眼，司机把音量开到足够低，随着车速越来越快，公路上传来的噪音迅速淹没了它。

大巴从三环的西段开向北段，然后拐上通往张家口的高速公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就是在张家口拍摄的。出城不久，高速公路进入山区，开始蜿蜒起来，八达岭长城在窗外闪现。旅游部门统计过，八达岭每年接待的游客都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如果把这些游客全都抓了壮丁，让每个来访者为长城添一块砖，只需一块，就可以迅速重新修建一道东至大海、西抵大漠的长城。我在车里胡思乱想着。经过过去几天的奔波和一场小感冒，我的身体还没从疲劳中恢复。大巴驶过八达岭出口，我试图读一本中国佛教造像史方面的书，但很快便告放弃。最后，我拿出国航赠送的小枕头，靠在车窗上睡着了。

没有人知道佛陀的追随者何时开始为他们的导师造像。根据一部被许多人认为是佛教早期大众部传本的佛经记载，佛陀成道后，曾升至须弥山顶的天界，为他的母亲说法三月。在此期间，附近的两位国王命令手下工匠造佛像两躯，以此稍解弟子们内心之中因佛陀的短暂离去所带来的空虚与不安。两座佛像均与佛祖等身大小，一座以牛头旃檀木雕就，另一座为黄金铸成。（《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

佛陀入灭于公元前383年（此据日本学者中村元说。——译者注 ），而《增一阿含经》修成于此后的二三百年间，其中所述事迹真假难辨，但不管怎样，我们仍能由此看出佛陀的形象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有多么重要。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最早被用来象征佛陀的并不是他的肉身形象，而是那些暗示其存在的事物： 佛陀于菩提伽耶成道时为他遮阴的那棵无花果树，说法时趺坐其上的狮子座，象征佛法“八正道”的有着八根辐条的法轮，装有佛骨舍利的窣堵波，或者象征他已出离尘世的脚印等等。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的工匠们才开始逐渐从这些含蓄的象征转向直接刻画佛祖肉身形象，大夏（今阿富汗）和秣菟罗（今印度北方邦）的工匠们也在公元一世纪和稍晚些时候分别步上犍陀罗的后尘。

在这些最早的造像中，佛陀头盖骨中部的隆起被刻画为螺发盘旋的肉髻，耳轮模仿年幼大象的特征，双臂颀长宛如猩猩，眼廓的形状则像莲花瓣一般。佛陀穿着通肩式的袈裟，他通常站着而不是坐着，右手施无畏印，仿佛在跟众生打招呼。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这类人性化艺术造型的文化渊源（是印度本土的还是源自希腊？），而在此之前，印度次大陆的造像仅限于刻画地方神祇。尽管《增一阿含经》这类早期大众部经典中记述了为佛陀造像的事迹，但在佛陀最初的教导中，教法是比导师本人更为重要的。我们在另外一些早期佛经，比如《相应部》之中，就可以读到这种对偶像的回避态度——佛陀对弟子跋迦梨说：“见法则见我，见我乃见法。”（上座部巴利藏经《相应部·犍度篇·八七·第五·十三》）

然而佛陀还告诉弟子，在他入灭后五百年，佛法的追随者们就会从教法本身转向对形象的痴迷。他说对了，而且他们并没有等那么久。仅仅到了公元前一世纪，犍陀罗和大夏地区的印度希腊王国以及贵霜王朝的统治者就在他们的棺材和钱币上浮雕了释迦牟尼的形象。随后的两个世纪里，秣菟罗地区又涌现出更为精致的石雕佛像。

这一切并非偶然。大乘佛教就崛起于大夏、犍陀罗和秣菟罗所在的这片土地，这一派的佛教徒倡导通过积累功德，而不是寂寞艰苦的修行，最终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当地的统治者和商人很快开始资助这种新兴的、向世俗开放的佛教运动，佛陀的形象也随之变得典雅高贵起来。到了四、五世纪，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神祇，而是作为宏伟而万能的超级偶像出现了。如今，阿富汗巴米扬的大佛已经化为齑粉，佛教徒早年为佛祖树立的巨大造像，也就只有在大同还能一窥究竟。我一路向着它飞驰而去，直到售票员把我从梦中叫醒。

开出北京两小时之后，大巴停在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让乘客下车放水。尽管中国的石油工业已经向民营资本开放，中石化仍然基本垄断着华北市场，不过它的加油站总算也开始提供抽水马桶了。在过去，厕所的全部只不过是一道墙围着一条沟。同车的乘客们都抓住机会向厕所冲去，我换了个姿势，打算接着做梦，但没能成功。通常，长途汽车中途停车，会至少给乘客留出一根烟的时间，可是人们刚刚从厕所冒出头来，这辆车的售票员就大喊着把他们赶回了车上。于是我们继续赶路。

快到宣化出口的时候，我们离开京张高速，进入宣大高速往西南方向驶去。在中国的路牌上，高速公路对应的英文是“expressway”，而不是“freeway”（双向封闭行驶的高速公路系统最初诞生于美国，其常用的名称是“freeway”，而这个词同时有“免费道路”的意思。——译者注），因为一切重要的交通线在这里都是收费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得以如此迅速地建成完善的道路系统。无论收费几何，我相信物有所值。当然，那些超载的大货车一刻不停地摧残着这些高速路，但普通公路的状况更糟，常常满布陷阱。以前在中国乘车旅行，平均时速能达到四十公里我就谢天谢地了，如今有了高速公路，大巴轻易就能开上九十公里，而私家车常常时速超过一百公里。虽然高速公路让旅途少了几分探险的乐趣，但同时也的确让长途旅行变得更加靠谱。

继续前行，公路将泥河湾盆地干枯而广袤的地表撕开，横穿而过。在最近几年里，这里成了古人类和古生物学家的乐园，对于学者们来说，泥河湾已成为比周口店更为重要的地点。就在这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旁边，考古学家将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遗迹的出现时间前推至一百七十万年前，比周口店早了一百多万年，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人类起源地之一。

高速公路与路旁的景致同样荒凉。路上甚至看不见一辆大货车。一片死寂。偶尔，窗外冒出一两条河流，它们出现在这不毛之地让人感到惊讶。河水还没化冻，黑白两色的喜鹊在冰面上蹒跚跳跃，寻找着冰层的裂缝。在一条河中央，有个老头把冰面凿了个洞，坐在马扎上垂钓。过去曾经啸聚于这片土地的游牧民族对于开春的第一场渔获非常重视。吃了一冬天的羊肉，这时候能来条鱼当然是打牙祭了。

除此之外，枯黄的视野里仅有的变化就剩下去年秋收之后农田里残留的秸秆和随风飘散的塑料袋了。进入大同之前，我们终于看见了一点绿色的东西。那是一片绵延数公里的松树林。它看上去简直不合时宜。驶过松林，我们又重新回到枯黄的世界。

自从印度板块向北漂移切入欧亚板块，将中亚抬升起来之后，季风就再也没有光顾过这片土地。它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为干旱，但这并不是一片沙漠，或者至少还没变成沙漠。它位于一片曾经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最南端，游牧民族曾在这

里逐水草而居，同时觊觎着附近那些居住在土黄色城市中的居民拥有的财富。中国的早期历史就是这两群人的关系史。

游牧民族并不是由新石器时代的采猎者演化而来，他们形成于成熟的文明社会，或者至少是在文明出现之前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学会了驯化动物，开始豢养家畜，而马、牛和羊这类家畜的饲养需要广阔的草场放牧，游牧民族由此出现。农业文明与游牧社会长期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但他们却又互相依赖。游牧人需要文明世界出产的谷物和诸如织物和金属器具一类的产品，文明世界则渴望获得游牧人拥有的马匹和皮革，但他们更渴望得到的则是游牧人的军事技术。游牧民族正是靠着他们的军事才能，才从农业居民那里掠得物品和财富，而定居在黄河流域的农业中国人也同样依赖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与敌人抗衡——他们的敌人不仅来自北方草原，也来自农业文明内部。

公元前三世纪，当中国在秦帝国的统治下第一次结成统一的政体，它的游牧邻居也缔造出了第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 匈奴。随着中原王朝的兴亡，草原上的部落联盟也经历着分分合合——匈奴之后是鲜卑，鲜卑之后还有突厥……大多数时间里，中原的王朝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拓跋鲜卑首次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们不仅攻破了农业文明的防线，并且征服了中原，在公元386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汉王朝—— 北魏。拓跋氏的鲜卑人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在其故地，鲜卑人的遗产依然有迹可寻。离开北京四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拓跋鲜卑王朝的故都。

走出大同汽车站之前，我先在车站里找人打听了下一个目的地——五台山的发车班次。先把退路找好，这是我老早就养成的习惯。售票窗口里的女士说，每天只有一趟去往五台山的班车，早晨七点半出发，上车地点在另一个车站。我把这些都记在小本上，出了车站，把背包扔进一辆等在门口的出租车，告诉司机：给我找间像样的旅馆。旅途才刚开了个头，我的内心正豪迈得不行。

大同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我上次来访时还是1989年，那会儿的人们如果要乘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在马车和公共汽车之间做选择，它们的共同之处是车身上都刷着诸如“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向前”之类的大字标语。

出租车司机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实力。他带我去了花园大饭店——他眼里的“像样的旅馆”。这家四星级酒店一晚住宿的价格是四百二十元人民币，大大超出

了我这名“老外”的支付能力，两位年轻的前台小姐对此大感惊讶，不过她们依然热心地帮我联系了云冈宾馆——三百六十元，还是太贵。最后，她们带着几分不情愿，向我推荐了泰和春，但又忧心忡忡地指出，那只是一家三星级宾馆。她们几乎要为让我如此屈尊而感到羞愧了。泰和春一晚只要二百元，而那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价格，它位于大同城的东边，不过反正城市也没多大。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办完入住手续，我回到车上拿我的行李，然后跟司机商量包他的车。最终谈好的价格是一天一百六十元，大约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

二百块的房间相当超值，连地毯都是干净的，一个烟疤也没有。饮水设备已经和中国的大多数旅馆一样，不再是从前的暖瓶，换成了电热水壶。恭喜过自己之后，我用水壶烧了点开水，一边等水开，一边打开行李，拿出茶具： 一只橘子大小的陶壶，两只小瓷杯——一只给我自己，一只留给客人，或者两只都给我自己。茶叶是一包台湾乌龙。除此之外，还有我从西雅图对面的班布里基岛上一家两元店里淘来的圆形手工木托盘。盘底上刻着一座山，山上立着一间俯瞰瀑布的小亭子，还有一首到现在我也没看明白的日文诗。做这只托盘的人大概和我一样，总在幻想另一个世界。这是我在旅馆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我尽情享受着眼前的奢华。

第二天早晨，为了通便，我改喝了咖啡，并准备好去见识拓跋氏鲜卑人的成就。和许多游牧民族一样，鲜卑人的宗教信仰中充斥着萨满的成分，但是也像其他征服了定居居民的游牧民族一样，作为征服者的鲜卑接受了被征服者的信仰。拓跋氏尤其看重佛教。他们不仅支持佛教僧侣的活动，更宣称“皇帝即如来”，以此牢牢控制了笃信佛教的子民。

但这种安排也有不利的一面。僧侣和寺院因为免于征税，成了许多人逃避赋税的避难所，而那些没有选择逃避的人则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终于，在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忍无可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寺院被捣毁，没来得及逃走的僧尼被强迫还俗。然而就在452年太武帝去世之后，他的孙子，继位的文成帝立刻掉头开始修复那些被他祖父毁掉的寺院。他还在都城西面的砂岩峭壁上启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佛教艺术工程。这片名叫云冈的山崖被当地人视为圣地，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寻找神迹的地方。文成皇帝则在这里用石头

雕刻出了自己心中的神迹。

最初的方案由文成帝指派僧人昙曜负责筹划，这一方案包括开凿五座洞窟，每窟中供奉不同的佛像，以此象征佛祖拥有的五种智慧：　　法界体性智，大圆满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因为石窟由皇家出钱开凿，于是窟中的五座佛像分别按照拓跋氏已逝的四位皇帝和文成帝没能当上皇帝的父亲的容貌雕刻。正所谓“皇帝即如来”，这些造像用石头重申了鲜卑人的主张。根据皇家的记录，有超过四万名工人参与了工程，招募的工匠来自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甚至远达印度。工程开始于460年，到了全部完工的524年，云冈的峭壁上已经被凿出五十多个洞窟，里面雕满了五万多尊佛像。到了唐朝，来自中原的工匠又为云冈增添了一些佛像，但除了其中的一尊巨型阿弥陀佛造像，其他都无法与拓跋氏的成绩比肩。

司机张先生的车停在酒店门外，等着带我去云冈石窟。他把女儿也带来了。张丽丽今年二十三岁，在本地的师范学院读书，平时她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而今天是周六，张先生觉得这个学英语的好机会不容错过。我接受了这个意外的安排，同时暗自提醒自己，不要失礼地盯着女士乱看。这可真是个挑战。

张先生问我有没有吃早饭，我说已经喝了咖啡，于是他二话不说带我去吃饭。我们去的是他的最爱——一家看起来很是高档的面馆：　落地的大玻璃窗，铺着地板砖的地面一尘不染。落座的时候，张先生跟老板招了招手，三碗面条一分钟之后便出现在面前：　大碗宽条，上面堆着香菜、萝卜片和肉末。张先生坚持埋单，虽然没多少钱，但这是老张的待客之道，这也是我在中国一再收获的礼遇。在美国，没有人会特别待见我，而在这里，我总是被细心照料，甚至看护，我不得不怀疑自己上辈子做过什么大好事。

吃完面条，我们上车朝城西的云冈开去。十几公里的路程，二十分钟即到。云冈石窟是著名旅游景区，但眼下并非旅游旺季。景区大门外，足够停放上百辆旅游巴士的停车场里，只停着一辆车。由此可见，三月是造访云冈的好时机，尽管天还有点凉。门票六十块一张，我给丽丽买了张票，并邀请老张加入，他拒绝了，他说他要看好他的车。

为了不辜负如此重要的佛教胜迹，我决定再奢侈一把，多花八十块请一名导游讲解。售票处隔壁的旅游服务中心里坐着大约四十个无所事事的导游，他们的

生意至少还要等一个月才会上门。我从容挑拣一番，选中了会讲英语的蒋小姐。既然丽丽要学英语，英文导游应该对她的胃口。巧的是，蒋小姐居然是丽丽的校友。两位姑娘开始热烈谈论她们共同的母校。

我们从断崖东端的洞窟看起。洞窟都被编了号，最东边的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云冈年代最早的“昙曜五窟”，开凿于460年。洞里面的温度低得惊人，我不得不拉上大衣的拉链。导游说，这里一年四季温度都很低，即使外面是四十多度的酷暑，洞里依然寒气逼人。

昙曜五窟中的佛像只有一尊从洞外就能看见，这是因为那座洞窟的前壁在一次地震中坍塌了。其他四座洞窟都保留着一个前室，从前室继续深入，里面是岩壁凿空后形成的巨大洞穴，其中供奉的佛像或站或坐，高度在十三到十七米之间，与美国拉什莫尔山的石雕总统头像尺度相当。不同的是，洞中佛像身前的空间极其狭窄逼仄，观看佛像必须引颈后仰，如此设计，让每一个来访者顿生自身渺小之感。

每座洞窟的外墙上都开凿了一孔高窗，光线从室外射入，恰好照亮佛祖的面颊，仰头看去，佛祖的头颅仿佛脱离了躯体，悬浮在空中。我注意到，佛像背后与岩壁相连的部分，都有明显的渗水迹象。此地的岩石质地疏松多孔，而大同地区的雨水特点是不下则已，一下雨便如瓢泼。正是从中国西北这片光秃贫瘠的土地上，夏季的暴雨为黄河带去巨量的泥沙，使它的浑浊程度数倍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河流。

所有尺度巨大的造像在人体比例上都会失真，云冈的佛像也不例外。也许这只是因为观者的视角太靠近地面，从而造成透视变形，也或者是因为当时的工匠技艺还欠娴熟。在此之前，从未有人类试图制作如此巨大的人形雕刻。巴米扬大佛要在昙曜五窟落成后的一个世纪才开始动工。云冈的某些洞窟里，由于佛像过于巨大，工匠只好把胁侍菩萨作为立柱，让主尊的双手落在菩萨身上，共同支撑大佛的体重。

一千五百年前的佛教信徒走进这些洞窟，看到如此宏伟的造像时，敬畏之情想必油然而生，对于那些等同于如来的皇帝，虔诚恭顺之心也必瞬间高涨至无以复加。穿行在五座巨窟之中，我突然意识到，昙曜五窟的造像并不是什么纯粹的

艺术，也与佛教徒脱离苦海的目的无关，它们的目的就是让人敬畏，进而服从。来到这些石头超人面前，信徒只会强烈地感到自己与佛祖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在它们面前，会有人敢于设想自己也能成佛么？才怪。

接下来的第九至十三窟开凿于昙曜五窟之后的数十年间，出资造像的供养人是北魏贵族。可以看出，这批佛像强调的不是令人敬畏的尺度——虽然它们的体量依然庞大——而是设计和工艺的精美程度。蒋小姐向我指出那些源于波斯和拜占庭的装饰母题，以及明显带有希腊－罗马风格的造型特征。每一个洞窟都像是一枚经过繁复切磨的宝石，在洞中行走，就如不停转动一只万花筒。每一寸墙壁都被佛像、天神、佛传故事或者繁复的纹饰所填满，而且，佛教并不是唯一的表现主题： 中国的乐器有许多来自波斯和中亚，在一个洞窟里，我看到墙壁上刻满了奏乐的天神，他们手中的某些乐器我从未见过。

这组洞窟还因为造像全部彩绘而被称为“五华洞”。佛窟完工后过了一千多年，某个清朝人在佛像外表敷了一层草泥，然后施以彩绘，将满墙朴素的砂岩造像变成了一台色彩浓郁的浮华戏剧。尽管有些地方表层的敷泥已经剥落，露出内部用作固定草泥的木骨，但整体效果依然绚烂夺目。与昙曜五窟不同的还有五华洞的内部格局： 前者的空间呈圆形或椭圆，就像一座巨大的茅篷，伫立其中的佛像面无表情，仿佛是在入定时化作了石头； 后者呈方形或长方形，看起来就像皇宫里的一间大殿，佛祖姿容也像是正在为前来拜谒的人讲授佛法。很显然，五华洞更为精美的制作反映的是修建者态度上的不同： 他们看重艺术，而不是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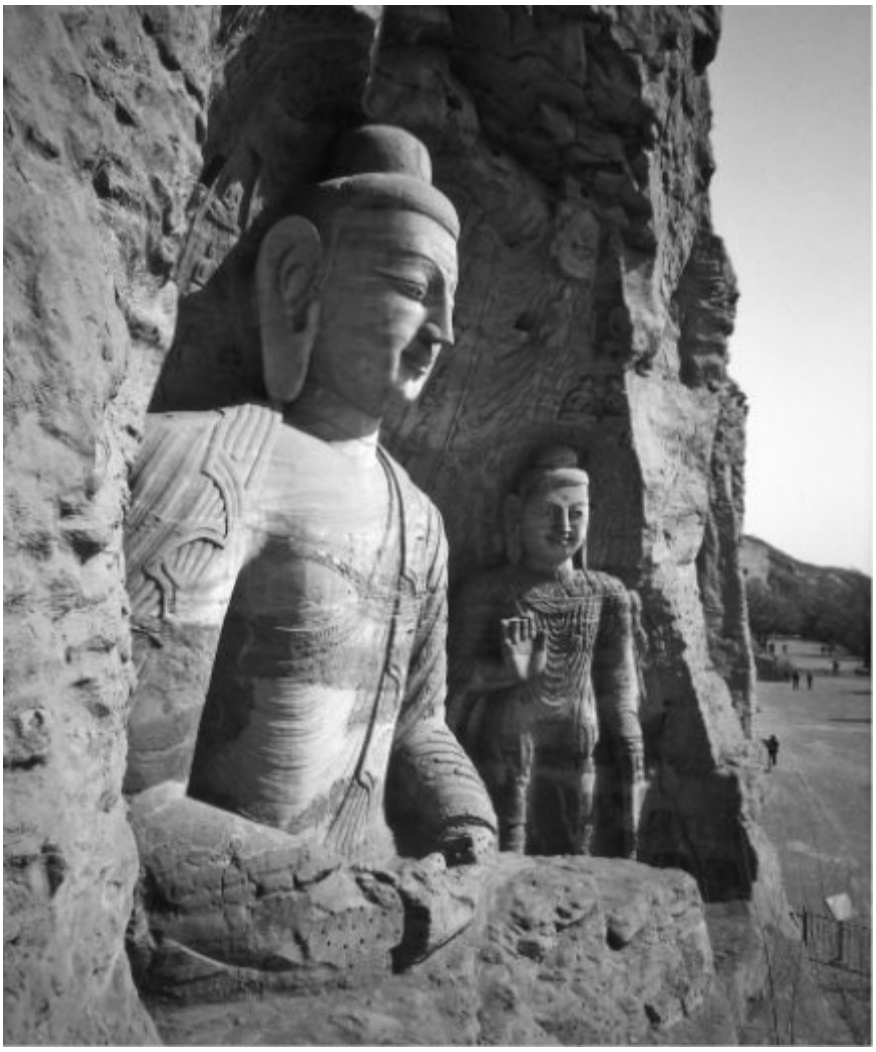
我们继续前行，来到第五至八窟，释迦、多宝并坐说法的造像开始出现。这组洞窟的供养人来自拓跋贵族阶级和上层汉人，二佛并坐的形制象征的是供养人夫妇。此处的佛像也被施以彩绘。第六窟尤其精美，四壁满布着超过三千尊大小不一的佛像。这些稍晚的北魏洞窟的另一个特征是，中央佛龛周围的岩壁被完全凿空，在洞窟里形成一个中心塔柱，礼佛的信徒可以围绕中心佛龛周行拜谒，这种布局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意义重大。与昙曜五窟类似，这组洞窟也在前壁上开凿了高窗，站在洞外很远的地方就能从窗口看见佛像的面目。看人先看脸，这是人类共有的习惯，胳膊、腿和躯干相比之下没那么重要。我们总是通过脸来认识一个人。所以禅宗大德们总是教导弟子，要现出自己的“真面目”——每个人出生之前就已经拥有的面目——而不是真胳膊真腿。

从第五窟出来，蒋小姐的任务就完成了。她让我们去西面的洞窟自己随便看看。拓跋鲜卑离开云冈许多年后，这些洞窟在唐代（618－906）被开凿出来。唐朝的佛像已经变成汉人模样，与鲜卑人的艺术相比，它们更为柔美，更多些人间烟火气。继续往西，是一些由本地权贵出资、开凿时期更晚的洞窟，里面的佛像已经漫漶不清，它们见证着大同的辉煌终于告一段落。

离开之前，我在外壁完全崩塌的第二十窟前面，给幕天席地的释迦坐像拍了张照片。在我试图感受佛陀形象的短暂访问中，这尊宏伟的造像当属意义非凡。如此规模的伟大艺术品，能够亲眼目睹是我的荣幸。但我还是忍不住会去设想，这样的象征物对于那些奔走在解脱之路上的人们到底有多大帮助，甚至也许恰恰相反，它们只会让信徒们更深地陷入感官的泥潭。我又想起佛陀对须菩提的提问：“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须菩提回答说不可以，因为“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陀又接着补充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金刚经》）我刚刚看到的，都是如来的身相。要见诸相非相，还得再等等。

我和丽丽走出景区大门，叫醒了正在车里睡觉的张先生，上车回城。开出去没多远，就看见路旁一座拱门，门口树着晋华宫煤矿的牌子。这是大同地区最大的煤矿之一，听说矿上有对公众开放的井下作业参观项目。我请求张先生把车开进矿区，下了车，找到矿里负责宣传的干部。不幸的是，他们发现只有我一个游客，而我又多了句嘴，告诉他们我正在为写书收集素材（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于是干脆地拒绝了我的参观要求。

回到大路上，我们继续往大同方向开，没走多远，张先生主动把车停在了另外一座名叫青瓷窑的煤矿门口。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以前是矿上的工人，他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到矿里来，有时候会和父亲一起下井，有时候就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和其他矿工子女玩耍。显然，老张在这儿人头很熟。我们到达的时候已是中午，在两小时的午休时间里，办公区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于是张先生熟门熟路地领着我去了主矿井所在的建筑。



大同云冈石窟，第二十窟之释迦坐像

屋里光线很暗，可以依稀看到六七个矿工正准备把一批钻探设备运往井下。眼睛稍微适应了黑暗之后，我走过去问他们下面有多深。工人们回答说，作业面在井下一百六十多米处，坐升降机下去大约要两分钟时间。他们的身体被煤灰严严实实地覆盖着，只有脸上还能看出点模样。

突然之间，工头出现了，他大声吆喝着，催促工人们加快速度。他们上了升降机，向我们微笑着挥了挥手，消失在井下。他们要在下面一千四百万年前的侏罗纪沼泽地里度过这一天，带一些可以燃烧的石头回来。

矿井外面，一列货运火车刚好驶进矿区，车厢里高高堆放着松木。张先生说这些木料会被用于搭建矿井上方的棚盖。我突然想起来大同时，在大巴上曾经看到城外有一片松林，于是恍然大悟。上了车，接着往回开，我们和几辆驴车擦身而过。张先生告诉我，在小型煤矿上，毛驴依然是煤和采矿设备的主要运输工具，而且不仅在井上，井下也是如此。我仿佛听见后脑勺响起皮鞭破空而来的声

音。不知道谁更可怜，驴还是人？矿区周围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立着上千座土坯房，那就是矿工和他们的家人居住的地方。在云冈，人们过去臣服于看起来像佛祖的石头，而今臣服于能燃烧的石头。

回到大同城，张先生热情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他把车停在南城的某条胡同里，带着我们一起爬上了三楼的家。张太太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了，她请我换上一双与我的脚相比堪称迷你的塑料拖鞋，然后带领我们走进水泥地面的房间。这是一个朴素到极致的家庭，屋里唯一算得上有美学追求的陈设是墙上的一幅挂历，展示着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张家还有一个已经上高中的男孩，不过没在家。学校离大同两小时车程，为了省钱，他周末也待在学校的宿舍里。

张太太给我们包了饺子，味道如何不必去提，反正是吃饱了。饭后甜点倒是很特别：　张太太从冰箱里拿出几个柿子，这是张家过年的时候买来招待客人的。她把柿子顶端切开，我们每人一个，起劲地吸着里面的果肉。这大概是最纯粹的水果雪葩了，而且味道非常不错。享用完甜品，张太太去洗碗，我们其余三人转移到张家兼做客厅的主卧室里，张先生歪在大床上，丽丽和我在两把椅子上就座。

有件事我忘了提：　在我们三人共度的半天时间里，张先生一直没完没了地批评丽丽的胆怯。“说英语！”他不停地命令她。丽丽从没跟外国人讲过话，所以有点害羞，我用英语和她交谈的时候，她总是不自觉地用汉语回答我。然而她父亲最严厉的批评还不是关于胆怯的。最让张先生不能接受的是，女儿考大学时选择了师范学院，在他看来，当老师简直是断送前途。丽丽眼里闪动着年轻的活力，她一定对未来有自己的憧憬。我对她说，别理你爸爸，他当然也是为你着想，但生命如此珍贵，怎能让他人替你选择生活方式？

我还提议，丽丽即使读了师范，毕业后也可以选择其他职业，比如蒋小姐就去云冈石窟当了导游。但导游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张先生说。这时，丽丽突然找到了勇气，她插话说，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是好工作，关键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我对此说很是赞同。张先生这时意识到自己寡不敌众，而且面临着慢怠客人的风险，于是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我，大同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大人物们从煤矿上赚了钱，都拿到北京、天津花去了。最后，他感叹道：　这日子，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啊。

但不管怎样，今天过得确实还不错，而且时间才过了一半。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告诉张先生，我还想去参观城里的一座寺庙。它是继鲜卑人之后，另一支占据过华北的游牧部落所建造的。拓跋鲜卑建立的王朝崩溃之后，中国重新在隋唐两代取得了南北统一。然而随着唐朝走向灭亡，一系列游牧部落联盟又一次控制了北方，并在接下来的五百年时间里维持着这一局面。

这五百年始于契丹人。他们来自东北的辽河上游，在其起源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的仙女和一个骑着白马的勇士相遇，结为夫妻，成了契丹人的始祖。骑着白马的这位显然是个牧人，而坐着牛车的应该来自农村——契丹人的起源传说恰当地概括了农业和游牧社会的关系，也一般性地说明了游牧文明的起源。这对夫妻育有八个儿子，由此繁衍出的八个部落，形成了契丹人的部落联盟。

契丹人建立了辽王朝（907－1125），当时它最大的都城“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而陪都之一“西京”则是今天的大同。大约与征服者威廉入侵英格兰同时，契丹人在大同城里兴建了气势恢弘的华严寺，将其作为举行皇家仪式的场所。华严寺及寺中的佛像都保存到了今天。

华严寺坐落于大同老城的市中心，它的规模如此巨大，因此被分成了上下两院： 上华严和下华严。华严是一部佛经的名字，它译自梵语“avatamsaka”一词，原意为“花环”。汉传佛教的重要流派华严宗正是以《华严经》为根本经典，在大同南面的五台山上发扬光大。《华严经》是一部内容深邃而绚烂的大乘佛典，记录了佛祖成道后第一次说法的内容。由于当时他不能确定普通人是否适合听闻佛法，所以这次说法的听众只是包括文殊、普贤在内的一众上乘菩萨。佛陀向菩萨们讲述了他证悟到的众多不同的世界——足以说明人类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多么片面。华严寺里至今保存有描绘着这次说法的辽代佛教艺术，以规模之大和年代之古而论，它们都是整个中国范围内顶尖的作品。

张先生把丽丽和我放在华严上寺的门口，然后到街上找地方停车去了。寺院的大门朝东，而不是通常所见的坐北朝南——这是因为契丹人崇拜初升的太阳。穿过空旷的院落，我们朝面前两座巨大的殿宇走去。殿内的光线比青瓷窑煤矿的矿井好不到哪儿去，但正是因为光线暗淡，保存在大殿里的彩绘艺术品才得以色彩不失。

上华严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始建于十一世纪，其后的数百年间，殿内的壁画和塑像都在朝代更迭引发的无数次战乱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到了十五世纪时，大殿内部被翻修一新。黑暗中，目力所及，仅能勉强看到佛坛的后排供奉着五尊端坐于莲座上的巨大鎏金佛像——和云冈的昙曜五窟一样，它们代表着佛陀的五种智慧。相比之下，此处的佛像更加人性化，表情也更为安详。排列左右的是二十尊护法天神，身形有真人两倍大小，全都保持着前倾的姿势，仿佛是在期待佛法的教诲。周围四壁绘满了佛传故事和听佛说法的五千弟子像。

佛像和壁画都很精彩，但时间有限，隔壁的下院里还有更多的东西要看。我们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上院的晚课正要开始。晚课被限制在大雄宝殿后面新建的佛堂中举行，以免僧俗群众对古建筑和殿内文物造成伤害。尽管如此，上院至少还掌握在僧人手里，而下院则已经完全看不到僧侣的踪影，它现在属于文保部门管辖。

下院的主体建筑——薄伽教藏殿前，有个人在抄录一通辽代石碑的碑文。我走过去跟他聊了几句，他提到，僧人们曾经试图重新回到下院，但最终没能如愿。具有文物和历史价值的古代遗迹出于保护的目的被清场，这在如今已是很常见的现象。我反倒觉得政府居然允许僧人占据上院挺不可思议的。大概政府找不到更合适的解决方案，但又总得给他们找个安身之处吧。

工作人员说他们马上要关门了。剩下的时间只够我在薄伽教藏殿里匆匆扫一眼。这也是一座建于十一世纪的建筑，但和上院的大雄宝殿不同的是，它在后世的战乱中得以幸免，至今仍完好保存着十一世纪的辽代彩塑原作。眼前所见令我目瞪口呆：　三十一尊包括“三世诸佛、十方菩萨、声闻、罗汉、一切圣贤”在内的佛教造像极其完美，全都比真人还大，围绕着佛坛中央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错落排列。我造访过中国的数百座寺院，它们拥有的所有造像，以设计构思和雕塑水准观之，都无法和华严下寺所藏相提并论。米开朗基罗若能有幸目睹，也必流连不去。其中的一尊菩萨像曾给历史学家郭沫若（1892－1978）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被他称为“东方维纳斯”。

我只能后悔自己没有一大早就赶来，只有那个时候，旭日会从大殿朝东的巨大门框外直射进来。而现在已是黄昏时分，太阳早已沉入大殿身后，而工作人员

正急着回家。那感觉如同在卢浮宫里待了十分钟就被赶了出来。不过至少我已经看到了我想看的。美酒虽好，但也不必贪杯。我和丽丽一道离开下院，回到她父亲的出租车上，向我的旅馆开去。又美又满的一天已经接近尾声，收获可谓极丰：　我看到了足够我回味好几辈子的佛像，而且全都令人赞叹不已。然而，一首十二世纪道川禅师的诗作却在心头萦绕不去：

大同华严寺下院，薄伽教藏殿

泥塑木雕缣彩画，
堆青抹绿更妆金。
若将此是如来相，
笑杀南无观世音。

回旅馆的路上，我们刚巧路过大同的九龙壁。尽管五点已过，九龙壁的院门却还开着，于是我请张先生把车停下来看一眼。看门人的表大概慢了十五分钟不止。我花了十块钱，向他买了两张门票，带着丽丽一起走进大门。一道四十五米长，八米高，两米厚的超级巨墙孤零零地树立在这空旷冷清的院子的南端，它的表面以五彩琉璃拼砌了九条龙。紫色、蓝色、绿色、黄色和橙色的巨龙在须弥山顶的云水之间翻腾跳跃着，景象很是壮观。

大同九龙壁是为朱桂（1374－1446）建造的，他是明朝开国皇帝的第十三个儿子。契丹人占据中国北方之后，这片土地在游牧民族中间不断易手：　取代辽王朝的是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接下来则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当朱元璋带领汉人重新回到北方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五百年。明太祖发誓要永远守住这片土地。1392年，他把朱桂派往大同，专司镇守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北方边疆，大同九龙壁就在这一年开始修建。在此之前，朱元璋所立太子刚刚病逝未久，九龙壁或

许体现了朱桂内心觊觎皇位的某些企图。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崇拜龙，并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远古祖先——伏羲和女娲都以半人半龙的形象出现。女娲（诺亚）将人类从大洪水中拯救出来，她的兄长兼丈夫伏羲则是先天八卦的创造者。

龙被中国人视为阳物之首，九则是阳数之首，两者皆代表最高权力。朱桂造出这九龙壁来，可谓胆大包天了。1392年的朱桂刚满十八岁。几年之后，另外两座类似的九龙壁也在北京建造起来，但它们的规模都不及朱桂这座。九龙壁的正面朝北，正对着朱桂那面南背北，模仿皇宫而建的王府大门。而今除了九龙壁还在，一切都已灰飞烟灭。

看门人在远处大声吆喝：　关门时间已到。我们回到出租车上。一分钟之后，旅馆到了。我邀请丽丽和她父亲共进晚餐，他们谎称晚上还有事，礼貌地拒绝了。和父女两人道别之后，我走进旅馆，开始为一个人怎么点菜而发愁。我不记得都点了些什么，唯有一道菜令人难忘：　那是一盘双色的、一半白色土豆泥、一半橙色南瓜泥组成的沙拉金字塔。在那之前，以及之后，我都没见过如此宏伟的吃法。它看起来就像一座须弥山。我从山脚下饿鬼所居之所开始吃起，一路向人和神的领域吃过去。没有人注意到，我吞下了整个宇宙。

第三章 无山

收拾好行李，下楼退房的时候，值夜班的前台还在睡觉。六点刚过，三月初的大同依然笼罩在夜色之中，只有东方地平线上泛出微弱的曦光。开往五台山的班车七点半出发，但我有了一项临时计划。昨晚，我在旅馆房间里的一本旅游手册上看到，大同城北五公里处有一座鹿野苑石窟，又被称为“禅窟”。

中国人说到禅，通常指的是入定冥想的禅修，而不是菩提达摩所开创的禅境。这并不奇怪，禅最初的含义就是入定。也许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在此曾留下足迹？我的好奇并非全无根据。根据唐朝和尚道宣（596－ 667）留下的记录，菩提达摩于公元475年前后从印度南部渡海到达广州。在南中国当时的刘宋朝廷，他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礼遇，于是一路向北行去。如果文献记载无误的话，五世纪晚期访问中国北方的达摩肯定来过大同，因为此时的大同正是占有整个北方的北魏王朝之首都。直到公元494年，鲜卑人才将都城迁至洛阳，达摩很可能也在那时随着他们一道去了洛阳。不管怎样，前往禅窟拜谒一番是必要的。

旅馆门前的大街上阒无一人，等了二十分钟，终于驶过一辆出租车。司机虽然听说过鹿野苑石窟，但他从没去过。我们共同掌握的唯一线索是它在城北。于是，我们就沿着城外向北的大路开去。这是一条还没有完全修好的公路，一路上异常颠簸，而且路程显然远远不止手册上宣称的“五公里”——如果它不是谎报军情，那就是从市区最北的边界开始计算距离的。

大约开了十公里，公路在小石子村外分出两条岔路，左边是铺好的公路，右边是土路，我们选了左边那条。路牌显示这条路通向新荣——天知道那是哪儿，连司机都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公路进入了一座山谷，并开始爬坡，我开始担心，照眼下的情形，别说找不着达摩用过的蒲团，连五台山的班车也赶不上了。又开了两公里，路边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标志。停下车仔细观瞧，上写： 鹿野苑禅窟。路标后面，就在山路转弯处上方的一道山崖上，立着一座小庙。

司机告诉我，他之所以听说过这地方，是因为有朋友到这儿来上过香。与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一样，司机本人仅有的宗教活动只包括逢年过节时给自

己的祖宗上几炷香，烧点纸钱。对他来说，一个人跑这么远来烧香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干吗不在家烧呢？这是个好问题，但眼下没有时间深入探讨了。我感兴趣的是那座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庙里的石窟。

司机又说，他那些来过的朋友曾经告诉他，石窟在庙后面的山谷里，有的石窟里面有佛像，有的没有。我一面猜想着到底有佛像的石窟是禅窟，还是没有佛像的是，一面从背包里掏出闹钟（我没带手表，看时间和按时起床都得靠它）。已经6:50了。也就是说，出租车开到这里花了半小时。达摩也许会在这儿停留更长时间，但我必须撤了。我拿出GPS，记下此地的坐标，决定下次再来。回到车上，司机在坑洼的路面上一路狂奔，赶到长途车站时，才7:15，去五台山的大巴正在车场里停着。我额外给了司机一笔小费，然后跑到售票窗口，花六十二元钱买了张车票。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又在路边的早点摊上买了张刚摊好还热乎的鸡蛋灌饼，这才跟着其他乘客一起上了车。

司机还在热车，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每天只有一班车去五台山。他告诉我说，从四月到十月是五台山的旅游旺季，那时候每天有四班车，而这会儿才三月。车上装着大概十名乘客，没有一个人是去五台山旅游的。我在车厢后部一人占了两排座位——一排给我自己，一排放行李。大巴的最后两排座位和中间的过道都埋在了堆积如山的纸箱下面，纸箱里装着素虾、素蟹、素干贝、素鲍鱼、素肝、素糖醋排骨……一切以豆制品和面筋制成的素斋美食应有尽有，它们都来自深圳的一家工厂，是为香客们准备的。

五台山是黄河以北最为著名的佛教名山，也是所有佛教徒朝圣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站，但三月显然不是理想的季节。大多数朝圣者选择在夏季造访，而石家庄、太原或者大同则是他们经停中转的主要驿站，五台山与这三座城市的距离都在二百公里之内。也就是说，我乘坐的这趟班车将在中午之前到达——但这只是在途中一切顺利的前提之下。

开车后没多久，我注意到地板上有裂缝，透过裂缝可以直接看到车下的路面。还没出城，两条腿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我从背包里掏出羊毛袜套在脚上，总算聊胜于无。几分钟之后，车厢里传来一股燃烧橡胶的怪味，紧接着，靠窗的座位下面开始散发热量。看来是有人向司机投诉过了。然而好景不长，脚趾刚开始恢复知觉，暖气就消失了。接着，大巴开始不断抛锚，大概有六七次之多。每

次抛锚停车，司机就把驾驶位旁边的发动机罩掀开，在变速箱或者连杆上拨弄几下，我看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以前在军校里学过的汽车机械常识，自从我逃出军队之后就全忘了。我曾经在佐治亚州本宁堡军事基地的吉普车机械学校当过汽车兵。培训期结束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全班接到了被派往越南的通知。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一帮半大小子就要上阵杀敌了，而敌人都是些看起来比隔壁邻居还要安详的人。同学们为此表现出的热情让人难以置信。那是1964年夏天，电视里还没开始出现大批尸体袋被运回的镜头。那年春天，我刚从大学里退学（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退学了），正好接到服兵役通知。国家规定的服役期限是两年，而我主动要求多待一年，条件是把我派到德国去。在当年，服兵役是可以谈条件的：　只要答应多干一年，就可以挑选地点和专业培训项目。结果人算不如天算，突然冒出个越南，之前谈好的一切自然只能作废。第二天，我就离开了本宁堡基地，那天刚好是发饷日。

一名二等兵的月饷在当时是七十八美元。有了这笔钱，再加上头两个月的节余，足够我逃出佐治亚州，搭顺风车横穿美国了。过了不到一个月，在经历了一场车祸、一次拘留和一个女色狼的骚扰之后，我被八月下旬的一场暴雪困在了蒙大拿州的公路上，饥寒交迫，穷困潦倒，风雪中一辆车也看不到。最后，我只好步行至附近的小镇，到警察局里去自首。局里的号子每间有两张上下铺，上铺已经有人了。我在下铺安顿好，转头要跟室友攀谈，结果他那副尊容把我吓得差点越狱。那是个已经几乎不成人样的流浪汉，他的脸上和身上布满了划伤、淤青和肿块。铁路警察把他从一列全速行驶的货车上抛了下去，后来，有人在铁轨边发现了他，于是送到警察局。医院才是他该去的地方，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天下午，警察开车把我送到蒙大拿州东部大平原上最大的城市迈尔斯城。接下来会怎样，我一无所知，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事实上，最坏的情况就发生在迈尔斯城监狱，那里面根本没有床，只有一排铁架子。运气好的话，你能找到几本杂志当枕头。这儿的人都不喜欢流浪汉。过了一个星期，军方才派人来把我领出去。那是无比漫长的一个星期，整整七个寒冷难捱的漫长夜晚——每天晚上你都会被监狱对面射击场上的枪声惊醒——和七个无所事事的漫长白天。我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兼职做枕头的杂志，里面尽是些关于怎样打猎、垂钓和到海底寻

宝的文章。我打定主意，如果有朝一日能离开军队，定要如此享乐一番。

带我出去的人来自附近的一处空军导弹基地，他把我送上了火车。因为我是主动自首，所以军方也懒得专门派人过来押解我。四五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本宁堡，向我所在的小队报到。军士长问我为什么擅离职守，我一一坦白了我的理由。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反而居然遵守了之前的约定，即使后来我在他手下依然吊儿郎当也没为难我。我先是被派到炊事班干了一个月，接着又去接受文职培训，然后就被派往德国的一个医务营总部服役。我的汽车机械知识也就此停留在开小差之前的水平： 变速箱、连杆，不是变速箱就是连杆。

司机修着他的车，我胡思乱想着我的往事。在中国，我从不担心汽车抛锚。中国司机能自己解决所有故障。我们这位一开始只是用螺丝刀鼓捣了两下，车就又能走了。后来情况越发严重，他也认真起来，拎着钳子、扳手和一股金属线消失在车轮下面。半小时之后，他钻了出来，跳进驾驶室，车子又继续盘旋在山路上，翻过一座又一座巨大枯黄的山峰向大同东南方向开去。

开进第二道山脉的时候，我们在峡谷里看到了悬空寺。顾名思义，那是一座建在半空之中、悬崖之上的建筑。这里是所有前往山西的旅行团都会停留的景点，我自己就已经来过两次。尽管看起来像座寺庙，它的修建其实是出于军事目的： 过去驻扎在附近的戍边军人常到此焚香祷告，祈求上天神灵保佑边疆安宁，免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我们的车不是旅行团包车，因此并没有停下。从车窗向外看去，悬空寺的空中楼阁在晨曦中凌空危立，不似人间。

继续向前，车子开进了一条隧道，悬空寺消失在黑暗中。从隧道另一端冒出来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座水库。冰冻的水面一片洁白，如同我在黄河源头见过的那些盐湖。冰面上没有轮胎印，也没有钓鱼或者滑冰的人，空寂的群山和肃杀的冰面之间一片苍凉。再往前行去，路边的田野中出现了几个挥着锄头，在去年残留的秸秆之间翻地的农夫，苍凉之气稍减。田边站着几头牛，眼睛正望着农夫，大概在猜想何时会轮到它们上场，开始新一年的劳作。我们还经过了一大群黑白相间的山羊，大概有五百只。羊肉是中国北方的无上美味。

在七十公里界碑处，我们经过青瓷窑煤矿拥有的一座附属矿井。农闲时节，农民们会到矿上挣点外快，还有些倒霉蛋一年到头在这里挖煤。蜿蜒的山路终于把我们送出这道山脉，然后向西进入一条无比宽阔平坦的山谷，那一定是远古冰

川运动的杰作。司机突然又把车停下了。他跳出驾驶室，在一个车轮上踹了两脚。那条车胎在慢撒气。但仍然不必担心——中国的道路两旁，哪怕是再荒凉的地方，补胎的小铺子也随处可见。果不其然，前方几百米外的一座土坯房门口挂着块牌子： 补胎。

司机找出千斤顶撬起车身，卸下轮胎，一路扶着它滚向土坯房，其他人都下了车，站在路边抽烟、放水或者活动着腿脚。我跟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人聊了起来。这是个八十多岁的蒙古族老汉。在他干瘪的嘴里，我只发现了两颗牙齿。大概他每天只能就着稀粥吃点馒头了。他以为我是维族人，我以为他是藏族。互相搞清楚对方的身份之后，他告诉我，他认识五台山上一座庙里的喇嘛。每年春天，他都会去庙里修行一段时间，秋天再回大同去，如此坚持了七年。我跟他打听山上的住宿情况，他推荐了几家比较适合香客的旅馆。

朝山途中，随时抛锚的长途车

我们正聊着，另一个蒙古族人走了过来，递给老汉一瓶白酒，老汉又递给了我。我笑着把酒瓶推了回去。这么一大早就喝酒太奇怪了，更何况还是在车上。另外，中国白酒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酒精饮料，只要想到它，我就能浑身一激灵。把酒还给老汉之后，我走开去和旁边的一名僧人聊天，他一个人站在路边，手里默默转动着念珠。僧人来自五台山的宝华寺，几天前到大同的华严上寺见了一些同修，现在正要返回五台山。宝华寺在北台的山脚下，靠近碧山寺。我告诉他我去过碧山寺，但从来没听说过宝华寺。他解释说，宝华寺里僧人不多，因此也没有多少香客——清静的道场好修行。他邀请我到庙里住上一段时间，但我已

经有别的安排了。也许下次吧，我说。

司机回来了。装好轮胎，我们继续西行，开进破烂不堪的砂河镇，从满街的行人身边呼啸而过。每天有两趟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停砂河镇，卸下那些去五台山朝圣的香客和游人之后，继续开往终点站太原。1989年，我曾来过砂河，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镇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 一条大街从镇中穿过，镇上的一切都杂乱无章地堆在大街两边。有人向司机招手，但司机没有理会，继续向前开去。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巴士总是尽可能的拉客，也不管车上还有没有座位。现在碰上这么一位高傲的司机，让我感到很困惑。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几句，被坐在前面的蒙古族老汉听到了，他转过头来为我解惑： 在砂河镇坐车的人，只能坐砂河镇的车，这是这儿的规矩。

司机循规蹈矩地开出了砂河，然后转而向南，沿着一条河往山里开去。道路在五台山北坡蜿蜒爬升，路旁开始出现积雪，河里的水变成了冰，再往前，路旁的积雪渐渐扩展到了已经结冰的路面上。每隔十几米就能看见一个沙土堆，大概是用来融雪的。也许本该接受老汉的好意，来上两口白酒的，我心想。就在这时，一辆微型越野车从山上冲了下来，将要会车的时候，它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猛然转了一个二百七十度的弯，堪堪停在落差超过百米的悬崖边上。我们的司机为了躲避来车，也向道路内侧急打方向，一头栽进了路边的积雪堆里。

所有人都下了车，聚在一起察看险情。越野车里也钻出四个和尚，三个年轻的和一个年长的，他们都穿着正式的黄色僧袍。和尚们自我介绍说是竹林寺的，老和尚和其中一个年轻和尚要去砂河镇赶火车。四个和尚一边察看事故现场，一边不停地念着西方极乐世界教主的名号： 阿弥陀佛。这是中国佛教徒用以应付一切场面的标准用语。大事不妙——没关系： 阿弥陀佛。有好消息——别太激动：阿弥陀佛。一切境由心造，如梦幻泡影： 阿弥陀佛。五台山也不例外： 阿弥陀佛。开车的和尚钻进驾驶室，挂上倒挡，旁边的六七个人一起帮忙把车推回了路中间。另外三名和尚合掌行礼，向我们道谢，然后上了车，继续向梦幻泡影组成的五台山下开去。

送走了僧人，回过头继续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先试着把车往前推，可陷在雪里的车轮打着滑赖在原地不肯动。我们又把车轮下的雪挖开，垫上沙土，还是打滑。最后，司机挂上倒挡，所有人一起使劲把车往回推，终于动了。我们回

到车上，继续赶路。

越往上走，结冰的路面越多，车子开始明显出现侧滑。考虑到路边就是百米悬崖，没有人愿意继续待在车上了。所有人都重新回到路面上，跟在车后面步行，时不时还得推它两把。

结冰路面终于消失了，我们的运气开始好转。没过多久，车子翻过山口，进入到冰消雪融的五台山南坡，路况相当不错。一路蜿蜒而下，到了半山腰的五台山风景区售票处，车又停下了。门票七十五块。和尚、尼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以及所有那些在五台山居住和工作的人都不用买票。而车上所有乘客都恰好符合这些免票条款，除了我。卖票的接过我手里的钱，热心地告诉我，再过不到两个月，进入旅游旺季，票价将会翻一倍。二十分钟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坐落在五个“台”怀抱之中的台怀镇，其时已是下午三点多。路上一共用去了将近八小时。但不管怎样，总算到了。

室外的空气非常寒冷，呼啸的风声更格外增添了寒意。镇上人迹寥寥，除了三五个匆匆走过的出家人，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还在坚持营业的当地生意人了。这时节即便有游客，此时多半也已乘车离开，或者钻进旅馆躲了起来。我谢过司机，向大街旁边的小巷里走去，去给自己找个地方落脚。不幸的是，看过的几家客栈都没有带浴缸的房间，而我实在是太想泡个热水澡了。最后，我放弃了在镇上寻找，往东过了一座桥，来到镇外。

与台怀镇隔河相望的山脚下，盘踞着三层楼的金界山庄。这是个二星级的宾馆，拥有上百个房间，门市价四百块。我显然是今天上门的头一个客人，因此即使还价到一百六十块，他们也爽快地接受了。把行李放在房间，我转身出门回到镇上，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关于五台山的书，又去邮局发了封信——邮局居然礼拜天也开门——然后在小巷子里找了个网吧，上网查了查邮件。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和尚和半大小子们。

出了网吧，开始到处找饭馆。大街上走过来两名比丘尼，一来二去，跟我聊了起来。年纪大一点的比丘尼告诉我，她们来自中国最著名的尼众学院：　五台山普寿寺。至于吃饭的地方，她们推荐了山西饭店，并且主动为我引路。到了饭店，两名比丘尼陪我一起坐了下来。她们已经吃过饭了，但并不介意跟我聊天。

我于是拿起菜单，为自己点了一盘蒜蓉菠菜、一盘洋葱木耳炒土豆。

我问两位比丘尼：　五台山上冬天如此寒冷，夏天又挤满了游客，为什么要在这儿修行？她们回答说，冷不是问题，多穿些衣服就好了；　而游客从来不去她们的寺院，那里相当清静，是个修行的好地方。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让她们选择五台山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儿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我问她们是否见过大智文殊菩萨本人，她们说不仅见过，还见过两次呢。她们还见过五台山著名的佛光。我问佛光和北极光有何不同，她们解释说，佛光更明亮些，而且它们主要出现在五台山的五座峰顶，尤其是南台。

饭馆的老板娘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当她听说我打算明天上山，立刻插话说她的一个朋友有辆越野车，可以明天一早来接我。包车的价钱她不太清楚，我可以跟她的朋友直接谈。两位比丘尼在半年之前跟随她们的方丈、还有六十五个来自内蒙的居士一起，步行朝遍了五台山的每一座主峰。但毕竟她们是夏天去的。

吃完饭结账，花了二十七块，就五台山而言，价钱算是相当公道。我在饭馆门口和比丘尼道了别，目送两人穿过大街，消失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普寿寺在山上，但她们明天一早要搭长途车下山，所以今晚就在镇上的一座小庙里过夜。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西边天际泛起一抹紫色。我顶着满天星光走回了旅馆。

泡澡的愿望泡汤了。水根本不热，我只好简单冲了个淋浴。大概因为整个旅馆只有我一个客人，他们也舍不得把暖气打开。整个晚上，我不停地在把头更深地埋进被窝和钻出被窝透气之间作着斗争。漫长而寒冷的一夜就这样过去，当窗外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终于熬出头了。七点钟，我飞快地钻出被窝，穿好衣服，冲了杯咖啡，然后又飞快地回到床上。又过了一个钟头，饭馆的老板娘来敲门了。跟她一起出现的还有司机和一名当地的警察。警察是来保护我的安全的。虽然我并没打算从事任何危险活动，但中国政府向来擅长防患于未然，他们可不想等到一个外国人出了事甚至死掉才来处理后事。

五台山之名其来有自：　耸立在台怀镇周围的那五座主峰看起来并不险峻，所以被称为“台”而不是“峰”。每座“台”上都已经修了直通台顶的公路，但眼下天寒地冻，司机说只有东台和南台可以开车上去，而我想去的却是北台。北台不仅是五台中海拔最高的，而且憨山德清禅师（1546－1623）年轻时曾在那儿住过八年。

德清的诗文是我最早接触的禅宗文献之一，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在我个人的禅宗英雄谱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司机说，他可以把我送到离台顶还差一个钟头脚程的半山腰，然后报出了他的要价：　一千块人民币——他大概以为我是从火星来的。我狠狠地砍着价，最后讲到三百块，他无论如何不肯降了。这个价钱仍然高得离谱，但我也想不出别的招了。

我们沿着昨天的来时路开出了台怀镇，一路上山，接近山口的时候，又开始碰到结冰路面，这时司机打开了车上的一个电子装置，里面传出“南无阿弥陀佛”的诵经声。过了结冰路面，他又立刻关掉了南无阿弥陀佛，显然是不愿意浪费佛祖的保佑。到了山口，我们拐上一条岔路，沿着山脊向西开去。这条以石板铺就的山路是一名富有的台湾香客捐钱修建的，它的防滑性能据说要比水泥或者沥青路面更好。

不幸的是，我们没机会测试这种新型路面了。刚开出去几十米，路面就被厚厚的积雪完全覆盖。我下了车，想试探一下深浅，结果还没走几步积雪就齐了腰，又费力往前了好久，积雪的深度仍然高过膝盖，看来是没戏了。但我不想如此轻易放弃。和那些在这积雪盈野的山巅修行过的高僧大德们所付出的努力相比，这点困难实在不算什么。我让司机在原地等我一会儿，一小时——最多两小时。警察待在车上没下来，他肯定觉得我走不出多远就会投降。

我在雪中蹒跚前行，终于发现了一条兽道，那儿的积雪才没脚踝。五台山已经被划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里的野生动物享受着不受打扰的待遇。雪面上到处都能看见它们的踪迹，大一点的兽道像是野山羊踩出来的，小一点的可能是野兔。沿着兽道走了几百米，我来到一处突出的山崖，站在高处，已经可以望见对面的北台。此处海拔超过两千八百米，雪中的艰难跋涉开始让我感觉头晕了。我决定就此打住。

面朝德清过去的道场，眼前群山苍茫。我向北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修行者以及一切修行众生恭身行礼，心中默诵着憨山德清大师晚年时写下的一首禅诗：

雪满乾坤万象新，
白银世界里藏身。
坐来顿入光明藏，

此处从来绝点尘。

在五台山参禅的八年时间里，德清已与北台融为一体。他把北台的别名憨山用做自己的别号，从此以“憨山德清”之名行世。北台最初被称为憨山是元朝时的事： 蒙古人以自己祖居之地的同名圣山为五台山的最高峰命名，取的是怀念故土之意。

回到车上，司机主动表示要送我去南台，而且不另收费用，以此来弥补未能带我上北台的遗憾。但我告诉他，我一点儿也不遗憾。我已经做了想做的事，一个台已经足够。下得山来，越野车沿原路开回镇上，在显通寺的山门外，我下了车。

显通寺是五台山上历史最久的寺庙。我在镇上书店里买到的一本书里讲述了它的来历： 公元64年，汉明帝梦中见一金人，向落日飞去。次日，与群臣计议一番之后，皇帝决定派使团出西域查访金人下落。三年后，使团从西方带回了两名天竺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随之而来的还有驮着经卷和金色佛像的白马。皇帝将二僧安置在都城洛阳西门外供外国使节居停的鸿胪寺。后来，这里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 白马寺。

然而，摄摩腾和竺法兰并没有一直待在洛阳。根据一则十一世纪的记录，来年春天官道上的积雪甫一消融，两名天竺僧就离开洛阳，去拜谒文殊师利菩萨所居之地五台山。但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道教信徒也将五台山视为神圣道场，他们将其称之为紫宫山。道士们拒绝与两名外来的和尚分享圣山，而作为外来的和尚，他们也别无选择，只好离开。

回到洛阳，摄摩腾和竺法兰上奏汉明帝请求支持。公元71年，皇帝将和尚和道士召集在一处，让双方将各自的经典投入火中以决高下。皇帝为何选择此种竞赛方式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比赛的结果是天竺僧带来的佛教经典经受住了火的考验。洛阳白马寺里现在还能看见两座被称为“释道焚经台”的土堆，据说是当年比赛双方留下的。既然胜负已分，皇帝就下令准许摄摩腾与竺法兰在五台山修建寺院。

第二年，寺院在五台山落成，取名为大孚灵鹫寺——印度有山名灵鹫峰，是佛陀向弟子传法的重要场所，寺名由此而来。僧人们还在寺旁修建了一座窣堵

波，藏佛舍利于其中。在印度，窣堵波本是宗教大师埋骨的坟丘，流传到中国时，已经演化为砖塔的形式。如今中国各地散落的成千上万座佛塔，最初都滥觞于此。

接下来的数百年间，灵鹫寺数度更名，到明朝时方改称显通寺，而寺旁的窣堵波也不断扩建，最后变成了一座约六十米高的巨型舍利塔，雄踞于台怀镇之上。从那以后，五台山就成为佛教徒朝拜文殊师利菩萨和禅宗大德们的圣地。

大孚灵鹫寺建成之时，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里尚未出现任何关于文殊师利菩萨的记载，人们只是从摄摩腾和竺法兰口中听到过他的名号。到了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大乘佛经被翻译成中文，《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一类的经典开始流传，文殊师利菩萨才作为般若波罗蜜多这种新兴教法的首要发起人，正式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初传入的另外几部经典进一步解释了文殊师利菩萨与这种新教法的关系。据《清净毗尼方广经》所言，文殊师利原本居住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名叫“宝主”的佛国里，特为拜谒释迦牟尼而来到娑婆世界。听闻释迦牟尼讲法之后，文殊师利决定留下来助他广传教法。然而在此之前，文殊是随宝主佛国的“宝相如来”修习佛法。宝相佛的法门重于“第一义谛”，即不可言说的终极真理。因此，在追随释迦牟尼之后，文殊所传法门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风格，并以“般若波罗蜜多”闻世。公元前383年释迦牟尼入灭之后，文殊师利菩萨仍继续传授他的教法，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东方，并从此栖止于五台山。他时不时地会在山中露面，但总是以不同的面目示人，而见到他的人也总是事后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文殊菩萨。在我的意识中，我见过他两次，第一次是他在山口搭顺风车，第二次则是他在帮人修建寺庙。可惜我也跟其他人一样，只有后见之明。

至迟到四世纪末，五台山已是佛教在中国北方最大的朝圣中心，正是在这个时候，定都大同的北魏朝廷开始在山中大兴土木营建寺庙。两百年后，五台山上的佛寺数量已经超过三百所，其中当然有不少是规模和僧侣数量都微不足道的小庙，但可容纳数千人的恢弘佛刹也毫不鲜见。直到二十世纪初，五台山的常住僧侣还在万人以上。然而接下来的这一百年，对于五台山来说是段难熬的岁月，只有极少数的寺庙躲过了抗日战争和“文革”两次劫难。而佛寺重光，信徒重新走上五

台朝圣，不过是最近三十年的事。

和朝圣信徒一起来到五台山的，还有导游的扩音喇叭和旅行社的大巴。在各处“景点”，导游们喋喋不休地向好奇的游客灌输着寺庙的来历和奇闻轶事。五台山已经不再是一座纯粹的朝圣中心。尽管僧人众多，并且每天都在增加，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以他们从小学习的唯物主义态度来看待宗教。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并且乐于承认这一点： 他们是游客，而不是朝圣者。但寺院里的僧人还是不加分别地欢迎他们的到来，期待着时间也许能改变这些曾经受过伤害，如今变得无比现实的大众。

我特意选择了旅游旺季开始之前的三月来到五台山，但仍然没能完全躲开游人。一群从太原来的游客跟着导游穿行在显通寺里，他们在每一间大殿驻足，听导游介绍建筑的年代和其中供奉的佛像，我在每间大殿外等着他们离开。最后，我尾随游客们来到了显通寺北面灵鹫峰上的菩萨顶，在文殊殿里顶礼过文殊菩萨像，然后走出大殿，在庭院里供了三炷香： 第一炷给我的老师寿冶和尚，第二炷给憨山德清，第三炷给虚云和尚。

虚云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禅师，也是我心目中的另一位禅宗英雄。他还有另一个名字： 德清，与憨山德清一样。有人说虚云和尚的前生就是憨山德清大师。

1882年，在朝礼过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之后，虚云发愿北上五台山朝圣，希望以此举为其父母的来生积累福报。他从普陀山启程，花了两年时间，用三步一拜的方式走完了两千公里的全程。走进河南境内时，已是第二年冬天，由于天降大雪，饥寒交迫，他身染重病，几乎死在了路上，是文殊师利菩萨以化身示现，两次将他救活过来，甚至还帮他担负了一阵行李。多年后，虚云和尚回顾往事时说，这次朝台他历尽艰难，然而令得心生欢喜，并终于了悟文殊师利菩萨所说之法。

文殊师利菩萨讲解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经典有不下十部之多，但是禅宗早期大师们参研和引用最多的当属《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在这部经里，文殊菩萨对佛陀说：

世尊，如是修般若波罗蜜，则不舍凡夫法，亦不取圣贤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有法可取可舍。如是修

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涅槃 可乐，生死可厌。何以故？不见生死，况复厌离，不见涅槃 ，何况乐著。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见垢恼可舍，亦不见功德可取，于一切法，心不增减。何以故？不见法界有增减故。世尊，若能如是，是名修般若波罗蜜。

文殊师利的教法正是寿冶、憨山德清和虚云追寻的道路。禅即由此中来。那也是我追寻的道路。

我坐在文殊殿外的阳光下，看着三炷香慢慢变短，变成青烟消散在寒冷的空气中。这时，耳边传来另一群游客上台阶的喧哗声。幸好这不是夏季，而我已经幸运地和我的禅宗英雄们独处了半炷香的时间，可以离开了。

下得灵鹫峰，我在镇上找了家饭馆吃面。正吃着，外面走进一位寺院方丈，他拉着一名比丘尼在桌旁坐下，为她要了一碗面条。比丘尼试图拒绝，她说下面的锅里肯定有猪油。饭馆老板立刻声明，他的厨房里制作素食和肉食的锅是严格分开的。比丘尼只好让步，而方丈立刻又让老板加了两个馒头。这位比丘尼是来五台山朝圣的，方丈说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不管面条里是否放了猪油，它的味道实在不坏。吃完面，我回到金界山庄，退了房，花十块钱打车去了碧山寺。离开台怀镇，往大同方向开上不到两公里就是碧山寺。上五台山朝圣的僧人大多在此挂单。它始建于四世纪末，但后世重修过多次。我走进古代的山门，径直向客堂走去。去年我曾来过碧山寺，因此认得寺院的方丈，可他眼下不在寺里。午斋时间已过，知客僧把我带去前院的客房，进了一个六人间。六张床里靠窗的那张正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大概是上午在雪地里跋涉累着了，我在煦暖的阳光里酣睡了两个小时。

醒来之后，我又去客堂看了看。方丈还没回来。信步出了寺院，我沿着一条几乎难以辨认的小径向山上走去，跨过冰冻的溪流，爬上一面陡坡，再穿过一片稀疏的落叶树林。小径的终点立着五座墓塔。去年造访碧山寺的时候，恰是寿冶和尚的诞辰，方丈曾带我来过这里。墓塔是碧山寺的方丈主持修建的，最右边那座装着寿冶和尚的遗骨。

寿冶是最初带我学习佛法的入门师父。我们结识于美国，那时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watermelon”（西瓜）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英文单词，而我的中

文也好不了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启发我亲近佛法，进入到这个由佛、法、僧三宝组成的世界中去。

那时我对寿冶的来历一无所知。过了很久之后，当我在台湾和大陆旅行时跟人提起和谈论他，才开始慢慢知道他的过去。寿冶在清朝末年出生于大运河边的港口城市无锡，他是家中五个孩子里面最小的。父亲是个小生意人，还没等到他成年便已去世。十二岁时，寿冶被送到上海的铁匠铺里做学徒。那时，他开始对武术感兴趣，还为此专门打造了一根五十斤重的铁棍，每天勤练不辍。

二十岁上，他的母亲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但此时的寿冶已经对红尘世界产生了厌离之心，在距婚期还有一个月时，他从铁匠铺不告而别。大婚之日，新郎踪影全无，只好由寿冶的姐姐打扮成男人，将婚礼勉强应付过去，而寿冶再也没回来。此时，他已决定皈依佛门，并在上海普济寺跟随德松法师出了家。德松把他带到杭州剃度，又去南京宝华寺受戒。之后，师徒二人一道去了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据说，当他们来到五台时，山上风雪交加，数日不息。几年之后，寿冶又独自回到五台山，挂单在碧山寺，并自建一座小茅篷，过了一段山中修行的生活。

山中修行的意义对于修行者来说，就如研究生院之于世俗世界中人。修行者首先需要在寺院、道观或者儒家的书院里跟随师父学习，而在此之后，如果他们想发展自己的法门，就会选择入山修行。当然，这种独立的学习可以在任何远离尘嚣的环境中进行，不一定非在山中，也可以隐身于大泽，或者沙漠之中。但入山似乎是所有修行者的第一选择。入山的根本目的是隐居独处。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独处，但对于那些希望超越教法的字面含义，进入真正领悟的修行者来说，独处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所有选择隐居修行的人，其目的都不是抛弃其他人，而是通过隐居修行来获得救助他人的方法和能力——自助，而后能助人。在过去两千年里，五台山的冰天雪地比中国其他任何山峰都更受修行者欢迎，这当然并不是因为它的风景格外宜人，而是因为它能带给修行者强大的力量。

在南台隐修了一年之后，寿冶曾短暂地回过一次上海，去接掌德松传给他的普济寺方丈之位，旋即又回到五台山，依止在距离碧山寺不远的广济茅篷。广济茅篷的住持海禅在1888年出家之前，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武术大师之一。自幼习武的寿冶与海禅甚为投机，于是随他继续学习武术。习练了几个月少林功夫和西藏

功夫之后，寿冶决定还是应该独自修行，于是在附近又建了一座茅篷，闭关参研《华严经》。

《华严经》所记，为佛祖成道后于禅定中对上乘菩萨所说之法。他认为这遍摄一切教法的圆满讲授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难懂了，因此讲过一遍之后就再不复讲。寿冶迷上了《华严经》，他认为，参研华严妙法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刺血抄经。

1936年秋天，寿冶开始抄写全文共六十万字的《华严经》。每天他都要割破手指或舌头取血，将之混合于一种植物酒精溶液中以避免血液凝结，然后写上五百到一千个字——那可不是什么蝇头小楷，每个字都足有一元硬币般大小。就这样写了将近四年，他的身体因为失血而变得极其虚弱，但他一直坚持着，终于在1940年夏天抄毕全经。接着，他又用墨书抄写了三遍。

寿冶的虔诚精进令众僧大为钦服，于是请为碧山寺和广济茅篷住持——其时他年仅三十二岁。五台山上的大多数寺院是“子孙庙”，即住持须经师徒相授的传承制度；　只有碧山寺和广济茅篷为“十方丛林”，对一切受戒僧众开放，可以邀请山外名宿住持。因此，朝圣的僧人来到五台山，无论是停留数天还是一住经年，大多选择十方丛林挂锡。其时正值抗日战争的战乱年月，寿冶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计，还要照管避乱于两寺之中数百名僧人的生活。他设法从同样由自己担任住持的上海普济寺转来大笔钱财，帮助山上的僧人渡过难关。

1949年，寿冶选择了离开。他相信大陆的宗教政策重新开放只是早晚问题，因此并没有像其他高僧大德那样随国民党势力前往台湾，而是在香港和西贡两地间往返居留，并随时准备回到大陆。但形势并没有很快好转。1970年，他终于接受了一份邀请前往纽约。第二年秋天，在纽约城外北郊的一座寺庙里，我和他相识了。

根据碧山寺的记录，寿冶的血书《华严经》已于“文革”中被毁，另外三份墨书抄经也同时遭劫。然而，在纽约郊外的那次禅七期间，寿冶却从佛坛背后的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了他的血书《华严经》给我看。我完全被惊呆了。他是我平生遇见的第一个和尚，其风度令我深深折服。第二天，我就决定在寿冶门下皈依三宝。

寿冶始终没有学会英语，因此他的弟子大多数是纽约地区的华侨。后来我听说他喜欢上了鸽子，并常在郊外坐车兜风。“文革”结束以后，寿冶回过几次中国。后来我在许多佛教名山都见过他留下的书法。但不知为何，寿冶并没有留在国内，最后还是回到了美国。2001年，他在纽约圆寂，享寿九十四岁。他走的那夜是农历三月十五，月圆之夜，听说五台山上下了大雪。是山在想念他了。我也是。

我在寿冶的墓塔前坐着，直到日影西斜。墓塔周围的山林开始变暗，提醒我该回寺里去了。我点了几炷香，向我的老师顶礼。西瓜上市的季节还没到，我只能在塔前给他留下几块饼干。我一直后悔没能面谢师父的教诲，他指点我的不仅是经书里的佛法，更是身体力行的佛法，这足以令我受用终生。转身离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几只正觊觎着塔前饼干的喜鹊。墓塔周围还有野绵羊留下的足迹。显然，这儿的访客不只我一个，我留给师父的小礼物想必要由这些家伙来享用了。但这又何妨。取予间的因果，岂是因我而定？

方丈回来了。在碧山寺的客堂里，我们久别重逢，正待把手话旧，外面走进六名大同来的居士，他们用大同方言跟方丈聊了起来，我听不太懂也插不上嘴，只好坐在一旁等他们先聊。

方丈妙江是我师兄。他是1952年生人，老家在大同附近的阳高县。父母皆为笃信佛教的农民。妙江三岁时，他的父母分别出家为僧尼，并把他寄养在当地的一所寺庙里。到十岁上，母亲把他带到大同，让他跟着云冈石窟的守护僧藏通和尚学法。1969年，妙江在藏通门下剃度，成了一个小沙弥。

不久，“文革”席卷至云冈。妙江被迫还俗回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但每日仍暗自坚持修行。他告诉我，那个时候他只用九分钟就能把七千字的《金刚经》背诵一过（我忘了问他现在还能否背得这么快）。大多数人背诵《金刚经》至少需要半小时，我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1976年，“文革”结束，妙江重新回到云冈。又过了五年，妙江随藏通来到五台山，在其师兄、普化寺方丈藏明门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

1982年，五台山佛教协会把妙江派往南京栖霞山中国佛学院学习，两年后归来，他被委以重任，开始主持重建五台山上一批久已荒废的寺庙，恢复僧伽制

度。几年后，他又被派往南方，在九华山甘露寺研修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寺院管理课程。再度归来时，妙江被立为碧山寺住持。这是碧山寺历史上的第五代方丈，事情非同小可，他的前任，也就是我的师父寿冶和尚也从美国赶回来参加升座仪式。此后，妙江开始重修碧山寺，力图恢复其昔日的繁盛，与此同时，他还从一片白地上重建了五台名刹竹林寺，并在其中设立专司培养学僧的五台山佛学院。

碧山寺外，华严行者寿公之塔

妙江和大同来的居士们谈论着佛教的话题。他刚从缅甸回来，对那里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徒赞美有加。中国佛教徒通常将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称为小乘佛教，与他们自己修持的大乘佛教两相对应。然而，在妙江看来，缅甸的小乘佛教并不见得“小”，而中国的大乘佛教也未必就真的那么“大”。他操着浓重的大同方言滔滔不绝着，而我能听懂的也就这么多。我不知道他的口音出了山西还有多少人能听懂。

4:40。妙江终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吃饭去！”冬春两季，碧山寺行晚斋的时间是下午3:30。已经过了用斋时间，但我们还是跟着妙江一起进了斋堂，在长凳上

坐下。两分钟后，桌上出现了几碗蔬菜和馒头，虽粗淡，却足以充饥。用斋已毕，妙江带我出门，上了寺里的越野车，居士们开着自己的越野车跟在后面。向台怀镇西南方向开出去五六公里，竹林寺到了。

据妙江说，竹林寺始建于北魏年间，与碧山寺大约同时。八世纪末，一位名叫法照的唐朝高僧来到此地，按照神迹的点化扩建道场。扩建后的竹林寺拥有殿阁楼宇一百二十幢，占满了一整面山坡，常住僧人超过七千名，简直就是一座城市。然而到了1992年妙江住持竹林寺时，这里早已成为一片瓦砾场，中间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明代的舍利塔。妙江在原址重修了几座佛殿，又新修了一座四层楼的建筑，用做五台山佛学院的校舍。目前学院里有学僧五十名，他说这只是第一期工程。整个学院建成之后，可容纳数百名僧人在此学习。

一名小沙弥引着我上了佛学院的四楼，来到一个朝南的房间，窗口正对着南台积雪压顶的山峦。楼下的院墙外，一辆卡车正在隔壁的院子里卸煤。佛学院的每个房间里都装了暖气，走廊的尽头有淋浴间。新一代僧人的生活环境已非昔日可比。传统寺院里，僧人们每个月只能洗一次澡，并且须按照长幼之序在一个大浴池里集体出浴。

过了一小时，一名僧人来到我的房间，说妙江要见我。下了楼，大同来的居士们也在，还有六七位竹林寺的老和尚。一位居士走过来，送给我一串手珠，他说这是他念阿弥陀佛时用的。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说了声谢谢。回过头仔细端详，才发现这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手珠：　它是用某种果核串成的，每个果核的末端被钻出五个小孔，透过小孔可以看见里面的种子。我还没来得及向那位居士询问果核的来历，就被妙江拉着坐下，开始谈话。他问我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想了想，便问他五台山是否还有人修禅。

清朝以来，藏传佛教为西藏人、蒙古人和满洲人普遍奉行，五台山从此成为藏传的密乘佛教的重要中心。现在山上还建有禅堂的寺院只剩下三所：　显通寺、普化寺和碧山寺，妙江告诉我。不过另外还有十几座寺庙里有僧尼修禅。他说的是“研究禅”。他喜欢用“研究”这个词。修禅如同做研究，研究此时此地，研究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研究心。“每一念都是修行”，他说，“并不是非要看书才能学佛。一念即佛。思考空和有。研究这些就是修禅。喝茶也是修禅，吃饭也是修禅。禅是一切修行的基础。”我只听懂了这些。我之所以能听懂，还是因为他一边说一边

在纸上写下了这些内容。

妙江说了一个多钟头。我大概最多听懂了百分之五。他的口音是我听过的最难懂的。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孤独，我跟许多认识妙江的僧人聊过，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不过他们也指出，时间长了习惯了就会好一些。我的时间显然还不够长。但是已经很晚了，我们都有点疲倦。回到房间，我在床上躺下。南天密集的星斗在窗前低垂，仿佛伸手可及。

在中国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地方，自古以来流传着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盘古左手执凿，右手持斧，在鸿蒙中劈凿了一万八千年，终于开辟出一片天地，而他自己也力竭而死。他的身体化作了世上的山脉。我望着窗外出神，心里想着为什么山和山之间还会有名气和等级的高下之分。难道在那些著名的山上看星星更清楚，看月亮更圆？佛陀在不止一部佛经里说过，他可以令十方世界所有声音，都变做诸佛讲法的声音，演出“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也许这些佛音在名山上听得更清楚？夜色已深。寺院里响起了晚钟，一下一下，历数着堕入轮回的一百零八种苦，助我沉入梦乡。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我打算坐七点钟的班车去石家庄，妙江已经安排了司机开车送我去车站。我打点好行囊下了楼，跟着妙江走出房门。越野车还没到，等待的这会儿工夫，他又跟我谈起了禅。一切事物都是禅，他说。但他的口音即使在大清早冰冷的室外也没有变得更容易懂，我竖起耳朵拼命听，依旧徒劳无功。大概听不懂也是禅罢，我心想。司机终于来了。我们互道珍重，就此别过。即使我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内心深处依然对他有种眷恋。我知道我们还会见面的。

回到台怀镇，不幸发现，直达石家庄的班车只在五月到十月间运营。想在三月里去石家庄的话，只能先坐车到太原，这意味着在路上要多花三小时。爱谁谁吧。绝望之中，我差点跳上一辆空无一人、正满街转悠拉客的中巴。妙江的司机很有经验，他告诉我这车不拉满客人是不会出发的。他带我找到一辆已经装了半车人的中巴，送我上了车。7:30，我们终于出发了。

这些中巴是中国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之一。任何人只要能凑够一辆车的钱，就能搞到营运执照，干起公交的买卖。这些私营车主并不从汽车站发车，他们游弋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集市或者重要路口附近，随时停车拉客，不装满人决

不出发。而即使在它们终于出发之后，也会寻找一切机会在路上拣人。如此一来，速度自然是快不了，但是对于乘车人而言，这意味着你可以站在中国任何一条公路上的任意一点，等着长途车经过，它招手即停。我现在坐的正是这么一辆私营中巴，前往太原的一路上，乘客们流水般上落。11:10，我们终于到达太原汽车北站。

我向中巴车司机打听去石家庄的班车。他说我得上汽车南站。我忘了先哲“兼听则明”的教诲，闻言直奔汽车南站。南站的售票员一句话又把我打发回北站。北站的售票员告诉我，南站北站都不对，应该去火车站旁边的太原汽车总站。这回总算对了，等我赶到那儿，刚好有一趟开往石家庄的班车十五分钟之后发车。我拿出五十块钱买了车票，上车，车上只坐满了一半。尽管这是辆国营班车，司机仍然慢腾腾地在城里转悠，试图多拉几个人，直到出了城，开上高速，班车终于飞驰起来，向太行山驶去。我打开日记本，看到一句话：“地不自灵，因人而灵。”这是我从碧山寺里一通十五世纪的石碑上抄录下来的句子。它让我想到，糟蹋、毁掉一个地方的也是人。我起了点小烦恼，随即便放下了。

第四章 无家

售票员把我从梦中唤醒时，我们已开出太行山，行驶在一望无际的黄河冲积扇上。这片平坦的冲积平原西起太行，东到渤海，北达北京，南抵洛阳，是华北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完全由黄河中的泥沙堆积而成。一百多万年以前，青藏高原的猛烈抬升造就了黄河，从那以后，它每年从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入海，最终填成这块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陆地。此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只无人看管的消防水龙，它以每年十亿吨的速度向大海喷射黄泥浆。公元前3000年左右，华夏文明就在这稳步扩张的泥浆帝国之中诞生。

车子开进了一家中石油的加油站。穿着蓝色制服的售票员宣布，下车放水的时间到了。我跟着她下了车，外面刮着漫天黄土，加油站看起来如同一部火星电影的外景地，又像是在做梦。我低下头，眯起眼，跟着售票员的黑色高筒靴向洗手间走去。

一个钟头之后，也就是离开五台山八个钟头之后，石家庄到了。我曾经多次乘车穿过这座千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却从没想过要在此停留，这次也不例外。石家庄只是我前往赵县柏林寺的必经中转之地，但此时天色已晚，我渴望着回到暖和的房间，洗上一个热水澡。我出了车站，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帮我在河北省博物馆附近找间旅馆。每次路过石家庄，我都会冒出访问省博的念头，但从未付诸行动，这次机会来了。出租车开到了石家庄国际大厦，硕大无朋、装满河北省各种奇珍异宝的博物馆就盘踞在它对面的广场上。

国际大厦是一间四星级酒店，它那满铺着大理石的大堂令人望而却步，不料价钱却格外公道：　　二百九十块人民币。房间里甚至还配了台电脑。我试了试上网，没能成功，但好歹也算是见识了四星级的待遇。除了电脑之外，四星级的享受还包括一套细瓷功夫茶具和一只电茶壶。我立刻拿出乌龙茶，为它们找到了用武之地。正在烧水的时候，服务生敲门进来，送了我一盘水果。这种事情在我通常下榻的那些低星级甚至没星级的旅馆里可从来没发生过。

我手端茶杯凭窗眺望，为自己终于逃离尘土飞扬的室外感到欣慰。但我已经

一天没吃东西了，八个小时的长途车貌似让我的后背发生了点故障，我没办法挺直腰杆，只能弓着身子行动，而且必须咬紧牙关才能做到。问题不解决，还是不能踏实的休息。我出了门，下楼向门童打听附近的盲人按摩——这是中国盲人最为擅长的行业，中国的每座城市里都有一条街上汇聚着一群长于此道的盲人，但不幸的是，石家庄的盲人按摩一条街离国际大厦太远了，门童给我推荐了附近一家普通的按摩中心。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穿过大街，向北走了几个街区，看到一块写着“健康洗浴”的招牌。推门进去，五个穿着白色短袖工作服的女人正挤坐在一张橘红色人造革沙发上。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看起来像个妓院。我问她们“有没有按摩”的时候，自己先心虚起来。“当然有”，女人们回答道。真是明知故问，难道她们会说“不，我们这儿没有按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便推说我不想让女孩子给我按摩，便要转身离开。其中一个女人笑了起来，对我说她们不是女孩子。她说话的样子好像这事很可笑，于是我又回过头问价钱。她说按摩一节四十五分钟，十五块钱。我对自己说，这个价钱只可能是按摩，不可能是别的。给我报价的女人掀开一块白色门帘，把我带进房间，里面是四张铺着白色床单的按摩床。我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掏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旁边的板凳上，然后脱鞋上床趴下。我向按摩女简单报告了后背肌肉痉挛的病情，接着她便投入了工作。

我们聊了几句。她的口音听起来与众不同，不像普通话那么硬。她说她的家乡是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小城。我问她为什么到石家庄来，她不肯说。按摩女的按摩手法极其娴熟，她看起来将近四十岁，绝不像刚入行的新手。她说做这行已经七年了。我开始琢磨，七年前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让她走上另一条谋生之路？最先想到的是婚姻失败：　她和老公一起来石家庄打工，离婚，于是不愿意再回家乡。但这也太烂俗了。我又突发奇想：　会不会是牢狱之灾？那也太惨了点。而且她看起来性格开朗，不像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我又重新回到婚姻失败的小事故上，继续推演着。

终于，按摩女打破沉默，把我从胡思乱想中解救出来。她问我是哪儿人。我本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看来并非如此。当我告诉她我是美国人时，她十分激动，立刻把她的四个同事都叫了进来，让她们猜我的身份。她们全都说“新疆人”。我再一次被误认为维族人，这都是那把大胡子的功劳。按摩女得意地笑起

来，说她们都猜错了，我是美国人。她们不肯相信，直到最后付钱时，我拿出护照给她们看过方才信了。这家按摩中心离国际大厦咫尺之遥，我以为肯定曾有其他外籍人士光顾过，但她们说我是头一个。她们还特别留意了我的出生日期，然后说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五岁。听了这话，再加上刚才的按摩，我感觉浑身骨头大轻。弯着腰进来，挺直着出去，老夫焕然回到了四十五岁。

出门之际，我请按摩女推荐一个吃饭的地方。她跟我一起走到门外，隆重推荐了按摩中心隔壁的饭馆。那儿看上去挺干净，还铺着地砖——根据以往的经验，这说明饭馆很靠谱。它看起来像是家新装修的餐厅，以前可能只是个面馆，而现在则供应各种炒菜。屋里放着五张橘红色桌面的饭桌，一对年轻人占用了其中一张，一个小姑娘坐在另外一张前面做作业。小姑娘的母亲就是饭馆的老板娘，她站在柜台后面。我挑了张桌子坐下，她拿来了菜单。

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在中国饭馆里点菜了。哪怕是街边的小吃店，也能拿出一本密密麻麻好几页的菜单，所有的菜名都让人眼花缭乱，只有熟客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懒得一道道菜问过去，就让老板娘建议几款。她推荐了一道煎蘑菇和一个青椒腐竹。听上去不赖。

老板娘下单去了，她女儿走过来，自我介绍说，她今年十岁，已经开始学英语了。她的词汇量还不足以向我发问，但并不因此胆怯。她用中文问我从哪儿来，在中国干什么……几乎什么都问到了。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对我感兴趣。我很享受这样的谈话，巴不得饭菜慢点上。可惜事与愿违，我的菜很快端了上来，小姑娘也乖乖地回去继续写作业了。

老板娘的推荐棒极了，尤其是煎蘑菇。我向老板娘致敬，而她则向我传授了秘诀：　她用的是特别适合油煎的双孢菇，而不是香菇。一盘煎蘑菇、一盘青椒腐竹，加上一碗米饭，一共十五块人民币，跟按摩的价钱一样。

已经节约了一晚上，现在该奢侈一把了。在国际大厦楼下，我走进一家哈根达斯，挥霍掉当日预算中省吃俭用出的二十八元人民币，换来一个抹茶口味的冰激凌球。我一面享受着这豪华的自我犒赏，一面恭喜自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从五台山来到此地。我的腰板挺得很直。接下来的热水澡和我想象的一样热气腾腾。更有甚者，我终于又能洗衣服了。我是个快乐的旅行者。

次日醒来我依然快乐，腰板依然挺直。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感到幸运：　这个时代的朝圣之路上，有按摩，有热水澡，甚至还有冰激凌球。喝完例行公事的早咖啡，又在马桶上写了日记——旅行者的一日之计全在其中了——我下了楼，穿过大街和广场，来到期待已久的河北省博物馆。

广场中间，一群系着红腰带、挥舞着红绸子的人正整齐有致地扭着秧歌，旁边还有一个人敲着一面大鼓为他们伴奏。中国各地的城市广场上都活跃着这样一批人，他们除了扭秧歌，还跳交谊舞，曾经活跃一时的各种气功反倒日渐式微了。不过，与气功类似的太极拳如今还有市场。此刻，博物馆广场上的秧歌队旁边就有两群打太极的人，其中一群看起来敷衍潦草，另一群则气定神闲，一招一式慢得简直让人难以卒睹。

博物馆建筑是典型的苏联风格，类似的建筑盘踞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会城市中心。它们体量巨大，充满压迫感，设计者的意图显然是要令外来者心中产生这样的印象：　房子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闲人勿扰。就此而言，这是非常成功的设计——博物馆里除了保安和我之外就再没别人了。我在各地旅行时曾经一再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想看的那座石碑、造像或是石棺已经被文物部门移送至省博物馆保存起来，看来今天终于可以一睹为快了。

很不幸，我的期待落空了。河北省博的底层被“今日河北”所占据：　这里展出着从摩托车到拖拉机，从化纤到电器的所有事物。我把它们抛在身后，径直向二楼的“古代河北”走去。看得出来，这里也是经过精心布展的，但这仍然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省级博物馆。要知道，河北处在中国古代世界的核心地区，紧挨着那个巨大的喷射黄色泥浆的水龙头。而它的省级博物馆就只有这点东西？出门的时候，保安为我解惑：　所有我想看的东西都在库房里藏着，要等到若干年后新博物馆建成才会展出。原来相见恨早。

回到酒店，正式与四星级享受作别。退了房，重新回到火星般的天空下，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再去做一次按摩，最后还是决定赶路要紧。天气已经比前几天暖和了，但天空完全被黄土笼罩。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华北的三月，我本以为漫天沙尘只是暂时的气候现象，但事实上，一直到我几天之后离开黄河冲积扇，进入洛阳地界，才彻底告别了黄色的天空。

我从国际大厦楼下打车去汽车南站。五分钟之后，上了一辆去赵县的公交车。赵县在东南方向，距离石家庄只有四十公里。我热爱中国的公交系统，它能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当然，这是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但不管怎样，它是我喜欢在中国旅行的原因之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如今每个人都想买辆车。另外，原来那些自行车怎么都不见了？幸好公交车还在，而且比以前更多了，公路也修得更多更好了。从国际大厦出发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进了柏林寺的山门，沿着东廊向客堂走去——要想在寺院挂单，必先去客堂报到。

公元857年，赵州从谂禅师创建了柏林禅寺。赵州禅师的师公，是著名的马祖道一，他是第一个将各种语言之外的教法引入禅宗的人：　　吆喝、拧鼻子、扇耳光，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的方式。赵州禅师同样避免用语言直接开导弟子，但他的风格要温和得多。对于弟子们的提问，他最常用的回答是：吃茶去。

我进了客堂，正好看见方丈明海在跟一个僧人讲话，他也看见了我。我们互相挥手致意。我们每次见面都用这种方式打招呼，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走过去寒暄，简单聊了两句。一个星期以前，来柏林寺参加般若法会的时候，我们没找到机会交谈，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他依然没有时间，他要去北京开会，即刻就要动身。我们刚见面就说再见了。

明海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名叫崇度的高个子年轻和尚。我请他帮忙约见寺院里的几位资深僧侣，最好从典座（负责大众斋食者）开始。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崇度带着我去了寺院西侧供居士住宿的云水楼，让一位姓刘的女居士安排我住宿。刘居士在云水楼已经服务了十二年。

柏林寺曾在民国年间毁于洪水，劫余的两座大殿又在“文革”期间被拆毁。1983年，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在废墟上建起了校舍，到了1988年，净慧开始推动河北省的佛教复兴，柏林寺的基址又重新回到僧人手中。净慧住持柏林寺期间，重建起一片规模宏大但并不奢华的寺院，常住僧人在一百到二百名之间，由此跻身全中国最大的佛寺之列。

如今你在中国旅行，根本无法想象，中国的寺院生活曾在几十年前的“文革”中几乎绝迹。寺院和僧侣现在俯拾皆是，几乎每座城镇、每个山谷里都至少有

一座寺院。古代汉语里，“寺”的原义是指官方机构，比如掌管皇家侍卫的光禄寺，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寺，等等。公元67年，第一批来到中国的僧人就被安置在负责接待外来使节的鸿胪寺里。

那时候，外国人是不许在中国的城市中过夜的，因此，鸿胪寺设在城门外。当来华的僧人数量越来越多，原来的政府机构便搬到了别处，它原来所在的位置则留给了僧人们，并被改称为“白马寺”，用以纪念那些随僧侣而来的驮运经书的马匹。就这样，原本与佛教毫无关系的“寺”字，从此被用来指称佛教的道场。

当第一批寺院在都城洛阳出现之后，更多寺院开始随着外国商旅的足迹崛起于中国各地，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近佛法，进而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寺院。和印度一样，这些早期的中国寺院是佛教的僧伽——也就是僧侣团体——跳出三界红尘之后居住的地方，他们在此专注于冥想修行、钻研佛经、举行仪式，以及教导他人。

与印度不同的是，居住在寺院里的中国僧侣并不依赖托钵乞食过活。中国人向来对乞讨者缺乏敬意，因而僧人们只能依靠在家信众的布施供养。这些信众既包括了和他们一起从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中亚商人，也包括他们在中国的生意伙伴，因而获取足够的供养不成问题。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更成了许多统治者偏爱的宗教信仰，僧侣的生计越发不用愁了。

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佛教寺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中国。但这些并不是禅宗寺院。禅在此时尚未来到中国。这一时期的寺院生活都是仰赖他人，而非自给自足的。中国的第一所禅宗寺院要到七世纪初才由禅宗的第四代祖师道信和尚开创出来。而一直到了八世纪末，百丈怀海禅师才将禅寺的生活方式最终确立为系统化的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百丈禅师创立的制度被称为“清规”。与别处的和早先时代的寺院不同，《百丈清规》明确规定僧人必须集体生活，并参加集体劳动以实现自给。清规甚至规定僧人必须和普通农民一样为自己的收成纳税。有人将其总结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信条。尽管柏林寺与中国所有其他寺院一样，现在都失去了可供耕种的土地，但在其他方面，它仍然遵循着百丈禅师建立的集体生活与修行的禅林制度。要想一窥禅宗寺院的生活方式，柏林寺是当然之选。

刘居士领着我穿过一道拱门，门上的书法题刻提示我，过了这道门，就是“红

尘不到”的清净世界了。然而它并不能阻挡来自蒙古的“黄尘”，刚过中午，天色已经因为沙尘遮蔽而变得如傍晚一般。沿着西厢的长廊，我们来到一个三人间，刘居士请我自己选一张床。她走开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两只装满热水的暖瓶，还有一盏台灯——崇度跟她交代过，我有时候需要写点东西。

看见热水，我想起自己的咖啡存货已经用光了。幸好附近的商店就有的卖。我走出寺院的山门，对面是一方荒草丛生的广场，周围挤满了各种小商铺，广场尽头是一家百货商店。在一间贩卖佛教用品的商店门前，端坐着三尊巨大的木雕佛像，每尊有近四米高，雕工相当不错。佛像素面朝天，尚未敷彩妆金，能看出它们伟岸的身躯是由数十块粗大的樟木和杉木料拼接而成的。大概要等到佛像有了买家，或者运到佛殿里安置好之后，才会最后决定彩绘的风格。我走进店铺，向店家询价。她说三尊佛像一共一万五千元，店里负责送货，全球可达。可惜我家没有这么大的客厅，但我仍然要了一张店家的名片，以备不时之需——说不准将来认识什么人，坐拥华屋高阁，又恰好想请几尊特大号的佛像供在厅堂里呢。

我走到广场尽头，进了那家百货商店，掀开用来挡土的厚重塑料门帘，惊讶地发现商店里一片漆黑。所有的灯都关着。门口负责存包的女人告诉我，现在正全城停电。扫描条码的机器没法用了，收银员也不知道商品的价格，而知道价格的营业员则散布在商场深处，双方的通讯基本靠喊。除了此起彼伏的叫喊声，百货商店还算是正常营业，而且看起来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我补充了咖啡存货（搭配白色粉末状“伴侣”的小袋速溶咖啡），又顺手买了一包巧克力杏仁饼干。回到云水楼，大快朵颐之后，我躺下睡了个长长的午觉。可能是五台山之行把我累着了，也或许是身体又要出故障了。

终于醒来之后，我出门去找崇度。他说已经安排好我和典座见面，地点就在客堂里。我已经来过柏林寺许多次，但只有这次是带着明确的目的而来：　我想要了解禅宗寺院如何运转，怎样帮助僧人们修行。我曾经无数次接受寺院的款待，体验寺院生活的诸多方面，但从没想过去了解它的运行机制。对我而言，它始终是个谜。

对寺院好奇的不止我一个。前往客堂的路上，我遇上了好几批游客，他们由居士领着参观，并被告知寺院里的各种规矩。对于佛教徒而言，这一切开始于公

元前432年释迦牟尼证得无上菩提的那一刻。在那之后，他的身边聚集起一批信徒，他们形成了最早的僧伽——在梵语中，僧伽的意思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的人们。早期僧伽的共同目的是涅 ， 到了后来，这一目的转变成证悟。但不管是涅还是觉悟，都意味着要从无尽的生死轮回之苦中解脱出来。

佛祖成道后，曾往来于印度次大陆的诸多小邦国之间传法。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常有虔敬的信徒远道而来，请求世尊前往他们的家乡为大众说法。舍卫国中的长者须达多就是这样一位信徒，他为了让佛祖来此居停，便打算寻觅一所庄严堂舍。他寻思："今此何处，有不近不远，行来游观，其地平博，昼无众闹，夜无音声，无有蚊虻蝇蜂毒螫之属，我当买之为佛故立僧伽蓝。"（《四分律·卷第五十》）后来，他买下了祇陀太子的花园，送给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居住，这便是著名的祇树给孤独园，又称祇园精舍。类似的"精舍"慢慢多了起来，其中有些精舍逐渐成为佛教僧伽常年居住的场所。到了佛陀圆寂的时候，在一些重要的精舍中已经住有上百名僧侣，成为永久性的寺院。佛教徒的集体生活就是从那时开始发端的。僧人们仍然会到各地云游，但不论走到哪里，他们总是栖止在寺院之中。

许多宗教在其早期历史上都经过类似的发展轨迹，从一开始的个体探索，逐渐转向同道互助。佛陀住世期间曾教诲弟子，修行解脱之道在于"戒定慧"三学，也就是说，解脱来自智慧的培养和领悟，智慧须从定心中求得，而定心则依赖持戒守律——日常生活中一切行止都应遵循戒律的约束。

佛陀示寂之前，弟子们向他问求最后的教诲。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并未提到定与慧，却特别提醒弟子们应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也就是他在住世传法的四十九年里制定出的一整套行为准则——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就要靠弟子们自己了。戒律的确是一切的前提： 只有依戒行止，才有可能在集体生活中和谐共处，然后才谈得上抛却烦恼，养心修定，最终走上领悟和解脱之道。

美国佛教学者尉迟酣(Holmes Welch)曾如此评价中国寺院的共住生活："其原意乃欲创造一个模范的社会，使整个世界可以模仿。这样，即有一切'理想国'之感应。其理想真是引人，其实现亦甚惊人，而其失败之处，则需同情的了解。"（译文引自尉迟酣著《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包可华译本）。

即便是理想国里的人也得吃饭。我一直觉得，在任何一个集体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的厨房。这大概是我的一家之见。正因如此，我约见的第一位资深僧

侣就是柏林寺的典座。他的法名叫明清，四十岁上下，身材偏瘦，正在客堂里等着我。我开玩笑说是不是搞错了，掌管斋食的和尚怎么可能这么瘦。明清笑了起来，回答说主要是因为太忙，没时间“以权谋私”。

每天早晨，司厨诸僧和其他僧人一样四点半起床。但他们并不参加五点钟开始的早课，而是前往大寮（厨房）准备早饭。早饭结束后，他们通常在七点钟左右收拾清理完毕，然后休息两个钟头，九点钟开始准备午饭。午饭后再休息两个钟头，下午三点做晚饭，四点半开饭，六点钟结束一天的工作。有的司厨僧人这时会回自己的房间修行或者处理私事，其他人则到禅堂加入晚间的打坐。

一般情况下，柏林寺常住的僧人和居士总数在二百人左右。相应地，厨房里有五六名司厨的僧人，以及相同数量的俗众帮工。遇到佛教节日（每年会有五六次），寺院里用斋的人数会暴涨至两千人甚至更多，而这时大寮里的人手则要增加一倍。下厨的俗众是领工资的工人，僧人则由知客负责指派，几个月换一次。当然，如果有当值结束的僧人愿意继续留在大寮，可以自便。明清就是这样留下来的，他已经当了三年典座。他说，这份差事令他学会了谦卑和自我控制，因为大寮里经常会乱作一团。这里不仅是他的工作地，也是修行地，是修炼心灵和服务僧伽合二为一的场所。向我介绍他的工作职责时，明清不停地强调这一点。

喝了杯茶之后，明清带我去了大寮。我参观了两个和尚做馒头的过程，旁边还有两名俗众在一口比我家整个锅台还要大的大铁锅里煮汤。我们去的时候，下午的两小时休息时间刚结束，大寮里的活计还没开始忙起来。真正的做饭时间只是开饭前的十五到二十分钟，而准备工作则需要耗用一个多小时。

除了大寮的运作，典座还要负责决定大众的食谱。在过去，典座还掌管寺院名下的农田、果园，甚至花圃。而如今的柏林寺坐落在一座小城市里，它已经失去了所有可用来耕作的土地，因此食物原料都购自当地的批发商，或者来源于居士们的供养。有些居士就愿意供养米、面、植物油以及各种干货。

我问明清如何决定每日食谱，是不是有本菜谱什么的可以参照。他说没有，全靠自己想办法。大多数时候，大寮只是做些常见的饭菜，但有时也会实验一些新的配方，从中不断总结。反正所有的饭菜都是素斋，所以即使是实验失败也差不到哪儿去。自从中国的佛教徒放弃了印度的乞食传统，转而在饮食方面自力更

生之后，他们就开始避免吃肉、蛋，以及那些具有催情作用的食物如洋葱、蒜和番茄，等等。对于番茄，僧人们其实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每次看到碗里出现一片红色的东西，我都会心一笑，那一定是某个叛逆的典座所为。

大寮的墙上，俯瞰那口巨型大铁锅和砧板的地方有一个佛龛，里面供着一尊蓝皮肤、红头发的小佛像，他就是监斋菩萨。佛龛旁边贴着张白纸，上面写着大寮和斋堂的规约，提醒僧众须遵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清规，不得擅入大寮取食，不得在斋堂之外的地方，比如自己的房间里用斋，等等。居士自备的点心当然不在此列。不过后来我曾偶然经过大寮，看见几名六七十岁的老和尚进去盛了食物，带回房间去吃。如果问起来，他们大概会说那不是饭，而是“药”吧。

从大寮出来，明清带我来到一个大门敞开的房间，这是寺院里的茶水间。在房间的尽头，放着两个巨型锅炉，每个都能装大约两吨水。从前，烧开水用的是木柴或者煤，而现在则是用电。一根水管连接着锅炉和沿墙而立的一排水龙头，下方是用水泥砌成的水槽。柏林寺的僧人和住客每天都会拎着暖瓶到这里来打开水。每个锅炉上都装着温度计，便于人们掌握水温。

柏林寺大寮

接下来是斋堂。和所有的斋堂一样，它极为宽敞，有十米宽，五十米长，一

条中央走道将房间分成左右两半。走道的尽头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在佛坛下方放着一套桌椅，那是方丈用斋的地方。走道两旁成排的长凳和餐桌则是留给其他人的。

僧俗大众入座就餐也有规矩：　前排左右两侧都是众比丘的位置，后排右侧供优婆塞（男性居士）就座，比丘尼和优婆夷（女性居士）则须坐在后排左侧。中国寺院的斋堂大都如此安排，因为传统观念中左为阴，右为阳。据明清说，柏林寺的斋堂可供四百人同时用斋。除此之外，隔壁还有两处小型斋堂，可以容纳一百人，主要是为重要的客人所开辟的。当柏林寺举办重要法会，来宾多达两三千人的时候，人们就只好轮流用斋，每十五到二十分钟一轮。

在古代印度，佛教徒遵循“日中一食，过午不食”的传统。然而中国的气候比印度更为寒冷，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热量，因此中国的寺院除了午斋之外还有早饭，有的地方甚至还供应晚斋。为了符合“过午不食”的训诫，他们把晚饭称为“药石”，通常是午斋时留下的剩饭菜。我注意到，大多数年轻和尚都省去了这一顿。

晚饭时间快到了。我谢过明清的耐心讲解，出了斋堂，到寺院外面找了家简陋无比的网吧，上网查过邮件，回来时正好赶上晚饭。按照寺院的规矩，我在斋堂后排右侧的长凳上找了个座位，与男性居士和俗众帮工们坐在一起。整个斋堂大约有二十排长凳，每条长凳上能坐十个人。长条形的餐桌上，每个人面前放着一双筷子和两只碗。念过供养词之后，八名僧人开始拎着饭桶为大众盛饭，一只碗装米饭，另一只盛菜。还有一名僧人负责给每个人分发馒头。快要吃完的时候，又有一名僧人走了过来，分给每个人一枚苹果。用斋期间是禁止交谈的，然而几名俗众帮工还是忍不住交头接耳起来。巡视斋堂的僧人很快发现了，快步走过来制止了他们。

早午两次用斋期间，每个俗众都必须等到僧人全部斋毕，排队集体退出后才能离开。晚饭则没有那么严格，因为它并不算真正的“斋饭”，所以任何人吃好了随时可以走。我起身离开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居士也站了起来，跟我一起出了斋堂，没做任何试探便立刻跟我聊了起来。

我们正在寺院里边走边聊，一名僧人走了过来，自我介绍说他叫明影，是设在柏林寺内的河北省佛学院的教务长。他请我们到学院的接待室坐一会儿，一起喝杯茶。他的邀请令人无法拒绝，于是我们一起去了佛学院。明影拿出一罐台湾

高山乌龙，开始为我们沏功夫茶：　在一只紫砂茶壶里装上三分之一壶茶叶，浇上开水，然后立刻倒掉——第一泡是用来洗茶和“醒茶”的。开水再一次倒进紫砂壶，泡上二十秒钟，便被斟进茶盘上的四个小茶碗里。除了教务长、居士和我，还有一名佛学院的学生加入了茶会。

明影介绍说，佛学院里有六十几名学员，他们修习各种佛学课程，这些课程的修习时间长短不一，从三年到六年都有。最近几年，中国各地开办了十几所类似的佛学院，佛学院希望出家的僧尼都能进入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当然这不是必须的，只是一种建议，因为有些僧尼会觉得学识不够，而另一些则可能对此不感兴趣。钻研佛经也是通向解脱的重要门径之一，即便是不太重视文字的禅宗大师们，讲法开示时也常常会引经据典。我没有继续追问佛学院都有哪些课程，着重讲哪几部经典，因为我已经明确感觉到自己要病倒了。喝下第一杯茶之后，我站起身来，向我的茶友们道声晚安，便告辞了。

第二天醒来，我觉得自己仿佛迎面被人给了一拳，鼻子完全失去了知觉。它整夜不停地流着清鼻涕，我几乎没怎么睡着，直到天快亮才终于昏沉睡去。八点钟的时候，崇度的电话把我从梦中唤醒。离开北京之前买了这部手机现在看来是明智之举——有了它，我就可以躺在被窝里跟人说话了。但它的优越性也仅此而已。崇度问我是否有时间和柏林寺的僧值见面。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和僧值见面是我要求的。我赶紧穿好衣服，强行把自己拖出被窝，穿过寺院来到客堂。明一已经在等我了。

寺院里掌管客堂的职位主要有两种：　僧值和知客。在担任僧值之前，明一也做过知客。由于前任僧值突然离开，他才接任了僧值的职位。正常情况下，僧值的正式任命仪式要在农历正月十五或者七月十五举行。但对于明一这种临时突发的情况，只好一切从权。

寒暄过后，我们分别落座。明一为我倒了杯茶。他看起来三十五六岁，长着满月一般的圆脸。去年刚从湖北黄梅的四祖寺迁来柏林寺。四祖寺的方丈正是负责重修柏林寺的净慧。柏林寺竣工之后，净慧把方丈之位传给了弟子明海。由于两座寺院之间有这层师徒关系，所以僧人们经常在两寺之间走动。柏林寺有许

多“明”字辈的僧人，他们都是净慧的弟子。师承关系在中国佛教界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它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意义。僧人如果外出挂单，无论是暂住还是常住，都会被问及他们师父的来历。

明一开始向我介绍客堂的工作内容——这里并不仅仅负责接待访客，寺院里的一切活动都与它有关。僧值则相当于寺院里的警察。他负责维护寺院的秩序，确保寺院的一切活动合乎戒律的要求。每次法会仪式之前，他要负责检查场地，照管与会的僧俗大众。不仅仅是对法会负有责任，寺院中进行的一切集体活动，包括用斋，僧值都负有纠察的职责。

如果发现有人触犯戒律，他有责任敦促犯戒者改正。如果犯戒者属于累犯，并且不思悔改，僧值有权不经过方丈同意就将其逐出寺院。明一每天必须四处巡查，确保寺院各处都合乎清规戒律。我问他寺院的规矩是谁定的，他回答说范本来自九世纪的《百丈清规》，但在此基础上已经有多次修改。每个寺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清规上增减条目。

在明一看来，现如今最好的清规制度是虚云老和尚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订立的规约。真如寺是虚云住持的最后一座寺院，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直到圆寂。虚云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推动了禅宗在近代中国的复兴，他在真如寺制订的规约受到所有人的推崇。不幸的是，它从来没有发表过。（已收入200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虚云和尚全集》。——译者注 ）明一在真如寺打过禅七，当时曾试图抽空抄写一份，但最终没能如愿。他告诉我，真如寺也好，其他禅宗寺院也好，订立规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修行能有良好的环境。它并不仅仅是一套约束行为的规矩。

我问明一，僧值的工作是否会影响到他个人的修行？他是否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禅堂打坐？明一回答说，作为一名僧侣，他还在学习阶段，并不适合花太多的时间去打坐。他觉得应当首先学习做一名合格的僧人。在这一点上，他和我见过的许多年轻僧人都有类似之处。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状态很满意——首先是能进入寺院，服务于僧伽，其次是找到了受人尊敬的僧人做自己的师父。他们并不急于展开修行。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明一对我说。当天午斋时分，我在斋堂再一次见到了他。他在座位间巡视着，与其说是在寻找违规的僧人，不如说是让众人意识到他的存在，同时自己默默修行。

午斋过后，我再次来到客堂。这次约见的是库头（寺院物品出纳的负责人）明吉。他已年近七十，瘦小结实，待人极其友善。他是保定人，出家后便一直住在柏林寺。与这里其他担任要职的僧侣不同的是，明吉从没上过大学，他甚至连小学都没毕业，但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明吉是个万事通，而且精力充沛。他带我参观了他位于斋堂楼上的房间。屋里放着一张行军床，床的四角支起蚊帐；　一张宽大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是一束塑料花；　一个小衣橱装着他仅有的几件衣服和少量私人物品。他的房间门外放着一个杂物箱，那是库房收留的流浪猫睡觉的地方。

二楼的其他房间里堆满了寺院日常所需的各种物资。未经方丈或库头的批准，其他人不得擅入和私自取用这里的任何东西。但有一个房间是例外，那里面装着大量旧衣服，任何人随时需要都可以进来挑选一番。虽然有如此众多的物资需要看管，明吉却只有一个助手。不过，他说，如果有大批物资需要装卸，他可以随时调用寺院里的其他僧人，尤其是刚入门的沙弥。

明吉一边带我参观，一边向我打听美国的佛教。美国有寺院么？它们都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会去学佛？他们的修行跟这儿有什么不一样？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　美国还真有几座寺院，但大多数寺院更像是培训机构，寺里的僧尼并不按寺院的规约共住，而是各自住在世俗环境中。对佛教感兴趣的美国人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也做法事，修禅，但他们的行止更像是在家居士而不是出家的僧侣，他们和其他的美国人一样需要为两性关系和养家糊口这样的俗事操心。明吉点着头，但看起来不像是听懂了，而更像是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得到了回答而感到满意。

在第一间库房的门口，供着一尊二臂大黑天菩萨像，他一只手挥舞着短棒，另一只手擎着口袋，两脚分别踏在金银锭上，象征着他负有看管寺院财产的职责。明吉领着我穿过拥挤的库房走廊，一路上到处堆着日常用品，桌椅板凳，装满僧服、毯子和成匹布料的橱柜，库房猫在我们脚下房间倏忽来去。库房里还存放着大批供夏季使用的电风扇和蚊帐，还有灯笼，暖瓶。

看起来柏林寺已经应有尽有了。但明吉跟我说起，寺院的缝纫机还不尽如人意。他们新买的缝纫机不如以前的好用，而以前那些已经没法用了。他希望我能

帮他搞一台新的锁边机。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直接去买一台，他毕竟是库房总管。当年我在军队的时候，掌管补给的人永远是实权派，在营级单位中，他的权力仅次于军士长。但明吉可能太害羞了，我估计他在面对其他上过大学的高层僧侣时也许会感到一丝胆怯。我女儿也许帮得上忙，我告诉明吉，她正在学服装设计，应该知道该买什么样的，我会帮他问问。他提议说要二十六号的。天知道是什么意思。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他拽住我的袖子说还是算了，反正他也买不起。我依旧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己出钱买锁边机，为什么不让寺院里报销。但他看起来很惭愧，也许是后悔不该向我这个老外求助，于是我答应了他，并决定找机会向明海方丈问问这事。

饭后，我再一次来到客堂，希望能碰上一名知客。运气不错，一进门，我就看到大知客利生正在和另一名僧人谈话。他请我入座，问我要不要来杯茶。我一边吃着晚饭时发的苹果，一边说不用了。任何人想要投奔寺院，必先上客堂报到。此处是寺院与外界联系的桥梁，而守护这座桥梁的人就是知客。利生位列柏林寺众知客之首，他来自福州，年纪三十岁左右，少年时便已出家，在柏林寺担任知客已经五年。

他似乎很清楚我来访的目的，没等我发问，就自动解说起来。作为大知客，寺院生活的大事小情整体上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柏林寺是事务繁多的大丛林，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他的手下还有三名知客：　一名负责接待诸如政府官员和大施主之类的重要访客，一名负责管理寺院内务，还有一名负责维护寺院的基础设施，包括上下水、电线电路，等等。如果遇上举行重大活动，他们还会有指定的助手帮忙。

除了指导和管理其他三名知客的工作，利生还负责与所有打算来此挂单的僧人面谈。通常，行脚僧到寺院挂单，第一步便是到客堂问询，按过去的老规矩，此时他必须将自己的行李留在大门外，因为未经允许就把行李搬进客堂是无礼的。但如今进出寺院的闲杂人等很多，这条规矩只能从权，以免行脚僧的行李无故丢失。

进了客堂，拜过佛坛之后，行脚僧就坐在一旁的长凳上，等着大知客与他面谈。大知客通常都在别处忙碌，行脚僧必须耐心等待。等到他终于出现，他会先

要求查看行脚僧的身份证，然后查看佛教协会颁发的戒牒。他可能还会问几个问题，以便确认来访者的身份。如果大知客怀疑行脚僧的身份或这名行脚僧的其他任何方面有问题，便会请他离开，并且不得上诉。但如果一应细节都正常无误，而云水楼仍有空余名额，他就会妥善安排行脚僧住下。

利生告诉我，在其他寺院，有的时候挂单的行脚僧只能住十几个人一间的宿处，而柏林寺全是两人间或三人间。如果行脚僧打算在此常住，利生还会跟他做一次更详细的面谈，毕竟，应允为一个人长期提供饮食住宿绝不是小事。在这次面谈里，利生会对行脚僧的背景和性格做更深入的了解，以便判断他是否能融入僧伽。面谈的结果如果不令人满意，行脚僧就得在当日离开寺院。在柏林寺这样的大丛林，比丘尼也被允许挂单，但不得超过三日，除非她们是来参加超过三天的重要法会。

客堂同时也是面向居士和俗众的接待中心。如果他们要向寺院布施，或者请僧人做法事，都会来此办理。做法事是许多寺院的收入来源——刚说到这儿，利生的手机响了。他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寺院里的某个地方有事情需要他立即去处理。走之前他问我还想见谁。我说我想跟维那（禅堂的执事）聊聊。就在我第一百次掏出纸巾擤鼻涕的时候，利生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然后对我说，维那将会在禅堂门口等我。

禅堂是谢绝访客参观的禁地，但我知道它在哪儿，因为每次去见明海方丈的时候都要从它的门前经过。我走进禅堂所在的院落，抬头看见门楣上悬着一块匾，上写三个大字：　无门关。维那就在匾额下站着。他是个内向的人，自我介绍极其简单，除了告诉我他名叫常辉，再没说别的。和柏林寺大多数的高层僧侣一样，常辉也是四十多岁年纪。这个年龄段的僧人获得提拔，成为寺院尼庵的中坚力量，是最近几年中国各地的普遍趋势。当然，这一趋势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由于“文革”期间佛教活动受到冲击，比他们年长一辈的僧侣，也就是如今应该在五六十岁的那一拨人数极少，有一个明显的断层。

常辉告诉我，维那的职责所在不仅是禅堂执事，还包括寺院中所有的佛堂。他除了要维护各殿堂的日常秩序，还须负责把各处的规矩教给刚入门的新手。这些规矩由来已久，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发展而成，因而非常复杂，单是

掌握最基本的部分也要花费数月。他说，柏林寺的禅堂规约，大体上遵循了由本焕禅师在广州光孝寺，以及虚云、一诚两位长老在云居山真如寺发展出的体系。

我和本焕禅师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每次我在广州见到他，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弟子。但他对向他求字的人从不拒绝。他曾对我说，书法和禅一般无二。我也很愿意看他挥毫泼墨。本焕禅师在“文革”结束之后鼎力修复了国内一批重要的禅宗寺院。他还出版过一本带有图解的禅修著作，其中详细解说了一套复杂完善的禅堂仪轨。不幸的是，那是一本大部头，完全不适合旅行时携带。我与它只有一面之缘，之后再没见过，想来一定印数很少。

一诚法师是另一种风格的高僧。他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已于2010年初卸任，现为名誉会长。——译者注 ），但我第一次风闻他的事迹，印象最深的是他被人称为“奇佛”。几年之后，我找到机会去真如寺拜访了他，终于领教到“奇佛”之奇： 他完全不顾自己亲自订立的禅堂规约，径让我和我的摄影师朋友史蒂芬·约翰逊去禅堂给正在打坐的僧人拍照，目的是为了观察僧人们有什么反应。他显然真正懂得禅堂的意义所在。而中国僧人也都以能参加真如寺的禅七为荣。

禅堂是每一所禅宗寺院的心脏，常辉说，而其他宗派的寺院则不一定会有禅堂。在汉传佛教的另一大宗派净土宗的寺院里，禅堂就被念佛堂所取代，僧人们主要的修行手段便是在念佛堂中念诵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的名号。如果有人要在净土宗寺院里打坐，他们会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

禅宗道场柏林寺里不仅有禅堂，而且还不止一座，来此挂单的僧尼和居士都能找到合适的地方进行禅修。我向常辉问起禅修的日程，他说禅七期间，每天的第一支香是九十分钟——这是我通常打坐时间长度的两倍，哪怕只是想想，我的膝盖都会痛——然后逐节缩短，但不会少于三十分钟。一天下来，总共要坐满十一支香。最长的冬季禅七历时五个星期。而在平时，一般每天只在早、中、晚各有一次三十分钟的坐香，寺院里所有不需当值或外出的僧人都要求参加。毕竟，在禅宗寺院，禅堂是每个僧人存在的理由。

常辉掀开禅堂的门帘，带我走了进去。走了一圈下来，我数出七十八个座位。柏林寺的常住僧人任何时候都在一百到二百之间，这儿的座位显然不够。常辉解释说，许多僧人都有职务在身，不会经常来坐香，所以给他们安排的座位在另外几个禅堂里。但是事实上，按照禅宗寺院的传统，任何僧人只要想从事禅

修，是有权利推掉其他任何事务的。柏林寺就有几名僧人几乎住在禅堂里，长在蒲团上。说到这儿，常辉还把他们用旧了的蒲团指给我看。

禅堂中的座位是按规矩排定了座次的。在每个座位背后的墙上都写着僧人的名字。大门正对面是方丈专用的龛式座位，左右两边是他的两位侍者。负责指导修行的班首坐在紧靠门口的西侧，与之相对应的门口东侧是维那和首座（首座是全寺修行者的模范，通常由年高德劭的尊宿担任。不巧的是，他最近不在寺院）的位置，两人的座位之间摆着一张小木几，木几上摆着香炉和引磬：　焚香用来计时，引磬用来宣布每节坐香的起止。木几上方悬着一块钟板。禅宗在中国分出五家七宗，各家的钟板尽管听起来没什么差别，但设计上各不相同。柏林寺属临济宗一脉，它的钟板是长方形的，上边削去两角。

僧众入堂坐香时，必须衣着整齐，并且不许携带任何随身之物，包括念珠也不许。因为禅定的功夫在于完全息止心念，而即便是细微如手指拨动念珠的动作，也可能对自己和他人产生干扰。因此，入禅堂之前，僧人们都把念珠留在自己房间里。如果有人非要用念珠，就只能去另一间为居士开辟的禅堂坐香了。

出于同样的目的，禅堂的内部空间也极尽简朴之能事。除了沿墙铺陈的大众座位之外，唯一的陈设是置于禅堂中心的一座佛坛。佛坛上安放着一尊石膏材质的小型释迦坐像。佛坛旁边还倚着两根木质香板，坐香时，负责巡视的僧人如果发现有人陷入昏沉，就会用它猛击此人的肩头，令其警醒。

佛坛在禅堂中有其独特的功能。每节坐香的间歇，僧人们会从蒲团上站起，穿上鞋，以佛坛为中心沿顺时针方向在禅堂中“跑香”。这种沿顺时针方向（日晷运动方向）旋转的仪式在许多崇拜太阳的古老文化中都能见到。但在禅堂里，它兼有活动腿脚，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的作用。在日本和西方的禅修机构里，修行者通常排成一列，按次序绕佛坛跑香，而在中国，每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速度和轨道。我曾有过在中国寺院参加禅修的经历，每到跑香的时候，一大群步伐各异的僧人就仿佛是绕着释迦牟尼原子核作周期运动的电子，当然，也有一些电子会继续留在他们的蒲团上打坐。有些人天生就适合打坐，但大多数人对中场休息是表示欢迎的。

坐禅的标准姿势是双腿盘起，脚心朝天的“双跏趺坐”，但有的人因为体质原

因无法双盘，也会采取一些更为轻松的坐姿。如果以任何方式盘腿都难以忍受，还可以到佛坛前以站姿或跪姿入定，只要保持安静，不打扰其他人即可。常辉说，入定的方式也可随意： 参呼吸，参佛偈，参佛号，都无不可。

正说话间，一名僧人走进禅堂，敲响了木几上的钟板，紧接着，有人在禅堂外敲响了盘形钟。晚间的坐香马上要开始了。我谢过常辉，出禅堂，回了自己的房间。我已精疲力尽，上床倒头就睡，鼻子还在清水长流，睡眠时断时续。

对柏林寺的探索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虽然只见了一部分高级僧侣，还没有见过首座，也没有机会跟班首交流，但我的朝圣之旅才刚刚开了个头，此行的终点广州远在两千公里之外。如果想要按计划走完全程，现在必须上路了。

方丈明海前一天晚上已经从北京回到寺院。吃过早饭，我去向主人辞行。明海正在方丈室的客厅里接受几个来自石家庄的记者的采访。他把我介绍给了记者们，又邀我在他旁边坐下，问我过去两天的收获如何。我含糊地说想见的僧人基本都见过了。这时，他的侍者走了过来，给我倒了杯茶，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又冒出想见监院的念头。监院是一所寺院中地位仅次于方丈的高层僧侣。如果把方丈比作董事长，监院就是首席执行官。

不幸的是，监院最近不在寺院里。但明海自己主动请缨，愿意解答我的问题。我尴尬地发现自己一时想不出什么寺院管理方面的问题来。不过既然明海是一寺之首，并且向以学问渊博，思想开明著称，我一转念头，决定请他介绍点中国寺院在产权方面的基本情况。问题一出，只见明海脱掉了鞋子，双腿由垂坐的姿势改成了双跏趺坐。他静坐思忖了片刻，开口说道： “‘文革’以后，政府发布命令，宣布所有被学校、工厂或者政府机关占用的寺院一律归还给佛教界。比如柏林寺在‘文革’期间就被一所师范学校占用，政府文件一出，这所学校就得搬家。但是师范学校在柏林寺原址上办学时，新建了几座校舍，所以僧人们要收回寺庙，必须拿出点‘钥匙钱’。

“另外，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寺庙都归还了，毕竟现在的情况是庙多僧少。所以，有些具备文物价值或者艺术价值的寺庙，还有一些坐落在风景区里的寺庙，就被移交给了当地政府的文化局、旅游局，还有林业局。

“从佛教徒自身的方面来讲，僧人不太愿意去跑政府程序，按照现代社会的标

准重新取得对寺院的所有权。所以绝大多数寺院其实在产权上是模糊的。教堂就不一样了，它们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建的，外国人对这套手续很熟悉，所以‘文革’以后，他们重新拿到了对教堂的产权，而佛教徒和道教徒就没这么幸运了。”

“那现在这些寺院的产权归谁？”我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明海答道，“现在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产权都归它们各自所属的宗教协会所有，住在里面的神职人员并不能获得产权。佛教徒和道教徒的情况不同，虽然也有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但协会对各自教派目前使用的寺院和道观没有任何产权。每座寺院、尼庵或道观都是独自存在的，而常住的僧伽或者个体的僧人也没有产权——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比方说，柏林寺的僧人在‘文革’期间都被迫还了俗，而‘文革’结束之后进入柏林寺的僧人是另外一批，传承上没有连续性。寺院也从来没有办过产权登记手续。所以现在即使有人跑来霸占了柏林寺，我们也找不到法律依据去跟他打官司。”

尽管中国的寺院和尼庵尚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但中国人早就学会了在灰色地带生存，他们培养出高超的生存技巧，并乐此不疲。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甚至就是以模糊性为基础而建立，而且至今依然如此。模糊性使得这个国家的法律在今天依然敌不过“关系”。众多从未清晰界定过产权的寺院就这样复兴了，并且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就好像一个个公司一般。这，当然是因为它们拥有并维护着重要的“关系”。同样，公司要有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做决策和执行决策，寺院里也少不了方丈和监院。我的下一个问题是： 方丈的人选如何确定？

明海回答说：“通常前任方丈离开之前会选好接班人，但他的决定也要经过高层僧侣乃至重要施主的同意。在老方丈作出决定之前，通常会先跟他们商量。除此之外，还要经过佛教协会的同意，并且最终需要经过宗教事务局等部门的批准。不过后面这道关主要是由佛教协会去做工作了。”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方丈在寺院体系里的地位？明海说：“方丈仍然是寺院的精神领袖和管理者，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在行政方面，方丈手下有一批根据才能任命的执事僧侣，协助他管理寺院的各项事务： 监院、知客、僧值、维那、典座、库头，等等； 在修行方面，则有一众根据资历、学识和修为成就选出的班

首。这些高层僧侣对内对外都代表方丈的意志行事。因此，他们都是经过严格的挑选之后获得任命的。

“各个职位的高层僧侣，任期都在每年正月初八结束，此后的一周时间里，方丈会召集会议，协商讨论各职位人选的去留，然后在正月十五宣布新的任命方案。年中如果有临时变动，新的任命也会选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宣布。不过修行方面的‘高级职位’通常很长时间才会变动一次。

“方丈也需要接受考核。在过去，方丈的任期是三年，现在则变成了五年。很多方丈都不愿连任，我自己也属于这一类。当然也有愿意一直做方丈的，而僧伽和施主一般也都会同意方丈的连任。方丈一旦期满离任，一般都会选择前往别的寺院，以便给新任方丈留出空间，使之不至于活在老方丈的阴影里。我希望能在这届任满后离开，但也许会被要求连任，不过我肯定不会同意连任超过三期。毕竟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我没有追问明海，“别的事情”指的是什么，不过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一直有闭关修行几年的打算，他甚至已经在附近的太行山中选好了一处中意的地点。我又问了他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僧人想来柏林寺常住。他回答说： “柏林寺是个非常理想的居住和修行道场，这里应有尽有： 伙食丰富、房间干净，甚至还提供热水和淋浴； 每个月给常住发一百元津贴，如果愿意参与法事，每个月还能另外得到二百元左右的收入。当然，僧人们来柏林寺的目的还是为了修行。

“柏林寺是禅宗道场。禅宗道场的一切活动都以禅堂为中心，禅堂的一切活动又靠钟板来约束。钟板一响，每个人都知道意味着什么。钟板和鼓有一整套敲击的方法，可以传递各种不同的讯息，控制寺院里的一切活动。所以在禅宗寺院里你是不需要依赖语言的。

“在古代，禅宗寺院和其他寺院的不同在于，僧人要在寺院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组织。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寺院都建在城市附近，僧人的生活内容主要是钻研佛经和举行法事，禅宗创立之后，才发展出劳作和修行相结合的传统。禅宗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不是钻研佛经和举行法事。文字和法事有它的用处，但也会变成障碍。禅宗寺院强调在日常生活里修行，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当然现在变化很大。如今寺庙的收入有一部分来自门票，这一点在那些有文

物价值、艺术价值或者坐落在风景区里的寺庙表现得更为突出；　另外一个来源则是寺院里的法物流通处，里面卖的东西包括书籍、香烛、佛像和各种佛教用品，这项收入现在越来越重要了。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还是做法事，特别是给世俗众人举办的丧葬法事和祭奠法事。

“靠卖门票和做法事来养活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干扰修行。本来僧人到禅宗寺院来，就是为了修行，而不是发展经济。但你必须自己找到平衡。如果不能养活自己，修行也就谈不上了；　但是如果因为养活自己而受到干扰，无法修行，那就更加荒唐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寺院都想成为修行道场。有些寺院，比如少林寺，完全被游客淹没了，僧人天天忙着接待游客，根本没有时间修行，但他们做到了一件事——让更多人了解佛教文化，其实这也是某种形式的修行。但这里面会有问题。比如有的人出钱修建寺庙，目的是为了赚钱。僧人们没有能力这么做，一般都是商人所为，他们找到僧人，主动帮你修庙，但之后会跟你要回报。佛教协会现在已经禁止私人投资介入寺庙修建工程了，但这种事情禁止起来很难。”

我突然想到，我在中国见到的寺庙一旦重建，一座比一座规模宏大，于是问明海，有没有什么寺庙是越修越小的。“在小道场修行只适合那些已经有很好基础的禅修者，”他回答说，“一开始，初学者需要进大道场学习必要的仪轨和修行法门。如果没有基础，为了求清静而去小道场修行，很可能会逐渐懈怠，最终停滞不前。所以眼下我们主要把精力用在恢复大道场的传统上面。”

我们正说得起劲，一个年轻和尚走了进来。“树到了，”他告诉方丈。明海站起身，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去看看。出了门，穿过庭院，我们来到大雄宝殿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已经来了很多人，僧人、居士、学生，总共得有五百人左右。几辆卡车停在旁边，工人正在从车上往下卸成捆的柏树苗。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3月12日，中国的植树节——这一天是民国创始人、“国父”孙中山的忌辰，而树木象征着新生。总共六百棵两米高的柏树苗全都卸下了车，堆在空地上。两个礼拜以前来柏林寺参加般若法会的记忆突然又在脑海中闪现，我发现，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恰好每卷都可以分到一棵柏树。

树苗边上还放着一大堆铁锹。明海把所有人聚拢在一处，开始讲解植树的方

法：　“填土的时候注意，不要把工地上的垃圾掺进去，那里面有石灰；　栽树之前，先在树坑底部铺一层浮土……”就在这时，又有一支二百人左右的队伍赶了过来。这是来自石家庄的高中生，他们举着一幅巨大的标语，宣布他们要“欢度植树节”。所有人全部到齐，植树开始。柏林寺终于要有柏树林了。

我也掺和进去，帮着种了一棵树，然后告诉明海，说我要跟他道别了。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邯郸，路程颇远，而且还要换若干次车。明海说不用这么麻烦，他已经给我安排好车了。我一时无语凝噎。中国僧人的热情总是令我感动到惭愧。

在房间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敲响了禅堂门外的盘形钟，向所有参加植树或其他劳作的人宣布：　禅修即将开始。整个柏林寺就在这钟鼓声中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起床、坐香、诵经、用斋、劳作、就寝，一切依钟板号令而行。如果愿意，你可以在这里走完一生，不必说一个字。这是一个存在于语言之外的世界。

2006年3月12日，柏林寺方丈明海组织僧众植树

第五章 无始

在客堂背后的停车场，明海帮我把行李塞进一辆黑色轿车的后备厢，然后介绍车里的其他人给我认识。我们再次道别。“一路平安。”明海说。黑色轿车径向万丈黄尘中飞驰而去。

扬尘的天气已经持续了许多日，而今天干脆不辨东西了。我们仿佛身在蒙古。如果不是万有引力在起作用，我大概连上下也分辨不出了。眼前的能见度不超过百米，但司机毫不在乎，他轻车熟路找到了高速入口，然后立刻提速飞奔，轻快得如同一匹驰骋在蓝天之下碧草之上的骏马。我坐在后排，左边是名穿黄色袈裟的僧人，右边是个佛协的干部，两人把我紧紧卡在中间。我的病情变得越发严重，鼻腔里像是在开闸行洪。这可比长途车遭罪多了，但我又怎能拒绝方丈的好意呢。

坐在我左边的僧人四十岁上下，身体粗壮。他来自北京附近的一座寺院，这次来柏林寺是和明海商量一些与世界佛教论坛有关的事情。一个月之后，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将在杭州举办，据说将有数百位来自海外的僧侣参加。他希望能和他们探讨在全世界弘扬佛法的思路。只在中国恢复佛教是不够的，他说，我们要把佛法传向海外，传向世界。他准备在杭州的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广传教法的最佳途径是修建寺庙，他还准备在论坛上发起一项募款的倡议。

僧人问我有什么看法。我正被出了问题的鼻子折磨得不知如何是好，顾不上礼貌，便直接告诉他这是在浪费工夫——在西方，修庙只能吸引到一些发烧友和好奇的人，还不如派遣一些会讲英语的僧人到西方传法，场所并不需要太隆重，在私人住宅或者公寓里也没什么不好，气氛要随意，同时也方便僧人们熟悉西方人的特点，找到他们的需求。我甚至觉得开世界佛教论坛还不如组织西方人来中国打禅七有意义。我还对他说，中国的僧人向西方传法时，不注意变通，往往执著于其固有的外在形式，所以对西方人无法产生吸引力。但这位僧人显然主意已定，我说了半天丝毫没能影响他。

坐在我另一边的是河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高士涛。他刚才一直在听，这会

儿我转过头来，开始对着他唠叨： 如果中国僧人去美国修庙，对美籍华人和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倒是件好事，但对于那些他们原本想吸引的西方人来说，则依然没有解决门槛高企的问题，即便这些西方人有脱离苦海的想法，文化壕沟和语言吊桥依然令他们不能得其门而入。令我惊讶的是，高士涛居然同意了我的看法。他也觉得如果要把佛法传到外国，必须先尽可能地清除文化上的障碍。西方人需要佛法，但不一定需要中国的寺庙。于是我又转过头对僧人说，如果他决定去外国修庙，最好建成没有院墙的那种。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正合我意。

在大货车之间像穿花蝴蝶般钻进钻出了九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从邯郸出口下了高速，沿着一条省道向东又开了约二十公里，到了成安县城附近，司机在一座外墙刷成粉蓝色的基督教堂门口拐上一条向南的小路，继续驶出不到二百米，把车停在匡教寺的山门外。

我的目的地到了： 这里就是禅的第一位中国传人驻锡弘法的地方。中国佛协的前任会长赵朴初说过： “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禅宗。”一千五百年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把禅带到中国，慧可正是他的衣钵传人。可惜我们对禅宗二祖的生平事迹所知极为有限。关于慧可，目前已知的最早记载说他于公元487年出生于洛阳以东大约一百公里外的荥阳。慧可的父母信仰道教，他本人则从小熟习儒家经典，立志走上仕途。然而父母的突然亡故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慧可从此对世俗功名无心恋栈，开始转向佛教。

公元519年，三十二岁的慧可皈依佛门，依止在洛阳龙门香山寺宝静大师门下学法。当时在此地流行的北朝佛教，是一种混合了小乘佛教和一些早期大乘教法的修行流派，慧可对自己所学并不十分满意。跟随宝静八年之后，慧可决定离开香山寺寻找新的启示。他并没走太远。听人说，嵩山少林寺里有位印度来的高僧菩提达摩，而著名的嵩山就在离香山寺两天脚程的地方。于是慧可向少林寺走去。

关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流传最广的版本出自唐代僧人法琳于公元634年所撰《慧可碑》碑文： 慧可沿着少林寺后山的小径走到菩提达摩面壁入定的山洞前，请求祖师传授教法。达摩祖师对他完全不予理睬，于是慧可便站在山洞外面等待。他一连等了几天。山中下起雪来，他依然站在原地等着。

为了证明诚意和决心，慧可将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献给达摩。祖师见此壮

举，便问慧可所来为何。慧可说，他无法做到息心止念，需要祖师的帮助。达摩说： 把你的心拿来，我帮你息心止念。慧可愣住了，回答说： 我找来找去，都没找到我那颗心。达摩于是说道： 既然如此，便是你已经安心了。慧可闻言，幡然有所悟，从此成为达摩的弟子。

慧可跟随达摩学法六年，到了公元534年，得传达摩衣钵，就此成为中国禅宗二代祖师。达摩还传给他一部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所译的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并嘱咐他将所学禅法发扬光大，然后便遣他下山自去了。

其时已是北魏末年，中国北方正陷入一连串大规模的动乱之中，各地割据势力纷纷起事，中央政权岌岌可危。就在慧可离开嵩山的这一年，朝廷内部发生的一场政变终结了北魏王朝，篡权的两股势力将北中国一分为二： 一支鲜卑人势力控制了长安，以此为中心占据西部，史称西魏； 与之相对应的东魏由汉人统治，出于军事安全上的考虑，他们将都城从洛阳迁到了离邯郸不远的邺城。

兵荒马乱之间，菩提达摩继续留在洛阳，直到两年后圆寂。慧可的下落则莫知其详。有记载说，他在少林寺做过几年方丈，后来去了邺城，在城中及附近各地传法达三十多年，但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都在具体的纪年上语焉不详，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慧可在邺城传法时，招来了当地僧人的仇恨。这名少林寺来的和尚所传之法，在邺城的僧侣看来简直迹近左道邪术，荒谬无伦。他居然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佛？人人都知道即使精进虔诚也要轮回许多世才能求得解脱，而他居然说一念之间便可证得涅？更令他们恼羞成怒的是，如此不可理喻的教法居然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弟子也跟着慧可跑了。

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慧可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事实上，根据唐代高僧道宣所撰《续高僧传》记载，慧可正是在离开嵩山来到黄河以北的邺都附近时，因为遇到盗贼而失去了一只胳膊的，而不是像法琳《慧可碑》所说，自断左臂。如果这条记载属实，那么很有可能，所谓的盗贼不过是那些妒火中烧的邺城僧侣雇来的杀手装扮的。此一时期，以崇尚苦修、咒语和神通为特征的北朝佛教仍大行其道，初露头角的禅宗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举步维艰。强调实修，重视果报的北朝佛教徒无法理解看上去“空空如也”的禅宗，在他们看来，禅宗即使不是危险的，至少也是疯狂的。而禅宗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则在于： 它质疑了北朝佛教徒

对佛法的理解，使他们自诩的“解脱代理人”地位受到了威胁。据说，公元536年的达摩之死，就是仇家第六次投毒并终于得手的结果。刺杀行动即使在宗教界也是家常便饭。

南北朝的乱世还在继续。在西北，西魏为北周所灭，而在邺城，则是北齐取代了东魏。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境内禁佛、道二教，三年之后，北齐也被北周所灭，这场迫害运动遂推广至整个中国北方。在邺城传法的慧可这时意识到，北方已经不能再待，于是逃向南方，到了长江流域。此时的南方，已进入南朝最后一个王朝南陈（557－588）的统治时期。

公元580年，由比丘尼抚养长大的北周大将杨坚推翻了北周的统治，并理所当然地终止了灭佛运动。他建立隋朝，定都长安，结束了中国长达三百年的割据战乱局面。对于佛教徒和普通人来说，生活在逐渐开始好转，于是慧可重新回到了北方。所有的佛教文献对慧可的这段经历依然语焉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渡过黄河，重新回到了邺城，而邺城已经在北齐亡国时化为一地瓦砾。不过，他当年的弟子有的还在，于是慧可决定留下来，继续传法。

从邺城废墟向东北行进六十里，便是匡教寺所在之地。一日，慧可来到匡教寺，意外地受到该寺僧众的热情款待。住持方丈甚至决定为他建造一座讲经台，以便向大众传法。慧可的传法大获成功，却遭到了一名僧人的嫉恨，这名僧人法号辩和，他向邑宰进言，说慧可以妖言邪术惑乱众听。其时隋朝虽已大局初定，但地方上仍然法度混乱，官员草菅人命之事时有发生。据说，在慧可听说有人陷害自己时，以及后来获罪临刑之际，都毫不为所动，坦然而受。公元593年，已是一百零七岁高龄的慧可被处以极刑。与他的师父达摩一样，慧可也将自己所承受的痛苦乃至死亡视为不容回避的业障而怡然顺受。所幸他在南方时已将禅宗衣钵传给了弟子僧璨。这位禅宗的第三代祖师一直留在南方，将禅法发扬光大。那是后话了。

匡教寺如今已经成了一所尼庵。车刚在院子里停下，就看见一众比丘尼走了出来迎接我们。因为明海方丈事先打过招呼，她们已经有了准备。其中居然还有一名比丘尼会讲英语。她是新加坡人，法号会空，毕业于五台山普寿寺的尼众学院，看起来不超过三十五岁。去年匡教寺七十七岁的老方丈悟明圆寂之后，便由她继任住持之位。会空领我们进了方丈的会客室，把墙上的照片指给我们看：　那

是她师父悟明火化后留下的真身舍利。

我刚要坐下和会空交谈，就听见外面又有动静。两辆黑色轿车驶进寺院，车上下来了一群当地的政府官员，为首的是成安县宗教局的局长。他带来了一张政府出资拍摄制作的DVD，内容涉及成安县周边与慧可有关的古迹。光盘被放进DVD播放机后，所有人都在电视前坐了下来。画面上出现了附近的各处佛教场所和古迹，片子还配了音乐。看完之后，我谢过比丘尼们的款待，准备去拜谒慧可的墓地。

坎坷难行的乡间土路向西北延伸了大约十公里，在二祖村村北的一圈围墙前抵达终点。围墙里面是三十亩长着荒草的空地，我们下了车，走向空地里唯一的一座建筑物。我上次来时遇到的果乐和尚这次不在，他在房前种植的一片玫瑰花这次也不见了。从屋里走出两名僧人，年长的一位大约有七十五岁，脸上永远挂着笑容，自我介绍说他的法号是果明。果乐已经去了附近的另外一座寺庙担任住持，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另一名僧人四十五岁上下，看起来精力充沛，他带着我们参观空地。他说，这里将要建起一座寺院，而他和果明就是负责主持这项工程的。四下里望去，空地上完全没有工程要开工的迹象。过去曾有人想在这里造一座佛殿，但最终因为经费的问题放弃了。

河北成安县匡教寺

眼前唯一可看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僧人居住的那座破房子：　二楼住人，一楼是佛堂兼斋堂兼储藏间。僧人打开一楼的一个小房间，绕过里面储藏的食物、工具和各种看起来跟垃圾没什么两样的杂物，走到最里面，掀开一块防水布，露出一

具石函。僧人说，这便是当年在二祖舍利塔下发掘出的那具石函，装着慧可真身舍利的银棺当时就放在石函里，石函的顶盖上刻有宋代时开启地宫迎送二祖舍利的供养人的名姓。

二祖舍利塔始建于公元732年，历经多次战火、地震和重修，到近代时已破败不堪。1969年，当地政府决定拆掉舍利塔，发掘塔下的地宫。他们挖出了慧可的舍利，并把它转移到位于石家庄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库房里保存起来，据说，以后重修舍利塔的时候，舍利会被送还。在成安县宗教局局长带来的DVD上，我们看到了二祖舍利的模样：　它们看起来就像几百颗小泥丸，这让我想起寒山的一句诗："水浸泥弹丸，方知无意智。"

看完石函，僧人把我们引到室外，去看舍利塔的原址。曾经矗立着二祖舍利塔的地方现在是一个三十米见方的大坑，四米多深，在它北边还有一个小坑，里面立着一通唐代的石碑。石碑的底部距地面大约三米，它曾被洪水掩埋，后来又被人挖了出来。从它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出：　一千两百多年前的唐代至今，黄河在这一带堆积了多少泥沙。

我们沿着土坡下到坑底去看唐碑。碑身正面的序言说，公元817年，二祖舍利塔前的原碑被毁，于是人们又刻了这通新碑，碑文的正文重刻了梁武帝萧衍在538年为初祖达摩撰写的墓志铭。背面的碑文则历述禅宗从初祖达摩至六祖惠能各代祖师的简况。这是我在中国各地所见禅宗史料中年代最早的一则。

除了生平不详，二祖慧可留下的文字言教也寥寥可数。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篇慧可言论集，收录在一百年前发现的唐代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里。拜敦煌所赐，我们如今还有机会聆听二祖慧可大师的开示：

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

故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若静坐无事，如密室中灯，则能破暗，照物分明。若了心源清净，一切愿足，一切行满，一切皆办，不受后有。

若精诚不内发，三世中纵值恒沙诸佛，无所为。是知众生识心自度，佛不度众生。佛若能度众生，过去逢无量恒沙诸佛，何故我等不成佛？只是精诚不内发，口说得，心不得，终不免逐业受形。故佛性犹如天下有日月，木中有火。人中有佛性。

坐禅有功，身中自证故。尽日饼尚未堪餐，说食焉能使饱？虽欲去其前塞，翻令后楔弥坚。《华严经》云："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一钱分，多闻亦如是。"又读者暂看，急须并却；　若不舍还，同文字学，则何异

煎流水以求冰，煮沸汤而觅雪。是故诸佛说说，或说于不说。诸法实相中，无说无不说。

该看的都已经看过，我的两位同伴还急着赶回柏林寺去，于是我们谢过两名僧人，回到车上，向来时路开去。我跟司机打了个招呼，请他在进入高速公路之前把我在邯郸放下。

每次说到“邯郸”这个名字，都会让我想起寒山那首奇怪的《闺怨》诗，并浮想联翩：

妾在邯郸住，
歌声亦抑扬。
赖我安居处，
此曲旧来长。
既醉莫言归，
留连日未央。
儿家寝宿处，
绣被满银床。

但我并没打算在邯郸盘桓，只是想从那儿搭车去洛阳。高士涛拿出他的手机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我，一小时之后有一班从邯郸发往洛阳的长途车。我再一次为自己能在这个公交如此发达的国度旅行而感到庆幸。我的同伴们把我放在了汽车站门口，然后告别而去。我进站买了车票，看看时间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于是又到旁边的药店买了点抗过敏药物——我终于想到，鼻子出问题可能不是因为感冒，而是对沙尘过敏。我后悔没有早点意识到这一点，同时预感到药到病除的曙光就在眼前。

回到汽车站，我在停车场里一眼就找到了我那班车。它是停车场里最破旧的一辆巴士，这无疑说明了由邯郸去往洛阳的线路受欢迎程度是多么的有限。尽管曾经做过大大小小十几个王朝的都城，现在的洛阳却只不过是河南省的一座中等城市，而邯郸的现状跟它也差不多。所以说，这两座城市之间能有一趟直达的班车就很不错了。我上了车，和往常一样在后排找了个座位。一名妇女跟了上来，在我后面坐下。她是卖花生的。她说，这花生是她自己种的，每年农历三月下

种，八月收获，然后用铁锅加盐干炒，里面还加了根据祖传秘方配制的香料。花生是我坐长途车时最热爱的零食，既能充饥，又可强健肠胃。我买了三包花生，为即将开始的长途旅行做好了准备——洛阳远在三百公里之外。班车准时开出了车站，算上我，车上一共八个人。出城之前，司机又在路边“拣”了六个——就这样，十四个人坐着一辆有六十多个座位的大巴，一往无前地上了高速公路，朝洛阳飞奔而去。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坐在前排的半大小子向后排走来，在我旁边坐下，问我从哪儿来。他们以为我是印度人，这倒是头一遭。我告诉他们自己从美国来，正在中国寻访禅宗的古迹。其中一个小孩问我，禅的本质是什么。我很惊讶他居然问出如此直接的问题。我想了想，答道：　禅的本质是脱离苦海，当然，苦海之所以苦并不是因为里面有盐。而解脱的唯一方法是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无非是自己内心生成的幻境。据我所知，这就是禅最根本的教诲。他们看上去很困惑：　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意思？事物除了本来面目还有其他面目么？我继续解释：　人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世界本来的面目，而是通过累世以来形成的偏见而呈现出的幻觉。对那些仅仅是出于好奇而发问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确实很难理解，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这问题。是幻觉又怎样呢？这样看事物有什么不对？为什么非要认清本来面目？对此我也不知如何回答。他们终于站起身，又回到自己的前排座位去了。没过多久，药物开始生效——我的自我诊断是正确的，的确是沙尘过敏。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只在黄昏时分车过黄河的时候抬起头来看了几眼。这条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泥巨龙此时看来安祥无害，两岸各与防洪堤隔着一公里多的距离。它还在冬眠吧，也许正在梦中回味黄土高原上的夏季山洪呢。

七点钟，洛阳到了。全程用时五个钟头，对这辆破车来说，算是不错的成绩了。查询过离开洛阳的班车车次之后，我打车去了解放路上的新聚和酒店。它的位置不错，与汽车站保持着远近适中的距离。酒店前台的姑娘们是我此次旅行全程所见过的最开心的服务员了。即便我把房价从四百块砍到二百三十五块，她们看上去依然满心欢喜，并且高兴地为我找了个有浴缸的房间。酒店餐厅的饭菜极其难吃，但我已经没精力挑剔了。热水澡才是我最关心的。洗过自己和衣服，想到终于逃离了令人绝望的沙尘，鼻子也正在恢复健康，我心情愉悦地上了床。

虽然逃离了沙尘，冷空气却如影随形。在我到达洛阳的当晚，一股冷空气前锋也跨过了黄河。次日清晨，室外刮起了刺骨的寒风。我穿上大衣，走到街边叫了辆出租车，向城外的白马寺开去。白马寺在今天的洛阳市东北方向，而在古代，它却是在洛阳城的西门外。这座历史名城两千年来被摧毁过多次，但中国人每次总是又在原址附近将它重建起来。这无疑是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太过优越：它位于中华帝国的正中，去往帝国领地内的任何地方路程都在一千公里以内——当然，丝绸之路上那些沙漠中的前哨阵地和蛮荒的南疆边陲除外；　以风水而论，洛阳也处在绝佳的位置上，它北面的邙山是古代中国人公认的最佳埋骨之所。不过风水总是轮流转，如今的洛阳在经济上已经变得落后，重要性也变得大不如前。但即便如此，它还是拥有六百万之多的人口，这些人在一些著名的工厂里工作，比如生产“东方红”牌拖拉机的拖拉机厂，以及一批大型的重工业企业，他们生产矿山机器、建筑机械、轴承和玻璃。除此之外，洛阳周边当然还密集分布着许多重要的历史古迹。

司机把我放在了白马寺大门外两匹石雕白马的面前。中国最早的佛经、僧人和佛像，据说都由白马驮来此地。两千年前的洛阳，正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终点，佛教的确是和西域商旅的马队一起来到这里的。僧伽入华的最早记载为公元一世纪，他们出现不久，就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形象。在张衡写于公元130年的《西京赋》里，他对宫廷妇人的美貌做过一番令人难忘的描绘，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僧侣已开始给人们留下清心寡欲的印象：

昭 藐流眄，一顾倾城。展季桑门，谁能不营？

进了山门，我向摄摩腾和竺法兰的坟茔走去。这大概是我第七次或者第八次拜访白马寺了，拜谒两名僧人的墓地每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摄摩腾之墓靠着寺院的东墙，竺法兰之墓布置在与它对称的西墙根。白马寺每天接待数千名中外游客，但我从来没有在两座坟茔前见到过一个人，而在游人云集的各座大殿里，也看不到两位高僧的塑像。有人在寂寞的摄、竺二僧墓前分别立了块石碑，刻画出二僧的形象。画像的手法颇为写意，甚至带着点漫画的味道，看上去倒是与我热爱的寒山、拾得两位诗人气质十分相合。他们在石碑上静静看着那些在寺院里

匆匆穿行的游客，脸上仿佛带有一抹悲悯的神情。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拾得大师的一首诗：

洛阳东郊白马寺

银星钉称衡，
绿丝作称纽。
买人推向前，
卖人推向后。
不顾他心怨，
唯言我好手。
死去见阎王，
背后插扫帚。

我对摄摩腾、竺法兰的敬意不光是因为他们为中国带来了佛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把佛经译成了中文。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是同行——我自己也是佛经的译者。被后世认定为摄、竺二僧所译的佛经中，有一本佛教的基本经典——《四十二章经》。“四十二”之数，来源于被称为“四十二字门”的一组特殊的梵文字。佛教徒认为，这四十二个字是一切文字的根本，如果正确使用，将具有神奇的力量。《四十二章经》之名，意味着它包含了佛陀的根本教诲。

摄摩腾和竺法兰的译本由几十段简短的开示所组成，主要反映的是早期小乘佛教的教法，但是它的第二段却明显具有大乘思想的倾向：

佛言： 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

这段话在汉代被译出的时候，也许有人已经觉察到了它与众不同的倾向，但显然很快就被忽略了。

摄摩腾入寂于公元73年，竺法兰比他稍晚，但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到了公元993年，天下大旱，宋朝的太宗皇帝曾来到白马寺，命人打开坟墓，向二僧求助以缓解天下旱情。据说，人们打开坟墓看到的两位高僧法身，就如同刚刚下葬时一般。又过了一千多年，轮到我来向他们致敬，到来时，墓冢前的迎春花正在怒放。

礼敬过两位大师之后，我绕过大殿周围的游客，向东廊下的客堂走去。以往来白马寺，运气总是欠佳，方丈每次都不在。幸运的是，这次知客告诉我说：　方丈在。不幸的是他现在很忙，我最好半个小时以后再来，他会跟方丈说的。我出了门，向花园里走去。

一名僧人正在花圃里给牡丹松土。牡丹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相当于玫瑰之于美国人。中国没有官方认定的国花，但牡丹差不多已经具有了默认的国花地位，而洛阳作为牡丹栽培中心则有上千年的历史。每年的四月下旬，是洛阳的传统节日“牡丹花会”，游客将从全国涌来观赏盛开的牡丹。眼下，白马寺庭院里的牡丹刚刚开始抽出硕大而肥胖的花蕾，牡丹花会则要到一个月之后才告开幕。

我正打算去跟松土的僧人套两句磁，说不定能学到点培植牡丹的秘诀，这时知客出现了，他已经为我约好了方丈。我暂时告别了牡丹，跟着知客来到客堂旁边的一座房子，穿过走廊，尽头是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面站着方丈。寒暄过后，我们来到一张由巨大树根做成的茶桌前，在几个树桩上分别落座。方丈打开一包铁观音，开始沏功夫茶。

方丈法号印乐，生于1965年，他的老家在南阳附近的桐柏山。那片连绵的山脉中有不少年代久远的寺院，还有北魏时期开凿的摩崖造像，印乐告诉我，桐柏山远离尘嚣，在过去曾是许多高僧大德幽居之所，而且现在仍有不少隐士在其中修行。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带我去山里找间茅篷住一段时间。住山修行可以帮助你放下俗念，专注于心灵生活，他说。

印乐的老家就在进山的必经之路上，他还记得，小时候常有进山的僧人在他家歇脚。学校放假的时候，他就在父母帮工的寺院里玩耍，寺院就像他的家一

样。十七岁上，也就是1982年，印乐出家为僧，接着先后进入南京和北京的佛学院学佛七年。毕业后，他在位于省会郑州的河南省佛教协会工作了十三年，之后获邀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驻锡于一所汉传佛教寺院。2003年，印乐回到中国，被请为白马寺住持。

听着印乐回忆往事，我突然想起五台山碧山寺的方丈妙江。妙江也在南京栖霞山的中国佛学院学习过，没准他们互相认识。我提了妙江的名字，印乐两眼一亮，头向后仰，现出惊讶的表情。我们是老朋友了，印乐说，而且在栖霞山是同班的师兄弟。他问我怎么会认识妙江，我解释说我的师父寿冶老和尚是碧山寺的前任方丈。如此说来，我们也是师兄弟了，他说。我们一起笑了起来。我又问，妙江的口音他能听懂多少。印乐会心大笑：　　语速慢、句子不长的时候基本能听懂，他一边回答，一边开始往杯子里斟茶，接着又感慨道：　佛陀的无上教法中关于因果的解说实在很玄妙。我们两人一定是在过去世结下了殊胜的缘法，今生才能相遇在这佛法入华的最初道场之中。

我对他的美国经历很感兴趣，于是问了一个很俗的问题：　他对美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印乐回答说：　　是“环境”。美国人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环境问题一度被忽视，不过现在总算开始改变。中国政府终于开始重视环保了，而这也是他个人的关注点之一。我看得出，他是认真的。后来我又听说，印乐最近刚刚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他现在也成了一名事务非常繁忙的僧人。第二杯茶还没喝完，门外进来一名侍者，手里拿着一包礼物。我知道自己该告辞了。

方丈赠给我的礼物包括一本介绍白马寺的精装本画册，一册烫金印刷的礼盒装《四十二章经》，以及一串紫檀木制成的念珠，佛头上刻着“白马寺”三个字。临别之时，印乐邀我有机会再来，我谢过他的盛情——很遗憾，我说，这次因为有计划在身，不能随他去桐柏山住茅篷了，下次再来时一定要去。印乐闻言大笑，陪着我一起走到门外，就此别过。

我从大殿周围的游人中间穿过，出了山门，发现来时乘坐的那辆出租车还在，于是上了车，请司机回到大路上，继续朝东开。开出去没多远，我下车向北，跨过公路旁的铁道线，爬下路基，来到永宁寺的遗址旁。遗址如今被围了起来，围墙太高，翻墙而入对我这把老骨头而言难度太高了。隔着上了锁的大门，

可以看见这座北朝古刹至今犹存、但也是仅存的地基。

公元三世纪初汉朝灭亡之时，许多人已对儒家正统思想产生离弃之心，开始求助于别样的世界观和信仰系统。道教开始吸引大量信徒，而佛教也被许多人看做是某种外国版的道教，从而走向勃兴之路。百年之后，拓跋鲜卑统一了北方，佛教这样一种擅长咒语和法事的外来宗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于是，在北魏朝于494年迁都洛阳之后，这座皇都立刻成了佛教徒的圣地。洛阳城中建起数百座寺院，而永宁寺便是其中最大的一所。最初的中国寺院布局大多仿照印度样式，即所有殿堂建筑都围绕中心佛塔布置。永宁寺佛塔为北魏宣武帝灵皇后胡氏所建，始建年为公元516年，塔高百丈，远在百里之外依然可见，是当时洛阳城中最为壮观的佛塔。它的九层塔身每层檐口都坠满金铃铎，阵风吹过，声闻全城。建造这座空前绝后的宝塔耗用了难以数计的木材，当它在534年毁于大火之时，火势持续了三个月才告熄灭。

根据北魏旧臣杨炫之写于547年的《洛阳伽蓝记》所载，菩提达摩曾来拜谒永宁寺塔，并“歌咏赞叹，实是神功”。但令我感到惊奇的则是，永宁寺塔建成不久即被烧毁，而在此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里，原址上再没建造过任何东西，并且看样子以后也不会。回到车上，我的脑海中开始浮现达摩祖师在塔下仰望赞叹的情景。这景象久久挥之不去，让我突然生出拜访空相寺的念头——菩提达摩死后就葬在那里——于是我掏出手机，给空相寺的监院延慈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延慈告诉我说，他现在刚好有空见我，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都会很忙。时间刚过九点，我决定立刻出发。前往空相寺的路程颇远，单程就超过一百公里，我问司机来回要多少钱，他开了个价——三百五。这实在是很公道的价格，如果在北京，起码要翻番。感动之余，我向司机索要名片，他在兜里翻了一会儿，找出一张别人的名片，然后把名字和电话号码划掉，写上自己的。我这才知道他姓杨。

杨师傅调了个头，向洛阳城方向开去，在快要进城的地方转而向北，上了去往西安方向的连霍高速公路。开过散落着各种工厂的洛阳西郊，公路开始向上爬升，逐渐离开了黄河冲积扇，进入到沟壑纵横的黄土台原地带。过去数百万年间，北风持续地从黄土高原上把颗粒细小的黄色粉尘向南搬运，遇到秦岭的阻

隔，便在黄河沿岸堆积起来，形成台地，雨水的切割又赋予它们千变万化的地貌特征。千百年来，从西安通往洛阳的道路都沿着台地的边缘蜿蜒前行，相比之下，新修的高速公路则直截了当得多，它逢山开道，遇水迭桥，笔直地向前延伸着。

一小时后，我们从观音堂镇出口下了高速，向南开上一条乡间公路。车窗外，风势越来越猛，杨师傅不得不停下车，钻出车门摘下顶灯，以免它被风吹走。又开了几公里，前方光秃秃的熊耳山下，空相寺在视野里出现了。我在山门前下了车，车外寒冷刺骨，周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空相寺也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一开始，它只是从长安前往洛阳的崤函古道上一座供僧人歇脚的驿站，随着时间推移，一度发展成一座常住僧侣多达八百人的大丛林，来此朝香的信徒不计其数。据说，北魏平城迁洛之后，菩提达摩曾来此住过数年。当年的熊耳山并非如今这般荒凉，想必林木葱郁，深合达摩祖师心意。536年达摩入寂于洛阳之后，遗骨被葬在此处，可能也是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他的尸骨并没有被火化，而是殓入棺木土葬。538年，空相寺方丈积庵法师在葬地上方修建了一座墓塔，并在塔前树达摩造像碑一通，上刻达摩祖师法身像及梁武帝所撰墓志铭。

空相寺曾是一处出世修禅的上佳道场，而今也依旧如此——当然如果树再多些就更好了。四下望去，所见皆是农田，离寺院最近的村庄也在六七公里之外。在达摩的时代，空相寺原本叫定林寺。在他死后数年，一名朝廷派出的使臣从西域返回途中，在丝绸之路上碰见了“只履西归”的达摩。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只穿了一只鞋，但在使臣回到洛阳，向皇帝面陈此事之后，皇帝命人到定林寺开棺查验，发现棺材里果然不见尸首，仅有一只鞋。从此，定林寺便被改名为空相寺。当然，这只是个故事。

我第一次听说达摩之墓，还是2000年的事。那时我正在伯克利的禅学中心举办一场关于《金刚经》的讲座。有位禅学中心的会员送给我一份日文剪报，其中提到了一群日本佛教学者探访达摩墓塔的消息。两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当我终于有机会亲身前往拜谒，墓塔的周围比日本人来时已经多了一圈围墙。这次前来，我又发现了新变化：　寺址上新建起一排僧舍，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座新佛殿和一座骨灰堂。

2002年那次访问时，我遇到了三门峡市文物局的一名官员，他告诉我说，积庵法师538年刻石的造像碑早已失毁不存，但文物工作者在原址发掘出一块宋代重刻的复制品。他带我去看这块被严密保管起来的宋碑，并允许我照了相。碑身上到处可见的斧凿痕迹显示出，这块石碑很可能曾经被后人用来练习石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碑上的达摩画像着意刻画了这位印度僧人浓密的胡茬和长长的扫帚眉，但却没有后世达摩像上常见的络腮胡和凸眼窝。

宋代造像碑如今已被移往他处保管，但墓塔周围还散落着几块时代较晚的碑刻，因为不够重要，所以被留在原地供人凭吊。所有该看的东西我都已经看过，而且天气实在太冷了，我匆匆礼敬过达摩祖师的墓塔，便向僧舍跑去。钻进僧舍的走廊，我听到某个房间里有声音传出，便上前打听监院的去向。开门的是一名年轻的沙弥，他让我去隔壁的那座僧舍找找看。我依言走了过去，随便敲了一扇门，不料开门的正是延慈。

延慈原本是少林寺的知客之一，后来被派到这里做监院，负责辅导沙弥从行为举止到禅修的一切规范，当然还有少林武术。空相寺的方丈由少林寺方丈永信和尚兼任，但他平时很少在此出现，因此延慈便成了空相寺的“执行方丈”。

与室外相比，延慈的房间暖和多了。我正打算脱下大衣，却惊讶地发现延慈在他的冬季袈裟外面还套着一件长棉袄。事实证明，刚进门时感觉到的暖意只是错觉。我在房间里的人造革沙发上没坐几分钟，就又立刻感到了逼人的寒气，连忙把解开一半的大衣重新拉好拉链，并把手伸到炉子上烤火，心中暗自庆幸，多亏没有选择冬天来访。

延慈张罗着为我沏茶的工夫，我从肩袋里拿出一本达摩祖师言论集《菩提达摩论》。上次来访时，延慈送给我一本介绍空相寺的书，我一直想回赠他点什么。我把书递给他，并告诉他这是中英双语版的，其中的英文部分是我二十年前翻译的。他接过去看了一眼，便笑着转过身去，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一模一样的书，但是是复印的。去年他去上海时收到这本赠书，现在终于有了原版。

《菩提达摩论》包含了四部被后人定为达摩言论的短篇文集。各篇的真伪说法不一，但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其中的《二入四行论》的确出自达摩之口。它是四部文集之中篇幅最短的，开篇写道：

若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改真，凝心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行入者，所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为四？一者报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

解释了前三种行之后，达摩在结尾处说道："为除妄想，修行六度，（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译者注）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达摩所说两种入道的途径——通过直觉领悟入道，以及通过实践修行入道——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相辅相成，如同祖师的两只鞋——他在中国留下了其中一只，穿着剩下的一只回印度去了。

延慈1989年在少林寺出家，那个时候，少林寺的名声已经开始变糟。我遇到过不少僧人，都不太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曾经在少林寺待过，因为即使在僧伽内部，少林寺也已经被视为一个浮华喧嚣之地。它是全中国最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有超过两百万游客跨进它的山门，平均每天六千人。选择这样一个道场出家，自然会显得很荒谬。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延慈告诉我说，少林寺里正在修建一系列不向游客开放的建筑，一座新禅堂已经建成，并且恢复了每年冬季的禅七制度。禅堂刚建好的时候，永信方丈把延慈和另外几名僧人送去上海，向中国最著名的白衣居士南怀瑾学习禅堂仪轨。那本复印的《菩提达摩论》就是南怀瑾的学生送给他的。延慈回忆道，从上海回来之后，他对禅堂规约的理解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说，学到的不是规矩，而是禅修之道。

另一项改变是，少林寺开始在各地建立培训和修行的分支机构。少林寺的门票收入由政府负责收缴，而少林寺能获得其中百分之十的分成。一张门票一百元人民币，意味着寺院每天能获得六万元分成，一年下来就是两千多万。这还不包括它从布施、法事和法物流通等渠道获得的收入。简而言之，少林寺的吸金能力相当之强。而这笔钱的用途之一就是要重建空相寺这样的古老道场。目前少林寺同时在进行的类似工程就有六七处，这样，僧人们就可以远离少林寺的喧嚣，在

空相寺这样幽静的道场修行和习练少林武术。

空相寺主要用于培训刚刚入门的沙弥，目前住在这里的沙弥有二十来个。每个沙弥在此修习六个月，由延慈全面负责他们的培训，学成后返回少林寺。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放着几双鞋底至少有三寸厚的练功鞋，而在院子里则挂着不少练腿功用的沙袋。

发生变化的只是外部的环境，延慈说，但外部环境并不重要。禅的关键在于内心的修炼，佛心并不随外境变化，所以修行之道也不会发生变化。菩提达摩初来中土之时，佛教已经在此流传了四百多年，但那时的佛教徒注意力都在经典的学习和翻译，以及如何获得精神力量上面。僧人们大多住在城市里，住山修行者很少。因此，当禅在中国出现之时，并没有吸引太多的关注。直到两百年后，禅宗才真正开始走向繁荣，并从此占据了汉传佛教的核心地位。禅对内心修炼的关注使它成为所有佛教流派的基础，无论密宗还是净土宗。禅不是领悟的对象，而是领悟的方法。你不可能从经卷中找到它，因为它就在你的心里。这一点从未发生过改变。

我在延慈的房间里待了大约半个钟头，除了少林寺，还谈了些别的话题。我开始觉察到延慈有些心不在焉，可能是有别的事情要做，而我的到来妨碍了他。喝完第三杯茶，我谢过他的时间，起身告辞。外面太冷了，我们就站在房间门口话别。钻进出租车开出不远，突然想起我把手杖落在延慈房间里了，于是又原路折返。那根手杖从1991年开始就与我形影不离，我是在杭州西湖边的一座山里发现它的，有人把它扔在了一座唐代的佛像旁边，我拣在手中，发现它极轻极结实，做手杖再合适不过。每次我告诉朋友这东西是什么做的，他们都会惊讶不已，这其实是一条榕树的气生根。它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登山杖，我的老命被它救过无数次。我拿回了手杖，再次谢过延慈，开上了返回洛阳的路。

上了高速公路向东开，才走了不到二十公里，司机又驶离高速，拐上一条旧公路。老杨告诉我，他以前是开大货车跑长途的，对这一带很熟。午饭时间快到了，他要带我去尝试一下附近他最喜欢的饭馆。二十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新安县城里的一家郑州烩面馆。这家面馆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面条，而是其中的作料。它的汤汁是用羊肉熬出来的，其中还添加了二十九种草药。我分辨出了当归的味道。这碗热汤面和今天的天气是绝配，大快朵颐之后，只觉得人体内的寒气被尽

数扫荡，浑身暖洋洋的。

终于回到洛阳时，时间已经很晚，无法安排别的项目了。于是干脆从容回到旅馆，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每天最后的几项日常工作：　吃晚饭、洗衣服、洗澡。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打了两通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了白居易墓园的管理员老程，他接了电话，然后说他马上到我酒店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的语气让人无法拒绝。白居易（772－846）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我最热爱的诗人之一。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尽量找时间去拜访他的墓园。老程在白居易墓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每天除了打扫卫生之外，他总会坐在墓冢旁边，风雨无阻地向来人兜售他自己书写的白居易诗文的书法条幅，有时候还免费赠送。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那是1989年。在那之后，我们又见过五六次。

老程从工作单位直接赶了过来，他的身上一如既往地沾满灰尘，就像莲花上总是沾着露水；　手指间尽是墨迹，断了腿的眼镜依然缠着胶布。与上次见面相比，他唯一的变化似乎是掉了一颗牙齿。说话时，我还是得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直到适应了他身上的味道之后再逐渐靠近。他告诉我，之所以大老远赶过来，是为了邀请我参加白居易的祭祀活动。明天恰好是白居易的诞辰日，有数百名他的后人会赶来墓园参加祭祀活动，祭祀仪式将在明天上午十点开始。如此令人兴奋的事情，自然不容错过。我告诉老程明天一定准时到场，然后送他下楼。他家离这里很远，坐公交车要花一个钟头，杨师傅恰好还没走，于是我付了钱，请他送老程回家。

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少林寺的僧值（负责掌管寺院威仪的执事僧）延颖。他的号码是延慈给我的。在电话里，我问延颖是否有时间和我聊一聊，他听上去很为难。他说，少林寺的前任方丈素喜长老在昨天圆寂了，僧人们要为他举行为期一周的法会，所以抽不出什么时间。我突然意识到，上午在延慈那里的时候，他表现出的心不在焉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延慈是少林寺的知客僧之一，这整整一周的法会期间肯定会有数千名悼唁宾客赶来，实在是够他们忙活的。

每个人都将忙得不可开交，而延颖尤其如此，因为他是法会的总负责人。尽管如此，在挂断电话之前，他还是犹豫了一下，告诉我说：　今天要忙到很晚，所以明天不会太早起床，估计怎么也得六点钟了。如果我能在七点之前赶到少林

寺，他可以跟我聊一会儿。我立刻答应下来，然后出门去找司机。幸运的是，杨师傅送完老程，刚刚回到酒店门口。他告诉我，去少林寺的那条路最近在施工，不过一个半小时之内赶到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谈妥了价钱，约好明天一早五点出发。

等我出了酒店大堂，已是五点十五分。老杨早到了，正在热车。我钻进出租车，在后座上横躺了下来。昨夜的睡眠一波三折，先是楼下的娱乐中心歌舞升平直到凌晨一点才散场，接着是隔壁房间的一对夫妇干仗，吵得鸡飞狗跳，两点钟才终于停战。三小时的睡眠远远不够，我必须继续充电。透过车窗，一轮满月在天上尾随着我们出了城。快要进山的时候，我终于又睡着了。

在“嵩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的大门口，老杨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景区大门洞开，我们长驱直入，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阻拦。正常情况下，游客必须把车停在景区外的停车场上，然后坐游览车或者步行一公里，方能抵达少林寺。看来，早起的鸟儿不仅可以省下一百块的门票钱，还能把车开进景区，这着实让鸟儿欣慰。老杨把车一直开到了山门外，挨着塔林停下。时间刚过6:30。我下了车走进山门，向东院走去。为了举行法会，这里临时搭起一座暖棚，两名年轻和尚正在归置东西。我请其中的一位引我去见延颖。我们沿着大殿与僧舍间的一条石子路向寺院深处走去，一路上的许多殿堂都在重修，这显然是游客的功劳。年轻和尚告诉我，这段时间少林寺将闭门谢客，直到年底重修工程结束为止。

我们一直走到寺院最深处的一个小院，这里是高级僧侣的居所。年轻僧人走到延颖的房前，重重地敲了几下门。他的鲁莽吓了我一跳。等了一会儿，屋里没听见动静。他又敲了几下，终于听到延颖答应了一声：　等一下，我在穿衣服。想到自己居然吵醒了少林寺的僧值，我不禁心中窃笑。加里·施奈德（Gary　Snyder，美国“垮掉派”诗人，生于1930年，曾在日本临济宗门下学禅，是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重要译者。——译者注　）的那首《为何运木卡车司机比修禅和尚起得早》在脑中闪过：

高踞在驾驶室，黎明前的黑暗里，
轮毂已擦得锃亮
光可鉴人的排气管

热了起来，抖动着

沿泰勒路上坡

直抵普曼溪的放筏地。

三十哩路尘与土。

你找不到别样的生活。

此刻，黎明前的黑暗里，月朗星稀，山门外的出租车轮毂锃亮，而我也同样心满意足，对生活别无所求。

一分钟后，延颖打开了房门。房间比我想象得要大，差不多有十六平米。一张大床摆在靠内侧的墙角，门口还有一张单人床，大概是侍者的。我在寺院里待客的标准坐具——一张人造革沙发上落座，延颖从床底下掏出一袋一斤装的极品铁观音“观音王”。他说这是一名居士送他的，价值一千块人民币。尽管如此，沏茶时他仍然毫不吝惜地在紫砂壶里装满了茶叶，几乎都没地方盛水了。我赶紧客气：　别为我浪费这么好的茶叶——尽管我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延颖闻言，回身掀开搭在床边的毛毯，露出床下的茶叶存货：　足有几十包之多，估计都是同样的观音王。这令我十分嫉妒。延颖笑着坐在了我旁边，等茶沏好，给我倒了极小的一茶盅，却给自己倒了一马克杯。我们静静地坐了一分钟，细细品味着铁观音的香气和滋味。

他没等我提问，就主动说道：“寺里的年轻和尚如果请我说法，我就说去喝杯茶吧。如果他们还不明白，我就让他们去体会茶的味道。大道藏在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当中。喝茶、吃饭、大便，都无所谓，都是道。如果你不能在平常生活里见道，读多少书都是浪费时间。学武也是一样。每一拳、每一脚都是道。你是谁和你做什么了无分别。如果你有分别心，就不能见道。在少林寺，我们要做到内外无别。你今天能坐在我房间里跟我喝茶，说明我们一定有缘。来，再喝一杯。”

延颖来自四川，看上去四十多岁。1991年他刚进少林寺的时候，还是个小沙弥。他来少林寺的目的就是想学武，但没有任何根基。不过他进步神速，七年之后，就被任命为少林寺的僧值，并且在过去的八年里年年获得连任。他的确是个称职的僧值。少林寺的僧人经常会受邀在国内外的各种场合做武术表演，而延颖一直是武僧的领队和主角。他的样子还被印在了政府监制的嵩山景区门票上，摆

着一副孙悟空的造型。

聊了一会儿，两个人有点熟了，气氛便轻松起来。他会在说话之间时不时地挥出拳头在我眼前比划一下。他的动作太快了，我实际上根本没看见拳头，只能感觉到一阵风扑面而来。每次他这么做了之后，都会微微后仰，欣赏一下我的表情，然后乐上一阵。

公元496年，北魏孝文帝为了礼敬一位名叫佛陀的天竺僧人，在少室山麓兴建寺院，少林寺由此诞生。此时，菩提达摩尚未住山面壁，禅宗也尚未成型，佛陀法师和他的弟子们所修习的佛法，融合了小乘佛教和早期大乘佛教的一些法门，注重知识、禅定、苦行和神通，但并不在意内心和平常生活。

少林寺第一次与武术发生关系，是在一百多年之后的隋朝。一群身怀武艺的少林和尚救下了落难的唐王李世民，后来他的父亲成了唐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继位登基之后，少林寺开始受到皇家的眷顾。随后几个世纪的文献里没有再提起少林寺的武术。一直到了十六世纪，又有历史学家注意到少林寺以武术结合修行的独特禅法。到了近代，少林寺历经战火和“文革”，衰败到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名僧人。这时，李小龙出现了，拜他所赐，中国武术和少林寺的名声这次扩展到了全世界。从那以后，私人开设的武馆在少林寺周边遍地开花，而少林寺曾经独树一帜的武术禅法只能在困境中慢慢恢复。“我们不教那些花架子，我们教的是人生道理。”延颖说。

少林寺的常住僧侣多达二三百名，但它并不是那种游方和尚可以随意挂单的十方丛林，而是传承相当严格的“子孙庙”。延颖说，少林寺已经够闹腾的了，如果再开放挂单，会让寺院本已不堪其扰的修行环境雪上加霜。而师徒传承对于少林寺禅武结合的修行风格也非常重要，师父会同时教授徒弟学习坐禅和武术，“打拳和坐禅没有分别，身与心也没有分别。”延颖对我说，“僧人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方式修行，如果他不愿意练武，我们也不会强迫。关键是要做到一切行皆是禅。”

我问起新建的禅堂，延颖说，那座禅堂只是临时性建筑，真正的禅堂还没建好，它的规模要比现在大上许多。颇为奇特的是，近代以来的少林寺一直没有禅堂，这一局面仅仅是最近才得到改变。在过去，僧人们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坐。我想知道：　　当僧人们搬进新禅堂，他们的修行会与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在禅堂里，僧人们是不是能有更多机会与禅堂班首讨论自己的内心体验？

延颖笑了："内心体验是没法讨论的。内心体验都是梦幻泡影，而禅修的目的则是要破除这些梦幻泡影。有人看了很多书，分析研究出许多关于内心体验的理论。但内心体验是虚幻的，修禅也不是做研究。在少林寺，如果你找人问什么内心体验，很可能会挨揍。禅不是拿来研究的，也不是拿来分析的。我们这样教导少林寺的僧人，不要把禅，把佛祖，也变成了梦幻泡影；　要破去妄心，唤醒自己的真心，本来之心。"说完，他又拎起拳头在我眼前闪电般地比划了一下，同时用另一只手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接着说道："有些人喜欢找那些有学问的僧人请教修行方面的问题，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修行可不是从学问、从书本中来的。修行是从心里来的。禅宗是不依赖文字的。"

这时，又有一名僧人在外面敲门，还没等延颖应门便径直走了进来。延颖为我介绍说：　"这是我们少林寺的维那，禅堂就是他负责的。"换在平时，我定会拉住他问东问西，但现在显然不合时宜——维那出现在僧值的房间，说明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少林寺即将迎来忙碌的一个星期。我谢过延颖的盛情和他上好的铁观音，准备起身告辞。作为僧值，延颖的职责是确保寺院规约的落实，但我从今天的茶里约略体会到，他其实对方便实用比规则戒律更感兴趣。

告别延颖，我从原路返回，出了寺院山门。天光尚未大亮，但居然已经有勤奋的游客在山门外摆出各种造型照相了。出租车停在寺院与塔林之间的一条土路上，老杨在车里待着。清晨的第一抹阳光已经来到寺院背后的五乳峰峰顶，峰顶下面不远处，正是达摩祖师面壁九年、二祖慧可立雪断臂的达摩洞，它的大小和佛祖释迦牟尼当年在钵罗笈菩提山修行时所用的禅窟差不多。释迦牟尼在那山洞中修行未成，后来受天神指点，在一棵毕钵罗树下禅定四十九日，终于豁然大悟。佛祖找到了毕钵罗树，禅宗祖师们找到的则是茶树。

天气很好，正是爬山的好日子，但我们必须赶路了。驶出景区大门时已过八点，老杨信心满满地说不必担心，十点钟之前准能赶到白居易墓园。我再次躺下，努力入睡。通往白居易墓园的公路正在维修，我们好几次驶离了主路，在村庄里迂回前行，又战胜了几处交通堵塞，终于在十点前抵达伊河大桥。我付了钱，告诉老杨今天不必再等了，结束之后我自己坐公交车回洛阳。

白居易墓园坐落在伊阙东山，与龙门石窟隔河相望。前来此地的游客几乎全

是冲着龙门石窟去的，专程前往白园的人少之又少。老程早已在门口等候，他领着我走上石阶，前往墓园的后院。这座后人修建的园林并不难看，但老程总是跳过它们，带我去看诗廊——这条顺山势而建的长廊上，墙壁里嵌着几十通刻有白居易诗文的石碑，它们是中国各地的书法名家留下的书迹。老程虽然只是墓园的清洁工，但他忠实扮演着白居易灵魂守护者的角色。他身上的尘土和气味虽然总是需要点时间来适应，但和他在一起永远令人愉快，每次总让我不忍分别。

我们一起观赏了几幅老程最爱的书法作品，然后去看白居易留给子孙后代的家训《续座右铭》。它被镌刻在一根石柱之上，面对石柱，我和老程一起大声念着："勿慕贵与富，勿忧贱与贫。自问道何如，贵贱安足云？闻毁勿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何如，毁誉安足论？无以意傲物，以远辱于人。无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与邪分歧，居与正为邻。修外以及内，静养和与真。养内不遗外，动率义与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吾道亦如此，行之贵日新。不敢规他人，聊自书诸绅。终身且自勖，身殁贻后昆。后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孙。"

安置石柱的地方过去曾经矗立着白居易的挚友如满禅师的舍利塔。舍利塔如何毁失不见，老程也不清楚，不过取而代之的石柱倒也颇有可观之处。正在欣赏赞叹之时，只听见墓冢方向有喧哗声传来，听上去似乎是仪式要开始了。老程带着我循声而去，走到墓冢近旁，立刻淹没在喧天的鼓乐声中。我快要被震聋了。白居易的在天之灵不论此时在哪儿飘着，都一定会注意到他的后人搞出的这番动静的。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他与二祖慧可是同乡，都出生于洛阳东面的荥阳。少年时期，他被父母送往长安，寄居在亲戚家中准备科考。他的仕途并不顺遂，年近三十之际总算中了进士，并被朝廷委以官职，却又因不畏权贵直言论事，屡遭谪迁外放。然而命运的深意常常难以世俗的眼光揣度，仕途不利的白居易，在诗歌领域产生了比为官从政更为深远的影响。他率先以平白如话的语言作诗，因此其诗作在其生前便已深入人心，各种阶层身份的人都喜闻乐见。

少室山五乳峰达摩洞

公元824年，白居易曾在两次外放之间短暂地回到过洛阳。在此期间，他娶回两房小妾——樊素和小蛮。她们不仅为白居易的私人生活增色，也在诗歌中留下不朽的一笔。白有诗云：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它成了汉语中对女人小嘴和细腰最经典的描写。829年，白居易官拜河南尹，再次回到洛阳。几年之后，他在伊水东岸的香山寺附近修建了一座不大的宅院，建宅的费用来自他为有钱人书写墓志铭积攒下的润笔费用。致仕之后，他便退隐于此，每日与香山寺的僧人交游往来。这里山水形胜，风物绝佳，隔河还有龙门石窟壮观的佛教造像。月色婆娑的夜晚，对面奉先寺里的卢舍那大佛想必非常动人。

和其他唐代诗人一样，白居易收集和保存着自己历年来写下的所有诗文。隐居香山寺的晚年时光，他开始编辑自己的诗作，最终整理出一部多达三千八百首的个人诗集，并抄成五部，其中三部送给了当时著名的寺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多亏这几部寺院抄本，白居易的诗歌才得以完整保留到了今天，数量之多在所有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临终前，他留下遗愿将自己葬在好友如满禅师的舍利塔旁。他的墓冢至今完好无恙，如满禅师的舍利塔却已不知去向。

每次想起白居易，最先跳入脑海的总是那首《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可惜这首后来被收入《唐诗三百首》的著名作品眼下并不应景。天气虽然寒冷，但晴朗得一丝云彩都不见。

白居易逝于公元846年。从那以后，白氏后人每年都会在他的诞辰日农历二月十五聚集于此举行纪念仪式。学者考证出的白居易诞辰日比这个日子早了一个月左右，但白家人自有主张，而且声势浩大。据估计，仅定居在洛阳周边的白氏后人就有四万之多，其中最年长的第四十八代孙已是百岁人瑞，而最年幼的一名五十七代孙还在襁褓之中。今天赶来参加仪式的就有数百人之多，他们团聚在墓冢周围，站在最前面的十几个人披麻戴孝，妆如丧仪。看起来，这是一种诞辰与忌日二合一的祭祀方式。

老程带领我艰难地在人群中穿梭，把我引见给诗人的子孙们。我向他们请教心中的疑惑：　为什么会有相隔十代的后人同时活在世上？他们解释说，白居易的后人如今已繁衍出十六个支系，各支系的子孙寿命长短不一，一千多年下来，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在祭祀仪式上，十六个支系都会派出一名代表，在祖先坟前焚香设供——那些披麻戴孝的人就是各支系选出的代表。

东拉西扯之间，老程和我走散了。我慢慢踱出人群，沿着山脊的石径向香山寺方向走去。香山寺的原址比现在更靠北，眼前这座新修的仿古建筑纯为招徕游客，里面一个僧人也无。唯一值得看看的是一组群体塑像，他们是白居易和他的八位朋友（合称“香山九老”），如满禅师也在其中。我焚了一供香，然后出寺下山，回到伊河大桥桥头，上了一班回洛阳的公交车。

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白居易研究会的会长和另一个男人一起来到我的旅馆房间，向我授予了白居易研究会荣誉会员称号，以资证明的证书上罗列了我从此可以享有的诸般待遇。我受宠若惊到无言以对，只好反复称谢。临别之际，会长鼓励我动手将白居易诗作译介到西方。我早有此意，但现在还不到时候，我对他说，等我老了以后，打算找一座山寺，在附近结庐，时不时可以去蹭顿饭什么的。到了那时候，我一定会动手翻译我热爱的诗人白居易。别着急。

第六章 无相

到了该跟新聚和酒店那些快乐的服务员说再见的时候了。长途汽车站近在咫尺，走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但我决定再用一次老杨的车，作为临别时的小小答谢。在中国，有一个可靠的当地司机做向导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洛阳这样的地方更尤其如此。这座曾经做过十二朝皇都的历史名城，交织了太多悠远的时空轨迹，常令我陷入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而老杨和他的出租车就好像我的月光宝盒， 每次都能让我安全返回。

我在长途汽车站门口和老杨告别，进站买了车票。开车时间尚早，左右无事，我又回到车站外面，站在路旁东张西望。清晨的空气里渐渐浮现着暖意，有微风拂动，但已吹面不寒。这是旅程开始之后最温煦的一天，破天荒地，我在室外拉开了大衣的拉链，待了一会儿不见异常，干脆把大衣脱了下来抱在怀里，忐忑而又兴奋地体会着这初春时节乍暖还寒的微妙滋味。正在我开始反思不穿大衣是否太过冒险的时候，老杨又回来了，他按了下喇叭，把我从愣神中唤醒，然后摇下车窗，递过一包零食： 那是我落在车后座上的。我立刻心中大宽——护法神已经到岗，安全终于有了保障。

该上车了。下一站是七百公里之外的合肥市，从洛阳开往合肥的长途车只有早晨九点钟这一班。通常每天只开一班的长途车总在早晨六七点钟发车，而对于七百公里的漫长旅途来说，九点钟出发晚了点，但我宁愿这样，省得天还没亮就要爬起来赶路。眼下，长途车赖在停车场里迟迟不愿动身，车门大开着，希望能等来更多乘客。可直到终于出发的时候，车上还是只有六个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要知道，这可是在中国。我早已习惯了无处不在的永远都在迁移的人口洪流……可现在，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发现了这滚滚人潮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空隙： 三月上旬，这无疑是来中国旅行的最佳时机。

除了车载电视里枪声大作的香港警匪片之外，前往安徽的旅途堪称愉快。长途车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而整个车厢的后半部分由我一人独自享用。我四仰八叉地倒在最后一排座椅上睡了过去。沙尘过敏已被药物击溃，过

去两周以来不断累积的疲惫也在这长达四个钟头的昏睡中渐渐消退。终于醒来的时候，午饭时间到了，长途车开进了一座新建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巨大的停车场上至少停着二十辆大巴，自助餐厅里至少挤着五百人。考察了餐厅供应的饭菜之后，我决定还是靠自带的零食打发掉这顿。按照中国的规矩，午餐时间大巴上是不能留人的。我只好坐在餐厅门外的台阶上边吃边等。

一个捡啤酒瓶的老汉从我眼前经过。他停下来搭讪，问我为什么不去餐厅吃饭，我回答说饭菜不对我的胃口。他立刻点头称是，说这儿的餐厅的确档次太低，比他们家差远了。老汉穿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破衣烂衫，嘴里缺了几颗牙，看起来很是犀利。我俩四目相对，仿佛心照不宣似地嘿嘿乐了起来。

食不厌精的拾荒老汉继续寻找啤酒瓶去了。过了一会儿，食客们陆续从自助餐厅鱼贯而出，回到大巴上继续赶路。开了没多久，司机驶离高速，上了一条乡间公路，沿途出现许多摆卖草莓的农民。我突然意识到，就在我埋头昏睡的时候，长途车已经驶出了黄河冲积扇的势力范围，沿着慧可当年南下的道路进入淮河流域。

当年二祖可大师与弟子们南行避乱时，很可能是沿水路前进的。离开邺城之后，他们应该先南下至嵩山少林寺，与决意留守的达摩祖师告别，然后便沿着发源于嵩山东麓的颍水一路向东南行去。在淮南以西颍水入淮的地方，可大师与众弟子渡过淮河继续向南，又沿淮河的另一条支流淠河上溯，来到它的源头大别山脉。这条逃难之路的终点就是大别山中的司空山麓。他们在此避世隐修，直到北方的动乱过去。长途车正沿着这条禅宗南传之路前行，不过它的终点是合肥，到了合肥，再换车去司空山就很方便了。

合肥曾经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一个不大不小的区域性农产品集散地。1949年以后，安徽省的省会从安庆迁来此地，合肥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六十年间它的人口增加了十倍，长成一座工业化的省会城市。由于制造业的勃兴，它的人口数量现在呈明显的季节性波动：　农闲时节，打工人口从全省各地的乡村涌入，峰值可达六百万；　而到了农忙季节，则又回落至四百万左右。从外人的角度看，合肥与其他的中国省会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如同一只只破土而出的幼蝉，头角峥嵘，急于摆脱陈旧的躯壳。然而讽刺的是，那些匆忙堆起的漫画一般的新房子，和它们急于拆掉的旧躯壳基本上一样惨不忍睹。

好在天已经黑了。七点钟，我们终于开进了合肥市长途汽车站。已经是打尖住店的时间，但当务之急是先把去司空山的行程安排好。车站的售票员说，离司空山最近的长途车站在岳西县，而从合肥去岳西的班车都在西门汽车站发车。我打车直奔西门汽车站，下了车，抬头看见车站对面一座二十二层的酒店鹤立鸡群，招牌上写着丰乐国际大酒店。它看起来很是招摇，估计价格不菲，但是我已经坐了十个钟头的长途车，犒劳自己一下也不算太过分。我走进大堂，理直气壮地要了间房。房间颇为奢华，而要价也不过二百块人民币。

放下背包，我下楼去找网吧。酒店的门童周到至极，他领着我出门，穿过一条窄巷，把我一直送到网吧门口。上网查了邮件，很不幸，依然没有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消息。每年三月是古根海姆基金会向基金申请人发放赞助的时间，现在三月已经过去了一半，我递交的申请仍然音信皆无。这已经是我第七次申请了。我倒不在乎被拒绝，反正白日梦做做也无妨，讨厌的是每次申请都要到处托人写推荐信，有时候甚至为此找到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头上去。

古根海姆已经拒绝了我一长串申请：　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一个把广播节目改编成书的项目（我曾在一家香港电台长时间连播过中国旅行的经历），《佛本行经》英译本（以诗体叙述佛陀行迹的古印度经典，这个项目申请了两次），四卷本《楞伽经》英译本（就是菩提达摩传给慧可的那部佛经），唐代诗人韦应物诗集的英译本。最近的一次申请就是关于现在这本书的，看起来运气依然不佳。可是除了古根海姆基金会，其他的机构就更没可能赞助我这些项目了。我决定停止不切实际的幻想。

回了几封邮件之后，我在网站上看了看水手队（作者家乡西雅图市的棒球队。——译者注　）的近况。球队到凤凰城春季集训去了。最近这帮人有点不靠谱，跟我一样，老是幻想些个不切实际的东西。

出了网吧，我走进一家路边店吃了碗炒面，然后回房间洗澡。在浴室里，我惊喜地发现皮肤起了变化。之前在北方旅行了十几天，皮肤每天都极其干燥，碰到水就觉得痛。这才刚到淮河流域，情况已明显好转。我终于可以用上酒店里配备的浴液了。洗完澡，穿上酒店配备的浴袍，我在靠窗的一张逍遥椅上滋润地躺下——没错，这真是家奢华酒店——从弧形的落地大窗望出去，一轮明月正爬上

中天。如此良辰岂能辜负。我打开千里迢迢从美国带来的波尔图酒举杯邀明月，下酒的是去年万圣节时剩下的小包装“士力架”巧克力棒——我们家住在山顶上，万圣节的夜晚根本少有人来，可那也得准备着，结果剩了不少。不过等到跟月亮道晚安的时候，波尔图酒和巧克力棒差不多都被我消灭光了。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西门汽车站根本没有去往岳西县的班车。这就是问路太草率的下场，我已经吃了好几堑也没长一智。又四处打探了一番，才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乘车地——合肥火车东站旁边的新亚汽车站，从这里开往岳西的班车每小时一趟。买票上车，几分钟之后，我上路了。

班车在市区里转悠了一个钟头才终于开出城外。一进入乡间，触目皆是清新的绿色，当此美景，再想起枯黄沉闷的北方，简直不堪回首。班车在国道上行驶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在舒城县附近拐向一条狭窄的乡村公路，朝着西南方向的山区驶去。山路蜿蜒向前，掠过两旁缀满松树和杉树的缓坡，竹林掩映的山岭和汩汩流淌的清泉，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吸引了车上所有乘客的眼球，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凝神望向窗外，仿佛从来没见过似的。

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表现得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严格地执行了车厢内禁止吸烟的规定，而当我试图在座位上横躺下来时，也被他们坚决制止了。售票员解释说，这样做太危险，因为山路上随时可能出现弯道会车，需要格外小心。她说得没错，接下来我们的确经历了几个惊险时刻。当班车终于开出这片山区，重新回到一条南北走向的国道上之后，我才松了口气。最后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从繁花似锦的果园中穿行而过，远处的山地茶园绿浪起伏，间或还能看见形单影只的农人在梯田间松土。春天已在安徽降临。

离开合肥四个半小时之后，班车开进了岳西县城。从我上次来访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这座沿着两条交叉的公路发展起来的小县城又长大了不少，像样的街道已经有十几条了。从这儿到司空山还有七十公里，长途车站没有这条路线上的班车，不过站外尘土飞扬的停车场上趴着一排本地小巴，车窗前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有县城周边各个村镇的名字。我找到挂着“店前”牌子的小巴，它正好还差一个人才肯走。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钻进车门，小巴立刻出发了。

前往司空山的道路比之前更为曲折。山路上的之字形转弯比比皆是，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妇女开始晕车，好在有热心人给了她一片姜，让她放在嘴里咀嚼，似

乎很管用。愈向山中深入，车窗外的景色愈发迷人。经过亿万年剥蚀作用形成的花岗岩峰丛地貌在道旁次第展开，时不时还可以看见球状风化的岩浆岩巨石悬在半空，有生命力顽强的松树扎根其上，迎风傲立。

两小时之后，小巴开进一道狭长的山谷，店前镇到了。这是个仅有一条街道的小镇，司空山就在镇外西北方向屹立着。乘客们都在镇上下了车，我另外付给司机五块钱，请他把我直接送到司空山脚下的无相寺。小巴出镇向西，继续开了两三公里，停在无相寺的山门前。

一名上了年纪的比丘尼坐在洒满阳光的庭院里穿针认线。我穿过院子，走上前去向她打听方丈的所在。我拿出七年前来访时为僧人们拍的照片，她看了一眼，说这些和尚们都不在了，现在住持无相寺的是一位法号能文的僧人。能文也没在庙里，他到岳西县附近的法云寺主持法会去了，估计得下礼拜才回来。

司空山无相寺

赶了七百多公里路，没想到扑了个空。我是带了一堆问题来的，本以为方丈可以为我解惑。禅虽然发源于中国北方，但如果不是慧可当初避难于南方，它很可能早已被北周武帝消灭。司空山就是禅宗逃离北方之后最初的落脚点，二祖可大师在此居留的时间却一直没有准确的记载。本地的文献里说他在北齐（550－577）年间来此，这意味着他逃出邺城的时候，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还未开始。更晚些时候的史料则认为他在550年前后来到司空山，而在灭佛运动开始之前便已回到北方。两种说法都有疑点，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北周武帝灭佛，慧可长途跋涉到大别山区来隐居就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小巴已经开走了，除了在此过夜别无选择。比丘尼把我领到上次住过的一幢两层的建筑，打开一间客房，朝里面望了一眼，立刻又把门关上，继续向前走去。这座僧舍七年前就已经是一座需要修缮的老屋，现在更加破败了。最后，比丘尼决定让我住在方丈的房间里。整个寺院里只有他的床上配备了全套卧具——铺着床单的木板床，两床棉被，一只以谷壳为填充物的枕头。它们看上去很久没洗过了，但既然方丈能睡，我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再说有地方睡就不错了。

很显然，今天已经没什么事可做了。我重新捡起在家时的好习惯，睡了个午觉。这是过去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一个午觉，感觉很是奢侈。小睡醒来，依然想不出起床能干什么，于是靠在枕头上开始写日记。刚写了几句，就听见比丘尼在外面敲门。我下床开了门，看见她拎着两只暖瓶站在门口。喝茶是个好主意。我把桌子上的东西清理到一边，拉出板凳请她坐下，然后开始沏茶。

比丘尼是岳西县人，法号仁明，今年六十三岁，但看起来至少有七十三岁。我猜想她的一生一定相当坎坷。她从未结过婚，也没生过孩子。她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就好像是在说她脑子有问题，没人愿意娶她。我习惯性地点着头，装作表示理解。但其实就算脑子有问题的人也能结婚生子吧。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她没说，我也没问。

我问她学的是哪种佛教。仁明回答说，她虽然当了十年尼姑，但其实从来没学过佛教。她提到佛教的样子，让我想起我的姑姑波琳。波琳从小在阿肯色州的农场长大，她总喜欢取笑我对佛教的热情，说我信的是“佛爷教”。仁明有一种开放而天真的气质，我想不学任何宗教也许对她来说更合适。我们东拉西扯，几乎除了佛教以外什么都说了，不过她的本地方言我大概只能听懂一半。但这并没影响我们的沟通。她一点不做作，说着话便常常放声大笑起来，我完全被她感染了。后来她告诉我说，她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台湾高山乌龙的确不错，但心境更重要。当你心情大爽的时候，吃东西也会更香。

喝过第四泡茶，仁明站起身，说要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做完剩下的针线活。她回到院子里，坐在夕阳下继续缝补起来，我也趁着落日余晖继续写我的日记。天快黑的时候，一位妇女骑着摩托上山来了。她是住在山下村子里的女居士，每天来寺里给僧人们做两顿饭，饭后还跟僧人们一起做功课。一小时之后，手脚麻利

的女居士已经准备停当，敲响了斋板。今晚用斋的只有我们三个人。晚餐由白菜、萝卜和野山菌组成，原料都是女居士自己带来的。我向来以为，野山菌原本是仙界的私房菜，要不是当年神仙搬家离开地球时不小心落下几粒孢子，我们这些俗人如今恐怕无福享用此等美味。

斋毕，我跟着比丘尼和女居士一起走上水泥台阶，到大殿里去做晚课。这座佛殿刚建成不久，但看起来和其他的中国寺庙也没什么两样，建筑材料虽然用了现代的水泥和砖瓦，样式上却依然在模仿明清时期的官式建筑风格。中国人对待外在形式的态度有时候会显得极端保守。我一直期待着看到有人设计一种不需要投入大量钱财建造的佛殿——毕竟，大兴土木并不能体现佛陀的根本教诲，它体现的只是善男信女们贪婪而执著的心态。不过，在大兴土木蔚然成风的今日中国，我的期待显然还难以成为现实。

仁明在佛坛前点了几炷香，然后又烧了些纸钱——前者是晚课的规定动作，而后者却是她自己的发明，这也许是为了她的父母，或者哪位去世的施主烧的。并不是每一位逝者都需要“冥国银行”发行的这些钞票，按道理说，地府里的一切都应该是免费的，烧纸钱也许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无相寺比丘尼仁明和皈依的女居士

纸钱的火焰慢慢熄灭了。比丘尼仁明走到大殿的一角，开始敲钟。大钟悬挂在一座木架上，上面镌刻着“无相寺”三个大字；　和它对称的另外一个角落里放着同样的木架，上面摆着一面鼓。和着钟声，女居士也使出浑身力气开始击鼓。一百零八记鼓声代表人类的一百零八种烦恼，而象征着解脱的无相之钟同样鸣响了一百零八次。两位女士发出的声音摇撼着十方世界，令山谷里的每一位修行人警

醒。烦恼与解脱。二者总是相伴而行。钟鼓齐鸣中，我靠墙坐在地板上，随着两位女士一起念诵叩钟偈：

闻钟声，
烦恼轻，
智慧长，
菩提增，
离地狱，
出火坑，
愿成佛，
度众生。

晚课结束，女居士骑着摩托下山去了，仁明带我缓步走向僧舍，回了各自的房间。我拿出仅剩的波尔图酒，对月又浮一大白，饮罢上床，倒头便睡。

夜半时分，有乌云遮月，天气于是大变。才从坏天气的魔爪中逃出来没两天，就又被它追上了。到了早晨，原本已经收起的大衣重新派上了用场。山雨欲来，刺骨的寒风中裹挟着潮湿的气息，我决定赶在雨水降落之前拜谒一番无相寺周边与二祖慧可有关的遗迹。

向南逃难的慧可来到司空山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寺院，不过这一带却是由来已久的避难胜地。事实上，司空山之名的来历便与逃难有关，“司空”是中国古代的职官，主土木营建之事。相传上古之世，曾有司空淳于氏于此避世隐居，从此，山便以淳于氏的官职闻世。司空山还是诗仙李白的流连之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李白曾卜居山中，并于758年写下一首歌咏司空山居岁月的五言古诗《避地司空原言怀》。此后不数年，他便在长江“醉入水中捉月而死”了。

二祖可大师的行迹，“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仅留下些微蛛丝马迹让人怀想。而在他之后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六祖惠能的弟子本净禅师（667－761）也来到司空山修行，很快，他的名声传入了朝廷。743年，当朝玄宗皇帝召请禅师入宫讲法，拜为“国师”，后来又在司空山敕建无相禅寺，殿宇数千间，常住僧侣七千人，规模为一时之最。这便是无相寺开山之始。当然，到了今天，唐朝皇帝敕建

的无相禅寺连一根毛也看不见了。

慧可在司空山停留了多久已经没有人知道。但是就在无相寺的大殿后面，有一块大石据说是他当年的“讲经台”。沿寺后小径上山，不远处又有一块葫芦形的巨石，传说是当年二祖慧可将禅宗法嗣传给三祖僧璨的地方。上次来时，我还造访过司空山主峰上的几座洞窟和石室，据传慧可和他的弟子们曾在其中修行——能与禅宗二祖扯得上关系的“古迹”大概也就这么多了。

慧可心中谨记达摩祖师的教导： 禅修之道与文字无关，全在一心。所以他总是面对面地教导弟子，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所知的二祖事迹少之又少。在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被发现之前，有些学者甚至怀疑慧可只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有人曾相信，他在司空山至少留下过一首诗：

跃过三湘七泽中，
一肩担月上司空。
单衣破处裁云补，
冷腹饥时啮雪充。
春信渐随花信至，
天光全与水光融。
沙弥未解修持事，
好向峰头问老松。

可惜这首诗并不是慧可所作，而是出自一名清朝禅僧之手，不过它依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慧可的确是个硬骨头，在司空山传衣钵于僧璨之后，他以百岁高龄之身坚持回到了北方。二祖向弟子们解释说，他尚有一段因果未曾了却——也许他指的正是593年在邯郸附近被处死这个结局。弟子们跟随慧可一起回了北方，但他特别嘱咐僧璨留下。禅因此幸存了下来，并从此走向繁荣。

我一路上山，行至葫芦形的传法石附近，天色益发迷起来，云雾状的水汽弥漫在山野之间，为即将到来的降水发布预告。我意识到，如果不想被浇成落汤鸡，现在必须下山了。回到寺院，比丘尼仁明告诉我说，她给山下的村子挂了个电话，待会儿会有小巴上山来接我。我回房收拾好行李，又趁仁明不注意偷偷溜进她的房间，把我的高山乌龙存货全留给了她，另外还留下一笔钱，足够她上岳

西县挥霍一阵的了。

小巴如约而来，泊在无相寺前的停车场上。我刚钻进副驾驶室，仁明匆匆跑了出来。她说，既然我要回岳西县，干吗不去法云寺找能文方丈呢。从县城到法云寺只有十公里路程，而能文说不定可以告诉我一些不为人知的慧可事迹。我接受了她的建议，然后挥手作别。小巴向山下开去，穿过店前镇，一头扎进了大别山脉的莽莽群峰之中。

离岳西县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迷的水汽终于化为雨水降落下来，气温也开始直线下降。经过漫长而阴冷的两个小时，小巴终于驶进了岳西县城，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到了车站，我发现根本没有去法云寺的公交车。县城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出租车司机也无一例外地拒绝做我的生意。他们说那段路太危险了，它的后半程根本没有路。沮丧之余，我只好回到长途车站买票准备离开。就在我仰头查看班车时刻表的时候，去无相寺接我的那位小巴司机走了过来，他带来了好消息，有人愿意送我去法云寺。

几分钟以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出现了。他开来了一辆带雨篷的机动三轮，要价十五块。没说二话，我们立刻上路了。机动三轮一路欢快地蹦跳着，我颤颤巍巍地从背包里掏出羊毛袜套在冻僵的双脚上，终于感觉到了一丝暖意。出租车司机说得没错，抵达法云寺前的最后一段路根本不能叫路，但也许是我的殷殷诚意太过感人，土地公公最终还是放行了。

法云寺的入口处，一座身形瘦高的砖塔矗立在雨幕里，塔身满覆浮雕佛像，塔基上写着“千佛塔”三个大字。我的大衣已经被雨水浸湿，砭人肌骨的寒意让人没了流连张望的心情。我匆匆下车，绕过千佛塔直奔寺内大殿。少年司机也跟我一起下了车，他带着把雨伞，好心撑在我头顶，但好像没起什么作用。

诵经的声音从大殿里传了出来，大约二十几名僧人和居士正在能文的带领下操办法事。我转到大殿右侧用做客堂兼账房的屋子里，推开门，几位女居士正围着煤炉烤火。其中的一位告诉我，法事大概还要两三个钟头才能结束。想到要在这凄风冷雨中再等两三个钟头，我长叹一声，转身准备离开。刚走到门口，又被居士们叫住了，她们说半个小时以后法事会暂停一次。当年可大师为求佛法，在达摩祖师面壁的洞口等了好几天，我要是连半个小时也等不了就太说不过去了，天气再冷，也冷不过达摩洞前的风雪。我正在自我激励着，女居士们却不忍看我

在门外受冻，把我让进屋里，在火炉边腾出一块地方。过了一会儿，我的手指和脚趾慢慢恢复了知觉。

我们一边烤火一边聊着天。居士们告诉我，能文同时兼任着无相寺和法云寺两院的住持，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法云寺里，这里的生活条件要好些，信众也更多些，而无相寺山高路远，对普通人来说实在太不方便了。提到法云寺的历史，有人说它始建于公元300年左右，而千佛塔的历史则稍晚。至于塔中藏有哪位高僧的遗骨，则没人能说得上来。

半小时之后，大殿里的诵经声果然停了下来。一位女居士让我在客堂门口等候，她自己向大殿走去。不一会儿，能文出了大殿，向我走过来。他身材瘦削，年纪在六十五岁上下，穿着一件做法事专用的红色袈裟。见面寒暄之后，侍者为他端来一杯茶，趁着他举杯解渴的工夫，我简单说明了来意。他举手示意，请我在院中的一个石凳上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了下去，可诡异的是，在他的臀部下方空空如也——眼看他就将无可挽回地仰面跌倒，就在这时，一名侍者神奇地出现，在能文失去平衡前的一刹那，恰到好处地在他身下摆上了一张木凳。太诡异了。

我向方丈请教慧可的生平事迹，他所知道的与通行的说法并无二致。令我稍感奇怪的是，他对1969年匡教寺发掘出二祖舍利一事毫不知情，他激动地抓住我的胳膊，说这件事太重要了，这个发现预示着禅宗将要迎来一次伟大复兴。我又向他请教可大师的教法，他回答说，慧可秉承了佛祖本意，佛言诸法空相，不立文字，所以可大师没有留下文字教法。他在世的时候，世上并没有禅宗，二祖可以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本心。他的教法乃是心心相授，不住于相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唯心是重。

事实上，慧可并非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教法。除了《楞伽师资记》中的记载，他至少还有一则言教流传后世。公元550至551年间，一位姓向的居士曾致书慧可请教佛法，而慧可则以一首七言诗作了回复。有人认为，这名向居士就是后来的三祖僧璨，当时两人都还没有逃来南方。向居士在信中写道：

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本。扬声止响，不知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寻响。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

其理则争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谒，聊申此意，伏望答之。

慧可见信，命笔回示道：

备观来意皆如实，
真幽之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
豁然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
当知万法即皆如。
愍此二见之徒辈，
申辞措笔作斯书。
观身与佛不差别，
何须更觅彼无余。
——《续高僧传·卷十六》

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最早经由《泥洹经》的汉译本传入中国，并在公元四世纪通过高僧道生的大力弘扬而广为人知。但人人皆能成佛并不等于人人皆已是佛，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潜心找回自己的佛性——这正是禅宗大师向弟子们反复强调的要点。佛性自在本心，只需返求诸己，无故乱翻书又有何益？

说话间，大殿中钟鼓之声已再次响起，宣告着法事即将继续进行。能文站起身准备告辞，他说，这次没时间招待你用茶了，请不要介意。没关系，我并非为喝茶而来，我回答说。他欢迎我下次再来，有时间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这次来得不巧，因为明天就是农历二月初九，观音菩萨的诞辰，隆重的法会从现在就已经开始筹备了。我谢过方丈，和少年司机一起离开了法云寺。回程的路比来时要容易许多——法云寺距离国道不到两公里，少年把三轮摩托从泥泞的土路开上国道，我下了车，站在路旁等待南下的过路车。雨还在下，少年也下了车，他撑开伞举过我俩的头顶，在路旁和我一道向北眺望。

第七章 无心

很不幸，寺院的客堂已经客满止单了，三祖寺的方丈宽容禅师在电话里对我说。明天将有超过一千名来宾齐聚三祖寺，参加为期两天的观音菩萨诞辰法会，其中的一百多人要留在寺院过夜，因此他建议我在附近的潜山县城栖身，等到明天下午的法会结束之后再去找他。宽容方丈甚至主动帮我订好了房，又在电话里说了旅馆的名字，一切都已安排妥帖。我很庆幸自己有打电话的先见之明，否则到之后才发现找不到住处岂不糟糕？

站在公路边没等多久，就拦一下了一辆长途车。前往潜山的路程不过五十公里，我们先往南行，然后折而向东，沿着一条名叫潜水的湍急而浑浊的河流驶出了大别山区。出山的公路恰从三祖寺门前经过，透过车窗看着它那挤满各种车辆的停车场，我再一次感到庆幸。进入平原，河水的流速立刻缓慢下来，长江已经不远了。

长途车是开往安庆的，路过潜山县城，它放下几个到站的乘客，又拉上几名新的，然后继续上路。下车的地方，路边排着一溜人力三轮车——显然，汽车文明还没有彻底改变这里的公共交通业。我跳上其中的一辆，告诉车夫： 去“潜阳国际饭店”。听着这几个大而无当的字眼从自己嘴里冒出来，我忍不住乐了。

三轮车夫看起来足有七十岁，遇到稍微带点坡度的路面就明显感觉力不从心。我犹豫着要不要下来自己走，但那样一来，老汉就挣不到这三块车钱了。斗争了一番，我决定还是留在车上。我的背又开始疼了，天上还飘着点雨丝，带雨篷的三轮车慢悠悠地拉着我往旅馆行去。

国际饭店的前台已经提前得知了我要入住的消息。宽容方丈不仅订好了房，还为我争取到了一天一百六十块的特别优惠价，相当于门市价格的五折。我又一次感觉到了满天神佛的眷顾。酒店开业只有两年时间，条件远远超出了我对潜山这座小县城的预期，房间也很安静，远离嘈杂的大街。我放下背包，上街去买零食，并很快在离酒店不远的一家小干货店里发现了一种好吃的——干货店老板称其为“南瓜饼”，但它绝不是普通的饼——这种精细的油炸甜食外表撒满了葵花籽，

里面裹着南瓜馅，跟浓缩咖啡简直是绝配。

例行的午睡之后，我就着南瓜饼一口气喝了两杯浓缩咖啡，然后出门去找饭吃。路边尽是野味店，店门口的招牌上，产自大别山区的鹿、野鸡和野猪们在照片里东张西望着。我选了一家看起来最干净的小店，进门点了一盘木耳炒鸡蛋，一盘野山菌。野山菌美味至极，厨师必须受到表扬。离开之前，我向老板和厨师郑重其事地表达了敬意。

回酒店的路上，我想起波尔图酒已然告罄，于是踱进路旁一家杂货店，选了一瓶本地产的猕猴桃酒。从前来中国寻访山中隐士的时候，我常看到野生的猕猴桃，却没想过有人会拿它来酿酒。它的酒精度只有百分之七，还不及波尔图酒的一半，但味道相当不坏，有点阿蒙蒂拉多雪利酒的意思。泡在蓄满热水的浴缸里，不知不觉一大杯已经下肚，爽得不行。我忍不住又给自己满上一杯。出浴之后，写过几页日记，我早早上了床，关灯睡觉。

这是一个漫长而离奇的夜晚。我见鬼了。房间里有声音。重物落地的声音，纸片哗哗作响的声音，还有刺耳的挠墙声。我打电话给前台投诉，他们说这不可能，我的房间前后左右上下都空着没人住。我翻身下床搜索，结果一无所获。声音从房间的各个角落响起，倏忽来去，我能肯定不是老鼠。它时而钻进床底，时而爬过椅子，上了桌子，时而又躲在窗帘后面，有时还漂浮在半空中。仿佛时空在此发生了扭曲，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不知怎么传送到我房间来了。一直折腾到三点，我终于精疲力尽，昏沉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十一点钟。在中国我还从没起过这么晚，不过好在上午也没什么要紧事。拉开窗帘朝外看，雨已经停了。出了门之后，发现天气也明显暖和起来。从北京开始就一直缠着我不放的冷空气貌似终于撤退了。尽管空气还很潮湿，但云开雾散必在顷刻之间。我再一次脱掉了大衣。

方丈嘱咐过，不要太早赶到三祖寺。我于是找了间网吧去查邮件。女儿来信告诉我，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大信封终于到了，里面装着我的申请资料，还有一封短笺：“感谢您寄来申请”。没关系，被拒绝了这么多年，我早已学会了坚强。不就是日子过得紧巴点么，不就是用好几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么，有什么呀，谁还没过过穷日子啊。我三心二意地开始盘算回国后去是不是应该试着买点彩票，说不定能撞上大运呢。当然，自己心里其实明白这纯属痴人说梦，可上一个白日

梦刚刚被可恨的古根海姆叫醒，总得找点别的念头缓冲一下，别管它有多不靠谱。

我一边天人交战着，一边走出网吧，来到县城中心，上了一趟去三祖寺方向的小巴。沿着泥沙俱下的潜水河上行了十公里之后，车子开到了天柱山脚下。饭馆里那些鹿、野鸡、野猪和野山菌们都出自这里，三祖寺在此开山的历史也已经有一千五百年了。我下了车，看见三祖寺门前的停车场上依然塞满轿车和旅游大巴，于是决定不急着进去。山门东边有道山谷，很适合散步，三祖寺最初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

一切得从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说起。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天柱山（当时叫霍山）封为中国的五座神山之一，也就是五岳中的南岳。汉朝皇帝崇信道教，因此当时五行观念深入人心。天柱山为南岳，五行属火，汉武帝曾在山谷上方不远处设坛祭拜，举行封禅仪式。不过，到了589年，天柱山就失去了南岳的头衔——这一称号被隋文帝改封给了衡山。

被尊为南岳的天柱山当年吸引过许多隐士和修行者，宝志和尚（417－ 514）就是其中之一。高僧宝志以行止怪异著称，他曾触怒南朝的齐武帝萧赜（483－494年在位），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被投入了都城南京的大牢。直到二十年后改朝换代，梁武帝萧衍（502－550年在位）登基，宝志才遭大赦。

此时的宝志和尚已经八十五岁了，但身体依然健康，行动无碍。出狱之后，他云游天下去寻找理想的修行道场，最后选中了天柱山，但不巧的是，著名的白鹤道人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两人相持不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两个人不能同时在山上修行，这也许反映的是两种宗教之间的竞争。总之，最后两个人去找梁武帝评理，梁武帝不愿意扮恶人，就让两位高人斗法，谁先在天柱山立下自己的标志，道场就归谁所有。白鹤道人遣坐骑白鹤从南京直飞天柱山，而宝志和尚则祭起法器锡杖飞空，最后，锡杖赢了，于是宝志在天柱山麓选了一处洞窟修行。几年之后，有何氏兄弟三人入山隐居，在洞窟附近的山谷建起一所茅篷，后来兄弟三人舍宅为寺，请宝志住持弘法，梁武帝赐名山谷寺，这就是三祖寺开山之始。

这位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在他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期间一共出资兴建了四百八十所佛寺，自称“皇帝菩萨”。菩提达摩入华之初，首先进入的正是梁武帝的领地广

州。据说他曾上南京面见武帝。武帝问达摩：　我修建这许多佛寺，有多少功德？达摩回答说：　无功德。武帝一怒之下，将其驱逐出境。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因果，达摩才不得已而北上，将禅的种子播撒在少室山中。

我在山谷里蹒跚前行，时不时停下看两眼前人在路旁石壁上留下的题刻。为了方便游人阅读，三祖寺的方丈特意让人把这些摩崖题刻刷成了红色。我读到了宋朝宰相王安石（1021－1086）的一首六言诗：

水无心而宛转，
山有色而环围。
穷幽深而不尽，
坐石上以忘归。

还有一首宋朝诗人黄庭坚（1045－1105）的《题山谷大石》：

畏畏佳佳石谷水，
馨馨 隆隆山木风。
炉香四百六十载，
开山者谁梁宝公。

黄庭坚的算术可能不太好。1080年，他被贬谪出京，赴江西上任途中游天柱山写下此诗，而这时距山谷寺开山已经大约五百六十年了。和他身前身后许多访问山谷寺的人一样，黄庭坚来访的目的也是为了拜谒《信心铭》的作者，禅宗三祖僧璨。

僧璨延续了他两位前辈的低调风格，其行迹在后人的记录中就如雪泥鸿爪，凌乱破碎且夹杂了许多想象的成分。据推测，他于519年生于开封，俗家姓向——这仅仅是推测，而前提是我们认定前文提到的那位写信给二祖慧可的“向居士”就是僧璨。关于僧璨的生平，唯一一则较为详细的记录里提到了他年届四十之时与二祖的初次见面。

当时的僧璨还是一名白衣居士，他礼敬二祖并有所求：“弟子身患风疾，请和尚为弟子忏悔。”慧可回答说，把你的罪拿来，我替你忏悔。他想了很久，说：

“觅罪不可见。”慧可答道：　这样说来，我已经帮你忏过罪了，以后你最好皈依佛法僧三宝。

居士于是问：“但见和尚，则知是僧，未审世间何者是佛？云何为法？”

慧可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如知之乎？”

居士闻言，忽有所悟，于是说：“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外中间，如其心然，法佛无二也。”

慧可看出这名居士根器不错，于是为其剃度后收在门下，并给他起了法名：“汝是僧宝，宜名僧璨。”（引自《祖堂集》）

此后僧璨便追随二祖在华北各地传法，直到574－580年间的灭法运动迫使他们南渡。在这六年时间里，北部中国有超过五百万名僧侣和道士被迫还俗，而逃往南方的信徒们则躲过了这场劫难。慧可带着弟子们在司空山待了十多年，重新回到北方之前，他把禅宗法嗣传给了僧璨。

三祖寺外的山谷流泉，沿溪石壁布满历代文人题刻

590年，僧璨也离开了幽僻的司空山，南行至名声显赫的天柱山。虽然刚刚被摘了南岳的帽子，但天柱山的魅力未减，照样吸引着大量游人和朝圣者。我们可以由此推断，三祖僧璨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　他决定将禅大力推广开来。在人迹罕至的司空山，你最多只能跟偶然碰到的采药人聊上几句；　而天柱山则完全不同，这里游人络绎，山脚下还有高僧宝志开创的山谷寺，没有比这儿更合适的弘法道场了。

然而，根据文献记载，僧璨并没能如愿吸引到大批追随者。三祖寺里的历代碑刻上都提到，他其实只收了一名弟子，而且还是个小孩儿，但就是这个孩子后来成了僧璨的衣钵传人——592年，未来的禅宗四祖道信依止在僧璨门下之时只有十四岁。虽然年纪尚小，但他的悟性令三祖璨大师刮目相看。一天，他问三祖：

“如何是佛心？”

僧璨反问他：“汝今是什么心？”

道信对曰：“我今无心。”

僧璨于是说：“汝既无心，佛岂有心耶？”

师徒二人接下来的对话基本上重演了当年慧可在达摩洞前与禅宗初祖的问答： 道信向僧璨请教解脱束缚的法门，于是僧璨问他： 谁缚汝？

道信回答：“无人缚”。

僧璨道： “既无人缚汝，即是解脱，何须更求解脱？”道信于是言下大悟，成为三祖的传人。（《祖堂集》）

在另外一则记载中，僧璨对道信说： “法华经云： ‘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 法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也。”（《楞伽师资记》）

除了一百四十六行的《信心铭》，僧璨的确再也没有留下过任何文字教法。

公元601年，年仅二十一岁的道信从八十二岁的僧璨手中接过禅宗衣钵，成为第四代祖师。如今的三祖寺后门外不远处，有一座山洞，据说僧璨当年曾在其中修行，而这场传宗接代的仪式据说也是在那里进行的。

尽管年事已高，也或许正是因为年事已高，僧璨决定离开天柱山。他长途跋涉了上千公里，来到广州附近的罗浮山。通常的说法是，三祖前往罗浮山意在弘传佛法，但我常怀疑这趟艰苦的旅行与长生不老的仙药有关——罗浮山正是道教炼丹大师葛洪（284－343）炼成金丹大药，得道飞升的地方——否则即便要离开天柱山，周围可以传法的地方所在多有，为什么偏要大老远地跑到岭南去？

不管怎样，僧璨在罗浮山待了两年之后，又令人不解地回到天柱山继续传法。也许是因为金丹大药并不像传说中那么灵验罢。再过了两年（606年），三祖僧璨在山谷寺“为四众广宣心要”之时，突然在大树下合掌而终。圆寂之后，他的不坏肉身供奉在山谷寺中，直到唐朝天宝年间（745年）被当地官员火化，得五色舍利三百颗，地方官遂在寺旁建舍利塔一座收藏供养。这塔至今犹存，人称三祖塔。

僧璨唯一留存后世的教法《信心铭》，其真伪曾被学者激烈争论过。有人坚称它的作者另有其人，至于是谁，至少有六七种不同的说法。不过最近几年中国

的学者似乎又倾向于认为它的确出自僧璨之手。而另一方面，早在唐代就有禅宗僧人在说法时引用《信心铭》教导弟子了。

《信心铭》的第一句很好地概括了僧璨的教法：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它提示了禅从北地南来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佛教入华以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一种艰深的宗教，证得涅被认为是极其困难的，而佛教徒在修行过程中掌握的各种神通也都来之不易。只有极少数具备慧根的人可以通过苦修一窥佛教的高深境界，而大多数人只能望佛兴叹。僧璨的两位前辈也给人以同样的印象： 达摩祖师在山洞里面对石壁一坐九年； 慧可在雪地里一站好几天，最后还砍下了自己的胳膊——这才是大师风范，一般人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

然而自从禅宗来到了南方，便再也没有面壁苦修，没有断臂自残。三祖僧璨所开示的修行法门，适合于每一个普通人： 你只需要放下分别之心，见到自己的本心，即能成佛。分别之心是人与佛的唯一差别。这种教导人们放弃选择，放弃对立，放弃差别的教法达摩与慧可也都分别向自己的多位弟子教授过，他们中间也一定有人获得证悟，但禅宗在北方始终没有打开过局面。禅的真正繁荣始于南方，始于三祖僧璨将衣钵传给四祖道信之后。至于个中原因，我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且容我在拜访道信时再行展开。

看罢前人题刻，我沿着一条分岔的小径向山上树木幽深处走去。山路在密林中蜿蜒了一阵，行至一处峭壁。俯瞰山下，三祖寺尽入眼帘，我对面前的风光很是满意，于是找了块平坦的大石坐下歇息。俗话说得好： 好吃不如饼子，舒服不如倒着——掏出昨天吃剩下的南瓜饼，大快朵颐一番之后，我躺在午后的阳光里惬意地睡着了。

大概睡了足有一个钟头，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把我唤醒。山下，依稀可见旅游大巴们正在缓缓驶出寺院门前的停车场，我意识到可以去见方丈了。沿着原路下山，走出山谷，走上三祖寺门前的长阶，穿过一道又一道院门，我轻车熟路，直奔寺院深处。三祖寺近几年经历了大规模扩建，沿着山坡形成梯级式的院落，空间格局很是复杂，但这难不倒我这样的回头客。方丈的院落就在法堂附近。宽容方丈是老朋友了，两年前，我们曾一起拜访过潜山附近的几座寺院。

我进了方丈室的门，宽容一把抓住我的手，亲热地拉着我坐下。他问我酒店

的房间怎么样，我说了昨晚闹鬼的事。令我惊讶的是，他看起来一点也不惊讶，若无其事地转向了别的话题。宽容是我见过的心态最为平和的人，他身上带有一种天真而超然的态度，即使坐在椅子里，也让人觉得仿佛离地半尺悬在空中一般。

宽容出生于1970年，老家在陕西扶风，十八岁时出家为僧。他的父母、伯父、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佛教徒，所以宽容出家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出家，他回答说，年轻的时候，他就非常关心生死问题，后来发现佛陀的教诲可以教人了悟生死，于是便决定皈依佛门。他希望能够从无尽的轮回之苦中解脱出来，然后再帮助他人解脱。宽容相信，要解脱轮回，就得潜心学习和修行。“自己先学好了，才能去渡众生。”

安徽潜山县三祖寺

年仅三十六岁的宽容法师的确是个学习天才。出家以后的十八年里，他先是进入安徽九华山佛学院修习，后来又陆续获得四川大学教育管理系学士学位，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在学海里遨游过之后，2004年，他当上了三祖寺的住持。此时的三祖寺已经重新成为重要的佛教圣地。统计数据显示，政府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之后的1980年，三祖寺全年的朝香人数是一千人，1990年增长至九万人。统计资料里的最新数据只截至1996年，这一年里三祖寺接待了二十四万香客。又过去了十年，现在的朝香人数至少得再翻一番罢。

和少林寺一样，如此众多的香客显然会对僧人的修行造成影响。不过宽容认

为，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让大众重新熟悉佛教，而要引导大众学禅，恐怕至少还得再等十年。他说，禅宗的修行并没有改变，但大众和它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所以他觉得首先应该在大众中间推广对佛教的理解，在寺院中重新建立完善的僧伽制度，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修行自然会复兴。

宽容方丈计划将三祖寺重新恢复为禅宗丛林，但这需要时间。他说，现在寺院里只有五十名左右的常住僧人，在修行方面他们基本上是各顾各的。他拿出一张扩建寺院的规划图给我看，这项扩建工程在现在的三祖寺附近另选了一处新址，建成之后可以容纳两百名僧人。不过目前方案还只停留在纸上，宽容方丈正在四处募款。

正说着话，又有访客上门了。这是一个由三十名佛教徒组成的韩国观光团，他们已经事先和宽容约好了时间。由于人数众多，见面安排在法堂里进行。起身去法堂之前，宽容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介绍三祖寺历史的小册子，另一本是僧璨的《信心铭》。

法堂里摆上了一张巨大的会议桌，宾主围着桌子坐下，通过翻译互致了问候和一些客气话。领队的韩国僧侣问了方丈一个问题：　三祖寺的僧人在坐禅时参些什么话头？宽容说，他们用的是《信心铭》的倒数第二句——“信心不二”。韩国僧人闻言，再无二话，齐齐合掌行礼。

提问的僧人为了表示敬意，又起身请赐笔墨纸砚。一名侍者出去拿了文房四宝过来，在韩国僧人面前摆好。僧人挑了一支笔，研好墨，在宣纸上写下“梦中舞人”四个大字，然后在旁边写下落款“韩国慧圆禅师　丙戌年观音大士诞辰日”。写好之后，慧圆禅师提起宣纸，献给了方丈。

交换礼物的仪式由此开始。方丈的侍者拿进来三十个纸口袋，每人一份，纸袋里装着一只茶杯、一副进香用的褡裢、一罐茶叶，所有这些东西上都印着三祖寺的名字。公关是所有中国寺庙的方丈都擅长的艺术，他们懂得如何善待来客，建立友好的关系，无论他们来自何种背景。

交换过礼物，宽容领着韩国代表团到寺院各处参观。我也趁此机会去向三祖寺的历代前辈大师致敬。沿着法堂后面的石阶，一行人向寺院的最高处走去，半路上，我们经过了宝志曾经修行过的禅窟。相传，每年夏天宝志都在这里坐禅，冬天则住在南京。公元514年，他在南京圆寂，享年九十七岁。

我向黑漆漆的山洞躬身施了一礼，然后继续沿石阶向上，来到寺院最高处的觉寂塔（三祖僧璨的舍利塔）下。塔旁的石碑上刻着《信心铭》的全文。两个来访的僧人正站在石碑前大声诵读着碑上的文字，我也加入进来，念到最后一句，三人相视而笑。韩国代表团拜谒过觉寂塔之后，也来到碑前，开始诵读《信心铭》，我趁机向宽容方丈告辞。

临别之际，我以觉寂塔为背景给宽容拍了张照片。他继续招待韩国人去了，我下山出了寺院，上了一辆小巴，回到潜山县城。进城第一件事是找到昨天那家干货店，买下了店里所有的南瓜饼存货——一共四袋。事实证明，这宗大手笔的采购是非常明智的。在随后的旅途中，我再也没有碰到这么美味的零食。

拎着南瓜饼正往酒店走，突然发现马路对面有块巨大的招牌，上面写着两个汉字：　推拿。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我的腰疼又发作了。走进推拿诊所，前台问我哪儿不舒服。她这是明知故问，因为我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每次来中国旅行，我的腰疼病都会发作，坐长途车旅行很容易腰肌劳损，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背包。一路上我不停地收集各种书籍，于是背包越来越重。虽然我会时不时地把书寄回美国，但显然次数还不够 多。

我向前台小姐说明了症状，她立刻向走廊深处大声喊了一嗓子，不一会儿，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她领着我进了一个小隔间，让我脱掉衬衣，趴在按摩台上。这名一身护士打扮的推拿师今年三十五岁，拥有八年推拿经验。她自豪地说，大多数人都觉得她手太重。我说没关系，使出你的全部手段吧。她果然很强，手劲极大不说，且极具灵性，上来就捏得我连声“哎哟”，明显是找对了地方，接着便渐入佳境。我听着若有若无的背景音乐神志恍惚起来：　先是一曲西班牙吉他，然后是爱尔兰风笛，好像还有一首《寂静之声》的演奏版……后来，我睡着了。

大约一小时以后，推拿师停了下来。但活儿还没完。她拿出四个玻璃杯，在里面点着火，然后迅速倒扣在我的后腰上。火焰很快熄灭，杯子里的空气渐渐冷却形成负压，四个玻璃杯牢牢地吸在了皮肤上——这么做为的是活血行气。拔火罐的滋味非常不好受，而且在后腰上留下四个巨大的紫色淤痕。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心想，治病要紧。这一套做下来不算便宜：　八十八块人民币。但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因为我又能挺起腰板走路了。

天色不早，我决定晚饭从简，看到饭馆就进去。从推拿诊所出来，前面不远处有一条人迹稀少的横街，街口的一个屋檐下挂着几盏红灯笼。通常来说，这是高级饭馆的象征，里面通常是请客吃饭和办酒席的地方。但推门进去，却发现是家非常平民化的餐馆，好在看起来还很干净，这就足够了。我曾经得过一次肝炎，可不想再得第二次了。

点了一盘什蔬炒饭，我坐在桌前一边写日记一边等。几个本地的小孩凑了过来，好奇地看我在本子上写写画画。英语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一种奇怪的符号，就像从前汉语对我一样。

我时不常地会回想起当年填写研究生申请表格的那个时刻。我和汉语的缘分就是在那一刻结下的。从军队复员之后，我考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四年之后，本科毕业在即，我完全没有找工作的欲望，于是决定投考研究生。我申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当时美国最大牌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都是哥大的教授。申请表上所有跟奖学金、助学金和工读机会有关的选项我都打了勾。其中一项奖学金是有附加条件的，它要求受奖人选修一门外语。我正巧刚读完艾伦·瓦茨（Alan Watts，英国作家，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的学生，加里·施奈德的好友。——译者注 ）的《禅之道》，于是心血来潮地在“中文”一栏打了个勾，而在此之前，我甚至从未正眼瞧过汉字。老辈人总告诫我们说，不要随便许愿，以后看来还得加一句： 不要随便打勾。六个月以后，我被汉字淹没了。

那门必须选的中文课叫“强化汉语”。授课的教师名叫“龙女”，这个凶恶的绰号是那些在她手下不幸挂掉的学生起的，而那些还在苟延残喘的人也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刚开课的时候，班上一共有二十名学生，一个月之后只剩下了四个。然后有一天，“龙女”在课后把我留下，对我说，她认为目前班上只有三名学生还有必要继续学下去（其中两名是中央情报局委培的，她没权力开除），而我并不是其中的三分之一。我反抗说，这门课是我的奖学金要求的，我也没办法。从此之后，“龙女”就当我是空气了。又过了一个月，东亚系的系主任不得不出面干涉，而“龙女”只是表面上做出了让步，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她实施了血腥的报复：我的期末成绩得了个D，而我的奖学金则要求我至少拿到B。我不得不再次反抗，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有了这么一段伤心往事，汉语对我而言就不仅仅是“奇怪”那

么简单了。

我在日记本上流畅地写着一串串蚊子大小的字母，孩子们在热情地围观，这时，外面来了七八个男人。他们都是三轮车夫，这家饭馆显然是他们日常聚会的场所。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坐下点菜，而是一个接一个地进了厨房，消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上楼梯的脚步声从厨房后面传来，接着，二楼传来女人的声音。几分钟以后，男人们满脸笑容地从厨房里鱼贯而出。我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好高兴的。在我看来，腰好比什么都重要，哪怕是留下四个淤痕也值得。

又是圆满的一天，除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坏消息以外。但那也是意料中事。回到酒店，我成功地说服前台给我换了间房。半夜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摸了下我的手，我醒了片刻，但又没有完全醒。我把手缩进被子，翻了个身，立刻又回到梦里。那是一片长满茂草的枯黄田野，我躺在草丛中，身边躺着另一个人。在梦里，这人是我认识的，但醒来之后却忘了是谁。

第八章 不作，不食

出门在外，没个跟班的确实麻烦。临睡前洗好的衣服一觉醒来还是湿的。这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气候潮湿的长江流域。背包旅行讲究的是轻装前进，所以我只带了两套衣服，一套每天换洗，另一套绝不轻易动用，以备不时之需。现在这点小状况还算不得什么，没到启用应急装备的程度。我决定穿上湿衣服回到床上，用体温把它们一件件烘干，同时通过写日记来打发时间，分散注意力。

写完三祖寺的现状，袜子干了； 与宽容方丈的谈话烘干了T恤； 最后，在裤子阶段，我翻开了宽容在韩国僧侣代表团到来之前送给我的那本《信心铭》。书中所收的三种评注都相当精彩，很值得翻译。我开始憧憬出版商找上门来的情景，仿佛看到了书稿预付款，信用卡账单终于可以还清了……做起白日梦来时间过得很快，不一会儿工夫，裤子就干到只有我自己知道它还湿着的程度。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将会奇怪地发现床单是湿的，但她不会在意的，反正床单也要换了。或许她们会认为是鬼干的。

退房之后，我出了旅馆，上了一辆机动三轮。我想尽快赶到长途车站，因为据酒店的前台说，从潜山去黄梅的长途车每天只有一班。已经十点了，我开始担心是否还能赶上那班车，可到了车站，才发现发车时间是下午一点钟——照理来说运气还算不错，但我一点没觉得。早知如此，蛮好再多睡会儿，让衣服再干透些的，而日记也可以不必写得这么匆忙。事已至此，抱怨无济于事，但我可不想在车站傻等三个钟头，必须另想办法。在中国，当主流的交通工具出了问题时，你通常总是能找到一种非主流的替代工具。我调头向外面走去。

把我送来车站的三轮车夫还在。我问他有没有路过潜山去黄梅的班车。他回答说，长途车现在都走高速公路了，所以不会有过路车从城里经过，但是由此向南五公里，高速路边的篱笆有个缺口，当地人都从那儿上高速。很好，我们也这么办。十分钟以后，三轮车夫在高速公路边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把我扔下。就像他说的那样，有人用钢丝钳在篱笆上弄了个缺口。我把背包从篱笆上扔了过去，

身体挤进缺口，艰难爬上路堤。路堤极陡，多亏了忠心耿耿的手杖，我安全抵达路堤顶端。是谁说的来着，“君子不携美酒、手杖，不游也”？而我是宁舍美酒不舍手杖的。

爬上路肩，高速公路上死气沉沉，老半天看不见一辆车经过，也许是因为这条高速公路刚开通，知道的人还不多。十分钟之后，一辆大巴驶过，欢欣之余我连忙招手，司机也礼貌地挥手致意，但完全没有停车的意思。又来了一辆，司机遥遥招手，依旧弃我而去。下一辆还是。终于，一辆去长沙的大巴停了下来。车门开了，售票员问我去哪儿，我说“黄梅”，车门重新关上，扬长而去。此去长沙尚有五百公里之遥，途中将经过黄梅，但路程只有一百公里多点。售票员显然觉得拉上我不划算。就在我开始体会到搭车客的绝望之时，又一辆大巴停下了。它去武汉——武汉在西面二百公里之外，这笔买卖就显得划算多了，售票员热情地说： 三十块，并招呼我赶快上车。车上居然还有一个座位空着。

长途车继续风驰电掣，但是十公里之后又慢了下来。因为修桥，向西方向的道路变窄到只剩下一条车道。经过正在施工的立交桥时，三个在路边等车的人突然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向我们招手。司机赶紧一个急刹把车停下，等跟在后面的卡车反应过来，已经没时间踩刹车了，卡车司机猛打方向盘冲进了工地，接连撞翻一串隔离墩才停下。三名乘客上车的时候，只见卡车司机从驾驶室里跳下，挥舞着一根轮胎撬棍冲了过来。长途车司机赶紧关门，猛踩油门绝尘而去，从此我们再没见过那辆卡车。

一小时以后，黄梅出口到了，我提醒售票员放我下车。他说不急，到前面下更好，如果我在黄梅出口下车，要步行很久才能到收费站，然后再走更长一段路才能找到当地的交通工具进城。更好的方案是在两公里外的黄梅服务区下车。他显然对此地很熟。

在服务区，人们下了车，鱼贯进入卫生间。售票员让我往回走到刚才经过的岔路口去搭车。到了他说的那个地方，我发现路堤底部的篱笆上同样有一个缺口。应该有人编一本高速公路缺口指南，我心想。翻越护栏的时候，我的手滑了一下，差点把自己撕成两半。这本指南上需要增加一则警告。戴双手套会是个好主意。靠，为什么不把钢丝钳也带上？站在原地喘了一会儿（一边琢磨，人的脑袋和肺到底是怎么交流的？），我小心翼翼爬下路堤，挤出篱笆，深一脚浅一脚

地穿过稻田和鱼塘，终于再次回到公路。一分钟以后，我上了辆面的，它沿途不停地拉客，直到挤得连门也打不开。好在面的开得飞快。十分钟之后，我们进了县城。

黄梅是那种不再有中心可言的城市，至少一个外来者根本无法找到它的市中心。它在五个方向上同时发展。就算是本地人，也常常搞不清楚哪条路通向哪儿。我换了几辆三轮，终于找到了搭乘“摩的”的地方。去四祖寺的路程只有十公里，往西走旧公路，转眼即到。

四个男人站在路边，旁边停着他们的摩的。带人上山是他们的生计。我问其中的一个，到庙里去要多少钱。他看了看他的同伙，然后说十五块。我还价： 四块。他最终同意降到八块，但这仍然是去年价格的两倍，而我并不着急。时不时地，我会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 仅仅因为我是外国人，就得付出双倍代价。我站在原地琢磨了一会儿自己为什么要跟五十美分较劲，就在这时，一辆卡车从公路上拐了过来，停在路边一家干货店门口装货。我走过去和司机搭讪。他拉了一车农产品和罐头正要去庙里。他说： 上车。

路况不错。它让我回想起1999年和山人大卫第一次来四祖寺的情形，那次的经历几乎让我从此放弃陆上旅行。这条路在当时到处是泥泞和深深的沟坎，深到根本不该在上面开车，步行是唯一合理的选择，而且我们也愿意步行，可我们当时的司机是五祖寺的监院，他刚刚搞到驾照和一辆崭新的越野车。不到十公里的山路开了一个钟头。

此一时彼一时也。轻松行驶了十五分钟之后，司机把我放在四祖寺的山门外。跟弥勒佛和四大天王打过招呼，我爬上了通往寺院客堂的台阶。知客已经在等我。跟着他来到寺院最后面的云水楼，一名负责接待的女居士交给我两只装满开水的暖瓶，把我安排在一个三人间里。我选了中间的那张床。午睡之后，在洒满阳光的浴室里，我享用了下午咖啡和背包里最后一块南瓜饼。凭窗远眺，外面是双峰山松竹掩映的青翠山坡。

一块南瓜饼显然不够。我走出山门，下了台阶，走过庙前的古代廊桥，到兜售香烛和零食的小商店里去找南瓜饼。南瓜饼没找到，却发现了一本旧版的四祖寺简介。晚饭时间还早，坐在廊桥里的长凳上，我翻开小册子读了几页。

廊桥是当地的著名景观，建于1350年。它横跨于一条瀑布之上，瀑布催动着一架水车。过去，僧人在此用水车为他们收获的稻谷脱壳，但如今一切已成陈迹。寺庙失去了作为庙产的农田，也因而失去了赖以支持数百名僧侣生计的手段。劳作——这正是禅得以生存的根本。

从没有人解释过，禅为何曾经如此繁荣，以至于成了中国佛教的同义词。多数人相信这是历史或者意识形态力量作用的结果。但这么多年以来，在我踏访了中国几乎所有与禅之滥觞相关的古迹之后，我的结论是，地理因素对禅的崛起贡献最大，超过其他所有因素。

最具决定性的地理因素，就在此刻我坐的长凳对面。禅的意义，直到它的实践者开始在田间劳作方始显现。他们耕种的山间谷地，地势平缓而水源充足，且有群山环抱。在长江流域，这样的山谷到处都是，与干旱贫瘠的北方恰成对照。

除了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以及禅宗大师慧眼独具的开拓意识，长江流域还远离苛政和暴君，远离游牧民族的侵扰。这里是流放之地，那些不听话的诗人和忠臣们经常被皇帝驱赶到这一带。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禅宗的勃兴有所帮助。但根本的驱动来自禅宗四祖道信所开创的道路： 以自给自足的集体劳作作为禅修之道。

当人们想到禅，通常会想到那些外在的特征： 不知所云的谈话，出人意表的行为，或者极简主义的艺术形式。但这只是从表面看禅。如果深入其中，从心灵中去看，禅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在集体的互助中，远比个人独自实践更为可行。独处是重要的，尤其是当你在集体中修行之时，但禅的真正力量正来源于那种集体互助式的精神修炼方法。禅宗在中国佛教的诸多宗派中脱颖而出，无论信徒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一时无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宗派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而禅宗由生活驱动。它的信条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如今，中国的禅宗寺院正在慢慢地重新回到这条最初令它们得以存在的道路上去。但并不是所有的禅寺都有能力这样做——即便是四祖寺这样的大丛林，也还没有收回它曾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

四祖寺坐落在适于耕作的山间谷地

想到禅与食物的关系，我意识到该回庙里去了。当然，我并没有为盘中餐付出劳动，但是在寺院里作客也是有条件的。我从来路返回，在大殿外遇到了四祖寺的监院明基。他向我招招手，示意我随他去见方丈。1989年，我曾向净慧方丈打听中国隐士的踪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法友。

净慧还是一名年轻的比丘时，就做了虚云老和尚的侍者。从那时起，佛教在中国逐渐恢复其影响力，而净慧也逐渐卷入到佛教政治中去。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一股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政府喜欢佛教徒。他们平和，劝人向善，而寺院基本上是今日中国仅存的互助组织。

除了担任过据我所知至少四座寺庙的方丈，净慧还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通常不会远离北京，而现在，我惊讶地看到他出现在四祖寺的客堂里，和两名女居士说着话。他看到我时没有起身，也令我有些惊讶——以往相见时，他常常跳起来抓住我的手不放。方丈与访客的谈话结束之后，我走过去在他身旁的椅子里坐下。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我说。净慧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后，他将在寺里主持一场水陆法会，许多细节都必须由他亲自过问。

水陆法会是所有佛教仪式之母，1500年前由梁武帝开创。武帝是个在积累福报方面善于创新的人，他请高僧宝志——宝志正是三祖寺的开山祖师——编排出一套高明的法事，好让法界之内的一切众生都能感受到解脱的力量。水陆法会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水”和“陆”暗示着法事的效力无远弗届。水陆法会不是一场，而是一系列法事，它需要一百名僧侣和数百甚至上千名居士共同参与，在七个坛

场齐声诵念佛经如《法华经》、《楞严经》、《无量寿经》和《华严经》等。水陆法会连开七天，每天从凌晨持续到深夜。如此法会必定耗费惊人，因此少有寺院会轻易尝试。法会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其实也是唯一的部分，是在法会即将结束，纸人纸马被付之一炬，浩浩荡荡开赴冥界拯救众生的那个时刻。

净慧说，法会是专为黄梅地区的信众举行的。四祖寺不久前刚刚重修完毕并招募了僧人，所以法会其实相当于四祖寺的亮相演出，它旨在告诉住在附近的人们：　　如果想要为来世积累福报，去四祖寺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寺庙的首要功能，就这一功能而言，寺庙间也有高下之分，人们似乎认为有的寺庙与来世保持着更为良好的关系。不管怎样，水陆法会在吸引眼球方面的功效是无可替代的——前提是寺庙不要因此而破产。

净慧问到我的来意，我告诉他，我正在收集禅宗早期祖师们的材料。我问他是否有空接受我的采访，他对这个提议不太感兴趣。关于禅，他想说的都已经说完了，他说，我可以自己去读《楞伽师资记》。他还让侍者送给我一本书，内容是他历年冬天来四祖寺打禅七时的开示，其中有些内容谈到四祖道信和他的禅法，也许对我有用。他看起来很疲倦，健康状况也不佳。年龄的增长和身居高位的压力看来都加重了他的糖尿病。

谈话之间，斋板响了。净慧站起身，邀我一起用斋。我注意到他的步伐比从前慢了许多，一面依靠侍者的搀扶，一面还要拄着手杖才能行动。我和明基走在净慧身后，可以听见他在叹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过得去那七天的法会。

这正是僧侣生活中令我望而却步的那一部分。我曾不止一次想要跟红尘世界说再见，但我真正喜欢的僧侣生活是它的精神层面，而一想到那无穷无尽的仪式，我就从白日梦里醒了过来。我知道，仪式包含在一切文化之中，我也知道它有不可思议的效力。仪式还让参与其中的人共同形成或者强化彼此间的集体认同。人们都这么说。可是，大概是因为业障未消，我还是更愿意站在佛堂之外，俨然是修行界的托尼欧·克洛格（Tonio　Kröger，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同名小说主人公，一名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艺术家。——译者注）。清风明月才是我心之所向，时不时来块儿南瓜饼就更好了。我总在想，佛陀当年举行过什么样的仪式？我不记得自己读到过任何这方面的记载。佛祖饭前难道也念供养词吗？

我以为净慧会带我们到斋堂或者供访客使用的小餐厅用饭，可他把我们领到

了厨房的后门。厨房里支起一张可以坐下十二个人的饭桌，所有人都围着它坐了下来，净慧和他的侍者，明基，另外几位年长的僧人和几名住在寺院里的居士，还有我。

没有人念诵供养词。大家一坐下就开始动筷子。吃到一半，净慧突然停下，开始抱怨美国人。我想他很少有机会如此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美国人的意见。在外国人面前，他通常需要保持礼貌，这是由他的地位以及中国人的礼节所决定的。但我是他的朋友，从他的角度看，我还是他的消息来源和使者，负责将他的意见转达给我的同胞和我们那个满脑子错误思想的领袖（指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任期2001－2009年。——译者注 ）。美国人把事情弄反了，他说。美国人只注意外表而不是内在。他们充满攻击性，随时准备发动战争。

我没打算为美国人辩护，美国的政策也并非无懈可击。我对净慧说，我们都投了票，结果那个战争贩子赢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也许下届大选，我们就能把那杂种赶走。至于把事情弄反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并非每个美国人都弄反了，接着我又补充说，美国人的“业”和中国人的是不同的。我觉得最好就此打住。幸运的是，净慧没有追问下去，他把话题转向了飞机： 它是地狱的化现； 还有原子弹，它比飞机更地狱得多。最后，他用筷子指了指盘子里的炒南瓜。南瓜凉了，他说。多亏南瓜凉了，我得救了。饭后回到房间，明基来邀我参加晚间的禅修，他说会派人过来领我去新建成的禅堂。引路人始终没有出现，天色已晚，寺院里的夜间照明降至最低限度，我不可能凭自己的本事摸到禅堂，却也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如此充实的一天之后，我很愿意早点上床。

我没想到自己如此疲劳，睡了十二小时之后依然不愿醒来。清晨，我强迫自己下了床，喝过咖啡，睡意依然浓重。为了清醒一下，我决定出门走走。今天没什么计划，但我知道总会有事发生。

在大殿外，我遇到了宏用法师。在北京时，我曾应邀为她门下的比丘尼讲过一次般若。她是来给水陆法会帮忙的，昨晚刚到。法会开始之前，她和随行的另外五名比丘尼打算借用寺院的越野车去拜访老祖寺。车上还有一个空位，宏用邀我同行。为了避免与后座的比丘尼同乘，我上了副驾驶位，她们无疑很为此感激

我。倒不是因为我能让她们产生还俗的念头，而是因此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

这是辆新车——一定来自某个富有的施主。我不记得是什么牌子的了，可能是国产货。车很体面，甚至配备了导航系统。但是过了黄梅县城，再向西北驶入乡间，导航系统就失灵了。我们从水稻田组成的未知世界中一路驶来，驶过苦竹村，驶向郁郁葱葱的大别山脉南坡。在二十七公里处，路旁竖着块牌子，宣布前方是未来的山区度假胜地“挪步园”，车在这里拐上一条土路，又开了三公里。土路的终点是处工地，俯瞰着一座半干的水库。此处也是一片山间谷地，只是地势比四祖寺更高。

老祖寺到了。眼下这里仅有的建筑是一座石头房子，两个负责看守工地的僧人住在里面。工地上堆放着各种建筑材料，中间耸立着一辆推土机和一台挖掘机，看起来很是壮观。

僧人和工头陪着我们四下参观。他们反复强调此处优良的风水： 寺庙背靠一座翠竹掩映的小山，朝向东面的水库，这座水库在五月底之前将被春雨填满，届时就可欣赏到日月从水中升起的美景。待建的寺庙能容纳五十到一百名僧人。年底之前，寺院的僧舍、厨房、斋堂、大殿、法堂和禅堂都将竣工。这一切的花费，包括一支三十人的建筑队的人工费用，都由净慧的一名施主负责。

老祖寺是为那些不愿意被人打扰清修的僧侣所建，不过这倒不是说四祖寺有多让人心烦意乱。老祖寺的格局是以禅宗丛林的清规制度为依据的，在这里，僧侣的生活将完全由劳作和禅修组成。僧人的劳作在过去主要包括种植水稻和蔬菜，还有砍柴和挑水。不过现在有了电、天然气和自来水，砍和挑自然失去了意义； 而在这个海拔八百多米的山谷里，每年的无霜期只有四个月，水稻是没戏了，能种的蔬菜也很有限。

老祖寺的僧人们打算种茶——有机茶。茶叶将成为他们的生计来源。这个简单而完美的主意令人赞叹。本地气候对于高山乌龙再合适不过，但我怀疑僧人们可能会选择绿茶，因为生产绿茶更加简单： 把茶叶摘下来，弄干，炒好，就可以卖了。我甚至想好了广告词： “老祖茶，杯中禅。”黄梅地区的采茶山歌名气很大，中国最著名的戏曲之一——黄梅戏就脱胎于黄梅采茶歌。也许老祖寺的僧人们还能为中国戏曲事业再立新功，催生出一种新的佛教曲艺。除了茶叶之外，他们还打算种植中草药。这又是一个好主意。僧人们说，当地政府已经同意批给他

们二百四十亩土地，而他们正在争取让政府多给六十亩。有了三百亩地，养活一百到二百僧人就不在话下了。

四处看过之后，僧人把我们让进石头房子，拉出几条长凳，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僧人准备茶水和点心去了，工头陪着我们说话。他说，老祖寺的开山祖师是印度高僧千岁宝掌和尚。公元三、四世纪时，宝掌曾在此生活过数百年。黄梅地区有很深的道教传统，活到几百岁对于本地人来说似乎不算什么。道教修行者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不断来到此地修行，工头说，晚上有时能看到山顶的夜空中出现奇异的光芒，并且一年之中能看到不止一次。那并不是北极光，它们一般出现在南面，类似五台山和其他佛教名山上经常出现的、光芒如同火球一般明亮的佛光。通常，这种奇观会持续一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有一次，它连续照耀夜空三个晚上才告熄灭。

这里毫无疑问是风水宝地，不过我们必须离开了。回到四祖寺，刚好赶上午饭。净慧设在厨房里的餐桌上多了一群来自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者。他们是来邀请净慧到学校里举办讲座的，净慧的“生活禅”现在很受欢迎。

外地僧尼在参观刚刚开工的老祖寺工地

但净慧正为另一件事操心，他想要重新编纂一部汉文大藏经。这件事他已经考虑很久了。1924年到1934年间在日本编成的那部《大正藏》错误太多，而台湾佛光山正在编纂的《佛光大藏经》还遥遥无期，相比之下，大陆方面现在条件更为成熟，可以又快又好地完成此事。我后来得知，净慧此前一直在资助武汉大学哲学系对大藏经般若部进行重新整理。般若类佛经是与禅宗密切相关的佛典，这

项工程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因此净慧劝说学者们再接再厉，把大藏经的其余部分也承担下来。

既然他们在谈正事，我吃完饭就先告辞回了房间。小睡之后，我决定出去走走。山门外一座俯瞰整个寺院的小山岗上，矗立着禅宗四祖道信的真身塔——毗卢塔，上山的土路过去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如今已被新修的石阶代替。我拾级向岭上走去。

公元651年，四祖道信圆寂，留下不坏肉身，置于塔中。三祖僧璨也是如此，不过他的真身塔比道信的要大上许多。僧璨和道信的肉身最终都没能留下来。过去，道信的肉身曾经被人从塔中取出，用在向龙王求雨的仪式上。再后来，它的遭遇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四祖肉身突然举火自焚； 而另一种则说它回到了道信的故乡，随后被人火化。总之，道信的遗蜕如今下落不明。

道信的老家在长江边的武穴，距离黄梅四十公里。也许是因为异乎寻常的早慧，他七岁时就出家做了沙弥。除此之外，道信的早年生活后人所知甚少。592年，在他十二岁时，道信游访天柱山，向僧璨求法，很快便成为其门下大弟子。九年之后，年仅二十一岁的道信被僧璨传以衣钵法嗣，成为禅宗四祖。僧璨自己离开天柱山，去了华南的罗浮山。

一年之后，道信也离开了天柱山。他渡过长江，沿赣江一路上溯，至吉安东山寺受具足戒。道信在吉安期间，突遇叛军包围吉安城，他登上城头，念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七日，终令贼兵四散，挽救了城市。想来道信应该是个富于魅力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吉安人对他的法力感恩戴德，于是在城外山上为他建了座寺庙。后来，一群九江的居士将他邀至庐山，住持大林寺。再后来，又有一群居士请他回到家乡修庙弘法，于是他回到武穴，在附近的梅川修了一座小庙。之后的公元624年，道信偶然来到黄梅，一见到双峰山的形势，他立刻意识到这里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弘法道场。四祖寺由此诞生，互助的劳作方式也由此进入禅宗的基因。

在此之前的禅宗祖师——初祖达摩、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都过着居无定所的修行生活，从一处云游至另一处，间中偶尔开坛说法。若是在某处长期定居，他们要么与弟子一起结庐隐修，要么就在寺院里依靠他人的施舍生活。道信

改变了这一切。他开创了第一座自给自足的寺院，令僧侣可以完全围绕禅修和劳作生活而不受他扰——不过还要再过一百五十年，才有百丈怀海禅师为这种互助修行的生活方式制定出详细的规则。道信开创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到他圆寂时，四祖寺里居住的僧人超过了五百名。

道信的声誉远播至长江流域之外的地方。当朝皇帝曾三次诏令他赴京讲法，但他无意取悦统治者，婉言拒绝了皇家的邀请。皇帝很生气，命令使者传话说，如果人不能来，就把头带来。当皇家使者向道信宣明圣意，他坦然引颈于前。使者回到京城，虽然没有带去道信的头，但是向皇帝禀明了道信不惜献头的意愿。皇帝由衷感叹，反而由此愈加敬仰，于是封了四祖“国师”的头衔。

尽管道信从未去过帝京长安和洛阳，但他至少去过一次南京。许多早期的禅宗文献里都提到，一日道信来到梁武帝故都，发现城南牛头山上空有异象，于是前去探访，结果在悬崖下发现一位入定的僧人。他问僧人在干什么，僧人答曰：“观心。”

道信又问：“观是何人？心是何物？”

僧人无言以对，于是连忙起身行礼。当他得知提问者的身份后，便请道信指教。四祖向他传授了成佛之道：

湖北黄梅双峰山，四祖真身毗卢塔

“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　　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　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　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

莫起贪瞋，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师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

祖曰：“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

师曰：“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心时，如何对治？”

祖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偏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汝今谛受吾言。”

这僧人名叫法融（594－657），日后也成为禅宗开山立派的祖师。因为居住在牛头山，他创立的禅宗门派被称为牛头禅。而当道信为自己选择衣钵传人的时候，他选了另一名僧人。

毗卢塔所在的位置，据说就是当年道信将衣钵传给五祖弘忍之处。我来到塔前，向这包含着诸多事件与记忆的胜迹躬身行礼。正是这些将过去与现在联结一处、融为一体的地点，使我的朝圣之旅成为可能。

天色清朗，这是个朝圣的好日子。从佛法在人间传承的纪念地向山上望去，我突然心动。双峰山的顶峰看上去近在眼前。

从小山上下来，我朝着峰顶的方向走去。脚下是条车迹罕至的公路，散步相当合适，不过没走多远它就拐了个大弯，蜿蜒下山去了。于是我拐上一条小路，绕过山坡上错落分布的稻田，在地头散落的农舍间穿行爬升着。从一条小路拐向另一条，然后再拐上另一条，大方向似乎没错，但一头水牛突然出现在前方。小路太窄，而水牛绝不让路；　路两侧的杂草太高，从旁边绕过水牛绝不可能。无奈之下，我只能掉头回去，在一个缺口处披荆斩棘试图突围。等我意识到所谓的缺口只是个假象时，已然迟了。我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人多高的茂草，完全迷失了方向。

既然要去山顶，往上走应该没错。我一边盘算着，一边继续挣扎前进。每次停下喘气时，内心便激烈斗争：　是否应该回去看看？也许水牛已经走开了？越往上走，回头就越不现实。我已经不太可能找到回去的路了。山坡上的野草茂密至极，奋力向前时，几乎要靠身体挤出一条路来，而脚下又连连打滑，几无立足之地。我开始想念我的手杖，并深深后悔没有三思而后行。好在没过多久，草丛终于到了尽头，一条真正的小路出现在眼前，并指向峰顶的方向。

可惜好景不长。小径很快折而向东，并开始在山上盘旋。几个“之”字形拐弯之后，路边出现了一座茅篷。在此隐居的女主人穿着传统的深蓝色道袍，头发扎成一个顶髻，手拿一把干柴正要进茅篷生火，看见我，便招呼我进屋歇脚。光线昏暗的小屋里，一名农夫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见我进来，又拉出一只板凳给我。我坐下长出了一口气，顿时觉得精疲力尽。

尽管生活简朴，但隐士从不缺少礼数。我渴得嗓子冒烟，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我也根本不必说话。刚一坐下，女隐士就递过来一碗热糖水。全中国的隐士都把热糖水作为正式场合的特供饮料。我端起碗立刻干了。她告诉我，她跟一位道士一起住在这里，道士下山采办生活用品去了。她是黄梅本地人，他们俩在山上已经生活了十四年。

我实在太累，只想知道屋旁的小路到底能否通向山顶。女隐士的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她说，这条路要先通到后山，然后才会拐上一条上山的岔路，走到峰顶大概需要一个钟头，也许两个。她为我的空碗加满热糖水，我端起碗立刻又干了。再来一碗也没问题，但我决定上路了。谢过隐士的款待，我回到小路上继续前进。又到了一处能看到峰顶的地方，我心里已经明白，没有时间绕到山后登顶了，从这里向着山顶直线爬升是我最后的选择。

我再一次陷入了草丛和灌木丛中，挣扎出来之后，前面还有一道又一道必须翻越的崖壁。我不断地停下喘气，不断地后悔没带手杖和登山手套。我愚蠢地坚持着。坚持大概是我最大的优点了。这个优点让我在半个小时之内跌跌撞撞地到达了双峰山的顶峰。一到山顶，我立刻瘫倒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我想我再也爬不起来了。

山顶由两堆相距大约三十米的巨石构成，双峰山便得名于此。我在寺院门口买的那本小册子上说，曾经有个年轻姑娘在好色的地主及其党羽追赶之下，逃到了山顶，正巧吕洞宾和铁拐李在天上路过，吕洞宾路见不平，拿过铁拐李的拐杖一顿敲打，结果了地主及其恶势力的狗命，而山顶也被殃及，砸出一个豁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双峰山因此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破额山。

费了如此周折爬上双峰山，也是想看看不远处的冯茂山。东北方向十五公里外，就是禅宗五祖道场所在的冯茂山。书里说两山可以相望，但我来的不是时候。云雾正在眼前弥漫，冯茂山踪影不见。我坐在地上继续喘着粗气，风声从耳

边掠过。突然，连串雷声在云间翻滚而来，像是有冷空气前锋降临。我不敢多做停留，赶紧拿出GPS，记下读数：　双峰山顶海拔大约六百米，比四祖寺所在地高出五百米。原路返回过于冒险，我决定从女隐士提到的后山小路下山。

小路难以辨认，可见山顶少有人来。它从松林中穿过，时时隐没在遍地的松针之下，好在总还是会再次浮现出来，并终于变宽成为一条像样的山路。我又遇到一处隐士的居所，比上山时遇到的那座更结实些。几分钟之后，又遇到一座。前一座茅篷锁着，而这座正冒着炊烟，它甚至还有个名字：　纯阳宫。我想找人确认一下有没有走错路，便喊了一嗓子：　“有人在家吗？”一会儿工夫，门口出现了一名道士和一位道姑。我向他们询问下山的路，他们的回答我一个字也没听懂。我反复又问了几次，终于彻底投降。我微笑着，他们也微笑着。我继续无知地上路了。

从纯阳宫往下，土路变成了令人振奋的石头台阶，这意味着附近的山林常有香客来往。但是再往下走，石阶又消失了。岔路不断出现，没过多久，我又彻底迷失了方向。山中云雾缭绕，难辨东西，头顶有滚滚雷声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催我赶路。

小径终于正式变成一条车辆可以通行的山路。我遇见一名砍柴的农夫，大概有七十岁，推着一辆装柴草的小车，手推车的年纪看起来比他还要大。农夫用手一指说，四祖寺在西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又翻过两道山梁和一道山谷，一小时之后，我终于看见了四祖寺铺着黄色琉璃瓦的屋顶，这着实令人欣慰。走进山门，走过胖弥勒和他身旁的保镖，僧人们正从大殿里鱼贯而出。晚课刚刚结束，我正好赶上晚饭。

净慧看起来比昨天慈祥了些，但我没有向他透露下午的探险经历。用过晚饭，洗好衣服又洗过澡，我早早上了床。在山顶遭遇的滚雷此时终于酿成暴雨，几乎下了整晚。雷声使我久久不能成寐，天快亮的时候，雨总算停了，鸟儿们听上去也很欣慰。出了点太阳，但昨晚刚洗的衣服仍然湿得能拧出水来。上路三个星期之后，终于要动用我的备用服装了。

寺院里一切如常。所有人都在准备水陆法会。院子里有比丘尼诵经的声音传来，僧人们正在大殿里安装音响设备。我走到大殿外，碰到监院明基。他请我去喝茶。

明基今年三十五岁，来自中国东北的工业区。学佛之前，他在一座发电厂工作。1995年，他第一次听到净慧讲法，第二年就不顾家人反对出家当了和尚。净慧曾跟我说过，明基进了禅堂就不愿意出来。2003年，净慧从本焕禅师手里接掌四祖寺的时候，他把明基从蒲团上揪了下来，带到这里做了监院。

明基说，本焕禅师本来打算重修五祖寺，但是负责宗教事务的地方官员劝他去修四祖寺，因为那时五祖寺还有香火，而四祖寺已经空空如也。那是1994年，从那一年开始，本焕就到处化缘，准备重修这座禅宗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寺院。

本焕居住在中国最为富庶的珠江三角洲一带，他在那里为四祖寺筹集到四千万元人民币。工程完工之后，本焕把寺院交给了净慧。这是禅宗的传统。净慧本人也是化缘的高手。他用同样的手法重修了赵州柏林寺，等到寺院开始运转，就交给了自己的弟子明海。

重修后的四祖寺焕然一新，有一半还空着。我来访的时候，寺院里只有大约五十名僧人和十几名居士，不过这样的规模对于禅宗丛林来说也已经够了。四祖寺每年有三次禅七： 冬季禅七一次，持续四个星期； 春季两次，各三个星期。未

来他们还打算在夏天再增加一次三个星期的禅七。此外，明基还告诉我，他的师父净慧正在附近筹建一处尼众道场。据他说，黄梅城外靠近大别山南麓的这些山岭，是历史上高僧大德和修道大师辈出的地方，共有九位佛教宗师在此开悟，另有十三名道教仙人由此飞升。

他建议我去附近的观音崖看看，那儿的道观里住着三名道士，他们以医术闻名，擅长使用各种符咒和方剂，而最著名的手段则是使用药草枝条鞭打病人而产生奇效。从四祖寺步行去道观只有一小时的路程，明基说他可以找人陪我去。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因为积雨云还在天上徘徊，而我已经没有衣服可换。我决定留在寺院里写日记。

晚饭后，明基再次邀请我去禅堂打坐，他保证这次一定会有人来为我引路。尽管打坐会让我的膝盖疼痛不已，我仍然热爱参与这项活动。在禅宗寺院，禅堂是日常生活的核心，且是寺院中最隐秘的所在。大多数寺院的禅堂并不向居士开放，但净慧开示的禅法却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俗众的，所以他住持的寺院中总会为居士留出禅修场所，有时候是僧俗都在一处，有时是分开修行，有的还为女居士专门开辟了禅堂。

踏进禅堂的大门，我立刻加入了大约四十名僧人组成的“跑香”轨道。每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路线，以禅堂中央的释迦牟尼像为中心按顺时针方向行走着，上了年纪的僧侣偏好海王星和天王星的运行方式，年轻僧人则像水星和金星一般呼啸而过，我在木星和土星之间的某个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7:15，维那（禅堂的执事）走进门来，敲响座位旁的钟板，所有人都闻声停在原地。他开口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懂。早有人告诉过我，维那的方言极其难懂，大多数时候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也并不为此感到十分难过。对于禅堂这样一个将语言和过耳的风声等量齐观的地方来说，这反倒很恰当。维那讲完之后，众人走到围绕着禅堂布置的长凳边，找到自己的坐垫，敷座而坐。

长凳大约有一米宽，上面铺了一层毯子。毯子上放着坐垫，用来垫高臀部以方便双腿盘坐。坐好之后，僧人们又在两膝上盖了一条小毯子——关节炎是禅堂工作者的职业病，毯子是必要的保护措施。

晚间坐禅的第一支香就此开始，并持续了一小时，这比我的膝盖所能忍受的上限长了十五分钟。维那敲响手中的引磬，宣布这一支香坐完，又用他那风入松

林一般的口音说了五分钟，然后再次敲响钟板。每个人都站起身，把毯子和坐垫归置好，转身走向禅堂中央，重新开始了“释迦牟尼太阳系”的运转；　当血液逐渐流回双腿，下半身恢复了知觉，人们便一个个地脱离了轨道，向禅堂外面走去。愿意继续打坐的人可以留下，再坐一节。确实有不少僧人留下继续打坐，其他人都离开了，包括我。

回到房间，我迅速上了床，却又一次辗转难眠。这次不是因为雷声，而是因为对面的两个房间里住进了一群华中师大的教授。我不太确定他们在做什么，只知道他们的动静很大。直到巡夜的僧人来过，敲了开大静的钟板，对面仍然继续着喧嚣，就像在开学术会议一般。我在床上忍了一个小时，终于，十点钟的时候，我穿上衣服出了门。

我惊讶地在走廊里发现了恒章居士。他正在教授们的房间外徘徊。恒章是四祖寺出版的双月刊《正觉》的主编，他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大多数时间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住。也许他觉得自己应该对这一区域里发生的一切负起责任，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眼下的局面。他不知道该不该对教授们说点什么。

从他身旁走过的时候，恒章拽住了我的左臂，试图阻止我的鲁莽，但我的右手逃出他的掌握，成功伸向那扇正在闹事的房门。几声重重的砸门之后，屋里立刻一片死寂。过了几秒钟，门开了，露出一名教授。我贴着他的身体径直走进烟雾缭绕的房间，对正在开会的人们宣布，这儿是寺院，连这里的鸟儿都知道太阳下山之后就不应该再叫了。屋里的人们目瞪口呆。我转身离开，回了自己的房间。在我身后，我听到恒章走进教授们的房间，大概是去为我的粗鲁道歉。但毫无疑问，我解决了他的难题，他很高兴。宁静重新笼罩了四祖寺。

我知道自己是没法马上入睡了，于是拿出净慧的书来读。他对四祖道信的论述从《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展开。道信在这本书里说，他的教法是以《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为基础的。《楞伽经》教导心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诸佛心第一”）；　而《文殊说般若经》则说心应当专于一行而修习（“一行三昧”）。禅的理论和实践就来源于此。

为了阐释他的法门，道信引用《大品经》说：

“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

今晚的功课到此结束。

第九章 无镜亦无尘

我在清晨醒来。寺院里一片静谧，教授们大概还在梦乡之中。衣服差不多干了，我穿戴完毕，打点好行囊，去向主人告别。下一站是东北方向的五祖寺，距此地直线距离只有十五公里。我轻叩明基的房门，他已经在等我了，不过说再见还为时过早——他正好也要去五祖寺，我们可以一起上路。

明基需要时间收拾东西，我趁此机会去向净慧辞行。他看起来好些了，脸上多了些活力。刚来的那天本来有件事要向他打听，不巧被开饭的斋板打断，现在旧事重提，我问他是否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禅宗的尼众寺院。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尼众道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修禅宗的，但我好奇的是它们是否能靠互助劳作养活自己。净慧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寺院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个尼众寺院在南昌附近，离我要去的地方并不太远。老和尚再一次帮助了我。我谢过他，又祝愿他下周的水陆法会圆满成功，便告辞了。

四祖寺的停车场上，三个年轻和尚和两名中年女居士已经在等着了。他们是来参加水陆法会的，趁法会还没开始，也想顺便去拜访五祖寺。几分钟以后，明基出现了，我们跟着他钻进寺院的越野车。明基和司机坐在前排，三个和尚坐后排，我和两名女居士坐中间。

车子开下山，很快到了黄梅。这次，我们没有驶向西北方向的苦竹村和未来的山区度假胜地挪步园，而是往正北方向进入了GPS导航系统中的另一片空白区域。身边的女居士和我攀谈起来。她是从北京飞来这里参加法会的，她问我在这儿干吗。我告诉她，我在为一本关于禅的书收集素材，之前我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隐士传统的书，现在这本可以算是续篇。她又问我那本书的名字。我说，中译本的标题是《空谷幽兰》。她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抓住我的手不肯松开。她告诉我，这是她最喜欢的书之一。我本以为她不过是出于礼貌作此表示，不料她立刻开始复述书里的两段访问，而且几乎一字不差。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得到赏识而感激涕零，可同时又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写完东西拿去出版是个错误的决定。对我而言，每次写作都是享受的过程，然而一旦出版，感觉上就

好像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这就好比你有一好朋友，突然死了……这事比较复杂。

从黄梅到五祖村的路程是八公里，从五祖村到五祖寺五公里。刚过五祖村，山路立刻变陡，路的一侧就是悬崖，前方的山峰消失在云雾之中，能见度不超过十米，仅仅能够让司机分辨出路边的岩石和松树。然而司机只是稍微减了减速，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同车的几位看起来也毫不在乎。幸好对面一直没有来车。

当寺庙的院墙终于出现时，司机按了下喇叭，一个僧人打开了侧门。越野车开进寺院，停在一片玫瑰花圃旁，明基下了车，跟众人约好一个小时之后集合回去。大家纷纷散开，各自进大殿参观朝拜，明基引着我去见五祖寺的监院惟道。我本想拜访一下方丈，但明基说方丈这两天不在。

方丈的法号是见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还是监院。那是1999年，我和山人大卫结伴而行。那也是大卫的第一次中国大陆之行。之前他拿着一张有效期两个月的旅游签证在台湾待了十三年，刚刚被驱逐。他打破了我的另一个朋友鲍勃·本森保持的最长签证超期纪录——七年。他们都不愿意去应付签证延期和申请居留许可所必须面对的官僚程序。对于鲍勃和大卫还有我自己这样的人来说，台湾是个理想的避世之地，一旦来了就难以离开。

有人曾经向一位西藏上师请教获得证悟的方便法门。他给出的答案是： 离开你自己的国家。做一个外国人可以使你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中习以为常或引以为傲的东西，并选择一些新鲜的、不那么消磨意志的事物来搭建自己的生活。我选择了中国古诗和佛经，乌龙茶，还有午睡——都是些明显无害的东西。

我还跟大卫一起选择了台北市北面的七星山。我住在靠近山顶的南坡，一个叫竹子湖的地方。我在的时候，湖水早已被抽干，湖床里是一片白菜和马蹄莲的海洋。从我租住的农舍向窗外看去，整个台北盆地一览无余，到了晚上，台北市的万家灯火在眼前展开，就如一扇珠宝店的橱窗。蒋介石的避暑山庄就在我的住处下方一箭之地以外。此地海拔八百多米，夏天是台湾北部唯一的避暑地，冬天则是唯一会下雪的地方。每到下雪的日子，有生意眼光的计程车司机就会开车上山，在发动机罩和车顶堆上尽可能多的雪，然后开回城里，在台北火车站前出售这种闪闪发亮的稀罕事物。那个时候，大多数台湾人从来没有见过雪。现在他们早已成群结队地去阿尔卑斯滑雪了。

住在山上的好处不仅仅是气候宜人。七星山是座火山，当地的农民拼凑了一条管道，把山顶附近的一个火山喷气孔和我住处附近的一家简易澡堂连接起来。在冬季，我一天要去澡堂洗上两三次，以此犒劳我那因为打字而冻得僵硬的手指。一次沐浴通常可以暖和几个小时，足够翻译一首寒山的禅诗，或者一首石屋禅师的偈颂。澡堂从不关门。躺在烛光摇曳、水汽氤氲的浴池里，你无论如何也无法设想自己有朝一日会回美国去。不幸的是，澡堂如今已经不在了——因为违章营业被关闭——这片土地现如今成了阳明山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当地的农民把他们的房子和棚屋改造成餐馆，向那些来自平原的观光客招徕生意。

大卫住在七星山背阴的那一面。他的房东是个种植兰花的园丁，平时住在台北市里，贩卖兰花的同时享受城市生活。大卫以替房东照看房子为条件，换取了免费居住的权利。从他的住处四望，目力所及之处再没有别的人家，这正合他的意。大卫是个隐士，他在山中采摘野菜野果为食，每次进城，则要在超市门口的垃圾箱里大肆搜刮。偶尔他会在城里给人做指压按摩或者教英语赚点钱。除此之外，他基本上靠天吃饭。

时不时地，警察会上门来找他签证的麻烦，威胁要驱逐他。但大卫一目了然的隐士生活每每令警察不好意思真的这么做，最后总是劝说他去领一张新签证，然后便告辞了事。终于有一天，新警察局长上任，他听说了大卫的故事，并决定拿他开刀扬名立万，这次大卫真的被驱逐了。在离开之前，大卫和警察局长见了面，结果局长盛情邀请他共进晚餐，并对不得不驱逐他深表遗憾，但为时已晚，已经不可能收回成命。于是局长给大卫出主意：　只要改个名字，领一本新护照，就可以重新回台湾了。不过大卫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他被驱逐的时候，我正要来中国大陆，于是邀他同行。我们一起去香港申请签证，并抽空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做了场讲座，向我的前同行们介绍了我们即将开始的禅之旅。我将这次旅行称为“五十天，五十禅师”之旅。走到五祖寺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拜访了二十个禅宗大德的故地。

我们就是在那时认识见忍的。那次我们相谈甚欢，告别的时候他给我留了手机号码，这让我惊讶不已。手机在1999年的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全国大概只有四千万用户。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说需要钱的时候随时给他打电话，他可以把钱

汇到中国的任何地方。他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们当时看上去很缺钱。在我的中国经历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做出如此许诺。我期待着再次见到见忍。倒不是因为缺钱。

见忍去了武汉。他是整个湖北名气最大的和尚昌明禅师的弟子。昌明住在武汉，他如今年事已高，许多事情要依赖见忍替他完成。1994年，昌明被请去住持五祖寺，他让见忍做了监院。那时见忍只有二十八岁，皈依佛门不过四年时间。七年之后，昌明又把五祖寺方丈的位置传给了见忍。全中国的寺院和尼姑庵如今都在进行类似的交接——老一辈的大师指定年轻有为的接班人执掌局面，以便做到“与时俱进”。

明基带我去见监院。他对五祖寺的格局了如指掌，我跟着他穿过迷宫般的长廊——上次来时，我就在寺里迷了路——来到监院惟道的办公室兼卧室。惟道已经在等我们了，他看上去比三十五岁的明基还要年轻。作为一名僧人，他显得有点胖，不过因为长得一脸天真，胖点反倒很合适。一笑起来，他的眼睛便消失了。他很爱笑。

明基来访的目的是为水陆法会招募更多的僧人。我们一坐下，惟道就拿出他的手机忙活起来，给附近的寺庙打了一圈电话。他确实擅长此道。明基担任四祖寺监院只有三年时间，他在当地的人脉远不及惟道，并且缺乏惟道的坦率风格。在电话里，惟道言简意赅，一个字都不浪费。他特别说明要和尚而不是尼姑，而且最好是皮肤比较白净的。我能理解对和尚的偏好，中国文化里的男权色彩依然明显。至于对皮肤的要求，我猜是因为白皮肤能给人精于修行的印象，如果皮肤黝黑，容易让人觉得是因为整天从事户外劳作。

公元671年，还未成为禅宗六祖的惠能自岭南跋涉而来，拜在五祖弘忍的门下。五祖寺正是他当年获得禅宗衣钵的地方。惠能自幼家贫，长年在山中砍柴，因而皮肤黝黑，当他出现在五祖寺时，甚至被讥为“獠”。如果惠能今天在此，他大概不会被选中参加水陆法会。当然，法会注重的是形象，不是觉悟。

惟道忙着打电话的时候，明基给我们沏了茶。喝完第四杯，惟道已经组织好两打皮肤白净的和尚，如果需要，他还能找来更多。明基抬腕看了看表，说他该回去了。我陪他出去，一直走到惟道住处门外的玉兰树下，就此别过。然后，我在树旁的长凳上坐下，等着惟道打完另一通电话。白色的玉兰花瓣落了满地，香

气馥郁得令人晕眩，不由想起台湾海明寺里的玉兰树。搬到竹子湖之前，我在海明寺住过一段时间，玉兰花盛开的时节，香气有时浓到我不得不把窗户关上。

眼下，没有窗户可关，我等着惟道来救我。他把我带到云水堂，交给石女士。石女士递给我两只装满热水的暖瓶，安排我住进一个五人间。还没来得及挑选床铺，外面已经响起午饭的斋板。斋堂供应标准的寺院素斋：　豆腐、香菇、豆芽、白菜，甚至还有一点辣椒。外加一个馒头，人人都能吃饱。

回到房间，我选了靠窗的床铺躺下午睡。刚要进入梦乡，外面来了一群香客。从房间的窗户可以俯瞰山脚下从五祖村附近开始的上山小路。大多数人乘车而来，但这群香客为了积累功德，决定步行上山。可能是想吸引神佛的注意，也可能是为了驱散盘踞在周围的凶神恶煞，他们点燃了几串长长的鞭炮宣告自己的来临，鞭炮声响彻山谷，也驱散了我的睡意。我只好告别午睡，出门向山中行去。

黄梅冯茂山，五祖寺庭前落英缤纷

与禅宗五祖有关的遗迹在寺院附近的山中俯拾皆是。弘忍终其一生都生活在这一带，其中的五十年就居住在双峰山和冯茂山。公元601年，他出生于黄梅城外。624年，当道信在双峰山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禅修中心时，弘忍成为这座寺院最早的僧侣。他在那里一直生活到651年道信圆寂。

在他之前，承继衣钵的禅宗大师全都遵循另立门户的传统。菩提达摩、慧可、僧璨和道信都在得传法嗣之后便离开祖庭。弘忍则一直守在道信的身边直到他圆寂，这再一次说明，禅宗的传统正在从个人修行向互助修行转变。禅逐渐变成一种驻留式的修行方式，并且因此广为流行。道信圆寂时，居住在四祖寺的僧侣达到五百人以上，而弘忍圆寂时，五祖寺的常住僧侣超过了千人。

弘忍为道信修建了毗卢塔，随后又在双峰山继续生活了三年——这是中国传统规定的为双亲和师长守孝的时间长度。守孝结束后，他决定另建一所禅修中心。因为是黄梅本地人，弘忍对周围地形相当熟稔，他选择的新道场离道信的寺庙只有半日脚程，周围的地理环境也与四祖道场类似，便于开展互助劳作式的修行。

四祖寺只是后人对四祖道场的称呼。道信自己把他的寺庙称为“幽居寺”——这里不仅僻远幽静，而且适于自给自足的生活。弘忍在冯茂山下选中的道场也有类似的特征。这里当初属于一个叫冯茂的人，冯先生听说弘忍的打算之后，就把这座山送给了他。弘忍为自己的道场取名禅定寺。

此后的两百年间，我们看到禅宗的发展之路上一再重现这样的情景： 各代开山祖师尽量选择僻远的高山谷地作为修行道场，其中水源丰沛，有足够的农田可以养活成百上千名僧侣。禅宗历史上重要的祖师几乎都以这种方式创建道场。

这种为禅修精心选择特定生态环境的做法始于道信在双峰山的试验，到了冯茂山则被确立为禅宗的传统。由于冯茂山在双峰山之东，因此也被称做东山，弘忍在此发展出的禅法也因此被称为“东山法门”。禅定寺开山之后不到六年，当朝皇帝就听到了消息。他宣召弘忍入宫讲法。但是道信与弘忍所传的禅法并不是什么可以向外行宣讲的课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弘忍拒绝了皇帝的邀请。

有人问弘忍，为什么学佛不在城邑聚落，要在山居，他回答说：

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引自《楞伽师资记》）

正是这种对道场的选择使互助劳作成为可能，而互助劳作则让修行者将心灵修炼从禅堂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随时随地，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修行。道信将其称为“守一”，弘忍则表述为“守心”。他们教导弟子，当在一切所做所说所想之中守住本心，最终达到所做所说所想之间不再有差别的境界。

除了散见于各处的一些语录片段，弘忍唯一传世的教法是《最上乘论》，它的开篇写道：

夫修道之本体，须识当身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方诸佛。

问曰： 何知自心，本来清净？答曰： 《十地经》云： 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黑云之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照辉。譬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岂烂也，何故无光？光元不坏，只为云雾所覆，一切众生清净之心，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烦恼、诸见黑云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 法自然显现。故知自心，本来清净。

公元672年，到了要为自己选定衣钵传人的时候，弘忍让他的弟子们每人作一首偈颂来展示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弘忍的大弟子是一个名叫神秀的和尚，他是北方人，十七年前为追随弘忍来到东山。然而他的偈颂在后世成了误解佛法的反面教材：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惠能是另一名追随弘忍的外地人。他来自遥远的岭南，此时刚刚进入禅定寺

不到九个月。惠能听说了神秀的大作，于是也作了一首来回应他：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名皮肤黝黑的新来者真正理解了弘忍所说的“本来清净”，而神秀却没有。于是，弘忍将法嗣传给了来自岭南、目不识丁的“獠”惠能。

晚饭后，我在寺院里闲逛。我走进惠能曾经舂米的碓房，他用过的石臼还保留着，仿佛其人只是刚刚离开，到门外去喘口气。我在碓房撞见了惟道，他请我到他房里喝茶。惟道身上有一种全中国的寺庙监院共通的气质：　处变不惊，随时准备做任何事情。他还沏得一手好茶。

五祖寺碓房，据说六祖惠能曾在此舂米数月

惟道是1975年生人，他的家乡在武汉西北不远的应城。年轻时，惟道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他的第一位师父是家乡附近山里的一名隐士。师父教了他几年佛经和打坐的功夫，便把他送到五祖寺受戒。惟道就此在五祖寺住了下来。他告诉我，他的父母至今仍不能原谅他出家的决定。时代在变，但在他的家乡小城，变

化来得没那么快。

“文革”期间，尽管五祖寺并没有遭到毁灭，但所有的僧人都被勒令离开。直到1979年，政府重新肯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第二年僧人们才被允许返回寺院。但回来的僧人并不多。1994年，当昌明被邀请住持五祖寺，并开始重修寺院的时候，寺里只有七八名僧人。也是在这一年，本焕开始重修四祖寺。

五祖寺的僧人数量如今已经达到七十人，并有望很快达到两倍于此的规模，但是五祖寺目前还没有恢复为一座禅宗寺院。它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有六名僧人居住在禅堂中，其他僧人则参加每天早晚两次的坐禅。每年冬季有一次为期三个月的禅七。但不是所有的僧人都修禅。有一些僧人是修净土的，他们在一间大殿里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五祖寺还有待于建立自己的“风格”。不过惟道告诉我说，寺院里正在修建一座更大的禅堂，将来五祖寺的主要修行将是禅宗。

他说，见忍方丈还打算选一个僻静的地点修建几座茅篷，专供那些不喜喧闹的僧人修行。这些茅篷离禅定寺的原址很近，靠近冯茂山的山顶。

由于山顶附近空间有限，九世纪时，禅定寺被移至半山腰，也就是它现在的位置。这次移动使得寺院的施主与香客来往禅定寺更为方便，而更重要的是，它也使僧人们能够更为方便地管理自己逐渐增加的土地。随着寺院知名度的增加，朝廷开始向它颁赐土地作为庙产。公元763年，唐代宗将冯茂山山脚下的两千多亩土地赐给禅定寺，在这之前，禅定寺还耕种着山后一处二百亩的菜田。后世的皇帝和富人继续不断为寺院添置庙产，以至于到了宋代，五祖寺拥有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三万亩，其中还不包括林地。这片广大的土地多数分布在寺院周围半径五十公里的范围之内。这片土地并不由僧人自己耕种，而是租给农民。

如此广袤的土地必定产出巨额收入，我不禁想知道这笔钱会对那些从事互助劳作的禅修者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会如何使用这笔钱？会不会用它来周济穷人？还是用在修庙上？可以肯定的是，僧侣中一定也有人想过这些问题。既然可以不劳作，干吗还要劳作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僧人中间也一定有人在想这个问题。

几杯茶过后，惟道带我去看一座围绕五祖真身塔所建的大殿。弘忍的真身塔初建于他圆寂之前的674年，它原本也在冯茂山上的禅定寺原址，后来随着庙里的

其他建筑一起被搬下了山。塔外的大殿被毁坏过若干次，又重建过若干次，佛座上的弘忍像是1938年重修时的泥塑复制品。弘忍的肉身去向不明。根据记载，它可能已经毁于大火。不过惟道告诉我，五祖肉身还在，它被藏在了真身塔下面的地宫里。至少前任监院是这么说的。

弘忍对禅宗的影响难以估量。他的弟子们创建了禅宗的南北二宗，并进入宫廷传法。他们是禅林结出的第一批硕果，他们把禅传播到了整个中国。也因此，历朝历代从各地赶来向弘忍致敬的人不绝于途。诗人白居易（772－846）也是其中之一（几天以前，我刚刚在洛阳见过他的后人）。公元815年，白居易因为直言进谏触怒了皇帝，被贬谪到与黄梅隔江相望的九江。期间，他曾到五祖寺一游，并写下一首短诗《东山寺》：

直上青霄望八都，
白云影里月轮孤。
茫茫宇宙人无数，
几个男儿是丈夫。

大丈夫弘忍和他培育出的互助劳作传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吸引他们的不是某种意识形态，不是某种苦行方法，也不是什么神秘神奇的东西。吸引人们的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怀疑，那些络绎而来的朝拜者心中虽然装着《金刚经》关于“不住于相”的教诲，但脑际更回响着老子的箴言。至少我自己清楚听到了《道德经》的倒数第二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信和弘忍并没有开创这一切。但他们为“道”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集体平台。我点燃几支香，在佛前顶礼三宝，然后谢过惟道的盛情款待。天色已晚，我回到房间，写过日记，便在雨声中安然入眠。半夜，我听到一只夜莺的鸣唱。几个小时之后，值夜僧人敲响了破晓的钟板，司晨的公鸡立刻在山下响应。天亮之后，该继续上路了。惟道已经为我安排了寺院的越野车，它将把我一直送到扬子

江边。不必着急，我心满意足地对自己说，然后翻了个身，继续沉入梦乡。

第十章 不得闲

我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下了山，长江对岸就是江西省的名城九江。既然有寺院的顺风车把我送到江边，索性在繁华大都市里潇洒一天。

越野车始终没有出现。按惯例，五祖寺的司机每天早饭后都会开越野车下山买菜。我坐在床上等着司机来敲门，一直等到八点，门前始终静悄悄的。事后才知，司机今天一反常态，在早饭前就下山去了。

无奈之下，我打点行囊出了门，把钥匙还给石女士，然后向惟道的房间走去。门关着，敲门也无人回应，估计是出去了，但也许没走远。我决定守在门口等他回来，便又一次走到玉兰树边，在长凳上坐下。花香一如既往地浓郁，几乎到了刺鼻的程度，我快晕过去了。

我正在严肃地思考晕眩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一个电工出现了。他也走到惟道的房前敲起门来。仍然没人应答。和我不同的是，电工有正经事要办，不能像我一样不负责任地赖在长凳上无所事事。他绕到房间的另一侧，那里有一扇窗户，窗户下面应该就是惟道的床铺。电工对着窗户大喊起来： “惟道师父！”喊了几声依然不见动静，他又拉我跟他一块喊。我们一起大喊： “惟道师父！”还是没反应。但我们坚持不懈地喊着。

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屋里突然有了动静，我们赶紧回到房间门口。门开了。惟道解释说，他正在打坐，然后很惊讶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还在这儿。我委屈地说，越野车也没言语一声就提前下山去了。惟道闻言，从容不迫地从僧袍的口袋里掏出手机。一分钟以后，一辆黑色轿车出现了，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这似乎是所有中国寺庙监院共有的一种超能力，他们一定都钻研过法力无边的手机咒语，最擅长的神通变化就是召唤黑色轿车。惟道师父召来的这辆，仪表板上还镶着桃木装饰条。

开车的是一位建筑师，他昨晚也在寺院里过夜。惟道介绍说，五祖寺的新禅堂和佛学院都是由他设计建造的。我谢过惟道，坐着建筑师的豪车下了山。可惜，在豪车里只坐了十五分钟，建筑师就把我放在了黄梅县汽车站。这是一座无

比破旧的汽车站，我由此判断它一定坐落于黄梅的旧城区。车站里的巴士也无比破旧，我上了其中的一辆，低头看得见车下的路面，它的年龄大概和车站一样老。车开了，我安慰自己：　反正九江离得也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可惜我又犯了一个错误——车窗上的大字写的是“九江”，但我没留意它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长江大桥”——这趟车的确是开往九江方向的，但只开到江边就不再往前了，甚至连长江都没过。事实上，要过了四公里长的九江长江大桥，才算真正到达九江市。

在桥头拦车并不是聪明的选择。过桥的大巴一辆接一辆，我殷勤地向它们招手，可半小时过去了，没有一辆停下的。终于，一辆本地小巴纡尊降贵停在了面前，而那只是因为恰好有人要在这儿下车。我上了车，小巴刚开过大桥，又停下了——终点站到了，我被撂在了郊区的一大片廉租房旁边。

我受够了。改变命运必须靠自己。一辆出租车驶过，我奋不顾身地拦下了它。

十分钟以后，出租车停在了白鹿宾馆的门口。这是去年来时住过的酒店，它坐落在老城区里，离江边只有几分钟路程。白鹿宾馆的大堂经理还记得我——肯定是因为我的大胡子——这省去了讨价还价的工夫。房价直接打折到二百六十块一晚，对于我的预算来说，这个价钱还是有点贵，但对于九江来说，这已经算是便宜的了。许多世纪以来，九江一直只是长江边上一座普通的码头城市，但是1995年通车的京九铁路改变了它的命运，令其一跃成为中国内陆的交通枢纽。城市开始爆炸式扩张，物价也随之飞涨。不过它的老城区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

我放下行李开始出门游荡，先去了趟街对面的网吧，查过邮件，家里人一切平安。转身出来，拐进酒店背后的一条小巷，去找上次来时发现的一家茶叶店。去年在那里买到的铁观音非同凡响，今朝重访九江，自然不容错过。可等我走到记忆中的位置，却发现茶叶店不见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条街，确认自己没有记错，于是再回来一问，原来开茶叶店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家女装店。店里的姑娘告诉我，茶叶店确实搬走了，至于去了哪儿，她也不知道。

茶叶店的名字叫茶缘茶庄，铁观音是它的主营品种。这种以菩萨为名的茶叶在制作工艺上属于乌龙茶的一种，三百多年前发源于闽南的安溪县。福建与江西两省相邻，而店主与安溪当地的茶农相熟，于是做起了这门生意。

多年来往中国，我培养出一项小癖好，每次都会设法捎点好茶叶回去。茶缘

茶庄出售的铁观音是我尝过的最好的茶，就连少林寺的僧值延颖床底下那些极品观音王也比之不如。我还记得茶庄的老板是位女士，姓曹。不料一年之后，已是人去店空，全无觅处。

沮丧之余，我在女装店门前呆立良久，左思右想还是无计可施，只得叹口气，转身离去。女装店隔壁是家便利店，我信步走了进去，希望能发现南瓜饼之类的好东西。令人失望的是，货架上所有的零食都包装精美，让人一看就没了胃口。我拿了瓶酸奶，向收银台走去，付账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　隔壁的茶叶店搬到哪儿去了？便利店老板说它搬去了新城区，具体地址他也不知道。我刚叹了口气，没想到他又接着说，茶叶店老板曹女士和他是老朋友了，他有她的手机号。他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五分钟以后，曹女士的弟弟从出租车里钻了出来。

我在狂喜之中走进了茶缘茶庄的新店。曹女士满脸微笑走上前，述说着重逢的喜悦。我并不是什么大客户，但货好也要知音赏，我幸好是个识货之人。在树桩做成的茶凳上坐下，面前是一个用巨大的树根加工成的茶几，上面放着功夫茶的一整套用具。曹女士开始烧水、烫壶，准备让我重温铁观音的记忆。

今天是3月23日。曹女士告诉我，铁观音的春茶要再过一个月才能开始采摘。她知道我不会对去年剩下的夏茶感兴趣，因为夏季采制的铁观音是品质最低的，而且又隔了大半年时间，观音早已变成灰姑娘了。秋茶是铁观音香气最为馥郁的一种，铁观音特有的“音韵”也正是在秋季酝酿得最为充分，可惜的是，茶庄里的秋茶已经售罄，唯一可供选择的是新到的冬茶——茶壶里泡的正是冬茶，它的品质虽不及春秋两季茶，但总好过隔年的夏茶。我端起茶盅饮了一口，确实还不错。然而，在经历了失而复得的狂喜之后，仅仅喝到冬茶还是不免令人失望。可是缘分不能强求，也许今年我的“茶缘”就是冬茶了罢。既然如此，买上一点也聊胜于无。我掏出了皮夹，但曹女士看出了我脸上写满的失落，她说等等，然后从货架上无数个巨大的茶叶罐中拿起一个，从里面掏出一包茶。

她狡黠地笑了笑，对我说，其实秋茶没有全卖光，她还留了点，不过这是没有经过精制的毛茶。大多数中国茶在采摘时只取嫩芽，而铁观音则还要取顶芽下面连带嫩梗的两到三片新叶。叶梗的出现，在其他茶叶品种中通常是劣质茶的标志，但对铁观音来说则恰恰相反——嫩梗中富含的芳香物质正是成就铁观音的关

键所在。必须通过反复的摇制和发酵，叶梗中的芳香物质才能挥发出来（然而不幸的是，铁观音特有的花果香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渐渐消退，期限通常不到一年。一般在存放了半年之后，梗叶就开始变苦）。在此之后，大部分市售铁观音还要经过簸选和风选筛去黄片和嫩梗，而没有经过这道工序的则称为“毛茶”。相比之下，毛茶的风味比精茶更为浓郁。

她重新烧水、烫壶，为我泡了一泡秋茶。我们都没有说话。茶壶里飘出不可思议的花果香气，它既强烈又微妙，和五祖寺的玉兰树大不相同。我愿意整日整宿地吸嗅这种香气，我能毫无困难地闻着它入睡。大陆的情况我不太熟悉，但我知道在台湾的茶王赛上，茶叶的得分一半来自香气，而对汤水味道的评价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则要看茶汤的色泽。如果让我做评委，这泡秋茶的香气无论多少分都不够给的，而茶汤的滋味也非常甘醇，没有一丝涩味。

我问曹女士这秋茶她还有多少，她说只剩下一斤半了。我又问价钱，她说一千块一斤。我想都没想，立刻说全要了。曹女士闻言又笑起来，她说我是老顾客了，而且这茶叶已经放了四个多月，干脆给我打个折，一共只收五百块。这下可好，我嘴皮子没动一下，反倒成了讨价还价的高手。曹女士还贴心地把一斤半茶叶分装成十五个真空小包装，我计划着，到了夏天每星期享用一包，那将是一整个夏天神仙般的日子。我甚至已经想好了用一本合适的书来跟如此高雅的茶般配——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集。我一直想把它翻译成英文，现在总算有理由开始了。

曹女士忙着分装茶叶，我忙着憧憬夏天，这时，她弟弟又出现了。我们东拉西扯地聊了几句，我随口提到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访问禅宗寺院。曹女士的弟弟闻言，转头和姐姐说了句什么，然后立刻掏出手机打了两个电话。显然，他也是精通手机咒语的那类人。两分钟以后，一辆崭新的越野车出现在茶庄门口，车主人是曹氏姐弟的叔叔。曹女士的弟弟说，他认识一名庐山上的僧人，想介绍给我，而他叔叔的司机可以开车带我们去。谁会拒绝这样的邀请？

收起包装好的茶叶，我向曹女士告别，然后上了越野车，和她弟弟一起直奔庐山。庐山是中国著名的风景胜地，以云雾、瀑布和难以知晓的真面目闻名于世，在历史上还是个隐居的好地方，但现在则每天都挤满游客。好在越野车没有走进山的主路，它沿着庐山东麓外缘的公路一路南行，朝星子县方向开了十七公

里，然后向西拐上一条仅容一车通过的狭窄水泥路，从土坯房组成的村庄和盛开的油菜花田野中穿过，向着庐山最南端的山峰开去。天上开始下起小雨。开了没多久，水泥路到头了，前方只剩下乱石和烂泥，越野车勉强又开了一段，我们全都下了车，跟在车后面，偶尔推它一把，就这样走完了最后一百多米。在土路的尽头，一座小水库边上，出现了一座寺庙。

这座质朴的山寺以石料砌墙，板瓦铺顶，另有两座纯以木材构筑的钟鼓楼，两座石头房子和钟鼓楼围成一个院落，四周没有围墙。这种就地取材的作风配合着松竹掩映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一种简约脱俗的风格。与此前我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千篇一律的寺院建筑相比，实在是种可喜的变化。我们朝院子中间走去，这时，一名年轻和尚从石头房子里走了出来。

这位年轻和尚也是个爱茶之人。曹女士的弟弟和他结识，正是因为茶的缘故。相互介绍过之后，和尚带领我们穿过佛殿所在的石头房子，来到对面用做接待、办公和休息的另一座石头房子，围着桌子坐下。他拿出一张古琴唱片放进CD唱机，然后摆上功夫茶具，开始泡茶。今天这泡是丹霞山的金毛茶，他介绍说，这是一种功夫红茶。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红茶，但这泡金毛确实不一般，它散发着一种花蜜般的香气，汤水的味道则与台湾的名茶东方美人有些相似。我以前从未听说过金毛茶，曹女士的茶庄也没有这种茶。我问和尚是怎么得到它的。

和尚告诉我说，几年前他曾在广东韶关的云门寺佛学院进修过，而出产金毛茶的丹霞山就在韶关北郊。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金毛茶的。我恰好也去过云门寺，于是两下一对时间，发现2001年11月我拜访云门寺的时候，他就在寺里。当时我是随同一个美国佛教徒访问团一起去的，印象最深的是在寺庙的柑橘园里曾经碰到一名穿着藏红色短袈裟的僧人在摘柑橘。后来得知，这名僧人是来自越南的一行禅师，当天下午他在云门寺有一场讲座。遗憾的是，我们已经买了下午的火车票，只能与他的开示失之交臂。不料，年轻和尚对我说，那天下午一行的讲座很没意思，错过也没什么值得遗憾的。再聊下去，我能看出，他对我这么个外国老头子跑来掺和他们中国的佛教也很不以为然。谦抑平和的禅师见得多了，突然冒出这么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倒也挺有新鲜感的，更难得的是他还有这么好的茶。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天下午一行禅师都讲了些什么，以至于令他如此失望。他说，差不多五年前的事情了，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楚，他只记得这个越南和尚不停地使用辩证式的比喻，而且还把证悟说成是可以通过次第修行达到的境界。他又补充说，云门寺的僧人都比较客气，没有提什么尖锐的问题。我觉得他不是记不清楚了，而是对“外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年轻和尚谈到，出家之前他在一所大学念书，学的是“中国文化”，大学毕业后决定出家，并进入云门寺佛学院。从佛学院毕业后，他正式受戒，然后便来到庐山住了下来。很显然，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僧侣，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言行举止总是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好在茶香稍稍缓解了这种不适的感觉。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台湾的经历。那是1973年冬天，我在阳明山上的“中国文化大学”上哲学课。当时我刚决定从寺院里搬出来，因为大家在寺院里都不太讲话，我的中文口语进步太慢了。我搬进了学校的宿舍，和哲学系研究生们住在一起。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坐公交车下山，然后换一趟车穿过整个台北市，去上一个叫孔德成的人讲授的国学课。孔德成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系长孙，国民党在1949年撤离大陆时特地带上了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的他，以此象征国民党仍拥有中国文化的正宗。孔德成后来饱读孔门诗书，成为台湾著名儒者，对于那个年代台湾所有哲学系的学生来说，如果没上过孔德成的课，简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哲学的。

我对孔门之学抱有崇高敬意，于是便请班上的同学代我去向孔德成申请加入他们每周日的聚会。然而，孔德成对此回复说，一个外国人不可能领会如此深奥的学说。于是，每个星期天，我只好和坐在我后面的女生一起去听谢幼伟教授的怀特海哲学讲座。谢教授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师从怀特海，并精研罗素。时隔多年，怀特海说了些啥我早已忘记，倒是一起上课的女生让我对儒家精神有了切身体会：　这名女生爱上了一个老外，而她的父母考虑了整整七年，才同意让她嫁给这名无法领会儒家思想的外国人。

眼前的这位年轻和尚和孔德成一样，相信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管你说什么，只要你一开口，肯定是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用礼貌来掩饰

自己的想法，但他是个例外。他一点不加掩饰： 中国文化太古老了，你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理解的。你把不同的宗教都弄混了。你肯定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修道的吧？你连和尚都不是，怎么可能理解禅呢？我无话可说，只好闷头喝茶。

庐山南麓的寺院

我的同伴告诉他，我刚从五祖寺来，接下来要去……去哪儿来着？我赶紧接茬： “去大金山寺，那是中国唯一的禅宗尼众寺院，离南昌不远。”和尚回过头去对着我的同伴说： “他太不了解中国了吧。”他甚至懒得亲口对我说，“中国有很多禅宗尼姑庵。”

我问他能否具体指出还有哪些，他却只是一再说，肯定还有很多。我试图跟他解释，我的确碰到过不少修禅的比丘尼，但她们要么是独自在房间里修行，要么是住在山中的茅篷里，专供比丘尼集体修行的禅宗道场据我所知只有大金山寺一处。但我知道说了也是白说。

平心而论，他的口才很好。我的同伴问他，佛教都有哪些不同的修行流派。他回答说： “修行随心而定。如果念佛名号，就是修净土； 如果参话头，就是修禅。学佛的路有很多条，但修行的时候必须选择其中的一条深入下去。现在想修禅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接引指导别人修禅的人太少了。想要教别人，自己先得修到境界。

“佛祖当年拈花开示的时候，在场的弟子有五百人，然而唯有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领会了佛祖的教诲，破颜微笑。佛祖于是嘱告迦叶，我有正眼法藏，涅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付嘱于汝。这次传授是禅的真正源头。佛陀同时还把象征法脉传承的衣钵传给了迦叶尊者。佛祖衣钵如此代代

相传，最后由菩提达摩带来中土，又历经六代，传至六祖惠能。六祖之后，由于佛法已传遍神州大地，衣钵到此就不再传承，禅宗一脉相承的谱系则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学禅就是修禅，”他说，“不过它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觉悟。要在静虑中修行，获得觉悟，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修建禅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禅堂里修习入定，你的妄念慢慢地就会离你而去，自性的智慧就会渐渐生起。这种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的面貌，是我们的本性。”他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虽然听起来很像在上课，不过确实还挺认真的。而且茶确实是好茶。

谈话又提到我，提到我翻译过一些佛经和佛教文献。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西方的语言很难传达佛陀的深邃思想。古代的高僧把佛经译成中文是很严格很准确的，现在再翻译成西方语言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僧人现在读佛经还经常碰到不懂的地方。一个西方人，而且还不是出家人，怎么可能去翻译佛经呢？”

我只好说，翻译是我的修行方式，重点并不在文字上。于是他不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赶紧说，打扰你这么久真不好意思，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谢过他的款待，我们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站在院子里道别的时候，我顺便夸奖了寺院的建筑：　我很欣赏它的用材和风格，中国太缺少这样清新质朴的寺院了。他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他的寺庙看起来太寒酸。他解释说，这两座石头房子和钟鼓楼都是临时性的，他正在筹划兴建一所规模宏伟的寺院，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我再次无言以对。

回到九江，曹女士的弟弟把我放在了白鹿宾馆门口，道谢、作别之后，我没有立刻上楼回房间，因为还有事要办。在酒店后面的巷子里，我找到一个坐在楼梯间里的男人，他的面前摆着一架缝纫机，这是他的第二职业。我拿出大衣交给他，请他帮我换一副拉链。十分钟以后，拉链换好了。他又帮我缝好了大衣上的两道口子，一共收费二十块。

这件法国制造的紫色冲锋衣是我最钟爱的户外装备，它使用了戈尔特斯防水透气面料，穿在身上轻若无物。拿下这件宝贝花了我两百美元。这是我穿过的最贵的衣服，比当年我结婚穿的礼服还贵。每次穿上它，我就立刻充满了探险的冲动。

买衣服的钱是王文洋给的。1989年，我在台北的国际社区广播电台（ICRT）工作，负责制作一档周播的广播节目。每个礼拜，我会去找一位能讲英文的新闻人物做个访谈，好让生活在台北的国际友人们也能大致了解岛内的最新动态。那次正好找到王文洋。王文洋是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的长子，采访他的前一周，他刚刚被父亲派往南亚塑胶集团（台湾最大的私营企业，也是全球第二大塑胶制造企业）总部执掌局面。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看过电影《毕业生》，他说“当然”。于是我请他给如今的毕业生提几点忠告。王文洋不假思索地说：“我会建议他们学道。”这句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除此之外，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的坦率和敏锐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采访结束，我关掉采访机，又跟他聊了几句。闲谈中提到，这次采访将是我在ICRT所做的最后几期节目之一。我已经申请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准备去中国大陆寻访当代隐士，估计再过一个礼拜就能收到古根海姆的资助信。王文洋再一次毫不犹豫地说：“这主意不错。如果古根海姆不给你钱，我给。”事实上，后来的确是王文洋给我出的钱。古根海姆的资助信杳如黄鹤。

两年之后，我找到出版社，把寻访隐士的经历写成文字，准备结集出版。书稿寄出之后，我又给王文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打算从黄河的入海口出发，一路上溯至它位于青藏高原的源头，以此为线索，进行一次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旅行。他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了个数。然后，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现金还是旅行支票？后来，王文洋交代秘书，从他的零用钱账户里给我支取了这笔费用（谁稀罕古根海姆基金会啊）。我花了其中的二百美元，在台北的一家户外用品店里买下了这件无限轻薄无比温暖的冲锋衣。后来，即使在五千米海拔之上的狂风暴雪里，它也发挥出了可靠的防风保暖性能，保我一路平安归来。现在，楼梯间里的男人修好了它，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修理好了衣服，现在该修理人了。上次来过的一家按摩中心的大概位置我还记得。我穿过马路，走进白鹿宾馆对面的一条窄巷，摸索了几次，终于找到正确的路，接着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走到黑洞洞的巷尾，爬上一道金属阶梯——看起来像是建筑物的消防楼梯——一直爬到顶层，推开一扇随时会倒的门，来到一个漆黑的房间。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之后，我看出屋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

她带着我走进隔壁的房间，我把紫色大衣挂在门后，上了一张铺着床单的桌子躺下，等着。过了一分钟，一位盲人按摩技师摸索着走了进来。

按摩结束，我沿原路回到大街上，找了家饭馆吃晚饭。饭菜平淡无奇，不值一提。回酒店之前，我又上网吧查了一次邮箱。有一封新邮件，是尼克·古尔德发来的。尼克和我曾经在ICRT的本地新闻组一起共事。他娶了台里的一个实习生为妻，这姑娘的父亲是台湾少数民族，排湾族，母亲是汉族。ICRT的音乐节目制作人迈克·莱恩则娶了那个实习生的姐姐。也就是说，尼克和迈克做了“连襟”。

那是遥远的八十年代，一段不复重来的好时光。当时我们的手头都十分宽裕，经常发愁不知钱该怎么花。还有优厚的福利，包括每年一次免费携全家乘公务舱全球旅行的机会，目的地随你挑。ICRT的前身是“驻台美军广播电台”，1978年以后改为国际社区广播电台，但仍不可避免地沿袭了山姆大叔的一些旧习气。到了八十年代末，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台湾本省人的势力逐渐开始占上风，变化之一就是电台被接管，工作人员被大批撤换，外国人只留下一小撮。

我跟着电台的美国老板一起去了香港，当上一名昙花一现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谈话内容正来自王文洋资助的黄河之旅。尼克留在台湾，靠推销外国货发了财。而迈克则不幸在生意场上栽了跟头，变得一蹶不振，开始酗酒。终于，他对这一切感到厌倦。在电子邮件里，尼克告诉我，迈克前一天自杀了。他留下了一句遗言：“没工作，没钱，没希望。”在他身后，留下了孀妻和一名六岁的女儿。

我已经八天没泡澡了。淋浴毕竟是淋浴，它无法代替泡澡。泡一个热水澡，洗去的不仅是尘土和汗渍，还有长途旅行中逐渐累积的疲惫、伤感和烦恼。浴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已经有爱，为何还不知足？”

第十一章 不见桃源

收拾好东西，退了房，我打了辆车直奔九江长途汽车站。车站其实很近，步行可达，但我的背包却是再一次变得沉重不堪，除此之外，还多出一只装满了书和茶叶的购物袋。

从九江发往南昌的大巴半小时一趟。下了出租车，刚好赶上八点发车的那班。大巴驶出九江城区，上了高速，沿着庐山的西坡向南开去。车窗外，庐山的群峰依旧笼罩在云雾里。我来过庐山很多次，只有一次有幸见到云开雾散后的“庐山真面目”。那是1992年的秋天，当时我正在庐山南麓的温泉村探访陶渊明（365－427）晚年的居处。2005年春天，我跟朋友托尼·菲尔班再次来到温泉村，庐山又不见了。我们打算去拜谒陶渊明的墓地，然而诗人之墓所在的地方属于海军的一处靶场，1992年来时我就被拒之门外，这次再去，依然吃了闭门羹。到了村里，我们想去拜访陶渊明的最后一位嫡系后人，找到了那户人家，却发现他上礼拜刚刚去世。我们正不知如何是好，村民又说，附近有个地方，是当年陶渊明饮酒会友之处，也许值得一看。听到这话，我们重新打起精神，请村民带路，前去一探究竟。

他领着我们出了村，经过一座因违章建设而被查封的温泉旅馆，沿着溪水进入到一片丘陵地带。这是一条荒僻的山路，路上只见到寥寥的农夫、水牛，还有蛇。与蛇遭遇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犹在眼前：　村民弯下腰，满不在乎地抓住那条盘踞在路边的眼镜蛇的尾巴倒提起来，还没等它反应过来，又一把捏住了它的七寸。这条蛇如果拿到星子县，至少能卖五十块，村民说。我和托尼立刻回答：　如果你把它放了，我们现在就给你五十块。他像看疯子一样瞪眼看了我们一会儿，笑了起来，然后转过身，把蛇远远地抛进路旁的草丛。眼镜蛇落地之后，立刻直起身子，似乎是在表达它的不满，随后便钻进长草之中消失不见了。我们拿出五十块钱递给村民，然后继续赶路。沿着溪水蜿蜒上溯，终于到了一处瀑布，下有水潭，旁边是几块巨石。村民说，每到月明星稀的夜晚，陶渊明常常邀一帮酒友来此豪饮。这还真不是他瞎编的。就在瀑布旁的巨石上，留有宋代大儒朱熹1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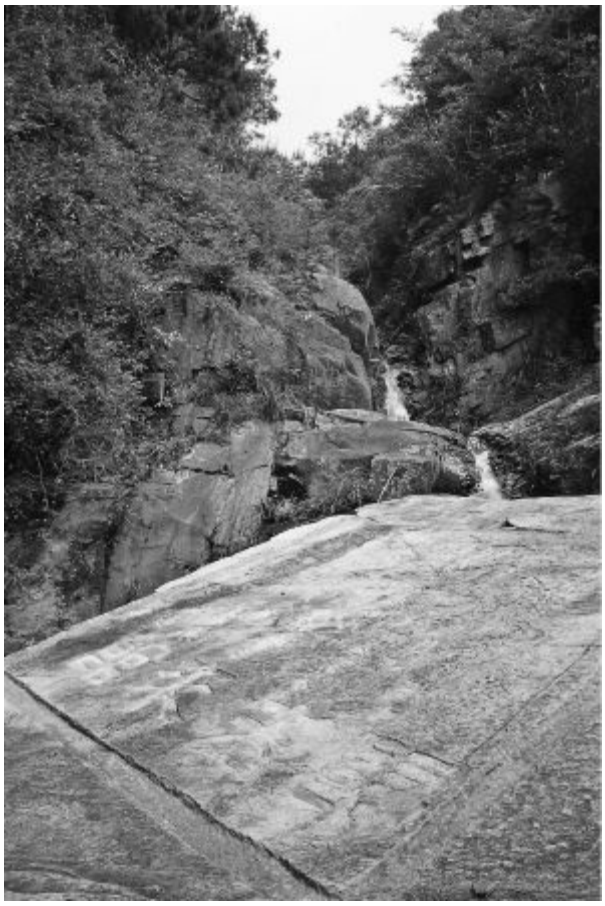
年云游至此留下的题刻。八百多年的风雨已经剥蚀了大部分字迹，但仔细辨认，你还是能看出落款中朱熹的名字。

陶渊明并不是佛教徒，但若要论及对禅宗的影响，恐怕再没有哪位诗人比他更重要了。他选择的生活方式更接近道家的理想，而他在幽居岁月中写下的诗篇，则启发和影响了所有后代的隐士。在他临终前撰写的《自祭文》里，陶渊明总结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　　日惜时。存为世珍，殁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　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没有学会生活的人是不能学禅的，而生活方式越简单，进入禅修之门也越简便。尽管陶渊明并没有修过禅，但后世所有的禅修者都领受过他的惠泽。没有哪位禅师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常常引用他的诗句，他们心中也都装着一个桃花源。

在中国，我曾经碰到过至少不下十处自封的“桃花源”，最近又听说有学者考证出桃花源的原型就在这条瀑布的上游山中。此刻，坐在长途车里远眺莫须有的庐山桃花源，我想起李白的《山中问答》：


庐山醉石，传为陶渊明醉后高卧之处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大巴上，乘客们都在观赏车载电视播出的《古墓丽影》，几乎没人注意到，车窗外的高速公路上一队装满活猪的敞篷卡车正浩浩荡荡与我们擦肩而过，看起来就像肥猪国的群众在向南迁徙。前方，南昌市的四百万人民大概正在欢迎它们的到来。猪肉一直是中国人肉食的首选。考古资料显示，早在七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古人就已经成功驯化了野猪，使其成为华夏文明崛起的主要物质基础。后来，道教出现和佛教传入无疑为中国人的食谱增加了更多素食的成分——豆腐的发明，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尽管如此，中国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国。中国人每年消费猪肉超过五千万吨，平均每人将近八十斤。

我试图把这些数字具体化： 假设一头猪重三百斤，五千万吨猪肉就是四亿头活猪。再假设每头猪身长五尺，四亿头猪排成一队，就是六十万公里，可以绕赤道十五圈。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贪婪的吃豆人，每年沿着赤道吃十五圈，平均每天得吃一千六百多公里。换句话说，它以六十五公里的时速一刻不停地吞噬肥猪，每秒钟吃十二头——我被自己想象出的画面震住了。幸好没遇到运输活鸡的大货车。

上午十点，我们终于离开了杀气弥漫的高速公路，驶进南昌市汽车站。我打车前往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邮局，去把累赘的行李统统寄走。检查、装箱、打包、填写包裹详单，处理掉十二斤重的书和茶叶，总共花去了十分钟时间和一百七十块人民币。

卸去辎重，后腰立刻舒服了许多。邮局门外不远就是火车站前的停车场，上面停满了开往省内各地的长途班车。一辆去抚州的车正要走，我赶紧上了车，找到座位坐下。从到达到离开，我在南昌前后停留了不到半小时。

车上有一半座位还空着。按老规矩，司机在城里转悠着四处拉客，等到他终于驶上一条出城的公路时，所有座位都已坐满，但司机仍不满足，只要看到路边有人招手立刻停车。有人上车，售票员就从座位下面抽出小凳子，让他们坐在过道上。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身披挂的年轻的牛仔服姑娘上了车，坐在我旁边的小板凳上。她的手腕上戴着镯子，脖子上挂着一条粉红色的塑料项链，头戴一顶贝雷帽，上面写着“Smile”（微笑）。我猜想，这大概是个衣锦还乡的打工妹，要让乡亲们见识一下大城市的时尚。她一坐下来，就跟着车载电视里播放的MV哼个不停——大概都是她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学会的。不管怎样，她浑身洋溢的快乐晃得人睁不开眼。

一个半小时后，金山寺到了，售票员喊我下车。巧的是，牛仔服姑娘也到站了，我们一起下了车。这是国道旁的一个岔路口，岔路通向山里的大金山寺，附近只有两三家路边小店。长途车抛下我们，继续向抚州开去，我转头问姑娘去哪儿。我本以为她是去庙里找人的，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也不是什么回家探亲的打工妹，我完全猜错了。姑娘家住南昌，但她丈夫的老家就在附近，面前的路

边小店中有一家就是她的公公婆婆开的。每到周末，她常会回来帮婆婆照看这家杂货店。

路口距离大金山寺还有一段路，我正发愁找不到交通工具，姑娘走进她婆婆的杂货店打了个电话，眨眼之间，从山上下来一辆摩托。开车的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他说去庙里要八块钱。这价钱比他的脸还黑，但既然是牛仔服姑娘好心找来的，也只能忍痛接受了。我跨上摩托的后座，向三公里外的大金山寺飞驰而去。

红墙碧瓦的大金山寺看上去气势不凡，同时又有着一种柔和的腔调。寺院的后山上矗立着始建于公元八世纪的金山寺，它几经毁建，早已不复当年面貌。但由于山顶地势逼仄，所以如今的规模与唐朝时相比恐怕不会有太大变化。它最多能容纳一百名比丘尼，而对于雄心勃勃的方丈来说，这个局面太小了。作为金山寺的扩建工程，山脚下新建的大金山寺如今已经有常住比丘尼二百人，等到工程全部完工之时，更将达到千人以上的规模，这比现今中国最大的寺院还要大上两到三倍。大金山寺工程的主要资金来自一个香港的服装公司老板，他是净慧的重要施主之一，《禅》杂志的主要资助者，柏林寺的重建他也有份参与。

这是一张典型的中国式关系网——金山寺方丈印空法师的师父是本焕禅师，而本焕和净慧都是湖北人，两人的交情可以追溯至五十多年前，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虚云老和尚在广东韶关先后恢复了两座禅宗祖庭——南华寺和云门大觉禅寺，并将南华寺的住持之位传给了本焕。不久之后，净慧就在云门寺受戒，做了虚云的侍者。这两座寺院都在韶关附近，相距不过百里之遥，两寺的僧人必定经常来回走动。所以，后来本焕重修了四祖寺之后，就请净慧前来住持，而净慧又将香港大施主介绍给本焕的弟子印空。关系就是这么回事。没有关系，任何人在中国都将寸步难行。我也不例外。

我在寺院里四处溜达时，遇见一名比丘尼，她领着我走进一座带院子的四层建筑。这里是金山寺尼众佛学院的所在地，一层是厨房、食堂、会客室和办公室，二三层是比丘尼的宿舍，顶层则是教室。我们进了会客室，见到知客妙为，她让我稍候，说要去找监院来和我相见。趁她去找人的工夫，我和带我来的比丘尼聊了起来。比丘尼名叫顿慧，是北京人，现在佛学院教授书法。她的入门师父是净慧。这样说来，我也算是同门师兄了。

我正跟顿慧套近乎，妙为引着监院顿成进来了。她把我们带到隔壁的一间大

会客厅，在一张大会议桌的一端坐下。顿成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旅行计划，然后说，我拜访过净土宗的尼庵，但尼众禅院则是第一次来。我想知道她们选择禅宗的原因。

顿成说，每个人的原因肯定是不同的，但都跟缘分有关。拿她自己来说，她是广东人，出家的机缘是在广州遇见印空法师，并被深深折服，于是便一直依止在印空门下，并已继承了印空的法嗣。1985年，她随印空从广东北上，来此重修金山寺。我没问她的年纪，不过她看起来大概有四十五岁。

我又问尼众禅院的修行与僧众道场有无区别。她回答说，僧尼在修行上没有差别。一切都围绕着禅堂进行。山顶的金山寺里有一座可以容纳八十人的禅堂，因为空间不够，所以全寺比丘尼只能轮流入堂禅修。不过，一座新禅堂正在大金山寺的宿舍后面兴建，将可容纳二百人。云居山真如寺的僧人们帮她们制定了禅堂规约，如今，真如寺和金山寺已结成了“兄妹禅院”。

金山寺所有的比丘尼，无论有无职事，每天至少要入禅堂坐香一次。对于尼众佛学院的学生来说，因为课业繁忙，基本上一天也只能进一次禅堂。而大多数常住比丘尼则每天多次坐香，最多者可以达到十四次。虽然听起来很多，但既然是禅宗道场，如此高强度的禅修也是应有之义。

顿成又介绍说，每年冬季还有一次为期七周的禅七，从十一月下旬开始，到来年一月中旬农历新年前夕为止，除少数有重要职责在身的比丘尼之外，全寺尼众都要参加。也有比丘尼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不过，因为禅堂空间有限，众人只能轮流参加。

禅七期间，每天的坐香次数从十四次增至二十四次，每支香持续的时间不等，由长到短依次为六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和二十分钟，这四节为一单元，循环六次。每两节坐香之间是十分钟的跑香，除此之外还有用餐时间。这样算下来，一天之中留给睡眠的时间不到四个小时。如此强度的修行接连持续四十九天，堪称魔鬼训练。但这也正是禅七的目的所在——惟其如此，才能破除我执的迷障。禅七期间，禅堂的班首每周会为各人的修行进展作一次评估，而印空方丈也会为大众做一场开示。

顿成说：“要论干体力活，比丘尼可能比不上比丘，但说到打坐，男女是毫无

分别的。话是这么说，但是皈依净土宗、念佛名号修行的比丘尼还是比修禅宗的多很多，因为修净土有阿弥陀佛护持，修禅宗只能靠你自己。所以修禅宗的比丘尼一直都很少。但现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有很多比丘尼出于好奇来到我们这儿，她们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禅修，进了禅堂坐过几支香就走了，留下来的都和禅有特殊的缘分。除了打坐，我们也读经，主要学《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和《楞严经》，还有历代禅宗祖师的教法。

“有些比丘尼知道我们这里是禅宗寺院，她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禅修。还有些是来寻求一般性的教诲，但接触了禅之后开始产生兴趣。所以我们开办了尼众佛学院，让比丘尼们先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禅，然后再进入实修。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和禅有关。另外，我们也很重视僧伽制度与规约。我们使用的规约是云居山真如寺创立的。”

我问她佛学院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估，她回答说：“学佛的进展不能简单地依靠考试成绩或者时间长短来衡量。我们通常会这样考验学生，让她去做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情，看她如何处理。通常这样可以很容易看出各人修行的程度。修行好的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心境，而那些不用功或者用错功的人就很容易被挫折影响。所以我们会经常观察学生的修行，倾听她们的感受，根据每个人的状况具体地指导她们。有的人一点就透了，有的人怎么都不明白。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告诫学生要耐心。修禅是不能着急的。”

她还提到，现在对禅宗感兴趣的人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居士，上过大学的越来越多。”这似乎有点矛盾，因为知识和教育往往是觉悟的障碍（知见障）。于是我提出了质疑，顿成回答说，这是两回事。这种趋势反映的是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在修行道路的选择上会有所不同。整体而言，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愿意选择禅宗，而教育程度低的人则更多地选择净土宗。

“不管选择哪条道路，一旦开始修行，早晚都要学习经典以及历代祖师留下的言教。我们鼓励比丘尼学习这些经典和言教，但是不要忘记，学习它们是为了回到自己的内心。要点是修心，而不是修文字。有人读了佛经之后就觉得自己开悟了，这是盲目。我个人最喜欢的经典是六祖《坛经》，读过之后领悟很多，但它代替不了修行。这就好比你在书上看到一个很美的地方，你很想去。想去就得迈

开两腿走路，而不是继续读书——不管读多少遍，你也到不了那个地方。修行就是这个意思。要行，而不是坐在那儿看、想。”

我问她，中国还有没有别的尼众禅院。她说吉林的磨盘山好像还有一处，不过她也是道听途说，至于是有一群比丘尼在那里修禅宗，还是有一座比丘尼禅宗道场，她也不太清楚。

我又问是否能拜见一下方丈。她回答说，印空方丈到抚州去了，不知何时能回来。我还没来得及失望，顿成已经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电话通了，顿成说了我的来历，印空在电话里让她安排我先住下，等她晚上回来。就在这时，外面来了一群女居士，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告别之前，顿成送了我一本关于印空方丈的小册子，还有一本介绍中国禅宗比丘尼的书。

在佛教的历史上，比丘尼几乎是一个完全被忽视的群体，关于她们的资料少之又少。顿成送给我的这本书叫《禅林珠玑·比丘尼篇》，它收录了十二位古代比丘尼的传记，其中七位是清朝人。这本书曾于1994年在台湾出版过，不过我在台湾时没见到过。也许印数很少，早已绝版。

我跟着顿成回到客堂，然后妙为领着我去了客堂后院的贵宾接待室。这是一间摆满桌椅沙发的巨大厅堂，在房间的一角有两张床，旁边还有个带淋浴的卫生间。这就是我今晚睡觉的地方。虽然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金山寺平时恐怕很少接待男性访客。

我躺下感受了一下，床似乎还不错，至少睡个午觉没什么问题。小睡之后，冲了杯咖啡，我拿出顿成送的书，准备读上几页。暖瓶里的水是温的，咖啡很是失败。翻开《禅林珠玑》，刚看了题目，还没来得及翻页，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来人是妙为和另一名比丘尼。她们受顿成的委派，要带我去游览山顶的金山寺。我自然恭敬不如从命，跟着两位向导出了门，沿后院的走廊走到贵宾接待室的背后。这座院落的唯一入口居然开在房子的背后，显然，这是为了避免闲人乱闯而特别做的设计。

出了院门，旁边就是正在施工的新禅堂工地。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我突然被脚下的泥土吸引了。这是一种深褐色的土壤，经过前几日雨水的浸泡，它黏性十足，踩在脚下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来中国前，有个艺术家朋友请我帮她带点黏

土回去。她收集世界各地的泥土，把它们倒进浴缸，放水冲刷，然后用相机拍下泥土在浴缸里冲淤出的肌理。她对泥土的唯一要求是越细越黏越好，对于挖泥的具体地点倒无所谓，只说我觉得合适就好，我也没有多问。现在，脚下的这片烂泥看起来又细又黏，显然符合要求，而且将来这里会建起一座尼众寺院的禅堂，从地点上来说也再合适不过。我立刻从背包里掏出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夹链密封袋，蹲下身子，抓起地上的烂泥，装了满满一袋。两名比丘尼停下脚步，看着我像神经病一样玩着泥巴，不过她们什么也没说。

走过禅堂工地，一道通向山顶的石阶出现在眼前。拾级而上，山中满目苍翠。我们在途中休息了两次，还不时地在山道旁驻足闪避，为下山的比丘尼让路。她们扛着扁担，一趟趟地往山上挑日用品。山居固然清幽，但也无疑是辛苦的。

十几分钟后，山顶到了。这是一片并不宽敞的空地，拥挤地矗立着过去二十年来逐渐扩建而成的金山寺。在寺庙的夹缝里，还能看见几座地方神祇的神龛，它们很可能在佛教徒来到山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山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扮演着沟通天地的重要角色，而金山是附近方圆数十里之内唯一的山岭，古人选择此地作为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是很自然的事。占据山头的神灵可能不知道换了多少拨了，但看上去他们都能和谐相处。

我们进了客堂，妙为请来知客和首座与我相见。知客介绍说，1985年，地方政府请印空法师来此重兴金山寺的时候，原址上只有一地的瓦砾。如今，二十年过去，山顶已经挤满了房子。这大概是印空法师始料所不及的。山居虽好，但空间毕竟有限。所以方丈后来改变了计划，将来大金山寺最终建成之后，所有比丘尼都搬到山下常住，山顶的金山寺只作闭关修行用。

首座比丘尼的法号是道悟。她问我想不想参观禅堂。通常情况下，寺院的禅堂是不向外人开放的，我要是想看必须小心提出请求，并且不是每次都能获准。由此可以想见，金山寺的比丘尼很以她们的禅堂为荣。我当然不会拒绝如此盛情，于是跟着道悟出了客堂，穿过重重院落，来到一座平面八角形的四层建筑前。禅堂在它的二层。

金山寺的禅堂看上去和其他禅宗道场没有任何不同。禅堂里悬挂的钟板一望而知是临济宗的形制：　长方形，上边削去两角。道悟告诉我，印空方丈是临济宗

第四十五代法嗣，金山寺自然用的是临济钟板。钟板形制的不同，在我看来是禅宗各派之间唯一的区别。

我们又上到第三层，这层是一座佛堂，中心佛坛上供着一尊卧佛。在中国的寺院里表现佛祖涅　　相的卧佛并不常见，因为它会让人联想到死亡，中国人视之为“不吉利”。但金山寺的比丘尼们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她们出家的目的就是为了直面生死，试图从中得到解脱。这座佛堂是给居士们做法事用的，如果每年交六十块钱，你可以得到一块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牌，挂在佛堂的内壁上，如此一来，佛堂里举行任何法事所积累的福报，你就都能分到一杯羹了。纸牌的颜色也有讲究，红色祈求长寿，黄色超度亲人往生。佛堂四壁上挂着数百块红黄两色的纸牌。

我们继续向上，来到顶层的佛堂。这里着实让人大开眼界，佛堂的四周沿墙摆满了佛龛，里面供奉着上千尊一尺高的镀金木雕佛像，一眼望去非常壮观。但这些还不算稀奇，真正稀奇的是佛堂中心悬挂着的一盏巨大的镀金枝形吊灯，它的设计极为精巧华丽，估计到了晚上，一定流光溢彩灿若星河。吊灯的下方是四尊镀金木雕大佛，每尊足有四米高，端坐在木雕的莲座上。更为神奇的是，莲座是可以转动的，这真是个有想法的设计，不过很不幸，转动的装置已经坏了。

天色渐暗，我谢过道悟，跟着我的两位向导朝山下走去。回到大金山寺，刚好赶上晚饭。我本想去斋堂，不料却被妙为带到了招待贵宾的小餐厅。进了一个包间，我发现菜居然已经上齐了，七八个盘子里面盛着各种素菜，其中有我最爱吃的炖土豆、炒面筋和香菇豆腐，简直是饕餮盛宴！而我是唯一的客人。我入了席，甩开腮帮子大吃起来。正吃得痛快，厨师从外面走了进来，她看上去已经年届七十，一口牙几乎掉光了，但是笑容极富感染力。她问我饭菜是否可口，并鼓励我多吃点。我为自己不能吃光桌上所有的食物而感到深深抱歉。我考虑了一下是否应该把密封袋里的烂泥倒掉，然后把剩菜打包。但转念又一想：　打了包又能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我在金山寺里绝对不用为吃喝发愁。还是留着烂泥吧。

金山寺禅堂入口

饭后，我回到住处冲了个澡，然后坐在桌前写日记。这时候，外面又有人敲门。一位比丘尼在门外喊：　方丈回来了！我赶紧穿好衣服出了门，在比丘尼的引领下来到一楼的一个大套间。这是印空方丈的住处。印空已经八十五岁了，她的个子很小，但是精力旺盛。她是这块地盘的绝对主宰。印空请我在她身旁的椅子上落座。我们谈话的时候，周围热闹非凡。有十几名比丘尼同时待在这间宽敞的会客厅里，有的在谈笑，有的在看电视、吃点心，还有人跑前跑后的忙碌，感觉就像一处私人会所，而不是寺院方丈的客厅。

印空法师是个健谈的人，但不幸的是，她的赣东方言非常难懂。不过，好在顿成送给我的那本小册子里介绍了她的生平，我事先已经对她的经历有所了解，谈话遂得以勉强进行。印空的家就在金山脚下，她生于1921年，从小在这里长大，十九岁出家为尼，拜在本焕长老门下。1941年，她回到抚州地区，四处募化筹款，计划重建金山寺。要知道，1941年正是抗战烽火连天之时，在这样的环境

里弘法需要莫大的勇气。印空用了六年时间，在金山顶上建起殿堂，住寺比丘尼达六十人。解放以后，她又将比丘尼组织起来，创办了尼众织布厂，织布的时候，大家一起念诵阿弥陀佛名号。但宗教政策很快有了变化。

1955年，印空决定前往南昌西北边一百公里外的云居山，向住持真如寺的虚云老和尚求教。这位禅宗泰斗时年已经一百一十六岁，四年前的“云门事变”中，他被人毒打囚禁，此时身体仍未康复。预感到山雨欲来，虚云老和尚已经开始安排自己门下的弟子们出国或者到山野间避乱。他给印空的建议是，去广东找她的师父本焕长老。印空照他的建议做了，并且后来成为本焕的传人。

江西临川大金山寺住持印空法师

“文革”开始，印空修复的金山寺很快就被红卫兵捣毁，寺里的比丘尼被迫还俗，接受“再教育”。这场风暴终于平息之后的1985年，抚州政府特地邀请印空回山重建金山寺。她回到金山寺，看到的是一地瓦砾，原先可以住六十名比丘尼的寺院现在只剩下一座仅够三四人容身的破房子。她又花了八年时间重建寺院，这次修成的殿宇远比抗战时期恢弘，甚至超越了金山寺在唐朝时的辉煌。寺院落成，她又决定建一座尼众佛学院。1994年，佛学院落成开课。三年之后，她建成了一座禅堂。1999年，她开始在金山寺举行冬季禅七。

随着尼众人数的增加，她开始在山下筹建大金山寺。与此同时，她又在江西省西部的上高县九峰山重建另一座尼众道场九峰禅寺。九峰山又称末山，是唐朝比丘尼末山了然禅师曾经的道场。而现在，按照印空法师的计划，九峰禅寺将成为一座真正的禅修中心。她将严格按照云居山真如寺的规约来管理九峰寺。比丘尼若要进入九峰寺修行，必须先在大金山寺完成三到九年的佛学院课程。看来，

在中国擅长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者，菩提达摩的弟子们亦复如是。

印空告诉我，九峰禅寺的最大特点是，它将像真如寺以及历史上其他的禅宗寺院一样，拥有可供修行人劳作的土地。她说："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对修行人非常重要。修禅不光是修心，还要修身。禅就是生活。这种修行是要花时间的，不是一两个月，而是好几年，甚至一辈子。没有耐心的人不能修禅，她们只能去修净土，念阿弥陀佛。修禅需要很大的毅力，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她说净土宗就像基督教，强调的是虔诚，而禅宗强调的是自立。接着，她指了指我的茶杯，说茶要凉了，如果我不尝一口，是不会知道茶的味道的。我端起茶杯啜饮了一口，突然意识到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谢过印空方丈，回到自己房间，再次打开了《禅林珠玑》。

《禅林珠玑·比丘尼篇》的第一篇传记正是末山了然禅师的。末山了然生活在九世纪末期的晚唐年间，她是南昌附近的高安县人，出家在高安大愚山真如寺，跟随大愚禅师学法。得传大愚法嗣之后，了然来到九峰山，修建了自己的道场。九峰山别名末山，末山了然的名号就是从此山得来。了然在末山的道场非常成功，她的门下不久便吸引了超过五百名比丘尼，成为赣中著名的尼众道场。

末山日渐卓著的声誉吸引了一名僧人的注意，此和尚名叫灌溪志闲（公元895年入寂），他是临济义玄禅师门下的著名弟子，素以禅风峻烈闻名。灌溪志闲专程来到末山，想看看远近闻名的了然禅师到底是什么路数。他上得山来，站在九峰禅寺的山门外大嚷：

"若相当即住，不然即推倒禅床。"便入堂内。

师（指末山了然）遣侍者问："上座游山来？为佛法来？"

溪（指灌溪志闲）曰："为佛法来。"

师乃升座。溪上参。师问："上座今日离何处？"

曰："路口。"

师曰："何不盖却？"

溪无对。始礼拜，问："如何是末山？"

师曰："不露顶。"

曰：“如何是末山主？”

师曰：“非男女相。”

溪乃喝曰：“何不变去？”

师曰：“不是神不是鬼，变个什么？”

溪于是伏膺。作园头三年……溪住后上堂曰： “我在临济处得半杓，末山处得半杓，共成一杓吃了，直至如今饱不饥。”

这一杓吃得我也挺饱。该睡了。

第十二章 不辨东西

斋板响了，我躺在床上没动。为了节约时间，旅行中我一般不吃早饭，顶多在床上喝杯咖啡了事。但是，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比丘尼隔着门告诉我：“您的早饭准备好了。”如果她说的是“早饭准备好了”，我大可婉言谢绝，但她明确指出那是“我的”早饭，我只能乖乖下了床，穿戴整齐，回到昨晚吃饭的餐厅。

“我的”早饭已在桌上恭候：一大碗小米粥，一盘红辣椒炒芥菜，还有一个大白馒头。我根本没做好如此大吃一顿的思想准备，可是昨晚那位笑容可掬的厨师又开始不断地鼓励我多吃，所以我只好把它们全都消灭掉了。打着饱嗝回到房间，困意又上来了——要不怎么说旅行中不宜吃早饭呢——于是躺回床上，再睡了一小觉。当然了，吃完早饭还能再睡一觉，这也是一种福分，一种上班族们难以享受到的福分。

睡罢“晨觉”，已是九点来钟。我下了床，收拾好行囊，去客堂向比丘尼们告辞。妙为听说我要走，立刻给印空方丈打了个电话。几分钟以后，老法师出现了。她让我再多待几天。我看得出她不是客气，但我也还有任务在身。我说，我真的该走了，但以后还会再来的，我很有兴趣拜访她正在末山兴建的禅修中心。于是她说也好，那就尽快再来吧。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趁着咱们都还没死。”然后，她提议我们去寺院里的观音像前面合影留念。这种建议从来都是由客人提出的，但印空方丈是个主动的人，大概每个来访者都曾向她提过这个建议。她拽着我的胳膊一起走出了院子，拾级而下，向大雄宝殿走去。

我们边走边聊。我发现，金山寺周围茂密的山林似乎保护得很好，便问方丈附近是否有野兽出没。印空回答说，她1985年回到这里的时候，山里还有老虎，还是最原始的虎种华南虎，其他的虎亚种都由它进化而来。华南虎的体形较小，但比狼大，也比狼更危险。印空说，现在老虎已经没了，但山里还有野猪，而且它们比老虎更危险，因为野猪掠食时通常集体出动。

我又问她附近为什么没有农民开垦耕地。她说这是政府的功劳，是为了让金山寺保持幽静的环境。印空与当地政府协商，最终政府同意在寺院的周围留出一

大片受保护的山地。可以想象，印空法师在和官员们打交道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对她说个“不”字。她也是有任务在身的人。

我们终于走到大雄宝殿前面，侍者接过我的相机，为我们拍了合影。我又为印空单独拍了一张。赶巧有辆寺院的卡车正要下山，我钻进驾驶室坐下，卡车打着了火，向山下开去。车窗外，印空站在路边不停地挥着手，直到我们消失在视线之外。

卡车把我在国道边放下，然后继续向抚州开去。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到杂货店里去跟牛仔服姑娘告个别，最后决定还是算了，去告别估计又要被留下吃饭。

我站在路边拦车。过路的长途车虽然不少，但今天是周末，每辆车都装得满满的。它们呼啸而过，看都不看我一眼。终于有辆车停下了。它艰难地开启了车门，里面的人并不比其他车少，但我哪有心情挑剔，赶紧挤上车，做好了当沙丁鱼罐头的准备。没想到车刚一开动，售票员就转过头去，让一个年轻姑娘给我让座。那姑娘居然也就同意了。我惊讶不已，赶紧推辞，但老实说，推辞得并不坚决。推辞不掉之后，我一边往座位上挤，一边寻思给我让座的原因：　因为我是外国人？还是因为我的灰白头发和大胡子？中国人素有敬老的美德，这传统尤其在乡间依然保持得不错。我正琢磨着，那姑娘突然喊司机停车。原来她到站了。也就是说，售票员知道她快到了，所以让她提前把座位腾出来。我立刻感觉好多了，同时也感觉年轻多了。

继续开了没多久，车子抛锚了。但我毫不在乎，反正我有座位。奇怪的是，车上的其他人看上去也毫不在乎。至少有一半人掏出了手机，趁此机会打电话给亲朋好友海聊起来。这么多人同时煲电话粥，感觉就像几十个人一起挤进了公用电话亭。与此同时，司机掀开发动机罩，研究了一会儿，发现是油管出了问题——很可能是这款车的设计缺陷，因为司机对此早有准备，他从座位后面掏出一把金属管，比画了一番，挑出一根长度最合适的，然后弯下腰去，换掉了发动机上那根出问题的油管。换好之后点火发动，汽油立刻喷得到处都是，但司机看起来很冷静，他再度弯下腰，紧了紧油管和发动机的连接螺母，然后盖上发动机罩，继续上路了。

在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公路都是收费的。我走过不计其数的收费公路。但这一次，我们的司机玩了点我没见过的花样。在距离收费站大约一百米的地方，

他停下车，让所有坐在过道小板凳上的乘客下车，然后大摇大摆开过收费站，在站口的另一侧等着那些板凳乘客走过来，重新上车。显然，这里的收费站对乘客的人数是有限制的。

尽管经历了抛锚和收费站的小插曲，回到南昌也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长途车停在南昌火车站外，我下了车，打车赶往长途汽车站，然后买了张去武汉的车票。十五分钟以后，我又上路了。

许多人大概还不太适应高速公路带来的乘车体验。司机刚开上高速路，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女士就开始呕吐。这种情况显然时有发生，所以每个座位上都预备了呕吐袋。我们向北开了两个小时，再次经过了依然被云雾笼罩着的庐山，车载电视也像凑热闹一样又放了一遍《古墓丽影》。我们再一次驶过九江长江大桥，然后在黄梅附近拐上西向的武黄高速。一切就像电影回放： 几分钟之后，黄梅服务区到了，司机把车开进服务区停车休息。几天以前，我曾在服务区外面的高速公路边徒手翻墙，而且差点把自己撕成两半。今天故地重游，我安静地站在服务区的停车场上，等着重新回到车上。一队大雁从天空中掠过，施施然向北飞去。夏天快要来了。

四个钟头以后，武汉快到了——严格说来，武汉是一个你只能“快到了”，但永远到不了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是三座城市： 长江南岸的武昌，以及地处江北并隔着汉水对峙的汉口和汉阳。我们先开到武昌，下了一些人，然后从长江二桥过江，在汉口放下另一批乘客。我在汉口的天安假日酒店附近下了车，开始寻找今晚的落脚之处。

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帮忙找个三星标准的住处。他带我去的第一家店索价二百三十块，但是卫生间里没有浴缸； 第二家的房间倒是中规中矩，但住一晚要三百五十块，性价比太低； 第三家看起来很不正经。于是我们回到第二家（这家的名字叫循礼门饭店），开始讨价还价。饭店的前台解释说，今天是周末，周末的价格自然要比平时高些。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同意给我一间豪华标间，房价则降到了二百七十块。这无疑是个令人满意的价格，为了表示感谢，我把早餐券还给了前台。

在房间稍歇了片刻，我下楼走进武汉的万家灯火之中，并立刻被晃得睁不开

眼。上一次看见这么多灯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赶紧躲进附近的一条窄巷，找了家小馆子，吃了碗地道的炒面。饱餐之后，我失去了继续探索武汉夜生活的勇气和兴趣，于是踱回酒店，踏踏实实地泡了个澡，并洗干净所有的衣服，然后早早上了床。入睡之前，我在日记本上草草记了几笔，其中一些句子如今读来颇为费解，比如这句：“河流，语言，以及佛法之存在，先决条件是世界的失衡。”我写道，“没有高下之分，就不可能产生运动，没有运动，就不可能产生道。”那天大概是累糊涂了。还有一句：“长途车上要是再放《古墓丽影》，我也要吐了。”

第二天早晨，把我吵醒的不再是比丘尼的敲门声，而是酒店服务员在走廊里吸尘的声音——毫无疑问，我再次回到了红尘世界。翻身下床，我冲了杯咖啡，然后查看了一下日程表，突然意识到自己走得太快了，居然比计划的行程足足提前了五天。于是，我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

我下楼去了大堂，跟前台小姐说要再住一天，然后向她打听最近的火车售票处在哪儿，她说解放路上就有一家。售票处并不难找，而且居然没什么人。花了不到两分钟时间，我就买好了第二天一早去当阳的硬座车票，还有一张三天以后去韶关的软卧车票。按照过去的经验，要想搞到软卧车票你必须得有通天的本领，可谁知道今天不费吹灰之力就已得手，这让我激动得都快找不着北了。我一头扎进售票处旁边的烟酒店，买了瓶“原汁山葡萄酒”以资庆祝。然而事实证明，头脑一发热，就要犯错误。当晚泡在浴缸里的时候，我不幸发现，这瓶所谓的山葡萄酒寡淡如水，酒精度还不到百分之五。酒瓶的标签上介绍说，这种酒以长白山区的野生山葡萄为原料，并调入长白山野蜂蜜发酵酿制而成。长白山——我突然想起，顿成好像说过，那儿也有禅宗的比丘尼道场。

最新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国人酿造葡萄酒的历史可能早于其他所有已知的古代文明。在河南省舞阳县的贾湖遗址，考古学家从一些九千多年前的陶器残片上发现了发酵过的葡萄残留物，化验结果显示，这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祖先所酿制的葡萄酒。在同一遗址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乐器，一批制作工艺颇为精湛的七孔骨笛——音乐、美酒，再加上刚刚驯化成功的猪，贾湖人民的生活简直比蜜甜。

奇怪的是，新石器时代之后，葡萄酒就从中国人的食谱中消失了，一直到了

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才经由丝绸之路从中亚重新传入。即便如此，它也没能在中国再度流行起来。此后的中国人似乎更偏爱那些用谷物酿造的烈性酒。贾湖人的伟大发明就这样被他们的后人像敝屣一样抛弃了。

我把山葡萄酒拿回酒店房间，然后开始琢磨怎么打发这一天时间。我没有在旅行计划里给自己安排假期，这可能是个疏忽，以后要吸取教训。但这事的确难以提前计划，只能妙手偶得，绝不可刻意强求。比如在九江那天，我随便给自己放假就被证明是个严重的错误，结果瞎折腾了一天，非常失败。所以，这次我决定小心谨慎，一切从简，绝不冒任何无谓的风险。我甚至选了一处以前去过的地方，那地方跟禅八竿子都打不着，它位于汉水对岸的汉阳，在一座小公园里的小山包上，名字叫做“古琴台”。

小公园离循礼门饭店很近，打车去只要五分钟。在公园门口买好门票，我朝小山包走去。起风了，那些在枝头坚持了一个冬天的枯树叶终于纷纷飘落，为日益浓厚的新绿腾出地方。落叶在我身旁盘旋飞舞着，阳光缤纷起来。

小山包上坐落着古琴台纪念馆。纪念馆的看门人在门口支了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张古琴。花上两块钱，你就可以坐在桌前拍一张抚琴的照片。我交了钱，在古琴前坐下，看门人手把手地教我摆好姿势和手指的位置，并告诉我，我现在弹的是《高山》。此言一出，我便觉得今天过得很有意义了。

《高山》出自两千三百年前的古人俞伯牙。据说，伯牙当年就是在这座小山包上首次弹奏《高山》的。从此地向东遥望，是汉水汇入长江的江口，只要天气合适，伯牙常在此操琴。尽管琴艺出众，但他并不喜欢当众演奏，因为他认为没有人真正理解他的音乐。

这一天，一名上山砍柴的樵夫路过琴台，正逢伯牙操琴，于是站在一旁静听。一曲终了，樵夫叹道：　这么美妙的音乐，我以前从未听到过。伯牙闻言颇感意外，他没想到一个砍柴人居然能够欣赏他的艺术。他决定考一考樵夫，于是演奏了自己谱曲的《高山》，然后问樵夫有何感想。樵夫回答说，他仿佛听到了泰山巍峨耸立的群峰。伯牙几乎惊呆了，于是重新调弦，又弹一曲，这回是他的另一首作品《流水》。曲终再问，樵夫说他听到了长江浩荡奔流的江水。这下伯牙惊喜得无以复加，因为他终于找到了懂得欣赏自己的人。这名樵夫的名字叫钟子

期，伯牙子期从此成了至交好友，而“知音”也从此成了中国人对挚友的最高级称谓。

故事还没讲完。由于名声在外，伯牙被邀至北方的晋国出任大夫。几年过去，他乡情日切，并深深思念自己的知音，于是辞官致仕，回到汉阳。不料归来之际，却惊闻钟子期已经去世的噩耗。丧乱之余，伯牙来到子期坟前拜祭，回想起友人生前种种，愈加悲从中来，难以自抑，竟在坟前摔破心爱的乐器，发誓终生不再操琴。子期已逝，这世上再无知音。

这已经是我第四或第五次造访古琴台了，但我从未去过钟子期的墓地。我曾动过念头，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在哪儿。曾经有一张旧地图上，在边缘处标着个小箭头，下面写着钟子期墓的名字，可箭头的方向却指向地图之外。上次来时，小公园门口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子期的墓已经不在了，五年前，那里盖起了一片住宅楼。我来晚了，她说。

汉阳龟山，古琴台上奏《高山》

拍好照片，我跟着看门人往纪念馆里面走。在大厅的两头，各有一排柜台。一边出售饮料和各种书籍，另一边摆着各种样式的古琴。看门人把我介绍给古琴柜台后面的那位。他姓吴，是纪念馆的前任看门人，现已退休。从老吴的嘴里，我听到了俞伯牙、钟子期故事的“权威”版本。

首先，两人的真实名姓应该是伯牙和钟期。明朝小说家冯梦龙在他的作品《警世通言》里自作主张，为伯牙加了个姓，给钟期添了个敬称“子”。另外，钟期遇见伯牙的那天，也许的确在山上砍了点柴，但更重要的是，他出身于音乐世家，祖上三代都是宫廷乐师，钟期本人也是一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老吴甚至拿

他和贝多芬相提并论。总之，他的专业绝不是砍柴。最后，老吴证实说，伯牙和钟期二人的确是在古琴台所在的这个小山头上相遇的，时为公元前278年。

老吴的信息许多来自新发现的地方史志。他将一本新出版的当地文史资料汇编拿给我看，那书又厚又重，买下来带走是不现实的。我翻到相关的文献略读一过，然后抄了些在日记本上。除了研究文史，老吴现在的主要营生，或者说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在这儿售卖古琴。他卖的都是历代名琴的仿制品，每张琴各有名字，比如“号钟”、“绕梁”、“绿绮”、“焦尾”等等。名字背后当然还各有了不起的来历，比如，焦尾琴取材于一段烧了一半的优质梧桐木，东汉时期的著名文人蔡邕将它从火里抢了出来，制成这张名琴。据老吴说，他仿制的焦尾琴也不简单，木料是从古建筑上拆下来的。他卖的每张琴，原料都是至少有两千年历史的老木材。这些仿制品每件标价四千六百块人民币。要是我真的会弹《高山》，而不只是摆个造型糊弄人，听完老吴滔滔不绝的介绍说不准还真会掏出钱包买他一件。

谈话之间，我提到自己曾经想去拜访钟期的墓地，可惜来晚了。老吴一脸茫然地问我什么意思。于是我告诉他，上次来时有人告诉我墓地已经被毁。老吴说哪有此事，墓地一直都在，他甚至表示第二天可以陪我一起去。我说第二天我就得离开武汉了，于是他立刻在纸上写下墓地的地址，让我交给出租车司机。我连连称谢，然后飞一般地离开了古琴台。

为保险起见，我在公园门口顺手买了张武汉市地图。没承想，连卖地图的妇女也知道钟期墓。她不光知道，还亲自去过，而且碰到了前来扫墓的钟期后人。据她说，他们每年都会从各地赶到武汉扫墓。想想看，一个活在两千三百年前的人到今天还被他的子孙惦记着。这也就是在中国。我多希望自己也有这么一位国士无双的老祖先啊。

路边正好停着一辆出租车。我上了车，把老吴写的纸条递给司机。不幸的是，司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埋头看了半天地图也毫无头绪。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给公司的调度求助。几分钟后，调度终于回电，为司机指明了方向。我们上路了。沿着国道向西开了三十分钟，出租车在一座马鞍形的小山岗前折而向南，开进一条不太长的过山隧道，不一会儿，便从山冈的南面钻了出来。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向一位当地的农民问路。农民指了指不远处一条朝东的土路。又

开了两百米，前方出现了一座凉亭。

司机把车停在土路的尽头，我下了车，沿着小径穿过一片怒放的桃花、一方水塘和一条溪流，来到凉亭跟前。亭子里有一块当地政府树立的石碑，刻于1983年，碑文的内容与老吴在琴台讲的故事大致不差。碑亭后面就是钟期的墓冢，冢上的荒草疯长了一年，已经快要把墓冢埋没了，好在墓碑上镌刻的墓主名姓还清晰可辨。再过十天就是清明节，中国人传统的扫墓日，钟期的后人想必也会在那时赶来，将荒草清理干净的。

踏破铁鞋，终于来到钟期墓前。我躬身向这位古人致敬，向他和伯牙的友谊致敬，也向二人在心灵之间传递的领悟致敬。如此说来，这一天假期也并非与禅全无关系。礼毕，我回到凉亭，倚在栏杆上静听溪水流过和山风吹动的声音。正出神时，远处走来一名男子和一个小男孩。他们走到墓冢前，大人给孩子示范如何拱手，如何向墓冢鞠躬致敬。两人先后向钟期三鞠躬，然后又向来时路走去，重新消失在远方。我也准备离开了。

楚隐贤钟子期之墓

穿过桃园时，一只野雉受了惊吓，扑棱着翅膀向山上飞去。出租车前，司机正跟一名农夫聊天。农夫说，如果从马鞍形的山冈上看，钟期墓周围由溪水勾勒出的地形就像一只凤凰的脑袋。他还说，山脚下从前有过一座寺庙，名叫崇兴寺，1968年时被捣毁了。寺院里的和尚再也没有回来。他小的时候常常在寺院的废墟上玩耍，他还记得自己曾经一次次地敲响寺院里的大钟，专为听那钟声由强渐弱最后归于寂静。

上了出租车，我们掉头往回开。司机变得很兴奋，找到了武汉名人钟期的墓

地，这对他来说也是重要的收获，他迫不及待要把这消息告诉家人。他说，下个礼拜天他就带上老婆孩子一起来看。接着，他又建议我们走另一条路返回市区，以便我更好地领略武汉风光。他驾车穿过一片新开辟的工业区，然后是一大片名叫“东方夏威夷国际花园”的新建住宅小区。我努力作出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

半小时以后，司机把我送回酒店门口。车费一百四十块人民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错的买卖，而我也觉得相当合算。我点出钞票，他半推半就一番之后收下了。转身上了酒店的台阶，我赫然发现一名外国人。这是自洛阳之后我遇到的第一个外国人，他西服革履，正站在门口抽烟，高卢牌香烟熟悉的味道在空气里飘散。我点头打了个招呼，他避之不及似的赶紧把头转向一边。想想也是，我穿得像个砍柴的，人家不定得多难堪呢。

我的后腰又开始疼了，好在武汉不缺盲人按摩。前台的服务员建议我去解放路找找看，我去了解放路，却只找到一家按摩院，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那种。前台服务员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继续穿街过巷，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在台北路上看到一家“中西医结合门诊部”的招牌。天色已晚，门诊部似乎已经关门了。我试探着推了下门，居然开着，于是冲里面喊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从门帘后面冒了出来，他叫张健民，是这家诊所的主人。

我问他是否提供按摩服务，张健民说，他有比按摩更好的手段。按摩只能治标，他的手段则能治本。进了诊所坐下，先号脉——这是中医里我最喜欢的部分，它充满着人性的光辉，比冰凉的听诊器强太多了。通过切脉探察人体的气血运行，进而诊断疾病的方法是中医的古老传统，在武汉地区尤为盛行。事实上，切脉的方法最初正是从湖北发展起来的。公元三世纪，居住在荆州的名医王叔和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脉诊法，掌握了倾听人体的能力。如果把人体的脉搏比做《高山》、《流水》，王叔和无疑就是钟期。上次来湖北旅行时，我曾花了一天时间专程前往武汉东北五十公里外的麻城，拜谒王叔和的墓地。

张大夫号过脉之后，他的助手又进来给我量了血压（100/80）——果然是“中西医结合”。张大夫说，我的肾有点虚，并且气血淤滞不畅。大概是为了让我对诊疗增强信心，他还拿了一摞刊有其事迹的杂志和报纸给我看。接着就开始治疗了。我上了治疗床，面朝下趴着，先来了一通推罐疗法。火罐吸在背上四处游

走，偶尔会因为吸得太紧推不动而让我痛苦不堪。推罐之后是针灸，银针沿着脊柱插了一排。最后，他的助手又给我来了几针肌肉注射。这一手是我没想到的，我甚至没想起来问一句注射的是什么。管他呢，反正也来不及了。估计也无非是些维生素什么的。一个钟头之后，治疗结束，诊金八十六块。结过账，张大夫坚持拉我在诊所门口跟他合了张影。背景上的诊所招牌煞是醒目：　普爱中西医结合门诊部。普爱中西，多么崇高的理想，可惜没怎么实现过。

第十三章 不分南北

一觉醒来，腰果然不疼了。遵医嘱，我给张健民挂了个电话报告病情进展。他很满意，我也很满意。谢过大夫，我挂上电话，把冲好的咖啡灌进旅行水壶，然后退房出门，打车去了江对岸的武昌火车站。开往当阳的火车是一列崭新的硬座车，每排四个座位，分列在过道两侧。座位两两相对，中间隔着一张小桌子。这是我向来讨厌的格式，因为桌子下面的空间永远不够宽敞，对坐的四条腿总免不了为了空间的割据磕磕碰碰……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等到列车开动的时候，车厢里居然全坐满了。

聊以自慰的是，我的座位在靠窗的一侧，坐乏了好歹可以歪在车窗上打个盹。坐在我旁边的是个女大学生，在南昌大学学国际贸易。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宜昌的三峡大学看朋友。宜昌是长江三峡大坝所在地，也是这趟列车的终点站，东距武汉三百公里。我要去的当阳则是倒数第二站。车开了，大学生朋友拿出几块小蛋糕与我分享，我推辞不掉，只好接了过来。蛋糕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我拿出旅行水壶，用咖啡把它们冲下肚，女大学生也在一罐酸奶的帮助下解决了它们。

对面坐着一个和女大学生差不多年纪的姑娘，上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可能她的父母特别交代过，独自出门时别跟陌生人说话。我几次看到她欲言又止，把已到嘴边的话生生咽回肚里，然后扭头望向窗外。沉默的姑娘旁边坐着一个看起来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他花了一个钟头，细细读完了一份报纸上关于最近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访美的长篇报道。隔着小桌子，我能毫不费力地看清报纸上的字迹，小伙子看完那篇文章时，我也看了个八九不离十。

我在ICRT制作的最后一期节目就是采访马英九。当时我也跟他聊起，做完那次采访，我就将辞掉工作去大陆寻访隐士。他闻言大摇其头，说中国大陆连真正的和尚都没剩几个了，更何谈隐士。那是1989年，其时坊间刚传出马英九即将出任台湾“大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的消息。我采访他也是因为这个消息。我本以为，既然他被选中执掌“陆委会”，对大陆应当颇为了解，但现在看来他大概是上任

之后才开始用功的。

看了一会儿报纸，我把注意力转向车窗外的景色。在旅程的第一个小时里，窗外纷至沓来的尽是典型的水乡风光，河汊纵横，池塘密布，除此之外便是连绵不尽的农田。水稻田已经开耕了，水牛在田间辛勤劳作，油菜花和桃花怒放着。所有的画面都是一闪而过。突然之间，远处出现了一个流浪汉，他肩扛铺盖卷，正在田间独自跋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开始在中国旅行的时候，这样的人曾经有很多，有男有女，他们沿着铁路线扒货车四处流浪，但最近这些年已经很少能看见他们了。可能是因为货运列车越来越多地采用集装箱运输，也可能是货场的管理越来越严，谁知道。但偶尔你还是能在乡间看到这样衣衫褴褛的流浪者，惊鸿一瞥，转瞬即逝。

旅程进入第二个小时，大洪山开始出现在北方的地平线上。水乡平原逐渐演变成丘陵山地，稻田和水塘纷纷让位给交错分布的密林和梯田，人烟稠密的乡村也被孤零零的农家代替。

沉默的姑娘在钟祥站沉默地下了车。列车继续前行，跨过汉江，开始转向西南方向。读报的小伙子在荆门站也下了，一直坐在我旁边的女大学生于是过去坐了他的位置。起初我以为她是为了看车窗外的景色，但没过多久便意识到她这么做是为了看我。这让我觉得既奇怪又别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把一只胳膊撑在小桌子上，托着下巴，就这么盯着我看了四十多分钟。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大胆。再和她说话的时候，我就跟心虚似的躲避着她的目光，老是不自觉地向窗外看。

两个小时之前，当我还在吃着她那几块难吃的小蛋糕的时候，她告诉我说下个月学校有一次很重要的英语考试。然而整个旅途中她连一个英文词也没跟我说过。后来，当邻座纷纷下车之后，她又向我倾诉了她对美的热爱：　她喜欢旅游，喜欢追求美的事物，而且当她说到这些的时候，还奇怪地压低了声音（尽管这完全没必要，但好像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习惯）。她还说，到了宜昌，她会跟朋友一起去看新建成的三峡大坝，并问我是否愿意一同前往。我婉谢了她的邀请，并告诉她，我在当阳约了几个和尚见面。她对佛教一无所知，但又觉得佛教一定很有意思。她想知道我看起来这么愉快，是否跟佛教有关？我回答说，那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低，而且遇到麻烦时知道绕着走（上学的时候，我最擅长

的运动就是闪避球）。终于，在离开武汉四个小时之后，当阳到了。我跟女大学生互道珍重，然后下了车。

下车后第一件事便是查看返回武汉的列车车次。我已经买好了两天后从武汉去韶关的火车票，所以必须及时赶回去。不幸的是，去武汉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而且时间不好。如果后天走，将赶不上去韶关的火车，而明天走又太早，留给当阳的时间太少。所以，我不得不考虑坐长途车回去。

出了火车站，外面空空如也。没有建筑，没有路牌，除了一片空地之外一无所有。好在空地上还有两三辆等着拉客的黑出租。我走过去，问一个坐在车里的司机愿不愿意跑一趟长途汽车站。他说没问题，八块。我上了车，问他当阳出什么事了。他说当阳没出什么事。这座火车站是新建的，它的周围一无所有是因为政府决定把火车站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这样居民就不会被火车的噪音打扰。我心里油然升起对当地政府的敬意。

当阳市区在火车站以南三公里处。到了长途汽车站，我顺利买到两天后回武汉的车票。去武汉的班车几乎每小时就有一趟，我选了早上9:20的那班，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比较人道。出了车站，黑出租还在，我又请他把我送到玉泉寺去。寺院距市区也就十公里出头，司机开了个离谱的价钱——三十块，但我懒得再纠缠，便上了车。当阳是个小城市，我们不一会儿就出了城，一路行驶在刚开耕的稻田和盛开的油菜花之间，朝着西南方向的玉泉寺驶去。

玉泉寺以山得名，公路一直延伸到玉泉山脚下的山门前。因为寺院正在重修，外来居士只能在寺外的旅社歇宿。在距离山门还有一箭之地的路边，我下了车，朝一家以前来过的家庭旅馆走去。进了门，我发现前台居然站着一名僧人，便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僧人回答说，这家旅馆现在已经归寺院所有了。玉泉寺是整个湖北省名气最大的寺院，但近代以来一直处于衰败的状态。两年前，玉泉寺的前任方丈延请净慧长老接任住持。僧人告诉我，自从净慧到来，玉泉寺就接管了山门外所有私人开办的小买卖。在净慧的主持下，玉泉寺正在逐渐恢复禅宗寺院的格局。僧人还提到，当地政府把寺院周围的一部分山林和农田也划归寺院使用。听罢此言，我对当地政府又平添了一分好感。

这家被寺院接管的旅店包括两幢三层小楼。僧人和我现在待着的这幢楼是给

短期访客使用的。隔壁那幢则专为来此长期修行的女居士提供住宿，这会儿那里面住了三十多位。填好住宿登记表，僧人把我领到三楼的一个房间，便离开了。我倒在床上，困意很快袭来，但很快又不幸被窗外的嘈杂惊扰四散。原来，隔壁的女居士们把小楼底层的大厅改造成了一间佛堂，我躺下没多久，午斋后的课诵便开始了，吵醒我的不是女居士的诵经声，而是随之而起的钟鼓声。

我只好从床上爬起来，拿着小半壶路上没喝完的咖啡出了门，来到旅馆门前的晒台上。一位女居士正在那儿晾刚洗好的床单。她告诉我，所有住在隔壁楼里的女居士都自愿在旅馆里帮工。她们轮流值班，担负着旅馆的清洁工作。今天正好轮到她值日，所以她没去参加正在进行的午后课诵。但她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去佛堂课诵、禅堂打坐，还是下厨、打扫旅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所做的每件事都可以是修行。她很感激净慧长老为她们开辟的这块小天地，使她能够有机会实践净慧倡导的“生活禅”。女居士晾好床单便回楼里去了。我在晒台上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咖啡，一边慢慢啜饮，一边翻看刚才从旅馆前台拿来的一本介绍玉泉寺的小册子。

玉泉寺以山得名，而玉泉山之名则得自山下的一眼名泉——珍珠泉。珍珠泉水品质上佳，向为本地茶客称道。第一个来到玉泉山住山修行的僧人，便把他的茅篷建在珍珠泉之畔。如今的玉泉寺也在珍珠泉涌出的溪流下游不远处临水而建。那位活在公元三世纪初的僧人名叫普净，他并不是禅宗僧人。在他生活的年代，佛教传入中国不过一百多年，禅宗要到三百年后才会出现。但普净在修行时也会打坐入定。公元219年的一天，他正在珍珠泉边的茅篷外打坐，关羽突然在他面前显灵了。而就在几天之前，关羽刚刚在当阳东南不远的地方被敌军斩首。

普净和尚与关羽早有交情。多年以前，他曾经在汜水关救过关羽一次，所以这次关羽又来向和尚求救。他的灵魂显现在普净面前，哀求和尚帮他接头续命。和尚不为所动，反向他念诵那些随他一同战死或被他所杀的将士的名姓。听到这些名字，关羽突然领悟到自我的虚幻，刹那之间，他的灵魂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当地人则坚信，关羽的灵魂并未消散，他一直留在当阳护佑当地百姓的福祉。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了十几个世纪的关帝信仰，就是从当阳开始的。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关庙就修建在普净和尚的茅篷边上。后来，当阳城外又建了一座更大的关庙，关羽的无头尸体也被葬于其中（他的头颅则被葬在了洛阳）。随着

时间流逝，祭祀关羽的祠庙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处集镇和每一座大城之中，他的香火之盛，崇拜者之多，即令观世音菩萨也无法比肩。他还一度成为中国所有民间社团和众多行业组织的保护神。不论是警察局还是黑社会，不论是资方还是劳方，也不论是赌棍还是大善人，士兵还是学生，佛教徒还是道教徒——简单地说，只要是忠诚和义气受到推崇的地方，就有膜拜关羽的中国人。

普净的茅篷成了后人纪念关帝显圣的地方。与此同时，玉泉山中也开始零星出现其他佛教徒修建的茅篷和小庙。但作为佛门重地，玉泉山的转折点出现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这一年，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天台智（538－597）来到山中。智是当阳本地人，但他十五岁时便出家为僧，履迹江南各地求法，中年后入浙江天台山创立伽蓝，终成一代宗师，被隋炀帝尊为“智者大师”。592年，已经五十四岁的智者大师受到皇家的资助，回到故乡开山创建了玉泉寺，并住寺三年，集中讲授他的佛学思想。弟子将他讲解《妙法莲华经》要旨的论述和关于止观修行法门的教诲分别笔录下来，辑成两部书，这便是天台宗的两部根本经典《法华玄义》与《摩诃止观》。

因为天台智者大师住寺讲法的关系，玉泉寺得以位列中国佛教四大丛林之一，也因此历代屡经重修扩建。如今的玉泉寺里，唯一一件从隋朝流传至今的东西是一口公元615年铸造的大铁镬，而其尺寸足以说明当年寺院的规模： 这只大锅煮出的饭足够五百名和尚吃的。两年前，也就是净慧刚刚接掌玉泉寺方丈之位的那年，我曾来访，净慧长老带我看过那口铁镬。不过这次，我约了见面的是玉泉寺的监院。第二杯咖啡喝到一半，监院来了。监院和尚法名宽祥，他开着寺院的越野车从重修度门寺的工地赶来。他把车停在旅馆门口，招呼我上车。他要带我去看重修一新的玉泉寺。

重修以前，玉泉寺的大部分殿宇已经破败不堪，只有二十五名僧人住在寺里。宽祥说，等到重修工程全部结束，玉泉寺将会成为整个湖北省最大的寺院，足以容纳二百名常住僧人。这项工程的最大金主依然是那位与净慧过从甚密的香港老板。

宽祥把越野车开到寺院大门外停下，我们下车进寺，穿过山门和座座殿堂，沿着一条小径向后山爬去。半山腰上残留着一座石台，据说就是当年智者大师讲

经的地方，几座新修的佛堂正围着它拔地而起。

公元593年夏天，智在这座讲经台上花费九十天时间，详细阐述了《妙法莲华经》的要旨。他并没有对《法华经》作逐句的经义阐释，因为六年前在南京的光宅寺，他已经做了这项工作。（那次的讲法记录被辑成《法华文句》一书，与《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合称“天台三大部”。——译者注 ）这一次，大师的讲解着重于透彻解析经文奥义。他从七种不同途径层层深入，详尽解说了莲华妙法的五重玄义。第二年夏天，他又在同一地点，详细教授了息心禅定和入境观行的修行法门。

智对佛法和修行的这种条分缕析的解说方式，正是菩提达摩和他的弟子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禅宗大师们总是强调“心”，避免“说”，即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智者大师则正相反，他把佛法掰开了揉碎了反复地说。在智和达摩身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分别引出了中国佛教的两大宗派：天台宗和禅宗。禅宗后来分出南北二宗，分歧点也在于此。

宽祥带着我到处参观。我惊奇地发现，讲经台周围新建的佛堂全部以花岗岩为主要材料修筑而成，柱子和栏杆是花岗岩的，连精雕细刻的门窗也是花岗岩的。这些石材都从遥远的福建运来。工地上的几十名工人也是福建人。宽祥解释说，这是因为白蚁在玉泉山十分猖獗，木构建筑往往难以耐久，维护成本也十分高昂。此外，当地潮湿多雨，对木材也是一大考验。花岗岩的好处是不怕虫蛀，当然也不怕雨淋。

参观完寺院工地，差不多该回旅馆吃晚饭了。告辞之际，宽祥邀请我晚饭后来禅堂参加坐禅。我说好。晚饭简单平淡，主要是吃中午的剩菜，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一种野生的蕨菜，由居士们当天从附近山中采得。饭后稍歇，待到天色渐暗，我重又向玉泉寺里走去。

走到禅堂，跑香已经开始了。几十名僧人和居士正绕着禅堂中心的佛像做圆周运动，我也加入进去，在最外圈的轨道上慢慢转着。转了大约一刻钟，钟板响了，大家停在原地。维那开口说了些什么，我依然是一句也没听懂。于是众人分别落座。

玉泉寺的禅堂制度与我通常所见并无不同：　　三尺宽的座位沿着墙根围成一圈，上面散放着大大小小的蒲团。我拿过两只垫在屁股下面，然后扯过一条棉褥子盖住了双腿。第一支香照例是四十五分钟，我顺利地坚持到了最后，然后又是

十分钟跑香。第二支香持续了七十五分钟，坚持到六十分钟的时候，我的双腿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奇怪的是，最后十五分钟的煎熬并未因此减少。

等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我继续在禅堂里待到双腿恢复了知觉，便朝门外走去。夜晚的玉泉寺漆黑一片，好在有星光的指引：　路旁高大的乔木把漫天星斗裁成头顶上方一条狭长的星河，一直向寺外延伸而去。星星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不过其中最亮的几颗璀璨夺目。

湖北当阳玉泉寺

回到旅馆，大门已经锁了。我敲了半天门，还在门外大喊大叫，但里面始终没有动静。我突然想起，下午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向外看，曾看到旅馆的后院还有一道门，门外是一户农家的前院。我于是拧亮手电，向旅馆背后摸去，并终于在一丛竹林后面找到了那户农家的大门。敲门之后，很快有人出现了。我问他有没有旅馆大门的钥匙，他淡定地说有，然后拿上钥匙开门去了。很显然，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

上楼回房，本想冲个澡，却发现热水器坏了，于是早早上床睡觉。次日醒来，天气再一次突变。昨天下午穿着一件T恤站在晒台上，我已经分明闻到了夏天的气息，谁料一夜回到解放前。于是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衣又从背包里翻了出来，然后冲上一杯热咖啡捧在手里取暖。喝完第二杯咖啡，我终于鼓起勇气出了门。

宽祥坐在玉泉寺的客堂里，正翻看着几本铸钟厂送来的产品说明书，见我从外面进来，便问要不要一起去度门寺的工地。这提议正中下怀，我告诉他，拜访

度门寺正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们上了越野车，朝丹阳方向开出去不过两三公里，便停在路边，然后下车沿着一条向南的小路继续前行。又走了几百米，一片烟尘抖乱的建筑工地出现在前方。工人们正从翻斗车上卸砖头，一台起重机负责把砖头转运到两座已经修建到一半的建筑附近。这些工人是本地的一家建筑公司以每天五十到六十块钱的代价雇来的。宽祥告诉我，他们都是外地人，擅长修建仿古建筑，常年在各地的寺庙工地上漂泊。

度门寺是禅宗之“北宗”最初的发祥地，一千多年来屡经兴废。到了当代，原来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就连北宗创始人神秀大和尚（就是五祖弘忍门下那位写出“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偈子，所以没能获得衣钵的弟子）的埋骨之地，现在也只剩下一座小山包。据说山头上原来还立着一座砖塔。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塔内所藏被盗贼抢掠一空。到了“文革”时，红卫兵则干脆彻底拆毁了砖塔。再后来，周围的居民就把地面上能搬走的东西全都搬走了。现在，工人们差不多是在一张白纸上重建度门寺。

然而，盗贼、红卫兵和当地的村民都没有想到，神秀的墓塔下还有一座地宫。地宫是重修度门寺的工人们发现的。他们在小山包上栽种树苗时，不期然挖出一条墓道，而且就现场所见，地宫似乎还未遭到过盗扰。工人们把这一发现报告给宽祥之后，他决定先不对外声张。因为他很清楚，这一发现事关重大，如果要公开发掘，势必涉及层层请示汇报。而一旦消息传出，事情会怎么发展实在不是他所能预期的。与度门寺的重建相比，这事不着急。宽祥对我说，神秀已经在地下待了一千三百年，再多等几年没什么关系。

在小山包的一面山坡上，宽祥把工人们发现墓道的地方指给我看。公元706年，神秀的遗体从东都洛阳运来此处安葬，是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他的墓穴想必也修建得气度不凡，以符合他“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崇高身份。在当时，有道高僧圆寂后留下的遗蜕被认为是具有法力的神器，如果被恰当使用，可以在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继续发挥余热。因此，当朝的唐中宗（705－710年在位）一度要将神秀大师的法身葬在洛阳附近。但神秀入寂前曾留下遗嘱，明确希望被葬在玉泉山下的“楞伽孤峰”，也就是我们眼前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包。皇帝最终妥协了。神秀的遗体出京那天，中宗皇帝甚至亲为送行。

神秀生于七世纪初，入寂时世寿已是百岁高龄。他出生在洛阳以东的开封附近，自幼家贫，十三岁上出家，随其师云游天下参学四方，二十岁受具足戒时，已经以“博综多闻”而为人所知。关于他前半生的资料，史籍所载只有这寥寥几行，特别是他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的经历，今人已完全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他在五十岁时来到了黄梅东山，拜在五祖弘忍门下，精勤修持，深得弘忍器重。六年之后，神秀已成为弘忍门下学问第一的大弟子，被委以“教授师”的职责。

到了672年，惠能得传五祖衣钵，离开双峰山南下的时候，神秀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已经成为历史的谜团。可能他也选择了离开，或者一直待到三年后弘忍圆寂，又或者他继续留在师门守孝三年，尽了师徒之礼才走。不管怎样，当他数年后再次现身史籍时，已经是在黄梅西面千里之外的度门寺了。

神秀对天台智者大师的教法素来崇敬有加，而度门寺与玉泉寺相隔不过咫尺之遥。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度门寺住了下来，并决定在此度过余生。度门寺自公元528年开山以来，始终不过是间不起眼的茅篷。但神秀的追随者不久就从全国各地涌来，导致这座昔日的小茅篷一再扩建，最后竟成为一座常住僧超过四千人的巨刹。他的名声还传入了京师，女皇武则天因此于公元700年宣召神秀入京。此时的神秀已经九十多岁了，但他依然接受了皇家的邀请来到洛阳。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里，数次往返于洛阳、长安两京之间对众讲法，听众常达数千人之多。

埋葬着神秀的小山包，如今新栽了一片樟树和柏树，树苗尚矮，站在山顶可以一览周遭景色。宽祥手指对面山坡上的茶园对我说，他正在跟附近村子里的人协商，打算买下这片茶园。如果成交，将来度门寺的僧人就可以自己种植茶叶了。茶园里还有一条小路可直通玉泉寺，宽祥自己就常常走这条路往来两寺之间。遗憾的是，午饭时间到了，我只好打消去茶园散步的想法，跟着宽祥回到工地上，钻进了工地管理人住的一座小房子。

小房子内部被分隔成两间，一间做厨房和储藏室，另一间兼做卧室、客厅和餐厅之用。管理工地的两位居士都是净慧的弟子，他们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宽祥进了卧室，在一张床上结跏趺坐，我在床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居士沏好一壶茶端了上来，又时不时地过来续水。大冷的天喝上几杯热茶，身上暖和多了。

我问宽祥出家多久了，他说已经十三年了。出家那年他二十九岁，他的父母起初没有同意，因为一个年轻人选择出家修行在当时看来是件很奇怪的事。虽然“文革”已经结束多年，但宗教信仰显然还没有重新回到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来。不过，宽祥的父母见过他师父之后，不仅不再反对宽祥信佛，自己也皈依在其门下做了居士。再后来，宽祥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也成了佛教徒。

宽祥的师父就是玉泉寺的前任方丈明玉法师。1998年，明玉方丈入寂后，宽祥离开玉泉寺行脚，广游四方丛林。在中国，正式出家的僧尼可以自由地游访全国各处的寺庙，征得寺院同意后还可常住。在这种优越制度的支持下，宽祥先在莆田广化寺的福建省佛学院学习了一年，后赴江西云居山，入真如寺禅堂参禅一年，最后又回到故乡湖北钟祥，在一所小庙闭关修行了一年。2003年，宽祥重返玉泉寺，之后不久，净慧法师便被请为住持，并开始玉泉、度门两寺的重修工程。宽祥被委以监督两寺工程的重任。按照计划，两项工程都将在2008年底前完工。待到古刹重光之后，净慧长老将会把住持之位转交给得力的年轻一辈僧侣，就像他当年在柏林寺所做的那样。

度门寺将和大多数中国寺庙一样，拥有若干常规的佛殿，以方便信徒前来进香礼拜和举行法会。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核心的功能是开办一所佛学院。这所佛学院将拥有六十个供僧人住宿的单间。　这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在过去，只有高级僧侣才有资格享受单间待遇，而现在，所有的常住僧侣都将拥有自己的房间。

宽祥递给我一张图纸，我接过看了一下，是重修度门寺的总平面图。在图纸上，佛学院庭院的周围密集排列着僧人的单间，这让我想起以前在印度见到的古代佛寺遗址和欧洲的基督教修道院。这些不同文化下的集体共住建筑，在形式上自有其共通之处。当然，这也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类似的目的：　共同修行，求得心灵的解脱。

他又递过一本介绍度门寺和北宗禅的小册子。佛学院现在正在中国遍地开花，就像雨后的蘑菇，宽祥说，但度门寺的佛学院有其独到之处。这所学院的讲授重点将是智者大师的天台教法和神秀一派的北宗禅法。这两支汉传佛教流派都曾繁盛一时，但在唐朝之后便趋于没落。近千年来，大行其道的只有禅宗和净土

宗。而人们说到禅宗，指的都是南宗禅。

宽祥对此的解释是：　惠能开创的南宗禅更适合普罗大众，而北宗禅和天台佛教则更能吸引知识阶层与生活优裕的上层人士。他特别强调，他的评论并不含褒贬，只是一种观点的陈述。长期以来，神秀和智的教法一直被佛教徒所冷落，几乎只剩下历史学家还在研究它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宽祥觉得，佛教界应该有人重新继承两位古代大师开创的道路。

尽管南宗禅因为提倡顿悟成就而在历史上广受大众欢迎，但今日中国最为流行的无疑是净土佛教。道理也很简单：　念佛名号是一种具体而明确的修行方式，你听得见自己念诵的每一声佛号。因而每诵一声，心里就多一分安慰。相比之下，修禅的人什么也听不到，没有任何人会来安慰你，你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的心念。

禅宗对心的强调正是它吸引宽祥的地方。说起禅，宽祥很快便进入对诸如坐禅习定和住心看净等修行法门的讨论，还谈到禅定的各种不同阶段。很显然，他的修行受到了天台教法和北宗禅法的影响。由此可见，智和神秀开创的道路并未失传。

过了一会儿，我们都停了下来不再说话，沉默地喝着杯中茶，听门外北风呼啸。又过了一会儿，午饭终于来了。本以为来到工地，凑合吃点就行了，没想到两位居士端来满满一桌菜：　炸豆腐、炒尖椒、菠菜、黑木耳、凉拌芫荽、素丸子汤、炸春卷、面条。太奢侈了。

饱餐之后，宽祥把我送回旅馆。我待在房间里写了一下午日记。晚饭简单吃了点面条。禅堂打坐的时间又快到了，但我决定逃课。这决定得到了我那两条腿的热烈拥护。回到房间，我仔细研究了一番卫生间里的燃气热水器，终于搞清楚故障所在，原来是放在走廊里的煤气罐空了。这事好办。我找到一间没人住的空房间，两下交换了煤气罐，问题立刻解决了。拧开水龙头，滚烫的热水流了出来，我欢喜之余却又发现，冷水开关也坏了。好不容易蓄满一缸热水，现在还得等它变凉。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温度才降到可以下水的程度。这时我突然想到，其实热水放到一半的时候把热水器关了不就有凉水了么？我简直太聪明了。

等水变凉的这一小时中，我拿出宽祥送的小册子，读了读其中关于神秀的介绍。这位北宗禅的创始人虽然心仪天台智者大师，但他并没有像后者那般有详细

的教法传世，而是和历代禅宗祖师一样不着文字形迹。不过，也有论者认为，神秀留下了一本讲述禅修法门的著作《观心论》。无独有偶，智者大师也写过一本同名的著作。由此可见，观心法门乃是天台教法和北宗禅法共有的内容。但自从二十世纪初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被发现以来，神秀《观心论》的真伪就成了疑问。《楞伽师资记》是一篇站在北宗禅立场上撰写的禅宗早期谱系，成书时神秀刚刚圆寂不久，其中写到神秀的部分将他指为五祖弘忍的真正法嗣，同时又说他“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由此推断，所谓神秀所撰《观心论》，很可能是他的弟子们伪托其名而写的。

北宗禅祖庭度门寺重建工地

尽管神秀“不出文记”，《楞伽师资记》中还是为我们保留下了一些他驻世讲法时的吉光片羽。从中可以看出，神秀的开示也带有禅宗公案式的机锋。比如，他曾经问弟子： “汝闻打钟声，打时有，未打时有，声是何声？打钟声只在寺内有，十方世界亦有钟声不？”又比如，他还说过： “身灭影不灭，桥流水不流。我之道法，总会归体用两字。亦曰重玄门，亦曰转法轮，亦曰道果。”

当他来到洛阳面见女皇武则天时，女皇问他应该读哪部经典，他推荐的是《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而他自己最为重视的根本经典始终是菩提达摩所传四卷《楞伽经》。数年后，神秀在洛阳圆寂，最后的遗嘱是三个字： “屈曲直”。其用典来自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创始人龙树所著的《大智度论》： “蛇行性曲，入筒即直； 三昧制心，亦复如是。”这句临终时留下的“制心”之嘱，与他在双峰山立下的“时时勤拂拭”之愿，依然是一脉相承的。他的禅法可以“天台禅”之名称之： 先当息心止念，然后观心看净。问题是： 如果本来无一物，又教人如何去息

止，去观看些什么呢？

水温降到差不多可以忍受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跳了进去，足足泡了一个小时。出浴时，全身上下红得像只刚蒸熟的螃蟹。隔壁楼下的晚课已经开始，整幢楼空无一人，我光着身子走出房间，站在走廊上乘凉。窗外暮色渐浓，星斗渐次闪烁在玉泉山顶。凉快得差不多了之后，我回房上床，吃掉最后一个小包装“士力架”，咂巴着嘴，在窗外飘来的诵经声中沉入了梦乡。

第十四章 不死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迈克·莱恩，我那位一周以前在台北自杀的老朋友。他的尸体躺在一个水池里，周围有许多人走来走去，像是在举行鸡尾酒会。人们看见了水底的迈克，但他们表现得无动于衷，只是站在岸边指指点点，并没有别的反应。我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是在梦里，说话是件极其费力的事情。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却在张嘴的一刹那突然醒了过来。隔壁楼下的早课开始了，钟鼓齐鸣中，声声佛号再一次从窗口飘了进来，充满房间。

又该上路了。我喝掉最后一袋速溶咖啡，收拾好背包，去玉泉寺向宽祥告辞。走近寺院，山门外赫然出现了一头双峰骆驼，一对守在旁边的夫妇显然是它的主人。看我停下张望，老板娘热情地说，我可以骑在骆驼背上跟它合影，只收五块钱；　如果穿古装，再加五块钱。两套戏装挂在骆驼身边，男装是关羽，女装据说是唐朝的公主。老板娘似乎能一眼看穿我在想什么，没等我开口，便回答了我的问题：　　骆驼是从甘肃买来的，加上运费，一共花了九千块。这可是一大笔钱，我心里嘀咕，足够买辆二手面的跑出租了。老板娘再一次看穿了我的心思，并解释说：　这头骆驼今年才八岁，至少还能活十年。一辆二手面的可开不了那么久，看来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人家比我想得周到多了。

我拒绝了爬上骆驼照相的邀请。事实上，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骑到任何一头动物的背上去。记得上一次这么做还是十五年前的事。

1991年，在王文洋的资助下，我终于踏上了沿黄河追溯华夏文明的旅程。抵达青藏高原的时候已是5月。就在离河源不远的某个地方，雇来的越野车彻底坏了，我只好扔下司机，并留下一名向导跟他一起想办法修车，自己跟着另一名向导徒步前行。我们走了一整天，耗尽了浑身的力气，终于找到一群中国探险者在河源卡日曲留下的石碑。几年前，他们从这里下水，以漂流的方式走完了黄河全程，途中不幸有多人遇难。卡日曲附近的海拔超过四千八百米，一天下来，向导和我的体力都已严重透支，更糟糕的是，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雪。

从河源往回走，我们决定就近前往来时路上看到的几户藏族牧民的帐篷。这

时，向导突然从肩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并挥手示意让我躲在他身后。我完全懵了。向导也不多说，伸手指着远处让我仔细看。只见前方的帐篷附近出现了一排小黑点。小黑点冲着我们所在的位置快速移动着，越来越大，眨眼之间变成了十几只凶悍无比的藏獒，咆哮着冲了过来。眼看藏獒到了身前，向导举枪朝空中放了两枪，藏獒受到震慑，止住来势，围着我们开始转圈。紧接着，向导用另一只手从包里掏出一捆一头坠着金属重锤的长绳，在头顶上挥舞起来，很快荡成一个大圈，并逐渐放长半径。凶悍的大狗们在重锤的呼啸声中一步一步向后退着，最后竟被逼出了十米远。有了这段足够的安全距离，向导带着我，在流星锤的护佑下缓缓朝帐篷走去。终于，帐篷里的牧民发现了我们，于是喝退藏獒，向导也收起了手枪和流星锤，上前寒暄。

牧民掀开帐篷的一角，邀请我们进屋做客。我跟着主人钻进帐篷，在厚厚的地毯上坐下。帐篷中央的火盆里烧着干牛粪，不一会儿，身上渐渐暖和起来。向导对主人讲述了我们的遭遇，主人没说什么，起身在门口放着的酥油桶里舀了一大勺，投进灶上的茶壶，然后又放进去一块砖茶。

喝完滚烫的酥油茶，向导终于开口说明来意： 我们想租两匹小马，骑回到越野车抛锚的地方与同伴会合，估计那时候车也修得差不多了。没想到牧民拒绝了我们的请求。眼下冬天刚过，这个季节是马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他说，马是牧民最重要的财产。然而，经不住我们反复的哀求和纠缠，牧民最终还是极不情愿地同意借马了。他牵出两匹马给我们，另有一名牧民骑马同去并负责把马带回来，谈好的价钱是二百四十块。

三个人骑行在青藏高原的冻土带上，一路无话。这时，我突发奇想，决定把我会唱的唯一一首西部牛仔歌《小牛快跑》教给我的两名藏族同伴。这首曾经长年回荡在得克萨斯大草原上的民歌在我的即兴改编之下变成了这样：

清早出门兴致高，碰见个小伙儿实在俏。他骑着马儿满山跑，佛珠手中握，毡帽脑后飘，一边跑来一边叫：无比太哎哟（原文Whoopie ti yi yo，是牛仔标志性的尖叫声，并无实际意义。——译者注 ）！小牛快跑！掉队可不好！无比太哎哟！小牛快跑！跑到西藏咱们就到家了！

唱了几遍之后，牧民和向导已经基本能跟着哼哼了。虽然要想教会他们前半

部分的歌词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但是到了那句“无比太哎哟”，两人都立刻亮开嗓门加入了合唱。接下来，牧民唱了几首藏族牧歌，向导也跟着唱了起来，此时我便只有跟着哼哼的份儿了。

西藏马是一种高原小型马。它的短腿能很好地适应地形坑洼的高原冻土带，而且步伐相当敏捷稳健。天黑之前，我们顺利回到了越野车抛锚的地点，路上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司机已经设法暂时修好了车，虽然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好歹可以让我们脱困。一路上我不得不用手按着蓄电池上的电线，好让车灯保持正常工作。就这样在荒原上颠簸了大半夜，我们终于在凌晨时分赶到了最近的集镇。下车时，按住电线的那只胳膊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所以说，如果形势所迫，我并不反对找只动物来当坐骑代步。但玉泉寺并不在青藏高原上，我也没有累得走不动道儿，所以我谢过老板娘的盛情，离开骆驼，向寺院里走去。

宽祥在客堂里正忙着，我简单聊了几句，便向他辞行。他邀请我有空再来，并说，下次多待几天。他把我一直送出山门，这时，刚好有一辆小巴驶来，在门口停下，放下几名香客。宽祥挥手让我赶紧上车，并往司机手里塞了点钱。小巴掉头朝当阳城开去。

到了汽车站，离发车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我找了间网吧去查邮件。火车上那位学国际贸易的女大学生给我发了封信。我给她回信：“今天要回武汉了。我会怀念你的小蛋糕和微笑的。”我不太会用中文输入法，所以信是用英文回的。这位自称爱美的姑娘其实很少笑，但我觉得自己应该鼓励她。不笑哪儿来的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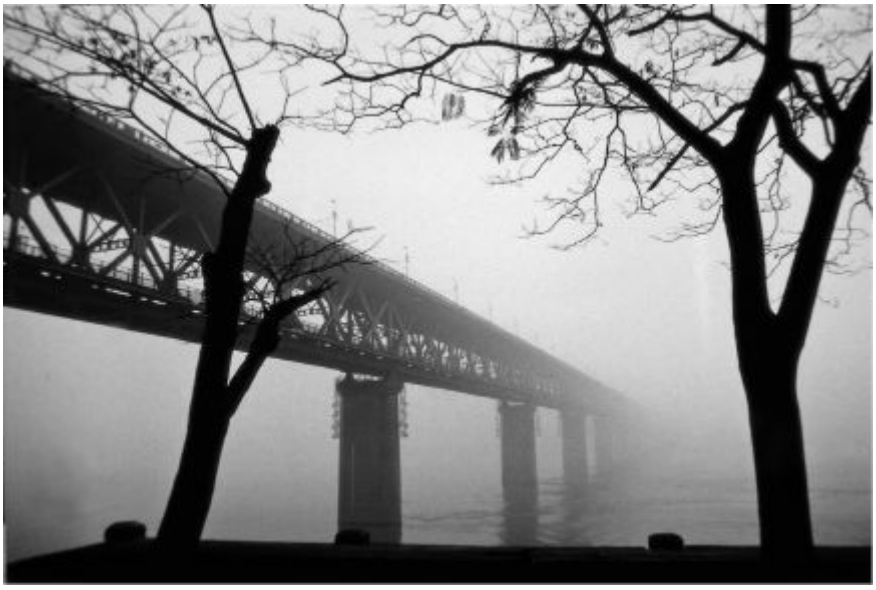
开往武汉的班车准时出发了，路上一刻未停，直达终点，全程用时四小时，速度与火车一样，但是比火车舒服多了。不仅两条腿有地方舒展，后排还有整排的空座位可以舒舒服服地躺着。途中，不知从何时起，天气又重新变得暖和起来。我再一次脱掉了大衣，并衷心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倒春寒。毕竟眼看就到四月了。

班车从1958年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过江，望着桥下的江水，我试图想象毛泽东当年在此横渡长江的情景。离他下水处不远的地方，耸立着刚刚重修一新的黄鹤楼，据说古时曾有仙人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楼对面坐落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国千年帝制的终结就源于1911年10月10日在这里发起的一场革

命。多少代中国人的激情与梦想，乃至终究破灭的激情与梦想，都散落在长江大桥幽蓝的暗影里。

几分钟之后，班车开进了武昌长途汽车站。火车站离这里只隔了一条街，但此时离开车还有六个小时。是去参观一下省博物馆，还是找张大夫再做一次“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呢？思来想去，我最终决定什么也不干。街对面坐落着一家名为嘉叶宾馆的三星级酒店，我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这无疑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装潢最为恶俗的酒店，要是把它搬到拉斯维加斯市区边缘的那些穷街陋巷去，倒是可能会挺般配。酒店一共五层，其中两层被洗浴中心占据。中国各地的洗浴中心里一般都设有一间休息大厅，只要买了洗浴的门票，你完全可以在那儿睡觉，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它唯一的缺点是容易被人打扰。出于这个原因，我没有选择洗浴中心，而是拿出一百块钱，开了四个小时的钟点房。钟点房的条件居然很不错，但不幸的是窗户正朝着喧闹的火车站。睡午觉的美好愿望告吹了，我只好用阅读和写日记打发时间。

开车前一个小时，我退了房，打算去试试酒店里的泰国餐厅。尽管做的是外国菜，但它看起来并不属于那种特别奢华的饭馆。我从塑料棕榈树下穿过，走进它那完全用塑料热带植物布置成的花园，在桌边坐下。不一会儿，服务员端过来一壶菊花茶，我眼前一亮：　菊花茶是清热败火的，它在此时出现，说明有人和我一样，认为天气已经暖和起来了。



1958年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

菜单上印着每道菜的照片，我指了指其中的一种蔬菜和一种豆腐，十分钟以

后，服务员端上一只酒精炉，点了火，然后又端来一只小铁锅放在炉子上烧，锅里面盛满了烟笋、木耳、洋葱、青椒和豆腐。锅烧开之后，我立刻大吃起来。味道好极了，不过，头顶上是塑料棕榈树，耳边传来钢琴演奏的披头士名曲，邻桌的客人在水族箱前挑拣着鳗鱼、牛蛙、鳖和各种河鲜——如此“泰国餐厅”，感觉实在有些古怪。

吃到再也吃不下为止，锅里还是剩了不少东西。我结了账，大腹便便地穿过马路，进了火车站的软卧候车室。武汉是排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之后的中国第四大都市，但它的火车站已经摇摇欲坠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我说，政府准备在明年把它拆掉重建。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等到一座建筑几乎寿终正寝才拆掉重建，这实属罕见。武昌火车站是整个武汉市规模最大的建筑物，它的体量宏伟而沉重，具有明显的苏联风格，如今风烛残年，则更显压抑。检票时间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上了车。

我特意买了软卧车厢的下铺。下铺的好处是不用爬梯子上床，另外，在床头的车窗下面，有一个和对面床位共享的小桌子。我倒没有什么东西非要摆在桌子上，但跟我同车厢的这三位可有不少。他们是一家子： 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他们已经成年的儿子。三个人带着一套肯德基的外带全家桶套餐上了车，摆在小桌上，一坐下就开始大吃，边吃还边跟我聊。他们的方言，再加上嘴里塞满的食物，对我的汉语听力形成巨大的挑战。我零星听懂的几件事包括： 他们跟我一样要去韶关； 这对夫妇的女儿在韶关工作； 九天之前，她刚刚生了小孩。

吃完了鸡，父子二人不约而同摸出烟，一人点上一根。我提醒他们，吸烟区在车厢连接处。两人居然听了我的话，站起身朝车厢尽头走去。中国真的变了。放在几年前，我要是这么说，他们最多也就是笑笑，该抽还继续抽。列车里的广播也变了。从前那些穿云裂帛的京剧和处处假笑的相声段子，如今变成了轻音乐。当晚的节目中安排了许多手风琴和口琴演奏的曲子。晚上9:30，广播员宣布：“列车广播现在停止播音。”

列车从武昌站开出，沿着与长江流向相反的方向朝西南隆隆驶去。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经过了著名的赤壁，公元208年在此发生的赤壁之战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战役了，而关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彼时距他在当阳附近的麦城全军溃败而最终身死，还有十一年的时间。又过了一个钟头，列车停靠在岳阳

车站。有关岳阳的记忆，总不免与洞庭湖有关。1991年9月29日，费恩·威尔克斯、史蒂芬·约翰逊和我曾一起前往拜谒杜甫的墓地，来到岳阳时，正诗兴大发。

中国人把李白（701－762）称为“诗仙”，而杜甫（712－770）则是“诗圣”。当时我在为香港新城电台的英文频道制作一档有关中国文化的系列节目，节目做到湖南境内，自然要到诗圣的坟上拜谒一番。在省会长沙，我问了几个主管文化的政府官员，居然没人能说得上来杜甫墓在什么地方。当然，他们也可能只是不想告诉我。好在我搞到了一张旧地图，大概弄清楚了它的方位。我们离开长沙一路向东北摸去，一直摸到了安定镇。我们的运气不错，9月29日那天正好是墟日，附近村庄里的农民全都涌到了镇上。四处打听之后，我们找到一位知道杜甫墓地所在的老乡，还承蒙他的盛情，开着手扶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那是僻远乡间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道路坎坷，拖拉机颠簸了许久终于抵达。诗圣墓前的祠堂被改造成了一所简陋的乡村小学，而这小学也似被时间封存，它的拱门上还描绘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的画像。校长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外人了。我们跟着他来到学校后院，一起动手清理了杜甫墓冢上的野草。据说，杜甫去世之时，就住在离此不远的一艘船上。他的晚年是在湖湘之间漂泊度过的，从他那首著名的《登岳阳楼》中，我们可以想见这位大诗人凄凉的晚景：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

我们以三鞠躬向诗圣的荒冢表达了敬意，然后谢过校长，重新回到老乡的拖拉机上。临别之际，学校里的所有人都挤到校门口和我们道别——我们的到来彻底打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校长早前已经被迫宣布提前放学了。拖拉机轰响着开

上了归途，尘土飞扬中，我们向全校师生连连挥手告别，十几个孩子在后面飞奔，胆子最大的几个甚至抓住拖拉机的后挡板爬了上来，跟着我们开出去好远。

好心的老乡一直把我们送到安定镇北面的平江县城。在那里，我们上了一辆中巴，一小时之后抵达岳阳。这一天的旅途无比顺利，与诗圣墓地亲密接触的难得经历更令人心情大好，于是我们决定下榻于岳阳市最奢侈的酒店。

酒店房间正对着洞庭湖，风光无限，我们把沙发搬到落地窗前，喝着冰啤酒，远眺湖中那座名为君山的小岛。据说，当年舜帝（约公元前2200年）南巡至南岭九嶷山驾崩，他的两位妻子娥皇、女英闻讯，在君山之畔投湘水而死，化为湘水之神。她们的尸身就葬在岛上。

就在我们凭栏畅饮的时候，费恩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老婆告诉他，迈尔士·戴维斯（1926－1991，美国爵士乐大师。——译者注 ）死了。几个正在逸兴遄飞的老嬉皮登时傻掉。要知道，迈尔士就是我们的杜甫。我有生以来拥有的第一张唱片，就是1957年迈尔士· 戴维斯和吉尔·伊文斯（1912－1988）联手创作的《勇往直前》（Miles Ahead ）。从那以后，每次打岳阳路过，洞庭湖的粼粼波光总会把我带回到初闻迈尔士死讯的那天。

在那片浩渺的湖水下面，埋葬的不止是迈尔士·戴维斯、诗圣杜甫和湘水二妃，还有屈原的伟大魂魄。他曾为湘水之神写下过一首动人的挽歌：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薠兮骋望，
与佳期兮夕张。
——出自《九歌·湘夫人》

列车在岳阳站喘了口气继续上路，半小时后，又跨过了汨罗江。这里是屈原投水而死的地方。公元前278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决定不再和这个世界继续妥协下去，于是选择了永远离开。他的忌辰一度被中国政府设定为“诗人节”。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本是中国古人禳灾祛邪的日子，也被后人附会为纪念屈原的节

日。端午节的重要仪式活动龙舟竞渡更被重新解释，赋予了“抢救屈大夫尸首免受鱼虾糟蹋”的新意。屈原临死前曾写道：“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出自《渔父》）我的老友迈克·莱恩最后留言则是：“没工作，没钱，没希望。”

列车一路向南，朝着湘水上游的方向行驶着。我在车轮与铁轨撞击出的铿铿锵锵声里沉沉睡去，在睡梦中穿越了南岭山脉。一觉醒来，窗外已是全然不同的世界。山冈上密密层层地覆盖着各类树木，除了竹子和松树，还有枇杷树、荔枝树、香蕉树、桫椤树、棕榈树……以及我个人的最爱：台湾相思树。相思树的花季还未到，大概再过一个月，那些小绒球状的黄色花朵才会如云雾一般缭绕在枝头。目力所及之处，除了那些巨大的嶙峋怪石之外，一切都是绿的。如此迷人的景色，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坐在火车里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眼前滑过，却还从未有幸跋涉其中。也许下次吧。空气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湿润甚至黏稠。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北回归线了。

十小时的车程，把我从武汉带到了韶关。这儿是六祖惠能的地盘，也是此行的倒数第二站。出了火车站，我在路边的早点摊上吃了个鸡蛋灌饼，又去商店里买了速溶咖啡，然后跨上一辆等在旁边的摩的，告诉司机：去大鉴寺。大鉴寺距离火车站其实不过数百米之遥。摩的开出车站广场，开过跨江大桥，便进入到韶关市中心。这是位于两江汇流处的一座半岛，市区的中央大街解放路横穿半岛南部，大鉴寺就在解放路旁的一条巷子里。

大鉴寺已经一无可观之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寺院的基址及其周围的庙产几乎全被住宅楼和小型工厂夺去，现在只剩下一座四层楼的殿宇沿街而立，看起来和它周围的居民楼没什么两样。这里曾是禅宗六祖讲经说法的地方。六祖在此所传之法，被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辑成了禅宗至为重要的经典《六祖坛经》。我走进位于底层的佛堂，里面的僧人告诉我，方丈到广州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寺里还有其他僧人，不过我只想见方丈。于是谢过了和尚，又对他说，我改日再来。

我走回解放路去，拦了辆摩的回到火车站。站前广场上停着一排开往周边市镇的短途中巴，我上了一辆去乳源的车。售票员收钱的时候，我盯着她与众不同

的鼻子看了一阵儿，开口问她：“你是不是瑶族人？”她点点头，没错。

中国南方有三百万瑶族人，主要集中在八个瑶族自治县，韶关以西四十公里处的乳源县便是其中之一。瑶族人内部又因为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分为许多不同的支系，比如红瑶、花篮瑶、茶山瑶、盘瑶等。以前，曾有位红瑶告诉我，一个去他们村子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说，花篮瑶的语言与一支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之间有着某种渊源，但他不知道是哪支印第安人。看着售票员的鼻子，我猜想可能是纳瓦霍人（散居于美国西南的印第安民族，为美国各印第安人部落中人数最多的一支。——译者注）。

瑶族古时在湘江中下游也有分布。杜甫困居湘水舟中时，曾写下“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的诗句（出自《岁晏行》。“莫徭”据考为现代瑶族的先民，始见于公元六世纪史书，称“莫徭蛮”。——译者注）。更早的时候，他们还广泛分布在长江流域，一直到下游的南京都可以见到瑶族的身影。自从华夏族开始崛起于河洛之间，便稳步向南扩张，包括瑶族在内的南方诸民族的生存空间也随之不断受到挤压——他们最终被挤进了北方农业民族不感兴趣的南岭深山之中。此刻，中巴正在这南岭群山中蜿蜒而行。我不禁遥想当年，也许瑶人的先民在从长江流域南下的某个岔路口，因为意见不一致分成了两支，一支出海迤北，居然一直跨过了白令海峡进入美洲，而另一支则不断南下，从长江退到湘江，再从湘江退至南岭山中的北江上游，在那里扎下根来。

根据瑶族自己的起源传说，上古时代，长江下游是评王的领地，但北方的高王不断犯境侵扰（据中国的历史学者考证，这一系列战事可能发生在两千七百年前的西周平王时代）。评王不胜怒，于是公开悬赏：　如有人能取高王首级来见，他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位英雄。评王帐下有一条名叫盘瓠的龙犬也听到了消息，于是独自渡江北上，七天之后来到高王宫中。卫士们起初对一条溜进宫廷的狗并没有放在心上，而当他们意识到不妙时，已经太晚了。盘瓠冲进高王的寝宫，一口咬下了他的头颅，又衔着头成功地回到了南方。

尽管盘瓠只是条狗，但评王仍然信守诺言，将自己美丽的女儿嫁给了它。奇怪的是，公主居然爱上了盘瓠。但她的婚后生活并不完美，因为她的丈夫每到夜里便摇身一变，化身为一位盛装裘服的英俊青年，而天一亮却又变回犬身。盘瓠

自己对这种双重生活并无不满，但公主不断地在枕边吹风，劝它想办法彻底变成人身。盘瓠终于同意了，它找来宫廷里的巫师为自己做法。巫师把它装进一只蒸笼，放在蒸锅上，并对公主说，只需用草药蒸上七天七夜，你的丈夫就会永久脱离犬身。然而到了第六天上，公主实在等不及了，她担心自己的丈夫已经被蒸熟了，于是强迫巫师打开蒸笼。

水汽散去之后，公主发现，她的丈夫不仅活着，而且已经变成了人身。遗憾的是，因为早了一天出锅，他浑身上下还残留着不少狗毛。好在只要戴上头巾，穿上衣服，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评王得知女婿不再是条狗了，于是乎龙颜大悦，很快便把王位传给了盘瓠。后来，公主为盘瓠生养了十二个孩子。龙犬的后代在长江流域繁衍生息，安居乐业，又经过了许多代，后来才因为北方汉族的扩张而向南方迁徙。乳源是他们南迁的终点之一——售票员与众不同的鼻子，也许是龙犬的基因？

我一路沉浸在漫无边际的遐想之中，恍然不觉车已开进乳源县城，直到售票员用胳膊肘推了我一下，才回过神来。县城坐落在一处开阔的山间谷地之中，两侧尽是翠竹丛生的山岭。我下了车，沿着一条刚修好的柏油马路，向华南地区最大的佛教寺院云门大觉禅寺走去。六祖惠能之后，南宗禅分出五家七宗，云门寺正是其中的云门宗发祥之地，它的开山祖师云门文偃（864－949）也是禅宗历史上最著名的禅师之一。禅宗修行中最为著名的法门“参公案”、“参话头”，就是由云门文偃开始发扬光大的。

曾有人问文偃：“如何是道？”他只回答一个字：“去！”文偃开创的这种顿教法门，在他自己的证悟经历中已经初现端倪：　一日，文偃前往睦州参访道踪禅师，道踪故意避而不见，还猛地关上门挤伤了他的脚，文偃由此豁然大悟。此后，文偃禅师拖着一条跛腿四处云游了多年，直到六十岁时来到云门山（923年），决定栖止山中，从此世称云门文偃。

一天，文偃在云门寺上堂，对弟子们说：“和尚子！且明取衲僧鼻孔。且作么生是衲僧鼻孔？”众人不知如何作答，于是文偃大喝：“摩诃般若波罗蜜！今日大普请。”便下座。（引自《云门匡真禅师广录》。“衲僧鼻孔”为禅宗用语，指佛道之根本；“普请”为禅宗丛林清规，指全体僧众参加的劳作。——译者注）大普请，就是每个人都要劳作。千百年来，云门寺的山门外便是寺僧们一直耕作的农田。在这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信条

一直为禅修者奉持着。

进了山门，走过放生池上的石桥，穿过天王殿，我把行李放在客堂门外，空着手进门挂单。有一位知客还记得我，他领着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去登记。 他告诉我，寺院门口新建的客房里还有一两张空床位， 不过现在不忙去，斋堂马上开始供应午饭了，可以先吃过饭再去房间。知客领着我去了居士斋堂，并告诉我，僧人们现在都改在佛学院的斋堂用斋了。

居士斋堂里挤满了数百名居士。他们是来参加一直持续到清明节的十日念诵法会的。我并不十分有胃口，草草吃了点东西就离开斋堂，回到客堂门口取了行李，来到住处。管事的女居士为我开了房门，那是一个四人间，其中的两张床已经有人住了，但这会儿人没在。我选了靠窗的铺位安顿下来，突然感觉有些头疼，估计是水土和气候的突然变化所致。吃了片阿司匹林，躺下睡一小觉，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午睡醒来，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浴室里热水器的用法，冲了个澡，还把换下来的衣服洗了，然后到楼下的小商店里买了只不锈钢茶杯和一包芝麻糖。在隔壁的书店里，我找到一本印顺法师的《法句经序》，看起来很适合翻译。我的翻译计划貌似越来越宏伟了，真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用。

附近山中有几处瀑布，很适合午后散步消遣。可念头刚起，天上便来了一阵滚雷，跟着便是一场骤雨。别无选择，我只能坐在房间外的凉棚下面，喝着咖啡，吃着芝麻糖，把整个下午奉献给了读书和写作。奇怪的是，尽管睡了午觉，又喝了咖啡，而且坐了一下午，身体还是感到困乏。吃过晚饭，我早早便上床就寝。我的身体似乎是在经历某种康复的过程，也许是空气太过潮湿，又或许是因为出来的时间太久了——毕竟，从离开西雅图至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夜半时分，大概是念诵法会结束之后，同屋的二位回来了。我在开门声中短暂地醒了过来，但他们为了不打扰我，动作放得非常轻，我几乎是立刻又陷入了沉睡。后半夜，雷声再度把我唤醒，接着是洪亮的蛙鸣此起彼伏响彻四野。雨又下了起来，把青蛙们的大合唱压下去，雨声稍歇，蛙鸣立刻重又弥漫夜空。它们就这样交替着演奏了整晚。

广东韶关乳源县，云门宗祖庭云门大觉禅寺

我的同屋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喧闹的夜晚，或者他们根本毫不在意。凌晨四点，两个人静悄悄地起床了，他们是去参加早课。七点钟，我也下了床，喝过咖啡，给云门寺的新任方丈明向打了个电话。明向与四祖寺的监院明基是师兄弟，他的号码正是明基给我的。我在电话里问明向，是否有机会对退居方丈佛源老和尚做一次拜访。他说，老和尚正好要会见几位来自山东的僧人，我可以和他们一起，他让我赶紧过去。

出门时雨已停了，浓重的雾气从山谷里升起来，裹住了周遭的一切，令人仿佛置身深山幽谷。眼前的能见度还不到十米，我差点是摸索着穿过寺院里的各个院落，找到最后一进的方丈室。佛源没在，会客厅里的人造革沙发上坐着三个年轻和尚。我打了个招呼，挨着僧人们在沙发上坐下。这三位来自山东的僧人是出来行脚的，他们四处寻访古寺名刹，拜谒当世的高僧大德。就禅宗而言，佛源乃是当今首屈一指的大师，年轻僧人们自然要来拜会。等了几分钟，佛源在两名侍者的搀扶下进来了。我们立即从座位上起身，合掌礼敬老和尚。

1923年，佛源出生于湖南，十八岁上出家为僧，1951年来到云门寺，依止于虚云门下学禅。同年，佛源当上了虚云的侍者，与净慧一起随侍老和尚左右。稍后，虚云将两人同立为云门宗法嗣。两年之后，虚云又将云门寺住持之位传给了佛源，自己前往江西云居山住持真如寺。

那时的佛源年仅三十岁，而历史则正要进入近代以来最为糟糕的一个时期——至少对于修行人来说是如此。1958年的大跃进刚一开始，佛源就被打成右

派，关进了监狱。他差点被判了死刑，后来又差点饿死在狱中。1961年获释出狱后，旋即被遣送至韶关南华寺（六祖惠能的根本道场）劳动监管，从此在南华寺一住十八年。1979年，政府重新落实了宗教政策，佛源便离开南华寺，开始像眼前这三名年轻的山东僧人一样，云游天下，朝山礼佛。他朝遍了恩师虚云老和尚住持和修行过的各处道场。

1982年，佛源终于再度回到云门寺时，寺院里只剩下三个和尚。几年之后，常住的人数增加到了一百多人。1992年，他还同时接掌了南华寺的方丈之位，住寺八年，戮力重光六祖道场。此后，他就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云门寺的弘法事业上。他创办了云门佛学院，并使之成为国内最有声望的佛学院之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众多佛学名宿与高僧大德都曾来此讲学说法。数年前，我在寺中偶遇的一行禅师便是来自越南的高僧。

我本来是指望能够单独拜访佛源的，而那三位年轻和尚想必也不愿意我掺和进来。不过佛源如今年事已高，健康状况看来也欠佳，能见上一面已是殊胜的缘法了。他可以说是禅师中的禅师，无论何时，你永远料不到这位老和尚会说什么。落座之后，他先问了年轻和尚们的来意。然后又问到他们寺院的生活条件。和尚们抱怨说，他们的寺院条件不好，而且很多年来得不到改善。佛源于是向他们传授了这方面的经验。他说，关键是要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如果你把这方面的关系搞砸了，那一切都会出问题。他还说到，建立佛学院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佛学院带来学生和施主，同时也就带来了好的关系。另外，他又补充说，还需要农田。他很关切地问到，年轻和尚们平时耕种哪些农作物，他们的田地土质如何。和尚们回答说，山东省的绝大多数寺庙都没有任何可以用于耕作的土地。佛源闻言摇了摇头说，他们应该邀请地方政府官员到寺庙里看一看，做做工作，向他们耐心解释自给自足对于禅宗的重要性。

年轻和尚们本以为佛源会给他们智慧的点拨，没想到老和尚说的全是种地吃饭的事。毫无疑问，云门寺秉承了禅宗重视劳作的古老传统，所有僧众都有份参加寺院的农田和果园劳动。坐在沙发上听老和尚剖析寺院政治谋略的时候，窗外有花香一阵阵飘进来，我分辨出那是寺后山坡上的甜橙树。植物学家指出，甜橙的原产地就在华南，并从华南传入欧洲，进而进入美洲。而中国的南方人对它也非常喜爱，甜橙常常是迎来送往时必不可少的礼物之一。

佛源并没有询问我的来意，而我也确实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坐在氤氲的花香里，试图体会言语之外的意趣。僧人们继续谈论着寺院里的话题，老和尚谈锋甚健，不过，两位侍者看起来有些担心师父透支身体，于是在一旁暗示谈话可以结束了。众人起身告辞的时候，佛源让侍者给每人拿过一包“胡饼”作为见面礼。收到这件风趣的小礼物，禅门中人都不免会心一笑。胡饼就是芝麻烧饼，但在云门寺，它可不是一般的烧饼。一千年前，有人问云门文偃禅师“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文偃答了他两个字：“胡饼”。这段公案流传甚广，常被后代禅师们引用并与赵州和尚的“吃茶去”相提并论。“云门胡饼赵州茶”几乎成了禅门公案的代称。

我还记得初次与佛源老和尚见面是在前一年，当时他活跃得像个八面玲珑的晚会主持人。“你怕什么嘛？”他走到我面前劈头就问。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蹦蹦跳跳地跑到一旁，跟一群女居士聊上了。他说了几句什么，女居士们都咯咯地笑起来，然后他又跑回到我面前，继续问：“说嘛，你到底怕什么嘛？”接着便又跑开了。

这次见面，他既没有跑来跑去，也没有蹦蹦跳跳，更没有问我问题。他的行动变得很迟缓，两名侍者在左右小心搀扶着，似乎担心他随时会跌倒。我对老和尚说，上次见面时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要好，他笑了：生老病死，早晚的事情。谁都有这一天的。

我们再次行礼告辞，然后跟着明向退出了方丈室。回到住处，房间里有人，是张新面孔。他躺在四人间里仅剩的一张空床上，看样子正要睡觉。这人是个指压按摩师，从韶关来，他是给参加念诵法会的僧人们提供治疗服务的。昨晚，他在寺里熬了个通宵，功德不小。五分钟之后，按摩师酣然入梦。

鼾声里，我坐在床上读完了云门寺印行的云门历代祖师传。吃过午饭，我又找到明向，在客堂里坐下跟他聊了一阵儿，喝了杯茶。我把自己的计划说给他听：明天离开云门寺，去拜访与六祖相关的另外两处道场，也就是南华寺和大鉴寺。明向说他可以帮我安排车，让我明早八点到客堂来等。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有些不满，估计是因为早先拜会佛源的时候，我失礼地提到了老和尚的健康问题。喝完茶，我告辞出来，明向没有跟我挥手告别。

还有整个下午的时间，而我在寺院里已经无事可做，于是走到公路上拦下一

辆去乳源县城的小巴。县城距离云门寺并不远，只有区区几公里路。进了城，去网吧查过邮件，我找了间移动营业厅打算给手机充值。中国的手机运营商实在让我摸不透，好像每个省的运营商都是独立的，一旦你出了省，给手机充值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相当困难。在乳源县的移动营业厅里，我最后不得不重新买了个广东的号码。但这意味着只要出了广东省，我还会遇到类似的麻烦。以后的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了。另外，我也由此意识到自己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聊以自慰的是，中国还有五亿跟我一样的人。

解决了手机问题，我沿原路往寺院的方向走回去，半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一开始我以为她在服丧，擦肩而过互致问候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外国人，口音似乎来自欧洲。我们俩都没停步，继续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不过到了晚饭时分，我们在居士斋堂又见面了。她叫丹妮艾拉·坎普，是意大利人，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读博士，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虚云和尚的。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她要在中国遍访虚云履迹之处。丹妮艾拉从事此项研究已有八年时间了，这让我非常佩服。虚云老和尚也是我敬仰的大师。据我所知，除了一些轻浮的赞美之外，西方世界里还没有人撰写过任何关于虚云和尚的论著。

饭后，我们出了斋堂边走边聊。一名僧人走过来，邀请我们晚上到佛学院一叙。云门佛学院素以制度谨严闻名，外人非请勿入。所以僧人跟我们约好时间，并说会有一名引路僧人在佛学院门外的鱼池边迎接。果然，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在僧人引领下顺利地进了佛学院。接待我们的是云门寺的大知客万泰，东道则是禅堂的班首明玄，另外还有两位在佛学院授课的僧人作陪，其中一位讲授《楞严经》，另一位主讲《唯识论》。

谈话非常热烈，明玄简直是个活宝。他的风格与佛源极其神似：直接、激烈、不留余地、超级活跃。他的笑声令人过耳难忘。他大概嗜好甜食，开口大笑时，你能看出他满口牙大概只剩下了四五颗。他才不过四十五岁的年纪，估计平时只能喝粥了。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铁观音，不知疲倦地聊着，大有茶逢知己千杯少的意思。十点钟，我决定先撤了。丹妮艾拉留下来和僧人们继续聊。夜里，天上裂开一个大洞，无穷无尽的雨水倾泻下来，不管不顾地，就像是到了世界末日。

一觉醒来，雨依然在下，但世界好好的还在。我打点好行囊，到客堂去等明向替我安排的司机。丹妮艾拉出现了，她正好也要去南华寺，问我是否愿意一起走。这还用说么？除了虚云老和尚几个尚在人世的弟子以外，丹妮艾拉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了，而南华寺正是虚老一手中兴的禅宗祖庭。有她为伴，我正求之不得。就这样，独自在路上行走了一个多月之后，我突然多出个旅伴，不亦快哉。

司机终于来了。出发之前，我见识了一场隆重的告别。原来，丹妮艾拉是跟着一群中山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一起来到云门寺的。现在，丹妮艾拉就要与他们分别，并跟着另一个外国人离开了。学者们看起来很担心，他们心里一定在想："这不是盲人骑瞎马么？"我想对他们说，那什么，老夫可是匹识途老马。但我知道他们打死也不会信的。不管怎样，我还是对他们宣布：　用不着担心。菩萨会保佑我们这些弘法之人的。司机发动了车，义无反顾地钻进雨幕，云门寺在身后消失不见了。

车进韶关，雨势稍歇。路过城里的邮局，我又寄了一批书回家。之后，我请求司机带我们先去一趟大鉴寺。也许是因为清明节将近，寺院门口聚集着不少乞丐。我们散光了身上的零钱，走进庙里。寺院的后半边正在拆迁，据说是要建一座佛塔。两株已有五百年树龄的菩提树兀立在废墟中，它们是大鉴寺如今硕果仅存的两件"古物"。不过，大鉴寺的方丈已经设法将"文革"中被强占去的一部分寺院土地收回，准备重新恢复旧观。正在筹建的佛塔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在寺院里，我们甚至看到了一幅建筑效果图，从中可以看出，大鉴寺所在的这条街，有将近一半的居民将要动迁，腾出来的土地会被用于建设佛堂和僧舍。

寺院的知客说，方丈仍在广州，不过明天就会回到韶关。他留我们用斋，但司机还急着赶回云门寺。最后，我们决定第二天中午从南华寺过来跟方丈会面。

坐落在韶关城东南十五公里处的南华寺是六祖惠能的根本道场。离开黄梅双峰山后，惠能在此驻锡讲法三十七载。南华寺从此成为华南最重要的佛教丛林之一。中国人普遍认为，惠能大师已经顿悟正觉，位列诸佛之中，而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南方人。所以，每天前往南华寺朝拜的香客络绎不

绝，有时一天就能接纳数千人。

第一次来南华寺时，山门外的空地上挤着数百个兜售香烛的小贩，热闹非凡。当时，知客告诉我，有一次南华寺禅七，方丈为了减少干扰，决定关闭寺院。没想到却因此惹恼了小贩，他们把寺院的大门砸了个稀烂。从那以后，寺院和小贩们有了个协议：　山门外的空地改建成停车场，所有的小贩都被安置在停车场两侧的固定摊位里，而寺院的大门和头几进院落常年对游人香客开放。与此同时，方丈为禅七专门修建了一组建筑，这些地方是不对外开放的。

司机并没有在小贩云集的停车场把我们扔下，而是继续开到了寺院的一处侧门。按了两下喇叭，不一会儿，有僧人出来开了门，司机踩下油门扬长而入，沿着一条蜿蜒的林间小路一直开到客堂附近。下了车，司机回云门寺去了，我和丹妮艾拉照老规矩把行李放在客堂门外，走进去挂单。清明节近在眼前，我不太确定是否还有房间。我们没有提前预约，而我在南华寺也没有任何熟人。

没想到，运气不错。知客把我们交给管理云水堂的女居士，她把我们带上了二楼，安排在相邻的两个房间里。这有点出乎意料：　在大多数寺院里，男女居士是要分住在不同的院子里的，或者最低限度也要分住不同的楼层。同样让我吃惊的还有房间里豪华的设施：　房间里有两张床，一方茶几，两张宽大的扶手椅，而且都是实木家具；　卫生间里有热水器、洗衣粉、毛巾和卷纸。要是再配上床头柜和台灯就完美了。我知道这是吹毛求疵，寺院的云水堂毕竟不是五星级酒店。再说，居士们来访大多是为了参加法会，而不是躺在床上看书。

韶关大鉴寺

我们到的正是时候。去斋堂用过午饭，回房间睡过午觉，又写了一页日记，我起身敲开了隔壁丹妮艾拉的房门。她也在写日记。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显然不需要睡午觉，她已经写了满满四页了，而且她的日记本大得多。我建议去寺院里到处走走。

南华寺的开山祖师是六世纪时来华的天竺僧人智药。502年，他从印度渡海来到广州，然后沿北江一路上溯，打算前往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途经曹溪时，智药掬起一捧溪水止渴，发现曹溪之水与他故乡泉水的滋味一般无二，于是心想，此处山灵水秀，溪水上游必是修建道场的好地方。待到朝台归来时，他便在曹溪源头开山，公元505年寺院建成，当时的寺名叫做“宝林寺”。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宝林寺一直默默无闻，但我们如今已经知道，智药说得没错，此地确实是修建道场的好地方。

丹妮艾拉毕竟是在做学问，因此游览方式和我完全不同。她需要仔细查看寺中每一通石碑，记录每篇碑铭的纪年和其他细节，我们很快就走散了。

我绕过前院的诸进大殿，径直朝六祖殿走去。六祖殿正中供奉着六祖惠能的不坏肉身，两旁分别是丹田和尚（1614年灭度）和憨山德清（1623年灭度）两位

高僧的不坏肉身。我对丹田和尚一无所知，但憨山德清大师则是我一向敬仰的。两位明代高僧都曾做过南华寺的住持。

公元677年，惠能在广州受具足戒后来到宝林寺。和智药一样，惠能也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地方。在他驻寺弘法的四十年间，从全国各地赶来学禅的僧尼居士数以千计。说起对中国禅宗的贡献，惠能在各代祖师中堪称居功至伟。如果没有惠能，禅宗也许仍然能够在中国兴盛起来，但那将会是另外一种禅。我猜它将会是一种更为避世的，形式感更强而且体系更严密的禅法。惠能则把禅带进了俗世，破除了它的体系和形式感，直达其“性体空寂”的本质。

入寂之前，惠能给弟子留下的最后遗言是：

汝等好住，今共汝别。吾去已后，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吊问、钱帛，著孝衣，即非圣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吾去已后，但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种。吾若在世，汝违教法，吾住无益。（引自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惠能的教法是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菩提达摩入华时传来的禅法就是这般。字面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所传达出的那种直截了当的风格和旨趣。

六祖殿里香客汹涌，不宜久留。我上了三炷香便匆匆离开了。转出后门，行不多远，便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深林，我信步向前，左手边安静矗立的是虚云大师纪念馆，背后则是他的舍利塔。1934年，时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的虚云和尚受邀前来主持南华寺的重修。1943年，工程接近大成，他便将焕然一新的南华寺移交给弟子，自己前往乳源主持云门寺的修复去了。五年之后，他又将本焕禅师请来做了南华寺的住持。

南怀瑾居士跟我讲过一则虚云的轶事。抗日战争期间，虚云应邀前往重庆举行救国息灾法会，当时的青年南怀瑾恰好也在，因此曾有缘亲近虚老。他向虚老发问：　大师主持重修古刹多所，为何每次都是接近大成之时，便交给别人，而不自己彻底完成呢？虚云闻言，给了南怀瑾的后脑勺一巴掌，笑道：　你这小滑头，如果我都修好了，还要你们年轻人干什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南老居士已经年过九十了。

1959年，虚云大师圆寂，享寿一百二十岁（丹妮艾拉认为应该是一百一十六岁），肉身荼毗后所得舍利被分赠给虚老生前住持过的各所寺院，云门和南华自然也在获赠之列。有人说，虚云的前世是憨山德清大师——难怪我对两位大师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瞻仰过纪念馆，又躬身礼敬了大师的舍利塔，便朝原路返回，去找虚云专家丹妮艾拉。她已经搜遍了寺内的所有碑刻，未能找到任何虚云亲笔或亲撰的文字。

回到云水堂，我把茶几和扶手椅搬出房间，和丹妮艾拉对坐在阳台上，继续谈论着我们的共同话题——虚云和尚。不知不觉间，夕阳已经降落到大雄宝殿的屋脊线上，这时，斋板响了。负责斋饭的一位居士走了过来，请我们去贵宾餐厅用餐。丹妮艾拉不高兴了。作为一名有着强烈无产阶级认同的大好青年，她对特殊待遇切齿痛恨。所以我们当然是去了对所有居士开放的斋堂，与“普罗大众”们一起享用了晚餐。吃完饭，有人过来收拾餐具。但你想帮丹妮艾拉收拾餐具？门也没有。

饭后散步的时候，恰好遇到南华寺的监院照远和尚，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那儿喝茶聊天。沏茶的时候，我们聊了几句寺院的大体情况。照远告诉我，南华寺的常住僧已经超过两百人，而且其中有四十多人是在禅堂常住的。常住禅堂意味着修行生活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是坐禅。这也是古代禅宗丛林特有的一种制度。修行之路不一而足，但有些人更愿意选择打坐。选择禅堂常住的僧人，每天坐禅的时间分为十四节，其中七节坐香，七节跑香。通常，跑香持续的时间大约是十分钟，而南华寺的禅堂常住每次跑香至少在二十分钟以上，最长甚至可达一个小时。

南华寺也新建了一所佛学院。虽然现在只有五十多个学生，但新校舍建好之后，很快就会达到一百人以上。中国所有的寺院都在大兴土木，这是本次旅行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无疑说明，中国人民在与宗教绝缘了数十年之后，现在正以百倍的热情重新回来。中国人在有了钱之后最先想到的事不是及时行乐，而是为将来打算——为晚年，为来生。

我们也聊到佛教本身。但照远的话听起来似乎是在照本宣科，他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他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他受戒于扬州高旻寺，那里是近代以来中国禅宗的“西点军校”。但他的言谈中好像总是缺点什么。如果佛源老和尚在这儿，

他大概又要问了：　你怕什么嘛？或者他会给这位监院和尚一个胡饼，让他就着茶吃。

我问到六祖惠能留下的遗物。照远说，方丈不在寺里，没有方丈许可，他不能给我看任何东西。于是我问他，方丈何时回来。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接着又补充说，他不敢问，因为这不太礼貌。当然，我听得出他只是在找借口推托。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事实上，惠能在世时穿用过的短袜、念珠、锡杖，还有女皇武则天赐给惠能的一领袈裟，等等，如今都收藏在南华寺。我虽然没见过实物，照片还是看过的。

第一壶茶喝完，我们便告辞出来，各自回了房间。冲了个热水澡（没有浴缸，甚憾）之后，我早早躺下准备睡觉。窗外有僧人课诵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他们念的是什么，但似乎是一种互有应答的形式，这让我想起中国南方各省曾经普遍流行的山歌。那山歌如今大概已经没人唱了罢。

九点，课诵结束。青蛙和蟋蟀立刻放声高唱。接着，开大静的钟板响了。再一睁眼，已是天光大亮。

暖瓶里的水是温的，我拎着它下楼，到厨房里换了一壶刚烧开的热水。回来的时候，丹妮艾拉的房门开了，她正坐在走廊上，靠着栏杆卷烟抽。“我一夜没睡。”丹妮艾拉对我说。昨天晚上，她的母亲打来电话，带来了外祖父去世的噩耗。外祖父和她关系非常好，临终时她却不能陪在身边，这让她想到，这些年来家里不管发生什么大事小情悲欢离合，她总是不在场。她意识到，是自己选择的道路使自己远离了家庭和亲人。不过她愈想愈悲，几乎哭了一整夜。“我现在看起来一定像个鬼魂。”丹妮艾拉说。我还真没注意。不过她的脸色的确很苍白，我本以为是早晨的光线所致。

我用刚打来的开水冲了杯咖啡递给她，然后站在走廊上继续谈论了一会儿她的外祖父。我说，虽然他很想在临走前能和你见上一面，但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建议你因此放弃目前的工作。止住悲伤的最好办法是用别的事情分散注意力。于是我建议再去访问一处与虚云有关的古迹。丹妮艾拉曾在书上看到，虚云住持南华寺期间，还主持修复了附近的另一座寺院，也许值得一看。听上去是个好主意，

应该马上行动。出了南华寺山门，我们分头在停车场边上卖香烛纪念品的摊位前找人打听虚云重建的那座古刹，不一会儿工夫，丹妮艾拉就找到了一个知情的小贩。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的确不算太远，只需向南走大约二十公里。停车场上正好停着几辆出租车，我们走过去找了其中一个姓杨的司机，谈妥了价钱——来回一百二十块。

看得出来，杨司机是个做事谨慎的人。尽管小贩已经跟我们说明了路线，他仍然走走停停，一有机会就在路边找人打听。我一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好司机就应该这样。快到乌石镇的时候，我们在一座热电厂前驶出了省道，沿着小路继续前行。跨过曹溪上的一道小桥之后，前方出现了一座牌楼，上书“月华寺”三个大字。再往前走不多远，就是曹溪与北江的汇流处——一千五百年前，智药和尚就是在这儿品尝曹溪之水的吧。

月华寺的周围新起了一道围墙。寺中央有一座尖顶的大殿正在拔地而起，因为还未完工，所以周身插满了脚手架。在它旁边，月华寺又脏又破的老房子看起来摇摇欲坠。进了山门，正看见一群女居士围着一个年轻和尚说话。年轻和尚在为修庙募款，他身旁的桌子上放着账本，上面密密写着施主姓名和捐款金额。

我们走上前去说明了来意。年轻和尚自我介绍说，他是少林寺的僧人，大约一个月前，方丈派他到此重修月华寺。他还带来了修庙的资金。两名原本在此常住的老和尚显然对这位新来者不太感冒。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来自少林寺。少林寺远在北方，为什么要派人千里迢迢跑到这岭南的荒山野岭，来修一座被热电厂污染着的，没人知道的破烂小庙？

丹妮艾拉独自走开，到寺中各个角落里搜寻碑刻和古迹去了，我跟一个看上去很清楚状况的女居士聊了起来。她告诉我，月华寺和南华寺一样，都是由天竺高僧智药开创的。开山以来，两座寺院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历代高僧重修南华寺时，也一定会同时重修月华寺。惠能如此，憨山德清如此，虚云也是如此。在过去，从广州前往南华寺朝拜的僧侣和香客大多乘舟沿北江逆流而上，到了曹溪入江口便舍舟登岸，先朝月华寺，再沿曹溪走陆路直抵南华寺。我突然想到，也许这就是少林寺要来重修月华寺的原因。如果少林寺想要把影响力扩展至岭南，在南华寺的门口建立一处根据地可能是最简便的方法。

月华寺里已经几乎看不见任何前代遗迹，只在祖师殿里供奉着一座智药和尚

的塑像。有人说，塑像的泥胎表层下面是智药的不坏肉身，还有人说智药的肉身已经在“文革”中被革命小将们毁掉了。真相到底如何，其实很容易检验，只需在塑像上钻个小孔便可知分晓。不过，这事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至少一时三刻之间是不会有人来钻这个孔的。除此之外，月华寺里再无可观之处，于是我们拜了智药，谢过众人，便往杨司机的出租车走去。

司机正要开车离开，跟我聊天的那位女居士走了过来，她凑近摇下的车窗，悄悄问我，是否听说了最近“重新发现”的“六祖避难石”。所谓的避难石，出自今本《六祖坛经》中记载的一个故事：　惠能来到宝林寺，住下已有九个多月，又被恶党追杀，于是逃向宝林寺前方的山中，不料恶党尾随而至，并纵火烧山，幸好山中有块巨石，惠能爬进巨石上的洞穴中藏身，终于躲过了这一劫（见宗宝本《坛经·机缘品第七》）。女居士说，避难石就在南华寺对面的山上，如果我们想去，她可以带路。

女居士名叫李胜花，她上了车，坐在副驾驶位上给司机指路，带着我们先返回南华寺，再从山门对面的一座桥上越过曹溪，朝西南方向开去。前两天的大雨把乡间土路泡成了烂泥，出租车在烂泥里艰难地挣扎着，爬上了一座小山岗。在半山腰的某个地方，车子实在开不动了，于是大家集体下车继续朝前走。

泥泞的小路一直延伸到山顶附近的一堆巨石前。有人用砖墙把巨石围了起来，砖墙前后各开了一道门，但眼下它们全都锁着。李胜花四下里看了看，说：看管避难石的尼姑可能进城去了。我们站在紧锁的大门前喘着粗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多亏杨司机挺身而出，他三两下爬上了墙头，跳进院子，从里面把大门打开了。巨石背面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凹坑，据说当年惠能就是在这里躲过了漫山的大火。据说他在洞里结跏趺坐，因而在石头上留下了膝盖的印迹和袈裟的衣纹。巨石下面正对凹坑的位置陈设了香炉和功德箱，香炉旁摆放着香烛，大概是看守此地的尼姑为香客们准备的。

六祖避难石

有趣的是，这个地方是最近才被人“重新发现”的。1978年，一个名叫朱德瑞的当地人根据方志中的线索，辗转查访到此地。似乎在过去，人们虽然知道这个地方，但又觉得还不至于为它修庙立祠，所以它的名气一直不怎么响亮。不过现在不同了。如今的中国，恢复活力的不仅仅是宗教热情，还有变本加厉的商业精神。地方政府对一切有可能被开发为旅游资源的古迹和风景区都不会放过。2002年，朱德瑞获得政府批准，在“避难石”周围建起一圈围墙，并在石前修了一座小庙。2005年，一名比丘尼行脚来到此地，面对六祖圣迹感动不已，于是决定留下来守护避难石。

我们上了几炷香，又往功德箱里投了些钱。我突然想起中午和大鉴寺方丈的约会，赶紧掏出闹钟看了看时间。不好，已经快到中午了。我们匆匆回到车上，下山往韶关方向开去。路过马坝镇的时候，李胜花下了车。为了感谢她的帮助，我想给她些钱，但被她拒绝了。她简直是个天使，而且穿得也像——她穿着一件粉红色镶银边的针织夹克。她说，帮助我们也给她带来了快乐。

到达大鉴寺时已是十二点半。方丈坐在一桌子盛宴前等着我们：　豆腐做的素虾和素鱼、油炸面筋，还有四五种蔬菜。饱餐之后，他领着我们上楼去了接待

室。方丈名叫法治，看起来五十多岁，精力旺盛。法治解释说，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之所以没能见到他，是因为他在广州学习中医。在过去，佛教寺院大多也兼具悬壶济世的功能，附近的信徒到寺院求医问药是非常普遍的。法治希望能在大鉴寺恢复这项传统。

法治方丈沏得一手好茶。他给每人斟上一杯，然后便在座位上盘腿趺坐，主动问我们关于《坛经》有什么问题要问。大鉴寺正是惠能讲授《坛经》中所述教法的道场，不过我倒并不想和方丈探讨《坛经》，我比较好奇的是大鉴寺的情况，比如它的基址在历史上是否有过变动。还真让我问着了。方丈说，大鉴寺的原址本来是在江边，离现在的位置大约五百米左右的地方。几个世纪以前，一次严重的洪灾冲毁了寺院，从那以后，重修的寺院便选址在北面不远处的高地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而后院里的那两颗菩提树则是当年由原址上的菩提树扦插移栽而成的。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问题。问完之后，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幸好丹妮艾拉还有问题。她感兴趣的是虚云老和尚，而法治在这方面知道的还真不少。他甚至认识一位尚在人世的虚云的俗家弟子。此人住在附近的县城里，法治把地址和电话都给了丹妮艾拉。茶喝到第三泡的时候，我终于又想起一个问题。在南华寺，我向监院照远问起六祖的遗物，他说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东西了。这会儿我又跟法治提起此事，他告诉我，六祖的锡杖和袈裟等遗物都收藏在南华寺藏经阁的二楼上。而他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南华寺的监院。看起来，现任监院的开放程度比之前任可逊色多了。

第四泡茶喝完，连丹妮艾拉也想不出问题了。法治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两个对惠能和虚云感兴趣的老外找上门来这种事大概不是每天都会发生。但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他们的生平事迹而不是教法，这一点好像又让他有点失望。我们始终没问他希望我们问的那些问题。我觉得自己像个痴呆一样坐着。最后，他招呼侍者拿来了几包“禅茶”送给我们，并嘱咐说如果再有问题就打电话给他。我们真诚地谢过他的盛情，便告辞了。

回到南华寺，丹妮艾拉在山门外买了一袋小芒果。回到房间，我又把茶几和椅子搬到走廊上，丹妮艾拉从靴子里拔出一把英吉沙小刀给芒果削皮，然后源源不断地递到我手上。我从未吃过味道如此甜美的水果。半袋美味小芒果下肚，再

加上中午的盛宴，已经没有理由再吃晚饭了。我们坐在走廊里谈论着虚云，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管理云水堂的女居士走了过来，她告诉我们，院子里有灯，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打开。我连忙说不用，黑点儿挺好的。

第二天早上，我给杨司机打了个电话，安排好当天的行程。我们准备去探访法治方丈昨天提供的线索——虚云老和尚的那位俗家弟子。他叫刘存基，住在乐昌，一个距离韶关大约五十公里的城市。路程倒并不远，但几天前的大雨让路况变得很糟，开到乐昌足足用了两个钟头。约好见面地点，过了一会儿，老刘骑着电动车出现了。他三岁的孙女站在电动车的前踏板上，他的两腿之间。我们跟着他继续前行，来到一个巨大的市场前。刘存基的家就在市场对面。

他比我想象得要年轻很多——今年六十八岁，也就是说，虚老圆寂时他才十九岁。老刘回忆说，第一次见虚老时他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娃娃。从那以后，他常常去南华寺拜访虚老，后来则是在云门寺，甚至后来虚云去了云居山真如寺，他还前往拜谒过一次。那是虚老入寂之前不久的事情。

眼看到了中午，老刘似乎没有留我们吃饭的意思。这在我们遇见的中国人里是很罕见的。一直坐到12:15，他终于象征性地问了句要不要留下吃饭，可我没听见、也没嗅到厨房里的任何动静，只得心领神会地客气说不用了，我们还要赶路。谢过老刘之后告辞出来，临别时他建议说：　既然要赶路，还是走云门寺回南华比较好，因为那条路的路况要好很多。他说得没错，回程我们只用了一个小时。

明天就要离开南华了。丹妮艾拉在寺院里做临走之前最后一次古迹踏勘，我留在房间里，把老刘的谈话录音誊抄到日记上。我们的谈话时间并不长，所以誊抄也没花多少时间。吃过晚饭，又在寺院里散步时，碰到两位年轻僧人。他们告诉我说，方丈回来了。我问能不能帮着安排一次见面，他们说可以试试看。接着，我们又去了监院的房间，向照远和尚申谢并告别。照远其实人还不错，就是提供的信息有点不靠谱。大概以前吃过苦头，自然平添许多世故。

回到走廊里，丹妮艾拉又呈上一大袋水果，除了小芒果还有橘子。在水果的陪伴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禅宗与道教的关系。丹妮艾拉的观点与时下大多数西方学者类似，他们相信，禅并非印度原产，而是印度佛教入华以后与本土道

教结合孕育出的新品种。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既难证实，也难证伪。且不说史料的缺乏和难以考证，就连其中诸多概念的定义都还存在许多争议。

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于这样的观点则很难认同。这些年来，我仔细爬梳了数百则早期禅师的传记，从其中涉及禅师们出家之前经历的内容来看，除却那些直接出家的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儒门转向释教的，由道入释者几希。我认为，禅既不可能是从道教，也不可能是从儒家中发展而来，它甚至不是从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中派生出来的。禅是一种崭新的事物。想想看，除了禅宗的那些祖师们，还有谁会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还有谁会对困惑的弟子说“吃茶去”？不仅道教徒和儒门弟子们不会这么做，连菩提达摩之前的佛教徒也不会这么做。

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字有极深的依恋，因此禅宗也不可避免地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几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传统。但禅的根本教法并不在文字之中，而在每位师父与徒弟之间用心印证的觉悟中。这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它是一种心灵的活动。也许有这样的可能：　这种无法用文字印证的觉悟最初产生于印度，并代代传承，但印度人对于文字的态度恰与中国人相反，他们没有文字记录的传统。所以，直到菩提达摩将禅带入中国，并在四祖、五祖，尤其是六祖的手中发扬光大，其影响力才从隐秘的僧伽内部一直扩展到社会所有阶层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禅才开始在中国人的文献里逐渐形成一种相对清晰的面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我一直坚持这种看法。就这样，我们在禅宗六祖的寺院里用语言谈论着他老人家不希望人们用语言谈论的事情，直到开大静的钟板敲响，才把我们赶回了各自的房间。一弯新月爬上了寺院的屋顶。晚安，惠能。

第二天一早，我们收拾好东西，正喝着咖啡，昨天那两位年轻僧人来了。他们带来了好消息，　方丈同意见我们，而且就是现在。他俩领着我们穿过迷宫一般的回廊，来到寺院东侧一个新建成的院子。它完全独立于南华寺里的其他建筑群，像一座闹中取静的寺中寺——这是方丈为应对慕名而来的人潮所想出的办法。我们爬上一道石阶，敲开一扇巨大的门，溜了进去。院子中央，数百株盆栽花卉盛开在这南方的四月天里，既安静又热烈。

院子里的正房是一座三层高的建筑，南华寺的高级僧侣们大多住在这里。方丈法号传正，六十岁上下，正在二楼的会客室等候我们到来。年轻僧人事先交代

过，方丈这几日患了严重的感冒，不便打扰太久。我们聊到这几日在南华寺周边访问所得，他确认了大鉴寺法治方丈和老刘居士的说法：　惠能的锡杖、短袜和武则天所赐千佛袈裟的确都收在南华寺藏经阁。他还确认了六祖避难石的真实性。

传正的状态的确不太好，我们不愿令他病情加重，待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临别之际，他把意昭法师在香港的电话给了我们。意昭是至今仍在弘法的虚云弟子之一。“如果你们想知道虚云的情况，”传正说，“拜访意昭法师是最好的选择。”他又让侍者拿来一大包礼物，礼包上印着纪念南华寺建寺一千五百周年的字样——这些礼物都是去年举办庆典时准备的。最后，传正方丈拿出他的名片，写上手机号码之后递给我，说以后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他。方丈的热心让我再一次想起监院，不免又比较一番。

我们告别方丈往回走，路过大雄宝殿时最后拜了拜六祖惠能，然后到云水堂取了行李，朝山门外走去。三只被人拿到寺院里来放生的珍珠鸡一直跟着我们，从云水堂一直跟到了放生池。明天就是清明节了，大概是因为最近寺里太忙，僧人们忘了给放生池换水，成百上千条信徒送来放生的鱼翻起了白肚皮。工人们正在排干池水，用网搭救那些尚未死去的鱼儿。我和丹妮艾拉背着行李从旁经过，向等在外面的老杨走去。

第十五章 无终

我的朝圣之旅差不多要结束了。行程表上还剩下最后一页： 广州。杨司机送我们到韶关上了一辆大巴，三小时后，我和丹妮艾拉已身在人声鼎沸的广州汽车客运站。车站外，汹涌的车流和人潮就如随时会吞噬一切的洪水。我们抓住机会上了一辆出租车，夺路而逃。

出租车往南开去，不多时来到沙面。那原是珠江水道中冲积出的一片沙洲，鸦片战争后，英国和法国将它强占去，做了两国在广州的租界。他们在沙面修堤筑坝，大兴土木，建成一座公共设施齐备的人工岛，岛上领事馆、教堂、商行、医院、银行、酒店一应俱全。沙面遂成了殖民地官员和商人们在广州停留期间自得其乐的小天地。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岛上仍然保留着几十幢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其中规模较大的几座还被改造成了旅馆。我在小岛南端的沙面宾馆下了车，丹妮艾拉的目的地则是珠江对岸中山大学的青年旅舍——毫无疑问，青年旅舍比殖民地风格的旅馆更符合她的无产阶级品位。分手之前，我们约好了第二天早上碰头的地点： 华林寺。那是达摩祖师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走进旅馆大堂的一瞬间，我闻到了胶水的味道。酒店正在重新装修，虽然还在营业，可谁愿意忍受装修的噪音和气味呢。我转身出来，才发现街对面就是著名的白天鹅宾馆。尽管我从未来过沙面，但白天鹅的大名早有耳闻： 它是广州最早开业的豪华酒店，也是全中国第一家合资经营的酒店，其合资方来自香港，市场定位则完全针对国外旅行团。酒店周围进出的大巴上，人行道的树阴下面，路旁的酒馆和纪念品商店里，到处是成群结队、体形壮硕的西方人。要不是看见他们，我都快忘了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块头有多大了。走在他们身边，感觉就像是在和一群海豹一块儿游泳。

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在中国内陆的乡下混迹了一个多月，现在我需要找个不那么喧嚣的地方慢慢适应广州（多亏沙面宾馆在装修）。我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转到相对安静的沙面岛北端，住进了胜利宾馆。宾馆老楼的房间价格颇为公道，二百八十块一晚。宾馆隔壁就是一间专卖洋酒的商店。纯麦威士忌太奢

侈了，但一瓶波尔图酒只要一百一十块。今夜，伴我入眠的不再是禅院的钟声与课诵，而是红宝石色的酒浆和久违了的热水浴缸。

次日清晨，我打车前往华林寺与丹妮艾拉碰头。这座昔日达摩居停过的梵刹，如今坐落于繁忙的长寿路与康王路路口，周围是鳞次栉比的珠宝玉器商行和“华林玉器广场”。

根据中国古代的佛教文献记载，菩提达摩可能出身于五世纪时南印度帕拉瓦王朝的一个贵族家庭。帕拉瓦的统治疆域主要是印度次大陆南端东部、沿孟加拉湾分布的狭长地带，在其境内有一座名为摩诃巴里补罗的著名港口，是往来于南印度与南中国的各国商旅必经之地。菩提达摩正是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国的。在他的老师般若多罗的鼓励下，达摩搭乘一艘商船从摩诃巴里补罗港扬帆出海，沿着海岸线绕过中南半岛，一路走走停停，历时三年终于抵达南海（即今天的广州）。据唐朝高僧道宣的《续高僧传》载，达摩到达广州时，正值南朝的刘宋王朝时期，具体时间有人考证为公元475年。后世的汉传佛教典籍则有的将达摩入华时间推迟到了公元520年，为的是让他能和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在历史上相遇，因为后者要到502年才初登大宝。不管怎样，达摩来过广州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在广州期间，他的栖止之地便是华林寺，而且在此一住三年。

站在如今的广州街头，已经很难想象华林寺一千五百年前的景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比现在大得多。从六世纪到十世纪，广州一直是一个人口和文化都极为多元的国际性港口。据当时中国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史学家推测，居住在广州城的外国人大约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以当时的人口规模而论，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而且，这是一群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商人和水手，从来居无定所，一刻不停地往返于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以及中南半岛的各个王国之间。

华林寺所在的位置正是当年朝廷为外来人口在城南开辟的居住区“番坊”一带。很有可能一开始它只是印度僧人在广州的临时落脚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全城的四大佛寺之一。它最初的名字叫“西来庵”——也许是为了让中国人一看就明白他们是从哪来的。“西来”二字后来成了禅宗公案里最常用的典故：“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迟至十七世纪的清朝初年，西来庵才改称华林寺，其名得自当时寺院周围种植的数百棵果树。遗憾的是，“华林”如今早已不见踪影。近代以来，华林寺的地

皮大幅缩水，已经变成一座可怜的城中小庙。据说，寺院方正在努力与各方斡旋收回庙产事项，但在地价飞涨的广州城，针对每一寸土地的谈判都极其艰难。

今天是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为数不多的阳历节日之一，时在春分日之后的第十五天。上香的善男信女们挤满了华林寺的大小殿堂，争先恐后地焚烧香烛纸钱，整个寺院都笼罩在蓝色的烟雾之中。为了躲避浓烟，我们走进了寺院最后面的五百罗汉堂，这是华林寺里硕果仅存的前朝遗物，它建于184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的那年。与大多数中国寺院的佛堂不同的是，五百罗汉堂的平面是一个由许多条纵横交错的回廊构成的巨大“田”字形，五百尊真人大小的罗汉铜像便供奉在这些回廊里。“罗汉”或者“阿罗汉”，是梵语“arhat”的音译，原意为“离欲”，在佛教中被用来称呼那些了断一切嗜欲，解脱了红尘生死的修行者。修成罗汉果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华林寺的罗汉似乎比别处标准更宽松些——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位新当选成员，马可·波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马可·波罗弄不好真的修成了罗汉果位也未可知。至少他也是“西来”的。

出了佛教名人堂，我们穿过院子里的重重迷雾，又一头扎进新建成的初祖达摩堂。佛堂之中供奉着一尊高达七米的达摩趺坐像。如此巨大的铜像，造价想必极昂，而且工艺其实颇有水准。但是在看过了其他真人大小的祖师和罗汉之后，这尊过于雄伟的造像，以及那些前仆后继的信徒，反倒让人觉得有违禅理。达摩不是自己也说过么：“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礼佛。”（引自《菩提达摩论》）

在一旁照看佛堂的僧人告诉我，等到周围民居的动迁完成，华林寺还将建起一座规模更加宏伟的大殿，用于供奉华林寺的镇寺之宝佛祖舍利。说来也巧，这批佛舍利的由来也和动迁有关。1965年，政府决定搬迁华林寺原址上的一座白塔，无意中在塔基下发现一具石函，舍利便藏在函中。据说，这具石函是1655年由顺治皇帝秘密送来华林寺的，但是，与舍利一同出土的文字资料里既没有解释顺治帝从何处得来这批舍利，也未说明他为何要将其放在华林寺。唯一可知的是，石函中的木匣上写了“佛舍利”三个红字。这批舍利原有二十二颗，但出土之后历经辗转，其中一颗已经神秘地消失了。我猜想，当时满洲人刚刚入关不久，将至宝舍利送来帝国南疆，也许有抚远定边、驱邪镇妖的用意。不过，我们很难说顺治皇帝的选择是明智的：　佛陀本人就是一位西来的“外国人”，用它的遗骨镇守

边疆恐怕很难灵验。离开之前，我和丹妮艾拉也点燃了几炷香，为寺院上空的滚滚浓烟添砖加瓦。

达摩祖师离开广州北上之后又过了二百年，惠能来了。公元676年的一天，他走进了华林寺北边不远处的法性寺。那天，正逢方丈印宗法师开示《涅经》，可能是在讲课的间歇时分，忽有阵风吹过，堂前旗幡招展，两名僧人因而争论起来：　　一个说是风在动，另一个说是幡在动。惠能听见了他们的争论，插话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见宗宝本《坛经·自序品第一》）

法性寺到了明代改名为光孝寺，并一直沿用至今。被风吹动的旗幡早已不在了，但旗杆还在。我们走进光孝寺，走过这根著名的旗杆在地上投下的影子，进了大雄宝殿。大殿的内墙上挂满了黄纸，每张纸上都写着一位逝者的名姓，地上摆满了供奉给死者的鲜花果品。光孝寺的前任方丈本焕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禅师，他为了提倡坐禅，把大殿里原来供人磕头用的拜垫全都撤去，换上了几百个用于打坐的坐垫。由于是清明节，大殿里"座无虚席"，当然，没有人是在打坐。大家都是来祭奠墙上的亲人灵位的。人们低声交谈着，仿佛是在等待会议的开场，领导还没来。

这样的场合不太适合我们俩加入，于是我们悄悄地退了出来，去看殿后的瘗发塔。来到光孝寺之前，已经得到黄梅东山法门传承的惠能一直都未正式剃度出家，而在那场"风幡论辩"中语出惊人之后，印宗方丈得知了他的身份，于是就在寺中亲自为他剃发授戒，并将剃下的头发埋在一棵菩提树下。之后不久，埋头发的地方建起了这座塔。

有人在瘗发塔前的香炉里投进数以捆计的纸钱，顿时烈焰腾空，继之而起的浓烟朝着头顶的菩提树冲了上去。光孝寺有些古树的树龄已在千年以上，除了菩提树，还有广州的市树木棉。这种原产于印度的外来树种大约是和达摩同时来到中国的。眼下正是木棉树的花季，有人在树下捡起凋落的花瓣，然后细心地一一展平收好。这种橙红色的椭圆形花瓣晒干后可以入药，在中医眼里具有清热去湿之功效。

木棉树后面，几个僧人正站在一张桌子旁边为重修观音殿募集善款。全中国的寺院都在重修扩建，光孝寺自然也不甘人后。而且，因为可以借助本焕禅师的影响力，它的进展要比华林寺顺利得多。本焕禅师年轻时曾和我的师父寿冶老和

尚共同主持五台山碧山寺，1948年始南来，应虚云大师之请前往南华寺接任住持，从此留在南方。1958年，本焕被打为右派，在劳改农场度过了十五年难熬的岁月，出狱之后，他做过多所寺院的住持，光孝寺也在其中。他还住持修复重建了一大批重要的佛教丛林。佛教在今日中国能如此繁荣，本焕实在功不可没。我第一次见到本焕就是在光孝寺。不过，年届百岁高龄的本焕长老如今已经离开广州，搬到深圳东郊的一座僻静山寺里去了。

离开光孝寺前，丹妮艾拉和我也为观音殿捐了一百块钱，并在一片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胜利宾馆又住了一晚，次日清晨，我早早退了房，把行李寄存在前台后出了门。在广州汽车客运站，发往新兴县的班车每小时一班，我坐上八点钟的那班出了城，沿广肇高速公路朝西南方向开去。我们先过珠江，接着又过了它的支流西江，一路经过数不清的鸭池、鱼塘和工厂，在肇庆附近驶出了高速，沿着新兴江向南又开了一阵，前方公路上赫然出现一面巨型横幅，上写：“欢迎来到禅宗六祖惠能故里新兴县”。

广州光孝寺

本焕长老

县城的汽车站外聚集着一群摩的，另有几辆破破烂烂的小巴。我稍作权衡，还是决定坐小巴。出城向南，十几公里外的龙山脚下便是六祖惠能出生长大的地方。707年，当朝的中宗皇帝为表达对大师的敬意，下令将惠能故居改建成一座寺院，并赐名“国恩寺”。712年，惠能从宝林寺返回故乡，次年在此圆寂。

我进了国恩寺，在客堂里找到知客。他向我隆重推荐寺外的温泉酒店，但我是专程来访惠能的。我说，如果云水堂还有床位，最好能住在寺院里。知客耸了耸肩膀，说好吧，便让一位女居士给我安排房间。午斋时间已过，不过他说还有饭吃。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斋堂坐下，片刻之间，饭菜上来了——一碗汤、一盘剩菜。虽然是剩菜，但味道并不差，而莲藕花生汤味道好极了。

吃完饭，负责住宿的女居士把我领到后院云水堂。女居士姓张，是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她的样子看起来不怒自威。张居士带我进了一个六人间，里面全是硬板床，床上铺着床单，床头放着谷壳枕头，床尾是一床叠好的薄棉被。房间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股霉味。刚躺下，雨水立刻从天上倾泻下来，就好像是为了向我说明霉味的来源似的。这是一场典型的热带暴雨，通常它们持续的时间都不太长。可惜我的午觉也没睡多久。雨刚一停，外面就有人点燃了一串鞭炮，劈劈啪

啪响了足有三四分钟，最后以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收尾。震撼之余，我下床冲了杯咖啡，然后搬了把椅子到走廊里坐着发呆。水汽正袅袅地从对面的寺院屋顶上升起。

既然雨已经停了，觉也没法睡了，我决定去寺院里走走。国恩寺里葬着惠能的父母，墓旁还有六祖为纪念父母所建的报恩塔。寺院南侧一棵巨大的荔枝树，据说是惠能晚年亲手栽种的。整个寺院看起来像是一座公园。走马观花之后，我回到云水堂向张居士打听是否还有其他可看之处。她建议我去看看惠能出生的村庄，还有他圆寂的地方。两处都不太远，她教我一定要记得跟摩的还价，绝不要超过十块。

走到山门外，却只看见一辆摩的，而且他张嘴就要二十五，绝不还价。没办法，只能认栽了。聊以自慰的是，摩的跑起来之后立刻感觉凉快了许多，于是心情大好。

惠能就出生在新兴江对岸的夏卢村。村里的孩子们一看见我，全都围了上来，拉拉扯扯地带着我上山看了卢氏家族后人的墓地（惠能出家前俗姓卢）。看过这村里唯一可看的东西之后，我回到摩的上，继续向南跑了两三公里，拐上一条进山的小路，最后停在一排石头房子前面，它们看起来像是一座寺院的一部分。

这个名叫“藏佛坑”的地方就是惠能圆寂之处。此地人迹罕至，看门人潘云生看起来煞是孤独。潘居士热情地为我倒了杯茶，然后坚持要我在佛龛前供上几炷香。烧香礼拜已毕，他才放我沿着溪谷继续上行。据潘云生说，惠能是在国恩寺的大殿里圆寂的，就在入寂的一刹那，他的肉身突然从蒲团上飞起，像一道光划破夜空，降落在这条溪谷上游的一块大石上。弟子们循着光的方向找来，终于在溪谷的尽头发现了依然保持趺坐姿态的六祖肉身，于是将其送去韶关南华寺。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六祖的不坏肉身一直端坐在南华寺六祖殿里。

快接近溪谷尽头的时候，山里的蝉鸣突然噪响成一片。这是久违了的声音。自从离开台湾搬回美国西海岸，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它们的声音了。中国古人相信，蝉是一种具有再生力量的神奇动物。它们在黑暗的地下熬过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次年初夏破土而出，甩掉躯壳，飞上枝头，放声高唱着度过余生。住在台北阳明山的那几年，每到九月下旬，山林里的蝉声就开始日渐稀落下去，愁绪也在

我心头慢慢涌上来；　来年的第一声蝉鸣则通常出现在五月初，它总是令我欣喜不已。眼下清明节刚过，藏佛坑里却已是蝉声响彻，而且不是一只两只，是满山遍野的蝉声。

礼过六祖圆寂之地，回到国恩寺时刚好赶上晚饭。到斋堂用斋的僧人大概有二十多位，居士的人数则两倍于此。在这方面，每个寺院的情况各自不同。有的寺院甚至看起来更像养老院而不是佛教道场。回到云水堂，张居士好心提醒我：晚上七点钟开始，寺院会用水泵把温泉从山下抽上来供大家洗浴，八点钟结束，注意不要错过。我看了看时间，五点刚过，不如趁此机会去访一访国恩寺的方丈。

广东新兴县藏佛坑，六祖涅槃处

知客把我带到会客室里坐下，过了一会儿，如禅方丈走了进来。方丈是本地人，身材不高，看上去大概五十岁上下。他的经历很简单：　十九岁在国恩寺出家，后入北京中国佛学院进修，1986年毕业后回到国恩寺任副当家师，两年前出任方丈。作为六祖故里的方丈，如禅自然也精研《坛经》。对于六祖众说纷纭的

身世，他还提出了几个颇为新颖的论点。

在《坛经》开篇，惠能自述家世，曾说到自己“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有一天，他去给客人送柴，听到念诵《金刚经》，忽然心有所悟。一问之下，客人说此经是从东山五祖忍大师处听受，惠能这才决心北上黄梅。按通行的理解，《坛经》此处所说的南海，自然是指今天的广州了。但如禅告诉我，就在新兴县郊外的新兴江边，也有一个叫做“南海”的地方，而根据他的考证，那里才是《坛经》中所说的南海。他给我看了一组照片和碑刻，以证明所言非虚。

如禅还送给我一套由他主编的五卷本大部头，里面几乎囊括了中文世界里所能找到的关于《坛经》的一切。但他谦虚地说，这套书收的内容还不是很全。

如禅是个极其随和的人。我们聊得投机，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七点钟将至，为了不错过温泉浴，我准备起身告辞。这时方丈说：“你去收拾一下东西，我带你换个房间。”起初我以为他指的是在云水堂里换个房间，谁知他带着我出了山门，一直走到山下的温泉酒店。方丈说，不久前这家酒店被一位居士买下来送给了寺院，所以，现在这儿也成了国恩寺的“云水堂”。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如禅把我交给前台就回寺里去了。服务员给了我一个二楼的房间，其内部情状与云水堂那散发着霉味的硬板床相去甚远，　地面、墙壁、床单，一切皆白。床垫紧绷绷的，硬币扔在上面能弹起多高。居然还有空调。奇怪的是，作为一间温泉酒店，这里的浴室却没装浴缸，只有淋浴间。但我没有就此放弃洗温泉浴的决心。我走进淋浴间，堵住地漏，把龙头开到最大，过了一会儿，地面终于积起一层滚烫的、散发着硫黄味的温泉水。然后，我在地板上躺了下来。

洗完温泉浴，我开了空调，爬上洁白如雪的大床。正在写日记的时候，天上突然风云叱咤，雷电交加，雨水再度倾泻下来。我关上空调打开窗，外面已是夜凉如水。半夜里，雨停了。池塘里的青蛙旋即开始彻夜无休的大合唱。

在惠能的时代，广东各地绝大部分的居民应该不属于汉民族。所以，我一直有种猜想：　惠能的母亲可能是当地的某个少数民族。他的父亲来自范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带，但惠能却是在这蛙声震天的岭南出生的。听着窗外的蛙鸣，我突然想起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禅宗六祖说不定和他们竟有某种渊

源。这个拥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非汉民族（比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人口之和还多）自古就和青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壮族人崇拜蛙神，在他们的世界里，蛙神是雷神的儿子。对于从事稻作农业的壮族人来说，这对父子几乎是最重要的天神。在壮族人的求雨仪式上，负责向天界传递人间消息的便是蛙神。

1992年的时候，我曾给香港的一家电台做过一档有关中国山地民族的系列节目。当时采访的一位壮族妇女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了蛙神崇拜的来龙去脉。很久很久以前，有位老太太晚上睡觉的时候嫌蛙声太吵，就让她儿子想想办法。儿子去灶上烧了锅开水，兜头浇在窗外的青蛙身上。果然，蛙声平息了，然而那些没被烫死的青蛙蹦跳着逃离了老太太的家，还带走了附近所有的青蛙，不一会儿工夫，山里的青蛙跑得一只也不剩。转眼到了夏天，山里久旱无雨，太阳把土地烤得冒了烟。

绝望之下，儿子走到村里的神庙前，向供奉在那里的壮族先祖布洛陀祈祷，祈求他的帮助。布洛陀告诉他，被他烫死的青蛙里有一只是雷神的儿子，除非他向雷神赔罪，并且从此像照顾亲人一样对待青蛙，否则永远都不会下雨了。老太太的儿子听了布洛陀的话，于是天降甘霖，庄稼得救了。从此，祭祀蛙神成了壮族人最重要的节庆活动。祭蛙神的活动从每年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开始，这一天的清晨，村里的老人们会在日出时分敲响铜鼓，将全村老幼聚集一处。村民们带着锄、镐等农具从家里赶来，在神庙前祈祷完毕，便四散开去，在乡间的石畔溪旁到处寻找青蛙。第一个找到青蛙的男人和女人将分别成为本年度的蛙王和蛙后，他们将找到的青蛙带回到神庙前，交给村里的巫师。巫师手捧青蛙，带领全村老幼重新回顾了蛙神的重要性之后，将两只青蛙杀死，装进一个竹匣，然后供在神庙中。接下来是村民的狂欢庆祝。狂欢通常在晚间进行，并一直要持续半个月之久。到了正月十五月圆之夜，两只青蛙的灵魂就该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了。天上的雷神听了蛙神的劝说，便会保佑壮族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年之后，一切重新来过，壮族人的好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过了下去。

壮族人的这一传统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考古学家们在壮乡各地发现的五百多只巨大铜鼓，年代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对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来说，铜矿是一种极为珍稀的资源，而铜鼓的制造工艺又极为复杂，因而每一面铜鼓的诞生都包含着极其高昂的代价。但这正是壮族人所需要的：　　铜鼓珍贵稀

有，发声雄浑悦耳，从诚意和效果两方面都应该足以打动他们一心想要取悦的雷神。

我终于在蛙声中睡着了。在梦里，我见到了虚云老和尚，他坐在一块空地上，周围矗立着许多建到一半即将完工的禅寺。这是个奇怪的梦。此前我从未梦见过虚云。

清晨，青蛙们结束了合唱。啁啾的鸟鸣取而代之，各种音色旋律不一而足。一场豪雨之后，所有的事物都看起来生机勃勃。为了不辜负那难得的温泉水，我又洗了个澡，然后收拾好东西下楼。如禅的司机准时来到酒店门口，把我送进了新兴县城。三小时之后，我重新回到沙面岛上的胜利宾馆。又过了三十分钟，如禅送我的书从宾馆附近的邮局踏上了奔赴美国的旅程。接下来，是空调房里的懒睡，两杯摩卡冰咖，和一块香浓味甜的提拉米苏。

黄昏时分，我出了沙面岛，走到清平市场附近去找吃的。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到处是打牌和玩麻将的闲人，市场里则是野生动物的天下。只要是还没灭绝的物种都有可能在这儿出现。还有卖药的，他们三五成群，手里攥着大把钞票，身后的面包车里摆着熊掌虎鞭、龟蛇虫草，一切能让你举而弥坚或者长生不老的灵药。又要变天了，一阵凉风吹过，天上飘了点雨丝。我顺势躲进路边一家毫无特色的饭馆，吃了顿平淡无奇的晚餐。回到宾馆，两杯波尔图酒下肚，立时睡意弥漫。旅行真的要结束了。

早晨醒来，我跟丹妮艾拉通了电话，约好在华林寺门口碰头。我还想最后寻访一处可能与菩提达摩有关的古迹。在约定的时间见面之后，我们一起打车去了南海神庙。那里应该是达摩渡海来到广州时最初上岸的地方。司机从没去过南海神庙，途中他停车问路多达六七次，最后终于不辱使命，把我们带到了广州东郊的庙头村。下了车，远远便望见神庙入口处的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　海不扬波——这是古往今来出海旅行和谋生的人们由衷的愿望，也是他们来此祈祷和还愿的主要目的。

南海神庙坐落在东江与珠江交汇处的黄木湾口，古时候，这里也是外国商船下锚和卸货的地点。不过，南海神庙在正史中第一次出现距离达摩从广州登岸已

经又过了一百多年。公元594年隋朝建立之后，朝廷派员来到南方，按照国家祭祀岳、镇、海、渎诸神的礼制在此修建了一座宏伟的神庙。如今看到的南海神庙，虽然历代屡经重修，但规制大体沿袭了隋唐的格局。值得一提的是，在供奉南海神祝融的大殿里，竟有一尊神秘的印度人造像。民间传说这位乃是菩提达摩的弟弟，又有人考证说，他可能是唐朝年间从印度摩羯陀国来华的使者达奚。据说，达奚来到广州之后眷恋不肯去，遂在南海神庙做了庙祝，并在庙前手植了两棵从印度带来的菠萝蜜树。且先不论他到底是谁，这位印度人的名气后来甚至盖过了南海神，以至于本地人都以那两棵波罗蜜树为神庙命名，直呼“菠萝庙”。直至今日，南海神庙西侧还有一座菠萝庙船厂。

地方政府自然不会错过对神庙进行“旅游开发”的机会。和我上次来时相比，神庙里又出现了几座新建的殿堂和长廊，它们周围摆放着历代朝廷和文人墨客留下的碑刻，碑文所述不外乎祈愿海路平安或称颂朝廷平靖海疆有功之类。现存最早的《南海神庙碑》刻石于公元892年，碑文作者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文豪韩愈（旅行开始之初，我在北京拜谒过的诗人贾岛就曾蒙受他的指点）。

除了韩愈的碑文之外，南海神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我们从庙里出来，登上大门西侧一座凸起的小丘。从这片古称章丘的高地南望，正是昔日达摩及其同船旅者登岸的码头。古时候，人们就在这里向出洋的亲朋挥手告别，直到孤帆化为远影；　或者有分别多年的亲人回乡的消息传来，人们也会在此登高翘首以盼。然而一千五百年过去，两江汇流处淤积的泥沙已经把江岸向南推移了将近两公里。1973年，从事火力发电的黄埔电厂在此拔地而起，原先庙前朝向码头的神道如今正对着电厂高耸的烟囱。当年樯桅如林、云帆蔽日的盛景，转眼已成旧梦。

我的朝圣之旅到此就该结束了。我向南海神告别，并致以崇高的敬意——达摩祖师西来传法得以平安抵达，为我等带来那不立文字、不辨东西、无心无相、无始无终的禅法，其中当有海神的功劳。

从章丘下来，我们走到公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城。在胜利宾馆旁边的一家饭馆里，丹妮艾拉和我一起品尝着“新派上海料理”，最后一次展开我们的共同话题：　虚云老和尚。虚云并不在我的行程之中，但我对他的兴趣并未因此稍减。我们谈到了他的弟子，如今身在香港的意昭法师——南华寺的传正方丈给过我们联

系方式。既然我的朝圣计划已经圆满结束，何不趁机拜访这位几乎是硕果仅存的虚云弟子呢？

我并没有马上出发。由于之前已经约好和南怀瑾居士见面，第二天我飞去了上海。拜会过南怀瑾居士，又陪着几个朋友游览了江浙两地的佛教圣地，终于动身前往香港之时，已是两个星期之后了。我在深夜抵达，住进了九龙的香港海员俱乐部。这是一家由殖民地时期的“海员传道会”成立的服务机构，超级物美价廉。这当然不是香港唯一的廉价酒店，但就性价比而言，我敢说它打遍全港无敌手。大约折合四十美元的房价包含了一顿丰富的早餐，此外，你还可以在这儿游泳，做礼拜。更重要的是，它的地段无可挑剔，步行去尖沙咀天星小轮码头只要几分钟，尖沙咀地铁站更是近在咫尺。

广州东郊庙头村，南海神庙前神道遗迹

当天晚上，一场特大暴雨浇在了香港头上。第二天的早报上说，这是香港今年的第一场黑色等级暴雨，降雨量为港岛二十二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但香港是见过大世面的。到了早上出门时，所有的降水已经全部回到了维多利亚湾里。我给意昭法师打了电话，他说： 没问题，你现在就来吧。

看来今天运气不错。曾经随侍虚云大师左右长达五年时间的意昭，如今是香港著名道场竹林禅院的方丈。除了待在香港，他还经常北上传法。

从海员俱乐部步行两分钟，就到了尖沙咀地铁站，抵达荃湾线终点用时三十分钟，出荃湾站，再坐的士上芙蓉山，五分钟以后，竹林禅院到了。意昭已在客堂等候。年届耄耋的老方丈上身着件汗衫，下身穿条睡裤——这是过去港台人士

度夏的标准行头。但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如今的香港，也只有穷人、老人和僧人还能具备如此的从容与随意。

在客堂的两张藤椅上分别落座之后，我简单说明了来意。作为丹妮艾拉的代表，我问方丈，是否可以分享一些尚未见诸佛教正史的虚云事迹。他说，陪伴虚老左右的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一次，虚老在南华寺主持授戒，其中有一名僧人受戒已毕，在披上袈裟的一刹那，突然间消失不见。寺众到处寻找，最后人没找到，却在庭院里的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他的袈裟。于是有人说，定是这棵大树受到了佛法感化，于是幻化成人形来受虚老传戒。那棵树至今还在南华寺，就在山门背后，放生池畔。意昭说，这样的奇事几乎每天都有。

意昭方丈是香港本地人，出家的道场就在竹林寺。1940年他削发为僧时，还是一名少年。第二年，日本人打到香港，他跟着逃难的人群北上，几个月后到了韶关，在南华寺住了下来，一直到1944年得授具足戒。当时虚云老和尚正主持重修云门寺，于是到了那年年底，意昭便慕名投奔虚老，从此当上了他的侍者。他说，当时的生活很苦，根本吃不饱饭。但所有人都一起劳作，共同努力，虚老也不例外。

我们开始谈论禅。意昭提到他去年在云居山真如寺参加的一次“虚云禅修思想座谈会”。他说：　　“人们反复提到虚老的禅定功夫如何高超。后来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虚老的禅定功夫一点也不高。禅定这件事上，本来就不应该有所谓高下之分。禅定是无苦亦无乐的境界。如果虚老有功夫，那他也能把这功夫丢掉。所谓诸法皆空，本就不应有得失之心。虚老已经不在得失之中了。

“我们坐在这房子里，它有门，还有窗。如果关上门窗，我们就出不去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痴迷于房子和门窗的观念。这些观念就是我们的无明。如果能够领悟到这些观念的虚幻本质，我们就随时都可以出去。而根本上来说，其实‘出去’也是虚幻的——没有房子，也就没有出。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对于虚老这样的禅师来说，禅定功夫有时候有用，有时候又可能毫无用处。”

意昭再次站起身来，进了一个房间，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他在照片背面写下一首传法偈：

赤松仁者

心无所住，
染法不生。
对境无著，
苦乐无根。
一念动时，
成生灭因。
了悟无常，
得自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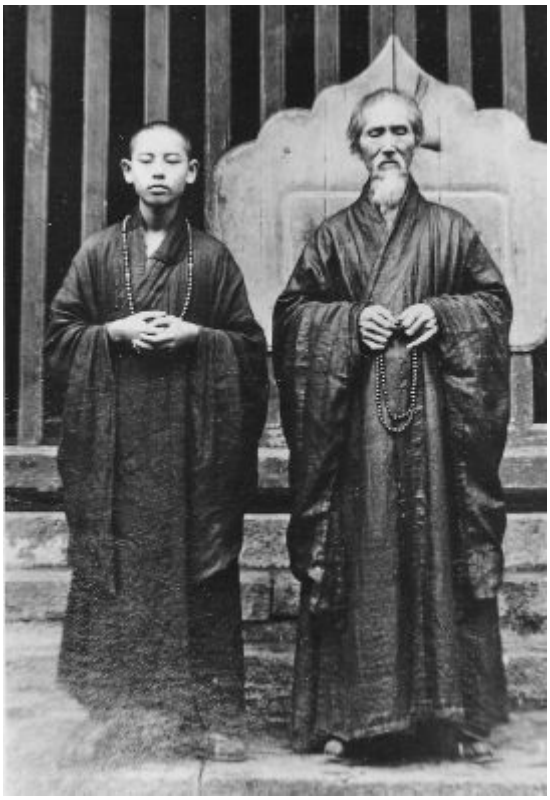
在末尾处，他题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写下日期：　三月廿三。按西历，今天是四月二十五日。在这张摄于六十年前的照片上，年轻的意昭与须眉皆白的虚云老和尚并肩而立。意昭说，那一年他十四岁。

让我想想，十四岁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十四岁——我“出家”于好莱坞的一所寄宿学校，与我共住的其他“出家人”都是些标准的富二代——当然，我自己也不例外。学校的环境倒没什么话说，但它是所军校，这意味着你只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去欺负别人，要么被人欺负。而我唯一可以仰仗的“师父”当时并不在身边。在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把全家搬到了爱达荷州，因为经常出差，他雇了一个叫乔治·威廉姆斯的助手帮他安排差旅行程。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常陪我父亲到附近的群山里打猎或者飞钓。他在蒙大拿和怀俄明两州因杀人罪名遭到通缉，因此同时又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家伙。比如说，他去酒吧的时候靴子里永远藏着枪。我跟着他学过飞钓如何甩竿，还练过猎枪的枪法。那时候，乔治·威廉姆斯就是我的禅师，而美国西北的群山就是我的禅堂。这也许不能算是一种宗教经历。可谁知道呢，也许这其实挺宗教的。不管怎样，是他把我带进了荒野，让我习惯了长时间独处的生活。而二者都令我深深着迷。

意昭把照片递给我，继续说道：“自我并不存在。由于无明的遮蔽，我们总是因眼前所见而生起分别之心。无明使我们陷入无尽的生死轮回，而解脱之道就在于领悟世界的本质——自我并不存在。你我从未出生，也永远不会死亡。无明导

致的分别之心使我们贪恋物欲，进而贪生怕死。释迦牟尼的证悟之道便是从领悟‘无我’，进而解脱生死开始的。这是一切众生都能做到的事。”

我站起身，向法师深施一礼，互道珍重，然后告辞下山而去。我在香港和台湾继续游荡了十来天，见了些朋友，买了更多的书和茶叶，再把它们统统寄回美国。但回想起来，就在意昭法师把照片递给我的那一刻，在我回到十四岁之前的群山和荒野之中的那一刻，这次旅行已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1946年，意昭法师随侍虚云老和尚于潮州开元寺弘法

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生命的起点一路跋涉而来，途中难免患得患失，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令我们无法看清前面的方向。在这场漫长的旅行之中，有些包袱一念之间便可放下，有些则或许背负经年，更有些竟至令人终其一生无法割舍。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幻象罢了。

第十六章 不归路

要回家了。尽管一路上已经寄了许多包书和茶叶回去，上飞机时，两件托运行李里仍然塞满书和茶叶。为了写这本书，它们都不可或缺。

台北中正机场，华航班机。目的地：　西雅图。从台北去美西的这条航线我飞过大概不下十几次。飞机高悬在太平洋上空三万英尺的某个地方时，我总会想起当年第一次从美国西海岸飞赴台北时的情形。

那是1972年9月1日。父亲开车送我去洛杉矶伯班克机场，我从那儿先飞旧金山，然后转机飞台北。他给我买了张单程机票，估计钱是我波琳姑姑或者宝琳姑姑出的。那时候，父亲已经破产很多年了。他早年挣下的万贯家财，全都在与我母亲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里捐给了离婚律师。从那之后，他主要靠我这两位姑姑的救济度日。

伯班克是北好莱坞郊外的一座小型机场，当年，送机的人们可以一直送到登机口，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检完票，转身，挥手告别，然后走向停在外面的飞机。登机时间到了，人们纷纷起立排成一队。这时，站在旁边的父亲突然掏出两张百元大钞塞进了我的口袋，加上兜里自己的十三块钱，这就是我去台湾时的全部财产。不过，那时候也并不觉得揣着十三块钱和一张单程机票飞赴大洋彼岸这事有多不靠谱。我是打定主意去台湾的寺庙出家的，要钱干吗？而且，我当时也没打算回来。至少没打算很快回来。

出发前一天，我去医院和奶奶告了别。她那会儿已经有一百零二岁了，因为患上肺气肿才住进医院。小时候，我基本上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后来上了好莱坞的军事寄宿学校之后，周末也常跟她，还有两个姑姑一起过。她们住在格伦代尔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我每次去就睡客厅里的折叠沙发床。宝琳姑姑结过一次婚，婚后的第二个星期她就搬回了格伦代尔的公寓。她们喜欢凑在一起看电视里的职业摔跤比赛，还有轮滑比赛。奶奶有吮含无烟烟草的嗜好，所以房间里总是放着一个用咖啡罐做的痰盂。在家里，奶奶负责做饭，姑姑们则每日沉浸在爱情小说里长吁短叹。壁橱里堆满了她们的这类精神食粮。

我父亲这边的家族成员都是外表豪放内心婉约型的。他们从小在阿肯色州小石城附近的农场里长大。后来，父亲在底特律出了事，奶奶才把农场卖了，举家迁至底特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几年前，父亲跟他的几个表兄弟聚在一起，干起了抢银行的勾当。他们从阿肯色一路往北抢，没过多久就被警察掌握了动向。最后在底特律，警察提前埋伏在他们要下手的那家银行，将这伙亡命之徒一网打尽。表兄弟们全部被当场击毙，唯独父亲拣了条命出来，只被打伤了膝盖。就这样，父亲下了大狱，奶奶带着我两个姑姑来到底特律。波琳和宝琳当年都是美女，而且作风大胆。她们在州长常去吃饭的凯迪拉克大酒店谋了份服务员的工作，然后设法接近州长，最终说服了他帮父亲减刑。

六年以后，父亲出狱了。奶奶出卖农场所得的收入里也有他的一份。于是他用这笔钱买下了得州一家酒店的承包经营权，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大，酒店越开越多，没过多久，父亲就把全家搬到了加州。他在洛杉矶娶了我母亲，然后就有了我。那个时候，父亲的钱多得就像大风刮来的。我曾经一度以为那些钱都是他自己印的。已经是连锁酒店老板的他经常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不着家，所以大多数时间我是跟着奶奶过的。在医院告别的时候，我心里明白这是今生见她的最后一面。奶奶当然也明白。

从医院里出来，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不觉走进了奶奶家楼下的一个小公园。百无聊赖之间，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从兜里掏出一副袖珍象棋，准备自己跟自己杀一盘。旁边另一张公园长椅上坐着个流浪汉，他看我在摆棋子，便走了过来，自告奋勇要求对弈。

他说他是个臭棋篓子，随便玩玩而已，其实我也是。我说，这棋是我刚买的。明天我就去台湾了，而且是住在寺院里，寺院里什么样我现在一无所知，如果实在无聊，就指着这副棋解闷了。流浪汉一听说我要去台湾，居然眼圈红了。他一下把头转了过去，我还以为他要站起来走路，可他只是转过头去不让我看见而已。过了大约一分钟，他把头扭了回来，给我说了段故事。

二战期间，这哥们是名战斗机飞行员。一次空战中，他的飞机在菲律宾上空被敌方火力击中，于是跳伞逃生。他的下方是一片热带丛林，降落伞一入丛林，就被数十米高的树冠挂住，人直接撞在树干上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

到有人抬着他在路上走，但紧接着又昏迷过去。再度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用树枝和棕榈树皮搭成的窝棚里，周围出现了一群身材矮小，皮肤棕黑的人。他们全身赤裸，只在下身盖着一小块布。他刚想动弹，就立刻疼得差点又晕过去。原来，降落的时候他摔断了一条腿，还有好几根肋骨，前额划开了一条极深的伤口，鲜血流了满脸。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眼前这些也在盯着他看的人们，觉得像是在做梦。

等到终于能稍微活动了，他抬起头，往窝棚外面看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在地面上。窝棚居然是搭在丛林里几十米高处的树冠中间。他说，他的救命恩人是菲律宾的“猴人”。他们对他悉心照料，直到他伤势痊愈，能够自由行动之后，又教他如何在丛林间上下，有时候还带他去打猎。负责照顾他的一位女性后来成了他的伴侣。他在树冠上住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渐渐觉得自己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获得了新生，再也不想离开了。

有一天，他又跟着一群男性“猴人”外出打猎，突然间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轰鸣声。他的同伴们惊恐万状，纷纷爬上树梢躲避。但他知道这声音来自何处，所以并不慌张，反而循声摸索前行，最后在空地上发现了一支美军小队，他们跟在一辆推土机后面，正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他激动地跑上前去，述说自己被击落后得救的经过。小队的指挥官于是将他收编，并保证把他送回原来的部队。然而，重新找到组织的喜悦过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将离开丛林，并再也回不去了。他对指挥官说，自己需要再回去一趟，去和自己的救命恩人告别。不料，指挥官听罢哈哈大笑，命令他废话少说，又让手下去帮他找两件军装穿上。指挥官说，如果不听从命令，他们有权将他视为逃兵就地正法。

就这样，他跟着美军小队走出了丛林，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很快，战争结束了，他也回到了美国。自始至终，他都没搞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被击落的。回国之后，他试着打过几份工，但他觉得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于是放弃了工作，开始流浪。我在小公园里遇见他时，他已经流浪了二十多年。他说自己将一直这样生活，直到死去。“也许眼前这座丛林和菲律宾的没什么不同。当流浪汉也没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一辈子做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最后死在一间饼干盒一样的房子里。不过，当初我根本就不应该从‘猴人’的丛林里离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说，“如果你也找到了你的‘猴人’，别再犯和我同样的错

误。”说完他便转身走开，回他原先坐着的那张长椅上去了。我也没了下棋的兴致，于是收起棋盘离开了公园。

回到父亲的住处，我开了瓶啤酒，坐在沙发上和他一起盯着电视一声不响。第二天一早我飞去台北，从此再没见过父亲。四年后的一天，海明寺的方丈交给我一封信，从邮戳上看，信是父亲去世前一天寄出的。他在信里说：　你是不是该考虑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了。不久之后，我搬出寺院，开始翻译佛经和中国古诗。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没找到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顿飞机餐已经吃过，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系好安全带。从舷窗向外看，飞机正朝着太平洋海滨那些海蚀岩柱飞去。几分钟之后，我们从安吉利斯港上空飞过。前方，汤森港已然在望，就快要看见家门口的那片黄杉林了。

YELLOW RIVER ODYSSEY

〔美〕比尔·波特 著
曾少立 译

黄河之旅

南海出版公司

黄河之旅

〔美〕比尔·波特 著
曾少立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之旅/〔美〕波特著；曾少立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2.4
ISBN 978-7-5442-5802-9

Ⅰ.①黄… Ⅱ.①波… ②曾… Ⅲ.①游记－作品集
－美国－现代 Ⅳ.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434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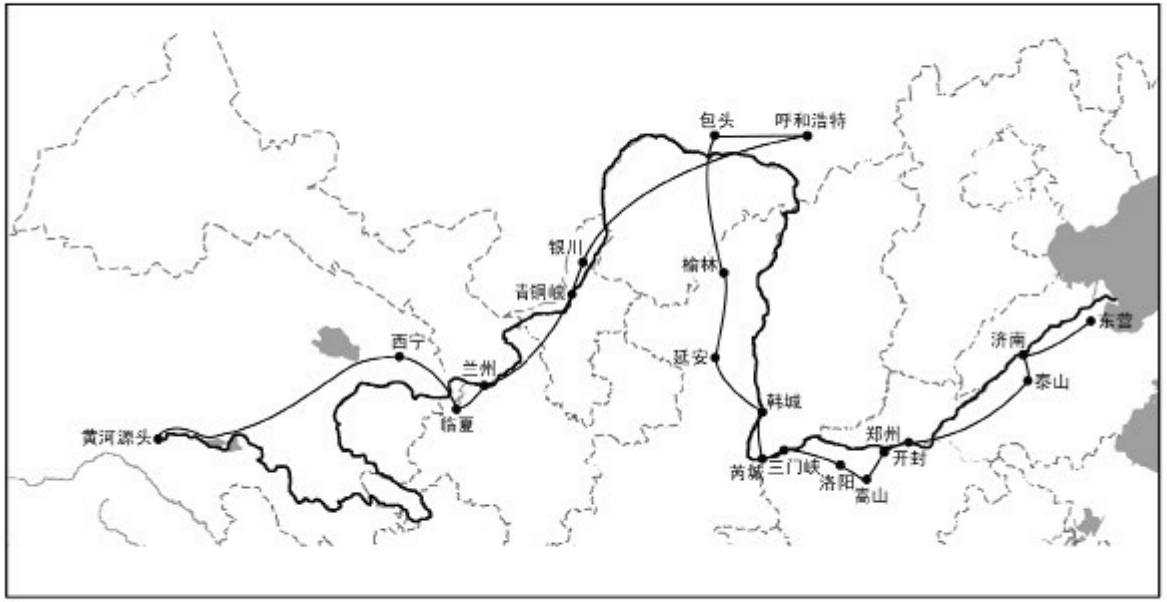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059

Yellow River Odyssey
Copyright©2012 by Bill Porter
All rights reserved
黄河之旅
〔美〕比尔·波特 著
曾少立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出 品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www.readers.com.cn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聂 敏
特邀编辑 张 轶
装帧设计 蔡阳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82千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802-9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包头
呼和浩特
银川
榆林
青铜峡
西宁
兰州
延安
济南
东营
泰山
韩城
临夏
黄河源头
郑州
开封
芮城
三门峡
洛阳
嵩山

缘起

1991年春，我完成了《空谷幽兰》的写作。几个月之后，我们夫妇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回美国。两个孩子会说汉语，却不会说英语。在中国台湾的外国人，有钱的都把孩子送到台北美国学校，在那里可以学习英语，可我们负担不起那所学校昂贵的学费。

在台湾住了二十年后，我对于什么时候回美国并没有很确定的想法。毕竟拖家带口的，往返费用很高。我更想做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当然它也需要钱，可我当时正缺钱呢。于是我给我的朋友王文洋先生打了电话。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在电台做节目采访时，当时他是“南亚塑料”的老板。当时我问他是否看过电影《毕业生》。在这部影片中，达斯汀·霍夫曼遇见一位商人，他想给达斯汀一些忠告，关于走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需要懂得哪些事。他说：“孩子，我只想告诉你一个词——塑胶业。孩子你记住，塑胶业。”然后我问王文洋，如今他想告诉大学毕业生的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循道。”此话一出，我们马上就成了朋友。

事实上，我1989年的首次中国大陆之旅，正是王先生提供的资助。我那次是去寻找当代的中国隐士。这次我告诉他，我们夫妇准备把孩子送回美国，然后我想再去中国大陆做一次旅行，可是我们全家去美国之后，我就没钱去中国大陆了。他问我这次去中国大陆准备做什么。我说准备沿着黄河走，从入海口一直走到它的源头。五千年前，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此后一直到宋朝，那一带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持续了四千年。我告诉他，我要走遍整个黄河流域，更多地了解成就了如此伟大文明的事件、人物和景观。

王文洋是个喜欢当场拍板的人。他说他欣赏这个想法，问我这样一次旅行需要多少钱。我说了数额。他说下午就可以去他办公室取钱，现金或者旅行支票都行。于是我当天就把钱取了回来。需要这笔资助的首要原因是我两年没工作了。我曾在台湾的一家英语电台工作了五年，1989年从那里辞职，去中国大陆寻找隐士，我想知道当代中国是否还有像寒山一样的隐士——我

曾经翻译过寒山的诗。从中国大陆回到台湾后，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把我的旅行见闻写成了一本书，这就是《空谷幽兰》。

这两年时间，我把大部分积蓄都花完了。因此当妻子和我决定回美国时，我们除了机票钱，已经一无所有，梦想中的黄河之旅自然也无法成行。王先生的资助让我高兴极了，我把这一消息遍告我的朋友们。没过多久，我在电台的前雇主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告诉我，他已经受聘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叫“新城采讯”的新电台，并说我的这次旅行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电台系列节目。而且他说如果公众喜欢这个节目，我们可以继续做，我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旅行。后来我们就这么干了。从1991年的3月中旬至5月底，我完成了这次黄河之旅，然后用了一个夏季的时间做了二百四十期有关这次旅行的电台节目，每期两分钟。这个节目非常成功，我随后又做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岳之旅，然后是丝绸之路，再然后是江南的人文之旅。我在中国各地旅行，并把这些旅行经历做成电台节目，总共花了两年时间。

两年之后，我不仅有钱回美国，而且还在西雅图附近的一个镇上买了套房子，付了首期房款。从此我就住在那里，算起来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出乎意料的是，那些为我赚了一套房子的电台节目，多年

以后竟然再次发挥了作用。去年在北京，《空谷幽兰》的出版人问我是否还有读者可能感兴趣的素材。我就想到了以前的那些电台节目，于是与出版人一拍即合。我回到家，像多年前一样，又用了一个夏季的时间，把原先的二百四十期电台节目改写成了这本书，取名为《黄河之旅》。

在改写的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在那些日子里，我一个人行走在黄河两岸，行走在中华文明的腹地。黄河水奔流不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如果黄河断流了，中华文明也就危险了。幸好黄河水过去奔流不息，现在仍然奔流不息。就让我们一道打开这本书，感受一番永远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永远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也感受一番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那些日日夜夜吧。

比尔·波特

2012年3月12日于华盛顿

目录

第一章 上海：殖民者后裔的狂欢
第二章 青岛：老道长与茶树仙女
第三章 蓬莱：一去不返的寻仙船
第四章 临淄：此曲只应天上有
第五章 东营：黄河入海流
第六章 济南：不能承受之重与大庙的墓冢
第七章 泰山：中国最大的朝圣中心
第八章 曲阜：圣人是怎样炼成的
第九章 开封：穿越到北宋
第十章 郑州：有龙就有“新天子”
第十一章 嵩山：盘古的肚子
第十二章 洛阳：翩翩白马自西来
第十三章 三门峡：峡与关——帝国的辉煌
第十四章 芮城：神仙们的新家
第十五章 韩城：大人物的“终审判决书”
第十六章 延安：从“七百匹马”到“东方红”
第十七章 榆林：短命王朝的长命都城
第十八章 呼和浩特：两千年的政治棋子
第十九章 银川：九座枯坟一局古残棋
第二十章 青铜峡：黄河边的一百零八种烦恼
第二十一章 临夏：丝绸之路十万佛
第二十二章 日月山：公主的魔镜从天而降
第二十三章 黄河源头：五千年文明五千里路

第一章 上海： 殖民者后裔的狂欢

我想嗅嗅上海这座城市的气息，于是便请服务员来打开饭店的窗子。上海只是此次黄河之旅顺路经过的地方——这次我从香港过来，打算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走到它的源头。一到上海，我便忍不住盘桓一两天，因为今年海滨娱乐团（Coast Ball）的中国狂欢派对就在上海。本来这个一年一度的聚会，主办方和服务对象都是在香港的外籍人士社团，通常每年三月份在澳门的荟景阁举行。但是今年荟景阁要重新装修，主办方就选择了上海的和平饭店。“文革”期间，和平饭店的整幢大楼都被木板封死了，因此那些华丽的内部装饰得以完好地幸存下来。

我从机场打车到和平饭店，不巧的是客满了，而且外滩沿街的其他宾馆也全部客满。海滨娱乐团的主办方预计，前来狂欢的客人将超过五百人，因此他们在六个月前就将所有的客房预订一空。

幸好只隔几个街区的原俄国总领事馆一周前重新对外开放，更名为海鸥饭店。我选好房间住了进去。饭店走廊新装的镶板还散发着浓烈的塑胶气味。

海滨娱乐团在上海和平饭店

服务员打开窗子，黄浦江从海鸥饭店以及外滩的其他宾馆面前缓缓流过，江面上吹来的风冲淡了饭店内混浊的气味。

我谢过饭店服务员，远眺外滩，不禁浮想联翩。从这里往北二十公里，黄浦江与长江二水并流，再流入中国的东海。正是这些水道的交叉汇合，孕育了上海这座城市。中国十多亿人口，大多居住在长江流域， 上海就是将他们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结起来的节点。二三百年以前，上海还什么都不是，到了近代却迅速崛起，后来居上。

1917年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 。谈到上海时他写道："整座城市建立在一片泥泞的沼泽地上，缺少自然风光，建筑也不美观，只有外滩的几幢大楼差强人意。"今天，这座城市变了，差强人意的大楼不再是几幢，而是几百幢。但我不是来见证历史巨变的，我只是想参加海滨娱乐团的狂欢。现在离派对开始还有几个小时，我得出去溜达一圈。

从海鸥饭店一路往北，刚路过原美租界的所在地，天空就飘起了雨，不过我

的派克大衣当雨衣用也还不错。又走过几个街区，我步入虹口公园，来到了鲁迅墓前。

鲁迅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在上海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于1936年去世，终年五十五岁。墓前铸有一尊他坐在藤椅上的铜像，线条简练朴拙，堪称杰作。我从小贩手里买了些鲜花，放在一个日本参访团敬献的花圈旁边。鲁迅曾在日本留学多年，后来他重新回到中国，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尽管鲁迅有社会主义倾向，但在日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一直被视为英雄。虹口公园里还有一座鲁迅纪念馆，展出他的各种遗物，搜罗完备，巨细悉陈： 怀表、伞、他的书和期刊，还有一套他早年刻制的木版画，比文字更生动地反映出了他对同胞苦难的同情，令我想起了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 品。

外滩

出了虹口公园，我继续向北，寻找鲁迅的故居。在停下来问了几次路之后，我终于在一条弄堂里找到了这幢简朴的砖宅，门前的一块牌匾上写着“鲁迅故居”几个字。这宅子通常都会对外开放，可今天却大门紧闭。一位过路的男子告诉我，只要下雨这宅子就关门，因为怕游客弄得满屋泥泞。闲聊中这位叫李厚的男子说自己是个画家，并请我一块去喝茶。我在他家客厅的扶手椅上刚坐下，他就给我看他的画，主要是水墨画和水彩画，一张张铺满了房间的水泥地。通过这些长长

的卷轴，我仿佛看见鲁迅简具行囊，一步步走过弄堂，从他年轻时的现实主义走到晚年的象征主义……

不知不觉间天色已晚，我谢过李厚，回到了饭店。黄昏时，从窗口眺望外滩，幢幢大楼华灯齐放，倒映水中，一片辉煌。“外滩”的英文词“Bund”来自北印度，本义是河流的堤岸或海边人行道。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英语就吸纳了这个词，然后这个词又跟鸦片一道，被英国人带到了上海。今天晚上，这些殖民者的后裔，将为这座城市一掷千金，点亮和平饭店那些华丽的灯饰。这些灯饰通常只在特殊的节日才会被点亮，比如中国的春节和国庆节。

虹口公园里的鲁迅铜像

远远地，我看见出租车频繁出入和平饭店，狂欢客纷纷从车上下来。于是，我连忙出门跨过苏州河上的一座桥，混进了他们的队伍，与几对夫妇一同走进和平饭店的旋转门。

派对在八楼举行，门口有领班，凭请柬才能进入。我可没有请柬，而且我的

紫色风衣，与那些狂欢客的衣冠楚楚也很不协调。于是领班把我揪了出来，示意我站到一边。不过，我早有准备。我向他出示了香港记者证——我正为香港的一家英文电台工作，参与一档与旅游相关的节目制作。为了让我看上去更可信，我还在脖子上专门挂了一部相机。这领班大概没有想到电台记者其实是不用相机的，反正他一挥手，就让我进去了。这样我就加入了这个由五百多人组成的狂欢组织，加入到这些穿着晚礼服的绅士淑女当中。

一开始，派对的音乐由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演奏。乐队成员都七老八十了，虽然现在还能演奏《查塔努加火车》，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几首曲子之后，就换上了一支摇滚乐队，他们演奏了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两组曲子。气氛逐渐浓烈起来，我只象征性地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手舞足蹈地加入到这场狂欢中了。狂欢一直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中午，我登上一艘轮船，继续北上。

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

第二章 青岛： 老道长与茶树仙女

我搭乘的这艘轮船看上去有些破旧，之前我一直很担心它能不能开起来，但没想到它竟然到点就开，而且开之前也不鸣笛宣布一声，我估计这是因为岸上连一个送行的人都没有的缘故。

这船与众不同，没有头等舱。二等舱每舱八个铺位，除我之外，还有七位乘客。三等舱每舱二十个铺位。而四等舱连铺位都没有，只能睡地板，你得自带被褥，至少得带些硬纸板。但只要走出船舱来到甲板，所有的乘客就都平等了，于是毫不奇怪，船一动，甲板上一下子就汇集了上百号人。乘客大部分是外出打工者，他们靠着船舷，默默地眺望着远方。轮船缓缓驶出黄浦江，两岸的工厂和船坞鳞次栉比，宝山钢铁公司赫然在列； 然后，轮船驶入浑浊的长江； 最后，驶入同样浑浊的中国东海。大伙也从红日西沉看到繁星满天，直到夜深了才各自散去，回舱睡觉。一位乘务员走过来，把客舱的灯调为暗灯。他解释说，为了防盗，灯不会完全熄灭。深夜，窗外的大海一片墨绿，我枕着这片墨绿沉沉睡去。第二天我一早就起来，惬意地仰躺在一只舱口盖上，沐浴着阳光，不时读几行《金刚经》。我想，这次旅行也许会让我最终读懂《金刚经》。

去往青岛的船上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青岛。几百年来，青岛一带的部分口岸一直是华北粮食的集散地，但青岛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则是在1897年以后。那一年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然后德国人占领了青岛，开放为商埠，青岛由此成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每年夏天来青岛海滩的游客达千万之多，六百米长的第一海水浴场，每天拥挤着近二十五万人。第二和第三海水浴场不对外开放，主要作为疗养场所使用（作者到达青岛的时间为1991年，当时青岛的第二、第三海水浴场尚为疗养地的内部浴场，未对外开放。现在已作为收费浴场面向公众开放。——编者注 ）。

时值三月，游泳还太冷。不过青岛对我的意义，不在海水浴场，而在啤酒。我第一次喝到青岛啤酒，是1977年在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阿帕切族保留地。那时，中国的“文革”刚刚结束，而阿帕切族印第安人，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愿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祝福他们的心）。因此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比较多。这对我们这些在森林部门工作　的人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在林子里劳作一天之后，我们常常在回家时绕道几英里，去预订店里享用一瓶来自中国的冰镇啤酒。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来到青岛啤酒厂。接待人员告诉我青岛啤酒厂是1903年德国和英国的酿酒人建立的，啤酒花来自中亚，酿酒的谷米来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水则取自青岛附近的崂山。啤酒在发酵六十天后，进入装瓶工序。他还为我

讲解了啤酒泡沫如何黏附于玻璃杯的杯壁上，并说这是优质啤酒的一个标志。我品尝了四种优质啤酒，然后跟他进了装瓶车间，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瓶子的迷宫——瓶子们在这里蒸馏、冷却、灌装、加盖、打标，从这里发运到我远在亚利桑那州白山的朋友那里。

青岛啤酒厂

灌了一肚子青岛啤酒后，我打车去了崂山。酿造青岛啤酒的水，就是从那里来的；　　更不用说，中国最负盛名的崂山道士所喝的茶，也取自崂山。两千多年前，一位术士说服了秦始皇，使他相信，在崂山以东的大海上，有一座神仙居住的仙岛。于是始皇帝给了他一条船和大量的财宝，以及五百个准备成仙的随从，命令他从仙岛取回长生不死之药。

青岛去崂山的公路，紧邻海岸线。经过过去生长海草、珠蚌的老河床和泊着渔船的小码头，在一片开阔的海滩，我让司机停下来，下车观赏了一番。去仙岛的船就是从这里起航的，可是这些船都一去不复返。尽管这件事做得如此失败，

崂山还是成了道家修行的圣地。离开这片神奇的空海滩不久，我来到了太清宫。中国目前在世的最著名的道士之一匡常修道长就在这里（匡常修（1904～1993），字和阳，别号“一道人”。作者于1991年春初抵达太清宫时，匡道长尚在世。——编者注 ）。

匡道长住在太清宫的一个庭院里。院子位于崂山山麓，不对游人开放，但有一个侧门开着。于是我就溜了进去，看见道长正在客厅与一个年轻人说话。道长的随从一见到我便向我摇手，示意离开。就在我转身要走的当口，年轻人不知跟道长说了什么，于是这名随从又把我叫了回来。道长示意我进去，坐在他身旁。这时我才发现，那位年轻人竟然是我一年前在青岛以西千里之外的终南山遇见过的，那时他已出家成为道士。更神奇的是，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我一年前给他的名片。这一意外的惊喜，把匡道长都给逗笑了。

船从这里出发往仙岛寻访不死之药

匡道长今年八十八岁了，他手持一根扭木杖，一尺多长的白髯飘拂在胸前，黑色道冠之上，是白色的发髻。我向他请教道家的修行方法，他说修行很难，但人人都可以做。刚说了这么一句，就有人来催他去吃午饭。于是，我与那位年轻人一起告退。我问年轻人为什么不穿道袍，他说现在的道观已经不再是修行的好地方，他打算在甘肃乡下的某处搭建一个小屋，作为修行之地。他的背包里是他的全部家当，当中有一支伸出头来的长笛。

我与这年轻道士道别后，继续在太清宫悠游。几分钟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院子，数百年前，蒲松龄就住在这里。他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论知名度，他的《聊斋志异》在中国，就像《汤姆·索亚历险记》在美国一样。在《聊斋志异》以太清宫为背景的故事中，有一篇是写两位仙女的。她们决定以茶树之身活在世上，一株是红茶树，一株是白茶树（此处作者提到的故事应该源自《聊斋志异》中的《香玉》，但故事中提到的是一株红茶树，一株白牡丹。——译者注 ）。两株永远美丽的茶树，与蒲松龄故居庭院里成百上千的繁花交相辉映，一片绚烂。一株树的旁边，有一条长椅，我走过去坐了下来。在这样一个长生的仙境中，我忽然想起了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与那些美丽的树在一起，我似乎也有点儿分不清到底我是花，还是花是我了。

崂山蒲松龄故居庭院里的茶树

第三章 蓬莱：一去不返的寻仙船

走出仙境，我回到青岛市区，上了火车站前的一辆中巴。这些中巴只要客满，随时可以开车。我是第一个上车的，选了个驾驶台边的单人座。但后来我发现这个位置真有点潜在的危险。

选择它只是因为我喜欢看车前方的道路。二十分钟后，中巴满了，向烟台驶去，走的是一条新高速，穿过山东半岛。尽管这条高速路才修了一半，我们还是开得飞快，即便是在未完工的路面上，司机都不带减速的。半路上太阳下山了，路面越来越暗，但司机一直不开前灯。我问司机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灯坏了，然后从杂物箱里取出一只手电，固定在挡风玻璃前，照着前面的路。手电？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想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安抚我的担忧，实际上那手电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在这种状况下，司机还与前面的大卡车玩起了追车游戏，似乎觉得与前面的大卡车咬得越紧越好。一辆大卡车跑了，眼看着追不上，他就等下一辆大卡车上来，再把它咬住。我为什么要选择坐在他旁边？！

就这样心惊胆战地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后，我终于住进了“烟台宾馆”。但是祸不单行，中巴车上不爽的故事还有续集——宾馆的服务员把我的签字和护照上的进行比对，发现有点不一致。这真新鲜！于是我不得不把我从上海到青岛再到这儿的行程都交代了一遍，我告诉他我刚从青岛过来，他才总算点了点头。

烟台宾馆坐落在海滩的西端，后面是一座小山，这座小山上原来有一座烽火台，“烟台”这个名字的来历，就是因了这座小山——在中文里，“烟台”有烽火台的意思。现在，小山顶上的那座烽火台，早已被一座灯塔所取代，但“烟台”这个名字

却长久地保留了下来。

在这座小山上还保留着英、美两国领事馆的遗址，这是鸦片战争的残迹。1858年，作为鸦片战争的苦果，中国人签署了一项条约，许可外国势力在一些口岸设立租界，例如上海、青岛、烟台等。外国人把烟台误称为芝罘，而实际上，芝罘只是烟台港一带一个城区的名字。那时烟台还不是一个通商口岸，它除了一个海港外，别无所有，而且根本没有防波堤。一到冬天，北风吹浪，船上和岸上的货物都很危险。直到1916年，这里才建起了第一道防波堤。

外国人从船上卸下的是鸦片，至于装船运走的是什么，《中国大百科全书》有这样的记载："除了每年运输十万苦力到西伯利亚之外，主要的贸易是豆腐、粉丝、花生和丝绸，另外，发网、花边和水果的生意也不错。这最后一项要感谢倪维思牧师，是他将外国的水果嫁接到中国，并教会中国人培育它们。"烟台从此以出产寒带水果而闻名，包括苹果和梨。

烟台的葡萄也很有名，不过那不都是用来当水果吃的。葡萄这种被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看做上帝礼物的水果被倪维思牧师引入烟台后不久，一个祖籍广东的商人就开始用葡萄酿酒，时间是1892年。他很快就成功了，名下的张裕酒厂从此变成了烟台这座城市最知名的企业。葡萄酒可是我的最爱，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看了这家酒厂的酒窖。那里满是清一色的大橡木桶，它们是一百年前酒厂的创始人从法国引进的。然后我参观了装瓶车间。厂家为了表示欢迎，还开了五六瓶酒款待我。卡本内和雷司令的味道不错，但马斯喀特和苦艾酒太甜了，就连我这样的葡萄酒鬼也畏缩不前。不过，临走时我忍不住买了一瓶四十年的白兰地。

上午十点，我在烟台的行程就此结束。收拾好行李，我上了一辆开往蓬莱的巴士。蓬莱在烟台以西七十公里处。这是一辆标准的高速大巴，尽管它与之前那辆中巴大不相同，但它还是给我带来了一段奇异的旅程，对此我只能告诉自己：

一定要淡定再淡定。这辆大巴在半路被警察拦下，所有的乘客被告之要检查身份证和行李，包括车顶的行李。一路上这样的停车检查我们一共经历了三次。原来，就在我品尝驰名中外的烟台葡萄酒时，三个人进了当地的一家银行，打死了两个出纳。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没有被第四次拦下。中午刚过，大巴终于到达了蓬莱。

在中国一提起蓬莱，有些人会摇头感叹，另一些人则会凝视远方。原因就在于，中国古时候的蓬莱不是现在地理意义上的蓬莱，而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描述的一座岛屿，它也不是普通的岛屿，而是仙人住的地方。据说，这个“仙人居”曾多次出现在山东近海， 可望而不可即，许多渔民和航海者曾经偶尔瞥见过它，但一靠近，它就不见了。据说现在这座仙岛仍然会不时地在渤海上隐现。

我在蓬莱市里唯一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酒店里住下，离这家酒店大约十个街区就是蓬莱港码头。我把行李安顿好之后，就步行来到码头，登上了海岬的蓬莱阁，观赏新近建成的岛屿景观。蓬莱阁坐落在一处悬崖上，从那里可以眺望蓬莱港和渤海。它是中国最著名的楼阁，但现在却变成了道教各路神仙的祠堂大杂烩。在蓬莱阁顶，山东省电视台安装了一台摄像机，随时准备拍摄那传说中可遇不可求的仙岛。

仙岛当然也没有在我登上蓬莱阁的时候出现，于是我带着一丝失望返回了码头。曾经有一群道士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渡过渤海，抵达了极乐之岛，他们被称做“八仙”。海滩边，有人用胶合板画了八仙像，领头的是拿扇子的汉钟离和背着剑的吕洞宾，还有持铁拐杖的铁拐李、满头白发的张果老、可爱的何仙姑、皇亲国戚曹国舅、提着花篮的奶油小生蓝采和、唐朝诗人韩愈会吹笛子的侄孙韩湘子（ 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孙这一说法主要来自传说，是否史实，尚存争议。——编者注 ）。 但画中人韩湘子的头的部分已然不知去向，于是我走到画板后面，用我的头代替他的头，并请人拍了照。啊，蓬莱！就让我代替韩湘子，来分享他的仙人同伴的友情和奇遇

吧。

作者与八仙图合影

第四章 临淄： 此曲只应天上有

清晨，我断了在蓬莱的仙人梦，没有乘船去那座极乐之岛，而是再次登上了一辆大巴，一路向西，回到滚滚红尘之中。这是一辆老式客车，它应该很擅长在劣等公路上行驶，因此即便是走在平坦的高速路上，它仍然会习惯性地颠簸。公路开始沿着海岸线走，后来转入内陆，每十公里左右，会出现一个标牌，提示行走在路上的人们已经进入了工业城市淄博的地界。淄博确实是一个“工业城市”，因为它的工业烟尘污染半径达二十公里。我在一个标牌处下了车，结束了与车上的乘客同甘共苦的颠簸旅程，独自投身于车下的烟雾中。标牌告诉我，往北一公里，就是历史上齐国古都城的所在地。

在春秋战国的漫长历史中，齐国是角逐天下的几大诸侯强国之一。齐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管仲一人之力。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国君桓公的主要谋士，受命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政策，使齐国成了富甲天下的诸侯国。传说他也是传世著作《管子》的作者。我向一些农民打听到管仲墓的所在地，那是一片荒野，从我下车的地方穿过高速路就到了。公元前645年，管仲下葬于此。我惊讶于他的墓还在，两千多年了，农田也好，公路也好，对它毫发无伤。其实，我相信管仲自己并不在乎后人怎样对待他的墓。墓对死者并无多大意义，它是给活人看的。它不过是给了我们一个瞻仰故人、追思过往的场所。我没在那里久留，凭吊了一阵就离开了，接下来我打算去管仲治理过的齐国的故都看看。

历史上齐国的强大使得许多小国都向它寻求庇护，鲁国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一个与齐国西南交界的小国。公元前517年，鲁国国君昭公抱怨两个贵族斗鸡，于

是遭到他们的反抗，被迫流亡。这件事听起来很离奇，却是真的。鲁昭公在向齐国国君寻求庇护的时候，还带着一位年轻的谋士。这位谋士就是孔子。那年孔子只有三十五岁，却被认为老练多谋。

当时齐国的国君是景公，景公远不如他的祖先桓公英明。景公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像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听了后说："对极了！ 假如国君不像个国君，臣子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即使有很多的粮食，我怎么能吃得着呢？"（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景公也许并非英明领袖，可也不是笨蛋一个。

一天，景公又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 "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节约开支、杜绝浪费。"（政在节财。）景公听了很高兴，要请孔子做谋士。宰相晏婴劝阻说： "儒家的人能说会道，信口开河，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 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 他们重丧久哀，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 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孔子如此强调礼仪和行为规范，这些繁文缛节，几代人都学不完。您如果采纳他的这套东西，恐怕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 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 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 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于是景公告诉孔子： "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后来鲁昭公归国，孔子就随他回去了。 但在走之前，孔子留下了一些东西，至少我希望他留下一些东西。

我向一位农民打听齐国古都的所在地，他表示可以用拖拉机送我，路费人民币五元。虽然只有一公里的路程，但我背着背包，不想走路了。十分钟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老城墙的南端，在这位农民的指点下我找到了那座我想看的纪念

碑，碑上写着“孔子闻韶处”。韶乐由舜帝的宫廷乐师创作，在孔子诞生前两千年就已问世。在到齐国之前，孔子从未听过像韶乐这样完美的和谐之音。对于什么事都要讲和谐的孔子来说，这样的音乐实在太美好了，此后三个月，他的心思都在韶乐上，完全不想别的事，甚至感觉不出肉的滋味。但是，现在韶乐失传了。我曾经希望能在这里发现点什么或听到点什么，现在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够看到的，只是一块刻着汉字的石碑；　我所能够听到的，只是那些吹过这座城市古老城墙的风声。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几年以后，鲁定公受邀重访齐国。为了表示敬意，齐国为他举行了国宴。孔子自然要陪同前往，为他的国君充当礼仪顾问。国宴上，齐景公命令乐队为他的贵客演奏四方之乐，孔子表示反对：“两国的国君交好，怎么能奏这些粗俗的夷狄之乐？让他们快撤下去吧。”景公无奈，只好挥手让乐队下去了。然后他又唤来一帮表演者，他们是弄臣、倡优和侏儒。正在表演，孔子跑过去厉声喝道：“匹夫惑乱诸侯，其罪当诛，请惩犯上之人。”整个宴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别人都沉默不语，于是景公当场杀了这些人。从此以后，宴会的邀请名单里，基本上没有孔子什么事了。

尽管齐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它总是一会儿跟这国结盟，一会儿跟那国结盟，而不是去征服它们。到后来，秦国后来居上，成了最强大的国家，并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六国。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临淄都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从古临淄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宝藏，而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　距“孔子闻韶处”仅百米之遥。如今这些文物都收藏在临淄的新博物馆中。到了博物馆我才发现，除了几个保安，只有我一个参观者。显然，这座博物馆，不在任何旅行者的行程当中。遍览博物馆的各种文物，最吸引我的，是“金银错镶嵌铜牺尊”，这是中国古代盛酒的礼器，“牺”在中国古代指纯色的牛，不过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只河马。

离这座博物馆不远的地方还有另一处遗址，在一幢比博物馆小很多的楼里。它是一个墓葬坑，里面有六百匹马的骸骨（即临淄齐都镇的殉马坑。——译者注 ）。这些骸骨排列着，组成战阵。它们是作为齐国国君死后的陪葬品而被活埋的。在《论语》一书中，记载着孔子这样的话：“齐景公拥有数千匹马，但在他死后，没有人称赞他有德。”（齐景公有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事实就是这样，要论美德，一些人就什么都不是了。

第五章 东营： 黄河入海流

从古城临淄一路向北，就能抵达黄河三角洲。临淄博物馆的一位保安帮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告诉司机去黄河入海口，他说自己从未去过，而且这个时间去就意味着得在外面过夜，便犹犹豫豫地不想走。但这时路上除了卡车和拖拉机再无别的出租车经过，因此我除了坚持要他走之外，别无选择。我们谈了半个小时，最后司机同意了，条件是带上他的女友，并由我支付他们的房费。

黄河入海口的位置一直在变化。在史前时代，要偏北得多，甚至到了北京南郊。而历史上有几次，又南移到了上海附近。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阻止入侵的日军和共产党的支持者，蒋介石炸毁了黄河的堤坝，致使黄河改道，并从山东半岛的南边流入大海。除此之外，黄河的入海口就没有大的变动，而我现在就是要去那里。

从临淄往北八十公里，就到了东营市。四十年前，黄河三角洲是中国人烟最稀少的地区之一，除了滩涂和沼泽，一无所有。东营这座城市也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籍籍无名。自从1960年这里发现了石油之后，东营市就成了胜利油田的运营基地。响应“我为人民采石油”的号召聚集到这里的人们成为了开发东营的先驱者，当时的各种宣传让他们对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充满希望。当然，这里也是资产阶级分子们接受再教育的大好去处。到如今，只是三十年光景，东营的人口已从原来的几千猛增到了三十万。

值得庆幸的是，东营并没有对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关上大门，只是要求我在东营公安局外事处登记，以获得必要的许可。我去公安局的时候，主事的警官告诉

我，东营还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的故乡。只是所有的遗迹都荡然无存了——没有故居，没有墓冢，也找不到他第一次向鬼谷子学习兵法的地点。我向这位警官表达了感谢之情，感谢他的许可证和有关孙子的信息，然后走向“胜利宾馆”，这是东营唯一的一家涉外宾馆，地方很大，通风很好。不过第二天一大早，急着赶路的我们就退房上路了。

在驱车去海边的路上，我逐渐意识到，从这里到达黄河入海口要比我原来预想的困难得多。我们沿途遇到的人，没有一个真正去过，不过他们众口一词地说从东营北边过去是最佳路线，于是我们便一路向北驶去。路上有一座横跨黄河的大桥，桥头悬挂着巨幅标语，上书“黄河第一桥”。车行到桥中间，我叫司机把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桥上车很少，一两分钟才来一辆。此时，司机也下了车，我俩一起凝视着脚下的黄河，它宽约五百米，水色如同巧克力牛奶一般。

过了桥之后，由于路况复杂，我们不得不反复停车、问路，问了大约有十来次。尽管成效不明显，但我们仍然坚持不懈，或者说司机是被我逼成这样的。我们花了四个小时，跑了一百多公里，什么路都跑过，车轮上沾满了泥。最后，我们不得不开进一片滩涂，停了下来。这里有大量的滩涂，都是黄河每年冲积而下的泥沙形成的，自1855年这里成为黄河入海口起，附近的陆地就在以每年57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幸运的是，我突然发现现在我们所在的这片滩涂正好是隔开黄河和渤海的最后一片滩涂。

我向黄河口走去，除了一片高高的干草之外，滩涂上一丝新绿都没有。但我惊奇地发现，在这里我不是唯一的人类，还有几队工人在操作水泵和软管。我走过去问他们在做什么，工头解释说他们是把在淤泥化在浊水里，然后把水再泵回黄河。他们在附近搭了帐篷，轮班干、连轴转，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停歇。工头说，这活永远也干不完，目的在于防止黄河淤塞和洪水泛滥。

其实，过去黄河口附近闹洪水，并不会引起恐慌，人们都习以为常了，完全

由着黄河东走西突，直至找到一个新的入海口。事实上，这也是最近一万年来华北的地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原因。黄河就像一把摇摆的消防水枪，忽南忽北，涂抹着这片曾经是大洋的土地。但是，随着胜利油田的建成，黄河口的稳定成为了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对于油井来说咸水和污泥有巨大的破坏作用。

那个工头还告诉我，每到冬天，空军会出动轰炸机炸破黄河某些河段的冰面，防止冰冻导致河水流不出去。不过总的来说，黄河的水温还是高于冰点的。我谢过工头，转身向一二百米外黄河最后入海的地方跋涉而去。数百万年来，黄河不断地“倒沙子”，滩涂不断地增长，我眺望渤海，感觉它忽然变小了。

黄河入海口

工人把淤泥化在浊水里，然后把水再泵回黄河

第六章 济南： 不能承受之重与大庙的墓冢

从黄河三角洲回到了临淄古城附近的高速路上，我拦下了一辆巴士向山东省会济南进发。如果是秋天，我可能会在淄博停一下。因为每年秋天，当北风把淄博石化工业烟囱里喷出的废气都吹散时，这里会举行中国最大的风筝节。在这个风筝节上，风筝爱好者们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意和技能，一试身手。不过现在才三月底，天气太冷，不适合放风筝。事实上，我是在暴雪中抵达济南的，双脚都冻僵了。司机说这是今年最大的一场雪。

我看过的英文旅行指南，对济南颇有微词，说不值一去。不过大雪掩盖了它的瑕疵，整个城市看起来真的挺漂亮。住进老旧的“济南宾馆”，我一边啜着热茶，一边坐在打开的窗前，欣赏飘落的雪花，同时把冻僵的双脚放在暖气上烤。整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的脚似乎缓过来了，于是我准备步行去逛逛景点。济南有个著名的别称——泉城，直到近代，这里仍然有七十二泉。在雪和泥泞中跋涉了一个上午后，我终于到达了位于老城墙内西南角的“趵突泉”，这是七十二泉中最著名的一个。泉眼在一个池塘里，而池塘又在一座公园中。泉水实际上已经干涸，水是从别处用泵抽来注入池塘的。在趵突泉附近的小路上扫雪的人告诉我说，泉水的干涸是附近的建筑工地在施工时挖地基破坏了地下水道而造成的，七十二泉的大部分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政府为了让这些泉水复流，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却都失败了。因此，现在的“泉城”济南，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我一声叹息，相信济南市民也会一声叹息，我相信。

离开趵突泉，我进入了中国最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纪念堂。这位女词人嫁给了一位士大夫，她和她的夫君曾在这里居住过，那是公元十二世纪的事了。当时，游牧民族女真族侵犯中国北方，攻陷了宋王朝的都城开封（在济南西南方三百多公里处），李清照的丈夫作为朝廷命官，与朝廷一起逃到了南方。宦游之人没有携带眷属的惯例，因此李清照留在济南。她写下了这样的词："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以此表达她对丈夫的思念。她的丈夫在南京做官，那是中国另一条大河——长江的流经之处，　长江在南京附近拐了最后一个大弯，波涛滚滚地向上海和中国东海奔去。后来李清照还是去了南方与她的丈夫团聚，可是好景不长，她的丈夫不久就死了。她悲痛欲绝地写道：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我想我也许能够把这种"载不动"的沉重译成英文，于是在纪念堂买了一本书，里面有对她的诗词的系统注释。做完这一切，我又原路返回，走过公园，再走过老城墙。尽管济南的大多数泉水已经没有了水，但城墙外护城河的水量仍然丰沛。我沿着落满雪的护城河堤，来到了位于北城墙内的大明湖。快到公园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一块巨石，上面刻着毛泽东的鎏金手迹。我的书法老师曾说毛体的风格是"有胆无骨"。我于书法一道，一直都不精，也是"骨"的问题吧。

靠近大明湖，我惊诧于它的大和荒寒。转念又想，这么冷的天，天空还飘着雪花，谁会来游湖呢？公园里只有一个出租小船的生意人。既然来了，我决定也坐坐船，到湖上转悠一圈。我把船划到一个湖心小岛，走进了岛上那座孤单地立在冰天雪地中的亭子，这亭子叫历下亭。公元745年，诗人杜甫和书法家李邕在这里夜宴而醉，这个亭子也因为这件事而变得不朽了。亭子里有碑文，记载着那天晚上诗人写下的诗歌，可是碑文太模糊，已经无法辨认了。就在我看这石碑的时

候，岛上的寒气让我的脚再一次被冻僵，几乎失去了知觉，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我必须要离开这里了。

离开了大明湖公园，我决定打车去北郊的黄河浮桥。这座浮桥由驳船做桥面，而这些驳船原本是用来渡各种车辆过黄河的。行人走在浮桥上，必须抓紧铁链子，铁链子不仅起到分隔行人和车辆的作用，还能防止行人掉到河里，因为每当有车辆通过时，浮桥就会剧烈晃动，容易让人失去平衡。我走上浮桥，想拍张照片，但桥面的晃动让我不敢松开铁链太久，最终也没能如愿以偿。

济南护城河

大明湖

事实上，这里是整个黄泛区河道最窄的地方。在冬天，站在岸边可以把石块

扔到对岸；　即便是夏天水位最高的时候，这里的河面宽度也只有两百米。一个在浮桥附近工作的人说，由于泥沙的不断淤积，河床已经高出济南市五米了——是说河床，可不是说水面啊。他说，每年七月，志愿者大军会轮流沿着河堤垒沙袋，为的是保证中国的泉水之城不会变成淤泥之城。

经过一晚的休整，我决定去千佛山看看。千佛山是济南南部的一道屏障，早在六百年前，佛教信徒就开始在它的悬崖上雕凿佛像。佛像的数量曾一度达到一千尊以上，后来数量锐减，大多数都迁转到其他佛国去了。现在还有佛像约六十尊，它们是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劫后遗珍。我让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一条上山小道旁，然后开始步行。当我经过一尊又一尊佛像时，忽然心生困惑，究竟是什么人出资雕凿了这些佛像？他为什么要选择济南这个地方呢？说实话，这些佛像雕凿得并不太精细，但是雪为它们增添了一些静穆和庄严。这种静穆和庄严，是雕凿技艺本身没有传递出来的。

我尽量向前跋涉，雪越来越深，几乎把我的鞋完全埋没了。我的脚终于再一次被冻僵，离山顶还有一半的路程，我却只能选择转身返回。这样的天气，我不指望在山上遇见任何人，但在下山的路上，却遇见了一对老夫妻。他们说，他们每天都来这里爬山，风雪无阻。我说我是专程来看佛像的。他们告诉我，济南南郊柳埠镇附近山上的佛像，要比这里好得多。

千佛山佛像

我回到宾馆，暖了脚，然后退房，打车前往柳埠。路不太远，就在济南往南三四十公里的样子。路上太阳出来了，雪立即化得无影无踪，就像没有下过一样。一小时后，车过柳埠镇，拐进一个山谷，在一片古柏林前停了下来，因为前面的道路已经不能供车通行了。在这片古柏林的旁边，孤零零地立着一座佛塔。佛塔最初起源于印度的庐冢，是用来安放高僧遗骨（舍利）的，但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高塔的形式，有的甚至还有楼梯、窗户和阳台。不过这样的佛塔总会让我颇为不敬地联想到等待发射的太空火箭。

柳埠的这座佛塔很有些与众不同，它是用大块岩石砌成的宽大方塔，底座呈正方形，高只有一层，而不是通常的那种砖砌的火箭般的多层圆塔。它高约十五米，宽也有七米多，始建于公元611年，是中国最古老的石塔，号称“中华第一石塔”。因为其四面各有一个拱形的入口，所以也被称为四门塔。在这座塔中安放着四方佛的雕像。所谓四方佛，即是面向西方的阿弥陀佛、面向北方的不动如来、

面向东方的宝生如来， 以及面向南方的释迦牟尼。

四门塔所在的位置曾经是一座大庙的入口，现在那座庙宇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了。所幸大庙的历史幸存物，并非只有四门塔。我沿着一条小路穿过山谷，看到一座悬崖，这里刻着十几尊佛像。其中一尊的下面有一行字，告诉人们这尊佛像系奉唐太宗第十三子李福之命所刻，时间是公元658年。这是一尊弥勒佛，他是继释迦牟尼之后现身尘世的佛。此外在一个壁龛内还有一通碑文，上面写道： “四夷顺命，家国安宁，法界众生，普登佛道。”过了悬崖，顺着一条小路继续向下，我来到了一个斜坡处，那里几座佛塔组成了一小片塔林。最大的一座有十多米高，也是方形，外壁雕刻着龙和虎，以及护佑四方的佛像。这片塔林三面环山，真是一个理想的建庙之地。现在看来，这些塔不仅安放了高僧的遗骨，也成了这座大庙的墓冢。

我的司机说，再越过一道山岭，在柳埠以西，还有一处更大的塔林，只是这里没有路可以过去，必须先回到济南，再走另一条往南的道路。我们真就这么干了。两小时后，我们从去泰山的高速路的一个路口出来，上了一条向东的进山路。又过了几分钟，灵岩寺就出现在我们眼前。灵岩寺位于中国最神圣的山——泰山北面的支脉，有道是“游泰山不游灵岩，不成游也”，这句老话放在过去，自然是对的，因为那时的灵岩寺，是佛教活动的中心。但现在的灵岩寺，既没有和尚，也没有游客。事实上，当天唯一的一拨游客就是我和司机，看来这么冷的天，没人愿意出门。

想看到当年的盛况肯定是不可能的了，但灵岩寺仍值得一看，因为这座寺庙本身保存得完好无损，也有很多历史遗迹。看庙人带着我们到处转悠，首先看的是两棵长满疙瘩的柏树。他说，这两棵树是汉代种下的，树龄有两千年了，比庙的历史还老。看完古柏朝右一转，就看见了三道泉水。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灵岩寺是茶道的发祥地，而这三道泉水，应该就是茶道的水源。可惜看庙

人对茶道一窍不通，也不知道这些掌故。他对泉水忽略不计，径直把我们领进了千佛殿。

柳埠悬崖上的佛像

灵岩寺塔林

千佛殿内的墙壁上环绕着一千尊释迦牟尼的小佛像，中央是三尊巨佛。中间一尊是“法身佛”，有九百年历史，用藤胎髹漆塑造，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藤胎的佛像。另外两尊是“报身佛”和“应身佛”，由青铜铸成，听看庙人说这佛像用了五吨青

铜。沿墙的砖砌束腰座上，是四十尊一米多高、真人大小的泥塑彩绘罗汉像。其他的庙里要么是五百罗汉，要么是十八或十六罗汉，他们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即便有关联也不紧密。但灵岩寺千佛殿的这组罗汉像，却完全忠实于历史人物，里面有释迦牟尼的弟子，也有印度和中国的高僧，还有灵岩寺的历任住持，其中包括把禅带到中国的印度高僧达摩，以及在中国民间广受欢迎的济公和尚。

走出千佛殿，看庙人领我们去看殿西侧的辟支塔。它是一座巨塔，高达五十多米，里面甚至建有楼梯直通塔顶。但看庙人说爬那个楼梯太危险，我们只好作罢。接下来他把我们领到一大片塔林，塔林包括一百五十座火箭形的石砌圆塔，据他说这是中国仅次于少林寺塔林的第二大塔林。

这是令人惊奇的一天，我看到了如此之多的石刻佛像和石砌佛塔，却没有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和尚或尼姑。阿弥陀佛。

第七章 泰山： 中国最大的朝圣中心

看完灵岩寺塔林，我们回到高速路，往南直奔泰安。泰安最大的庙宇建筑群是岱庙，它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或祭祀泰山神的地方；　而泰安这座城市，也正是因为岱庙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文化中，山岳有很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强大力量的源泉。它们之于大地，就像穴位之于人体一样。而泰山，不仅是各名山大川的灵魂，也被视为死者灵魂的转世之所，是尘世通向黄泉的必经之路。在古代中国，泰山绝对是最大的朝圣中心。百姓来这里祈求延年益寿，多子多福；　皇帝来这里祈求国泰民安，皇祚永存。他们不仅为来世，更为现世。尤其是皇帝们，既需要现实力量的支撑，又需要精神支柱。

我当天到泰安晚了，没有赶上登顶的游客大部队，只好早早地睡觉。第二天早晨，我退了房，把包存到火车站，坐公交车去泰山脚下的岱庙。在中国古代，皇帝会来泰山举行各种仪式，那时候泰山上有三座庙，一座在泰山脚下，一座在半山腰，还有一座在山顶。而现在只有山脚下的岱庙被保存了下来。

车停在岱庙的正门口，那里有座亭子，以前皇帝会在那里下马，举行简单的仪式，向泰山神报告他们的到来。我跟随大群游客进入正门，经过五棵由汉武帝种下的巨大柏树，来到了天贶殿，皇帝的祭祀大典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天贶殿建于北宋初的公元1009年，比威廉大帝入侵不列颠早五十年。这座巨大的殿堂，宽四十八米，进深二十米，高二十二米，仅次于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和曲阜孔庙的大成殿。经过一千年的风雨，它岿然不动，神采依然。墙上有两幅巨大的千年壁画，描绘了皇帝东巡泰山的场景。壁画以皇帝为中心，相应的人物

共计六百余人，有官吏、随从等，以及一个奉祀众天神的万神殿。两画一曰《启跸》，一曰《回銮》，合称《启跸回銮图》。它已成为中华艺术的伟大瑰宝，足以媲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却比后者早了五百年。我惊叹于它的伟大：　　三米多高，六十多米长，一千年的历史。如此历史长卷，为泰山又增添了一圈光环。

根据中国的神话传说，世界是由一个叫盘古的人创造的。他花了一万八千年凿开天地，地上才有人居住。做完这一切后，盘古倒地而死。他的脚变成了西岳华山，肚子变成了中岳嵩山，两只手分别变成了北岳恒山和南岳衡山，而他的头则变成了东岳泰山。因此，从史前时期开始，泰山就被尊为中国五座神山（五岳）之一。但到了汉朝，人们认为头脑比肢体更重要，泰山的地位便凌驾于其他的四岳之上，成为五岳之首。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辉煌的朝代，而武帝时期又是汉朝最辉煌的时期。汉武帝有着非凡的军事政治才能，还十分信奉道教的方士之术，相信这些方术能够让人长生不死。因此根据方士的建议，汉武帝在泰山脚下举行了他登基以来最盛大、最重要的封禅仪式，以求获得天地诸方神灵的支持和助力。

一千年以后的北宋时期，随着天贶殿的建立，泰山的神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甚至堪比皇帝本人的神性。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关于泰山神的妻子也住在泰山上的故事开始流传。她的名字叫碧霞元君，是云霓之神的长女。千百年来，泰山神与他七彩云霓的妻子已经变成了所有道教神祇中最受尊崇的两位，供奉他们的神祠，在全中国随处可见。据说，他们会不时地在泰山的登顶之路上现身，也许幸运的游客还可以看见他们。岱庙的后山，就是登顶之路的起点了。

出了天贶殿，我开始上山，与当年皇帝们上山走的是同一条路。走了几百米之后，我来到一处巨大的石坊，从这里开始，上山的路变成了石阶路，而这些石阶早被无数游客踩踏得又平整又光滑了。

再往前走不远，就能看到刻有“第一山”字样的石碑。离石碑不远，又有一座石

坊，比先前那个要小一些，上题 “孔子登临处”五个大字。孔子故居离泰山七十多公里，他曾多次来泰山祭祀和凭吊，从泰山的静穆苍茫中获取灵感——显然，那不会是在人声喧嚷的主路附近。孟子，这位孔子最著名的再传弟子在他的书中写道：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山岳开阔了人类的视野。我没有在这里多做停留，离泰山极顶还有五小时的路程呢。

孔子登临处

刚过了那个宣布孔子两千五百年前来到泰山的石坊，我就看见了一只香炉，在这里游客可以为他们逝去的亲人焚烧冥币。路两边有小贩在兜售香烛； 那些香雾缭绕的神祠，也会拉住游客做生意。我步入这些神祠中的一个，见有人正在里面用稻草和泥巴塑一尊神像。管事的道士说，希望神像很快就能塑好，好赶上游客潮。他说，四月初旅游旺季就来了。

几分钟后，我在另一个神祠前停了下来。这个神祠比较大，而且有名字： 斗母宫。斗母是北斗众星的母亲，人们来这里向她祈求延年益寿、人丁兴旺。而泰

山作为冥府所在地，作为灵魂轮回转世之所，也有很多人为死去的亲人祈求幸福的来世。一边是为死者祈福，一边是为生者祈寿，而斗母宫大门外的一通石碑，上面写得明白：“天欲兴之，谁能废之？此言兴废有数，非人力所能为耳。然吾观兴废之源，实在人而不在数。”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斗母的庇佑，但我进入斗母宫，却发现斗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观世音菩萨——佛教的慈悲女神。看来，就连神仙也无法预见更无力阻止自己无常的命运。

我一边沉思，一边继续往上走，在一个岔路口，路标指示通往经石峪。按照路标指示的方向，先过一片松林，再过一条小溪，我来到一块巨石前。在我出生之前一千五百年，有人在巨石上刻下了整部《金刚经》，字体比我的手掌还大。刚才那条小溪，过去是从巨石上流过的，整个石刻的近三千字，已经被它消蚀了三分之二。现在，石刻的上方修起了一道小小的堤坝，总算是把水挡住了。尽管被水销蚀得厉害，我仍然认得出《金刚经》结尾的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甚至想用这个偈子，去劝慰失意的神仙斗母。

离开经石峪，我又看到了另一块石刻，它上面刻的是“高山流水”。这是三千年前的故事了。“高山”和“流水”是俞伯牙演奏的两首最著名曲子的名字，因为只有钟子期理解他在演奏时的所思所想，于是两人成了“生死之交”， 在中国，这个词意味着友情的极致。不过，现在我的耳畔既没有“高山”也没有“流水”，只有松林里呼呼的风声和我自己粗重的喘气声。

花了两个半小时，我终于到了中天门，这是整个登山之路的中点。跟成百上千的游客一起爬山和自己“走单帮”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这支游客队伍是如此之长，从上古时代一直走到今天，走了几千年都没有走完，我很高兴今天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游客们一路上要吃要喝，到了中天门，几十个小吃摊点一字儿排开来招待他们。我在一个摊位坐下，旁边的几位游客正在吃东西，看着吃得挺香，我却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于是也要了一份，原来是又热又辣的豆腐

脑。真好吃！天寒地冻，口干舌燥，吃完一碗，我又要了一碗，还是觉得好吃。中天门是公路的终点，也有上山缆车。想登顶又爬不动的人可以坐缆车上山，而想打道回府的人则可以坐游览车下山，总之都有车可坐。只是缆车很贵，多数人还是宁愿靠两条腿完成下一半更艰难的路程。

两碗热豆腐脑下肚，我缓过气来，恢复了作为千年游客一员的幸福感，重新加入了逶迤向前的游客大部队。过了中天门，有一段很长的横排路，接下来是云步桥，再接下来是一段台阶，然后就是五松亭了。公元前219年，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泰山遭遇大雨，于是跑到两棵松树下去避雨，为了表示感谢，这位始皇帝便封两棵松树做了大夫。很诡异的是，这两棵为他人挡雨遮风的松树，自己却遭到了大雨的摧残。在后来的另一场大雨中，它们双双被雨水冲走了。于是人们就在此地补栽了五棵松树，但这五棵树中又有两棵消失了。虽然只剩下三棵松树，亭子仍然叫五松亭。显然，对于防大雨来说，泰山不是个好地方。

登顶的途中，我在一个摊点边坐下歇了口气，这个摊点是打长命锁的，就是在铜锁上嵌上游客姓名的那种，刻一把锁收费人民币五元。摊主是一名男子，他说只要五分钟就能搞定一把，我请他打一把给我的儿子。在等铜锁的时候，一位八十岁的老大爷从路上经过，因为他在前面见过我，就向我打招呼，气喘吁吁地比划着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很快我儿子的长命锁就打好了，于是我跟在他后面，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起“只要肯登攀”来。

五小时过去了，一座石坊提示我，已经到了孔子崖，这是登顶路上的最后一座石坊了。坐缆车上山的游客，也会在这里下车。这里热闹又拥挤，路上全是卖工艺品和小吃的摊点和小贩。前一天刚下过雪，有人用雪堆起了一尊佛像。我在堆着雪佛像的那家摊点坐下，要了一碗热粥和一些煎馒头片。真有点饿了，跟前面的豆腐脑一样，我吃完一份又要了一份。今天的经历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成为众多游客中的一分子、虔诚朝圣者的一分子，也成了千年历史的一分子——

我不再是一个孤独的远行人。

打长命锁的男子

在一千五百多米高的泰山之巅，有向游客兜售小吃和工艺品的摊点，也有散布在山梁上的神祠。其中最主要的是碧霞祠，这里奉祀着泰山神的妻子碧霞元君。我走进碧霞祠的院子，看见一名道士一路小跑进入神殿内，参加一场日常的法事——神殿内有五六个道士，一边敲打钟鼓，一边高声念诵经文。

据说在晴朗的日子，从碧霞祠可以看见黄河。不过游客们更喜欢看的是日出，最好就是在泰山极顶附近找个旅馆住下，第二天赶早去看。但这些旅馆的房间设施实在不怎么样，让我联想起小时候那个放在我家车库里的大纸箱。那时晚上一有流星雨，我就会把它拖到后面的院子里，人躺在箱子里，只把望远镜从两个窟窿里伸出来，苦苦等候天空中的奇观。

我对着碧霞祠白雪皑皑的屋顶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沿着孔子的足迹，从“天上”返回到人间，返回到孔子致力于建立的世俗文明中来。

碧霞祠

第八章 曲阜： 圣人是怎样炼成的

斜阳向晚，我回到泰山脚下，从火车站取了包，登上了去曲阜的巴士。巴士人满即开，九十分钟后，当最后一抹残阳消失时，我已经在曲阜“孔家宾馆”的房间里了。那里原是孔子后人的住所，“文革”时这些人全部都被轰了出去。尽管他们从此失去了这处房子，但孔圣人的亲属依然占据着这座城市。在五十万曲阜居民中，有十三万人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了这位圣人。

然而，孔子的直系男性后裔孔德成却不在曲阜。1949年，国民党为了彰显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代表，将他带到台湾去了。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那里。每个周日的下午，这些研究生都去听孔先生个人开设的儒家经典课程。有一次，我问他我可不可以来听课，孔先生说他怀疑一个外国人能否掌握其先祖学说的精义，比如这样的格言：“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

现在我就住在孔德成先生住过的院子里，它成了一家宾馆。这里曾是偌大的一片老式平房，雕梁画栋，曲径通幽，庭院一个挨着一个，甚至可以与北京城的皇宫相媲美，但这都是“文革”前的陈年往事了。尽管如此，我住的房间还是非常之大，使我的床看起来有些孤零零的。这里还是“孔府宴”的举办地，我到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开晚宴。完整的宴席包括中国每一个省份的代表菜，共有近一百道菜，必须提前预订。“孔府宴”价格不菲，它可不是为我这样的散客准备的。但我并不觉得受了冷落，我也找到了好吃的，它们是熏豆腐——这在曲阜确实有名，还有香菇笋片、炒青豆苗和大米糕。说到吃，孔圣人自己就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嘛。

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在曲阜的郊野，他比佛陀早生了一百年（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年有多种说法，公元前451年只是其中的一种。——译者注 ）。英文“Confucius”是中文“孔夫子”的早期拉丁语拼音。“孔”是姓，“夫子”是敬称，意即“先生”。曲阜也是孔子去世的地方，他七十二年的生命历程，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

尽管孔子也曾游历周边几个诸侯国，去推销他的“善政”主张，但总的说来，他在有生之年并非名人，出了曲阜城，没多少人知道他。公元前478年，在孔子去世一年后，鲁国的国君在他的故居为他修了个小小的祠堂。两千余年过去了，当年这间小小的祠堂，已然成了中国的第二大殿堂——孔庙。比它略胜一筹的，只有北京的紫禁城。旅游手册上说，孔庙每年的观光客达三百万人次，于是第二天一早，我掐着点，等孔庙大门一开就进去了。真庆幸，那些满载观光客的旅游巴士还没有来。

以孔庙之大，要游览没有导游或旅游手册可不行。幸好，这两样在大门口都有。从前门到后墙，众多的院子和殿堂绵延足有一公里，与紫禁城相差无几。牌坊或月亮门把各个庭院分隔开来，这一点与紫禁城又有所不同。用牌坊或月亮门做分隔的，通常是中国人的花园，但是在曲阜，这一设计被用在了孔庙这个“巨无霸”的身上。

进得大门，要去祭祀活动的中心大成殿，先要穿过几块像公园一样的空地，高高的松柏遮天蔽日，有的树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了。空地上则立有数十通古老的石碑，记载着历代帝王修葺孔庙的始末。我遇到的第一个主体建筑是三层飞檐的奎文阁，里面有一百多幅描绘孔子生活的画，这些画分为三种，分别为版刻、石刻和彩绘，它们都是明朝时的产物。奎文阁的后面，是一个特别大的院子和若干更宏伟的石碑。过了这个石碑大院，就到杏坛了。当年如果天气好，孔子就会在杏坛讲学。杏坛旁边，一株杏树正在享受两千多年后的又一个春天，它应该是孔子时代那株杏树的后裔吧。

我努力想象着孔子讲学时的情景：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论语》的开篇段落。《论语》是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收集整理的他的语录。这些语录首先在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中流传，直到公元二世纪，郑玄将它们编辑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一共二十章，相互间没有明显的逻辑顺序，却充满了各种妙语机锋，比如：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不难看出，孔子是个有幽默感的老师，挺会说笑的。

旅游早班巴士的到来，宣告了我对孔子故居的造访到此结束。孔子的故居从名到实都已彻底地脱胎换骨，它现在的名字叫“孔庙”，不再是日常的居停之所，而是进行祭祀的神圣之地。

接下来我决定去瞻仰孔子的陵墓。孔子墓在曲阜城北约两公里处，现在叫“孔林”。 两公里走起来实在有点累，于是我叫了一辆在曲阜大街上拉客的三轮车。几分钟后，我就来到了这座中国最大的人工园林——孔林。孔林占地二百公顷，千百年来，四万棵从中国各地移来的树被种植在这里，品种多达二百余种。孔林里除了孔子墓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孔子后人的墓冢。二百公顷这样大的地盘，看起来还远远不够——经常有墓被挖掉，为新的死者腾地方。所有孔子的亲属都有权在孔林安葬，而在曲阜市，孔子的亲属有十三万之多。解决的办法，是允许他的后人暂时安葬在那里，但当后面的新坟用地不够时，老坟就必须迁往他处。

步行了一小段路程，我就从孔林的入口来到了孔子墓前。依照孔子的遗愿，他的墓很简单，就是一个青草覆盖的大土丘，外带一块取自泰山悬崖的石头做的墓碑。瞻仰过孔子墓之后，我又来到他儿子孔鲤和孙子孔伋（子思）的墓前。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曾子继承了他的衣钵。曾子在《大学》一书中表达了他的教育观，这本书也是继《论语》之后儒家的第二部经典。曾子还教孔子的孙子子思学问，后来子思自己也成了一位卓越的教师。他对祖父教义的阐释，成了儒家的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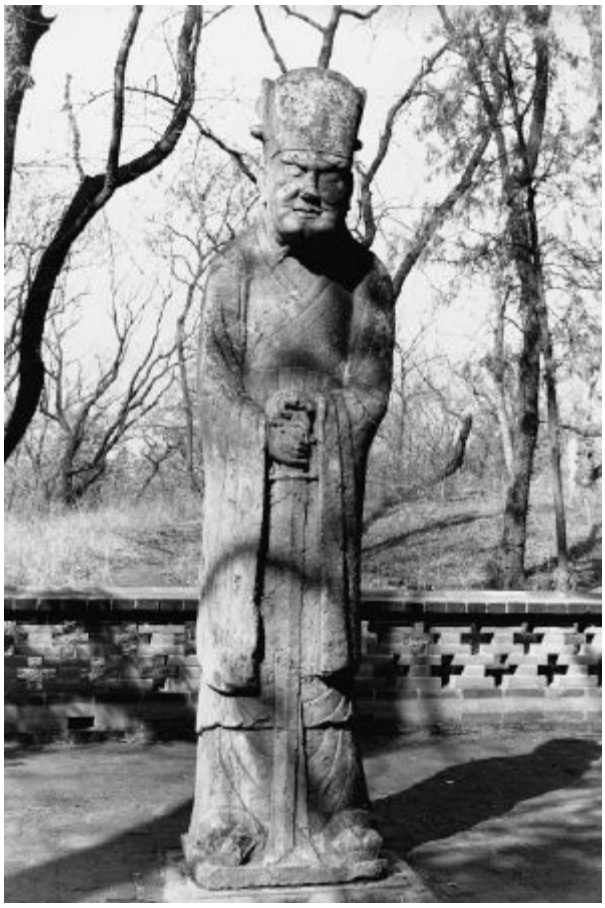
三部经典《中庸》。我对子思的书大感兴趣，这本书中的话直截了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在子思墓前，有一对护侍雕像，一文一武，合称“翁仲”。它们代表孔门的两种美德：生在盛世应如何报国，生在乱世又应如何报国。凭吊完毕，我决定步行回市里。在路上，我造访了一座庙，里面奉祀的是孔子最喜爱的学生颜回，孔子经常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悲伤。离这座庙几个街区的地方，还有一座庙，里面奉祀的是周公。周公是鲁国开国国君的父亲，孔子把他视为道德典范。

回到宾馆吃过午饭，我租了另一辆三轮车，这次我要去的是城东数公里远的另一座陵墓——少昊墓。少昊是黄帝的后裔，四千五百多年以前统治着中国的北方地区。他的墓是一个青草覆盖的简陋土丘。墓前有一个很大的石塔，上面的石块像玻璃一样滑。见几个孩子在塔顶上欢呼着，庆祝他们的成功。我也想爬上去试试，但我费了吃奶的劲儿也没上去，最后只能放弃。

回到宾馆，正赶上晚饭时间，晚饭和前天晚上一样，是熏豆腐配上几样时令蔬菜。在宾馆门前的路上，有小店卖孔府家酒。我想当然地以为，圣人的家族一定会调制高贵精致的酒，因此毫不犹豫地买了一瓶。可是我错了。孔子家的人也许精于他们伟大先祖的“为人之道”，却对“酿酒之道”并不在行。喝了两小杯后，我毅然把瓶子塞上，扔进了宾馆的抽屉里。就让下一个倒霉的房客去品尝它吧。

孔子活着的时候不是什么名人，更不用说圣人了。把他推上圣人位置的，主要是两个人。他们都生活在曲阜的南边，一个叫荀子，一个叫孟子。荀子的故居和陵墓，在曲阜以南一百公里，这对我来说有点远。但孟子的老家邹城，离这里只有二十公里，而且曲阜每隔半小时就有一班车发往那里。我决定第二天就去邹城。



子思墓前的雕像

在西方，孟子的名字是“Mencius”。第一个翻译他名字的，是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比较无厘头的是，据说中国翻译界有一个笑话，一位中国学者翻译外国人的书，却不知道“Mencius”就是孟子，结果译成了“门修斯”。

汽车掠过乡村，田野还荒着，在等待天气变暖。路上我们经过一个森林覆盖的小山坡，孟子的母亲及许多后人葬在这里。他本人的墓要更远一些，在这个小山坡以东十公里处。

在有关孟子的故事中，他的母亲不可不提。她十分关心儿子的教育问题（这种教育既包含学问也包含道德），为了找到一个适合孟子学习的环境，她三次搬家，最后找到的地方就是邹城。孟母当年选定的地方，现在仍然找得到，那里建了一座奉祀她儿子的大庙。它完全是孔庙的翻版，也是牌坊、拱廊、院子、神殿，等等，只是规模小些。因此，虽然没有英语导游或旅游手册，我也不会迷路。这里很好，没有任何旅游巴士，我实实在在地成了一个孤独的旅人。

在神殿的西边，是另一个建筑群——“孟家宾馆”。像孔家宾馆一样，孟家宾馆原来也是孟子的直系男性后裔及其家庭的住所。只是孔子的后裔到台湾去了，而孟子的一位后人还住在这里，他八十多岁了，住在一个“游人止步”的后院。

孟子庙

孟子主要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比孔子晚了一百年。他的文章也被编辑成了一本书，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就是儒家的第四部经典《孟子》。孟子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作者群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成员。与其他三部经典的简明语录体不同，《孟子》读起来要有趣得多。学古代汉语的学生更喜欢《孟子》，因为孟子常常用故事来阐释他的教义。例如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孟子在阐释他的人性论。

“牛山的树木曾经很繁茂，但因为它就在大都市的郊外，经常有人持刀斧去砍伐，它还能保持繁茂吗？那山上日夜受雨露滋润的树木，不是没有嫩芽新枝长出来，但随即又有人赶着牛羊去放牧，因此牛山就成了这样光秃秃的了。人们见它光秃秃的，就以为它不曾长过成材的大树，这难道是牛山的本性么？这个道理推

及人的身上，人难道没有仁义之心吗？有些人之所以丧失了他的善心，也就像刀斧加于树木一样，天天砍伐，还能保住善心的繁茂吗？尽管他日夜有所滋生的善心，接触了天明时的晨气，而使他的好恶之心同一般人也有了少许的相近，可是他白天的所作所为，又将它搅乱、丧失了。这样反复地搅乱，他夜里滋生的那点善心就不足以保存下来；　夜里滋生的善心保存不下来，那他离禽兽就不远了。人们见他像禽兽，就以为他不曾有过善良的天性，这难道是人的实情吗？所以如果得到好好的养护，没有东西不能生长；　如果失去养护，没有东西不会消亡。孔子说：‘把握着就存在，放弃了就丧失；　出去进来没有定时，无人知道它的去向。’大概就是说的人心吧？”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　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　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每天给我一段《孟子》吧。

在曲阜和邹城一带，还有许多与孔子及其弟子有关的景点。在曲阜这样的城市，游客待的时间往往会比他计划的更长些。抛开历史文化不说，单单只休闲一项，它也是个好地方。但我来这里，可不是来休闲的。从邹城返回曲阜，赶着吃完午饭，我又要出发了。这一次我决定到乡间去走走，地方早就想好了：　石门山。它离曲阜只有二十五公里，骑自行车去正合适，正好孔家宾馆就有自行车出租。我骑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到了。顾名思义，这山看起来就像一扇石头门，东

西两座岩峰对峙，中间隔着窄窄的峡谷。三百年前，著名作家兼隐士孔尚任曾在石门山的东峰住过，现在山上还有他那座小木屋的遗址。在石门山的西峰上，一千多年前的某个夜晚，诗人李白和杜甫曾一同下榻于此，这个遗址同样也还在。这也是我要费力来到这里的原因。

进了景点，我把自行车锁在栏杆上，开始攀登去山顶的石阶。快到山顶的地方有一座庙，石阶路到那里就结束了。不过我还没有走到石阶路的尽头，就拐上了另一条山路。这条路通向一块凸起的岩石和一座亭子，这座亭子正是两位伟大诗人见面的地方。这里风景真好，低头是逶迤的峡谷，抬头是石门山东峰逶迤的山脊，像一幅舒展的画屏。公元745年的一个夏天，两位诗人来到这里。“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光芒超越了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三千年诗史上最耀眼的双子星座。我可以想象，他们长久地坐在那里，指点江山，谈兴正浓，从红日西沉到明月中天。当然，酒是要管够的。最后都醉了，在同一张床上和衣睡去。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尽管其后他们还同时在世十五年。在一首纪念此次历史性会晤的诗中，李白写道：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我希望他们干杯的酒，别是孔府家酒。“飞蓬各自远”，诗人不再来，太阳就要落山了，我也该回去了。

第九章 开封： 穿越到北宋

告别了孔圣人，开封是我的下一站。本来应该坐火车的，但看起来路不远，我就选了长途汽车。事实证明我又犯了大错。三百公里居然走了十二个小时，这还是快车呢。原因是到处都在修路，汽车不能按正常线路走，而司机又不熟悉新的线路。在菏泽城外，碧绿的牡丹田一亩接一亩，一片连一片，算是此行的唯一亮点。菏泽是中国的牡丹之乡，可当时是四月初，离牡丹盛开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呢。尽管如此，在无尽的荒凉中能看见这突然冒出的一大片绿色，心情总是会好些的。可惜好景不长，牡丹田很快就过去了。车上人不多，我走到最后一排，躺下睡起觉来。虽然睡不踏实，但眼不见心不烦，总比看窗外的荒凉景象强多了。等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我才爬了起来，这回车窗外荒凉的景象不见了，路的两边满是汽修铺子和墙上写着“停车住宿”的小饭馆。晚上十点，我总算从一名疲倦的乘客变成了“开封宾馆”的一名房客。

除了在车上吃了点小吃，我一天都没吃饭。幸好，相国寺离开封宾馆只有三个街区，那里的夜市在全中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其实夜市并不很大，可是小吃的品种和质量真是太棒了。我吃了两屉至今仍然难以忘怀的小笼包（也可能是蒸饺），喝了两瓶冰啤酒，最后要了两碟冰糖蒸梨作为甜点。十二小时的旅途劳顿，顿时成了遥远的记忆。

第二天早晨我又去了相国寺，小吃摊点全撤没了。中国人喜欢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跑得了小贩就更跑不了庙了，庙自然是还在的。相国寺历史悠久而辉煌，可以上溯到公元六世纪。但它现在已不是一处宗教场所了。二十世纪二十年

代，和尚们被赶走，不允许再回来，此后它就变成了展览中心兼游乐宫。唯一的佛教遗物，是八角亭中那座巨大的千手千眼观音木刻雕像。观世音菩萨伸出众多手掌，每只手掌上有一只眼睛，每一只眼睛都幽幽地注视着游乐宫里的哈哈镜。

看到这般光景，我觉得很失望。在相国寺待了不到五分钟，我就决定还是去看黄河—— 黄河离我只有十五公里。我返回宾馆租了一辆自行车，准备“自驾游”，还可以顺路看看其他几个景点。

开封是中国的六朝古都,但是除了北宋，其他王朝都短命。从公元十世纪到十二世纪，北宋王朝延续了一百六十七年。那是开封城的黄金年代。那时的开封，是全世界最大、最富庶的城市。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有一张跟展厅一样长的名画，描绘了北宋时期开封城某个春天的节日场景（作者这里说的应是《清明上河图》。——译者注 ）。看看一千年前开封人民的幸福生活吧。在去黄河的路上，我在开封博物馆停了一下，想看看有没有更多可看的东西。博物馆内，除了那幅名画的复制品外，还有一些北宋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当时最著名的两项技术发明： 火药和印刷术。即使千年以后，这两项发明依然影响着全世界。

紧挨博物馆的北边，我骑车路过一片湖泊，名叫包公湖。包公是北宋黄金年代开封的一位知府，他铁面无私，断案公正，不畏权贵，是中国民间大受欢迎的传奇人物，有许多小说写到他的断案能力。在湖的一端，还有一座纪念这位著名的执法官的亭子。但我去黄河心切，并未停留。

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黄河堤上。这段河堤的作用一是保持黄河的流向，二是防止它淹没开封城。开封城比黄河低了二十五米，也就是说黄河的河床高出了开封城街道二十五米。1952年，毛主席视察开封，称黄河为“悬河”。远远望去，它真的就像一条在田野间蜿蜒的高架水渠。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决堤，一决堤，黄河周边地区就变成了“黄海”，河南省首当其冲，数百万人曾因此丧生。我站的地方，就是决堤最频繁的“柳园口”。一般来说，四月初的黄河水位是全年最低的，还

有几个月才到雨季。由于水少，河心凸现沙洲，有人便在上面放牛。柳园口的河面只有五公里宽，两岸有绵延二十公里的河堤。很难想象洪水能冲垮如此坚实的岩石工程，但是黄河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证明，想让它规规矩矩地流向大海并不容易。

开封没有黄河大桥（作者到达开封的时间是1991年，当时开封没有黄河大桥。2006年11月28日，开封黄河大桥才建成通车。——编者注 ），在柳园口，人员和车辆只能通过轮渡到达对岸。我去黄河的那天上午，乘客稀少，岸边泊着好几条小船。我下去和一位船老大聊了几句，顺利地上了船。几分钟后，我把手伸进水中去探泥沙，能感觉到手指间的沙粒。夏季黄河的泥沙含量接近百分之五十，比世界上其他的河流至少高出五倍。这艘十二马力的小船，把我缓缓地送到河中心，那里有一个沙洲，上面有人在放牛。我请船老大靠上沙洲。下了船，走在黄河的河心，我突然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说不清也道不明。看罢沙洲，我回到船上，船掉头驶回岸边。

船老大那天还带着他的儿子。那孩子十岁左右，戴着京剧脸谱，紧挨着他的父亲坐在船尾。我问他唱京剧里哪个行当的角色，他没吭声。返回岸边的途中，船老大放慢速度帮了两个男孩，他们正艰难地逆流划船过河。那天放假，他们是想去钓黄河鲤鱼的。黄河鲤鱼是开封的特色菜，做法是把鱼煎熟之后浇上糖醋汁。 船老大扔给两个孩子一根绳子，把他们拖在我们后面。两个男孩随后送给船老大一条鲤鱼作为酬谢。

上岸后，我取回自行车，蹬车返回开封。天色尚早，我便循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大约走了一半，我决定顺着一条通往北郊的辅路去看看开封有名的“犀牛”。那是一头铁犀牛，蹲在那里已经五百五十多年了。把它放到那里，是为了防止黄河发洪水。理由是，牛性属坤，而坤属土，土可以克水； 《周易》上说“坤者，顺也”； 此外铁生水，铁乃水之母，子不能与母斗； 又中国传说有“辟水犀”，出入水中，水为之开。总而言之，原因很多。这套学说想来或许有它的道理。当年明朝

人把铁“犀牛”放那儿的时候，黄河正从它的面前流过，可打那以后，黄河向北撤退了十公里。我想开封市民一定非常感谢这头“犀牛”，不过，这种感谢应该只是发自内心而没有任何实际的表示。因为这头铁“犀牛”看上去是那样地凄凉孤独，被一大片等待种玉米或棉花的农田包围着，连一个看护它的人都没有。

船老大和他戴着京剧脸谱的儿子

我拍了拍铁“犀牛”的腿，蹬车前往该市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开封铁塔。这座塔其实并不是铁的，只是塔身通体以琉璃砖贴饰，看起来像铁的一样，因此人们都管它叫铁塔。走近仔细观察，我发现那些看似光滑的琉璃砖的表面，实际上隐藏着各种佛像、传说和天堂景象的花纹图案。看塔人告诉我，图案有五十种之多，多为佛教人物和故事。要把五十种图案看全了，非得有望远镜不可，可那天我忘带了。这座塔是中国最高的琉璃塔建筑，高五十六米，共十三层，建于北宋。建塔的目的是奉祀一件佛顶骨舍利，现在，这件舍利早已转到上海南郊的一座寺庙里了。

在蹬车回到市中心后，我又去了一个地方——龙亭。它坐落在北宋皇宫的遗址之上，龙亭前面有两个湖。按照龙亭公园工作人员的说法，曾经有两位将军住在皇宫外这两个湖的位置，他们家中都藏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宝。游牧民族的侵略者终结了这个王朝之后，开封变成了一座鬼城。寻宝者去将军那儿寻找可能遗

留的东西，他们挖掘宝藏的地方最终被充满了水。这就是这两个湖的来历。（作者提到的这两个湖是潘湖与杨湖，传说杨湖清、潘湖浊，主要与潘仁美陷害杨继业有关。作者的转述不是主流传说。——译者注 ）

开封镇河铁牛

除了向这个城市的龙族致敬的龙亭之外，这里还有一些偏殿，每一座里面都布置了一套表现北宋时期著名场景的蜡像。其中的一个场景吸引了我。那是一千年前一位犹太商人受到皇帝接见的场景。开封曾经有一个规模很大的犹太社区，它是丝绸贸易的产物。直到三百五十年前，城里还有一座犹太教会堂。但是因为洪水的破坏（显然那尊铁犀牛并非总是恪尽职守）和信众的减少，长老们拆掉了那座建筑，把它卖给了穆斯林。穆斯林用那些部件造了一座清真寺。有人告诉我，当时开封城里仍然住着一百五十名犹太人。

从龙亭出发，我沿着把两个湖划开的堤坝前行。过了湖之后堤坝就变成了中山路。我突然发现自己穿越了，回到了北宋，街两侧的建筑经过翻修，看起来真像一千年前的样子。而我的肚子也正好在这时向我提出了抗议，实际上我已经一天都没吃饭了。既然到了这儿，我决定在街上找一家北宋风味的餐馆。樊楼还是

算了，虽然它是开封最有名的饭店，供应和北宋年间一样的皇家宴席，但是我的钱包会抗议的，再说我的胃口也没那么大，吃不了一桌皇家宴席。我发现樊楼的对面是稻香居，它的锅贴也很有名。厨师跟我说，锅贴和普通饺子的区别，就是锅贴大些，肉多些。不管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反正我在稻香居用锅贴填饱了肚子。

开封铁塔

逛罢中山路，向东两个街区，我来到了书店街。那里的建筑也是清一色的北宋风格。在中山路和书店街之间的一条巷子里，我发现了过去中国西北来的商人们常去的会馆。六百多年前，一位明朝人建了这所宅子，作为私人府邸。到了清朝，商人们买下了这所宅子。他们利用这里众多的厅堂谈生意、招待客户。会馆的木制品非常精美。我本想多待一会，可看门人说他们要关门了，我只好走人。

返回宾馆的途中，我逛了最后一个景点——禹王台，它在火车站以东三个街区的一个公园里。在去禹王台的途中，我在一尊孙中山铜像附近看见一群老者在

肮脏的空地上玩槌球戏，以前在中国我从未见有人玩这种游戏，便忍不住驻足观看起来。本想多看一会儿，但考虑到公园随时都可能关门，我只能直奔禹王台。它明显不如槌球戏有趣，但还是要看看的。禹王台，顾名思义，是大禹治水时生活过的地方。大禹花大力气终于治住了黄河的洪水，那是大约四千二百年前的事了。大禹的治水方案不是筑堤阻断洪水而是疏浚河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方案被他的后人冷落了。

回去取自行车的时候，我看见公园西边有一座塔从一片屋顶中耸出来，于是决定过去看看。不巧的是，我刚到塔前，看园人就提醒我要关大门了，不过他同意我抓紧时间浏览一圈。这座塔名叫繁塔，建于公元977年，是开封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与大多数塔的非圆即方不同，它呈六边形，并且在平坦的顶部又立起了一座小舍利塔。像开封铁塔一样，它也以琉璃砖贴面，砖上刻有佛像。塔内的墙上，满满地刻着几部重要佛经，其中包括《金刚经》的最全版本。看园人说，曾经有三位马来西亚僧侣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那里背这篇经文。尽管《金刚经》各版本的内容有差异，但结尾是一样的，都是那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谢过看园人，我骑上车回宾馆，今天的旅程就这样结束了。洗完澡，我累得不想出去吃饭，索性就不吃了。其实我也不太饿，这要感谢稻香居的厨师，他的锅贴真的很强大。我打算第二天再出去一趟，并且走得更远些。我心中的目的地，是南边二十公里外的朱仙镇。它曾经是这一带最著名的一个城镇。一千年前，木版年画就是从这里起源的。

去朱仙镇，多数人会选择坐汽车，而我还是骑车。走五一路，从开封城西南角出去，然后上高速一路向南。花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完成了任务，不过还是借了点儿外力——最后三四公里，我一直挂在一台拖拉机的拖斗挡板上。这要感谢那位仁慈的司机！就在我松开挡板，兴冲冲地进入朱仙镇时，才突然意识到，

回开封恐怕就不会这么幸运了，这时很有点后悔当初作出了骑车而不是坐车的决定。不过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

当地政府不是不知道朱仙镇的旅游潜力——在穿城而过的那条快干涸的河流两岸，他们修建了一系列宋代风格的临街商铺。可是我去的那天，它们全都大门紧闭。有人告诉我，只有节假日这些店才会开门。其实我已经搞明白了，它们就是一些小吃店和售卖廉价小饰品的商铺，没啥可看的。

朱仙镇木版年画制作

朱仙镇显然已经被我们的时代所遗忘。除了几间宋代风格的商铺，它给不出什么让别人认为值得一来的东西。不过既然来了，我还是想转转，毕竟还是有几处历史遗迹的，其中之一便是岳飞庙。岳飞是宋朝的一位将军，他在这里击败了游牧民族的入侵者（正是这群入侵者后来把开封变成了废墟）。然而，岳飞的胜利很快化为泡影，他被卖国贼杀害，王朝的军队向南逃过长江，一直逃到杭州。岳飞这位不幸的将军后来就葬在那里。岳飞庙的隔壁还有一座庙，过去也供奉着一位将军——红脸黑髯的关公。现在这座庙成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的所在地。木版年画兴起的时候，朱仙镇是它的中心，那已是千年往事了，不过现在它的年画

仍然远近闻名。我买了一对年画，准备以中国人的方式过新年。随后我打道回府，尽管没有拖拉机，没有卡车，也没有后挡板，但我还是回到了开封。夜市的小吃摊点刚开张，早早地在那里吃了饭，我就回宾馆休息了。

第十章 郑州：有 龙就有“新天子”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腿出了点问题，一碰就痛。我决心戒掉自行车，至少在这趟黄河之旅接下来的行程中是不会再骑了。洗过热水澡，我躺在床上休息，心想不到最后一分钟，我是不会离开这个饭店的——腿痛得我几乎不能动弹。但开封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了，是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吃罢午饭，我打车到长途汽车站，三十分钟后车开了，往西去河南省的省会郑州。郑州的东南西北四郊都设有长途汽车站，从开封到郑州东郊，不到九十分钟，下了车必须换当地公交去市里。我又累又有伤，实在不想坐公交，就打车来到金水路的“郑州饭店”（“郑州饭店”即“郑州大酒店”，该饭店不在金水路，作者可能记忆有误。——译者注），它紧挨着新建的“国际饭店”，但房费只有“国际饭店”的一半。这家饭店建于四十年前，从外观看，像是当年的中苏合营企业。

在房间里安顿好行李，我打开窗户，俯瞰楼下的小花园，里面种满了正在开花的樱桃树。我快速下楼，买来两瓶啤酒、几袋锅巴，以及一根像热狗一样的腊肠。带着这些，我迈出窗户，来到一米宽的水泥平台上（饭店大楼外沿设有一圈平台），坐下来享受春天。楼下的花园里，三个小女孩在捉迷藏。每次经过樱桃树，花瓣缤纷地落在她们的头发上，她们便像小鸟一般地欢笑起来。当我喝完第二瓶啤酒的时候，落日残霞将花园变成了“光明殿”。终于，看园子的人出现了，女孩们的游戏戛然而止，她们穿上外套背上书包连蹦带跳地回家了，一路上笑声依然不绝。即使是郑州这样晦暗沉闷的城市，依然有春天的脚步声。

郑州这个城市，游客专程来的不多，顺路来的不少。它北有北京，南有武

汉，东有上海，西有西安，郑州正好位于一个中点，它宽敞的水泥街道提醒人们，它本身也在中国的一流城市之列。郑州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四千年以前，古城遗址离我不远，过几个街区就到，那里还有一个小博物馆，它将是我郑州之行的第一站。

第二天，我安步当车，不久就来到了古城遗址处，但博物馆那天关门了，说是在重新装修。事实上这对我说不上有多大损失，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座博物馆，名叫“黄河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就在省博物馆对面的一条巷子里，而我在街上转悠了半个小时，才误打误撞地走进了那条巷子。我之所以对这座博物馆如此感兴趣，是因为它是中国唯一一座以黄河为主线的博物馆。它有丰富的黄河资料，其中一些音像展品尤其好。在那儿我遇到了副馆长，他帮我修正了我接下来黄河之旅的行程，还介绍给我几个值得一看的地方，其中包括一个奉祀黄河水神的神庙——嘉应观，俗称庙宫。他自己也没去过，但他告诉我这座神庙在黄河对岸、郑州以北，大约需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这些正是我需要的信息。

黄河博物馆

走回饭店，在服务处租了辆出租车，但司机说他也没去过嘉应观，结果一过黄河，我们不得不在乡间绕来绕去，多走了好些冤枉路。两小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座神庙，它就在通往武陟县城的公路边，一个叫二铺营的村子附近，与黄

河南岸的邙山遥相呼应。一下车，我和司机都被嘉应观的气势给镇住了。本来这巨大的庙宇建筑群耸立在辽阔空旷的地方就够宏伟了，现在又只有我们两个游客，就更显出了这建筑群的宏伟气势。这里平时少有人来，因此大门紧闭。我们敲了足有五分钟的门，看庙人才出现。他看到我们，一脸惊奇，他说，这是唯一的一次假期有人来参观。

看庙人介绍说，嘉应观建于二百多年前，它在中国的寺庙里，已经是非常年轻的小字辈了。它选址在黄河北岸，我猜想一定是为了让黄河水神高兴，少发洪水祸害中原大地。但是据看庙人的说法，真正的原因，是皇帝的风水师说要出新天子了，换句话说，就是要改朝换代了，而那个 “新天子”将在这一带出生。禳解的办法，就是把黄河水神供奉起来。这可把皇帝吓坏了，为了阻止“新天子”出生，他亲自来了这儿四趟。

嘉应观的建筑风貌极佳。它的天花板是精细艺术的杰作，上面雕的龙特别多。听看庙人说，黄河的这一河段，是龙图案的发祥地，他给我看了几张考古遗址的照片，成千上万的贝壳，组成了龙的图案，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相信黄河里有龙这事很好理解。黄河流过的地方，曾经发现了海豚的骨骸。古人自然会对着这骨骸生发想象，于是就有了龙。为了表明我与黄河龙的关系和谐吉祥，同时表明我尊重它们内在的神性，我敬完香，又上了钟楼撞了钟。

嘉应观

把想看的都看了，我对看庙人领着我们转悠表示了感谢。车过黄河大桥，我吩咐司机先不忙回郑州，改道西行。我想去看看邙山。邙山矗立在黄河南岸，与嘉应观南北呼应。从青藏高原一路流过来的黄河，到了邙山，开始甩掉峡谷和高山的拘束，变得不老实了。因此洪水灾害大多发生在郑州与开封之间，为此中国人给了黄河一个别称： 苦难之河。

在邙山的北坡，有一座奉祀千古治黄第一人禹帝的神祠，但是这座神祠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型游乐园的一部分，我顿感兴味索然，决定不去了。我让司机把车停在山的东面，那里叫“花园口”。或许是嫌老天爷的水患还不够多，蒋介石在1938年炸毁了这里的黄河堤坝。那时日军正在这一地区挺进，蒋委员长想用洪水阻挡他们的脚步。如果你是个不关心本国人民死活的军事战略家，那么这一想法确实伟大。事实上，蒋委员长的这一伟大举措，唯一的结果是弄丢了一百万国民的生命，弄丢了一千二百万国民的家园。而日本人却轻易绕过了黄泛区继续挺进，将蒋委员长赶出了中原大地。后来战争结束，国民党重回中原，但蒋介石却依然拒绝堵上堤坝的缺口，原因是那一带有大量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直到1947年，在国际压力下，他才不得不重修了堤坝。因此，从1938年到1947年这段时间，黄河是从山东半岛的南边而不是北边流入大海的。站在花园口重修的堤坝上，我唯有

叹息，叹息那人与人之间的残忍。

回到饭店，我又一次来到窗外的水泥平台上，享受着啤酒和锅巴。樱桃树的花枝依然在风中摇曳，徒劳地摇曳。昨天来这里玩耍的小女孩们再也没有出现。美丽是如此的短暂。

第十一章 嵩山： 盘古的肚子

拜谒了黄河，也拜谒了黄河水神和黄河龙，我又该启程了。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嵩山。从地图来看，嵩山似乎并不远。但实际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长途车。大多数时候在中国坐长途车，你都要看好行李，因为一不小心小偷就会为你减轻负担。就在郑州开往嵩山的汽车上，我那忠实的相机与我不辞而别了——我在车上睡觉,醒来发现包被打开了，再往里一看，相机没了。又一部尼康。车到下一站，我老老实实地下来，向当地警方报案。他们信誓旦旦，说一个月内定将擒获小偷,还我相机。要是在前几年，我或许会信，但是现在我知道相机八成是没指望了。

其实真正让我闹心的不是丢了相机这件事，而是离境时需要警方开具的报失证明，因为我入境时这部相机已经报关。而这个证明，不是哪儿丢东西在哪儿开，而是必须到省会城市去开。唉，我只好坐下一班长途车回到郑州，到省公安厅开了证明，然后又买了个相机。我在郑州又住了一晚，还是在郑州饭店窗外的平台上，我喝着啤酒,吃着零食，徒劳地等待樱桃树下小女孩们清脆的笑声。

次日清晨，我再度乘车前往嵩山。这一回,我决定不坐长途车，改坐旅游巴士。我可没敢再睡觉，而是一只眼睛看着窗外的景色，另一只眼睛紧盯着我的包。选择旅游巴士，一是因为它的安全性相对较高，二是它会在中途停车，安排乘客参观新密市的两座汉墓。恰好前一天晚上，我在一本旅行手册上见过它们。

这两座汉墓是1960年发现的，它们都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当时，二号墓中的壁画震惊了中国画界。之前没人见过颜色如此鲜艳的壁画。遗憾的是，壁画上的

颜料一见天日，马上就变质，因此二号墓又重新封闭了。我们只能参观一号墓。它的墓门以及墓室壁，都以石雕像装饰，因此不易腐坏。幸好我带了手电，要不很多石雕的细节就只能放过了。而重要之处，正在于这些细节。

这座汉墓中的这些石雕，为确定某些传统工艺的产生年代提供了证据。例如豆腐的制作。民间一直传说豆腐是刘安发明的—— 刘安是汉武帝的叔父，信奉道教，他比新密汉墓的墓主早三百年。而过去正统的研究却认为，豆腐的制作应该起源于宋代。这座汉墓中的石雕就出现了一组制作豆腐的画面，与现代手工制作豆腐的工艺流程几无差异。这可以证明，在刘安死后三百年内，这项著名的发明已经广受重视，有的人死了，在坟墓中还想吃豆腐呢。

按史学家的说法，建造这两座汉墓的人，不过是一个地方官。由此不难推测，向西四十公里、地处嵩山以北的北宋皇陵里的墓葬品该有多么的丰富了。遗憾的是，这个皇家墓葬群不对公众开放。有人告诉我，去参观的人只能在附近闲逛，通往皇陵的道路两旁，有许多巨大的臣僚和神兽的石雕像，可以合个影，仅此而已。此外，北宋皇陵也不通公共汽车，因此我脑海里刚闪过一丝前去一游的念头，旋即又流星般地消失了。

看完汉墓，旅游巴士重新启动，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车停在嵩山脚下的中岳庙前。在古代，帝王们登嵩山前，先要驻跸中岳庙，举行祭祀。如同泰山之麓的岱庙一样，作为皇家祭祀的场所，中岳庙也很宏伟。早在三千年前，就有帝王来这里祭祀，但直到一千五百年前的北魏时代，人们才在原先的露天祭祀地建起永久性的庙宇。

中国早期文明的命运，是由巫掌控的。巫制定了一整套的仪式，祭祀山神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巫的作用，取决于他们的通灵能力—— 他们会通过魔法和咒语与神灵交通。较之市镇，山岳更适合通灵，因为山岳不仅可以避免群体生活的干扰，还便于采集练魔法的草药。

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那些亦巫亦王的早期统治者，会选择某些山岳来赋予它们特别的尊崇。大约在两千年以前，中国人开始用五行的概念来划分各种事物：色分五色，音分五音，爵位分五爵，方位分五方。之后不久，就有了“五岳”的概念。我刚去过的泰山是东岳，而嵩山是中岳。当然，此前嵩山已然是一座名山了，但从那时起，它成了可以享受帝王祭祀的仅有的五座名山之一。

在登封市东郊的中岳庙背后，有一条皇帝登顶的古道。但近千年来，大多数游人都是选择从登封市西出发的登山之路。我们参观完中岳庙，旅游巴士开进登封市中心，把我们放下了。我在附近的一家宾馆住下，安顿了行李。这里本来应该是我今天的最后一个目的地，可我又上了一辆带车斗和篷盖的三轮车，向城西走了大约两公里，我们下了经过嵩山通往洛阳的老高速路，上了一条土路。土路的终点，是嵩山东峰的半山腰。

在到达终点之前，我还要在沿途的几个景点稍做停留。实际上，任何一个像我这样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不会错过嵩山这个好地方。面对嵩山的众多景点，我决定先看看嵩阳书院。这座书院始建于公元五世纪，最初是佛寺，但它最重要的历史角色是儒家学说的讲习中心。公元十一世纪，程氏兄弟在此讲学，他们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教义。他们的学说，就是后来风行一时的理学，嵩阳书院则是它的第一个中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嵩阳书院已被隔壁的一家师范院校接管，但是里面的多数古建筑，游客还是可以进去参观的。我遍览里面的古建筑，最感兴趣的还是书院大门口的巨型石碑。碑高九米，是中国最大的石碑之一。它是唐玄宗于公元八世纪建造的，比程氏兄弟在此论道的时间要早得多，上面有唐代著名书法家徐浩的手书。这通巨型石碑，令我印象深刻。但更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大门另一侧的两株柏树。大约在两千一百年前，汉武帝巡幸嵩山时，这两株柏树就已经很老了，于是武帝封它们做了将军，就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红杉国家公园里的格兰将军树和谢尔曼将军树一样。我没有给它们上香，我也不敢肯

定这里是否允许燃香，因为点燃的香太容易引起火灾了。我在此徘徊良久，叹羡良久，才回到三轮车上。

离开书院，来到一个岔路口，我先选择了左边的岔道。不久，便到了中国最古老的佛塔——嵩岳寺塔。公元520年，北魏皇帝在他的避暑行宫旁边建造了这座塔。为了积攒“功德”，他后来将整个行宫送给了佛僧，后者把行宫改造成寺庙。如今，这座十五层的古塔不仅还在，而且风采依旧，但是寺庙没了，僧人也没了。因此，我只好继续前行。

回到岔路口，我重新选择了右边的岔道，过了一道低岭，就到了另一座庙，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佛寺——法王寺。如果历史记载可信的话，那么它始建于公元71年。尽管洛阳的白马寺始建于公元68年，比它还要早三年，但白马寺起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寺庙，而是居停之所，即接待第一批印度高僧起居的地方。而法王寺从一开始修建，就是一座寺庙。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个修行和礼佛的场所。它还有一个非凡的荣耀，就是中国最著名的中秋胜地之一。法王寺东边有两座高耸的山峰，巨石嶙峋，对峙如门，谓之“嵩门”。每到中秋之夜，一轮明月缓缓升起，不偏不倚，正处在两峰中间，有如银镜镶嵌于巨大的石门之间。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等待这一奇观的出现。但现在是四月，我也就只能在塔林中闻闻落英缤纷的杏花的芳馨了。

嵩岳寺塔

饱吸了几口浓郁的芳馨，我登车上路，继续前行。几分钟后，来到了路的终点——老母洞。这里因为过去供奉着掌管北斗七星的女神而得名， 现在则改奉观音菩萨了，称为“观音老母”。在老母洞的一个殿堂里，我看见看庙人正在塑一尊道教神像。显然，他在期待旺季的到来和更多的香火钱。给这位塑像者帮了一会儿忙，我开始沿着老母洞另一边的小路上山，并请司机三小时后来老母洞接我。

经过一处峭壁时，我看见上面刻着一首李白的诗，这是公元八世纪李白某次造访嵩山时所作。继续往前走，就到了老君祠，这里奉祀的是道家始祖老子。里面除了老子塑像，还有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的塑像。没想到我和他会穿越历史，在这里隔代相见，这真让我感到惊喜。徐霞客是我心中的英雄，也是中国旅行爱好者心中的英雄，还是那些游记迷尤其是山岳游记迷心中的英雄。他生活在公元十七世纪，身后留下一系列的游记， 它们都已成为经典。当年徐霞客游历嵩山，离开老君祠的主路，雇请一位樵夫带路，从一条危险得多的路上山。我叹服于他的勇气，因为主路就已经够危险的了。从老君祠攀上山脊再

到主峰的路极其陡峭，我花了一个小时作“之”字形迂回，爬铁梯、攀铁链，才上到山脊。又继续走了半小时，经过几间摇摇欲坠的棚屋，终于到了盘古殿，这里奉祀着中国式的创世纪神——盘古。中国古老的民间传说，认为五岳是盘古的身体变的，其中，变成嵩山的是盘古的肚子。开天辟地的盘古，本身自然也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事实上，我刚刚攀上盘古的肚子，现在正站在他的肚脐眼上，搜寻远处与天地相连的一线黄河。如果天气晴朗，据说可以看见北面五十公里开外的黄河，而我只看见茫茫然一片云海。下得山来，我高兴地发现司机正等着我呢。回到登封市的宾馆，我叫司机明早再来接我。

第二天，览胜的旅程又开始了，这回我去的是登封东南十多公里处的告成镇，那里有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台遗址——周公测景台，它的“日晷”（这个“日晷”其实是一个圭表。圭表是用来观测日影，确定历法的工具；而日晷只是计时工具，因此此处出现的日晷均用引号标注。——编者注 ）与众不同，非常有特色。人们用这种独特的“日晷”来测量正午太阳的阴影，从而推知季节的变化。最早在这里安装这种“日晷”的人，是儒家尊崇的周公，距今已经三千年了。

这里还有一个观星台，设在周公测景台的北面，公元十三世纪，由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和修建。当时蒙古人几乎统治了整个亚洲，在他们的帮助与授意下，郭守敬建立了二十七个类似的观星台。我去的这一个，是目前硕果仅存的了。通过这二十七个观星台的观察记录，郭守敬确定了一年的长度为365. 2425天，这与现代的计算结果仅相差二十六秒。

看中这块宝地的，不仅仅只有周公和郭守敬。告成原为古阳城，是中国已知的最早的城市之一。四千多年前，大禹就把都城建在这里。我从观星台顶向下俯瞰，可以看见他曾经理讼的地方，就在东边的几百米处。我觉得只要有资金在那里进行发掘，很有希望揭开黄河驯服者大禹的都城——古阳城的秘密。

回到登封，我一边吃午饭，一边考虑下面的行程。在中国，自古就有许多人

选择山岳，来度过自己的一生，他们在那里寻求精神本源，中国人称他们为隐士。

中国上古时代最著名的一个隐士叫许由。公元前三百多年的庄子，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四千年前的一天，尧帝要把王位禅让给许由。许由回答说： 先生治天下，天下已然大治，现在却要我来替代您。我是为名吗？‘名’不过是‘实’的附属物，我将去追求这次要的东西吗？鹪鹩在森林中筑巢，不过占用一根树枝；偃鼠到河边饮水，不过喝饱一肚子。您还是回去吧，天下对我没什么用处啊！厨师即使不下厨，祭祀之人也不会越俎代庖的！”（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 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为了免除这段对话给自己造成潜在的影响，留下后遗症，许由来到一条小溪边，用溪水把自己的耳朵洗干净，就到箕山过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去了。箕山就在登封以南二十公里，但当我告诉我的三轮“的士”司机我想去箕山时，他说那里只通手推车，没有公路，当地的农民都用手推车驮运东西。看来我只能到别处去洗耳朵了。最后，嵩山的西峰成了这个“别处”。可是，现在的隐士要隐居，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之地了。

嵩山西峰不以风景闻名，它的闻名，缘于一座特别的佛寺——少林寺。少林寺被认为是中国功夫（或称武术）的摇篮，因而广为人知。事实上，气功是所有武术的元基，而道士练气功要比佛僧早得多。过去，不论哪次道士与佛僧比武，武当山的道士都稳胜少林寺的佛僧。但是少林寺的人脉关系更好，而且它距郑州和洛阳这两个主要的人口大城市，都只有几小时的车程。而武当山地方偏僻，周边什么都没有。

坐上我那很靠谱的三轮“的士”，我来到少林寺。如我所料，我一点也不孤单。少林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离寺还有一公里，车就不让进了，打车的、坐公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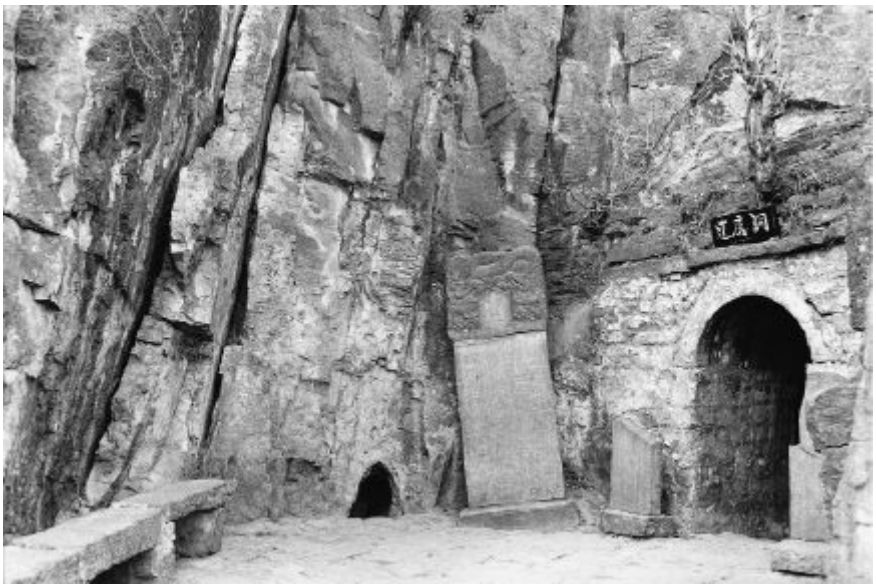
游客不得不下车。一项马车拉客往返的业务便应运而生了。不过我决定还是步行。去少林寺的道路两旁，站满了兜售纪念品的小贩。我路过一个新建的中式建筑群，少林寺武术培训中心就设在里面。据我所知，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所由佛教徒开办的培训中心。虽然嵩山上这样的培训中心多如牛毛，但以前都是私人在办。设立少林寺武术培训中心的目的，是为游客包括外国人提供武术培训课程。这些课程有短至一周的，也有长达几年的——如果你的骨头不经打，一打就折，那你就趁早退学吧。

在大多数人眼里，少林寺不仅是武术的摇篮，还是禅的发祥地。“禅”在现代汉语里是冥思的意思，但它实际上又比冥思的意思要深得多，很难说明白它到底有多深。公元五世纪末，一位叫达摩的印度僧人将禅带到中国，他在海上走了三个月才抵达广州。然后他一直向北走，最后在嵩山定居下来。据说，在嵩山西峰少林寺后面上山的半道上有个石洞，这个来自印度南部的高僧曾在里面面壁九年。

少林寺里的游客人挤人，因此我决定先去达摩洞看看。在路上，我似乎听到了那个蓝眼睛的外国老人夸张的声音。他的弟子斗胆问他什么是心，他回答说：“你问，这就是你的心； 我答，这就是我的心。如果我没有心，怎么能回答你？如果你没有心，又怎么能问我？发问的是你的心。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你的心，都是你的佛。除了心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个佛。你真实的自性就是你的心。”

一个小时过去了，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了达摩祖师曾经待过的古老洞穴。有一个尼姑坐在里面诵经，我站在洞前的平台上，惬意地欣赏周围山谷的风景。一千五百年前，达摩的第一个弟子慧可就站在这里。他是一个毅力非凡的学生。他去面见达摩，请求达摩教他参禅，达摩拒不理睬，继续面壁冥思。但慧可一直站在这里，等候指教。他在这里站了一天一夜，后来下雪了，慧可依然站在这里，达摩也依然拒不理睬。最后，慧可就把自己的一只胳膊砍下来，给达摩看，这个蓝眼睛的外国人才终于答应教他。就这样，慧可成为了禅宗二祖，也是中国的第

一个禅宗大师。史学家们就这个故事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有关慧可断臂一说。他真的是自己断臂的吗？又抑或是被强盗砍断的？或许他天生就只有一只胳膊？谁知道呢。重要的是，慧可是中国第一个能理解单手鼓掌的人。



达摩洞

可是我跟往常一样，听到的只有风声。我沿原路返回，再一次经过少林寺，嘈杂的人群尤其是导游们的扩音器真让我受不了。坐上我的三轮，我回到了登封，然后换上巴士，前往洛阳。

第十二章 洛阳： 翩翩白马自西来

在某些城市，我有时候选择酒店的运气不佳。在这次黄河之旅中，洛阳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许多酒店为了创收都办起了夜总会，我房间的下方不幸就有一个。即使戴上耳塞，依然能听到下面的卡拉OK，都下半夜很晚了，还在那唱个不停，搞得我一夜未眠，最痛苦的是我早上也睡不成，因为我想赶在旅游巴士之前早点到达龙门石窟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于是，在太阳还将升未升的时候，我就昏昏沉沉地冲出酒店，来到门前的大街上，坐上了前往龙门石窟的班车。我猜想那一定是个首班车。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以南十五公里，在伊河西岸，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公元五世纪到八世纪，在伊河岸边的悬崖峭壁上，凿刻了数千尊大大小小的佛像。尽管许多佛像被外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盗走了，但留下来的一些佛像依旧让人深感震撼。我是七点到的，正逢第一缕阳光从河东边的山上射过来，明亮地打在悬崖上。此时大门开启，景点开始售票了。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商队每向前到达一个地方，就会停下来向神灵谢恩，感谢神灵保护他们平安地走过了这段旅程。当他们进入中国境内，停下来的第一站是敦煌。在他们的财力支持下，敦煌留下的佛教艺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宗教艺术之一。从敦煌开始，丝绸之路一分为二。一些商队向东走，在大同留下了云冈石窟。大多数商队继续向东南走，前往长安、洛阳。沿路上，他们也留下了类似的艺术宝库，如兰州附近的炳灵寺石窟和天水附近的麦积山石窟。在丝绸之路的尽头——洛阳，他们为中国艺术留下了最伟大的遗产——龙门石窟。

尽管经历了岁月的侵蚀、盗贼和无德收藏家的掠夺，在长达两公里的伊河岸边仍保存着两千多个窟龛，十万余尊佛像。大多数佛像都不太大，许多只有几寸高，还有许多遭受了自然的侵袭和人为的破坏。但那里有一尊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全中国最宏伟的石雕佛像，那就是十七米高的卢舍那大佛。大佛在公元七世纪开凿于峭壁之上，佛像位居窟龛中央，现今依然保存完好。大佛的旁边还有两尊菩萨像：　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他们负责接引信徒前往极乐世界，另外还有两位尊者的雕像，一位是“多闻第一”的阿难，他凭借博闻强记保证了佛陀教法的传承；　另一位是印度禅宗第一代祖师迦叶，他和佛陀之间“拈花微笑”的公案是历史上最美丽的一个谜。清晨阳光明媚，四周静悄悄的，我一个人站在巨大的佛像前，享受着难得的宁静。这一幕令人难忘，要等旅游巴士来了，这里才会有大量游客，而这还需要一个小时。

大多数来看龙门石窟的人，都只在伊河西岸悠游。而我在看完峭壁上的佛像后，穿过桥来到河对岸。这里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公园，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白居易的墓，他公元九世纪曾生活于此。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只能被文人圈子读懂的阳春白雪的写作风格，白居易为所有人写作，他的诗歌读者包括各色人等：蒙童、农夫、妓女、宫女、僧侣和商人。有些诗甚至被题在了寺庙和客栈的墙上，还有一些抄本被人在市场上贩售。

每个中国人读他的《长恨歌》，都会为唐玄宗的薄命妃子——杨贵妃的惨死而叹息。唉，随着白居易的健康和家财每况愈下，他自己也不得不让他那两个樱桃小口、杨柳细腰的小妾离开了，然后在离他现在的墓不远处的一个小庙里，与青灯古佛相伴了此残生。我在那里凭吊了一阵，随后坐在一张石桌旁，眺望着伊河和龙门石窟的大佛。桌上落满了樱花。据看园人说，这些樱花树是日本人赠送的，他们几乎和中国人一样喜欢白居易的诗。事实上，日本小说《源氏物语》所引用的诗歌，大都是白氏的作品。

我就那样一直坐着，神思着白居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怀，直到看见河对岸有大量游客涌来，才又过桥回到对岸，沿着一条岔路去看另一座墓。这位不是诗人，而是将军，他就是关羽，多数人习惯称他关公。关羽生于相邻的山西省，那里也是我正打算去的地方。但这里是他的葬身之地，或者至少说，是埋葬他首级的地方。

白居易墓

关羽生活在公元三世纪上半叶，当时中国分裂为三个互相对立的政权，其中一个政权由刘备统治。刘备希望统一中国，匡复汉室。关羽追随刘备打天下，他是一个红脸黑髯、战无不胜的威猛丈夫。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的英雄事迹，把他描写成一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当他被孙权擒获并斩首后，曹操感佩于他的忠义，便将他的首级带回洛阳，以诸侯礼安葬于此。

从此，关羽就成了忠义的化身，在中国随处都可以看到奉祀关羽的神龛。他的红脸长髯的塑像被许多看重忠义的士兵、警察、商人、官吏甚至罪犯所供奉。当然，在他首级冢的石碑前，我也凭吊祭拜了一番。

随后我回到高速路，我的下一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东汉初年，汉明帝曾派遣使团出使西域。公元68年，使团回到洛阳，同行的还有两名印度高僧和一匹驮着佛经的白马。高僧被安置在都城西门外的一处院落，后来那个地方更名为白马寺。古都洛阳后来移址，新建的都城向西移了十公里。所以曾经就在洛阳西城门外的白马寺，今天在洛阳东边十几公里开外了。

车走了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我经过那个与第一批僧人一起来到中国的白马的雕像，开始参观白马寺的神殿。白马寺后殿是当年高僧们翻译和编辑第一批佛经的地方，包括翻译《四十二章经》，它是一部早期的佛教教义，向中国人介绍了佛教的基本观念和修行方法。

佛教首次传入中国时，人们都以为它只是道教的另外一种形式，直到大量的经文译成中文，人们才注意到二者明显的差异。两大宗教是并行关系。回到大门附近，那里有把经文带入中国并首次译成中文的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的墓冢。覆盖着墓冢的连翘刚刚开始绽放，同样是翻译的我禁不住为他们上了炷香。

白马寺

没等香烧完，我就出门来到主路。我还想去另一处景点看看，但并不是旁边那座尼姑庵里高二十四米的齐云塔，我还有其他感兴趣的东西。沿着路向前又走了大概半公里，我穿过高速公路，下了路基，又过了铁道，以期能更好地看到那个位于右侧的平顶小山丘——永宁寺的旧址。永宁寺曾经是中国最大佛塔的所在地，二十四米的齐云塔看起来已经相当高了，但永宁塔有一百三十米高，是它的五倍。永宁寺的建造几乎耗尽了当时的国库，却在建好才二十年的时候，就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那个建它的王朝，也随它一起灰飞烟灭了。而现在呢，连灰烬也消失殆尽。

回到主路，我拦了一辆西行回市区的车，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面摊解决了午饭。之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这回我要去北边。中国古代有一句谚语:“生在苏杭，死葬北邙。”杭州在上海西边，过去一千年中有很大部分时间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那时候肯定是个居住的好地方。而邙山是条洛阳和黄河之间层峦起伏的山

脉。这儿被认为是墓葬的最佳之地。其中风水最好的，当属洛阳以北那些较矮的丘陵，那里叫北邙。除了风水好，它被这么看好还因为它附近的洛阳城从公元前771年的周朝起曾是中国许多辉煌朝代的都城。因为山上的陵墓太多了，因此当年洛阳流行一句话：“北邙几无卧牛之地。”整个山上没有别的东西，任何人放眼望去，看见的除了坟墓，还是坟墓，即便不是坟墓的地方，那也曾经是坟墓。就在我去的前几年，市政府的官员们利用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坟墓，在北邙建立了一家中国最独特的博物馆——北邙古墓博物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考古学家一直在发掘洛阳地区的古墓。北邙古墓博物馆所做的，就是用墓葬中原有的材料重建一部分重要的古墓。早期的墓葬，大多数结构和随葬物品都相差无几，但后期的墓葬，尤其是从一千年前的北宋以后的墓葬，就表现出极大的艺术性。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在一个宋墓入口的石门上雕刻了一个女孩子向外张望的脸，就好像她正在偷看人间尘世一样。她似乎在招呼我进去。可我更喜欢这红尘滚滚的人世间，于是回到正在等我的出租车上，再回到洛阳。

洛阳除了它的历史遗迹外，还有其他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那里四月底或五月初盛开的牡丹了。早自唐朝起，洛阳就被称为中国的牡丹之都。但确切的有关洛阳是何时起、又是如何与牡丹扯上关系的，还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牡丹在中国最早种植于两千年前的汉朝，而洛阳曾是汉朝的都城之一。所以自然而然地，人们就把洛阳和牡丹联系起来了。过去的两千年中，许多画家都喜欢以牡丹为题作画。牡丹也同样是花匠们的最爱。洛阳一年一度的牡丹节堪称一大盛事，它标志着洛阳旅游高峰的到来。幸亏我提前一个月就到洛阳了，否则肯定找不到酒店，估计连楼下带“夜半歌声”房间也甭想。

除了牡丹，如今的洛阳，更以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的总部而著名。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比无处不在的各种用途的私家机动车更能体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了。中国的所有公路上，都拥挤着许多的机动车。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就是机动车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它生产著名的东方红拖拉机，为了顺应当前的经济改革，“东方红”已经被涂成了鲜艳的橙色。

我本想去拖拉机厂看看，但最后还是去了乡间一个被几乎所有来洛阳旅游的人忽略的地方。在市北二十五公里处，葬着中国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他的名字叫刘秀。他领导的起义，推翻了篡取汉朝皇位的王莽。之后刘秀重兴汉室，史称汉光武帝，建都洛阳。那是公元25年的事，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洛阳的第一批牡丹花开放了。三十四年后，刘秀去世，葬在都城以北的黄河岸边。尽管黄河频繁泛滥，但它对这位皇帝表现出了极大的敬意，不仅没有伤他的墓一丝一毫，还自己主动向北移了一公里。

我之所以对汉光武帝有着某种偏爱，是因为一个故事。刘秀登上大位后不久，便前往沿海的浙江省邀请他的一位童年伙伴入朝为官。可他的这位朋友对他说，他更愿意以钓鱼来打发日子，说着就把脚搁在光武帝的肚子上睡着了。刘秀的这位朋友名叫严子陵，他那时几乎与皇帝一样的闻名，但他是个隐士。中国人喜欢讲这个故事，显然不是为了赞美严子陵，而是为了赞美光武帝刘秀，赞美他的大度。然而，尽管他们可能还在继续赞美刘秀，却不愿意到他的坟头去看看他，至少我去的那天就没有别人。要说完全没有别人也不对，那天除了我和司机，还有一个人，一个小女孩。她在那跑来跑去的，给那些柏树绑上白布条。柏树不是一棵两棵，而是好几百棵。白布条被风吹得飘飘乱舞。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希望风把她的祈祷带去天堂吗？我坐在那儿看着她，正打算走过去问问，我的司机却按响了喇叭。他一定等得不耐烦了，这是催着我回洛阳呢。我只好不辞而别了，唉，怪异又美丽的小女孩，还有这位，伟大的、大度的皇帝。

第十三章 三门峡： 峡与关——帝国的辉煌

我早早地吃了晚饭，心想这回一定要抢在酒店夜总会的歌声响起之前进入梦乡。嘿，还真睡着了，而且一觉到天亮。接下来继续我与“黄色巨龙”的故事。现在我要溯流而上，前方就是三门峡市了。本来坐火车更合适的，可是中国的火车票实在太难买了，而且还有大量的票是只卖你票不卖你座位的（站票）。我还是坐汽车吧，酒店到长途汽车站只有几个街区。大巴从老高速路出城，逶迤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最东端。每年冬天，遮天蔽日的黄土从蒙古高原呼啸而来。

车到中途，我在渑池县下来，拦了一辆当地的出租车。渑池县附近有个地方我想去一下，那就是仰韶村。往北几公里，很快就到了。不知怎的，我对这里的期望那么高。实际上只有两幢小楼，而我是唯一的游客。看园人本来已经睡着了，见有人来，满脸惊讶。我费力来到这里，因为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首个遗址，意义非凡。发现者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时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如今，仰韶俨然成了一种文化，广泛用在中国其他类似的遗址上。

说起仰韶文化，大伙知道，指的是六七千年前黄河及其支流流域大部分地区的人类聚落。仰韶文化属于母系社会。从居住和墓葬来推断，女性在这些聚落中起主导作用。而比它晚两千年的龙山文化，起主导作用的就是男性了。这种改变缘于战争。只要生活的重心是为了养育后代和吃饱肚子，女性就比男性重要。而一旦食物富足，子嗣繁多并成长顺利，男性就开始走向战争。战争不是男性的被迫行为，而是主动行为，是男性荷尔蒙使然。从有战争的那一刻起，男性就开始统治世界。

仰韶村可看的东西不多。据看园人说，安特生发掘的大部分遗存，都在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物博物馆里，而中国考古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二次发掘的东西，则在郑州和北京的博物馆里。据说这里现在计划建一幢较大的楼，让一些文物回归故里。我的疑问和看园人一样：　这么偏僻的地方，谁会来呢？我请他回去继续睡觉，我也离开了。

我到三门峡市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这座城市因黄河上的最后一道峡谷“三门峡”而得名。过了三门峡，黄河在中国北方平原上一路高歌，直奔大海。历史上，三门是指峡谷中高高凸起的三块巨石所形成的狭窄通道，它们被称为人门、神门和鬼门。唯一可以通船的，是靠近北岸的“人门”。“鬼门”和“神门”想开船过去就太危险了。但如今三道门都已被炸得粉碎。炸掉它们，是为了修建黄河历史上的第一座大坝。大坝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不幸的是，中苏合作的这个设计方案，实在是一场灾难。设计者没有考虑到黄河难以置信的泄沙量（峰值达七百五十公斤/立方米水）。只要想想把七百五十公斤泥沙放到你家浴缸里，你就知道问题有多严重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设计方案又两度做了重大修改。从此大坝能按计划运行，但发电能力大大下降了。

大坝在三门峡市东北二十八公里，通公交，也有游船每天早上从市区旁边的水库出发到那里。在市区住了一晚后，我决定坐船去。坐船游览最令人难忘的，不是大坝也不是水库，而是船员。他们个个都是音乐家，一人开船，其他人则演奏中国民乐，唱中国民歌。他们也会唱几首西方歌曲。那天乘客中有四个澳大利亚人，船员就唱他们所谓的澳大利亚民歌。那首歌起调是“奥布－拉－迪，奥布－拉 －达，生活在继续，呀！”一点儿没错，就是这么唱的。

我们的船平稳地向大坝驶去，途中扫过成百上千棵树的树梢。每年农忙季节开始前，大坝都要蓄水。一蓄水树就淹掉了。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从旁边的水泥台阶拾级而上，开始一睹大坝的风

采。

大坝跨度八百米，高一百米，水泥坝体内有五台发电机组，发电量在夏季达到峰值。夏季上游洪水奔腾而下，水库的水量暴涨，往日平静的水面也变得波涛翻滚。

从坝顶俯瞰，一块孤零零的巨石仍然兀立在河中间。它是那三块巨石仅存的部分。那三块巨石曾使这里成为黄河上最恐怖的河段。如果错过了靠近北岸的“人门”，百分之八十会翻船。中国人为什么甘冒如此大的风险呢？这是因为，中国大多数历史时代的首都都在西安一带，而粮食必须从中原运过去，来支撑庞大的朝廷和戍边的军队，运输量的巨大可想而知，想走陆路越过黄河两岸的山脉几无可能，只能走黄河这条水路。所以中国人别无选择，必须想办法通过三门峡。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先在北岸的峭壁下凿洞，然后把木桩打入洞里，最后在木桩上铺设木板，形成栈道。当年，成百上千的人腰间绑着绳索，一步一个脚印，吃力地在栈道上跋涉，把运粮的驳船拖向上游。就在大坝下的悬崖上，木板栈道的痕迹至今清晰可见。一孔孔的洞眼，一根根的木桩，犹如一个个的象形文字，诠释着中华帝国曾经的辉煌，也诠释着是谁的力量撑起了这片辉煌。

与游船上的音乐家们挥手告别，我的下一站是灵宝县。西行的巴士在县城把我放下，可我这次要看的地方又是在城外。和仰韶村一样，这个地方大多数中国人听说过，但没去过，也不通公交。这个地方就是函谷关。

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函谷关是洛阳和长安两都之间的必经之路。按照早期史学家们的说法，谁取了函谷关，谁就取了天下。它的战略重要性始于两千四百年前，甚至一直延续到现代。1944年，就是在函谷关，中国军队最终挡住了日本人前进的脚步。

函谷关的意义不只在军事上。两千多年前，它立关未久，就迎来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声誉仅次于孔子的伟大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

子。老子辞去洛阳的官职，骑着青牛来到这里。几个月前，一名叫尹喜的修行人，感觉到某些征兆，表明有圣人将从东方来，他就争取当上了函谷关的关令。当他看到老子，他知道这就是他等待的圣人，于是向老子请教“道”，老子挥毫写下了千古奇书《道德经》。《道德经》尽管只有区区五千言，却一直是道家最重要的经典。每个中国人，无论是否学道信道，都知道它的开篇语——“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骑着青牛远去了，但函谷关还在。由于不通公交，我打了一辆出租车。那是一条灵宝县城以北十七公里的粗糙土路。刚下过雨，路上满是车辙。足足走了快一个小时，才终于到了。景点不难找，一过新铺的停车场就是。许多工程正在施工，显然，车辙是工程车留下的，看来当地政府决意要把函谷关打造成观光景点。可是，这里除了建筑工人，目前还只有我一个观光客呢。

函谷关是横贯于一山一河之间的狭长隘道，或者说，是一条在很深的沟谷中蜿蜒的土路。它南起终南山，北止黄河，全长十五公里，呈东西走向，沟壁至少五十米高，一些地方宽仅两米，只能容下一辆牛车。函谷的意思是“隧道状的山谷”，关的意思是“险隘”。由于它十分狭窄，过去只要几个士兵就能把守。我走进去体验了一把。正午的阳光下，里面仍然黑森森的，两侧的黄土峭壁把一切都挡住了，唯一能看见的，就是头顶的一线天。因为没啥可看的，我就退了出来，等待出租车。我预计一旦现在这些工程竣工，这里会有一个展览馆，也许还会有一个向老子和他的“道”焚香祭拜的神殿。我从那通刻着“函谷关”字样的石碑旁走过，不禁惊异于为什么这样一个寻常之地，却被史学家和艺术家赋予那么多的荣光。他们经常把函谷关描写为一座怪石嶙峋、白雪皑皑的雄关，而不只是一条穿越黄土高原的羊肠小道。

满足历史好奇心之后，我又回到灵宝县城，等待下一辆西行的巴士。等不多

久，另一趟开往西安的巴士捎上了我。去西安还有两百多公里，我无意走那么远。十五分钟后就在一个老县城下了车。这个老县城叫阌乡，要多小有多小，不过也算是个县城吧。我下车的原因，是看见高速公路长出了一只去黄河的“手”；黄河就在阌乡北面几公里。那天我真走运，不到五分钟就搭上了一辆顺风大卡车，它和我去同一个地方：　大禹渡。这个渡口以治黄第一人大禹的名字命名。卡车司机说，渡轮没有运行时间表，但一般两小时左右会有一趟，并说这仍然比绕道下一座桥要快一些。何况河边有一顶帐篷，等船的人可以在那儿喝上杯茶。那天我的确运气好。虽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但渡船的船老大想趁天还没黑再赶一个来回。三十分钟不到，我就从黄河南岸到了北岸。有趣的是，我还发现自己“跨省”了，南岸属河南，北岸属山西。

我本来可以继续搭那辆大卡车，到附近的芮城县城，但我还是决定在大禹渡睡一晚。我住进了“大禹宾馆”，从房间可以俯瞰我刚才上岸的地方。这宾馆虽然是平房，但至少有二十四间客房，可以看出老板的胃口很大。不过经理说，我是他这两个星期见到的唯一客人。宾馆客房简朴，有淋浴但没热水。餐厅自然也是没有的。所幸我还有些花生和饼干，而经理又卖给我两瓶啤酒。独自坐在宾馆屋顶的巨大水泥平台上，喝着啤酒，看着太阳落山，黄河远去，虽然大禹宾馆不是鹳雀楼，却也大有“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意境。

晚上，枕着黄河东流入海的波涛声，我睡得很香。

第十四章 芮城： 神仙们的新家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昨天上岸的渡口，一排电动三轮摩托正在等客，等从对岸过来的渡船。我出了十块钱，一辆摩托放弃排队，拉着我到了以北二十公里的芮城。

我请司机穿过实在不怎么样的芮城县城，在城北的永乐宫把我放下。永乐宫是全中国最著名的道观之一，可我却未见到一个道士。它原来就在大禹宾馆的下方，因为建三门峡大坝，原址已经被水淹没了。当时，文物工作者小心翼翼地把画满壁画的墙体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运到芮城，重新拼装成完整的墙体和壁画。“文革”时红卫兵破坏了成千上万的宗教场所，但这里却被政府费大气力保了下来，原因就在于那些世界上最古老、最精美的道教壁画。这些壁画绘于十四世纪早期，那时，元朝的皇帝正在大都的那座逍遥宫里，统治着他的中央汗国。

在入口处，我要了十块钱的导游服务，然后在主殿里见到了这位导游。当时，她正拉着奇妙的道士腔调唱歌，真是余音绕梁啊。这只是我的想象，也没准她唱的是一首流行的爱情歌曲呢。我希望她继续唱下去，她却带我参观起壁画来。

永乐宫

在主殿的墙上，不知道是哪位神仙画的，三百位天上的神仙正在朝拜元始天尊。正如宣传的那样，这些壁画真的是美。第二殿的壁画还是一样的美，绘的是十世纪的道教祖师吕洞宾的传奇故事。他是八仙之首，此前我在沿海小城蓬莱见过他们八位。第三殿也不逊色，绘的是十二世纪的道教祖师王重阳。他是道教主要宗派全真教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道士之一。我兴奋地边走边看，它们是全中国最好的道教壁画，而我是那天唯一的游客。

永乐宫不仅道教神仙壁画有名，它的建筑也有名。它是整个中国道观建筑最古老的实例。建筑学界对它很熟悉。它的大殿屋顶的曲线既高古宏伟又简约流畅，屋脊上镶着黄、绿、蓝三色琉璃。向上微翘的飞檐，两只高达三米多的大鸱吻仰望天空，整体像一条腾空飞升的巨龙。看完壁画和建筑，我意犹未尽，又走进一间偏殿。那里展出一些照片和其他资料，记录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壁画和建筑的切分、搬运、复原的全过程。整个工程耗时七年，终于避免了因水位上涨而给这些重要文物带来的灭顶之灾。今天，这座重修的道观看起来跟原来的一模一样，完美无缺。

旁边还有一个较小的祠堂，里面是吕洞宾与他的两名侍者的塑像。吕洞宾出生在芮城，这是永乐宫迁建选址时首先考虑芮城的原因。吕洞宾科考落第后，遇

见了一位道教神仙，后者将长生不死之法传授给他。在长安以南的终南山中修炼之后，他返回故乡，最终在芮城以北二十公里的九峰山得道成仙，长生不死。实际上，现在的这些神仙塑像，是在永乐宫迁建后，从九峰山的一座道观中搬来的。

临走前，我来到永乐宫另一侧的吕洞宾墓（神仙还是死了？），驻足凭吊。而后，凝视着墓后方巍巍的中条山脉，心想哪一座山才是吕祖与其他七位神仙会合的九峰山呢。中条山脉犹如一堵未经粉刷的墙，而且锯齿般参差不齐。我的下一步就是“翻墙”，墙那边另有风景。那天就我一个游客，因此永乐宫大门外没有等客的出租车或摩托。我只得步行回到横贯芮城县城的高速路上，等候下一辆巴士。问一位水果小贩，这里有没有巴士开往中条山那边。他说大约一小时一班。果不其然，不到一个小时，我就上了车。巴士翻过中条山光秃秃的山肩，那边就是汾河平原了。

车子下山驶向平原的时候，我看到了远处庞大的解池（运城盐湖）的轮廓。四千七百年前，就在这一带，黄帝打败了苗族部落联盟的首领，控制了解池。这一战，是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战。盐是最重要的一类物资，是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向早期城镇转型的原动力。有了盐，就可以腌制并保存食物。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在固定的地方过冬而不必迁徙，还可以组建军队离家征战，距离可以很远，时间可以很久。解池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唯一的产盐重地。胜利者黄帝控制了那里的盐，才使得汉人成为中国北方乃至整个中国的决定性族群。考古学家认为，在解池岸边发现的盐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盐场，有六千多年的历史。

车下到平原之后，我们距离解州镇就只有四公里了。我之所以“翻墙”而来，意在解州镇，而非解池。解州是战神关羽的故乡。在洛阳关帝庙中，我见过关羽的塑像。我还在他的首级墓前燃过一炷香。因为他的忠义和英雄气，他在死后赢得了“关帝”的美名。实际上，他不仅是“忠”和“义”的化身，也是“勇”和“武”的化身，

是名副其实的战神（中国人叫武圣）。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红脸长髯的关帝像，关帝庙的数量也许超过了其他庙宇的总和。解州是关帝故里，我想来看看他的童年伙伴和邻居的后人是怎样纪念他的。巴士司机把我放到一个最近的路口，给我指了路，然后继续驶向烟囱林立的临汾。

中国成百上千的关帝庙中，据说解州这座是最大最好的。从巴士下来五分钟，我就进了它的大门。中国人诚不我欺，这绝对是中国最大最好的关帝庙。它始建于关帝去世后约四百年的隋朝。此后在历代帝王的财力和人力支持下，又经过多次重建。因此它拥有一流的建筑和工艺，在某些方面，甚至独步天下。

不幸，也没准更幸运的是，关帝庙建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看庙人说，这里除了当地想躲开别人视线的情侣外，几乎没有人光顾。事实上，在我造访的时候，唯一的另外两位游客，正是一对手拉手走过花园的情侣。看庙人清闲，就带我四处转。他先带我去看一座塔。关帝年轻时急公好义，爱打抱不平。有一次，他杀死了一个坏人，不巧此人与县令是一党。县令传令，要将关羽及其亲族都处死。看庙人说，因为这事，关羽的亲族都逃走了。所以直到今天，解州都没有姓关的。但是关羽的父母年纪大了，无力逃走，便双双跳井而亡。为纪念他们，在井上建了这座塔； 而为纪念他们的儿子，则在塔周围建了这座庙。

解州关帝庙

塔后面是一个大花园，种满各种观赏性的植物花草。花园那边是一座神殿，收藏有我在中国看到的最精美的木雕作品。神殿的后面是一座更宏伟的大殿，那真是一个建筑杰作。屋顶两边的飞檐凌驾于那些巨柏之上，而巨柏又护卫着大殿入口。两边的飞檐像极了一只飞翔鸟的双翅。这令我想起了《庄子》寓言的开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座大殿的屋顶，我感觉随时会化为一只真正的大鸟消失在天际，抛下那些站立了近两千年的长松巨柏——那是在关帝死后不久，人们为纪念他种下的。总而言之，依我看，有这样一座大庙来纪念他，我们的战神一定会高兴的。

在洛阳时，我在安葬关羽头颅的土丘前，已经燃了一炷香。在这里我要再燃一炷。毕竟，关帝不仅是战神，他一定也是以诚实、忠诚和公正为价值观的那些职业的守护神。这当中也包括作家。未等香燃完，我谢过看庙人，回到主路等候下一班巴士。我要折回黄河岸边去。

几分钟后，我竟然招停了一辆开往西安的巴士。真是太棒了！这意味着我无需折回芮城县城，可以从中条山的西麓绕过去了。走了一小时，车过首阳县。首阳最初是县城外一座小山的名字，后来城以山名。三千多年前，小山上来了一对隐士兄弟，名叫伯夷和叔齐。他们认为以周代商是不义之举，因此拒绝吃周朝的粮食，渴了喝鹿奶，饿了采野蕨。但是，　"干净"的食物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最后两人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中。历史学家说，直到明朝，伯夷叔齐的墓前还有一座神祠，以及一只母鹿的塑像。如果时间富余，我会停一下，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我还得赶路，希望能在更远的城市过夜，只好放弃首阳山，任它缓缓地滑出我的视野。

又过了几分钟，车子上了黄河大桥。在这里，黄河从北来，突然向东拐去。

这里是黄河诸多弯道中最著名的一个，它的名字叫风陵渡。在中国古代，它

也是黄河诸多渡口中最著名的一个。

我又一次发现，我跨的不是桥，我跨的是省！千真万确，我又跨省了，从山西“跨回”陕西。而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他们不会有跨省的感觉，这不仅因为美国不是中国，还因为他们（也包括我）分辨不出山西和陕西在发音上有任何区别。这时候公路向西拐，通往西安。前面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要塞潼关了。和永乐宫一样，因为三门峡大坝，潼关也迁到了更高的地方。现在的潼关在峭壁上，它一边俯瞰黄河，一边仍然扼守着这条去长安的千年古道。

太阳正向峭壁上落去。在潼关我又想下车，但又一次忍住了。今天多走一点，明天就省事一点。又过了一个小时，到了渭南。汉语的意思就是渭河之南。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它在潼关以北流入黄河。在看到貌似是渭南城里最高的一幢楼时，我终于下车了。这幢楼果然是宾馆，有五层高，不过感觉还是比解州的关帝庙小。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会变成鸟飞走。这一点很好，稳定压倒一切。它稳定，我才睡得踏实。

第十五章 韩城： 大人物的“终审判决书”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从宾馆出发，一路走街串巷来到渭南汽车站，搭上一辆北行的巴士，前往渭南市东北一百公里的韩城。车驶出渭南跨过渭河，我透过车窗向东方望去，红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从这里往东七十公里，就是渭河流入黄河的地方。在古代，那里每年都有一名少女坐在草垫上，放入河中被水冲走。她是统治者献给河伯的祭品。我始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在所有的生物中，为什么只有人类才那样残忍地对待同类？我找不到答案，我想任何人也找不到答案。

两个小时以后，我在距韩城南十公里处下车，准备走到黄河去。右边有一条铺过的下坡路。我走到一半，停下来向一位农民问路。我只是想确认一下，这条路是否像巴士司机说的那样通向黄河。谁知这位农民放下锄头，坚持要帮我带路。我们走到一座小山脚下，路的终点是一个停车场，从那里可以看到黄河。接下来的一小时，农民带我去看了司马迁祠。

司马迁是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他公元前145年生于韩城，后来随父亲去了长安，成了汉武帝的一名扈从。他喜欢云游天下，走遍了大汉帝国的山水名胜。在父亲死后，司马迁接替父亲出任“太史令”，得以接触当时几乎所有的历史典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完成了父亲开创的一项事业——编纂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于公元前85年去世（司马迁的卒年不详，至今尚有争论，此为一说。——编者注），就葬在这座俯瞰黄河的小山上。他留下的那部纪传体通史，是一部有一百三十

篇、五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我们今天称这部书为《史记》。《史记》详细记载了各类正反历史人物的生平，还加上了作者自己的评赞。它甫一问世，就成为中国人臧否历史的主要渠道。千百年来，这部书越来越受到推崇，作者墓前的瞻仰者也越来越多。因此，早在公元四世纪，这里就建起司马迁的祠堂了。农民带我穿过一座千年前宋代建的牌坊，沿着石阶步上山冈，向司马迁祠走去。我们先路过一座奉祀司马迁父亲的小祠堂。他是这部鸿篇巨制的开篇者，而他的儿子则为它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在司马迁祠的后面，农民指给我看这位伟大史学家不大的石砌陵冢。在陵冢的圆形宝顶上，一株从砖石中长出的古老柏树，依旧蟠枝虬干，繁茂老劲。在千余载的历史风烟中，它是陪伴长眠于此的史学家的唯一伙伴。陵冢东面一公里便是黄河，从平台纵目远眺，风光尽收眼底。司马迁的记载之所以一直被奉为信史，原因之一是他曾云游全国各地，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过实地验证。在中国古代，交通以水路为主。他是顺着黄河进入中国的中原腹地的。在中原一带，我而今造访的许多古老的历史遗迹，当年司马迁也造访过。如果他活在今天，我想他会和我一样坐巴士出游。两位寻幽访古人，也许会有缘万里，相会在旅途。

父亲的前期工作为司马迁开创了有利条件，尽管如此，他编纂《史记》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一天，巨大的厄运降临了。一位远征的将军力战而败，投降了匈奴人。汉武帝坚持认为此人背叛国家，而司马迁则“不识时务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武帝下令将他投入监狱，并处以宫刑。武帝以为这样司马迁就会屈服，开口认错。但尽管这样的日子非常难熬，司马迁也许并没有开口认错或者说些别的什么，他只是写下了“最后的话”——一　部对历史人物作出“终审判决”的不朽巨著。

瞻仰罢司马迁墓，农民带我走下石阶，来到山冈下的一个小店。长条形的玻璃柜里，有一件黄河龙门峡（在韩城北面）的拓片。黄河之旅伊始，我就一直在

寻找这类东西。向老板娘询价，她说中国人买二十元，外国人买五十元。我被惊了一下，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老外就该多掏钱。于是我问农民能不能帮我买。可是老板娘却不肯将拓片卖给农民，双方僵持了至少有十分钟。

此时，老板娘和我都见识了这位农民的恒心和真诚。他坚持说是他想买这个拓片来作为礼物送给我。最后，老板娘通融了。这位农民果然实诚，把东西给我时坚决不肯收钱。就这样，这个拓片成了我这次黄河之旅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司马迁祠

司马迁墓在一条小山脊的东北角。如果有时间，我本可以去看看同一山脊东南角的另一处遗迹。那是公元前352年魏国为了抵御秦国北侵而修建的长城。这长城由夯土建造，向西绵延近二十公里，有好几座烽火台。据我的农民向导说，司马迁墓附近的那段长城是保存最好的，有些地方城墙有八米厚，五米高。当年成千上万的军卒战死于长城两侧。我想，这秦魏鏖战的古战场，一定埋藏着许多宝贝，比如损毁和丢弃的兵器。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看了，向农民道别，谢过他的帮助和这么漂亮的礼物，回到高速路，上了去韩城的一辆巴士。

与放过魏长城不一样，我从未打算放过魏国的古都韩城。它现在有个别称叫“小北京”，这并非因为这座小城政治上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它的建筑特色。韩城有许多窄窄的巷子，这些巷子里有许多四合院，与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颇为相

似。当地官员说，韩城现在还有一千多座四合院，可以让导游带我去看其中的任何一座。

我还是去看孔庙内的韩城博物馆吧。因为就算有导游陪着，我也不太喜欢闯入别人家里。我一打听就知道，孔庙这座本市最古老的建筑在老城中轴线附近。这条街禁行机动车。公交车在掉头进总站之前，让我和其他乘客全部下车。一下车正好就是这条街的起点。

街上满是步行者，走到尽头，是一座鸟瞰市区的小山，山上有烈士陵园。不过我没走那么远，走到差不多一半，向右拐进了一条小巷。巷子进去二百米，就是孔庙的大门口。这座孔庙是我见过的保存最好的孔庙之一，大多数建筑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不巧的是，正赶上午饭时间，得等拿钥匙的看庙人回来。好在那里有个长满草的花园，我就躺在草地上打起了盹儿。

黄河龙门峡的拓片

我有午睡的习惯，在家的时候，每天中午必小睡一觉， 因此毫不费力就睡着了。一个小时后醒来，发现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于是起来四处转悠，从每间屋子的窗户朝里看。但是玻璃上灰尘太多，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大约三点钟，

博物馆三名值班员中的一人回来了，拿着她的钥匙。我只能凑合看看六间展厅中的两间，因为另外两名值班员拿着其他房间的钥匙，他们吃过午饭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参观的那两个展厅，有好几十尊佛像，一尊十分精美的大理石孔子像，几截老城墙，一个硕大的象牙，还有五万年前人类居住的遗迹，以及一尊铁鹿。但是最漂亮的一件展品，是一个巨大的胡桃木根雕，雕刻的是黄河，包括龙门峡、小船、湍急河水的旋涡，少不了还有一条龙，刀工极佳，是真正的杰作。值班员说它是中国此类根雕中最大的一个，而且是八百年前元朝的作品。

韩城并非没有其他可看的地方，但是这个精美胡桃木根雕上的黄河水，激起了我强烈的心灵感应，我决定尽快回到黄河岸边去。于是走回主路，上了下一辆北行的巴士。一个小时后车到黄河大桥，我未过桥，在桥头下了车。

这座黄河大桥所在的地方叫龙门，正是那位农民赠我的拓片所描绘之地。从公路上下来，沿着岸堤走近黄河，现在我已经到了陕西省的顶边儿上了。黄河对岸就是山西省。我听不出中国人说这两个省份时发音的区别，更不用说我自己发音了。但是黄河一定知道它们的区别。黄河自北奔腾到此，山西省在它的左侧，是太阳升起的东方；　陕西省在它的右侧，是太阳落下的西方。那条“黄色巨龙”将广袤的黄土地一劈两半，一边一省。这一“劈”劈出来一道峡谷，两岸峭壁间的跨度不足四百米，因此称做“龙门”。

这里被称做“龙门”还有另一个原因。每年三月，数百万条鲤鱼从这个峡谷游过，到上游产卵。这么多鲤鱼成群结队，乍看起来，就好似一条条小龙在水里游动。中国民间历来有“鲤鱼跳龙门”的说法。据说鲤鱼一旦成功通过龙门，就会从鱼变成龙。这一说法在古代中国常常用来形容科考及第，而在现代中国则常常用来形容一夜暴富。它的源头是《太平广记》的一段记载：“龙门山，在河东界，每年岁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

龙门，即由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龙门又叫禹门。传说这里是大禹治水工程的起点，整个工程一直延伸到郑州。在那里黄河最终甩脱邙山山脉的拘束，在中原黄泛区一泻千里。大禹生活在四千多年前，人们为了纪念他治水的功德，两千年（甚至更早）以来在龙门峡两岸修建了数座大禹庙。不幸的是，这些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炸毁了，以后再未重修。此时此刻，我正坐在黄河岸边去年冲积的淤泥上，寻找着“龙”游过的迹象。可是，一年一度的鲤鱼大迁徙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我看到的只有尘埃云，工人们正在炸开峡谷的峭壁，寻找铝矿。

过去的龙门，游客只能坐小划子或机帆船渡河，现在则建起了黄河大桥。几个小男孩正在河边钓鱼，也许他们钓的正是龙门鲤鱼吧。看了一会儿钓鱼，我走过大桥，来到对岸一个小亭子里。这个亭子，是大禹庙目前仅存的劫后遗珍。大禹的父亲用“堵”的办法治水，由于未能阻止黄河的泛滥而被帝王处死。子承父业之后，大禹取得了成功。他从来不用堤坝堵水，而是疏浚河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后裔已然忘记了他的经验。他们不仅修建高高的堤坝，而且在黄河和长江上修筑超级大坝来防洪和发电。中国有句话叫“以史为鉴”，很显然，他们不再阅读本民族的历史书。否则早该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迟早要遭受与大禹父亲同样的失败。“疏”而不是“堵”，是大禹治水的全部秘诀。

我打量着这个亭子，特别是它的一通石碑，上面雕刻着黄河流过龙门时的涡流。这幅雕刻图案与那位农民送给我的拓片并不相同。我拍了几张照片，以供日后研究。就在这时，负责大桥安全的官员向我走过来。我心想，糟了，这里又是禁区！好在这位官员很友善。听说我是在一路溯流而上寻找黄河的源头，他了解清楚之后，帮我招停了一辆过路卡车。于是我就朝着下一个目标进发了。

走了二十公里，车到河津县，卡车司机把我放下。夕阳西下，我招手拦下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请司机带我到县城最好的宾馆。谁知他调转车头，向我刚才来

的路上一阵狂奔。我要他停下，他却叫我别担心。我们跑了足足有一半的回头路，最后，他从一个很大的铝厂处拐上了另一条路。我心里直打鼓，心想他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可又一点办法都没有。摩托车过了铝厂，我才松了一口气；　开到几幢大楼前，我又松了一口气，因为其中的一幢楼正是宾馆。不过，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司机要把我拉到这里而不是河津县城的宾馆。我向他道别，走进宾馆大堂，马上就明白了，原来这是这一带唯一的一家涉外宾馆。它的房费并不贵，每晚只要四十元。入住的那个点刚好赶上还可以洗热水澡，我甚至还洗了衣服。然后来到大堂，在宾馆的餐厅吃了晚饭。在那里遇见三位丹麦工程师，他们是在铝厂工作的外国专家。我发现他们和我一样爱喝啤酒，就跟着去了他们的房间。一边听他们讲乘海盗船航行的故事，一边和他们一起如长鲸吸水般造完了他们私人存储的一箱啤酒。他们说海盗船造得很奇特，遇到风浪是蜿蜒前行，而不是顶风破浪。其中的一位工程师是丹麦一家老式木船俱乐部的成员，他说每年夏天他都会乘坐这样的木船航行。第二箱啤酒喝到一半，我发现自己已喝到极限，于是向主人告辞，感谢他们提供了这样一次意外而又快乐的聚会。

龙门

第二天早晨，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并不像一艘灵活的海盗船，倒是像一艘装满垃圾的笨重驳船。还好这回我不需要上高速路拦巴士了，宾馆的一位员工正好要

开车去河津县城，就将我捎到了县城汽车站。考虑到大禹建都的地点离此不远，现在河津的这个小县城的确是有点寒碜。当然，四千二百年的漫长历史可以改变许多东西，而且确实改变了许多东西。离下一班北行的巴士发车还有一个小时，我决定去河津县博物馆看看。可是去了一看，博物馆不仅大门紧闭，工人们还正在拆除它。我回到汽车站，巴士准点发车北去。

我又回到山西省——汾河与黄河交汇口以北。渭河和汾河是黄河最重要的两条支流。我此前在渭南横跨了渭河，它流经周朝的中心地带，在周朝，中华文明第一次叩开了历史的大门。周以前还有商和夏，再往前还有三皇五帝。在中华文明更早的阶段，中国人就在汾河沿岸建立了永久性的都城。

车过侯马市，开始沿着汾河上游行驶。一直沿着汾河走了两小时，才到达临汾。郑州负责黄河监测的人曾对我说，汾河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而临汾就是污染源头。在临汾市地图的下部，列出的不是当地的历史文化名胜，而是它的工厂和工业产品。

大多数游客不看临汾，理由充分，但是这里却有一个景点是我想看的。到临汾后我把包存在汽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我要去的是尧庙。尧约在四千三百年前统治着中国的北方地区。他是中国上古时代五帝中的一位，继承他王位的舜，是五帝中的另一位。舜后来又将王位传给禹——成功治理黄河的那位圣王。

临汾是尧的都城。我想看的尧庙，在临汾市钟楼以南三公里，包括两座摇摇欲坠的大殿，其中一座可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尧庙的游客如此之少，甚至连看庙人都没有。也许有吧，又是吃午饭去了？虽然主殿上了锁，从外面我还是可以看到一尊尧的塑像。他坐在王座上，正与他的四位名臣讨论邦国大事，其中的一位就是禾覃。

禾覃曾经周游天下，观察日升日落、昼夜变化，以及天体随观察地点而变化的规律。他由此计算出一年有366天，奠定了中国第一部历法的基础。这一历法每

四十年有一个闰月，用来补偿实际太阳年的偏差。在早期农业社会，天象观察非常之重要。根据《尚书》的《尧典》，尧传位给舜时，对舜说的核心意思是："噢，舜，观察星辰和季节的责任就交给你了。"而据说舜传位给大禹时，对禹说的也是这番话。看庙人（如果有的话）始终没有回来打开主殿大门。看来今天只能这样了。拉我来的出租车又把我拉回临汾。在长途汽车站附近，找了家便宜旅馆。不比昨晚，今晚我早早地一头栽进了甜梦中。

第十六章 延安： 从“七百匹马”到“东方红”

我选择住在长途汽车站附近，是想赶清晨六点开往延安的那班巴士。它从临汾一路奔西，因此我得随它再过一次黄河。这巴士每天只有一班，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的“远见”是对的，我不仅赶上了车，还抢到了一个座位。

巴士先是向南行驶，天蒙蒙亮便向西拐进了吕梁山脉，穿过一片寸草不生的煤矿区，然后在盘山公路上逶迤而行。一株开满花朵的樱桃树猛然间映入我的眼帘，接着是几小丛连翘树。这一带，连顽强的中国农民也几乎找不到可耕之地。但它依然很美：　巴掌大的一块块泛绿的新麦、不时掠过的一泓清澈山泉、仅有几个小泥屋的村庄……九点左右我们到达吉县，停下来吃了碗面条当早餐。接着巴士开始冲刺，上了灌木丛生的山脊。山的那边是一片奇异的景观——侵蚀性的大峡谷和杳无人烟的高原。

终于开始下坡了，巴士作“之”字形迂回，逐渐下到岩石大峡谷中。这道峡谷的形成，缘于黄河水最近一百万年的冲刷。不经意间，我们突然就到了黄河边上。我和另一位乘客一过黄河就下车了。巴士则继续前行，它还要跑五个小时才能到延安。

我下车的地方叫壶口瀑布。来此地的人不多，竟然还能遇上一个同伴，我自然十分高兴。我俩把包寄放在一个工人的小木屋里，沿着紧贴河谷的崎岖岩石路向上游走去。这位同伴是河北大学的环境学教授，八十多岁了。他也是第一次来这里。他说一千年前这里的群山长满森林，只因为历史上战火频繁，我们现在一路上连一棵树也见不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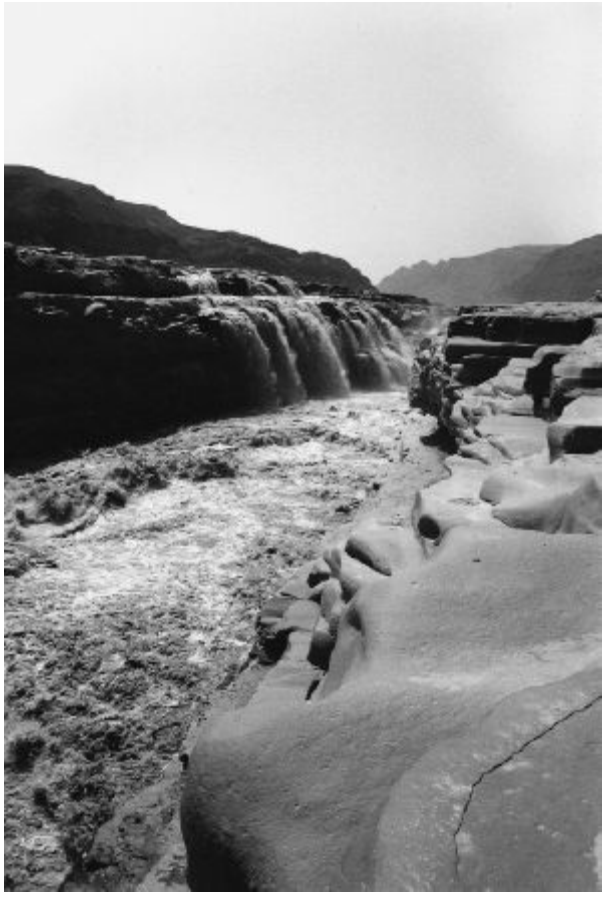
从我们下车的桥头，到壶口瀑布三公里有余。壶口瀑布是黄河上最大的瀑布，也是中国仅次于贵州黄果树的第二大瀑布。它落差四十米，每秒九千立方米的水量从天而降，猛烈地砸向下面的岩石河床，激起冲天的水雾和地动山摇的轰鸣，正所谓“四时雾雨迷壶口，两岸波涛撼孟门”，雄哉壮矣！可是，这里距最近的县城都有两小时的车程，每天只有一班巴士。花五十块钱来这里看瀑布，大多数人都得掂量掂量。不过我来这里，就是想零距离感受一下它。

我们走过的这段河谷叫“龙槽”，是一条四公里长的深沟。这条深沟，是瀑布凭借连砸带刷的巨大力量，在玄武岩河床上“划”出来的。同时据我的教授同伴讲，壶口瀑布还是一道会移动的瀑布。它对悬崖面的巨大冲刷力，使它自己以每年四厘米的速度向上游移动。这个速度也可以说每二十五年一米，一世纪四米，或者说从北宋至今一千年往后退了四十米。随着瀑布向上游退却，龙槽也跟着向上游延伸。从瀑布“吐槽”四公里来估计，它的形成是最近十万年的事。看来，正是在最近的十万年里，从“天上来”的黄河水以万钧之力把群山划了一道口子，一泻千里，奔流到海不复回。由于龙槽的存在，除了源头一带，这里的黄河是最窄的了，两岸只相隔四十米。乍看起来，你就好像能跳过去似的。听说飞车高手埃维尔·克尼维尔（美国飞车高手，已于2007年去世。——编者注 ）确实有计划在这里飞越黄河。他能不能成功，恐怕不好说。

现在是四月下旬，是每年水量最少、水位最低的时候。但瀑布仍然很强大。我们甫一下车，离它差不多还有四公里，就能听到它巨大的轰鸣。黄河两岸那些荒凉的山峰，犹如中国古代那些垂裳而坐的帝王。他们无声地凝视着瀑布的冲天雾雨，倾听着瀑布的地动山摇，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无始亦无终。我暂时加入了这一凝视者和倾听者的行列，在一个多小时里流连忘返。最后，我狠狠心回到桥头，却马上陷入了一个坐车的难题。

此时中午刚过，而下一班巴士要到第二天中午，因此唯一的选择是找辆便

车。要不在这里住一晚？桥对岸倒是有这里唯一的一家旅馆，但看起来实在不怎么样，貌似几个月没有住人了。等车等得好辛苦！每三十分钟左右有一辆油罐车经过，但都不与我同路。这时教授也回来了。我远远地望见公路那端有个检查站，就与教授一起走过去。检查站里两位警察正在吃面条。我问他们这里有无可能拦到便车。他们邀请我俩进屋，许诺帮我们拦一辆同路的卡车。就这样又等了两个多小时。



壶口瀑布

我们在等车的时候，警察在检查延安开临汾的油罐车的证件。他们逮到一位未持有效证件的司机。于是，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扯皮开始了。在两位警察忙于扯皮的当口，一辆私人旅游巴士开了过来。我急忙冲出检查站，向它猛烈挥手。车上坐满了学地质的大学生，他们刚从壶口瀑布参观回来。这辆车正好与我们同路，我和教授都上了车。

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宜川县城。自从离开了壶口瀑布，这还是第

一次见到“大城市”。这一天就这样吧。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我也该找个地方睡觉了。巴士还有三小时到延安。我下得车来，开始找住宿的地方。宜川几乎都说不上是一个县城。我没怎么费工夫，就找到了这里唯一的一家旅馆，花了九块钱，住了最好的房间。

我打开行囊，开始琢磨晚饭的事。这时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一位外事警官。他问我是不是参观了壶口瀑布，我说是的。他说壶口瀑布不允许外国人参观。真是奇了怪了！临汾官方明明告诉我壶口瀑布可以参观。后来才知道，这是陕西和山西两省在争夺壶口瀑布的管辖权，而两省对外国人制定了不同的规定。我辩解说我不知情，最后罚了二十块小钱了事。警官还告知我，必须坐第二天早晨七点的巴士离开宜川。这事摆平之后，我到街上找了家拉面馆。我正想体验一把拉面呢。说实在的，我还想洗个热水澡，不过这在宜川已经属于贪得无厌了。我只好凑合着冲了个凉水澡。还好这里没有洛阳那样的“夜半歌声”，因此我一躺就着，一着就一通宵。

第二天早晨，我顺利赶上了离开宜川的巴士。这里的大喇叭六点二十就开始播音乐。虽然睡了一宿安稳觉，早上起来却怪怪地有点头晕，吃了一片阿司匹林一点用都不管用。我心想没准我的头晕就是这大喇叭给闹的。它播的全是军乐，没有莫扎特，甚至没有中国古曲“高山”和“流水”。走过一个街区到宜川汽车站，两辆巴士停在灰尘满地的停车场，其中的一辆是我需要的。早上七点，我准时离开宜川。公路两旁成排的白杨树抽出了铜黄色的芽苞，一垄垄的薄膜下是正在培育的烟苗，打开车窗，一阵阵辽阔的春风拂过我的面颊。

两个小时后，车到南北向的高速路。我在茶坊村汽车站下了车，换乘南行的另一辆巴士。又两个小时后，当巴士行驶到一座植被茂密的小山时，我再次下了车。在中国的黄土高原，一座山上有这么多草木着实令人惊叹。这里叫黄陵，是安葬黄帝的地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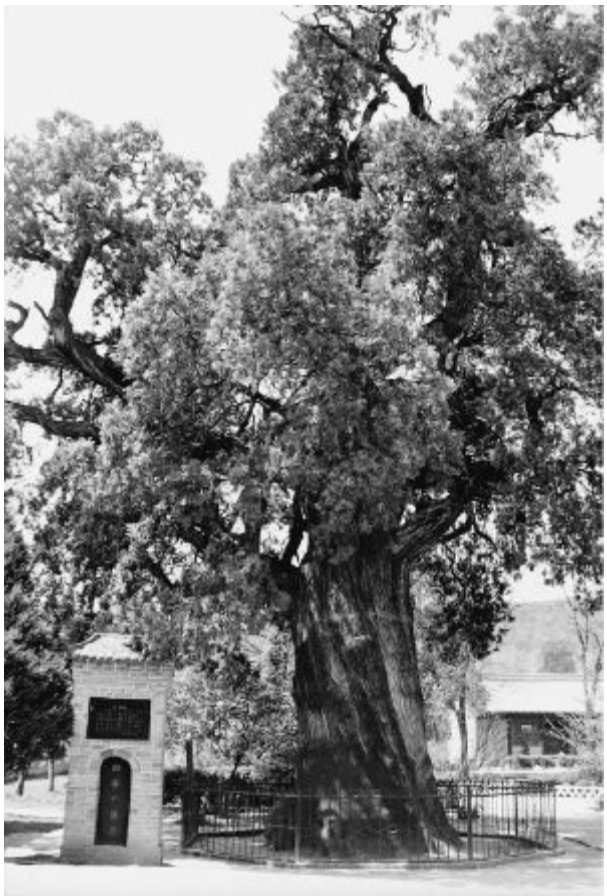
一周以前，我造访的另一个地方，也号称是黄帝的安葬地。它就在阌乡县城的郊外，我去大禹渡的时候经过那里。在中国，很多名人都不止一处陵墓，不过在过去的近千年里，大多数中国人都来黄陵祭祀。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和人文初祖。事实上，每年四月上旬的清明节——一 个祭祀先人的日子，中国的党政要员都会来到黄陵，敬香祭祀黄帝。

黄帝跻身为受人奉祀的圣贤，是由于四千七百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彼时他率领部落联盟，大败三苗部落，控制了庞大的盐湖——解池，就在我早些时候路过的解州附近。正是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汉人才将他们的控制力逐步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在统治了一百年之后，黄帝显然已经窥破长生不死之秘。得道成仙的时刻来临了，他骑上了前来接他去往天国的巨龙。但巨龙还未来得及消失在云彩中，他的追随者就已经赶到，扯下了他的衣冠鞋袜。这些东西被埋在黄陵，成了他的衣冠冢。

黄帝陵所在的小山叫桥山，有一条水泥路从高速路岔开通向那里。我不禁注意到，其他山都是光秃秃的，只有桥山郁郁葱葱。显然，砍桥山上的树违法，而砍其他山上的树却无所谓。在上桥山的半路上，我驻足在一座大殿前。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官员们就是在这里祭祀黄帝的。但是，我印象更深的不是大殿本身，而是它院子的那些古老柏树。据说特别大的一株是黄帝亲手种下的； 另有一株则是两千一百年前汉武帝来祭祀黄帝时种下的。

离开大殿，又往前走了一公里就到了路的终点，前面马上就是黄帝陵了。在入口处，碰见一个卖葵花籽的女孩。她很会嗑葵花籽，可我连西瓜籽都嗑不利索，也就没买她的葵花籽，省得嗑起来丢人现眼。和几位游客一道，我登上了抵达陵墓的最后台阶。陵墓前有一个露天祭台。一帮学生站得笔直，目光肃穆，他们的老师则在敬香。然后他们一起三鞠躬，再然后是合影，最后他们就散了。我不是中国人，却有一点印度血统，也许我的先祖与中国有某种渊源也未可知。因

此我也点了几炷香奉上。然后回到高速路，拦了一辆北行的旅游巴士。三个小时后，我结束了一天的行程。我到达的地方，正是当年红军万里长征的终点——延安。



黄帝陵园中的古柏

这次我依然选择入住政府的招待所，只是不记得晚餐吃的什么了，只记得那痛快解乏的热水澡；　它令我一头栽入了梦乡。可是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又感到头晕，而且还有点发烧。幸好医院就在招待所的街对面。我在每天九点的截止时间之前挂上了专家号，并且立马就取到了药。这一天我浑身乏力，身体轻飘飘的，但我还是去看了这座城市的那些革命历史遗迹。

我行程的第一站是延安革命纪念馆，它设在市北的一幢宏大建筑里。展出的内容包括陕北党组织的创立和“延安精神”的兴起，等等。在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和凶残嗜血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延安成了革命圣地。

纪念馆里有一匹毛泽东的战马模型，形貌大小与真马无异。据说是用他骑过

的一匹马的真皮，加上填料制成的。这是整个纪念馆我最喜欢的展品。此外还有一套模型，表现红军官兵如何在自己控制的村庄建立地道系统。锅台、草垛甚至佛像底座，都隐藏有地道口。这里还有一个书店，出售革命年代的著作，许多书在别处难得一见。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并非一切都如预想的那样美好。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本来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到具体干的时候也难保不会有偏差。

我的第二站是市北杨家岭和王家坪的窑洞。当年国民党和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试图把这些窑洞炸成齑粉。现在延安依然有很多人住类似这样的窑洞。看了几孔窑洞之后，我犯了嘀咕：　　窑洞冬暖夏凉，为什么有人死活要搬到市里去住呢？是隔音不好？从1937年到1947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住在这些窑洞里呢，不至于吧。

延安窑洞

这些窑洞对公众开放，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趣的个人习惯。例如毛泽东的卧室里摆满了书架。导游说他经常深夜一个人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也正是在这些窑洞里，毛泽东写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的精华后来收进了

他那著名的红宝书中。在布满灰尘的院子里有一个亭子，他夏天在那里读书，也在那里接待客人。就是在那里，毛泽东告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任弼时的窑洞里放着一架织布机，它诠释了延安当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朱德的窑洞外，则有一面石制的棋盘。最令我惊讶的是周恩来窑洞里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周恩来坐在桌旁，他面前摆着一尊未来佛——“弥勒佛”的铜像。

有些搞笑的是，延安南郊有一座四十四米高的宝塔，它既象征着延安的革命历史，又象征着延安的佛教历史，甚至它就是延安城的象征。这座塔建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现在，人们依旧可以在塔内拾级而上直至塔顶。在宝塔平台附近有一个独立的亭子，悬挂着一口钟。过去每天都有和尚撞钟，通知早课和晚课。后来红军来了，他们继承了和尚的好传统，也开始撞钟，只不过他们是报告空袭和通知重要会议罢了。

延安除了把它最著名的宝塔奉献给了革命之外，还把它最著名的一首歌曲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首歌咏“七百匹马”的民歌。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每天从太空向全世界播放的正是这首曲子。不过，它不再叫《七百匹马》了，它现在叫《东方红》（《东方红》的曲调源自陕北民歌《骑白马》，《七百匹马》的说法无从考证。——译者注）。

尽管延安地处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原，一条通西安的铁路却刚刚竣工，这是中国领导人很上心的工程。延安是红军长征抵达的圣地，是第一次成功建立共产公社的地方，更是毛泽东思想的摇篮。这里也是1947年国共交战的滩头堡，撤离延安的红军（此时红军已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编者注）杀了个回马枪，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打败了国民党军队。这座黄土高原上荒凉贫瘠的小城，是现代中国的一粒原初的种子。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来到延安，旨在重振“延安精神”。随着铁路的竣

工，我预计会有更多中共党员来这里“朝圣”。现在就连学生们也被鼓励加入“重走长征路”的队伍。这一重振“延安精神”的巡回活动，显然是中国领导人希望回归淳朴年代的一种努力。这一点可以理解。我对延安最深的记忆，恰恰就是它的这种纯朴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街边的人行道摆上桌子，围坐一起喝茶聊天，这种场景我只在延安见过，在中国的其他城市都没见过。甚至延安的汽车站，也会在大门口专辟一块地方，给那些只喝茶聊天而不坐车的人。延安还以烟叶种植闻名，因此人们聊天的话题总是烟叶、烟叶，说不尽道不完的烟叶。

除了革命和烟叶，延安还另有可看的地方。在这座小城西南十五公里，有一座名为万花山的小山。那里漫山遍野都是野生牡丹花，足有好几百万株。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那里。现在是四月，离牡丹花季还有差不多一个月。不过吸引我的不是牡丹花，而是万花山对面山坡上的花木兰墓。木兰是个姑娘，花是她的姓。根据大多数的历史记载，她应该生活在唐以前的某个时期，大约距今一千五百年。某一天官府有令，村子里所有的壮年男子都要从军。由于官僚们的草率，木兰老父亲的名字竟然也出现在兵役花名册中。虽然她父亲早已过了壮年，可是官僚们将错就错，拒绝免除他的兵役。而她父亲又没有成年的儿子。因此木兰就女扮男装，代替父亲从军。十二年后，她返回故乡。后来她死了，就葬在万花山对面的山坡上，那里就叫“花家陵”。

现在中国人的课本里，仍然有古汉语和古代经典作品。他们都知道赞美花木兰的《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木兰，一位平民女子，英雄女子，传奇女子。她的墓碑朴实无华，上面写着“花木兰之墓”。远离青史与良辰，从战斗英雄回归本色农家女，这是她的后半生，也是她的来生。

第十七章 榆林： 短命王朝的长命都城

在延安待了两天，养精蓄锐之后，我又上路了。身体依然不舒服，可是，谁让我铁了心要去黄河源头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延安位于中国黄土高原的中部，这片高原以不可思议的侵蚀性地貌闻名于世，而且是越往北走越荒凉越贫瘠。而我要去的，恰恰就是延安之北——那些荒凉贫瘠的黄土地。在延安汽车站，我上了去榆林的巴士，开始了长达九个小时的痛苦旅程。不是我有受虐癖，而是没有更近的地方可去，因为延安和榆林之间的所有城镇都不允许老外进入。

巴士走了两小时，车窗外除了褐土地还是褐土地，油井架子比树林子还多。这地方真够恐怖的，就是欢迎老外来，外国人也不会有下车的兴趣。走了四个小时之后，巴士逗留在一个叫“绥德”的小县，乘客纷纷下车去上厕所。其实，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称县城实在有点悲哀。而悲上加悲的是这里在古代发生的一个故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一命归天，始皇帝成了死皇帝，这两个词发音极其相似，很多中国人也分辨不出来。当权太监密谋让皇帝的小儿子继承皇位。他们以死皇帝（也是始皇帝）的名义发布假圣旨，敕令始皇帝（也是死皇帝）的大儿子扶苏和他身边的大将蒙恬自杀。唉，这位扶苏公子是个大孝子，他见是父皇的旨意，也就奉旨自杀了。他的墓就在绥德。而大将蒙恬是个机灵人，他怀疑其中有诈，并未立即自杀。蒙恬还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人。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就是他修的，据说他还发明了中国的毛笔。不过最近的考古发掘证明，比蒙恬早几百年就有毛笔了。这样，历史在两千年以后又没收了他的发明家桂冠。不过对他修长城

以及抗旨的行为，人们依旧推崇。悲惨的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登基后，再一次降旨命令蒙恬自杀。蒙恬这回走投无路，不得不服毒而死。他的墓也在绥德县境内。比较吊诡的是，这位新登基的皇帝两年后也被迫自杀了。伴君如伴虎，君杀臣，有时臣也弑君。一部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像范蠡大夫那样“小舟从此逝”的胜利大逃亡，千载以下又能有几人呢？

巴士过了绥德，继续行驶在黄土高原上。这里的地貌对“侵蚀”这个词又有新的诠释。褐土变成了黄土，如果不是黄土，那它就是 ……更大的黄土！甚至与公路相伴而行的无定河也是有河无水的黄土。过了米脂县，地貌又为之一变，黄土变成了黄沙。车到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无定河突然来水了，清澈的河水至少有一英尺深。无定无定，顾名思义，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我想它的上游某个地方肯定下雨了。河里有了水就大不一样，广袤单调的黄土地顿时平添了些许生气。终于，足足九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到了榆林。花三块钱打了一辆三轮车，一路拉我到市北端的“榆林宾馆”。可是宾馆竟然客满了。住的不是外国人（我是全市唯一的老外），而是来公费旅游的官员们。不过，由于“榆林宾馆”是全市唯一的涉外宾馆，他们还是给我弄了一个房间。我累坏了，躺在床上舒展四肢，脑子却还在“过电影”——回想这漫长路途上的一幕幕。时间已近傍晚，但阳光依旧灿烂在窗子上，也灿烂在我的心里。可是一转眼的工夫，起风了！天黑了！只几秒钟，整个榆林已为沙尘暴所吞噬。我站在窗前，看街上那些被大风蹂躏的人们，他们弯着腰，侧着身子，在风中吃力地蹒跚着。突然，一阵更猛烈的沙尘暴袭来，这些人眨眼间全不见了。仅仅半个小时后，沙尘暴消停了，真是来也一阵风，去也一阵风。街上的行人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他们像从一场梦境中归来，或者说从一幕蓬莱仙境中归来。海市蜃楼？对！中国人是这么说的。

这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这回来的又是一位外事警官。此人姓王。他问我来榆林干什么，并说外国人很少来这里。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溯黄河而上的人，

希望造访黄河泥沙的“大本营”。据郑州黄河博物馆的人说，黄河的多数泥沙来自榆林地区的支流。我提出去看看榆林市东南的佳县和东北的府谷县，这两个县的县城都在黄河岸边，不远处都有支流河口。王先生说佳县不对外国人开放，府谷县不清楚。他说会帮我打听一下，然后就告辞了。

我累得去宾馆餐厅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强打精神去了，点了最简单的饭菜：　炒米饭和西红柿鸡蛋汤。吃完回房洗了个温水澡，准备睡觉。这时候夜幕刚刚降临，无疑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隔壁房间的干部们正在“开会”，实际上，这种“开会”基本上就是度假的代名词（我始终没闹明白他们这个会的主题）。

那天夜里，我头晕、发烧、打冷战。第二天一早，我给前台打了电话，请医生来看病。毕竟一口气在路上奔波了六周，没停下来歇过一天，这回终于趴下了。在中国，我通常把一次旅行限定在三周之内，最多不超过四周。显然，这回我已经对自己破戒了。一个小时之后，医生到房间给我打了两针。我没问他打的是什么针，管他呢。他要求我至少卧床休息两天。医生走后不久，我发烧和打冷战的症状就消退了。可是我还是没搞明白我的病因何而起，得了，就叫它“黄河流感”吧。谢天谢地，但愿我能好起来，可千万别再加重了。到了第二天，我依然感到身体发飘，下床去卫生间都头晕目眩的。于是，我决定遵医嘱卧床休息两天。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医生每天都来看一次。王先生也是如此。一日三餐有人送简单的饭菜——多数时候是汤和肉包子。如果宾馆的环境安静舒适一些，我也许会卧床再休息个一两天，可是这两天我已经受够那些“开会者”了。他们闹腾得我犹如在地狱煎熬一般。于是，第三天早晨王先生到来后，我告诉他想去榆林的一些景点看看。他答应替我安排。一个小时之后，他开着一辆吉普回到宾馆。他显然是不希望我给他惹出乱子来，于是自愿做了我的向导兼监护人。我出吉普的租金，但不用出导游费。虽然他的身份有些微妙，但我还是比较高兴。毕竟我身体不舒服，有个人陪着总是好的。

在中国古代，榆林是一座边境城镇。它正好在蒙恬长城的内侧，这表明它属于汉人的统治范围。在榆林市北几公里处的沙漠里，依然可以看到蒙恬长城的遗址。这正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景点。不仅那段长城本身保存完好，而且还有一座叫“镇北台”的巨大要塞。它建于1607年，外砌砖石，内筑夯土，高达三十米，既可做烽火台，也可做瞭望塔，而且它还像一座截了头的金字塔，矗立在沙漠之中。我们跟着景点看管人，登上“金字塔”顶，纵目远眺。看管人说，就在城墙的外侧过去有一个集市，游牧民族用马匹交易汉人的商品。现在集市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有大大小小的沙丘，一个又一个，无边无际，从四面八方向地平线延伸。在这片不能住人的地方，很难想象会出现一个集市，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在远处一片沙丘的后面，我分明看见一块绿色的田野。按王先生的说法，这正是中国最成功的沙地复垦项目之一。

榆林地区有大约二十万亩沙漠，自从1950年以来，有一半（十万亩）已用于农业耕作。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亲眼看见浩渺的沙丘旁边有一块绿色的田野，你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但是王先生告诉我，见证沙地复垦项目的最佳地点，并不是这里，而是榆林沙地植物园。它在镇北台以西一公里，在沙地里试种着一百七十多种植物。在这个植物园的某些园区里，我还看到如何一步步先在沙地里种地被植物，然后种灌木，最后种乔木。最大的亮点出现了——在我走过植物园的时候，一只花脖子野鸡呼啦啦地飞出灌木丛，消失在乔木林子中。它一下子把整个心灵、整个世界同时点亮了。

镇北台

看到沙地复垦项目正在大面积地进行中，心情为之一爽，但身体还是不太舒服，我于是向王先生建议回宾馆。可是他还想带我去看另一个好地方。在回城的路上，我们离开主路，在一条岔道上行驶了一公里左右，到了一个名叫“红石峡”的地方。这里的风光比沙丘边的绿地又胜一筹。峡谷两边的崖壁全是红石头，而崖壁之间是一条清澈的河。不过给我印象更深的，还是峡谷沿途的庙宇、窟龛和石刻。密布崖壁的窟龛和石穴，里面雕刻着佛和天上神仙。书法石刻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此地第一座庙宇的建造。真是美极了，什么是沙漠中的绿洲？这就是！这里就在榆林市北边，离市区不过三公里，我就纳闷为什么游客会这么少？按照王先生的说法，是因为不通公交。不过我注意到，和尧庙一样，这里也是年轻情侣的洞天福地。他们不害羞，两人一辆自行车就来了。也许美景是爱情的催化剂吧。假如身体好点儿，我会在这里多逗留一会儿。可是很遗憾，我的头晕又犯了。

我们不得不回到榆林市里。下午我小睡了一觉，本指望能缓过劲儿来，可是效果不佳。这样倒也省心了。反正除了王先生带我去看的少数几个地方之外，周边的大部分景点都不对外国人开放。不过有那么一个地方，不让看我还是觉得挺遗憾的。此地在榆林市以西一百二十公里，周边人烟稀少。公元五世纪，匈人

（Huns）在东欧四处劫掠，他们的对手匈奴人（Hsiung-nu）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大夏”。 公元413年，大夏王朝在榆林市以西建筑了自己的都城“统万城”。这一年，罗马城遭到洗劫； 这一年，高僧鸠摩罗什去世； 这一年，中国已经四分五裂，包括大夏在内的许多小朝廷相互混战。大夏王朝只存活了不到二十年，然而这座都城却保存了一千五百年。事实上，它是这类遗址中保存得最完整的。原因可能是那里交通不便吧。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这一带非常干旱，一场雨之后有时要等若干年才会下第二场雨。尽管沙尘暴是个反面因素，但从照片上看，这古都城的内城墙几乎跟新的一样。它高达十米，每边长五百米，四角各有一个三十米高的塔，此外还各有一个鼓楼和钟楼。都城的统治者虽然是匈奴人，都城的样式却是模仿的汉人。考古学家认为，都城的各宫殿可以容纳几千名官员和一万名侍者。今天这都城是彻底废了，整个被毛乌素沙漠一望无际的黄沙给圈起来了。顺便说一句，毛乌素沙漠是鄂尔多斯沙漠的南半部分。

红石峡

王先生说，老外不允许看统万城，不过嘛，府谷县还是可以看的。府谷在榆林东北一百公里，开车去要穿过毛乌素沙漠的一部分。由于榆林和府谷之间几乎没有公交，王先生同意再次为我租吉普车。于是第二天我就在王先生的陪同下，开始了榆林之北的府谷行。

车刚出榆林市区，我们就被毛乌素沙漠包围了。这毛乌素沙漠还真不是吃素的。根据地图，它南北宽一百公里，东西长四百公里。毛乌素在蒙语里是“坏水”的意思。有趣的是，这个词译成汉语，含义就变得与水质无关，与人品有关了，“满肚子坏水”绝不是指某人拉肚子。坏水也罢，甚至没有水也罢，再甚至公交有一趟没一趟也罢，这公路倒是挺好的，大部分都是水泥路段。

车刚过窟野河，我请求停一下。这河里的泥沙量貌似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我猜想它的上游一定经常发生史上最强烈的沙尘暴。如果这里下雨，那好了，简直就是在演习末日来临。考虑到窟野河的特殊性，我对它拍摄了很长时间。这条河里确实有水，而且看起来是好水不是“坏水”。拍摄完河，我又拍了岸上的土山。正是这座土山，在神木县城一带把窟野河的河道压迫得窄窄的，变成一把漏斗，向东注入黄河。现在是四月，离夏季的狂野沙尘暴还有几个月，但这条河似乎已经饥渴得做起了“夏梦”（它绝不做春梦）。

那座压迫窟野河的土山叫二郎山。山上有很多可以追溯到明朝的祠堂和庙宇。但是和神木县周边的其他景点一样，整个二郎山也是不给老外看的。我只好在亲爱的伙伴王先生的陪同下，越过窟野河，穿过神木县，继续前行。王先生对我的行为很关注，见我没有看不该看的地方，他很放心很舒坦。可我却有点不爽，好像一个初赴社交舞会的青涩少年，总受人监护和指导似的。他本来可以更省心的。可我还在发烧，连走路都头晕，只好让他多担待些了。一到府谷县城，我就住进了城里唯一的一家宾馆，一头扎进被窝里，一躺就是三天。除了医生偶尔来打针和吊葡萄糖，我就一直没起过床。没办法，要摆平“黄河流感”，我得先把自己摆平了。到第三天，我终于能起床撑一段时间了，便走到黄河岸边，拍了一些拴在河堤上的小船。无奈身体还是发飘，我走回宾馆继续睡觉。对于府谷县的印象，我就只记得我又睡了一晚，第二天就离开了，坐每天一趟的巴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东胜。

窟野河

第十八章 呼和浩特： 两千年的政治棋子

巴士先是朝着神木方向走了一段我来时的回头路，然后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边缘的世界第八大煤矿。我原以为接下来我们会绕过沙漠，不料过了煤矿没多远，巴士便折向西北行驶，一头扎进了沙漠。我放眼望去，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黄沙和戈壁滩。直到三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见到了草，草地在顽强地与沙漠和戈壁做着生命的抗争。又一个小时后，巴士在一片荒芜之地把我放下了。在早些时候，我告诉司机说我要在成吉思汗陵墓下车。这里正是陵墓所在地，不料却如此荒芜。除了看陵人之外，也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一命归天，棺椁起初安放在外蒙古。五十年后，他的孙子忽必烈完成了问鼎中原的大业，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陵就被移到这一带，棺椁安放在黄河最北弯道的南岸。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皇家祭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妥善保管，棺椁曾转到甘肃，之后又转到青海，最终在1958年又回到这一地区，安葬在东胜以南，就是我现在下车的这个地方。自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就建造了一座瓦顶建筑，不仅用来安放成吉思汗的棺椁，还用来安放他的后妃和长子的棺椁（实际上这座陵墓只是成吉思汗和其后妃的衣冠冢，陵墓内并无棺椁。——译者注）。这座建筑与我在中国见到的其他任何建筑都不一样，它像三个并排的蒙古包，或者我干脆就叫它蒙古包吧。在“蒙古包”内部存放有许多据说曾经属于成吉思汗的物什，包括他的剑和马鞍。

成吉思汗陵

虽然这里的建筑内部给人一种博物馆的感觉，但它实际上是一座陵墓。它的中央大殿，就是三个“蒙古包”中间的那个，安放着成吉思汗的棺椁，旁边则是他的后妃和长子的棺椁。在大汗 “蒙古包”前的大理石地面上，摆满了松柏叶和其他祭品，都是供大汗在来世享用的。我发现当中竟然有一打啤酒。在大殿外面，两株杏树正花儿朵朵； 而在我头顶上，两只雪雁正飞返北方。我招手拦下当天前往东胜的最后一班巴士，与雪雁们一同向北而去。

两个小时后到了东胜，这时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我找到“东胜宾馆”，花五十元住进了由三个房间组合的套房，卧室里的床足有我家里的整间卧室那么大。吃罢晚饭，我躺在床上，那感觉，就像自己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位帕夏。没几分钟，我便深深地睡去。前几天的那场病弄得我现在还无精打采。这一夜，我连个身都没翻。

每天早晨六点半，东胜的大喇叭便开始播音乐和新闻，大伙就别想再睡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这样的城市，第一次是宜川。到八点，大喇叭还在没完没了，我连忙坐上开往包头的巴士离开了。两个小时以后，我跨越了黄河最北弯道的唯一一座大桥，又过了一小时抵达包头。这时才中午刚过，在“包头宾馆”住下后，我打了一辆车，去看五当召喇嘛庙。

五当召在阴山山脉的另一侧。这里曾是中国密宗的主要中心之一。与其他地方的密宗寺庙相比，五当召的建筑风格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特征，透着更多密宗源头的范儿： 厚墙、小窗（窗套大于窗体）、多层、平顶等，内墙面装饰着三百年前召庙初建时的壁画。我的强大之处，就在于手电和望远镜随身带。召庙内的艺术十分精美，光线却十分暗淡。要没有手电和望远镜，对那些绘画我就只能走马观花了。支撑大殿的有几十根廊柱，它们都裹着厚厚的红毯。这一方面是为了改进音响效果，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冬天增添一丝暖意。

在把可看的都看完了之后，我回到包头，进行每天最后的“压轴戏”： 吃晚饭，洗衣服，洗澡，早早上床。包头大街上没有大喇叭折腾人，不过我第二天起得还是很早。内蒙古空气干燥，我的衣服干得也快。很多地方一夜起来，衣服还有些发潮，在包头却干透了。我原打算从包头坐火车沿黄河上游去银川。到火车站一看，下一班火车要下午才发车。我也不打算坐巴士，太远了，路上得走十到十二个小时。因此我就想，既然到了内蒙古，它的首府呼和浩特也就两个小时的火车，我完全可以临时改变计划，向东去一趟呼和浩特。不巧的是，下一班去呼和浩特的火车也要下午才发车。而去呼和浩特的巴士每半小时就有一班，于是我就上了巴士。

一出包头市，巴士就沿着嶙峋的阴山山脊向东开去。前一天去五当召，是翻过了这道山脊的。今天我不需要翻它，只需要跟着它走。中途路过阴山脚下的一个小庙建筑群——美岱召。几百年前，这里是成吉思汗一位后人的居住地，但我一直未查明具体是哪一位后人。尽管美岱召的墙和屋顶庄严壮观，巴士里的乘客却连看都懒得看一眼。他们全都两眼直瞪瞪地盯着闭路电视里的台湾肥皂剧，那才是他们的最爱。

呼和浩特这个名字在汉语里听起来有些怪怪的，就好似好好的一个词发音发颠倒了。其实，它并不是汉语而是蒙语，意思是“青色的城”。五十万年前，中国游

牧民族的祖先就在呼和浩特所在的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而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战国时代，这里就有大规模的兵营了。大多数来呼和浩特的游客，都参加了官方组织的旅游项目，前往这座城市以北的草原，蜻蜓点水似的感受一下牧民的生活。但是我还从未见过真正喜欢这个项目的人。你的大多数时间都耗在吉普车上，只是偶尔停车去造访某个典型的蒙古人家。毫无疑问，这个蒙古人家已经接待过不知多少拨这样的游客了。“接待游客”已然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谋生手段，而原来的牧民生活却退居其次，甚至完全沦为作秀了。比较好的办法是租一辆汽车，外带一个会蒙古语的司机，连向导都省了，甚至也不用事先计划，直接把车开进草原腹地就是了。让生活回归生活本身吧。

从包头到呼和浩特很快，还不到中午就到了。巴士的终点是呼和浩特火车站。我走进火车站把包寄存了。然后开始考虑除了草原行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值得去。查看了一下地图，我决定让自己多愁善感一把，去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女子的安息地看看——她的名字叫王昭君。

每当中国人因背井离乡而肝肠寸断的时候，总是想起王昭君。昭君是长安城皇宫里的宫女，公元前33年，她从万里之遥来到呼和浩特，与匈奴部落的呼韩邪单于成亲。两千年前，这一部落统治着蒙古的这一片地区。她是被汉朝皇帝的和亲计划选中的，除了奉旨和亲外，她没有其他路可走。当时的朝廷迫切希望通过和亲，来缓解边境地区与匈奴游牧民族的紧张关系。昭君实际上成了朝廷的一枚政治棋子。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总爱把王昭君描绘成一个悲剧人物。“父兮母兮，道里悠长”——生离死别的时刻，最后的一次回眸，永远不能再归来的家乡和故国，永远不能再相见的父母、亲朋、童年伙伴……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这是一座人工夯筑而成的巨大土丘，坐落在一个小公园里。旁边还有几个展厅，摆着一些那个时期的手工艺品。现在是五月初，她的坟头上长满了青草，青草上开满了粉红的花朵。据说

即使到了肃杀的秋天，所有的草木都枯萎了，她坟头上的青草也依然如故。因此，中国的诗人们给了她的墓一个雅称——青冢，李白说“死留青冢使人嗟”，杜甫说“独留青冢向黄昏”。凭吊昭君墓，还有一个花絮。那天我从一位老奶奶手里买到了一支平生吃过的奶油味最浓的冰棒，是她亲手用羊奶做的。

昭君墓

从昭君墓回市区的路上，我还去看了三座建筑风格各异的寺庙。第一座也是最著名的是五塔寺。它因为一个金刚座上有五座方形舍利塔而得名。这里原来的庙已经毁灭了，现在的金刚五塔是硕果仅存的遗物。这个奇特的建筑建于十八世纪，它的墙体的贴面砖上，带有数千尊佛像浮雕。我惊异于这样一个“浑身都是封建迷信的家伙”，竟然逃过了“十年浩劫”。

在金刚座的后照壁上嵌有三幅石刻，这是任何游客都不会错过的。第一幅为《六道轮回图》，描绘了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动物都在这六道中轮回着，只有通过智慧和慈悲的度化才能解脱。第二幅为《须弥山分布图》。佛教认为须弥山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宇宙是围绕须弥山建立的。第三幅《蒙古天文图》。它罕见地用蒙古语标注了星辰和星宿的名称，是研究天文史的珍贵资料。

从五塔寺出来，向西走几个街区，就到了席力图召。这座召庙也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汉白玉塔、寺顶装饰甚至庭院都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绝对值得一看。不过，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我此行的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寺庙。那就是位于席力图召西面仅几个街区的大召寺。它有好几个修葺一新的漂亮殿堂，里面装饰着硕大的灯笼和几百只小铃铛。这些铃铛在春风中摇曳，发出优美悦耳的叮当声。在大召寺的入口处有一口井名叫“玉泉井”，是当年中国西北部地区最著名的井之一。现在这口井已经干涸。水是没了，却变成了酒。呼和浩特的“玉泉啤酒”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那天夜里，在火车站等候去银川的火车时，我就“以酒代水”地喝起了这种啤酒。

五塔寺

五塔寺佛像浮雕

第十九章 银川： 九座枯坟一局古残棋

我想办法买了一张火车硬座票，没买上卧铺票。不过在中国，只要上了车就有机会。常在中国旅行的人都知道，餐车旁边的列车员值班室就是补卧铺票的地方。为什么中国的火车卧铺票这么难买？因为分配给每个车站的卧铺有限，而车站又要留出这些票，以备不时之需。唉，不说这些了，至少我搞到票了，火车也正点发车了。不出我所料，补软卧票并不难。软卧比硬卧舒服多了。软卧包厢四铺位，硬卧六铺位，关键是硬卧包厢不像包厢的样子，连个门都没有。我的软卧包厢就我一个人，显然，这趟车舍得买软卧的人不多。我想这个时候可能这条线不是旅游热线，也可能是碰巧今晚人不多。火车在行进中有节奏地摇晃，我惬意地躺在卧铺上，就像婴儿在摇篮中一般。整整一个通宵，火车沿着黄河上游，在夜色中一路隆隆向前。

在郑州的时候，负责水文监测的科学家告诉我，呼和浩特以南是黄河上游的终点和中游的起点。分界的依据是河里的水量和泥沙量。黄河水变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黄”河，是从中游开始的。中游自呼和浩特以南，过潼关，到洛阳为止。从洛阳直到入海口是下游。我现在是沿着黄河上游在往更上游走，虽然车窗外一片漆黑，但我知道黄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且与我一路同行。而且我还知道，它还很年轻，还不到“黄”的时候。铁道追随着河道，一路上摇晃着我婴儿般的梦。梦醒时分，火车已经缓缓驶进银川站了，时间是早上六点，红太阳刚刚升起。

银川是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在宋代，回族人的祖先就来到宁夏。他

们来自波斯、阿拉伯，以及中亚的穆斯林王国，一些人是寻找新机会的商人和工匠，但大部分是躲避蒙古人的难民。在元朝和明朝，各种难民群体以伊斯兰教为中心建立了共同的文化，他们称自己为回族。今天，回族的人口占宁夏人口的三分之一。

一夜的火车，我却睡了一夜的好觉。自从在延安生病后，这还是我第一次生猛起来。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宾馆住下，把旅行包往房间一放，我就在前台租了一辆自行车，准备去看景。房间里有银川地图，我发现市内有一所穆斯林学院，就蹬车去了。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所穆斯林学院。但看上去并无特色，几幢瓦顶混凝土建筑被大片戈壁包围着。那天遇到了副院长张先生。他从走廊另一端走来，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他介绍说，学校是由沙特阿拉伯和伊斯兰开发银行出资建的，现有四百名学生。他们由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团体选送过来，学习如何在当地清真寺从事宗教服务。学制从两年到八年不等。有些毕业生还会到沙特阿拉伯继续学习。张先生问我是否想到一个学生班级去看看。我谢绝了，决定继续游览市区。

我蹬车从学校去了市里最大的清真寺。今天是星期天，并非聚礼日，但寺里还是挤满了礼拜者。我是异教徒，不允许进入大殿，从门外能看见里面几百名男子在跪拜祈祷，在用帘幕隔开的女士专用区祈祷的妇女也有一百人以上。同时，阿訇在用阿拉伯语吟诵《古兰经》上的祷文。

一个看寺人领我在寺里转悠，确保我没有任何冒犯他人的不当行为。他告诉我原则上星期五是聚礼日，但信徒们什么时候都有来的，对于星期五不能来的人，清真寺在星期天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如果不能来清真寺，他仍然会一天祈祷五次，并且在祈祷时停下手头的任何活计。在我看来，似乎穆斯林比其他宗教祈祷的次数多，而且更加注重纯粹性。在清真寺的小书店里，我买了一本书，书中详细介绍了祈祷之前繁复的沐浴过程。不过，这座清真

寺的建筑颇令人失望：　主殿的瓦片已经剥落，偏殿和院落的布局几乎不像传统的清真寺。而我原本以为这座位于银川这样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人口中心城市里的最大的清真寺，怎么说呢，应该具有更加浓郁的穆斯林特色才对。以拥有漂亮的清真寺著称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在哪里？我敢肯定不在银川。

我向带我参观的人道了谢，继续游览市区。以银川为首府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国整个西北最高产的农业区之一。高产的原因不难发现，那就是……黄河！当然不仅仅是黄河。黄河流经中国西北的许多地区，但这些地区大都贫瘠。宁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套灌溉系统。这套系统的建造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比穆斯林移民这里早太多了。

秦汉时期，朝廷在长城沿线建立了多个农业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多为迁徙而来。宁夏的农业区因为有发达的灌溉系统，远比其他地区更成功。事实上，一条最初在唐朝开挖的灌渠，现在仍然穿过银川市西部。我蹬车去了那里，毫无意外地看到灌渠充满了水。但在灌渠旁行走的一位男子告诉我水并非总是满的。他说每年冬天会排干灌渠，以便清除淤沙，等来年开春再灌满水。如今是四月下旬，水清澈见底。男子离开之后，我也沿着灌渠行走，边走边想下一站去哪里。我决定去看看灌溉宁夏的水源。

蹬车返回宾馆，我租了一辆出租车去城东十五公里的黄河渡口。我不明白为什么城市要建得离黄河这么远。可能是因为洪水，也可能是因为离灌溉的农田近一些更为合理。到了黄河，我登上一艘简单的金属驳船过河，之后继续向北行驶，在渡口以北两公里，我让司机停下，看了看长城遗址。它向东延伸，消失在漫无边际的沙丘中。此前我在鄂尔多斯沙漠另一边的榆林看到的也是这条长城，这里是它的另一段墙体。司机告诉我一队美国人计划在秋天沿着这段长城徒步到盐池。他说当地一篇文章介绍了此事，还说长城的盐池段保存得非常好。而我现在看的银川这段只隐约还有点城墙的影子。司机说是洪水把墙体破坏了。从长城

走不远，就到了俯瞰黄河的古堡——横城堡。眺望黄河对岸，贺兰山紫色的山脊耸立在远方。

古长城遗址

中午刚过，该是野餐的时候了。还是那条渡船把我们又渡了回来。来到街上的一个市场，我买了一些面包、西红柿、洋葱、黄瓜，当然还有花生和啤酒。把所有东西装进手提包，我们向西边三十五公里外的贺兰山驶去。走了大约一半的时候，农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戈壁。中国古代诗人说“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说的就是这一带。

贺兰山是中国最不寻常的大山之一，除偶尔的当地牧民外，人迹罕至。它从平坦的沙漠中拔地而起，形成一道高耸的南北向的岩石屏障，绵延一百多公里，保护着黄河沿岸地区免受山那边的腾格里沙漠的风沙侵袭。它的最高峰达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而且高度还在增加。自从地震在中国有记录以来，六分之一的中国大地震，震中都在贺兰山。在最高峰上有一个地震监测站，帮助科学家预测新

的地震。

没有直达贺兰山的公路，但司机知道怎么走。从银川出发四十五　分钟后，我们到了小口子峡谷的入口，右边有一块篱笆围护区和一座小楼。司机走到楼边，跟里面的人打了个招呼。他们就打开大门，放我们进去了。原来这里是一个保护区。我们沿着山脚向北走，十五分钟后，停在另一个峡谷的入口。

这个峡谷有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画。据司机说，贺兰山有二十多个峡谷有岩画，但这个是最好的也是最容易进入的，并且看上去还是个野餐的好地方。这里由于缺水而人烟稀少。当地农民把一个峡谷旁边的山泉引入水渠，以此来维持不易的生活。

贺兰山

几分钟后，我的司机指点给我一些特别的岩石，于是我们爬上峡谷的崖壁去细看。一些人物石刻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统治这个地区的西夏。另一些可能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刻的是佛陀的脸，头上有光环。此外还有岩画中常见的山羊脸，以及一块岩石上刻着一个妇女正在分娩。毫无疑问，这条峡谷及其岩石，曾经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旨在保佑附近的人们及其羊群的繁衍。司机说有一些图案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他竟然懂得这么多，我很惊讶。他说他从小就来过这里，如今有时还带家人一块儿来。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却指了指我的手提

包。这是个野餐的好地方，我们没有理由还不吃饭，再说我也看得够多的了。把两瓶啤酒浸在冰冷的水渠里，我们在岩石堆中找到一块沙地坐下。然后我用大饼夹着切片的西红柿、黄瓜和洋葱，做成两个三明治。从三千五百米高的山峰上流下来的水，把啤酒浸泡得跟它一样的冰凉。我递给司机一瓶，他摆摆手谢绝了。我忘了他是穆斯林。于是我一个人包揽两瓶啤酒，他喝自己带来的茶。我们吃完三明治，仰面朝天躺在沙地上，享受着下午觉。在家的时候每天的午觉可是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睡了一个小时，司机的劲头还挺足，想带我去看更多的东西。于是返回原来的检查站，此前我们曾从那里离开主路。我们告诉当班人员想继续沿主路走，他让我留下打火机。官方正在推动再造林工程，因此禁止带火柴和打火机进入保护区。我把Zippo打火机留下，进了另一个峡谷。这个峡谷不仅有路，而且路况出奇的好。二十分钟后，我们到了一个有些凌乱的建筑群，这里是当年西夏朝廷的避暑胜地。他们真会选地方，无可挑剔。山坡上松树成荫，微风从雪山中吹来，山泉从高山上流下。在戈壁和沙丘占大部分的地区，如此绝佳之地真是太难得了。

小口子峡谷的岩画

司机带着我走上一条小径，我们一路上气喘吁吁，三十分钟后总算登上了山脊。看着环绕的群峰，我顿生敬畏之心。在山脊上流连了一小时，把两只眼睛都看饱了。因为是星期天，我们并不孤单，除了我们，还有几拨从银川坐公交来的人。他们一边观景，一边站在悬崖上把玻璃瓶往下扔，享受着它们摔得粉碎的声音；　接着又有人把塑料袋撕开，抛向风中，比试哪一只吹得更高更远。想到官方不嫌麻烦地禁止带火柴和打火机进入保护区，我就奇怪为什么不禁止这些无聊的人来呢。

返回银川的路上，司机拐上一条岔路，带我来到市区以西四公里的地方。在银川和贺兰山之间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上，有九座西夏帝王的陵墓。九百年前，他们从汉人手里夺取了中国的整个西北，在银川建立了都城。后来，银川也成了他们的葬身之地。与中国的其他皇家陵墓都不同，这九座帝陵不是常见的土丘，而是用干泥砖砌成的金字塔。砖上原来覆盖着绿瓦，后为成吉思汗的游牧部落所破坏，现在地上还有残留的瓦砾。在夕阳的照耀下，这些陵墓看上去就像巨大的蚁冢。

西夏帝王的陵墓

司机说在帝陵发现的所有文物都搬走了，陈列在银川西塔中。几分钟后我们到了西塔，作为一个展示历史的地方，这里是又一个失败，真令人失望。院子两边是几座积满灰尘的建筑，建筑里是积满灰尘的玻璃柜，玻璃柜里是积满灰尘的文物，文物连个说明都没有。我进大门五分钟就出来了。看够了，太阳也落山了，到结束今天旅行的时候了。我返回宾馆，吃了一碗面条和一盘羊肉，洗了洗衣服就早早睡了。又度过了满满当当的一天。

第二十章 青铜峡： 黄河边的一百零八种烦恼

离黄河源头越来越近了。但越往上游路越难走，最艰巨的时刻尚未来临。我感到自己就像一条跳龙门的鲤鱼，即使化不了龙，至少要找个产卵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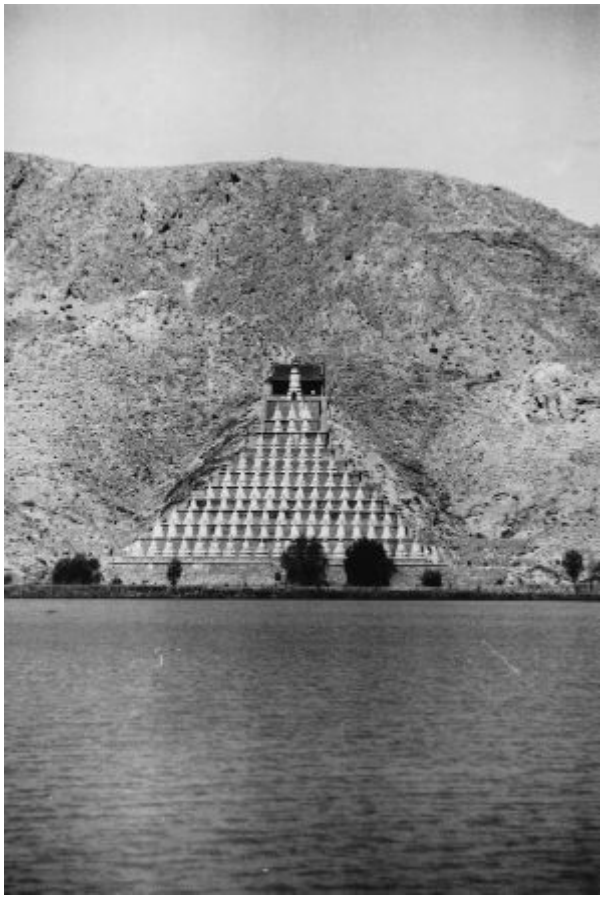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红宝书里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上游！他是在说我吗？

看完了银川，本来我可以坐巴士甚至火车的。为了方便在路上随时停下来，不漏掉该看的地方，我还是租一辆汽车吧。就是前天去贺兰山的那辆，司机也是原来那位。我们出了银川，沿高速路向南一路狂奔。一个小时后，车到吴忠市，这里约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回族。司机停了车，带我去一位朋友家喝茶，体会当地的茶道。这一带的沙尘那么大，这家人雪白的墙壁和简朴的木质家具却一尘不染。主人为我们端来八宝盖碗茶，碗里除了茶叶，还有冰糖、坚果、葡萄干、枣和玫瑰花瓣果酱。一壶滚沸的开水在旁边烧着。谈资则是1981年的土地改革，那一年耕地在当地居民中重新分配。主人一家通过开荒，已经积攒了好几亩地。

我们没聊多久，因为我还得赶很长的路，日落前必须到下一个目的地。喝了几碗甜甜的八宝茶，我们就向主人辞谢，继续南行。三十分钟后，到了青铜峡大坝。中午十二点发船去上游巡回观光，我们来得正是时候。于是司机在码头等着，我上了一条十二座的敞篷小船。在大坝以南两公里，小船经过黄河西岸的一百零八塔。这些小塔已经在这里站了九百年，在山坡上排成一个金字塔似的等腰三角形。这一百零八塔寓意一种佛教观点：　人有一百零八种烦恼。过了一百零八塔几分钟，船进入青铜峡，这里的黄河只有二百米宽。在峡口敞开的滩涂上，牧民们正在放羊。我问船长他们卖一只羊收入如何，他说一只羊一百元，包括皮、

肉和杂碎。

离开大坝一小时，我们告别青铜峡，进入黄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河段。船长在西岸停了一会儿，游客纷纷下船，争相爬到那些巨大的沙丘顶上。这块地方如果从高处鸟瞰，情景颇为奇特和震撼。一边是红的山，一边是黄的沙，而不红也不黄的黄河水则流淌在两者中间。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内侧是一大片沼泽，成千上万的候鸟春秋两季在这里栖息。现在是五月中旬，没有壮观的候鸟群，只有几只迟到的鸭子。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现在都已经是初夏了，它们才姗姗来迟。在沙丘短暂停留之后，小船又沿着沼泽地的边缘向上游航行了一个小时才掉头返回。这一趟巡游一共花了两个小时。弃船登岸，我们的车继续向南。一路上都是卖大米的广告，足有好几十个。这一带一直是中国的大米主要产地之一。司机说这里的大米叫“珍珠米”，在整个中国都属于最优质的大米。



一百零八塔

车走了大约一小时，我们拐上一条土路，去看一座佛寺。寺里的塑像布满尘

土，但工匠的技艺却是一流。住持老和尚高兴地带我四处转悠。一直消磨到太阳沉到附近的沙丘后面了，我们才返回主路，又南行十五公里，在一个叫“中卫”的县城早早地吃了晚饭。珍珠米果然名不虚传，但它酿出来的啤酒实在太失败了。不过，想想这里是穆斯林聚居的地区，不鼓励饮酒，出这种状况也就不足为奇了。晚饭后再南行十五公里，到了以高大流动沙丘著称的“沙坡头”。　黄河自青海的源头流过来，在这里甩开了高山大峡，第一次敞开河道。沙坡头是宁夏的顶边儿，到这里司机送我的任务就告完成。我向他道别后，住进了一家宾馆。这时天还没黑，从宾馆可以俯瞰沙丘和黄河的接口，“沙河”就是从那里流入黄河的。今天晚上与大禹渡的那个晚上很相似，又是一夜涛声逐梦来，又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而且，我又是宾馆唯一的旅人。哦，对了，这里白日依的不是山，而是沙丘。

早晨起来，我租了一匹骆驼，从宾馆大门向黄河走去。像在火车站打车一样，我讲了二十分钟的价，最后仍然是每小时十元，比正常价贵了一倍。还有一种是五十元包一整天。我只想做三小时的短途旅行，于是选了前一种。

沙坡头整个被腾格里沙漠围起来了。这里的人正在万众一心搞沙地复垦，我想看看他们的成效如何，这只有骑骆驼在沙漠里走一遭才能明白。赶驼人让骆驼蹲下，我骑在它背上，赶驼人手握缰绳走在我前面。骆驼爬上宾馆旁边的沙丘，又穿过铁路。正是这条铁路开启了这一地区的首个沙地复垦项目。为什么沙子没有把铁路吞噬呢？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想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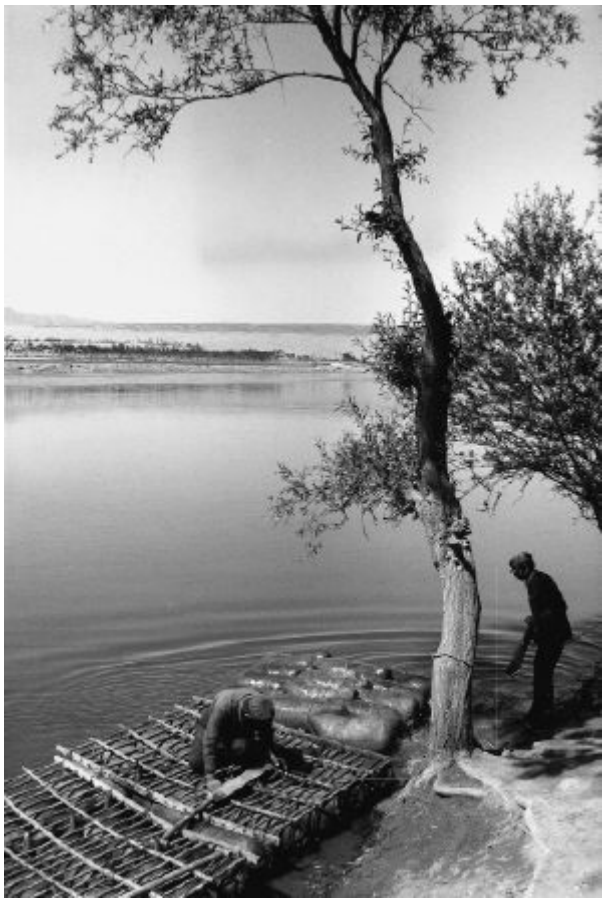
过了铁路，我们沿着一道篱笆，走到一扇门面前。沙地复垦项目正在进行的区域，是不允许外人参观的。好在看门人认识赶驼人，同意替我们走个后门。正在复垦的那片沙地，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棋盘。沙丘完全被“棋盘”覆盖了。而“棋盘”的每一格是麦秆。这就是著名的“麦草方格”，是中国治沙的杀手锏。巨大的“麦草方格棋盘”把沙固定住了，只要沙不再流动，作物就可以在沙上生长。同

时，“棋盘”也有利于保水，这是作物存活所必需的。赶驼人说，这一片复垦区域，最终会种上灌木，直至乔木。这与我先前在榆林见到的情景很相似。不过那次是“高瞻”，这次则是“近视”。我走过了那些“麦草方格”，进入了沙漠。这真是一片沙的海洋，难怪中国古人把沙漠叫“瀚海”。沙子形成巨大的沙波。一些沙丘的坡面很陡，我骑着骆驼直接上下太危险，不得不沿着沙丘脊作“之”字形迂回。在沙漠里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停下来。赶驼人指着二十公里开外的山峰，说内蒙古就在山的那边，如果我在七月和十月之间再来，他可以带我去那边看几座古城和古庙的遗址。但现在他不愿意去，说晚上露宿太冷。

又在沙漠中走了一个小时，我们回到沙坡头。我长时间地站在黄河岸边的淤泥中，跟几位给山羊皮充气的男子攀谈起来。他们把这些山羊皮囊捆绑在一个木框子上，做成羊皮筏子。他们告诉我，做羊皮筏子只能用整张的山羊皮，山羊皮充气不漏，绵羊皮根本不行。而且还要在皮囊里灌些胡麻油，用来保持皮囊的弹性，防止开裂漏气。每一只羊皮筏子的底部绑着十五个山羊皮囊。我问当中一人，坐他的皮筏子去下游的中卫要多少钱。中卫就是我昨天吃晚饭的那个小县城。他说要六十元。这个价不便宜，不过我昨天坐敞篷小船意犹未尽，还想再在黄河上漂流一回，就回宾馆退了房。十分钟后，我已经坐在羊皮筏子上开始冲浪了。到中卫要三个小时。

真正的冲浪只持续了几百米。以后水面平展如镜，皮筏子在上面缓缓滑行。唯一的声音，是水底的石头在水流中的滚动和碰撞声。一个小时之后，筏主停了下来，等我去看岸上的几架老式水车。人们一度用这些水车把水从黄河抽到人工挖掘的灌渠，再由灌渠送到农田灌溉系统。这一地区人工建造的第一条灌渠，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现在，这些带巨大转轮的水车和灌渠，已经废弃多年，农民都用气压抽水机了。我回到羊皮筏子上继续漂流，在黄河上游壮美的风光中，三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到终点后，筏主就放掉那十五个山羊皮囊里的气。筏子能浮起来，全靠这十五个羊皮囊。接着，他将这些羊皮囊和木架子绑在一块儿，再绑在一辆随皮筏子载来的自行车上。他蹬车回沙坡头，我则抄起行囊，向中卫城走去。那座小城离我现在上岸的地方还有五公里，这里没有公交，只能走一小时的路了。我的下一站是兰州，可走到火车站时，已经赶不上下午两点四十分开往兰州的特快了，而下一班火车要等到午夜。



羊皮筏子

我决定去中卫县的主要景点高庙走走。高庙离火车站只有几个街区，这座始建于十五世纪初的三教合一的庙宇“高”得名副其实。它的建筑层层叠起，一座更比一座高，那一段接一段的台阶，爬起来就像爬山一样。到了最后一座大殿，再登上一段台阶，推开一扇活动门，我总算到了最高处的平台。我的力气没有白花，从最高处俯瞰，只见建筑群檐牙相啄，翼角高翘，更有造型特别奇特的，比如九脊歇山、四角攒尖、十字歇山、将军盔顶等。这些屋顶极具动感，看起来就好像

一大群凤凰在展翅高飞，给人极深的印象。同时，高庙也是我见过的寺庙中，空间利用最紧凑的。除了建筑特色，它还拥有一些本地最精美的壁画、木雕和塑像。以前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银川那么令人失望，这一刻我明白了。银川是这个自治区的政治和行政中心，那些坐办公室的人对保护这些毫无政治和行政价值的景点怎么会有兴趣呢？返回火车站，我四仰八叉地躺在行李寄存处的简易床上，等候午夜开往兰州的火车。火车正点到站。上车后我重演硬座换软卧的故伎，幸运地又一次成功了。

第二十一章 临夏： 丝绸之路十万佛

凌晨五点半，列车员把我叫醒，说还有三十分钟就到兰州了。果不其然，她没有骗我。兰州是中国甘肃省的省会，城市受到南北两面崇山峻岭的压迫，只得沿黄河两岸绵延，形成非常狭长的城区。我走出火车站，打车到市区西端的友谊宾馆。进房后先冲了个凉水澡，然后下楼与其他房客一起吃早餐。嘿，不错，居然有咖啡，我正想喝咖啡呢。吃罢早餐，我一边在房间休息，一边等待省博物馆开门。

廊柱式结构的甘肃省博物馆气势宏伟，与我下榻的宾馆隔街相望。上午九点，它一开门我就进去了。走在空旷的大厅里，感觉怪怪的。偌大的一座博物馆，除了保安，就剩下我了。在三楼面对世界最大的黄河古象骨架，我停下脚步，赞叹不已。它是1973年在离兰州不远的河段出土的。其实还有我更感兴趣的，那就是二楼的史前陶器。

中国最早的陶器出现在七千至八千年以前，但那只是单色陶器，上面没有或只有极简单的纹饰。而甘肃出土的这些彩绘陶器，时间约在五千到六千年前，比最早的陶器晚两千年左右，但上面的彩绘是中国乃至远东最早的人类绘画艺术。展出的彩陶大部分是大陶罐，能盛不少水，表面均绘有各种图形；许多图形看起来像黄河水纹和旋 涡。

由于这里很少来外国人，一名保安就向博物馆的馆员反映了我的出现。这名馆员姓阎，她主动提出带我四处转转。她说大部分陶罐是在古墓中发掘的，作为陪葬品供墓主在来生使用。有只陶罐里面甚至有烧过的大麻花蕾，据说中国的萨

满们用它来与灵界交通。阎馆员还向我展示了一把青铜小刀，它与上面那个陶罐发掘于同一个古村落，可能是村落的萨满们主持祭祀用的。碳测定表明这把小刀产生于五千年前，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之一。估计劫匪们认为只是某人丢弃的水果刀，就没有动它。这个有点说笑了，它的样子貌似离现代水果刀远了点。咦，我怎么提起“劫匪”来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既然说漏嘴了，那我就索性说了吧。甘肃省博物馆曾遭遇一次严重的抢劫，我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案发现 场。

那天我跟着阎女士转悠，注意到地上有几道深色划痕，像是有人拖箱子留下的，便好奇地问她是怎么回事。结果她说出了一段惊人往事。某天中午，博物馆工作人员有的在吃午饭，有的吃过饭在打盹。这时一辆面包车冲进大门，跳下一伙持枪的歹徒。对于参观来说，他们待的时间太短，可对于抢劫来说，足以把博物馆的好东西席卷一空。事实上他们确实劫走了一些好东西，包括一棵玉制金钱树。但令人惊奇的是，一些著名的藏品却留下了，留下的要比他们劫走的值钱得多。我现在看到的世界级的藏品——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就是当年的劫后遗珍。当然也包括上面提到的那把青铜小刀，以及其他一些精美的青铜器，比如著名的“马踏飞燕”。“马踏飞燕”这件汉代青铜器，出土于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武威。铸造者匠心独运地在马头上添加了一朵云彩（至少是类似云彩的装饰），又在一只马蹄下铸了一只燕子，给人以“天马行空，腾云驾雾”的强烈视觉冲击力。它甫一出土就成了中国的国宝，也成了丝绸之路的象征。它现在仍然在展，我希望能长期在展，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它。

谢过阎女士，我回到宾馆，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很久都没空享受这个小小的嗜好了。打开兰州地图，我琢磨着下一个景点去哪里。兰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贸易集散中心，不过古丝绸之路的主路并不经过兰州，而是在兰州以西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在那里跨过黄河的丝绸之路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最好的佛教石刻遗址

——炳灵寺石窟。我打算接下来就去那里。下楼询问宾馆前台去炳灵寺石窟的乘车路线，却被告知外国人必须上旅游保险才能去，否则只能在兰州市区游览。旅游保险？我没听错吧。对，确实没错。原来几年前有两名德国游客在甘肃旅游时客死异乡，遗体回国的费用是甘肃省政府支付的，政府为了不再花这个冤枉钱，便要求外国人买旅游保险；　没有保险证明，车站不允许卖票给老外。既然如此，那我还是从了吧。旅游保险只能由中国旅行社办理，好在友谊宾馆有他们的办事处。保费不贵，二十五元，保险期十五天。然后我问去炳灵寺石窟的车次，他们说每天只有一趟车，今天的车已经走了。看来下午只能在市区逛逛了。来兰州这趟火车坐得还真有点累，于是我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　给自己放一天假。下午大部分时间我就待在房间里了，看书、睡觉，还有洗衣服。

次日早晨，我打车去兰州汽车西站，坐上了七点开往炳灵寺石窟的巴士。太好了，居然还有座位。行程两个半小时，途经一些荒山秃岭。巴士并非直达炳灵寺，而是停在刘家峡大坝，乘客需要下车步行数百米到一座码头，等候约半小时一班的游船。从兰州往返炳灵寺石窟一趟，一共要五个小时，车船费二十五元。多亏我有先见之明带了干粮。友谊宾馆附近的夜市琳琅满目，我找了一家味道不错的摊点，买了土豆芹菜馅饼，在船上又买了两瓶啤酒。啤酒配馅饼，真是绝佳的“黄河野餐”。

我与二十位同行客，乘着游船又一次欣赏了黄河美景。和三门峡水库一样，刘家峡水库的水也十分清澈。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游船驶入一条峡谷，水突然变成了棕黄色。船长告诉我们，再转两道弯，就到炳灵寺石窟了。

现在是五月中旬的枯水期，我们在最后一段水路上遇到了一点麻烦。尽管每天往返于同一条水路，船长还是出现了判断失误，我们的游船撞上了水下的一个移动沙洲，因此不得不等上半小时，直到下一艘游船到达把我们的船拖出来。然后我们继续在峡谷中航行。两岸是斧削般的峭壁和尖塔般的石山，这种地貌在整

个黄河都是绝无仅有的，让人心生敬畏。几分钟之后，我们到达目的地炳灵寺石窟。窟龛并不在黄河岸边，还要从一个十分陡峭的码头登岸，步行几百米，进入一条斜谷。

炳灵寺石窟是古代中国佛教艺术的主要中心之一，这些石窟在约一千六百年前开凿于绝壁之上，里面有数百件全中国最精美的佛像石雕和壁画。这里还有一段两百多米长的属于保护性的崖壁，只有一条石阶可以到达，但门票要另付一百五十元。大部分游客都停在悬崖的较低处，参观二十七米高的未来佛——弥勒佛。

这里来一趟不容易，却也不虚此行。只是游览时间太短了，只有一个小时，然后就得坐船返回。如果想多看一会儿，坐下一班船回去，就赶不上回兰州的班车了，必须在大坝附近住一晚。可是来的一路上，我也没看见大坝附近有哪个房子像旅馆的样子。一小时所剩无几，看不了多少东西，我决定不必花冤枉钱去上层崖壁了。

这次炳灵寺石窟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些精美的壁画。在返回大坝的船上，在返回兰州的车上，它们都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中。遗憾的是，大坝附近没有宾馆甚至招待所，时间所限，没能尽情欣赏这些杰作。

第二天早晨，我又要赶早班车了，这次我要去南边的临夏，从汽车南站坐车。一路上又是荒山秃岭，还好有很长一段路是在高处顺着山脊行驶，可以俯瞰下面的绿色峡谷。中间不得不停下来几次，避让公路上的羊群。开到临夏用了三个多小时。临夏人称“小麦加”，这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穆斯林，包括回族、保安族、撒拉族和东乡族。对于迁徙到临夏定居的历史，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其中东乡族的传说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炳灵寺石窟旁的峡谷

炳灵寺石窟弥勒佛像

最近一篇关于东乡族语言和口头传说的分析文章，说他们曾经是古索格代亚

纳人的一个分支，一度居住在临夏以西三千多公里的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公元十三世纪初，东乡人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的雇佣兵，追随他来到甘肃。在甘肃成吉思汗打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役，于公元1227年去世，地点就在兰州以东。三年后蒙古再次集结大军，向中原发动大规模战役。与此同时，蒙古军队中的东乡部族看中了临夏地区。毕竟在穆罕默德死后不久，穆斯林的传教士就曾到过临夏，信奉伊斯兰教的东乡人到了这里，就感觉像回到了故乡。自此以后，东乡人一直在临夏定居。中国政府上一次的人口普查显示，临夏地区有三万八千名东乡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东乡族逐渐与撒拉族、保安族、回族等穆斯林族群融合。这些族群都与丝绸之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在五千年以前，临夏就是一个人口中心。甘肃省博物馆的许多彩陶，就是在这里出土的。直到近一千年以前，它仍是中国西域古丝绸之路上比兰州更重要的贸易集散中心。这一带除了穆斯林，还有藏民。在临夏吃饭休息一小时，班车继续开往拉卜楞寺，还有四个小时的车程。这趟班车满是朝圣的藏民，他们一路逗笑打趣，其乐融融。

过了临夏，风景焕然一新，荒山秃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麦田和遥远的雪峰。但是从沿途大量的木料堆来看，这里的山林遭到了严重的砍伐。但就算是砍伐，如果过后能及时封山育林，还会有我一路上看到的那些荒山秃岭吗？

过了临夏向南行驶两小时，汽车转入一条狭长的山谷。一个藏民家庭临溪而坐，正在吃午饭。他们都穿着厚厚的羊皮袍，男人们赤裸着上身，乌黑的长发一直垂到肩上。

巴士走了很久很久，终于到了夏河县，佛教庙宇建筑群拉卜楞寺就坐落于此。拉卜楞寺是西藏自治区之外又一个重要的藏传佛教圣地。它拥有庞大雄伟的建筑群，宛如一座城镇。不过这座“城镇”只有一条街，沿街有五六家旅馆，我选了一家住下。放下旅行包，我走出房间，在街上随意漫步。沿街有几十家商铺出售

朝圣者所需的物品，比如崭新的靴子、各式刀具、宗教仪式用品、随身生活用品以及珠宝衣物。有许多古物也在这里转手出售，我淘到了一张特别古老、特别可爱的佛教唐卡。

路过街道两边一个接一个的店铺，等进了寺院我才发现，原来现在正值斋月，喇嘛们都在斋戒。寺院中央的大院子里聚集了几千名未能进入神殿的藏民。神殿内几名喇嘛正在使用麦克风诵经，每个人都可以跟着扩音器进行颂祷。聆听诵经的人群中几乎有一半是身穿栗色长袍的年轻喇嘛，他们有些甚至还是孩子。那些藏族男子身穿羊皮衣，头戴羊皮帽；　女子则满满地戴着宝石、珊瑚和银饰。每个人都手拨念珠，五体投地。

拉卜楞寺

从兰州坐长途车南行，要跋涉七个小时才能到达拉卜楞寺。去那里的多是朝圣的藏族人，也有一些汉族人，偶尔还有几个来旅游的外国人。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要求，拉卜楞寺搞了一个公众巡游项目，对外开放寺院十五个神殿中的六个。我走进一个神殿，想要参加巡游，结果里面的一位僧人告诉我，每天只有一次巡游，上午九点开始。我只好返回旅馆，早早吃了晚餐，第二天早晨带上手电又到了那里。

“文革”期间拉卜楞寺被损毁了三分之二，幸存下来的都是藏传佛教艺术的遗世

珍宝。幸好我带了手电和望远镜，否则这些难以置信的壁画中繁复精美的细部，不知要错过多少。巡游结束之后，返回时又经过这些神殿，我再一次端详着墙上的壁画，依依不舍。虽然我对藏传佛教一无所知，但它肯定拥有丰富的艺术遗产，因为壁画上描绘了如此多的神灵和故事。

走出拉卜楞寺，再走过街上鳞次栉比的店铺，回到旅馆吃过午饭，我考虑下一步怎么选择。想玩惊险一点的，可以租一匹马，不行就租一辆自行车吧，在附近的草原上尽情驰骋。不过我还没有这么勇猛，只要登上一座山顶俯瞰拉卜楞寺，我就心满意足了。就在这座山上，喇嘛们每年都要展开一幅篮球场那么大的释迦牟尼像，可惜现在壮观的超级大佛像我是看不上了。

才过了午后，时间尚早，我躺在一大片即将发芽转绿的枯草上，在初春的气息中，很快便睡着了。今天又睡了一小会午觉，我的黄河之旅越来越像度假了。不过好景不长，“假期”明天将结束。还得坐七个小时的长途车返回兰州，我又要被迫看路上的那些荒山秃岭了。

第二天回到兰州后，我对那些荒山秃岭仍然耿耿于怀，想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有更多的了解，于是就去了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研究所坐落在中科院兰州分院错落有致的楼群当中，向东几个街区就是“兰州饭店”。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机构不对公众开放，外国游客要访问，需要通过当地外事部门。不过我发现，要想直接去也不是什么难事。我打电话到研究所，请求对几位研究员做一次简短的拜访。这个所的研究员数量惊人，有一百二十人。研究员们说，我这几天看到的那些荒山秃岭，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最后一个冰川纪的气候变化，以及五千年来这一地区华夏民族与各游牧民族之间频繁的战争，导致了严重的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数百年前的绿洲变成了现在的沙漠，而且沙漠还在蔓延。中国有大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沙漠，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十六，而且沙漠还在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蔓延，有些地区蔓延的速度甚至达到了百分之十。这是一

个什么概念？一种什么景象？显而易见，沙漠化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几位研究员告诉我，他们不仅研究沙漠的形成，也研究控制沙漠的蔓延，同时还指导沙漠地区政府的治沙行动。他们建议兰州市政府采取措施，遏制新沙漠的形成。我也明白当地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一想到中国的沙漠面积是如此之大，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五千年以来的人为破坏，现在才来治理是不是太迟了呢？

我向研究员们深表感谢，感谢他们抽空为我讲解他们的工作。兰州本不以美景著称，现在因为迅速沙漠化，声誉更是一落千丈，越发狼藉不堪了。我从沙漠研究所回到火车站，买了第二天去西宁的火车票。这场沙漠化的谈话把我的心情搞得更郁闷了。离开兰州之前，我决定去两座公园逛逛，让心情敞亮起来。

我首先去了市区南侧的五泉山公园。公元前121年，西汉大将军霍去病率大军二十万，向西驱赶匈奴。大军到达兰州时，发现无水可饮，霍去病一怒之下，抽出宝剑狠狠地劈向脚下的巨石，大声吼道：　“我不相信这里没有水！”也许是冥冥之中有天神相助，泉水从他劈开的石缝中汩汩地冒了出来。霍去病又用宝剑连续劈开其他四块巨石，与第一块巨石一样，它们又冒出了四股泉水。解决了干渴难题的大军继续向西进发，一直把匈奴人赶回了老家。从那以后，五股泉水一直喷涌到今天，现在兰州的“五泉啤酒”就是取这五股泉水酿制的。

在五泉山转悠了几圈，徒唤奈何地拍了拍那些岩石。我跨过黄河大桥，来到兰州的另一个著名公园——白塔山公园。白塔山公园地如其名，就是围绕山上的一座白塔而建的。塔内奉置的是公元十三世纪一位西藏喇嘛的舍利。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去白塔山公园并不为看白塔，而是想站在山上看风景。落日时分，我站在山顶，目光从一座古老神祠的瓦屋顶，转到钢结构的“黄河第一桥”，再转到如褐色丝带般飘逸的黄河，最后转到楼宇参差的兰州市区。这座蜷伏于两座高山之间的狭长的城，这座受沙漠困扰的并不美丽的城，令我想起了诗人艾略特的诗句“好

似那病人麻醉于手术台上”。是的，手术即将开始，它的名字叫……治沙。

兰州位于黄河上游的中点。此时的黄河，泥沙含量并不很高，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黄”河。但这座城市沿黄河两岸二十公里都是工厂。这样的河水，你还想让它清澈吗？

黄河大桥位于五泉山公园和白塔山公园之间的老城区中心地带，把两岸的兰州城连为一体。这个地方古代就有一座浮桥，始建于公元1385年，它是黄河上的第一座浮桥，当然也是第一座桥。这座浮桥存在了五百年，当中不知重修过多少次。在这五百年中，黄河上再没有第二座桥，哪怕是浮桥。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不可思议。你能想象五千公里长的一条河只有一座桥的情景吗？直到近代，黄河中下游的人过黄河，还是靠渡船或者羊皮筏子。

现如今黄河上已经有十来座大桥了，还有一些正在筹建之中。兰州是产生第一座黄河浮桥的城市，也是产生第一座现代黄河大桥的城市。1385年建的浮桥早已没了踪影，它的后任——1907年建的黄河第一座钢铁大桥也差不多是古董了。这座桥由当时的一个外国财团出资，建设质量出奇地差，还未过三十年的保修期，就不得不重建。我打车返回黄河南岸，在友谊宾馆住了最后一夜。洗的衣服第二天就干了。我的黄河之旅已接近尾声，收拾停当，我准备前往青海，黄河源头已经在那里向我招手了。

第二十二章 日月山： 公主的魔镜从天而降

第二天早晨，我踏上西行列车，前往青海省会西宁。青海是我这次黄河之旅的最后一个省，黄河的源头就在青海。到了西宁，离源头就不远了。从兰州去西宁二百二十公里，就在几十年前，这段路还只能步行或者骑马。步行要八天，骑马也要四天。现在坐火车，只要五个小时。另外西宁的新机场也很快就要投用了，以后每天有航班往返于兰州。青海相对闭塞的交通将一去不复返。不过我还是觉得火车是最佳选择，可以悠闲地欣赏窗外的乡村画卷，又不像汽车那样总有烦人的喇叭。特别是我曾经遭遇的巴士上的种种不爽，有时真能把人折腾死了。

中午刚过就到了西宁，入住“西宁宾馆”后，我到外面随意闲逛，这一逛竟然逛到了青海省博物馆。一路上没有任何标志，就是同一个街区卖面条的小贩都没有听说过它。只有一块小匾宣告它的存在—— “青海省历史研究中心”。这座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的建筑，它曾是马步芳的旧宅。五十年前，当国民党控制着大半个中国时，马步芳曾任青海省长。博物馆并不对外开放，这也许就是它默默无闻的原因。我那天一进大门，馆方竟将我误认为是他们正在等待的某位美国历史学家，还给我安排了讲解员。

博物馆的展品陈设颇为凌乱，貌似馆方在选展和布展上没有下工夫。不过还是有些东西吸引了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彩绘陶壶。壶的边缘绘着一群裸体的人，性别难以判断，他们正围成一个圈在舞蹈。在中国，类似主题的彩陶只有这一件，因此被视为国宝。我忽然想到，这个陶壶可能初衷就是为了旋转而不是为了盛水，在它旋转时，壶上的人物看起来就像真的在跳舞。

如果我猜得没错，那它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情色电影了。我向馆方人员提出了这个看法，这一提露了馅，他们开始怀疑我不是他们等待的那位美国历史学家了。于是我就离开博物馆，去看市内的其他景点。

除了这座貌似不存在的博物馆，西宁还有一座不存在但很著名的寺庙。我从宾馆房间可以看到它的遗址，甚至还可以用我的望远镜仔细观察山崖上的洞窟。它就是北山寺，至少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曾提到过它。但是“文革”破坏了这座寺庙。我喝了两瓶啤酒，凝视着窗外的土楼山，北山寺的一大片神殿，曾经就在那座山上。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青海一直是西藏的一部分，因此青海现在随处可见藏文化的影响。藏传佛教六大寺庙之一的塔尔寺就在西宁市以南不到三十公里处，它就是我明天一早要去的地方。塔尔寺之所以如此著名，缘于它是六百年前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

我从西宁坐巴士前往湟中县，又花五毛钱坐了一公里的马车，就到了塔尔寺。与甘肃的拉卜楞寺一样，塔尔寺也是一个庙宇建筑群，一共有十座神殿，每一座都有独特的风格。购买门票后，游客就可以参观其中的七座了。我的手电和望远镜又一次派上了用场。在塔尔寺的神殿里也有壁画，而且可以说是西藏自治区之外最精美的佛教密宗壁画，甚至比拉卜楞寺和五当召的壁画还要好。

从入口往里走，第一神殿的中心是一座塔，塔上覆盖着价值一亿四千万元的金叶之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第四神殿拥有全寺最伟大的艺术宝藏，壁画美得令人凝神静气，不敢出声。塔尔寺的多数壁画是先绘在布上，然后粘贴于墙上，最后涂以一层保护性的漆。除了我的手电，神殿里唯一的亮光就是酥油灯了。用酥油灯代替蜡烛或煤油灯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它没有烟，更适应寺庙环境。不过它的气味可不是人一下子能适应的。我就见过一位妇女冲出神殿，找地方呕吐起来。

十座神殿中最吸引游客的是第六神殿，它有固化酥油雕刻的巨幅酥油花（一种彩色浮雕），向游客描绘了黄教的创立和发展过程。这幅酥油花放在玻璃冷柜中。导游说过去为了防止融化，要用冰块把它冷冻起来。每年一月，喇嘛们会把它化掉，用来点酥油灯，然后再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它重新雕刻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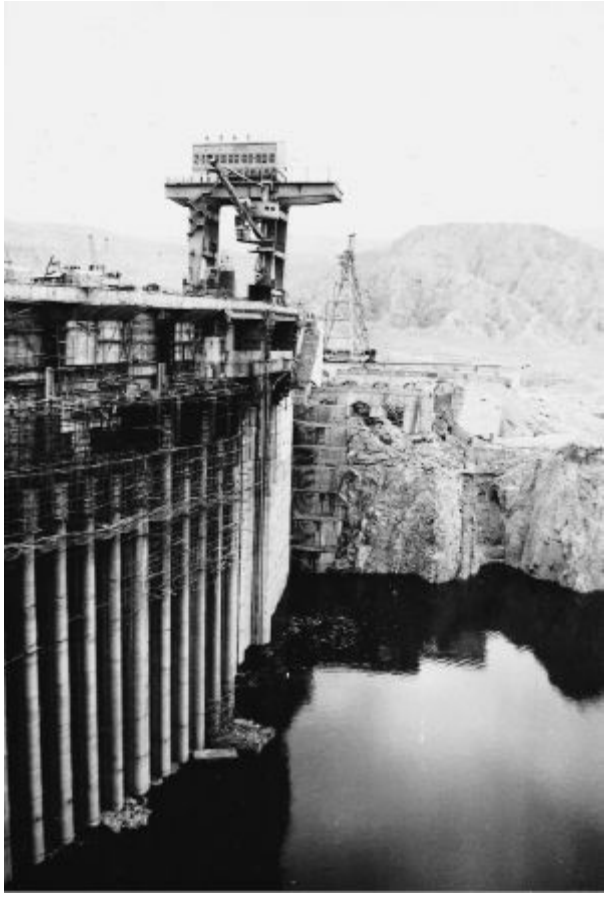
来塔尔寺的游客很多，但朝拜者往往比游客更多，　　他们动辄一大帮子数百人。一位会说些汉语的藏族妇女告诉我，她是从拉卜楞寺徒步走到塔尔寺的，共有二百多公里，沿途磕了四万个长头，而且打算在塔尔寺再磕五万个。除了磕长头，朝拜者还要围绕各个神殿和舍利塔顺时针转圈，拨动转经筒和念珠。

祭拜了黄教创始人宗喀巴，我走出塔尔寺。寺前的街道上全是小店铺，景象与拉卜楞寺相似，卖的东西也差不多，主要是各种宗教和民俗用品。古旧的首饰和保安族制作的闪亮小刀，都是抢手货。我觉得小刀对我没用，就坐上一辆小马车回到湟中县城，然后又坐下一班巴士回了西宁。这时下午时间尚早，我办完退房手续，把包存在宾馆，正好赶上去龙羊峡大坝的巴士。

此次黄河之旅，我已经看过两座大坝，一座是号称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大坝，另一座是银川以南的青铜峡大坝。不过它们的重要性都比不上在建的龙羊峡大坝。大坝在西宁市西南，从地图上看并不远，巴士却走了近两个小时。到龙羊峡已经是傍晚时分，没法参观大坝了，只好在水电接待中心找了个房间住了一晚。这是我在黄河岸边度过的第三个夜晚，今晚的感觉与大禹渡和沙坡头都有些不同，安安静静的，没有“黄河入海流”的轰鸣水声。相同的是，今晚我仍然是旅店唯一的旅人。

第二天早晨，我到街对面的办事处去办了游客通行证。第一拨巡游九点半左右开始，内容是参观坝体内部。中国官方早在1955年就有建设龙羊峡大坝的计划，但直到1983年才动工，1987年竣工。竣工之后蓄水发电，导致黄河下游断流两个月。看完大坝内部，一辆区间车将我和其他几名乘客拉到能够坐车回西宁的

地方。



龙羊峡大坝

回到西宁，中午刚过，我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下一步的行程，整个黄河之旅中最艰难的时刻就要来了。要出西宁城，去我想看的那些景点，只有两条省级公路和每天一班的巴士，否则游客就只能交通自理或者坐顺风车了。考虑到这段路特别荒凉，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决定雇一辆吉普车和一位藏语翻译。西宁有几家旅游公司提供这类服务，我找了价位最低的中国青年旅行社。北京吉普带司机，租金每公里一元，藏语翻译每天五十元，路上的食宿费用均由我承担。这条路上住店都不贵，开销实际上并不很大。

第二天一早，司机和翻译来宾馆接我。离开西宁之前，我们在杂货店买够了十天的肉罐头、硬面包以及蜡烛等物什，然后就出发去寻找黄河源头。司机和翻译都没有去过黄河源头方圆两百公里的地域，而且我们三个都不愿带地图。不过我估计我们可以在玛多县城外找到黄河，然后跟着它一路向西；　显然我的司机也

是这样想的。

玛多县离西宁很远，路上有几个景点我还想看看。出了西宁，我们沿着湟水河一路向西。走到这条河的源头，就开始爬日月山。离开西宁两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日月山顶，停留在日月亭（日月亭系当代建筑，1990年才竣工。——译者注 ）。日月亭实际上是两个亭子，一个日亭，一个月亭，分别坐落在山口两侧的山头上。古代中国人认为太阳和月亮落山以后，就在这两个地方休息。在上古时代，这里不仅是中华帝国的西部边界，甚至被认为是人类世界的边界，越过这里就意味着离开了人的地界，进入神的地界了。因为中国人认为，如此广袤贫瘠的荒原，只有神才能生存。这片荒原向西延展，无边无际。如今的日月山自然不再是人神的分界线，也不是中原王朝和吐蕃王朝的分界线（唐蕃界线），但仍然是中国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

三千年前有一个人打破了这个神话，这个人名叫姬满，他有中国人更熟悉的名字——周穆王或穆天子。他是中国的第一个驴友，而且是自驾车驴友。公元前998年，周朝的第五代帝王穆天子驾车西巡，越过此地一路向西，最后登上了昆仑山脉的最高峰。有关周穆王会西王母的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浪漫的人们甚至给它抹上了一层爱情色彩。在一座战国古墓中，发掘出了记载这次旅行的竹简《穆天子传》。周穆王的这一壮举结束了有关人类地界的错误看法。史学家直到今天也没闹明白，这位帝王当年是怎样率领五万军卒完成这样一次旅行的。

时间到了唐朝，和亲的文成公主也曾在此地停留。她此行是前往拉萨，与吐蕃王松赞干布成亲。在离开大唐国都长安之前，父亲送给她一面魔镜，嘱咐她如果思念故国和亲人，就取出镜子，便会看到她想看的一切。但是当走到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她意识到已经到了中华帝国的边界，便毅然将镜子掷下山谷，以此来坚定远嫁的决心。据说魔镜凌空而降，一分为二，一半化为日，一半化为月，从此这座山就变成了日月山。文成公主的经历与前面讲的王昭君颇为相似，但这

位公主似乎更像一个表决心的女生，而没有宫女王昭君那样的悲剧色彩。此外，中国著名小说《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似乎也与公主的魔镜存在某种若隐若现的关联。

日月亭

我追随着周穆王和文成公主的脚步来到这里，时间已经是公元1991年的5月中旬。这里仍然看不到任何春草的迹象，只有刺骨的寒风从白雪皑皑的日月山顶吹过来。我把夹克拉链往上紧了又紧，一直碰到我那拉碴的胡子才罢手。日月亭上的标记表明，这里的海拔为三千五百二十米。在山的西侧，我痛饮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我们的吉普车冲下山坡，一头扎进了广袤的褐色草原。

车行数公里，到了卡车停靠站倒淌河镇。顾名思义，倒淌河就是河水倒流。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河都向东流。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中国古代的神话说，天神们之间曾发生一场决斗，在打斗中，某根支撑世界的柱子不小心被撞倒了，导致世界西高东低，因此河水都向东流。而倒淌河这条小河是个罕见的例外，它向西流，注入青海湖。

道路从倒淌河镇开始分岔，一条向南去玛多县和黄河源头，另一条向西去青海湖、格尔木，最后到拉萨。在往南去黄河源头之前，我还想看看青海湖。于是我们就继续沿着倒淌河走，直到它向北转，消失在远方。这一带的水泥公路像箭

一样笔直，就像澳大利亚内陆或美国西南部一样，只是车更少。而且人烟也少，但牧民的数量还是比车多。途中有好几次，我们不得不停车给牧民的羊或牦牛让路。草地还要一个月才会发芽萌绿。它们正在热身呢，祝愿它们这一次比上个夏天干得更好。

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青海湖，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瑰丽幻境。我的翻译指着一条岔路跟我说，往北三十公里，有一个叫“小北湖”的去处。他说外国人都喜欢小北湖，喜欢在那里裸体滚沙丘，然后跳入湖中。就连那些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女孩子，到那里也变得疯魔起来，在那里裸体滚沙丘。不过现在才五月中旬，太冷了，我可不想脱掉夹克，更不想脱得一丝不挂。虽然手头还剩半瓶威士忌可以热热身，那也抗不住这么冷的天气啊。

两百万年前，青海省的大部分地区淹没在大海中。随后亚洲大陆从海面崛起，形成了无数山脉。山脉中的海水向东流入黄河。可是在大约十三万年前，日月山拔地而起，阻断了这一地区海水的流失。这些流不出去的海水便形成了巨大的青海湖。由于青海湖是咸水湖，直到今天，它的含盐量仍然高达百分之六。

我们沿着青海湖的南岸向西走，两个小时之后，在湖西端附近的黑马河镇向北拐上一条土路。又一个小时之后，到了四年前建在那里的一家便民旅馆。除了少量在当地工作的人，这家旅馆几乎无人问津。前台人员说，我们是一个多星期以来唯一的一拨客人。住宿费并不贵，三个房间一晚上才五十元。热水澡自然是连想都不用想，旅馆不会只为三个客人烧热水。不过至少房间挺干净。

办好入住手续，把包扔在房间，又在烂泥路上向北行驶了三十分钟，就到了鸟岛。我们把车停在篱笆边上。篱笆的作用，是保护筑巢的鸟群不受狐狸和其他不速之客的侵扰。我们从停车场出来，沿着一片沙洲走向鸟岛。十年前，游客上鸟岛必须坐船，现在可以走沙洲了。由于持续干旱和融雪量递减，青海湖正在缩小。尽管如此，它的平均水深仍有二十米，还谈不上干涸。

沙洲尽头是一个陆岬，陆岬过后是一块巨大的石灰石，上面满是筑巢的鸬鹚。五月中旬，鸟群筑巢产卵的季节还没有过去。西边的湖岸线上，一群马正在沿着湖岸狂奔。我们原路返回，走出篱笆，朝一处围墙走去，在这里见到了负责鸟岛野生动物保护的负责人。他让我们进到围墙里面，透过墙上的瞭　　望窗向外看，只见成千上万的鱼鸥和斑头雁正沿着湖岸线筑巢，占据着好几亩的地盘。这条湖岸线覆盖着大量的鸟羽绒毛。绒毛四处飞舞，甚至飞进我们的鼻孔里。

这位负责人说，由于不速之客越来越多（包括狐狸，也包括我们这样的游客），筑巢的鸟的数量已经从十万只锐减到不足两万只。很多过去常来这里筑巢的鸟儿现在都去了青海湖中央那些更远的小岛。尽管鸟的数量减少了，但场面依然非常壮观。比如我看到数百只鸟同时起落，嘴里衔着食物，送给筑巢的伴侣和幼鸟。

来这里筑巢的鸟类包括鱼鸥、燕鸥、鹬、斑头雁等好多种。不同种类的鸟儿们自觉地把小岛围了一个圈，像哨兵一样守护着这个大家庭。它们伸着像潜望镜一样长长的脖子，湖岸周围的任何动静都逃不过它们的眼睛。如果有狐狸或人类斗胆靠得太近，它们就发出悲伤的鸣叫。按照这位负责人的说法，担任警戒的都是痛失爱侣的雄鸟。

这位负责人还说，筑巢鸟最危险的天敌是黑鹰。他曾亲眼见证一场半空中的鸟类大战，战斗持续了数小时之久，参战的包括鱼鸥和斑头雁，最后筑巢鸟们合力将又大又凶的黑鹰赶跑了。他还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候鸟会优先选择来这里筑巢。首先是地下温泉使得这里冬天也很温暖。其次是青海湖和附近的淡水河盛产浮游生物和鱼类，包括最独特的湟鱼（又名无鳞鲤）。

拜访了每年春天都来这里筑巢的鸟儿，我们回到旅馆，晚饭吃的正是那位负责人提到的湟鱼。厨师先将湟鱼油炸，然后食客蘸着又酸又甜的酱开吃。我不记得还吃过什么鱼比湟鱼更鲜美的了。三月下旬，成千上万的湟鱼聚集在流入青海

湖的淡水河中产卵，产卵高峰发生在五六月间鸟岛附近的布哈河河口。为了产卵，它们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科学家说湟鱼原本就是黄河的鲤鱼，由于青藏高原不断升高，这些鱼不得不逐渐适应高海拔、强辐射和低水温的生存环境，于是身上的鳞片脱落了。这一带的藏族人将湟鱼视为青海湖的灵魂，绝对不钓不吃，但后来汉族人每年在这一地区捕捞五万吨湟鱼。在旅馆外面，经理指给我们看一辆巨型卡车，车上有联合国提供的特殊容器。这些鱼被装进容器，送给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去研究。

晚饭后我步行穿过一处藏民的小村庄，爬上旅馆后面的小山。纵目远眺，在落日的余晖下，青海湖变幻万千，它先是一片红色，继而变成一片金色，最后成了一片紫色。但走在从小山回来的下坡路上必须格外小心，山坡上到处是老鼠洞，一脚踏进去就容易跌跤。不过还好，天上的星星很亮，就像街灯一样。

青海湖鸟岛

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鸟岛，朝着高速路的方向开拔。在半路上我们停住车子，和一大卡车来青海湖朝拜的藏民交谈起来。他们打算把佛经绑在石头上扔进湖中，说这些经书是献给“龙”（湟鱼）的。我突然对昨晚吃湟鱼的行为有些汗颜了。向他们道了再见，我们又继续前行，在黑马河镇上了高速路，重新去了倒淌河镇，再从那里上了去玛多县和黄河源头的路，我告诉司机先往西去茶卡镇看

看。茶卡是藏语，意思是“盐海之滨”。青藏高原密布着数百个盐湖，茶卡湖是其中最大的湖之一。

在茶卡镇南面，有一家国营食盐加工中心。与里面的负责人交流后，我登上环湖一周的小火车，而司机和翻译就待在吉普车里等我。环游只要二十五元，我主动提出可以让司机和翻译也上车游览，费用由我支付，可是他们并无兴趣。从加工中心的大门出发，小火车吭哧吭哧地走了三十分钟，朝着盐湖中一处由机械挖凿出来的地方拐了过去。

茶卡湖面覆盖着四米厚的盐。在盐的下面还有十五米深的水。导游说把盐采走后，从水底生成新盐要两年时间。采出的原盐运到附近的加工中心，然后洗净、电离、晾干，再送到中国的各个城市供食用。青海省内其他盐湖都生产工业盐，唯独茶卡湖生产食盐。导游还说过去清朝的皇帝一直坚持吃这里的盐。我尝了尝，它吃起来确实像……盐。

茶卡湖

茶卡湖长二十公里，宽十公里。至少过去三百年间，它一直是中国食盐的产地之一。每年四月到九月，每天一百多名工人从湖中采挖两百多吨盐。而在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由于风太大天气太冷，工人无法户外作业，生产也就暂停下来。

现在是五月份，天空湛蓝湛蓝的，湖上却呈现出一种十分美丽的白。而在将

盐采走后的空洞中，湖水又呈现出一种绮丽的翡翠色。两小时后我回到吉普车上，告诉司机和翻译可以走了。我们向黄河源头挺进，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第二十三章 黄河源头： 五千年文明五千里路

从茶卡湖出发，我们向东走了一段回头路，但并没有原路返回倒淌河镇，也没有重走返回玛多县城的高速路。就在头一天夜里，司机听旅馆经理说了一条捷径，他决定试试。司机和翻译以前都没走过那条路，但他们都赞成，我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这么干了。我们拐上一条土路，一路颠簸而行，有时干脆就没有路了。每过大约半小时，偶尔看到有牧民，我们就停车问路。就这样朝东一直走了整整五个小时，然后向南转过一道弯。这时，我们绝望地发现迷路了，那条崎岖的山谷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在这片杳无人烟的地方，我们突然发现了一座庙。不过车开不过去，翻译和我就下车走过去。它看起来很近，却走了半小时才到。产生错觉的原因，估计是除了庙所在的光秃秃的山坡，没有其他的参照物。不过我们总算走到了庙里，而且喇嘛还很友好。他们弄明白了我们的来意，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山谷。可是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长满草的斜坡，但他们坚持说那里就是我们要找的路。于是我们走回吉普车，开车进入那条山谷。沿着一条马走的小道，先是上坡，再是下坡，然后穿越了看不见尽头的草地。天开始黑了，我们继续往前赶。吉普车的前灯只能照亮正前方，如果路上出现岔道，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到晚上八点，终于看到远方有亮光，于是就朝着亮光开了过去。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上了高速路，到了卡车停靠站河卡镇。这条“捷径”我们一共走了九个小时。我们都已筋疲力尽而且饥肠辘辘，一方面是劳累，更多的是恐惧，在杳无人烟的戈壁和枯草地里迷路的恐惧。坐在摇曳的烛光里，吃着热乎乎的面条和羊肉，然后在一间泥砌

小屋的木板床上睡觉。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真要深深感谢在关键时刻帮助我们的人。

第二天是5月23日。1951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摆脱了农奴制和宗教压迫，迎来了解放。解放日快乐！昨夜下了一整夜的雪，大地上一片白茫茫。不过高速路还好，雪只有一两英寸厚。我们向南过了几个山口，在温泉村停下来吃午饭。顾名思义，这个村子附近有温泉。我们又吃了好几碗热腾腾的面条和一盘羊肉，就朝一条小溪走去。我用温泉洗了头发，又泡了脚。我心里清楚，这很可能是接下来的五天里洗的最后一次澡了，以后别说热水就是冷水澡都别指 望。

我们继续南行，一路上的风光越来越好看，到了花石峡镇，景色更是变得醉人心魄了。道路沿着一条小河穿过了阿尼玛卿山脉的一个山口。锯齿状的山脊白雪皑皑，包围在广袤的草原中。如此壮美的景色，却看不到多少人类的踪迹。这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中国拥挤着十几亿的人口，怎么还会有这样人迹罕至的仙境呢？

路从花石峡开始分岔，向左的一条通往阿尼玛卿山。在二十一座藏族的圣山中，海拔六千米的阿尼玛卿排名第四。正因为有这一殊荣，人们经常可以在山上看到天葬。这种仪式最近才对外来客开放。但是我的时间有限，不得不放过阿尼玛卿山继续南行，终于在太阳就要落山前赶到了玛多县城。

尽管一路上有好几个卡车停靠站，但论县城，玛多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刚到玛多，一场暴风雪就降临了。在找住宿的地方之前，我们把吉普车停在当地派出所门前，然后进去登记。进去后不久就发现，我雇车和翻译的那家旅行社竟然忘了为我们办理许可证。换句话说，玛多县城和黄河源头之间的蛮荒之地，我们是不可以来的。这太突然了，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坐在派出所，脑子里一团糨糊，心想这该怎么办。我回想起从别的外国人那里听来的故事。他们也是事先计划得好好的，但是遇到的情况跟我一模一样，

到了目的地才发现旅游机构忘记办理许可证了，甚至办理的许可证干脆就是假的。窗外大雪纷飞，我像掉到冰窟里一样，浑身冰凉，一颗沉重的心还在慢慢往下沉。警察和我的翻译现在不说汉语了，改说藏语。这样正好，我听着他们说话就烦。不一会儿，我的翻译离开了派出所，他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一个人。翻译对我说，一切都搞定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一个叔叔竟然是这里的官员。这天气也真应景，一转眼，就在太阳快要落山的当口，雪过天晴了。啊，不对，不应该说天气，应该说是天上的神灵对我笑了，我也对他们报以感激的一笑。接着我们就聚在派出所那张褪了色的地图前，计划下一步的行动路线。在返程之前，玛多县城也许是我们看到的最后一处人类文明了。

向黄河源头进发

我们把包寄存在街对面的干部接待中心。工作人员添火加煤，把我们房间的大肚炉烧得旺旺的。而后我们出门去翻译的叔叔家吃晚饭，饭桌上我喝了点酒。我见是药酒，就想它一定对我的身体有好处。谁曾想醉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我算明白了，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喝酒有多么危险，这可不是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的风雅。一个女孩走进来，生起了我屋子中央煤炉里的火，又好心地给我端来了一些热水。我冲了三杯速溶咖啡，又吃了四片阿司匹林。可是根本就没有用。外面又在下雪，我想我们应该等天气好转再启程。这样一想心里挺高兴，其实我

只是找个卧床休息的借口罢了。可是我错了。我的藏语翻译走进来，跟我说该出发了。我张口结舌，想说却没说出口，只是指了指窗外的雪，心想他也许没有注意到，或者还没有去过外面。事实上他早就去过了，而且和我的司机都已经准备好动身。我别无选择，毕竟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们把东西收拾停当扔进吉普车，然后向县城外面驶去。走了不到一百米，铺装路就到了尽头。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被雪覆盖的土路忽隐忽现，没有其他痕迹可循。我们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检查一次，以确定车仍然跑在路上。我们没带地图，不过大地只剩下白茫茫一片，跟地图已经没有关系了。在颠簸中走了一个小时，我们遇见了黄河，就沿着它的上游继续走。不大一会儿，我们就经过了路左侧的几道车辙。这些车辙通往河对岸一个小小的鱼肉加工中心。在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要鱼肉加工中心做什么？我正纳闷，突然一望无际的鄂陵湖映入我的眼帘。这个湖藏族人叫它错鄂朗，汉族人叫它鄂陵湖，它还有个叫扎陵湖的“姐姐”，在它西边十公里。这是中国境内海拔最高的湖，海拔达四千三百米。

鄂陵湖面积六百平方公里，比扎陵湖大五十平方公里。她们都受到黄河源头的接济，平均深度十五米。这对姐妹湖出产一种独有的高山鱼。由于海拔太高，这种鱼长得很慢，十年才会长到一斤。因此鄂陵湖东边我们路过的那家鱼肉加工厂并不太繁忙。

我们沿着鄂陵湖北岸那条路行驶，不久就离开湖岸，再次向着起伏的丘峦驶去。在鄂陵湖西岸的南边有一座小山，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就是在这里迎到他的汉族皇后文成公主，并护送她前往西藏的。正是这位公主摔碎了思亲的魔镜，从此一去不回头。我希望对她有更多的了解。据说是她将佛教引入藏地的，至少每个人都听过这种传说。不管怎样，这个女孩的意志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她是骑在马背上走过这片危险地区的，这和我坐在吉普车里可不一 样。

不过至少她还有向导，我们却一直在盲人摸象。无论何时，只要看到牧民，

我们都要问现在走的路对不对。这里没有标志，只有往不同方向岔开的其他车辆的轮辙。如果跟错了车辙，也就意味着我寻找黄河源头的努力功亏一篑。我们问路的一位牧民用自己的羊皮袄紧抱着一只小羊羔。他告诉我们，小羊羔掉进了溪水里，如果不把它抱在怀里暖着，小羊羔就死掉了。我们向他挥手告别后继续前进，也希望像小羊羔一样有贵人相助。

路过鄂陵湖一个小时之后，土路开始沿着扎陵湖岸走。我们在湖边停下来吃午饭：　烤馒头和肉罐头。一只孤独的老鹰站在旁边注视着我们，而铁锈色的火鸭正在湖边四处觅食。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还有好几千只筑巢的鱼鸥和斑头雁。显然，狐狸的泳技还到不了那个小岛。吃罢午饭，我们离开了湖区，跟着一道车辙继续前行。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又来到一个岔路口。听问路时遇到的一位牧民讲，右边的那条岔路通往位于青藏高原中部的中国最大的金矿。金矿在此地以北几十公里。离开省会西宁时，我们曾见到由几百辆拖斗车组成的车队，拉着满满的各种机械设备向同一个地方前进，这些拖斗车就是去那里的。自从几年前发现了金矿，一个有着两万名矿工的城镇就在中国最大的这片荒野上崛起了。为了阻止这个城镇继续扩张，警察禁止外省拖斗车进入，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为我们指路的牧民说整个工程是西宁的一个大款独立投资的。显然此人的财富还会暴涨。

我们选择了左边的岔路，二十分钟后，路过一个帆布帐篷群，它们与藏族牧民的毡房有明显的差异。过后我们才得知，这是一个地质队，正在这片荒野中勘探矿物和石油。我们还得知，他们不仅在保护区勘探矿藏，而且还猎杀濒危动物，食其肉取其皮。

一位牧民用自己的羊皮袄给打湿的小羊羔取暖

过了这些帐篷，前面出现了一大片盆地。盆地上满满当当地有几百甚至上千个大小不等的湖泊。这里就是星宿海。公元1280年，元朝曾派出一位官员来探访黄河源头。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点，就是这位官员当年所到达的极限。我对此一点都不惊讶。现在是五月下旬，星宿海的地面还冻着，我们可以走过。据说到六月下旬，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泥淖，开车和骑马都甭想过去，直到十月份地面重新冻合为止。

我们穿过星宿海，进入中国剩余的几个最蛮荒的地区之一。在我们吉普车的面前，一开始是冲出来一只燕子，接着马上又窜出来一只红狐狸，它们一一掠过，迅速钻进了自己的巢穴。接着四只狼出现了，在离车子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恶狠狠地盯着我们。一对藏羚羊也停止了吃草，似乎在判断我们会不会进入它们的领地。再接下来出现了更奇特的一幕，一大群野驴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我们驶来就拦在路上，接着又跟在吉普车旁边“护送”我们好几分钟，走了快有三十米，却始终没能跑过吉普车。它们大口喘气，棕白相间的腹胁用力起伏着，几百只蹄子奔

腾在干草地上，将片片雪花高高扬起。最后，它们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所谓“蠢驴”是也），不再追赶吉普车，而是向旷野中散去，消失在远方。这是一片美丽的风景，我甚至有种错觉： 这不是中国，而是非洲。

这群野驴怎么来的？一定是一千多年前中东商人骑的驴子进化来的，他们当时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道。我们走到星宿海的中间，看见一条五六米宽的小河，它名叫玛曲河（又名孔雀河），是黄河源头一带的主要支流。玛曲河流入扎陵湖，扎陵湖又流入鄂陵湖，要说起来，鄂陵湖才算正式意义上的黄河源头，因为从鄂陵湖出来，它就不是小溪而是一条河了。司机停下车，检测玛曲河的深度，发现水只能淹没膝盖，就直接开车冲了过去。三十分钟后，我们到了麻多乡。

麻多与玛多同音不同字，中国人都知道，就我闹不明白。其实两地相距甚远。我们开出高速路的那座小县城叫玛多，而这里的麻多则是曲麻莱县的一个下属乡镇。县城玛多有几十家商店，甚至还有一个电影院，而乡镇麻多只有在周日才会由曲柄转动发电机发电，给一台电视机和一台盒式磁带录像机供电—— 这两台机器还是省政府赠送的。这个小小的乡镇实际上是个集市。每到周日，多数牧民都会来这里，用羊皮换一匹花布、一口新炒锅或者一副太阳镜。它离最近的公路有二百二十五公里，就是我们今天早晨出玛多县城的那条路； 离最近的热水淋浴则有五百公里，那得到西宁了。要说物资供应，曲麻莱县城向麻多乡每周发一辆卡车，在夏天有时每周发两辆。

经过麻多乡的三家商店，我们在一座小砖房前停了下来。走进房子，见到了监管黄河源地区大小事务的唯一官员，他是一位藏族人。当我告诉他希望走到黄河源头时，他先是微微一笑，继而竟放声大笑起来。他说，只有有数的几个中国人以及日本NHK电视台的摄制组成功到过黄河源头。来这里的西方人不下十几个，却没有一个人成功抵达源头。听他这么说，我暗自吃惊，但仍告诉他我决意一试。他意识到无法打消我的念头，就请他的两个助手作为向导与我们一同前

往。不过这两人也没到过黄河源头。但是这位官员认为他们或许能帮上我，再不济至少能够保证我们活着回来。

我问他中国人是如何认定黄河源头的。他说是根据不同支流的长度、水量以及流域大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三个地方成为黄河源头的候选地。但是最近青海省电视台的纪录片摄制组认定黄河源头是约古宗列曲支流。

我们在说事的时候，一位助手清理出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六米长的睡觉平台。在房间里的煤灰打扫干净之后，我们把行李搬进了屋。司机和翻译开始检查车况，我则出去闲逛了一会儿。

这里离黄河源头实际上已经不到五十公里了，但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再赶路。晚饭吃的还是热面条和羊肉，吃完我们就睡下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这里的海拔已经高出四千四百米，空气非常稀薄，人就像睡在水里一样，夜里有好几次我都因为氧气不足被憋醒了。以后连续几周，我的两肋一直生疼生疼的。不过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司机和翻译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天还没亮，我们决定不再睡了，把东西搬上车开拔。我们三个挤前排，我们的两位藏族向导坐后排。虽然他们两位也没去过黄河源头，但大体的位置他们知道，单凭这一点，就比我们好很多倍。

牧民和他们的牧群

车驶出麻多乡，走西南向，这条路通往一百公里外的曲麻莱县城。大约走了十公里，我们拐上另一条土路。雪时下时停已经连续好几天了，只能勉强分辨出前面车辆的轮辙。我们跟着车辙翻过一道山脊，进入约古宗列盆地。突然间，东方的暴风雪停了，黎明的阳光打在雪地里，呈现出一种“红妆素裹”的分外妖娆来，或者说呈现出一种“白里透红”的与众不同来。约古宗列盆地辽阔而空茫，四周环绕着白雪皑皑的小山。

我们行驶到“盆底”，开始穿越盆地。这时雪开始融化，到处都是小水洼。前面是一条小溪，司机加大油门一下冲了过去。接着又是一条小溪，司机又如法炮制。这次彻底悲剧了！小溪那边的土并没有冻住，结果吉普的轮子陷进泥淖里差不多有一英尺深。我们折腾了一个小时，试图将轮子拔出来，但都无济于事。车轮陷进去，引擎也发动不起来了。我们困死在这里，眼看到手的胜利被一条小溪给毁了。

眼看一次次地发动引擎，一次次地失败，我的翻译建议：　剩下的路不多，你干脆走过去得了，你不是那么想找黄河源头吗？现在动身还来得及。他跟两位向导交流了一番，然后告诉我说源头就在十公里开外了。我考虑了一把他的建议。此时离太阳落山还有十个小时，如果每小时走两公里，我正好可以走到黄河源头再返回来。如果只有一两千米的海拔，我平均每小时能走三四公里。可是现在的海拔远远高于四千米。我向盆地那头望去，那条白雪皑皑的山脊下就是他们所说的黄河源头。我心里不免犹豫起来。就在这时，其中一个向导说他跟我一起去。这等好事，我又怎能拒绝呢？于是我们俩就迈开步子，决意穿过这片冻原。天空中依然飘着雪花，清晨的太阳却照耀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我们艰难地跋涉着，前面有多危险还不清楚。难道真的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吗？不！虽然出师不利，但我坚信今天一定是伟大的一天。我们跳过一丛丛枯草，绕过一个个水洼。两个小时过去了，向导指了指地平线上的一群牦牛，于是我们转身走了过去。又是半个小

时，到了牦牛群，我们问牧民是否知道黄河源头在哪里。

这个问题问得貌似有些愚蠢。他们只是牧民，黄河那么多支流，官方认定哪个是源头关他们什么事。但是他们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们指着环绕盆地的众多白雪小山中的一座，明确说那就是源头。看起来要走到那里太远了，我问能否租用他们的马。他们说马太瘦弱了，不能骑人。在那一带，马是一个人最值钱的财产。在夏天马能吃到新草长肥之前，牧民都舍不得骑自己的马。步行太远，马又租不到，于是向导建议我往回走。我又看了一眼牧民指的那座小山，它在盆地的西侧，看起来的确挺远。然而我决意玩命一搏。我告诉向导先走走看，如果过会儿确实没有指望走到那里，在天黑之前赶回去也不迟。于是在向牧民道谢之后，我们继续前行。

现在海拔是四千五百米，在这样的高度，目测的距离往往会欺骗自己的眼睛。空气越来越稀薄，我们走得越来越慢。几个小时下来，还未穿过这片冻原。我俩不说一句话，只是大口大口地喘气。又走了大约三个小时，我们看到了另一户牧民，再次停下来向他们问路。他们指的还是那个方向，说黄河源头就在山脊的那一端。我猛地意识到，黄河源头就在我们前方了，胜利在望，只有大约最后一小时的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马上就要到黄河源头了！可就在这时，向导提出了异议，他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不立即返回吉普车那里，那么在天黑之前就回不去了。我哪里听得进他的话，耸了耸肩对他说，要回去你自己回去，我要回不去就在牧民家睡觉；　你们把吉普车弄出来，明天来接我吧。我向牧民道了谢，转身就开始一个人往前走。很显然，稀薄的空气已经破坏了我的判断力。向导发觉没法子跟我讲道理，只好紧走几步跟了上来。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后悔了，冲动是魔鬼啊。每往前挪一步，都是那么痛苦。我的肺无法换气，我的双眼无法聚焦。我转向向导，告诉他我受不了了。可这次他却反过来鼓励我坚持到底。我们俩不得不两次跪倒在地，只为了呼吸更通

畅，可实践证明这毫无作用。我们只得重新站起来，机械地迈动双腿。在意识模糊、不知不觉中，我们竟然神奇地跨过了山脊。看到黄河源头了！石碑、牛头标记，对！就是这里。我们到了！

是的，我们到了，终于到了。牛头碑上写着“黄河源头”四个字。此时此刻，千思百感一齐涌上心头。可是我太累太累了，没力气笑，也没力气哭，只是和向导互拍了照片。在牛头标记的旁边有一块石头，是1987年一队中国探险家立的。之后他们就乘着木筏顺着黄河漂流，计划漂到大海。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能完成这一壮举，在西宁以南龙羊峡大坝一带，他们被湍急的黄河水所吞噬。

黄河源头

天色向晚，又开始下雪了。在离开之前，我在用藏语写着佛教六字真言“唵 嘛呢叭咪吽 ”的小石头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我终于意识到，神灵一直在保佑着我，而我对他们已经祈求得太多了。我们开始往回走，速度比来时更慢了。高海拔让我们付出了大代价，我们俩的体力都已消耗到了极限。

早晨蔚蓝的天空，又变成了现在的一场暴风雪。我们从高地朝着吉普车的方

向蹒跚而下，满心希望车子已经拖出泥淖，引擎已经修好，他们三个正笑盈盈地等着我们。

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冻原时，我们看见几顶藏族牧民的毡房，于是转向朝它们走去。向导告诉我紧跟在他身后，他突然从挎包里掏出一支手枪。我心里一惊，手枪！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用另一只手指着毡房附近的五六个小黑点。那些小黑点正向我们奔来，越来越大。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一群狗，非常大的咆哮着的一群狗。它们刚刚冲到近旁，向导就向空中“砰砰”两枪。狗们便不再往前猛冲，而是围着我们兜圈子。向导又用另一只手从包里掏出一根长绳，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铃铛状的金属重物。他拉直绳子，让它在我们头顶上呼呼地旋转，转了几圈后脱手将重物掷了出去，那个东西在离我们十米远的地上直打转。狗看到金属重物嗖嗖地飞过它们的头顶，就开始往后退。我们就这样横过冻原，走近了毡房。到了可以互相打招呼的距离，牧民们就喊回了他们各自的狗，向导也收起了武器。

一位牧民推开毡房门，邀请我们进去。毡房是用牦牛皮做的，里面有一个铁炉子。进门的地方放着燃料：　　一堆晾干的牦牛粪。这让帐篷里弥漫着特殊的气味。但是，牦牛粪与牦牛酥油的气味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后者的那股腐臭味更让人受不了。对了，就在帐篷门的另一侧，还放着齐腰高的一堆固态酥油呢。我猜这两堆东西放在门的两侧，是为了让人在黑暗中不会把它们搞混。

我对毡房里的空间之大颇为惊奇。毡房由两根木柱支撑，内里约有十米方圆。炉子放在两根木柱之间，贵重物什都放在紧靠内壁的几个木匣子里，匣子旁边是卷起的被褥和毯子。主人铺开几方毯子，我们背朝被褥坐在一起。正对着门的是神龛，神龛里是一张观音像，她是佛教中救苦救难的慈悲菩萨。这时从外面进来几个女人，其中一个抱着一捧雪。她将雪放入煮锅，又往炉子里扔了几个干

粪团。雪慢慢融化直到沸腾。然后她去取了一块酥油放入煮锅，又在沸水中加了一些牦牛乳、茶叶和糖。几分钟以后，茶煮好了。我们围坐一圈，啜饮着大碗滚烫的酥油茶，这种茶在中国古代又叫蕃茶。我和向导都非常渴，顾不上说话，只一个劲儿地猛喝。喝完一碗，女主人又为我们满上，再喝完一碗，又再满上。

最后，向导向主人解释我们在做什么，并询问能否租用他们的马。牧民们都摇头。他们说经过严寒的冬天，马变得非常瘦弱。可是，我们现在也虚弱不堪啊。因此我们还是一再要求——至少在我的敦促下，向导一再要求。最后终于成交了。我们出三十元，牧民们极不情愿地租给我们三匹马。我和向导一人一匹，另一匹是赶马的人骑，他还要负责将三匹马赶回来。

我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终于不用步行，有马骑了。我几乎无法克制喜悦的心情，在穿过冻原的路上，向伙伴们唱起了我唯一会唱的一首骑马的歌。为了应合当时的场景，我稍微改了改歌词：

那天早晨我快乐地走向远方

路遇一个小牧童他骑在矮矮的马上

他帽檐儿高高仰，他念珠儿叮当响

他来到我身旁，他大声把歌唱：

喔普-啼-咿-哟——

小马驹，你与我相依相傍。

不幸的是你的苦难不是我的忧伤。

喔普-啼-咿-哟——

小马驹，你与我相依相傍。

你可知道遥远的雪域是你新的家乡。

在唱第一部分时，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唱。然后他俩就和我一起唱“喔普－啼－咿－哟”。赶马的牧民也唱了两首藏族歌曲，向导也跟着唱起来。我唱了几嗓子发

现搞不定，只好把住马缰，默默地跟着他们向前走。

西藏马的腿较短，可以有效地避免陷入冻原上的凹洞。它们跑得不快，但耐力好走得远。两小时不到，在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吉普车那里。谢天谢地，那辆车已经被拖出泥淖并且修好，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回来呢。我们谢过赶马的牧民，一起钻进吉普车，向着麻多乡开始了胜利大返程。

这一天是1991年5月25日，是我成功到达黄河源头的日子。追随着这条黄色的巨龙，我历时两个多月，行程五千公里。在这条河边，中华文明从五千年前开始发轫； 在这条河边，中华帝国创造了空前的辉煌； 在这条河边，中国人形成了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心理和情感。

吉普车在黑暗中颠簸前行。两个多月来的一幕幕涌上我的心头： 上海滩的狂欢派对； 渤海岸边一去不返的寻仙船； 黄河入海口荒凉贫瘠的滩涂； 孔子墓上高高的蒿草； 泰山、嵩山高耸入云的山峰； 函谷关传奇的羊肠小道； 壶口瀑布的地动山摇；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住了十年的窑洞； 被河水侵蚀得破败不堪的长城； 黄土高原上常年的水土流失； 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 颠簸的劣等公路； 火车上的硬座； 清晨扰人的大喇叭； 代表古老文明的佛像、壁画和青铜器； 浸泡在山泉中的冰啤酒； 我拿出家人照片时围拢过来的人群，他们那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

别了，约古宗列盆地； 别了，黄河源头。我始终会记得你——伟大的黄河。孕育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黄河，奔流到海五千公里永不回头的黄河，我两个多月来魂牵梦萦的黄河。

突然，吉普车的灯灭了。我们停下来，司机把一根备用线接到发动机上，并让我盯着点。车上的灯又亮了起来。午夜时分，终于回到了麻多乡，我累得可以蒙头大睡三天三夜，可是我顾不上了，第二天一早，就继续踏上了返程之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说话，说大量的话，这需要在朋友中物色一位倾听者……

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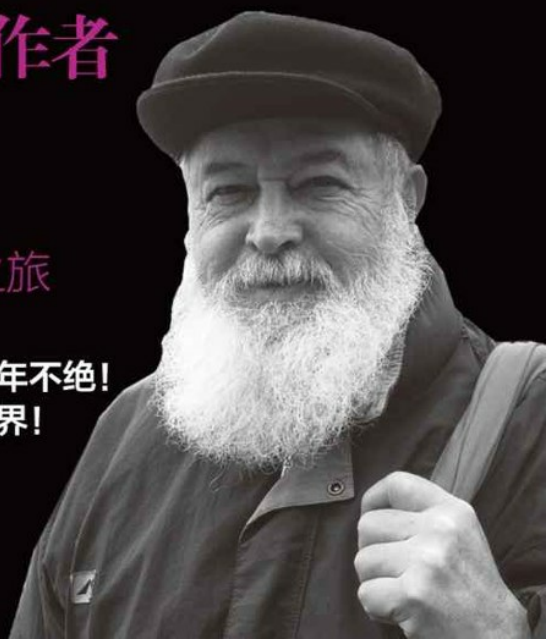
〔美〕比尔·波特 著
马宏伟 吕长清 译

追溯中华文明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走这条路是危险的，要穿越漫天的风沙和炙人的热浪，
历经种种诡异，这是只有疯子和流人才走的畏途。
我不知道我算哪类人。

现代版
《大唐西域记》

畅销书《空谷幽兰》作者
美国著名文化旅行家
比尔·波特 西行探险
生动记载最具传奇色彩的丝路之旅



走过戈壁大漠、雪山草原，听胡歌羌笛千年不绝！
从中原到西域，中华文明沿这条路征服世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丝绸之路

〔美〕比尔·波特 著
马宏伟 吕长清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美〕波特著;马宏伟，吕长清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411-3772-3

Ⅰ. ①丝… Ⅱ. ①波… ②马… ③吕… Ⅲ. ①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英文 Ⅳ.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9803号

SICHOUZHILU

丝绸之路

〔美〕比尔·波特 著

马宏伟 吕长清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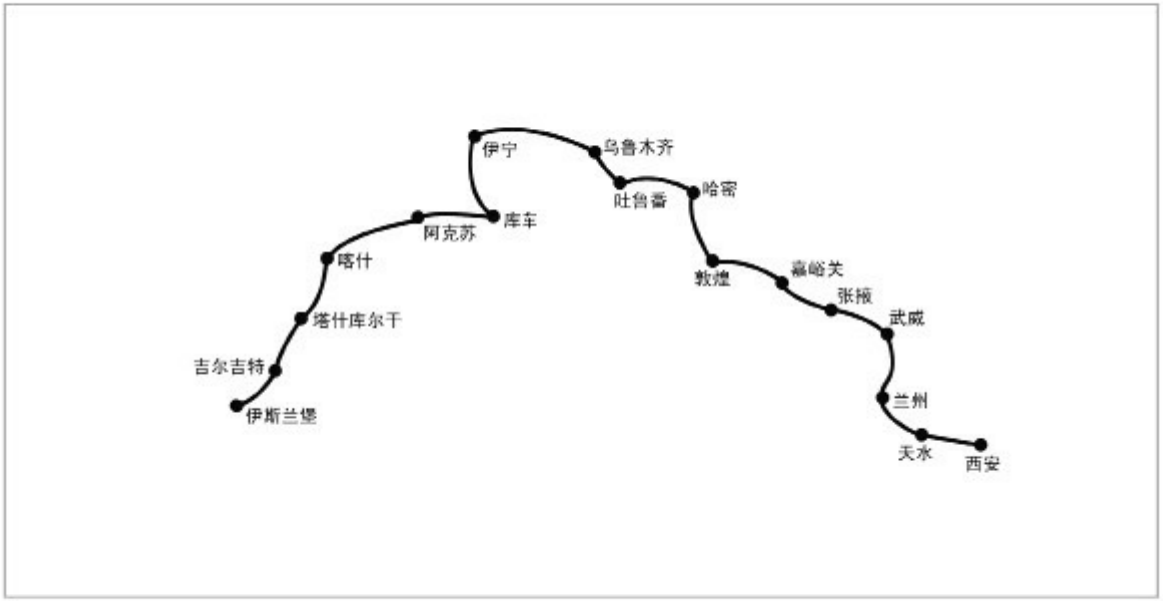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贾 波
特邀编辑 张 芹
封面设计 古涧文化
版式设计 乐阅文化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mm×23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3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411-3772-3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伊宁
乌鲁木齐
吐鲁番
哈密
库车
阿克苏
喀什
敦煌
嘉峪关
张掖
武威
塔什库尔干
吉尔吉特
伊斯兰堡
兰州
天水
西安

目录

序
第一章　启程：疯子才走的路
第二章　西安：像玄奘一样前进
第三章　出城：三千年的奇人异事
第四章　天水：中国最早的哲学家
第五章　兰州：乘坐地狱火车
第六章　武威：昔日要塞今何在
第七章　河西走廊：戈壁中的绿洲
第八章　向前：长城尽头流浪开始
第九章　敦煌：神与人，哀伤与辉煌
第十章　哈密：甜瓜特别香
第十一章　吐鲁番：酒与火之歌
第十二章　乌鲁木齐：睡在天山上
第十三章　伊宁：民族英雄的流放地
第十四章　巴音布鲁克大草原：超现实主义
第十五章　库车：传说总是残酷的
第十六章　阿克苏：沙漠玉石胡旋舞
第十七章　喀什：神秘的香妃故里
第十八章　通往塔什库尔干之路：海拔4000米
第十九章　红其拉甫山口：帕米尔惊魂记
第二十章　香格里拉：只叹停留太短
第二十一章　吉尔吉特：飞过世界屋脊
第二十二章　伊斯兰堡：我们的故事不能忘

序

“丝绸之路”是因古代中国丝绸的商贸之旅而命名，这条纵横几千公里的商路作为东西方商贸往来的重要路径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几千年间，一队队骆驼商队在这漫长的商贸大道上行进，他们穿越崇山峻岭，跋山涉水，将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养蚕丝织技术，以及丝绸、茶叶、瓷器等传送到了世界各地；同时，还把中亚的汗血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西亚的乐器、天文学，美洲的棉花、烟草等传入中国，从而使东西方文明在交流融合中不断更新、发展。

1992年，我当时正在香港一广播电台主持一档旅游类节目，为了追寻这段古老而神秘的历史便和朋友芬恩开始了这次“丝路之旅”。

一路上，我们跋涉沙漠戈壁，翻越高山雪原，游历河流湖泊，探访沙埋下的绿洲文明与干涸河流旁失落的古城，倾听丝路沿线居民讲述不朽的民族神话传说及民族间的征战与融合……这一切都将深深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

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样重温那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在那段风光奇异的丝路之旅中体验古老而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不妨翻开书，跟随我们一起向心中的圣地进发吧！

比尔·波特

2013年秋

第一章　启程：疯子才走的路

人类从直立行走的那天起，邻里之间、部落之间就开始互相走动，时间一长，人们走出了一条条的小路。然后，他们又发明轮子，驯服动物，于是，新型交通工具出现，小路随之变成大路。古罗马的亚壁古道（亚壁古道，古罗马时期一条把罗马及意大利东南部阿普利亚港口布林迪西连接起来的古道。 —— 编者注 ）和洛杉矶的交叉高速公路成为人类修建大路的经典之作。然而，前人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条大路，那是一条更老、更长、也离我们更远的路—— 丝绸之路。

这条大路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存在许多年了。在它的繁荣时期，一匹匹的丝绸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苏杭地区出发，穿越整个亚洲，最终被运往地中海沿岸。这些无价之宝几乎可以交换与之等重的黄金。中国人从这条大路的另一端换回了等价的香料和宝石。

此外，这条大路带给中国人的还有文化。那　些音乐、舞蹈、绘画和宗教至今已成为中国文化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然而，“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却不是中国人叫响的。最早叫它“丝绸之路”的，是德国学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而中国人先前称之为“西行之路”。走这条路要穿越漫天的风沙和炙人的热浪，历经种种诡异，这是只有疯子和被流放者才走的畏途。我不知道自己算哪类人。

丝绸之路

1992年秋，我决定从中国出发，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一直走到巴基斯坦。因为这条路实在是太长、太难走，所以我决定邀请一位同行者。他就是我的朋友芬恩。

今天我们可以沿着丝路从中国一路开车到达巴基斯坦。但在古代，它并不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路。实际上，它只是过路商队留下的动物骨骸和粪便所形成的小路。一场沙尘暴过后，小路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直到下一个商队再踩出另外一条小路。这些小路穿过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从一个绿洲到达另一个绿洲。

这条路究竟是怎样开辟的？什么人从什么时间开辟的？所有的疑问还有待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显然，居住在早期中东文明边缘的游牧民族为中亚广阔的草原所吸引，转而从事农耕和贸易，于是便有了这条路。某些游牧民族在低海拔的草场定居下来，开辟绿洲，然后，有人发现在绿洲之间运货比放牧获利更丰，他们就走出了把这些绿洲连接起来的道路。但是直到恺撒大帝时代，这条路才变成了丝绸之路。

我在做出发前的准备时一直考虑该带哪些东西上路。不跟团旅游，就没人负责照管行李和交通，因此绝不能带行李箱。我又不是去山区，因此登山包也没必

要。登山包的麻烦在于它是硬壳式的，不容易随包中物品而变化形态，挤公共汽车或火车过道很碍事。最好是有肩带无硬壳的帆布背包，我恰好有一个旧的护林员背包。它不仅防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能防盗。它虽然只有登山包一半大，却正好能把我的东西全装下。

首先，我需要一个装威士忌的瓶子。玻璃瓶肯定不行，金属瓶又太沉。于是，我找了个盖子可以牢牢拧紧的小号塑料瓶，我可不想浪费一滴酒。好多人在“丝绸之路”上因为缺水没有撑到下一个绿洲就倒下了。背包和威士忌搞定后，其他就简单多了。几件换洗衣服：一套真丝内衣，一件羊绒背心，一件轻便夹克，一顶羊毛帽子，外加一副手套。当然，绝不能忘了家人和朋友的照片，以及耳塞、手电、备用电池和卫生纸。这就是我的全部行当了。哦，对了，还有一个保温瓶。而芬恩的家什，简直就是我的翻版。

背包打好了，我们的远足大探险马上就要启程了。可是，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既然计划往西走，而且要一直走到巴基斯坦，自然应该从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的最东端出发。但事实是，几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的都城不尽相同，因此，这个东端也不好确定。它可以是洛阳，也可以是开封，甚至可以是北京。好在史学界通常认为长安（今西安）为这条路的起点，于是我们直奔那里。

我们从香港入境，这里每周只有一个航班直达西安。但是广州每天都有飞西安的航班，而且是国内航线，机票也要便宜一半。于是我们先去广州。

不巧的是，我们启程那天是8月29号，恰逢香港四天的解放日假期的头一天。解放日是庆祝二战时香港从日本手中解放的节日。去广州的火车票早就售罄，我们无奈只好乘地铁去罗湖口岸，步行过境。说来容易做来难，虽然一大早出门，我们前面的队伍依然很长，似乎全香港的人都到罗湖来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在中国旅行的恐怖由此可见一斑，减肥运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缓缓前挪，似乎每挪一步身体就轻飘一点。队伍的最前端，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主义。中国人把它传播给西方，对了，你猜得不错，这个官僚主义所走的正是“丝绸

之路”。官僚主义让我最难受的是出汗，其他的都还能对付。终于，我们通过了入境手续和海关检查两道关口。一出罗湖口岸大楼，我们就置身于茫茫人海之中。深圳火车站前有上万人摩肩接踵，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去广州的。

中青旅广州分社已经为我们买好了晚上飞西安的机票，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下班前取票。刚走进火车站，看了一眼排队的长龙，我们吓得连忙退了出来。本打算打车，可是出租车司机总是漫天要价。四处打听之后，我们总算找到一辆去广州的小面包车。

这是一辆崭新的面包车，车费只要80元，人民币或港币都行。当时美元兑人民币是1： 5，兑港币是1： 8，我们当然付港币了。我们上车坐下，把背包扔在司机旁边。几分钟后，又上来4个乘客。人满车走，驶出火车站停车场。

刚一上路，一个人就把行李箱放在腿上，摆出3张正面朝上的扑克牌：红桃3、红桃7和红桃Q。然后他把牌翻过来弄乱，让其他人赌红桃Q是哪张。这个庄家故意掀起一张牌角，好让我和芬恩看到它是红桃Q，嘴里吆喝着：“来呀，轻松赚钱的机会来了。”有人早就在另一张牌上押了1000港币。那可是120美元啊，我们完全可以赚到手。旅途漫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是，我们知道，幸运女神通常不会眷顾我们这样的人，还是不贪这意外之财吧，否则很可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游戏仍在继续，我们并不掺乎，只是笑着，看着，车上其他乘客也是这样。过了一会儿，车刚到深圳郊区，几个赌徒让司机靠边停车，一块下去了。他们身上的钱上车时是多少，下车时还是多少。车重新启动后，大伙一阵哈哈大笑。

深圳这一边境城市的繁荣经济吸引了各色骗子，稍不注意，心存贪念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钱弄没了。如果你哪天路过深圳，一定要小心。你以为你看准了哪张牌是红桃Q，一旦你把钱押在上面，翻开后它就不是红桃Q了。

然而，在深圳，我们还有故事发生。开出市郊不远，司机就停车说发动机坏了，把我们赶下车，然后拦了一辆开往广州的破大巴。他付给大巴司机的钱，只有我们给他车费的1/4。

大巴慢吞吞地行驶了4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广州。我们在汽车站附近的中青旅取了机票。中国自从放开服务业以后，旅行社便遍地开花。多数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旅行社。这些小旅行社的报价通常比中旅和中国国旅等全国性的机构便宜，但联系不太方便。而且它们通常对12人以下的团不感兴趣。在前几次旅行中，我发现中青旅是既可靠又便宜的一家。但是，没想到现在却时过境迁了。

在中青旅取好机票后，我向他们询问“能否包下我们到伊斯兰堡的全部行程”。中青旅广州分社与北京分社沟通后说，按我们的要求，走完丝路全程景点每人的费用为4000美金。后来发现他们真“黑”，实际上我们只花了一半的钱就自己搞定了。当然，中青旅至少帮我们订了飞西安的机票，而且航班正点起飞了。但不知怎的，它总让我想起深圳的那辆破大巴。

飞机起飞前，空姐在走道中分发仿造的檀香扇。一开始我们还窃喜：真好，还发小“礼物”。但不久就发现，这“礼物”背后另有玄机。直到飞机升空后，机长才为乘客打开机上的空调。所以，起飞前大伙热得狂扇扇子。当时一位乘客看完舱壁上的温度计后向大伙宣布：舱内温度36℃。这哪是在飞机上啊，简直是走在丝绸之路上啊！

第二章　西安：像玄奘一样前进

飞机在西安降落时，机长又关掉了空调,显然是飞机的电力系统不足以支持起降时的负荷。于是，两百把檀香扇子又一起比划起来了。哦，原来这扇子的意义非同小可，还有助于飞行安全呢。

不管怎么说，好歹我们安全落地了。和老机场比起来，西安的新机场离市区远了许多，大约有40分钟的车程，的士要价70元。我们选择乘坐5元的机场大巴，一小时后到达宾馆大堂。

和1989年我第一次来西安相比，这里又新开了十几家高档宾馆，但我们还是选择住在那家不错的老店——　胜利饭店。它就在和平门外，一间没有浴室的双人房一晚才8美元。我们把包放进房间，就出门去王老板的“三星餐馆”就餐。两年前就是王老板帮忙，我和史蒂夫·约翰逊才免遭入狱和被驱逐的下场。那时，我和史蒂夫不小心闯入了在西安城南大山里的某处禁区。

王老板依旧壮实，他的“三星餐馆”也依旧红火。在他的盛情款待下，我们把冰

镇啤酒喝了个够。老王说，警察来时还经常问起我和史蒂夫。于是，我请他给警察带个好。

古时候的西安叫长安，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汉唐两朝的国都。新建的西安历史博物馆藏有长安鼎盛时期来访的外国游客的雕像。毫无疑问，雕像中的那些大胡子商人在当时的长安城随处可见。毕竟长安是丝绸之路的东端。据说，当年有这样一个规定：没有皇家的邀请，外国人不能待在城里。他们可以白天进城，但只在西城门外活动。那里是交易市场，外国人在此买进丝绸，卖出自己带来的货物，包括印度的香料和玻璃器皿、阿拉伯的宝石以及来自遥远的东非的药 物。

如今，西城门一带已经被工厂和住宅所取代，外国人不得不转移到市中心的酒店里。过去的十年中，西安已经成了外国人来华旅游的必访之地。有谁来中国不想去西安看看兵马俑呢？当然，我们也不例外。

第二天上午，我们坐上开往郊县临潼的公共汽车，在临潼倒一次车，就到达景区。兵马俑坐落在一个好像飞机修理厂的巨大单层建筑里。外国人购买门票需要40元外汇券，这是中国最贵的门票了。倒不是不值这个价，我只是在想：怎样才能花最少的钱进去参观呢？还是老办法，搞一张假的身份证件，有了它，外国人买票时就可以和中国人一个价。最佳的身份证件是教师证或学生证，那得看你的年龄了。我们办的是西北工业大学的教师证，每张假证100元。我得承认，这两张假证仅丝绸之路这一趟就给我们省了十倍的钱。我们不仅用它们买门票，还可以用于住宿和购买火车票。

当然，使用假证件是违法的。我在出国旅游时，一向遵纪守法。但是，如果一个地方的法规歧视外地旅游者，在商品和服务的定价上内外有别，外国人是本国人的两倍、三倍、甚至十倍之多，这就另当别论了。我对这种歧视的回击就是使用假证件，当然我不建议别人效仿我。可是你懂的，只要老外与当地店主有联系，就能搞到假证件。比如在阳朔和大理的酒吧、旅馆，办理假证件的生意就很红火。这也算是反击歧视的一种民间力量吧。

我们来到兵马俑入口，检票员看到我们的门票跟中国人的一样，很是纳闷，我们只是耸耸肩，说是西安某大学的老师，就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门。穿过售卖纪念品的商店，一座巨大的建筑立刻映入我们的眼帘，笼罩着已挖掘的墓坑。整个墓坑足有一大片墓园那么大，但是里面没有尸骨，而是两千年前埋下的兵马俑。

这些兵马俑的使命是拱卫秦始皇（陵）。公元前209年，他被葬在距此往西1.5公里的青铜地宫里。秦始皇首次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事实上，“中国”这个名称就起源于他建立的那个短命王朝。1974年，村民在抗旱打井时发现了这些兵马俑御林军。由于地宫顶部年久塌陷，这些兵马俑早已被压碎。一千多个兵马俑经过仔细拼接修复，又按原来的作战编队放回原处。于是这里成了中国最震撼人心的奇观。除了长城和故宫，这里应该是全中国游人最多的景点了。但游客在这里拍照受到限制，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方可拍照。为了确保大家遵守规定，场馆还专门设置了警卫。现在这项规定已被取消，但当年（1992年）我们参观的时候，相机放在挎包里，游客必须寄存挎包才能入内。

至于秦始皇的陵墓，也就是兵马俑的拱卫之所，还没有进行挖掘。据说政府尚不具备保护陵墓内的文物不受损害的能力。其实，光是兵马俑就够他们忙活的了，我们游览时挖掘工作仍在进行中。兵马俑虽然很壮观，看了半小时也足够了。我们取回挎包，坐车回到临潼，再倒车回到西安。我们临上车时，发现兵马俑展厅的后面还有一幢房子，墙上挂着个大牌子：相同的工艺，相同的原料，相同的质量，相同的价格制作兵马俑。两千年前的原始砖窑以同样陶土和技术为您复制具有同样的面部表情的兵马俑。这段话又一次提醒我和芬恩，我们已经来到了丝绸之路，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出售，甚至包括世界奇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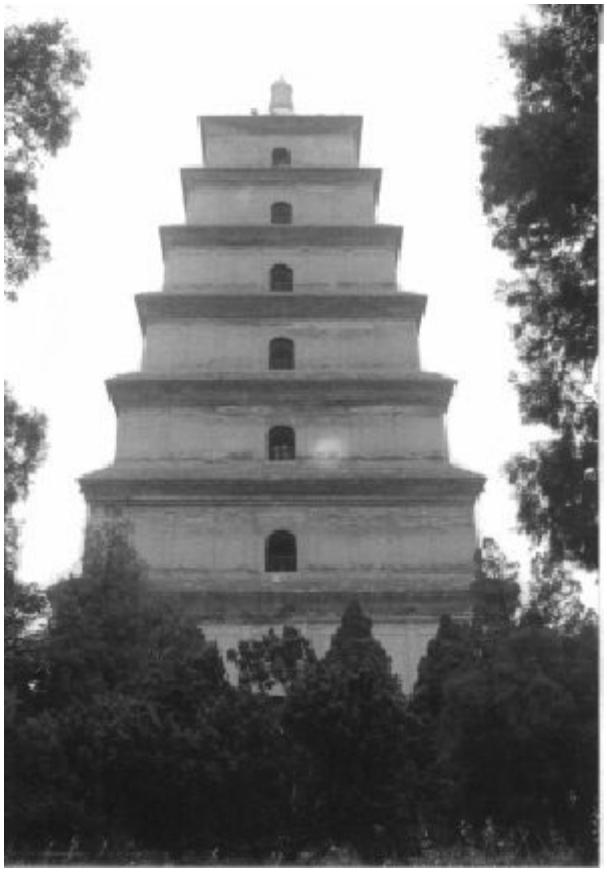
兵马俑

我们还是去看真实的奇观吧，这里的奇观不止兵马俑这一处。回到西安，我们换乘公交车，去看所有旅游手册都印着的、作为这个城市象征的那些景点。

古代的长安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公元6～9世纪期间，在它50公里长的城墙内居住着100多万人口，其中有一位叫玄奘的法师。玄奘的西行游历经过艺术创作变成了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即《西游记》。在这部书里，玄奘被称为“唐三藏”。“三藏”在梵文中指的是所有佛教典籍，这个名字用在玄奘身上非常贴切。正是他孤身西行把包括经、律、论（三藏）在内的佛教典籍带回中国。

7世纪初，玄奘违抗君命前往印度。25年后，当他返回故土时，皇帝亲自出城迎接。玄奘选择的路线与我们计划的路线基本一致，不过我们可不希望走那么长时间，更不希望遇上那么多的妖魔鬼怪和大劫小难。于是，我们前去大雁塔前烧香祭拜。此塔是玄奘为存放他带回的佛经而建，至今仍矗立在西安城的东南角。事实上，自从公元652年建成后，它一直就是西安城的标志性建筑。在把燃烧 的香束插在香炉中之后，我们踏上了通往佛塔各层的台阶。不一会，我们就爬到了第7层，也是最高的一层。塔的四面都有通向外面的拱门，我们透过西面的拱门，从

塔顶眺望，脚下便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大雁塔

第三章　出城：三千年的奇人异事

祭拜完丝路上最伟大的旅行者，现在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一辆大巴车了。这很容易，去西城门汽车站就行。两千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就是从这里踏上了丝路，只不过他们的交通工具是骆驼或者马匹。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和王老板喝到一醉方休。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出来我们就去乘车。车早已等在那里，司机旁边的引擎盖上堆满了大包小包，我们的包也放了上去。汽车开了，我们经过西城门上了丝路，几公里后就看到建在马路隔离带上的丝路纪念碑。纪念碑全部由巨大的粉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生动地再现了一队沙漠商旅的场景：骆驼、大胡子老外以及货物。我不禁想：将来的纪念碑上会不会雕刻一辆大巴车呢？

无论如何，我们终于踏上了丝路的旅程，虽然我俩都有点摇摇晃晃。头天晚上王老板为我们送行的酒劲余威未消，我们很快就睡着了。没睡多大会儿，司机在去茂陵的路口把我们叫醒，让我们下车了。从这里往北再走两公里就是茂陵。

路边等着好几辆三轮出租车，我们把行李扔上其中一辆，车子向北开去。

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他登基的时间在2100年前，那时候秦始皇已经死了

100年了。在其当政的50年间，他动用了全国1/3的国帑为自己建造陵墓，可想而知，这里面得埋有多少金银珠宝啊。即使陵墓建在深深的地下，60年后，其中一部分还是遭到了叛军的劫掠。从外表看，它与秦始皇的陵墓很像，只是个青草覆盖的大山包而已。唯一能够证明它不是普通山丘的，便是立在山脚下的那座游客可以骑在上面照相的石雕骆驼。为什么他要在墓前雕一头骆驼呢？因为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功绩卓著，由此确立了中国对丝路东半部的控制权。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登基，他在位54年，是中国在位最久的帝王之一。他掌管着中国最繁荣辉煌的王朝——　汉朝，并沿着丝路不断开拓中国的疆土。事实上，汉武帝最初是派遣使者出使西域，以便结盟周围邦国抵抗不断骚扰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境的匈奴。使者名叫张骞，他于公元前138年离开长安。不幸的是，匈奴人得知张骞的出使计划后，在其抵达第一站后便就把他抓获。匈奴把张骞作为与汉朝皇帝谈判的筹码，羁押了10年之久，后来张骞成功逃脱。但他并未返乡，而是继续西行，最终经由另一条道路返回长安。虽然他未能说服他国抗击匈奴，但他却带回了丝路上有关西域各国地理和文化的精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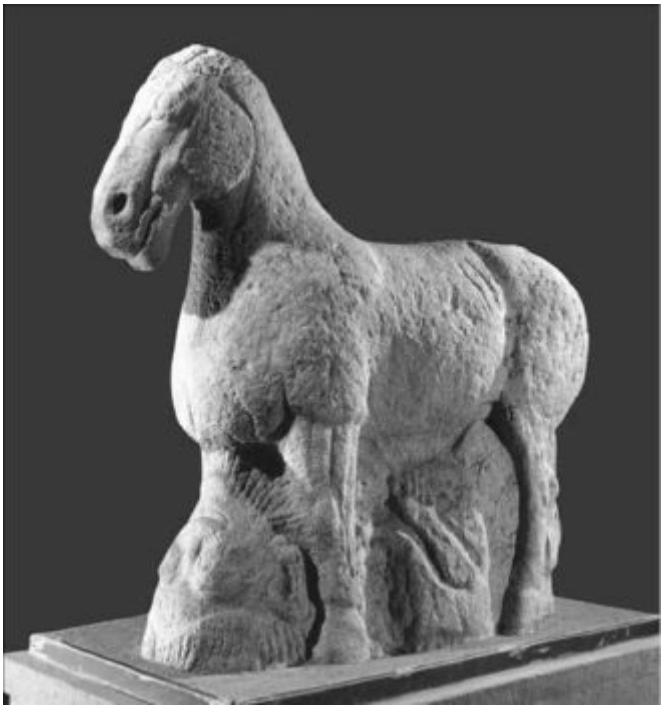
汉武帝对此很感兴趣，于是派张骞再度出使西域，以结盟更多的国家。张骞的这一次出使，一路远行，直达波斯王国的边境，这与我们计划的行程大同小异。张骞的第二次出使大获成功，他带回的情报为汉武帝日后制定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并借此将影响力一路扩张到波斯，从此开始实施其控制中亚的伟大战略计划。

汉武帝制定了“控制中亚必先控制丝路”的方针。他选择去实施这个计划的人就是霍去病。霍去病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卫夫人的外甥。他虽然很年轻，却是个杰出的军事家。他把匈奴驱逐出连接汉朝与丝路西部的通道——　河西走廊，成功地完成别人没有完成的事业。霍去病先后6次出兵塞外，获得大捷之后，汉武帝开始扩建长城，将远至敦煌的整个河西走廊中的所有绿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首次确立了汉朝对丝路东半部的统治地位。

霍去病24岁时便英年早逝，汉武帝下令为他修建陵墓，状如纵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霍去病的陵墓之所以建在汉武帝自己陵墓（茂陵）东北方一公里的地方，这显然是朝廷的旨意，以此来提醒人民不要忘记汉朝对中亚永久的影响力。抛开政治不谈，茂陵已被开发为遗址公园，其陵墓顶端有座亭子，游客可以到此一览散落在平原上的其他几十座皇陵。

至于霍去病的墓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墓前有14座石雕。石雕　虽建于古代，但其设计风格却极具现代风格，最著名的一座石雕名为“马踏匈奴”，一匹马踩踏着一个大胡子的老外。我们看后多少有些不自在。我和芬恩虽然不是匈奴人，但偶尔也会表现出一些夷狄气。

说话间，我们坐三轮返回公路，换乘另一辆汽车。我们这次的行程更短，半小时后就下车去参观杨贵妃墓。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贵妃中，最有名的就数杨贵妃了。她好比唐朝的“麦当娜”。有人说，她与玄宗皇帝的罗曼史几乎断送了唐王朝。



马踏匈奴

唐玄宗第一次遇见倾国倾城的杨贵妃，是在西安东部的温泉（今华清池），当时她正被人扶着出浴。虽然她此时身为玄宗儿子寿王的妃子，玄宗还是安排她丢下寿王，当了尼姑，之后把她安置在后宫之中。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

朝。宫廷里的风流韵事，总是层出不穷的。

与此同时，杨贵妃的远房哥哥杨国忠把持朝政，以致国力衰竭，叛军四起。叛军很快就逼近长安城的东大门。欢宴戛然而止。皇帝与侍从们从西城门逃出长安，一路奔逃，他们走的正是我们现在所走的这条路。后来，他们来到了我们刚刚下车的地方，军中大将不肯再往前走了。他们提出，除非玄宗皇帝除掉他的爱妃，否则他们就不再听命。他们指责皇帝迷恋杨贵妃，封其堂兄为相，且放任自流。玄宗无可奈何，只得屈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被处死，而美貌的杨贵妃被赐死在马嵬坡。大军继续前行……最终叛乱平息，玄宗皇帝次年回到了长安。这该是一次多么伤心的返程啊。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白居易在其长诗《长恨歌》中叙述了这个故事。玄宗是否曾在他的爱妃墓前流连？他是否还记得两人一起跪在初次相 见时的华清池边的山坡上？那一天，恰逢中国的情人节—— 农历七月初七，皇帝和贵妃在月下发誓，来生愿做牛郎和织女。在中国的传说中，牛郎和织女每年的七夕在鹊桥相会。如果他们的誓言成真，我不知道杨贵妃是否继续给皇帝剥葡萄吃，还是会把它们浸在毒酒中？

位于公路边一座佛堂后面的杨贵妃墓封土后四周砌以青砖，呈半球形。青砖是为了保护墓穴后来加上去的。因为杨贵妃被认为是唐朝最美的女人，据说她被埋在此地后，坟墓的土壤散发出奇香，引得四面八方的妇女都来取土。她们用土搽脸，可祛斑柔肤。虽然这只是心理作用，但来取“贵妃粉”（她们称此土为贵妃粉）的妇女太多，以至于墓堆越来越小。因此，为了保护坟墓不被蚕食殆尽，官府派人用青砖封住，这样坟土不断消失的情况才得以彻底制止。在过去的1200年间，除了寻求“贵妃粉”的人，不断有其他游客在此停留，陵墓的院子里题满了诗词歌赋，到处是贵妃的仰慕者栽下的垂柳。

杨贵妃墓

我和芬恩从遐想中醒来，走出墓园，回到大路，拦下另一辆西行的大巴。汽车一路穿过渭河平原上的玉米地和小麦田，据说有些地方的农田土壤深达百米。这一由河流裹挟泥沙而不断形成的冲积平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养育了自周朝开始至今的千万关中百姓。

西安西部即在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方圆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这一地区被称为“周原”，它是公元前1046年建立了周朝的周人部落的发祥地，600年后的老子和孔子仍然尊崇周朝的礼仪。周朝时期不但其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还以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而闻名。考古学家在周原发现的青铜器远远多于中国其他地方。原因也不难发现，“丝绸之路”恰好经过周原，为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锡料。锡是制造青铜的主要成分，当时运至中国的锡料最远来自今天的乌克兰地区。

除了成千上万的青铜器，周原还出土了另一样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宗教意义的物品。从西安往西，花3小时雇车行驶150公里后，我们在扶风县城北部供奉佛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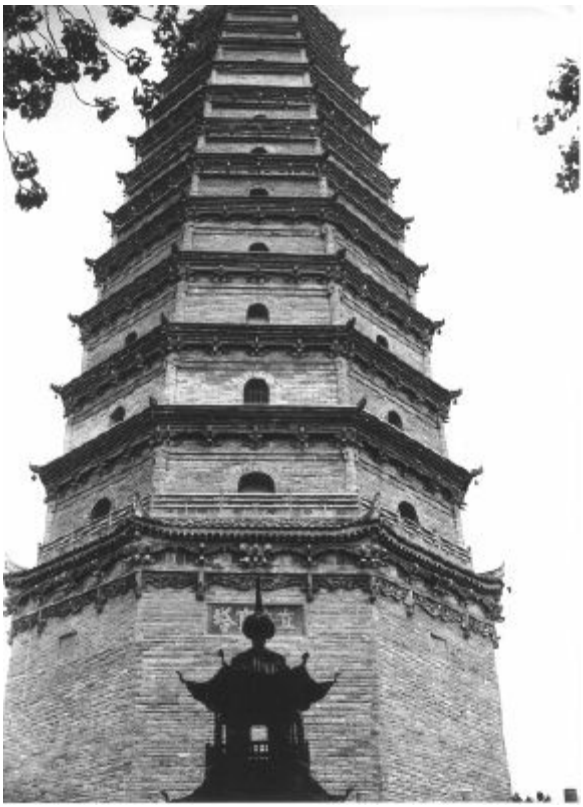
舍利的法门寺下车。这枚至高无上的圣物、世上仅存唯一的佛祖真身指骨舍利显然是2200年前使者奉印度阿育王之命从丝路带进中国的。阿育王在征服了印度次大陆（印度次大陆，又称南亚次大陆，是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一大片半岛形成的陆地。 —— 编者注 ）的大部分领土后，转信佛教。为了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阿育王下令把佛舍利分送到世界各地。

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如果佛指舍利公元前3世纪来到中国，为什么直到300年后的公元1世纪中国才出现有关佛教的记载呢？一种解释是一开始佛教没有信众，因此史书认为它不值一提。但是，周朝统治者把扶风北部皇家陵园里的一块墓地赐给了印度使者，这就表明他们至少对佛教是很热情的。数百年以后，有中国高僧（唐玄奘）从印度返回，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佛舍利实为无价之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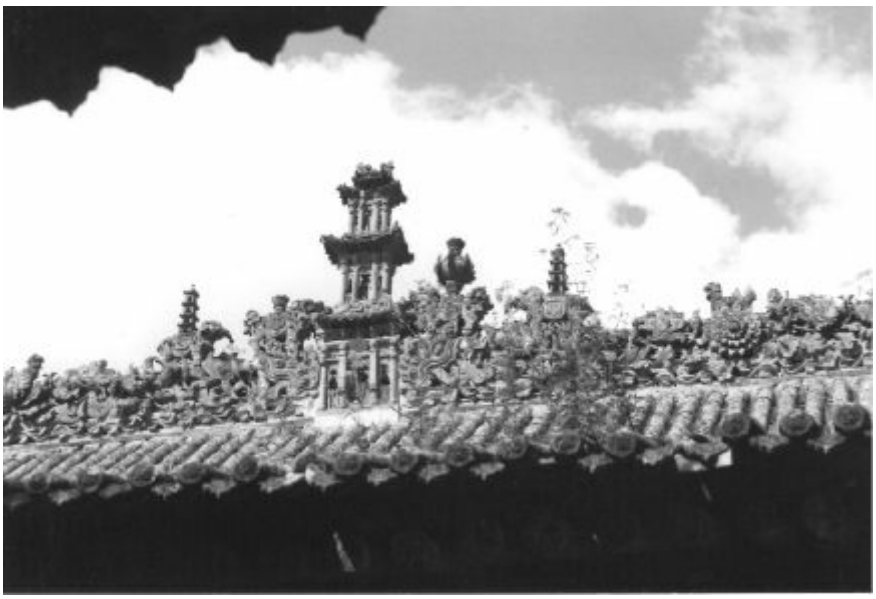
因此直到公元6世纪，北魏统治者来此朝拜后，佛舍利才首次被提及。唐朝时，佛指被放在一套金棺中改葬，并在其上面建起了一座巨塔。这才有了现在的法门寺。就在我们造访的前几年，佛塔重修，里面的罕世奇珍自唐朝以来首次重见天日，游客可以到新塔的地宫中观看佛指。我和芬恩花了点钱，甚至还领到一张证书，证明我们确实朝拜过2500年前为大众指引慈航的那枚佛指。

我们注意到：佛指指向西方。这是佛祖让我们返回大路的指示啊。于是我们再次拦车西行，没走多远，半小时后在下一个县城岐山县下车，雇了辆三轮到达周公庙。

周公庙位于3100年前周室建朝之地岐山以北8公里。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辅佐幼帝，直至幼帝成年能够治理国政为止。在他的辅佐下，周朝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使其统治得以维持800年之久。周公也因此被奉为德才兼备的摄政王。



法门寺真身宝塔



周公庙

孔子对周公更是倍加推崇，将他与古代传说中的圣贤相提并论。孔子如此尊崇周公是完全有理由的：他住在鲁国，其国君便是周公的嫡系后代，而鲁国重要的礼仪就包括服从国君的先祖。

再回过头来说岐山周公庙，周公曾为他的一位妻子修建了一座宫殿，《诗经》中好几首诗对此都有提及。自周公3000年前去世后，这里举办过各种纪念他的活

动。2000年前栽下的两棵老槐树依旧葱茏茂盛。大殿屋顶的装饰可以追溯到1200年前的唐朝，其壮观景象令人赞叹不已。据周公庙管理中心的主任介绍，殿后的山上正在规划兴建一座水库，到时游客可以在此划水冲浪。

这一天的历史回顾到此结束。该找个地方过夜了。我们坐三轮车回到大路，拦下另一辆西去的巴士。太阳落山时，我们的车才晃晃悠悠地驶进宝鸡县城。这中间还出了个小插曲。快到县城的时候，一群警察拦车查票。哈，原来不是每个人都有票的啊。警察从车上拽下15个人，这说明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自己要尽的社会义务，包括坐车买票这一义务。

汽车到站时，车上只剩下包括我和芬恩在内的6位乘客，太阳也早就下山了。这一天下来太累了，我们不想费力去找过夜的地方，在车站停车场看到两条街外的宝鸡酒店大楼顶上的牌子。于是我们就在宝鸡酒店度过了丝路上的第一晚，假证件让我们只花44元就住上了带浴室的双人间。能洗个热水澡真好。只是我感到支气管有感染的迹象。不幸的是，我忘了带抗生素。于是我发着低烧度过了丝路上的第一个夜晚。不过我至少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

第二天，烧退了点，起码我能下床走路外出观光了。

宝鸡是先民最古老的聚居地，这里有好几个值得一看的景点。城里有中国最古老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与仰韶文化遗存，考古学家称之为“北首岭”，距今七千多年。但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火车站后面山坡上的道观。

道观名为“金台观”，建于14世纪。建观之前，这里是道士张三丰的修道之地。据当地记载，张三丰是个奇人，有时几个月不吃饭；有时连坐10天，眼睛都不眨一下。但他一旦动起来，日行500公里。一旦张嘴吃饭，见什么吃什么。

张三丰的确是个奇人。他所有的财产就是一顶草帽和一袭破衣。但是皇帝却对他殷勤有加，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张三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内功大师，有人说是他发明了内功。不管怎样，有一天，他坐在山洞中，俯瞰着山下城里的木屋和道路，却告诉他的弟子去给他准备棺材。结果第二天他真的就去世了。但

是，棺材刚一放进墓穴，张三丰又复活了，他爬出棺材，告别宝鸡，向东南方的湖北省武当山而去。在　以后的几百年里，武当山成为中国武术的中心之地。每当举办武术大赛时，武当山的道士总是拔得头筹。据说，张三丰仍然不时地出现在武当山。

与此同时，他以前的居所也进行了修复。以前张三丰和弟子居住的位于道观后面黄土崖上的窑洞粉刷一新，并修砌了新的石拱门。但来此参观的人并不多。石拱门上爬满了一簇簇淡紫色的牵牛花。

站在在张三丰旧居前的平地上，我眺望北方。在宝鸡以北15公里，蟠溪河流入渭河的地方有一块巨石，早年另一位奇人曾经在此垂钓。此人名叫姜子牙。3000年前的某一天，周文王骑马路过此地，发现姜子牙钓鱼的方式很奇特。文王下马查看，发现姜子牙用直钩钓鱼。姜子牙正是文王要找的人才，于是就做了文王的国师，并且辅佐后面的两位天子建立了周朝。姜子牙的钓鱼台仍在原地，而唐朝建造的姜太公庙也矗立在此。

金台观

这是北面的风景。

向南可以望见一条公路蜿蜒盘旋进入终南山，然后穿过秦岭山脉。这条路经过3道关口后最终进入四川。2500年前老子写完著名的《道德经》后，就是在这条路上消失的。老子离开宝鸡后就再无音讯，有人说他去了印度。古代确实有条路从四川经云南和缅甸通往印度，但是路途异常凶险，一个宣扬“无为”的人不大可能走那条路。我和芬恩也绝不会。

回到宾馆，我们抓起背包，去火车站等候下一趟西去的列车。跟往常一样，窗口出售的只有站票。但是火车站也有新气象：里面设置了一个“禁止吸烟、禁止吐痰”的候车室。如果这还不足为奇，接下来的事就更让人惊喜了。下一趟列车不仅准时到达，而且有一半座位都是空的，我们俩四仰八叉地占了4个座位。

火车驶出车站月台，我们向一群民工招了招手，他们也坐在敞篷的货运火车上向我们招手。宝鸡是主要的货运中转站。不知道中国的民工和美国的无业游民是不是一样。举个例子，芬恩曾在俄勒冈的波特兰市遇见过一个无业游民，人称“邋遢威利”。

芬恩在其《被牺牲者》一书中这样写道：“威利把他铁罐里的豆子倒进我们的罐子，我们一边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一边听他咯咯地笑着为讲述我们当下享受的自由自在的美妙生活。‘妈的，那真是我坐过的最慢的车。那个小屁孩？脑子坏掉了。给他东西吃，他就是不吃。说什么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里面有什么什么。我告诉他，去他妈的。你有什么就得吃什么。他别是从哪个精神病院逃出来的吧！’

“威利摇了摇头，借着火光抠了抠脚。‘他不想喝酒，也不抽烟。我猜他有点不正常。可是我告诉那个傻孩子，我这一辈子有两样事情离不了。一样是吃饭，另一样就是爬货车。哎，虽然我偶尔也会饿上一两顿，当然，那货车有时也会在我没准备好之前就开走了，但是还真没有哪一样是我做不到的。’威利被自己的笑话逗乐了，龇牙笑着钻进脏兮兮的毯子下面。‘唉，老流浪汉该睡觉喽。明天又将是

个好日子。晚安，伙计们。’晚安，邋遢威利。”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无业游民一样，宝鸡火车站货场里的这些人很可能是到处找活干，但他们又没钱坐汽车或火车。在美国，无业游民一般是没有耕种土地的农民，他们坐货车时随身带着锄头，因此被称作“锄头佬”，后来逐渐简化为“无业游民”。而中国的一些民工也是乘货车四处流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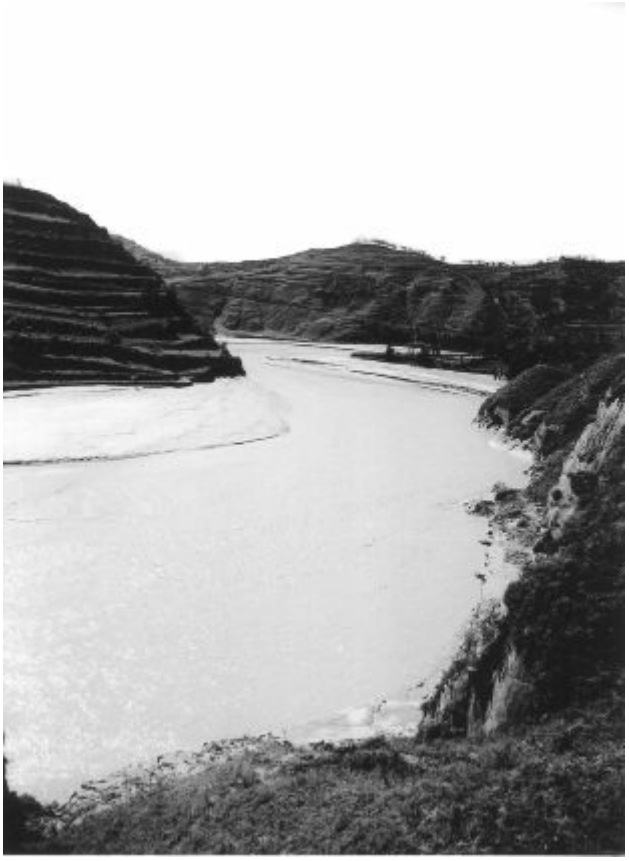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天水：中国最早的哲学家

火车开动起来，沿着渭河驶出县城，在大山和黄土岗之间的峡谷中、以及种着玉米和小麦的梯田里穿过。因为占着四个座位，可以把身子躺平，我俩很快就睡着了。我们在梦乡中把陕西甩在身后，进入了甘肃。3个小时后，我们在天水市下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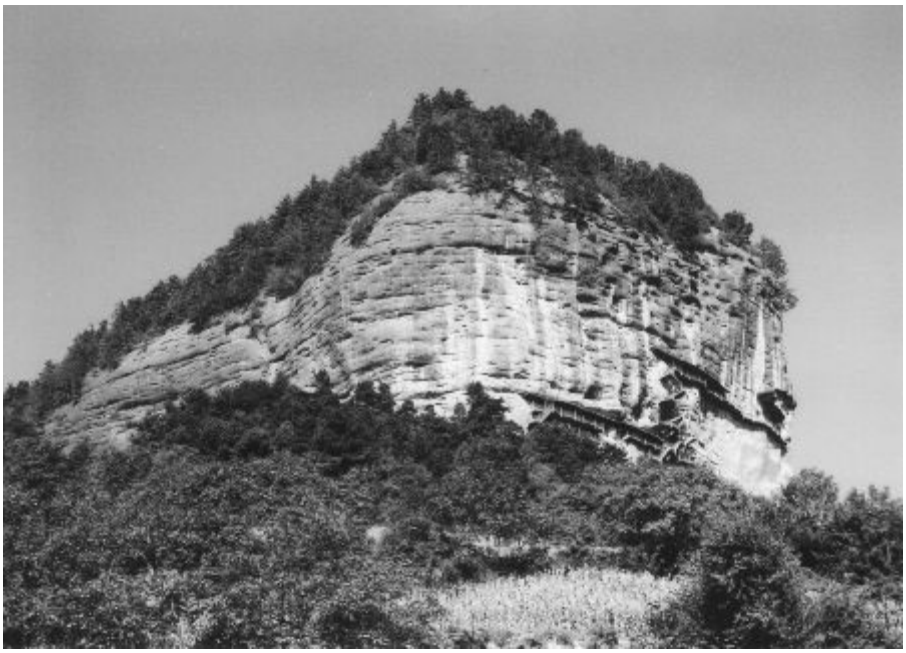
天水古称“秦州”，是秦始皇祖先的封地。在秦朝以前，秦州是中国对丝路管辖权尽头的标志。甚至在随后的几个朝代里，越过秦州也将要冒丢掉性命的风险。那些胆敢一试的人，便花钱找人在附近的崖壁上雕刻佛像，以求进入天堂后能得到补偿。这些崖壁在城东南60公里外。出了火车站，有好几辆拉客面包车等在外面，它们可以搭我们去看“摩崖石刻”（洞窟）。那时刚过中午，我们估摸着看完洞窟后有足够的在天黑前赶回城里，于是就爬上一辆面包车，一个半小时后，车停

在一个形状奇特的山峰脚下。山峰三面陡峭，从某个角度看，它就像是一个麦垛。正因如此，中国人把它称为“麦积山”。

麦积山山体为红色砾岩，极易风化，但也很适于雕刻。1600多年前，佛教徒开始在崖壁上开凿窟龛，并在其中雕刻宗教艺术作品。旅行者从中亚来到中国，首先进入的地方就是天水，跟数月跋涉的沙漠旅行相比，天水无疑是人间天堂。这一地区森林茂密，水源丰富；而且这里还是佛教较早兴盛的地区。许多富商和旅行者出资在麦积山上雕刻佛像，感谢神灵保佑他们一路平安。



渭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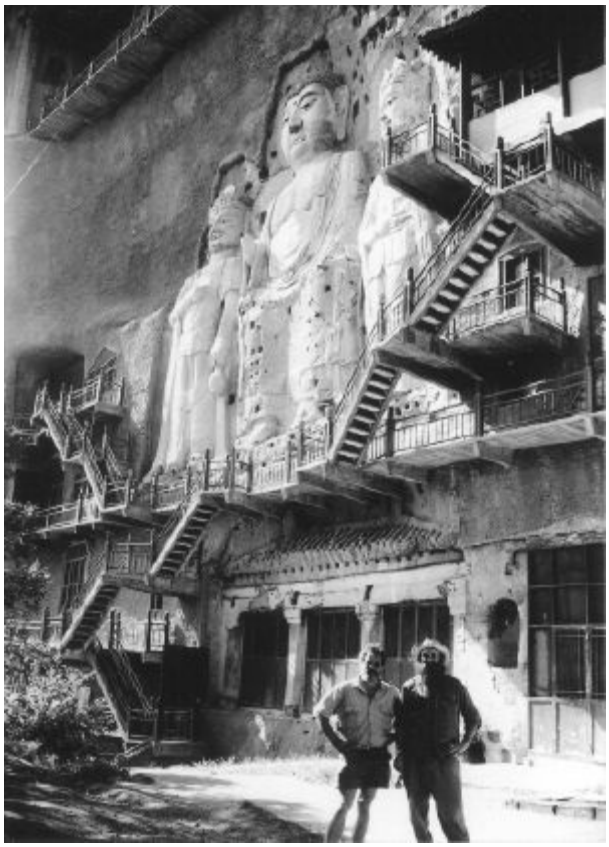
麦积山

这里最早的雕像可追溯到4世纪后期。到5世纪初，这里居住着几百位僧尼。其中就有一位是皇帝的妻子。她名叫乙弗氏，是西魏文帝的皇后，因德行庄重、一心礼佛而著称。可惜皇帝与皇后不同。为了缓和与北部边境的游牧部落的紧张关系，皇帝欲娶可汗的女儿为妻并立其为皇后。于是，魏文帝下令废去乙弗皇后之位，逊居别宫，出家为尼。乙弗氏遵命去了麦积山。但是新皇后仍然疑心重重，唆使皇帝赐乙弗氏自尽。乙弗氏再次屈从。麦积山上有近两百座洞窟，乙弗氏的墓就在第43号洞窟中。

麦积山其实算不上是一座山，它只是秦岭山脉中拔地而起的一个巨型独岩。但洞窟却是真正的石窟，东西崖壁共有石窟194座。里面雕满了各种佛、菩萨和天神的造像。基本的建造方法是这样：把一些木柱子砸进崖壁中，然后在木柱上塑造佛祖或菩萨造像。当时佛教刚刚进入中国，塑造的佛像都面带微笑。但麦积山石窟令人称奇的并非这些微笑的佛像，而是佛像背后的壁画。每一个壁龛中绘画的颜色和花卉图案都各不相同，甚至连极乐世界中的景色都各不相同。唯一的缺点是，如果不在接待处聘请一个导游，除了比较大的、洞中放不下的佛像之外，其他佛像你只能透过洞门的栅栏和铁丝网瞄上一眼。

从山脚到山顶，麦积山上的窟龛和雕像贯穿山体整个向阳的南面崖壁。我不建

议从山顶往下看——　除非你打算去大佛头上掷硬币求好运。过去，游客上下年久失修的木栈道时肯定提心吊胆；但现在就容易多了，因为上下山的木栈道已更换成钢筋水泥栈道。



麦积山雕像

在此游览了几个小时，该看的差不多都看了，太阳下山时，我们坐面包车返回天水。我们到达市区时天色已晚，城里的宾馆全都订满了。不过也无所谓，反正哪个宾馆都不供应洗澡的热水。我们只好去城西20公里外较为豪华的天水宾馆住宿。　虽然天色已晚，什么也看不清了，但宾馆服务员说我们在自己的房间可以看见埋葬李广的文山。

李广以及我们之前参观过其陵墓的霍去病，两人共同辅助朝廷把匈奴赶出了丝绸之路，使之归于汉朝统治之下。匈奴人称其为“飞将军”，唯恐避之而不及。一次，李广在带了几百士兵远离大部队后意外地遇上了几千匈奴骑兵。但是尽管双方兵力悬殊，　匈奴却不敢进攻，唯恐这是李广设下的陷阱。还有一次，匈奴击伤李广，将其俘虏后放在担架上，骑马去向匈奴王邀功。趁其他骑手不备，李广制

服一个匈奴士兵，跳上他的战马，夺其弓箭，飞驰而去。匈奴数百骑紧追不舍，但很快就调头逃回，因为李广以精准的箭法将追赶者一一射杀。

虽然李广令匈奴胆寒，却不受朝廷重用。他遭人嫉妒，几次被迫卸甲赋闲。而一旦李广离开，匈奴便大举进攻。皇帝又不得不把他召回。即使在他年老时，仍在与匈奴搏杀，直到有一次在沙漠中迷路，未能与大将军卫青率领的大军会合。卫青派副手去问责，李广对手下众将说："广结发（成年束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遣广部行回远（走迂回辽远的路），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言毕拔刀自刎。据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中记载，李广死后，百姓闻之，无论认识不认识他的，皆为之流泪，为他的诚挚之心所感动。李广的尸首不知所踪，但是他的甲胄以及他自刎的宝剑被葬在文山，也就是我们所下榻的天水宾馆窗外的那座山。

天水还有一处景点经常被游客忽略，那就是西城门附近的伏羲庙。次日我们就乘坐等候在宾馆门外的面包车前往那里。伏羲庙确实值得一看。

伏羲生活在5000年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王。虽然他的功绩多与黄河平原有关，但他的故里却在天水的西城门外。他的名字意为"驯兽者"，据说伏羲教导早期人类圈养牲畜，古代社会从而开始从狩猎时期向畜牧、农耕时期过渡。

但是驯兽只是伏羲的功绩之一，他还建立了婚姻家庭制度，扩大了人们的社交和政治圈子。除此之外，他还是位思想家，发明了中国哲学观最基本的概念，即把各种现象划分为天、地、人，把各种过程划分为阴和阳。由于二进制的任意3个数位的排列都是8种，伏羲据此画出了八卦图，用直线表示阳，断线表示阴。这就是《易经》的起源。

我们在天水西城门外拜谒过伏羲后，便出城开始下一段旅程。

第五章　兰州：乘坐地狱火车

我们在火车站准备坐上午的快车去兰州。天水真是个奇怪的城市，昨天晚上我们不得不出城20公里找个能洗热水澡的酒店住宿，今天我们到达天水火车站后发现其他地方的站前广场多是摆着面条摊子，而这里却有六七个老太太在车站的台阶上支起脸盆，拿着毛巾和热水瓶迎接旅客。我们在火车站外的旭日中洗着脸，等候丝路快车的到来，这种体验非常奇妙。

清清爽爽地开始新一天的旅程，感觉不错。火车进站了，我们登上车，在车厢走道里寻找着座位，简直就像行走在地狱十八层一样。那些旅客似乎已经在这里过了一辈子，生于斯，死于斯，“尸骨”散落在各个车厢的地板上，等着被人清理出去给“丝绸之路”上的瓜果园追肥。

我们穿过一节节车厢，终于到达了避难所——　餐车。几天来一直困扰我的支气管炎又加重了，我开始发起烧来。餐车里空空的桌椅就像是一片在向我们招手

的绿洲。可是，我们刚一进去，就被列车员赶了出来，因为还不到吃饭时间。于是，我们只好带着行李退到相对不那么拥堵的两节车厢之间的空地。接下来的7个小时，我们就待在那　　里，待在堆满煤块的锅炉室和上了锁的列车员专用厕所之间。幸好，卖啤酒花生的小车一小时来一趟，且趁人不注意时，我就用尖嘴钳变魔术般打开厕所门。对，就是尖嘴钳，在丝路旅行时你需要带上一把。

终于，火车在傍晚驶进兰州市，我们庆幸自己即将结束这一悲惨的旅程。黄河从兰州市区穿过，绵延二十多公里。除西安外，兰州是丝路上最大的城市，且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西安一样，兰州也有一条汇集多座花岗岩骆驼商队雕塑的长街。我们到的那一周，市里正在筹备第一届丝绸之路节。西北各地的显要人物都要来此。而我们只想马上离开。我们在火车站旁的长途汽车站寄存了行李，买票去下一个目的地——武威。去武威的车第二天10点才发车，我们一路走来都累坏了，加上我此时又不舒服，于是我们去了友谊宾馆，吃过晚饭，结束了这一天的活动。我不记得晚上吃的什么，但是喝了几杯啤酒我还记得的。

兰州是丝路上的一个主要站点，其地理位置远没有它宣传的那么重要。13世纪马可·波罗来到兰州，发现这里没什么可值得记录 的东西。这是因为古代大部分商队在兰州以东100公里外的红山峡渡过黄河。那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汉武帝视察西北疆域时渡河的地方。商队如果不在红山峡渡河，就选择兰州以西70公里外的炳灵寺石窟附近的黄河渡口。那里曾是著名的黄河渡口，附近山崖上的洞窟是中国最大的宗教石刻艺术中心之一。但是我在上一次的黄河之行时已经参观过那些洞窟中的精美佛教雕刻了。

如果我身体好点，我们就去刘家峡水库东边的临夏了。临夏是中国最古老的先民聚居地之一，古称河州，是丝路上的重镇。在临夏城外，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古老村庄，并在遗址中出土了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器以及世界已知最早的大麻培育种芽。据古植物学家称，中国最早的先民就开始使用大麻作为纺织纤维以及提神剂。新石器时代，丝绸之路沿线的游牧部落把大麻带到印度次大

陆，并最终传到非洲。作为回报，印度人给中国人回赠了一种致幻植物——曼陀罗，这是一种剧毒的茄科植物，现在的临夏地区还可见到遍地生长的曼陀罗。

作为新石器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临夏的种族特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一千多年来，大批信奉真主安拉的民族在这里定居，比如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和回族。它们各自有其迁徙来此的传说，但是东乡族的民间传说最为有趣。

根据对东乡族语言以及口头文学的分析，东乡族曾是居住在从临夏往西三千多公里外的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地区的一支索格代亚纳人。那么，东乡族是如何、又为什么横穿半个亚洲来到这里的呢？

13世纪初，东乡人的祖先作为成吉思汗大军中的雇佣军跟随大汗挥军向西，在河西走廊打了最后一战。成吉思汗于1227年在兰州东边的一个地方去世，3年后，蒙古人重整队伍，开始了攻打中国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这时，东乡雇佣兵已经喜欢上了临夏地区。毕竟，穆罕默德死后，临夏是穆斯林传教士经常到访的地方，信仰伊斯兰教的东乡族在这里宾至如归。他们从此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甘肃省博物馆中陈列的彩陶中有许多是从临夏出土的。直到1000年前，临夏（而不是兰州）仍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那条古道现在已经消失在刘家峡水库下面。但是我们现在就在兰州，第二天一早至少来得及去参观甘肃省博物馆，它就在我们所住宾馆的马路对面。

8点钟门卫一开门，我们就走进博物馆。由于要赶10点的汽车，征得门卫的同意后，我们便把背包留在门卫处，直接去参观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彩陶展厅。这些彩陶最早是由瑞典考古学家安德生于1922年发现的，此前他在邻省陕西和河南也都有发现。之所以甘肃出土的这些陶器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成为中国已知最早的艺术瑰宝代表作。作为陪葬品的陶罐上画有红黑两色图案，或许它们是受了流经此地黄河波涛的启发而作。陶罐体形硕大，数量仅为十几个，但每个陶罐上的图案却略有不同。很显然它们是用来在冥界盛饮用水的。我们在此徘徊良久。这些陶器如此简单，却又是如此精美。

我们要看的不止这些。除了世界级新石器时期的陶器藏品，博物馆还收藏了一批珍贵的青铜器，其中最著名的是武威出土的汉代青铜马。艺术家在马头上方添上了一团云彩，一只马蹄踏着一只燕子，衬托出奔马凌空飞驰的运动感。自出土后，这件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青铜器立刻成为国宝以及丝绸之路的象征。这也提醒了　我们，开往《马踏飞燕》发现之地——　武威的汽车一小时后就要出发了。

我们从门卫那儿取回背包，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奔向汽车站。除了博物馆，兰州也没什么好看的景点了。如果有晚一点的汽车的话，我本来可以去游览兰州最著名的两大公园：五泉山公园和白塔山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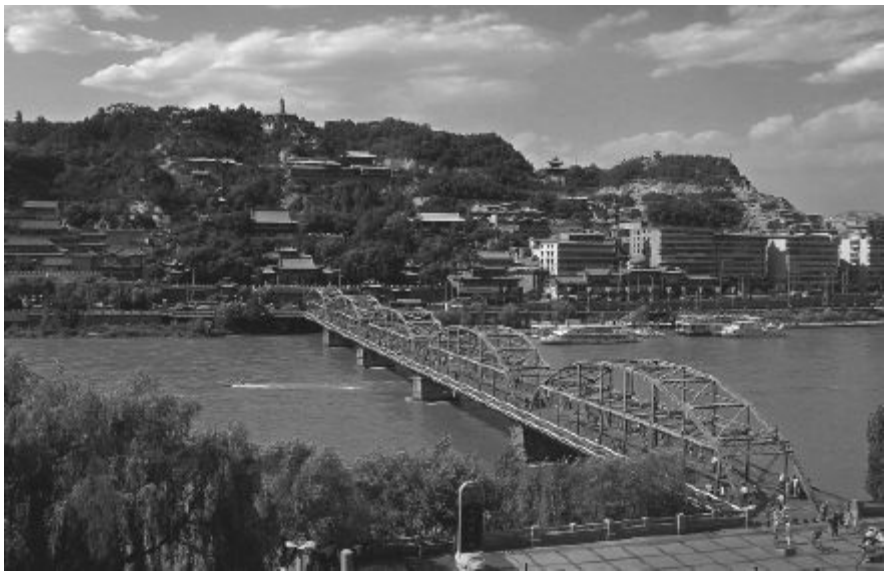
彩陶

五泉山公园是我们年轻的将军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曾经去过的地方。我们离开西安几个小时后曾参观过他的陵墓。当年，霍去病大军经过此地，士兵饥渴难耐，无水可饮。霍去病怒而拔剑击地，连击五下，五眼泉水应声喷涌。士兵饮泉解渴，一路行军，大胜匈奴。泉水从此喷涌不息，而它也为兰州的五泉啤酒提供了优质水源。

但是，汽车只此一班，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游览五泉公园，更没时间游览白塔山公园。白塔里存放着13世纪于此地去世的西藏喇嘛的遗骨。但是白塔山公园值得一看的不是白塔，而是从白塔山上可以眺望的美景。从旅游宣传册的照片上看，

白塔正好俯瞰临近庙宇的瓦顶，以及远处有“天下黄河第一桥”美称的兰州黄河铁桥的英姿，还有河水激起的朵朵浪花。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不用去白塔山公园也可以欣赏到如此美景。我们乘坐的汽车先穿过铁桥，然后爬上塔后的山坡。从车窗里，我们就可以俯瞰临近庙宇的瓦顶、铁桥的英姿，以及河水激起的朵朵浪花。

我们离开了兰州，它和我们来时一样，好像一个躺在手术台上被麻醉了的病人。



黄河第一桥——兰州中山桥

第六章　武威：昔日要塞今何在

我们就这样进入风景如画的群山，开始了我们的河西走廊之旅。从地图上看，甘肃省看起来像一根骨头，略宽的两头中间夹着长长的峡谷，西边群山高耸，东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河西走廊绵延1000多公里，最窄处只有60公里宽。这里便是汉朝试图控制丝绸之路的第一站。为了获取并维持对丝路的辖制，河西走廊沿途设有多个要塞。

其中最小的一个要塞是骊靬。丝路是一条不同寻常的路，你永远都不知道出现在这条路上的下一拨人会是谁。与骊靬有关的故事始于公元前53年，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队与游牧民族帕提亚人在伊朗北部一个叫卡雷的地方相遇。罗马人以前从未与擅长马上作战的骑兵交锋过，因此惨遭屠戮。两万多名罗马士兵，包括克拉苏本人战死沙场，一万多人被俘。

17年后，即公元前36年，一支在丝路西部作战的中国军队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打败匈奴军，俘虏中有145名罗马人。显然，他们是卡雷战役中的幸存者。作为

职业战士，罗马人不再效忠匈奴，他们归顺了汉人，并随汉人一路回到了河西走廊，在骊靬戍边终老。如今骊靬早已不复存在了，住在这里的罗马人也早已辞世。但在离骊靬不远的地方，汉人设立了河西走廊上的第一个要塞。这就是武威，我们从兰州坐车5个小时后所到达的地方。这次旅途非常愉快，一路穿越绵延起伏的红色群山和褐色峡谷，道路平坦顺畅；但是天气奇冷，还下着雨，我们到武威时，有一半的行装都裹在了身上。

武威这个丝路城市与丝绸之路很搭调：平坦而多尘。但是，和其他丝路途经的城市有所不同的是，武威是中国汉代在河西走廊建立的四大要塞之一。我们从汽车站往北走，来到2000年前为抵抗匈奴而建的巨大的砖土城墙，穿过城墙上的豁口，在城墙内一家破旧的旅馆放下行李，租了两辆自行车。武威没有公交系统，而三轮车夫载外国人游览一圈要价竟然是当地人的5倍，少一分都不拉。所以我们就自己骑车去著名的出土《马踏飞燕》的遗址。《马踏飞燕》是于1969年在一位汉朝将军墓中与其他一批珍贵文物一起发现的。其他的文物我不太了解，不过《马踏飞燕》背后的故事我很清楚。

飞马的原型曾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位首领所有，后被一位叫“黑虎”的汉朝将军俘获，战马几次救了汉朝将军的命，甚至还救过太子的命。在那个时代，战马是作战的关键，因此它的形象制成青铜埋在武威，名垂青史，并非偶然。事实上，武威一带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养马中心。

中国军队的山丹军马场就在此处往西不到50公里外的祁连山山麓中。它是亚洲最大的马场，占地一万多公顷，平均海拔2300米，三面环绕着4000多米高的山峰。对大多数人来说，那里太冷了，但是马可不怕冷，饲养的马匹中有飞行千里的汗血宝马。两千多年来，这里一直是马儿们的家园。以前匈奴及其他游牧民族就在这里养马，汉人夺取丝路控制权时最先攻打的地方也是这里。丝路上驮载沉重货物的是骆驼，可夺取丝路、载人打仗的却是马匹。武威《马踏飞燕》的艺术价值与中国人在城西50公里外的山上养马所花费的用心相比，微乎其微。

山丹军马场对我们来说太远了，但我们去参观了出土《马踏飞燕》的墓址。在市中心北边一公里处，我们停好自行车，走下通往地下墓室的走廊，《马踏飞燕》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但是一个坟墓有什么可看的？黑暗潮湿以及蛆虫让人不寒而栗。它不过是汉朝某将军的一座墓而已。墓顶上有个雷公庙，那是将士祈雨或祈求打胜仗的地方。雷公腰上绑着一排神鼓，如果雷公被将士说动，敲响神鼓，鼓声便可降雨驱敌。过去，丝路上人们谈论的就是这些—— 雨水和匈奴。如今，人们谈论的是石油和游客，从庙里香火不盛的情况来看，雷公还真的管不了这些东西。

我们跨上自行车，骑回城里。途中看到一座佛塔—— 罗什寺塔。塔高约30米，檐下垂着铃铛。它们在风中吟诵着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匈奴盟国准备攻打罗马时，前秦将军吕光受命率7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前去征服丝路上的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还受命把龟兹国最有名的人物—— 佛教高僧鸠摩罗什带回长安。鸠摩罗什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前秦皇帝听闻此人，想亲耳听他讲经说法。吕光攻占龟兹，俘获了鸠摩罗什，动身回朝。走到姑藏（今武威），吕光得知新皇登基，审时度势，决定不再返回，而是自立王国—— 后凉，建都姑藏。鸠摩罗什在尘土飞扬的要塞—— 武威被囚禁17年，直到后秦占领后凉之后才把他解救出来。

在启程近20年后，这位佛教高僧终于被迎进长安。皇帝把鸠摩罗什安置在皇宫旁边的一座园子里，配备3000学者供其差遣，协助他翻译佛经。但是鸠摩罗什基本不需要他人帮忙。在囚禁期间，他已经精通汉语，完全可以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这些翻译作品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瑰宝。

皇帝被鸠摩罗什的才能所折服，决定进行一次优生学实验。他令10名宫女轮流服侍鸠摩罗什。高僧是否屈从，或这次实验是否成功，并无历史记载，但鸠摩罗什每次讲经说法时，总是教导听众“只采莲花，莫取臭泥”。鸠摩罗什死前起誓，如果他的翻译与解说不离佛祖本意，就让他焚身后舌头不要被烧坏。果然，他死后，尸身火化，而舌头则完好无损。

虽然鸠摩罗什的骨灰存放在长安城外的一座墓塔中，但他的舌头准备被护送回故乡龟兹国。护送返乡途中，他的舌头在武威再次被拦截，如今就放在我们在街上看到的这座罗什寺塔中。那是5世纪初的事了。和鸠摩罗什的舌头一样，罗什寺塔也依然完好如初。这是中国最早建造的佛塔之一，塔高12层，与后来长安及中国各地建造的巨大却平淡无奇的佛塔相比，此塔相当玲珑可爱。可惜，我们只能在街上观看，如今罗什寺不再是宗教场所，而是当地武警的练兵场，外国朋友不受欢迎。我们只能在远处瞻仰，然后继续骑车前行。

武威在2000年前设郡时称作“凉州”。从此它在这一地区的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在下一站目的地—— 武威博物馆大致了解了它的历史。博物馆里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是200年前从城中出土的一块石碑。这块11世纪设立的石碑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 事。

11世纪时，一支称为拓跋的游牧民族与其他游牧民族联合建立了西夏国。不久西夏就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最终从汉人手中夺取了对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控制，包括河西走廊在内。武威从此成为仅次于西夏王朝首都兴庆（今宁夏银川）的第二大城市。

其后200年间，西夏成为漠北大蒙古国的眼中钉、肉中刺，成吉思汗把歼灭西夏作为自己最后的重任。历史学家把歼灭西夏战役称为蒙古历史上最传奇的篇章。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西夏灭亡。对武威来说，幸运的是，守城将领投降蒙古，保住了全城人的性命。但是，蒙古人要全力清除前朝遗留的所有痕迹，包括语言。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显然有人把这块石碑埋藏起来，留下了此段记载，为现代语言学家破解消失了900年之久的一种语言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就在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博物馆的管理员告知我们要关门了。正好我们也累了，吃晚饭、喝啤酒、洗个热水澡、上床睡觉，丝路上又一个漫长的一天结束了。

这也无妨。去探索武威的夜生活只能带来失望。如今的武威怎能与以前相比？唐朝时，中国最大的节庆是正月里的元宵节。有一年元宵节，唐玄宗自认功盖前朝，便问他的国师是否见过如此盛大、歌舞升平的花灯会。国师很诚实，也见多识广，他请皇上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天上的神仙是怎样过元宵的。皇帝闭上眼睛，想象着天宫里灯火辉煌，香烟缭绕，鼓乐齐鸣，歌舞欢腾。等皇帝睁开眼睛，国师便说武威的元宵灯会就是他刚刚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武威是亚洲音乐传入中国的窗口，过去的凉州百姓半数人会弹琵琶。可是我们来迟了1000年。我们整夜听到的不是琵琶声，而是窗外水泥搅拌机的轰鸣声。武威正在努力追赶着20世纪的脚步，它足足落后了50年。

第七章　河西走廊：戈壁中的绿洲

第二天我们登上汽车向河西走廊进发。河西走廊夹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形之间。其西南方向是绵延的祁连山脉。东北方向则是无垠的腾格里沙漠。腾格里在蒙语中的意思是“广阔的天空”。腾格里沙漠是中国第四大沙漠，面积约43000平方公里。武威是中国沙漠治理的一大中心地。我沿黄河旅行时，曾与兰州沙漠研究所的科学家交谈，他们说中国的沙漠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10%，而且还在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照这个速度，百年之后中国国土总面积的20%都是沙漠。

我们从武威向西北方向前进，公路穿过一段戈壁滩。外国人听到中国人用“戈壁”这个词形容不同的沙漠地区时都有点糊涂。真正的戈壁滩在哪儿呢？真正的戈壁滩，至少地图制作者命名的那个戈壁滩在蒙古境内。其他这些沙漠之所以都冠以“戈壁”这个名字，是因为戈壁在蒙语中意为“砾石滩”，出武威的公路穿过的就是这种典型的戈壁风貌。这条穿过戈壁滩的公路路况不错，铺着沥青，非常平坦，宽度足以会车。但不久我们就见到了一场车祸：一个人趴在路边，自行车拧成了

麻花。肇事司机早已逃逸。

戈壁滩

我们继续在戈壁滩上穿行，右手边出现了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奇观—— 长城。对，长城始于太平洋沿岸，绵延万里一直延伸到中亚的沙漠腹地。大多数游客只见过北京北边的山岭上蜿蜒起伏如灰色巨蛇般的那段长城，但甘肃境内的这一段更为壮观，只不过它不再呈蛇状起伏。这里土地平坦，城墙高达5米，呈褐色线条状沿河西走廊的东边绵延100公里。其具体位置介于古代的军事重镇武威和我们下一个目的地—— 张掖之间。

这段长城是公元前2世纪为抵御匈奴侵略而建，大约是在霍去病将军等人最终把匈奴赶出河西走廊的时候。据说霍将军的旧日营帐在山丹县城南仍隐约可见。我们去张掖的路上曾在此短暂停留。

这段长城不仅把匈奴挡在西部边境之外，还迫使他们远离了最好的牧场。匈奴之前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优良的马匹，一旦失去了对河西走廊一带草原的控制权，他们对汉人的优势便不复存在。长城内的草原如今仍是中国最好的牧场，即我之前提及的山丹军马场。

山丹是武威和张掖之间唯一仅存的文明迹象。19世纪20年代，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来到山丹，建立了他的第一所手工艺学校。艾黎是一名左翼传教士，也是为

数不多的经历了中国“文革”的西方人之一。他于1987年去世，山丹县修建了一座博物馆以纪念他为山丹所作的杰出贡献。这些都是我们听说的，我们的车子只在山丹停车片刻，载上几名乘客后便继续向张掖驶去。

和武威一样，张掖也是因为军队而存在。武威是中国在河西走廊设立的第一个永久性军事重镇，张掖是第二个。这两个城市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武威守卫在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的前沿，而张掖则守卫在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的前沿。巴丹吉林沙漠面积47000平方公里，其中，20%是流动沙丘，60%是大沙山。一般沙丘平均高度不到50米，但是大沙山的平均高度达300米，而且绵延几公里长。这里唯一的水源碱性太大，不能饮用，商队在跨越了这样的地理环境后，肯定会觉得张掖如天堂般美好。其实，张掖古称“甘州”，即“甘甜的绿洲”。而武威又称“凉州”，即“凉爽的绿洲”。从“凉爽的绿洲”出发后5小时，我们驶入了“甘甜的绿洲”，入住甘州宾馆，结果发现它其实就是个臭水坑。

在我们一路上住过的所有宾馆中，甘州宾馆是最差的一个，虽然也有几个比它好不了多少。我们花了差不多15美元，住进了一间还不如拉牲口的货车车厢干净的客房。我们走上地毯时，腾起一团尘土。床铺摇摇欲坠。服务员告诉我们房间里有浴室，可是他没说浴室里没有马桶。我也不想提楼下大厅里的公共粪坑是什么状况了。晚上九点半浴室里才来热水，颜色像菜汤。房间里唯一能用的物品只有衣帽架。

自然，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城里。时间刚过正午，门口处倒是挂着出租自行车的牌子，可是宾馆那两辆年迈的二轮车好像被击倒在地的拳击手，不能指望它们穿行在车水马龙中。于是我们走出大门，招了一辆三轮车去观光，至少比待在房间里舒服多了。

我们的第一站是张掖最著名的景点—— 大佛寺。走进寺院，我们在一个亭子前驻足，几位音乐家正在亭子里开一场即兴音乐会。他们的演奏让人回想起一千多年前张掖举行的另一场音乐会。

那是609年，丝路各国的音乐家跟随君主、使臣以及各界显贵齐聚在此。他们来此是为觐见中国皇帝。对，就是中国皇帝。那么，中国皇帝为何远行来到河西走廊的中部呢？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是隋炀帝，3年前的公元606年，他巡游了刚刚竣工的连接黄河和长江的运河—— 隋唐大运河。载重500吨的船队首尾相接，绵延百公里，浩浩荡荡，颇为壮观。皇家随从一路所需的补给掏空了沿途各地以及宫廷的财政，但是皇帝龙心大悦，于是在巡视完大运河后，他决定西巡丝绸之路。

皇帝于公元609年启程，他并没有经过兰州和武威，而是选择了南线，经炳灵寺石窟和青海省，在祁连山的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当时正值7月上旬的盛夏时节，但祁连山与其他的山脉一样，天气变幻无常。一场暴风雪突如其来，掩埋了皇家卫队。士兵及随从冻死者达数千人，皇帝一行抵达张掖时肯定已经威风尽失、狼狈不堪。但是，悦耳的音乐和动人的舞蹈使隋炀帝再次龙心大悦。他邀请所有的演员，一共18000名，随他回到都城，由此中国的音乐舞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佛寺里音乐家的演奏使得大佛昏昏欲睡，我们继续前行，在大殿里看见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卧佛。从美学角度看，大佛并无特别之处，但是，正如宣传中所说，它体型庞大，从头到脚身长35米。建造大佛时，工人们先搭起一个木架子，然后在架子上绑上稻草，最　后糊上几吨重的黏土和颜料。大佛建于1098年，建成卧姿并不为奇。

塑像建造的过程比它本身更有趣。11世纪末的一天，一位僧人听到美妙的乐曲声，跟随音乐来到了如今庙宇矗立的这个位置。但是他什么也没发现，甚至连乐师也没有。音乐好像是从地下传上来的。僧人觉得很奇怪，便挖开地面，你猜他发现了什么？原来是一尊小小的玉卧佛！这个发现太不可思议了，于是僧人决定在这个地方建一座寺庙，并尽其所能建一尊最大的卧佛。这就是张掖卧佛的由来。

大佛寺白塔

除了佛祖涅槃的塑像，殿里还有佛祖十大弟子的雕像，都肃立在佛祖的身后，因为失去了伟大的“导师”而忧心忡忡。这是个悲哀的景象，于是我们没有在此久留。

我们回到三轮车上，从大佛寺继续前行，到达张掖第二大景点—— 木塔。木塔并不远，跟大佛寺只隔着两条马路。但与大佛寺不同，这里冷冷清清，甚至连卖票的人都没有，我们便从敞开的大门进去。木塔与我们先前见过的塔都不一样。首先，木塔是八角形，共9层，每一层的八个角上都刻有龙头；其次，塔身是个完整的木架，内壁由砖砌成。白粉刷墙，木梁裸露在外，别具一格。木梁纵横交错，一直到离地32米高的塔顶。

在鼎盛时期，张掖木塔名扬丝路各国，遥远的波斯王国的历史学家都曾提到过它。如今，它仍屹立不倒。我们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开了长满荒草的院子。还能做点什么呢？我们想起了进城时路过的鼓楼，据说这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鼓楼。但是我们以前早就看过很大的鼓楼，现在只想看点特别的东西。我们和一个

出租车司机交谈了一会儿，他建议我们去拜访丝路上最小的一个少数民族。

张掖西边60公里外的肃南县是吃羊肉、喝奶茶的马背民族——　　裕固族的家园。据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12000名裕固人，其中有90%住在肃南县。与丝路上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裕固族的历史可谓是一部迁移史。裕固的祖先是2000年前被汉人赶出河西走廊的匈奴中的一支。大约在公元4世纪，这支匈奴人开始自称为“回纥”，而裕固人的祖先却自称“黄头回纥”，他们沿丝路北部地区，在库车附近的草原放牛牧马养羊。但库车位于他们现在的居住地以西一千多公里处，裕固人是怎么来到河西走廊的呢？13世纪成吉思汗横扫库车时,裕固人臣服于他，开始信奉藏传佛教。但两个世纪后，当帖木儿横扫中亚时，裕固人拒绝放弃他们的信仰，从库车北部的草原逃到了张掖西边的草原。

张掖木塔

从撒马尔罕的大本营出征，帖木儿已经把今伊朗和阿富汗变成了其附属国，并占领了今土耳其东部领土的大半、俄罗斯南部以及印度北部等疆域。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中国，并在库车聚集了庞大的军队。裕固人向官府报告“要警惕帖木儿的计

划”，但中国人却对帖木儿不屑一顾，认为他不过是另一个边境流匪而已。幸运的是，帖木儿暴亡，他的继任者放弃了侵略，赞成以和平方式传播伊斯兰教。

虽然帖木儿的继任者改变了宗教政策，但裕固人已经无法返回故乡，于是，他们定居下来，在祁连山4000米高的雪峰下的草原上放牧。我们出发去前往时，已是傍晚时分，可司机认为我们可以在天黑前赶回来。唉！谁知道半路上他的出租车出了故障，我们只好搭过路的卡车回到了张掖。寻访裕固族的冒险之旅泡汤了。我们只能唉声叹气地回到悲惨的甘州宾馆，大口吃羊肉，大碗喝啤酒，聊以慰藉我们的凄惨。

第八章　向前：长城尽头流浪开始

我们巴不得赶紧离开张掖，于是第二天上午便乘第一班车出发了。巴丹吉林沙漠无垠的大沙山又一次呈现在我们左侧，右边则是祁连山那白雪皑皑的山岭。从张掖开始，公路沿着山根一路蜿蜒向西，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在戈壁滩上吃草的骆驼群。毫无疑问，我们这不是在堪萨斯。

这些是双峰驼，又称大夏驼——　大夏是古代阿富汗地区一个国家的名称——以区别于单峰的阿拉伯骆驼。我们坐车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时，最好给它们正一下名。没有人确切知道人们什么时候开始驯化骆驼，也不知道这两种骆驼中的哪一种最先被驯化。4000年来，这两种负重牲口把丝绸之路一分为二，阿拉伯单峰驼更适应中东和南亚一带低海拔的炎热沙漠，而大夏双峰驼更适应中亚高海拔的砾石沙漠。大夏驼比阿拉伯驼矮，但更健壮，尤其是其厚密的皮毛能抵御各种气温。两种骆驼的嗅觉都极其灵敏，几公里外就可以顺风嗅到植物、水源的气味。

遇上沙尘暴时，它们的鼻孔可以关闭，同时其双重眼睑也可以防止风沙进入。它们也许不是世界上姿态最优美、外貌最英俊的动物，但正如阿瑟·柯南道尔所说："你要知道，这种动物可以一天不吃不喝，且载重200多公斤行走30多公里。"

4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酒泉。酒泉是2000年前继武威和张掖之后，中国在丝路所设四郡之第三大要塞。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为了把匈奴驱逐出河西走廊，率军在酒泉对敌发动总攻前的最后一战。为了表彰霍去病取得大捷，皇帝送他一坛美酒，霍去病并没有贪功，而是把坛中酒倒入泉水，与全体将士共同分享。不久，大家就开始把此地称为酒泉。

我们在酒泉城南下车后，雇了一辆三轮车。车夫帮我们装上行李，带我们开启了酒泉之旅。游览自然要从古泉开始。在泉湖公园内的葡萄架下，泉水仍在汩汩流淌。泉中洒满了银光闪闪的硬币，我一直纳闷全世界各地的泉水里到底有什么，引得人们都对它们慷慨解囊。肯定是我们基因中的什么东西，又或许是祖先对自然神灵的崇拜，比如村里的大树或水井什么的，给我们留下的精神传统。无论如何，酒肯定是一种新奇的献祭品，在古老的酒泉被当地人永远铭记。

进城的路上，我们在当地博物馆停了一下。它是那种典型的摆满了石头、骨头和破碎罐子的博物馆，但其中有一个展厅很特别，展出的是于1977年在城外一座4世纪墓葬中发现的一幅长约33米的壁画片段的复制品。壁画生动地展现了1600年前中国社会的景象：人间景象、地狱魔鬼以及天上的神灵（包括太阳上的三足乌鸦和月亮上的三足蟾蜍）。

为什么太阳上有乌鸦，月亮上有蟾蜍呢？原来，太阳是宇宙万物间最明亮的一个，而乌鸦最喜欢发光的物体。太阳掌管天空，月亮掌管大地，而蟾蜍喜欢土地中黑暗潮湿的凹处。那为什么它们都是三条腿呢？因为"3"是个完美的、除不尽的数字。这就是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全部。

西汉酒泉胜迹

我们回到三轮车上，去往市中心与鼓楼仅有一条马路之隔的一家生产“夜光”酒杯的工厂。其实杯子在黑暗中并不发光，只是在光线不强的地方才发光。杯子由墨绿色的玉石制作而成，壁薄如纸，纹理透明。3000年前周穆王路过酒泉时，此地官员曾向他进献过这样一套夜光杯。而我们只能自己花钱买了，但的确物有所值。我们期待在下一个月圆之夜用上它们。

酒泉作为河西走廊四大重镇之一，虽然历史悠久，但其地上遗迹只有位于城市正中央的鼓楼。鼓楼最初建于公元346年，有四门通向东南西北，北通沙漠，南望祁连，东连长安，西接丝路。现存的鼓楼为清朝光绪年间重修，历史不足一百年，游览的意义不大。我们绕过鼓楼，直接到汽车站乘车西行22公里即到下一个目的地—— 嘉峪关。

嘉峪关是河西走廊的交通要冲，守卫着通往敦煌的关隘。虽然城楼仍巍然屹立，但是嘉峪关现在是个大工业园区，到处是生产肥料、钢铁和水泥的工厂。城市不算小，甚至还有一路公交车；这里也很富裕，建有两所医院，我们住进宾馆后不久就去了其中一所。

这次旅行刚开始不久，我就气管炎复发，幸亏芬恩带了四环素，连吃四天后我已近痊愈。现在轮到芬恩了，而四环素已经吃完。我们赶到城里其中一家医院的

急诊室，那情景简直就是一所流动军队的外科医院：尿骚味和消毒水味飘荡在通往候诊室的走廊里。芬恩请值班医生开一些抗生素，他却建议照X光。芬恩坚持只开药，于是那医生从满是肥皂水的托盘里挑出一根弯曲的针头，芬恩吓得夺门而逃。

于是我们又返回宾馆，芬恩试图自己与支气管炎症作斗争。既然当地医院是个饭桶—— 如果不能称之为噩梦的话，我们只好寄希望于当地药店的妙手了。我们运气还算不错，在药店买到一种名为“SMZ”的磺胺类抗生素，药效很不错，芬恩很快退了烧，我们新买的 夜光杯也很快就派上了用场，斟满中国白兰地，我们举杯邀明月同饮。

嘉峪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始于汉朝，那时它是河西走廊上新建军事重镇和丝路沙漠王国之间的检查站。随后的几百年间，它作为军事重镇的作用日益增强，此地也一直建有关城。第二天上午，我和芬恩雇了一辆轿车，去参观现存的关城。关城建于城市以西6公里的一个断崖之上，它南邻祁连雪峰，北靠马鬃山。站在城楼上可以俯瞰穿过沙漠通往敦煌的公路。如果有商队或者军队从西边进入河西走廊，站在城墙或瞭望塔上一眼可见。

现存的嘉峪关关城建于1372年，那是汉人从蒙古人手中夺回王位，把他们赶回长城外后不久。我们从东门由外城进入内城，这里曾经有兵营驻扎，唯一完好的建筑是一座战神庙 —— 关帝庙。在庙里 拜祭过后，我们沿台阶登上古城墙最高处，放眼望去，沙漠浩瀚。西门外几百米处有一个亭子，远行者常在那里驻足，最后望一眼故乡。

“关”在汉语中意为“关隘，”建这个关城就是为了守卫嘉峪关口。嘉峪关称得上是整个丝路上最雄伟的建筑。它的外墙高达11米，周长750米，内墙稍矮一些。19世纪之交，两位西方旅游者在参观过嘉峪关之后，写道：“景色凄凉，无以言表，如果人类的悲伤曾经在哪个地方的空气中留下过痕迹，那一定是嘉峪关。几百年来，经过关口的是无数绝望的人流—— 失宠的官员、获刑的罪囚、无家可归的浪

子、恐惧的逃犯。这些人的足迹汇聚在一个阴沉的关口，经过此处后就永别了出生之地。城墙上写满了由一颗颗破碎的心灵泣血而作的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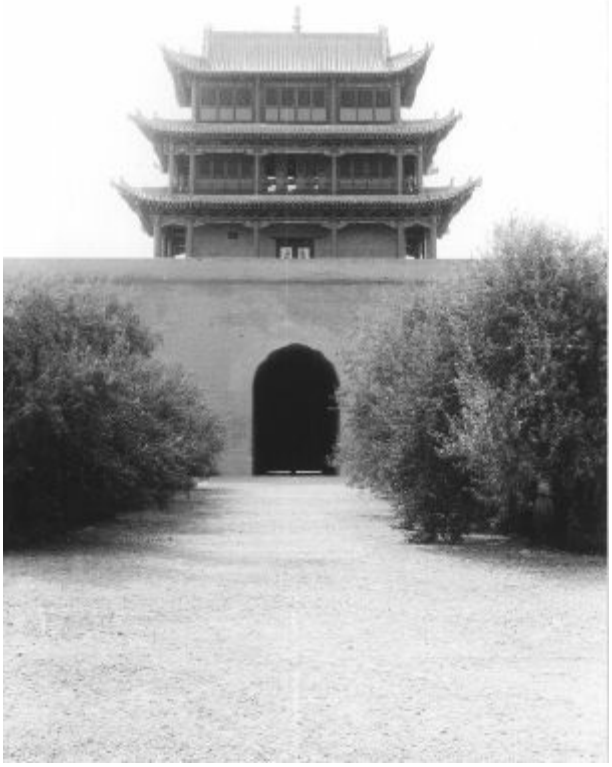
嘉峪关古长城

古时有个习俗，经嘉峪关西行的游人穿过城门后，要向旁边的墙上扔一块石头。如果石头弹回来，这意味着他们能重返家乡；如果石头落在地上，就再也见不到家人了。城门旁边的那段城墙早已坑坑洼洼，旁边建有一块牌子提醒人们不要向城墙扔石头。可我们还是偷偷地扔了块小石头，然后穿过城门，沿着一条崎岖的道路去看一看长城尽头。这段长城从城楼开始，消失在马鬃山上。我们一路走着，来到一条小溪边，一位颇有商业头脑的“企业家”在此布置了帆布躺椅，为游人提供有偿服务。我们在河边的柳荫下，啜着甜茶，打起了哈欠。我们已经到了长城的尽头，无所事事，只能打哈欠了。

2100年前，当古代中国人修建的万里长城延伸到河西走廊时，　长城经过嘉峪关一路通到敦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嘉峪关到敦煌这一段被废弃了。14世纪时朝重修长城，只截止到嘉峪关。从那时起，嘉峪关就被认为是起始于4000公里外太平洋岸边的长城的终端。

为了纪念本市与这座凝聚着人类智慧和劳动的历史丰碑之间的关系，嘉峪关建造了一座形似长城的长城博物馆。我们打的前往博物馆。在那里观看了中国东北

常见的石砌长城以及西北土筑长城的仿造品。用土夯筑的长城展现了一层夯土一层稻草的建造方式，稻草使得墙体颇具弹性，不易开裂。除了长城复制品和几个模型外，博物馆用带有汉字标题的黑白照片说明了长城是从外太空唯一可见的人造物体。尽管博物馆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且建筑风格新颖别致，我们还是很失望，因为它对第一个建造长城的人只字未提。这座人类创造的浩大工程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战争、悲剧和意义？



天下雄关——嘉峪关

据我所知，第一个建造长城的人名叫蒙恬，幸好我知道一些关于他的故事。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便下令修建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时来袭。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大将蒙恬。蒙恬召集30万大军，行进800公里来到内蒙古。蒙恬的部队在内蒙古境内东西排开，在与匈奴作战间隙修建了2000公里的长城。它与当时现存的长城连接起来，绵延3500公里，从太平洋一直到兰州以南的黄河上游流域。

蒙恬还有一件更鲜为人知、但同样突出的功劳，那就是修建了一条把首都咸阳

和新建长城连接起来的重要军事要道，即秦直道。这条路有些路段至今仍依稀可辨，它在山区一带宽5米，平原一带宽达25米。据说蒙恬在业余时间还发明了中国书法创作时必不可缺的工具—— 毛笔。但是蒙恬的功劳招致了他人的嫉妒。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伪造了一封遗诏，命蒙恬自尽。因蒙恬知道遗诏为赵高伪造，故拒绝听命。但是秦始皇的继任者—— 胡亥是赵高的傀儡，蒙恬最终被逼自尽。他的坟墓俯瞰着长城内的这条军事要道。

虽然嘉峪关博物馆对修建长城之人只字未提，但在一个展厅看到几具“女干尸”后，我们的失望之情才稍许平息了一点。我之所以认为它们是女性尸体，是因为它们的胸部和腹股沟都被盖起来了。展品中还包括几十块装饰在发现尸体的墓壁上的彩绘砖。我注意到有几幅画描绘的是妇女采桑养蚕的情景。为了维护对丝绸的垄断地位，中国人尽力不让西方世界发现他们纺织的秘密。直到6世纪波斯人和印度人才最终揭开这一谜底。出土彩绘砖的坟墓属于6世纪时期，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我们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于是立刻赶往出土彩绘砖和干尸的坟墓。城东的戈壁滩上有上千座这样的坟墓。它们看起来就像沙海中的波浪，都可以追溯到1500年前，当时嘉峪关和该地区其他边塞的居民因战乱和干旱而大批死亡。最近几年，考古学家发掘了其中13座，并对公众开放。

管理员打开了一个貌似地上户外厕所的房门，原来里面还有楼梯通往地下的墓室。墓室的墙壁上贴着与博物馆一样的彩绘砖，看来墓主人生前生活富足，死后也很风光。可是，尽管墓室顶部有照明设备，里面还是黑暗潮湿，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不禁自问，跑到别人家的坟墓里来干什么呢？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趁着能喝，还是尽情地享受冰啤吧。

我们又返回了嘉峪关宾馆。宾馆一晚的房费是170元人民币，即35美元，是目前为止我们住过的最贵的地方。价格绝对虚高。我们登记入住时，服务员指着她后面牌子上的两颗星为高房价辩护。中国旅游局授权酒店依据星级标准收费，旅

游局则对星级宾馆定期检查。这种星级评定绝对有猫腻，我们一度想把那块牌子翻过来，看看那背后到底有几颗星—— 抑或是一颗星也没有。病急乱投医嘛。

我们刚到嘉峪关时，俩人的支气管炎都还没有好利索，所以一回到房间，我们就决定下午喝点啤酒，补写日志。有一个景点我们不得不放弃，那就是祁连山“七一冰川”。嘉峪关地处贫瘠干旱的荒原腹地，但是100公里外却有一处冰川。1958年7月1日，中国科学家发现了这片冰川，因此取名“七一冰川”。但是去看冰川要花两天时间，且所需费用远超我们的预算，而且还要爬山。所以，吃过晚饭，我俩坐在我们入住的二星级（也许是一星级）宾馆的阳台上，舒舒服服地观看夕阳西下，直到一轮明月照亮了祁连山白雪皑皑的冰峰。

第九章　敦煌：神与人，哀伤与辉煌

第二天，我们循着丝路上新老旅行者的足迹走出了守卫嘉峪关市的关城。古时候，商人在这里过关交税，旅行者在这里查验关文。一旦走到关外，他们便进入了茫茫沙漠，许多人在闯进未知之地前纷纷在城墙上提笔作诗，告别家乡。如今，人们仍然在墙上留下诗作，即便他们并不像以前那样生死未卜，伤心欲绝。

几十年前，朱德将军来到此地，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嘉峪关前产石油，
戈壁滩上建新洲。
六万人民齐跃进，
赢得繁荣争上游！

朱德诗中所指的新洲是嘉峪关以西150公里外的玉门新城。玉门是中国第一座

油田的诞生地，早在1938年就开始生产石油。朱德提到的6万人民组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采油大军。其实，这里更早的石油开采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的中国人就发现地下火泉喷出的黑色液体可以点燃，并把它泼向来犯的敌军。

此时，我们开往敦煌的汽车驶过了通往玉门的岔路口，继续向西北方向的安西县行进。安西是唐朝驻守在中亚的重镇，它无疑是丝路上最有意思的城市之一。但是过去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19世纪的穆斯林叛乱摧毁了整个城市，而它的新貌不值一提。汽车停下来载上几个乘客，便告别了河西走廊，转弯向西朝着敦煌前进。我们终于把祁连山雪峰甩在身后，眼前的景色换成了甘肃荒原上的灰红色山丘。

虽然从嘉峪关到敦煌要坐9个小时的长途车，但我和芬恩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感觉不错：我们俩都退了烧。为了庆贺我俩的痊愈，芬恩在长途车上作了一首诗，以此来纪念在嘉峪关的最后一晚。

丝绸之路退烧

祁连山上，盛开一轮明月，茫茫戈壁，铺满珍珠般银光。打开破窗，沙漠轻风拂面清凉，远望一队雪驼，痛饮欢畅。

9个小时的车程很漫长，但是，当我们在敦煌汽车站旁的饭店里发现冰啤时，旅途的劳累立刻烟消云散。我们来到了真正的绿洲。马路对面就是我们即将下榻的宾馆：飞天宾馆。飞天译成英语就是“flying apsara”，“apsara”指飞舞在佛祖旁边散花或吹笛的天神。可是我一说“apsara”这个词就结巴，于是我就用“asparagus”（芦笋）代替。如果有“飞天”读到这本书，我要对他们说声抱歉。

我们坐在飞天宾馆对面的饭店里啜着啤酒泡沫，这才突然意识到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我们看见厨房里有土豆，就请厨师切上几个，油炸一下。厨师有点迷惑，不过还是完美地执行了我们的指令。接下来的几天，我俩点了很多盘炸薯

片，以至于这道菜都上了饭店的菜单。这也许是我们在丝路上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做的一个贡献—— 炸薯片。

解决了饥渴问题后，我们穿过马路，入住宾馆。飞天宾馆是精打细算的旅行者的夜总会，这倒并不是因为它很便宜。这里是敦煌，是每一个丝路上的旅行者都要经过的地方。飞天宾馆的价格还算合理：150人民币，即30美元。但对精打细算的人来说，可以接受的价格是2～6美元，有个床位，大厅里有淋浴间就可以。然而，我们选择住在飞天宾馆并不是因为价格实惠，而是它的地理位置。

它就位于汽车站对面的马路上，寻找住处的游人最先在这里停下。而最终住在飞天宾馆的人们成为旅行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不仅有关丝路消息，还包括进藏的交通路况，而拉萨只是刚刚对外国人重新开放。

另外，宾馆对面的汽车站提供了去往莫高窟唯一的廉价交通工具。这就是我们以及其他所有丝路游人到敦煌之后选择住在这里的缘由。

城东的莫高窟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而这些洞窟的存在使得敦煌成为全中国最值得游览的地方之一。我们头天晚上买好了去往莫高窟的车票。黎明时分，客车便轰隆隆地出城，行驶在两边种满大麻的公路上，带我们来到通往莫高窟的岔路口。我们早就听说这种大麻只适宜于做麻绳，而非麻醉品。所以我们没必要为此跳出窗外，或在黄昏后偷偷溜回来。

我们安静地待在座位上，从敦煌出发45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莫高窟。与中国其他各大旅游景点的漫天要价不同，莫高窟门票只需25元人民币，还算合理。雇一天导游又花去100元，租手电筒还要2元。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进入这个佛教艺术天堂。

“莫高”在汉语中意为“没有比之更高的”。莫高窟并没有多高，但洞窟内的佛教艺术确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登峰造极之作。莫高窟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当时，汉人把匈奴赶出河西走廊，敦煌成为大汉王朝西北部的前哨。敦煌是丝路南北两大支路的交汇处，一条来自西北的中亚各国，另一条来自西南的北印度王国。作为

大汉王朝最西部的前哨，敦煌成为丝路上那一地区最大的城市，并且因边关贸易而逐步繁荣。到公元2世纪，敦煌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000。不久之后，大批佛教僧侣陆续来到敦煌，一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因战争而动荡不安，二是出于传教的热情。很快，敦煌的主要市民就成为狂热的佛教徒，而为了宣扬他们的信仰，这些佛教徒出资在这里开凿了几百个佛洞。

第一批洞窟始建于4世纪中叶，与兰州西南的炳灵寺窟和天水东南的麦积山石窟差不多同一时期开凿。莫高窟历经大自然的侵蚀、战乱的破坏以及西方收藏家的掠夺，仍然保存比较完好。但中国人至今依然对莫高窟17号窟发生的事件义愤填膺。

那是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来到敦煌北边的城市哈密。他从一位商人那里听说敦煌发现了稀有的经卷文书，但由于急着返回喀什，于是他通过抛硬币来决定自己的去向，最终硬币指引他去了喀什。两年后，奥莱尔·斯坦因一路循着传言，来到敦煌一探究竟。斯坦因已经劫掠了十多个古代佛教遗址，运走了一车车的塑像和壁画，把它们带回印度和英国。但是在敦煌，他发现了最大的战利品—— 印刷品。这些印刷品中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本，即868年印刷的《金刚经》。

敦煌莫高窟

《金刚经》是道士王圆箓发现的几万部文书中的一本。王道士自封为莫高窟的看守人，在修复洞窟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第17窟中一面假墙后的文书。王道士清楚地知道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便报告了当地官府。但还没等官府把文书转移走并妥善保管，斯坦因便来了，并设法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他只用了130英镑便买走了上万本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和写本，其中有许多是9～10世纪期间的珍本。第二年，法国人保罗·伯希和付给王道士90英镑，获取了同等数量的文书精品。中国人至今仍为失去他们最伟大的国宝而痛心不已。藏经洞中15000卷文书（一说5万多卷。—— 译者注 ）现大多散落于印度、英法等国的国家博物馆—— 这是洋鬼子在丝路上犯下的又一恶行。王道士当时急需资金修复洞窟，而斯坦因和伯希和则非常乐意帮忙。

17窟其实只是16窟的一个侧室。两个洞窟都是9世纪期间从沙石崖壁上开凿，用作一位著名敦煌高僧的私人佛殿，也许这就是两个世纪后人们用来收藏经卷的原因。经卷的发现对佛教文献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已知最古老的佛教典籍。但是，需要告诫的一点是，最古老的写本并不意味着它就

是最有用的。拿敦煌的这些写本来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图书馆。大部分经卷内容都是歌功颂德，并且其中有无数的抄写错误，那些抄写人给朝圣客们抄写经文，以此谋生。其中许多经卷也许从未被人读过，只是抄写下来，作为庙里的供奉品，就像上香一样。然而，此后被称作“敦煌写本”的这些文书构成了古代世界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古文书收藏，包括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书信形式。书信中主要介绍了醉客和宽容的主人之间进行的交流这一内容。

醉客在信中表达了因饮酒过量而胡言乱语,清醒后惶恐羞愧恨不能钻到地下的心情，紧接着他提出要尽早找机会弥补自己的过失。写本中还包括了主人一封得体的回信。在佛教经卷中居然藏着这样一篇文字，多么奇怪啊！但是，负责抄写敦煌写本的人乐意满足朝拜客的任何要求。哪个香客不想在行装中加入这样一封信呢？我也早就为自己抄录了一份。

这时，我们的导游结束了关于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宝藏被外国人窃取的讲述，我们继续参观莫高窟其余的宝藏—— 壁画。敦煌壁画分布在约500座现存洞窟中的墙壁上，时代从4世纪到5世纪不等。尽管有些壁画的颜色已经褪去或氧化，它们仍然构成了中国最大的艺术画廊，成为研究丝路文化交流的丰富信息来源。

壁画的主题大多与佛教有关，特别是关于佛的本生，更确切地说，关于佛的多生。佛教教义的核心为因果报应，且因果报应可以延续多生多世。按照佛教的说法，身口意三业（即人的行为、言语和思想）就像一粒种子，迟早会结果，这个果就构成了我们每日的生活以及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佛是经过多生努力多行善事、种下善果的结果。莫高窟的洞壁上就画满了释迦牟牛前生所行的善事，比如舍身饲虎。

然而，佛教的目标并非一味追求善果，而是要从因果中解脱出来，结束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释迦牟尼通过觉悟和涅槃就达到了这一目标。莫高窟大多数洞窟的后部都有一个佛龛，里面供奉着释迦牟尼彻底解脱因果的涅槃卧像。

除了佛陀的本生故事，大多数洞窟中描绘的另一个主题是佛教宣扬的极乐世界

中的景象，尤其是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据说那里的人们比起居住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们更容易摆脱生死轮回。要取得往生西方净土的资格，只需净心念诵三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西方净土了吗？

哎呀！当我们净心步入另一座洞窟时，突然注意到一尊塑像的头没有了，而在一尊佛陀塑像的身旁，本应有一座跪像的地方空空如也。墙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导游预料到我们的疑问，解释说，消失的壁画和文物被兰登·华尔纳带走，现在保存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华尔纳于1924年来到敦煌，像斯坦因和伯希和一样，他也为莫高窟的艺术宝藏所震惊，同时，他还预感到它们正面临的厄运。自从斯坦因和伯希和来过后，洞窟又遭到了劫掠，许多佛像的眼睛被 凿掉。几百个逃亡的白俄罗斯士兵住过的洞窟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些破坏让华尔纳大为惊骇，他决定继续“抢救”这些艺术瑰宝。他再次贿赂了我们的老朋友王道士，王道士只关心他那些新造的佛像和绘画，只要华尔纳不碰它们就行。其实王道士根本不必担心，华尔纳对他的那些俗气神像和西方乐土一点都不感兴趣。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最终关闭了莫高石窟的大门，阻止了对他们丝路国宝的大规模转移。经过穆斯林洗劫、外国人的窃取以及自然的侵蚀，剩下的宝物已经不多了，但即使在今天，敦煌的艺术宝藏依然远远多于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在历史学家所估算的原有1000多个洞窟中，约有500座已经从沙漠的侵蚀中抢救出来，其中30座保存完好的已经对公众开放。我们花了一整个上午和半个下午时间游览莫高窟，仍意犹未尽，总觉得除了敦煌艺术之外还有许多值得一看的东西。

莫高窟位于鸣沙山东端的一面沙石崖上。鸣沙山一直绵延到敦煌市以及更远的地方，长达40公里，宽约20公里，如果你想以传统的方式体验一下穿越沙漠的经历，这的确是个好地方。但是，大多数游客只是去敦煌南边3公里处的沙丘短暂一

游，其中一个沙丘高出周围的沙地250米。回到敦煌后，我和芬恩的下一站就去往那个最高的沙丘。

鸣沙山就在城南，坐车一会儿就到。游客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骑骆驼登上沙丘顶端。我们选择了步行。可是真走起来要比想象中困难得多。由于双脚不时陷入沙中，我们最终放弃了爬沙丘，走回来去看月牙泉。

鸣沙的意思是“唱歌的沙子”。我想这个名字应该是来自风吹过沙丘时发出的声音。但是根据当地的传说，声音是很久以前被沙暴掩埋的人们所发出的呼喊形成的回声。吸引游人来城南沙丘的并非只是这些会唱歌的沙子，人们来此还因这里有一个月牙形的小湖，名叫月牙泉。自然，提起这个月牙泉我这里也有个故事。

鸣沙山

很久很久以前，敦煌地区遭遇了一场大旱。水井干涸见底，树木枯萎，庄稼绝产，人们忧伤哭泣。一天，美丽而仁慈的彩云仙子偶然从天上飘过此地，听见人们哀怜的哭喊声。她被人们的哭声所感动，也开始伤心流泪，泪水落到地上，汇聚成池塘，人们欣喜若狂。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沙魔王听说他的沙山中间出现了一池清水，震怒不已，便作法召唤来风暴，用沙子将水池填埋。人们再次因为面临死亡的厄运而悲痛万分。可是，彩云仙子不会那么容易屈服。她飞上天庭，请月亮女神把魔盘借给她。此时才刚初五，于是月神让彩云仙子再等十天，等月圆时才能把魔盘借给她。但是彩云仙子说，等到那个时候，敦煌人就都渴死了。

月神被彩云仙子救助人民的爱心所感动，便当即答应了。彩云仙子把魔盘藏在袖子中，回到了沙漠。她把魔盘放在沙地上，魔盘变成了一个月牙形的湖泊。看到自己的领地受到了威胁，沙魔王再次作法召集魔力，这次他的魔法失效了。黄沙每一次从沙丘上卷起，要掩埋湖泊时，就会刮起一阵神秘的风，把沙子吹回到沙丘。如今，风儿仍然在吹，月牙泉仍然静静地躺在沙漠中，而为了纪念这位很久以前从沙魔王手中救出善良百姓的仙女所建造的神殿也仍然屹立在此。看着茫茫沙海，我和芬恩口渴难耐，于是我俩急忙返回飞天宾馆，喝点冰啤，洗个热水澡。我俩都累坏了，天还没黑便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雇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城边上的一座小小的白塔。敦煌是2100年前大汉王朝在河西走廊所建的四大重镇中最西边、 也是最后一个要塞。除了肩负守卫大汉王朝西部边陲的任务，敦煌也因为位于丝路南北分支的交汇处而拥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经（丝绸之路）北路到此的旅行者中就包括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我们在武威已参观过保存着他的舌头的舍利塔。但是此处的这座白塔也与他有关。

传说鸠摩罗什来敦煌时骑着一匹白马，随后不久，马就病倒了。这匹马是鸠摩罗什忠实的伴侣，跟随他经历了千辛万苦。高僧千方百计想要挽回病入膏肓的爱马的性命，甚至睡觉都陪伴在马的身边。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某天晚上，白马似乎奄奄一息，它张开嘴对主人说："其实我是西海的白龙，因为从你的家乡来这里一路上危险重重，我立誓要把你送到中国传播佛法。从此往前，一路平坦，沿途旅舍众多。我就不远送了，咱们就此告别吧。"

一道炫目的白光闪过，等鸠摩罗什醒过神来，眼前只剩下白马的皮囊。为了纪念他伟大的坐骑，鸠摩罗什埋葬了白马的遗体，在上面建了一座白塔。看！它就矗立在那里，白粉刷过的砖墙在沙漠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铃儿在沙漠微风中叮当作响，游客仍然络绎不绝，前来拜祭西海白龙。

参观过白马塔后，我们向西出城而去。除了城东的莫高窟古代佛教艺术，敦煌

西边20公里外还有一处新景点——　敦煌影视城，又名“仿宋沙州城”。1987年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时，摄制组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参考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精心设计而成。

《敦煌》主要讲述了一位年轻人的一生。他参加科举考试后名落孙山，便来到敦煌，在西部边疆过着艰辛的生活。我们快到景点时，司机指着远处地平线上一条细细的黑线给我们看。不一会儿，那条黑线铺开，连成一片，遮蔽了正午的天空，空气中弥漫着飞舞的黄沙，打在身上生疼。狂风把人们从自行车上吹落，连我们乘坐的小汽车都被刮下路基。即使躲在车里，我们的身上还是落满了沙尘。两个多小时后，风势渐小，虽然沙尘依然飞扬，能见度很低，但司机坚持慢慢地往前开动汽车。

敦煌白马塔

当我们终于到达影视城时，才发现这地方几乎空无一人。我们推开巨大的城门，买了门票，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就好像是两个穿越时空的神枪手。几匹马畏缩在一面土墙下避风，酒吧里空空如也，茶馆中也不见人影。我们沿阶梯登

上城墙，眯起眼睛抵挡着飞沙。

从这里再往西就是古老帝国的边界。2100年前大汉王朝最初在敦煌设立军事要塞时，把长城又往西延伸了100公里，这样他们就无需三更半夜起床对付前来骚扰的小股蛮夷。我们从城墙上下来，朝着古老的边境方向前进。

因为时间充裕，不必急着赶路，所以我们决定中途再去参观另外一个地方。离开影视城15公里后，我们拐下公路，行驶两公里穿越无路可循的戈壁滩来到一条狭长的山谷边。我们从山谷边的停车场沿着阶梯向下，来到崖壁上的一组洞窟前，向下俯瞰便是党河。因为我们之前在敦煌东部参观过的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所以，我们现在即将参观的这些洞窟被称为“西千佛洞”。

大门紧锁，我们便大声喊叫，由此引来了洞窟管理员。他把我们领进了办公室。负责人说这些洞窟不对游客开放，但他随即又卖给了我们门票，管理员这才把我们带回到洞窟前。

敦煌影视城

洞窟大约有二十个左右，大部分都很小。墙上的壁画与莫高窟的相比，要简单得多，但其艺术价值毫不逊色。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张大千，就曾在这些洞中待了好几年，以使他的绘画和墨彩技法臻于完善。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一个小时，然后继续上路。

我们继续西行，一个小时后一片绿洲突然映入眼帘。路边一条清澈透明的小溪水流潺潺，灌溉着周围的葡萄园和果园。绿洲那边的沙漠中有座小山，经年不倒的阳关烽燧耸立在山顶。道路就消失在烽火台之下。两千多年前，敦煌设为西部重镇时，阳关成为中国边境最后一个前哨，只有佛教徒和商人才敢越过此地踏上险途。

阳关位于敦煌以西75公里处，它是丝绸之路两大重要关隘之一。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昆仑山脚下的西域于阗国（今和田）进口最好的玉石。因此，运送玉石取道的那个关口就叫“玉门关”。到了汉朝，为了防止商客逃避过路关税，及防御入侵者围攻玉门关，政府又设置了另一个关隘。因为第二个关口在玉门关南面，因此它称为“阳关”。在汉语中，“阳”意为“阳光照耀的，阳面的”，也指“南面”。

这两大关隘中，阳关最令人感慨万千。有哪一个中国人没听说过8世纪唐代大诗人王维写的一首诗呢？他在渭城送别朋友踏上丝绸之路时写道：

阳关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和芬恩极目远望：王维说的不错，关口那边没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

虽然阳关标志着古代中国的最西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想继续拓展领土。往西400公里，中国人在人们谈之色变的罗布泊荒原的腹地设立了楼兰重镇。高僧法显和玄奘都曾穿越罗布泊，而马可波罗也考察过此地，但是三人都认为这片地方诡异神秘。马可波罗写道“游人须结队成行以互相保护”。因这里地貌瞬息万变，故游人在晚上睡觉前必须插个牌子，指示好要去的方向，以免醒来后走错方向。

尽管罗布泊吞噬了无数企图穿越它的行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却在此获得重大发现。1901年，赫定沿塔里木河考察，一路追踪到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淖尔大盐湖的地方。这时，他被脚下楼兰古城的废墟绊倒了。经过对遗址的研究，赫定拼出了一幅2000年前楼兰古城迷人的生活画卷。

罗布泊还是个神秘之地。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对于我们这些老外来说，这里是禁地。但我们确实考虑过到玉门关一游。虽然玉门关被称为“美玉输入内陆的渠道”，但它也可以称为“丝门关”，因为这里也是丝绸输出中国、运往世界各地的必经之地，同时它也是丝绸制作的秘密传出中国的关口。

古代于阗人开采出中国人喜爱的美玉，而他们对精美的丝绸同样情有独钟。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于阗出产的玉石日渐减少，于阗国王担心玉石很快便不足以维持他们购买丝绸。

于是，于阗国王最后想出来一个办法。他向一位和亲的汉朝公主求助，派人秘密捎去口信，请她把蚕卵和桑树种子带回她的第二故乡。过关时，卫兵不仅检查了公主的行李及其衣物，甚至连她所有仆从们的衣物也统统检查一番，但是一无所获，便放公主出关。公主到达于阗后，于阗国王问她是否依其所托带回了蚕卵

和桑种，公主点头示意。于阗国王很惊讶，问她是如何瞒过卫兵出关的。“很简单。”公主边说边解开了发辫。造丝的秘密就这样输出中国、传到世界各地的。

尽管通过玉门关的道路是运输玉石和丝绸的要道，但这段路却是丝绸之路上最为艰险的一段，大部分旅行者都刻意避开这条道。即使在今天，这条道也经常消失在罗布泊不断变化移动的流沙下面，而且也不对外国人开放。大部分旅行者选择走北路，从敦煌穿过莫贺延碛（莫贺延碛即位于今天哈密与安西之间著名的哈顺戈壁。唐时此处以西皆称“域西”，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西域的起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此地“长八百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顾影唯一”，自然环境极其恶劣。 —— 译者注 ），到达绿洲哈密。

中国高僧玄奘西行求法也是取道北路。但他并未等待与商队同行，而是只带一名向导和一匹马便进入了莫贺延碛。可是，对他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不仅仅是沙漠本身。一天晚上，向导突然手持匕首，悄悄靠近熟睡中的玄奘，企图谋财害命。但是，冥冥之中肯定有佛祖保佑，玄奘突然醒来，坐起身静静地打坐冥思。那向导被玄奘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勇气所打动，双膝跪倒，请求法师宽恕。他还劝说玄奘前方没有水源，不如动身回返。但是法师不为所动，他送给向导一些银两及足以维持其返回敦煌的食物与水，自己继续只身前行。

罗布泊

玄奘很快便遇到断水危机，整整5天滴水未沾。他口渴难耐，意识恍惚。就在这时，他忠实的坐骑把他引到了一泓清水旁。玄奘大喜，最终他和马平安抵达绿

洲哈密。哈密便是我们的下一站目的地，但我们是乘火车前往。

第十章　哈密：甜瓜特别香

回到敦煌，我们又在飞天宾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穿过马路乘坐长途汽车去柳园火车站。丝路上的城市的规模之大总是令我们吃惊不已。汽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出敦煌的田野和牧场。然后，我们便再次进入荒漠——　这里到处是起伏的黑色丘陵和长满灌木的平地。出乎意料的是，虽然这里地处干旱的荒漠，此时却下起了小雨，气温开始下降。3个小时后，当我们到达柳园时，已经快冻僵了，这可是9月初 啊。

我们之所以乘汽车去柳园，是因为柳园位于兰州至乌鲁木齐的铁路线上。这里每天有四五趟列车经过，我们设法挤上了一趟快车。列车已经没座了，但软卧车厢里还有铺位，于是我俩就奢侈了一次。几分钟后，列车员过来检验身份证件。她是东北哈尔滨人，已经在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列车上工作了好几年。她说，火车从兰州到乌鲁木齐要走两天两夜，中间有9个小时的待返时间，然后再开两天两夜回到兰州。每往返一次，她就可以休假7天，然后再轮班。她还说自己在铁路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每月工资200元人民币，即40美元。搁在20年前，这个数目相当

可观，但如今这只是近于贫困线的工资。我俩买两张卧铺票就花了200元人民币。

经过河西走廊，一路上游览了汉代重镇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后，我们终于告别甘肃省，进入新疆。第二天上午，我们和列车员挥手作别，火车渐行渐远，把我们留在了哈密火车站的站台上。我们穿过几条马路，入住哈密宾馆。

古时候，汉人把新疆称作“西域”，但它终究是中国的西部。这是一片神秘之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去随风。汉人在两千多年前首次注意到这些人时，那时维吾尔族人居住在贝加尔湖一带。汉人把他们称为“丁零人”。当时，丁零族在蒙古北边的贝加尔湖沿岸牧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丁零族被迫迁移，先是为了躲避匈奴，后来为了逃避突厥人。在不断迁徙的几百年中，丁零族与其他部落结成联盟，以免遭被吞并或被歼灭的命运。在突厥语中，“联盟”这个词的发音就是“维吾尔”，今天的维吾尔族就是那些结盟部落的后 裔。

8世纪时，维吾尔族人在中亚的舞台上上演了百年辉煌，汉人也不再称他们为丁零人。在一系列闪电战中，维吾尔族一举把突厥人从中国北部边境彻底扫除。若非维吾尔族协助平息叛乱，唐朝可能亡于8世纪，而不是10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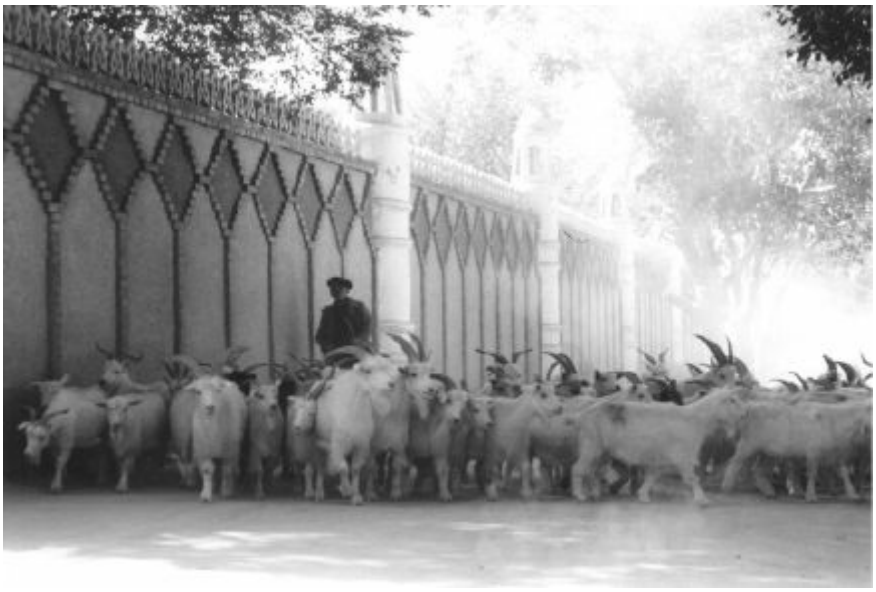
但是维吾尔族的势力并未持久。到10世纪时，他们在中亚的舞台上便被其他的游牧民族所取代，其中就包括蒙古人。但是，维吾尔族人之所以免于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是因为他们在民族的最辉煌时期改变了游牧方式，迁居城市。同时，他们还改变了宗教信仰。

在其辉煌时期，维吾尔族人控制了中亚大部分地区，他们留长发，朝拜的是太阳神，而非麦加。

有这样一个传说：8世纪的某一天，维吾尔可汗带军队在唐朝都城附近小打小闹地掠夺财物时，遇见一队从波斯来的古索格代亚纳人（居住在索格代亚纳的伊朗人）。可汗被他们的精神力量所打动，一回到首都，就下令子民全部改信索格代亚纳人所信奉的宗教—— 摩尼教（摩尼教在中国俗称“明教”。 —— 编者注 ）。索格代亚纳人是3世纪先知摩尼的忠实信徒，都是摩尼教 徒。

摩尼教导人们，万物皆光明与黑暗的结合体，成神之道在于摆脱黑暗的物欲本性，追求精神之光明。人需要一生清净方能走向光明。想要在死后达到与光明之神共存的修行者必须戒酒肉，包括啤酒，而且戒淫欲；而意志薄弱之人需行善。

因此，维吾尔族成为中亚地区唯一信奉摩尼教的民族。但是他们信奉摩尼教也并未持续多久。在不同的可汗掌权时期，他们游戏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其中包括基督教。显然，维吾尔族人在挑挑拣拣。但是两百年后，当伊斯兰教从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后，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不再左右摇摆。而今天，很难找到一个不是穆斯林的维吾尔族人。这种信仰转变的原因在于，当其他游牧民族把维吾尔族赶出蒙古草原时，只有那些放弃了游牧生活方式、定居在丝绸之路沿线城镇中的维吾尔族人才得以留下来。14世纪，帖木儿来到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地方，让他们在伊斯兰教和死亡之间进行选择。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帖木儿大军离开后，他们也拿定主意，喜欢上了这个新的信仰。于是，我们来到了哈密，来到了我们造访的第一个维吾尔族居住的城市。



哈密街景

我们在宾馆门口从一位和蔼的女士那里租了一辆自行车。向她问过路后，我们穿过旧城区蹬车向南而去。没骑多远，大约一公里后，路边出现了一座陵墓。我们停下来，放好自行车，沿着一条石阶路走到位于小山顶上的陵墓旁边。

这座陵墓的主人是7世纪上半叶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来中国的三大穆斯林传教士之一—— 盖斯。三个人中，其中一个传教士走水路来到中国，死在广州；另外两个走陆路，死在丝绸之路上。盖斯死在星星峡，向东距哈密一天的行程。1945年，他的遗骨迁到哈密，当地穆斯林为他修建了陵墓，土坯垒的墙，墓顶镶着绿瓦，四周芳草萋萋，显然来访的人并不多。

我们骑上自行车，又蹬了一公里，来到另一个墓地群—— 这个是有围墙和大门的。这里是这一地区最神圣的地方，也是穆斯林举行重大节日庆祝活动的地方。届时上万名信徒赶来参加活动，其中的五千多人要设法挤进墓地群中的清真寺。这里很久以来就是个神圣之地。四周的田野长满了胡杨，遍布着千万座坟墓，其中最重要的墓要数位于清真寺外面的那两座。一座由整块巨石建成，墓顶的瓦片大多掉光了；另一座为新建的土木结构。两座墓的主人都是1700年至1930年间统治哈密地区的回王。

从回王墓返回的路上，我们经过古城区。坑坑洼洼的街道两旁都是墙皮剥脱的土坯房。但是，从土坯房敞开的大门外，我们看到当地人穿着我祖父母辈穿的衣服，坐在光影斑驳的葡萄架下喝甜茶。在城市的这一角，显然这样生活的格调与丝绸之路更为相配。但是，古老的生活方式显然也在土崩瓦解。墙上贴满了宣传海报，推广最新的时尚方式和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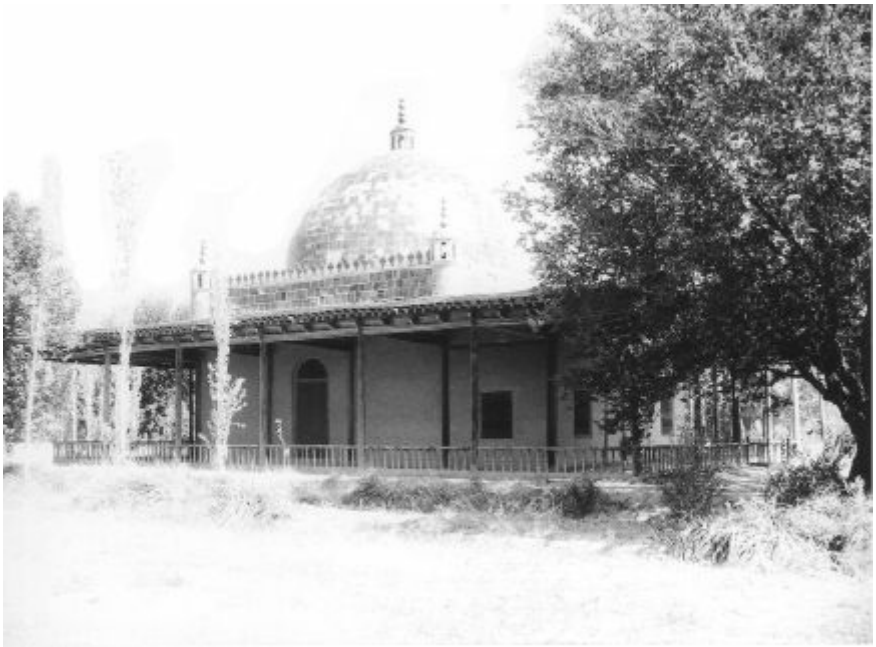
除了回王陵和维吾尔人生活一瞥，哈密再无可看之物。我俩无聊之极，蹬车去了哈密博物馆。博物馆位于一座毫无特色可言的黄色大楼的二层，没开门，但是坚持就是胜利，我俩设法找到了保管钥匙的管理员。哈密也曾是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如今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凄惨的地步呢？

公元2世纪，大汉王朝的影响首次扩大到中亚地区时，哈密还在它的掌控之外。那时哈密称“伊吾”。在随后的几个朝代，中国对该地区的控制时强时弱。哈密时而处于中国管辖，时而为其他民族所统治。哈密是敦煌和吐鲁番之间最大的绿洲，不仅丝绸之路北线穿过这里通往敦煌和河西走廊，还有另一条支路经哈密向

东穿过蒙古直达北京。这是通往华北的捷径。考虑到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哈密过去应该是个相当富庶的地方，现如今它竟然沦落到这么凄凉的境地，着实让我们惊讶不已。

第二天上午，我们坐上一辆载满了矿工、开往三道岭的大巴赶往拉南去克古城遗址。

其中的一段公路正在修路，大巴车不时地绕来绕去，行驶了近两个小时才走了50公里。终于，离三道岭还有一半路程时，我们在一条向南通往五堡乡四堡村的柏油路边下车。司机开走前提醒我们，开往五堡的早班车早就开过去了，而坐下午那班车就没办法赶上最后一班回哈密的汽车。我们心想：这不算什么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还搭不上个便车？我们跟司机挥手告别，等待着开往五堡方向的汽车。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为了取暖，我俩扔起了石头。此时，我们身处荒郊野外，上哪里去搭便车开往偏僻的2000年前的哈密古遗址啊！虽然我们现在离哈密只有50公里远，但我们很可能身处戈壁滩的深处。我俩站在刺骨的寒风中，等待着任何有轮子的东西。但是，经过我们身边去往五堡方向的机动车仅有两辆拖拉机，一辆吉普和一辆摩托车。



盖斯墓

两小时后，我俩决定放弃，返回哈密。5分钟后，我们坐在一辆新标致车的后

座上。车座和车门上的塑料包装还未拆开，车厢内散发着一股新车的味道。司机是个在三道岭煤矿工作的年轻人。他去过哈密地区的所有地方，为我们讲述了我们无法亲眼一见的拉南去克古城遗址。

他说，遗址就在四堡村外的农田里，几乎无法识别。四堡在维吾尔语中称“Lapchuk”，据当地史学家称，Lapchuk就是古哈密或伊吾所在地。在过去的一千年间，哈密随着水源的改变不断东移，而且照这个帮我们摆脱困境的年轻人的说法，Lapchuk不值一看。在回哈密的路上，他建议我们下次再来丝绸之路应该去看巴里坤草原。巴里坤草原在天山的另一边。天山就像座巨型的白色城墙，耸立在巴里坤草原以北30公里外。可惜，我们已经和晚上的火车有个约会，但是在我们等火车的时候，何不让想象力带我们走访一下巴里坤草原呢？

汉语中“天山”意为“天上的山脉”。天山山脉从哈密向西绵延至乌兹别克斯坦。过去几百年来，天山北部一直是哈萨克族的家园；在此之前，它是蒙古人的家园；再往前，依次是维吾尔人、突厥人和匈奴人。我想，如果有人想研究游牧民族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巴里坤草原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地方。

穆斯林墓地群

哈密北边每天有一班车穿过天山抵达巴里坤草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把巴里坤

草原称为“Barkol”，这是巴里坤草原西部的一个湖泊的名字。根据《后汉书》记载，每当匈奴被赶出河西走廊，他们就会撤退到这里；而一旦重振力量，他们便于此地再次发起进攻。直到2世纪，汉人才把匈奴赶出巴里坤草原，彻底结束了他们的侵袭。大捷之后，汉人把烽火台修到了巴里坤，以防匈奴再次偷袭。中国人有一套传递消息的信号系统（白天放烟，晚间点火），可以使消息在几分钟之内传到千里之外。

“喂喂，敦煌，这里是巴里坤。没有匈奴来犯。不过大伙儿都渴坏了，再来一车啤酒。”这是我想象的用焰火对话的情形。

我俩等火车时储存了一些哈密的特产。对中国人来说，哈密就是甜瓜的代名词。自从哈密回王把哈密瓜进献给中国皇帝以后，哈密瓜就成了中国最有名的瓜。那是300年前的事，可哈密产瓜已有至少两千年的历史。

大多数人提到哈密瓜时，想到的是淡绿色、香瓜一般大的那种，但实际上哈密瓜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最受欢迎的品种是“红心脆”、“老铁皮”、“黄炮弹”和“黑眉毛”。我不太清楚哈密瓜为什么这么甜，但肯定和夏日的光照有关。哈密地处盆地，海拔只有750米，夏季气温经常超过40℃。无论何种原因，哈密出产的甜瓜特别香、特别甜。但是哈密瓜上市的季节是7月到9月，现在已经过季了，我和芬恩只能吃到哈密瓜果脯，但蜜饯瓜片居然和鲜果一样香甜。哈密的厨师还开发了好几种以当地著名特产为主的食谱。除了像“天山雪莲”和“红海银波”这样的美食菜品，还有哈密瓜饭、哈密瓜面、哈密瓜馒头，甚至还有哈密瓜馄饨。如此看来，在不久的将来哈密瓜比萨也将问世。

第十一章　吐鲁番：酒与火之歌

开往吐鲁番方向的列车终于在晚上8点进站，把我们从哈密瓜的世界中拯救了出来。我们在火车站买到站票。但是一上车，我们就直奔乘务员室。大多数火车的乘务室紧挨着餐车车厢。但这趟列车太长，乘务室跟餐车隔着三节车厢。等我们找到那里，已经有一大群人推推搡搡地挤在一起，等我们看到一个空当，便奋力挤了过去，哇！乘务员卖给我们两张软卧。我们一路睡到大河沿镇。在下车时，时间是早上四点半。铁路不通过吐鲁番，而是在其北边60公里处才有直达乌鲁木齐的火车。旅行者需从大河沿乘汽车去吐鲁番。我们走出火车站，发现站前就停着大巴车。司机正钻在一件羊皮大衣下呼呼大睡，车上的一位乘客告诉我们，汽车六点半才出发。他说的挺对。两小时后，六点半，司机终于动弹了一下，几分钟后我们就出发了。这时仍是夜半时分。在新疆，六点半还没有破晓，差不多等于北京的四点半左右。但是为了保证步调一致，中国政府规定，所有地区的时间都以北京时间为标准。北京与吐鲁番之间相距2500公里，但两地的时间一致。于是在北京人打太极、遛鸟时，我们正在星空下穿过黑黢黢的原野。

我们抵达吐鲁番时，已经过了八点，太阳正冉冉升起。实际上，我们还没真正进入吐鲁番。汽车在吐鲁番几公里外停下，每个人都买上票，然后再继续前进。这本来花不了多长时间，但问题是售票员坚持外国人得付双倍的票钱，车上的其他几个外国人坚决反对。幸亏，我和芬恩有教师证，避免了这场麻烦。然而，我们还得坐在那儿，看着这场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东西方交战。最终，售票员钞票到手。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吐鲁番汽车站。

吐鲁番依旧保持了很多传统的特色。人行道上，几个白胡子老人盘腿坐在祷告垫子上，读着《古兰经》中的段落，等待新来的人在他们乞食的碗中放点零钱，用以维持一天的生活。

马路对面是个大巴扎（“巴扎”系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 —— 编者注 ），刚刚开市。驴子拉着成车的杏子和葡萄， 更多的白胡子老人打开货摊的遮帘，露出各式各样的刀子、茶壶和丝绸披肩。街道两旁是灌溉沟渠，掩映在枣树和葡萄藤的绿荫下。我们终于有了置身于丝绸之路上的感觉。

我和芬恩穿过几个街区，在充分感受了清晨的热闹气氛后便招了辆出租，让司机把我们送到吐鲁番宾馆。吐鲁番只有两个地方允许外国人入住。旅游团和有钱的旅行者住在绿洲酒店，其他人则住在吐鲁番宾馆。我们选择了后者，不过到了宾馆后有点疑虑。宾馆正在翻修，上厕所须离开我们住的楼，穿过庭院，转入一条小巷，还须记住哪一扇幽暗的门后是一排蹲坑。

但是工作人员都很友好，回头想想住宿的那几天，我们确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吐鲁番宾馆对面有一家约翰咖啡馆。那天早上，我们小睡片刻后便去酒吧难得地享受了一番：一杯咖啡，一个煎蛋。咖啡不是最好的，煎蛋也不是最好的，但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丝绸之路上的感受。

绿荫下的吐鲁番街道

我们一直在期待这一天，期待这种特别的感受。我们在敦煌的飞天宾馆就从其他游人那里听说了约翰咖啡馆。那么，约翰是谁？约翰是一位汉族青年，住在中国西部边疆城市—— 喀什。丝绸之路上的居民有着良好的经商头脑，约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显然发现，迎合我们这些外国人的口味是一桩划得来的买卖。

几年前，约翰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在喀什的海员大酒店的庭院里开了第一家咖啡馆。我们到访的前一年，他已在吐鲁番开了第二家咖啡馆，他计划稍后在敦煌开第三家。他的目标是让自己开办的绿洲（咖啡馆）贯穿丝绸之路。他选对了地点。敦煌、吐鲁番和喀什是丝绸之路中最值得游人参观的三个地方，他的咖啡馆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除了咖啡和煎蛋，咖啡馆还提供西方人最喜欢的几道菜，比如炸薯片，以及几道基本的中国菜。这里的菜单上还包括苹果派和巧克力慕斯。但这并不是外国人蜂拥而至的原因。他的咖啡馆开在露天的葡萄架下，这才是外国人所追求的氛围。可惜的是，在丝绸之路上这种氛围却难得一见。

吐鲁番怡人的气氛并不仅限于约翰咖啡馆。土坯仍旧是首选的建筑材料，这是个值得漫步一游的小城。早餐后，我们信步闲逛，虽然走的路比散步要长一点，但仍是一种散步。从约翰咖啡馆出来，我们沿着一条土巷穿过老城区，经过了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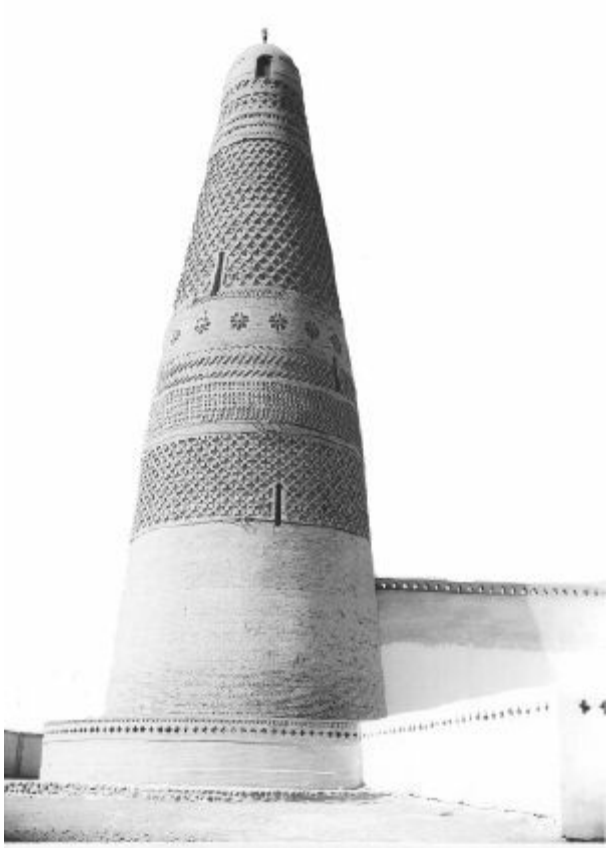
百户典型的维吾尔住宅：土坯院墙，庭院掩映在葡萄架下。白天，大门通常是打开的，有一家人邀请我们进去喝了一杯茶——　维吾尔风格的甜茶，加了冰糖、干果和坚果。这一家人非常热情，非要留我们吃午饭，但我们说还要去看几个地方。我们要去看一座尖塔——　额敏塔，因此我们的漫步也到此结束。额敏塔不仅是吐鲁番最著名的景点，也是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内最美的建筑。

尖塔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语“manarah”，意思是“灯塔”，伊斯兰教的尖塔形似灯塔。但是尖塔的作用不是警示，而是召唤。靠近塔顶有个阳台，负责报告祷告时刻的人在此召唤信徒前来祈祷。尖塔是清真寺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清真寺又是穆斯林社区的必要组成部分。

我们以前也见过类似的尖塔，但无一能比得上额敏塔。它是我们在新疆见过的最美观别致的伊斯兰建筑。此塔于1777年由当地郡　王额敏和卓所建，并因此而得名。设计者是一位当地建筑学家，在去麦加朝圣的旅途中，他曾在阿富汗见过类似的建筑。与方座、多层的佛塔不同，额敏塔为圆座，自下而上渐细，呈锥形；表面用土坯砖砌出十几种不同的图案。可是，我们很想知道，为何它绝世而立？

管理员告诉我们，尖塔是一座纪念碑，代表着维吾尔族对清政府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大力支持。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座尖塔标志着几百年来汉族和维吾尔族的深厚友谊，这也是它屹立不倒的原 因。

尖塔由晒干的土坯砖建造，耗费了7000两白银。显然，额敏和卓的友谊大大得到了补偿。它好像一枚直插云霄的导弹，圆形基座的直径达10米，圆锥形的塔身高达37米，顶部有一组窗子，宣礼员在此召唤信徒祷告。不过如今只在星期五和圣日召唤信徒前来祷告，其余的时间，尖塔和相邻的清真寺对我们这样的游客开放，但是通往塔顶的楼梯口却被牢牢锁住。



额敏塔

参观了尖塔和清真寺后，我们品尝了入口处的葡萄架上垂下来的葡萄，并从商贩那里买了一些葡萄干。然后，我们原路返回吐鲁番宾馆。在约翰咖啡馆，我们早早地吃过午饭，然后享受了一个难得的长长的午觉，作为清晨小憩的补充。之后，约翰咖啡馆再次提供了完美的晚餐环境。天色将暗时，我们品着饭后甜点—— 巧克力慕斯，喝了几杯尊尼获加（尊尼获加，即Johnny walker，一种苏格兰威士忌品牌，俗译“约翰走路”。 —— 译者注 ），以此来洗去早先行走的一路风尘以及巧克力慕斯的甜腻。我们终于过上了想象中的丝绸之路上的生活。

第二天上午，我们决定再来一次野外探险。在宾馆外边，好几辆私人面包车等着载客去景点游览。5个人包一整天的价格是150元人民币，还不到30美元。我们找到一辆已经有3位乘客的面包车，占了最后两个位子。这么划算的交易，我们可不想错过。

游览从吐鲁番东部的景点开始，坐在司机身边的导游说，趁早晨空气凉爽，太阳不毒的时候游览东部最好。第一个景点是本地区最著名的一个旅游胜地—— 火

焰山。赤红色的山坡从城北开始，向东绵延100公里，一直到哈密。放眼望去，独木不见，寸草不生。夏季的白天，山体表面温度超过80℃，足以烤熟一只鸡蛋，甚至一个和尚。提到和尚，不得不再说一个关于玄奘法师西去印度经过火焰山的故事。

火焰山

返回唐朝后，玄奘曾写了一本书，记录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900年后，吴承恩根据玄奘的记述演绎出了一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书中随行玄奘取经的还有四个徒弟，其中最突出一个的就是猴王孙悟空。

根据这部玄奘西游记，师徒一行来到丝绸之路这一带时，被一眼望不到边的火焰山阻挡住了去路。怎么办？玄奘向观音菩萨祷告，而猴王自有他的主意。他飞去借铁扇公主的宝扇。但铁扇公主不是很愿意帮忙，两个人便开始斗智斗法，孙悟空差一点儿就输了。但最终他带回宝扇，扑灭了火焰，师徒四人继续上路。

我们就轻松多了。从吐鲁番向东行驶40多公里后，我们转弯沿一条柏油路穿过了火焰山。风雨剥蚀的地貌及其荒芜悲凉构成了火焰山神奇壮观的景象。我们驶进一个峡谷，见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淌，这更增添了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的不真实感。河水来自北方50公里外的天山，不知道它是如何流到这里，居然没有被蒸发或消失在沙漠中？

我们沿着长满青草的河岸又行进了10公里，突然，路边凭空冒出来一个景点。这是一组描绘玄奘、悟空和其他几人通过火焰山情景的泥塑。和其他路边景点一样，这组雕塑也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只是新奇好玩而已。

其实，雕塑也不是凭空出现，从这里再往前行一公里后，就到了路的尽头。这个地方的名字，一百年前不惧危险经过丝绸之路的外国鬼子，没有哪个不挂在嘴边。它就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关于它的故事可不少。

“柏孜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馆”。实际上，它是一个佛教艺术宝库。在1905年以前，它一直被人们所遗忘。使它的宝藏重见天日的是德国考古学家冯·勒柯克。他第一次找到这里时，对自己所见到的东西并未特别在意。很多洞窟被当地牧人用来遮风避雨，因此大多数精美的壁画因烟熏火燎而受损，无法修复。但是勒柯克到处刺探，在这群洞窟的最北端获得了重大发现。峡谷尽头的这些洞窟被不断从山上滑落的沙子所掩埋。勒柯克选择其中一个洞口，开始清除沙子。沙子挖走后，他发现了几十幅保存完好的、与实物一般大小的壁画。这些壁画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画中除了常见的佛教人物，还有印度以及波斯王子，甚至还有一个红发蓝眼的洋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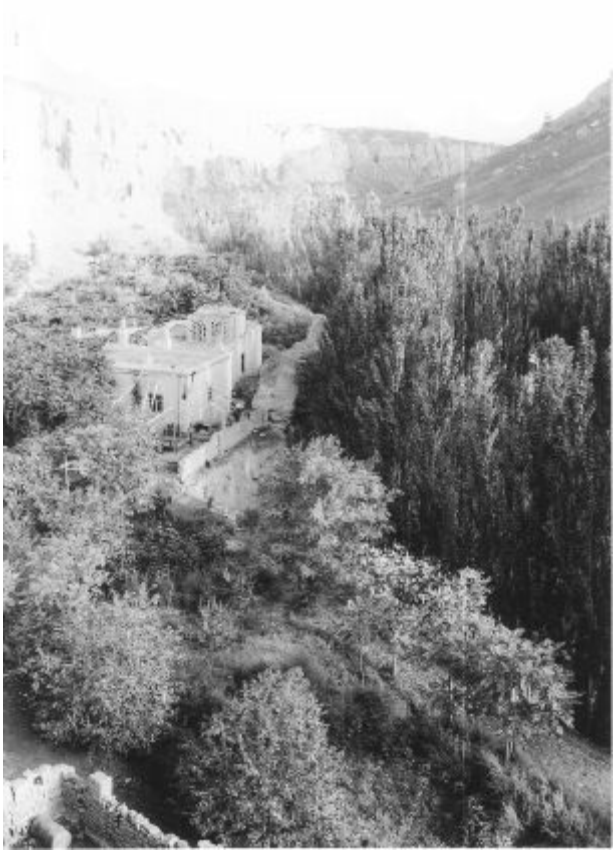
勒柯克决定把这些壁画带走。他的做法如下：首先，他用一张由毛毡包边的木板盖住壁画，然后用一把锋利的刀子沿着木板切割，直到穿透一层层的黏土、驼粪、干草和灰泥组成的画基；接着，他用一把特制的锯子使壁画最里边的一层与墙体分离；最后，他把支撑壁画的木板慢慢放平，使之与地面平行，再把原属于洞窟墙壁的壁画包装好，送回柏林。他搜集了丝绸之路被掠夺宝藏中最精美的一批珍品。可惜，这些收藏在二战中被盟军的炮火毁坏，残存的一部分现在收藏在柏林的印度艺术博物馆中。

洞窟中保存下来的壁画就更少了。勒柯克“工作”过的整个北部洞窟部分现在禁止入内。只有南半部分仅余的少量壁画提示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当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走进遗址所在的峡谷时，我不禁回想起冯·勒柯克对此番经历的记叙，尤其

是在一个月夜，“万　籁俱寂，突然传来可怖的嚎叫，似有千百鬼怪出动”。勒柯克和他的助手从床上一跃而起，抓起步枪，跑出门外，惊恐地发现整个马蹄形的山谷中，群狼对月长啸。他手下的人一再向他保证狼群不会伤人，但他还是开了枪，并在日记中记录他此前遇见过一位12岁的可爱女孩被迫跟一个60岁的老头订了婚。随着婚礼的临近，她逃走了，打算穿过沙漠去往另一个绿洲。途中，她在一个泉边歇脚，睡着了，被狼群发现。等她父母找到她时，只看见血迹斑斑的衣服碎片和一双靴子。

很不幸，洋鬼子艺术收藏家的掠夺使得柏孜克里克洞窟文物残存不多，现在只留下这个古老遗址本身这一神奇壮观景象。洞窟凿刻在砂石岩峡谷的西墙上，峡谷入口处只有一小块地方勉强能让维吾尔族牧人容身。北面旷野之外，远远耸立着白雪皑皑的天山山峰，那是流经这片恐怖地带的河水的发源地。河水从此流过并非大自然的巧合；1500年前的僧人们开凿了这片洞窟，使之成为艺术宝藏也并非偶然。发源于远处天山的河水经地下运河被引到这里，穿过峡谷，流入南面的沙漠。当地居民不辞辛劳这样做的原因是，1500年前的沙漠中并非只有沙漠。峡谷与沙漠交界处向南几公里外，就是高昌故城，它是开凿山洞的僧人们的家乡。

看完了残存的洞窟艺术，我们沿着河流驶出峡谷，进入沙漠，去往故城遗址，其所辖区域曾经东西长达500公里。高昌是公元前1世纪大汉王朝为了抵御匈奴以此来夺取对丝绸之路远端的控制而建立的一个边塞小镇。此地距离长安太远，没有中国人能在此久待。几个世纪中，高昌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都城，历任统治者既有中国血统，也有中亚血统。和东南边的哈密及敦煌一样，高昌位于丝绸之路要道的交汇处：一条道从帕米尔高原穿过，经喀什通往西南，另一条穿越俄罗斯西伯利亚大草原通往西北。高昌因贸易而致富，且常常与中国有利益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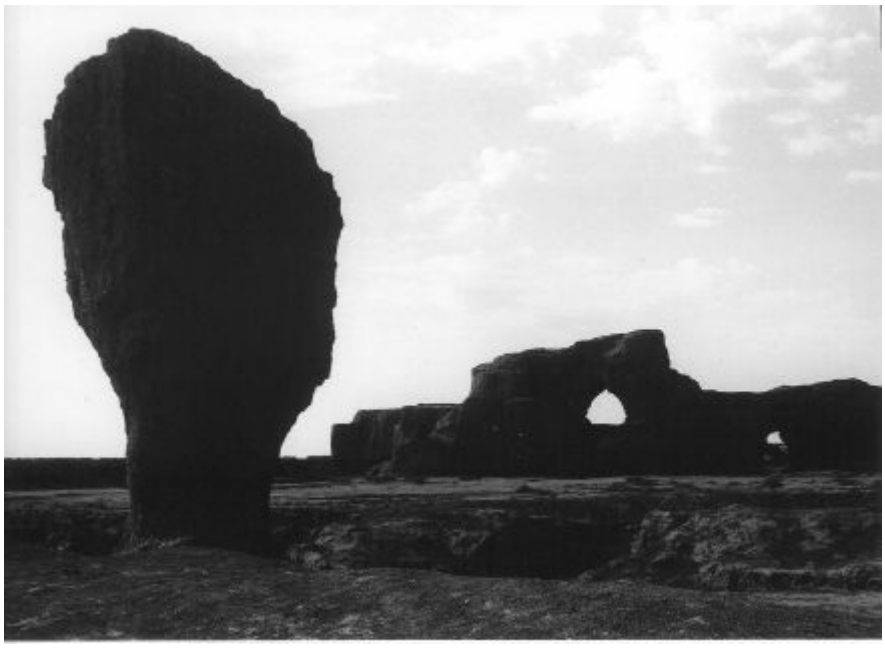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附近风光

有一次，高昌的独立政策惹怒了中国皇帝，便派遣大军前来攻打高昌城。高昌王见中国大军兵临城下，心脏病发作，惊恐而死。讽刺的是，就是这个高昌王在玄奘西去印度的路上曾对他热情招待。玄奘早就名声远扬，高昌王听过玄奘讲法，他不想让这么一位杰出的高僧离开本城。7世纪玄奘来到此地时正值其最繁盛的时期。但是，玄奘不打算半途而废，他婉拒了高昌王的美意。但高昌王同样意志坚定，当玄奘绝食时，他仍然心平气和，礼遇有加。

我们走进高昌故城的城门，去看玄奘待过的地方。高昌遗址与敦煌佛教艺术齐名，都是整个丝绸之路旅行中最精华的部分。没有哪一处遗址可如此近距离地体验，规模如此之宏大，给人印象如此之深。这座一千多年前建立、13世纪毁于蒙古人之手的丝绸之路城市，其外观及布局让20世纪的游客如此深有感触，其他任何地方无可比肩。

1905年冯·勒柯克在此挖掘时，发现了一个有一百多位僧人遗 体的地宫。这些僧人都是死于蒙古征服者的残暴之手。但是，勒柯克发现的不止这些佛教艺术和

僧人遗体，他还发掘出了一座内有拜占庭风格壁画的基督教堂。而在一座摩尼教堂内，他发现了一幅与真人一般大小的摩尼教派创始人—— 摩尼的肖像画。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摩尼手稿，并首次向世界披露了这个独特的、已经消失的教派的历史及其教义。



高昌故城遗址

高昌是个国际化都市，有关巴格达和罗马的最新消息以及来自长安宫廷的最新传言在这里互相交换。穿行在故城遗址中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遗址位于古城墙内，方圆五公里多。由于面积太大，许多游客选择坐驴车观光。多亏有这些车辙，我们很容易找到了各个景点，不过这一堆废墟看起来与下一堆废墟并没多大区别。

但有一处遗迹截然不同，那就是位于古城西南角的一座佛殿。大殿保存完好。内部有一个巨大的中心柱，信徒通常绕着这个柱子转圈诵经。在佛教发展初期，佛塔是唯一的建筑形式，即在佛祖及其显赫弟子的舍利上面建起土冢，后期改为砖塔。朝拜者通常围着佛塔绕圈，来祭拜这些舍利，因此又增加了砖砌的走道和屋顶，这样朝拜者便可风雨无阻地来此祭拜。后来，佛塔本身演化成一根巨大的中心柱，基座的佛龛里供奉着佛祖的雕像。最终，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柱子被祭坛所取代，上面供奉着越建越大的佛像。同时，走道几乎完全取消。敦煌洞窟

里面的佛殿就暗示了这种演变过程，但是在高昌，中心柱和走道的作用要明显得多。我和芬恩在故城西　南角的佛殿中绕着柱子走时，不禁感觉我们是在沿着玄奘的足迹行走。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对遗址失去了兴趣。沙子太深，走起来很费劲。终于，导游把我们唤回面包车上，该往前走了。但没过几分钟，面包车又停了下来。这里没有遗址，只有坟墓，阿斯塔那古墓群。“阿斯塔那”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首都”，这些坟墓里埋葬的都是5世纪到10世纪期间高昌都城中的精英人物。古墓群所在的位置一带相当于中国的“死亡之谷”或“死亡之海”。这里降雨稀少，只比月球上多一点。极度干旱的气候条件有助于埋葬的尸体保存完好，甚至有些尸体在被发现时，其瞳孔还依稀可见。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尸体，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文物——　衣服及做好的食物（包括饺子和面饼）。这为我们了解1500年前丝绸之路沿线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提供了相当详细、完整的记录。

高昌故城之残垣断壁

这里共发掘出五百多座古墓，其中有3座对公众开放。当然，地面上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必须沿着窄窄的阶梯走到约6米深的地下，四处漆黑一片。管理员似乎没兴趣开灯，除非来了旅游团，而且是聪明一点、能付出一笔可观小费的旅游团。这里毕竟是丝绸之路。在三号墓的入口上方，一块牌子记录着当地一家旅游

公司慷慨捐赠了5000元人民币，大约有1000美元，这或许能保证这家公司终生免费使用照明设备。幸好，我们和芬恩没忘带手电筒。

墓中出土的大多数文物都被运到了位于乌鲁木齐的省博物馆，这里只剩下几具保存完好的尸体和几幅壁画。其中一幅壁画尤其值得一提。画中一男一女，分别用一只手臂搂住对方，另一只手中各自拿着指南针和木匠用的直角尺。他们的下半身也互相缠绕在一起，不过不是人形，而是两条蛇身—— 或者是龙身。自然，这幅画背后也有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混沌初开，分裂为阴和阳，阴阳再分，不久就出现了第一个生灵。他的名字叫盘古。盘古竟然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作狂。他一踏出宇宙的子宫，便捡起一把锤头和一把凿子，挥舞了18000年，开天辟地，创造出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然后，他便倒地而死。

但是盘古死前生出了一对双胞胎，半人半龙。他给男孩取名伏羲，给女孩取名女娲；尽管他们是兄妹，却结为夫妻，生育了龙的民族，我们称之为“中国人”。这就是他们俩的画像为何有时出现在中国人墓葬的墙壁上，甚至远到丝绸之路。

看过了该看的，我们回到地面，赶回吐鲁番。在约翰咖啡馆吃过午餐后，一日游继续。这一次，我们往城西行驶30公里去看另一个遗址—— 交河故城。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每天降临吐鲁番的下午风刚刚刮起。

“交河”意即“河流相交之地”。但是这里只有一条河，那就是牙尔乃孜河。牙尔乃孜河在遗址北边分流，两公里后，它的两条支流在遗址下方交汇。遗址位于一个树叶形的风蚀黄土岗的顶部，黄土岗的两边是高约30米的峭壁，一般人要想登上顶部只能走一条从河流交汇处起始的陡峭的小路。我和芬恩出发后不久就不得不停下来，拿一条大手帕蒙在脸上，以免黄土岗上扑面而来的飞旋呼啸的沙土被我们吸入口中。

因其天然御敌及接近水源的地形，黄土岗为吐鲁番地区的早期居民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地。2000年前当汉人初来此地时，交河已经是一个小王国的都城，其财富

可敌高昌，而交河也因处于高昌的阴影下而历经兴衰。和高昌一样，交河也于13世纪被蒙古摧毁，从此这里便只有漫天呼啸的狂风。

交河故城遗址

由于地理位置受限，交河未能像高昌一样发展壮大，人口从未超过五六千，只有高昌的1/10左右，但它却是丝绸之路上那一地区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其遗址保存程度也好于它的东部邻 居—— 高昌故城。

沿着小路登上顶部后，我们穿过以前的城门，顶着风沙走上了大道。古时候，这条大道曾是城市的主要交易市场，道路两边布满商铺和货摊。大道宽10米，长350米，一直延伸到市中心。道路的终点并非官府所在地，而是城市中最大的佛寺。

我们在遗址中漫步时，惊讶于遍布各处的庙宇和佛塔。交河城只有1700米长，不到300米宽，但我们数了数，共有六七座庙，而佛塔的数量则是其两倍之多。显然，到了后期，交河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宗教避难所。地面上仍散落着唐朝时期修建的庙宇瓦片，它们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古老而又最廉价的纪念品。

参观完风沙肆虐的交河遗址，我们问面包车司机是否还有时间带我们去沙丘中进行治疗。对，就是去沙疗。一路跋涉下来，我们浑身好几个地方酸痛不已，急需得到中国唯一的一家沙漠疗养院的关注。夏季，当中国其他人都在找地方避暑

时，吐鲁番滚烫的沙子却吸引了一些人前来接受独特的热疗。古时候，吐鲁番被称为“火洲”，这个名字跟城市非常贴切。吐鲁番位于亚洲最低的盆地中，只比地狱高那么一点儿。每年夏天，位于城市西北部16公里外的沙丘中的吐鲁番沙疗所便对外开放。在那里，患风湿病或其他疾病的人们花少量的钱就可以经过检查并诊断病情后，将身体埋在沙中炙烤，看起来像夏威夷宴会上的一只只烤猪。然而，吐鲁番的沙疗对风湿病的治愈率高达90%。这并非完全是炎热带来的效果，而是沙丘中的灰色沙粒富含有助于打通人体经络的磁矿。

交河故城之残垣断壁

在沙疗的整个过程中，你被裹得严严实实，待在彩色帐篷中或沙滩太阳伞下面，避免阳光暴晒。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患上皮肤癌。我们看了一些有关沙疗的照片。这个过程看起来像是一场糟糕的冲浪运动比赛，而你就像是在等待永远都不会打上岸来的海浪。当然，那浪头更不会打向我们了。司机说，沙疗所只在6月中旬到8月初这段时间开放，而我们到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 又是一个丝绸之路上错失良机的伤心故事。

如果你来吐鲁番寻求热疗时机不对，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去艾丁湖，从吐鲁

番往南40公里便到。

艾丁湖位于吐鲁番盆地的中央，湖面海拔低于海平面150多米，是全世界大陆上的第二洼地，仅次于以色列的死海。艾丁湖其实算不上是个湖——　虽然依靠从牙尔乃孜河流入的河水，有时它的面积可达150平方公里。一百万年以前，艾丁湖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湖之一，要比现在大1000倍。后来印度板块向北漂移，撞上亚洲板块，挤压形成了青藏高原，这不仅封死了艾丁湖的入海口，还中断了由印度洋季风带来中亚的潮湿气流。从那以后，由于湖水不断被蒸发，矿物盐含量随之持续增高，艾丁湖越来越小。冬季，艾丁湖结冰时，工人们拥上湖面，凿取冰块。然后，他们把冰块运往附近的工厂，提炼芒硝，将其用于生产清洁剂和药品。除了苍蝇之外，工人们是湖上唯一的生命迹象。据说艾丁湖景色异常美丽，维吾尔族人把它称为“月光湖”。

不管怎样，司机说今天我们没时间游览艾丁湖，除非明天再安排一次游览。但我们明天已经计划好出发去乌鲁木齐了。于是，我们只能掉头返回吐鲁番。半路上，我们又一次停下来。夏季的吐鲁番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之一，而一年365天当中，它都是中国最热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里一年中有40多天气温超过40℃。在这样一个地方，显然水是生存的关键。但是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水发源于远处的天山，经地下流入此地，但是水并非以井水或河水的方式出现。它来自一个地下运河系统，从天山一路挖到此地，每隔10米或20米就有一个出口。这就是3000年前由波斯人发明并命名的“坎儿井”。此技术无疑是由波斯商人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开来。

吐鲁番地区的地下运河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到20世纪末，令吐鲁番引以为豪的坎儿井长达5000公里。下车后，我们沿一段阶梯向下走，去参观一条坎儿井。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夏季的地表温度可能达到80℃，足以煎熟鸡蛋，而在地面几步之下，村妇正从火洲潺潺的溪流中汲水，且坎儿井周围空气凉爽。我们在此徘徊良久，直到导游催促一日游该结束了。

除了被称为中国最热的地方，吐鲁番还是中国最“潮湿”（“wet”这个词在英语中既有潮湿的意思，还有“饮酒、允许制售酒精”的意思。 —— 译者注 ）的地方之一。这里所谓的湿润并非指降雨多，而是指葡萄酒多。善良的吐鲁番人民从波斯人那里获得了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知识，并早在7世纪就把葡萄酒作为贡品传播到中原。

每年秋天，他们把最甜的葡萄用取自天山之上的积雪冰镇着装在镀铅的箱子里运到2500公里之外的历代都城。当葡萄运到目的地时，它们仍和刚采摘下来时一样新鲜，皇帝和大臣们欣然笑纳。但是，葡萄酒受到的礼遇更隆重。它被视为稀有之物，皇帝只把它赐给宠臣。唐代诗人李白便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他被中国人誉为酒仙。

在一次皇家宴会上，刚刚从吐鲁番进贡来的、盛在双耳细颈罐中的美酒使得李白灵感大发，写下了《对酒》这首不朽的诗篇。

对 酒

葡萄酒，金笸箩，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杯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

一日游到此结束，我们返回了宾馆。在这个沙漠明珠般的绿洲里，只要有时间游览的地方，我们都一一看过了：古代遗址、被洗劫的洞窟、世界洼地、尖塔以及地下运河。除此之外，我们还欣赏到一项乐趣，它就在我们入住的吐鲁番宾馆的窗外。宾馆中央庭院的葡萄架下，每晚都举办维吾尔族歌舞表演。游客可以付钱坐在椅子上观看，或免费站在葡萄架外观赏。而我和芬恩，只需打开窗户即可。

聆听着悦耳的音乐，我们不禁想到了丝绸之路的另一条支线（南线）。我们本可以轻松地待在伊朗的。但是，音乐居然能和更实在的商品一样在丝绸之路上流

通，真令人感叹不已。谈到中国音乐，不可能不提及中国人称之为“西域”的那个地方的民族音乐。

中国人发明了琴，但是其他乐器大部分是从中东传入的，包括中国古典乐器，如扬琴、二胡及琵琶。许多富有特色的音乐风格也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甚至两千多年来一直用于祭奠孔子诞辰的乐舞都可以追溯到大夏国，也就是双峰驼的故乡。于是，我们听着李白当年在长安听过的同样的音乐，喝着他作为朝廷宠臣饮过的同样的葡萄酒，结束了吐鲁番之行。看看手中拿着的第二天一早去乌鲁木齐的汽车票，我们意识到“是时候关上窗户了，下一个绿洲正在等待着我们”。

第十二章　乌鲁木齐：睡在天山上

我们买到的由吐鲁番开往乌鲁木齐的车票，按计划应该8:30出发。然而，吐鲁番的汽车运行图，与其说是时刻表，不如说是一张心愿单。我们的车在停车场里停着不动，比原计划晚出发一个多小时。不过，至少我们还有座位。整辆车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吐鲁番是新疆最具“维吾尔”特色的城市之一，车上坐满了头戴白帽、蓄着白胡子的维吾尔族老汉和围着绿围巾、穿着褐色袜子的维吾尔族妇女，他们似乎把一辈子积攒的财物都带上了车。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总算把所有人和所有的东西都塞进车里。

最终，我们的司机把车开出了车站，和他同时上车的还有另两位要返回乌鲁木齐的司机。我们终于把吐鲁番抛在了身后。在戈壁滩上行驶了一个半小时，然后车子就进入了天山南部支脉中的一道峡谷。峡谷中的道路相当危险，随处可见那种死里逃生以及险些迎面相撞的场景。这三位司机全是汉人，他们为了逞能，轮番表演电影《虎胆龙威》中的飞车特技。车上其他乘客开始担心，大声向司机们

叫嚷着，让他们不要拿大家的生命冒险。可是，他们的叫嚷声并没奏效。就这样，在经历了一个小时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危险旅程后，我们终于驶出了峡谷，停下来用午餐。由于对司机的愚蠢行为十分恼火，车上的维吾尔族乘客拒绝下车。趁他们火冒三丈的时候，我和芬恩下车来到路边，从这里放眼向北瞭望，草原远处天山山脉的主峰清晰可见。面对如此美景，我们情不自禁地拍了几张照片。

正在这时，一辆路虎在路对面停了下来。三位外国人从车里出来，开始顺着岩壁向上攀爬。我们走过去，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原来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地质学家，此行的目的是对亚洲以及该地区的冰河范围和年代进行研究。更出乎意料的是，其中的一位竟然和芬恩的一个朋友是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而芬恩的那位朋友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小说的内容竟然是关于“有人为了听听汽车坠毁的声音而驾车坠崖”。我和芬恩都在嘀咕，这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如果真的预示着什么的话，我们绝对不应该再回到我们那辆车上去了。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了车上。我们可不想再等下一趟客车，如果当天还有下一趟车的话。至少前面的路还算得上一条直路，几位司机也平静下来。我们最终乘坐着神秘客车从吐鲁番进入乌鲁木齐。之所以称之为“神秘客车”，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车，也无从得知它何时能够到达目的地。从车站出来，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带我们到市中心，结果他带我们来到的是红山公园附近古老的红山宾馆。红山的意思是“红色的山”，而山也确实名副其实。宾馆房间设施一般，但是价格还算公道，每晚70元人民币，而且还提供热水。幸运的是，我们只住一晚。办理入住手续时，我们碰上一位向我们兜售每天发往天池的大巴车票的年轻小伙子。刚到几分钟，我们就把离开的事宜安排好了。为了确保从天池回来以后不会在乌鲁木齐有任何不必要的耽搁，我们还在宾馆附近的航空公司售票处订好了两张飞往伊宁的机票。伊宁曾位于中俄边境，或者曾经位于中苏边境。现在，边境的另一侧称作“哈萨克斯坦”。

订好机票后，我们沿马路穿过一个街区前往友谊商店买酒，把能扛得动的都买

回来储备着。在众多牌子中我们发现有两款名为“丝路明珠”和“楼兰红”的酒都是14块钱一瓶。结果证明，“楼兰红”是十足的解百纳口味，而“丝路明珠”也毫不逊色。新疆人用葡萄酿酒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但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其实他们用不着在酒中加糖。

次日一早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就出发离开乌鲁木齐，一路向北。乌鲁木齐作为首府，也是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我们用了半个小时才出城来到宽阔的大路上。在这里，我们看见成群的骆驼正在用力地咀嚼着夏天过后残余的青草，还有很多正对着昨夜路上被撞死动物大快朵颐的乌鸦。

离开乌鲁木齐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的车子拐上一条支路，向东驶入山区。之前在哈密绿洲旅行时，我们都是从汽车或火车车窗里看到天山山脉的轮廓时不时地出现在地平线上；而现在，天山就在我们面前，越来越近。没过多久，我们的车已经开始蜿蜒驶入山谷，在山坡上盘桓而上。

两个半小时后，我们的车驶入了天池停车场。下车后，在红山宾馆卖给我们车票的那个年轻人带我们爬上一座绿草茵茵的小山丘，来到他家的一处住所。我们来到的是哈萨克之乡，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毡房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了。

虽然与常见的住房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毡房就是个住的地方。毡房是用毛毡搭在格子框架上建成的圆顶帐篷。向导为我们掀起门帘，进入房内，我们把行李和酒放在地毯上。虽说此处距乌鲁木齐只有不到3个小时的车程，但这里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与天穹亲密接触的世界。

天池就在我们的毡房外面。它就像一块镶嵌山巅的蓝宝石，三面被5000米高的天山山峰围绕着。从我们住的毛毡房门口望去，只见落日将白雪皑皑的峰顶染成了金色，湖水则映成一片粉红。

我们并不是来此欣赏美景的第一人。3000年前，周穆王从都城出发，沿丝绸之路千里迢迢西行前往瑶池与西天王母娘娘会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两人会面的地点正是我们毡房下面的天池湖边。

西王母娘娘的真实身份至今仍然是个解不开的谜。有的学者认为她可能是古代大食国的女王，古大食国位于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还有人说她是某个王国的统治者，统治着现今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部分地域。不管哪种说法，重要的是，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西王母被视为“月亮女神”的俗世代表，对应于“太阳神”或“东王公”。

正如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月亮每个月都以新月的形式出现在西方的天空。作为月亮女神，西王母还象征着人们对长生不老的崇拜。她所赐的长生不老药，说不定正是吸引周穆王不远万里、西行所求的东西。如果为了得到一头骆驼你能走上两公里的话，那么为了求取保你延年益寿的不老药，你能走多远呢？周穆王一共行走了15000多公里，我猜那药也没有管上什么用，因为他最后被葬在西安以南的某个地方。

天山脚下的毡房

此时，从我们的毡房门口望去，落日渐渐隐去，繁星似雪花般在天空聚集。钻进毛毯下面的时候到了，因为我们的毛毯是好几层堆在一起的。刚进毡房不久，主人进来往毡房中央的铁炉子里加了几块煤。但我们两人太懒了，没有让炉火继续烧下去。另外，我们有从乌鲁木齐友谊商店带来的热量—— 酒精。正在我们往杯子里续第二杯酒的时候，听到隔壁毡房里有人唱起了哈萨克民歌。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的主人就是哈萨克人，每年夏天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羊群赶到天池附近来放牧。自从政府把通往天池的路修好之后，哈萨克人就在这里支起了毡房，专门招待像我们一样的游客。不过，现在是9月中旬，再过两周他们就会拆掉毡房，回到山脚下的草场，在那里的土房子里过冬了。

在新疆，哈萨克族是仅次于维吾尔族和汉族的第三大族群，人口有一百多万。他们大多散居在天山北麓的草原地带，从哈密以北的巴里坤湖一路向西至伊犁河谷和苏联边境。

哈萨克族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他们与畜群一起生活并以此为生。据历史学家证实，哈萨克人骑马牧羊的历史至少有2000年。我们带了足够的酒在身边，所以不妨听我们讲述哈萨克人的祖先迎娶汉族公主为妻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元老院统治罗马的时期。实际上，当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大汉王朝已经派出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旅行家张骞来到亚洲的这个地区与乌孙国即哈萨克人的祖先缔结联盟。

由于与匈奴之间战事不断，而匈奴人又一直威胁着汉朝在河西走廊的利益，所以汉人急于在西部建立第二条战线。而乌孙国是当时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游牧部落，张骞很清楚，乌孙国对匈奴夺走了他们最好的牧场一直耿耿于怀。为了巩固与乌孙国的关系，汉朝皇帝将自己16岁的妹妹嫁给年迈的乌孙国国王，而乌孙国国王则以上千匹良驹作为回报。因此，细君公主成为联结哈萨克人祖先与汉人祖先的第一人。

细君公主其实并不怎么喜欢自己的新家。她在自己的毡房里闲坐时创作了下面这首著名的《黄鹄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和亲之后不久，老国王去世，细君公主再嫁新王，不久之后她也离世而去。

这就是哈萨克人与汉人友谊的开端，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最好再来上一杯酒。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乌孙联盟又联合了其他游牧部落，其中包括突厥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到15世纪的时候，他们最后形成自己独立的部落，摆脱了乌兹别克汗国蒙古首领的统治。在他们摆脱蒙古领主获得自由后，很快就在天山北部支脉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的东部地区定居下来。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他们如今仍生活在那里。

喝完临睡前的最后一杯酒，我起身把毡房的门帘放下来，此时的月亮正爬上附近的山峰。我们倒不是不想让月光照进毡房里，而是对女巫心存忌惮。按照哈萨克人的说法，女巫住在月亮上，以人心为食。她总是弓着背，拎着一袋沙子。没人知道她何时养成了嗜食人心的恶癖，但月神得知以后，十分生气。她不想丧失在人间享有的盛誉，因此给了这个又老又丑的巫婆一袋沙子，并让她把袋中 的沙粒挨个数一遍，否则再也不能到人间去。于是，她开始数沙粒。但是每当快数完时，月神就派一群燕子俯冲下来打散沙子，女巫只能重新数起。我盯着月亮看了很久，确认她还在那里，然后才放下 毡房的门帘，在高高的天山之上，在俯瞰天池的小山包上进入了梦乡。

5年前，政府修了一条通往天池的公路，这里才变成了旅游目的地。虽然每天都有几百位参加一日游的游客来到这里，但这里仍然是哈萨克人定居的家园。他们把这里作为夏季牧场已经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久。天池周围的牧民为了增加收入，向少数日落后仍然逗留不去的游客出租毡房，每晚只有10元人民币。此外，他们还向游客提供骑马旅游项目，每天收费50元。骑马这项目听上去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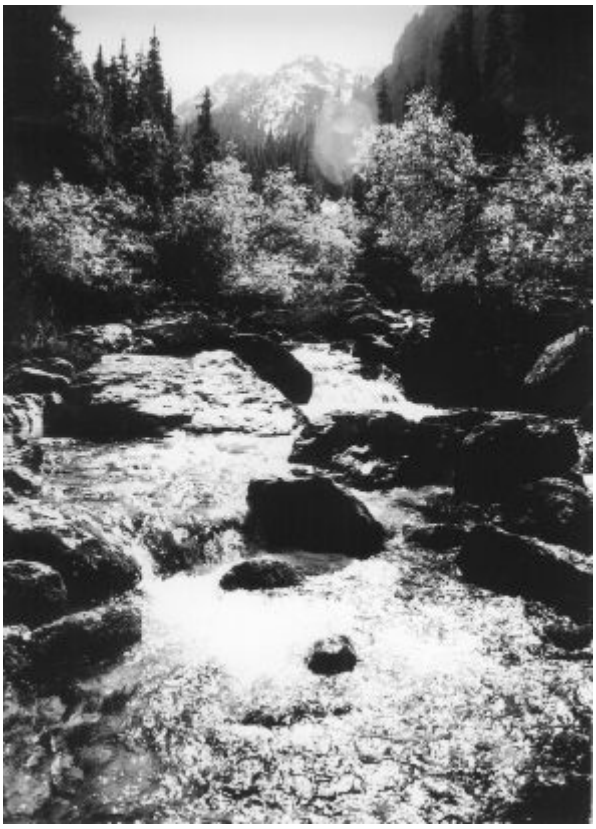
错，芬恩和我想象着马背上的美好生活进入了梦乡，此时只有风儿温柔地吹拂着我们的头发。

吃过早饭，主人为我们两人备好了两匹小马，也为向导备了一匹，于是我们三人沿着湖边的小路下山。走了大约一公里，很不凑巧，乌鲁木齐市的市长也是今天来游天池，公路被封锁了。但我们是骑马来的，不受影响。三匹马很快爬过了一个山脊，我们已经超过市长和他的随从们来到一大片长满冷杉和牧草的原野，偶尔可见成片的蒲公英，还有一两只易拉罐零星躺在地上。

90分钟后，我们来到湖的尽头；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抵达“停马场”，骑马的人都在此处下马，然后牵马步行进入山里，我们也是依此照办。走了两个小时后，山道分岔，其中一条通往天山山脉东段最高峰—— 博格达峰，站在此地便可以望见远处5400米高的峰顶。博格达峰对我们来说太远了，但是坐在从山中滚滚而来的溪流边上，我们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从高天之上奔腾而下的溪水确实让天池名副其实。

我们一路又是骑马又是步行，花两个半小时才来到这里，所以不能急着离开。沿丝绸之路一路走来，此时在雪线之下，坐在湍急的溪流边，四周簇拥着冷杉和青青牧草，真让我们喜出望外。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向导提醒我们，如果再耽搁下去，恐怕大家就要摸黑骑马回家了。我们赶紧上马，沿小路回返下山。很显然，马儿之间正在进行某种竞赛，向导不时地扬起鞭子或者发出低沉的哨声让马儿回到队伍中来。几匹马真是好样的！它们一路涉过乱石遍布的溪流，悠闲地跨过圆木搭建的小桥，似乎“磕磕绊绊”这个词从来就不存在似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步履如此稳健的动物呢。马是 哈萨克人最重要的财产，经过几年驯养后，它们和主人之间会培养出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哈萨克人去世后，任何人都不许再骑他的马。

骑马进山



山间溪流

途中休息

那一天，我们在马鞍上总共待了5个小时。我们回到毡房要坐下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牛仔。兴许走走路可以让我们暂时忘掉隐隐作痛的屁股，因此，我们慢慢地走到第三停车场旁边的天池饭店，听说这里是山上最好的地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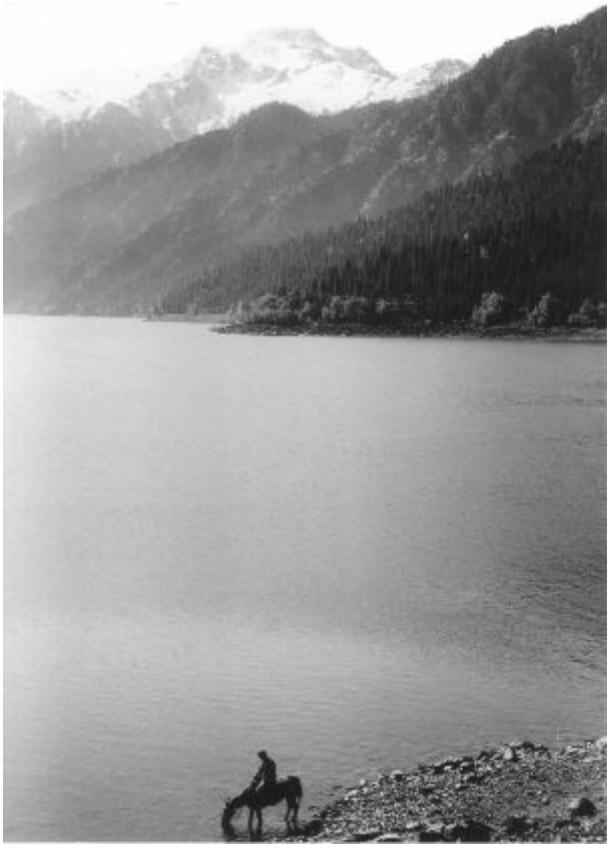
月亮之下，又一个梦幻般的夜晚过去了，主人把我们叫醒，帮我们生起炉火，给我们送来新鲜的马奶。我们来到外面，只见清晨的薄雾正慢慢地把它的面纱从湖面上撩起。我们问主人为何没有人在这里钓鱼。他说，湖里是有几种鲑鱼，但自从天池被列为自然保护区后，便不准在此垂钓。只有当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出去做抽样调查的时候，他们才能再次品尝到鱼的滋味，而且对于猎杀熊、野山羊、长耳鹿和狼等野生动物也有类似的限制。

古代的哈萨克族把狼作为他们部落的图腾，称之为“灰胡子勇士”。哈萨克民歌中讲述了很多有关狼带领哈萨克人战胜困难走出险境的故事。哈萨克人至今还把狼骨戴到孩子脖子上作为护身符，而且他们还是亚洲为数不多的禁止吃狗肉的民族之一。

哈萨克人尊崇的另外一种动物是猎鹰，而且这出于一种非常奇特的缘由。他们认为，只要他们做错了什么事，肯定是一只小鬼趴在他们肩头的缘故；而只有猎

鹰这种动物能够看到这些小鬼。因此，哈萨克人喜欢随身携带一只猎鹰，不仅因为猎鹰可以捕捉一些小型猎物，而且因为他们可以保证小鬼不会近身。

对于哈萨克人而言，甚至树也是他们尊崇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孤零零的树。按照哈萨克人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就是由这样一棵树生出来的，而中国西南很多其他部落（比如侗族）也有同样的传说。



天山天池

这些树人的后代在很多世纪以前走出森林，来到天山脚下以放羊为生。最后，芬恩和我恋恋不舍地与他们道别。在天池边上的毡房里住了两夜之后，我们回到了乌鲁木齐。对于乌鲁木齐，只有一件事是可以称道的，那就是，感谢观音菩萨，这里有个机场；再次感谢观音菩萨，她给我们在次日离开此地的飞机上留了两个位子。我还要第三次谢谢她，是她给我们安排了一揽子财务计划，让我们能在乌鲁木齐假日酒店享受一番。对，就是假日酒店。

芬恩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竟然能在这里有幸见到一家西方世界的老牌假日酒店。每晚100美元的房价对我们的预算而言实在是太贵了。但假日酒店不仅有客

房，还有酒吧。不管你信不信，在这个距离大海2500公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离大海都远的乌鲁木齐，竟然每天晚上都有“欢乐时光”（“Happy Hour”为酒吧术语，通常指为一小时或更长的优待顾客时间，或是饮品减价，或是免费供应小吃。——译者注 ）。这里是丝路上唯一的一处“欢乐时光”，望着招牌，我们仿佛看到了海市蜃楼。但是，这绝对不是海市蜃楼。每天晚上6点到8点，啤酒和各种酒类都是按照标准的“欢乐时光”价格供应，买一送一，而且啤酒还是冰镇的。女侍者们身穿格子呢的小马甲，在我们的桌边跪下来往杯子里倒酒，而杯子都是那种高高的“米勒好生活”（“Miller High Life”被称为“啤酒中的香槟”，它一直是消费者心中认定的精品啤酒，特别受高收入人士的欢迎。 —— 译者注 ）啤酒杯。美女缓缓地往杯中斟酒，我们悄悄地往她们马甲的小口袋里塞一点小费，然后看她们对我们报以甜美的微笑。就算你不给她们小费，她们也会把所有的小吃，如花生米、葡萄干和香菜面包棍拿来让你吃个够，而且全是免费的。想一想，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还蹲坐在羊粪堆上，而现在呢，我们却慵懒地躺在软垫椅子里，喝着冰啤，欣赏着大厅里传来的管弦乐乐团演奏的莫扎特音乐，俨然已经置身丝绸之路之外。

哈萨克人合影

此时是写家书的最好时刻，女招待从宾馆前台给我们拿来几个信封，上面竟然敷好了胶水。这真是个不错的地方，我是就邮寄而言。毫无疑问，乌鲁木齐是我

们在全中国所有邮寄过包裹的地方中最好的。在中国邮寄包裹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这需要巨大的耐心和高超的缝纫技巧。以前，中国的邮局一直不接受国际邮包，除非你把邮寄品装进类似洗衣袋的布包里然后缝起来，而且你还得自己找布料并把包裹缝好，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改革的春风甚至吹进了邮局，现在有些邮局已经开始接受用纸板箱甚至褐色包装纸来邮寄物品了。很显然，乌鲁木齐邮局已经走在了改革的前沿；但考虑到“文革”中发配到这里的知识分子的数量之多，这倒不足为奇。

首先，市内主要的邮局大多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从假日酒店步行即可到达。其次，就在邮局前门内，有一个柜台专卖缝制好的布袋子、纸板箱、包装纸以及任何邮寄所需要的东西。再次，国际邮递区的工作人员十分热心，他们甚至帮我们缝好邮包，并把箱子缠上胶带，甚至帮我们填写所有的法语表格。我在此收回我所讲过的有关乌鲁木齐的一切坏话。

在乌鲁木齐假日酒店享受了创记录的、最久的“欢乐时光”，还给朋友们写了信，之后应该读点东西了。我拿着一本两百年前一位汉人官员所著的有关乌鲁木齐的诗集—— 《乌鲁木齐杂诗注》翻阅。当我翻到“民俗”篇时，其中的第一首诗描写的是当年汉人官员要求酒商在门口挂起蓝色的门帘、所有的商户必须在店前栽种柳树的场景：

一路青帘挂柳荫，
西人总爱醉乡深。
谁知山郡才如斗，
酒债年年二万金。

这首诗恰好提醒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趁着“欢乐时光”尚未结束，我们必须再点一轮酒，再来点面包棍儿，拜托了。

就这样，我们坐在那里，喝着买一送一的啤酒，久久不肯离去，但是夜幕降临，不得不结账回家了，我们的家就在街对面的红山宾馆。付过酒单，我们悠闲地从大堂逛过去，摘了一下头上并不存在的礼帽向管弦乐团成员和门童致意，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刚走出酒吧大门，一个维吾尔人叫住了我，问我想不想换钱。我身上带的人民币正好不多了，就问他按什么价格兑换。他说100元外汇券换125元人民币。这是这趟旅行开始以来我们听过的最高的兑换率了。到目前为止，两者的差价基本在20%左右，而现在突然变成了25%。上哪儿去找这么便宜的好事！于是我抢先提出给他换1000元。那个人掏出计算器，算出了正确的数目。然后，他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人民币递给我。我数了数，数目不够，就递还给他。他很不情愿地添足了钞票。然后，他要求查看一下我的外汇券。我把外汇券递给他，他把人民币交给我。幸运的是，在“欢乐时光”喝下的那些啤酒对我视力的影响并没有像对我判断力的影响那么大。我看穿了他的障眼法，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有一半人民币从他的袖筒里滑落出来，这是我应该拿到的，但差一点儿就失去了。反正我设法抢回了我的外汇券，并确定没少一张，然后才把我手中属于他的那半人民币扔还到他的脸上。我恨自己又一次犯了战术性的错误。换钱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法则是“决不要先把自己的钱掏出来，直到数过对方的钱并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决不重犯，决不重犯，决不重犯！尤其是在度过“欢乐时光”后！

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我们赶往乌鲁木齐机场。我们终于要离开这个工业城市，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再见了乌鲁木齐！我们前往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伊宁，地处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线旁边中国一侧。乘大巴两天才到，而坐飞机只需90分钟。显然，我们还是坐飞机去的好，但是机票不是随时都能买到的；飞机也并不是天天飞。我们还算幸运，到达乌鲁木齐的当天就预订上了机票；但是直到我们出发的前一天且机场打来电话确认飞机已准备起飞后才允许我们实际购票。我们也早就准备好了。为了赶紧离开这个城市，我们甚至做好了随时放弃在假日

酒店“欢乐时光”的美好享受的准备。次日一早，我们5： 30就起床，然后把宾馆看门人叫醒，看门人又叫醒了楼层服务员；楼层服务员检查完我们的房间，确保我们没有把宾馆的毛巾偷走，这时我们才获准离开宾馆，前往几个街区外的航空售票处，机场班车正在那里等着我们。班车6： 30准时开车，只用20分钟就到达机场；到达机场以后才发现，我们还要在这里无所事事地耗上两个小时。我们就这样干等着，直到9点钟，我们的航班终于广播要登机了。我们从保安身边鱼贯而出，向停靠在跑道上的一架波音737飞机走去。这时，一个保安朝着我们狂吼，并指向另一个方向。原来，我们的飞机是一架伊尔-224涡轮螺旋桨飞机，而它就停在飞机维修库的外面。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不过，我们当时感觉运气还不错。我们走过去，登上飞机，加入了其他30位幸运人物的队伍。

空姐站在机舱门口，提醒大家本次航班确实是飞往伊宁。我们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好，等待飞机起飞。伊宁离这里只有90分钟的路程，但是我们首先得飞过天山的一个支脉，再越过5500米高的婆罗科努山顶峰。我乘飞机旅行已有45个年头了，但当我们把乌鲁木齐甩到身后飞近婆罗科努山的时候，发现我们离山如此之近，只比亲 身走在山顶差那么一丁点儿。如果山上有野羊的话，我们肯定能看得清清楚楚。当时已接近20世纪尾声，但飞行还是全凭直觉行事。我不禁回想起母亲给我讲过的有关早期商业航空的一些故事。60年前，她是美国第一届空乘专业毕业班的空姐之一，当时在美洲航空公司服务。那个时代，空姐仅凭一张漂亮脸蛋儿还不足以取得飞行资格，还必须是注册护士。乘飞机不仅是一种出行方式，还是一种冒险行为，只有那些火急火燎赶时间的人以及疯子才会乘坐飞机。

据我母亲讲，飞机每个月至少有一次会降落在机场以外的地方。有时是为了躲避糟糕的天气，有时候是为了加油，而有时仅仅是为了搞清楚他们到底身处何地。此时此刻，我们至少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虽然并不知道为什么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正在5500米高的婆罗科努山顶峰以上300米处飞行。伊尔-224型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淹没了机上同行乘客们惊恐的喘息，他们和我们一样，搞不

明白飞机为什么飞得这么低，以至于雪崩激起的水晶般的雪尘都在我们眼前清晰可见。

天山是乌鲁木齐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与以西的伊犁河谷的分界线，而婆罗科努山则是天山最北端支脉中的最后一座雪山。显然，机长在利用绝好的天气省油，他飞得如此之近，我们马上就要掏出念珠来了。各路神仙肯定都来到了舷窗外面。好在我们安全地飞过婆罗科努山犬牙交错、白雪茫茫的顶峰，开始缓缓下降，飞机掠过一片宽广的高原，上面点缀着哈萨克牧人的白色毡房。它们看上去像数不清的蘑菇 —— 我说的是毡房，不是牧人 ——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牧人们，飞机飞得太低了。几分钟之后，高原一分两半，我们沿着伊犁河向西飞往伊宁，这里是我们丝绸之路上经过的又一 片绿洲。

第十三章　伊宁：民族英雄的流放地

早在公元前3世纪，在匈奴人的逼迫之下，几个游牧部落放弃了他们在河西走廊的牧场来伊犁河谷避难。其中就有乌孙部落，而汉朝曾派使节张骞前来与其结成联盟抗击匈奴，最终联盟没有结成，但其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收回对伊犁地区的控制权，不断地进入伊犁河谷，最近一次是在18世纪为了抗击沙俄对这一地区的侵略。250年后，我们来到了这里，乘坐俄国制 造的飞机降落在伊宁机场，在机场大厅欢迎我们的是说俄语的广播员。

伊宁的西面曾经是苏联，现在是刚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我们很快就发现，到中国的这个前哨来参观，周末不是个好时候。可惜，我们到伊宁的当天恰好是周六。在中国旅行期间，我们从来没有预订过宾馆，而且也不需要。如果第一家宾馆住满了，那么到稍微差一些的第二家总会有房间的。来到伊宁，我们转了四家宾馆才最终找到了一间简朴的客房。伊宁的宾馆房间之所以比较紧张，是因为城市离边境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每到周末，这里就塞满了来自俄罗斯

和哈萨克斯坦的做小买卖的无产者。迄今为止，我们在丝绸之路上旅行所及的地方遇到的都是维吾尔人、汉人，还有几个从草原下来的哈萨克人。突然在街上遇到几十个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蓝眼睛、红头发的俄罗斯人，我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盯着人家看，难以相信我们还在中国。不过，我们在城里见到的俄罗斯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匆匆的过客。

伊宁街边一景

中国将伊宁收复的时候，大多数居住在伊宁的俄罗斯人到边境的另一侧（苏联）投奔了自己的亲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离开了。有几千人决定留下来。想象一下，在中国的土地之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布置圣诞树、唱着圣诞颂歌庆祝圣诞节，而且节日延续三天三夜，或者直到喝完伏特加为止。

这几千名居住在中国边境这一侧的俄罗斯人都是东正教教徒。18～19世纪期间，基督教中一支改革派在俄罗斯宫廷占据了上风，开始迫害坚守传统教义的基督徒。有些人拒绝改变信仰，一路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境内，他们就是居住在伊宁的俄罗斯人的祖先。我们到访伊宁的时候，此地的俄罗斯族的人口接近一万。这些俄罗斯人仍然在周三为了赎犹大之罪而全天禁食，周五为了纪念基督遭难也禁食一天，他们每年还在1月7日过圣诞节。

在伊宁，除了俄罗斯人，还有鞑靼人（鞑靼人即塔塔尔族，有时鞑靼泛指中国北方各民族。

西方社会通常将蒙古泛称为“鞑靼”。 —— 编者注 ）。他们的祖先也是来自边境的另外一侧。鞑靼人与俄罗斯人以及中亚的其他斯拉夫民族同根同源。但是鞑靼人对这些传统进行了独特的改变：他们尊奉穆罕默德（而不是耶稣）为自己宗教的创始人；他们认为成吉思汗的游牧部落（而不是伟大的斯拉夫人）是自己的祖先。如果再加追问，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祖先往前追溯至一只母狼。即使现在，为了驱魔避邪，鞑靼人还是喜欢把狼的后腿骨挂在脖子上。每逢鞑靼节日，老妇人们会装扮成狼的样子。

霍尔果斯边境贸易市场

睡了一晚，我和芬恩才从旅行的疲劳中缓过劲儿来，接下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边境参观。伊宁的一家旅行社几乎每天都会组织一批人到位于中国境内的边境市场去参观。我们付了钱，和其他大约20位来自中国各地的游客一起去看看那里的市场到底在买卖些什么东西。两个小时后，我们找到了答案。

市场位于一个建在离边境约一公里的一块闲置的农田上的仓库内。一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站在门口挡住我们的去路，说必须付钱才能进去。进市场还得付钱？头一次听说，但我们很快就默认了，每人付了10块钱走了进去。市场里面全是卖衣服的中国人和买衣服的俄罗斯人。据导游讲，俄罗斯人通常早晨抵达市场，兜售望远镜、手表、皮靴以及其他轻工产品。然后，他们用赚来的钱买进

中国生产的衣服，带回到边境对面的俄罗斯销售。这里最受欢迎的商品是羽绒服。在拥挤的人群和衣服中间挣扎了大约5分钟之后，我们最后放弃了努力，走了出来。这和我们想象中的市场不太一样。

在旅游团各位团员狂热的购物欲得到满足之后，我们来到附近的边境检查站。此处为“霍尔果斯”口岸，据说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上主要的货物集散地。虽然它比柏林墙逊色很多，但我们还是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转身返回伊宁。不过，我们的游览还没结束。

从边境返回伊宁的途中，我们的车子拐上一条岔路，驶向一座蓝 色琉璃瓦覆顶的波斯风格的陵墓，这就是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麻扎，意为新疆伊斯兰教圣裔或知名贤者的坟墓。——编者注）。秃 黑鲁·帖木儿汗是成吉思汗第7代孙，他从蒙古族祖先手中继承了一个治下疆域包括伊犁河谷地带在内的王国。秃黑鲁·帖木儿汗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统治者，也有很强的求知欲。作为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同时他还号召自己的臣民也信奉伊斯兰教。他的后代在统治帖木儿帝国的300年中，发誓要让整个亚洲皈依伊斯兰教。截至1405年，帖木儿大帝将帖木儿帝国的版图扩张至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他的军队征服了叙利亚的大部分、东土耳其、北印度和俄罗斯南部。正当他计划入侵明朝的时候，帖木儿突然去世，他的继任者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使异教徒皈信。总之，从秃黑鲁·帖木儿汗到帖木儿大帝，再到他们的继任 者，伊斯兰教开始在亚洲地区广泛传播。时至今日，伊斯兰教仍然是丝绸之路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这一点还要归功于他们作出的先驱性的努力。

惠远古城鼓楼

除了到秃黑鲁·帖木儿汗的陵墓参观之外，我们还在惠远（乾隆皇帝在平定了准噶尔蒙古贵族叛乱之后在今新疆地区设立“伊犁将军”，并修筑了惠远城为其驻地。从此惠远成为新疆地区的军政中心。——编者注）稍作停留。这里曾经是新疆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我们来到老城中心参观19世纪中叶被贬官到此的林公的住宅。

林公的全名为林则徐。1838年12月，他被道光帝任命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广州地区查禁鸦片事务。1839年春抵达广州后，林则徐对当地外国商人下达最后通牒，通告他们上缴所有鸦片后才准予离开。

秃黑鲁·帖木儿麻扎

但是鸦片贸易仍在继续，9个月之后，即1840年的1月份，林则徐进一步采取措施，宣布广州对英国商船永久关闭，之后又悬赏销毁英籍商船、捕杀英国人。于是，英国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鸦片战争。中国军队战败，颜面尽失，林公后来也因此获罪，被发配到清朝最遥远的角落，也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惠远。

流放反而使他成为民族英雄。据我猜测，在他被流放后的几年中，英国人在贸易谈判中不会再听到林公的名字了。林公不仅率先在中国南方掀起对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抵抗，发配伊犁后还发出了警惕北方沙俄侵略的呼吁。林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1871年，沙皇的军队侵入伊犁河谷，借口是天山另外一侧发生叛乱，他们需要自卫。十年以后，圣彼得堡逼迫北京将河谷的一部分割让给沙俄。我们还在附近参观了林公流放期间居住过的院子，除了两只石狮子外，其他可看的并不多。我们最大的发现当属鼓楼对面商店里的两瓶冰啤。至少我们在回到伊宁前解了解渴。

旅游结束后，我们意识到身上的人民币又快花光了。回宾馆的路上，我们停下来与当地一群换汇的人讨价还价。我花光了外汇券，但身上还有几张本杰明·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即美元百元大钞，因其正面印有开国元勋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而来。 —— 译者注），我问一百美元能兑换多少钱。我很惊讶，竟然能换到700元人民币，这比通常的黑市价还要高出 5%。我又一次决定豁出去了，而我也又一次见识了最黑的黑市新招数。

通常情况下，当换汇的人喊出不同寻常的高价，尤其是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这时买家应该要小心了。但是我们把身上所有的人民币基本上花光了，而且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不承认人民币以外的其他任何币种。我们在乌鲁木齐刚刚得到的兑换外汇券的教训是：在数清楚对方的钱并安全地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之前，不要掏出自己的钱。这一次，我把700元人民币放到口袋里之后，才把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递给了换钱人，这时他叫来了他的同伙。他的同伙把百元美钞对着光线举起来看，然后卷起来，接着用手反复地擦拭，好像是在看钞票上的油墨是否会被擦掉一样。果然，那人让我们看到了他手上的墨迹，接着把钞票还给了我，说是假钞，要我退还他的700元人民币。正当他把我的钞票递还给我，我伸手从口袋中掏出那700元人民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还给我的钞票和我给他的看上去不一样！不用展开就知道这是一张面值一美元的。这时我建议如果他真的认为我给他的是假币的话，我们可以找附近的警察来说理。最后，他的钱留在了我的口袋里。我又一次侥幸逃脱骗局。

近年来，伊宁以其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开放的边境贸易而吸引了众多的内陆居民来此经商。但是，这个地区在人口构成上还是以维吾尔、哈萨克以及其他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为主，例如锡伯族。

锡伯人的故乡原先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国东北地区。17世纪满族人征服中国建立清朝之后不久，把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派遣到伊犁河谷，万里长征在屯垦区戍边。6年后，锡伯人请求乾隆皇帝允许他们回归故里，但是皇帝的回复却是将他们

的服役期再延长60年，从此以后他们就在伊犁定居下来。在过去的200年中，他们在此地的人口增长到3万人，大多数居住在伊宁西南20公里外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这里也是他们1764年初到新疆时所定居的地方。被满族征兵从军之前，锡伯人一直以打猎和捕鱼为生；但他们到达伊犁河谷以后，被迫以农耕为业。每年农历四月十八，他们都会举办射箭和摔跤比赛，以纪念自己的祖先集体迁徙的日子。当年他们的祖先在途中整整跋涉了17个月，而且多数人没有到达目的地。但是锡伯人的纪念活动远远比不上蒙古人每年在巴音布鲁克举办的那达慕大会，而我们前往丝绸之路下一站的路上正好经过巴音布鲁克。

我们早就听说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人穿过巴音布鲁克草原前往库车，但我们实在不想回到乌鲁木齐。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我们抱着撞大运的心态来到当地的汽车站时，竟然搞到了两张直达库车的车票。但车站站长坚持要我们付双倍的价钱。迄今为止，由于肤色不同，在我们买火车票、飞机票或者船票的时候都要付双倍的钱；而参观历史古迹则要付十倍；但让我们以双倍的价格买汽车票，这还是第一次。作为旅行者，我们对此也只能叹息一声，为了能够离开此地，我们什么价钱都愿意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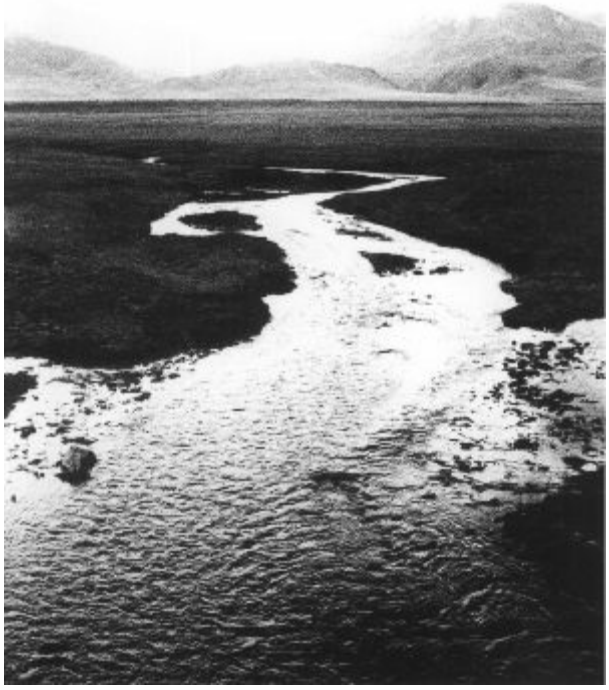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巴音布鲁克大草原：超现实主义

次日清晨，我们登上每天从伊宁发往库车的长途客车。这总共两天的车程成为我在中国最让人难忘的汽车旅程之一。车在雨中出发了，之后一路沿着天山光秃秃的山麓和伊犁河蜿蜒前行。河对岸是基本没有人居住的广袤平原，一路上我们看到的骆驼比人都多。

车顺理成章地坏在了路上。虽然这里不是出机械故障的理想地点，但是在司机设法修理引擎故障的时候，我们至少还能打个盹！普通故障中国的客车司机一般都能修好，我们的司机也不例外。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继续在荒野中的行进，傍晚时来到一个孤零零的十字路口，这里一条路往北通往乌鲁木齐，另一条路向南通往库车。

我们转向南行，片刻之间我们的车就开始盘旋驶上“之”字形的山道，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急转弯，我们进入了天山的另外一条支脉。山坡上长满了冷杉，一切都笼罩在雾气中。途中我们经过一顶毡房，看到毡房外面有几匹小马驹，还有一辆

摩托车。毫无疑问，摩托车是为了进城用的。车子开到山顶时，我的高度计显示的数值为2550米，此时我们正行驶在暴雪中。山顶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高原，而这也就是我们要去的巴音布鲁克高原。但巴音布鲁克县城所在地则是周围百公里之内唯一的“城镇”，我们还要行驶一小时才到。



途中风景

巴音布鲁克汽车站

雪开始下得小了一些，离开伊宁11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驶进位于巴音布鲁克县城城北的汽车站。我们向几个街区之外的城中心望过去，一家剧院映入眼帘。它是县城唯一一栋没有蜷缩在地面上取暖的建筑物。虽然娱乐的诱惑就在不远处，我们还是按照日程先登记入住在汽车站里最好的一个房间。我们花了40块钱得到两张床、一堆毯子、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煤炉。之后的事实证明煤炉反倒成了麻烦—— 后面我还会讲到。

我们穿上秋衣秋裤，开始溜达着去剧院。这时两位妇女骑着炭黑色的小马跃过一条小溪，沿着街道向我们走来。她们留着长发，全身裹在一层层的衣服里面，如果不是看到她们的长发，我们还真猜不到她们是女人。原来，除了内蒙古和外蒙，巴音布鲁克是最大的蒙古人聚居中心。

巴音布鲁克根本就是一个贸易站，牧人来这里用羊皮交换煮饭用的铁锅等工业品。芬恩和我琢磨着这里有什么可买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是来买炒锅或暖瓶什么的。看到一家小商店好像是卖外套的，我们就从门口探头进去仔细观望。女店主问我们想要什么。此时天上还在飘着雪花，芬恩感觉有点冷，所以我们就问她店里是否有厚外套。她说店里没有棉衣，但自己家里倒有两件。她便带我们穿过4个街区来到位于城镇边上的家中。

显然服装店的生意不错：她家里有一台小彩电，一部收录机，还有一架小电子琴。她从卧室兼仓库里拿出芬恩需要的东西：一件橄榄绿军服样式的外套，里子是一整只羊皮。至于价格，她说要200元人民币，还不到40美元。太棒了。不管是多冷的天，穿上它保证暖和。全副武装以后，我们溜达着回到汽车站那间有煤炉的温暖客房中，因为剧院那天没开门。

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巴音布鲁克。但是每年夏天，这里吸引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赏可以称之为“蒙古人奥运会”的那达慕大会。除了摔跤、射箭和骑马比赛之外，蒙古人还举行马球比赛。比赛就在镇子外面举行，所有的参观者都能在这儿找到住的地方，纵然有人只能大地当床星星做被。当地没有旅馆，只有汽

车站有一二十间客房。我们很高兴能住在室内，而且房间里还有个炉子。

事实上，整个汽车站只有我们的房间里有一只炉子。于是，其他游客轮流到我们房间里来取暖避寒。我们刚到车站的时候还在下雪，但夜幕降临后，这里已经是繁星满天了。我们暂时离开温暖的房间到汽车站“饭店”用晚餐，每个人的晚餐都是一样的：羊肉炖土豆。饭后，我们到广阔的户外活动了一下，然后回到房间，打开了最后一瓶红酒。这是一瓶不错的“丝路明珠”牌的解百纳。刚喝到一半，我们接待了最后一批来我们房间的访客。这次来的是6位年轻男子，每个人手上都闪耀着镶嵌硕大红宝石的金戒指。

我们给他们倒上酒，他们尝了尝，几乎都吐了出来。我们猜测，干红在丝路上不会有什么前途。然后，轮到他们让我们惊讶了。他们拿出了口味更加令人生疑的东西，然后掏出火柴和锡纸，问我们是否要试试“腾云驾雾”的感觉。

我们握紧红酒酒瓶准备自卫，然后拒绝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没办法，我们只能听他们讲述有关丝绸之路上最新的贸易货物—— 海洛因的故事。他们说，货物全部来自缅甸，它们通过疏漏的云南边境线经过四川、甘肃，最后途经新疆伊宁运往边境对面的哈萨克斯坦。他们还说，货物最终的目的地是莫斯科，那里已经成为“金三角”在欧洲最大的市场。男孩子们手指上戴的宝石戒指就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分赃，现在他们要返回库车把这些小玩意换成资金以便再买更多的海洛因。我们能对他们说的只有“晚安，亲爱的王子们”。

巴音布鲁克草原

就这样，我们在高高的巴音布鲁克高原之上的汽车站旅馆里度过了一夜。高原的海拔是2500米，而其周围白雪皑皑的山脊高度则有5000米。在这荒凉凄惨的高原上，白日里我们看到的唯一的活动便是偶尔有牧民骑马下山用动物毛皮换取生活物品。

我们到这里的时间太晚，不仅没赶上8月份举行的那达慕大会，也错过了看天鹅的季节。如果是春季或夏季来的话，我们可以租上几匹马去巴音布鲁克天鹅保护区游览一番。保护区成立于1980年，包括天鹅湖和周围的沼泽地在内共占地10万公顷。湖面长10公里、宽30公里，这里是72种候鸟的栖息地，其中最著名的天鹅有3种，分别为大天鹅、小天鹅和疣鼻天鹅。

但是天鹅早就飞走了。屋外不时有几片雪花在繁星中飘舞着，而屋内有五六位游客正围着炉子暖手，他们很奇怪我们为什么老是喜欢呷红酒而不愿意“腾云驾雾”。显然，在这里，海洛因是十足的新玩意，人们并不知道它的厉害。等到他们回到自己没有一丝热气的房间，我们的酒也喝完了，于是上床睡觉。夜里，我感觉自己听到了一声狼嚎。

如今仍然有5万蒙古人还在巴音布鲁克高原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蒙古人四海为家，在13和14世纪蒙古人对亚洲大多数地区的征服行动中

更是如此。一支被称作“土尔扈特”的蒙古人在今俄罗斯南部定居下来，18世纪时被沙皇的军队驱赶，他们被迫回到中国寻求庇护。从此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生活在巴音布鲁克高原上。

早上5点钟时，闹钟响了，我们乘坐的汽车半小时后发车。屋内的炉子在夜间熄灭了，所以我们躲在毯子下面尽可能地多待一会儿，然后飞快地穿上衣服，一把抓起行李走出房门。汽车就停在停车场门外，司机已经发动了引擎。几分钟后，车轮又滚动起来。天上看不到太阳的影子，只有月亮像一只露着牙嬉笑的猫，陪伴着它旁边的猎户星座。司机说，必须赶在太阳出来把路上的雪变成光滑的冰面之前赶到山口，否则就不能过山了。所以，我们只能轰隆隆地穿过巴音布鲁克高原在黑暗中前行。

除了我和芬恩，车上的每个人都在打哆嗦。我穿着丝质秋衣秋裤，而芬恩则包裹在“整张羊皮内”，这是他头天晚上刚刚买的。我们的车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行驶在巴音布鲁克高原上，唯一的光线来自星星和猫脸一样的月亮，正在此时，车上的一位乘客想打开一扇车窗透透气。很不幸的是，窗子全部被冻住了，根本打不开；他只能站起来走到车门那里，这时所有乘客都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比如点上今天的第一支烟，或者想象着暖暖的太阳。

车子在黑暗中轰隆隆地前行，我们也想象着有狼正在车外漫步，等着我们的车子在路上坏掉，这时我想起了几年前读过的满族作家写的一个有关蒙古猎人和狼的故事。故事很长，但我们前面的路也很长，而且此时离拂晓尚有一个小时。我还是把故事的开头跳过，直接从故事的核心说起。

一天，一位蒙古猎人正穿行在桦树林中。他什么也没有猎到，甚至连野兔的踪迹都见不到。对这位猎人而言，绝对是最糟糕的一天。最后，当他走出林子的时候，突然停住了脚步，扑倒在地上，连滚带爬地躲到了树林后，趴在树林边的雪堆后面，眼前看到的是一幅古老而壮观的景象：附近的山丘上一动不动地站着18只狼，好像都冻僵了一样。时值二月份，正是动物交配的季节。但是，在高地草

原生活的狼群中，每个狼群只有一只母狼可以生幼崽，那就是王后。这一年，与其他年份一样，王后有了挑战者，两只母狼开始紧张地准备拼死一战。连她们身上的毛发似乎都充满了力量。顷刻之间，整座小山刮起了混杂着白雪与鲜血的旋风，两只母狼为争夺做母亲的权力而发出的嚎叫和咆哮声回荡在雪原上。

那个初春，老王后被“废黜”，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同时，公狼们轮流为胜利者舔舐着伤口；狼群又出发了，只留下失败者独自疗伤。躲在附近桦树林中的猎人长出了一口气。他手中有一杆猎枪，但是一支猎枪对付狼群是没有用的。当然，如果对付一只独狼，则另当别论了。老王后一瘸一拐地下山向他的方向走来的时候，猎人把枪举到了肩头。

突然，老狼停了下来，嗅了嗅空气，改变了方向。她慢吞吞地接近了一个雪堆，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只钢管正在瞄准她。这时猎人突然发现雪堆之下好像有什么活物，如果他开枪射击不能打中母狼的话，很可能就会击中雪堆下的活物。他知道雪堆下面是什么。没时间思考了，必须马上行动。他抓住一根桦树枝子，把它掰断，掰断树枝的声音在雪原上回荡着，母狼停下来，发现猎人站立起来把枪瞄准了自己。老狼没有扑进雪堆中，而是闪电般地跑开，消失在一片桦树林中。

天山

猎人放下枪来，走到雪堆旁。他先是抬头再次确认一下狼已经跑掉了，然后开始挖雪。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雪堆下面拉出一个人来，那个人手中还攥着几块石头，显然是惊慌之中捡来希望可以用来抵御刚刚拥立了新王后的狼群的攻击。那个人显然是外来的，身穿一件崭新的皮外套和厚厚的马甲，脚上穿着新皮靴，但没穿毛袜。他整个人都冻僵了，好像是一尊木雕一样。

猎人把那个冻僵的人翻过来，把手放到那人的鼻孔处，还有呼吸，人还活着！但是如果猎人不赶快采取行动的话，那人肯定活不了多久了。他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挂在脖子上，然后用刀子把那个冻僵的人的外套剥下来。几千张百元人民币钞票从那人马甲的衬里中掉出来，散落在雪地上。猎人的大脑停止了思考，其实他也没有时间思考。他把钞票拣起来，塞进那人的塑料袋里，然后用自己的腰带疯了一样地抽打那个冻僵的人。不出几分钟，那人已经是遍体鳞伤了。最后，冻僵的人睁开了眼睛，并有了意识，但是猎人还没有停下来，这时他开始抽打那人的双脚。冻僵之人打了个滚，蹒跚着站立起来，开始跑了，或者说尝试着跑起来。猎人收拾起自己的猎枪和那人的东西，像赶羊一样，一会儿向这边赶，一会儿又向那边赶，以便使那个人活动起来，尽量出汗。最后，他把那人赶进一间无人的草棚里，这里是当地的猎人在草原上过夜时使用的临时住所。那个人畏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猎人生起一堆火，然后拿过其他猎人留在小屋里的一瓶烈酒猛喝了一口。他把瓶子递过去的时候，这时他已经认出了那个人是谁。

这个人几个月前从江苏来到草原，指望能在此发大财。他赚到的钱和赚钱工具都在那个装有2万人民币和一架海鸥相机的塑料袋子里。那人的惯用伎俩是为牧民拍摄照片，并许诺把照片邮寄给这些家庭—— 当然，都是要收钱的。但是他用的是个空相机，里面根本没有装胶卷。猎人和他的家人也曾经被这个人欺骗过，他发誓第二天早晨要与这个江苏人算账。然后，就进入了梦乡。

夜里，一只狼不停地嚎叫。第二天早晨，猎人发现草棚里只剩他一人了。他一把抓起枪，就去追那个人，那个让全家人穿上最好的衣服却又骗了他们的人。猎

人没费什么劲就发现了那人的踪迹，但是他还看到有另外一串脚印。这串脚印属于昨天那只要攻击这个江苏人但被猎人赶跑的母狼。但是狼的足迹有些奇怪：不是四个爪印，而是三个。这时他想起了昨夜的嚎叫声。母狼显然被金属夹子套住了，为了逃脱，它咬断了自己的一条腿。

猎人追上江苏人的时候，看到那只母狼正蹲在树丛后面，准备发动攻击。猎人举起猎枪瞄准母狼，但是扳机冻住了。他马上意识到，江苏人夜里溜走之前肯定往枪里撒了尿，但是现在做什么都为时已晚了。这时，那只狼看到了猎人，便放下江苏人，转而向猎人扑来。猎人急忙躲闪，但是脸还是被狼爪划破。他设法从母狼背后抓住她，像骑着一匹野马一样骑在狼身上，冲进一个雪堆中。他双手揿住狼脸，把狼的两只眼睛抠了出来，然后又打断了狼的脊梁骨。当猎人最终挣脱出来之后，江苏人又不见了，他又一次追了上去。这次他一定要杀了那个人，因为他居然往自己的枪里撒尿。

猎人知道那人逃走的方向，于是他抄近路来到那人的必经之地，藏在一棵树后等着他。等待的过程中，他把枪里最后一块冰敲了出来，并且确保枪膛里装了子弹。他没有等太久，江苏人就从林中跌跌撞撞地来到雪原上，这时猎人举起枪瞄准了他人。就在这一刻，江苏人停下脚步，举起双手，大声哭喊起来。他并不是向猎人哭喊，因为他并不知道猎人在那里。江苏人双膝跪地，哭喊着要上天发发慈悲，祈求自己能得到宽恕。他的哭声在雪原上久久回荡。猎人的报复心顿时烟消云散。雪原已经原谅了那个人。不然的话，那人如何能在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存活下来呢？猎人放下枪，转过身去，一路走回到两个人过夜的那间小屋。收拾自己的东西时，他发现了江苏人的塑料袋。他打开袋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袋子里是那人从心地淳朴的蒙古牧民那里骗来的2万块钱。原来，江苏人早把钱还了回来。猎人捡起袋子，向家中走去。此刻，阳光洒满了车窗，我们正行驶在高高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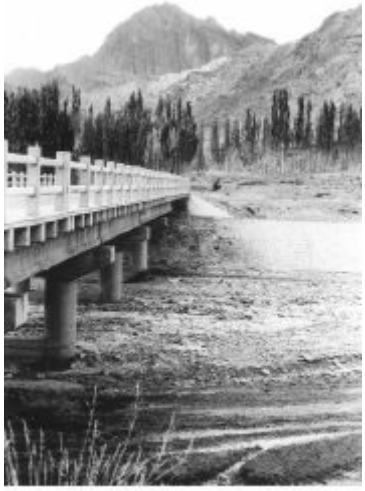
我们是黎明之前出发的，为的是在太阳将路上的积雪变成镜面之前抵达山口。

当太阳跃出地平线的时候，我们开始沿着一条小溪进入天山的一条支脉，然后客车开始爬坡。离开汽车站停车场时，我的高度计读数是2500米。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来到山口时，读数已达到3100米。所谓的山口实际上是一条长长的隧道，真正的山口则在前面几百米的地方。从隧道出来后，司机停下来换轮胎，所有乘客鱼贯而出，一方面是解决内急的问题，同时也到警卫室（兼餐馆和车库）里暖暖手。脚趾刚刚恢复知觉，我们便蜂拥回到车上，开始了下山的路程。车子又一次沿着小溪前进，不过这次是下坡。一个小时后，我们经过一个湖泊—— 大龙池。晨曦中，湖中的鱼儿跃出水面，岸边长满了芦苇。景色真美！这时司机又停下来更换轮胎。我们又一次从车上下来，所有人聚在草地上拍了张集体照：照片上有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海洛因贩子，还有几个老妇人。正是这几位老妇人在离开伊宁的两天车程里不断地为我们提供苹果和羊奶奶酪，这两样实在是绝佳的快餐组合。

换上新车胎后，我们盘旋而下来到一个高山河谷中，在一个检查站停车吃午饭。检查站位于小溪流入平原的地带，我们这才突然发现，我们的车子正在中国最令人叫绝的美景中穿行。除了偶尔一晃而过的黄杨林，到处是一片红色的荒野，看上去就像是地球的骨架最终被挖掘出来的样子。中国人将这里称作“赤沙山”。这简直就是一幅超现实主义风景画。当然，自从离开伊宁以后，我们一路的所见所闻也同样如此。一切都那么令人难忘。

天山美景

第十五章　库车：传说总是残酷的



从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中国边境城市伊宁出发两天后，我们终于抵达库车，重新回到丝绸之路上。按照在路上跑的实际时间计算，从伊宁到巴音布鲁克的贸易站一共用了11个小时，然后又花了9个小时才到达库车。在车上的时间加起来有20个小时。一般情况下，人在连续乘车20个小时后肯定要进医院接受某些治疗了。但是，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在中国乘坐所有交通工具旅行中所经历的最愉快的20个小时。一路上车辆很少，司机一次也没有鸣过喇叭。而与我们同行的全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他们实在是一群多姿多彩又和蔼可亲的人。沿途景色精彩壮观，最后一段经过赤沙山的风景更是如此。对诸如黄山这样的美景奇观，游客肯定要拍照留念，但是赤沙山就像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坐在车里，看着车窗外的壮丽景色一闪而过。

我们就这样驶进了库车，又一次回到丝绸之路的主线上，因为我们之前在吐鲁番离开了丝绸之路主线沿其支线一路探索了乌鲁木齐和伊宁。丝绸之路主线从吐鲁番向西延伸至库尔勒，然后到达库车。不知道我们没去库尔勒，是否错过了什么。朱迪·博纳维亚在她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中，曾这样写道："除了铁门关（铁门关是丝绸之路上最险要的关隘、咽喉，是中国古代26座名关中地势最险峻、战略价值最重要、控制力最强悍的雄关。 —— 编者注 ），这里没有值得一提的历史遗迹，而铁门关也只剩下一堆砖头而已。"我们期望在库车的发现至少要多于库尔勒的那一堆砖头。

赤沙山

库车是丝绸之路上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具体有多古老，考古学家尚不能确定。公元前2世纪，汉朝开始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至丝绸之路的时候，库车是汉朝到身毒（今印度）之间的丝绸之路上36个王国中最大的王国龟兹国的都城。当时其城墙长达8公里，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有几段汉唐时期建造的城墙可供人们参观。在古老的汉代城墙内，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但尚未断定其具体年代。但不管怎么说，三千年前已经有人在库车及其周边地区生活了，误差应该不出几百年。

具体是什么人在这里生活还有待判断。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人应该是印欧语系早期部落居民的一支。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库车人热爱唱歌跳舞，早

期到访的汉人对此有着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库车音乐成为中国唐代最流行的音乐形式。你能想象中国音乐中假如缺少了琵琶和被称作“箫”的长笛会是什么样子吗？这两样乐器都是由库车引入中国的，与之同时引入中国的还有全新的服饰和舞蹈形式。敦煌和其他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石窟中的奏乐以及舞蹈画面绝大多数以库车的乐舞为模本很好地呈现了当时生活在古代沙漠绿洲上的人民的世俗生活场景。

司机对我们将要换乘的驴车车夫大声吆喝，告诉车夫他跟我们都是老朋友，不要多收我们的钱。然后，我们就乘着驴车前往我们自己的小绿洲—— 库车宾馆。离我们下车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新开的豪华宾馆，但是库车宾馆更符合我们的步调。这里安静、朴实，而且还有餐厅；餐厅里不仅备有啤酒，还有中国最好的白兰地，才10块钱一瓶。

库车羊肠小道

我们在享用第一顿热饭菜和精选的冰镇啤酒时遇上了当地外事办公室的头儿，他也是来这儿吃午餐的。一听说我们是经由巴音布鲁克高原来到库车的，他说我们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没有通行证和向导陪同，外国人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对他提供的信息表达了谢意，并且发誓再也不会干违法的事，接着又叫了一瓶啤酒。

我们并没有在宾馆餐厅待太久。天色尚早，我们打算去库车的几个景点去看

看，虽然这里的景点并不多，但还是挺让人感兴趣的。我们先从离宾馆不远的一个号称“鸽子杀手”的陵墓开始吧。那人名叫莫里那·阿沙丁，他是1300年前来到库车的阿拉伯传教士。一天，阿沙丁杀了一只鸽子，第二天就突然倒毙。不知为何，他的弟子们却认为这是个吉兆，于是为他建了一座陵墓，他的墓穴至今还保留在库车。坟墓位于一座小清真寺旁边。因为没有任何路标，我们问了路人最终才找到地方。

库车大清真寺更容易找得到，但是要比杀手墓远一些。它位于老城的正中心，应该是新疆第二大清真寺。虽然清真寺外表宏伟壮观，但我们对村民的日常生活更感兴趣，于是我们从清真寺前走过，直接来到其后面迷宫一样的小巷子中。库车的大巴扎也值得一看，但只有周五才有，我们到库车那天并非周五，我们只能到处瞎逛。但是除了古城墙遗迹之外，其他真没有什么好看的。于是，我们就回到宾馆，尽情享受着热水澡和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床。库车也许已经辉煌不再，但仍然不失为一片绿洲。

“鸽子杀手”墓

次日早晨，我们决定再往更远处探索一番。但是我们需要自己雇车，后来发现费用相当贵。在敦煌或者吐鲁番，一辆能坐五个人的小型面包车一天的费用不到200元。但是在库车，通过当地外事办公室斡旋才租到的一辆马上就要散架的吉普

车就花了我们350元。我们好像也别无选择，付了钱立刻赶往我们想看的最后一组遗址和佛教石窟。

我们这次的参观活动从游览苏巴什佛寺遗址开始。它位于库车县城西北方大约20公里处的库车河两岸。河水是从附近的克孜尔山中流淌出来的。河的两岸相隔差不多一公里，冬天可以直接走到对岸去。我们到库车的时候是秋天，乘吉普车只能驶入一侧河岸。

苏巴什与其说是一个城市，还不如说是一个佛教中心。河两岸的遗址上散布着几十座残存的佛殿、佛塔、墓塔以及僧人坟墓。这里在12世纪遭到毁坏之前被称作“昭怙厘佛寺”。7世纪玄奘往印度取经的途中曾在此逗留过。当时玄奘曾经记载，本地平民家庭出生的男孩子，其后脑勺都会用一块木板压平。考古学家最近在苏巴什发掘出一座公元4世纪的古墓，结果发现墓主人的颅骨正是如此。不幸的是，该墓及库车其他古墓中的出土物不再对外展出。城中的博物馆已经无限期关闭，原因是某些展品莫名其妙地失踪，然后出现在国外博物馆的展柜和私人收藏品中。

虽然很多展品遗失了，但当年苏巴什的昭怙厘佛寺肯定是个不同凡响的地方，尤其是四世纪下半叶库车最著名的人物——鸠摩罗什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早些时候我们在武威和敦煌曾经遇见过这位最伟大的佛教翻译家。走在废墟之上，我们不禁感叹，我们正踏着两位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玄奘和鸠摩罗什）的足迹前行。

库车大清真寺

苏巴什遗址1

苏巴什遗址2

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今库车）国国王的妹妹，名叫耆婆。美丽又聪明的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一天，一位来自罽宾（罽宾，古代西域国名，其具体地理位置史学界尚无定论。西汉至晋初时称“犍陀罗”。 —— 编者注 ）的年轻的佛僧偶然来到龟兹。看到鸠摩罗炎的第一眼，耆婆就知道找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便要求哥哥为自己主婚。国王很高兴自己的妹妹最终找到了意中人，便强行命令鸠摩罗炎破戒后与耆婆结婚，次年耆婆即诞下儿子鸠摩罗什。

苏巴什的古城墙是丝绸之路上除吐鲁番郊外的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之外最壮观的遗址，也是人们最容易接近的地方，但我们还是需要乘吉普车才能到达这里。既然我们租了一整天的车，我们便接着往前开。离开苏巴什，我们的下一站是位于库车县城西北的一座孤寂的烽火台，从台上可以俯瞰另外一条河。与库车河不同，这条河是一条干涸的、由结晶盐形成的河流。暴雨将附近山中的结晶盐冲刷下来，带到了河床中。烽火台建于3世纪，目的是扼守通往山中的路，也就是我们头一天进城走的那条路。烽火台有15米高，支撑顶部瞭望台的木柱子仍在原地。土墙脚下的一个牌子上标有此处的名字—— 克孜尔尕哈土塔。维吾尔语中，“克孜尔尕哈”有“女儿不要死”之意。

传说，曾经有一位暴君统治库车地区，他十分宠爱自己的女儿。有一天，一个

巫师告诉国王，如果他的女儿在百日内与人类有任何接触，她就会死去。为了避祸，国王让公主搬到这个烽火台里居住，每天的食物和水都用滑轮吊上去。到了第99天，国王为女儿送了一个苹果，这是她最喜欢吃的水果。但咬苹果的时候，一只蝎子从苹果中爬出来，狠狠地蜇了她，公主当场毙命。悲痛欲绝的国王匍匐在烽火台下，大声哭喊着："女儿不要死。" 他从中也悟到：不管一个人有多大的权势，悲剧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自此以后，当地人就管这个地方叫做"女儿不要死烽火台"。

克孜尔尕哈土塔

看完烽火台，我们继续前进，计划到一度使库车在艺术方面与敦煌齐名的佛教石窟探索一番。第一组石窟并不远，位于库车咸水沟干涸河床对面的一组崖壁之间，它们被称为"克孜喀拉罕石窟"，共有四十多个洞窟。管理人员接待了我们，并为我们一个一个地打开了钢制的大门。我不知道当局花费巨资建造钢门的原因，因为这里可看的东西并不多，只有几片斑驳的绘画，偶尔可见几尊眼睛被凿掉的佛像。

我们又晚到了一个世纪。这次又是德国的考古学家冯·勒柯克抢先把这里的壁画偷走运到柏林。对此，一位失落的俄罗斯人将同样的失望情绪写在一个石窟里光秃秃的墙面上。我们无法读懂他所写的内容，但落款日期是1939年11月6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

我们回到吉普车上沿西北方向继续往前开，一个小时后到达一组坐沙于悬崖峭壁之上的佛教石窟——　克孜尔千佛洞。“克孜尔”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红色”，因横亘于库车与高原之间的山脉而得名。停好车之后，我们在看管员那里办理了登记手续，然后沿着新建的钢质阶梯往上走，去上面参观那几十个幸存的洞窟。冯·勒柯克没有把佛洞中的宝藏席卷而空，其中有一些洞窟因当时山体滑坡而被掩盖起来。实际上，他在此逗留期间曾经两次差点被砸成肉酱。时至今日，到这里的游客还会被提醒注意落石。

沿阶梯向上攀行的过程中，向导告诉我们说，直到最近这里才有汽车到来，以前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更喜欢沿河而行，这也是僧人们选择在克孜尔河边上的悬崖峭壁上凿洞的原因：有人来此施舍供佛，有人来此祈祷一路平安。克孜尔河从洞窟前面流过以后在不远处就并入库车河，然后先是向东继而向南在克孜尔山脉中穿行，最后汇入塔里木河，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继续向东，最终消失在罗布泊沙漠之中。假如旅行者选择在这些河流的盛水期出行，抵达敦煌之前他们在一周之内都有水可用。一旦过了敦煌，河西走廊中的供水就相对稳定了。

等我们的注意力由河水转回到洞窟的时候，向导提醒我们说，自从政府接管后，已经发掘出两百多个洞窟，其中1/3的洞窟中仍有精彩程度不一的壁画被保留下来。库车地区有整个丝绸之路上最好的艺术家，较之中原的石窟艺术风格，他们的作品更多地受到大夏国以及印度西北诸王国希腊艺术的影响。

我们进入的第一个洞窟里搭满了脚手架，一个学艺术的中国学生正躺在上面临摹洞顶上的壁画。他临摹的画面表现的主题是佛陀在某一次转生遭遇一只饥饿母虎的故事。这是丝绸之路艺术家最喜欢描绘的场景之一。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

叫摩诃萨埵的印度王子，有一天，他与两位哥哥摩诃提婆、摩诃波罗在皇家园林中散步时碰上一只刚刚生下虎仔的母虎。仔细观察后，三个王子一致认为，母虎身体太虚弱，无法继续外出狩猎，为免饿死，不久后它肯定会吃掉自己的幼崽。

摩诃萨埵想得更深。他自己站在一边暗自琢磨：一直以来我都在服侍自己的这身皮囊，而它注定是要坏掉的。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愿从纷乱的凡人世界摆脱出来，同时让自己永葆青春，那该有多好啊！身体不会永久存在的。今天，我要让它有个更庄严的归宿，让它像船一样载我渡过生死之海，到达神圣极乐世界的彼岸。

想到这里，摩诃萨埵让他的两个哥哥先走，自己要和母虎单独待一会儿。然后，他脱掉身上的衣服，躺在了母虎面前。但是母虎没有动，它太虚弱了。但是摩诃萨埵不想这样轻易地被拒绝，他站起来走开了，几分钟后又回到母虎面前，手里拿着一只尖利的竹子。他重新躺到母虎面前，用竹子刺穿自己的喉咙，血涌如注的场面刺激了母虎，它开始采取行动，吃掉了摩诃萨埵，也就是佛陀的前生之身。

一直以来，这个故事以语言或艺术的形式被无数次地重新讲述。同时，它也不断地提醒着信徒们：慈悲心是最伟大的美德；奉献越多，得到的就越多。

在一个小时的游览过程中，向导带我们参观了几十个洞窟，但她告诉我们“其实最好的壁画在山的后面”。遗憾的是，只有专家或付得起大价钱的游客才被允许到那里参观。那些洞窟当年因为滑坡而免遭洋鬼子艺术收藏家的洗劫，静静地埋藏了数个世纪，直到最近才被重新发现。

对于像我俩这样的普通游客，景区只开放有限的几个洞窟，芬恩和我对此耿耿于怀，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没舍得掏钱。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下面的小河，河水在峡谷中流过，将石窟群分为东西两区。我们沿着小河走了不到一公里，便来到千泪泉，并在这里听到一则与石窟来历有关的故事。

传说，库车的某位国王有一位女儿，即美丽的昭尔罕公主。有一天，昭尔罕遇

到一位英俊的石匠，两人坠入爱河，石匠要求国王把公主嫁给他。但是国王不愿意把可爱的女儿嫁给一个普通的石匠。于是国王提出要求：“既然你是石匠，就为我在峡谷中的悬崖峭壁上开凿一千座石窟吧。只有开凿完毕，我才同意这桩婚事。”石匠立即投入工作。但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三年过去了，公主来到峡谷，只见到了石匠干枯的尸体，她的眼泪顺着悬崖上情人凿好的山洞流下来，一直流到今天。

这真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爱情故事。我们也很伤心，伤心的是没有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们向导游表达了谢意，然后回到了库车，感觉该看的东西都看过了。当时刚过中午，但我们不想在库车再待一个晚上，于是决定立刻赶往阿克苏。

峡谷中的克孜尔河

第十六章　阿克苏：沙漠玉石胡旋舞

从宾馆取回行李，我们要求吉普车司机把我们送到库车汽车站。事不凑巧，下一趟开往阿克苏的客车四个小时后才发车。但是，库车毕竟位于丝绸之路上。我们不打算在汽车站内久等，便走出车站来到穿过城中心的大路上。这里有很多从其他地方出发途经库车的大巴车。一小时后，我们坐上了其中的一辆，车上竟然还有空座。当然，有空座并不意味着旅程快捷。这辆车就因为交通事故耽搁了一小时，然后又拐到岔路上开了半小时到加油站把油箱加满，以确保我们能跑到阿克苏。

本来4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却在路上煎熬了6个小时，等我们最终到达阿克苏市区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阿克苏是丝绸之路上最奇怪的城市之一，它的城市定位很有问题。显然，当局很想把阿克苏打造成另一个洛杉矶，已经开始把一些主要服务延伸进周围的沙漠地带，期望这个城市不久便会欣欣向荣。

我们的第一站是位于城市东郊的友谊商店。商店很新，价格标得高高的，绝对是为旅游团队开的。我们来阿克苏并不是因为这里有多少好看的地方，只是因为这里处于库车和喀什之间方便我们过夜而已。我们很快就撤退到市中心，在老旧的阿克苏旅馆找到了价格更为适中的住所。安顿好之后，我们来到街对面的一家穆斯林餐馆吃晚饭，也就是在这，我们吃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烧烤肉。所谓的烧烤肉，就是切得很薄的牛肉，先拿到架子上烤过，然后再下锅油炸。说了你可能不信，我们竟然在街边的阿克苏百货商店里买到了詹姆森牌的爱尔兰威士忌。有酒有肉，看来在丝绸之路上，阿克苏还真算不上最差的。

但是，除了享受了一顿不错的晚餐和一瓶威士忌之外，我们在阿克苏还真没有什么可做的。当然，倒是可以参加一次短途旅行，但那需要时间—— 这个我们没有；而且也需要钱—— 这个我们也没有；还需要胆量—— 这个我们还是没有。时间：三到四天；费用：包出租车一天要60美元，车辆等候的那天也要算进去；胆量：攀登阿克苏以北一百公里外的天山山脉最高峰—— 托木尔峰。

托木尔峰高7400多米，伸手可以摸得到天。要在地球上找到更高的地方，只能去攀登喜马拉雅山了。直到1977年托木尔主峰才被人类征服，当时由刘大义率领的中国国家登山队最终成功登顶。三年之后，中国政府在此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将主峰和周围1000平方公里的地方（包括几个冰川）划入保护区范围。当然，没有路通到峰顶，但出租车可以把人带到一个人们可以在两天之内登上一座很高的山峰的地方，那可是令人终生难忘的旅行。不过，我们只想在此过夜而已。

很久以前，阿克苏一度是被称为“跋禄迦”的西域王国—— 姑墨的都城，王国的居民均属于印欧语族。但那都是太久之前的事了。中央政府的代表到达阿克苏的时间最早可以上溯至公元前二世纪，但是直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力才扩展至沙漠绿洲以及周围的王国。千百年来，汉人一直生活在这个地区，但并不总是处于优势。当地居民时而给他们送些吃 的，时而以不怎么和平的方式对他们以前犯下的过失进行报复。但是，贸易的诱惑总是令汉人去而复返。过去的

几十年里，阿克苏成为丝绸之路上汉人最多的城市，大约有15万汉人生活在这里。事实上，在丝绸之路经过喀什蜿蜒进入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前，阿克苏是丝绸之路上最后一个主要的汉人聚居中心。

不管怎么说，我们不想在这种地方多待一分钟，于是我们按照日程首先买了出城的票。我们原本想乘飞机飞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丝绸之路南线，但听说一周只有一两班飞机，况且我们来的日子也不凑巧。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地球上除了南极洲和亚洲的一些出口加工区之外最令人生畏的地方之一。即使在现代，这个沙漠也曾吞噬过整个商队。20世纪50年代，曾有一个西方的旅游团队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旅行，其沿途随处可见先前旅行者的累累白骨。而那些尸骨，很可能是因为缺水或者迷失方向而丧生的游人。在海洋上航行，你可以错过离你最近的那一块陆地，但是在沙漠里，你不能错过任何一个绿洲。

塔克拉玛干占地33.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仅次于撒哈拉沙漠的第二大沙漠。看新疆地图，你会发现有一条从和田穿过沙漠一直向北到阿克苏的虚线。这条虚线并不是路，而是和田河。这条河以及它的支流，发源于青藏高原北缘的昆仑山。某些年份的夏季，融化的雪水充满河道，河水可以一路流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在阿克苏南面与其他几条河流汇合成为塔里木河。古时候，和田河干涸时的河床是唯一一条有把握通过塔克拉玛干的道路，如果你有幸找到这条路的话。

塔克拉玛干沙漠

夏天，河水将昆仑山中的玉石冲到河里，所以这条河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着玉石。和田将本地出产的上等玉石大多输送到了内陆，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只有来自和田的玉石才被称作“玉”。中国人称之为“关外玉”，以别于中国其他地方出产的玉石。而绝大多数从中国古墓中出土的玉，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丝路古国—— 于阗。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早期的中国人那么看重来自远方的这种矿石？他们又为什么在来自远方的种种矿石中对玉石情有独钟呢？诸多答案中，有一种认为和田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存在着某种联系。

“和田”是古代于阗国的现代名称。千百年来，于阗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富饶的王国之一。有历史学家猜测于阗与中国的关系时，甚至认为古代于阗的居民可能与中国人的祖先有某种关联。但在目前的政府取得政权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历史学家不愿意对这种关系追根溯源，因为这可能与“中国文化是独立兴起和繁荣”这种主流观点有冲突。但“文革”结束后，中国的考古学家开始在丝绸之路上陆续有了震惊世人的发现。这些发现说明：很早之前，就有来自欧洲的思想和技术传入中国。

1984年，在和田以东作业的考古学家发掘了一系列2500年前的古墓，古墓中的

出土文物包括雕刻品、陶器以及织物。文物上的图案全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英雄如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以及半人半马的射手形象。考古学家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这些古墓属于2500年前统治小亚细亚大部地区的斯基泰人。不幸的是，2500年离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发端还有一半的距离。

但不管怎样，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到达敦煌绿洲的时候，他们要做出选择：走北线—— 经过哈密和吐鲁番，还是走南线—— 经过于阗？根据政治形势，南线是多数前往印度的旅行者的首选，因为于阗与印度次大陆的文化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唐朝僧人玄奘从天竺（今印度）取经返回经过这里时记录下了有关于阗建国的故事。

公元前3世纪，在阿育王统治印度孔雀王朝的时候，他在妻子去世后娶了一位热情似火的年轻女子为妻，而新王后却喜欢上了他的儿子，也就是王储。因为王储皮肤的颜色像日落时的恒河一样，浓密的头发像虎豹盘踞的丛林一样黝黑。身体如宫廷院子里的榕树一样健硕挺拔。但是，王储对继母的引诱无动于衷，于是继母恼羞成怒，在王储贴身侍臣的帮助下，她诬告王储造反，并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最后将他放逐到拉贾斯坦的沙漠中。这种不义之举惹怒了诸神，不到一年的时间，诸神在王后的葬礼上手舞足蹈地庆祝王储洗雪冤屈。阿育王最终得知儿子的真实遭遇后，把王储以前的侍臣及其家人统统放逐到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地方。翻过青藏高原后，这些人在和田河附近的平原上安顿下来，并建立了于阗国。

这就是他们的后代告诉玄奘的故事。也就是说，先到此地的是斯基泰人，然后是印度人。但不管怎么说，谁统治了于阗，谁就控制了玉石的交易；而在官方联系建立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对于阗有所了解。于阗国人民是一群爱美的人，中国历史记载中最早提及这个遥远的丝路国度时，就提到了胡旋舞。

当于阗商人将胡旋舞与玉石一起带到长安时，时为宠妃的戚夫人似乎很快就习熟了这种舞蹈。结果如汉史记载，戚夫人将这种舞蹈跳给皇帝看，汉高祖刘邦极度兴奋。之后，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先是戚夫人不久为皇帝生了个儿子，然

后她要求皇帝立自己的儿子为新储君，取代吕皇后的儿子。这绝对是天大的错误。皇后姓吕，等皇帝一死，吕后就控制了朝政。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掉戚夫人的儿子，将其毒死；然后，将戚夫人手脚砍断，剜掉双眼，弃于厕所中。吕后可不是好惹的女人，她对胡旋舞当然也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不管她喜欢与否，2200年前，在中国历史记载中首次提及于阗时就提到了胡旋舞。

由于气候不断变化，于阗的疆域一直没有固定下来，而随着水源的迁移，国都也在不停地搬迁。到和田参观的人，至今仍可以看到至少两处于阗旧都遗址。一个是约特干，位于和田以西10公里；另外一个是买利克阿瓦提，位于和田以南25公里，在去往机场的途中。目前，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此地，买利克阿瓦提一直是这个王国的国都，而同时期的约特干只是次等重要的城市。两处遗址都值得一看，但是外国人需要到和田外事办公室申请通行证才能前往。

如果你渴望体验真正的丝绸之路，你完全可以为自己单独安排一次短途旅行，前往其他一些遗址，比如丹丹乌里克。它位于和田东北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据以前到过此处的人讲，骑骆驼前往丹丹乌里克路上要花费11天的时间。正是奥莱尔 ·斯坦因在丹丹乌里 克首次获得了重大发现之后，他才开始了对一系列中亚遗失古城的匆忙发掘。

这些一度辉煌的城市为什么最后被历史所遗弃了？事实上，不断抬升的青藏高原阻断了印度洋季风带到中亚地区的降水，结果高　原北部的降雪越来越少，而北部形成的盆地也越来越干旱。河水流到丹丹乌里克就干涸了，盆地变成沙漠，生命变得如镜花水月般脆弱。

1900年奥莱尔 ·斯坦因发现这处遗址的时候，当地的寻宝人已 经抢先挖走了遗址中可能遗存的金银珠宝一类的东西。但是经过细致发掘，他仍然发现了150多件壁画和雕塑，以及数不清的钱币和日用品。斯坦因很走运，他发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幅画在木板上的画。画中描绘了一个女身鼠首的形象。鼠首上戴着宝石王

冠。老鼠的两侧站着两个侍从。这就是鼠王的画像，因此斯坦因判断丹丹乌里克以前属于于阗王国。

玄奘7世纪抵达于阗国都时，连续翻越了城西的几座小山，他问这些是什么山。当地人告诉他，这些山是城里的神鼠挖洞形成的。这些老鼠由于阗人供养保护，因为它们曾经拯救过于阗国免遭匈奴大军的入侵。

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当匈奴在于阗城墙外安营扎寨时，鼠王率领随从爬出地洞，吃光了匈奴的皮革马具和盔甲。匈奴次日清晨醒来时以为撞见了鬼，吓得落荒而逃。就这样，于阗国里的每个寺庙中都供奉着鼠王，甚至包括于阗东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央丹丹乌里克的一些寺庙。

但是我和芬恩只能借助想象力参观一下这个古老遗址。我们在宾馆交谈过的人中没有一个知道每周一两次飞往和田的航班何时从阿克苏起飞。而第二天上午，我们给机场办公室打电话时，也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人值班，反正电话没人接。估计没几个人有兴趣飞往和田，也就没有必要售票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乘下一趟长途汽车继续西行。

第十七章　喀什：神秘的香妃故里

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也就是在离开阿克苏8小时后才抵达喀什，这是我们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上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历史记载中最早提到喀什的是波斯作家，在他们的记录中：喀什曾经是被某游牧民族联盟作为贸易中心的一个城市。自此，这个城市的命运随着不同的游牧民族与中国的争夺而起伏跌宕。但由于连接东西方三大要道中有两条经过喀什，所以，它最终总是能回归繁荣。我们抵达时正是其繁盛时期，尤其是当中国与各国之间的边境紧张局势缓和之后。

各个巴扎上都挤满了来自边境双方的人群和商品。我们在酒店登记入住后急忙赶往酒店附近的巴扎闲逛。我买了一块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传奇城市— — 撒马尔罕的小地毯。商贩说如果我加点钱，他就告诉我怎么让毯子飞起来。可惜他只是在开玩笑。我把准备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又放了回去。喀什充满了神秘与失望。

另一个神秘与失望就是“这个地方如何与外界保持联系呢”？我们在喀什期间共造访了城里的四个大酒店，他们都自称提供国际电话服务，但实际上没一个能做到。当决定入住哪家酒店时，我们最终选择了“其尼巴格”。这里曾经是英国大使的住所，后来屡次改做他用，最近一次才改造成了酒店，大多数来城里的巴基斯坦人都住在这儿。翻修过的酒店大堂里甚至还有个酒吧，专门为西方客人提供冰啤，给巴基斯坦人提供柠檬水。

赶着驴车逛大巴扎

巴基斯坦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大多数走喀喇昆仑公路、穿过红其拉甫哨口的大巴车都从这里出发，这也是我们入住其尼巴格宾馆的原因。不幸的是，当我们从丝绸之路的东端一路跋涉赶到这里之前，夏季暴雨冲垮了巴基斯坦境内的几个路段，其中一些路段被山石掩埋。没有人知道喀喇昆仑公路何时才能重新通车。这意味着我们也许不得不从乌鲁木齐直接飞回家。

我们一边等待着公路通车的消息，一边开始了对喀什的探索。第二天上午我们出发去位于老城中心的艾提尕尔清真寺。

清真寺建于1442年，原址是一片古墓地。艾提尕尔清真寺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也是全国最大的。每逢周五有上万人来这里做礼拜，其中很多人来自远处的

农村，周末他们就在城里住两天，以便参加喀什著名的星期日大巴扎。

喀什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佛教、又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门户。佛教和伊斯兰教分别于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它传递了四海皆兄弟的教义，首次把阿拉伯人团结在一起，并掀起了传教狂潮。

有位喀什噶尔国王名为萨图克·布格拉汗（Satuk Bughra Khan），传说有一天他外出打猎，看见一只兔子奔入一堆灌木丛中，当他走近树丛时，兔子变身为一个男人。这个“幽灵”对萨图克的佛教信仰进行了质疑，并说服他相信如果继续信奉佛教只会下地狱，而尊奉穆罕默德的教导才能升入天堂。

艾提尕尔清真寺

萨图克不会花时间考虑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尤其当这个“幽灵”向他解释说，穆罕默德所保证的天堂里鸟语花香，有数不清的美酒和美女。萨图克立刻皈信了伊斯兰教，不久之后他便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丝绸之路地区的佛教遭受沉重打击，并从此一蹶不振。

萨图克死于955年，葬在喀什北面40公里处的阿图什城外。原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伊斯兰建筑明珠，后毁于地震，据说新修的坟墓远没有以前的壮观。所以，我们决定去其他地方看看。

萨图克并非唯一一位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盛誉的喀什地区统治者。参观过本省乃至中国最大的清真寺后，我们雇了一辆出租车，出城向东行驶3公里来到阿巴克霍加的家族陵墓。对于穆斯林来说，这里是全新疆最神圣的地方。对于非教徒来说，这里也值得一看，哪怕只是因为其别样的建筑风格。穿过镶嵌着蓝白琉璃瓦的大门，我们仿佛突然回到了明朝，进入了伊斯兰白山和黑山教派之间为争夺喀什人民的灵魂而进行的战争。

自从墓主阿巴克霍加1694年去世后，他的遗骨就一直被埋葬在这里。但是陵墓里也安葬着家族其他成员的遗骨，包括阿巴克的父亲玉素甫霍加。400年前，棕榈树围绕的喀什噶尔绿洲由被称为“霍加”的圣人世袭统治。有一位霍加有13个儿子，但他还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就去世了。这个疏忽导致了关于喀什噶尔的宗教和政治领袖继承权之间的争夺大战。儿子们分为两派，他们似乎在打一场板球比赛。但是比赛不久就失控了，兄弟之间开始互相残杀，由此开创了新疆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争夺各自的信众的历史。

在不断的争斗中，喀什噶尔的领导权移交给了其中一个刚从伊斯兰圣地朝拜回来不久的子嗣，即玉素甫。他大力提倡清心修行，以他为首领的那一派俗称“白帽回”，另一派则被称为“黑帽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派也逐渐被称为“白山派”和“黑山派”，看看教徒的帽子就知道他属于哪个教派了。不幸的是，有一天，一黑帽回成员戴上白帽设法接近玉素甫，并把刀子捅进其心脏。玉素甫从此就长眠在眼前这座最漂亮的陵墓中。

玉素甫死后，他的大儿子阿巴克继任，阿巴克成为喀什噶尔最著名的霍加，即宗教和政治领袖。在他漫长的生涯中，阿巴克有几十年云游四方传教，还做了几十年的国王，统治着包括新疆西半部的王国。他的追随者曾一度达到30万人，在

其统治期间，城里的居民如果不归顺白山派就要被处死。和他的父亲玉素甫一样，阿巴克也被一个黑山派教徒刺杀，死后被埋在他为其父所建的陵墓中。

在中国的白山派穆斯林中，阿巴克霍加受到的尊崇几乎等同于穆罕默德，他们认为朝拜阿巴克霍加及其父亲的陵墓的重要性仅次于麦加朝圣。据说陵墓中还埋葬着阿巴克霍加其他亲戚的遗骨，比如他的孙女伊帕尔汗。

伊帕尔汗就是传说中的“香妃”，据说她一生下来身上就有一股枣花香气。伊帕尔汗还是个少女时就被送到了北京，在那里侍奉乾隆皇帝达25年之久。死后，她的遗体由大部队护送，花了3年时间才运回喀什噶尔。但是，有历史学家说，她就埋在北京近郊，运回喀什噶尔埋葬的只是她的衣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许多人忽略了阿巴克霍加埋葬在此的事实，反而把陵墓称为“香妃墓”。

参观了香妃及其祖父、曾祖父的陵墓后，我们曾打算再去参观另一个陵墓——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墓。虽然他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喀什噶尔的穆罕默德，但他出生在喀什西边45公里外的乌帕尔，直到11世纪初其父继承了喀喇汗王朝才来到喀什噶尔。1058年，因其父在宫廷事变中遇难，他被迫外出流浪。

在外流浪的十几年中，他接触到喀什噶尔西北方向讲突厥语各部落的语言、民间文学和风土人情，并收集了大量资料。最后，他来到伊斯兰世界主要的学术中心——　巴格达。他在这里待了三年，用阿拉伯文编纂出世界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突厥语大词典》，为研究中亚语言及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失传了好几百年后，喀什噶里的这一巨著于20世纪初在土耳其被发现，现为伊斯坦布尔国家博物馆的珍贵馆藏之一；喀什噶里的遗骨则成为喀什西部其故乡的珍贵财富。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不去这里了，而是去另一座离喀什较近的陵墓。

这最后一个陵墓的主人名叫玉素甫·哈吉·哈吉甫。哈吉·哈吉甫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喀什噶尔，并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他在皇家经文学院求学期间就已经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在五十多岁时创作了叙事长诗《福乐智慧》。他

在诗中借四个虚构人物“日出”“满月”“贤明”和“觉醒”之口赞美了福乐智慧是构成美好生活的必要成分。诗歌长达13000多行，不知道君主当时如何稳坐聆听完整首诗歌的。但君主做到了，并且当哈吉·哈吉甫读完长诗后，君主深受触动，赐予哈吉·哈吉甫皇室地位。从此，他的诗歌也在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诗歌是用古维吾尔文写成的，维也纳博物馆中就保存着一本1439年的抄本。

和新疆其他伊斯兰建筑一样，哈吉·哈吉甫的陵墓毁于“文革”期间，后来才得以重建。我们到达后发现：陵墓被一个玫瑰花园环绕，完好如初。一面墓墙上刻着汉译的哈吉·哈吉甫长诗。读了几节后，我发现奥马尔·哈亚姆（奥马尔·哈亚姆，波斯古代著名诗人。 —— 译者注 ）也读过此诗。奥马尔·哈亚姆于1123年去世，晚于哈吉·哈吉甫几十年，他在其著名的诗集《柔巴依》中表达了同样的情怀：

今朝有酒今朝醉，
莫待躯壳化尘土。
尘土复归于尘土，
长眠于尘土之下。
无酒无歌无歌者，
永无尽头。

我不太确定那些非常自律、只喝柠檬水的伊斯兰教徒如何看待享乐，但是喀什的维吾尔人仍然乐于引用哈吉·哈吉甫《福乐智慧》中的一两句诗，为他们在通往天堂的笔直、狭窄的道路上偶尔偏离一下方向找到一些理由。不过，我们并未在哈吉·哈吉甫的墓前逗留太久。哈吉·哈吉甫的墓地位于喀什的东郊，我们决定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以便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那贫瘠的丘陵地带。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墓

哈吉·哈吉甫墓

一路上吃了30公里的沙尘，我们终于来到了位于荒野中的一个叫“汉诺依”的地方，这里有另一个宗教的追随者遗留下的废墟。在9世纪伊斯兰教的“清净之剑”开始清除丝绸之路上的异教徒之前，丝绸之路沿线的居民大多信仰佛教。他们在汉诺依绿洲遗留下了一个奇特的信仰纪念之碑。实际上，这是佛教曾经在喀什地区活跃兴盛的唯一证据。

其实，喀什噶尔是丝绸之路中国境内最先信奉佛教的地方，其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不久佛教便在此蓬勃发展。4～5世纪时，经此地前往印度的中国佛

教徒都曾记述他们在喀什噶尔地区见到成千上万的僧人和几十座庙宇。但是，自9世纪起，伊斯兰教消灭了所有“八正道”（八正道，即佛教弟子修行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译者注）的痕迹。显然，废弃的汉诺依绿洲仍然屹立着佛塔的原因是，它们离喀什太远，不值得“破坏分子”费那么大力气。但它们确实值得当今的游客大老远来此一趟，即使仅仅因为此处两座幸存的佛塔中有一座是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曾见到的佛教建筑。塔的外形太像雄性生殖器了。汉诺依的佛塔是早期佛塔的代表作之一：光滑的塔身，圆形的大顶。看上去基本就像个阳物。

英文“stupa”（佛塔）这个词来源于梵文词根“stup”，意为“堆叠”。最初，这个词在印度用于指代埋葬火化后遗骨的土堆。对于佛教徒而言，佛塔的意义类似于基督教的十字架。起初，佛教徒并未创造佛陀的形象，他们只是建造佛塔，并在佛塔中放置佛陀的骨灰或舍利，抑或是一本佛经。汉诺依的佛塔有一面被人挖了一个大洞，也许是有人想在佛塔中寻找金银财宝或者久已失传的古老抄本。

我们没待太久，狂风不时卷起沙尘打在脸上，我们决定返回喀什逛逛大巴扎。喀什的星期日巴扎是中国最有名的大集，而且喀什的这一古老大集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通过世界地图你会发现，喀什位于中国中部平原和地中海东部沿岸的正中间，距两边各有3500公里。古时候，没有多少商人把货物一路经过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甚至更远的中亚、西亚。大部分人只走其中比较安全的一段路程，在半路上就把货物卖掉或交换，然后返回家乡。由于地处丝绸发源地（中国中部平原）及其最大市场（地中海）的中间地带，喀什成为大多数商人丝绸之路行程的终点。尽管20世纪的交通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喀什的巴扎仍然红红火火。

实际上，喀什城里其他地方在其他日子也有几个巴扎，而星期日巴扎设在城东。巴扎上有6大区域，每个区又划分为20个分区，每个区提供不同种类的货物，诸如帽子、靴子、刀子、铜锅、棉花或丝绸，甚至还有专卖动物饲料或动物的分区。

当地官员说每个星期日巴扎一般能吸引5万人，有时甚至多达10万之众。和其他的巴扎一样，商品价格并非刻在石头上，而是可以跟卖方讨价还价，而且临近散市时价格更为优惠。我俩花了近两个小时，在货摊中间转来转去，各自买了一些礼品，其中最难忘的当属产自英吉沙县的英吉沙小刀和维吾尔人称为“月光”的彩色丝绸。刀子上镶着彩色玻璃，钢刃在午后的阳光下熠熠闪光。那极其轻薄的丝绸简直让人无法抗。之所以购买刀子和丝绸，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在背包里占不了多大空间。这也提醒了我们，该考虑下一个目的地以及如何去那儿的问题了。

于是我们返回其尼巴格酒店的大堂，并在这里滋润干渴冒烟的喉咙，筛查过往宾客的闲言碎语，这可是喀什最古老、最流行的消遣方式。我们在中国一路西行，已经来到了丝绸之路中国段的最西端，渴望听到有关前往最后一站目的地—— 伊斯兰堡的相关信息。喀喇昆仑公路这条唯一通往伊斯兰堡的道路因为滑坡已经一个多月不通了，而喀什到伊斯兰堡也没有飞行航班。

喀什是新疆著名的商人之城，尤其是巴基斯坦商人。其尼巴格是大多数巴基斯坦商人下榻的地方，因为包租的大巴就从其尼巴格出发，把他们及其货物运送回家。滑坡导致通往巴基斯坦的唯一公路中断，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灾难。许多人不得不把他们在喀什买到的东西再次出售，以此来支付自己在其尼巴格的食宿。

当天吃晚饭时，一个坐在我们旁边桌子的巴基斯坦人说，他们的政府计划包几架波音747飞机把他和其他同胞接回国，但他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另一个巴基斯坦人劝告同胞说，要耐心，再过几天公路就修通了。但是酒店的一个巴基斯坦旅游经营商则称公路仍然很危险，前几天一个企图穿越滑坡地带的美国女孩不幸丧命，中国官方已下达禁行通知，公路几个月之内不会开通。

巴基斯坦人继续聊着他们的买卖—— 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其他事可做，而我们吃过晚饭后便回到房间，决定不能和巴基斯坦人一样再这样干等下去了。如果我们无法抵达伊斯兰堡，那我们就原路返回。就这么定了。但是我们不着急，一觉睡到早晨，很晚才起床，也没吃早饭，只在大堂里喝了几杯啤酒。我们满心希望

能听到一些好消息，但事与愿违。于是我们去买经乌鲁木齐回西安的机票。可是，当我们来到当地的航空售票处时，大门紧闭。当时不过才11点钟，门口的牌子写着：午餐时间，暂停营业。我们决定等一会儿，便走到树荫下，那里坐着另一个外国人。他说他是澳大利亚人。和我们一样，他也等着买去乌鲁木齐的机票，免遭3天长途汽车旅行的痛苦。但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从乌鲁木齐来。他说他刚刚从伊斯兰堡来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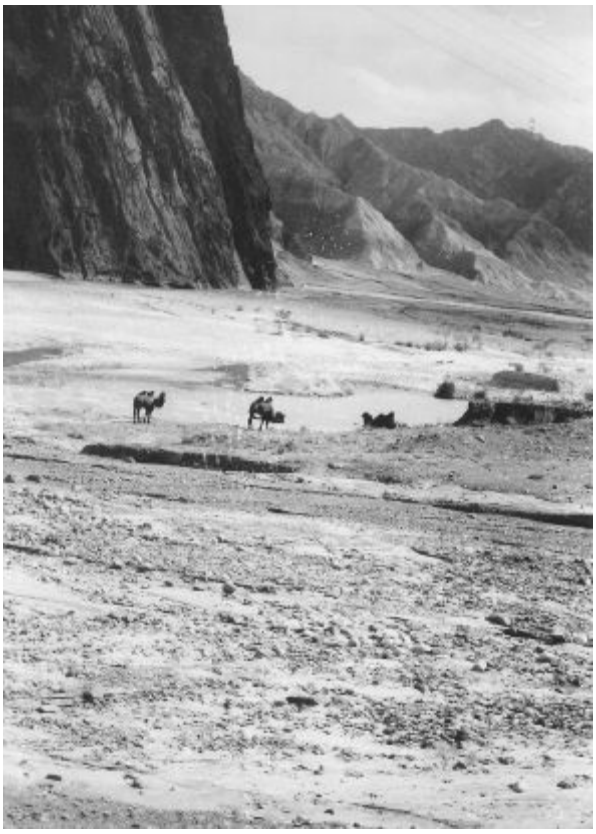
大巴扎上的卖鸟老人

什么？伊斯兰堡？难道公路还能通行？哦，是，也不是。他说确实有滑坡，但是路边停有卡车和面包车，专门把人们从一处滑坡运到下一处滑坡地带。这正是我们想要听到的，于是我们赶回其尼巴格，还要把信息传开。显然，我们不是唯一得到最新消息的。我们刚回到酒店，前台就宣布开始出售汽车票。一整支车队明天早上便可出发前往伊斯兰堡。所有坐在大厅里的巴基斯坦人都冲到柜台前。我们很走运，正好站在柜台边上，自然轻易拿到了头两张票。车票不便宜，150元人民币一张，但这可是开往伊斯兰堡的汽车。

不用说，第二天一大早，200个巴基斯坦人开始往车队的5辆大巴车顶上装运他们剩下的货物。整整花了3个小时才全部装载完毕，等我们出发时，已经日过正午。不过总算出发了。我们沿着古老的城墙向西出城，一路上大家一言不发。没

人相信奇迹真的发生了，我们甚至准备好打道回府了，但是车队一路向前。

不久，我们就进入了碎石遍布的荒野，开始沿着盖孜河溯流而上，接着进入一条窄长的山谷，两侧赭红色砂石崖壁临河绝立。公路盘桓而上，车队到达帕米尔高原时，我的高度计从1300米升到了3200米。艰难地翻越了第一个山口后，司机把车停下，所有的巴基斯坦人都走下车在路边冰冷的溪水中洗脚，铺开他们的祈祷垫，和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的大巴一路平安。



盖孜河

祈祷的巴基斯坦人

山谷中穿行

第十八章　通往塔什库尔干之路：海拔4 000米

我们冲着麦加的方向低头片刻，继续穿过几条半干涸的河流，又进入了除石头之外万物不生的荒原。终于要与维吾尔人说再见了。维吾尔人并未在森林中生活过，但是他们至少需要周围有棵树，不只是为了遮荫，更是为了提醒他们记住自己的祖先。

很久以前，中亚大地还覆盖着树木，而不是被如今的沙漠和草原所覆盖，一天，两棵树之间出现了一个土丘，一束光从天上投下来照在土丘上，土丘越变越大，当地人觉得很奇怪。这时土丘裂开，五顶帐篷出现在人们眼前，每个帐篷里都有一个婴儿，人们更加觉得怪异。是啊，这件事太怪异了。村子里的长老认为婴儿是神赐给他们的礼物，便把他们抱回村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直到有一天孩子们询问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村民们就把他们带到两棵树那里。树告诉孩子们说“很高兴再见到他们”，孩子们也答应常回来看望父母（两个树）。他们也一直遵守了自己的诺言。这些孩子就是维吾尔人的祖先。维吾尔人如今仍崇拜树，但不是任何树都崇拜，他们只崇拜榆树妈妈和杨树爸爸。

如果你在新疆看到榆树或杨树上扎着一根彩色布条，那就是“树”民族中的某个迷失的成员在呼唤祖先的指引。但是在喀什去巴基斯坦的路上我们没有看到。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石头还是石头。

万物不生的荒原

在我们下车祈祷后，车队又往前行驶了一个小时左右，司机再次在一个湖边把车停下，这次是让大家下车“方便”一下。巴基斯坦人因穿着长及膝盖的纱丽克米兹（纱丽克米兹，一套包括裤子和衬衣的服饰。它是巴基斯坦男性和女性的日常服饰。——编者注 ）衬衫，只能蹲在一边撒尿，而我和芬恩在车旁顺风而立。我俩凝望着也许是中国最美的景色赞叹不已：7700米高的公格尔山和7500米高的慕士塔格山雪峰倒映在卡拉库尔湖那美得令人窒息的水面上，熠熠生辉。夏季，周围的草场上帐篷星罗棋布，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柯尔克孜民族（“柯尔克孜”是民族的自称，国外同源民族被汉译称作“吉尔吉斯” ）成群地在这里放牧。但现在是秋天，他们已经转移到了其他低海拔牧场。

慕士塔格峰在维吾尔语中意为“冰山之父”。不仅慕士塔格山宝石般的顶峰美得令人合不拢口，卡拉库尔湖也是我和芬恩见过的最美丽的湖泊。幽蓝的湖面几近墨色，其平均深度达30米，而且它还是个很独特的湖：没有河流把湖水引入我们刚刚穿过的山谷，湖水是沿着附近大山下的地下通道流出，汇入了丝路南线的泉

水中。卡拉库尔湖也是个圣湖，只有傻子才会在里面游泳。湖水冰冷刺骨，据当地的柯尔克孜族牧人说，湖里住着一条大鱼，每天中午时分，大鱼就升到水面上翻滚，然后又潜入深蓝色的湖底。

当时已是下午，我们未曾见到大鱼的身影。时节已入深秋，我们唯一能看见的是湖边附近几个开观光小旅馆的柯尔克孜人，但是根本没有观光客。我和芬恩向店主挥挥手，他们也向我们挥了挥手。我猜他们在公路上没见过这么多的大巴车，更没见过一整车的巴基斯坦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老外。我们返身上车，大巴继续前行。

慕士塔格峰

卡拉库尔湖

我们到访期间，中国生活着15万柯尔克孜人，大部分住在与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帕米尔高原上及山脚下。吉尔吉斯斯坦是古代吉尔吉斯人的家乡，现在仍然生活着一百多万骑马、牧羊、讲故事的游牧民。其中一个民间故事讲的是为什么部分柯尔克孜人留在了中国，而其他人（吉尔吉斯人）则留在吉尔吉斯斯坦。

传说很久以前，当时整个吉尔吉斯部落的人只需十几个帐篷就可以住下。一天另一个部落突然来袭，屠杀了吉尔吉斯部落的所有人，只有在附近山中采药的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幸免于难。

两个孩子回家后看见惨状悲痛不已，悲痛至极。幸运的是，一头善良的老母鹿把他们带进了森林。母鹿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他们，带领他们在森林中采集坚果和野果。两个孩子长大后结婚生子，子子孙孙代代相传。这就是柯尔克孜人住在卡拉库尔湖岸和慕士塔格山坡的原因。

这只是其中一个故事，他们在漫长的冬夜还喜欢讲另一个故事。

当年宇宙之神创造世界，造出来的生灵中有一种喜欢燃烧的火精灵。不久，火精灵就把它所见到的人和物烧了个精光，其他生灵奔走呼救，宇宙之神得知此事后很生气，命令火精灵住手。但是火精灵置若罔闻。它的烈焰所及之处，万物无一幸免。

唉，这让宇宙之神忍无可忍。他化身为一头巨大的蓝色公牛，仅牛角就长达20公里，他喷着响鼻向火精灵冲去。他们两个角抵着角争斗了几个回合，直到火精灵向天精灵求饶，请求天精灵给它一个地方躲藏。天精灵心地善良，张开了蔚蓝的天穹，火精灵飞上天，逃脱了宇宙之神的长角。到了天上，火精灵再次开始焚烧人间万物，生灵再次呼喊求救。于是，宇宙之神派冰精灵上天拯救万物。冰精灵飞到天上，往大地上送出凉风，降下雨水，万物得救，这其中就包括柯尔克孜人的祖先。

柯尔克孜人现在仍然在漫长的冬夜讲着太阳（火精灵）和月亮（冰精灵）的来历，讲述着帐篷外的冰雪对他们多么重要。

说到冷，太阳已经悄悄溜下帕米尔高原，大巴内的温度开始下降。离我们过夜的地方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伸手从背包中掏出第一瓶白兰地。同车的旅客除了几十位巴基斯坦商人，还有几个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其中一个就坐在我们身后。他叫约翰，来自澳大利亚。在我们把白兰地瓶子递给约翰后不久，他就暖和过来，兴奋地哼唱着："喀喇昆仑长又长，骆驼大巴驮行装，牦牛长毛制成衣，不如一瓶白兰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不时喝上几大口，再哼两句小曲。终于，约翰瘫在座位上。我想白兰地和高海拔都足以让他休克。汽车正行驶在海拔3600米的高度，而我们离位于塔什库尔干附近的过夜地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一地区除了是柯尔克孜牧人的家乡，也是塔吉克人的家园。中国的塔吉克人有3.5万名左右，与柯尔克孜所拥有的15万人口相比并不算多。但是塔吉克本民族的故事却一点儿也不少。帕米尔的最高处也是他们的领地。

柯尔克孜人是从今俄罗斯城市新西伯利亚附近的叶尼塞河迁移到此的，而塔吉克人的故乡则在西方。有学者研究发现塔吉克人的祖先居住在东伊朗高原地区或古波斯帝国的边缘地带。塔吉克人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在帕米尔高原安家，他们带来了长笛，并于公元前2世纪介绍到中原。

开往巴基斯坦的大巴车

据塔吉克人说，发明笛子的是个叫瓦法的塔吉克青年。

从前有个猎人家族：父亲、儿子以及他们的小奴仆瓦法。他们生活很艰难。无论他们打到多少猎物，都被头人拿去。父子俩因不满而诉苦，头人便下令把他们处死。头人贪婪无比，甚至连他家唯一的财产——一只捕猎的老鹰也不放过。

瓦法听说头人要来捉老鹰，便带着它逃进了深山。头人发现后便带着喽啰追到高山上。瓦法越爬越高，但怎么也甩不掉身后的头人及其喽啰。最后，瓦法爬到峰顶无路可走了，他宁愿跳崖也不愿把家里的猎鹰交出去。因为老鹰为这个家服务多年，非常善良。

就在瓦法准备跳崖的时候，老鹰咬下自己的一个翅膀，交给瓦法，并教他如何用翅骨制作笛子。当头人和喽啰赶来后，瓦法吹响笛子，猎鹰成群而至，开始攻击追赶瓦法的坏蛋，头人跪地求饶。瓦法说，如果头人释放村里所有的奴隶，并且送给他们羊群和牲畜，就饶他一命。头人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这就是塔吉克人的来历，也是笛子的来历。

塔吉克人还喜欢讲另一个“我们如何来到世上”的故事。

很久以前，人类还没有诞生，但是世界已经存在。一天，宇宙的缔造者安拉坐在银河系中心，全身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万丈光芒中突然闪现一颗蛋。安拉把

它拾起，一分为二，即天与　地。然后安拉想，地上要有人生活。于是安拉召来天使，请他们造人。

天使说："真主啊，照着谁的样子造你所谓的'人'呢？"

安拉答道："去天堂湖看看湖水，照着你看到的形象造我的子民。"

天使遵命照办，往湖水中望去，看到的是自己的倒影。天使以前从未见过倒影，以为这又是真主创造的奇迹。于是天使根据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形。但天使不是用光造人，而是用土捏成泥人，并对其吹入天堂的灵气，让他们在大地上游走，从此人就一直行走在地上。

这就是塔吉克人流传的我们人类的起源。但故事还没完。

天使造出人后，先让他们在天堂里漫游。和所有天堂一样，人们在这里什么都不用做，每个人都快乐无比。但人就是人，他们想：可能还有更好的东西。一天，他们出来散步，看见一块麦田，他们想尝一尝，于是他们就吃了一点麦子。味道还不错，但是接下来奇怪的事就发生了。他们都忍不住要去大便。此前他们并未觉得饿，也从未吃过任何东西。这些人"方便"后，天堂里四处充满了恶臭。以前从没有人闻过这么臭的味道，连真主安拉也没有。安拉闻到恶臭，勃然大怒，勒令人类赶快离开天堂，永不复返。于是人们就来到了地上。但是地上没有什么吃的，于是他们向安拉祈求食物。安拉把他们吃过的麦子给了他们一些。然后他们又向安拉请教怎么种麦子。安拉教他们种麦，并给了他们几头牛。牛问安拉它们应该吃什么。安拉冲着一堆麦子和一堆麦草指了指，让它们自己选。自然，麦草比麦子多多了，牛毕竟是牛，它们选了麦草。从此世界就是如此。人吃麦子，牛吃剩下的麦草，他们一起把世界弄得臭气熏天。

我和芬恩刚刚喝光第一瓶白兰地，车队驶进了塔什库尔干——　爱讲故事的塔吉克人的故都。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2世纪描绘了已知世界的尽头，他把塔什库尔干称为"丝绸之国最西边的城市"，"丝绸之国"即为当时的汉朝。这里实际上是丝绸贸易

的主要通道：从喀什噶尔翻过喀喇昆仑山脉进入印度西北部的佛教王国。那个时候塔什库尔干的居民被称为“色勒库尔人”，我们来时离开盖孜河后穿过的地带仍然称为“色勒库尔山谷”。色勒库尔人是塔吉克的祖先。和这一地区生活的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不同，他们主要依靠农业和贸易为生。除夏季之外，他们住在木房子或石头房子里，而不是帐篷里。塔什库尔干就是他们的古山地王国的首都。

虽然我们抵达时天色暗得什么也看不清了，但我们知道他们故都的遗址就在城南的一个小山坡上。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们的祖先何时建都于此，但我猜应该是在波斯王梦见中国公主后的某个时期。公主肯定非常漂亮，因为波斯王梦醒之后即派使者去向中国皇帝请求联姻。那一段时期恰逢中国意欲扩大在新疆的影响，于是中国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派随从护送公主前往波斯。他们走到色勒库尔山谷时恰逢冬天，山口被冰雪封住，大家不得不在此安营扎寨等待明年春天的来临。就在等待期间，公主陷入了热恋。

7世纪唐朝和尚玄奘与驮着经书的白马经过塔什库尔干时也在此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唐玄奘记录下这个故事后才动身返回长安。负责护卫公主的官员并未在山谷中等着熬过冬天，他们选择了附近的一座山，限制外人进入，并建了一座城堡。但是官员们却没有想到山中竟然有神灵，且神灵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

色勒库尔山谷

果然，当第一丝春光染红了山脚下的杏花时，官员们惊恐地发现公主怀孕了。“什么？”他们叫嚷着，“这怎么可能？我们日夜守护着她，怎么可能有人偷偷溜进来？”他们开始寻找秘密通道，还威胁要把公主的侍从全部处死，除非他们说出谁是孩子的父亲。最后，一个侍女说出了其中的秘密。她说：“每天中午，一个英俊的青年从太阳上下来进入公主的房间，然后驾着日落的彩霞飞走。我听到公主在他离开时叹息后才得知他俩彼此相爱。”

唉！此时，皇帝派来护送公主安全抵达波斯的官员吓得浑身发抖。如果继续上路，他们明白等波斯王发现真相后一定会处死他们；如果返回长安，同样的命运也在皇帝那里等待着他们。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待在原地。他们宣布公主为朅盘陀国的女王，并以塔什库尔干为都城。孩子的父亲其实是太阳神，公主的儿子长大后做了朅盘陀的国王，他的子民从此称为“塔吉克人”。

这就是7世纪玄奘经过塔什库尔干时朅盘陀国王讲给他的故事。1300年后，塔吉克人还在给游客们讲述着同样的故事。

公主原来居住的城堡（即公主怀孕的地方）建在离塔什库尔干8公里的山上。据说在山上能俯瞰我们来时的道路。我们没打算去参观这个地方，而且也不必去了。一百年前，奥莱尔 ·斯坦因去过那里，并拍了照片，以此向世界证明当时中国

官员们选择这一地点的原因——　从城堡陡峭的城墙上，公主及其继任者可以掌握经过朅盘陀国和今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边境的游人的动向。城堡海拔4000多米，是当时最高的防御工事，人们很讶异它是如何建造的，而且居然还能住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主的后代决定搬到更宜人的住处，于是便把都城迁到现在的位置。“塔什库尔干”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石头城”，古城墙仍然矗立在城郊的山坡上。

我们到的时候已是晚上，只想着吃饭和睡觉。

与我们同时到达的还有200名巴基斯坦人，都是40天来第一批从喀什发往巴基斯坦的大巴车队中的乘客。经过10个小时的一路颠簸，我们都只想吃一顿热乎乎的饭菜和一张能睡觉的床。我们在汽车站的旅馆登记入住时，前台的姑娘告诉我们前方的道路仍然因滑坡而阻塞。她说，滑坡都在巴基斯坦一侧，而我们离边境还有100公里呢。女孩还说，过去40天里，能过去的车辆就只有自行车了，我们得步行60公里才能通过所有的滑坡地段。听说我们的车队打算开过去，她放声大笑。

一想到前方的路，我们连连叹息。我们走的是喀喇昆仑公路，是　以其穿越的喀喇昆仑山脉的名字命名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巴基斯坦决定消除分歧以此来反制印俄关系的加强。同样，在60年代初，当巴基斯坦人伸出橄榄枝后，双方同意合作修建一条跨国公 路。

3万名巴基斯坦人和中国人花了20年的时间修建了这条公路，付出了一千多条生命的代价。1982年，公路首次对官方交通和跨境贸易开放，1986年开始对旅游业开放。从此，公路不断因为滑坡而间歇性地封闭，但从未超过几天的时间，至少在我们出现前是这样。但是，除了前方的路况，我们还有其他担忧。我们饥饿难耐。

喀喇昆仑山脉

多亏其尼巴格宾馆的人提前给这里的旅馆打了电话，旅馆的餐厅仍在营业中。我不记得自己吃了些什么。但是，当我们就着啤酒把饭菜吞下去的时候，突然停电了。我们不知所措，在黑暗中无助地瞪大了双眼，这时，旅馆的工作人员突然拿着蜡烛出现，并把蜡烛分发给客人。他们说，城里每晚12点停电。好在我们都吃完了，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房间。等我们上床睡觉时，已过午夜，我俩都累坏了。但是还有最后一个从塔吉克人那听来的故事要讲—— 就算是个睡前故事吧，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传说有个叫萨姆的塔吉克勇士，他的儿子出生时浑身长满了白毛。萨姆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就把婴儿带到荒野外抛弃了。但是他遗弃婴儿的地方恰巧是凤凰的栖息之地。凤凰发现了婴儿，对他精心照料。有一天晚上，婴儿在萨姆的梦中出现。第二天早上，萨姆醒来后便去寻找婴儿，找到后把他带回了家。他的儿子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后来娶了一个来自黑暗之国的女孩，并有了一个儿子。他们的儿子身强力壮，用木棒打死了一头狮子，大家都叫他“鲁斯塔姆”，意即“狮子杀手”。他做出了许多传奇般的事迹，打败了黑暗势力。塔吉克人说彩虹是他的武器，他的坟墓就在塔什库尔干和慕士塔格峰中间的一座小山上。我们的大巴显

然在来这里的路上摸黑经过了那里。

这个故事这么短，还不错吧？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在4000米的高原，呼吸都困难，更别提讲故事了。我只记得这么多了。

远望慕士塔格峰

第十九章　红其拉甫山口：帕米尔惊魂记

第二天，芬恩和我伴着日出起床，准备直面丝路上又不确定性的一天。我们走到外面，却发现车队所有的车辆都不见了！晕！到底怎么回事？我俩冲进里面，想搞清楚车队为什么把我们甩了。不过我们的悲愤很短命。前台的姑娘说他们都去加油了，一小时后回来。一小时后他们真回来啦。我们终于在10点后重新踏上去往巴基斯坦的旅程，同行的还有200名这个（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民。

从塔什库尔干开始，公路绵延攀上一个宽广的山谷，唯一的生命迹象是偶尔出现的马群、牦牛群和骆驼群。最后，在经过了柯尔克孜人聚居地达布达尔后，明铁盖河从西边流入山谷。公路修建以前，通往巴基斯坦的贸易通道沿明铁盖河绵延20公里左右，然后急转向上穿过明铁盖达坂。“明铁盖达坂”在维吾尔语中的意为“千只公羊的山口”，这里的海拔为5000米，翻越达坂（达坂，它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地方，在维吾尔语和蒙古语中意为“高高的山口和盘山公路”。——编者注 ）需要有公羊般的耐力。幸亏

我们的目的地是南边不那么险要的红其拉甫山口。离开塔什库尔干两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皮拉力。

一个多月以来，没有任何机动车经过关口，因此没人想到我们会来。找齐拿着钥匙和公章的分管官员又足足用了两个小时，这让我们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因为一共才有4栋房屋。显然，大家都在睡觉，醒来后还得吃午饭，然后这些边防官员才会考虑我们通关的事情。

首先，200名同行乘客中有20个人的签证过期。他们都是巴基斯坦人，自从滑坡封闭了中巴之间的红其拉甫山口后，已经困在喀什40多天了。边防官担心：由于我们中没人持多次入境签证，如果他们放我们过关，而我们在路上无法继续前行而再次返回皮拉力时，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签证而被困在这里。

协商持续了两小时，而在此期间我们一直等在外面的寒风中。我们没来得及吃早饭，现在又错过了午饭，晚饭还没有着落。几片雪花从天空飘落，最后一个塔吉克人的故事也随着雪花一起飘下来。

那是在创世不久，只要人们饿了，造物主便往地上撒下精细的面粉。人们用面粉做成面包、面条，没有人挨饿。直到有一天，一个老太婆用面粉擦屁股。造物主看见后，勃然大怒，把面粉变成了白雪，人们从此又冷又饿。

当我们正诅咒着可恶的老太婆时，和边防官员谈判完毕的巴基斯坦长者们挥舞着我们的护照走了出来。我们可以过关了。他们决定放手让我们越过边境—— 条件是，除非有人持多次入境签证；否则，万一红其拉甫山口无法通行，则不允许任何人再返回此处。

一个边防兵抬起路障让我们通过，这时有人从车窗扔出一串鞭炮，驱赶我们沿路可能遇上的鬼魂。大家齐声欢呼喊叫，感谢真主安拉，我们开始向人类已经修通了公路的、世界上最高的山口—— 红其拉甫山口发起最后冲击。红其拉甫山口海拔4600多米，它位于植物学家所称的“寒带”地区。车窗外白雪皑皑，一片空旷。只有在夏季中的一段时间，这里的积雪才会融化，野草复苏，然后很快又回到冬

季。

雪山之下的红其拉甫边防检查站

红其拉甫是塔吉克人对“血谷”的称法。这个名字来源于驮马的鲜血，主人用铁钉扎破马的口鼻，以帮其释放高原压力。据说早期的西方旅行者见到过山口路边的石头上沾有喷溅的血迹，而我们看见的只是白雪。

离开边防站一小时后，我们蜿蜒驶上帕米尔高原最后一处宽大的山坡。山口的牌子上写着“4700米”，而我自带的高度计显示4600多米。牌子上还写着“欢迎来到巴基斯坦”。车子驶过牌子旁边时，两百名巴基斯坦人和十几个外国人齐声欢呼。驶下达坂后，我们停在了一个军事检查站。在一片雪地中间孤零零地立着两座水泥房子。一个巴基斯坦士兵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头戴贝雷帽，身穿突击队战服，看上去真像个战士。粗略地检查了一下我们的护照和签证后，卫兵微笑着移开了路障，挥手放我们通过。他一直挥着手，直到我们消失在喀喇昆仑山被红其拉甫河一劈两半的幽暗山谷中。一百年前，奥莱尔·斯坦因穿越红其拉甫山口时，把山口称作“适合女士的远足之地”。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赞同他的说法，但不久我们就意识到他说的只是中国境内的那些山口。

帕米尔高原宽广起伏的山坡在边境线结束，喀喇昆仑黑色的陡峭山崖从此处开始。现在我们的目光不再寻找牦牛，而是密切留意着马可波罗大角羊。这里是它

们最后的避难所。同时，我们开始了“之”字形的下坡路，在几分钟之内就从4600米一下子降到了不足3000米的高度。冰雪被岩石代替，阳光让位于黑暗，我们发现自己沿着红其拉甫河进入了穿过喀喇昆仑山的山谷。

巴基斯坦卫兵过关检查

在维吾尔语中，“喀喇”的意思是“黑色”，而“昆仑”的意思是“疏松的岩石”。因此，喀喇昆仑公路好像是布满巨石的跨越障碍训练场。但当我们最终平安进入巴基斯坦时，大家都露出了笑容。这时，就在我们拐弯时，一声巨响后整个车身抖动起来。原来是一块巨石打在车身上，差点从车窗中滑进来。司机没有下车检查损失，而是猛踩油门，我们也都没有回头张望，也没有时间回头张望。到达下一个拐弯处时，几十块巨石挡住了道路，有的比我们的大巴车还要大。突然间，我们猛然意识到为何一个多月来没有车能通过山口了。

全体人员从车上蜂拥而下：六七个西方人，六七个中国人，还有两百个巴基斯坦人。我们走来走去，观察着形势，情况似乎不妙啊。光是走来走去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才行。于是，我们开始用较小的石块填补坑洼，把巨石推下山谷，其中，有些巨石需要两三个男人才推得动，还有的需要十几个人。但是有一块巨石太大，即使两百个巴基斯坦人一起推，仍纹丝不动。

我们站在原地，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负责管理车队的中国官员让大

家都回到车上去。他要求车队调头回返，把我们送回中国。他说，我们可以在塔什库尔干等到道路清理畅通，也可以申请新的入境签证。

穿越帕米尔高原

巴基斯坦人假装听不懂汉语，中国官员想让西方人给翻译一下，这时我和芬恩走到挡在路中央的巨石边。我俩捡起两块大石头，敲击巨石的边缘：巨石上掉下厚厚的一块；再敲，又掉下来一大块。敲了几下之后，两个巴基斯坦人走过来，加入了我们，然后又过来两个，接着又过来两个……不大一会儿，大约有50个人在猛击如房子般大的巨石，“房子”越变越小。每敲掉一块石头，旁观者便发出一阵欢呼。当欢呼声的回响渐渐消失的时候，大家突然停住了手。山谷另一边的岩石开始滚落。我们都抬头望向我们这一边的崖壁。此时山谷中阳光已所剩无几，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除非它掉下来砸到我们。我们又继续干起来。终于，巨石上掉下来庞大的一块，大家都围拢过来目测巨石到对面崖壁的距离：除勉强能通过一辆大巴车外，仅有30厘米左右的空余。

不幸的是，5个大巴车司机中有2个是中国人，两人谁都不愿意冒险开过去，只有巴基斯坦司机愿意一试。我们都屏住了呼吸。车漆被擦掉了一点，但是他成功了！两百人的欢呼声再次“惊动”了悬崖上的石块。其他大巴抓住时机迅速通过，我们都回到车上，继续前进，进入了我们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夜晚。

车轮滚滚，我们不时停下来移走巨石，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下山。第一辆大巴打亮了前大灯，其他司机紧跟其后，并透过车窗打着手电照明。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是司机们认为如果一直打着大灯，汽车电池很快就会耗尽。无所谓啦，反正我们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夜色如墨，寒气袭人，雪花开始飘落。

大约21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山谷的一处宽阔地带，这里有个军事哨所，我们可以把车停在离悬崖足够远的地方，这样就不用担心夜间被落石砸烂。我们只能待在车上过夜，全身发抖，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早升起的太阳。我和芬恩两人的脚都失去了知觉，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但我们至少还有个大衣可以分享，那是在巴音布鲁克高原的蒙古商栈买的。大衣的内里缝着一整张羊皮，这让我们暗自庆幸。但即使蜷缩在羊皮下，我们也抖了一整夜。漫漫长夜似乎永无尽头。

众人合力移走巨石

西边的山崖上刚刚闪出一丝金光，几个乘客就下车在河边捡了一堆干树枝。不久，他们便生起一堆火。其余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从座位上挣扎起来，走进清晨寒冷的空气中，暖一暖冻伤的脚趾。不知在夜里什么时候，雪霁天晴。

就在大家都站在外面寻思下一步该怎么办时，负责车队的中国官员让我告诉巴基斯坦人“前方的路无法通行”。他准备带着车队掉头返回中国边境。我极不情愿地

用英语转述了他的话，我的英语又被翻译成乌尔都语（乌尔都语，属印欧语系，是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也是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译者注 ）。

司机们开动了发动机，但是巴基斯坦人群情激愤。他们坚决表示不回去，而且他们还明确表示，掌控局势的是他们，而不是当官的。他们搬来大石头，挡在车轮前，不肯闪开。当官的没料到会这样，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当官的首先服了软。

他意识到自己在这里没什么威信可言，便让司机关掉发动机，于是巴基斯坦人欢呼起来。然后大家伙儿又回到篝火旁，喝着热茶，吃着烤馕，暖着身子。这是我们离开塔什库尔干后吃的第一顿饭，且是由同车的巴基斯坦兄弟提供。吃完饭后，我们又开始清理道路。但这次我们不是孤军奋战。哨所里的巴基斯坦士兵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而且他们还有炸药。一旦碰到搬不动的巨石，我们就蹲下身子，捂住耳朵，等士兵把它炸成碎片。他们说，之前没费这么大力气干这种活，因为一个月来没有机动车胆敢从中国进入巴基斯坦。

车队停车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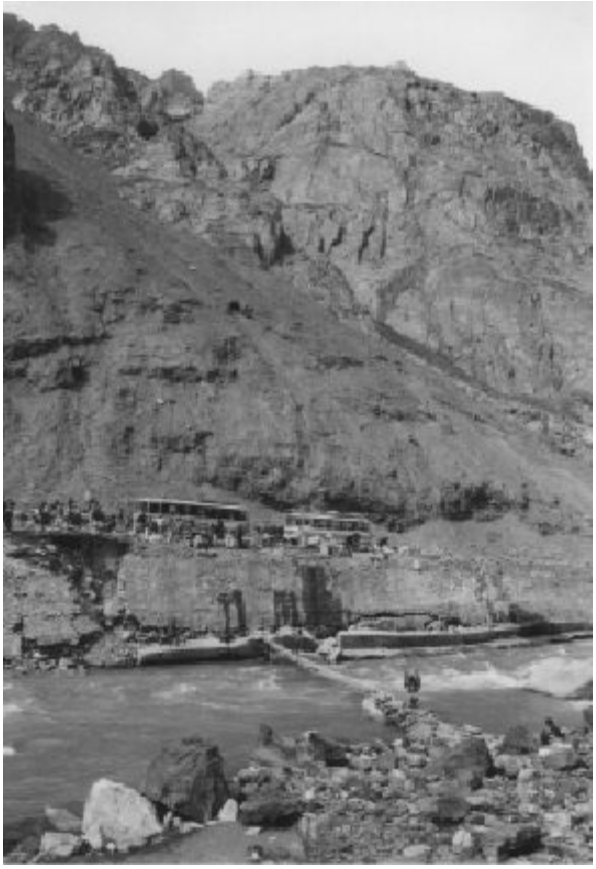
于是我们继续行驶在红其拉甫山谷中，边走边清理道路。中午时分，我们经过位于迪和（Dih）的巴基斯坦军营，再往前行驶6公里后，公路在此消失。这就是几天前美国女孩遇难的地方。当时她和几个朋友正步行通过被山体滑坡掩埋的公

路，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她的朋友躲开了，但她却吓呆了。巨石砸在她的胸口，当场殒命。

这一处滑坡范围很大，要想前行，唯一的方法是下车走圆木桥横穿山谷，翻过一座山，在下游地带横穿回山谷后才能重新返回到滑坡另一端的公路上。附近山村的几十个男人等在一旁帮助乘客扛行李：扛两件要300个卢比，大约15美元。

我和芬恩拒绝了他们，自己挎上背包，踮着脚横穿峡谷。所谓的桥就是几根圆木绑在一起，两边各有一根绳索可抓。看起来比实际要危险得多。跨过木桥后，我们开始爬一段山坡，这是我俩有生以来爬过的最陡的山坡。每向前走两步就要滑退一步，扬起的尘土和石子打在不幸跟在我们身后的人的脸上。一路的攀登异常艰难缓慢，但我们最终成功地翻过了山头。

从另一面下山就容易多了，但横穿回到峡谷的另一边并不容易。这里的桥是由木板头尾相连铺成的，而且没有绳索可抓。我们　前面的巴基斯坦人都是匍匐爬过去的，就这样还差点儿掉下去。因为我俩背上挎着背包，只能走过去。踏上木板，脚下水流湍急。我们目不斜视，开始过桥。最后几步全凭运气，我们侥幸成功。过桥之后我俩一下子瘫在地上，庆幸自己跨越了丝绸之路上的又一个障碍。



下车过圆木桥

稍作镇定，我们沿着公路走了两公里，跨过一个更大的滑坡处。滑坡的另一端，六七辆皮卡车等着运送乘客到20公里外位于苏斯特（Sust）的巴基斯坦边防站。我们刚刚穿越了“死亡滑坡”，心中有点洋洋得意。第一辆皮卡正在上人，考虑到同伴们装运行李的速度，我们决定不等了。我俩同意支付200卢比的“特别包车费”—— 他们就是这么叫的。我们挥手示意司机出发，他就沿着残缺的公路向苏斯特飞驰而去，速度快得足以折断人的脖子。

入境的旅行者需要在苏斯特办理通关手续。在带我们去找过夜的房间之前，司机先在边检站停车让我们下来。负责通关的官员正在外边的走廊上和其他3个人打桥牌。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后，他示意我们跟他进屋。我俩头晕眼花，进屋后根本不敢坐下，便站在桌子旁边等他检验护照签证，登录名册。他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上印戳，说了一句“欢迎来到巴基斯坦”。此时我们很想告诉他：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们一路上吃了多少苦，但我们实在太累了，我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吃饭、睡觉。

红其拉甫山口好歹已经被我们甩到了身后，我们的护照也盖上了戳，我们不用在大巴车上过夜了，而是住在山区度假酒店，能洗热水澡的双人间只要200卢比。店主名叫易卜拉罕，那天晚上他为我们做了热奶茶和咖喱烤饼，真是美味至极。

“死亡滑坡”中艰难跋涉

然后，我们睡得像死人一样，真能一口气睡上好几天。但是，趁公路还能通行，我们得着急赶路。第二天早晨，易卜拉罕给我们沏上热奶茶，帮我们和车队其他几个乘客找了辆吉普车。我们每人付了100卢比，司机拉我们过了古尔梅特村（Gulmit）以后在山谷中行驶了60公里才到达下一处滑坡。河流的名字已经变了，它在这里被称为“罕萨河”（Hunza），是为了纪念一个同名的高山小国。我们现在正冒着大雨和浓雾向那儿进发。

苏斯特到古尔梅特一路上的风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荒芜的山谷，偶尔在开阔地带有个村庄。虽然看起来好像亘古已有，但是这种荒凉才是近几年的事。1974年的一场大地震后，多处滑坡阻塞了罕萨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几乎长达20公里的堰塞湖。当河水最终突破了天然的堤坝时，古尔梅特和苏斯特之间的大部分肥

沃土地已经被埋在层层的淤泥和沙砾之下。经过帕苏小镇（Passu）时，司机告诉我们：1974年之前，山谷这一带的居民是现在的5倍之多。这里的居民以前靠出售杏干和其他干果为生。但是现在他们的果园不复存在。那些决定留下来的人通过为前来喀喇昆仑山峰和冰川探险的旅游团提供服务而勉强糊口。如果你喜欢徒步旅游，帕苏被公认为一个有着最好导游的徒步旅行之地。但是我们并没有停下来亲自一试，因为我们与古尔梅特村南那长达6公里的塌方地带有个“约会”，那里可以提供足够的徒步旅行。离开苏斯特两小时后，我们到了“约会”地点。我们本不愿意在暴雨中艰难地穿越又一个滑坡，但别无选择。可是，我们刚到，天空突然放晴，阴霾散尽，阳光明 媚。

罕萨河

远古时代，当地球上还生活着恐龙的时候，冈瓦纳古大陆（冈瓦纳古大陆，大陆漂移说所设想的南半球起级大陆，包括今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编者注 ）上的一大块原始陆地脱落，在地球上漂移。7000万年前，它与亚洲板块相撞，其北部边缘滑到了亚洲板块的南部边缘之下，抬升了亚洲板块。这种仍在进行中的碰撞形成了兴都库什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亚洲中南部的高大山地，大部分位于阿富汗境内。——编者注 ）、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我们现在就身处喀喇昆仑山的群峰之中。这真是令人难忘的景色：地球上最大的“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天翻地覆的破坏。

与司机挥手告别后，我们顾不上驻足欣赏风景即刻通过滑坡处的巨石堆。还没走出50米远，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巨响。转身一看：发现我们刚才与司机告别时所站立的地方腾起一股尘雾。我们真够幸运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因为告别时拖拖拉拉而犯下大错。

我和芬恩继续赶路，我们就像是在正午的阳光下的两个攻无不克的勇士。尽管死神随时可能光临，但那天的天气却很好。我们穿过一堆堆的碎石，七绕八拐地进入山谷，就这样再次回到了原路。最后，我们赶上了一群巴基斯坦人，他们也是我们车队中的乘客。他们雇用当地人替他们搬运大部分行李，同时自己身上也都背着一两件。我们停下来歇口气，回忆着我们穿越红其拉甫山口时一起度过的三天两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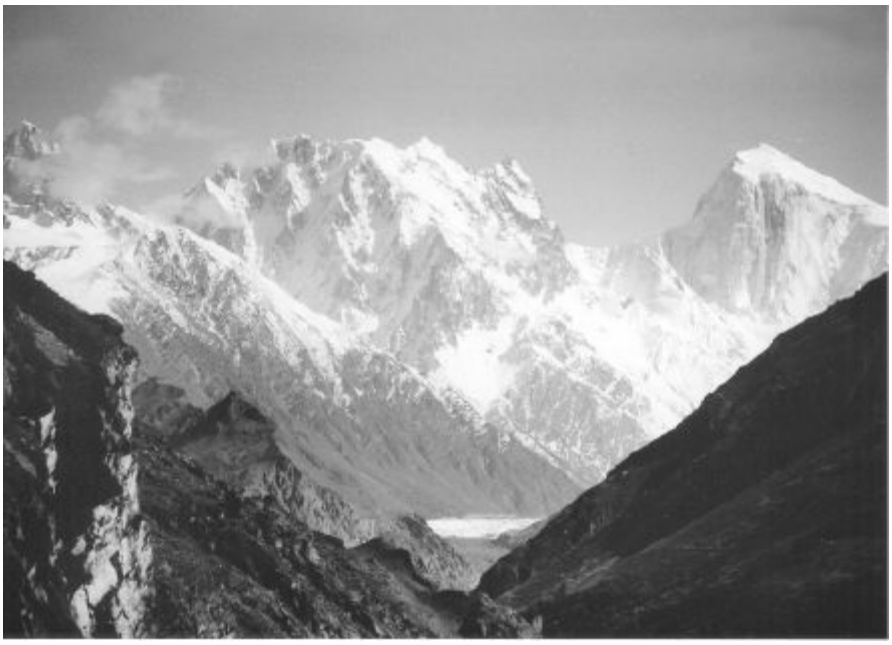
他们询问我俩是否还有白兰地。我从背包里掏出最后一瓶，此时白兰地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们并不想喝。他们都是穆斯林，只喝柠檬水，一点烈酒也不沾。他们只是想亲眼看看，是什么东西能使我们在漫长且痛苦煎熬中还能保持如此幽默。我们一阵哈哈大笑，然后跟他们挥手道别。两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这片滑坡的尽头，有几辆推土机正在工作。负责清除碎石的巴基斯坦士兵说，他们估计道路在几天之内就可开通。如果他们亲眼见过我们一路爬上爬下、七转八绕走过的滑坡地带，他们就会明白他们要干的活可不止几天，或许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干完。

我和芬恩爬上一辆小面包，甚至都懒得问离下一处滑坡还有多远。我们正在前进，这就相当不错了。可我们不明白推土机是怎么过来的，于是我们就问司机。他说，南行的道路已经清除完毕。原来前方的路已经没有滑坡了。司机也让我们感到有点惊讶：他竟然是蓝眼睛，白皮肤。他说自己家在罕萨山谷。我们问他的眼睛和肤色是怎么回事，他说两千年前他的祖先就来到此地，属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残余部队，公元前4世纪跨越喀喇昆仑南部平原征战来此。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来到了罕萨山谷。过了迦乃士（Ganesh）村后，司机转上

一条蜿蜒的山路来到卡里马巴德镇（Karimabad）。他说，大部分来山谷的游客都住在卡里马巴德镇。我们无所谓，住在哪里都高兴，只要别住在大巴车上就行。他把我们放在一家“公园酒店”（Park Hotel），它看起来像个欧洲寄宿学校。酒店没有其他客人，店主带我们看了这里最好的房间。房间里一尘不染，床铺好像云朵一般，还有两个大窗户。我们推开一扇窗，乌尔塔山峰的雄姿立刻映就在眼前。乌尔塔山海拔7400米，比珠穆朗玛峰矮1400米。但和珠穆朗玛峰不同的是，乌尔塔山从未被人登顶。远看山峰，恰似镶嵌在云彩戒指上的一颗白色钻石。我们又推开房间的另一扇窗户，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果园，店主未出嫁的女儿正在洗衣裳，留下惊鸿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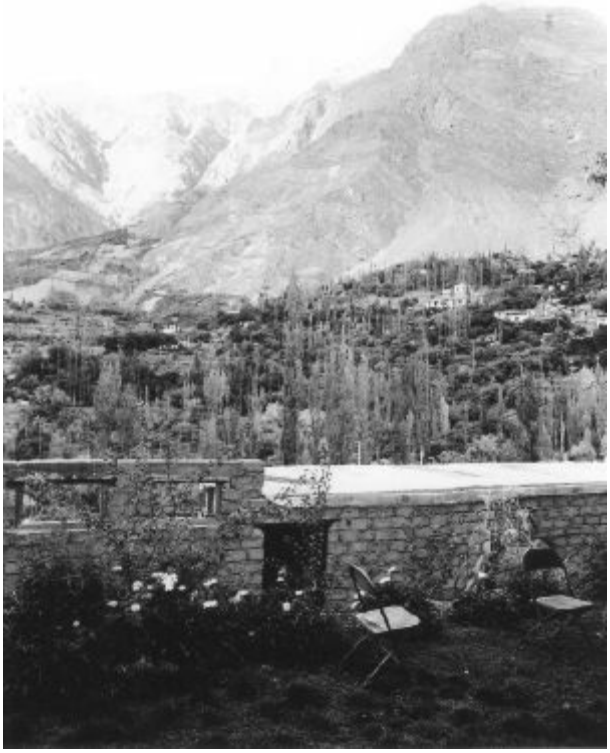
卡里马巴德



乌尔塔山峰

店主说通常收费是300卢比，由于是淡季，只收我们250卢比，即12美元，其中还包括一大桶可随时取用的滚烫的热水。我们要了热水，很快便想吃饭了。不到半小时，店主把我们领进餐厅，我们是这里唯一的食客，我们在一张足以坐下20个人的大桌子上享用着炖羊肉、奶油菠菜沙拉和炸土豆丸子等我们从来没尝过的东西。此时，我俩感觉已经离开人间，来到了天堂。

实际上，我们身在香格里拉（此处的香格里拉并非我国云南的香格里拉县。——编者注 ），活得好好的。原来，罕萨山谷便是詹姆斯·希尔顿在其著作《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绘的地方。书中，一群西方人因为印度发生大革命而逃命，飞机坠毁在一个山谷中，这里远离人与人之间的暴虐，人们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我们吃完晚餐后唯一的问题是：等我们离开后，还能找到回来的路吗？



罕萨山谷

第二十章　香格里拉：只叹停留太短

即使在香格里拉，生活也并不总是那么和谐。山谷北部的居民把此地（也就是我们所待的地方）称为罕萨谷，而南部的居民却称其为纳尔噶谷（Nagar Valley）。不只是地名称谓不同，两边的居民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因此，他们之间的不和持续了三百年以上。

传说，统治山谷南北部所有土地的罕萨王米尔有两个儿子，他们互相敌视。米尔临终前，决定把领地平分给两个儿子：以罕萨河为界，一个分得河流以北地方，一个分得河流以南领土。但是，罕萨王刚刚去世，其中的一人就暗杀了自己的兄弟，然后他又被兄弟的儿子所杀。两兄弟的子孙从此结下世仇，暗杀成为继承南北统治权的正常手段。

尽管有分歧，但双方都承认拥有共同的祖先，其世系远远超过17世纪的米尔及其两个儿子，可追溯到两千年前在此居住的人们。究竟那是些什么人至今还是个谜，但有些历史学家同意我们最后一个面包车司机的说法，认为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军队的余部，公元前4世纪跨越喀喇昆仑南部平原征战来此。看一看这些蓝眼

睛、白皮肤的那纳尔人和罕萨人，你就很容易想象得到亚历山大的士兵如何逃离了炎热潮湿的平原地带并发现了冰雪覆盖的山峰及鲜花盛开的香格里拉河谷。

但是，无论他们是希腊士兵或其他什么人，对于这些沿着印度河和罕萨山谷进入喀喇昆仑山的人们，以及他们为何来到如此高峻的山地，我们所了解的信息并不多。但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蚊子、老虎以及人类成群出没的泛滥平原。我们的面包车快要开进罕萨河谷前经过了一块突出的岩石，当地旅游局在此立了一块牌子以标明这是罕萨圣石。司机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下车仔细地查看岩石表面雕刻的线条图案。

这块50米高的圣石上刻有印度塔、人物及许多羊、马等动物图案。经考证，石头上的古老文字为古代王公大臣、香客、僧侣经过时为留作纪念而镌刻的。除此之外，历史学家识别出其中所记录的两千年前有关当地神话以及历史事件的内容，这其中就包括据说是由邪恶的食人魔王希利巴达特（Shiri Badat）用手指刻上的文字。

希利巴达特邪恶无比，连他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与其为敌。他女儿与其仇敌合谋，诱使希利巴达特跌入地毯下的深坑。趁他来不及逃脱，他们往坑里填满木头，烧死了魔王。罕萨河谷的居民至今仍然在冬至那天点燃篝火，以此来庆贺魔王灭亡。他们载歌载舞，屠宰山羊。

这个故事便刻在石头之上，但我们能辨认出来的只有“屠宰山羊”的那部分信息。

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第一缕曙光刚刚把山谷两侧的冰峰染成了粉色，然后是金色。当太阳爬上东方的山岭时，我们起床走进“公园酒店”的餐厅，早餐已经准备好了：一大壶热咖啡、自制的面包和自制的杏子酱。店主说罕萨谷是杏树所能生长的最高的地方，再高的话，氧气就不够了。山谷中村庄的平均海拔为2500米。山谷因居民长寿而闻名，这里很多人都活到一百岁，甚至更久，他们认为杏子便是大家长寿的原因之一。我们往面包上大块地涂抹杏子酱，感觉自己增了几

年寿。

店主说自从南边的路重新开通以来，我们是店里的第一拨客人。他说，道路因滑坡堵塞后不久，军队就用直升机把滞留此地的人们撤离了。4天内共撤离了250多名游客。

即使在香格里拉，游客也免不了花钱，我们想把一部分旅行支票换成现金。店主告知我们巴基斯坦银行在当地的分行所在地后，我们就走到马路上来来回回地四处寻找。最后，在几个孩子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在一条胡同里找到了这家银行。门口招牌上的字掉了大半，这也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它的原因之一。另外，银行不过就是一间有两张大桌子的小屋而已。每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职员。一个澳大利亚游客正坐在其中一张桌子前边的椅子上办理业务，我们便坐到另一张桌子前。银行男职员告诉我们他嗓子疼，问我们吃什么药管用。然后他开始询问我们有关签证的问题，接下来又从签证扯到找老婆的问题。

这时，正在查看澳大利亚人刚签署的旅行支票的男职员要求看一下澳大利亚人的护照。然后，他又重新看了看支票。他似乎在和支票与护照进行一场对话，且对话进行得没完没了。终于，他把支票递还回去，说无法兑付。澳大利亚人很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不能兑付？”男职员回复说：“签字的笔迹不一样。”我们从澳大利亚人肩头望过去：笔迹看起来一模一样啊。但是男职员还是挥手让澳大利亚人走开，说了句“下一个”。我们小心翼翼地在支票上签上名字，把支票递给为我们办理业务的男职员。“对不起，”他说，“今天我们没钱了，喝点茶怎么样？”

巴基斯坦银行职员

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巴基斯坦官僚打交道，于是我们打算在这多待一会儿，开开眼界，长长知识。其中一个职员拍了拍手，片刻就有一个小伙子端着一个托盘走进屋，托盘中盛着茶杯、一碗糖、一壶奶和一壶茶。果然不出所料，在我们刚刚享受了一口奶茶之后，其中一人开始给我们普及知识。

“你们现在待的地方叫‘罕萨谷’，”他说，“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罕萨’取名于匈奴。5世纪时，匈奴人从中国去往印度，经过这里时，有些人留了下来。我们看起来和其他巴基斯坦人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这也是此地叫做‘罕萨’的原因。”（罕萨的英文为“Hunza”，匈奴的英文为“Huns”，两者发音近似。——译者注 ）

他又问：“你知道什么是爱吗？反正我不知道。我都28岁了，还没结过婚，连女朋友都没有过，至今还是个男童。也许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个你们国家的女孩。我很想知道爱的滋味，在这里很难知道什么是爱。”

我想起在苏斯特边防站的旅馆里有人落在床上的一张汽车保险杠贴纸。这上面写着：我不需要很多爱，只需要持续、稳定的补养。唉，这个可怜的家伙没有一点补养，无论是稳定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他统统都没有。但是，你自己都不懂得爱，又怎么能给别人讲爱呢？我们喝完茶，谢过了害相思病的主人，走到屋外，迷人的景色又一次拥抱了我们。

来罕萨谷的游客中，大多是为登山而来。除了位于卡里马巴德小镇后面无人攀登过的金字塔形的乌尔塔冰峰，他们还要去山谷南面、卡里马巴德对面的拉卡波希山（Rakaposhi）巨大的白雪顶峰考验自己。拉卡波希峰海拔7800米，和乌尔塔山峰不同的是，有人曾经成功登顶此峰。在拉卡波希峰东面，与其位于同一条被冰雪覆盖的山脊上的还有迪兰峰（Diran）。迪兰峰高7300米，比拉卡波希峰较低，但它却是巴基斯坦夺人生命最多的山峰，当地导游把它称为“鬼山”。

即使游客不打算登顶探险，他们也可以到登山者所使用过的大本营参观一下。就拉卡波希峰和迪兰峰而言，正常的登山路径是沿喀喇昆仑公路走到罕萨谷的西端，在这里公路跨过了罕萨河。河对岸有一条吉普车道通往米娜品村（Minapin）。通往这两座山峰的小道起点就在村子唯一的旅馆后面。步行7个小时就可登上大本营，再走一个小时就可到达一片巨大的、绵亘铺展在两座山峰脚下的草地。打算一日游的游客（去草地至少需要两天时间）可以在村子里雇用向导和装备。即使带上向导和所有装备，那里的狂风和严寒也令人望而却步，除非是在盛夏季节。当时已是深秋，这是我们返回花园般的“公园酒店”最好的借口。在酒店，我们写写明信片，偶尔瞄一眼穿着纱丽、戴着头巾为我们晾晒衣服的店主可爱的女儿—— 我们太懒了，懒到都不愿意自己洗衣服。

据我猜测，巴基斯坦女孩一生下来不久，她们的头里就植入一种设备：只要被男人看一眼，设备就会报警。于是，店主的女儿还没来得及晾完衣服，她脑袋的警报便响了。她马上消失，并隐入酒店里的妇女专区。她母亲不得不出来继续完成她的工作。巴基斯坦是个伊斯兰国家。实际上，这正是它存在的首要原因——与印度分开，给次大陆的穆斯林提供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拉卡波希峰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所游历的巴基斯坦地区大部分人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主要支派之一的伊斯玛仪派的教徒。什叶派的教祖是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他对宗教修行的兴趣远大于强权政治，但阿里最终还是死于暗杀。一百年后，伊斯玛仪派由于教法分歧与什叶派分裂，从此成为独立的宗派。其领袖艾贾 ·汗是伊斯玛仪派创立者的 第49代继承人。有人告诉我们山谷西端的那座漂亮石头房子便是艾贾·汗为村里的女孩子修建的学校。我们还被告知：不要对着房子看太久，否则会触发警报。

我们这一天无所事事，就在卡里马巴德稍作休整，甚至还小睡了一会儿，好像在度假一般。但我们不是来度假的，趁着公路还能通行，是时候继续上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前，店主请我们在他的宾客登记簿上签个名。我们翻了一下登记簿，发现了一位英国游客在1988年用钢笔写下的一首诗：

远离喧嚣尘世纷争

身处甜杏长寿之乡

甘冽清泉巍巍险峰

绿色王国公园酒店

城堡下好客的港湾

只叹停留太短、太短

我差点忘了那座城堡，巴尔迪特城堡（Baltit Fort）。正如诗中所言，它位于酒店上方，俯瞰着整个山谷。来卡里马巴德游览，不看一下城堡，或至少极目远眺一下，旅程就不算完整。城堡建于500年前，是当地的米尔为来自吉尔吉特东部的巴尔迪斯坦藏族王国（Baltistan）的公主所建，因此取名为“巴尔迪特堡”。公主不仅为城堡取名，还带来了自己的工匠，因此城堡独具藏族建筑风格。城堡已经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现在正在进行修葺。

我们也匆匆挥笔写就了一首小诗，文采当然不及上述那首诗了，然后继续奔向下一个目的地—— 吉尔吉特市（Gilgit）。这是个真正的城市，我们希望能在此找到一家运转正常的巴基斯坦银行分部。

第二十一章　吉尔吉特：飞过世界屋脊

在喀喇昆仑公路修建之前，坐吉普去吉尔吉特的话，80公里的路途要花费上7个小时。坐吉普是个不错的主意，特别是在山体滑坡的情况下，但是现在全程只需3个小时。果然，离开香格里拉3个小时后，我们到达吉尔吉特，并住进吉尔吉特市第二家最贵的酒店——　梧桐酒店。我们之所以选择梧桐酒店，原因在于它是由巴基斯坦旅游开发公司经营管理的，且此开发公司负责分配从吉尔吉特飞往伊斯兰堡的航班上的外国游客配额，每个航班只有两个座位能被幸运的外国人拿到。

为了获取抽奖资格，我们不得不花600卢比在梧桐酒店要了一个房间。酒店大厅里可以收看星空卫视的节目，所有房间都被草坪环绕着。我们房间外的阳台看起来是个品茶的好地方。

于是我们在登记簿上签上名字，并表达了我们想要两张第二天飞往伊斯兰堡的航班机票的请求。酒店经理仿佛没有听到我们的请求。他只想知道我们是否刚从伊斯兰堡来到这里。“不是，”我们说，“我们从喀什来。”“什么？喀什？怎么可

能？公路不是已经封闭一个多月了吗？”我们坚持说事实就是如此，听罢，他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纸。他问我们是否认识马西·纳尔逊。“不认识。马西·纳　尔逊是谁？”他把那张纸递给我们看。这是一张验尸报告：马西·纳尔逊，24岁，美国人，死亡地点—— 红其拉甫山口，死因—— 石块击中胸部。

梧桐酒店前的合影

“你们穿过了红其拉甫山口？”“对啊。我们穿过了红其拉甫山口，我们还想要两张明天飞往伊斯兰堡的机票。”经理终于明白我俩是认真的，接过钱，并把我们的名字登在飞往伊斯兰堡的航班名单上。他没有问任何有关爱情的问题，也没有对比一下签名是否一致就给我们兑现了旅行支票。

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相当于中国的喀什，这里自古便是丝绸之路各条支线的汇聚地。如今，吉尔吉特被巴基斯坦政府称之为“北部地区的行政中心”。1947年，英国政府决定把它的次大陆帝国——　英属印度拆分，分成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和印度教国家，即东、西巴基斯坦为伊斯兰国家，印度为印度教国家，而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几十个公国被划分为独立的地区，不属于协议中的部分。

事实是，吉尔吉特传统上与克什米尔联盟。克什米尔的居民大部分是穆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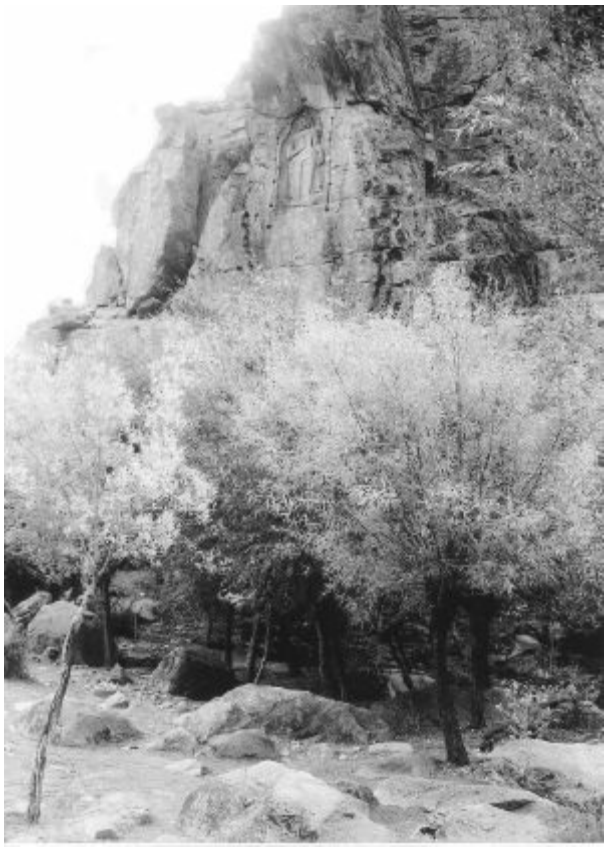
但统治者却是印度教徒。当统领决定加入印度时，巴基斯坦人却不能接受。文件签署的墨迹未干，鲜血已开始流淌，战争持续了两年。直到1949年，经联合国调停，双方停战，把有争议的地区划分为两半。巴基斯坦获得了克什米尔的一小部分以及以吉尔吉特为中心的70000平方公里的领土，现在称为“北部地区”。

然而，北部地区还是不如克什米尔重要，巴基斯坦一直试图解放生活在那里的穆斯林同胞。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6年后双方停战时，巴基斯坦不仅没有获取任何领土，其东半部（即东巴基斯坦）反而脱离巴基斯坦，变成了孟加拉国。与此同时，北部地区仍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如果巴基斯坦把它变为一个正规的省份，那就相当于同意克什米尔分割。于是它们就保持现状，而我们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除非我们能拿到机票。

酒店经理说他也许能帮我们搞到一两天之内的机票。于是我们把背包拿进房间，点了一壶茶，坐在外面的露台上，放眼远望吉尔吉特山谷。

1870年夏天，在同一个峡谷里，一位名叫乔治·海沃德的英国人在晨曦中跪倒在地，最后一次凝望着阳光照亮了山峰。几个月前，海沃德接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通知，因其在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所进行的探险，他被授予金质奖章。

在19世纪，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是探险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在学会的圣殿中，海沃德的画像仍然悬挂在尼罗河探险家塞缪尔·贝克的画像旁边，其对面是非洲大陆探险家斯坦利爵士。在海沃德的探险历程中，他听说了克什米尔王公对吉尔吉特附近一些部落进行的斩尽杀绝的行动，于是便发表了一篇记录这些暴行的文章，其中提到“王公的士兵把婴儿抛到空中，在落地之前劈成两半”。不用说，信息的走漏激怒了王公。海沃德没来得及离开喀喇昆仑山，便跪倒在晨曦中，等待着被处以极刑。他的坟墓就在吉尔吉特的英国人公墓中。这时，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令人愉快的事情，又给自己沏了一壶茶。



吉尔吉特山谷

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后，我们最后决定进行一次野外短途游。通过早先在罕萨谷遇见的一位小伙子的帮助，我们雇了一辆吉普车开进吉尔吉特山谷，就是乔治·海沃德一百年前为了探索奥克苏斯河（the Oxus River）源头而付出生命的地方。但我们的目标没有那么宏大。我们从吉尔吉特向西行驶6公里，沿着一条间或铺有沥青的公路蜿蜒而上，来到一个叫做“克尔加峡谷”（Kirgah Nullah）的峡口。有人在其中一面崖壁上雕刻了一尊大佛，但没人知道它是何人于何时所刻。佛教一千年前便在那一地区消失，因此雕刻大佛肯定是在那以前发生的事。但当地村民认为这座雕像不是佛陀，而是一个食人的巨人，他为害山谷，直到一位圣人把他钉在悬崖上。

雕刻并无特别的艺术价值，而且雕像只有四五米高，但这几乎是佛教曾在这片穆斯林土地上繁盛过的为数不多的证据。另一个证据则位于山谷对面一公里以外的瑙波村（Naupur）的山上。1931年，有人在一座古老的佛塔中发现密藏于此的桦树皮手稿。这些材料被梵文学者称为“吉尔吉特写本”，这其中包括很多梵文的佛

教经典，且均为孤本。

在村长的帮助下，我们来到了佛塔遗址，但这里已经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了，倒是风穿过山谷时所发出的声音更让人觉得有趣。我们希望风儿是在许诺要载着我们飞离此地。实在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们便返回吉尔吉特的梧桐酒店。这个季节登山有点晚，而想观看吉尔吉特著名的无规则马球赛又有点太早。对，马球，就是选手骑在马背上在草地球场上击球，观众谈论着天气而不是选手道德品质的那种比赛。

可是，吉尔吉特的马球比赛有点不同，这也理当如此，毕竟马球并非起源于不列颠群岛，而是起源于中亚。马球首先由兴都库什山脉另一侧的波斯人发展为竞技体育。但不知何故，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马球比赛成了最狂野、最不受约束的比赛形式。一本旅行指南曾经记录道“观众的勇气可与选手不可思议的、蛮勇的马术匹敌，他们（观众）成排地站在矮墙上，球不时以惊人的速度撞在墙上又弹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比赛的节奏由军乐队掌控，他们会随着比赛的进行不断加快音乐的节拍和音调。比赛进行的速度不仅对选手以及观众的要求很高，对马匹的要求同样很高。为了确保他们能胜任比赛，其饮食大多以核桃和桑葚为主—— 这里指马匹，而不是选手和观众。为期一周的比赛会在每年的3月下旬和11月初各举办一次。但现在是10月，此时我们对飞机票的兴趣更大一些。

事实上，我们很走运。刚返回酒店，经理就为我们带来一条好消息。他说我们已经预订上了第二天飞伊斯兰堡的航班，如果天气好的话。他还给了我们一封信，以此把我们的名字加入乘客名单，并让我们交给当地的航空公司办事处。和印度一样，巴基斯坦对国营的飞机和火车实行外国游客配额制，这一点很好。我们俩也够聪明，通过支付巴基斯坦旅游开发公司经营的梧桐酒店的高房费，我们才有资格在每日飞往首都的航班上获得了两个座位。

《孤独星球》杂志在介绍喀喇昆仑公路时之所以把这趟航班称作“世界上最壮观的民航线路”，原因在于乘客乘坐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绵延的

西侧山峰，以及8100米高的世界第九大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那令人敬畏的山脊。如果赶上天气不是很好，飞机就会停飞；而一旦飞机停飞，我们就不得不乘坐大巴一路沿着印度河在最后一段喀喇昆仑公路上蜿蜒行驶14个小时才能抵达伊斯兰堡。对，印度河，离开凯拉斯峰西坡后，它便绕着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在吉尔吉特南边进入罕萨谷，然后转头向南奔流，经伊斯兰堡、摩亨约·达罗（Mohenjo-daro），最后注入阿拉伯海。但我们希望能从天上俯瞰印度河奔流的雄姿，而不是透过大巴车窗。

飞机已经停航三天了，只因为天空中有几片云彩，而夜里又下起了雨。听着窗外的雨声，我们叹息着，辗转反侧，良久才入睡。可是，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天空没有一丝白云。我们在露台上品享了最后一壶茶后便向机场出发。机场位于城东，从我们入住的酒店步行即可到达。中午之前，飞机降落。这是一架40座的福克友谊客机，飞行员懒得关掉引擎，其破旧程度可想而知。从伊斯兰堡来的乘客刚下飞机，我们便登机了；他们的行李刚刚卸完，我们的就装上了。飞机轰鸣着滑过跑道，爬升到5000米以下的巡航高度。

飞机一升空，我和芬恩就把电池装进相机，开始把南迦帕尔巴特峰8100米的雄姿转换成胶片。因为在机场过安检时，我们必须把相机电池取出并藏好，否则会被没收。我可不想透露我把电池藏哪儿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我咔嚓了两卷胶卷，即使是透过雾蒙蒙的舷窗拍的，洗出的照片仍然精美壮观。我们飞过了世界屋脊；而且你相信吗？这次航行只花了600卢比，还不到25美元。但是，一切都靠天气决定。我们后来听说，飞机又是连续3天停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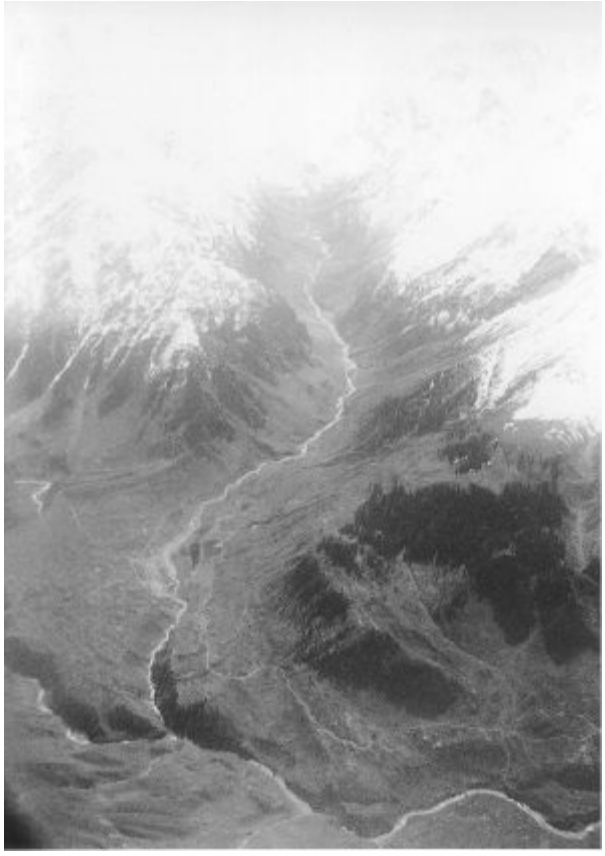
南迦帕尔巴特山峰雄姿

第二十二章　伊斯兰堡：我们的故事不能忘

飞机不断下降飞行高度，最终降落在炎热潮湿的平原上，浩瀚的印度河浇灌着这片土地，这是我们今早从吉尔吉特出发后不久就告别的那条河流。印度河贯穿流经巴基斯坦境内，从北部的中巴边境一直到南部边境的阿拉伯海。它东临印度大沙漠，西边环绕着兴都库什山脉。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发源地。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印度河谷文明”，以区别于同时代沿其他河流发展的文明，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埃及的尼罗河，以及中国的黄河。如今，考古学家根据他们于20世纪20年代在拉合尔（Lahore）（拉合尔，为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旁遮普省的省会。——编者注　）附近发现的古城哈拉帕（Harappa），更愿意把“古印度文明”称为“哈拉帕文化”。

哈拉帕文化由印度河泛滥平原上的几个早期城市中心组成（如摩亨约·达罗）。这些城市中心得益于农业、畜牧业的革新以及对西　去地中海、东至印度、东北可达中亚和中国的贸易路线的控制，使得其拥有的剩余财富大量积累，哈拉帕文化迅速发展。可惜，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古城遗址不在我们的旅行日程中。

我们来伊斯兰堡只是为了借机返回我们此次丝绸旅行的启程点，也就是香港。



俯瞰印度河

不过我们至少已经走出大山，来到了城市—— 伊斯兰堡，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之初定都南部城市—— 卡拉奇，即印度河注入阿拉伯海的地方。但是与印度分治以后穆斯林难民大量涌入卡拉奇，使得这个城市急剧膨胀，难以承受如此重负。由于住房短缺，公务人员只得睡在城市公园的帐篷中。巴基斯坦政府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北部再建一个新首都，即在印度河流出大山、朝着麦加方向奔涌的地方。之所以在国家的北部重新选址，也与政府的军事部门总部设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拉瓦尔品第，位于巴基斯坦东北部，现为武装部队总部所在地。——译者注 ）有关，而伊斯兰堡距拉瓦尔品第只有15公里。

伊斯兰堡这个城市的总体规划较好，市内宽敞的林荫大道，感觉像是在西方国家的郊区。总之，就旅游而言，这是个乏味的城市。而拉瓦尔品第拥挤、嘈杂，市中心有好多个多姿多彩的大巴扎，唯一的例外就是兵营。品第—— 人们通常这样称呼它—— 最早就是以兵营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兵营是英国给次大陆留下的“礼

物”之一。它建在城区外围，主要由军事基地中的行政勤务和宿营两部分组成。19世纪40年代，英国与锡克教徒开战时期在拉瓦尔品第建立兵营，并把它建成其在亚洲最大的基地。英军撤离后，巴基斯坦军队搬进去，拉瓦尔品第—— 而不是伊斯兰堡—— 成为巴基斯坦真正的权力中心，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所以，我们自然要住在品第。

我们取了行李，跳上出租车，沿着机场路驶进拉瓦尔品第市区，转上林荫道，经过总统府，在外形庄重却已没落的弗拉什曼酒店（Flashman’ s Hotel）登记住宿。一如既往，我们首先安排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交通问题，也就是去香港，然后回美国。我想家里的花花草草应该早已枯萎，该买新的了。

我和芬恩去了酒店附近的几家旅行社，他们都很愿意卖给我们机票。但是没有一家能订到近期的票，只能等到下周，可那时我估计会被老板炒鱿鱼了。突然，我想起我们在吉尔吉特的梧桐酒店看到过的一个广告牌上写着“提供顶级旅游服务，无人能比锡塔拉旅行社（Sitara Travel）”。于是我们试着联系了锡塔拉旅行社。果然，这家旅行社帮我们订到了别人无法订到的机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从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包了一架波音707飞机，把困在中国的巴 基斯坦人运送回国，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喀喇昆仑公路上穿越滑坡地带。

机票到手后，我们开始进行下一项议程：冰镇啤酒。我俩沿着马路继续前进，走进超豪华的、我们根本住不起的明珠大陆酒店（Pearl Continental Hotel）的大堂询问酒吧在何处。在那之前，我们一直靠中国白兰地度日。其实我们在罕萨谷时就已经断酒了。“对不起，先生，你们是在巴基斯坦。”酒店大堂接待员说道，“公共场所不能饮酒。回酒店自己房间里喝吧。”对巴基斯坦人来说，饮用任何酒精饮料都是违法的，而外国人只能在自己家里或酒店房间里私下饮酒。回到弗拉什曼酒店，有人指引我们到酒店的另一侧，在那里我们敲了敲窗户，这时有人打开窗，要求查看护照。然后他请我们签字登记并付款，我们就这样买到6瓶莫里啤酒（Murree Beer）。我们总觉得自己在干什么违法的事，好像还在禁酒令时期（禁酒

令时期，指美国1919年—1933年间的禁酒令时期。——译者注 ）。于是我们把啤酒装在一个棕色的纸袋中返回房间，生怕别人看见我们拿的是啤酒。一进门，我们就赶紧拉上窗帘，接着打开两瓶啤酒。酒瓶标签上写有“125年的精心酿造”。真不知道在一个饮酒违法的国家中，这样的酿酒公司是如何生存这么久的。我们并没想太多，只是为这家公司能生存下来感到高兴而已。然后我们打开电视。我们看了一个叫《纳什维尔夺标》的节目：一群英俊的土包子和大方的美女在纳什维尔（纳什维尔，美国田纳西州首府，是美国乡村音乐的发源地，现已成为乡村音乐的代名词。——译者注 ）跑来跑去，希望自己在乡村音乐大赛中撞大运。也就是这个节目，让我对那些刚播出不久就遭停播的节目不再有半点狐疑了。

虽然我们已经订到了飞香港的机票，但是还有一天的时间要消磨掉。我们不可能只坐在房间里喝着啤酒看着电视。那种情况一个晚上就足够了。我们得出门看看，反正我们也不用走太远。城外大干道公路（the Grand Trunk Road）上的古王国犍陀罗（Gandhara）的首都—— 王舍城就是个不错的地方。

你可能对“大干道公路”这个称呼有点陌生。它具有两千年的历史，印度人和英国人把它用做加尔各答和喀布尔之间的军事运输要道。鲁德亚德·吉卜林（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小说家、作家，他长期生活在印度，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把它称为“印度的脊梁”，并把它喻为这样一条河：“这是一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命之河，它笔直奔流2400多公里，承载着各个阶层的人们以及形形色色的交通”。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剩下的两瓶啤酒藏好，以免被女服务员发现，然后让门卫叫了一辆车把我们送到塔克西拉（Taxila）。塔克西拉就是犍陀罗都城王舍城的所在地，犍陀罗一度控制着发源于喀喇昆仑山、漫上平原的印度河两岸地区。犍陀罗基本上就是今日巴基斯坦的古代版。它横跨几条贸易要道，其中包括连接印度与中亚及地中海之间的要道。古都塔克西拉就在拉瓦尔品第的西边，我们现在正疾驰在大干道公路上向那里赶去。

出城以后，前方道路直接通往马尔加拉山区（Margalla Hills），并穿过马尔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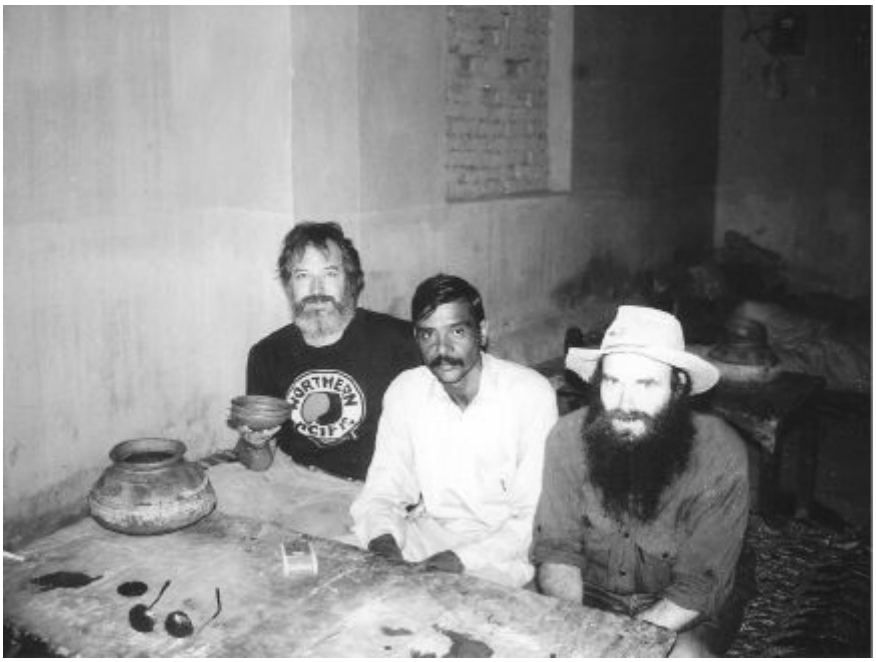
拉山口。马尔加拉山口并不雄伟，只是穿过岩石的一条短狭的通道。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路边一座为纪念约翰 ·尼克尔森而立的硕大的方尖石碑。约翰 ·尼克尔森是一位英国将军，他于 1857年与锡克教徒作战时不幸牺牲。据旅行指南介绍，方尖石碑上刻着这样一句碑文：双方怀着同样的悲痛哀悼将军。显然，这并非毫无根据的夸大其辞：他死后，一群锡克教追随者仍自称为尼克尔森人，以表达对他的敬仰。我们并不赶时间，想停下来看看，但司机说还有更好的地方在等着我们。

刚过马尔加拉山口，车就靠路边停住，我们在一个露天棚子下歇脚喝茶。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但是也很奇怪—— 有桌子，却没椅子，取而代之的是折叠床。折叠床上没有垫子，而是用绳索编成的。卡车司机们就在此歇歇脚、睡一觉，消除从阿富汗到印度一路奔波的疲惫，此时棚里已有六七位司机正处于不同程度的睡眠或昏沉状态。摊主不仅提供茶水，还提供印度大麻。当然，大麻是违法的，但司机说马尔加拉山口不在政府控制之下，人们高兴干啥就干啥。自然，我们选的是茶水。

在这里喝茶，我们自然遵循次大陆最流行的加奶和糖的做法。司机说16世纪巴布尔（Babur）（巴布尔，帖木儿帝国的后裔，他于1526年入侵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王朝。——译者注）入侵印度时就是从这里进入的。巴布尔的血管里流淌着帖木儿皇族的血液，我和芬恩在伊宁曾经参拜过帖木儿的陵墓。14世纪末，帖木儿从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家乡挥师南下，在印度大肆屠戮，巴布尔也决心效法祖先，尤其当他被乌兹别克同胞逐出王国时。巴布尔年仅21岁便夺取了喀布尔，然后经马尔加拉山口（就是我们正在喝茶的地方）东征进入旁遮普，横扫整个印度。上千只大象组成的骑军在他的炮火面前不堪一击。对，就是炮火，那是印度北部的人第一次见识这种武器。巴布尔由此开创了次大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莫卧儿王朝。巴布尔不仅是一个征服者，还是个作家，他在自传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思念。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印度是个没什么魅力的国家。人们长相平平；无贤能，无规矩，无良驹，无忠犬，无葡萄、香瓜等鲜果，无冰水，无可口的面包，也无热洗澡

水。但这里却有成堆的金银。”很不幸，这些金银财宝他没能享用多久。由于儿子病倒，巴布尔向安拉祈求舍命换子。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巴布尔死了，他的儿子康复了。可是他的儿子被迫把帝国控制权交给了叛乱酋长舍尔沙（Sher Shah）。舍尔沙开始进行一项宏大的修建工程，其中就包括大干道的主要路段，我们刚刚还在那里喝过一壶茶。

5年后，舍尔沙去世，巴布尔的儿子恢复王位。但是他重新掌权后不到7个月便从图书馆的楼梯上摔下，折断了脖子。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Akbar）继位。阿克巴是次大陆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他具有雄才大智，常常深入乡村微服私访。



和司机一起歇脚喝茶

一次，他在微服私访中听到一首歌，唱的是马尔瓦（Malwa）国王巴兹·巴哈杜尔（Baz Bahadur）后宫中一个名叫“茹普玛蒂” （Rupmati）的女人。阿克巴被歌词深深打动，出于嫉妒，他派军攻打巴兹·巴哈杜尔。巴哈杜尔战败后仓皇逃命。与此同时，阿克巴的士兵攻进巴哈杜尔的宫廷，可惜他们只看到美丽的茹普玛蒂吞下一瓶毒药自尽。阿克巴为此伤心欲绝。浪漫似乎在莫卧儿皇帝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阿克巴的孙子不就深爱他众多妻妾中的一个，还专门为她建造了泰姬陵吗？

有人想再来点茶吗？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有一个关于巴基斯坦来历的故事没讲呢。

巴基斯坦的产生与居住在次大陆上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互不信任和互相压迫有着紧密的关系。7世纪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但直到巴布尔于16世纪建立莫卧儿王朝后，穆斯林统治者才控制了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由此保证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在全国各地及各个阶层之间传播。从那以后，宗教被争权夺利的人用作网罗支持的工具。双方都各自指证无数的屠杀和恶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

后来，有人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印度，穆罕默德 ·阿里 ·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就是 其中之一。最初，真纳与甘地合作，争取从英国独立。但是真纳不久便意识到，无论甘地还是其他任何印度教政客都不愿保证穆斯林在独立的新印度国家中公平地分享权利。当甘地的国大党拒绝让真纳的穆斯林联盟加入新成立的政府，同时从英国手中接管政权时，暴乱发生了。在加尔各答，3天之内有5000人丧命。当时负责交接政权的蒙巴顿总督为了尽快制止进一步的流血事件便把巴基斯坦（Pakistan）分给了真纳。其中，“P”代表北部的旁遮普省，“A”代表阿富汗，“K”代表克什米尔，“S”代表南部的信德省，而“Stan”在波斯语中的意思为“土地、国家”。这些字母合起来，在乌尔都语中的意思为“纯真之国”。

说到这里，我们的茶也品完了。我和芬恩起身离开，经过几十个卡车司机身旁。他们的卡车就停在外边，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这些艺术作品。像我们这样的外国旅游者，从机场去宾馆的路上最先注意到的就是每一辆类似流动的展览馆的车辆。卡车、巴士、出租车，甚至人力车都涂得花花绿绿，从头到脚挂满了饰物。我估计，希罗尼穆斯·波希（希罗尼穆斯·波希（1450—1516年），荷兰宗教画家，被誉为“现代绘画的始祖。”——译者注 ）被迫重返人间，现在正生活、工作在巴基斯坦为他的荒诞派画作赎罪。

巴基斯坦的汽车艺术家们以你能想象到的各种事物为主题：自然景观、农田风光、电影场景、穆罕默德的生平，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他骑在半人半马的动物翅膀上升天的情景。除了把汽车的外表涂满画作之外，司机还在他们的心爱之物上装饰着叮当作响的锡链、塑料花、挡泥帘等奇幻的小东西，以及各种材质、颜色和形状的印花布。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这里发生一场车祸，那该对艺术界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啊。

充满艺术气息的卡车

说话间，我们又坐在平淡无奇的丰田轿车里再次踏上征程。好在我们不用走多远，从宾馆出发，在马尔加拉山口停下来喝茶回顾巴基斯坦历史后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到了位于塔克西拉的古城遗址。

塔克西拉曾是犍陀罗古王国的都城，历任统治者中有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印度人、斯基泰人、帕提亚人、贵霜人（贵霜人，原是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民族，我国古籍称为“大月氏”。——编者注 ），最后是匈奴人，公元15世纪匈奴人把犍陀罗王国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它在垃圾箱里一直待到20世纪上半叶，直到英国人约翰·休伯特·马歇尔开始了一系列挖掘工作之后才使得塔克西拉成为全亚洲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据印度教《罗摩衍那》记载，犍陀罗王国为罗摩（Rama）（罗摩，印度史诗《罗摩

衍那》中的男主人公，后为印度教崇奉的神。——编者注 ）的弟弟婆罗多（Bharata）所建，塔克西拉由婆罗多的儿子—— 蛇王子塔克沙（Taksha）所建，这样算起来大约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但耆那教徒认为他们的宗教创始人利沙巴（Rishabha）几百万年前就到访过这个城市。

马歇尔认为，挖掘中发现的强有力的事实揭示了更加合情合理的真相。迄今发掘的年代最久远的文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那时犍陀罗王国沦为波斯的附属国，被纳入波斯帝国的东部版图。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之前，犍陀罗王国一直属于波斯领土。为了巩固对整个波斯领土的占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6年率军驻扎在塔克西拉，并在此举办日常的希腊献祭仪式和运动会，当然也享受着他的蜜月。他新娶的妻子就是大夏国美女罗克珊娜（Roxanne）。

塔克西拉古城遗址1

塔克西拉古城遗址2

塔克西拉古城遗址3

据早期传记作家记载，罗克珊娜是全亚洲最漂亮的女人之一，但是她还没有美到能令亚历山大忘记他征服世界的使命。亚历山大曾宣称要征服已知世界，虽然不包括中国，但却包括印度。在塔克西拉短暂停留后，亚历山大继续东征—— 虽然并未持续太久。闻听手下士兵要发动兵变，他不得不打道回府，并留下部分希腊军官治理新征服的领土，自己带大部队动身返回希腊。

亚历山大留下的军官也没有在塔克西拉待多久。自亚历山大启程回国4年后，

年仅21岁的孔雀王朝（孔雀王朝，是古印度摩揭陀国著名的奴隶制王朝。因其创造者旃陀罗笈多（月护王）出身于一个饲养孔雀的家族而得名。——编者注 ）的开创者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登上了位于恒河中游的摩揭陀王国（Magadha）的王位。真可惜他没能遇见亚历山大。他们有太多共同之处，但却代表着世界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与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在地中海地区和小亚细亚的所作所为相同，旃陀罗笈多在西征途中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王国，直到拥有次大陆的整个北半部地区。这样，旃陀罗笈多把帝国扩展到了今伊朗边境，当时由希腊将军西流古 ·尼卡陀（Seleucus Nicator）统治。为了守卫新帝国边疆，抵御尼卡陀，旃陀罗笈多非常看重塔克西拉，其地位仅次于他的都城巴特那。他任命自己的孙子阿育王为驻守塔克西拉的总督。

在完成了俗世间的伟业后，旃陀罗笈多皈依耆那教，将王位让给儿子，化身为一个苦行者。他与师傅一起前往印度南部，最终以正统耆那教的方式（绝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他的儿子把孔雀王朝帝国边境扩张到了次大陆的南半部，而他的孙子阿育王则首次完成了统一整个印度次大陆的伟绩。

和其祖父一样，阿育王在杀戮了上千万的生灵后也转而皈依宗教。他为自己因征讨而犯下的弥天大罪痛悔不已。不同的是，他成为佛教徒，并尽其余生在全国各地及其他国家宣扬佛法，修建了几千座供奉佛陀舍利的佛塔。

在丝路之行的第一天，我和芬恩曾拜访了西安西边一百公里处的法门寺。几年前，工人们在寺里坍塌的佛塔中发现了一个盛有佛 指舍利的小匣子。那就是阿育王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了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此时中国实际上尚处于周朝时期。然而，虽然佛指早就到了中国，但佛祖的教法直到几百年后才影响中国。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佛教在中国开始兴盛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却是塔克西拉和犍陀罗王国。然而中国人所信仰的并非正统的佛教。阿育王死后不久，犍陀罗成为希腊王国的领土，塔克西拉成为佛教一个新的派别（大乘佛教）的主要学术中心。这个新的大乘佛教分支正是从塔克西拉经中亚传入中国。我们的丝路之行正是一路循着中国

高僧玄奘所走的路线。玄奘于7世纪抵达犍陀罗王国，他在此见到了一千多座寺院。如今其中许多寺院的遗址仍清晰可辨。

在前往这些遗址之前，我和芬恩先从收藏了20世纪上半叶约翰·马歇尔在塔克西拉发掘出的大量文物的博物馆开始。我们似乎是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一座雅典博物馆。不过没错，塔克西拉确实是东西方交会的地方。

大约在大乘佛教在印度开始发展的同一时期，孔雀王朝帝国的西北疆域落入了希腊或与希腊有关联的统治者之手。当佛教开始沿着中亚丝绸之路向中国传播时，传入中国的其实是带有希腊风格的塔克西拉佛教艺术。佛像的最早表现其实出现在塔克西拉和犍陀罗。在此之前，佛教徒崇拜的是佛祖在其树荫下觉悟的菩提树，或是代表佛祖涅槃进入极乐世界的一串脚印。而在塔克西拉，佛祖又变身成人。

塔克西拉还是印度和波斯文化艺术传入中国的通道。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宗教，这些都来自犍陀罗及其首都塔克西拉这个位于次大陆，融合了印度、波斯，甚至希腊文化的世界大都会。

除了这座小而精致的博物馆，我们还参观了附近山丘上的几处遗址，行走穿梭于塔克西拉的各种化身之间：第一个遗址是皮尔丘（Bhir），此遗址距博物馆几百米；然后是两公里外的锡尔苏克遗址（Sirsukh），这里是15世纪匈奴人终结塔克西拉的地方；最后是莫赫拉莫拉都寺院遗址（Mohra　Moradu），这里逃过了匈奴的劫掠，至今仍保存着亚洲最完好的佛塔。

我们到访时恰逢雨季刚刚结束，所有的遗址周围青草如茵，间或见到一堆标示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寺庙或佛塔的碎石瓦砾。我们见到的最大一处废墟是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在佛陀的舍利上建造的法王塔（Dharmarajika Stupa）。

站在佛塔前，我们这才意识到已经走到了丝绸之路（陆路）的尽头。我们从中国的古都长安出发，横穿整个中亚，现在已经抵达印度西北部的古都塔克西拉，两千年前佛教正是从这里启程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传入中国。

于是，祭拜过佛祖，我们从马尔加拉山口返回拉瓦尔品第，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国。

当然，不买点东西带回家，并以此作为一路上快乐和辛苦的见证，旅途就算不上完整。所以我们去了酒店后面的一家地毯商店。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毯：中国、伊朗、俄罗斯以及阿富汗等地。我对阿富汗地毯情有独钟，尤其是那些新到的带有武装直升机、坦克、榴弹炮等图案，以及各种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开伯尔山口，为连接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重要山口，自古至今为南亚与中亚的重要商贸线。——编者注）那边流行图案的地毯。但是，最终我还是挑了一件传统的、颇具艺术气息的、缀满花朵图案的红色骆驼毛地毯。我挑了件红色的，以免将来被客人撒上葡萄酒。地毯的尺寸大小也正好—— 1.8m×1.2m，刚好能坐下几个人听我们讲述伟大的丝路之行。

我和芬恩不太确定我们能记住哪些事情。但毫无疑问，我们会从西安这一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的都城开始讲起；然后，我们穿过秦始皇陵和佛塔；当然，我们还会生病；然后，我们参观佛教洞窟中那些无头雕像和失去了双眼的画像；接着，我们走入沙漠，品尝葡萄，观看维吾尔舞蹈；后来，我们骑着哈萨克族的骏马在天山上驰骋，还坐了记不清多少次的汽车；我们在红其拉甫山口穿越巨石阵，在香格里拉放松休整；我们在塔克西拉拜佛，买地毯回家。当我们的朋友来访时，我们就坐在“魔毯”上，念一句咒语，“魔毯”就会随时带我们一起飞回到丝绸之路。

法王塔

爱旅行 爱中国 偶像徐霞客 最爱诗酒茶
大半生的时光在路上 深入最原生态的秘境 经历最有趣的奇遇
用心去感受 才不辜负到过的地方

[美] 比尔·波特 著
马宏伟 吕长清 译

彩云之南

South of the Clouds

畅销书《空谷幽兰》《丝绸之路》作者
美国著名旅行家 比尔·波特 全新力作

《中国国家地理》社长 李栓科鼎力推荐

探秘中国的又一奇妙旅程

图文记录中国西南28个少数民族地区的
风土人情、历史传说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彩云之南

South of the Clouds

[美] 比尔·波特 著
马宏伟 吕长清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彩云之南/〔美〕波特著;马宏伟，吕长清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411-3780-8

Ⅰ.①彩… Ⅱ.①波… ②马… ③吕… Ⅲ.①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708号

CAIYUNZHINAN

彩云之南

〔美〕比尔·波特 著

马宏伟 吕长清 译

责任编辑 贾 波
特邀编辑 张 芹
封面设计 古涧文化
版式设计 乐阅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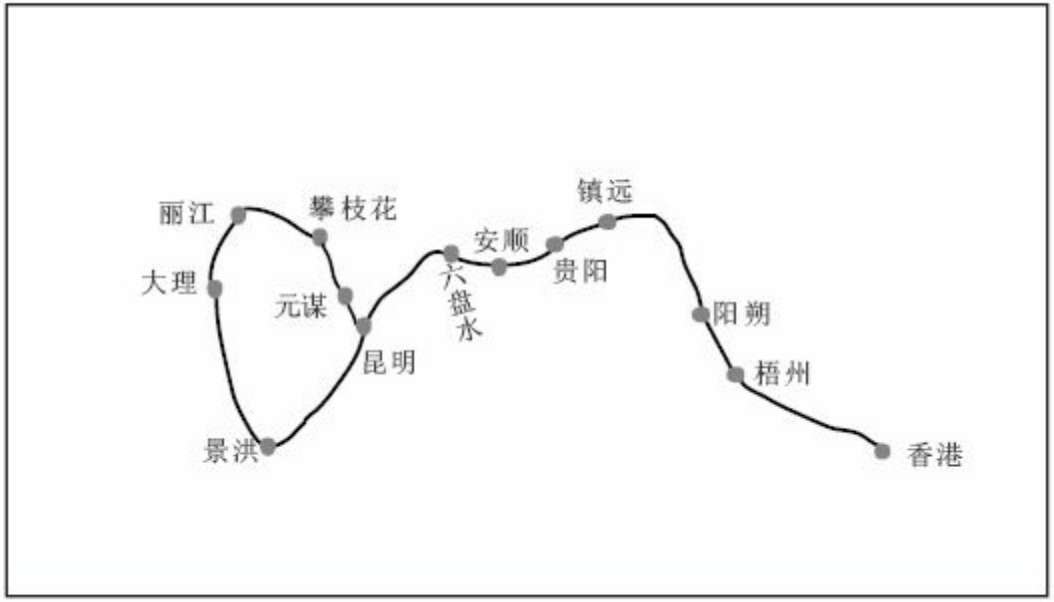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mm×23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80-8
定 价 3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丽江
攀枝花
镇远
安顺
大理
六盘水
贵阳
元谋
阳朔
昆明
梧州
景洪
香港

目录

序 言
第一章　梧 州
第二章　阳 朔
第三章　壮 族
第四章　瑶 族
第五章　侗 族
第六章　镇 远
第七章　苗 族
第八章　贵 阳
第九章　安 顺
第十章　布依族
第十一章　毽子洞
第十二章　草海湖
第十三章　昆 明
第十四章　石 林
第十五章　郑 和
第十六章　西双版纳
第十七章　勐 仑
第十八章　基诺族
第十九章　勐 龙
第二十章　茶
第二十一章　布朗族
第二十二章　彝 族
第二十三章　鸡足山
第二十四章　大 理
第二十五章　石宝山
第二十六章　丽 江
第二十七章　最后一程

序 言

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一家英文广播电台工作，为了给电台筹备一档旅游节目，我提议到中国内地去旅游一番，然后根据自己的旅游见闻做成每期仅两分钟的旅游节目。于是，在先期完成寻找中国母亲河源头的“黄河之旅”后，我又一次踏上中国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热土，去探访生活在中国西南边陲的神秘的少数民族部落。

之所以进行这次以少数民族人文地理和民族风情为主题的“彩云之南”的旅行，是因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人类学时就已经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我便得知在中国广大的西南地区生活着壮族、瑶族、布朗族、苗族、侗族、布依族、基诺族、彝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

我从香港出发，经广东、广西到达贵州、云南，一路上不断探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历史。这些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高山地区，且部落周围的水电暖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而且通往各部落的大多是不能通车的山路，他们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简单的生活设施，简朴的生活方式，丰富多彩的民族节庆活动，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

我每次进寨都是爬山路或者在向导的带领下走小路前往，有时也会在当地少数民族家中借住一晚，通过与主人面对面的交谈和对他们实际生活的体验，以及听他们讲述本民族的历史神话传说深层次地了解这些民族的饮食起居、历史文化

与民族风情。

有意思的是，这些少数民族中（比如苗族和瑶族）他们关于本民族祖先起源的神话传说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同的，但又各具特色。他们与汉族一样，都认为“女娲”是大家共同的母亲，但西方社会则把“女娲”异化为男人，即基督教中所说的“诺亚”这个在大洪水到来之前根据上帝指示建造方舟躲避灾难的男人。

此次旅行发生在二十多年前，不知道我探访过的那些地区的人们至今的生活状况如何，兴许我的这本游记将成为记录中国少数民族二十多年历史变迁的壮丽诗篇。

Bill Porter

2013年初春

第一章　梧 州

二十年前（ 作者此次“彩云之南”之旅发生在1992年，书中涉及的时间皆以1992年为参照。——编者注 ），我开始关注中国，并收集了一批有关这个“中央王国”的书籍。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张其昀（ 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编者注 ） 编纂的一部历史地图集。张其昀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地理学家之一，也是最早获得哈佛高等学位的中国人之一，后来担任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部长。他晚年不甘赋闲，在阳明山创建了中国文化学院。我曾有一个学期在此蹲“学术监”，也正是在这里，他在每年一度为研究生举办的茶话会上，将自己编纂的地图集介绍给我，另外还有他所创作的一套贯穿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著 作。

张其昀的历史创作手法，是把历史事件和人物置于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之下。为了对这个上演了国家历史剧的舞台有更好的理解，他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而今天的历史学家过于学有专攻，他们如果能够看到图书馆窗外的树，就已经很幸运了。

近来，我又翻出了张其昀的地图集，发现古代中国最后一片纳入其辖制的地方是西南地区，就是中国人所称“彩云之南”的云南地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这个地区最终纳入中国的版图，并对马可·波罗这样的外国人开放的是蒙古人而非汉人。看着张其昀所编集的那个地区的地图，我很快就有了应该循着马可·波罗的足迹去那儿一游的想法。

走出第一步很容易。当时我正住在香港，于是就买了“漓江”轮的船票。“漓江”轮从位于九龙广东道的中华轮渡码头发船，隔天一次。这是一艘20米长的气垫船，舱位设计得像空客飞机一样。我7点30分登船，8点钟船准时出发，此时太阳正从港口东端的仓库那边冉冉升 起。

船上是一个香港团队。香港岛的摩天大楼从视线中消失的时候，麻将局就摆开了，电视屏幕上也开始播放最新的粤语片，都是些爱情和商场失败的情节。我不禁昏昏欲睡，走到舱后最后的一排空位躺了下来。当落日的余晖将我唤醒时，我的目的地—— 梧州到了。

就中国的城市而言，梧州算不上古老。它始建于1400年前的唐朝，当时的官府决定必须派军队在此永久驻扎，以便控制从这个地区流出的贸易货物，当然还有这里的人民。排队下船的时候，我见到了中国旅行社在当地的代表。他正等着他接待的旅游团队通关。我问他梧州是不是有舜帝的纪念碑，他的反应却好像我是在问他是否知道木星的卫星在哪里一样，显然，这不属于旅游的范畴。

在黄帝几百年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位杰出的统治者—— 舜帝。《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称，公元前2200年左右，为了控制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路线，舜帝曾带领军队到达西南。在与梧州地区部落的战争中，舜帝不幸阵亡，遗体葬在九嶷山（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位于湖南省南部永州市宁远县境内，属南岭山脉永萌渚岭，纵横1000多公里，南接罗浮山，北连衡岳。《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编者注 ），此山位于梧州与北向的衡阳的半路上。而舜帝的两位遗孀当时就在衡阳。她们

得知丈夫阵亡的消息后，双双跳入流经这个城市的湘江中，化为河神。当然，那是衡阳，而我所在的地方是梧州，这里谈的除了贸易就是旅游。

不过，梧州毕竟是通往西南省份广西、贵州和云南的门户，是中国西南与广州之间必经的贸易集散地。虽然舜帝控制这个门户要道的努力没有成功，但他的后代最终成功地在唐朝在此设立了城镇，时间甚至比马可·波罗来这里的时间还要早。这个城镇因贸易而兴盛起来。1897年，根据《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初三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订立《中英滇缅境界及通商修正条约》，即《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亦称《西江通商条约》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该条约规定：开放云南腾越、思茅、广西梧州三口通商。——编者注），梧州也成为中国 的自由贸易港之一，并对外国商人开放，他们可以来此购买靛蓝和皮货。梧州市至今仍然是该地区药材和稀有动物进入广州和香港的主要水 道。

经由梧州输出的动物中就有蛇。听说在城市的北郊有个地方储存着成千上万条蛇，准备经由西江输往广州的各大厨房和药房。我到达的时候太晚了，所以没有看到，不过，晚上我沿着下榻的江滨酒店以北的街道找地吃饭时，经过了几十家饭店，每家都有装满蛇的笼子。

除了贩蛇的人，梧州还吸引了买卖中国西南地区奇异物种和濒危动物的商人前来。有一家饭店，一只鹰被关在一个狭小的、蹩脚的笼子里，弓着背在里面挪步。另外的一个笼子中，一只穿山甲蜷缩成球状，最后一次做着穿山甲的梦，期望着没有人注意到它。不过，还是有人注意到它了。一群围桌而坐的广州客人正在与厨师就它的命运进行着磋商。

我另择他处进餐，一边吃着并不奇异的炒米饭，一边规划着行程的路线：穿过广西的最北边，然后向西经过贵州，到达云南。我期望，一路上能够访问到居住在张其昀地图集所描绘的地区的群山和河谷中的一些部落，他们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在七百年前尚逍遥于中国的控制之外。

次日清晨，汽笛声把我从梦中唤醒，泊在我宾馆窗下的驳船和客船开始起锚驶入西江。梧州正处于两河交汇的地方：一条河是把我带到此处的西江，向西流

经广西的新首府南宁，而另一条是漓江，北行流经广西旧时的首府桂林。夏天的降雨会将两条河的水面抬高20多米，所以一年之中只有夏天才能乘船到达桂林。我来的时候正是2月底，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坐长途汽车去。

这样，头一天坐了10个小时的船，第二天早晨前往桂林，我还得鼓起勇气面对10个小时的车程。车里很安静，全车的人都在点头打瞌睡。车行了大约6个小时以后，才有几个人与我一起探头向车外张望，窗外是一幅幅被描绘和拍摄最多的中国山水风景。西方人见到中国传统画的时候，往往以为画中描绘的山是艺术家的想象。但是，突然之间，你会发现，赫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是几百座袖珍山，这些袖珍山峰100万年以前就已经停止了生长。与画中不同的是，这些袖珍山都是裸体的，山上所有长得像树的东西都被村民挖走当柴烧了。山脚处的岩壁上用白漆写着巨大的汉字：封山育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晚则晚矣，总比什么不做好些。

西江

9个小时后，我在离桂林尚有一小时路程的阳朔下了车。趁着离天黑还早，我把行李往一家名叫四郎山宾馆的破旧地方一扔，租了辆自行车，从镇子里一路骑到了乡下。半个小时后，我来到了月亮山。此时正是日落时分。

从山脚向上爬10分钟，快到山顶的地方有一个天然的拱洞。拱洞乃穿透小山

而成，形状很像月亮，我猜测这就是这座山为什么叫月亮山的原因。从“月亮”中穿过后，我到了山的另外一侧，立刻欣赏到了阳朔最迷人的景色之一：小小的群山，荡漾在河流和稻田的海洋里，一切都笼罩在落日的余晖之中。两位当地的妇女在兜售纪念品和软饮。一瓶橙汁汽水洗掉我一路的风尘，我翻看着纪念品，发现了一本毛主席的红宝书（ 红宝书是“文革”中对毛泽东著作的称呼。——编者注 ）。

月亮山

第二章　阳 朔

阳朔很小，简直算不上一个城镇，与位于它北边一小时路程的桂林比起来，阳朔名气要小很多。不过阳朔景色却毫不逊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更好。对于到中国的外国游客而言，继北京的故宫、长城，西安的兵马俑之后，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就是桂林的喀斯特景观了。然而，桂林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桂林了。二战期间，桂林被日本人炸成了碎片；此后的重建历经大跃进时期的灰色水泥和经济改革时的白色瓷砖，现在则到处都是为大型旅游团队提供服务的价格高昂的旅游设施。在大的旅游团中人们被当作羊一样赶来赶去，当然，如果你不介意做羊的话，那也无所谓。

但是，我不愿意做羊，于是我选择住在阳朔。中国西南地区有4 个地方，去那里的游客往往住得比计划的时间长，因为游客到达目的地以后可以接触到别人收集到的最新的旅游信息，发现许多自己未曾领略的美景与风情。阳朔就是如此，其他3个城市分别是西双版纳、大理和丽江，这　3个城市都在云南省，也都是我行

程中要去的地方。住在阳朔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我用不着为一碗面条、一客香蕉煎和一杯卡布奇诺咖啡而掏太多钱。次日早晨我在一家叫作“毛家米老鼠”的餐馆吃早饭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点了这些东西，小小地奢侈了一把。

在中国所有内河旅游中乘船游漓江是最受欢迎的项目，甚至超过长江三峡游。游客从桂林登船，在几百座青翠的石灰岩山峰中蜿蜒穿行，顺流而下到达阳朔，然后乘车返回桂林。可是，这6个小时的游程价格不菲，需要30美元，而从阳朔逆流而上，单程只要6美元。这也是我选择住在阳朔的另一个原因。

不过我最终还是决定不和任何游船打交道为好。虽然不和大队人马一起出游，就意味着一次冒险。不过等回到家的时候，能记住的也就是这些冒险了。

于是我回到住的旅馆，租了辆自行车，骑回到阳朔的江边公园，又花了不到3美元租了一条平底船。我的计划是让船把我和自行车带到下游的富里村，然后从富里村骑车穿过乡村返回阳朔。天气很好，没有风，河水如镜面一般沉静，一座座美丽的小山矗立在水面，似乎在向我诉说这条河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江上的船很少，我几乎是一个人独自在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偶尔有渔民驾着自己狭长的小船驶过，他们穿过水藻，寻找深水区，便于他们的鱼鹰下潜捕鱼。我很开心自己与这些渔民共享着一条河。

为我撑船的人说，那些渔民也会在晚上挑灯捕鱼。他还告诉我说，渔民把鱼鹰从小雏养起来，教它们追逐活鱼，他们要在鱼鹰的腿上拴一根绳子，防备它们逃掉。鱼鹰长大并被驯服了以后，就会与其他六七只鱼鹰一起，站在船舷边，遵照渔民的指令，轮流潜水捕鱼。只不过鱼鹰的脖子上会被套上一根绳子，免得它把捕到的鱼吞掉。按我的船工所说，如此五年之后，因为总是不允许它把捕到的鱼吃下去，鱼鹰就会越来越不愿意下水—— 似乎鱼鹰要用五年的时间才能搞明白这一点—— 最后，鱼鹰就会被上锅炖了。

阳朔山水

途中，我发现一只孤零零的鱼狗（鱼狗：是普通翠鸟的别称。因其常直挺地停息在近水的低枝或岩石上，伺机捕食鱼虾等，因而又有鱼虎、鱼狗之称。上文的“鱼鹰”即鸬鹚。——编者注）栖在岸边的枯枝上。它的脖子上倒是没有绳子的，我禁不住在想，我到底是一只鱼鹰呢，还是一只鱼 狗？

鱼鹰捕鱼

第三章　壮 族

我骑车回到阳朔后，把自行车还给车主，退掉客房，登上了北行的客车。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龙胜，那里有中国最原始的壮寨。

广西的全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仅次于汉族。这一点是大多数人想不到的，因为多数人肯定认为是满族，或者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1990年，壮族人口达到1500多万，而满族大约是1000万，维吾尔族是700多万，蒙古族是500万，藏族是450万。中国1500多万壮族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广西，因此，广西被称作广西壮族自治区。

壮族也是中国最古老的部落之一。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是，壮族自史前时期就一直居住在目前所在的地方。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越南边境以北几公里处的宁明镇有中国最古老的岩画，这些岩画就是壮族人的作品。很多岩画可以

追溯到2500年前。那时， 中国人将他们辖制地区以南的所有部落称作“越”，即“外人”的意思。在宋代史籍中“壮”称为“撞”“僮”“仲”。与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壮族的历史或史前史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可以一路追溯到人类的起源。

按照壮族人的说法，远古的时候，一团巨型的、旋转着的大气被一层硬硬的壳覆盖着。有一天，一只巨大的蜜蜂来到气团。不要问蜜蜂是从哪里来的，反正它就是来了。这只蜜蜂用力敲打外壳，结果气团爆裂，上层化作天空，中间化作大地，水在下面。大地上长出各种植物，植物开花，从一朵花中长出一个女人，女人长着瀑布般的长发，赤身裸体。她的名字叫作姆六甲。

花的孩子姆六甲睡了很长时间，起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撒尿。为给自己找乐子，她把尿与泥巴和在一起，捏出了人。这可是一件天大的错事。但姆六甲只是笑了笑，为了区分男女，她捡了一些红辣椒和杨桃，把他们撒到地上。捡拾红辣椒的变成了男人，抢到杨桃的成了女人。你如果有机会到壮族村寨的话，讲到红辣椒或杨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些词一直是在拿人类生殖器开玩笑时才使用的。

我今天之所以还能读到这种创世故事，原因在于，虽然汉人持续不断地迁入壮族人的地盘，但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征，而中国的人类学家记录下了壮族的神话传说。但是那些仍然能够诵记这些神话故事，像自己的祖先一样生活的人，都散居在一些山中的村寨里。

我坐的车从平原中驶出，蜿蜒进入桂林以北的群山之中。几个小时以后，在离终点站龙胜不到一小时的地方，汽车把我放在和平村。要去我想去的那个壮寨，得在这里转一趟小巴士。等汽车的时候，我坐在行李上，在路边继续研读有关壮族起源的故事。姆六甲用尿和泥巴造出人类后就消失了，场景转移到一个山洞，洞中走出了四兄弟。老大是雷，后面跟着龙、虎，最后是布洛陀，他就是壮族人的始祖。

因为布洛陀没有任何神力，雷、龙、虎经常嘲弄他，并冲这个小弟弟耍威

风。但是，有一天，布洛陀发现了火，他跑着拿给三位哥哥看。可是，他的哥哥们都吓坏了，雷逃入了云中，龙潜到了水底，虎窜进了森林。从此，布洛陀和他的后人就摆脱了他3个哥哥的控制，过上了自由的生活。但布洛陀的后人仍然小心翼翼地给他的3个哥哥上供，只有这样雷才会给他们的庄稼送雨下来，龙才会让他们的泉水长流不涸，而虎则会在他们进入森林时保护他们免受伤害。

巴士终于到了，我连忙抢先挤上了车。虽然这辆车只是12座的小巴，但是除我之外，还有另外30个人搭乘此车，他们都是壮族村民，是去龙胜赶圩（湘、赣、闽、粤、桂等地区称集市（古书中作“虚”）。赶圩即赶集。——编者注）后回家的。颠簸了30分钟后，我在一个叫黄落的地方下了车。据小巴司机讲，我现在要去的村子基本上属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从我下车的地方必须跨过那条一直沿着公路流淌的湍急的河，才能找到通往我要过夜的那个寨子的小路。司机还告诉我，这里已经连续下了20天的雨，幸运的话，我到的时候还能看到夕阳，但是一个小时后太阳可能就要消失在山脊背后。

很不幸的是，过河的唯一一条路就是一条一英尺宽（约30.48厘米）的木板桥，我看到几个村里的孩子蹦着过了河，我也试了试。还好我带着一根手杖呢，可以帮我保持平衡。它也确实救了我好几次险。过了桥，我走向那几个看我是否会落水的孩子，向他们打听前往平安寨的路怎么走。他们都指向村后的那条通往一个陡坡的小路。

通往寨子的木板桥

我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前进。由于最近连续下雨，小路很湿滑，我的手杖再次发挥了作用。半小时之后，我来到一大片茶树林。为便于采茶，茶树通常被控制长得较矮，但是这些茶树有好几米高。我后来才了解到，种这些茶树不是为了采茶叶，而是要果实，壮族人用茶树的果实榨取食用油 。

当最后的几缕阳光已经坠到西边的山梁后面去了时，我来到一座风雨桥前。太好了，我快到了。中国这个地区，几乎所有住在山里的部落都会建有风雨桥，这样外面来的人一眼就知道离寨子不远了。果然，到下一个转弯的地方，十几座木房子映入眼帘，迎面遇到几位从同一条小路来的村民。他们都微笑着，说“蒙尼额”（音译），也就是“你好”的意思。

我就这样来到了高山壮寨—— 平安村。平安村位于一条山脊下面，这里集中了全中国最高的水稻梯田。有的梯田很窄，只能种得下一垄水稻。梯田从谷底向上一直延伸到山脊的顶部，有800多米。梯田的开垦始于500年前，当时壮族人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迁出了桂林平原。我到的时候正是2月份，梯田正在灌水，为春播

做准备。

进村的时候，我听到大家齐声在说“蒙尼额”，各家门口都探出了头，然后整个人都出现了。虽然壮族人和他们的祖先在这个地区住了至少3000多年了，但他们始终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不过，还算幸运，他们很多的歌和故事，在过去的2000多年中，都用一种类似汉字，既可表音也可表义的文字记录了下来。结果呢，壮族保留下来的传统神话要比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多得多。

当我沿着小路走过那些房子的时候，村民把我团团围住，领到了村子里唯一的平地—— 篮球场。几分钟后，村里的头人出现了，把我带到他的家里，我沿着梯子爬到二楼，脚踏进门的时候，他的老婆开始吹火塘里的余烬，而火塘在屋子中央，占了二楼一半的面积。我在一条六寸高（约20厘米）的木凳上坐下来，头人给我倒了一碗米酒，那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米酒。

壮族的风雨桥

梯田

壮族人的房子都是两层的，底层是牲口住的地方，还放置农具、柴草，厕所也在下面，而人住在二楼。饭菜都在房子的堂屋正中的火塘里做。火塘外面围着沙子、石块，灰烬中总有余火，以便下次做饭使用，或者便于有客人到的时候随时生火。火塘的上方，有一个架子，用来吊熏肉或者烘干东西。

女人伸手上去，捞到一块火腿，切下几块肉。似乎想让我知道今天我要吃到的是猪身上所有的东西。她打开一个瓦罐，舀出几勺子猪血，放进汤里。这汤肯定会很好吃。为了提味，她用剪子铰下不少晒干的红辣椒。突然之间，我想起壮族人是把红辣椒与男性生殖器联系在一起的,我禁不住有些打退堂鼓了。不过，这顿饭还是很好吃的。主人不断地往我碗里添满米酒。他说这酒酿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呢。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令我印象更深的是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身上没有了鞋子和衣服。很显然，昨晚我喝得够高兴的。

我本来可以一直睡到中午的，我也希望如此，但是我被窗子下面铁匠铺的声音吵醒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喝米酒宿醉的经历。太阳爬到山脊上时，主人进来问我是否需要牙刷。他递给我的牙刷好像被全村人用过一遍一样。主人姓廖，是寨子的头人。平安村因为水稻梯田而出名，十一代壮族人把梯田修成了中国西南的奇迹。北京、上海还有香港的摄影家不畏路途遥远，每年都来到这里，从头到尾

拍摄当地人全年劳作的场景，还有与梯田有关的各种仪式。我来的时候是二月份，村民没有什么可做，只喝着米酒、嚼着肥肉、聊着将要来到的好收成。随着外界对梯田潮涌般的兴趣，寨子的头人很快意识到这里面有巨大的利益潜力。10年前他就说服了当地政府，把他家设为专门招待来访者的旅馆。我并不是在抱怨什么，但我一直没搞明白晚上是谁帮我脱掉鞋子和衣服的。

平安村

我拒绝了他递过来的牙刷，踉踉跄跄地踱回到火塘边。我刚好赶上他们吃早饭，基本上是昨晚的剩饭菜。我的碗里又一次倒满了米酒。壮族人总喜欢说，他们从来不会让客人清醒着离开，在我身上，他们不折不扣地保持了他们古老的传统。他的老婆和妹妹一边加热剩饭菜，一边轮流唱起了歌。吃过早饭后，我用壮家话给大家说了声“怀　派奥”（音译），意思是“再见”，然后就沿着来时的路，摇摇晃晃地下山去了。

这里每天有几趟小客车开往龙胜，等车的时候，我设法回忆昨天晚上听到的一些传说故事，能记起来的只有那个关于青蛙的。壮族人视青蛙为神物，因为它们是雷的孩子。壮族人需要雨的时候，只要告诉青蛙就好了，青蛙会让雷送雨下来。

昨天晚上我听到的故事版本是这样的。很久以前，一位老妇人因为窗下的青

蛙聒噪而无法入睡，她让她的儿子去把青蛙的叫声停下来。她的儿子叫东林郎，他想出的办法就是从二楼上往下浇开水。这个办法很管用，很多青蛙被烫死了，没死的也都蹦着逃走了，而且所有的青蛙都跟着窗下的青蛙离开了这里，很快山里就没有青蛙了。夏天来临了，天不下雨，只有热辣辣烤人的太阳。绝望之中，东林郎来到寨子的神龛，向布洛陀请教办法。可能大家还记得，布洛陀就是所有壮族人的祖先，雷是布洛陀的哥哥。他告诉东林郎，被他杀死的青蛙是雷的孩子，必须请求雷的宽恕，并且从此把青蛙当作自己的家人对待，否则就永远不会下雨。东林郎按照他说的做了，从此以后，青蛙节就成了壮族人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

壮族姐妹

青蛙节从阴历新年的第一天开始。当天，寨子里的老人一看到太阳露面，就会敲响铜鼓。桂林博物馆从遗弃的壮族村寨里收藏了500 多面这样的鼓，其中一些鼓是2500多年前的古物。历史学家不是很清楚壮族人为什么费这么多事制造这些鼓。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根源在于壮族人有关青蛙的信仰，他们认为青蛙是雷的孩子，没有它们求情，雷就不会给稻田下雨。鼓是用来模仿雷的声音的。任何情况下，只要鼓声响起，所有人都会到寨子里的广场集合，大家都带着锄头和其他农具，一番祷告祈福之后，便出发到周围的山上寻找青蛙。他们会把

石块翻过来，或者在小溪、池塘边挖掘，第一个找到青蛙的男人、女人就成为蛙王、蛙后。他们把青蛙带回来交给寨子里的萨满，萨满会把所有关于青蛙的传说一一道来，说明青蛙作为雷的信使有多么重要。然后，萨满就把青蛙杀掉，把它们放到竹子做的棺材里，把棺材放到寨子的神龛中之后，众人开始狂欢。每天晚上都有欢庆活动，一直持续两个星期，直到满月出现的那天，就是青蛙上天祈求雷降雨的日子，此后壮族人的世界里就是万事大 吉，全年无忧了。

灌溉梯田

第四章　瑶 族

小客车来了，这趟车上空间挺大，我甚至还有位子坐。可到龙胜的时候，车上几乎连喘气的空间都没有了。龙胜看上去就像一个大集市，最终它又下定决心变成了一个城镇，甚至还有几个自称宾馆的地方。第一印象总是很准的，我一到龙胜，马上就有急着离开的想法了。我走过一座桥，来到城镇的新区。就在龙胜体育馆的旁边，我搭上了当天最后一班前往江底乡附近温泉的车。

车子沿着一条长长的河谷向东北方蜿蜒而上，车上五六位乘客都邀请我到他们家过夜。他们都是附近的山民，在龙胜度过了重要的一天之后，正在往家赶。有人是来龙胜买东西的，有人是来卖货的，但他们都是瑶族人。瑶族人与衣服上只有肘部和膝盖处刺绣而全身都是黑色的壮族妇女不同，瑶族妇女所穿的上衣满是刺绣，身穿红色或粉红色刺绣图案的自称红瑶，而其他的瑶族人则按照居住地或与某个古代神话的关系加以区别。如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妇女就是盘瑶，盘瑶因信奉盘王而得名。我告诉她我是美国人，她说几年前有中国的人类学家来过他们

的寨子，还告诉寨子里的人，他们和美国某个部落讲同样的语言。我说我本人就是彻罗基部落的印第安人，我们可能有着某种联系。听到此话，她看看我，大声地笑了。车到江底之前我就下了车，与她及车上邀请我到他们家过夜的人挥手作别。我不想住到他们家里，而是选择了温泉，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十分钟。从车辙来看，这里的生意挺好。

办好入住手续后，我把包扔到房间里，立刻向泉池奔去。温泉有3个巨大的池子，全部依山而建，两面有森林环绕。环境美极了，我急着要融入其中。很遗憾，3个泉池都是露天的，按要求必须穿着泳衣进池。我没带泳衣，只能现买一套。泳衣只有一个尺码，就是“一个尺码适合所有人”的那种。应该没问题，我这样想着，就去换衣服。但是，显然我长肉了，泳裤紧勒着我的身体，针脚都绷出来了。我一露面，两个泡温泉的中国人看了我一眼，互相对对方说：“哇，看那个大胖子。”我很震惊！一直以来我认为自己身材适中，而现在穿“均码”的泳衣竟然有困难。我想起一周前在香港称过体重的，槽中吐出的小卡片说是190磅（约86.18公斤）。很自然，我把卡片扔掉后，整件事也忘掉了。但是现在我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190磅的体重，对一个5英尺7英寸高（约1.7米）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滑进池中，藏在蒸腾的泉水下，考虑着我有什么选择。显然，我的体型过胖了。我决定，这次旅行从现在开始，隔一天喝一次啤酒，这也算我做出的一个勉强的姿态吧，我总得做点什么才行，要么这样，要么就回到香港买一柜子“均码”的衣服。

当天晚上，我在餐厅吃面条，一个人享受着“隔天喝一次”的啤酒，那个卖给我“一个尺码适合几乎所有人”的泳衣的女孩 —— 她也在宾馆的餐厅上班 —— 和我谈起山中一个瑶族村寨的事。她说有个 寨子叫矮岭，只能步行前往，要沿着温泉后面山谷中的小道走8公里。因为没有路的缘故，那个寨子是这个地区仅存的几个传统瑶寨之一。

中国有两百多万瑶族人，几乎一半生活在广西，与壮族的祖先至少2500年前

就生活在那里不同，瑶族的祖先原来是生活在扬子江下游地区的。根据瑶族自己的说法，他们的祖先所生活的国家是由评皇统治的，这个国家经常遭到北边一个由高皇统治的国家侵略。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应该在2700年前的周朝。当时，评皇承诺，谁能杀掉高皇，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谁。

评皇有一条钟爱的龙犬，叫作“盘护”，它听到主人的承诺后，马上渡过扬子江，7天之后到达高皇的宫殿。因为它只是一条狗，等有人注意到它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盘护冲进高皇的寝殿，一口咬下他的头颅，带回来交给了评皇。

承诺就是承诺，评皇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盘护。也很奇怪，公主竟然爱上了盘护。不过，她并不是对一切都满意。她告诉父亲，自己的丈夫到了晚上就变成身穿裘皮的潇洒青年，但是清早起来又变回一条狗，这该怎么办呢？

盘护在两个世界中尽情享受着，但当公主恳求他永远变成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同意了。宫廷萨满将盘护装进一个带盖的笼子，将他挂在沸腾的大锅上面。按照萨满的说法，用草药熏蒸7天之后，盘护就会永远变成人。但是只过了6天，公主就等不及了。她命令将自己的丈夫从笼中抬出来。她欣喜地发现，他不仅还活着，而且已经不再是一条狗了。但是因为被过早地放下来，他的头上和裆间还有狗毛没有褪尽。为了不让父亲知道盘护仍然有一部分是狗，公主让丈夫戴上头巾穿上裤子，把毛发遮盖起来，从那以后这些就成了瑶族的传统服装。她的父亲十分高兴，让女婿继承了王位，所统治的地区就在今天的南京市附近。后来，国王盘护和皇后生下12个子女。此后，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子孙逐渐迁到了南方的广西，并一直生活在这里。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前往龙犬的寨子—— 矮岭。小径挺好走的，茂密的森林提供绿荫，山间小溪带来清凉。路上碰到几位去镇上买煤油的瑶族妇女。煤油是瑶族人自己无法生产的几样东西之一。再往前走，遇到两个瑶族男人，正坐在一根圆木上休息。他们两人手中都拿着那种老式的单发火枪，他们要去猎熊。我想这里山中的熊肯定是小型的，第一枪通常只是把熊惹怒了。但是，他们两个很可

能并不打算真的开枪射熊，而只是寻找熊的踪迹。瑶族人历来依靠打猎来补充米饭和猪肉之外的日常饮食，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狩猎风格。如果有人发现了野山羊或野猪的踪迹，或像今天这种情况，发现了熊的踪迹，他们就会赶回村寨寻求帮助。村委会把最后一次见到猎物的地方围起来，然后敲鼓，把猎物往持有猎枪或弓箭的村民那里驱赶。这是他们捕猎野山羊或野猪的方法，也许捕熊的方法不同。

我祝猎人好运，然后继续赶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抵达了表示附近有山中村寨的标志—— 风雨桥。果然，几分钟之后，我就进入了矮岭寨。几条狗用瑶族人祖先的方式与我打招呼，我也学着叫了几声，算是回应。

矮岭瑶寨

在过去的2000年里，瑶族人从扬子江下游原来的聚居地来到中国的西南边陲。据1990年的第4次人口普查，瑶族总人口有两百多万，分布在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几个省的山区，而广西是瑶族人口最多的聚居地。

沿着土路走进矮岭，一路上看到的瑶族人跨进20世纪的唯一标志就是有些人家门外放着的装煤油的塑料桶。最近的公路和通电的地方离这里只有8公里，寨子里的村民至少每周一次到龙胜赶圩出售自己的产品，因此，他们并不是完全与现代社会隔绝的。但是，当他们看到一个西方人走进寨子时，每个人都惊愕万分。

实际上，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吓坏了，最后，还是十几个年轻人克服了恐惧心理，从门后走出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们，来这里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来参观一下，然后问他们正在干什么，他们回答说正在准备成人仪式。

一个瑶族男性要成为男人，必须与寨子里其他所有将要成为男人的男性一起，在完全黑暗的环境里度戒3天。不吃、不睡，不见天日的3天过去之后，他还要表演一些壮举，其中最后一项是从3米高的台子上跳下，如果落地的时候不摔倒的话，他就是男人了。如若不然，只能等来年再跳了。很显然，矮岭寨的男孩子们今年是要再试运气了。

与我初步交流之后，男孩子们又返回他们待的高台上的黑屋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们又出来了，手里拿着要兜售的商品。他们迎接我的方式真奇怪，显然，一个西方人在寨子里的出现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竟然忘记了自己传统的好客之道，按照习俗应该邀请我喝上一碗炒茶的，但是他们却拿东西出来让我买。我不是被当作客人对待，而是被当作远方来的商人了。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长见识的经历。为成人仪式度戒的一位男孩竟然要卖给我两枚在附近山上挖到的金疙瘩。

与此同时，几位村妇从隔壁家房子的阳台上出来，查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们都穿着瑶族传统的上衣，前面、后面甚至袖子上满是粉红的刺绣。她们看上去都像盛开的樱桃树，我对她们的衣裳大加赞赏了一番。但我的话还没说完，她们就问我要不要买她们的上衣。

瑶族的刺绣应该是中国所有民族中最好的，绣一件上衣，至少要花去一整年的闲暇时光。一位妇女把我带进她家中，让我看她织布用的织机，还有一满筐子的彩线，那些线将织成她下一件上衣。我最后还是买下了她的上衣，花了200元人民币，也就是40美元。对她们和我而言，这都是一笔大钱，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刺绣，而且一件衣服上集中了这么多的图案。

很显然，我已经变成一个商人了。我知道接下来这些妇女不仅要把她们的上

衣、裙子卖给我，要卖的还有她们的头发—— 长长的如丝般柔滑的发辫。我根本就没考虑询问价格，因为我没打算买发辫。这位瑶族妇女告诉我说，她们每10年剪一次发，剪下来之后会把发辫洗净、梳好，涂上香精油，盘在头顶上。她们说，这样就可以每三到四天更换一次头发。

我把她们拿出来让我看的货物看了个遍，花了得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不过，除了买下一件上衣外，对其他的东西我都报以微笑，感谢她们向我展示她们最宝贵的财产。我想，矮岭的村民肯定有些失望。对于我来说，也颇感失望，她们没有把我当成一般的客人对待，甚至没有请我喝她们传统的炒茶：瑶族人把茶叶、黄豆、玉米、花生和爆好的大米一起炒制，用沸水冲泡，再加上葱花和辣椒。按规矩，客人要喝下四碗这样的炒茶，但我一碗都没有喝到。

我悄悄地溜出了寨子，正如我悄悄地来。我觉得是我自己出了问题。几分钟后，我遇到一位正要回矮岭的老人。他邀请我当晚住下。我也总结出第一个教训：山中村寨，非请勿入，要在离寨子不远处停下来—— 我突然间明白了风雨桥的作用正是如此—— 然后等着。我问老人，今晚住在谁家，他说："谁家都行，你来挑。先到我家喝炒茶。"

于是我跟着他回到了寨里，他领我上木楼梯来到他家的二层，我终于品尝到了炒茶。矮岭是中国传统瑶族村寨中比较大的一个。据主人讲，矮岭村有80户家庭500多口人，每家每户都住在木制的两层楼上。像我在平安看到的壮族人的房子一样，底层用来储存柴火和工具，厕所、猪圈和其他牲畜住的地方也在底层；二楼是生活区，生火做饭的地方，也是手工作坊，比如做豆腐或加工木料。为满足这么多功能，二楼要有很大的空地。

进矮岭村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家在建的新房子，我问主人建一座那样的房子需要多少钱。他说要10000元人民币，也就是2000美元。他说，这些钱是花在感谢同村的人帮着把树解成木条、木板以及帮着建房上面的。据他说，瑶族的房子都是用当地的冷杉建成，至少能用150年，或者供五代人居住。没人确切地知道瑶族

人已经在那些山中住了多少代。人类学家在一些村寨中发现了唐朝的钱币，也就是1200年前的钱币。

刚喝完必须喝的四碗炒茶，我听到外面开始起风，决定离开。我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并感谢他留我过夜。但是，我觉得还是温泉更有吸引力，于是我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半路上，突然下起了雨。雨并不大，我加快步伐，不一会儿工夫我已经泡在温泉中了。我禁不住想，瑶族人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寨子建得离温泉更近一些呢？

第五章　侗 族

我可以在这里泡上几天时间，但总不能永远如此啊。另外，我还要赶约1600多公里的路呢。我回到房间，收拾好自己的装备，办好了退房手续。离开宾馆的时候，我停下来向那位告诉我矮岭村的女孩子致谢。我给她看了我买的那件上衣，她说我应该买她的。也许我该买她的，但没有看见她穿过啊。我看到她穿着的衣服就是一件宾馆的制服上衣，上面有宾馆的名字和温泉的标志。我挥手作别，又走上了那条泥泞不堪的车辙路。10分钟后，我已经站在一条柏油马路的边上，又过了5分钟，我坐上了开往龙胜的车。车子到龙胜时，我刚好赶上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三江）的最后一班车。

一如既往，我所乘的这趟车坐满了赶圩回山的村民。车子行到离三江一半路程时，一个手持老式火枪的男人上了车。显然他不是赶圩的，他说自己是捕野猪的，有的野猪会长到200公斤。这对于一只野猪来说是相当重了，这么重的野猪也相当危险。我知道我是不愿意用一只单发火枪去捕猎一只那么重又那么危险的动

物的。这个男人可能是一位好猎手，但是，当天晚上他并没有把熏肉带回家。

车子从龙胜开出两个小时后，我到了三江，这时太阳也已经下山了。我 绕过车站旅馆，爬山来到车站后面的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很干净，也很安静，有洗澡水的房间只需18元人民币，还不到4美元。与桂林那些专门挣游客钱的地方相比，要合理很多。我把衣服洗了，再冲个澡，就下山来到贯穿县城的唯一一条大街上。街道两旁全是狗肉餐馆。三江显然不是瑶族人的地盘，瑶族人是龙犬盘护的后代，他们什么都吃，就是不吃狗肉。而三江却是侗族人的家乡。我要了一盘煎饺，就算把今天打发过去了。后来，我在房间里听到一群女孩子在远处唱歌。歌声听上去像极了霍皮族印第安人的祈雨谣，我研究人类学的时候曾学唱过。后来，那天晚上确实大雨倾盆。

1990年，政府统计有250多万侗族人生活在中国西南部。壮族的祖先2500年前就在这里生活，瑶族是一千多年前迁徙到这里的，与他们都不同的是，侗族人到达这里的时间相当晚。按照语言学家的说法，侗族语言保留了诸多700年前所使用的汉语言的特点。当时，汉人大批拥入扬子江中游地区，而这里是侗族人祖先的家园。结果，侗族人开始向南迁徙，最后在湖南、贵州和广西的山区住了下来。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中国的历史记录里第一次提及侗族人。然而，侗族人并不把自己称作“侗”。他们自称为“干”，而侗语里“干”的意思是“树干”（侗族自称“干”，原意是用树枝、木桩等障碍物把居住点围起来，后来逐渐变成住在“干”中的人。“侗族”是他称。——编者注），而事实上侗族和树干也确实存在着联系。

按照侗族标准的叙述，以前有一个树干上长出了白菌，白菌生蘑菇，蘑菇化成河水，河水生虾子，虾子生额蝾（方言，一种浮游生物），额蝾生七节（节肢动物），七节生女孩松桑和男孩松恩。松 桑和松恩生了12个孩子，其中就有侗族人的祖先。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所以侗族人并不自称为“侗”，而是自称“干”。

侗族的传说并没有到此为止。松桑和松恩生了12个子女，其中有雷、龙、蛇、熊、虎，还有侗族人的父母：姜良和姜美。两人不喜欢自己的兄弟姐妹们，

决定把他们都赶走。姜良和姜美最后成功地做到了，他们放了一把火，把大家居住的山烧光了。自此以后，侗族人远离他们的动物亲戚另外择地居住，这也解释了侗族人喜欢将寨子建在谷底而不是高坡上的原因。这也使得参观侗寨比瑶寨容易多了。我决定第二天早晨就去参观侗寨。

我登上去往林溪的早班车。林溪在东北方40公里处，汽车在途中会经过通往侗寨程阳的一座桥。离开三江一个小时后，我就到了那里，看着那座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侗族人迁徙到这里的时候，带来的木工技艺比任何部落都要高超。搭眼一看林溪河上的这座桥，就很清楚侗族人自称“干”的说法有多么正确了。

我参观其他寨子的时候，已经注意到，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有在村旁的小溪或河上建造风雨桥的习俗。风雨桥不仅便于通行，消除了山路上的某些危险因素，而且还代表了村寨在外人眼里的脸面，各村各寨都想方设法把桥建得比其他村的更大、装饰得更精美。在这方面，程阳的村民超越了所有人。

1906年，他们建造了目前这座桥，替代以前的老桥。基本工程完工只用了一年时间，但接下来他们用了十年，精工细作，把桥装饰成为全中国最令人称绝的建筑之一。桥在“文革”期间受到轻微破坏，之后被政府保护起来，毁坏的地方也得到了修复。

程阳风雨桥

说起桥的规格，程阳桥有75米长，3.5米宽，两侧有一百多根木柱支撑起覆瓦的桥顶，桥上有五座多层的亭阁点缀其间。整座建筑看上去像一系列由花岗岩石墩支撑的宫殿，贯穿整个河面。除了它奇特的造型外，这座桥还有一点令人称奇不已：它没有用一根钉子。所有的部件都是以榫卯结构连接在一起：卯就是横梁顶端刻出的一块长方形的凹槽，而榫就是另外一条横梁刻成的长方形的凸出部分，再将榫头插入相邻的卯眼中。

我一边从桥上走过一边听着桥的榫卯结构发出像满塘的青蛙齐鸣一样的声音。过桥后，我沿着一条土路进了程阳村。通往侗寨的路传统上都是石头铺成的，这样来客就不必在泥泞中走路了。但是，显然在程阳这里，时代已经改变了。昨晚刚下过雨，我的鞋子沾着路上的泥进了村。程阳还保留着侗寨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鼓楼。

鼓楼有四五米高，七级屋檐层层重叠，檐角上挑，越往上越小，最上层屋檐的顶端有一个小塔。整个建筑看上去像是受柬埔寨或泰国的寺庙启发而建成的，不过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想象而已。

一位在车上认识的村民看到我呆呆地望着鼓楼，就把我领到里面。除了沿墙放置的凳子外，鼓楼里面是空的。平时应该悬挂在上层椽子上的木鼓不见了。显然，它已经被其他形式的交流工具取代了，但我看不到任何扩音装置。传统上，侗族的寨子用木鼓召唤村民聚会，而鼓楼是村里的老者聚会议事的地方。

鼓楼外面有一块开阔地，是村子举办节日活动的地方。开阔地旁边是村子的祭坛，村里最重要的仪式都在这里举行。坛中供奉的是侗族伟大的女英雄。外人是不允许进去的，但是我的向导很热情地向我讲述了有关她的传说。

鼓楼

她名叫萨燧。向导说，每个侗寨都有供奉她的祭坛，程阳也不例外。没人知道萨燧生活的具体年代，只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在侗语里，“萨”的意思是“祖母”或“女家长”，而“燧”的意思是“始”。不过，萨燧不是侗族人的始祖母或始祖。这个荣誉是属于姜良和姜美的，他们两人是侗族的“亚当”和“夏娃”，而萨燧是他们的“摩西”（摩西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先知。——编者注）。

古时候，侗族人生活在母系社会，妇女是部落的领袖。萨燧，被神化之前名叫婢奔,曾率领侗族人抵抗外来的侵略，但是入侵的人简直太多了，最后她发现自己被敌人包围了，她没有接受失败，而是纵身跳下悬崖，一起跳下的还有她的两个女儿，她俩本来可以做她的继任者。即使这样，婢奔也没有逃离战场，她的神灵继续领导侗族人抵抗敌人对她们家园的占领。不过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最后她还是带着她的人民继续向南，直到建立一个新的家园，也就是他们迄今为止一直居住的地方。

按照自封为我的向导的那个村民所说，侗族人建新寨子的时候，所建的第一

个建筑就是祭祀萨燧的坛。因为她曾是侗族人最高的女首领。侗族人遭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是萨燧离开了他们，必须到她的坛前上供召唤她回来。每年年初，他们会连续三天三夜唱歌跳舞，祈求萨燧回来，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保佑他们。

像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侗族人也是以种植水稻 为生。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养鱼。各村各寨都被几十个养鲤鱼和小龙虾的池塘包围着，程阳也不例外。参观完风雨桥和鼓楼之后，我在那位已经成为我事实上的向导的年轻人带领下，走出寨子，上了另外一条土路，他家在另外一个侗寨，他邀请我去家里吃午饭，像往常一样，一顿饭要准备大概两个小时，午餐包括通常都有的猪肉和时令蔬菜。为特别招待我，他妻子拿出了一种干鱼，这是侗族人在重要的场合才上的一道菜。我受宠若惊，赶紧吃了一口。但是，即使咬下最小的一口，对我来说也是太多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记住这种鱼味，是特别咸呢，还是特别酸呢，或者是特别腐臭呢？或者是三者兼有。不管怎么说吧，假如你到侗寨参观，有人请你尝尝干鱼的话，你可要自己掂量好。

“小岛”上的侗寨

因为有这道特别招待的菜，我向主人道谢，告诉他们我要回三江了，心里则是想着赶紧离那鱼远些。重新过桥之后，我在路边等候回城的客车。正等车的时候，几辆伐木的卡车轰隆隆地开了过去。侗族人不仅用鱼来补充他们的饮食，还

靠伐木来增加收入。事实上，这个地区正是中国主要木材产区之一，而这一点主要归功于侗族人。侗族人喜欢树，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他们与树干有着亲缘关系。有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就会为他们的婴儿种下一排杉树幼苗。按照侗族人的说法，杉树苗长成大树需要十八年的时间，正好用来为新婚的夫妇建新房。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都这样做的话，整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只有植树节还在提醒着我们与树木业已失去的联系。我们种下一棵小树苗，它也许还活不到夏天结束，然后我们转身就回到被水泥包围的生活中去了。车子终于来了，我在想象中向“树干族”的人民挥手道别。

第六章　镇 远

回到三江后，继续西行是前往贵州省最正常的路线。不幸的是，连绵的群山令广西和贵州之间几乎无法通行，而横贯山区的少有的几条土路也对没有特别通行证和没有向导陪同的外国人关闭了。收拾好行囊、办完退房手续后，我没了选择，只好去坐下午的火车。乘客车到火车站需要30分钟，而每天只有两趟火车开出：一趟往北，一趟往南。我买了两点钟发车、北行前往怀化的车票。这是一趟区间车，慢得让人难以忍受，好在车上有足够多的座位。

我到中国旅行的时候，所担心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是否能在某个城市待足够长的时间以便洗衣服。当然，洗衣服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难的是晾干衣服。情况经常是这样：我带着洗过的湿衣服跑了好几天之后，最终到一个住的时间较长的城市，或者到酒店的时间早一些，才有机会把衣服挂起来晾干。到怀化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了，我没有洗衣服，而是直接奔床而去，甚至连晚餐也没吃。

次日一早，我买了张去镇远的车票，乘坐第一趟开往我要去的方向——　西南

方向的火车，进入贵州省。车是早上7点25分发车的区间车，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车到半路的时候，一位大猩猩身材的妇女上了车，坐在了我身旁。刚刚坐下，她就开始号啕大哭，据她说，她丈夫拿了她的钱和另外一个女人跑了，她现在要去镇远杀了他。这个女人一路上就一直一边哭一边诉说她的悲惨遭遇，数落她的丈夫，言辞中株连甚广，伤及无辜。我们的火车继续前行开往镇远，　但我们看上去就像一火车傻瓜一样，非礼勿听。真是有趣，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憋住没有笑出来，同时对这位妇女的遭遇表示同情。

我一直设法向窗外张望，但是外面看不到任何东西。唯一能看到的是云。云太低了，甚至把树顶都遮住了。这就是我初入贵州的印象，它一定是中国最被太阳遗弃的省份吧。而我在这个见不到太阳的省份的第一站是镇远，它横跨在无阳河（ 无阳河现名为舞阳河。——译者注 ） —— 也就是没有太阳的河上。多么般配啊，我这样想着，火车徐徐停靠在站台上。管它有没有太阳呢，我急匆匆地下了车，免得再和那个一心要报仇的弃妇打交道。刚一落地，没有常见的出租车司机一拥而上的情景，迎面而来的却是一群大声吆喝着的农民，其中一个把我领到了他的马车旁。马车甚至还装备了顶子。后来我发现，火车站离市中心两公里，马车师傅们垄断了到市区的交通。车费1元钱，也就是20美分。我以这样一个美妙的开始认识了镇远，它很快就成了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

马儿嘚嘚地跑在鹅卵石铺成的路上，进入了镇远，我向师傅打听镇远市内宾馆的情况。他推荐了新建成的舞阳旅馆，旅馆就在进城后的半路上，我在此下了车。后来证明这是个很好的选择。旅馆的员工很友好，房间干干净净，价格也公道：5元钱，也就是1美元。我把窗帘拉开，发现房间能清楚地看到舞阳河。云已经升到高处，露出了群山包围中的城市。景色太美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听到我房间下面有猪的哼哼声。几秒钟之后，服务员为我送来了两暖瓶热水，我问她河上有没有载客游览的船只。她说我很幸运，10分钟后就有一班船。我立刻下去，乘船在舞阳河上游览了一番。

我发现，舞阳旅馆离中国旅行社的办公室只有200米，而中国旅行社是唯一一家获得授权组织乘船游河的单位。四月到九月是旅游旺季，每天上午一班船，下午一班船。但我到的时候是三月份，不过幸运的是，一群中国游客组成的团队被安排了一次单独的游览，我刚好赶上，而且只花了18元钱，还不到4美元。

这次的游览以30分钟的车程开始，我们乘车穿过城市西北部的平地，来到舞阳河，这段河道10年前被宣布为风景保护区。我们下车走了一小段路，登上了一艘平底船。船甲板上有硬凳子，上面搭着雨棚，为游客挡雨。但是，没有挡风的东西啊。在之前的24小时内， 气温从20℃骤降到5℃，而大风把仅有的5℃也给吹跑了。真是冷极了！显然，三月份不是坐船游舞阳河的好时机。我甚至把丝绸内衣都穿上了，但是一点用都没有，我真的很冷。整条船像是坐满了一群驼背的人，我们蜷缩着身体趴下来，趴得已经不能再低了。200年前， 地方当局为了把原有的河名掩饰起来，决定在“无”字旁加上“氵”，让人们觉得这条河是充满阳光的“潕河”。不过我比他们更清楚，这就是一条没有太阳的河，即使加上“火”字旁也无济于事。我们都坐在凳子上簌簌发抖，而3个小时的游程才刚刚开始。

船一离岸，我们都把头抬到刚刚能从船边望出去的高度，看到高高的崖壁上有一座天然的石桥。风接着又逼得我们趴下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的船顺流而下，而我们什么也顾不上看了，只顾着自己冻僵了的四肢。据我们的导游讲，我们的船正在峡谷中穿行，峡谷约有100米宽，200米高，两岸有瀑布和岩洞点缀其间，还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岩石。船行大概5公里后，我们来到一座形状酷似孔雀的巨型石峰下面，这里是游船下行的终点。所有人抬头看了一眼，立刻又恢复到胎儿的姿态，船调过头来往上游方向驶去。每个人都知道，上行的游程与下行的游程是一样的。我们所遭受的煎熬，却因为一次临时的停靠得到了些许缓解—— 船停靠在一个僻静的水湾内，十年前这里作为保护区被立法保护起来，其中也包括这里的树。船停下来是要有执法活动。

舞阳河

船上的工作人员发现有砍下来的树撂在岸边，就走过去查看。在树丛中，他们发现两位满脸刻着贫穷的男人，还有几百颗刚砍下来堆在一起的树苗。两个男人拔出镰刀，他们想让船员知道他们也不是好惹的。但是我们的船长相当聪明，他拽住了一根捆树的绳子，几秒钟之后那两人的船及船上的物品就全部属于政府了。我们现在除了冷之外，终于有一点可谈的东西了。

我们终于回到了镇远。回到房间后我尽量把双手双脚同时贴在暖气片上取暖。等到手脚终于听使唤的时候，我走出旅馆，来到街上，进了那家我能找到的唯一的餐馆。至少这里是暖和的。饭后，我回到房间，身上穿着所有的衣服，在被窝里熬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还活着，还在镇远城。1986年年底之前的几天，中国政府在原有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上增加了38座城市，这些城市将有资格获得国家拨付的资金来修复文化景点。新增的38座城市中有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南昌、重庆，还有镇远。镇远？镇远到底在哪里？肯定每个人都会这样问。它怎么会进了名单的？

大家都把镇远当作“新大陆”的原因是，目前被贵州省和云南省所包围的这个地区，700年前才属于中国。而从统治这个地区的部落头领手中夺取控制权的是蒙古

人，而非汉人。但是，蒙古人横扫中国后不到100年，就被打回到中亚草原继续他们牧马放羊的生活去了，汉人重新控制了中国，也包括新征服的西南地区。

当时被派来调查情况的汉人将军向上司汇报："欲通云贵，先守镇远；据镇远者得西南锁钥。"自此，镇远成了一把钥匙。由于中国的地形特殊，一支军队要进入这个地区，只能经过远在东南的广州，或者经由远在东北方的成都。但是，如果在扬子江上驱船，可以向南进入洞庭湖，然后向西南入沅江，继而转舞阳河，一路可达镇远。这就是镇远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原因。

自从中国取得对云贵地区的控制权之后，镇远就成了中央政府输入军队、输出原材料的船运通道。船运是关键词。镇远扼守在舞阳河峡谷的出口处，而舞阳河水流经沅江、洞庭湖和扬子江，最终流入大运河和东海。从14世纪开始，中国沿海的浙江省和福建省都有商船来到镇远。镇远再往上的舞阳河水位太浅，因此货物只能在镇远卸船。镇远由最初的明代军事重镇，到清朝时演变成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

镇远作为商业重镇，仍有迹可循。镇远市内沿河的老码头上，仍能看到以前通往装船平台的台阶。花上几块钱人民币，就能租一艘小船把你摆渡到如今的河堤上看个仔细 —— 如果没有冻死人的冷风的 话。

在城的西缘，就有这样的一些台阶，从河边一直通到海神庙。海神庙正位于环抱着城市的崖壁底部，是福建的客商所建。他们在镇远还建有自己的会馆，其他7个省份的商人也是如此。会馆都是在清代这个城市最辉煌的时候建起来的，其中的几个矗立至今，但已经不再作为会馆使用了。

最老、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是江西会馆，位于城市的东部边缘。当我下定决心要起床环游世界时，我正是要前往此地。在旅馆餐厅吃完热豆浆和馒头的早餐后，我再次上了一辆马车—— 正是马车给我的镇远之旅带来意外的快乐。城内倒是有几辆小汽车，但在我逗留期间，没见过一辆出租车。

江西会馆和这个城市最著名的地标—— 青龙洞都被圈在一座围墙里。会馆的

院子和展室正在修缮，主建筑已经改为博物馆，展出该省少数民族的民居和其他木制结构建筑。模型的制作花了大量的时间，令人印象深刻。博物馆的一面墙上有一张地图，显示的是贵州省具有历史意义的民居和木制建筑的位置。除了地图，还有很详细的建筑图纸，也有侗族风雨桥、侗族鼓楼以及侗族、苗族和布依族典型民居的大型模型。如果你对这些部落所共有的建筑细节感兴趣的话，这是一个绝对让你称奇的去处。我在西南的省级博物馆内见过类似的展览，但没有一家在建筑的细节和展出的精心安排方面能与我在镇远看到的比肩。

在博物馆的民居模型前流连一番，我穿过一座院落进入另一个展厅，这里展出的是民居内部的雕刻及使用的木制品。几个木匠也正在把这个展厅作为他们的工作间。他们不用任何机械工具，只用世界其他地方也使用的传统手工工具：吊线锤、锯子，还有刨子。除了修缮会馆外，他们也负责修缮会馆上面沿着崖壁所建的青龙洞建筑群中的各种庙宇和楼阁等部分。我下面就要去看看这些地方。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道家提出了四象的概念：黑色与龟代表北方，白色和虎代表西方，红色和朱雀代表南方，蓝色与龙代表东方。镇远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东部，因此500年前人们选择青龙作为这个城市的标志，并且沿用至今。

青龙洞建筑群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岩洞，青龙洞只是其中之一。三个洞一度都被用作供奉道家神仙和佛教菩萨的庙宇。这些庙宇并非和尚或道士的居所，而是这个城市的军队或商界上层人物祈求神灵保佑事业成功之地，他们祈求的或者是佛教菩萨，或者是道家神仙，或者其他什么神灵。

洞窟本身没有太多好看的。青龙洞已经被淤泥和石块塞满，无法进入，而其他两个洞不过是悬岩而已。壁龛和祭坛上原有的雕像早已不见了，但是，走在这些复杂精致的台阶、楼阁和通道中，就像回到了500年前。我只需要透过这些格子窗和下面的那些琉璃顶然后穿过舞阳河幽深的水看过去，就可以回到明朝。夹在舞阳河与河对面崖壁之间的是几百栋古代的房屋，绝没有20世纪的任何印记。镇远的住宅区实际上也是中国最不为人知的博物馆之一。

我来访的时候是三月份，当时木匠们正开始为美景增添最后一道光彩：在会馆门口的对面建一个可以俯瞰舞阳河的茶亭，我想这个亭子一定会是一个品茶赏酒的好去处。但亭子还没有建好，而且天还是太冷。我只能不断地走动，最后决定通过那座连接着会馆的古代石桥，过河去老住宅区看看。

这座古代石桥称为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最后一次重建是清雍正元年（1723年）。桥体的宽度和强度可供车辆通行。实际上，清朝的时候，缅甸驻中国的特使曾骑象经过此桥。不过，现如今大象和小汽车都不允许通行了。这座桥太重要了，为了避免损坏，只允许行人通过。为了确保不会有庞然大物从桥上经过，现在桥上还设了个亭子。

祝圣桥把我从青龙洞的亭台楼阁带到沿河对岸而建的古城居民区。进入古城中心的路上人迹稀少，我便转而深入到两侧建有古民居的几条巷子里一探究竟。建筑专业的学生从中国各地来到这里，专门研究这里的民居。走到标志着市中心的车辆专用桥之前，我又拐弯踏上沿着围绕民居的岩壁一侧蜿蜒而上的石阶。这段石阶路通往四宫殿，是清代为纪念2500年前带领汉人与当地部落交战的4位将军而建造的祠堂。我停下来喘了好大一会儿，接着往上攀，这条道再往上走就到了抵御中国西南部蛮人的城墙。

这段城墙的建造标志着镇远作为军事要塞的开始，而在以后的2000年中这里一直是个军事重镇，直到后来，它作为贸易中转站的重要性才超过了其战略意义。明朝的时候，汉人从蒙古人手中重新夺回王权，声称拥有这片蒙古人征服的西南新疆土。为确保蛮夷不越界，汉人在镇远两侧的山脉分别建起了城墙，想从这个地区出入，只能走舞阳河水道。

我在四宫殿喘气歇息的时候，几个放学回家的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我便上前向他们询问老城墙的位置。他们便带着我登上了悬崖的顶部，并指向一片梯田以外的地方，我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几分钟后就已经走在城垣之上了。城垣的石头立面和砖头内墙已经开始剥落，但整体状况还可以，我还能循着它的遗迹往前

走，突然，城垣在悬崖边戛然而止。远远地望下去，黑色舞阳河如巨蟒般向东蜿蜒流去。在下游方向的不远处，城垣又现身在河的另一侧，一路起伏向远方绵延而去。在我看来，城垣确实能挡住蛮夷，当然，我是个例外。

祝圣桥

站在城垣的顶部，我在寒风中颤抖着，这场风从我来了就没有停过，是到离开的时候了，我曾听人说起过一个地方，假如时间足够的话，我本来要去看一看的，那就是位于镇远以南35公里处的报京苗寨。乘船游舞阳河时，我们的导游曾经告诉我，那是中国西南最原始的苗寨之一。不过他还说过，需要拿到通行证才行，而我并不想办那些烦琐的手续。

从城垣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又一次经过四宫殿，我在那里停了好长时间，用望远镜往峡谷对面的一个山洞张望，洞口被一些破碎的红布条遮住了一部分。古代的时候，那里是一位道人的住处，没有人记得他叫什么名字，现在，那里住着一位衣衫褴褛的男人和他衣衫褴褛的老婆以及同样衣衫褴褛的孩子。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住在那个洞里。天太冷了，我想不了那么多，沿着小路继续往下走，来到那条横贯整个城镇的路上，跟在几头猪的后面，到了汽车站。我买了前往施秉的车票。施秉位于镇远以西46公里。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开，我有足够的时间回旅馆拿行李。我很快就返回了车站，还有30分钟的富余。天冷才让我的行

动如此迅速。我后悔没有在旅馆大堂的炉子边多待一会儿。车站内的温度比外面还要低，但是站长可怜我，邀请我进他的调度室，司机们正围坐在一个木炭炉子边。我加入了烤火的人群。两天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能感觉到自己的脚指头。

古城墙

第七章　苗 族

我的手指和脚趾刚刚停止了抽痛，站长就说我的车要发了。于是我离开了西南锁钥之地，踏上了前往施秉的路。施秉不通火车，到那里去的公共交通方式只有长途汽车。但是，施秉却处于苗乡的中心位置，而我希望访问的下一个部落正是苗族。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大约4000年前的商代卜卦甲骨上就提到过他们，苗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比公元前2600年的黄帝时代还要早的时候。黄帝是生活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但是直到黄帝打败蚩尤领导的敌对部落之后，他才建立了自己以及汉人祖先的优 势。

我有过一次黄河探索之旅，曾经经过山西南部的一个盐湖，应该就是黄帝与蚩尤最后一战的战场。　（ 有关黄帝与蚩尤最后一战的战场，史学界说法不一。其中之一是作者提及的

山西运城盐湖，还有河北逐鹿等。——编者注 ） 蚩尤战败之后，与他结盟的那些部落被迫离开黄河流域向南迁徙。当时南迁的部落中就有苗族的祖先，而如今的苗人仍尊蚩尤为自己的祖先。我本人的迁徙倒是更简单。离开镇远一个半小时后，我已经到了施秉，走在挤满了蚩尤的后代们的大街上。我一边走一边想，如果是蚩尤获得了那个盐湖的控制权，中国的历史又该是怎样呢？为保存足够的食品供给城市建设和作战需要，盐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盐，苗人的祖先就无法形成并保持他们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那种文明。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理论。当然，可能苗人就是喜欢迁来迁去，又或许他们就是喜欢雨水。

和镇远一样，施秉也是横跨舞阳河两岸，但面积只有镇远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居民多数是苗族而非汉人。苗族是中国第四大少数民族，仅次于我曾经拜访过的壮族，以及北方的满族和回族。1990 年政府进行的第4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有730多万苗族人散居在西南部，最大的聚居地是贵州省。

苗人开始向南迁徙的时候，首先沿长江定居，在中游地区居住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之后，秦始皇迫使他们再度迁移，他们一直不停地南迁，直至来到现在的中国西南地区，汉人对此地没有兴趣，至少当时是如此。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西南一直是中央政府流放失宠官员之地。

对我来说，我倒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与蚩尤的后代为伍。尽管蚩尤是传说中苗人最早的祖先，苗家逢年过节都要朝着他生活过的方向叩首。然而，苗人最原始的祖先却不是人，而是一段树干。是不是听起来有些耳熟？侗族人也拜树干为自己的祖先。但苗族人的祖先并不是普通的树干，而是枫树的树干。枫树干生了一只蝴蝶，蝴蝶在树皮上的水泡中产下12只卵。12只卵中生出龙、虎、蛇、蜈蚣，好精灵和恶精灵，还有最初的人类姜央。当姜央的蝴蝶妈妈去世的时候，她的灵魂飞到天上变成月亮，至今苗族话中的“月亮”也有“妈妈”的意思。

从汽车站过两条马路，就到了施秉县政府招待所，我办理了入住手续，把包

放下。可就这样结束一天太早了点，我就走回到小城的主干道。事实上，把施秉称作小城可能有点过分了。它也就比村庄大一些而已，城里总算还有两条街道，在十字路口有一个市场。我在市场的货摊中穿行时，两个苗族姑娘向我走来，她们想和我练习英语。她们说已经从中学毕业，正在等合适的工作。这听上去有些耳熟。我告诉她们要有耐心，我自己就等了30年才等到一份好工作，那就是人家出钱让我来中国旅游。

我继续在市场中穿行，而她们也继续问我一些与人套近乎的标准问题，我就问她们城内是否可以买到苗族传统产品。我在市场上没看到任何可买的东西，但似乎应该有手工艺品之类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施秉周围有几十个苗寨呢。两个姑娘用苗语商量了一下，然后把我带回到镇子上唯一的那个十字路口。往东街走过几个门口后，她们带我走进一扇门，一个小小的标牌告诉我，我已经来到施秉县少数民族刺绣厂。

进了大门，她们带着我沿楼梯上到二楼，并把我介绍给刘同志。刘同志说几年前自己花钱开了这家厂子，现在已经是县城里雇人最多的工厂。在主车间里，我看到40位苗族妇女正在绣着被罩、枕套和披肩。刘同志接着带我去了一间小展室，就是在这里我把身上所有的现金换成了我这辈子没有见过也没有摸过的、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绣品。

早些时候我曾经在矮岭瑶寨买过一件刺绣的上衣，当时以为那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针线活了，但是现在，那件瑶族上衣有了竞争对手，我在这里买的一件丝绸披肩竟然两面绣满了一模一样的图案。我不知道苗族妇女是怎样绣出来的，我轻易不会花掉100美元的，但我还是花这么多钱买下了一件很大的黑色的丝绸披肩，披肩的两面绣满了上百朵鲜花、枝蔓，哦，当然还有蝴蝶，那可是苗族人的祖先啊。但是最打动我的是，尽管有蝴蝶图案，它并没有因循传统的刺绣形式。这是工厂里一位苗族妇女自己的艺术创作。后来，我在香港看到过一件类似的披肩，要价是施秉这里的3倍，但仍然是相当便宜了。就看那针线活，还有那苗族刺

绣也值。最后，我依依不舍地与工厂老板和带我过来的两个苗族姑娘说再见，继续沿着那条主干道来到镇子东边的环形交叉路口。

环形路口的北侧是我进城时走的那条路，而南侧则是中国旅行社在当地的办公室，我走了进去。一般情况下，我不用中国旅行社，我更愿意把钱花在刺绣披肩上。但这次我很幸运，而且我得承认，如果中国旅行社的服务都像施秉这家一样好的话，那么每到一地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中国旅行社了。在这里，我只花了30元人民币，他们就安排我参加了一场苗家婚宴。不出几分钟的时间，我已经走在横跨舞阳河的桥上，前往附近的一个村子，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

距真正完婚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庆祝仪式10天前就开始了，亲朋好友络绎不绝，给新郎和新娘两个家庭送来祝贺。我走进新郎家里。其实，是先在他们家门口停下喝了一水牛角的酒。婚礼期间，苗族人会在门口内挂起两只水牛角。客人一到，两只水牛角里就会倒满米酒，客人喝干一只，主人或其家人喝掉另外一只。

我喝干我的那只水牛角里的酒后，跨进房门，新郎的母亲先用干蓟花根蘸了一些绿色染料，在我脸颊和额头做了记号。片刻间，我的脸颊布满了阳光从云隙照射下来一般的片片绿色，好像得了某种新型风疹一样。她说，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会知道我曾经是苗人婚礼的座上客，如果不用肥皂洗掉，染料能在脸上待上一周的时间。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能引来一大群人围观。现在人们肯定以为城里来了马戏团，或者是瘟疫来了。

苗家婚宴的迎宾酒

我终于进到屋里，看到几个男人，脸上也是布满一块一块的绿色，他们正围坐在占据房间正中位置的火堆旁的长凳上。外面寒风刺骨， 看上去天黑之前要下雪。但是苗家的婚礼庆典绝对会把寒冷赶得远远的，尤其是当你学会了怎么说“请把水牛角传下去”的时 候。

我刚在围绕着火塘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我的导游便告诉我，新娘正坐在隔壁房间。她10天以前就来了。按照苗家的风俗：婚礼会在她到来13天后举行，而庆典会持续3天；庆典一结束，她就马上回到自己的村寨，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都住在娘家，孩子一岁之后她才能搬到婆家住。

很显然，这样婆家就有时间为一对新人建起新房，也能强制丈夫与自己的岳父岳母搞好关系—— 因为这是他能见到自己妻子的唯一方式，这样也便于妻子在更熟悉的环境中生下第一个孩子。这并不是苗族独有的习俗，我这趟旅行中访问过的大多数部落，都说他们也有同样的传统。

就这样，我端坐在新郎家的房中，新娘坐在隔壁房间，新郎家的其他女人都

在忙着准备一顿丰盛的酒席，盛满米酒的水牛角传来传去。饮酒中间，我四下打量起来。我忍不住地注意到在我头上方的屋椽上搁着一对崭新的棺材，对汉人来说，即使看到棺材都是很不吉利的事情，而对人最大的侮辱就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棺材到那人家中。但是我的苗族主人却骄傲地笑着向我解释说这对棺材是为他和他妻子准备的。他说，苗族人认为，老人在死之前就把自己的棺材准备好，才真正感到幸福。

就在这时，主人宣布饭菜准备好了。他妻子从头发中抽出一支一尺长的发簪，拨了一下火，又把簪子插回到头发中，酒席就开始了。女主人围着火塘转着，用自己的筷子夹一口菜送到每个人嘴里，然后她丈夫给每个人倒一碗白酒。

苗族人一般喜欢喝米酒，但是外面太冷了，所以需要来点劲大的。饮酒之前，每个人都把筷子头浸入酒杯里，然后弹几滴酒到地上，连弹三次。主人解释说这是敬祖先的灵魂。苗人喜欢饮酒，死了之后也是如此。主人还说，一个人喝醉的时候，就会灵魂出窍。对这一点，在场的每个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喝过几轮自酿的白酒之后，我们开始吃菜。到这个时候，所有东西都模糊不清了，但我记得吃过肥猪肉，用猪肉蘸一种醋和红辣椒调成的酱吃。主人告诉我，醋和红辣椒是苗人最喜欢的调料，而我能记住的也只有这些了。

在婚礼开始前几天到这里访问，对于我来说也许是件好事。一旦婚礼开始，三天的时间里不允许任何人躺下。如果你非得睡觉，或者醉得太厉害，头支不起来，你可以靠墙站着，或者把你绑在柱子上—— 这不，已经有一位客人胳膊下面用绳子拦着，捆在柱子上了。整整三天你就是不能躺下，苗人最恨扫兴的人了。我的苗族主人和中国西南所有的苗族主人一样，最痛恨看到客人清醒着离开。至于我， 我是没有冒犯当地习俗的。

谢过主人和他的妻子对我的热情招待，我走回外面的寒冷之中，飘飘欲仙地跨过了舞阳河大桥。我问中国旅行社派来陪我参加婚礼的人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乘船游览。显然，酒精已经模糊了我上次在镇远附近同一条舞阳河上游览的记

忆。他告诉我说，施秉上游的河段更原始，是去年才对游客开放的。他说上游地区有很多野生动物，包括野牛甚至猴子。以前，船可以往上游开到黄平，任何人只要不停下来在岸上留点吃的，猴子就会扔石块砸你。但是，船期并不固定。而中国旅行社可以安排4个小时的游船，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这时酒精的作用开始消退，寒风也又一次令我萌生退意，我便不再提这个话题，而是集中精力尽量走直线。也许下次吧，我这么想着，下次要在夏天来，而不是春天。

古代的中国人把冬天分成九个九天，而我来的时候刚进五九。一九二九冰上走，三九四九溪水流，五九六九树发芽，七九八九减衣服。（ 中国国土面积广袤，南北方气候差异较大，各地的数九歌不尽相同。作者描述的为中国云贵地区的情况。——编者注 ） 显然我来的时候还不到七九八九。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包括真丝的秋衣秋裤，还有我的风衣，但我依然很冷。最后，九九的时候天气热起来，人们可以坐石头了，但我离那个时候还远着呢，施秉的石头现在都还被冰雪覆盖着。

这时正是阳历早春三月，我走回宾馆的时候，天开始下起了雪。我再一次蜷缩在房间的被窝里，琢磨下一个目的地应该去哪里。如果天气暖和些的话，我可能会搭长途车去西南方的黄平。从施秉到黄平的半路上，有一个飞云洞，是贵州省最古老的佛教寺庙。就在黄平以北不远处，还有另一个景点：二战期间供飞虎队停机加油的简易机场。但是，往西走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凯里，听说凯里的宾馆可以泡热水澡，而我足有一个星期没有泡热水澡了。

泡热水澡的渴望最终赢了。第二天早晨，我登上一辆一小时一班的汽车离开了施秉。跑了20公里后，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车把我和大多数乘客放了下来，这里有一个火车站，每天下午有一趟火车经过这里前往凯里。火车晚点了一个小时，而天冷得冻死人。但是，我又一次得救了，车站站长把我请进售票室，和一群上了年纪的苗族妇女围坐在一个大肚子火炉旁边。站长说，这些妇女是从东南方离这里20公里的双井村来的。那个村子是这个县里最偏僻的苗族村落，这些妇女要去另外一个村子参加一场婚礼。她们邀请我一起去，我脸上仍然

带着绿色染料的痕迹。但是一次婚礼就足够了，我现在唯一需要的是一个热水澡。

火车终于来了，我们都爬上车去，竟然还找到了座位。几分钟后，列车员过来检票，请我随他去另外一节车厢。他打开车厢门，在我进去后又关上。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一个人待在一节空荡荡的火车车厢里。我不知道竟然还能有这样的事情。这时，他问我是否愿意换些钱。原来我到的是一节换钱车厢啊，他想要的是美元，但我身上一块美元也没有。他说："如果我能弄到一些美元的话，我就能做点很特别的事。"我不确定弄到美元后他能做什么，但是出于礼貌，我还是和他换了几百元外汇券（外汇券是当时外国人能用的唯一一种中国钱币）。然后他就离开了，而整节车厢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在凯里下了车，我终于松了一大口气。但是这种轻松很短命，我发现凯里是一个脏兮兮的工业城镇，路上的积雪已经化成了污泥。我在凯里宾馆放下行李之后，在泥泞中艰难地举步前往据说是省内唯一的少数民族博物馆。它位于城市边缘的一座小山上，是一栋巨大的新建筑。但是博物馆上了锁，拿钥匙的人不在。回到宾馆后我才了解到，即使那个人在，他也不会放我进去的。想要参观博物馆的外国人必须在当地外事办公室或中国旅行社递交申请—— 简直不可思议，但这却是真的。有关凯里，我能记住的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最终洗上了热水澡。

不过，洗澡之前，我去了一趟中国旅行社的办公室，它就在宾馆前厅内，我向他们询问可以游览的地方。他们递给我一本介绍"朗德苗寨"的小册子，而且还是英文的："掩映在雷公山山脚下的小山寨朗德，有几十户人家。小寨绿树翠竹，风景如画。寨前的王峰河上，水车日夜唱着古老的苗歌，排排吊脚木楼立在山坡上倾听。吊脚楼由木柱支撑，上层镶着弯弯的木制扶手，是真正的苗族风格。寨中的道路都由鹅卵石铺成，干净整洁，宛如花园。这里是贵州省第一批露天少数民族博物馆之一。"小册子上居然还有一些宾客用水牛角饮酒的画面，看上去很不错。但是，和凯里的少数民族博物馆一样，所有非中国籍的游客必须申请通行

证，也就是说你得参加团队或自己雇一个导游。我放弃了如画的朗德小寨，回到宾馆，享用久违的热水澡去了，我甚至还洗了衣服，在暖气片上晾干了。

第二天早晨，我决定动身前往省会城市贵阳，因为在那个黑乎乎、脏兮兮的小城凯里干什么都要通行证。坐了四个半小时的火车后，我就到了贵阳。我要看看贵州省会到底怎么样，于是决定挥霍一番，住进了贵阳金筑大酒店。在街对面的超市，我花了和房费一样的钱，96元人民币，即20美元，买下了也许是城里最后的一瓶威士忌。一瓶威士忌、一间铺着地毯、有可以泡澡的浴缸和一部能与全世界联系的电话的宾馆房间，加在一起40美元，在中国来说是够便宜的了。我往家里打了个电话，这是我开始“彩云之南”之旅后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还记得我，我一边啜着威士忌一边向家人夸耀：自从少喝啤酒后，体重减了好几磅。事实上，两天前，我不得不把腰带往前移了一扣，不然裤子都挂不住了。

第八章　贵 阳

第二天，我出发去看景点，在酒店正对面搭上一辆公交车，去位于贵阳北郊的省博物馆。每到一个城市，我总是以游览博物馆作为开始，主要原因是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商店，而每个博物馆商店都会出售有关那个地区的地图和书籍。但是贵州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而贵阳也是最穷的省会之一。我在博物馆商店里只找到一本落满灰尘的旅游小册子。

我转而去看展品，其中包括少数民族物品的展示。一个展厅中，其展品中有一条巨蟒偷袭一只喜鹊的填充标本，另外还有一树的猴子标本正在互相给对方抓跳蚤（标本）。这是一些做得很好的动物和鸟类标本，但是也就仅限于此了。博物馆就看到这里吧，我还得继续游览。

我的下一站是黔灵山，它位于贵阳的最北部，从博物馆乘公交车两站就到。“黔”是贵州省的古称，而“灵山”的意思是“有灵气的山”。不过，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黔灵山失去了它的灵气。现如今，它是贵阳主要的娱乐休闲中心，有个很一般

的湖，湖上满是脚踏船；还有个动物园，到处是尘土；山路两边满是商贩，比树还多。就在黔灵山公园大门口里边，我路过一个游乐园，一尊机械阎王爷端坐在游乐园的入口处，正拿着生死簿查验人名呢。很显然，他还没有查到我的名字，所以我赶紧从他和他的游乐园旁边走了过去。

我继续前行，十几位老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正把装有叫声婉转鸟儿的鸟笼挂在公园里光秃秃的树上，还有两位老妇人在没有荷叶的池塘中洗衣服。沿着大路继续往前走，就是麒麟洞。蒋介石曾经先后将张学良和杨虎城软禁在洞内，因为这两位国民党将领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逼他停止与共产党的内战，抗击入侵的日本人。为此我很是敬重两位将军，不过我并没有进入以前关他们的监狱。以前我逛过的很多山洞都有小便的味道。过了此洞之后，我离开大道，往黔灵山方向走去。黔灵山并不高，却很有名，我想，即使路上碰到的那些猴子肯定也知道令此山如此出名的那位和尚吧。

很久以前，贵阳知府的女儿患了怪病。她的身体肿得像河豚一样， 而城里的医生都治不好她的病，这也不奇怪，因为医生们都是被迫进府，费心费力却得不到任何报酬。而事实上知府很富有，是全城最大的地主，但是他也是全城最大的守财奴。女儿的病情日益加重，知府也越来越担心，绝望之下他宣布，谁治好女儿的病就给谁2000两金子。为防止江湖骗子骗钱不治病，他增加了一个条件，治不好病要挨打2000棍。

10天过去了，没有人上门。最后，在第11天的时候，一位法号赤松的老和尚出现了，他写下一个方子，知府照方抓药，果然女儿的病痊愈了。和尚来领取悬赏金的时候，知府冷笑一声，说女儿病愈是天意，与和尚的药没有任何关系。缺德的知府还下令杖打和尚2000棍。别说2000棍了，即使100棍也足以把人打死了。但是赤松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有法力的，被打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笑着，临走的时候，他告诉知府说，下次再见面，挨打的就是知府了。知府惊得哑口无言，再下令杖打那和尚的时候，和尚已然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不用说你也知道，知府的女儿突然陷入昏迷，知府没有办法，只能请赤松回来，他甚至把欠那和尚的2000两金子也拿了出来。赤松说知府还欠他2000棍，但是出家人慈悲为怀，所以就不杖打知府了，只要一块地就行。他只要袈裟那么大的一块地。吝啬的知府当然同意了。和尚将自己的袈裟抛向空中，袈裟变得像云彩一样大，罩住了他所住的整座山，也就是黔灵山，我正在登的就是这座山。最后，和尚治好了知府女儿的病，把金子都散给了城里的穷人，并建了一座庙。沿着这条小径往上走，拐过四十八道弯，就到那座庙了。

那座庙称作“弘福寺”，今天还矗立在那里，但是正在进行修缮，到处乱糟糟的。虽然建寺的故事很奇特，环境也很优美，但位于黔灵山山顶之上的弘福寺并不那么吸引人，它只不过是一个烧香捐钱的地方而已。我烧了香、捐了钱，来到寺院后面的墓塔林，心想，不知赤松的法力是否在这个时代也有施展的空间。但不容我多想，天又开始下起雪来，我赶紧往山下走。下山途中在路边卖茶的小摊上停留片刻，捧着一杯热茶暖了暖手，从另外一位小贩那里买了些炸馒头吃了。然后，我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路穿过贵阳市来到南郊。

乘坐公交车穿过城市的时候，呛人的煤烟味熏得我直捂鼻子。冬 天里，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弥漫着煤烟味。我用手把嘴和鼻子全部捂起来，一直到公交车把我放在贵阳最有名的景点—— 甲秀楼为止。甲秀楼建在南明河上，“甲秀”的意思是“科甲挺秀、人文甲天下”。

黔灵山弘福寺

甲秀楼是一座出色的建筑，其所处的环境也同样风光宜人。甲秀楼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也就是1598年，建在河中间的一块巨石之上，为了纪念拦水堤坝的完工。之后数次重建，有桥衔接两岸。我走到河的中间，从外面向里张望，三层的楼阁里面空荡荡的，只展出了一些家具，而家具似乎是为逐客而设计的。我接受了这种暗示，当我从楼中走出的时候，我注意到另外一个更雄伟的建筑矗立在河对岸，那是观音殿，正从“文革”的废墟中拔地而起，它还未建完，于是我返身回宾馆。

再过几条马路就到宾馆时，我又在一条小街上停下，去看一看另一个古代楼阁。这座古楼称作“文昌阁”，建于1609年，比甲秀楼晚了几年。与甲秀楼孤独地矗立在河中间不同，文昌阁与其他建筑相连，四面有高墙环绕。实际上，明清两代，这里是全城的学术中心，而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把这里用作关押文人的监狱。不过现在被木板封死了，我只好继续步行返回宾馆。这时我开始想着早点吃晚饭，泡上个热水澡，躺在床上享受那瓶威士忌。途中，我经过一　家卖啤酒鸭（

灌了一肚子啤酒的鸭子）　的饭店，看着那些挂在窗子里面的死鸭子，我不由得庆幸自己近来实施了少饮啤酒的饮食计划。

走过那些死鸭子，我看到一个写有“缘觉素食馆”的招牌。这家餐馆紧靠延安路，距我住的贵阳金筑大酒店往西一个街区，往南三个街区。我搞不清这家饭馆是什么时候开的，但是几个月前它改头换面，重新开业，看起来像个传统的中式客栈。实际上这是一个佛寺，餐馆是由寺里的尼姑打理的。我曾在几个寺院里住过，吃过很多很好吃的寺院斋饭，但是缘觉的饭菜却属于不同的档次，似乎是某个美食家厌倦了红尘，专心致志地为脱离俗世的人准备的美味斋饭。我要了素香肠拌核桃仁、海苔拌蘑菇等小菜，然后点了中盘的“罗汉菜”，结果发现那绝对不止是中盘的量。用餐完毕，我向厨师表达了我的赞美，当然也向佛祖献上敬意。

甲秀楼

我在贵阳吃得好、睡得好，还能洗澡，真是不错。但除此之外，城市本身却是乏善可陈。博物馆里唯一令人称道的展品是一群填充的飞鸟，黔灵山的和尚被山上的猴子抢了风头，城中最著名的甲秀楼如今被用来展览救世军（　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是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派，以街头布道、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著称。——编者注　）　的家具。而我早把全城唯一的一瓶威士忌买走了。这里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了，只能继续前进。如果还有一件什么事能让我留在贵阳的话，就是那家中国唯一的白

酒博物馆了。博物馆由中国最著名的白酒—— 茅台酒的制造商贵州酿酒公司（ 现为中国贵州茅台酿酒（集团）有限公司。——编者注 ） 所建。但我在宾馆向人打听的时候，才得知酒厂和博物馆都在遵义，要往北走150公里，而我要一路西行。翌日清晨，我便踏上了西行的路。

第九章　安 顺

再往西行，下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是安顺，我在火车站乘坐每半小时一班的汽车前往那里，两小时后就到了。我在通往火车站的长街尽头下车，往东步行了好几个长长的街区，来到正面铺着黄色墙砖的少数民族宾馆。我不清楚宾馆与少数民族有什么关系，只是看上去有些原始。铺着大理石的酒店大堂空荡荡的，服务台倒是横贯大堂，还有12个用铁丝弯成的钟表，给阿布扎比（阿布扎比为阿联酋的首都。——编者注）或者桑给巴尔（阿布扎比为阿联酋的首都。——编者注）来的游客报告他们家乡的时间——　比这里要早好几个小时呢。他们要起钱来可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双人间要100块钱，那可是我在华丽无比的贵阳大酒店所付的价钱。而安顺并不是省会城市，它只是省里一个偏僻落后的城市而已。还好，价格可以商量，最后我只付了50块。

把安顺称作落后城市，并不是有意贬低它。事实上，我有意在偏僻的地方享受一下在省城没有享受到的东西。我把行李扔到10美元的房间里，几分钟之后就走在宾馆后面的偏僻的街道上。一连串似乎无穷无尽的小巷，两旁都是小市场，我在其中随意走走看看。我停下脚步，羡慕地看着一个男人把烟叶卷起来塞进一根长长的带弯的竹筒顶端里面，然后吸了起来。烟筒用了很多年，竹子已经变成红色，玉制的烟嘴已经发黄。他问我是否想买下来，我说“当然”。他说10块钱，我说“当然”。然后他卷了一片新鲜的烟叶，坚持让我试吸一下。我说“当然”，然后，天旋地转……

一会儿，头不那么晕了，我又走回巷子里，继续在这片老城区里逛。老城区位于城里两个主要宾馆之间——民族宾馆与红山饭店。红山饭店位于城市的东北边，更现代一些，是个花园式庭院，价格也更低，里面甚至还有一家中国旅行社。但是，它地处城市的边缘，在一个几乎没有公交车的城市里，这是个很大的缺陷。

正逛着的时候，我过了一座桥，注意到某个屋脊上有一个佛教的法轮，于是进去查看一番，发现这是一座很小的寺院，我在里面遇到一位老和尚，自称正住在寺里养病。他是省佛教协会的秘书长，平常都住在贵阳。但是，他说，省会的空气实在不适宜呼吸，至少在冬天大家都烧煤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十分同意，请他好好养病，然后继续漫无目的地在老城区闲逛。七拐八拐之后，我在城里的文庙再次驻足。庙里两根石柱上的雕龙很漂亮，翻修部分的木工活很精湛，工人也相当友好。我继续往前逛。走过几个街区之后，我又一次停住脚步，这是一家挂着白单子的门口。白单子中间有个红十字，还有用英语写的“按摩”二字的招牌。这个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于是走了进去，但是里面没人，我于是接着往前走。我想，这一天时间里，我肯定停下来打探了十几个地方，得出的结论是，安顺这个地方一定要走着慢慢地看，各条街道都有迷宫般的露天市场，我担心可能会迷路。但是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二层楼的木建筑，我可以不时地张望一下老城南头

的石塔从而找到方向。

而石塔正是我最后到达的地方，我想我也应该到塔上去看看，但是石塔被迷宫般的墙和房子环绕着。我问一位老妇人怎样才能到那里，她只是耸了耸肩。不过，有3个孩子听到了我的询问，他们说知道路怎么走。这些小家伙大概只有8岁，但是脸和衣服上满是煤灰， 他们对自己小区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我随着他们穿行在街巷的迷宫中，爬上一堵墙，贴着危险的电线跨过两个屋顶，最终沿着小山陡坡爬到山顶的石塔处。

石塔大约高10米，以白色花岗岩建成，塔体是六面的，每面都雕着不同的佛像。没有上到山顶的路，所以石塔显然还不能列入游客参观的线路。根据当地有关资料记载，石塔是一个和尚于1326年建造的，1851年重建。小山上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只有几棵树在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于是我转身下山，这次是穿过一个建筑工地。工头看到了我，招手让我通过，但是他让3个孩子走原路返回，我向他们挥手道别。我的这些8岁的小导游们本可以带我游遍整个城市，但我已经约好要去一个厂子，那里生产安顺最著名的产品——蓝 靛蜡染布。

厂子离石塔只有几条街，我准时到了那里。我早先在宾馆里打过电话，他们正在等着我。哦，就算在等我吧。也就是说，他们在厂子里，而我也到了。我从前门走进去的时候，门卫把我引到了接待室。几分钟后，市场部的经理进来了。显然他刚吃过一顿时间持续很长的午餐回来，并且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站都站不住。但他仍坚持要带我在厂子里转转，他一路跌跌撞撞，我则尽量歪着身子离他越远越好，免得被他呼出的酒味熏倒。我当时只看了一个车间，里面上百名妇女正在将蜂蜡滴在早就印好图案的白布上。还没有来得及看印染工序，我的向导已经瘫倒在地上，只好由人把他扶了出去。我顿时得了解脱，抓住机会逃回到街上。

但我对蓝靛蜡染布的探索并没有结束，据说，是布依族率先想出了蜡染技术。离安顺不远有个地方叫石村，根据布依族的传说，石村里曾经有个姑娘以染

布而远近闻名。有一天，一只蜜蜂落到待染的布面上，她把它嘘走了。但是布染好之后，她发现蜜蜂落过的布面上有个小白点。她只好把布拿到存放着靛蓝的染桶中去，想重新把布染一次，试图覆盖掉蜡迹。染完之后，她又把布拿到沸水中去漂清浮色。当她把布从沸水中取出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深蓝色的布上被蜂蜡沾过的地方出现了美丽的白花，由此，她发明了蜡染技术。2000年之后，安顺蜡染总厂一百多位妇女仍然在使用这项技术，去年一年就生产出了150万米蜡染布。

蜡染

第十章　布依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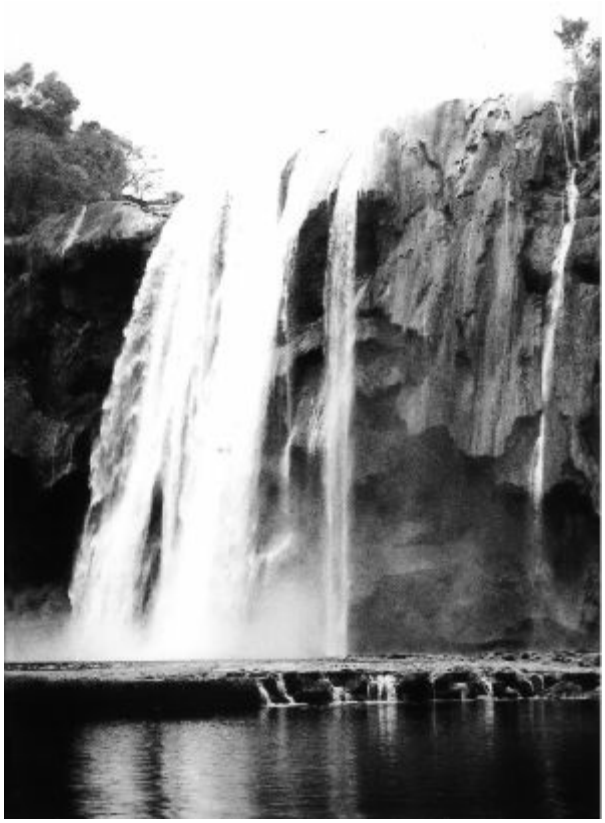
除了城市本身有一些魅力之外，安顺还是前往几个热门景区的出发地，其中就包括中国最大的瀑布——　黄果树瀑布。从安顺去那里，只有45公里，路况是全省最好的，沿途经过石灰岩山水景观，还有布依族村寨。我难抵诱惑，次日一早便穿行于山水之间，向瀑布出发。

根据布依族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坏地主，他娶了一位美丽的年轻姑娘，一年之后姑娘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地主却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就逼着他的妻子跳入白水河，就在他妻子跳入河水的一刹那，她变成了一只喜鹊。后来，她的女儿长大了，与一位年轻的牧羊人相恋，两人决定一起私奔，于是他们来到白水河边，做了一只木筏子，向下游划去。但有人看到了他们并告诉了她的父亲，父亲和他所有的喽啰全都来到河上，乘着八艘大船拼命划桨追赶这对恋

人，不一会儿工夫，其中的一艘大船离他们只有几米远了。正在这时，喜鹊从空中俯冲下来，给了她女儿8片羽毛，实际上这些羽毛都是有魔力的发簪，她让女儿将其中一片掷到木筏子后面，女儿依计而行，河水马上分成两半，将那艘紧跟在后面的船只埋入水底。每当一艘船快追上的时候，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最后只剩下她父亲的那艘船了，这时，喜鹊投身入河，一个无底的深渊张开大嘴将地主的船吞没了，从此，这对年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黄果树和这里其他的瀑布就是这么来的。经过一个小时多一点，我来到了黄果树风景区。

黄果树宾馆是离瀑布最近的一家宾馆，只有几百米远。我办好入住手续后，早早吃了午餐，跟着其他的游客沿着一条小路来到瀑布的下面。瀑布得名于一棵长得像榕树的巨大的黄果树，巨树长在瀑布边上，明朝的游客首次发现瀑布的时候以这棵树为瀑布命名。在它早期的游客中有最伟大的游记作家徐霞客，他写的游记很快就吸引了其他人前来。现在，每天都有几百人到这里游览。黄果树瀑布被称为中国最大的瀑布。我不太清楚为何它能得此殊荣。它的高度是70多米，并非中国落差最大的瀑布，而黄河壶口瀑布的水量远大于这里。但是这里的瀑布雄伟壮观，游客不仅可以俯瞰，还可以仰望，甚至还可以从瀑布的后面欣赏。我发现，从瀑布的底部沿着小径可以一直走到瀑布后面的一个石灰岩岩洞，岩洞从瀑布的一侧延伸到另一侧，中间有6个洞口，站在洞口，游客可以从几尺远甚至几寸远的地方近距离地接触声如雷鸣的水幕。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听着瀑布的轰鸣声入睡。

第二天早晨，雷鸣声仍然声声在耳。黄果树瀑布只是几公里范围内8个瀑布中的一个而已。8个瀑布中的4个（包括黄果树瀑布在内）均位于白水河沿岸，而第5个瀑布位于白水河变为三岔河后向南几公里处，人称银链瀑。它虽然不大，但位于天星桥水上石林区的中心，我有种到那里一探究竟的冲动。



黄果树瀑布

去往天星桥有公交车，大约每小时一班，要坐满人才发车，也可以在黄果树搭某个旅游团的顺风车去天星桥。但是，我决定步行前往，从我住的宾馆那里顺着一条蜿蜒的路向南走。走了大约十分钟，在左手边看到一个小路牌，指向下山的方向，是滑石哨村。虽然路牌上没有说明，但是这条小道也是通往天星桥的捷径，我于是沿着石阶向下走去，几分钟后，就到了布依族寨子滑石哨。

和其他布依族寨子一样，这里的房子全是用石头垒的，就连屋顶也是石头的，用石板覆盖而成。房子的外观与我参观过的其他少数民族村寨有很大不同，那些房子都是木头的，建在木桩之上。不过，礼节都是一样的。我在村旁一棵巨大的黄果树下坐下来，等着有人请我进村。

我一边等一边掏出头天晚上在宾馆小卖部买的一本书，翻看有关布依族的内容。书中说，“布”字的意思是“男人”，而“布依”就是“男人的部落”。（按布依语，“布”是“人们共同体”的意思，也包含“民族”的意思；“依”即“夷”，“布依”意即“夷族”，源出“南夷”。——编者注）截止到1990年，中国生活着254万余“男人的部落”成员，其中大多数聚集在贵州的南半部，也就是我目前所在的地方。与苗族、瑶族和侗族不同的是，这些部

落的祖先的家园都可以追溯到扬子江和黄河流域肥沃的河谷地带，布依族则一直生活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他们的神话中从来没有提及过更远的地方。然而，没有人知道布依族到底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了。两千年前，汉人将所辖地区以南的所有部落称作“百越”，布依族就是其中一个部落，我在广西探访过的壮族也是。

布依族对自己的祖先并不是很清楚，不同的村寨所讲的故事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他们公认的，他们最早的祖先是“布灵”。在布依语中，“布灵”的意思是“人猿”，这样看来，达尔文提出人类与其多毛的表亲之间存在联系的理论，时间上就要晚于布依族了。据布依族的传说，很久以前，两块石头相撞产生的火花生出了布灵，布灵又从自己身体的不同部位中创造了万物。很明显，造物过程是很奇特的，比如，布灵拔下身上所有的汗毛扔到地上，每一根汗毛生出了一个人。拔完汗毛，布灵并没有停止，他又砍掉自己的双脚，化成了山，将指头砍下变成了树木。他的耳朵长出百花，他的鼻子飞出百鸟，他的内脏变成了河流和大海。布灵不停地砍下去，最后只剩下他的右手、舌头和心脏。现在你猜猜看，他用这些又造出了什么？告诉你吧，他把自己的心脏扔到地下，生出来勒灵，也就是布依族的祖先。他的右手飞到了月亮上，变成了一棵桂树，满月的时候清晰可见。而他的舌头化成了彩虹，雨过天晴后你也可以见到。

布灵，也就是人猿，从此消失了，留下小猴子勒灵掌管世界。但是，世界蛮荒未驯，勒灵就教汗毛部落的人如何制作弓箭来保护自己并猎取食物，还教他们击石取火来做饭取暖，这一点让我想起了布灵，他就是两块石头相撞生出来的。万物就是这样来的。布依族每年春天庆祝万物重生的时候，他们所唱的长达3000句的歌中讲述了这一 切。

目前是3月上旬，春节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但是我仍然能享受到一点布依族热情的款待。我在滑石哨寨子外面坐下来，读着布依族的历史。正在这时，一对从田里回家的老夫妻走了过来，邀请我到他们家中喝碗茶。

像寨子里其他人家的房子一样，这里的墙全是用石头垒成的，甚至房顶也是

石头的。不过，内饰都是用木头做成的。在这种森林早已被梯田取代的地方，石头便宜而木头更贵，建房使用木头仅限于内部装饰。与我参观过的壮、瑶、侗和苗寨全部用木头建造的房子不同，这里的房子没有做饭和让客人烤火的火塘，厨房在另外一间房中，有一个砖砌的火炉，主人煮了水准备泡茶，我坐等的时候，注意到露天阁楼上有一对棺材，和苗族人一样，布依族人死前不准备好自己的棺材是不会开心的。

这对夫妻家里显然挺殷实的，他们离汉人的镇子并不远，但是妻子穿着传统的布依族上衣。它与我目前为止所见过的少数民族服装都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刺绣就大不一样。与苗族、瑶族所喜欢的繁复的几何图案不同，主人的妻子在她的上衣上绣满了云团和波浪图案。其次，就是布依族的蜡染。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布依族不仅生产中国最好的蜡染布，他们还是蜡染的发明者。无论真假，布依族的蜡染确实独树一帜。布依族的蜡染布如此漂亮，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如何运用染料，不是生产蜡染布的工厂所用的合成染料，而是天然的染料。这些染料中最重要的是蓝靛。实际上，蓝靛在布依文化中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男孩子想娶一个女孩子，他就会送她蓝靛。如果她接受了，她会回赠一匹自己家织的棉布，棉布是用她设计的最漂亮的蜂蜡图案和男孩子送的蓝靛染成的。主人的上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袖子上是大片的蜡染螺纹图案。这件上衣真是太漂亮了，我最后把它买了下来。我收藏的少数民族服饰已经占了旅行箱的一半，我还没有想好怎样处理这些衣服。我想，某一天，我可能会把它们交给我的女儿—— 当某一天有个男孩子送她蓝靛时。

最后，水烧开了，茶沏好了，主人夫妇端给我一个泡着茶叶的大碗，还往碗里放了一块冰糖。茶里放糖，这事挺新鲜的，但这种方式很受欢迎—— 能迅速补充能量。热糖水是中国的隐士招待客人最喜欢沏的饮料。

滑石哨离黄果树瀑布步行只有30分钟的路程，瀑布那里每天都游人如织，寨子这里却是别有洞天。寨子里住着百余位村民，全都靠耕田捕鱼为生。如果生产

的粮食和捕获的鱼除自己吃之外还有富余，他们就觉得很幸运了。而且他们绝对知道在幸运的时候应该如何享受。中国任何一个部落都不如布依族会唱那么多的饮酒歌。和西方的“多少个酒瓶在墙上”那种饮酒歌不同，他们的饮酒歌里充满了主宾之间互相自谦和夸赞对方的对话。在黄果树宾馆的小商店里，我还买了一本关于布依族饮酒歌的书，以备不时之需。我还将其中一首歌的一小部分翻译出来，让大家看看布依族的歌到底是怎样唱的。

主人先唱：“我们的房子藏在深谷/没有好酒让你润喉/我们的房子立在石崖/没有好酒招待大家/抱歉，抱歉，实在抱歉/实在无法抬起头来。”

客人答唱：“你的家庭人多富足/房子敞亮还养着大肥猪/你酿的美酒远近闻名/现在已经斟满我的酒杯/感谢，感谢，万分感谢/你对客人招待周到。”

这样的歌会你来我往唱6次，有时还会有更长的副歌部分。很遗憾，我只记住了几段短短的副歌，但没有一段派上用场。其实我是尽量按捺住唱歌的冲动。我到这里的时候没赶上任何节日，能喝到的东西只有茶。我买的书中又没有什么饮茶歌，我只能像哑巴一样坐在那里，这时主人说他们要出去再挖一些蓝靛。

他们要去挖蓝靛的地方与我前往之处是同一个方向，我便与他们一起下山到河边去，途中经过他们的梯田。时值3月份，还不到栽种夏季作物的时间，但是梯田1/3的面积已经种上了麦子或绿豆，还有红花，当地人用红花种子来榨食用油。我的布依族主人夫妇，为了挖蓝靓根，带了一柄鹤嘴锄和一根长长的铁棍。他们说自己的农具也可以当作武器使用，我没有多问，但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继续下山走到沿河的大路，一切看上去挺安全的，但是主人夫妇说周围的山里有土匪。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为了证明他们确实生活在法律管不着的地方，丈夫说他和妻子生了4个孩子，3男1女，4个孩子都是在政府颁布一对夫妻一个孩的法律之后出生的。很显然，在布依族的地盘上，天高皇帝远。

最后，主人与我道别，趟水过河。他们要翻过邻近的一个山头，而我继续前

行。几分钟后，我拐过一个弯来到了天星桥公园的停车场。早些时候，布依族夫妇告诉我说，公园围起来的地方曾一度为他们家所拥有，但后来被政府没收充公了。

我付了门票，进入公园。园内风景奇异秀丽，山石流水，林木葱郁。 政府从布依村民手中征得这块地后，把三岔河水引来，流经一片奇峰异石组成的石灰岩地貌，其间长满了榕树和各种仙人掌，包括龙舌兰和无刺的仙人球类的植物。一条石阶小径穿过水流石转的大自然迷宫，通往下游一片更开阔的地带。徜徉了一个多小时后，我来到了银链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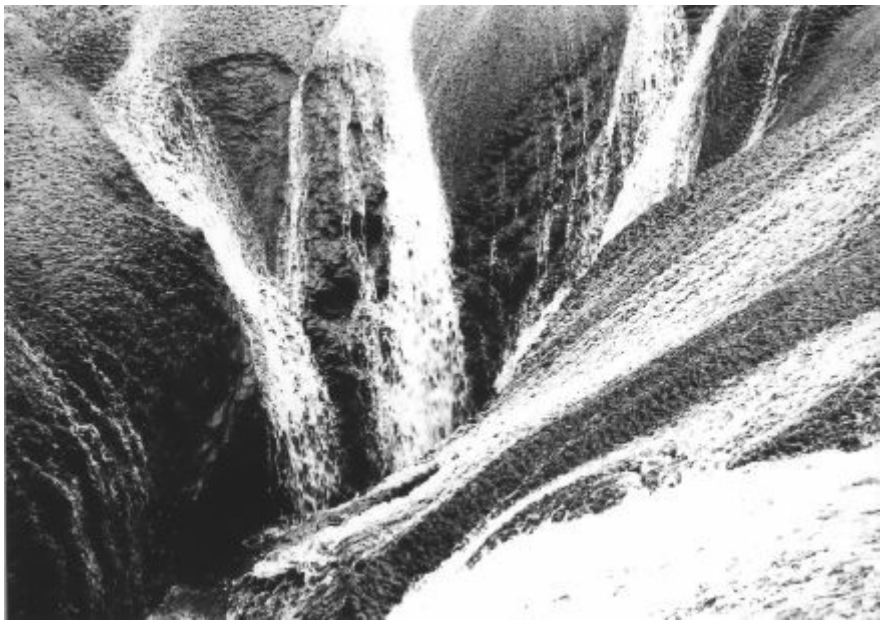
我已经在上游参观过中国最大的瀑布群—— 黄果树瀑布群。黄果树瀑布除了大之外，并无特别吸引人之处—— 只是几片水流自崖壁直泄而下，两旁布满了建筑物，上空有电线穿过。银链瀑却不同，它只有黄果树瀑布的1/20大小，仿佛是河流女神胸脯上挂着的一串串交错的银珠水链，这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美的瀑布。

美景醉人，但我强迫自己继续前行。这处称为天星桥的水上仙境位于黄果树瀑布下游6公里处，风景美不胜收。有些地方我不得不凝神谛听。穿过水流石转、葱茏叠翠的迷宫，沿河而下，而后上行到达银链瀑。沿石径继续前行，就到了天星桥景区，公园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天星桥实际上是书法家的笔误，本来叫作天生桥。不管叫什么，它与我走过的任何桥都大不相同。

这座桥（如果可以称之为桥的话）始于三岔河消失在地下溶洞之处。河水在地下流经长达一公里的石灰岩峡谷之后又冒出地面。走在峡谷之中，我能听到河水的声音，却见不到河的影子。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美国爱达荷州一个刚刚结冰的湖面上行走的情景。冰面呈透明的黑色，每走一步，我都告诉自己湖水不像看上去离我那么近， 而在这里，河水应该也不像听上去那么近。后来，每当我穿越刚结冰的水面时，我都在裤兜里塞一把鹤嘴镐，万一冰面塌陷，我可以用镐自救，而这一次，我只有一瓶威士忌，以备不时之需。

喝了几口酒之后，即使整个峡谷的地面都塌陷，我也无所谓了。而我对天星

桥的记录和回忆也就此打住。现在，我只记得天星桥就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水上仙境。那时天星桥宣传得很响，多数旅行团都把它作为行程之一。我很幸运地碰上了一个正在此游览的旅行团，司机答应捎我回安顺。我回宾馆取行李时，他停车等了我好大一会儿。



银链瀑

回安顺的路上，司机告诉我，这是他干过的最好的工作，一个月能挣的钱相当于70美元。他说，此前的日子过得很苦。

在回安顺之前，这辆旅游车还要停靠一个景点。汽车在石灰岩山峦和盛开着红花的梯田之间盘旋而行，偶尔可见几座布依族石舍村寨。我们来到了一个叫“龙宫”的地方，在停车场我加入了另外一个团队，沿山坡爬到一个小湖边，登上一艘铁船。船上凑了大约12　位乘客的时候，船工解开缆绳用篙撑船送我们过湖，划进了一个岩洞中，我们把头低下来，进入漆黑的古老岩洞，我们低下头免得被洞顶上悬垂下来的岩石碰到，这时船工给我们讲了有关龙洞的故 事。

很久以前，有一条龙住在这个洞中，他是传承了很多代的龙家族的最后一位。他很寂寞，又经常大发雷霆，因此给住在附近的人们带来无尽的灾难。一天，一位布依族的少女来到湖边，在从龙洞流出的湖水中洗黄豆。通常，人们对这个湖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她年幼无知又有些鲁莽。正洗黄豆的时候，她滑了一

跤跌进湖中，马上消失在湖面下的幽暗之中，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她，至少没有见过她以人形出现。

几个月过去了，她现身在父母的梦中，告诉他们她掉入湖中之后被一条龙救起，龙把她带到自己的洞中，经过短时间的求爱，她成了他的妻子，龙也答应以后再也不会给布依族惹麻烦。她让父母不要挂念，但是她需要一样东西，她告诉父母为她送些豆浆过去。第二天正好是新年，她父母来到湖边，把一大罐豆浆倒入湖水中，他们的女儿就用豆浆喂养她的龙子龙女。从此之后，每年新年的时候布依族都会来到湖边把豆浆倒入湖中，以确保洞中的神龙能为庄稼降下足够的雨水。

龙宫

船工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抬起头，发现已经置身于龙宫之中。龙宫由一连串地下河溶洞组成，据船工讲，是龙的布依族妻子将龙洞布置成如今的样子。地下河总共串起了90个类似的溶洞，但是只有被称作龙洞的这一部分对公众开放。

从入口进去之后，我们的船荡入一间巨大的石灰岩大厅，厅中霓虹闪烁。灯光效果有些俗气，他们应该在灯光布置方面多动动脑筋。实际上，间接照明可能

效果更好。不过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在地下溶洞里幽暗的河上泛舟的感觉实在令人毛骨悚然，龙在这里肯定很自在。

我们穿过6个这样的溶洞，前进了800多米，这只占整个地下河的1/5，然后船工沿来时的路线撑船把我们送回去，往返用了不到40分钟，但却是令人难忘的40分钟。就在洞口的外面，河水泄入另外一个溶洞，化身为一个瀑布，然后流经山脚下的公园而去。返程途中，我们坐下来品尝一种贵州当地的小吃，在一个圆顶状的烤架上自己烤土豆片和豆腐干，蘸着盐巴、茴香面和红辣椒吃，真香，再就一口啤酒或威士忌就更棒了。

第十一章　毽子洞

在安顺少数民族宾馆又住了一夜后，我再次出发了，南边的景点我都看过了，这次的目的地是北边，我要去看另外一个溶洞，它可不是个一般的溶洞，而是打鸡洞，又称毽子洞（作者所称的“毽子洞”即“织金洞”，又称“打鸡洞”“乾宏洞”。——编者注）。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称，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石灰岩溶洞。他们还说这里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石灰岩溶洞，当然作为地质学家下这样的论断似乎有些奇怪。

我想我最好自己去探查，于是就从中心车站搭一早的汽车前往。汽车开往距离溶洞约20公里的织金县城。每天也有几趟车从安顺北站发出，但是听人说，从中心车站出发的车座位是带软垫的，而不是硬板座，前往织金的路程很长，路况也很糟糕。

糟糕的事情很快就来了。从安顺往北开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的车就在一长溜儿汽车、卡车和拖拉机后面停住了。前面的路被交通事故堵住了，出事的是从北站开往织金的早班车。我们都挤到事故现场，很容易看出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汽车在拐弯的时候与一辆装满煤的卡车撞在一起，卡车当时是逆行拐弯。迎面相撞的汽车侧翻到了旁边的田中。卡车车身扭曲，整车的煤都倾泻在路面上，我没有看到尸体，也许我没有看仔细。

一小时后，一群养路工从事故现场中设法清出一条路来，我们的车开始沿着越来越高的山路盘旋而上。行车途中，没有一个人像往常乘坐长途车的时候那样在车上睡觉，似乎每个人都在侧耳倾听是否有拉煤卡车的轰隆声。途中，我们还经过了几个布依族寨子，并在一个寨子停了一段时间，以便大家再买些煎土豆片和豆腐蘸着茴香面和辣椒吃，当时全村的人都出来看我吃。在盘山路快要到顶的时候，车子停了下来，给汽车顶上的水箱加水。司机座位边上有个手柄，通过它可以控制水箱向刹车装置供水，以避免到织金的很长的下坡路上刹车片过热。我们最终在离开安顺5个小时后抵达了织金，仅仅晚到了一个小时。

打鸡洞还得往北走20公里，于是我从长途车站步行来到区间车站，去坐那种人满即开的客车。几分钟之后，我又在另外一条蜿蜒的山路上了。途中，我们经过了上百位向同一方向步行前进的人，他们都是苗族人，那天正好是圩日，原来他们去赶的圩场恰巧就在打鸡洞的前面。我们的车一路按着喇叭从人群中穿过，10分钟就到了溶洞入口前面的停车场。停车场不仅仅用来停车以及举办每周一次的圩集，也用来做运动场，当地孩子最喜欢的运动是用脚背把毽子踢向空中。他们将附近的溶洞称作打鸡洞或者毽子洞，显然与这项运动有关。至少我们车上的司机是这样解释的，我觉得挺有道理。

洞口的牌子上说，这里上午9点开门，下午6点关门，游览全洞需要3个小时，所有的游客必须跟团游览。我们是下午3点到的，刚好赶上当天最后一次游览，票价15元，即3美元，在中国来说是比较贵的门票价格了。中国人也同样要付15元，

工薪阶层和当地曾经用溶洞举行宗教仪式的少数民族基本上被拒之门外。

与我一起到达的团队由来自贵阳的一家省级日报社的工作人员（记者）组成。保险公司将记者列为压力最大的职业，仅次于空中交通管制员，我认为中国记者好像应该排在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前面。毕竟，他们必须报道事实，而这个世界上事实未必就是事实。在入口等了片刻，我们的导游出现了，我们进入了中国人自称的世界上最大、保存最完好、最漂亮的石灰岩溶洞，这些确实都是事实。

自从二十多年前得知这个溶洞后，当局修建了一条3公里长的地下步行道，以便游客观赏这个世界上最大、保存最完好、最漂亮的石灰岩溶洞。整个参观过程需要2～3个小时，这取决于导游让游客逗留时间的长短以及游客行走的速度。为了不让游客逗留太久，每个洞里的灯光都连接着计时器，导游一旦离开，拖后的游客就处于黑暗之中了。我们参观的时候，那些平素心性淡泊的中国游客也在抱怨走得太快了。我本人对计时器的抱怨远不如对照明效果的抱怨来得大。裸露的霓虹灯管和电线与中国最美的地下溶洞一点都不般配。这里确实很美，好像是雕塑家死后等候去地狱时停尸的地方。有些雕塑家肯定在这里停了好久。他们留下的作品呈现出人类已知的所有形态，似乎在用自己的艺术娱乐阎王爷以便尽量拖延堕入冥界的时间。有的像丝带从洞顶垂下，有的像柱子拔地而起，洞壁简直就是一个无尽的艺术画廊，导游把这些作品比作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或飞禽走兽，又或许是观音菩萨或毛主席在此设站迎接去世的雕塑家们来到九泉之下？尽管这里允许拍照，但大多数时间我的相机因潮气而无法使用。即使空气不那么潮湿，可以正常拍照时，洞里的钟乳石和石笋因蒙上一层薄薄的灰尘而难现其美，只有在断裂之处你才能欣赏其半透明的美丽。

两个半小时的溶洞奇境游览结束后，我们返回到人间，天色已晚。最后一班回织金的长途车已经开走，团队其他人陆续走进了洞口旁的宾馆。但我决意要在织金住一晚，好赶早班车回安顺，因此我没住宾馆，而是走到已经散市的圩集。二十几个苗家人正往一辆破旧的卡车上收拾货物，司机说他们往织金方向去，并

招手让我上车。我爬上车时踢到一位老妇的头，她却只是笑了笑，递给我一块烤土豆，　几分钟后，我们就颠簸下山了，卡车每颠一下，我们就像一群孩子样尖叫一阵，幸亏没有人掉下车。

40分钟后，我回到了织金。在老解放牌卡车的后面与一群苗家人及他们的货物坐在一起，真是开心。我跳下车，依依不舍地与他们挥手告别，然后去找旅馆。在织金，外国人一般住在县政府大楼旁的宾馆，但那里离我下车的地方还有两公里，于是我说服了汽车站对面那家政府招待所的服务员，说我太累了，走不了那么远，他就答应让我住一晚上。

我把行李放在二楼的房间，在街上不远处一家小饭馆吃晚饭。厨子给我做了一大盘土豆炒豆干。这次，不像通常一样放茴香和辣椒，他浇上了一些牛肉汁，真好吃呀，我的酒瘾被勾起来，一周来第一次喝了点啤酒。回到旅馆，我在公共浴室的池子里同其他几个客人一起泡澡，那池子足有我住的房间那么大。我一边泡澡一边回想着一路的颠簸。我有好多年没这样洗澡了，最初在中国旅行时，每个城市都有公共澡堂，而且大多数城市都有好几个。它们不仅仅是给旅行者以及当地人提供洗澡的地方，还是社交场所，大家都在此谈论当天发生的新鲜事。我本来想加入他们的交谈，转念又觉得他们不会对我搭车下山的事感兴趣，而这正是我要讲的重点。

那是漫长的一天，我回到房间就睡着了。这是公共澡堂的另一个好处，和小浴盆相比，它让你泡的时间更长。好在我上了闹钟，足足睡了9个小时，要不是闹铃叫醒我，我还得再睡一阵子。我走到街对面的汽车站，刚好赶上7点钟南行回安顺的班车。

如果晚来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能从这里继续向北行100公里，到中国杜鹃花保护区游览一番。那里的杜鹃花树能长到10米高，绵延上百平方公里，漫山遍野都是粉色、红色和白色的花。每年的4月份杜鹃花开的时节，当地苗族、彝族的青年男女都来对唱山歌寻爱寄情。但我来的时候正是3月份，我只能选择坐4个小时的

车回安顺去。一路上乏味至极，我很快就进入梦乡之中了。

第十二章　草海湖

回到安顺已是中午。过去的几天之中，我已经分别游览了安顺东面、南面和北面的景点，现在该回到西行的路线上了，向西走下一个大城市就是六盘水。每天有一班汽车开往那里，全程5个小时，但是我到汽车站的时候，车已经离开了，我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坐火车了。那时我已经赶不上早上和中午的火车，但还有晚上的直达车，而且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路程。在火车站买到车票后，我回到民族宾馆，　租了一间钟点房，决定不再出去游览，而是好好地休息一下午。我什么也没做，只是躺着、靠着，补写我的日志。

火车是头天从广州发出的，到六盘水只晚点了5分钟，停靠的时间也不长，刚够我和其他几千人挤上车。我设法在两节车厢之间找到放行李的地方，虽然乘客拥挤不堪，但我至少还可以在我的行李上坐下来。几分钟后，列车员挤了过来，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卧铺。

中国的火车上，工作人员还是挺照顾外国人的。我知道，部分原因是他们不

想外国人乘坐他们的火车时遇到被扒窃的问题，但是他们也是真的关心外国人，在中国西南尤其如此，这里的火车不多，外国人更是少见。但这一次，我对列车员表示谢意后拒绝了卧铺。毕竟，到六盘水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六盘水是一座煤城，也是一座钢城，人们印象中这是一个蛮荒之地。大多数火车站，下车的旅客只能经过出站口出站，门口有人最后一次查验车票。但在六盘水，十几个当地旅馆揽客的人直接来到站台上迎接我们的火车，我随着其中一人跨过铁轨，从篱笆洞里穿过，进了一条小胡同，来到一户私人住宅，这里就是我过夜的地方了。

六盘水位于贵州省的西部，加上东半部的凯里和中间的省会城市贵阳，这3个城市是该省的工业重镇。该省1/3的用煤来自六盘水周围的山中，其中大部分供应附近十几个钢厂。但是，我来这里不是见证中国版工业革命的，而是希望能观赏到一种稀有的鸟类—— 黑颈鹤。我知道鹤的黑颈并不是被六盘水的煤灰染黑的。我在六盘水一刻也没有多待，次日一早便离开我那未经注册的私人旅馆步行前往汽车站，到了车站也只等了5分钟就乘上一辆未经注册的私人客车。汽车开往东北方80公里外的威宁，那里有草海自然保护区，据报道，黑颈鹤和另外十几种稀有鸟类就栖息在那里。

我很高兴将六盘水泥泞的街道甩到身后，进入山中。过去的几天中，雪时下时停，现在已经开始融化，而此刻雾也起来了。途中见到一辆卡车，几分钟之前从山崖跌落，顺着山坡侧翻进了路基下30米深的麦田里，司机没有受伤，只是看上去有些茫然。我们的司机把车停下来，等着那个司机写好字条，以便帮他给威宁捎个信，接着我们又在雾中继续赶路。

贵州人有句谚语：“人无三两银，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这种说法在贵州旅游当局那里显然不受欢迎，但却是真实情况，尤其最后一句关于天气的说法。在去威宁的半路上，我所乘的汽车正翻过一座山的时候，太阳出来了，这是我来到贵州后第一次见到太阳。此时正是清晨，雾刚刚开始散去，太阳看上去就像藏

在彝族山寨后面刚刚露出头来。

在贵州，彝族是仅次于苗族的最大的少数民族。按照彝族人的传说，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光，人们和动物都生活在黑暗之中，创世之神斯兹底尼看到大地上的生物备受煎熬，于是派遣阿吕举兹下来为大地提供光明。阿吕举兹遵命而行，但他只懂得听从命令。他在天上装了7个太阳和9个月亮，然后汇报说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之后他和斯兹底尼又赶去另外一个世界处理问题去了。

而此时的大地上，植物焦赤，河流干涸，人和动物没吃没喝，最后还是彝族人的大英雄支格阿龙爬到高山之巅，将他的神箭射向天空，射落了6个太阳和8个月亮。剩下的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吓得藏了起来，后来支格阿龙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重新引诱出来，重新回到天上的日月在彝族人聚居的地方还是有些害怕，这就是贵州“天无三日晴”的原因。

我就是在这样难得晴朗的一天来到了高原之城威宁。到达威宁之前，我们的车在一望无际的长满芦苇的湖边驶过，那就是贵州著名的草海湖，中国最独特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在车站下车后，我返身向湖边走去，但还没到湖边，我又右转身来到自然保护区的总部，从这里正好可以瞭望在他们保护之下的草海湖。

根据地质学家的说法，草海湖由附近地区不断隆起的山脉中流出的水在过去几百万年的时间里汇聚而成。由于周围的山峰不断抬升，流水没有出路形成了湖，这里成了野生动植物的避难所。大约一百年前，中国人觉得这里是种粮食的好地方，尝试把湖里的水排干。过去的百年之中，他们曾做过8次这样的尝试，最后一次是在“文革”期间。当地的地方志记载称，每一次要排干湖水的时候，都会发生冰雹、大旱、蝗灾，但人们仍然不肯罢休。

草海湖

最终，在“文革”结束之后，省政府同意将草海湖恢复到自然的状态。那是1980年的事。5年之后，政府将湖的控制权转交给新成立的贵州省环境保护局，7年之后我踏进了他们的大门。主楼的大厅里空荡荡的，在其中一条走廊里，我见到了陈先生，他是这里的　局长。我很惊讶一个自然保护区居然离市中心如此之近，于是就问陈　先生城市对湖中的野生动植物有什么影响。他回答说，确实存在工业污染和农业用地蚕食湖面的问题，但自从把湖变成自然保护区之后，最后一次排湖之前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野生动物已经被吸引回 来。

陈先生承认他本人以前没有在环保领域工作的经验，之前他一直在县政府工作，但是，要解决新上马的工厂和老农田的问题，需要当地政府其他部门的协助，而他本人与这些部门关系很密切。其实，县政府的新办公楼正在街对面拔地而起。

虽然缺乏环保工作经验，但显而易见，陈先生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激情，他带我观看了满是鸟类标本的展室。他说，湖上生活着一百多种不同的鸟类，其中四十多种在此地过冬。在此过冬的鸟中，就有吸引我来到这里的珍稀鸟类黑颈鹤。黑颈鹤在青海省度过夏季和秋季，那里离黄河的源头不远。我曾经到黄河源头游览，但很遗憾，我离开的时间太早了，无缘见到这些长着羽毛的“驴友”。我向陈先

生提起此事，他说可以弥补我此前的遗憾，招呼我跟他到湖上去。

几分钟后，我们登上一艘小艇，陈先生和他的一位助手把小艇从岸边撑到一条长长的水道里，然后进入世界上最奇特的自然保护区。大多数的自然保护区都设有某种缓冲区加以保护，但草海湖自然保护区却紧挨着一座大城镇，还有上千块农田，这些农田就是“文革”期间填湖造田遗留下来的。

陈先生说，1985年政府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时候，划出了一块25 平方公里的地方，其中湖本身的面积占20平方公里，另外5平方公里是湖周围的沼泽地。当我们的船穿过水道前往沼泽地的时候，突然间拐入临近的一条水道，局长告诉我别动。一对黑颈鹤正站在不到30米外的田里，船工向着鹤所在的方向划过去。黑颈鹤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鸟类之一，是鹤家族中最珍稀的品种。受到保护后，它们的数量从原来的几百只上升到目前的上千只，其中1/3每年秋天来临的时候，从它们在黄河源头附近的栖息地，南飞来到草海湖过冬。陈先生说，此前世界野生动植物联合会的会长曾4次来到这里，观赏黑颈鹤。我们继续接近它们，15米，10米，5米，这时它们飞了起来，缓慢而优雅。它们盘旋着从我们的小艇正上方飞过，飞得很低，我甚至感觉到它们翅膀带起来的风。这种鸟体型巨大，身体是白色的，初级飞羽是白色，次级飞羽呈黑色，脖子也是黑色的，两眼中间有块红斑。局长估计它们体重大约在8公斤，大约是加拿大野鹅的两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在爱达荷州打过野鹅，但从来没有得手过。 野鸭子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我14岁那年，某一天突然爆发，一连射下来24只绿头鸭，害得我们每天吃鸭子，足足吃了一个月，而一只黑颈鹤就足够吃上一个月的。这次它们离我太近了， 绝不会失手，我瞄准了两只鹤—— 当然是用我的尼康相机。

鹤与湖

飞翔中的黑颈鹤

随后，我们进入草海湖深处，这里的平均深度达到两米。在湖上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还看到了灰鹤、斑头雁以及火鸭。但是除了黑颈鹤之外，其他的都是留鸟（ 留鸟即长期居住在生殖地域，不作周期性迁徙的鸟类，与候鸟相对应。上文提到黑颈鹤为候鸟。——编者注 ）。最后，陈先生的助手把我们撑回岸边，我感谢他们给我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陈先生说，下一次我应该先申请通行证，自然保护区并不对外国游客开放，外国人要来参观应当事先与当地外事办联系。但我一如既往莽撞地闯了进来，还算幸运，局长是一个热情的向导，并不太在乎那些烦琐的手续，他邀请我

下次再来的时候多待两天，还说自然保护区有自己的一家小旅馆供游客住宿。我答应再回来，与他们挥手作别，走着回到了市中心。

回六盘水的最后一班汽车是中午两点发车，我决定乘这班车回去。威宁还有几个景点，我原本可以住下来看一看的，但我已经看到黑颈鹤了。另外，我想从六盘水坐晚上的火车前往昆明。昆明属于云南省，即“彩云之南”，中国人称其为“春城”。我现在还在贵州省。贵州倒是值得一看，但我来得有点早。自从我3月2日来到这里之后，除了雨、雪和乌云没见过别的。到威宁的当天见到了太阳，这让我觉得必须多晒太阳，于是我返回六盘水，回到能把我从冬天带到春天的铁路线上。

返回六盘水的半路上，车停下来加油。正碰上赶集的日子，路上到处是缠头巾的男人和穿着刺绣花裙的女人。这些都是苗族人，再具体一点说，是大花苗。车停的时间不长，我没来得及研究他们的刺绣，但是一位名叫塞缪尔·波拉德的外国人曾经做过研究。他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曾经利用威宁地区苗族妇女刺绣图案花纹创造了一种大花苗文字，并用新创造的文字在日本印刷《圣经》和赞美诗，带到贵州省各地散发。这种文字是独创性的，甚至在共产党当政后仍在使用。遗憾的是，我在威宁待的时间不够，搞不清楚是否还有人使用这种文字。

车加满了油，我们继续赶路，离开威宁3个小时之后，我回到了六盘水火车站。当时是下午5点，而晚上开往昆明的火车要到10:30才开车。我买到的是站票，也就是说，上车后只保证有站着的地方，但是，卖票给我的车站服务员尽其所能让我等候得更舒服些。首先，她把我领到车站员工淋浴处，让我洗去一路的征尘。洗完之后，她又带我到车站招待所，我在那里舒舒服服地躺下来睡了一觉，睡醒起来正好赶上开往昆明的夜车。我又一次感觉到，好像神灵也在护佑我。

可是，当10点30分的火车开进车站的时候，神灵就不见了踪影。几百号人乱成一团，抢着往车上挤，火车在这里只停两分钟。这趟列车是从广州发来的，根本无意在六盘水这样的小城长时间逗留。还好，我后面的人浪把我直接推上了

车，座位当然是没有了，不过，我也不想要座位，我想要一个卧铺。去昆明要坐8个小时的火车，第二天早晨7点才能到站。不过，在中国乘火车旅行的人或早或晚都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即使火车站不卖给你卧铺票，上车之后常常能搞到一张，那要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了。但问题是，到底去哪里排队？答案是，先找餐车。火车进站之前，我向一个车站员工打听火车进站时餐车的大概位置。餐车还有划分卧铺车厢与硬座车厢的功能，没有卧铺票，你就不能从餐车中通过。但是，在与餐车相邻的那节车厢的尽头，有一个售票席。火车一开，列车员就回到那个售票席，如果车上还有空卧铺位的话，你就可以到那里买票了。这一次，列车员回到售票席开始出售卧铺票的时候，我排在队伍的第一位。列车员那儿不仅有卧铺票，甚至还有两张软卧票。一张软卧票90元，也就是18美元，有点贵了，但在硬卧区，偷东西、抽烟以及深夜狂欢都是家常便饭，而我想精力充沛地到达昆明，而且携带的物品一件不少。我最后买了软卧，顺利地抵达了“春城”。

第十三章　昆 明

我醒来时已经身在云南。我终于来到了“彩云之南”。列车员走过来，把大家从卧铺上全部赶下来，刚刚早晨6点钟，而天空中还没有一丝白光。我正琢磨着怎么度过这一天的时候，一位列车工作人员告诉我说，1965年她刚开始跑广州—　昆明线，那时的昆明只有一片片的稻田和棚屋。我知道这绝不是夸大其词。1930年，埃德加·斯诺访问昆明时，发现昆明是个“脏兮兮，效率低下得令人沮丧，危险的蛮荒之地”。这个因后来写了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而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引起全世界注目的人，说他“很震惊，同时又惊奇地发现，虽然自世纪之初（20世纪）就有铁路将其与文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很多方面，（昆明）这个城市仍然像一千年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当然，斯诺所说的铁路是指法国人修建的河内至昆明那条铁路，不是我现在所经过的铁路。

但是时代变了。当我迈步走出车站登上一辆公交车前往我下榻的宾馆时，毫

无疑问我来到的是一个中国西南部最干净、最有效率也最摩登的城市。街道都是很宽阔的林荫大道，两侧的人行道和其他一些城市的马路一样宽。这里没有哗众取宠的茅棚，也没有虽然颜色不同但实际上千篇一律、令人乏味的建筑，昆明各处的建筑好像都被精心设计过一样。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在其中一栋漂亮的建筑里办好了入住手续，这就是令人难忘的茶花宾馆。

昆明市内到处是新建的合资宾馆，但茶花宾馆是性价比最好的，尤其是老楼的房间，一间双人房也仅仅50元，即10美元。在中国的城市中，昆明算不上老城市，它只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环绕这个城市的两座山，对中国人而言，几千年来都是耳熟能详的地方。

两座山的故事得从3000年前的周朝开始说起。据说，王位的继承人养了两只神奇的动物：一匹会飞的金马和一只能歌善舞的碧鸡。白天，碧鸡逗王妃开心，王子骑着金马飞入云端视察他的王国。王子经常很晚才回到家中，回来的时候还常常带着年轻貌美的女人，这些女人都是他从流氓手中抢救出来的，他让她们在宫中做女仆，这样女仆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王子告诉王妃他是仗义行侠，而王妃自然另有想法。一天晚上，等他上床之后，王妃决定结束自己丈夫的游侠生涯。

金马的飞行能力似乎来自那个神奇的辔头。于是，趁王子睡着的时候，王妃把那个神奇的辔头从马头上摘下来，然后在马屁股上猛拍了一巴掌。金马一跃而起的那一刻，碧鸡看到这时也是它逃走的好机会，于是跳到了马背上，两只动物飞入云中，再也没有回到北方周朝的宫殿中。它们一直飞向南方，最后落在昆明市两侧的山上。因为这个神奇的故事，当地人将东边的山命名为“金马山”，将西边的山称作“碧鸡山”，还在两座山上分别建了“金马寺”“碧鸡祠”。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人们仍然会去山上的寺庙参观。我决定加 入他们的队伍。

宾馆的前台接待员告诉我说，乘公交车很快就能到达金马山脚下，但要爬很久的石阶山路才能到达山顶的道观。她说道观的大殿由300吨青铜锻铸而成，1604

年建成后，几经拆修，目前大家见到的大殿是100年前重建的。她还说，道观里有一棵600年的老山茶树，现在应该是满树茶花怒放。

尽管铜殿和600岁的盛开的山茶树极富诱惑，我还是决定前往碧鸡落脚的山上看看。现在，人们把那儿称作“西山”，因为山位于城市的西边。西山也被称作“睡美人山”，远眺此山，正像一位侧卧的美人，风姿绰约，青丝飘逸。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我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了。天色尚早，但已阳光明媚，我很想去远足。

从昆明市中心乘上公交车，20分钟后，车把我放在了西山半山腰的华亭寺门前。该寺是西山最大的佛寺，由两位身材魁梧、怒目圆睁的塑像把守着。两位的名字分别叫作“哼”“哈”，有关他们的故事则要追溯到周代之前的商代，那时碧鸡尚未飞临此地。哼哈两人是商王的将军，都拥有超自然的神奇法力。哼将军可以从鼻孔中喷出火焰摧毁敌人，而哈将军可凭借口中呼出的毒气制敌。虽然法力在身，两位还是被成功地推翻商朝建立周朝的诸侯国所杀。但是周朝敬仰这两位伟大的敌手，封他们为护法神，后来被佛教供奉为寺庙的护法神。华亭寺外矗立的哼哈二将是全中国最好的哼哈二将雕塑。我注意到，孩子们都喜欢在塑像面前跑来跑去。

经过哼哈二将，我进入寺庙的 第一座殿堂，欢迎我的是同样身材魁梧的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是佛教的护法天神，俗称“四大金刚”。它们分别是：东方持国天王，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持蛇（赤龙）；北方多闻天王，持宝伞。——编者注 ） 。虽然这些塑像出现在中国的佛教寺庙大殿中，但是它们的来源却与印度教有关系。因陀罗（ 因陀罗，又名帝释天，印度教神明。——编者注 ） 创造世界之后，派遣这些护法神保护四方；唐代的时候，一位印度的不空三藏将他们介绍到中国，让人们供奉。不空本人是与印度教关系密切的佛教教派—— 密宗的支持者，中国的皇帝和王子都对他执弟子礼。被介绍到中国之后不久，四大天王就开始在中国各地的寺庙里司职护法了，他们在西山的庙里也已经守护900年了。

从面目凶恶的哼哈二将和保护世界的四大天王身边走过后，我穿过一个空旷的院子，来到华亭寺的主殿。雄伟的大殿顶部架着木梁，四壁从上到下排满了雕刻精美的500罗汉像—— 这是一群有些疯癫又充满野趣的佛教人物。“罗汉”是一个梵文词，指佛教徒修行的第四个果位，也是最高的果位，即摆脱了情感和生死的束缚。现代汉语中，也称为“阿罗汉”。如果到中国餐馆吃素餐，你总是能够点到一款罗汉菜。不过，点罗汉菜的同时不要点啤酒，不然的话，服务员就搞不懂罗汉是不是要破戒了。

我们还是回到500罗汉那里吧。每一位罗汉都有各自的神通，或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显过神迹。中国的艺术家解读了每一位罗汉的故事，很有趣而且很让人长见识。罗汉们没有标出名字，但很容易看出，有两位罗汉的手脚不断地生长，已经把日月从天上摘了下来；一位罗汉把自己的肚子剖开，露出里面的佛塔；还有一位罗汉的眉毛垂到了地面。这些罗汉特别有趣，我一个一个看过来估计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游览完华亭寺，我回到上山的路，开始往山上走。30分钟后，我来到太华寺。太华寺建于1306年，晚于华亭寺，也没有华亭寺那么大。另外，矗立在华亭寺门口、面目狰狞的哼哈二将，在太华寺也不见了踪影。不过，“四大天王”仍在大门内各就各位，向游人收取门票费，而可资游览的景点包括茶亭、水池，还有满院子的百年银杏、山茶花树、玉兰树，以及一棵古老的丹桂。

我买了门票，在院子里逛了一圈，确实很漂亮。然后我就进了主殿。有个牌子提醒拜佛的人不准点香燃烛。从殿内下弯的木梁可以看出，与华亭寺不同，太华寺从初建到现在就没有重建过。两座寺院的塑像也不一样。华亭寺的主殿墙壁上塑的是500尊罗汉，而太华寺这里只有18尊罗汉。不过，这18尊罗汉是精选出来的，是为拯救世人而同意住世的佛陀弟子的代表。实际上，这样做能够成就他们的菩萨位（菩萨是大乘佛教中仅次于佛的果位），而不仅限于罗汉位（罗汉是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但是僧人常常故意模糊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免拜佛的人越

弄越糊涂。而拜佛的人也并不在乎。他们都忙着往祭台上盛放水果的碗中扔硬币呢。他们相信，如果把硬币扔到碗里而不蹦出来，就能保证下辈子甚至这辈子少受罪。不过，减少的肯定只是他们口袋里的零钱。我也往碗里扔了几枚硬币， 希望下次我乘火车需要座位或者铺位的时候有人能帮到我。然后我再次回到上山的路，去一个称作龙门的地方。

途中有一段石阶通向聂耳墓所在的一片树林。聂耳曾是中国的一位年轻音乐家，1935年在日本度假时溺水而亡，年仅23岁。虽然年轻，聂耳却是中国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从1949年起一直作为中国的国歌。

太华寺

在聂耳墓短暂地凭吊之后，我再次回到上山的路，继续攀登，几分钟后就走到了路的尽头。这时，一段长长的阶梯通往三清阁。道教的三清指的是玉清、太清和上清三位天神。我每每想把他们三位分清楚，但总是迷失在语言和神秘的深渊中。这一次，为免于再次迷失，我没有停留太长时间。当然，里面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看，只有几尊崭新的塑像，将神秘的道教三尊塑造成人的样子。

三清阁实际上是一排沿着崖壁而建的五六栋建筑。14世纪初期，这里是为一位蒙古王子建的夏宫。彼时，蒙古人刚刚把亚洲的这片土地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王子被派到这里管理这片中国西南新疆域。楼阁后来被道士接管使用，现在

则属于游客了。我随着他们的脚步，沿着在昆明西山的崖壁上穿凿而成的石梯拾级而上。石梯的开凿始于两百年前，当时一位闲来无事的道士决定凿通崖壁，去更高处的一块岩石栖息。他还没有完成大业就辞世而去，但后人继续了他的工作。我挤过人群，来到他们在山顶下面凿成的洞里。这里就是龙门。

在崖壁上凿路的老道试图开通的是一条区别仙人与凡人的路。他将这条道称作“龙门”，模仿的是黄河上的一个峡口，黄河在那里掉头向东，一路流过冲积平原，注入大海。每年春天，黄河中的鲤鱼奋力跃过峡口到上游产卵。能游过峡口的毕竟是少数，但中国人说，那些鲤鱼会变化成龙。那些通过朝廷大考的人也被类比为跳过龙门的鲤鱼。因此，为了奖赏那些跳过龙门的学子，崖壁上专门雕了一个供奉文曲星的神龛，只见他手中挥舞着毛笔，骑在龙身上。不过，来此求他保佑的学子最好看得仔细些。除了手中的毛笔外，他还拿着一本书，上面写着“富贵在天”。

龙门

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放弃参加任何考试或者求职，所以我没有拜文曲星，而是

直接去欣赏风景。从龙门看过去，滇池水蓝如碧，一望无际，真是昆明地区最美的风景，一路的攀登都值了。我在长凳上坐下来，感受着和煦的阳光照在我脸上。从广西和贵州一路旅行过来，这实在是难得的享受。就这样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欣赏着碧蓝的湖水，我在那里足足停留了半个小时。这时我突然想起自己是个游客，昆明或者昆明地区还有很多地方要去游览呢。

我从龙门下来，一路下山来到公交车返回的地方，搭车下山。我还要去参观另一座佛寺。这座寺院叫作“筇竹寺”，位于市区西北部的山上。回到市中心，我没有等太长时间，公交车上挤满了乘客，从云南饭店前面出发，30分钟后我就来到了筇竹寺。

寺院入口处的牌子讲述了该寺的来历。有一天，兄弟二人到这片山林里打野猪时，突然发现了一只犀牛。史前时期，中国各地都可以见到犀牛，但是两兄弟见到这只犀牛时是公元638年，当时犀牛已经是罕见之物。他们两人怀着敬畏的心情尾随着犀牛，直到它消失在一片灌木丛之中。

几秒钟后，一群僧人拄着竹拐杖，从同一片树林中走了出来，一离开树林，他们就把拐杖插入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兄弟两人实在无法理解。他们走到僧人插下拐杖的地方，准备拔出一个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无法将其拔出地面。他们又去拔其他的拐杖，还是白费力气。

兄弟两人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决定回家再说。第二天，他们又回到了原地，他们要证明昨天发生的一切不是梦中所见。拐杖还在原地插着，但是经过一夜的时间，它们已经长出了叶子，繁衍成一大片竹林了。兄弟二人认为这是一种吉兆，于是决定在原地建一所佛寺，就是1354年后我进入的这间寺院。寺院有个很贴切的名字—— 筇竹寺。自远古以来，筇竹就被用来制作拐杖。大约2200年前，一位中国最早出使西域的使者就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见到过有人出售这种竹子制作的拐杖。他的情报员告诉他，这种竹子来自今天的云南和贵州省环绕的地区。除了丝绸，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穿过中亚地区的古丝绸之路流通。但是，谁能想

到还有来自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的竹拐杖呢？

进入筇竹寺后，我又一次从四大天王身旁经过。但这一次，我发现我置身于一个艺术画廊之中，庭院四周的殿堂里供奉着昆明地区保存的艺术宝藏之一——另外一组500罗汉。我在昆明西山的华亭寺里已经与他们有过一次邂逅，但是这些罗汉看上去更加夸张生动、妙趣横生，他们都与真人一般大小，保存完好。考虑到他们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这也不足为奇。另外一个独特之处是，所有的罗汉都有各自不同的坐骑。我看到有的骑龙，有的骑驴，有的跨鱼、螃蟹、龟、独角兽，居然还有黑颈鹤，除了冲浪板，应有尽有。

穿过庭院进入大雄宝殿中，我发现一件更著名的文物，那是皇帝于1316年御赐的一块石碑。皇帝的圣旨以汉文和蒙古文两种文字刻在石碑上，内容是命令该寺的方丈在蛮夷中传播佛法。当时正值元代，蒙古人不仅统治着中国全境，而且控制了之前尚不属于中国的部分地区，其中就包括“彩云之南”这一盛产米酒的地区。

筇竹寺

转到主殿后面，我又爬了几级台阶，来到另外一个殿中。虽然一看就知道它是新建的，但大殿的建筑工艺精湛，还有点与众不同。大殿有八扇门，每扇门都镶嵌一块雕刻着一头犀牛的门板，有的长着一只角，有的两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将犀牛作为艺术主题使用，但是，毕竟是犀牛将兄弟两人带到了这里，才有了1300年前两人建造的筇竹寺。

当然，现如今中国能见到犀牛的地方只有动物园了。我转过雕刻着犀牛的殿门，进入寺庙的后殿。殿内的艺术作品与前面见到的犀牛门板一样出乎意料。佛像的背后，一幅巨型浮雕描绘着统治这个地区的国王在寺庙落成时带领队伍游行的场面。他看上去与尤尔·布林纳一模一样，这位著名的演员曾在电影《国王和我》中饰演古暹罗国国王的角色。看来艺术家们还是比较忠实于那个时代，国王的形象显然不是汉人。实际上，他看上去像一位泰国人。

该看的都看过之后，我登上公交车返回昆明，我的省会一日游还有一站要去参观。我要去省博物馆，对这个地区的古代历史做进一步了解，其中当然包括泰王和犀牛。不过遗憾的是，有关中国这个区域的生物和文化的历史，还没有记载。中国的早期史学家一直都将他们的西南邻居视为蛮夷而置之不理，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但是，就是这些蛮夷创造了与傲慢的北方邻居一样古老、一样先进的文明。

汉人一向认为自己对西南地区有教化责任，对这个地区的古代国王，尤其是非汉人血统国王的有关故事统统斥之为传说。但在缺乏文字记录的情况下，谁又能说它们不对呢？而现在，一些考古遗迹为我们提供了文字记录不能提供的信息。

雕刻着犀牛的门板

我没看一楼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展览，直接来到二楼展出少数民族祖先遗迹的展馆。我将史前的石器和骨器统统略过，直接来到青铜器展区。做一件青铜器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考古学家从该省各地的墓中挖掘到上千件3200年前制作的青铜工具和容器。

我以前来中国游览时，曾在上海、西安和武汉的博物馆里观赏到精美绝伦的青铜器，但昆明的收藏虽然没有那么古老，却自有其独特之处。中国北方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3800年前，比云南最古老的青铜器早600年的时间。但是，考古学家推测，云南的青铜器技术可能来自于中国以外的地方。该省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从离缅甸边境不远处发掘出土的，那个地方处于连接东南亚和中亚的古贸易路线上。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北方的青铜器制作技术是沿中亚贸易路线从中东地区传进来的，而云南也受益于这种联系，虽然时间上可能更晚些。你可能还记得，2200年前中国的使者就曾经在阿富汗市场上见到过有人出售来自云南的竹拐杖。

无论如何，云南的冶金家独辟蹊径，他们更喜欢铸造大型的铜鼓，而不是中国北方的鼎。另外，他们没有采用北方同行惯用的程式化图案和神兽造型，而是在铜鼓表面饰以逼真的动物形象和写实的场景。这其中就有一件，上面是一头野猪、一只猛虎和一条蛇缠斗在一起，似乎要同归于尽。另外一件青铜器上，两个囚徒的手臂绑在身后，被吊在铜矛的尖端。细心的艺术家甚至把他们的睾丸也铸造在上面了。同样令人难忘的，是另外一个囚徒在很原始的那种拷问台上受刑的场景，他的脸扭曲成了无言的尖叫声。也许汉人是对的，也许这些人真的是蛮人。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懂得制造铜器，却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至少在存世的铜器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很可能他们属于汉人所说的百越部落的一支。

他们首次出现在汉人的记录中，是在2100年前。当时的统治者与汉人的皇帝结盟，得到了皇帝赐封他为滇国国王的玉玺，而滇就是昆明南面的湖的名称。他的臣民被称作“滇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滇国逐渐消失而被其他部落所取代，而其中很多都是来自西藏、四川甚至越南和缅甸的部落。这个地区也一直未纳入中国的控制之下，直到13世纪被领军南下的蒙古人最终征服为止。云南迄今仍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走出博物馆之前，我在一楼稍作停留，看到了正在展出的24个少数民族的服装，有人说，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云南。听到有这么多民族聚居此地，我一点也不惊讶。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太阳下山的时候，夜空中繁星点点。我终于来到了“彩云之南”。

第十四章　石 林

云南境内的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中，彝族是第3大族群，大约有650万人，仅次于壮族和苗族。而在彝族人中，最出名也最易接近的一支是撒尼人，他们就居住在云南最有名的景区路南石林附近。每小时都有长途汽车从昆明开往那里，但是前往此处还有一种更有趣的交通方式，那就是火车。火车每天运行数次，跑的是窄轨铁路，是八十年前法国人所建的昆明—河内铁路。我从昆明北站坐上了早晨的火车。售票员建议我买4张票，我以为这是她对我腰围的一种评价方式，而实际上不是。车座太小了，最后我确实占用了4个座位。

我们的车缓缓驶出了昆明，行驶在云南的乡野中，我又一次置身于阳光明媚的天空下。自从离开香港后，我还没有连续两天见到过太阳，香港已经是遥远的回忆了。而现在，我已经可以期望连续三天见到太阳了。不一会儿，列车员走过来检票、查验护照。他说这趟火车一路开到与越南交界的河口市，中国人可以过

境继续前往河内，但是外国人最远只能到开远，那里离河口还有50公里。

我忘了问他火车跑到河口要多长时间，但我想肯定需要一整天的吧。大多数乘客自带了水果和点心上车。没有自带的人可以从列车员推的小车里选购香蕉、花生和啤酒，也可以点米饭和炒菜，随后列车员会把你点的东西送过来放在座位中间的小桌上。这更像是一次野餐，而不是一次火车旅行。火车跑了两个小时就到了宜良，这个时间好像太短了。我与到河内的快车挥手告别，走进城内。宜良离石林还有20公里，我想赶上班车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我很快就发现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前往石林的班车。我赶紧出来走到公路旁，拦下来一辆私营客车。30分钟后，我到达了云南最著名的景观—— 路南石林。

石林位于昆明东南方125公里处，是最近一直大力宣传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但是，它可不是最近才出的名。2300年前，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屈原就曾问过："焉有石林？"千年过后，另外一位著名的文学家答道："石胡不林？"（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天问》上问道："焉有石林？"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做柳州刺史时作《天对》，尝试回答屈原的《天问》："石胡不林？往视西极！"——编者注）这到底是两位诗人故弄玄虚呢，还是他们真的听说过路南城外的这片岩石构造？

不管怎样，在过去至少300年间，云南的石林一直是中国游客的必游之地。如今，每天来此参观的有上千人。就面积而言，它比美国的大峡谷要小得多，但是总比一栋房子，或者一个足球场，或者大型购物中心要大许多。景观大部分集中在12平方公里，即200英亩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逛个遍。所以，绝大多数游客都是当天来回，他们的游览仅限于整个景区的中心部分（作者所谓的"中心部分"其实为石林景区中的"李子园箐石林"。——编者注），离入口不远的地方。

而我希望能看到更多，所以在景区入口的宾馆办理了入住手续，还请了一位导游带我游览这个迷宫一样的景点，给我讲故事听。导游是一位撒尼女孩，身穿传统的撒尼服装。把我带进灰黑色的石灰岩山峰丛林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教我用树叶吹奏音乐。她从树丛中摘下一片叶子，如茶叶般的形状和大小。她说，

叶子越薄越好，山茶花的叶子太厚。她把叶子贴到她玫瑰一般鲜艳的唇边，吹了起来。我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吹，然后自己也试着吹。但是，我吹出来的只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根本不像是音符。也许我得用更薄的叶子，也许我的嘴唇不够软。

小试身手之后，她带我爬了一段石阶来到狮子亭，从亭中四望，一簇簇灰色的石峰如起伏的海浪般，颇为壮观，树木和数百游客点缀其间。据导游讲，石林形成于很久很久以前，当时的世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农夫们还在学着耕田种地的手艺。在这片撒尼大地上，一位村民突然想建造一座水坝。这位村民名叫金风洛卡，一天晚上他偷偷地溜进一位巫师家中，将他赶山用的神鞭偷到手。拿到神鞭后，金风洛卡连夜用神鞭把山峰赶到一起，然后像赶羊一样把众山峰赶往他要建造水坝的山谷中。马上就要到达山谷的时候，他听到了第一声公鸡的叫声，随着天光亮起，鞭子的魔力消失了，众山峰停止了前进。这时巫师赶了过来，将金风洛卡的头劈成两半，吃掉他的脑子，将他赶到阴曹地府中与那些落魄的英雄做伴。石林的来历竟然如此，往下看看，叹为观止。更令我惊讶的是，有厚脸皮的书法家原来在其中一座石壁上留下了两个巨大的红漆汉字。他们喧宾夺主，就像有人站在一幅画的正中央，而不是旁边，最后还盖上了自己的印章。这两个字是中文的“石林”。

吹树叶的撒尼女孩

从亭子下来，我们沿着一条小径继续往前，来到一片灰色的石灰岩丛林面前，上百名游客正在那里轮流换上撒尼人的服装，在一泓池水前面拍照，水池的后面有一座石峰做背景。

据导游讲，那座石峰是阿诗玛的灵魂变化而成。她说，阿诗玛是一位撒尼少女，很久以前她和家人住在这里，直到有一天一个好色的巫师把她掳到了他的城堡中。巫师还没有来得及强迫阿诗玛教他用树叶吹奏音乐，阿诗玛的哥哥阿黑就把她救了出去，两人一路逃往石林中。然而，两人尚未安全回到村寨，巫师就施法放出一股汹涌的洪水，在石灰岩的峭壁中间肆虐，永远地吞没了阿诗玛，她的灵魂安息在那座石峰中。此后每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火把节，所有的撒尼人都会来到这里祭奠她的英灵。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从赛马、斗牛和摔跤开始，接着有唱歌、跳舞和饮酒活动，最后在撒尼五弦琴、鼓和少男少女吹树叶的伴奏下，石灰岩丛林中的火把游行达到高潮。

我对扮装拍照不感兴趣，所以没有在阿诗玛的石头化身那里加入游客大军，

而是在石峰迷宫中继续游览。我认为这里应该有上千的石峰，如果没有导游的话，我肯定会在里面迷路。最后，我告诉那位使我不至于迷路的撒尼少女，我已经看够了，我们回到了入口处。我累极了，赶回石林宾馆的房间抓紧时间休息，因为晚上还要参加撒尼部落为了款待游客而举行的歌舞表演呢。晚饭时，我点了烤鸭。这是路南的地方特色，他们先拔掉鸭子的毛，然后用芝麻油揉搓鸭皮，最后放进泥炉里用松针烤。鸭子吃起来十分可口，尤其是配上点炸奶酪。刚刚吃完鸭子和奶酪，宾馆马路对面的石林卡拉OK就开始了。歌舞表演8点30分开始，节目包括撒尼小伙子们吹奏高音笛子和弹奏音色柔和的五弦琴，还有撒尼姑娘们吹树叶。有关表演我能记住的就是这些了，烤鸭倒是更令我回味 。

撒尼人的歌舞表演

第十五章　郑 和

次日一早，我采取惯用的交通方式——　乘汽车回到昆明。我在昆明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是把行李寄存在汽车东站，买了一张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车票。昆明位于滇池的北端，我要去的地方在滇池的南端。那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 郑和的家乡。他是元代曾经坐镇云南的一位蒙古将军的后代。

郑和生于1371年，那时汉人刚刚结束了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明朝。但郑和的家族当时仍效忠于蒙古可汗，当地其他的望族也是如此，汉人用了十年才重新控制了该省。汉人成功地夺取昆明后，把那些负隅顽抗的家族都杀掉了。当时只有十岁的郑和幸免一死。他遭受了阉刑，曾在军中服役一段时间，然后被送入宫廷做太监。在宫中，他因善于交际而崭露头角。事实上，他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外交家，又备受皇帝的宠爱，因此皇帝派他去执行世界上最伟大的外交任务。

1405年，郑和从中国东海岸驶向印度洋。和哥伦布一样，他的航海行为部分

是受贸易利益的驱动，但同时也反映了明王朝拓展疆域、提升国际地位的强烈愿望，这与前一个朝代的蒙古人的做法是一样的。但是汉人皇帝不用征服的方法，他想到的是外交手段。为确保郑和航海过程中遇到的人都能了解与他们打交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君主，皇帝为他的蒙古人舰队司令配备了当时世界最大的船队。

于是我从昆明东站乘每小时一班的客车前往郑和的故乡。一个半小时后，我在滇池南端的昆阳镇下车，又步行了一公里，登上一座可以俯瞰昆阳镇和周围村子的小山。在山顶上，我参观了郑和纪念馆。

1405年郑和由中国东海岸出海时，他的船队包括62艘当时史上最大的船只和上百艘稍小的船。多数大船是在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坞建造的。听上去就够惊人的，这些大船竟然有120米长，50米宽，重达千吨。 船上装有9个桅杆，船员的人数由400人到1000人不等。这些船中的每一艘都是87年后哥伦布航海船只的十倍大。哥伦布的“尼雅号”“平塔号”和“圣地·玛丽亚号”上只有五六个船员，但是郑和的船队除了船员外还载有28000人的军队。

他的船队驶入南亚海上贸易沿线各个小王国的港口时，肯定是十分惊人的壮观场面。想想船队的后勤保障就让人发晕。虽然船队巨大，郑和还是成功地从印度大陆的南端一路驶入红海和非洲的东海岸。在28年中，他在海上往返了7次。其中的一次，30个王国的使团随他来到中国，下次他出海时又把他们送回了自己的国家。每次往返要航行30000公里，而他们凭借的只有罗盘和观象仪。唯一的详细地图就在天空上。但是，幽深的大海对郑和十分友善。毫无疑问，海神也对他的外交手段钦佩有加。

谁又能想到，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竟然出生在一个内陆湖的岸边，一个中国境内离海很远的地方呢。因此，我认为郑和纪念馆里肯定会大肆颂扬他们家乡的英雄。但是纪念馆里展出的，只有郑氏家族近几代后裔的几张照片，还有一只货船的残骸，可以看出当时这条货船上的货物还是很丰厚的。除了看管员，这里见不到其他人。

下山的途中，我在郑和父亲的墓前稍作停留。郑和本人的墓在南京，离曾经建造了世界上最大船队的龙江船坞不远。按照郑和的说法，航行的窍门在于，要抓住深秋季节刮东北风的机会，乘着风力一路驶到印度；然后，要乘着春天的西南风才能一路回到中国。实际上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容易。他经常是西南风开始刮起来之后才到达印度，而且要在那里待上一年的时间等待次年春天出现回家的机会。1433 年，他在波斯湾等来了西南风，乘风破浪一路驶回了南京。他现在仍待在那里，埋在芳草萋萋的地下墓穴中，等待着东北风再一次把他带回到麦加。

和他的父亲一样，郑和也是一位穆斯林，他的家乡玉溪至今仍是一个穆斯林城市。如果我不回昆明，而是继续向南经玉溪到通海县边的凤凰山，就会见到6000多蒙古族人，他们仍在时刻等候可汗的命令。

第十六章　西双版纳

回到昆明，我从汽车站取回行李，乘车赶往飞机场。3天前，我在茶花宾馆买了一张飞往远在昆明以南400公里外的西双版纳的机票。西双版纳，这个名字很顺嘴，让我想起了一种朗姆酒和果汁的混合饮料，装在椰子壳里，端上来的时候放一把小纸伞，插着两根长长的吸管。登机前我本来是能喝上一杯“西双版纳”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在云南感觉到热。机场里唯一的酒精饮料是一种果汁鸡尾酒，他们甚至连冰块也没有。西双版纳！我又说了一遍，但是这对我的鸡尾酒丝毫没有降温作用。我把尚有半瓶的鸡尾酒放到柜台上，登上了飞机。45分钟后，我就到了西双版纳。机场是新建的，建筑风格仿照傣族房屋的样式。傣族是西双版纳最大的民族，我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但是第一个问候我的却是摩尔·哈格德，这个老家伙正在机场的大喇叭里歌唱着《密西西比的悲伤》。不过，我现在不是在密

西西比，而是在西双版纳。在这里我看到的都是打着油纸伞走在街上的女孩子。

我从机场打了一辆出租车，没有像往常一样到酒店入住，而是来到城市东南边租了一个房间。我的房间位于一栋看上去老旧的傣族风格的房子里。房子二楼一半是旅馆，另外一半是餐厅。餐厅有一部分是伸到外面的阳台，我在那里坐下来，要了黑米饭、炒青苔，还有一瓶冰啤酒。我已经不在堪萨斯了，但不管到哪里，啤酒总是要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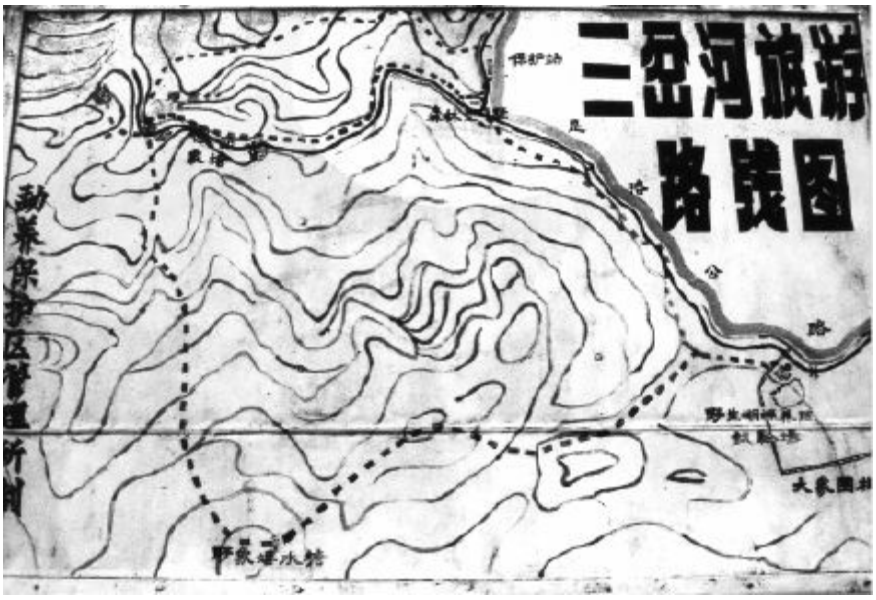
西双版纳不是一种热带饮品的名称，而是与缅甸、老挝接壤，面积约20000平方公里的一块属于中国的亚热带地区的名称。在当地傣族语言中，西双版纳的意思是“十二个区”。这是在16世纪蒙古人将这里纳入中国控制范围300年之后，给这个地区取的名字。西双版纳的首府在景洪，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而我此刻正坐在旅馆，或者叫餐厅的阳台上，我很高兴的是待在这里，而不是在路上。我坐了45分钟飞机，飞了400公里，票价只有200元人民币。　我也可以乘长途客车到达这里，但长途客车要在700公里的盘山路上跑两天的时间。虽然价格不到机票的一半，但比起乘车耗费的时间、耽误的睡眠及必须忍受的刺耳的喇叭声（如果你坐在喇叭旁边的话），节省的钱有些不值。为确保回程避免坐长途客车受罪，我到景洪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预订回昆明的机票。

就这样我来到了景洪，西双版纳的首府，但是我没有在景洪待太久。次日一早醒来后，我就登上了每小时一班、往北开向昆明的客车。不过，感谢上帝，我不是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是要去西双版纳的野象谷自然保护区。离开景洪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我该下车的地方。至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下车的地方。路边有个标示牌，写着“三岔河蝴蝶培育基地”，但是没有提到大象。我有点糊涂了，但是司机坚持说就是这个地方。紧挨着标示牌有一家小饭店，我走进去问路。运气不错，桌子旁边正好坐着保护区的一位导游。我告诉他来这里的目的之后，他就带我下坡来到了一排房子旁，蝴蝶培育基地和野象谷自然保护区的办公室都在这排房子里面。在其中的一栋房子里，他带我观看了从附近森林中收集来的168种蝴

蝶，其中一种看上去像黏到一起的两片树叶。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蝴蝶培育房，但是当时是三月份，毛毛虫都还在睡梦中呢。

看完蝴蝶，他带我进入森林中。不过，我们先要小心翼翼地蹲着从电网下面通过，晚上他们会给电网通上电，防止大象从另外一侧闯过来。野象谷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70万平方米，有140头野象生活在里面，人们经常看到其中的18头在保护区办公室几公里以外的几条小路一带活动。哎哟！我差点儿踩到了什么东西。原来是一堆重达5磅（约4.5斤）的象粪——还是新鲜的呢。我的向导打量了一下象粪，里面主要是草丛。然后，他向路边看了一眼，指着一片原来长得很高的草丛。草丛看上去像是有人拖着一段原木轧了过去一样。他说，头一天或者是昨天晚上，肯定有一头大象从这里走过去了。大象一般晚上出来活动，白天它们喜欢在林中睡觉。这些都是亚洲象，平均体重达3～4吨。它们是危险的动物。向导告诉我，保护区主任有3次险些被大象要了命。游客会被提醒在游览时尽量压低声音。

这时，向导让我不要动，而他本人则消失了。他听到树丛中有声音，要前去查看一下。他再次出现的时候，说那只是一头野猪。他告诉我，保护区内还有野牛、猴子、懒猴、鹿等动物。根据最新统计，保护区内还有62种鸟类，其中包括白尾雉。在丛林中和摇摇晃晃的竹桥上穿行了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一片开阔地，一条很大的溪流在此形成了一连串的水塘。溪流的两岸建有两个小屋，但是屋子都不是建在地面上。其中一个小屋建在一棵榕树上，位于一个水塘的正上方，另外一个较大的小屋建在更高的地方——10米高的柱子之上。这两个小屋就是自然保护区的宾馆，里面床铺、睡袋和蚊帐一应俱全。向导说，大象晚上会来这里饮水洗澡，在此过夜的人们晚上一般是睡不着觉的。他还说，有月光的晚上，这里的景色很美，如果是漆黑的夜晚，你甚至可以从上面蹑手蹑脚地下来，在溪边近距离观看野象，假如你的心脏能够承受一点肾上腺素的话。



三岔河旅游路线图

我决定放弃在此过夜的机会，向导说如果走他所谓的“危险小径”的话，我可以在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里看到更多野象。但是，他说“政府规定必须有5位武装向导的陪同才能这样做”。因为在小径上遭遇公野象的可能性相当大，而且那不会是令人愉快的经历。“好在大象不善于攀爬，”他说，“窍门就是尽快爬到附近的小山上去，不然大象就会用它的长鼻子抓到你，或者用脚把你的头踩烂。”显然这地方以前有很多野象，现在居然还有，这让我很惊讶。我感谢向导教给我免被大象踩爆头的方法，然后搭乘过路的客车返回景洪。我的计划是再去参观另一处比较安全的植物保护区。

树屋

野象谷风光

第十七章　勐仑

在阳台上又用了一顿黑糯米饭、炒青苔和冰啤晚餐后，第二天我与这些美味告别，登上去勐仑镇的一辆客车。勐仑位于景洪东南80公里处，是中国唯一一处热带植物研究所的所在地，这里没有大象，与你同眠的是各种兰花。光是想一想就很令人向往了。每当我想象热带的景象时，我都会想到长满各种植物的丛林，期待着自己消失在昏暗的景色中，太阳被参天巨树和爬满各处的藤蔓遮蔽，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但是，我乘坐的客车行驶在由景洪向南沿着澜沧江前进的路上，从河水中及河岸上的泥沙含量来看，我对热带的想象显然需要做一些调整。我的想象中还应该将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包括进去。在昆明机场飞机即将落地的时候，我还惊讶于从空中俯瞰地面时到处呈现的绿色，我想象自己正在进入一片无垠的热带森林之中。但是在地面上，这种幻象不久就让位于现实中无垠的橡胶树丛林了。

在过去的30年里，西双版纳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橡胶生产中心，仅次于海南岛。这一切始于景洪热带植物研究所开始引入一些新的、更好的橡胶树品种之后。新的树种长得更快，橡胶产量比早期品种的产量更高。橡胶已经超过茶叶、甘蔗和水稻，成为这个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作物。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热带森林已经变得和野象一样稀少了。

我乘坐的客车沿着浑浊的澜沧江一路前行，到勐罕镇后最终与那条让人伤心的河流分手，转而向东驶去。一个小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在只有一条街的勐仑镇了。仅仅过了一分钟，或许两分钟吧，我已经走在镇子尽头的浮桥上面了，过了罗梭江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我不是第一个从那座桥上走过的外国人。不经意间瞥了一眼介绍研究所的小册子，我发现我是追随着爱丁堡鸭子（爱丁堡公爵的谐音，即下文提到的菲利普亲王。——译者注）殿下的足迹来到这里的。我很早就知道菲利普亲王喜欢动物，他本人还是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主席。谁能想到他竟然与野鸭和针尾鸭有关系呢？我一边得意于这个蹩脚的玩笑，一边在浮桥的中间停下来，看两个男孩子用气枪朝着江中的鱼射击。他们似乎运气不佳，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用炸药呢？要吸引鱼儿的注意力，还有什么比两管TNT炸药更管用呢？

从罗梭江的桥上走过去，对面就是葫芦岛。1959年，中国植物学家蔡希陶带着五六位助手来到这里，创建了热带植物研究所。迄今为止，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400多人，其中150人拥有植物学、有机化学和药学方面的学位。

在研究所办公室附近，我在蔡教授的纪念雕像前停了下来。雕像旁边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龙血树。早在唐代，中国的医生就已经在用龙血树树脂碾成的粉末止血，同时刺激血液循环和组织生长。但是此后几百年里，没人知道这种树了，直到蔡教授在附近的山里重新发现了它。我还看到一棵种在雕像旁的梧桐树，那是为了以后可以为雕像提供阴凉而专门种下的。种树的人就是鸭子（即公爵）本人。

热带植物研究所依罗梭江而建，占地9平方千米，多数地方对公众开放，其中

包括一个巨大的兰花温室。1959年研究所建成后，这里种植了来自全世界的3000多种热带植物，以供研究使用，其中的几种还引起了全世界癌症研究人员的兴趣。

办公室边上建有招待所及导游服务处，为那些除了在竹林和榕树林中逛逛之外还想多看一些的游客提供服务。闲逛的过程中，我停下来从一位傣族妇女那里买了几粒红色的、心形的种子。中国人称之为“相思豆”，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把它与爱情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那首唐诗，诗中写到相思豆让人忆起与恋人分离的情景。我得给大家提个醒，它们绝对拥有神奇的魔力。有一次，我把一串相思豆项链送给了一位喜欢它的姑娘，结果给自己惹了麻　烦。几天后，她站在我家门口，手中拿着一枝红玫瑰，眼里充满了浪漫。我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她，项链只是一个小礼物而已，没有其他意思。这一次，我把红豆放到口袋里，心想只有紧急情况下才能拿出来。

我就这样在森林里闲荡着，直到遇到了一位汉族年轻人。他以教英语为生，有时会做导游，带一些外国团队到这个地区的原始村落里游览。听上去是个好主意，我雇他带我也去游览一番。他马上跑到研究所办公室，告诉他们他要出去几天。我们上了一条小路，从葫芦岛往北前进了几公里，来到城子村，这里是镶金牙的民族—— 傣族之乡。

西双版纳生活着六七个民族，包括哈尼族、傣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诺族、佤族和瑶族，但是最大的两个族群是哈尼族和傣族，他们分别有百万以上的人口住在中国境内，另有几百万散居在缅甸、老挝和泰国的北部地区。城子村有上千居民，是这个地区最大的傣族村寨之一。和所有的傣族村寨一样，房子都是木头建成的高脚楼，二层是居住区，底层是猪圈、厕所和放置农具的地方。傣族种植水稻，因此傣族村寨一般都建在平原或者水源充足的河谷地带。科学家认为，很有可能是傣族的祖先把水稻引入北方的部落，包括那些生活在长江流域的部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傣族的史前史可以向前推到与汉族一样的七千多年

前。

傣族村寨

但是，直到2100年前，傣族才引起汉族的关注，司马迁曾将这个地区称为“滇越乘象国”。没有人知道傣族在那之前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多久，但是，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未离开过。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除了被称为“乘象人”外，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名称，包括“白衣”“金齿”。他们现在仍然身穿白衣，仍然喜欢镶金牙，但是已经不再乘象了。他们步行，像我一样，一脚前一脚后地走路，路是土路，和我们现在去城子村走的路一样。

城子村离热带植物研究所大约五公里，导游之所以带我来这里，是因为他曾经在附近的勐仑镇一所学校教过英语，他的几位学生就住在城子村。他在一座房子的门口停住，吆喝了一声，这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阳台上，邀请我们上去。门只是用藤条捆扎在一起的几根树棍。导游推门而入，我随他沿着木楼梯穿过走廊，进入清凉宜人的房内。这家人正要坐下来吃午饭，我们就坐下来一起吃饭。午餐相当简单：米饭、蔬菜和一盘肥猪肉。午饭后，我们都在露天客厅内三面搭起的长凳上四肢舒展地躺下来。虽然是三月中旬，可是我所在的地方是热带，这里的午后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睡觉。

看到太阳投下的阴影够长了，我们起来去寨子里的佛寺参观。傣族人与藏族

人一样，是中国最笃信佛教的少数民族之一。但与信仰大乘佛教的藏族人不同，傣族人信仰一种更古老、更保守的教派，即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流行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而大乘佛教在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更为流行。在中国和日　本，大乘佛教更受欢迎。

与中国其他地方的佛寺相比，傣族地区的佛寺简单多了。这间佛寺位于寨子边缘芳草萋萋的小山包上，只有一座建于16世纪、供奉着历代高僧灵骨的佛塔和一座木制的佛殿。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建筑物。整个小山包被木栅栏所环绕。门口的牌子上写着“脱鞋进入”，我在殿中的小佛龛前鞠躬致礼时，擦得锃亮的水泥地板踩上去凉凉的。十几张手织挂毯从房顶上悬垂下来，描绘的是佛陀本生的故事。挂毯在微风中轻轻摆动，五六支蜡烛在佛龛上燃烧着。

当时刚过中午，寺里的老僧们还在佛殿后部角落里铺着垫子的长椅上睡觉。因为没有任何可以交谈的人，我们重新穿上鞋子，从后门出来。刚出后门，就遇到十几个年轻的僧人，他们正忙着往竹筒里面填火药。我有些迷惑，问他们用火药做什么。他们不会讲汉语，只能讲傣语，所以只能让导游来翻译。最后我搞明白了，原来几天之后就是当地一年之中最大的佛教节日，他们正在为佛陀制作烟火。

年长的僧人睡觉的时候，浑身充满活力的孩子可不愿浑浑噩噩地只做和尚梦。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2岁。和老僧一样，他们的头也是剃过的，身着黄色的僧袍，露出一侧的肩膀，而且全都光着脚。但他们还只是一群孩子，那天的活动就是为盛大的节日制作烟火，之后就要重新诵读经书去了。大多数傣族家庭会把家中的男孩子送到寺里做几年僧人，他们在寺里学习读写沿用了2000年的傣文及制作烟火。

自制的烟火

因为几天之后才放烟火，我们道别后从山丘上下来，看到森林边一群傣族妇女正围着一捆木柱子。走近了细看，才发现那些柱子都是锯断了的橡胶树干，其中一位妇女正在向其他人演示如何使用长柄半圆凿以30度的角度砍树，这样既不伤树又能取出尽可能多的树汁。我停下脚步观看，但是这不如造烟火有意思。我们又继续前行，导游带着我往山的深处走去。

小路从城子村通往罗梭江岸边，步行几公里后穿过另外一个傣族寨子。这个寨子叫作曼安（音），导游在寨子里停留了好长时间，与另外一个他以前的学生商量安排我们在此过夜的事。安排好之后，我们沿着一条雨水冲刷及人们踩踏出来的土路上山。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来到哈尼族寨子—— 达卡村。

傣族和哈尼族是西双版纳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都有上百万人口。傣族占据了平原及河谷底部，爱伲人 （ 爱伲人，哈尼族的一个分支。——编者注 ） 则住在山坡上。在爱伲语中， “爱”是“动物”的意思，而“伲”的意思是“人”。爱伲人的传说称，动物人的祖先曾经居住在遥远的东方平原地带，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因为何种原

因迁徙到澜沧江和红河中间的山区里。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至少2200年的时间，而2200年前，他们就已经引起汉族历史学家的注意了。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进入达卡村就如同回到一千年前。与傣族有所不同，爱伲人通常居住在供电线路无法到达的偏远地方，我们到那里后不出几分钟，就必须借助手电筒才能磕磕绊绊地行走。问了几次路之后，我们磕磕绊绊地登上楼梯，来到一户人家，村子一半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参加正在举行的婚宴和通宵畅饮，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婚庆活动通常持续三夜，我们到的时候正是第二个晚上。新郎一家大摆筵席，邀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及新娘家的亲朋前来庆祝。

家中聚集了至少上百人。有的在炒菜，有的在上菜，有的人围着矮矮的竹桌坐在同样矮矮的木凳上。他们不用杯盘，而是用香蕉叶盛饭菜，用竹杯饮酒。大多数菜肴是用猪肉做的。我们到达之前，这家人刚刚杀了一头猪，不到一个小时，它已被做成五六种菜品上了桌。其中一道菜是猪肝，好吃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精致的牛排。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猪肝。不知道是因为很新鲜的缘故，还是山里的猪吃的东西更好。另外一道美味又奇特的菜是自家做的豆腐布丁。奇特之处在于我们吃这道菜用的是长柄勺。勺子的头部是用直径大约5厘米的竹筒制成的，而勺子把儿则是竹筒上的侧枝。

我们大吃特吃，最后连吃的是什么都忘记了，因为我们还喝干了足足有一浴缸的米酒。我能想起来的，就是不断地与新郎新娘干　杯，在一轮硕大的月亮之下和大家挥手道别；之后我们便摇摇晃晃地下山，沿着飞满萤火虫的小路回到了傣族寨子曼安。曼安有电，我们之前安排好要过夜的那个傣族家庭，全家人都围坐在新买的电视机　旁，正在看一部台湾肥皂剧。等到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从河边用炸药炸 鱼（这或许是我想象出来的）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地板上睡着了。

听我的导游讲，在傣族的寨子里，访客很容易找到一个地方过夜，但在爱伲寨子里却不行。倒不是因为爱伲人没有傣族人热情好客，而是因为爱伲人住在山

里，傣族人是平原居民，后者更习惯与陌生人打交道。另外，傣族人能提供更多舒适的物质享受。我对我的傣族主人们表达了谢意，他们让我用了他们的棉被和棉褥子，这些比我本人干净多了。

第二天一早，主人们端上来热乎乎的米粥和昨天晚上的剩菜。我还能感觉到婚宴酒的后劲，但是早餐帮我缓解了不少。重新上路也帮了我不少，因为走在路上我就不再老想着头疼的事了。从曼安出发，我们用了近两个小时才返回到通往葫芦岛上的热带植物研究所的土路上。研究所的小册子上说，这个半岛类似一只葫芦的形状。但在昨天晚上的婚宴上，一位爱伲妇女告诉了我葫芦岛得名的真正原因。据她说，爱伲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由一粒神奇的葫芦种子变成的。

研究所总共收集了3000种葫芦种子的后代。不过，我们并没有停下来观赏。我们穿过研究所，重新走过那个浮桥，回到勐仑，然后登上客车往西，朝着首府景洪的方向而去。行驶20公里后，我们在爱伲山寨莫通老寨（音）下车，在路对面走上了一条通往莫通新寨的小路。沿山路爬了一个小时，我们遇到了一位爱伲猎人。他扛着一杆老式火枪，学雌山鸡叫了一声。几分钟后，我们刚翻过山头，我听到一声雄山鸡的高亢的应答声。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寻思，当晚应该能吃上山鸡。但我没有听到枪响，于是我退而求其次，晚上还是吃猪肉吧。

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在我们抵达莫通新寨之前，我们在山路上遇见了一位老人，他扛着一棵香蕉树。他说香蕉树是用来喂猪的，并邀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老人说，自从公路铺到了莫通老寨，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于是13年前他带着子女和侄甥们搬到山上，成立了一个新寨。寨子里有十几座木房子，他把我们领上了他家的二楼。

寨子就建在山头上，太阳下山后，我坐在围廊上，看见山下莫通老寨灯火闪烁，像是海底的星星。爱伲人用竹子作管道，从一个小水库里把水引到山寨，其中一根竹管伸出来，做了个简易淋浴处。寨里的男孩子们吃饭前来这里冲澡。

太阳下山后，主人喊我进屋去喝米酒，还有一盘炸紫荆花。我很快就学会了我唯一需要听懂的爱倪话“吉- 巴-头”， 意思是“干杯”。此时正值三月中旬，西双版纳地区满山的紫荆树繁花似锦。紫荆花是香港的市花，连香港的钱币上都印着它。但在爱倪地区它是一种蔬菜，还很好吃。爱倪人把花的中间部分去掉，在开水里焯几秒钟，然后拌上一点辣椒和醋放在油里炸。用它作主人新开坛的米酒的下酒菜再好不过了。

和大多数米酒一样，这酒也是糯米酿造的。但主人说他酿好酒后在里面泡了27种野生植物，放了足有一个月。酒挺有劲，虽然才存放了一个月，但入口绵柔，不亚于上好的威士忌。我们吆喝着“吉-巴-头”，喝了整整一个晚上。等我们都喝得上了头，主人的妻子端上了主菜，包括炸花生米和卷心菜炖猪肉，米饭是自家种的大米，所有的饭菜都盛在香蕉叶里。

扛着香蕉树的老人

吃饭的时候，主人给我讲解了爱倪人取名字的规律。他的孩子名字都由两个音节组成，第一个音节都是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爱倪人没有姓，名字只是

辈字和个人名字的组合。但是这样起名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追踪血缘关系。主人说他的族谱可以向前追溯54辈，到一个叫召缪（音）的先祖，他1600年前迁来此地居住。再往前，是阿卡-拉玉，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佤族的祖先，第二个孩子是爱伲人的祖先，第三个孩子是傣族的祖先，第四个孩子是汉族的祖先，第五个孩子（出生在半夜）是神灵的祖先。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感觉似乎身处阴阳两界之间。好在我记得自己随身带了速溶咖啡。我现在迫切需要咖啡使自己清醒。从主人家中六七只暖壶中的一只倒了热水，泡上咖啡后，我坐在外面的阳台上，看着旭日从山谷弥漫的雾气中喷薄而出。就在我等着咖啡晾凉的时候，一群阿卡（阿卡，爱伲人的自称。——编者注）穿过寨中走来，他们是一支狩猎队。主人说，这一地区仍有老虎和熊，还有几头野象。

他说野外仍然有几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家伙。他笑着告诉我们，有一天他10岁大的儿子碰到一头野象，找不到山坡可以爬，就爬上了一棵大榕树。哈！野象发现撞不倒那棵榕树，简直气疯了，守在树底下等了3天，等着小孩受不了了自己下来。那孩子也不是傻子，待在树上不挪窝。白天过去，黑夜又来，孩子大喊救命，但他离自家的寨子太远了，附近也没有其他村寨。终于到了第4天，寨子里的搜救队发现了他，放火点着周围的野草把野象赶走——他们的火枪根本对付不了那个大家伙粗糙的厚皮。主人哈哈笑着说他儿子差点饿死，而小家伙也在旁边咧着嘴笑。

这时，阿卡狩猎队正从门前走过，回自己的寨子——显然，他们是空手而归。看着他们消失在山那边，我喝光了咖啡，问我的向导能不能跟着他们走。向导说要沿着来时的大路口分岔的一条山路走两个小时才到他们的寨子。于是我们就朝那个方向出发了。

关于爱伲人还有个传说。很久以前，爱伲人还住在森林里，与其他动物没什么分别。有一天，部落首领感叹，如果他们能学会种稻谷，就不必像老虎猴子似

的生活了。可是稻种是神的财产，于是首领许诺，谁能想办法从神那里偷来稻种，谁就可以娶他的女儿。首领的女儿聪明可爱，寨子里的男人全都争先恐后地去偷稻种。但是神时刻警惕着人类的各种花招，寨子里的男人没有一个成功。可是，寨犬也听到了首领的许诺。一天晚上，它悄悄溜进神的屋子，偷出稻种带回了山寨。首领遵守诺言，把最聪明可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了寨犬，爱伲人就是这个联姻的后代。

在爱伲语言中，“阿卡”的意思就是“犬”，这个奉犬为祖先的民族至今仍不吃狗肉，以纪念他们的英雄犬祖。我不知道这对狗有什么好处。每年，每个爱伲寨子都要杀掉至少一只狗，把尸体吊在寨门处祭祀神灵，以赎窃取稻种之罪。说话间，我跟着向导走上了一条山路，这条路从我们过夜的爱伲寨子通往空手而归的猎人们的阿卡山寨。

路边大部分的山坡上都不见树的踪影。爱伲人仍然使用古老的刀耕火种方式开垦山坡，他们把寨子四周能走到的地方都开垦成农田。向导说，爱伲人在同一块土地上耕种三年之后，就让它歇三年。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是稻谷，但却是旱稻，不用灌溉，靠天下雨。路上我们穿过了一片树林，里面因为有个圣泉而免遭被开垦为稻田。虽然爱伲人的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但他们至少懂得保护水源，而这条法则对现代人来说，遵守起来依旧那么难。我朋友加里·斯奈德曾经告诉我，作为地球的朋友，你要经常问自己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你的水来自哪里？你的垃圾去往何方？那么，爱伲人知道他们的水来自哪里，他们的垃圾去往何方。垃圾都是有机的，都喂猪了。塑料对这些人来说是新鲜玩意儿，他们甚至连一把几乎掉光了齿的梳子都舍不得扔，别在门框上，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把玻璃瓶放在房顶上，祈求全家福寿绵长。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猎人们居住的阿卡山寨。我们停下来喝了口水，聊着山里的琐事——至少我的向导在跟他们家长里短地聊天。我坐在一条长凳上，还在想着水的事情。我记得中国有句俗话：饮水思源。我还记起来我有三天没洗澡了。

第十八章　基诺族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柏油路上。我感谢向导陪我度过了这难忘的几天，然后等着有返回景洪的车路过，最后搭上了一辆旅游车。旅游车是回景洪的，但是要绕远路。半路上，车停下来让乘客在离马路几百米远的一个基诺族寨子里逛逛。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我再也不想重复这样的经历。基诺族是中国最小也是最穷的少数民族。事实上，他们直到1979年才被官方认定为少数民族。据1990年第　4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有18000名基诺人，全部住在勐仑北部大山里的四十几个村寨中。

没人知道基诺人在西双版纳住了多久，他们自己会告诉你自从大洪水以来他们就住在这里。对，就是大洪水。地球上没有哪个民族不知道那次大事件，基诺人也不例外。

下面就是他们本民族关于此故事的版本，是我早先在景洪买的一本书上看到

的。很久很久以前，在神创造世界、生命出现后不久，海洋里的水开始上涨，好多人都淹死了，玛黑和玛妞的父母决定想办法拯救自己的一双儿女。他们想到了一个主意，造一面大鼓，于是父亲就去森林里砍树。但他的斧子刚刚砍进树皮，树就疼得叫起来。那个时候，人类还可以与其他的生命形式进行交流；也是在那个时候，人类还尊重其他的生命形式。于是父亲就去砍另一棵树，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如此这般99次之后，父亲无奈地放弃，回到家中。

现在只有看妻子的了。她走到院子里，冲着一棵大枇杷树鞠了一躬。这棵树多年来为他们提供果实，现在妻子想要它的木头。这种情况真是进退两难。枇杷树很愿意帮助这家人，但帮忙就意味着付出自己的生命。怎么办？唉！老枇杷树真是一棵好心的树，它点头答应了。夫妻俩把树砍倒，做了一面大鼓，把两个孩子、一只公鸡和一些吃食放到里面，与孩子们吻别。这时，一股大水冲来，夫妻俩被卷入水底，而玛黑和玛妞则被冲入汪洋大海。九天九夜里孩子们只见茫茫大海，直到小公鸡突然啼叫一声，玛黑和玛妞醒来发现，大鼓已经搁浅在一座山上。于是，他们就从大鼓中走了出来。洪水退去后，他们开始探察周围的山谷，但除了一棵老树，什么都没有：没有植物，没有动物，也没有人。但他们手里还有一粒吃剩下的葫芦种子。他们把这颗种子种下去，不久山上就爬满了葫芦秧，结满了葫芦。他们以葫芦为生，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英俊的玛黑和可爱的玛妞一天天变老。

终于，玛黑对玛妞说："玛妞，只剩下我们俩了，如果我们不结婚生孩子，人类就灭绝了。"但是玛妞说："我们怎么能那么做呢？兄妹是不能结婚生孩子的。"玛黑挠了挠头，提了个建议："要不你去问问山里的老树，我们能不能生孩子。"唉！玛妞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去问老树。趁她拨开满地的葫芦秧往外走时，玛黑抄近道先跑到老树背后藏了起来。因此，当玛妞来到树前，问老树怎么办时，玛黑假装老树的嗓音说："还能怎么办？回去生呗。"玛妞返身回家，把老树的话告诉玛黑，玛黑装作十分吃惊又挺高兴的样子，领着玛妞走进茅屋造人。他们

的繁衍计划实行了多日，可是他们年纪太大了，一乘以零终究还是零。

于是玛黑和玛妞只能听天由命，做世界上的最后两个人。他们一天天老去，放弃了繁衍的使命，积攒起最后一点力气摘葫芦果腹。有一天，他们带回来一个特大的葫芦，玛黑准备用刀子把葫芦切开。　突然，葫芦里有个声音大叫："不要啊！别在那里切，我会死的！"

玛黑生活的那个时代到处都是神灵，葫芦里也有。他把葫芦转过来，试了试另一个地方，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大叫："不要啊！别在那里切，我会死的！"如此三番五次之后，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叫道："在这里切吧，我叫阿披考考。我老了，死了不要紧，只要我的孩子们活着就行。"于是玛黑在这个声音发出的地方切开了一个孔。葫芦里爬出来四个人：第一个是布朗族的祖先，第二个是汉族的祖先，第三个是傣族的祖先，最后一个出来的就是基诺族的祖先。这就是他们关于那次大事件的传说。至今，基诺人仍然纪念葫芦里的老妇人，他们都是她的后代。每逢节日宴会，他们都会摆放一碗米饭，请阿披考考共餐。这就是大洪水的故事，无论哪个基诺人都会告诉你故事就是这样的，前提是他们愿意为你敞开大门。

第十九章　勐龙

回到景洪，我奢侈地洗了个热水澡，在宾馆的阳台上计划下一个行动。我已经去过了景洪北边和东边的地区，下面该去探索景洪以南的地方了。我拿定了主意，第二天早上便登上了南行的汽车。与东部山区不同，南部地区有大片种植着稻谷和甘蔗的平原，穿插在铲除了原始植被、种着橡胶林的丘陵之间。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十几个傣族村寨和几个只有一条马路的镇子。两个小时后，汽车抵达了终点站：勐龙镇，也叫大勐龙。

勐龙距中缅边境只有8公里，当地的傣族和爱伲人可以不用办手续自由出入边境，而汉人和外国人就只能到此止步了。所以，我只能去县城北部的一座小山上参观勐龙的黑塔。傣族信佛，他们的塔都很简单——　至少我参观过的都是如此。“文革”期间所有的佛塔都被破坏了，重建的那些都是用混凝土砌成，镶嵌着镜片，

粉刷得红红绿绿的，花里胡哨、华而不实。

勐龙的黑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它已经褪色不少。尽管它高达27米，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塔，也并未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佛塔周围的矮墙，像一条长龙，蜿蜒起伏的龙身使得这个本来世俗的地方变得庄严神圣。

看过勐龙的景点，不过如此而已。我在从景洪来的大路上步行两公里来到傣族村寨—— 曼飞龙。这一地区大部分的城镇和村寨名字都以“勐”或“曼”开头。在傣语中，“勐”指一个城镇或一群寨子，“曼”指的是一个寨子。如此说来，我走进的是飞龙寨，沿着一条土路穿过寨子，向寨后的小山爬去。路上，我在一个大佛寺驻足。寺里面住着几十位僧人，可是没有一位会说汉语，所以我继续攀登到达了山顶的佛塔。

这是西双版纳最著名的佛塔，称为“曼飞龙白塔”。白塔初建于1204年，后经多次重建，看起来最后一次重建就在不久之前。和黑塔一样，塔身以混凝土建成，外涂白漆，以黄色和红色点缀装饰。塔身旁边还有一座佛寺，但是香客们都在塔基处磕头祭拜。近前仔细一看，塔是建在一块巨大的圆石之上。我走到巨石的西南角，注意到座台上有个罩着玻璃的壁龛，上有小孔供人们塞入捐赠的钱。我朝里面望了望，发现了人们在此祭拜的缘由。这是佛祖的脚印。对，就是佛祖的脚印。传说佛祖施展法力，从印度巡游来此，在巨石上留下了脚印。中国各地及缅甸、老挝和泰国的佛教徒都前来朝拜佛祖留下的脚印。根据旁边牌子上的说明，佛祖在62岁时访问这一地区并留下了脚印。

根据《贝叶经》记载，佛塔本身于1204年建成，但在小乘佛教寺庙里见到佛祖脚印并不足为奇。佛教作为有组织的宗教，在佛教发展的初期并没有佛祖的塑像，因为人们觉得人形雕塑无法代表佛祖超脱众相的教义。因此，弟子们就用他的脚印代表他对尘世的超越。早期佛寺里唯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佛祖的脚印。我加入了白塔基座壁龛前的朝拜者队伍，躬身祭拜，头顶上有上百条旗子猎猎作

响，像是在齐声祈祷。

曼龙飞塔

出门的时候，看护佛塔的一位傣族妇女告诉我，附近一个村寨里几个小时后要庆祝盛大的佛教节日。我突然回想起几天前我遇见几个年轻僧人往竹筒里填火药制作烟火的事。我正好赶上了放焰火的日子。佛教节在附近的曼坡寨举行，看塔的妇女给我指了路，我便下山来到勐龙至景洪的大路上，向北走了3公里到了曼飞龙后寨，然后右转拐上一条新建的道路，穿过一片稻田。

这时刚过中午，人们在每年阴历的第二个月圆之日过节，但是庆祝活动并不是等到月亮出来才开始。曼坡寨离大路约有一公里远，但我离得老远就听到了乐曲之声。几千名寨民早就聚集在寨庙那边一片宽阔的草地上，还有更多的人络绎不绝地从我身后赶来。

到曼坡寨之后，我经过一群当地妇女的身旁，她们正在卖各种各样的熟食，大部分是油炸的或是糯米做的。我停下来，享用了一些美食，然后穿过小吃摊，加入了围拢着两组舞蹈队的人群。每个舞蹈队都围成一个成对的圈子，姑娘在

里，小伙在外。一队是已婚男女，另一队是未婚男女。圈子的中央是敲锣打鼓的乐队，略显笨拙的男人和身姿优美的妇女组成圈子围着乐队缓慢移动，往前走三步，再往后退一步，如风中杨柳般挥舞着双手。

除了跳舞奏乐，每隔一会儿，舞蹈场地边上搭起的竹架发射台就发射一枚烟火。几天前，我见过几个傣族僧人往竹筒里填火药制作烟火，而曼坡寨里堆了足有百余枚烟火。制作方法就是把填满火药的竹管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前面糊上泥巴保持平衡，尾部挂一串鞭炮作引信。

庆祝佛教节日

烟火和跳舞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月亮升起。月亮刚刚接替了太阳值班，大家就开始分别回家吃晚饭睡觉了。最后一班车早就从公路上开走了，一位村民邀请我去他家，款待了我一顿水牛肉晚餐，主人说傣族人逢年过节才吃水牛肉。我一直没搞明白那天是个什么重要节日，只知道是纪念一个很久以前住在西双版纳的有名的僧人，全地区的人在每年阴历的第二个满月之日，聚集在某些村寨举行庆祝活动，总共持续三天时间。由于是个佛教节日，没有喝酒，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头脑清醒得很。谢过主人后，我走回到大路上，搭了一辆卡车，坐在后车厢里到了下一个镇子，最终赶上了一辆客车回到景洪。回去后我又研究了几个地方，喝了几瓶冰啤酒，余下的时间恢复体力，计划下一次探险。

傣族民居

第二十章　茶

景洪的东、南、北三个方向我都去过了，接下来该去西边了。第二天上午，有一班客车开往我要去的方向，至少能到我的头两个目的地。这趟车走的是茶之旅。客车先沿着大路西行35公里，然后转弯行驶8公里到乡下一个叫南糯山的小寨子，那里长着一棵中国人所谓的“茶树王”。

大多数茶树都种得贴近地面，便于采摘茶叶。而茶树王接近6米高，植物学家估计其树龄超过800年。30年前茶树王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茶是从西双版纳或缅甸边境那边引入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据我已经去世的朋友约翰·布洛菲尔德说，中国人早在1700年前就开始饮茶，他们把茶叶煮开当滋补品喝。直到大约1000年前，茶才作为饮品取代了其他草本冲泡饮料。后来，种茶技术传遍了中国，但云南茶叶在保健方面仍被认为是最好的。许多老年人坚持每天喝一壶普洱茶。普洱是昆明到景洪路上经过的一个市的名字，那里曾是各种西双版纳茶叶运往西藏和其他地区的集散地。后来普洱就成

了这个地区出产的茶叶的代名词。但是普洱茶的老家其实在南糯山一带，游客在此可以观赏到800年茶叶种植历史上留下的孤独的幸存者。在此提醒一下，茶树王的桂冠十年前就被摘掉了，因为研究人员在勐海西部的大黑山又发现了一棵高达34米的野生茶树，推测其树龄为1700年，是茶树王的两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00年前茶叶才从这一地区引进中国其他地方，而最早的茶叶居然是从野生茶树上采收的，比如大黑山的这一棵。

茶树王

可惜大黑山位于中缅边境，这一地区不允许外国人参观，除非你先经受一番官方的盘查，再递上一笔数目可观的现金。但勐海却是个开放的县城，也是茶之旅的最后一站。大多数外国人在勐海匆匆而过，只是为了换乘客车或搭车离开县城。但因为它是该地区的茶叶生产中心，我便加入了茶之旅，去品尝香茶。最有名的茶自然是普洱，它具有一股独特的陈香味，但勐海也出产红茶和绿茶，甚至有一种叫银针的白毫茶。我挨个品尝，买了好多，直到背包里装不下。然后，我结束了茶之旅，走到路边，乘上了下一班西行的汽车。

16公里之后，我在景真寨下车，西双版纳最特别的佛塔— —景真八角亭就坐落在此地。塔建在一个人工小山的山顶，和大多数佛塔不同，它既不是圆形，也不是方形，而是一座八角塔。建塔的材质也多是木头，而非石材。这座八角亭真

是一个建筑杰作，当我用望远镜仔细地研究从塔身一直到20米高的塔尖之间雕刻的艺术图案时，我对此更加确信无疑。根据院子里的标示牌，得知此塔建于1701年，“文革”中被毁，不久前刚刚重修过。

山顶上还有一个木结构的佛寺，几个小和尚坐在殿外的石阶上拨弄着打火机，等着老和尚叫他们进去听课学习佛法。佛寺和八角亭之间的空地上，长着一棵空心大树，仍在吐出新绿。我问小和尚们这是一棵什么树，但他们自顾玩着打火机，毫无反应。跟这棵空心树一样，佛教在西双版纳仍在吐枝发芽，但我不知道究竟会结出什么果。

景真八角亭

我对这棵树的好奇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下山坐在石阶上听卖门票的大妈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座塔原来位于景真寨的外面。很久以前，景真寨的头人有个女儿叫南慕罕，南慕罕的父亲把她嫁给了西边几公里外勐遮寨头人的儿子召罕。勐遮的头人贪婪无比，打算发动一次偷袭霸占景真寨。可是，召罕偷听到其父的计划，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南慕罕却无法通知自己的父亲，因为勐遮头人禁止任何人离开庄园，以防计划泄露。南慕罕可是个聪明的姑娘，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藏在一只干葫芦里，葫芦外写上父亲的名字。夜里，她把葫芦扔进了流经勐遮到景真寨的河中。果然，第二天早晨，景真寨一位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妇发现

了葫芦，把它交给了头人。头人打开葫芦，得知了邻寨头人的阴谋企图，勐遮头人来犯时，被一举击败。

我问卖门票的大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她说从前勐遮寨外的路边上立着一块纪念碑，但很久以前就不见了。可是，语言和思想比石头更持久，她告诉我，过去两百多年来，景真寨和勐遮寨的村民一直在传诵这个故事，把它编成了一首歌，叫《葫芦传书》。

我谢过大妈，考虑着下一步行动。我要返回勐海，结束一天的活动，在当地招待所住一晚。由于我去的那天是周六，而西双版纳最著名的圩场每个星期日上午在勐海南边的勐罕镇举行，于是我决定去赶圩。第二天早上，我登上7点出发的早班车，8点就赶到了圩场。我和几千名群众一起挑选着商品。有几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两美元一件的手织傣族棉布筒裙，一美元一包12支的缅甸香烟。我去过广西北部大山里的瑶寨，但是这些瑶族人住在附近中缅边境的大山里，显然不那么容易管理。

据客车司机说，勐罕的星期日大集名不副实。他说西边塔鲁（音）的星期日大集更好一些。但是塔鲁位于边境，不对外国人开放。照他的话说，最火的进口商品是泰国的尼龙蚊帐、裙料和化妆品，而最受欢迎的出口商品是热水瓶、塑料鞋和打火机。

去赶圩的妇女

第二十一章　布朗族

边境地区居住着好几个我还没有拜访过的少数民族，其中之一便是布朗族。可惜边境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我无奈只得转身返回勐海。这些地方中我本想去探访的一个就是布朗山 —— 布朗人居住的古老家园。

据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有82000名布朗人，大部分住在勐海东南部的山区中，住在布朗山中或附近的人口最为密集。布朗人很久以前就住在这一地区。根据中国历史资料记载，他们的祖先早在2000年前就住在这里。

几个世纪以来，布朗人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傣族）和睦相处。他们的大多数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都与傣族相似。比如，布朗族原先没有自己的文字，于是他们派自己的后生去傣族寺庙里当和尚，在那里住上几年学习傣族文字。他们的大多数宗教节日与傣族节日完全一致，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关门节和开门节（ 关门节，是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的传统节日，时间在傣历九月十五日（在农历六月中）。节日来源于古印度佛教雨季安居的习惯，类似中原佛教的“结夏”。历时三个月的传授佛法

结束的那一天（即傣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便是开门节。——编者注 ），这两个节日都和2500年前佛教的早期发展有关。

在古印度，夏天雨季来临的时候，佛教徒有三个月的夏安居（ 夏安居是佛教用语，谓僧众在夏天（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禁止外出，而应专心坐禅修学，又称坐夏、雨安居、夏竺、结夏、九旬禁足、结制安居。——编者注 ） 集中修行，而傣族和布朗族按照他们的世俗需求对其加以改进。从七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村民们除了在当地赶圩外，哪儿也不能去。实际上，这段时间不仅是雨季，也是农忙季，每个人都得照料田里的庄稼。布朗族唱着傣歌庆祝关门节，又唱着傣歌把他们的大门打开。布朗族和傣族是两千多年的好朋友。

当然，我只能对布朗山作一次假想旅行了。当局不允许外国人私自入山，除非取得许可证并有导游陪同。这一次我也决定不再自己偷偷溜进山。因为我根本就没打算那么做。布朗山是蟾蜍族（ 在布朗族的传说中，人是由蟾蜍变成的。——编者注 ） 的古老家园。对，就是蟾蜍族。

不过，也许你听说过他们的故事。很久以前，雨神帕雅天整整7 年未给布朗山施一滴雨，最终蟾蜍们再也受不了了，其中一只就上天与帕雅天大战一场，结果惨败并被扔出天庭。可是，这是一只不屈不挠的蟾蜍，他找到朋友白蚁求援，白蚁答应帮忙。于是一天晚上，蟾蜍骑在白蚁背上飞回天宫，偷走了帕雅天的武器。第二天他们向帕雅天发起挑战，要求再战一场。这时，帕雅天发现自己的武器不见了，只好认输，并承诺每年都降雨下来。

可是，蟾蜍飞上天之前，为了轻装上阵，把皮脱下来放在了家里。他妻子以为是一件破旧脏臭的袍子，在他得胜回家的同时，把他的皮扔进了火中。蟾蜍变身成了人，也由此成了布朗族的祖先。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无法前往的那座大山里。既然不去布朗山了，散圩后我回到勐海，决定返回景洪，但在途中稍作停留。我决定再去参观我听说的另一个寨子。回景洪的半路上，我在流沙河边的一个地方下车，河对岸就是爱伲村寨班拉

（音）。河上有座桥，但只有两根竹子那么宽，幸亏还有根绳子可以抓，我走钢丝般越过了流沙河，脚下是汹涌混浊的河水。

班拉是个典型的爱伲村寨：土路、木楼、体型硕大的肥猪和个子矮小的村民。只有一样很特别，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种着一簇簇的兰花。这使得寨子焕然改观。村民很热情，其中一位村妇邀我去她家喝杯茶，我坐下来学了几句爱伲话，其中一个词是“奥玛拉那”，就是黑米的意思。

我在景洪顿顿吃黑米，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米饭。它有一股坚果的香味，我可以不就菜干吃。地方政府也意识到黑米的特别之处，听说把它带出西双版纳是违法的。我的爱伲主人听我这么一说，转身离开，几分钟后提着一袋子“奥玛拉那”种子回来了。我真没打算做一个种稻谷的农民，可我无法说“不”。同样，我也无法对她拿给我的刺绣说“不”。

我就这么背着黑米种子和爱伲刺绣回到了景洪。之前访问过景洪的人把这个城市比作“很容易相处的热带穷乡僻壤”。那种形象已成为历史了。新建成的机场每天从昆明运来几千名游客。几十辆长途汽车在蜿蜒绵长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两天，带来更多的游客。但即使景洪大兴土木建设新的宾馆，到了四月份仍然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四月中旬，傣族庆祝旧历年结束，迎接新年。这就是汉人所谓的“泼水节”，那时城里找不到一间客房，甚至行程达两天的长途汽车上都找不到空位。

至于所有这一切热闹兴奋因何而起，我还是先讲个故事吧。很久以前，人类刚开始在这一地区居住时，世界由一个恶魔统治。恶魔有7个妻子，最小的妻子非常痛恨丈夫对她的族人施行的暴政。一天晚上，她把丈夫灌醉，假装关心他的身体，找出了他的致命之处，那就是他的脖子。恶魔睡着后，妻子拔下他的一根长长的白发，绕在他脖子上，用尽全身力气一勒，恶魔的头颅被齐根切掉，滚落在地上。但是，那头颅掉下后却开始喷涌血与火，并四处蔓延。她喊来其他的妻子们一起往头上浇水，冲刷污血，扑灭火焰。就这样，她们终于把自己的人民从恶

魔的邪恶统治下解救出来。从此，傣族人就以互相泼水的方式洗掉过去一年的罪孽。

这就是泼水节的来历，每年四月中旬左右，整个西双版纳都来庆祝泼水节，而这恰好又是傣历新年的伊始。后来，当地政府认为，泼水节的日期不能每年变来变去，于是几年前就规定，每年四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为傣族泼水节。我到的时候，离泼水节还有好几周时间，再说，我还得继续赶路，所以我就只能动身离开了。

我没有乘坐路程达两天的长途汽车，而是直接奔向机场。我早先订了飞往昆明的机票，打算继续往北去大理。看一下地图，你就会注意到，景洪到大理有一条公路，但坐长途车要三天才到，　而且外国人还不能走那条公路。我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我候机飞往昆明时，遇见一对荷兰游客。他们试图从景洪搭车　　去大理，但半路上被警察抓住，在拘留所关了几天，又被遣返回景洪。外国人想乘汽车出景洪只能乘坐去昆明的那趟行程达两天的汽车。所以，我乘当天下午的飞机离开西双版纳，在春城的茶花宾馆又住了一晚。

第二十二章　彝 族

第二天上午，我在昆明长途汽车站重新开始了我的北上旅途。我买了去大理的车票，汽车准时出发，不久就行驶在中国西南地区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可惜这段路只有35公里，到安宁县就截止了。

安宁县是安宁温泉的所在地，自2000年前引起游人的注意后，就一直被旅行者列入他们的日程之中。我走的这条路，就是曾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一段。虽然“南方丝绸之路”从未像穿越中亚的“北方丝绸之路”那么有名，但商人和僧侣也曾在此川流不息。大部分在安宁停下来泡温泉的旅人都要去安宁东边的法华寺或温泉东边的曹溪寺拜佛。我的旅行指南书中说，曹溪寺有昆明地区仅存的宋代建筑，里面的佛像可追溯到宋朝。还有一点让我很好奇，书上说佛殿的屋顶上有个洞，可以照进月光，每隔60年月光正好照在佛祖的额头上。

可是我坐的汽车并不在安宁停靠。昆明到大理有400公里远，司机一心要在天黑前赶到那里。实际上，我们这一路所作的停留，除了下车“方便”，就是在楚雄吃

午饭那一次。楚雄是彝乡的中心，彝族是云南省最大的少数民族，有300多万人口。彝族最大的聚居地就在楚雄周边的大山里。当同车的乘客陆续下车走进餐馆吃午饭时，我在街上溜达着走进了城里最大的书店，买了本小册子，讲述的是彝族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

根据彝族传说，或至少按书中的说法，人类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显然是一次试验。神创造了胸口正中长着一只眼睛的人。但是这些早期的人类太笨了，不知道怎样种菜、种粮食，甚至不知道怎么生小孩。最后神厌倦了这种试验，降下一股热浪消灭了这群独眼人。

第二个时代，神又试造了两只眼睛的人类模型，不过两只眼睛一上一下竖着排列在头部正中。长着两只眼睛的人类聪明多了，他们摸索出了怎么生小孩，就开始像兔子一样繁殖起来，甚至兄弟姐妹之间也生孩子。但他们总是为了争夺配偶而打仗，神嫌他们缺乏道德，就降下洪水要把人间冲刷干净。随着洪水上涨，神派一位特使下来查看竖眼人中是否有人值得一救。

正当特使搜寻这么一个人时，他被三兄弟抓住了。这三兄弟要他说出如何才能逃过这场洪水，否则就不放他。特使可不会帮助这么自私的人，他告诉老大要坐铁船才能从洪水中逃生。老大笑着去造他的铁船了，但他的两个弟弟仍然不放特使。特使就告诉老二坐铜船才是逃生的唯一出路，老二就去造铜船了，但他们还是没有给特使松绑。

老三并不像两个哥哥那么残忍，他放了特使。为表示感谢，特使送给他一粒魔法种子，瞬间结出了一个大葫芦，他让老三带着妹妹爬进葫芦里。他们刚爬进去，大水就冲进寨子，冲走了两个蠢哥哥，葫芦载着兄妹俩到了安全的地方，开始衍生一个新的种族。

几周前在西双版纳，我听过基诺族的传说，讲一对兄妹躲在一面大鼓里逃过了洪水，可是无法克服乱伦的禁忌，最终放弃了繁衍。但他们发现了一个葫芦，里面出来的四个人就是后来居住在那里的四个部落的祖先们。这是基诺族的传

说。彝族是这样讲的：洪水过后，竖眼的老三和妹妹爬出葫芦，发现人间只剩下他俩。尽管乱伦是大忌，他们总得生孩子啊。开始几次都失败了，最后，妹妹生下来一个葫芦，打开葫芦一看，里面有36个孩子，都长着和你我一样的平行的双眼。这36个孩子分别成了不同部落的祖先。我快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同车的乘客鱼贯走出饭馆，爬上汽车，并招手喊我上车。

第二十三章　鸡足山

章

说话间回到车上，车子一路盘旋着开上高原，又驶过广袤的平原。时值三月下旬，到处是深浅不一的红褐色田野，间或有一片绿色的冬麦田或黄色的红花地。傍晚时分我们穿过长运平原（音），农民在这片红土地上辛勤耕作了三千多年。

“二战”时期，这片平原上有个简易机场，飞虎队当年飞越“驼峰航线”（“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的一条主要空中通道。航线所经山脉高低起伏，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编者注）时就在此停歇，卸货加油。现在旧跑道正在修整，准备起降客机。通航后昆明到大理的行程可以从10个小时缩短到不足2个小时。但汽车上没人说得清什么时候机场才能启用。一条新的高速公路也在建设中，预计能把行程缩短到5～6个小时，而我们当时得花近10个小时。

我终于来到了大理，其实不算是真正的大理。一千年前的古大理还在往北几

千米外的地方，那里现在叫大理镇。我到的是所谓的大理市，这是新取的名字，以前这里称作“下关”。城里有一半的招牌还写着“下关”，所以我猜是刚换了名字。（“下关”为镇级行政单位，是大理民族自治州下辖大理市的政府驻地，并非旧称。——编者注）来到了下关，走在大街上，寻找着下榻之处。我招手叫了一辆三轮车，不一会儿就到了洱海宾馆。

大理古城门

鸡足山

宾馆比较老旧，但仍是下关最好的住处，至少在1992年如此。房间极其宽敞，提供洗衣服务，每晚都有热水洗澡，而且位于远离马路的一个大院里。宾馆甚至还配有医生，我那天感冒了，不太舒服，尤其是刚坐了10个小时的长途车。医生来到我的房间，给我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穴位按摩，还给了我一些药。第二天，感冒就好了。50元人民币，差不多10美元，这是我在中国做过的最贵的按摩，但每一块钱都花得值。

刚才我忘说了，一到下关，我就去汽车站买了第二天上午去宾川的车票。宾川以前不对外国人开放，但我去时已经取消了限制。我把包放在宾馆，告诉他们我两天后回来。出了门，一辆三轮车正等着我，我提前十分钟赶到汽车站，还来得及吃一顿“饵块”。饵块是下关的特色食品，我在中国其他地方没见过。它外层是面，捏成半月形，约六英寸长（约15厘米），有点像酥皮饼或大蛋挞；里面裹着炸馅和黑芝麻酱，还有两样我不认得。饵块很适合作早餐点心，我原本想再多买两个在路上吃，但长途车不等人，而下一班车中午才发。

出发的情景令人难忘。车站停车场上一溜停着六七辆客车，显然都是同一时间发车。车站的铃声一响，客车一辆接一辆地开动，全体工作人员立正站在停车场中心，目送客车离开。所有司机一起鸣笛，我们在渐强的喇叭声中驶出车站，开上大马路。我们出发了，去宾川，在糟糕的公路上向东北行驶70公里，就到了鸡足山的门户之地。可别被名字蒙蔽了，鸡足山是中国西南部最负盛名的朝圣地。再当一回朝山的香客，感觉真好。

汽车在下关南边拐上一条窄窄的圆石路，一路轰隆隆地穿过齐膝高的大豆和冬麦田，路边果园里花满枝头，偶尔掠过白族村寨，他们的传统民居基座是齐胸高的花岗石，二层是木料所建，粉墙黛瓦，煞是好看。

白族在云南西部地区世世代代居住了三千多年，一代代统治这一地区的白族王国为中国西南地区提供了最先进的早期文明。从白族村寨驶过，如同驶过富庶的汉族农村，只是白族妇女仍然穿着传统的服装：绣花围裙半遮住长裤，长袖白

上衣外罩蓝色斜襟坎肩，头上缠着绣花的长帕子。给人的印象朴实又优雅，而她们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

汽车爬过了白族田野和村寨，又接连翻过几个光秃秃的山头。从下关出发两小时后，汽车驶进了宾川县城。宾川是古代白族早期文　明的中心之一，但对我来说，只是过路转车的一个小城而已。当我得知去鸡足山的下一趟汽车3小时后才出发时，沮丧之情可想而知。

宾川唯一算得上景点的地方是县城中心的环形路口。我坐在那儿，观望着农耕机械和摩托车来来往往，无聊极了。后来，我沿街走到每周一次的圩集，跟几个正往车上装农产品的卡车司机聊了几句。真巧，其中一个司机要去的地方就在鸡足山的半路上。于是，我和十几个白族村民坐上了装有一吨多蔬菜的后车厢，几分钟后，我们上路了。

每隔一段时间，卡车就要停下来卸菜，这让我有机会观察几项农村里的活动，其中就包括建房子的各个不同阶段。最有趣的是白族人砌墙的过程。他们先在石头房基上放置一个木制的墙架子，然后往里面填泥，再把泥夯实夯牢。做完一层后，把架子上移，再重复同样的过程。墙体垒完后，在外表抹一层灰泥，然后粉刷成白色。这样砌成的墙看起来和水泥一样牢固。

卡车在甸头村（音）把我和其他人全部放下。那天是周二，也是甸头村的圩日。圩场上挤满了山上下来的村民，各种商品都有。有个人走过来要卖给我一只猫头鹰，他开价30元，也就是6美元。我问他我买一只猫头鹰来干什么。他说："吃啊。"我看了看猫头鹰，猫头鹰看了看我。还是我先眨了眨眼。

除了甸头村和邻寨的当地白族村民，圩集上还挤满了包着黑头帕的彝族人，他们从附近的山中来此卖柴火、草药及兽皮。他们的驴子就在圩场的外边，等着驮回煤油、食用油和农具等。咦？这是件什么东西：一个金属盒子，和一个老式收音机差不多大，安着几个红灯，几个按钮，还有一个开关。顶上有个牌子写着："灭鼠器，　开关一开，老鼠玩完。"显然，这个玩意儿能发出高频信号，即使

不致命，也能让老鼠心烦意乱。不过它很有可能只是把老鼠赶到隔壁邻居家里去了。可是，彝族村民上哪儿接电呢？也许他们村里有人有发电机吧。

逛完圩场，我沿着土路往回走。正巧有一辆满载农产品和白族村民的卡车要去沙址村，村子就坐落在这条路尽头的鸡足山脚下。我问能否搭个便车，有人伸手把我拉上车，几分钟后我们就出发了。这条路可难走了，司机必须不停地减速缓行。当地农民把路拦腰挖开，引水灌溉农田，根本不考虑机动车通行的问题。卡车压过这些沟渠时，得像蜗牛一样爬行，以免震坏轮轴。还好，一小时后我们就到了。开始我说是搭个便车，但实际上还是付了钱。其他村民也都付了钱，这毕竟是一种比较便利的交通方式。这条路上的公共汽车发车的频率和一日三餐差不多。说到吃饭，眼下就又到吃饭的时间了。

我付了5元车费，沿着泥泞的道路往沙址村走去。在通往村里的道路两旁有一些小饭店，我决定在在这里吃午饭。与我在其他旅游景点见过的饭店不同，这些白族饭馆地方不大，桌椅布置在露天里，周围像个小花园，和我在其他圣山脚下见过的商业味浓厚的饭店有着天壤之别。我选了左侧一家养着几十盆天竺葵、金鱼草、蜀葵和石竹的饭馆。还真选对了，这顿饭着实令我难忘，最出彩的菜是腌野猪肉片炒鸡蛋。野猪肉比我吃过的最好的加拿大培根还香。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阿斯泰利克斯的朋友奥贝利克斯（两人均为法国系列漫画《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中的主人公。——译者注）总是赞美野猪了。整顿饭，加上一大盘蔬菜、汤和米饭，总共才花了12元人民币，只不过2美元多一点。

我和饭馆的白族老板娘聊天时，看见她家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鸡足山风景画，上面标着“文革”前遍布山上的108座佛寺及大殿的位置。我问她如今还剩下几座，她说：“3座。”鸡足山曾经是中国西南最著名的佛教圣地，虽然遭到了红卫兵的破坏，如今仍然吸引着大批新的朝山者，他们雇车从昆明甚至成都等地源源不断地前来拜佛。显然，我来的时候是淡季。我开始登山时，没遇见别人。天色已近黄昏，不知道那3座佛寺隐身何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此山被称为“鸡足山”，但我打听过的人都说山名取自山岭的形状，看起来像一只大公鸡的爪子。显然公鸡的腿和身子都在山峰之上的云雾深处。顶峰海拔3320米，相对高度1900米，山路一直通向山顶。饭馆老板娘说徒步登山要花五个多小时，跟骑马上山差不多的速度。当然，骑马的话就轻松多了。我在入口处经过了一队马和骡子，都配着鞍子，只要20元人民币就可以把香客驮上山。我考虑了一下，价钱倒不贵。但是这是座圣山，值得我为之流汗。不一会儿我就为石阶献祭上了微不足道的几滴汗水。

石阶的间隔很奇怪，肯定不是按照常人登山的步伐的。间距和高度更像是为马匹考虑而建的。我步履沉重地向上攀登时，经过一位老汉的身旁，他正在路边挖排水沟，以防雨水冲垮山路。他留着长长的胡子，没穿上衣，冲着我咧嘴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他说我最好抓紧点，不然到不了祝圣寺雨就下来了。我抬头看看，天空一片湛蓝。我问他怎么知道要下雨，他说他能闻到风中的雨味。我抽了抽鼻子，只闻到自己的汗味。

一个小时后，祝圣寺映入眼帘。山路平展开来。平地上有一棵古老的空心树，底部用作了佛龛。我燃香祭拜，抬头望望老螳螂是否还在。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只螳螂栖在这棵树的树枝上。它可不是普通的螳螂，它身形庞大，能变化成人形，而且通常变化成一个美女。鸡足山中天气变幻无常，很多独身的游人经常到树洞里避雨，尤其当树洞里有美女引诱时。但是他们一进去，美女就一把钳住他们，吸干他们的体液。

这样过了许多年，直到700年前的一天，一个名叫居诚的和尚听说了螳螂害人的事情，决心除掉它。他来到大树前，装扮成美女的螳螂像往常一样正等在里面。但是居诚没理她，在树洞里坐下来开始诵经，或者说念神咒。美女立刻变回螳螂原形。螳螂企图掐住和尚的脖子，但是和尚又念了一道咒，螳螂头晕眼花，瘫在地上。螳螂醒来时，和尚还没走。螳螂便磕头求和尚收它为徒。它跟着和尚潜心学习多年，终于得悟。但我不会念咒，所以我速速鞠了一躬，马上抬头望向

树枝，只是以防万一罢了。树上并没有什么螳螂。但是我抬头仰望时，天开始下雨了，老汉预报得真准。我无心流连，急忙沿山路向祝圣寺攀登。

祝圣寺

几分钟后，祝圣寺到了。祝圣寺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它的前身　是迎祥寺。我前一年在江西旅行时，访问过云居山，虚云老和尚120岁时在那里圆寂。虚云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人，是20世纪最著名的禅师。1904年他来到鸡足山，有心重兴鸡足山。为了重修寺庙，虚云开始接待四方朝山者，还亲自外出募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虚云赴京请领清宫内务府所刊的藏经《龙藏》，不久得到光绪皇帝的恩准，除钦赐《龙藏》外，还御赐紫衣、钵具、玉印、赐杖等，同时对迎祥寺加赠名为“护国祝圣禅寺”。

进到寺院里，路过两棵雪松、两尊和树一样高大的木制护法神，我来到前院，里面有一棵开花的樱桃树。之后我进入大殿，在那里遇见了住持。住持是位慈善的老者，我待在寺里那段时间，他一直忙个不停，显然他事务繁多，还要照料客人。他邀请我在寺里过夜，我高兴地答应了。到山顶还得攀登4个小时，而当时已经是下午4点，　我不能确定后面的路上还能否借宿。住持把我领到一间房，给我一暖壶热水，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能在下午喝上咖啡真难得。大约6点钟时，他来叫我吃晚饭，我享用了一顿不错的素餐。那天晚上，在寺里的钟声和风声的

陪伴下，我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早早出发了。从祝圣寺到山顶还要爬4个小时，我希望到达山顶后，黄昏时能再返回祝圣寺。至少我是这么计划的。但不久我就分了心。刚过寺庙300米，我离开大路，按照一个牌子的指示走下山坡来到一个亭子。从这里放眼望去，玉龙瀑布一览无余。很久以前，一个叫智光的和尚住在鸡足山上。智光可不是个普通的和尚，他有法力，还结交了许多神仙朋友。

一天，智光下帖邀请朋友赴宴，受邀者中有一位朋友是玉龙雪山之王，大王带来了他最小的女儿玉龙。玉龙的父亲与智光及一干神仙朋友享用着山珍海味。在他们谈论着上天入地的见闻时，徜徉在森林里的玉龙公主来到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美丽的景色。临走时，她问父亲能否让她多待一阵子，父亲答应了。智光送给她一块地，她从此再也没回到北方雪山上她父亲的宫殿。她日日随风歌唱，伴花起舞，并动用法力在附近大修庙宇殿堂。她越变越年轻，越变越漂亮，最后化身为一条清澈的小溪。1000年之后，我凝望着她纤细、优雅的身姿化作轻雾，又在玉龙瀑布下再现妩媚。

从这一番清晨梦幻中醒来，我返回山路上，发现自己又被前边的美景迷住了，路两旁是一片杜鹃花的海洋。盛开的杜鹃花，有的如灿烂朝霞，有的似丹唇烈焰。我驻足细看花朵，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摘下一朵，因为这里还是自然保护区。没看多大会儿，前边山路上窜过一只野兽，消失在丛林中。那只野兽比狗大，比羊小，长着尾巴和鬃毛。我猜可能是我在山下吃过的那只野猪的近亲或者朋友。看来，野兽怕我更甚于我怕它，我耸耸肩，继续往山上爬。两边的针叶树和阔叶常青树遮天蔽日，还有成百上千盛开的红杜鹃和粉的、白的、黄的映山红。三月下旬，山中景色美不胜收。沿着缤纷的花瓣铺就的地毯前行，我遇见一位穿栗色长袍的西藏喇嘛从山上下来。他走近时，我念了一遍藏传佛教的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意思是“莲花中的珍宝啊”。他回了一句更长的咒语，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但他说可保我一路平安。他说他从小当和尚，在青海省的塔尔寺住

了多年。我告诉他我前一年探访黄河源头时去过塔尔寺，那是一次艰苦的旅行。可这会儿我突然觉得到达黄河源头似乎是件很容易的事。他说他已经94岁了。94岁啊，他刚刚徒步登上了3320米的鸡足山顶，现在又徒步下山，连气都不喘。唵嘛呢叭咪吽！

告别藏族僧人后不久，我来到了慧灯庵。慧灯庵就坐落在峰顶之下，在此可以看见峰顶高耸入云。有人在庵前放了几张竹躺椅，供游人在最后的冲刺前歇脚，同时可以观赏一下顶峰和山顶上的佛塔。景色很美。慧灯庵比祝圣寺小多了，但庵里却有十几间接待香客的客房，我想如果我有机会再游鸡足山，我会住在这里。沿山脚下的山路到此只需两个半小时，氛围又是如此亲密，如果我可以用“亲密”这个词形容一座尼庵的话。大门外还有几间棚子提供茶水和简单的饭菜，比如野猪肉和蘑菇等。

在此小憩后，我加把劲开始向峰顶攀登。路上，经过了一队骡子，正驮着砖头和粮食在崎岖的石阶上艰难地跋涉。走了不到一小时，我来到了铜佛寺的遗址，走进了用钢筋和砖头重建的小殿。里面有个年轻的和尚念诵着《观音赞》。他没注意到我的出现，于是我又退出来。殿左边有个牌子，写着山上另一个著名景点：华首门。牌子指向一条旁道，我沿着它穿过了一个狭窄的拱门，看见另一个牌子，上写：风光在前。我又跌跌撞撞地爬了几步，发现自己正与那道永恒之门面对面。可是，这扇门大出我所料。原来它是一面黑色崖壁，由岩石的天然断层形成了一扇门。这里就是迦叶最后现身之地。

迦叶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传说他于2400年前来到鸡足山。为了说明迦叶的重要地位，我有必要从头讲起。大梵天王献给佛陀一枝花，请佛为众生说法。佛陀接过花，把它举在手中。一干信众和弟子茫然不知何故，唯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这就是禅宗的起始：以心传心，以拈花微笑比喻参悟禅理。迦叶由此成为印度禅宗的第一代祖师。虽然没有史料证实，但据传迦叶在佛陀涅槃后来到鸡足山，在华首门崖壁下的洞中住了下来。迦叶来到此地后不久，有一天两个和尚上

山来，走到迦叶的山洞前，迦叶出来说他好几个月没吃东西了，问和尚是否有吃的。和尚说他们带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的，迦叶听罢转身回洞，石壁在他身后紧紧关上，自此他再也没有现身。两个和尚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在洞壁前痛哭，最终哭泣至死。崖壁下有一眼井盛满了他们的眼泪。听说朝山者舀水冲洗眼睛可以治好白内障及其他眼疾。我也用泉水洗了洗眼睛，头顶上的云彩破颜微笑了。

我抬头一望，佛塔就在头顶上，快到了。几分钟后，我气喘吁吁地来到塔前，我终于登上了山顶。佛塔边上有一座小庙和几座破旧的、 供游客过夜的私营招待所。

来鸡足山观光最大的一个亮点据说是看日出。天气晴朗时，游客可以看见西边洱海的碧水和北边5500米高的玉龙雪山的雪顶。但是我到的那天雾气弥漫，寒气袭人，我可不打算在山顶过夜。此刻的我饥肠辘辘。佛塔后边有一些小铺，看起来没那么破旧，我走进其中一间，要了一碗面。骡队中的一个车把式也在里边，他请我跟他一起喝一杯暖暖身子。他拿一个空杯子在一个大罐子里舀了一杯加木瓜片的粮食酒。我不知道酒里放木瓜的作用是什么。我尝了一口，火烧火燎。但这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很好。赶骡子的人说，他运一趟食品或建材能拿到10块钱，也就是2美元；送一个人上山能拿到20块钱。生计艰难，但至少山顶上还有期待。喝了几杯木瓜酒之后，我有身轻如云的感觉。

下山之前，我在金顶寺的小石头院里朝拜了高达40米的方塔（ 作者所说的方塔为楞严塔。——编者注 ）。这座塔可以追溯到7世纪中期，即佛教刚刚在鸡足山兴盛起来的时候，从那以后它一直是鸡足山的象征。拜完佛塔，我飞身下山，不到一个小时，就回到了慧灯庵。然后，我没有按原路下山，而是拐到一个旁道，去往“文革”中被毁的放光寺遗址。路上，我注意到有一只野鸡在树丛中蹦蹦跳跳。这只野鸡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野鸡。它宝蓝色的身子，长着白色的长长的雉尾。它看到我，一下就飞走不见了。几分钟后，我来到放光寺遗址前，寺庙已经掩埋在草地下。这个地方被红卫兵毁掉前，朝山者纷纷来此观看每年一次出现在寺顶上的神

秘佛光。

我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中云卷云舒。我把一路上的见闻都记录在录音机里。我不再用纸笔了。去年圣诞节，朋友弗雷德·戈福思送我一个录音机，我现在只用这个。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消失得如风一般快。但是有了小巧方便的录音机，我把每天的活动记录在磁带上，一盘能录两个小时。在放光寺，我甚至记录下云彩的形状。我看到有一朵云很像一只熊，就认定那是我早先在山路上见到的那只野兽。

方塔（楞严塔）

把我能记住的事情都录下来之后，我站起身来，继续沿着这条新路往下走。走到半山腰，山路伸向一片开阔的草地，几匹马正在草地上吃草。草地的那端有座石头建筑，看起来像是一座小庙，我便走过去，敲了敲门。过了几秒钟，一个小伙子出现在门口，他手里拿着一个步话机。显然，他不是和尚。他说他和其他三个人住在这里，负责保护山上的动植物不被人偷猎。他指指我耳朵后夹着的杜鹃花，说摘花是违法的。我告诉他是在路上捡的，而且事实确实如此。可是为了

保险起见，我刚一走开，就把花扔到了路边的小溪中。几分钟后，我在小溪汇聚的池塘里发现了那些花。我估摸着池塘够大，可以在里面洗个澡，于是就这么做了。我回到沙址村后，感觉跟出发前一样，浑身清爽无比。

已是傍晚，最后一班车早就开走了，离路边最近的一家饭店挂着一个牌子：欢迎外国游客。于是我进去坐下，主妇停止了打麻将，给我做了一盘难忘的西红柿炒鸡蛋加野猪肉片。我没忍心点野鸡肉。

就这样，我结束了鸡足山朝圣之旅。除了一位94岁的西藏喇嘛，我再没看见别的朝山者，只见过脚夫。这样的经历在中国很难得，整座山都属于我，而这还不是普通的山。我这样想着，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主妇把我叫醒，说该动身了。太阳还没爬上山呢，但是我没有争辩。我抓起背包，走出门外。她让我跳上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出发的卡车后车厢，两个小时后，我就回到了宾川县城，又过了两小时，我又回到了下关，吃上了饵块。

第二十四章　大 理

过去，下关只是一个军事要塞，控制着东去昆明、西通缅甸、北往西藏、南下泰国的交通。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它都掩盖在往北15公里外的大理古城的光环之下。但时过境迁，大理镇现在只是个偏僻的省内旅游地，而下关（实是大理市）却拥有近50　万人口，是云南西部最大的都市中心。从洱海岸边新建的博物馆足以看出这座城市的地位。我一边大嚼饵块一边决定去参观博物馆。饵块太大了，大得让你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往里填馅的。博物馆大厅里有一半是空荡荡的，展览的也全是些照片啊地图啊什么的。除了几座佛塔下面出土的铜鼓和佛器之外，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几处再现了当地少数民族生活条件的房屋内景，可是也没有任何牌子说明这是哪个民族的。我无心再看，打了辆三轮车回宾馆了。第二天早晨，我加入古城一日游旅游团，乘坐一辆满载游客的汽车，北行30分钟来到云南曾经的首府—— 大理古城。

大理也是白族的古老家园。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有150多万白族

人，80%居住在大理周围200公里范围以内。至于他们来自哪里，在此居住了多少年，白族人有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大地一片汪洋，巨浪滔天。一天，巨浪比平时更汹涌，浪头比以往更高，把天扯开了一个口子，两个太阳从窟窿里掉下来，在空中盘旋着，撞到一起，碰撞出的火花变成了星星。较小的那个太阳裂开，其外壳变成了月亮，内核掉入海中，海水开始沸腾，海里的龙王大怒，一口吞下太阳，可是太阳太烫了，龙王又把它吐了出来。太阳继续在空中盘旋，撞到了支撑着天的大山，裂成无数碎片。有的碎片划过天空变成了云彩，有的停在空中变成了飞鸟，有的落在山上变成了植物，有的落进山谷变成了走兽，还有的落回海里变成鱼儿，剩下的核落进山洞，一分两半：左边一半化成达博劳苔，即第一个女人；右边一半化成达博劳谷，即第一个男人。他们生下了十个儿子和十个女儿，他们的后代就是白族的祖先。

大理古城

据白族民间故事记录，达博劳苔和达博劳谷的十双儿女生下的后代于公元737年被一个南方部落统一，他们在洱海南岸离下关不远的一个叫太和的地方建都。但是不久这第一个都城即遭遗弃，他们又在往北几公里的大理建造了第二个都城。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自称“白族”，他们的王国称为“南诏”。也是在那个时候，汉族皇帝封白族国王为“云南王”。

随着时光流逝，南诏国开始扩张边境，南至越南和泰国，西至缅甸，东至广西，北至四川。南诏国持续了一百多年，到937年，一个大臣发动叛乱，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新王朝，仍立大理为都。大理国王朝持续了317年的时间，直到1253年忽必烈侵入西南地区。可汗率大军由北面进攻的同时，还派出部分军队到西面，乘羊皮筏子从金沙江上冲下来，从侧翼对白族的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从那以后，大理和云南其他地区就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从下关出发几分钟后，一日游团队来到了第一个大理古代遗址。路边300米处矗立着一座孤塔，叫作蛇骨塔。大多数佛塔都用来供奉古代高僧的舍利或法物，而这座塔是为纪念一个年轻人而建，当然这里边也有个故事。

很久以前，大理地区有一条人人谈之色变的巨蟒，它像鲸鱼那么大，我想可能是尼斯湖水怪的堂兄吧。它在洱海里游来游去，吞掉捕鱼船；它在岸边滑行，把躲避不及的牲口和村民吃掉。国王的士兵都杀不死它，所有人都无计可施。最后，一个叫段赤诚的年轻石匠提出一个计划，国王答应尽可能地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

段赤诚先让国王的铁匠给他打了一副特殊的盔甲，上面装着几百支利剑。他穿上后像一只箭猪。然后他大步走向洱海岸边，这时巨蟒正在打盹，他用手中的剑向巨蟒刺去，可是巨蟒身躯庞大，剑刺根本不管用，只是把它惊醒了。被激怒的巨蟒，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就把段赤诚吞进了肚中。这下可麻烦了，绑在段赤诚盔甲上的利剑划破了巨蟒的喉咙和肚肠，不一会儿，巨蟒就流血而死。不幸的是，等乡亲们把巨蟒的肚子剖开时，段赤诚已经死了。人们把他埋在附近的山丘下，把蟒蛇烧成灰，和着泥巴制成砖块，建造了这座塔，就是我们出下关去大理古城的路上经过的这座孤塔。

经过蛇骨塔后不久，我们又行经山脚下的另一栋建筑。据导游说，那里面有一块1200年前立的石碑，是南诏第一个国都的遗址。由于这是一日游，不是两日游，我们只是途经这里，几分钟后车子停在了南诏第二个国都—— 大理古城的南

门。

导游告诉我们，我们有30分钟的时间游览古城的城门和主街。但是，我们一下车就被十几个叫卖小饰品和假古董的白族妇女围住，不能脱身。她们追着我们，经过城门，穿过一溜卖大理著名的扎染布的商店，一路追到了市博物馆。这时，30分钟自由的游览时间已经到了，该回去上车了。

我们的下一站更难忘，实际上是我在大理最难忘的一站：古城墙北边有三座白塔，屹立在巍峨的苍山雪峰脚下。中间那座高69.13米，建于8世纪大理成为南诏国都后不久；左右两边两座小些的也有40多米高，是一个世纪后建成的。佛塔所在的寺早已被毁，但三塔保存完好，白色的塔身在如墨的群山和洱海上空的彩霞的辉映下熠熠闪光。

我们向北又行了二十余公里，去往一日游的下一站：蝴蝶泉。传说一对情侣曾经消失在清澈的泉水下，化为蝴蝶翩翩飞舞。这一次导游给了我们一个小时的自由游览时间，我们跟随她穿过一片卖扎染布的货摊，来到了苍山脚下的一个公园。蝴蝶泉在公园的中央，清澈透明的泉水中满是中国游客为祈愿投下的硬币。泉水之上，一棵参天大树的树枝伸过水面，下面　被几个水泥柱子支撑着。仔细一看，树枝原来也是水泥做的，涂了焦油，焦油上粘着一块块的树皮和几块苔藓。显然是以前的树枝断了，以此代替，但是以这种方式来维持原貌，真是太奇特了。

一对年轻人请我给他们在泉边照张相。他们正向堆满了成千上万的银色硬币的泉底投下了两枚，这时我按下了快门，想起了很久以前蝴蝶泉边的那对恋人。由于父母反对他们结婚，两人双双跳入泉中，化作一对黄色的蝴蝶。据说每年春天，数以百万计的蝴蝶后代飞过来落满了山林树丛。后来当地农民开始使用杀虫剂，毒死了毛毛虫，这种景象不复存在。导游说，当地政府现在禁止使用这些剧毒农药，期望蝴蝶重返泉边。可是我们只在出售的扎染布上看到了蝴蝶。

大理三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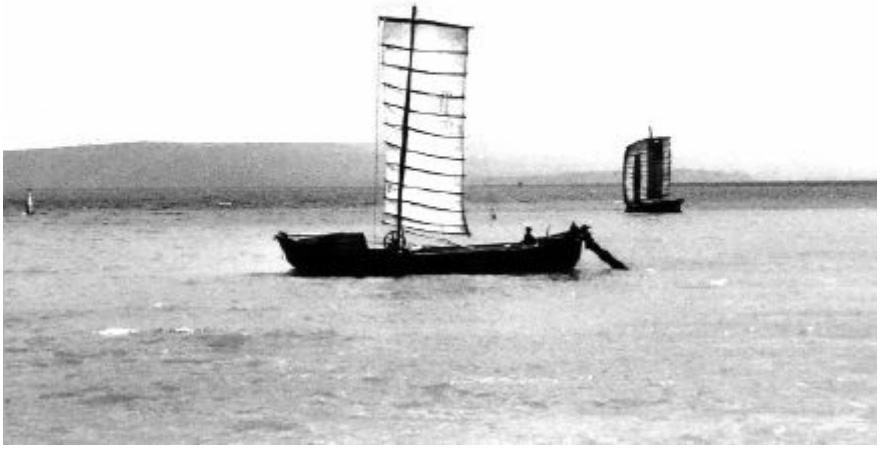
参观了洱海北边的蝴蝶泉，该游览洱海了。洱海是云南第二大湖，仅次于昆明南部的滇池。但是洱海湖水更深，平均湖深10米，而滇池平均水深只有5米。洱海的历史也更久远。

1200年前南诏国统治期间，确立了白族的统治地位，负责编纂国史的官员写道，白族的祖先住在大山里，有两只仙鹤指引着他们穿过密不透风的森林，沿着一条密道来到洱海，从此白族人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没有人知道在白族之前是什么人住在这里，但是不管是谁，他们流传下来的故事中说，洱海是喜马拉雅王的大女儿。我在鸡足山见过玉龙雪山王的小女儿，她变成了瀑布，而喜马拉雅王的大女儿变成了湖。

考古学家当然另有一说。他们开始关注并研究这一地区后，事实越来越清楚，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与西藏东部的居民有关。事实上，大理横跨在连接西藏和东南亚的贸易要道上。在去洱海的路上，我们参观了洱海西岸的喜洲镇，在那里还能见到19世纪控制着大理地区贸易的商人的宅邸。西藏人需要香料和茶叶，而汉人需要兽皮和药用的动物器官。

在喜洲待了半个小时，我们最终到达洱海。我们等着游船从湖的南端过来，放下一船游客。等船的时候，我研究起岸边一艘正在建造的样子很奇怪的船。这

是一艘双桅船，船舷在中间收窄，形似葫芦。造船的人说，这船用来运输从洱海陡峭的东岸挖出的石块。显然，装满石块后，收窄的那部分会扩张，以免船舷承受不住重压而裂开。设计得真精巧。



洱海

我们的船终于来了，这艘船可就逊色多了，是那种普通的双层游船。我们登上船，开始游湖。上船后先吃午饭—— 米饭和蔬菜。吃完饭，船上的人都拿出纸牌开始打扑克或打桥牌，偶尔中断游戏出去站在景点前互相拍照。

其中一个景点是被称为“小普陀”的一座小石岛。普陀山是中国东海海岸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大岛，是佛教中慈悲的观音菩萨的道场。洱海的小普陀有篮球场那么大，也是观音的道场—— 显然是过冬的道场，有一个供奉观音的观音阁。漂浮在湖心的小岛景色很迷人，事实上，除了大理三塔之外，小岛及观音阁是这片地区拍照最多的景点。我不知道观音是否真的来过这里，但看上去真像是仙人度假的地方。

在小普陀“到此拍照”后，我们继续沿东岸来到另一座庙宇—— 罗荃寺，大理地区最古老的佛寺之一。佛寺最早建于6世纪，而更早之前人们就在此地举行宗教仪式。海湾周围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具有战略意义。海湾的南边是金梭岛，考古学家在岛上发现了3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包括陶器和稻谷。但是一日游

不在金梭岛停，只允许在罗荃寺停靠，给的时间也只够游客上岸拍照。我们的游览一小时后在洱海南端结束，我马不停蹄地从下关转战大理。

在全中国，大理是最佳的悠闲消遣之地。中国这样的地方确实不多，游客难得能在一个传统的古城放松一下，与其他的游客同乐并分享一路的见闻。我能想到的其他这样的地方就是桂林南边阳朔的酒吧和景洪的傣族旅馆与饭店，这两个地方我都已经去过。

小普陀

现在，我把行李放在有些老旧的大理第二宾馆，冲了个澡，然后穿过马路，到“藏族酒吧”点了一客（ 一客，西餐点餐时常用的量词，即“一份”的意思。——编者注 ） 加德满都牛排，另外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不错，大理确确实实是一片乐土。牛排超大，威士忌产自苏格兰，甜点我要了浇卡布奇诺的巧克力甜饼。我后来得知，老板以前在加德满都干过，清楚地了解外国游客的需求，尤其是饮食口味。

说到美食，我想教给大家一个几天前我在下关南诏宾馆的大厨那里挖来的食谱。宾馆的餐厅在宾馆后面的一个巷子里，当时一大半桌子都被一个婚宴预订了。新娘和新郎站在门口迎接来宾。我觉得装没看见不礼貌，就向他们道了个喜，但是婉拒了口香糖和香烟。

不知道我以前提过没有，在中国，想选一家好饭店，就看当地人在哪里举办

婚宴。对中国人来说，民以食为天，请别人吃的饭越好就越有面子。因此，当我走进南诏宾馆的餐厅坐下来时，我确信我会享用一顿美食。结果它没有令我失望。这里的菜做得棒极了。饭后，我问服务生我能否与大厨一叙。几分钟后，大厨出来了，我告诉他菜很好吃，于是他回厨房前告诉我一个秘诀，怎么做一道简单又好喝的汤。真是太简单了，连我都会做，也许我这几天就做一次。

首先，把水烧开。当然，有些地方的自来水保准能毁了一锅汤，因此可以奢侈一点，用瓶装水—— 只是以防万一啊。两三个鸡蛋打散，倒入开水中。让鸡蛋液熬上几秒钟，注意，是几秒，不是几分 钟，然后放入切好的西红柿块，搅拌几次，就好了。对，就是这样。不放盐，不放酱油，就是去壳的鸡蛋、去蒂的西红柿和不含氟的水。但是提醒一点：西红柿不要久煮。新鲜是这道汤的关键。你也可以试试不同品种的西红柿。除此之外，南诏宾馆的西红柿鸡蛋汤菜谱绝对让你做起来万无一失，我的《彩云之南菜谱》一书中一定会有它的一席之地。

再说“藏族酒吧”，第二天早晨我又去点了“达赖喇嘛早餐”，就是一大碗燕麦片、水果、酸奶，还有一份过期的伦敦《太阳报》。这些，加上几杯卡布奇诺和服务生的几句忠告，让我马上行动起来。我走到马路对面，租了辆自行车，骑到大路上。我想再参观一些大理一日游没看到的地方。第一个景点其实是上百个景点，就是看城里的两条大路沿街有多少专卖扎染服饰的商店。我在其中一家待了好大一会儿，给朋友买了两条蓝白道的长袍，给自己买了件衬衫。我得说一下，在过去这二十年里，每逢特殊场合我就会穿上它。我穿着它朗诵诗歌或发表演说。衬衫上印满了扎染的小蝴蝶，它总是让我回想起在大理的时光。

买了袍子和衬衫后，我继续沿着大路骑到了市博物馆，就是我一日游时曾过门而不入的那座博物馆。我很快就明白了一日游为何不包括博物馆。显然，下关的博物馆把大理地区大多数历史文物都收入囊中，以填充它空荡荡的展厅，而大理的博物馆只好用挑剩下的凑合了。但是在挑剩的东西中仍有两件是我见过的最精美的文物。二楼的主厅里有两尊两米高的宋代木雕，都是由独木雕刻出来，分

别是骑象的大行普贤菩萨和骑狮的大智文殊菩萨。雕像上零星有金色或红色斑点，说明这是彩漆木雕。但真正的艺术价值在于其雕刻工艺。两尊菩萨看起来庄严安详，和800年前用来雕刻他们的原木 一样。

在另一个展厅里，我看到一件比较新的东西，是一组本地艺术家创作的丝印画。我被其中一幅手拿水果的白族女孩的画作所吸引。画的主色调是红色，与它的名字“红果”很贴切。画作标价200美元，高得令人咂舌。我无法说服自己把它买下。但那真是一幅漂亮的作品，我当时真不该那么小气。我骑车离开的路上一直在想那个手拿红果的少女，而那两尊安详的菩萨已经抛之脑后。

街边摊

我穿过南门出城右拐，沿着一条上坡路骑到了一座孤塔前。原先围绕佛塔的寺院已经毁掉，正在重建之中。据说在佛塔和白雪皑皑的苍山之间的某个地方，立着一块忽必烈纪念碑，上面记录着这位蒙古领袖开拓云南疆域的事迹。我问工人知不知道纪念碑在什么地方，他们摇摇头，我只好返回大路，继续往南骑。

骑了大约4公里，我在观音庙停住，这里也是本地佛教协会的办公室所在地。

庙不大，但是殿堂的石雕都很精致，还有一个全部是大理石砌成的亭子。过去几百年来，大理已经成为大理石的代名词，大理市仍然是庙宇建材的主要供货地。

过了观音庙，我又转了个弯，沿一条石子路推着自行车上坡走了一公里，来到柏树林掩映中的另一座小庙。我坐在庙门前，享受着爬坡的成果，那就是背后的青山和脚下的湖水构成的美景。但我最想的还是赶回大理，再去“藏族酒吧”吃一块巧克力甜饼。于是我返回那片乐土，计划着下次行动。

和阳朔一样，大理也有六七家专门招待外国人的酒吧，其中“藏族酒吧”最受欢迎。也许是因为它金黄色的装潢风格，也许是迈尔斯·戴维斯（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爵士乐坛的标杆人物。——译者注）的音 乐磁带，也许是巧克力甜饼和牛排，也许是从美国威斯康星州来酒吧帮忙的乔。不管什么原因，它吸引了大部分从城里经过的外国人来此一坐，而且通常是一天至少来一次，直到离开大理为止。在酒吧的常客中，我认识了一位日本学生，他从东京赶来大理参加三月街，可当下离三月街还有两周呢。他说，到时候很难订到房间，早来是为了确保有地方住。

大理三月街是当地一年当中最大的节日，每年都会吸引几十万游客。三月街从每年阴历的三月十五，也就是通常的四月初开始，持续一周。三月街的举办地点在大理城外的苍山，自从很久以前，龙王的女儿在一个月夜仰望天空那时起，一千多年来，三月街一直在这里举行。

龙王的女儿名叫龙三公主，她是洱海龙王的三女儿，嫁给了一个渔夫。一个月圆之夜，她仰望天空，想知道月亮上是什么景象。她召来父亲的一个侍从，让他驮着她们夫妻俩去月亮上看一看。

他们到了月亮上，发现那里正在赶大集。上千名月亮居民围着一棵大树，唱歌、跳舞、讲故事，比武、赛艺、卖东西。夫妻俩大开眼界，后来他们返回大理城外自己的村子，决定也在附近山坡上围着一棵大树举办同样的大集。从此，三月街每年就在大理城西举办。白族的三月街相当于傣族的泼水节，这两个节在同一时间举行也并不是巧合。白族和傣族一样，也信佛，大理三月街随着在大理三

塔前面的佛寺举行盛大的佛教仪式而正式开始。可惜，两周以后才是三月街，而我，一如既往，已经和公共汽车有个约会。

第二十五章　石宝山

第二天早晨，我翻身下床，从第二宾馆走到更豪华一点的第一宾馆。我买了每天上午7点在此经停北上的汽车票。车准时到达，我把刚刚喜欢上的城市甩在身后，同时甩在身后的还有出了城南往西行一路通向缅甸边境的那条缅甸公路。我选择的是通往西藏的路 —— 我并不想去西藏那么远的地方，而是想尽可能地接近它。

路况不错，我们以每小时60公里的惊人速度行驶在大理平原上。大约30分钟后，我们从沙坪村岔路口疾驰而过。人们从远在克利夫兰和斯图加特的地方到这里来赶星期一大集。沙坪村星期一大集是这一地区最大的集市。可是那天是星期六，我可等不起两天的时间。

我们从岔路口驶过，两小时后，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时间

不过刚到9九点半，可是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有个孤零零的饭店，它和司机有协议。而我们的司机也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几分钟后，又有一辆汽车停下，让乘客下车吃饭。可我并不饿，当大家都鱼贯走进饭店吃提前的午餐时，我就在外边等候，外边有六七个小贩在卖草药、煮鸡蛋、炸奶酪等。咦，怎么是他？是我在去鸡足山的路上碰见的那个人，他还在兜售同一只小猫头鹰。不同的是价格变了，从30元人民币提到了100元。他说，他在等沙坪的星期一大集。显然，星期一大集上买猫头鹰是不会便宜的。

午饭后，我们上车继续往北行驶在去西藏的路上，我可不是要去西藏啊。3个小时后，我在剑川县下车，可我也不是要去剑川。几分钟后，我坐在一辆拖拉机的后斗里，轰隆隆地往回开。我有一项使命要完成，而拖拉机正好和我同路 ——当然是要付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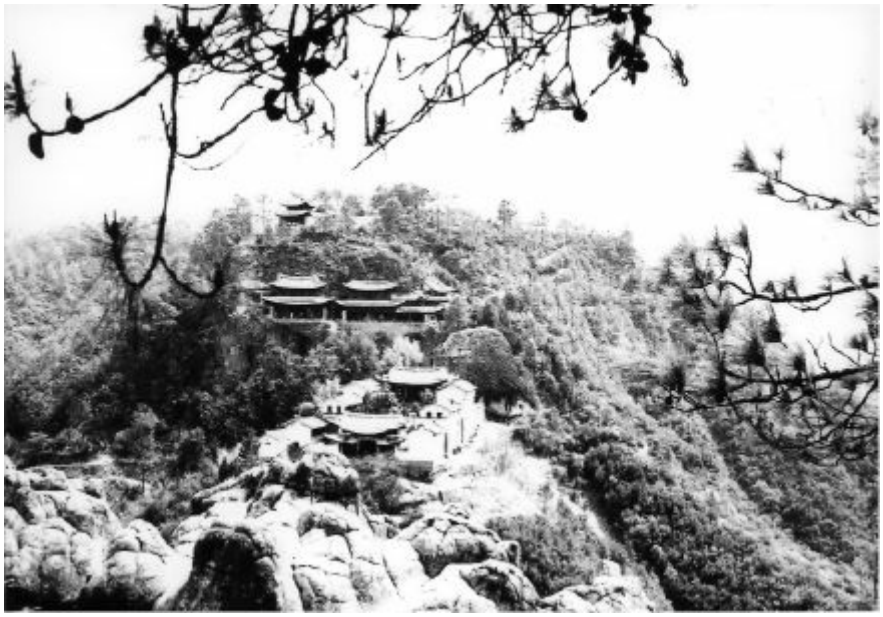
走了7公里后，我们在公交站点定南村（今称南村）拐弯向西。我的目的地是30公里外的石宝山。由于剑川没有公共交通，也没有出租车，我只好雇了一辆拖拉机送我往返。拖拉机主是个农民，我们很快就以30元人民币的公道价格成交。

这次旅行让人难忘，但我可不想再来一次，至少不想再坐拖拉机了。离开定南村的公路后不一会儿，我们转弯向西南方向拐到了一条土路上，这条路无论看起来还是走起来都像块搓衣板。接下来的3个小时，我们一路颠簸着“嘣嘣嘣”地上坡下坡，穿过山谷峡地，最终到达石宝山顶。下车的时候我全身的骨头还在嘎巴作响，而且一连响了好几个小时。不过至少我到达了目的地。

我之所以费力费钱跑到这里，是为了看看中国最独特的摩崖石刻。和大理一样，剑川地处东南亚和西藏之间的要道上，从这条道上的贸易中获利的商人们出资在石 宝山上雕刻了几百座佛像。石宝山在剑川西南方，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为15公里。尽管乌鸦可以飞到这里，游人却没有几个。但是，石宝山之行绝不会让你失望，除非你对神秘性不感兴趣。

在沿着最后的8公里“之”字形山路登顶之前，我们经过了一条小路，通往宝相

寺。我的司机说，大多数游客就走到宝相寺为止，但是这里没多少可看的，只是有几段路很危险，游客可以试试运气，从陡峭的山崖边小心翼翼地挪动过去。于是我们的东方红拖拉机直接开过宝相寺，来到路尽头。



石宝山

我从空荡荡的停车场沿一条山路向石钟寺前进，老乡留在拖拉机旁等着。“石钟”这个名字来自庙旁的一块巨石。寺里没有和尚，只有几个看管的人。没有人愿意带我参观，我便自行走出山门，走了几百米后，在寺上边的崖壁上的一排木廊前停住了脚步。建这些木廊是为了保护一千年前雕刻在石崖上的塑像。虽然采取了保护措施，但由于岁月和风雨的侵蚀，只有8组石刻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保存下来的石刻，无论艺术风格还是题材都令人称奇。中国还有哪个地方可以让佛教徒在石刻的女阴前烧香祭拜呢？

在历史学家看来，8座石窟当中的前两个最重要。这两个石窟里有1200年前统治着南诏国的两个国王的雕像，当时南诏的都城大理位于此地南方130公里处。两个国王及王公大臣们的面貌特征和衣着风格，为研究白族联盟统治西南地区的那一时代提供了重要信息。

另外5座石窟是佛教徒最感兴趣的，尤其是6号石窟，内有一尊佛像端坐莲花之上，左右有两个弟子服侍。牌子上说，这是释迦牟尼佛，旁边的弟子是阿难和

迦叶。我怀疑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我能与谁争辩呢？我怀疑的理由是，佛像周边有八个面目凶恶的护法神，他们通常侍奉大日如来，而大日如来是流行于西藏的密宗佛教所尊奉的最高神明。不过，场景里最有趣的并不是佛，而是八大护法，每一尊都有不止一张脸，或愁眉苦脸，或狰狞恐怖。据历史学家说，这是在西藏之外唯一发现这种雕塑的地方。

但是，最著名的石窟，也是我逗留最久的一座是8号石窟，它与南诏时期的历史及佛教的关系不大，而是有关古老的生殖崇拜的。石窟内有一个两英尺（约61厘米）高的女阴，置于莲花座上，旁边侍有两尊菩萨。自从一千年前它被雕刻在崖壁上，成千上万的妇女在此焚香燃烛，祈求生子。

我在此徘徊良久，然后沿着一条岔路走下崖壁，穿过一座石桥，来到山谷对面正对着寺庙的另一面山崖。这里只有三个石窟，有两个很难觅踪影。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两个，第二个特别有意思。其中一尊刻像长着圆圆的眼睛和波斯贵族的鹰钩鼻。在马可·波罗肩负忽必烈可汗的使命穿越云南的几个世纪之前，中东地区的商人和使者已经经丝绸之路穿过西藏来到了这里。我忽然觉得，坐在拖拉机的后斗里颠簸三个小时的经历已算不上什么磨难了。

这面山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石窟里面雕刻着8世纪南诏时期一对国王和王后的石像，但是大门紧锁，我只能通过铁栅栏向昏暗的洞内窥探。看完了所有该看的东西，我回到停车场，准备再坐三小时的拖拉机返回剑川县。刚要出发时，停车场的工作人员透露了一个信息，说最好的石刻在往南几公里的地方，散布在山的北坡上。但他说，找到这些石刻可能有困难。可是，困难只能激励出解决办法，我转身就走。但是我没想到，和我将要发现的东西比起来，那座两英尺高的女阴石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我从停车场沿着一条盘山道走了几公里，然后道路消失了。山坡上到处是石头和雪松。雪松是世界上最美的松树，树干呈螺旋形生长， 而且长不高，也就十米左右。随着树的生长，较低的树枝掉落，上层的枝干形成一个浓绿的华盖。我

觉得它应该更受盆景种植者的青睐。雪松的树形真是太美了。

石宝山石刻

显然，这面山坡上肯定有过一座石龛。在其中一块大石头上，我发现了一个圣人的雕像，有人还刻出了一个石坑，但是仍然不见路的踪迹。我继续寻找着前方可能有路的蛛丝马迹，这时我听到砍树的声音，便顺着声音的方向走去。走近一看，一位老妇正弯着腰砍一棵松树。这座山应该也是保护区，但她四周全是雪松树桩。我走到离她几米远的地方，问她去石刻怎么走。她起先没觉察到我的脚步声，猛一转身，差点被吓昏了。但是她没有昏倒，而是跪下乞求我不要把她带走，她还不想死。她看见我的大胡子，以为我是带她去地狱的小鬼。

我花了好几分钟跟她解释，才使她相信我不是来带她去阴间的。她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像我这样留这么长胡子的人见得更少。她说："那么，你不是地狱来的，你是哪儿来的？"我问她有没有听说过洛杉矶，这也不起什么作用，她根本没听说过洛杉矶。说服她费了不少劲，但当她终于明白我不是来取她的灵魂时，她笑起来，边笑边告诉我沿着山岭走到下面的河谷就是。我按她指的路走到谷底，

发现了我平生见过的最震撼人心的石刻佛像。

走进山谷，西侧的山坡上有三个神龛，每个里面都刻着一群巨大的石佛及侍从，有的高达5米。有两个石龛是锁着的，但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刻像。石刻明显受到了东南亚风格的影响，尤其是衣服褶皱的处理方式。山谷入口处的石像令我流连许久。他们是露天雕刻的，而且保存完好。我久久不愿离去，但天色已晚，我该往回走了。可是，当我转身上坡时，我的目光又被眼前的一个巨大的女阴吸引住了，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它是崖壁上的一个天然石缝，高约5米，两侧有两块巨石浮雕护卫。我艰难地穿过山坡上齐肩高的灌木丛，爬到石缝处，往里察看。看不清里面有没有祭拜送子娘娘的贡品，太暗了。外边的光线也开始变暗，太阳开始下山了。我急忙赶回停车场，老乡和他的拖拉机还在等着我。但是我正想爬上车时，老乡说我们得在石钟寺过夜。他的拖拉机没有车灯。

石刻佛像

其实也没什么不方便。寺庙周围环境优美，条件也不错。看护人带我和老乡来到一间松木板房，向北可以俯瞰狮子关。但房间里不止我们俩。另外一伙六七

个游客几乎与我们同时到达。他们从大理来，不光带着车，还带着羊，他们说羊是从路上的集市花45块钱买的。他们登记住宿时，把羊的四蹄捆住，扔在院子里。然后，他们割开羊的喉咙，放血、扒皮，开始在露天里烧烤。他们请我一起吃肉，被我婉言谢绝。虽然没有和尚，但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仍是一座寺庙。我吃的是野菜拌米饭。

第二天，我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山上过的夜。天太冷了，老乡往拖拉机的水箱里倒了些热水，才把车发动起来。我们出发了，又得在把骨头都能震碎的山路上开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回到现实世界。农闲时节，拖拉机主人在剑川和偏僻的乡村之间载客拉货挣点钱。当我回到县城时，发现北行的汽车三小时后才出发，老乡就邀我去他家吃午饭，他家就在县城东边的山脚下。剑川县城位于东山和西山之间的一个狭长的山谷中。

剑川

两座山的山坡上布满了一千年前在崖壁上雕刻出来的小石龛和佛像。我到的时候正是插秧的季节，吃过午饭，我站在稻田里观看白族村民焚香上贡祭谷神。连小孩子都恭恭敬敬地磕头，以免神灵降罪在他们幼小的肩膀上，招致歉收。我也拜了拜，然后登上最后一班北行的汽车，朝西藏方向进发。

第二十六章　丽 江

从剑川向北走了一小时，道路分岔，汽车右拐开上高原，向丽江驶去。我刚开始计划这次旅行时，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准备经丽江向北去100公里外的中甸。可惜大理官方说这不可能。中甸不对外国人开放，至少在1992年是如此。要在过去，我早就无视这般限制，碰碰运气了。最糟的情况也不过是拘留一两天，罚款100美元，然后从哪儿来遣送回哪儿去。三天之后，官方要去接触外国人所属国家的大使馆，施加谴责。而他们通常不愿意处理这类相关文案工作。可是，我这次时间紧，钱也不多，100美元的罚款和一夜拘留的冒险也太大了。

尽管不允许参观中甸，但我阅读了有关此地及其居民的资料。除藏族之外，中甸还是纳西族的家园。藏族和纳西族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居住在中甸以西和以北的几个羌族分支。那个时候，纳西族的祖先居住在青海省东部黄河上

游地区。1000年后，羌族的其他分支及汉族人开始向这个地区扩张，纳西族开始向南迁移，在过去1500年间，他们一直居住在云南西北部。

在这片高原和峡谷中，中甸县城在纳西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中甸是纳西族伟大的民族英雄丁巴什罗的故乡。丁巴什罗出生在11世纪，阴历的九月十三那天。他出生时，所有的魔鬼都咬牙切齿，又恨又怕。有个叫库松玛的女巫，不仅咬牙切齿，还把丁巴什罗从母亲身边抢走，窜进大山，把他扔进一口大锅，点火煮了三天三夜。可是当她揭开锅盖的时候，丁巴什罗毫发无损，随着水蒸气飘上天空。他与神仙住在一起，学会了魔咒和仙术。

丁巴什罗终归要回到人间，他一回来，就径直去找库松玛。他说："我在天宫里有九十九个仙女陪伴，现在我回到了人间，我要一个凡间女子，既然你是人间最漂亮、魔法最高的女人，我想娶你为妻。"库松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个提议不错，她最终打消了顾虑，与丁巴什罗结了婚。但是这场婚姻不那么顺利，库松玛总是招灾生疫，丁巴什罗就总是到处为她善后。

终于，丁巴什罗忍无可忍，他把库松玛扔进了她当年煮自己的那口大锅，但是库松玛可没那么好的本事。在她断气之前，她诅咒说："愿你一辈子都待在海底。"此后不久，丁巴什罗去湖中游泳，沉到了湖底。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的徒弟发现他放在岸边的衣服。幸好，他们猜到了原委，用一根绳子绑住一块石头，投进湖中。丁巴什罗抓住绳子，被救了上来，他余生一直致力于帮助人民。每年阴历二月初八，纳西族村民从几百里外赶来，在中甸城外的白地峡纪念他。中甸，我无法亲身前往，只能在想象中"到此一游"。

遐想中的游览只能到此为止。从通往中甸县的路口转弯，行驶了两小时后，我乘坐的汽车穿过一个大盆地，到达丽江。丽江和中甸一样，也是纳西族的家园，是唯一一个外国人可以了解纳西族文化的地方。城北部有个漂亮的公园（即玉泉公园），里面有个黑龙潭。公园南边的小山上有东巴文化研究所。我在丽江第二宾馆放下行李，立刻直奔那里。

“东巴教”是一千多年前纳西族英雄丁巴什罗开创的宗教名称。“东巴”的意思就是“山经”，佛教典籍称为“经”。丁巴什罗开创的东巴教结合了佛教与高原人民信奉的萨满教。丁巴什罗记录他的宗教思想时，还创造了自己的象形文字，不传别人，只教给他的亲近弟子，这种文字被称为“东巴文”。据研究所给我带路的女孩说，只有个别纳西人还能读写这种神奇的文字，文字形状包括兽头、人形、太阳、月亮等。后来，我在研究所书店买了本《东巴经》，以备以后用它来祈雨啊、止涝啊，或者在中国的火车上求个卧铺什么的，但我的导游告诉我几年之内恐怕没人能给我解释经里写的是什么。东巴的身份和知识都是父传子承，显然，目前仅剩为数不多的几个东巴，而他们的儿子没几个愿意学习这种祛病消灾的巫术。

除了传统的纳西风格的房子和一个漂亮的花园，研究所还有几个展厅，主要展出祭祀法器、仪式及东巴艺术和文学。最有趣的展览要数一些木桩，上面画满了神兽图案和东巴文字。我的导游说，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或去世，就把这些木桩砸进房子周围的地里，以驱赶恶灵。不同的木桩组合用来驱赶不同的恶灵，有点像针灸。

研究所还收藏有一批东巴乐器。全套演奏乐器主要是打击乐器和管弦乐器，包括钹、手鼓，甚至还有海螺壳。其作用也是驱魔。奇怪的是，大多数来丽江的外国人都要拜访当地剧院，聆听纳西音乐家演奏传统的驱鬼音乐。而音乐家们似乎也并不在乎音乐管不管用。于是外国人络绎不绝。

在过去一千年里，东巴一直充当纳西部落的巫师，他们的首要作用是帮助亡者求得一个更好的来生。他们的首要助手是汉族和纳西族都称为“鹏”的神鸟。道教著作《庄子》开头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研究所的一个展厅中有一座傲立在生界和来生界之间的大鹏雕像。大鹏和来

生界的那边是涅槃山，东巴巫师的职责之一就是召唤大鹏从邪恶的、充满迷失灵魂的来生界超度亡灵，带他们进入极乐世 界。

鹏是纳西人民的老朋友。纳西人认为，人类和龙族都源于同一个父亲。父亲年老后，把天和地平均分给两个孩子。但是，长者刚刚去世，龙就欺凌自己弱小的弟弟，于是人类唤来大鹏，大鹏俘虏了恶龙，把它放逐到北方冰雪覆盖的大山中。

站在研究所门外遥望北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5500米高的玉龙雪山的雪峰。人类至今还没有登上峰顶。据说峰顶的风力太强，而且积雪容易松动。更有可能的是，玉龙根本不喜欢造访者。那些能和当地中国旅行社打交道的游客可以爬到日本和美国登山队使用过的大本营，这些登山队曾爬过玉龙雪山，但是没有找到登顶的路。

第二天，我决定拜访玉龙。不过我决定放弃大本营，只参观玉龙庙。玉龙庙就在雪山南坡脚下，离龙颜够近了。在丽江大街的毛主席巨型塑像前，每天早上都有一辆私营汽车等着拉客。如果上车的 人够多，司机就会在9点左右出发。我正好赶上最后一个座位，30分钟后就到了玉龙庙。

庙里刚刚请回了几个藏族喇嘛在主持事务，我听到他们在隔壁的佛堂里念经。佛堂不对外开放，但吸引我的倒不是喇嘛们。500年前，有人在庙里种了两棵茶花树，云南是山茶花之乡，而玉龙庙里的这两棵山茶树是茶花国王和王后。看庙人说，他曾经数过树上的茶花，足有一万多朵。他并没有夸大其词，山茶树正在盛开，枝头上挂满了至少一万朵红山茶。

国际茶花协会第四任主席托比曾三次来访，见到山茶树也连连称奇。除了树龄老，树形大，他还称赞这两棵山茶树是嫁接和修剪的杰作。确实，庙宇在山茶树身旁也相形见绌。但山茶花并不是丽江唯一的植物瑰宝。1922年至1949年间，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就在离庙里的山茶树不远的山丘上成立了工作室。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洛克发现了几百种新的植物物种，并把他们介绍到世界各

地。洛克是个伟大的人，他要么不做，要么就做一番宏伟事业。他搜集植物时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探险队，而他的散文也极其考验读者的耐心。诗人埃兹拉·庞德就是一位极富耐心的读者。美国政府把庞德关在疯人院时，他最爱读的书就是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里面的语句散布在他的诗篇中："蒿种、竹种，在命运之盘中簸扬。"

观赏过这两棵有500年历史的花团锦簇的老山茶树，我乘车在中国最孤独的公路上返回丽江。半路上，我让司机把我放下，他继续前行回丽江，我则沿一条土路步行去往西边两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村名叫白沙。13世纪忽必烈征服这一地区前，白沙是纳西王国的首都。再往前2500年，纳西人居住在遥远的北方，即现在的青海省，以放牧为生。历史学家说，纳西人在青海放羊牧马，生活安宁，直到2000年前，匈奴开始践踏蹂躏中亚地区。西有藏族把守，东有汉族阻挡，纳西人无奈南迁。他们最终在丽江周围的高原地区定居。在丽江和玉龙雪山之间的平原上，他们建立了毫不起眼的都城。走了20分钟后，我来到了都城的遗址。遗址上有两座600年之久的庙宇，两边各有一个土地足球场。在庙门外，我遇见一个看护人。他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请我喝了杯茶，就带我去参观古代纳西国王的遗产。

玉龙庙里的山茶树

纳西族宗教是一个独特的混合体，融合了土著宗教、道教和藏传佛教。几个殿里挂着一幅有600年历史的精美壁画，它们都属于国家级文物。我忘了带闪光灯或望远镜，在幽暗中很多局部细节看不清楚。尽管壁画上大多数人像的眼睛被人野蛮地凿掉了，但仍可看出古纳西人高超的艺术造诣。只有大殿后部十块壁画上的百尊佛像和道教圣人没被挖掉眼睛。

除了两座佛殿，在足球场的北边还有一座孔庙。我往里探了探头，发现它还兼作村里的学校，学生正在上课。除了佛殿和孔庙，到白沙来还有一件事，就是拜访和医生。和医生是本地用草药包治百病的中医。到过白沙的朋友都说起过他怪异的治疗方法。可惜，他去山中采药了，我只好搭一辆拖拉机返回丽江。

在丽江第二宾馆洗去一路风尘，我换上晚装，走过大街，计划着我的下一步喜马拉雅风光探险之旅。制订计划的最佳之地无疑是城里毛主席巨型雕像旁边的“彼得酒吧”。和大理的同类酒吧一样，“彼得酒吧”很合外国游客的口味。但是由于位置比较偏远，丽江的游客没有大理那么多，酒吧这类场所只有彼得和隔壁另一家。虽然西餐比不上大理酒吧的水平，但“彼得酒吧”仍是一个令人忘忧之地，老板娘也是如此。她叫水晶，酒吧以她美国男朋友——　或者说丈夫——　的名字命名。最新的消息是，彼得在阿拉斯加的霍默镇老家砍柴预备过冬，而水晶等着拿到结婚签证去那边与他会合。

壁画

白沙村

外国人来到城里后，迟早会出现在“彼得酒吧”。这时，水晶就会办一场纳西宴会，还会唱汉族和纳西族歌剧中的咏叹调来招待大家。水晶的演唱水平绝对高于她的烹饪水平。她曾是当地歌剧团的女歌手。几年之后，她辞职不干，再也没回头。她向我透露，她现在挣钱比城里任何人都多，她说的也许是事实。她是个不

寻常的女人。而阿拉斯加的霍默镇，如果她真能去那儿的话，也会因她而不同。

我就这样在毛主席挥舞的手臂下制订了我的下一步探险计划。其中一个计划是去石鼓镇，乘私人交通工具一日游，或乘公共汽车二日游。石鼓就在大理去西藏的大路边上，在过了丽江不远的地方。当地传说，石鼓是诸葛亮的军队留下的遗产。诸葛亮是拥护废黜的汉帝的蜀军军师。他的军队留下这面石鼓，作为汉人统治国家西部边疆的象征。游客仍能看到那面放在金沙江岸边不远处的鼓。公元200年，它用一块巨型大理石刻出，1300年后，丽江土司在这里大破吐蕃20万大军，上面又刻上了字，其中著名的一句是："头堆如瓜，血流似酒。"

诸葛亮大军留下石鼓之地是个战略要地，中国人称之为"长江第一湾"，因为在这里江水流速减缓，转了个180度的大弯。13世纪蒙古人入侵西南也是在这里渡过的长江。七十多年前，红军长征也　是从这里渡江。在石鼓往上的地方，有一个纪念碑，纪念当地老百姓　连续奋战四天四夜帮助18000名红军战士渡过金沙江的事迹。在纪念碑处可以一览长江景色，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的江水在此喘了口气，继续奔流向前，进入等待已久的虎跳峡口中。

思绪再回到丽江，我仍然坐在酒吧里，在毛主席挥舞的手臂下反复思考到底该去哪里。我又要了一杯卡布奇诺，重新点燃一支吸剩的雪茄，翻阅酒吧自制的记事本，上面有以前的游客所写的留言。　有一段署名为"纽约的斯泰西"，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明天要去大理治疗狂犬病，真吓死了。我在虎跳峡东边的一个村子被一只恶狗咬伤了。虎跳峡很壮观，高耸入云的花岗石壁，漫天蝴蝶，脚下是奔腾的长江。如果你跟我们一样，要待两天，可以住在核桃村客栈，进入峡谷走6个小时即到。从客栈再走4个小时就到虎跳峡的东端，我就是在那里被狗咬的。千万小心。很多狗都携带狂犬病，但无症状。另外，丽江的医院没有治疗狂犬病的药。虎跳峡值得一游吗？等我到大理才能知道答案。"

看到这里，我喝光咖啡，马上安排如何去虎跳峡。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丽江没有直达虎跳峡西端的汽车，而去东端的汽车每四天才发一班。唉，下

一趟车三天后才出发，而且票早就卖光了。我回到“彼得酒吧”，又点了一杯卡布奇诺。这东西我喝着有点上瘾了，但这次我还加了一杯中国白兰地。

我把交通难题告诉了水晶，她马上出去想办法。几分钟后，她带着一个司机回来，司机开价300元人民币，也就是60美元，往返接送我去虎跳峡。这个价可不低，但是路也确实不好走。毕竟往返有180公里呢。为了减轻负担，酒吧里另外两个外国人答应和我拼车，但他们只出单程的车费。他们计划步行穿过峡谷，从另一端返回丽江。而我的目的就是去看看虎跳峡。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彼得酒吧”会合上车，发现这原来是公家的一辆卡车，能坐下6个人。后来我们得知，司机头天晚上称病请假，这样他就可以借机赚我们一大笔钱，比他上班一个月挣得都多。

我们拂晓出发离开丽江，向北朝着玉龙雪山的方向行进。半个小时后，快到玉龙雪山东坡时，司机一个急刹车，跳出车外，开始追赶起一只狼。我们也都跳下车，跟着他跑起来。我想，当时我们谁也没考虑万一追上那只狼该怎么办。幸好，那只狼免去了我们的麻烦。虽然只有三条好腿，它还是轻松地把我们甩在身后。司机说它那条腿肯定是掉进陷阱受了伤，或者为了逃脱陷阱自己咬断的。他说丽江周围原先有很多狼，有时甚至跑进城里，但现在一只也没有了。这是他多年来见过的第一只狼，也许这就是他那么疯跑的原因吧。而我们三个疯癫癫地是为什么，我也很纳闷。

我们回到车上，继续前进。过了23公里的界碑，我们又停下了。这次，司机领我们登上一个树木丛生的土墩，眼前是一片壮丽的景色，整个玉龙雪山东侧白雪皑皑的山峰尽收眼底。山脊下面是环　绕5500米顶峰的冰川。我们真想在那里待上一天，就那么静静地欣赏美景。可是司机说该回车上了，我们便老老实实地回到车上。

在32公里界碑处，我们经过了一个彝族聚居地，那里有个签发探险许可证的办公室。但是我们没时间去寻找大熊猫或云豹，也不想爬山，所以我们径直驶

过。最后，在60公里界碑处，我们开始沿着“之”字形盘山路向下行驶30公里，去纳西县的大具乡。从丽江出发4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玉龙雪山

大具乡位于高山河谷的底部，可以俯瞰虎跳峡的末端。在卡车扬起的尘土中，我们走进了虎跳峡宾馆空荡荡的前厅，对于一个兼做旅社和饭店的小而洁净的店来说，名字起得有点大。一间房只要两块钱人民币。饭菜没那么便宜，但我们发现厨房里货源充足，足以供应一顿丰盛的午餐。

随后，那两位同行的外国人与我告别，向山谷底部走去。与此同时，宾馆的厨师安排一个当地农民带我往村西走了3公里，来到一个能俯瞰最湍急的一段江水的地点。这是一段艰难的行程，我必须努力前倾着身子，才不至于被从峡谷吹来的狂风吹得倒退。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岬角，从这里往西正好看到传说中老虎在江面跳来跳去的地方。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的悬崖在此相距不过30米，据说这是整个长江最狭窄的一段。

江水在此风驰电掣般奔腾而下，长达17公里的峡谷激起湍急的水流，从来没有人乘木筏或橡皮艇成功穿越此地。1986年，一支中国漂流队在密封的橡皮桶里成功穿越虎跳峡，但有两人丢了性命。三年后，这支漂流队的幸存者试图乘皮筏子穿越黄河一处类似的河段，结果尸骨无存。

我站在虎跳峡的东端，可以看到北岸有一条与峡谷平行的小路。从我所站的地点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路的前半段，那两个外国人不久就会走在上面。我的导游说，那条峡谷山道总共30公里长。他指给我看当地农民在岩石上凿出的一段小路，上方耸立着一面乱石林立的崖壁。他说那是山道最危险的一段路。每年都有人被 滚落的山石砸死，也有人被劲风刮落跌入深渊。

虎跳峡

我庆幸我只是来看看。看得差不多了，我返身回到卡车，发现有4位新乘客坐在后座上。司机站在卡车边，我问他是否得减点租车费。他说这4人过去一年在大具的烟草加工厂工作，现在该调回丽江了。他们都是他所在单位高层领导的儿子，他也没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爬上车，踏上返回丽江的4个小时的旅途。可是我们没走多远，在翻越大山的半路上，卡车的联动装置坏了，停在了路边。参观虎跳峡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乡村里找不到卡车零件，下一个城市就是丽江，远在90公里以外。长途汽车还得等两天。我又一次陷入困境。

司机点了根烟，拿出修车工具，我也决定活动一下腿脚。司机敲敲打打地不

知弄什么，我在路上溜达，观察纳西村民正在建的一所新房子。房子是基本的方形，跟全世界各地的都一样。但房基和第一层的墙都是花岗石砌成。第二层用的是松木板和松木柱，都是手工建造。我走过去，建房的男男女女都向我挥手，邀我上他们的二层屋顶。他们是一家人，在为家里刚结婚的一个兄弟盖房子。这是三月下旬，他们说正是建房子的好时候：冬天刚过，春季插秧还没开始，一个月就能建好房子，建材花费5000元人民币，大约1000美元。他们说像他们建的这种房子可以住两代人之久。

他们在房子旁边还用土坯建了一个小而高的房子，没有窗户。没做窗户是因为里面不住人，也不养家畜。这房子是用来晾晒烟叶的，烟叶是云南出名的特产之一。房子的底部有个小烤炉，上面是放烟　叶的一排架子。我探进头去，正准备仔细看看，突然听到一声喇叭响。卡车司机自己敲打出一个新零件，把联动装置修好了。我的“彩云之南”之旅又一次得到了上帝的眷顾，傍晚时分我回到了丽江。

第二十七章　最后一程

第二天上午，我买了去金江的车票。汽车第三天才出发，所以我在丽江的最后一天就在古城区闲逛。丽江算不上一个城市，直到600年前，蒙 古人，接着是汉人，从纳西人和山地居民彝族人手中夺取了控制权，把它变成一个行政中心和贸易中心。

徜徉在古城区，我感觉自14世纪以来这里的一切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大多数妇女还穿着传统的羊皮外套，后背有7个蛙眼。别问我为什么有蛙眼，为什么是7个，也许只是图吉利。（羊皮披肩后面所绣的7个圆形布盘代表北斗七星，俗称“披星戴月”，象征纳西族妇女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以示勤劳之意。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上方下圆的羊皮是摹仿青蛙眼睛的形状剪裁，而缀在背面的圆盘纳西人称为“巴妙”，意为“青蛙的眼睛”，这是崇拜蛙的丽江土著农耕居民与崇拜羊的南迁古羌人相融合形成纳西族后的产物。——编者注　）古城区到处都是窄窄的巷子和木屋，木屋都用作开商店。吸引我的当地特产有印着纳西图案的棉毯、狐狸皮和野猫皮。我以前从

未近距离地看过这么多兽皮。但我没打算买一只云豹皮帽，便返回宾馆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出发。

我没有按原路经大理返回昆明，我决定绕远路东行300公里，经过金江返回昆明。在中国，坐汽车一天走300公里不堪想象，但这是我最后一次长途汽车旅行，而且我戴了耳塞，这可管大用了。因为我的座位正好在司机后面，离喇叭很近。

穿着传统羊皮外套的妇女

旅行开始得很顺利。车站的钟在8点敲响，汽车准时出发。我们驶出车站时，停车场的工作人员立正列队送行。我猜这是为了增加点仪式感。但我总忍不住这样想：这也许是向献祭给路神的一车乘客作最后的告别。我也向他们挥手答谢。

我的座位靠左边，旅行的前一段，窗外玉龙雪山白雪皑皑的雄姿伴我一路前行。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雪山彻底地暴露在人们眼前，看起来似乎有点尴尬。玉龙雪山是喜马拉雅山脉最东端的山峰，山脉向西一直绵延到巴基斯坦。西部的山峰大多超过7000米，相形之下，5500米的玉龙雪山要矮得多。但是和其他的高峰不同，从来没人登上过玉龙雪山。我很高兴世界上仍有些事情是人类无法做到的。

道路突然扑进了峡谷的怀抱，我的注意力转移到长江上来。如果雪山是一条

玉龙，那么长江就是一条泥蛇。江水蜿蜒流过的地方失去了植被保护，我们的车也曲折驶进峡谷，越过长江，在对岸盘旋前进。政府一直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但除了零星几棵柳树，我再没看见其他的树木。

长江的源头在西去1000公里的青海省，但我们经过的地方还是上游。现在，这一段被称为金沙江。这名字与江水的颜色无关，而是指毗邻峡谷中被春雨冲刷下来流入长江的金子。我看到沿岸有一群群皮肤黝黑的男人筛选泥沙，寻找金块和金沙。这时，江水梦想着快点逃进东海，而我也梦想着赶快到金江下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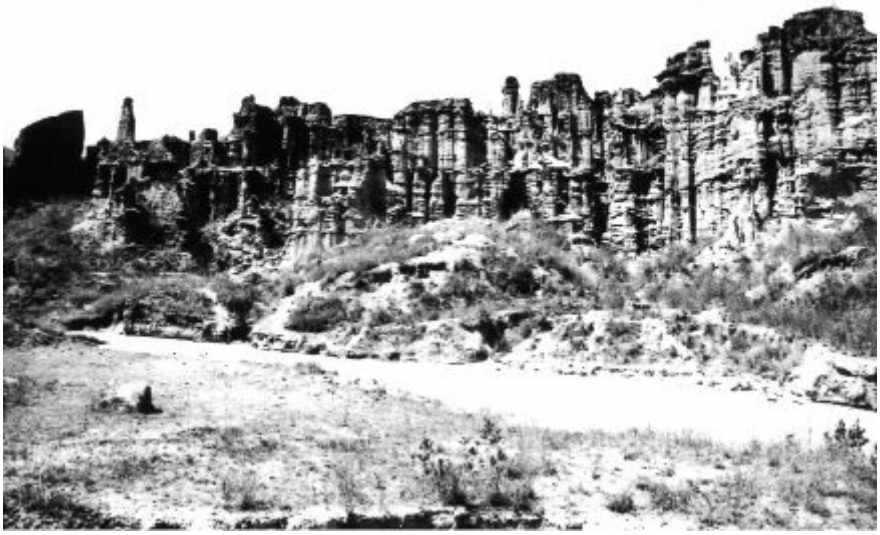
一小时后，我们到了金江。金江的存在是因为它有个火车站，连接北方的四川省首府成都和南方的云南省首府昆明。我买到了一张火车票，是第二天上午一趟南行的区间车，然后我穿过马路，到了一家我平生见过的最烂的旅馆。这也叫宾馆？我从来没见过，更别说过夜了。不过旅行已近尾声，什么都可以忍了。我至少有个房间，还有张床。过道里还挤满了更倒霉的旅客，他们只好睡在纸板箱上。而且我第二天上了火车还有座位。火车站的一位工作人员仁慈地让我先上了车，不然我还得拼搏一番才能在地板上抢得一席之地。

金沙江

这是一段悠闲的旅途。头两个小时，我们一路沿着拂晓中波光粼粼的长江前行，大约经过了上百个隧道。然后，江水掉头东流进入四川，我们继续南行进入开阔地区。我们走的路与马可·波罗1287年应大汗之请访问云南的路是同一条路。700年后，我和伟大的意大利旅行家在同一个叫“黄瓜园”的地方下车。

一出车站，我就跳上一辆面包车，赶往云南第二大著名的自然奇观——土林。云南石林最有名，主要因为它靠近昆明，而土林虽然地质构造不同，却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土林位于元谋盆地西部，面积约为50平方千米。元谋是附近地区最大的县，但元谋县城在30公里以外。

和昆明东边的石林一样，土林也是水流侵蚀而形成的。但土林是由较软的沉积岩侵蚀而成，有些只形成一些土芽。土林入口处距高速公路6公里，道路也和土林一样侵蚀严重。入口的牌子说土林景观是在更新世（更新世，地理学名词，第四纪的第一个世，距今约260万年至1万年。更新世冰川作用活跃。——编者注），也就是一百万年前形成的，其形成与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也有关联。



土林

我走进大门，喇叭里广播说我正在进入保护区。我走过门口拴在柱子上等待载客的骆驼和驴子，走上干涸的河床，穿过世界上最干燥的林区。河床上全是沙

子，走起来很费力。一个小时后，我觉得看得差不多了。虽然才四月初，太阳炽热难当，根本没有树荫——　也不能说一点没有。我的力气快要耗尽时，看见一个土崖下的阴凉地里有辆驴车。几分钟之后，我坐驴车离开了土林，但还没走出更新世。

车夫把我一直送回黄瓜园，我没等多久就乘上了去元谋的汽车。元谋是我此行最后一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元谋是亚洲已知最早发现人类存在的遗址。1965年，科学家在城南的一个遗址发现了两颗人类牙齿，距今约170万年（后出现争议）。

在县城的十字路口下车后，我沿着大街走了几个街区，来到一个挂着“元谋早期人类博物馆”牌子的地方。正值午饭时候，博物馆锁着门，但院子里有个管理员，他带我到接待访问学者下榻的另一座楼。我算不上什么学者，但我确实是来访问的。我心安理得地睡了个午觉，又返回博物馆。

这一次门开着，我走进去，毫不费力地发现了那两颗在古人类学家中引起轰动的牙齿。这两颗牙绝对有资格称“古”。科学家刚发现时，认为它们距今有170万年，于是元谋人被称作亚洲已知最早的人类，比北京人早100万年左右。然而，年代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认：早期人类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游走。问题在于，年代并不是依据牙齿本身确定的，而是根据发现牙齿的岩层的年代来确定。有科学家认为，也许牙齿是从别的地方带过去的。但是这两颗牙齿（至少是复制品）就在我眼前，供人瞻仰。不知为何，牙仙（牙仙是美国的一个民间传说，孩子们相信如果把脱落的牙齿藏到枕头下，牙仙晚上就会趁他们睡觉时把牙齿拿走，并留下孩子们希望得到的礼物，实现他们的梦想。——译者注）没有拿走这两颗人类门齿。

驴车

元谋

可惜博物馆没能很好地提供证据，编的故事也不动听。但有个故事值得一听。自从在元谋之南100公里外的禄丰有了一系列新发现后，中国不存在早期人类的说法已经被摒弃。这些发现包括全世界最多、最全的，被称为腊玛古猿的类人猿骨骼化石。而且大多数人类学家一致认为，腊玛古猿是直立人或早期人类的直

接祖先。这些腊玛古猿化石被认为距今有800多万年。几年之后，在元谋之外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化石岩，里面有7颗直立人牙齿。这块石头距今250多万年，而牙齿绝无可能在岩石形成后才掉到里面。这就与东非发现的早期直立人年代相同。所以，现在你知道了，毋庸置疑，元谋是人类早期的家园之一。但元谋的特别之处在于，至今这里没什么大的改变。城东的大山里仍然住着生活方式与新石器时代几乎相同的人们。

在元谋早期人类博物馆里重温了人类早期在元谋的活动证据后，我决定最后一次冒险进山。先前去博物馆时，我经过了当地一个市场，看见几个身穿传统服装的彝族人和苗族人。我猜他们的村子远不到哪里去。我从博物馆沿大街出城，道路变成了土路，只能走马车，我连续穿过几个干涸的河床。那个时候没有许可证和导游外国人不能擅自访问山里的少数民族，可我没时间去费劲办那么多手续。那天是星期天，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肯定不上班。我要赶时间，也不想被拒绝。于是我在沙石滩上艰难地跋涉，突然看见远处有个纪念碑，就过去查看。原来这里是5000年前新石器时期的一个公社遗址，叫大墩子。据遗址上立的石碑介绍，坟墓中挖掘出了用于占卜的海龟壳。海龟壳证明了南海贸易之路的存在，也证明在中国文明早期，南北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是相似的。我歇息了一会儿，继续向山中进发。

这是我最后一次徒步旅行。我必须在两天内回到昆明乘飞机回国，但我无法抵抗最后一座大山的诱惑。这座山叫凉山，耸立在城东10公里外的元谋盆地中。但是根本没有路，连到山脚的路都没有。我在书中看到过，凉山里居住着好几个少数民族，他们在高山上艰难度日，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平。我开始爬坡，坡很陡，我每隔几分钟就得停下来喘口气、擦擦汗。我的高度计显示，山脚处的海拔是1100米。当我最后快到达山顶时，读数是2500米。这之间的1400米我爬了将近3个小时。

同往常一样，我是孤身一人出发。但这次，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孤单，三个

小时里我连个鬼影都没见到，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走错了路。然后，当我翻过最后一座山脊后，我看到一片泥房子。啊！终于到了文明世界，或者至少是接近文明世界了。可是，我错了。几分钟后，我走进了一个我所见过的最荒无人烟的村落。唯一的生命迹象是一条脏兮兮的狗。人都到哪里去了？

村里有二十多所房子，都是用泥巴和茅草盖的，窗户朝向院内，从外面看像个堡垒。我敲了几家门，都没有人答应。最后，我发现一扇门半开着，就探头往里看。一位老妇人正站在一大群苍蝇中间，拿着草叉子搅拌粪肥和干草。我招招手，可她似乎失明了，或者至少有白内障。还是吆喝一声管用，我问她能不能给我碗水喝，她点点头，蹒跚着走开，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勺让我不忍心看的饮用水：水面上漂着白沫。可我真是渴极了，喝完这勺水我又要了一勺。她告诉我村子叫卡金（音），住着大约100位傈僳人。据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50多万傈僳人，几乎都住在云南西北部的大山里。但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傈僳人。显然他们更愿意住在高山上。

我问她村里人都去哪儿了，并最终揭开了谜团。原来那天是赶集的日子，大家都下山到元谋去了。这位老妇人看不见也走不动，就留在村里。我认真地考虑是否要在此住一晚，但苍蝇实在太多了，返回文明世界的念头最终占了上风。我转身回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只想着晚餐吃什么，冰啤酒多么好喝。

不用说，我一回到元谋，就痛饮了三瓶啤酒，洗去一路风尘。第二天上午，我登上了回昆明的火车，乘飞机回国。

这次旅行很不寻常。花一辈子的时间也只能探访中国西南一小部分的美景和神秘。但我来了，我看过了，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背包分量重了一点，而我则轻了一点。我估计大约瘦了10磅（约9斤），多亏了我每隔一天喝一次啤酒的饮食计划。我还增添了几段记忆 —— 虽然那个从香港登上气垫船，经西江进入梧州的似乎是另一个人。

我刚开始记录这次旅途的点滴往事时，曾打算把它取名为《神秘　之地》。如果中国历史始于5000年前的黄帝，那么中国南方有记载的历史也不过始于1000年前，即忽必烈在他的豪华行宫派遣他的朋友马可·波罗去西南地区一探究竟的那个时候。此后那里去过很多旅行者，包括游记作家徐霞客。那是徐霞客最后一次旅行，而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最后一次。徐霞客因为身染漆毒，回家后不久就去世了。而我比他幸运多了，这多亏了交通的发达和森林的砍伐。当我乘坐的火车驶进抵达昆明前的最后一座大山时，我看到了禄丰城外山坡上的最后一座纪念碑。那是腊玛古猿的雕像，它是我们的人猿祖先，先于我800万年来到此地。我举起最后一杯啤酒，庆贺自己活着回来了。我还会再来的，这是我此时也是那时心之所想。

傈僳人

寻路中国

比尔·波特

寻人不遇

对中国古代诗人的朝圣之旅

Finding Them Gone

[美]比尔·波特 著　曾少立　赵晓芳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寻路中国

寻人不遇

对中国古代诗人的朝圣之旅

[美] 比尔·波特 著

曾少立 赵晓芳 译

Finding Them Gone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人不遇/［美］比尔·波特著；曾少立，赵晓芳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411-4389-2

Ⅰ．①寻…　Ⅱ．①比…　②曾…　③赵…　Ⅲ．①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9681号

XUN REN BU YU

寻人不遇

［美］比尔·波特　著　曾少立　赵晓芳　译

责任编辑　王筠竹　卢亚兵

特邀编辑　张　芹　赵　晶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封面设计　叶　茂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389-2

定　　价　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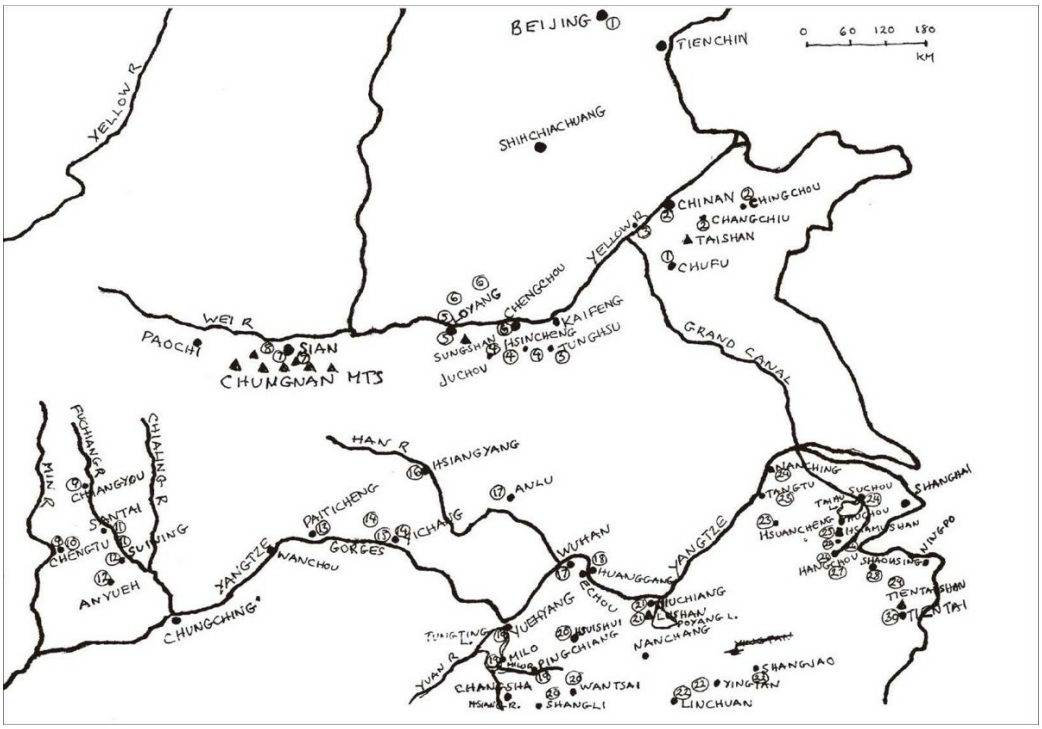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readers-club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www.readers.com.cn

出品


BEIJING
TIENCHIN
0 60 120 180
KM
YELLOW R
SHIHCHIACHUANG
CHINAN
CHINGCHOU
CHANGCHIU
TAISHAN
CHUFU
YELLOW R
GRAND CANAL
LOYANG
CHENGCHOU
KAIFENG
SUNGSHAN
HSINCHENG
TUNGHSU
JUCHOU
WEI R
PAOCHI
SIAN
CHUNGNAN MTS
FUCHANG R
CHIALING R
MIN R
CHANGYOU
SENTAI
CHENGTU
SUINING
ANYUEH
HAN R
HSIANGYANG
ANLU
PAITICHENG
ICHANG
GORGES
YANGTZE
NANCHOU
CHUNGCHING
WUHAN
HUANGGANG
YANGTZE
NANCHING
TAIHU
SUCHOU
SHANGHAI
HSUANCHENG
HSIAMUSUAN
NINGPO
HANGCHOU
SHAOHSING
TIENTAISHAN
TIENTAI
YUEHYANG
TUNGTING L.
YUAN R
MILO
PINGCHIANG
HOUSHUI
CHANGSHA
WANTSAI
SHANGLI
NANCHANG
POYANG L.
SHANGRAO
YINGTAN
LINCHUAN

目　录

第一天　陈子昂、无名氏（诗经）、李白、杜甫
第二天　李清照、辛弃疾
第三天　曹植
第四天　阮籍、成公绥、白居易、欧阳修、苏轼
第五天　孟郊、韩愈、杜甫、白居易
第六天　老子、李商隐、王维、阮籍、刘禹锡
第七天　王维、杜甫、柳宗元、韩愈、杜牧
第八天　韦应物
第九天　李白、杜甫
第十天　薛涛
第十一天　杜甫、陈子昂
第十二天　贾岛、韩愈、无可禅师
第十三天　杜甫、李白
第十四天　屈原、骚坛诗社
第十五天　白居易、苏轼、欧阳修
第十六天　孟浩然、王维、李白
第十七天　李白
第十八天　苏轼
第十九天　杜甫、屈原
第二十天　谢灵运、黄庭坚
第二十一天　韦应物、白居易、陶渊明
第二十二天　王安石、辛弃疾
第二十三天　谢朓、李白
第二十四天　王安石、范成大
第二十五天　皎然禅师、石屋禅师
第二十六天　孟郊、朱淑真
第二十七天　苏轼、白居易、林逋
第二十八天　陆游

第二十九天　李白、谢灵运
第三十天　丰干禅师、寒山禅师、拾得禅师

第一天　陈子昂、无名氏（诗经）、李白、杜甫

凌晨5点半，太阳还未升起，我从北京友谊宾馆退了房。这家环境优美的花园酒店，曾经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地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专门用来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外国专家”。现在，我这个“美帝分子”也冒充一把“又红又专”，在北京这个高消费的城市里享受着免费食宿。接待我的，是我的中国出版人，他曾经是中国教育部某个部门的领导。

一到街上，我就寻找最近的地铁站。仅两分钟，北京的“秋老虎”就让我大汗淋漓。猛然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马路边，我赶紧拉开门放下包，人也坐了进去，告诉司机去北京南站。北京南站是发往南方的高铁始发站。我要坐的首班车，发车时间是早上7点。我估摸着从友谊宾馆到北京南站得一个多小时，然而一上三环，司机就把时速飙到一百公里以上，在朦胧的晨曦中颇有梦幻感。

透过车窗，我远远地望见始建于公元1083年的天宁寺塔。这是北京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在天宁寺塔以北几百米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白云观的所在地，应该还有另一座塔——幽州台，这才是我要寻找的，可惜它已经消失了一千年。幽州是北京的古称。公元696年的某一天，唐朝诗人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向城南远眺，写下了著名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最早诠释《诗经》的《毛诗序》提出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观点。尽管不是所有诗人都言为心声，然而中国人是幸运的，他们拥有许许多多像陈子昂这样的伟大诗人。他们与我这个“老外”一起分享着这些伟大诗人的心灵，我对此心存感激。为此，我决定用三十天的时间，去拜谒这些伟大的中国诗人的故园和陵寝。今天，正是这次三十天旅程的第一天。

告别天宁寺塔和陈子昂的诗才几分钟，出租车便驶进了北京南站。一

看表，竟然提前了一小时。北京南站很大，整体外观有点像机场航站楼，不同的是外面没有免费行李车。

我在广告牌似的电子时刻表上查到自己所乘车次的候车室，在一排排金属座椅当中找了个座位坐下。天气很热，要是空调突然坏了，我估摸候车大厅的温度会突破38℃ 。

在北京的日子真可谓“马不停蹄”，各种活动、见面会一个接着一个。就在昨晚，我还参加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赞助的中国隐士文化研讨会，直到晚上10点才回房间洗的衣服，现在还没干透，穿在身上湿漉漉的。谁让我想卖书呢，毕竟作者直销比走书店渠道更划算。正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我不能事事挑剔，湿衣服只是个小小的遗憾，何况这么热的天，它还能让我感到凉快呢！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写的这些有关中国的书，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感兴趣。

开始检票了，我随人流乘电梯下到站台。十二列洁净的乳白色高铁在晨曦中闪闪发亮，随时准备奔赴这个东方大国的南方。我要坐的这趟车共有十六节车厢，终点站是一千三百公里以外的上海。如果列车不晚点，行程是五个半小时。我冒着汗上了车，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是我特意请出版人帮我订的，因为我在网上见过一张带密封玻璃的驾驶舱照片，我想如果坐在司机后面，也许可以掠过他的肩膀看到向后疾驰的铁轨。没想到，乘务员把包厢最前面的其他五个座位全占了，把我夹在中间，颇不自在。更令人失望的是，隔离驾驶舱的不是普通的透明玻璃，而是毛玻璃。显然，火车的时速高达三百五十公里，司机对有人掠过他的肩膀朝外看会感觉不爽。后来我才知道，司机的操作台上有个按钮，可以控制毛玻璃和透明玻璃互相切换，具体的工作原理就不得而知了。

刚一坐好，乘务员过来了，问我要不要来杯咖啡。她没有提供“茶”这个选项，我想大概因为我是个“老外”。既然如此，那就客随主便吧。几分钟后，咖啡来了，还有一堆免费的小零食——山楂片、口香糖、速溶阿胶颗粒等。口香糖大概是为了遮盖阿胶的气味吧。

北京南站

火车一出站，司机立马提速。五分钟后，电子显示牌上的时速已超过三百公里，北京城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车窗外雾蒙蒙一片，能见度只有几百米。不到两个小时，火车就到了曲阜，要知道这里离北京可有五百公里啊！从曲阜一下车，我顿时觉得穿越到了公元前500年。和我一起玩穿越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剩下的人，就继续乘车奔赴21世纪的上海成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到了出站口，我的朋友埃里克·鲁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埃里克在中国干了三十年旅游业，和我的另一个朋友安迪·弗格森一起组织过到中国的禅修旅游。这并不是他们的主业，却也比单纯组织去看兵马俑或游长城挣得多。埃里克的家就在济南附近，他今天将有一天的时间，带我参观孔子的故乡。

会合以后，我们立即驱车向东南进发，那里是孔子的出生地——尼山。尼山距火车站不远，仅三十公里的路程，而且路也好走。乡村的空气与北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尤其是沂河岸边，空气清新得让人永生难忘。农民把松树枝铺在马路上，让过往车辆把上面的松果辗压下来。虽然车流量不大，不过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农民把这些松果收集起来，然后卖给提炼精油的厂家。因此整条马路芳香四溢，令人神清气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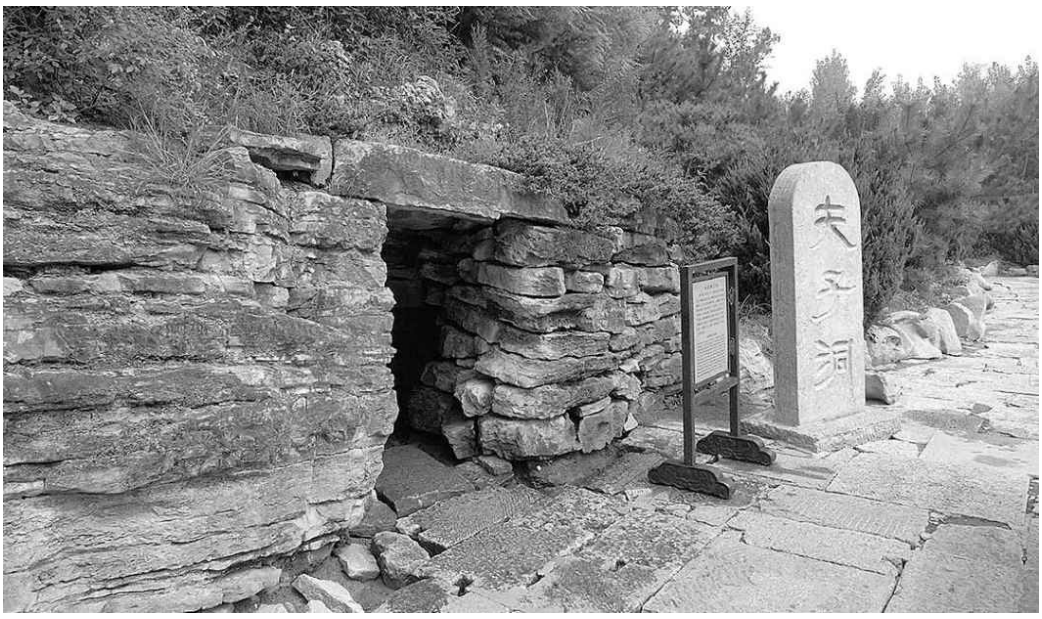
走了一段松枝路，我们就到达尼山脚下了。我在售票口买了一张成人票，埃里克有导游证，他可以免票。我俩没按常规游览路线从入口进去，

而是从出口进去的。因为那里是孔子出生不久便被母亲遗弃的地方，我想先睹为快。

我们手头的旅游册上说，孔子的被遗弃可能与他的相貌有关。他那宽大而突出的额头，给人印象极深，或许还有史书未记载的迥异于常人的其他生理特征。另一种说法是，他是因为出身问题而被遗弃。孔子出生时，母亲才二十多岁，而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他是由父母野合而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母要野合，也许这隐喻着某种不正常或伤风败俗吧。当然，孔子被遗弃的故事，本身就疑点重重；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周王朝的先祖后稷身上。

不管怎么说，孔子最后没有死，他活下来了。一只雌虎和一只雄鹰收养了他。我们走进一个岩壁不断渗水的洞穴，弯着腰，踩着人们垫在地上的石块，一直走到深处。里面有一块很大很平整的石头，我想，这也许就是孔子当年的婴儿床吧。

看完该看的东西，我们退出来，沿着一条石径拾级而上。这里不像是山，更像是一个土丘。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孔子的名字叫“孔丘”了。走到半道，石径变成了长满青苔的土路。我们的头顶是千年雪松的浓荫，小径的尽头是尼山书院。据说孔子曾在这里讲学，但我表示怀疑：这里离曲阜很远，夏天来这里避暑隐居还差不多，至于讲学嘛，你信吗？



夫子洞

看那些讲堂里桌椅板凳的模样，与其说是孔圣人的弟子用的，不如说是给乡村私塾的蒙童用的。这里的林林总总，似乎总想提醒来访者，孔老夫子以前在这里正襟危坐，就像《论语》记载的那样朗声吟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么问题来了，孔老夫子教授的课都有哪些呢？可以肯定有礼教和乐教，这是他最喜欢的科目，当然还包括诗教。

出了书院，我们沿着主路下山，向公园入口而去。其间，我们在两处杂草丛生的庙宇稍作逗留：一处是启圣王殿，奉祀孔子父亲的；一处是毓圣侯祠，奉祀山神的。在古松葱茏的毓圣侯祠，有一通《元修尼山孔庙记碑》，刻于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年）。

在下山的途中，我们在观川亭逗留了一会儿。这里就是孔夫子感叹生命流逝的地方。面对沂河水镇日站立，他给了生命一个精巧的隐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篇》）这时我想到了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他也是临流而立，看着河水在森林中出现又消失。面对如此奇人奇景，我耸了耸肩：是的，我只有朝圣的份儿。

回到曲阜后，我又想起孔子的慨叹。是的，人生就像一条河，此一时，彼一时。企图寻找生命的全部意义，是不现实的执妄。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逝去的是什么，留下的又是什么？我的思绪如沂河之水，滚滚而来，汤汤不竭……

穿过老城后，开始向西走舞雩坛路。沂河流到这里，形成了南部的护城河。过了一个街区，我们停下来参观舞雩台（又称舞雩坛）。舞雩坛路即由此得名。《论语》记载，有一天孔子问弟子们，他们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有的说要治国安邦，有的说要强国富民，还有的说要执事宗庙，而曾皙却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穿上春天的衣服，与五六位成人、六七个童子到沂河沐浴，到雩台吹风，然后一路咏唱而归。）孔子对弟子们感叹道：曾皙同学想的跟我一样啊。

中国人在暮春的三月三进行沐浴，这是一个古老的仪式。今天它已演变成清明节，主要是祭扫先人的陵墓，在中国的老外把它称作“扫墓日”。汉语的“清明”二字，即是“扫除”“清洁”之意。我们来到舞雩台，这里曾是孔子、曾皙等人的舞蹈咏唱之所，而如今只是一个被植被覆盖的十米高的土墩。我本想找一条爬上土墩的路，却发现土墩都被石栏杆围了起来，里面种着密匝的雪松。我绕着土墩转了一圈，没发现一个入口。毫无疑问：谁都可以在舞雩台上舞蹈、在附近的沂河沐浴的时代早已经远去了。沂河在流逝，时代在变迁啊。

然后我们奔向下一个目标——周公庙，它位于曲阜城东北。曲阜曾经是东周时期鲁国的都城，是周公的分封地。周王朝在公元前1050年建立。孔子是周公的粉丝，崇敬周公，效法周公的礼乐，认为礼乐教化会使公室的风气好转。与周公有关的两本书——《诗经》《易经》，都有孔子的贡献。

参观周公庙成了我们的顺路之举，本不在行程安排之内。来到周公庙，我和埃里克是这里仅有的两位参观者。穿过大殿，映入眼帘的是十多株古松和一些石碑。石碑上满是铭文，其中包括一篇《金人铭》，文辞据说出自公元前2600年的黄帝之手，是老子《道德经》的思想源头。周公庙的大部分铭文已经磨蚀得模糊不清了，只能依稀认得前面的“言多必失，行多必悔”等一些残章。因为铭文上能认出的字不多，我们走个过场，然后进了空荡荡的大殿。

在大殿门口，我们停下来审视另一座记载周公庙历史的石碑。此碑已碎，仅留下后半部分。我们闲逛的时候，一只奇特的鸟一直跟着我们，它的样子，我没在任何中国鸟类图书中见过。还有十来只麻雀，貌似也对我们进入它们的领地表示好奇。

这地方如此冷清，倒提醒了我们，可能大伙儿都在吃午饭。一看表，确实到饭点了。于是我们便驱车穿过古北门，就近找了一个食宿两用的饭店。在那儿，我们依然是唯一的顾客。显然，这里因为可看的东西少，游客也少。埃里克点了满满一桌菜，囊括了当地的众多特色小吃，如熏豆

腐、麻酱拌豆角、煎饼卷大葱等，还有冰啤，足够四五个人吃了。中国人吃饭不喜欢“光盘”，觉得尴尬，我无所谓，胃口好，总是一扫而光。

吃完饭我们就开拔，驱车向北去孔林。孔林是孔子后裔及其孔姓同宗的陵园。在曲阜，自称是孔子后裔的高达三万人，这听起来挺奇特，却是真的。前方出现一处路障，再过去就是孔林了。埃里克在车里等着，我打了辆三轮车，穿过路障，在大门口买了门票，进到孔林古老的牌坊。我以前来过这里，这次重游发现路边原来卖小纪念品的摊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长溜准备拉客的电瓶车。我没搭理电瓶车，又穿过两道拱门和一座小石桥。小石桥名叫洙水桥，其实它下面的河道已经干涸了。为防洪涝，洙水已经改道。洙水桥的北面是一座庙，供奉着孔子木主，叫享殿。过了享殿，就是通往孔子墓的甬道了。

孔圣人的陵墓非常简单，就是一座长满草的土丘，两通石碑。后面那通较小，貌似年代较久远，上面用篆书刻着“宣圣墓”三个字；前面那通大的，则用篆书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七个字。孔子之所以谥号一个“宣”字，是因为从两千年前的汉朝开始，孔门儒学一直被奉为帝王治国的正统学说；“宣”有“宣讲、传扬”之意，符合孔子“万世师表”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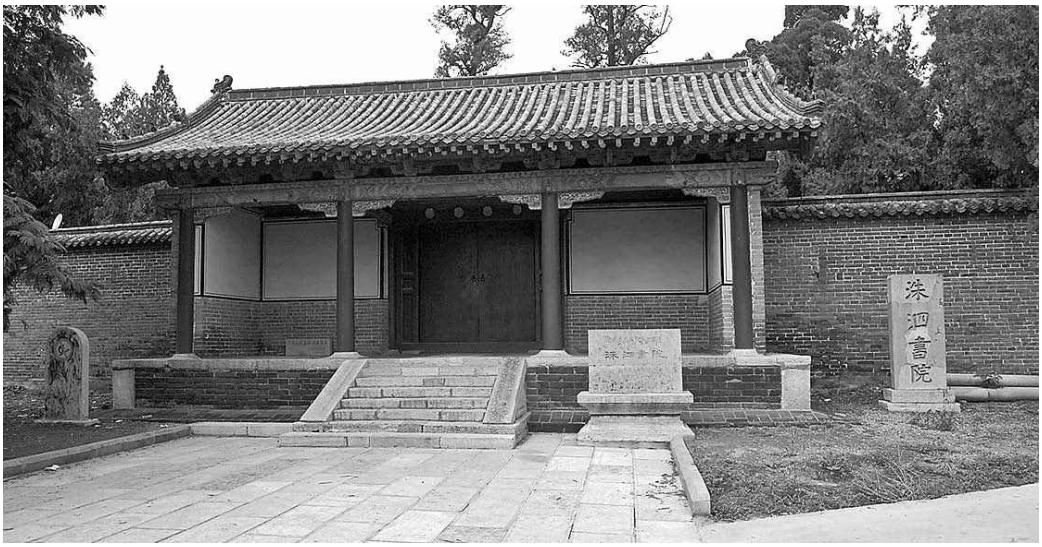
孔子墓

我一直在等，等到别的游客都离开了，我一个人走上前去，极其虔敬地倒了两杯酒。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威士忌，但这种甜玉米酿造的酒，我想孔子是不会拒绝的。再说了，《论语》记载孔子很能喝，他曾说过："美哉！惟酒无量，不及乱。"对于饮酒，我与孔子持同样的观点。一杯酒对我们彼此都是小意思，况且也符合他的圣言。我把祭祀他的那杯浇在石碑和墓冢上，干了自己这杯，然后回到埃里克的汽车里。

接下来我们还要拜谒洙泗书院，它在注水和泗水之间，故此得名。相传这里是孔子删选《诗经》的地方。为期三十天的中国古代诗人寻踪朝圣之旅，我之所以选择曲阜作为第一站，就是因为洙泗书院。不巧前面正在修路，我们停车向收割玉米的农民问路，他们说从后面步行绕过一条土路就能到。等我们绕到书院时，大门紧闭，门从里面闩上了。在曲阜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我几乎要崩溃。这个地方对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我估摸着可能是因道路施工没游客来，所以这里的工作人员就放假了。出于习惯，我很无奈地拍了拍门。没想到这一拍，惊醒了沉睡的诗神——原来，看门人正在里面打盹儿呢。

巨大的木门吱呀呀地打开，埃里克和我再次惊呆：这里太冷清了！除了看门人，只能看到几只野鸟和一群觅食的鸡。两座大殿空荡荡的。殿外石碑上的文字也被风吹雨蚀，斑驳难辨。就在这时，我在侧殿里发现了一位年轻的女士，便走过去问她在这里做什么。也许是我这个外国游客的中国话听起来怪怪的，她先是怔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她被派来协助把这里改造成演讲厅。接着她向我讲解，前殿始建于明朝，正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原址；她现在工作的偏殿，则是原来孔子编选《诗经》和起居的地方。

两千多年来，经孔子之手删选的“诗三百”，反复被中国人吟诵着，征引着，代代不息。近年来，有学者开始质疑数百年来对《诗经》的传统解读，并试图把诗歌从道德和义理的诠释中解放出来。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些质疑，大部分孔子本人就曾提出过。近年来发现了一批约公元前300年的战国竹简，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孔子讲授《诗经》的内容，学界称其为《孔子诗论》。遗憾的是，这批竹简目前并不完整。它们最早存于湖北郭店镇的一座楚墓，后被盗墓贼盗出，卖到文物黑市上。我们目前看到的这部分，是一位香港爱国古董商赎买回来的，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尽管这些竹简可能还存在错简的问题，但它们足以让学者们相信，我们现在对《诗经》很多篇章的解读，已经不合《诗经》的原意了，或者至少说明，孔子是怎样解读《诗经》的。那么，作为史上最早的教师，孔子是如何讲解《诗经》的呢？



洙泗书院

就算回归《诗经》原意，剥离掉后世附加的那些微言大义，也丝毫不影响《诗经》的艺术价值。柯·马丁教授曾经对这本书做出这样的评价："它是中国诗歌的活化石，最初我们做选本的时候，远远没有料到它具有如此不可超越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是一部上古时期的诗歌总集，而且是研究后世文献的一条路径。仅凭这点，就值得学好汉语。"

事实确实如此。《诗经》里的诗，与一千多年后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诗相比，其形式要质朴得多。但它们仍然是诗，这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顶礼《诗经》的原因。尽管《诗经》里有大量篇章古拙得乏味，但像《衡门》这样的作品，也有数十篇之多。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魴。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不需要微言大义似的借题发挥，这首诗的主旨就是提醒读者们：自足是一种美德。对世人来说，这种提醒多多益善。修身和道德教化，是中国古诗的一个重要功能。

和其他民族的诗歌一样，《诗经》里自然也有爱情诗，如《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皆臧。

必须承认，这些诗虽然朴拙，也比我表达类似情感时偶尔写的东西强太多了。它们做了诗歌该做的事：发出心灵的声音。

无论是否声称理解了《诗经》的原意，我们都不会低估它在中国文明史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有的诗我们不解其意，也不明白孔子选诗的依据，但他确实让诗歌在中国享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在西方从未有过，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孔子把言志抒情的诗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要素。从此以后，一个不会作诗的人是无法在朝廷做官的。诗成了出仕的门槛之一。正因为有了孔子，才催生了写诗的李白和杜甫。而且，李、杜二位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同时来到了曲阜，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的又一次历史性会面。

我和埃里克非常感谢这位年轻的女士，她为我们指出了中国诗歌史的发祥地，或者至少是中国诗歌文献史的发祥地。

我们把车开回高速路，然后向北穿过泗水。这条路是新修的，车跑起来很畅快。十分钟后，就看见了写有“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路标，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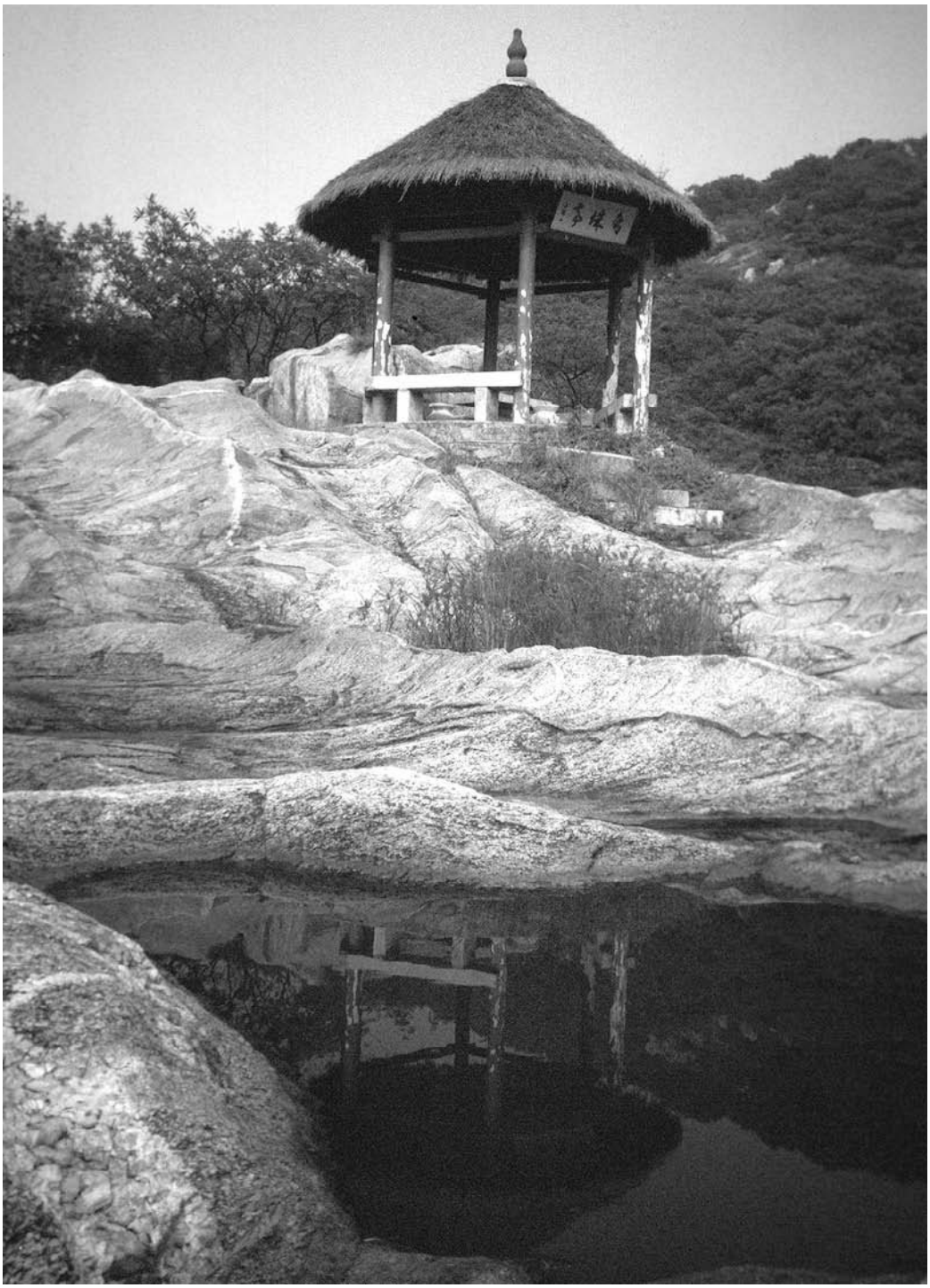
过了几分钟，又是一个指示牌，指向一个庞大的在建楼盘，它是远东职业技术学院的新校区。中国遍地是雨后春笋般的民营大学。中国的新经济力量，除了农民和工人，还需要技术人才，光靠公立大学来培养是不够的。不过，在这里见到这样一所民营大学，还是颇值得玩味的，因为这里是孔子的故乡曲阜。孔老夫子可是中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创始人，在他之前，只有贵族家庭的私人教师。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意，中国准备把他的诞生日（公历9月28日）定为教师节。

又过了几分钟，汽车驶进石门山公园停车场。我买了打折门票，埃里克亮出了他的导游证。我们沿着一条石磴小径往上走。蝉在鸣，鹊在叫，鸽子在嘀呖，环顾四周，这次又只有我们两个人。今天是周三，大家或在上学，或在上班。

通向山顶的小路旁有一条溪流，空气极其清爽。在快到一座佛寺山门的地方，我们向左走上了另一条小路，然后再一次左拐，又走了十分钟，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这里没有路标，好在我以前来过。小路的尽头是一座亭子，立在一块突出的巨石上。巨石经过风化，表面呈波纹状，波纹间是一个个小小的凹池。因此古代这里被称作“池台”，如今称“含珠台”。

这里视野阔大，亭台浮于“岩浪”之上，俯瞰山谷，石门山南岭逶迤如一幅屏风画。据传这里还是孔子编《易经》的地方。他踵事伏羲和周公，把《易经》变成了永恒变化的人生之河的精神指南。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编辑。

我之所以选择来石门山的北岭而非南岭，是因为这里曾是中国两位伟大诗人举杯夜话的地方。在亭子里的石桌上，我摆上三个小杯子。它们在孔子墓前就已经用过了，是上周我从北京报国寺的一个跳蚤市场买的。用这些祭祖的杯子来向中国古代诗人献酒，最合适不过了。要说中国诗人的共同爱好，则非酒莫属。想到这点，我取出一个昨晚就灌满了威士忌的小银瓶。我从美国带来两瓶威士忌：一瓶十八年的威利特，一瓶2011年出产的乔治·斯塔格，这两瓶酒花光了古根海姆基金会对我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笔赞助费。我决定先开那瓶斯塔格。毫无疑问，这种71.3度的烈酒，会让我在中国诗歌的天堂里找到朋友。我满上三杯酒，一杯敬李白，一杯敬杜甫，一杯给我自己，因为埃里克要开车，这厮只能闻闻酒香了。



含珠台

不难想象，从红日东升到夕阳西下，再到明月当空，李、杜二人在这里从白昼痛饮到深夜，最后双双醉倒，大被同眠。那是公元745年，节令和现在差不多，也是夏秋之交。这是李、杜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为了纪念这次巧遇，李白写了一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泗水就是我们来时经过的那条河，它流经洙泗书院的北面，过去也曾流经孔林。徂徕是附近的一座山，在东北方向，位于石门山和泰山之间，而泰山是中国最神圣的一座山。我估摸着，这威士忌将能让我们慢慢享受眼前的这段美好时光。眼见得几片白云飘远了，我杯子里的酒也干了，然后把敬献给李、杜二人的酒，倒在岩石上的小凹池里，我再把残酒啜干。暮色渐浓，收了杯子，我们从后山下了山。

杜甫一生给李白写过十首诗。石门相会两年后，他写了一首《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也许，他们来世还能再度重逢。我们回到高速路，再度驱车北上。几分钟后，掉头向东，埃里克想走泰山东面的公路带我去济南。半道上，我们经过徂徕山。在李白的诗中，徂徕山披满落日的余晖，更胜黎明之美。

经过一整天漫长的奔波，我在车上打起了瞌睡。两个小时后，埃里克把我拉到宾馆。本想请他在趵突泉公园对面的宾馆帮我订一间房，以便第二天上午去看泉水。结果宾馆人员告诉他不接待外国人。因此埃里克帮我在莫泰168酒店订了一间房，房间环境很差，不过这不重要，我已经精疲力竭，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更不用说洗衣服了。

一上床，我就想：搞定一天，还剩二十九天。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参数，这样的参数会让我尽可能把写作置于首位。以前我除了写信，别的什么都不写。后来去英文电台工作就不一样了，先在中国台湾，后在中国香港，正是在香港的工作让我有了彻底的改变。我被安排去中国内地旅行，一去很长时间，返回香港后，要把旅行日记改写成每期两分钟的电台节目。我的首次中国之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走到了它的源头，回去后据此做了两百来期的电台节目。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节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被要求继续做下去。我只好走丝绸之路，访彩云之南，拜谒我所能想到的任何古迹，然后写作和录制成系列电台节目。就这样不间断地行走着、写作着，六周人在旅途，然后十二周人在香港，如此周而复始。我由此学会了写作。必须承认，这工作太累人了，我不向任何人推荐我的旅行路线和写作方式。幸好，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还有最后二十九天，旅程即告结束，曙光在前，胜利在望。

第二天　李清照、辛弃疾

昨天太累了！真希望太阳晚点升起来，让我多睡一会儿。今天游览的第一站是趵突泉，离宾馆不远，三百米的样子。出发前，我明智地在鞋子里加了新鞋垫，这是多年前从一位摆摊的中国妇女手上买的，我一直都带着，但总忘了垫在鞋里。每年我都会花9.99美元买一双派勒斯帆布鞋，现在鞋底磨薄了，有点硌脚，放上鞋垫就舒服多了，走起路来就像踩在地毯上一样。我的脚终于可以享享福了。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让脚舒服可是头等大事。

早上8点左右，我走进趵突泉公园。济南号称“泉城”，可是多年以来，这个昵称似乎成了一种反讽。1991年我因“黄河之旅”到过济南，当时因大兴土木而破坏了地下水，泉水已经断流，公园里的水都是从其他地方引进来的。我这次来，看见又有泉水冒出来，很是高兴。当然，我不是来赏泉的，更不是跟着那些晨练的大妈跳广场舞的。我沿着迷宫般的小径蜿蜒而上，要去拜访一位九百年前住在这里的女词人。

两只斑海豹在一个小水池里游泳，我停下脚步，做了它们唯一的观众，也许其他人都已经看腻了吧。我想给它们拍张照，可镜头总是起雾。哦，忘了说这里有多热了——又热又潮，绝对在33℃以上，弄得我不停地拧毛巾擦汗。我总算拍了一些还算清晰的斑海豹照片，我想没人会误认为是飞碟吧。

接着我来到了公园里的李清照纪念堂，一进门就是她的塑像，周围环绕着鲜艳的紫薇和连翘花：粉红的、淡紫的、鹅黄的，五彩缤纷。旁边的石凳上，一位老人正拉着二胡在说唱，我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与我同听的还有一位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老人的音乐把我们带到了北地边关：在那里，老太太的丈夫是一位远戍的征人；而我则在一座佛寺的废墟之中寻找着梦寐以求的经文。直到老人的说唱结束，我们两位听众才缓缓地回过神来。

塑像的后面便是系列展厅，介绍李清照生平的各个阶段。例如其中的

一间展厅，讲述幼年的她如何以卓越的诗词才华赢得长辈们的赞许；在另一间展厅，则讲述她年轻时如何与丈夫整理和收集古玩；还有一间展厅，则以地图的形式讲述她一生的颠沛流离。

李清照纪念堂

济南是中国东部沿海这一带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黄河入海之前最后流经的城市。李清照的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从这里，她沿着黄河，一路走到了六百多公里外的开封，找到了当时正在为宋朝效力的父亲。这张地图还记载了公元1128年金兵入侵中原、兵临开封时，她是如何逃出济南的。她把自己和丈夫收藏的古玩装了整整八辆车，并设法一路安全抵达南京。她的丈夫当时在南京任江宁知府。然而不幸的是，在她去后不久，丈夫便撒手人寰。李清照的余生不得不依靠亲友的接济度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亲友都愿意慷慨助人，地图上一条从南京出发的曲折红线显示：她的余生一直在长江下游地区漂泊流离，试图寻找一处安身之所。最后，没有人知道她死于何处，葬在哪里，只知道她活了七十二岁。在那个战乱年代，她宛如狂风巨浪里的一叶浮萍。

就在我对着地图一路怀想之际，广播里传来了歌声。女歌手的声音很熟悉，工作人员告诉我是蔡琴。蔡琴是我在台湾时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声音浑厚，经常把歌曲演绎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我做电台记者

的时候，她曾经在我的一档每周访谈节目里做过嘉宾；后来在电台的年会上，她整个晚上都坐在我身边，搞得我很紧张，额头直冒汗。蔡琴有一头漂亮的长发，住的地方离我妻子的公寓只隔两个街区。但是自从那次年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今天蔡琴唱的这首歌，正是取自李清照的一首词。工作人员说这张CD是非卖品，后来卖给我一本李清照的集子，里面就有这首词。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体裁，不同的词有不同的词牌。词牌只是规定了写作的格式，与所写的内容没有必然的联系。蔡琴唱的这首词的词牌叫《如梦令》，其词如下：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在最里面的一个展厅，李清照（塑像）独自端坐其中，铭牌上的注释是“流寓江南”。她正在写流传至今的那首五言绝句《夏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数次连遭惨败，他拒绝渡江自保，在绝境中面对敌人自刎而死。李清照写这首诗的地方，正与项羽墓隔河相望。或许她在想；要是当初自己留在济南而不是南渡苟安，情况又会怎样呢？至少，既不能回娘家又失去了天家的南渡生涯，并非想象得那么美好，甚至犹如炼狱。请看她人生最后阶段的一首《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

时间差不多了，为了赶早班的火车，我匆匆忙忙离开了公园。正值早高峰，打不到车，我穿过大街，来到一个公交站，五分钟后，上了一辆空调公交车。真是“一层玻璃两重天”啊，外面又热又潮，至少33℃以上。享受了十五分钟空调之后，火车站到了，买了一张开往青州的特快，9点22分发车。公元1107年，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因受父亲株连，被朝廷革职，

正是在青州，夫妇俩度过了十年逍遥的屏居生活。

我提前十五分钟到达火车站，可是火车却晚点一小时。一般情况下，我更喜欢坐长途汽车，因为汽车发车时间误差不会太大，就是太慢了。这次若坐汽车的话，路途远了点，济南到青州两百多公里呢。中国的火车，只有始发站是准点的，中途站上车就不要指望了，晚点几个小时的都有。坐火车出行，全靠赌运气。这次我又失算了。如果在平时，问题倒也不大。可是我已经提前买好了中午12点36分的返程票，如此一来，我原计划在青州待两小时，现在只能待一个小时了。唉，看来在计划自己的行程时，还是要多考虑意外因素啊。

青州站三面都是农田和果园，出站口既没有宣传标语，也没有拉客的司机，略显冷清。中国新建的火车站都一样，总是离老城区很远。我一眼看见路边等客的出租车，赶紧打了一辆。就在我上车的当口，从车的另一侧上来两个人。显然，这里的人喜欢拼车，这样比较省钱。我正在考虑该怎么办，突然看见另一辆出租车到站下客，于是又赶紧拦下了它。我告诉司机自己有急事，想单独打车。司机开得飞快，二十分钟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范公亭公园。这座公园因惠政青州三十年的范仲淹而得名，那时李清照还未出生。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走马观花了。我告诉司机在外面等我一会儿，就匆忙下了台阶。公园里有一个湖，周围是低矮的群山，星散的亭台。走下台阶，我惊喜地发现了“归来堂”的指示牌，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李清照丈夫被贬之后，夫妇俩就住在这里。后来证明，那是她生命里最幸福、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远离了朝廷的争斗，他们集中精力培养自己的爱好：收藏古玩以及记录上面的铭文。

不巧的是，大厅的一面被公园的墙圈起来了。我不得不匆匆跑到另一面，就这样还是浪费了五分钟的时间。走入大厅，我已然是上气不接下气。我是多么希望看到更多的东西。这里有三间房：一间展示女词人为丈夫弹琴的情景，另一间是他们的卧房，第三间则是她的书斋了。

外墙上贴着这间书斋的名字——易安斋，这是李清照取的，她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以至于自称“易安居士”。“归来堂”和“易安斋”这两个名字都源自陶渊明的诗。陶渊明是李清照夫妇的偶像，他们渴望像陶渊明一样，过一种简朴的屏居生活。然而不幸的是，权力与财富的中心没有放过他们。在青州待了近十年之后，朝廷召回赵明诚，他们不得不又回到了当时的都城——开封。

书斋的墙上挂满了李清照的诗词以及关于她的电影剧照，由此可见中国人对她的喜爱程度。就是在这间书斋里，李清照写下了著名的《词论》。她说词是用来唱的，声律与字义一样重要。李清照认为诗词应该写实，同时也应善于用典。其实，她自己的创作并不怎么用典，但由于她的巨大声望，后世的词家在创作中往往把《词论》奉为圭臬。

发现没有多少东西可看时，我竟然有了一种释然，于是匆匆回到出租车里。我希望那位司机仍在等我，车确实停在那里，但却不是司机一个人了。原来她在我下车以后，给十九岁的侄子打了电话，所以他和我一样都是匆匆赶回来。我们都有点喘不上气来。司机的侄子想练习英语，我只好答应了。这样至少我可以有点事做，而不至于总是对今天的时间失算耿耿于怀。谢天谢地，我们提前五分钟到了车站，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穿过火车车厢，在我的座位上坐下。一个半小时后，我在章丘站下了车。

章丘不大，没几趟火车停靠，因此站前出租车也少，人们依然喜欢拼车。我在大街上转悠，想找一辆可以独乘的出租车。一辆出租车开到我面前，司机问明我的去处，十块钱成交。不到十分钟，我们就到了百脉泉公园。下车时我问司机能否等我一会儿，我还想去其他地方。这对他是合算的，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这回我不用像之前那样匆忙，因为再也不需要赶那劳什子火车了。

就像青州的范公亭公园一样，百脉泉公园也是一个环湖公园。往最里面走，有李清照的另一个纪念堂。中国一共有三处李清照纪念堂，我已经

拜谒两处了。公园门口有人在卖吹糖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在卖毛时代的旧书。我停下来问她是否有穆旦或艾青的诗集，她摇了摇头。这两位是那个年代我最喜欢的诗人。走过停车坪，一只旋转木马在刺耳的音乐中急转着，好在再往里走一片蝉鸣把音乐盖过了。我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李清照的青铜像前。铜像是根据她三十一岁时的样貌塑的，旁边一块铭牌上有英文介绍，说她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我喜欢“婉约”这个词，汉语里的意思是“优雅得恰到好处”。后面的墙壁上，是她婉约词名篇《声声慢》的鎏金书法：

>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
>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我读罢这首词，绕过铜塑，穿过后面的小厅，便看见一个较大的池子，池子对面便是她的纪念堂——这里是生她、养她的故乡。我小心翼翼地踩着池子里的石头一路走过去。由于最近阴雨连绵，梅花泉里的水已经溢出来，直接流到了附近的湖里。

李清照铜像

旁边的人行道上，有一个较浅的池子，人们可以用瓶子装里面的水留作纪念。我没有装水，而是拿出酒瓶往小瓷杯里倒了一杯威士忌，举杯向这位婉约派女词人致敬后，自己抿了一小口，把剩下的倒进池子里。要找到一个可以对饮的知音很难，我想李清照应该会喜欢威士忌吧。尽管她的生活总是被各种忧愁困扰，但不要忘记，她是一位“易安”的词人。

在池子的另一边，我还参观了李清照故居的其他宅院。她就是在这里

长大的，以后还不时地回来过。重建后的卧室墙上悬挂着她于公元1121年作的《感怀》诗。当时她刚到丈夫出任知州的莱州，那是在赵明诚康复之后，被重新召回汴梁之前。

寒窗败几无书史，公路可怜竟至此。
青州从事孔方君，终日纷纷喜生事。
作诗谢绝聊闭门，雁寝凝香有佳思。
静中吾乃得知交，乌有先生子虚子。

“公路”是袁术的字，他在汉亡之后称帝，最终饥迫而亡。“子虚”和“乌有”都是人名，出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家宗师庄子作品里的一些人物。李清照喜欢用隐喻的手法，借用那些古老的形象来描写自己的生活。

我顺着原路返回，在李清照塑像前照了一张相。一个醉醺醺的西装男被其他几个西装男簇拥着走过来，指着塑像问我这是谁。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可能他觉得受到了冒犯，质问我为什么发笑。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说我很奇怪他怎么会不认识自己国家这么著名的词人。我的话很刺耳，他大概觉得难为情，什么也没说，回到他那堆朋友中间，而我也转身离开了。

我让司机等是因为我要回济南，而且四个小时内不会有回去的火车。接下来的两天我想在济南郊区的一些地方转悠，很多行程不确定，甚至会通宵待在郊外，不雇辆车是不行的，靠公交根本不现实。一走出公园，我就让司机看我带的地图，告诉他我明天的行程安排。他想了几分钟，报了一个价：1500元。这跟我预想的差不多，于是当场成交。

在离开章丘的路上，他把车停在路边的一辆货车旁，货车司机是他老婆，她通过车窗递给我们一个导航仪。司机说我提到的许多地名他都没听说过，不过他那种未雨绸缪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一路无话，我们直奔今天最后一个目的地——济南东部历城区的一个村庄。我去那里是要拜谒与李清照齐名的另一位词人的纪念馆。凭借一张

从网上打印下来的地图，我们沿着102省道一路向西，但在通往济南机场的高速路段，我们迷路了。尽管有导航系统，两个人还是转悠了一个小时。最后发现，我在打印那张地图时弄错了一个重要信息。纪念馆附近有一个村子叫“四风闸”，而我输入的是“风闸”。我们四处打听，可就是找不对地方。眼看离下午5点越来越近了，根据经验我知道，纪念馆一般在5点左右就要关门。但我在关键时刻总是如有神助，路边两个卖莲藕的妇女给我们指对了路。若不是那两位妇女帮忙指路，这地方我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一堵年久失修的墙，一扇蠢笨得有些滑稽的大门。门开着，距离5点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大门口，五六个男人在凉亭下闲聊。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干完了一天的活儿，把自行车斜靠在亭子的栏杆上，八成是在等他们的朋友下班。我们走近的时候，这里唯一一个衣衫还算整洁，看上去不像农民的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来拜谒纪念堂的。他告诉我5点半才关门，可以随便转。他带我到登记处登记了一下。这个地方的游客少得可怜，我是今天的第二位，而前两天的记录竟然是零。

他给了我一本小册子，指了指后面的三个展厅，然后回到了朋友身边。大厅前面是主人公的石像，他就是年轻时的辛弃疾。辛弃疾出生于公元1140年，在中国北方长大。那里曾经遭受过金人的入侵。金人是居住在满洲北部的满族人，他们帮助汉人打败了另一个游牧民族——契丹族。当时契丹族住在满洲南部，契丹人被打跑之后，金人直接入侵并占领了中国北部地区。

绕过辛弃疾的石像就是大厅。我走过那里的时候，竟然有回音，显然这里的建筑偷工减料了。大厅里只有几件物什：一架织机、一架纺车、一架打谷机、一个土炕，仅此而已，别无他物。土炕，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北方人过冬的主要取暖方式。

辛弃疾石像

我转到另一间展厅，这里系统介绍了辛弃疾的生平。他二十二岁时的一项英雄事迹，引起了全国人民对他的关注。当时他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抗金组织，并号召其他亲友也参加。有个和尚参加后又叛变了，还盗走了公文大印。头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因为和尚是辛弃疾介绍来的，头领扬言要杀掉他。辛弃疾说，给他三天时间，保证将大印找回来，找不回他甘愿受罚。两天后，辛弃疾直闯金兵大营，把大印和和尚的首级一起带了回

来。前面那座辛弃疾的石像，就是以此事为根据为他雕刻的一个爱国侠客形象。他的英勇事迹，激励着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后来辛弃疾加入官兵，来到杭州，那是金兵入侵后大宋的新都。再后来，他与李清照一样变成了一个词人。如果他自打年轻时就写词，反而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传世之作。年老以后，眼见山河破碎，光复无望，他心情愤懑，写下了几百篇不朽的作品。正如1188年，他在《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中所写的：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最后一个展厅有个玻璃箱，陈列着他的一些作品，但是没有影印本出售。另一个玻璃箱中陈列着1987年在济南召开的“辛弃疾学术研讨会”的一些论文，显然，这座纪念堂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因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来祭拜他，于是决定暂时存下这杯威士忌，准备将来洒在他千里之外的坟前。不过，在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我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去那么远的地方。天气炎热，旅程艰难，这才第二天啊，我已经有点精疲力竭了。

尽管今天火车晚点，我自己又标错地图，有些小不顺，但还是完成了计划，在此感谢道路之神！遗憾的是，神仙们也在下午5点半下班。进入济南市区的时候，正好赶上晚高峰。从历城到我住的地方不过25公里，汽车却开了一个多小时。

我给了司机陆先生250元，作为今天的租金，他很满意。但是谈到后两天的行程，其中包括要在一个他从来听说过的小镇过夜，他把价钱从1500元涨到了1800元。

他还说，他需要找一个朋友一起去，以便在他疲劳的时候两个人可以换班开车。我没有马上答应他，只是说考虑一下再给他电话。他走后，我前后问了三辆出租车，司机要价第一天至少1800元，第二天也一样。看来我低估了这趟行程的费用，至少低估了大城市出租车的费用。我给陆先生打电话，问他明天早上7点能否准时来接我。我想早点出发，在太阳落山

之前跑完所有的地方。

安排好第二天的交通工具，我开始沿着大街溜达，想找个地方简单吃点东西。离宾馆不到一百米，有一家包子铺。我要了两个包子，一份豆腐，豆腐里面放了野菜、豆浆和鸡蛋。令人惊讶的是，味道竟然好极了。我又点了一盘娃娃菜炒虾仁，老板还送了我一盘煎饼，都很好吃。但我一个人实在有点吃不完，又退掉了一部分。

吃完饭我直接回到莫泰168酒店[(1)]。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叫这个名字。它们与美国的“汽车旅馆”其实不太一样，只是一些廉价的旅店，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我猜想可能是它们房间的功能与美国的汽车旅馆一样，都是为了方便旅行者而设计的吧。至少，房间干净，空调运行良好，这值得庆幸。但是油毡地面、PVC材质家具、狭小的淋浴间，还是让人很不爽。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天，却有一个糟糕的夜晚。我非常希望泡个热水澡，可是中国所有的宾馆都是那种立式淋浴。我出门才两天，就开始抱怨了。

临睡前，我看了看辛弃疾纪念馆管理员送我的小册子，里面有一首《临江仙》：

> 六十三年无限事，从头悔恨难追。已知六十二年非。只应今日是，后日又寻思。
>
> 少是多非惟有酒，何须过后方知。从今休似去年时。病中留客饮，醉里和人诗。

这是一首自寿词。中国人论年龄，不是论生日，而是论年份。过了新年，人就长了一岁。因此，农历新年（即春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也是个易生感慨的日子。当然，辛弃疾的感慨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写下这首词几个月之后，便解甲归田了。病和酒，在这里一语成谶。假如我有机会遇见他，应该敬他两杯威士忌，希望这位半生郁闷的济南词人喝完酒后能有一个好梦。

辛弃疾碑亭

---

(1) 莫泰168酒店是中国很常见的一家经济型连锁酒店，其英文名“Motel”的意思正是“汽车旅馆”。

第三天　曹植

陆先生早上7点准时到达宾馆，这是这一天甚至下一天唯一按计划准时完成的事。不管怎么说吧，我的中国古代诗人朝圣之旅的第三天，算是准时开始了。我把包扔进后备厢，我坐前排，陆先生的朋友坐后排。前一天晚上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说要带一个人来，在他疲惫时替班。我想能带朋友一起旅行当然是好事，却没想到他所谓的“朋友”，竟然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姑娘。

也许对他来说，这相当于一次“携美带薪”度假，这或许正是他要价低的原因吧。他头脑活络，但肯定不是有钱人，我忍不住想这女孩和他是什么关系。对我来说，接下来的两天要拜谒五位诗人，又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旅程还是蛮艰巨的。

早一点出发，至少可以避开早高峰。可是，明明有高速路，陆先生却选择了普通公路。我出示给他的地图上圈定的路线是高速路，他同意支付高速路的过路费和加油费。因为高速路的费用远高于普通公路，只要有其他选择，他决不走高速。这还得怪我，前两天折腾得太累了，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本应该估计到的。不仅仅中国，全世界的出租车司机都是人精，他们还懂很多路况以外的东西。

虽然意识到不妙，但再倒回去重上高速为时已晚。就这样，我们在脏乱差的普通公路上慢慢走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直到最后看到高速入口。但好景不长，为了通过黄河大桥，半小时后我们又不得不驶下高速。

我要拜谒的地方是黄河北岸的鱼山。下了高速，离黄河大桥有20公里，黄河大桥到鱼山还有二十公里。我想或许一小时之内可以到那里。我和陆先生都很信任车上的GPS导航仪，没想到过了黄河大桥，它竟然指示不出前往鱼山及其附近镇子的行车路线。这回我的地图可没问题，看来，正确的标识是多么重要，更何况是路标呢。因为鱼山在西南方向，我们先向西，再向南，再向西，再向南，每隔十分钟就要问一次路。路人的答复

也不完全一致，但我们都一一记下了。

辗转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和尼山一样，鱼山仅仅是个丘陵，但是照样有围墙和大门，需要付费参观。好在现在门开着，我看见大门额上写着“曹植墓”三个大字。

这里竟然只有我一个游客！唉，考虑到路途艰难，对这里的冷清也就可以理解了。而管理员的态度也颇为冷淡，他说今天没人，我是唯一的一个，游客一般都是周五或周末来。我买完票后，他继续吃午饭，我则进园子自己溜达。本来希望早上9点前到这里，现在都11点多了。唉，又失算了，只看地图估算距离，这样想当然不行，估计陆先生也看出我是个傻帽吧。

但至少我到了曹植的三个陵墓之一。而且这个是唯一被官方认定的，也是诗人本人要求下葬的地方。我朝山脚下的墓碑走去。神道两边是石柱和石雕，雕着传说中的神兽以及百官，这种规格通常是王侯的陵墓才有的。

鱼山一带是曹植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块封地。他只在公元229年来这里小住过。墓碑附近的一通石碑上，铭文简要地概括了曹植的一生。经过长达数个世纪的努力，这些文物展厅和亭台才得以逐步建起来。尽管这是官方陵墓，却没有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文物出土以后，人们并没有发现曹植的颅骨，只有躯干骨，而仅有的那几块骨头，也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明不白地丢失了。不过，这里仍然是一个值得祭奠的地方。由于天太热，我自己就不喝了，只倒了一杯酒，洒在曹植墓前。

接着，我沿着一条小径向山顶走去，那里有一个亭子，可以俯瞰曹植的整个陵园。路上无意中发现一个指示牌，指向一个名叫“梵音洞”的地方。传说当年曹植听了这个洞里传出的梵天之音，于是“改梵为秦”，创制“撰文制音，传为后式”的六章汉语梵呗。诗乐不分家，曹植是才高八斗的天才诗人，也是高明的音乐家。

指示牌上介绍说，曹植创制的梵呗流传到都城洛阳后，广泛应用子宫廷和寺庙的各项祭祀中，尽管现在原文已经失传，但曹植的创制是梵唱汉化的一次伟大尝试，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这样的尝试也激发了朝鲜人和日本人在梵唱本土化方面的创作灵感。为了纪念他的这一成就，在山脚下，东亚某佛教组织出资建了一座大大的梵呗寺。

停下来看这些撰述至少能让我有机会擦擦汗，喘口气。这时气温肯定突破38℃了。到达最高点的凉亭后，我坐在阴凉处的水泥排椅上，一边擦汗一边眺望风景。三百米开外就是黄河，它依然如往昔般滔滔入海，泥沙俱下。

在过去的百万年间，黄河经常改道，如失控的孽龙南北肆虐。挟带大量泥沙的浑浊的黄河水，造就了中国的大半个北方。我们今天看到的黄河，与曹植时代应该是基本一样的，算是它比较安静驯服的状态了。从山顶俯瞰，能够看到的所有大地都曾是曹植的封地。在中国古代的所有大诗人中，曹植绝世而独立。他或许有做皇帝的机会，但因其太嗜酒，还没等到美好时代的来临，便如流星般消逝了。

曹植生于公元192年，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王侯之一。在汉朝灭亡后，他控制了中国北方，但从未征服过南方，因此他只称王不称帝。在二十五个儿子当中，曹操最喜欢曹植，有几次想立他做太子。可曹植既嗜酒，又懒散，实在不符合做帝王的标准。尽管有这些缺点，但他很有才华，并希望自己的才华得到展示。在《薤露行》这首诗中，他明确表达了这一情绪：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
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很显然，曹植的天赋不在于成为一名武将或帝王，而是一位诗人。他心地简单而纯净，只要父亲活着，他就会一直被宠溺下去。不幸的是，公

元220年父亲去世了，长兄曹丕继位。曹丕并不像父亲曹操那般欣赏和喜欢这位弟弟，相反他忌妒曹植，还认为他对自己造成了潜在的威胁。曹丕登基后，便把曹植赶出京城，给他一块食邑养着他。当然，为了便于监视和控制，这食邑还不能离京城太远。

曹丕对曹植的一些亲信或斩或流，因为害怕有人与曹植勾结篡夺帝位，甚至还杀掉了另一个兄弟。自那以后，即公元221年到232年，曹植被迫从一个地方辗转另一个地方，在这首名为《吁嗟篇》的诗中，他把自己比作转蓬：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
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
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
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
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唉，高贵出身并没有给他一个永久安逸的生活，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曹植在黄河流域来回迁徙。在这些迁移地中，有一个地方给予了他宁静的田园生活，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有六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但那个地方不是鱼山，而是开封以南的杞县和通许之间的某个乡村。鱼山是曹植最后的封地，这大概是这里有座曹植墓的原因。事实上，他并不是死于鱼山，而是死于淮阳，自然在淮阳城南有他的另一座陵墓。

曹植墓

“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文物遭到破坏，淮阳的曹植墓也被挖开过，当时发现只有诗人的一些衣物。将衣冠葬在一个地方，遗体葬在另一个地方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习俗，它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前年的黄帝时代。因为这样可以提供多个地点供后人凭吊。现在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即曹植的真正墓地既不在鱼山，也不在淮阳，而是在开封市南面的杞县和通许之间。那里离鱼山三百公里，正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

费了好一番周折，我们终于返回到黄河大桥，上了另一边的高速公路，转向西南，朝开封方向开去。这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现在明白了，其实我对走哪条路是无权指手画脚的。既然如此，倒不如借机小睡一会儿。我说服陆先生摇上车窗，打开空调，这样我就可以在半梦半醒之间思索有关曹植的问题了。我尽量去体会他的内心，在我看来，他之所以过度饮酒，是因为他和长兄的关系不好。

曹植十三岁时爱上了二十三岁的甄氏，但当时甄氏已经作为战利品分配给了曹丕。接下来的岁月里，她为曹丕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曹植的侄子，即后来的魏明帝曹睿。父亲去世后，曹丕不仅自立为王，还称了帝。他逐渐厌倦了甄氏，在新皇后的怂恿下，逼甄氏自杀，命曹植离开都城。随后，曹植写下了最著名的诗赋《感甄赋》。

曹植死后，为了避免人们诟病母亲的形象，新皇帝曹睿将《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洛”就是流经洛阳的洛水；洛神是女娲的女儿在洛水溺亡后变成的神（一说是伏羲的女儿）。《洛神赋》辞藻华美，诗人所极度夸饰的，其实是逝去的甄氏。该赋长达七十多句，下面是节选的一部分：

> 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霄而蔽光。

曹植在其很多诗篇中都表现出了超越凡人的精神气质，他犹如从云端降落尘世的仙人，出没于那些修道者的仙山或仙岛之中。尽管他也如我们凡人一样，被世俗之爱所牵累，但他从未放弃道家崇尚的“清净”以及对理想国的追求。很明显，他深受五百年前屈原优美、浪漫精神的影响。和屈原一样，曹植也希望“美政”能给人间带来太平，当然，他最终也和屈原一样失败了。曹植四十岁病故，葬于通许城以东的七步村。

离开鱼山四小时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通许出口的指示牌。汽车沿一条普通公路向东朝长治方向行驶，然后折向北方，四公里的行程连过了两个叫“七步村”的村子。

这些村子的房屋都是砖混结构，尽管有一些贴了瓷砖，看起来还是很破旧，如历经了三千年的风雨一般。我不禁感叹，文明的进程在河南的乡村是如此缓慢。最后我们到了第三个村子，为了表示与前面两个的不同，它叫“后七步村”。这里正是曹植陵墓所在地，也是曹丕想杀掉他的地方。

在中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据说曹丕认为弟弟要谋反，尽管没有真凭实据，他还是想在曹植的封地杀掉曹植，但又不便直接下令，便找了一个借口，命令曹植在七步之内以“兄弟”为题作诗一首，还不能直接出现“兄弟”两字。如果七步之内诗作不成，便要治曹植的重罪。于是曹植当

场作了著名的《七步诗》：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像和《七步诗》

曹植的这首诗中文叫“五言古诗”：每句五个字，隔句押韵。如《诗经》中的四言诗一样，也是可以吟唱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写这种体裁的

诗。

而《洛神赋》是另一种体裁，叫赋体，每句可以长短不一，无须吟唱。此外，曹植还创作过乐府诗，那是一种仿民歌的诗体。曹植最突出的成就是五言古诗，他是最早使用这种新诗体的大家之一。与《诗经》的四言诗不同，五言每句多一个字，这样在表情达意时便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在曹植以后的五百多年里，五言古诗一直是中国诗坛的主流诗体。

七步村是今天的最后一站了。在这里，曹植以天才的敏捷，七步成诗，以“萁豆”暗喻兄弟相煎，从而救了自己的命。陆先生将车停在门外，这是村中唯一有院墙的院落，从大门外可以看到“曹植之墓”四个字。已经过5点了，我上前推了一下，门锁着。透过门缝，看见有人在一座亭子下聊天。我用力拍门，几个村民也过来帮我喊。几分钟后，门开了。我进去的时候，一些村民也跟了进来。

这座院子大概一英亩大小，几十棵杨树由于干旱而无精打采，剩下的都是空地。前面有围墙，后面与几座农舍以及村小学的操场相连。空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亭子已经残破不堪，下面一块石碑记载着它的历史。读罢还能认出的那部分碑文，我来到曹植的墓前。墓前面有一个专门用于烧香的水泥槽和水泥祭坛。看到有香在燃，我感到很奇怪，就问管理员村里是否有曹植的后代。他说村里没有，但通许有人自称是曹植的后代。出于对古人的尊重，每晚回家前他会上香。于是我走到墓前，开始祭拜。

就在曹植下葬不久，墓就找不到了。不是因为人们缺少尊重，而是因为黄河的泛滥。等洪水消退，人们重返家园，墓早已被泥沙深深掩埋了。直到1470年，一次洪水的冲刷，刚好让石拱门露了出来，人们发现上面有“曹植之墓”四个字。墓地重见天日后，人们又在附近建了几处祠堂，后来这些祠堂又都被洪水冲毁了。由于这里相对偏僻，当地现在还没有建一座新祠的打算。

就让威士忌的芳香飘荡到先贤的世界吧。我倒了一杯酒，伤心地举起它向诗人致敬。

我也敬了管理员一杯。他一饮而尽，两眼充满惊讶与喜悦，并不时地舔着嘴唇，这是一种认可。我也干了手里那杯，并把第三杯倒在墓冢上。我在这里悠闲地拍照，跟村民们讲我此行的目的。我告诉他们，我来中国旅行，和我喜欢的诗人们对饮。有人说这有什么用呢，他们都死了。可我不这么认为，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由此向他们滔滔不绝地演说，直到6点才离开。

驶过二十多公里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晚上7点到达通许。尽管它算不上一个城市，但眼下已到了打尖住店的时候，就在这里凑合一晚吧。在解放路上，陆先生告诉我那里有个“迎宾宾馆”。我想找个条件更好的，就让他继续向前开，一直来到通许的主干道上。看到交警正在那里疏通车辆，我下车请他帮我推荐一个住的地方。他转身指了指，我一看，又是“迎宾宾馆”。

后来才知道，这个“迎宾宾馆”是这里唯一一家星级宾馆。把我安顿好以后，陆先生和他的美女朋友去其他地方过夜了。这个“迎宾宾馆”太旧了，不过有一样好处，就是卫生间有浴缸。我晚饭都忘了吃，迫不及待地将浴缸放满热水。呵呵，能泡热水澡的日子都是好日子，比如今天就是。

第四天　阮籍、成公绥、白居易、欧阳修、苏轼

陆先生和他的美女朋友早上8点准时来宾馆接我。昨夜阴云密布，气温一下子降到了27℃左右，温差变化很大。在去往今天第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只要不停车，开着窗户还是比较舒服的。

离开通许，汽车穿过乡村，朝西南方向进发。谢天谢地，虽然还是会七拐八拐地问路，但路还算好走。有农民告诉我们下一个村子就是阮庄，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阮庄离通许四十多公里，我们花了将近一小时才找到。考虑到我们几个都不怎么认路，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在阮庄以北，我让陆先生停车，一个人穿过玉米地、青椒地，来到一处墓地前。路边的石刻告诉我，这就是阮籍墓了。

阮籍是三国时期继曹植之后的又一位伟大诗人。和曹植一样，他也来自贵族阶层。父亲是曹操手下的一名官员。在曹丕和曹睿当政期间，他的多位亲人也都在朝为官。但到阮籍长大的时候，曹氏家族的势力逐渐被司马家族削弱。因为杀戮累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那是朝堂之上最危险的一个时期。阮籍与这两个家族都有关联，这是一种危险的境地，许多亲友因此遭到杀戮。阮籍之所以能逃过一劫，可能与他的佯狂和谨慎有关。

阮籍墓

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他们远离政治，经常聚于竹林之下饮酒论文，为了避祸，买醉装疯更是小菜一碟。阮籍的音乐造诣独步当时，他的古琴曲《酒狂》流传至今。然而，他最大的成就还是诗，尤其是八十二首《咏怀》诗，用比兴、象征等手法借古讽今，寄托遥深，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在阮籍墓前，我倒了两杯酒，大声吟诵《咏怀》的开篇：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表面上看，阮籍的诗简净明晰，但如果考虑到他的寓意，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比如他用孤雁和盘旋的飞鸟表达了一种不安。是出世为隐，还是入世为官？这是儒与道的永恒难题。和曹植一样，阮籍也希望服务于明主，但是他又找不到任何安全的靠山。

面对复杂的阮籍，纠结的阮籍，我觉得光祭一杯酒、吟一首诗远远不够，于是又吟诵了《咏怀》第二十四首：

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
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
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

在这首诗里，阮籍赞美了代表道家不朽形象的“玄鹤”，鄙视在中庭聒噪盘旋的“鹑鷃”。他一生都在追求超越，虽然没有成功，但被这种情怀激发而产生的诗，却得到了唐宋诗人的高度认可。以阮籍为榜样，李白和杜甫也分别写了自己的《咏怀》。阮籍后来的声誉有所下降，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或许因为他的佯狂卖醉，再或者因为他诗中的比喻过于隐晦。

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需要答案。把自己的酒一饮而尽后，我将他的那一杯洒在了墓前，然后开始检视墓地两旁的石碑。它们还很新，是二十多年前立的。看到附近有农民在干活，我便走过去，问周围是否还有其他

关于阮籍的遗迹。他说在墓的南面曾经有一个纪念堂，但在“文革”期间被毁了，现在是一片小树林，阮籍族人的一些墓地散落其间。除此而外，再无他物。于是我告别了农民，回到陆先生车里。我已经凭吊了墓地，下一步要去尉氏县，那是阮籍的故里，位于这里以西三十公里的地方。

像通许一样，尉氏也是一个县城，周围是成片的庄稼地，只有乡村公路。尉氏看上去比通许繁华许多。或许今天正逢赶集，路面拥挤，三十公里的路程花了我们将近一个小时。与通许稍有所不同的是，尉氏的大街上有专门的人行道。在阮籍时代，这里已经是一座古镇了。我们在主街上走着，时不时地停车问路。问到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因此走得还算顺利。

阮籍住在东湖的东北角，当然，家早已不见踪迹，唯一的标志是水泥台上的雕像。雕像下面刻有“阮籍啸台”四个字。道路两边立有石碑，跟墓地的一样，也是不久前由阮籍在中国各地甚至远在新加坡的后人立的。石碑上刻满了历代名家来此留下的诗文，其中就有我拟拜谒名单里的两位：贾岛和苏轼。原来来此朝圣的，远不止我一人。

阮籍啸台历经岁月的冲刷，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土丘了。虽然只有六七米高，爬上去还是需要几分钟。由于风雨剥蚀和水土流失，旁边的树根有的已经裸露出来，我正好可以抓着它们向上攀爬。这座土丘曾经是啸台的台基，最初的啸台属砖木结构，大约三十米高，历经几次重建后在二战中惨遭毁灭。残迹一直保留至今，而我就站在那堆废墟之上。

我是最近才发现啸台的用途的。我曾经把汉字“啸”译作“whistle”而不是“drone”。这貌似是对的，因为所有的字典都是这样解释的。然而，当再度审视这个字的时候，我发现在道教文化里，它有着与通常的口哨声全然不同的含意，是一种声振百里的撮口发声。这样的“啸”需要站在山顶或者高台上才能实现。遗憾的是，今天的道家虽然知晓该字的古义，却无人能告诉我如何做到这一点。也许支撑这种技巧的养生法已经失传了，抑或今天的道家高人对这样的技巧秘不外传吧。

在阮籍生活的时代，“啸”被认为是士大夫在尘嚣之外，尤其是朝廷之外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艺术形式。与他同时代的成公绥写过一篇《啸赋》，后来收录在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里。作者讲述了啸者如何攀到高处，如何心无杂念，那些微妙而遥远的心理体验一旦达到“忘我”的境界，便可发出“啸”来：

> 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洿，细而不沉。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于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百兽率儛而抃足，凤皇来仪而拊翼……乃知长啸之奇妙，此音声之至极。

据一些专家所言，“啸”与中亚某些游牧部落如图瓦族的“呼麦”类似，主要集中于“气”的产生，而不是声音本身。这是道家的一种养生修炼。

站在阮籍曾经“啸”过的地方，我吟诵起他的《咏怀》诗第七首：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
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
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在这首诗里，阮籍并没有躲进诗歌的隐喻里，而是直抒胸臆。他想象自己是个追求享乐的少年，远游秦王朝的古都咸阳，终因黄金耗尽而白日蹉跎。古老的政治中心咸阳，在时空上远离现实的政治中心洛阳，这一背景设置有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过去在朝为官时，阮籍寻欢作乐、挥金如土；现在辞官返里，终于一贫如洗，在政治高压下闷闷不乐。他所能做的，只能整日痴对黄河对面的太行山脉。那里是洛阳的北部，是阮籍与他的六位朋友饮酒放诞的地方，也是我此次朝圣之旅的必去之地，但不是今天的目的地。爬下阮籍啸台后，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

离开尉氏，我们一路向西，奔向约五十公里外的新郑。新郑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据说公元前2600年左右，后来一统华夏的黄帝就出生在这里。不过今天我没有时间去祭拜他了，所以决定直接穿城而过。我们走

的那条路正在施工，必须从南面绕行，不巧绕行的那条路也在施工，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新郑的西郊。这里到处都在修路，包括我们下面准备走的那条路。这座城市貌似在搞“大跃进”，想在21世纪的开头一步跨入现代化。

眼看离目的地近了，麻烦却多了起来。我们不停地问路，不停地尝试，不停地掉头，最后终于找到了东郭寺村。寺庙已经不见，但是我希望那位著名的住户还在，至少有一些在的迹象。陆先生一停好车，我便开始寻找这位住户的蛛丝马迹。一位在公路旁散步的老人指引我来到当地的一所小学。看得出他无所事事，也就跟着我一起进了校园。

这位住户名叫白居易，公元772年出生在这里。白居易的诗平易晓畅，各阶层的人都能吟诵，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的祖父在洛阳为官时，结识了新郑的一位官员，在拜访这位官员的时候喜欢上了这里，便举家迁到了这个村子。我希望还能找到一些诗人成长的印记，在古老的中国，我的这个想法并不荒谬。诗人一直是文明进程中比较受尊敬的，我想总会有一些纪念堂馆之类的吧。

就在我走出小学大门的时候，先前那位老者告诉我，确实有这样一个地方。原来他曾经是这个村子的村长和这所小学的校长，这所小学就叫“白居易小学”。他说小学校址最初在操场那边，包括两个篮球场和六个乒乓球台。现在那里矗立着一块大牌子，写着此地的历史意义以及这位著名诗人的事迹。白居易是一位高产诗人，一生留下了三千多首诗。牌子上有两首我没读过的诗，其中一首叫《草》，是白居易早期的送别诗，据说作于十六岁。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屈原的《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居易暗用了这个语典，他把自己的朋友比作隐士。令我惊讶的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便熟练掌握了五律这种诗歌形式。这种诗体后来伴随他的一生，只是作多作

少的问题。牌子上的第二首诗是《宿荥阳》，荥阳是新郑的旧称，我们刚才就是从那里焦头烂额地过来的。公元828年，白居易在去洛阳途中路过荥阳，写下了这首诗：

生长在荥阳，少小辞乡曲。迢迢四十载，复向荥阳宿。
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追思儿戏时，宛然犹在目。
旧居失处所，故里无宗族。岂惟变市朝，兼亦迁陵谷。
独有溱洧水，无情依旧绿。

河南属于中国的中原地区，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为了安全起见，白居易的父亲带领全家迁徙到了运河流域，白居易后来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我没有向他敬酒，他待在这里时的年岁还太小，不该饮酒，而且学校也不是饮酒的地方。我还打算去白居易待过的另一个地方，那是一个适合他品尝来自大洋彼岸琼浆的地方。挥手告别了老者，也告别了教室窗后睁着好奇的眼睛看我的孩子们，抱歉孩子们，我无意中打扰了你们上课。值得庆幸的是，返程比到来的时候要容易得多。多亏了那位老者的指引，陆先生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返程的路。

能回到平坦的大路上，是件让人高兴的事。路况很好，可我却有了困意。我提醒自己绝对不能睡，因为不到十公里，就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快到辛店镇的地方，按照一块指示牌的指引，我们开上了一条乡村公路，行驶三公里后到了欧阳修纪念馆。他的墓也在这里，是迁葬过来的。他在阜阳去世，最早葬在那里，距此有三百多公里。在阜阳任职期间，他非常喜欢阜阳的西湖，公元1071年致仕之后，便住在那里，一年以后去世。又过了三年，皇帝下令将欧阳修的墓迁到离都城较近的地方，方便随时去凭吊，于是辛店成了首选。后来这里也成了欧阳修的家族墓地，葬在这里的包括欧阳修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文革”期间，纪念馆及附近的树木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墓地尚存，近年来已然修缮一新。

欧阳修及其夫人墓

我沿着一条由杉木板铺就的小路来到墓地后面，拿出威士忌敬献给欧阳修和他的妻子。酒香缭绕中，我朗诵起他的一首《采桑子》，这是他在阜阳去世前写的十首诗词中的最后一首。当他以一位退休高官的身份，乘坐马车回到二十年前执掌过的地方时，忍不住一阵慨叹：

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
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在中国的大诗人中，欧阳修是少有的仕途腾达之人。他与人相处融洽，即使对政敌，亦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他在朝为官，侍奉过几代皇帝，成就极其显赫，是当时伟大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散文家、书法家，当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他的出身，他早年丧父，家贫，幸而有一位如孟母般的贤母。

在墓前拜祭完毕，我来到展厅，那里介绍了欧阳修的生平事迹。在一间大厅里，有一幅欧阳修夜晚听风的图片，上面有他的《秋声赋》：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

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欧阳修的诗词有一种开放而自由的胸襟，他从不拘泥于特定的形式，这也直接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在穿过大厅时，我很惊讶：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各种陈列却做得如此完美。其中有一幅苏东坡的书法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如欧阳修一样，苏东坡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实际上他就是欧阳修的门生。公元1091年，在老师去世近二十年后，苏东坡草书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它就在我眼前的玻璃陈列柜里。

中国历史上，官员失宠如果不是死罪，一般都会贬出京城，罪过越重贬得越远。欧阳修也被贬过多次，但是一般都在离都城五百公里以内的地方。有些罪过严重的官员，甚至被贬到一千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有一次，欧阳修被贬到离南京不远的滁州。在那里，他经常沿着琅琊山山顶流下的溪流远足，而且非常喜欢沿途的风景，甚至专门在溪水边建了一座亭子。建成以后，为之撰文曰：

>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苏东坡的这幅草书是中国最著名的书法作品之一，明朝的时候曾被刻石，我面前的展柜里就有一小部分拓片。书法是一门非常有魅力的艺术，看别人一支毛笔在纸上或丝绸上龙飞凤舞，我曾经想学，却始终控制不好力度。20世纪70年代我在台北竹湖地区的乡村，每天研墨练字，每周和四个中国学生一起去庄严家里上课。庄严是故宫博物院书法和绘画方面的展览策划人，也是台湾最著名的书法家。每周他都会检查分析我们的习作，再拿出一张博物院的宝贝在桌子上展开，用来启迪我们下周的练习。但一年以后，我还是放弃了，自知不是那块料。书法是一门展览艺术，而我面前就在展出一幅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的杰作。我想拍一张照片，但是展柜反光，什么也照不上，最后不得不放弃了。

就在我从墓地往回走的时候，猛然发现有一处欧阳修的母亲教他写字

的雕像。没有钱送孩子去私塾，也没有钱请老师，她折下一根芦苇自己教儿子在沙子上写字。在她的雕像旁边，是欧阳修在自己的沙盘里写字的样子。嘿，要是我从小就这样练字，我的汉字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惨不忍睹了。于是我在纸上写下一句话：下辈子一定要有一个沙盘。

我告诉陆先生，现在就剩欧阳修门生苏东坡的墓没去了。出了辛店镇，我们驶上了名副其实的高速路，以一百公里的时速一路向南。开了整一小时，在郊县下高速转238国道向西，路还是很好走，很新、很宽。刚过薛店镇，就看见了我要找的牌坊。我以前来过，那时候上面写的是“三苏祠”，现在变成了“三苏园”。唉，变成公园了？这么新的路，该不会把我要找的东西“建设”没了吧？我心里有点犯嘀咕。

公路蜿蜒经过一座叫钧天台的小山。公元前2600年的黄帝曾在此驻跸，向广成子问道，奏钧天广乐。我想下车去看看，一看天色已晚，还要赶路，只好作罢。我们的车继续在两边是棉花地和玉米地的土路上穿行，然后又转向公路开了大约七公里，终于找到一个停车场。停车场很大，估计可容纳一百多辆大巴车。同时，这里的路也修得好。奇怪的是，偌大的停车场只有两辆出租车，一辆大巴车也没有。我没多想，反正对我来说，有地方停车就是老天爷的眷顾了。

前两次来的时候，我可以把车直接开到墓地前。现在这里升级为一个休闲度假区了，停车场与墓地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至少墓地周围没有什么变化，最后的两百米，依然是成排的古松和石像，就好似你正在走近一座皇陵。路的尽头是纪念堂，我以前去过，所以这次直接去墓地。三苏园，顾名思义，三座长满绿草的土丘一字排开，前面有祭奠用的石坛。苏洵的墓居中，两旁分别是其子苏轼和苏辙的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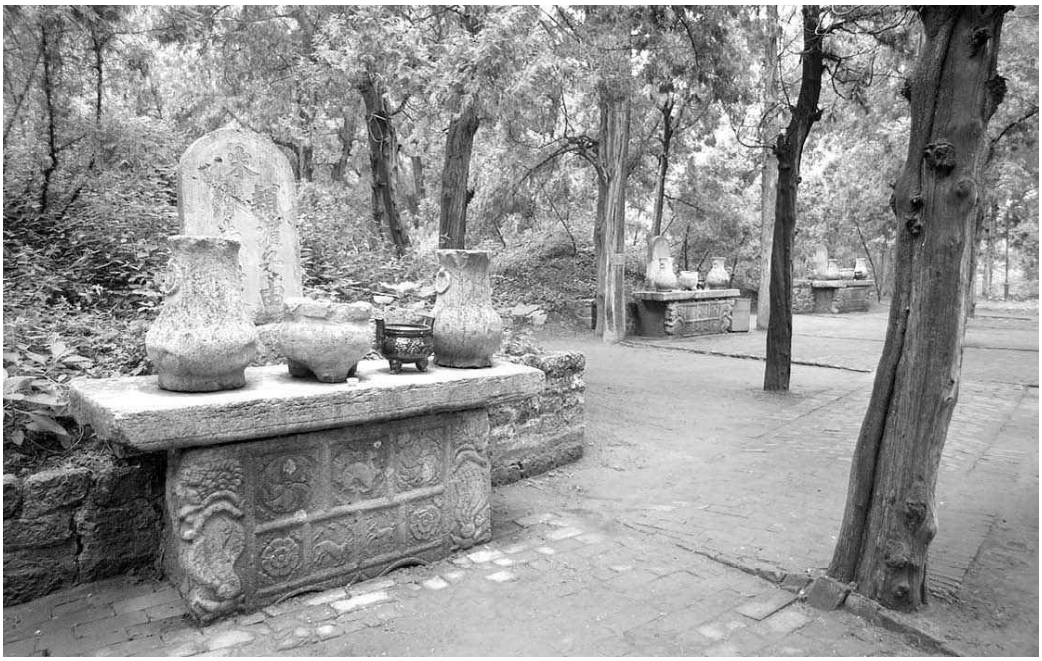
在中国历史上，苏家是最著名的书香世家，父子三人都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没有第二个家族能如此辉煌。我从未读过苏家老爹的文字，却对他两个儿子的作品很熟悉。在翻译老子《道德经》的时候，我曾大量引用苏辙的疏注；在学习中国诗歌的时候，我又读了苏轼的大量作品。今天，我再次来到他们的墓前，我要与他们一起分享这些东西。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拿出杯子，在三座坟前各放了一个，然后诵了苏东坡的两首诗。第一首据说是他最早的作品，诗题叫《江上看山》，记录了他游览岷江时候的感想。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这首诗作于公元1059年，当时苏东坡二十二岁，与弟弟一道随父亲从岷江流域的成都去往两千公里外的开封，从此开始了他们的仕进之路。从抵达大宋国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活便注定了漂泊不定。当时的朝廷虽然不像曹植、阮籍时代那样步步惊心，却也正处在派系斗争之中。与欧阳修一样，苏氏父子属于保守派，不断地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发生摩擦。尽管双方矛盾相对还算温和，但是贬谪、流放甚至监禁也是家常便饭。苏氏兄弟都不得宠，因此，为官便意味着一家人聚少离多。

公元1094年的一次偶然事件将苏轼的生命推向了尽头。当时弟弟苏辙被贬到薛店以西不远的汝州，而苏轼被流放到极远的英州（今广东英德）。兄弟两个在汝州相聚数日，他们去拜谒了当年黄帝驻跸的山头——也就是我刚才路过的钧天台，勘察了那里的地形地貌，觉得与四川老家极其相似。于是，他们便在莲花山以北的山脚下买了一块地，作为家族墓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公元1101年，在从流放地返回途中，苏轼去世；十一年后，苏辙也去世了。



三苏园

尽管现实生活中两人聚少离多，但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学史上，兄弟俩的名字却是形影不离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中秋的圆月，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仰望银河，苏东坡写下了《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从兄弟角度而言，一别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而是十年。对中国文化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一个人将心交给诗的时候，诗也会为他催生出无尽的悲喜，这是缪斯的魔咒，万古悲愁岂是一饮而尽那般容易。从近代诗人艾青、穆旦的生平来看，更是如此。离开之前，我又诵了一首诗，那是苏轼生前的最后一组诗，题为《纵笔》，一共三首，这是其中之一：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就在写完那组诗之后，苏轼从流放地被召回，途中病故。拜谒完苏氏三贤，再走一公里的路到停车场，已经下午3点了。我在洛阳预订了宾馆，希望能早些赶回去。别了三苏园，汽车一路向北，朝三十公里外的汝州驶去。

汝州是苏轼和弟弟最后一次分别的地方。要是在平常，我肯定会去拜访我认识的一位当地陶艺家的女儿。她父亲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去研究宋代最著名的天青釉的制作秘诀。这种釉之所以被称为“天青釉”，是因为它不仅看上去像雨后的晴空，而且还会随着光线的变化不断改变自身的颜色。不幸的是，皇帝的性情也说变就变。为了防止天青釉制作工艺外传，他下令杀死了当年与制釉有关的所有参与者。一千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这种釉究竟是如何制成的，直到最近，我的那位朋友发现了里面的秘密成分——猫眼石。中国很多高官富商都来购买他的汝釉，该釉因汝窑得名，而汝窑因汝州得名，汝州则因当地的汝河得名。

但是，今天我没有时间去看天青釉了。我们到达汝州汽车站，已经是下午4点，而洛阳据此尚有七十公里之遥。进站的时候，正好有一辆开往洛阳的长途车刚刚启动，牌子上写有“高速快车”字样。我赶紧下了出租车，向长途车司机招手，示意让他等等我；接着又取了背包，付了陆先生车钱，与他和他的朋友道别。终于，在最后一刻，我上了开往洛阳的班车。

现在总算安心了，这辆车正在开往我过夜的地方。既然叫“高速快车”，我希望它是走高速公路的，结果却发现那是个大忽悠。我们在一条年久失修的公路上颠簸着，然后老天爷开始一直不停地下雨，甚至下得暗无天日。到达洛阳时，已经是大雨倾盆了，而且正赶上晚高峰。终于离宾馆不远了，我让司机停车，背起包，撑起伞，冲进了哗啦啦的大雨之中，绕过车流，穿过街道，上了公交车。到达我下榻的神都大厦，已经晚上7点了。总算完成了这两天的计划，我的中国古代诗人朝圣之旅，劳累而愉悦。镜子中，我的脸色因兴奋而变得通红。

第五天　孟郊、韩愈、杜甫、白居易

醒来时，洛阳城已经沐浴在一片晨光之中了。这里曾经是中国的六朝古都。“洛阳”二字取自子流经我窗前的洛河。当然，早起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一些人正在河边锻炼身体呢。洛阳是我比较喜欢的城市，在这里，每一件东西都会让我想起一些典故或者诗词。这里曾是曹植和阮籍居住过的地方，也是七百多年来很多重要诗人居住过的地方。就在看着公园里晨练的人们发呆的时候，一首韦应物的诗浮现在我的脑海。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座公园曾是绿草如茵的水岸，从西林延伸到东林。韦应物那首诗的题目和诗差不多一样长，叫《期卢嵩枉书称日暮无马不赴以诗答》：

佳期不可失，终愿枉衡门。南陌人犹度，西林日未昏。
庭前空倚杖，花里独留樽。莫道无来驾，知君有短辕。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诗。看上去很简单，只是表达了诗人想和朋友喝酒的愿望。但我可以确定，这里面蕴含着某种情绪。呵呵，现在是清晨，不是黄昏，我还有很多事要忙，就不深究他蕴含什么情绪了。在洛阳住过的诗人太多，我不可能一个不落地拜谒，只好选几个洛阳对他们一生产生重要作用的人。想好了行程，装好了地图，我便背起包下了楼。旅行期间我一般不吃早餐的，一是费时间，二是要经常上厕所。出门在外，上厕所不方便。虽然这些年中国的厕所条件有很大改善，但也不是一内急就能找到厕所的。与其把自己弄得经常找厕所，不如多干点拜谒诗人的正事。

出宾馆大门时，已经是早上8点。出租车等在大街上，好像是给我准备的专车似的。我的行程不固定，就要求司机打表，最后一起结账。司机姓黄，六十多岁的样子。车看上去有点破，一般情况下，我会避免坐这种车。可是如果路况不好，哪怕只是开始那段不好，新车也会拒绝去，甚至有的人不顾前面讲好的价钱，开始漫天要价。

第一个目的地基本上算是去碰运气。我从网上下载了两种攻略，是以

前去过的两个人写的，可是他们对具体位置的说法不一。第一个人说这个地方在凤凰山上，我决定先按他说的找找看。凤凰山位于洛阳东北二十公里，东西走向，高三百米。出城后，我们一路向西行驶，过白马寺大约五公里，又向北走了约两公里以后，在右边的庄稼地尽头，凤凰山映入眼帘。

每隔几百米，我们就下一次车，向当地模样的人打听这里是否有墓穴。他们说沿着土路走到尽头，在山峰下有一个九龙陵园。道路非常泥泞，到跟前才发现那个九龙陵园是新建的，成排的墓碑告诉我，埋在下面的是骨灰，而不是遗骸。黄先生在外面等着，我下车去找守墓人，告诉他我要找孟郊的墓地。有一个攻略的作者自称是孟郊的后人，尽管他没有找到先人墓的确切位置，但山上的村民指给他一个地方，说那里有几座没有墓碑的唐代坟冢。他说其中一定有一座是他先人的墓。可是，守墓人却告诉我，这里所有的坟都是新修的，从来没听说还有唐代的墓。这结果有点令人失望，不过我不打算就这样轻易放弃。车开到山脚下，我们沿着当地的公路来到山的另一面，边走边停，见人就问。

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在所有的诗人里，孟郊独树一帜。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诗人，而不是碰巧会写诗的人。据说如果写不出诗来，他便不出门。如果真的是那样，他一定扔掉了很多诗，因为在他的集子里，只有五百首。无论如何，孟郊只想一心写诗，他是诗人中的诗人，而洛阳是一座诗的天堂。

孟郊出生于洛阳以南一千公里的湖州，在那里一直过着隐士般的诗人生活。四十岁以后，看到叔父去长安考取了功名，母亲便说服他也去试试。孟郊跟随叔父一路来到长安后，发现考试似乎比他想象得要难。一直到四十六岁，他连续考了三次才考中。

然而通过科举并未给他带来什么大的改变，不过是赴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闲职而已。他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还是来自于诗，但那是十年后的事了。当时他迁徙到洛阳，加入了一个诗社，里面有韩愈、贾岛等人，都是他在长安准备科举考试的时候结识的。在洛阳，孟郊写了很多重要的诗篇。有

一年冬天，他从东门外的家一路远足到洛水与瀍河的交汇处，那里有一片冰冻的滩涂。那次远足激发他写下了著名的《寒溪》九首。下面是其中的第二首。

洛阳岸边道，孟氏庄前溪。舟行素冰拆，声作青瑶嘶。
绿水结绿玉，白波生白珪。明明宝镜中，物物天照齐。
仄步下危曲，攀枯闻孺啼。霜芬稍消歇，凝景微茫齐。
痴坐直视听，戆行失踪蹊。岸童剧棘劳，语言多悲凄。

孟郊显然得力于曹植和阮籍五言诗的影响，但他自己对这种诗体也有很多贡献。他的诗思深远，造语新奇，从不蹈袭陈言，反映了孟郊生活的困窘以及因此激发的苦吟之志。

在抵达洛阳六年后，孟郊去世。我是多么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他的墓地！可是在凤凰山脚下徒劳地转了一小时之后，我决定放弃了。也许该试试第二个人的攻略了。在当地农民的指引下，经过一条窄窄的乡间小道，我们终于来到了凤凰台村。该村位于北邙山脚下，北邙山是中国著名的山脉。

中国古代有句俗语：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据说早在新石器时代，大家就知道这里的风水好，适宜墓葬。我希望孟郊的朋友也能这样想。

孟郊去世的时候，很多诗人为他写了悼诗。尽管他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却是那个时代最受敬仰的诗人之一。朋友们凑钱为他买了一块墓地，立了墓碑。他的好友、唐朝最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含泪为他写了墓志。

虽然我不奢望找到那块墓碑，却真的希望能找到一点相关的踪迹。在村中停好车，我便开始一个人寻找。凤凰台村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村子。我问遍了村里的每一个人：孟郊墓在哪里？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竟然在听到“孟郊”这个名字时都有些茫然。可是，我在网上下载的那个攻略说，墓地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呀。一小时后，我无奈地放弃了。离开之前，我拿

出他生命最后阶段写的一首诗，迎着风吟诵。那是他的《秋怀十五首》中的第四首：

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
疏梦不复远，弱心良易归。商葩将去绿，缭绕争馀辉。
野步踏事少，病谋向物违。幽幽草根虫，生意与我微。

与曹植和阮籍不同，孟郊并不为失宠于朝廷而苦恼，但是想到诗神没能因为他的全心投入而对他的生活有所关照时，却时有失望。当然，我也很失望。因为我未能像韩愈、贾岛等他的那些朋友一样在他的墓前献上缅怀与敬意。颇为吊诡的是，就在回家不久，我在网上又看到了第三个版本的攻略。那是在我去凤凰台村之前，有两个年轻人去寻孟郊墓，村里的一位老人指着离村小学以北不远的一片玉米地，说孟郊大概就葬在那里。那里没有任何标记，连一个土包都没有。孟郊的墓可能只存在于那位指路老人的记忆里吧。

离开的时候，想到也许可以在下一站与孟郊共饮威士忌，失望感才稍许减轻一些，因为我接下来要去拜谒的正是给他写墓志的那位文豪。我们顺原路从农田中出来，接着换到高速路上，穿过一座黄河大桥便一路向北。黄河水少得可怜。时下是9月初，应该是水位最高的季节，可是河面看起来不到五百米宽，而河水离堤坝似乎有三公里远。这条中国的多难之河终于被驯服了，驯服它的不是堤坝，而是工业化。在它汇入大海之前，成千上万的工厂早已吸干了它的水分。

过黄河以后，我们在第一个出口下了高速，然后向东朝孟州方向开去；大约走了五公里，向北转到一条专门通往韩愈墓的公路上。在给孟郊写完墓志的第十年，韩愈去世，并葬在这里。车子行驶大约一公里便到了公路的尽头。停好车，我去买票。一进大门，我就忍不住好奇地张望起来：这个地方真是富丽堂皇。好几间展厅和一座大殿合围起来，形成一个大的院落，中间矗立着韩愈的雕像。唉，孟郊虽然在诗史上与韩愈并称，可即使是死亡也没能改变两个人的处境和待遇。孟郊的墓被农民平了种上庄稼，而韩愈的墓则修得如皇陵一般。穿过院落，我沿着长长的台阶向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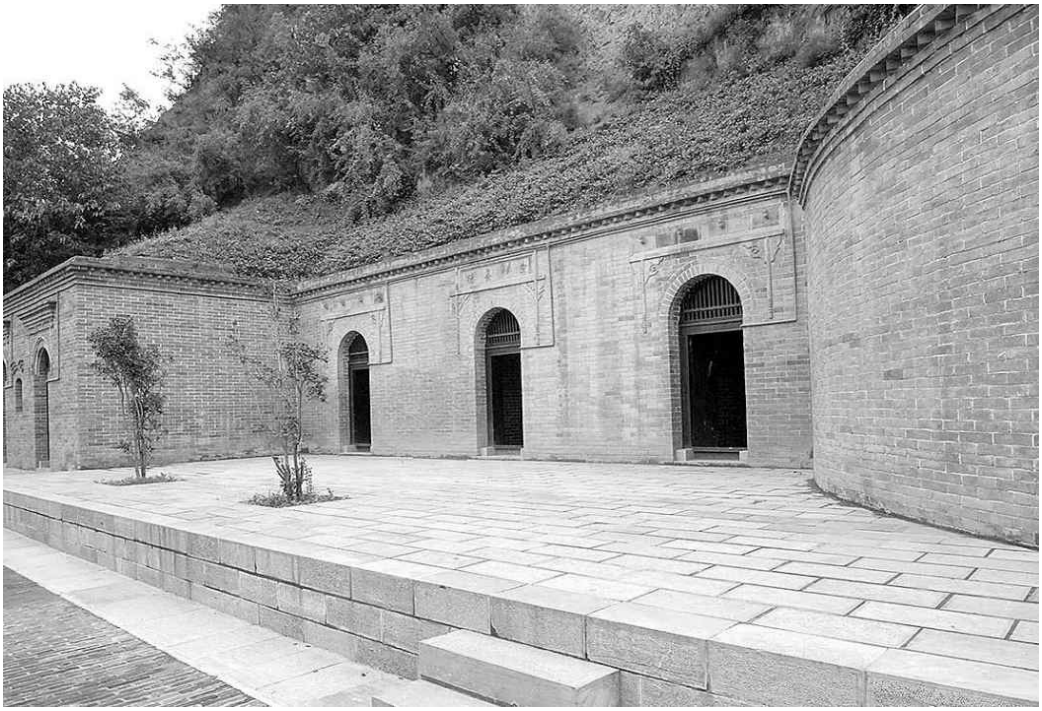
门走去。今天是周日，却只有我一个游客，这多少有点怪异。看来，这里的旅游宣传没有做到位啊。在墓前，我拿出杯子倒满三杯酒：一杯给韩愈，一杯给孟郊，一杯给我自己。

韩愈的诗与孟郊的不同，有一种从容的会话气氛，看起来写得随意，但实际上却经过深思熟虑，我想这可能是韩愈以散文见长的缘故吧。后世评论家大多认为他和柳宗元是唐朝最伟大的散文家。他讲过很多故事，也许，诗只是他讲故事的另一种方式。在这里，我诵起了他与孟郊同题的《秋怀》之八：

卷卷落地叶，随风走前轩。鸣声若有意，颠倒相追奔。
空堂黄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灯当我前。
问我我不应，馈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读诗尽数编。
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其言有感触，使我复凄酸。
顾谓汝童子，置书且安眠。丈夫属有念，事业无穷年。

吟诵着这首诗，我想象“读诗尽数编”的韩愈是一个年轻人。他读的什么诗呢？应该是屈原的诗吧，比如《渔父》中讲“时逢明君则辅，时无明君则隐”的故事。有人认为这首诗是韩愈第一次贬出长安的时候写的。他或许想着要在终南山盖一间茅舍隐居，或许想着面对昏聩的君主和乌烟瘴气的朝廷，他该如何避免一贬再贬。韩愈不像孟郊，他有儒家的用世之心，所以建茅舍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正是他秉持的儒家思想导致他的第二次流放，因为他批评皇帝的礼佛行为。后来皇帝还是原谅了他，把他召了回来。通过这件事，即使他的政敌也对他钦佩有加。

韩愈像



杜甫诞生窑

我要读的第二首诗，据学者说是韩愈《南溪始泛》三首中的最后一首。描写他游览长安南部的终南山，泛舟水上的情景：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迹。羸形可舆致，佳观安事掷。
即此南坂下，久闻有水石。拖舟入其间，溪流正清激。

随波吾未能，峻濑乍可刺。鹭起若导吾，前飞数十尺。
亭亭柳带沙，团团松冠壁。归时还尽夜，谁谓非事役。

我想韩愈当时一定很兴奋，泛舟一天非常有助于放松身心。我把他的那杯酒以及孟郊的那杯都浇在他的墓前，接着将我的那杯一饮而尽。

我们没有沿原路返回，而是沿主干道向东行驶近十公里，穿过孟州城，上了另一条高速，再跨过另一座黄河大桥。前方出现了一个指示牌：杜甫故居。

两分钟后，我们开进了一个空旷的停车场。就像韩愈的豪华大墓一样，这块生养杜甫的土地也被开发得超乎想象。很明显，当地政府看到了它的旅游价值。我耸耸肩，叹了口气。我早已习惯这样的开发，自然，越开发门票越贵，这也是今天的朝圣者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至少这次我买到了打折票。

和在韩愈的墓地时一样，我快速地浏览了各个展厅。如果对一个诗人不是很了解的话，我会在这些地方多逗留一会儿的，但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我已经读过他太多的东西了。所以我直接来到了后面的一个院子，这里不仅有房子，还有几间窑洞。在这里，杜甫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这应该是他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土窑冬暖夏凉，直到今天，这里的中国人还喜欢用砖砌窑洞。杜甫的房子朝西，直接对着院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他在院子里读书，直到落日时分，然后回到土窑里歇息的情景。毫无疑问，他很年轻就开始写诗了。但是有记载的只有一首《游龙门奉先寺》，讲的是他游览洛阳南边的龙门石窟的情景：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
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这首诗写于公元735年，杜甫时年二十三岁。他另一首少作写于公元744年初见李白时。当时李白因为自己的酒醉行为，被贬离长安。他一路东游，想找一个潜心修道和炼丹的地方，以完成求仙的愿望。而杜甫正好

来到了洛阳居住。他们第一次见面，杜甫写下了这首《赠李白》：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这首诗写出了杜甫鲜为人知的一面：有隐居之愿，想吃丹药，想长生不老。他当时很年轻，受李白影响很深，尤其是道教长生不老的诱惑让他难以抗拒。第二年，在孔子家乡附近的石门山，他再一次拜访了李白。然而父亲的去世让他放弃了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与李白分手以后，杜甫回到长安，继续自己的问学之路。

今天我还有两个地方要去，因为计划到长安去拜谒杜甫，所以没在此地久留。我们返回洛阳，奔向著名的龙门石窟方向。那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参观伊河西岸峭壁上的佛像石刻。一出高速口，我们就来到一条八车道马路上，那是直接通往龙门石窟的。而我的目标其实不是石窟。车开到半路，向东转到了北新街，前行五公里左右，来到了狮子桥村。我以前来过这里，因此知道这次要找什么。我让黄先生在一家驾校的入口旁边停车，驾校里现在并没有人学车。我问看门人是否可以从这里穿过到对面的那块空地上。他冲我挥挥手，示意可以。在这块大约一英亩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幢尚未完工的两层水泥建筑，地面上栽有葡萄。这里还有一间简易房，一个看门人和一条看门狗。

我上一次来这里纯属偶然。当时天津电视台要拍一个我在中国各地寻访诗人韦应物的纪录片。韦应物在洛阳郊区的佛寺待过很多年。我问当地一位负责文化遗迹的官员是否知道那座旧庙的位置。他误以为我指的是诗人白居易，于是就阴差阳错地把我带到了这幢水泥建筑前。要不是这个偶然的误会，可能我永远都不会找到这里。这里是白居易在公元824年致仕以后居住的地方，而他二十岁以前住过的村子，我已经去过了。在童年和老年之间，他有四十年的时间都在享受自己几经起落但相对成功的官宦生涯；最后告老还乡，来到现在这座驾校的旁边。这是他生命的黄昏，长长的、辉煌的黄昏。白居易在这里写下了许多我喜欢的诗篇，包括这首《嗟

发落》：

朝亦嗟发落，暮亦嗟发落。落尽诚可嗟，尽来亦不恶。
既不劳洗沐，又不烦梳掠。最宜湿暑天，头轻无髻缚。
脱置垢巾帻，解去尘瓔珞。银瓶贮寒泉，当顶倾一勺。
有如醍醐灌，坐受清凉乐。因悟自在僧，亦资于剃削。

白居易在这里洗过冷水澡，位置应该就在这幢水泥建筑里。这里的旅游开发比较失败。从上次来到现在，唯一有点变化的是守门人在房顶上放了一把椅子，这样他就可以享受夕阳西下的美景了。那天他不在，但他的狗在，我也就不想进去看个究竟了。

重新上车，奔向下一个目标，在那里，白居易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四年。在狮子桥村住了八年以后，他搬到了更远的地方。再次在龙门大道上朝石窟方向奔驰，在快到路的尽头，我们转向了伊河东岸。我告诉黄先生把车停在路边等我。一切都变样了，这里以前是没有门的，也没有值班人员，自然也没有售票处。人们穿过这座围绕白居易的墓地建起来的美丽小花园，去伊河西岸看佛像。现在这里被围起来了，对外售票了。

我告诉售票处的女士我只是想进去看一下那个小花园，她还是要我交一百五十元。我再次强调只是看小花园，不去看佛像，她说现在是一票制。我叹了口气，告诉她我已经过六十五岁了，是否可以按规定买半价票。我热爱中国，会说汉语，有时候真觉得自己和一个中国老头没有区别。可是她说老外不能打折。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中国，同样的一件东西，卖给外国人要比卖给中国人贵十倍。幸好现在那种情况基本不会有了，但在有些地方，还是会中外有别。我们讨价还价了好一会儿，她不妥协，我也犯起倔来，就是不买她的票，扭头就走。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我的时间很有限，跟她较劲得不偿失。

正在我不知所措之际，猛然看见导游带领一大群游客正要进门，便毫不犹豫地混在他们中间，呵呵，这回那位女售票员没有注意到我。总算进去了，我得意地想，看你还跟我较劲不。可是好景不长，在离白居易花园

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还有一道查票的关卡。查到我的时候，我四处摸口袋，装作着急找票的样子。被我这样一堵，我后面的那帮游客开始不耐烦起来。工作人员以为我跟他们都是同一个旅游团的，见我一直在找票，便一挥手把我放进去了。我顺着旁边的铁栏杆来到墓地前，这里是我喜欢的地方，以前来过多次，轻车熟路。我还认识这里的一位管理员程先生。上次来的时候，他把我带到花园后面，让我看一根石柱，上面刻着白居易对子侄的训示。因为这根柱子，这次我带来了白居易的一首与柱子所刻内容相似的诗——《狂言示诸侄》。向他敬酒之后，我便吟诵起来：

白居易像

世欺不识字，我忝攻文笔。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
人老多病苦，我今幸无疾。人老多忧累，我今婚嫁毕。
心安不移转，身泰无牵率。所以十年来，形神闲且逸。
况当垂老岁，所要无多物。一裘暖过冬，一饭饱终日。
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
知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
傍观愚亦见，当己贤多失。不敢论他人，狂言示诸侄。

就在我和白居易对饮的当口，看见一位园丁，我走过去问他程先生那

天是否当班，之前有打电话，但没人接。园丁告诉我，那天程先生休班，他现在用手机，不用固定电话了。看起来现在每个人都在用手机，为方便下次找他，我记下了新号码。结束了祭拜，沿老路返回大门，我既像示威又像和解地冲售票处的女士挥了挥手。今天是重要的一天，连轴转，成果丰硕，可也把我累坏了。最后，黄先生把我送回到早晨上车的地方。

第六天　老子、李商隐、王维、阮籍、刘禹锡

旅行期间，我总是希望能在同一家宾馆连续住上两个晚上，这样就有充分的时间晾干前一晚洗过的衣服，而第二晚洗过的衣服即使没有干透，放一天也可以穿了。早晨结完账离开神都大酒店，我便直接到外面去找黄先生的车，因为昨天约好今天还用他。车是在，可是司机换人了，而且副驾驶还坐着一位姑娘。一问才知道，原来是黄先生的儿子及准儿媳。刚开始我还纳闷，后来才明白今天是周日，小黄想一边赚钱，一边带女友去乡下玩。他说父亲有别的事，这多少有点遗憾，因为儿子远不如父亲和我谈得来。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第一站竟然没在行程安排内。小黄说父亲建议他带我去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地方——位于东关大街北侧回民区的一条小巷里。小巷的一侧用砖墙砌起来了，正中间有一通石碑。下车看完上面的文字，我惊呆了。黄先生说得没错，我确实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据碑文记载，这里是孔子向老子讨教礼乐的地方，老子曾经就住在附近。

孔子认为礼乐关乎“和谐”，是道家的基础。而“和谐”是道家文化的核心，因此他来到周王朝的国都向老子求教。当时老子任守藏室之中，相当于今于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孔子直接到老子家里拜访。老子已八十高龄，而孔子正当三十五岁壮年。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会面，发生在公元前516年。会面后不久，老子就离开洛阳一路向西，在两百公里以外的函谷关，写下著名的《道德经》之后便不知所踪了。与此同时，孔子回到曲阜，开始传授关于“和谐”的思想：礼——行为上的和谐，乐——声音上的和谐，诗——语言上的和谐。

我一直很好奇，好像没有人提起老子是一位诗人。而实际上，他显然是一位诗人。《道德经》里共有八十一首诗[(1)]，直到今天，它们依然是最让人敬仰的道家经典文本。以第四十（章）首为例：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首诗看上去再简单不过了。可是，关于教化之理，大道至简，孔子深得其精髓，尤其是“弱”的思想，以至于影响到了后来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自称“儒家”，“儒”字本身就有“弱小”“卑微”之意。老子当年的住所已经不可寻了，我拍了一张砖墙和石碑的照片，然后在晨曦中向两位两千五百年前因缘际会的伟大圣人举杯致敬。真的很感谢黄先生的儿子，让我有机会来拜谒这位被我忽略了的诗人。

随后，我们加满一天的油，驶上了横跨黄河的高速，昨天走的也是这条路。这一次没怎么停车，一路沿着黄河向北大约十五公里后转向另一条路，继续向东前行二十公里，最后在博爱县出口沿104省道向西，三十分钟后穿过许良镇。我让小黄走另一条路，虽然没有什么标识，但我对下载的地图很有信心。路是新修的，往前走了大约一公里，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于是我下车向一位过路妇女打听。她穿戴得很齐整，好像是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本来没指望她能告知多么精准的信息，但事情却完全出乎意料，她转过身指着我们来时的路，说李商隐的墓地就在树林对面的玉米地里。

穿过树林不难，难的是玉米地。天很热，我只穿了一件T恤，胳膊上被玉米叶划出一道道血印子。我从来没想过要提防玉米叶，也算是一个小教训吧。突然，玉米地中间出现了一座荆棘覆盖的坟墓，四周用石墙围了起来。沿着石墙往前走，便看见了墓碑，果然这就是李商隐之墓。

李商隐是唐代的一位大诗人，也是最让人难以捉摸的诗人。他的语言晦涩难懂，却又充满意想不到的喜悦。通过他的诗，我们还是可以管窥他的内心世界。他九岁丧父，被郑州的叔父抚养，长大离开叔父家以后，就再没过上什么安稳日子。他自己也说，在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家的感觉，于是诗成了他的避难所。在他幸存下来的六百多首诗当中，《锦瑟》应该算是最著名的一首。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玉米丛中的李商隐墓

李商隐喜欢用暗喻和典故，有时候他自己也会迷惑于这些语言的陷阱。以这首诗为例，诗中的“瑟”是一种特殊的筝，最早有五十根弦，但在

李商隐的时代，已经变成二十五根弦了。而且，这种乐器主要是弹给知音而不是邻居听的。在诗中，李商隐让自己回到过去，回到瑟有五十根弦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道教宗师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以后想也许自己是在蝴蝶的梦里吧，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失位的望帝化身杜鹃鸟，口中流血，叫声凄惨。颈联的珠与玉也都有典故。珠生于蚌，蚌在于海，民间有传说认为，每当月明宵静，蚌则向月张开，以养其珠，珠得月华，始极光莹。而采珠的渔民（鲛人）哭泣的眼泪，也都变成一颗颗的珍珠。陕西的蓝田是一个真实的地名，盛产美玉，在日光的照耀下，云雾氤氲，美玉得以养成。诗人的这些意象究竟指什么，中国历代的诗评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而我认为，这首诗的语言如此美妙，我们享受语言的快感就行了，过于质实的追问似乎没有必要。这是李商隐诗的一贯风格。他的语言非常细腻，具有魔力。比他大许多的白居易也是他的“脑残粉”，甚至希望来生做他的儿子，临死之前，还请求李商隐为其写墓志。

写作是李商隐的专长。他不仅是个诗人，更是个作家。他在很年轻时就表现出不凡的文才，二十多岁已历任多位地方大员的幕僚。他还通过了作为仕进敲门砖的科举，但后来的仕途却并不怎么顺利。当时朝廷正是牛李党争时期，他与两派人物都有些渊源，这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政治漩涡，不时受到排挤打压，一生颠沛流离，迁徙无数。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李商隐才得以在四川一个低微的官职上稍微安定下来。公元851年，西川节度使柳仲郢邀请他去四川的梓州（今三台县一带）做幕僚。李商隐在那里待了四年，这是他自童年后在一个地方待得最长的一次。此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在偏远的梓州虽然远离亲友与子女，却也远离了朝廷的倾轧，多少还是让人欣慰的。对于诗人来说，那段时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其中就有下面这首《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公元855年，李商隐随奉调入京的上司柳仲郢返回长安，在上司的帮助下谋得一个小官职。两年后李商隐离职，再次回到郑州。在病逝前一

年，他住在郑州城外儿时的故乡荥阳。诗评家们认为《幽居冬暮》是他作的最后一首诗：

羽翼摧残日，郊园寂寞时。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
急景忽云暮，颓年浸已衰。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李商隐不仅仅是想做个幕僚，他颇有政治抱负，却始终不得志，四十五岁便去世了，遗骨与乡下的祖父母葬在一地。我只看见一些穿行玉米地的足迹，却不敢肯定他祖父母的墓是否还在。我敬了他一杯酒，回到了车里。在河南还有李商隐的另一处墓地，今天时间尚早，我决定也去拜谒一下。

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云台山。让小黄看了看地图，尽管他从未去过，但那里已经成了著名的景点，路线标注得很清晰。我们驱车从博爱县上高速，直接朝东北方向绝尘而去。

过焦作后我们下高速，转到一条崭新的公路。两旁山形甚是奇特，整条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此情此景，大概只有在中国的汽车广告中才能见到。

离云台山越来越近了，我忍不住四处观望起来。过去，诗人们无论是住在洛阳还是途经洛阳，都会来这里看看。王维就是其中之一，他17岁来到这里，写下了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在中国文化中，九为阳数，六为阴数，所以农历九月九日为重阳日，人们有登高、戴花的习俗。现在离重阳还有一个月，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登一下高。

我要登高不仅因为王维，还因为阮籍等竹林七贤，这里也是他们狂饮放诞的地方。一旦在洛阳的生活变得不可忍受或异常危险，云台山便成了

他们的避难圣地。这里的停车场超级大，就像长城附近的停车场一样，可以停一千多辆大巴车。然而，今天除了三辆轿车，就是我们了。停好车，走到入口，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停车场如此冷清。

原来这里临时关闭了，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修葺工程。公园里的小路已经焕然一新，而沿着悬崖的一些险要部位还没有完工。一个月后就是旅游黄金周了，这是一年中的旅游旺季，他们在做最后的准备。我走进办公大楼，跟管理人员说想到里面去看看，可是他们只允许建筑工人进入。没办法，只能在外面张望一番、想象一番了。

我原打算进里面去看看百家岩，那里是竹林七贤最初的聚会之所，他们在那里抚琴吟诗。世人总是对他们有很多的误解，认为他们饮酒无度。他们当然会饮酒，撮聚竹林，远离朝廷的各种忧惧，就是图个轻松自在。然而他们在这里也做圣者之事，比如玄想，比如道家的养性修真。他们栖神入定之时，或许身如枯树，心如死灰，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真正的“忘我”，无法达到老庄的“虚无”之境。正如阮籍在他的《咏怀》第六十五首里所言：

> 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苟非婴网罟，何必万里畿。翔风拂重霄，庆云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顾人间姿。
> 始得忘我难，焉知嘿自遗。

同时，他们也习练长啸之技。百家岩有一座“孙登长啸台”，我原以为今天可以爬上去呢。孙登是一位披发道士，擅长包括“长啸”在内的道术，同时还会弹独弦琴。可是十分不巧，竹林和啸台今天都不开放。我只好回到车里，思考下一步做什么。忽然感觉手上攥着大把的时间不知怎么花，看了一会儿地图，我决定去孙登自己的啸台看看。云台山的啸台虽然以他的名字命名，但他真正的隐居地在辉县以北的苏门山，那里有一座真正属于他的啸台。苏门山也是阮籍第一次见到孙登的地方。阮籍为此深受启发，写下著名的长文《大人先生传》。在这篇文章里，他以孙登为原型，虚构了一个生于远古、长生不老的“大人先生”，极力颂扬道家的“无为”思想，对儒家礼教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当然，孙登是不肯接受“大人

先生”这个称谓的。不过，对于在魏晋朝廷混迹大半生的阮籍来说，虚构和夸大早已是小菜一碟。

孙登长啸台

只问了两次路，我们很顺利地就到了百泉公园。啸台就在百泉公园内。百泉公园以长方形的百泉湖得名，其湖底布满泉眼，湖中心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径，曲曲折折，将湖中的亭阁小桥连在一起。过了小径往北便是苏门山，步行十分钟的样子，便到了孙登长啸的地方。

一千八百年的历史沧桑，辉县虽已大变，但山还是那座山。我终于明白孙登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隐居了。这里视野开阔，非常适合长啸。啸台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风云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亭子。此时，一对青年男女正坐在阴凉里，这也许是他们难得的机会吧。我无意当电灯泡，待了一会儿，在风中洒了些酒，便离开了。

从辉县出来，先向东再向南过黄河，在郑州以北转上另一条高速，再转310省道，大约一公里后于商隐路向南转。不一会儿，我们的车就停在李商隐的第二座墓前了。这座墓位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园里。里面布置得井井有条。入口处是一座石刻浮雕，是他弹锦瑟的模样，旁边有“锦瑟”二字。浮雕后面是一条人行道，通向一块巨石。巨石上刻有诗人的名字以及生平简介。巨石后面就是他的墓了。这里的排场与玉米地里的那座简陋坟冢简直是天壤之别。我给李商隐倒了一杯酒，诵了他一首入选《唐诗三百首》的“无题”诗：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十五岁，还住在叔父家。在我今天早晨拜谒的玉米地的西面，有一座玉阳山，李商隐曾去那里修道，希望成为蓬莱仙境中那些长生不老的神仙的一员。在那里，李商隐遇到一位同样来修道的宫女。他们相爱了，然后宫女意外怀孕了，接着宫女回到了宫里，而李商隐则回到故里继续自己的学业。因此，他希望西王母的青鸟能帮他传信给心爱的人。我在李商隐的墓上洒了些酒。遗憾的是，因为要赶火车，我只能敬他一杯酒，诵他一首诗。

几分钟后，我们又回到310省道，直接向东奔郑州市而去。刘禹锡的墓就在这条路以西两公里处，如果能挤出一小时时间，本来该去看一下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我无法拜谒到所有崇敬的诗人，这其中就包括刘禹锡。尽管如此，我还是随身带了一首他的诗。当汽车驶

过他的墓地一路向郑州火车站奔去的时候，我摇下车窗，对着窗外扑面而来的秋风，吟起了他的《秋风引》：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等下一次吧。长眠于地下的伟大诗人，请原谅我这个长途跋涉的旅行者，这次要赶火车，时间太紧了。就在我们快到市中心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糟了！可能要误点，因为小黄说他对路况不熟，不知火车站怎么走。趁等红灯之际，我付钱下了车，拿起包直接上了另一辆出租车。我跟司机说，只要他能按时把我送到火车站，我愿意付双倍的车钱。外出旅行，我有时还是能随机应变的，比如现在。一到火车站，我就一路小跑直奔站台，刚落座，火车便缓缓启动了。我大口地喘着气，总算没误点，这比什么都好。

离开郑州两个小时，火车到达灵宝站。灵宝以北十五公里就是黄河。黄河与灵宝之间，有一条窄窄的峡谷穿越黄土高原，那便是函谷关。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就是在那里，老子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这部实际上是诗歌的著作，一开篇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位上古时代的圣人，一定听见我在诵读他的经典。可惜我无法诵读更多的文字了，因为火车只在这里“停车两分钟”。

过了一会儿，太阳下山了，又过了一会儿，火车驶入故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从郑州到西安，火车跑了大约五百公里，用时不到三小时。以前在中国旅行，汽车、火车每小时能跑五十公里，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速度快多了，这是好事，但是提速也意味着提价，还意味着对村庄甚至山脉的人为改变；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不便，比如因为高架轨道，新建的高铁站一般都远离市中心。西安北站就离市中心至少十五公里，这意味着打出租车更费钱。今天又是满满当当连轴转的一天，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差点就在出租车上睡着了。以前到西安，我一般住在旧城中心的钟楼附近，因为我喜欢那一带。但是这次考虑到那里越来越多的车辆和噪音，以及打车不便，我决定入住东大街附近的菊园宾馆。宾馆名字好听，

那条街也安静。晚上9点半，我终于登记入住了。今天实在太累，我懒得洗衣服，好在包里还有一套可供明天换洗的衣服。前面说过了，我喜欢在同一家宾馆连住两晚，衣服嘛，明天可以洗。对一个疲惫已极的旅人来说，现在他需要的是睡觉。晚安，朋友！晚安，古老辉煌的大唐国都！

---

(1) 指八十一章。——译者注

第七天　王维、杜甫、柳宗元、韩愈、杜牧

第二天我在“长安”的晨曦中醒来。长安位于洛阳以西，公元前200年，它是中国的第一个政治中心。要不是有长安在，中国的都城肯定非洛阳莫属。长安易于防御北部匈奴的入侵，而洛阳则易于从黄河的涝原上获得粮草供给。两座城市都很繁华，但是长安更胜一筹。长安在唐朝时人口多达两百万，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大都市。公元904年，随着唐朝的逐渐衰败，当时的皇帝最后一次迁都洛阳并命令毁掉长安城，因为他不想在城里给别人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是的，除了一座城市，他什么都没有留下。公元1370年，也就是明朝初建之时，人们又围着老城区的中心部分建了新的城墙。新城墙建好后，长安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西安。随着新名字的诞生，这座城市的作用也发生了改变——开始保卫国家，抵御北部匈奴的侵袭，尤其是帖木儿与其他部落联盟的入侵。

敌人的入侵没有得逞，但是西安的发展却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停滞一直持续到五十年前，那时候经济发展的浪潮正逐渐席卷整个中国。即便没有轰轰烈烈的建设，西安也有足够的历史供人们瞻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当年诗人们经过的影子。我有一张地图，上面标注着一些诗人在唐朝长安曾居住过的地方。陈子昂和柳宗元就住在我所下榻的宾馆以南。写诗在当时是最好的工作，诗歌重要到成为当官的前提条件，甚至发展成为一种职业资格：不会写诗，就别想当官。然而对有些人来说，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资格，更是他们的生命，甚至是一种对自身生命的超越。

在洗完前一天的衣服之后，我又看了一遍今天的行程安排。今天要拜访五位诗人，所以需要早点出发。我在早上8点之前到了大街上，本来认为自己已经够早的了，可还是晚了。即使这里距离嘈杂的钟楼地区很远，依然很难找到出租车。我从一个街角走到另一个街角，终于在对面一条街上看到了一辆。在汽车与公交车之间左躲右闪一番之后，我抢在别人前面钻进了车里。我告诉司机今天要去乡下，估计他应该会很高兴，谁愿意在

交通如此堵塞的城市里待上一天呢？但我们还是被堵了，而且还走错了方向。但是至少，今天的行程开始了。我们花了大概四十五分钟抵达高速路口，又花三十分钟才到了G70高速路上，那条路直接通往东南方向的终南山。

G70高速上面车少得可怜，在经历了市区的拥堵之后，现在行驶在高速上竟有如释重负之感。西安越来越远，几分钟以后，蓝田也被我们抛在了身后；又过了一会儿，便行至山里，准确地说是开始穿越一个又一个隧道。就像高速路上的广告牌所言：车到山前必有路。距蓝田十公里处，在辋川村出口我们换到了一条公路上。韩愈当年被流放时，走的就是这条路，而我在1989年的时候也曾到过这里。那时候这里只有几处分散的农家院落，还不能称为“村子”。尽管辋川河谷很美，但是过于偏远，即使是当地的农民，也很少有人能去那里。如今一切都变了。河水上游的公路旁建起了一排排专门为西安政府官僚和办公人员准备的度假村。

辋川河

前行几公里之后，我们开始停车问路。柏家坪距这里并不远，问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说就在下一个转角处。到了拐弯的地方，我们开上了一条更为狭窄的公路，不一会儿便穿过了一道大门。很奇怪，门没有关。入门两百米的地方有一棵银杏树，汽车停了下来。这是王维在他的辋川别墅中栽的。这块地方以前属于诗人宋之问。

王维手植银杏树

尽管栽下的树木还在，但王维围篱养鹿的地方却不见了。当年为了纪念佛祖在印度第一次讲法的地方——鹿野苑，王维把自己围篱养鹿的地方称为“鹿柴”，这也是他的那首最著名的诗歌诞生的地方。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我们顺着原路朝高速路开去。就在快到入口的时候，我让司机继续沿着那条公路开，行驶了一两公里，到了辋川的下游地区，汽车停了下来，因为我想和王维共饮一杯酒。我走到河边。辋川进入峡谷之前在那里转了个大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拿出一个杯子，先斟给王维一杯，然后给他的朋友裴迪一杯，第三杯给了辋川。我坐在石头上，看着水流冲漱岩石，想着他和裴迪合著的《辋川集》里的意象。二十首的诗歌合集，他仅仅自选了《鹿柴》和《竹里馆》两首。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和阮籍一样，王维既是一位音乐家，又是一位灵魂艺术的求道者。他也会“长啸”，但是与阮籍不同的是，他为政府的最高层服务，甚至官至尚书右丞相。但是他的心在山林。王维，字摩诘，与佛教中的一位菩萨同名。一有公闲，他就会来辋川冥想、长啸、弹琴、作画、远足，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所以，我想城市生活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煎熬。辋川河水令人着迷，坐在这里即使看一天也看不够。我对着河水朗诵了王维的《别辋川别业》：

依迟动车马，惆怅出松萝。
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

敬完王维和裴迪之后，我把杯子里剩下的酒倒进了河里。五分钟后，我们离开峡谷朝西开往107省道，很快驶上了108省道。真想知道是谁设计的这些乡村公路——路面平整而宽敞，甚至有时候一辆车也没有。这样舒适的公路在中国很少见，尤其是考虑到这条路除了环山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遮挡物——如此看来，大山则像黄土历经千百年的风吹逐渐积累而成的一堵墙了。

这里就是终南山，是我在远足时发现隐士的地方，那些隐士们构成了

《空谷幽兰》一书的基本部分。那本书在美国不怎么畅销，但是中文译本销量却多达二十多万册。中国人很尊重那些隐士，那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的佛教徒成立了一个协会，帮助善男信女在山里修炼，总部就设在沿途的兴教寺内。

过引镇大约七公里后，我让司机右转，然后沿着一条通往土山的公路开去。我们驶入一个小停车场，有人从大楼里走出来，冲我们挥了挥手。他是负责照管寺里书店的人，几年前，我就是通过他才有机会见到了那位从盗墓者手里买回韦应物墓碑的人，但这是另一个故事，此处暂不赘述。

他走上前来告诉我们先等一会儿，接着隐士协会的负责人来了。这位负责人只是一位普通信徒，没有出家，法号心一。心一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喝过几杯茶，他说有些隐士已经离开，另一些正在来的路上，而有一些人已经去世了。听到“去世”二字，我的心里很难过。这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曾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人。没有什么比“放下一切”的生活更让人向往了。当然，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如何过冬至今仍然是困扰隐士们的问题。心一在峨眉制片厂拍摄的关于隐士生活的纪录片里帮我做了很多修改。我曾经把该制片厂的领导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些隐士，得知大家在电影制作中都小心翼翼且充满敬意，我感到很安慰。作为分别礼物，心一把我刚用来喝茶的那个杯子送给了我，那是一个很漂亮的青瓷釉的杯子，底部印有“终南山”三个字。他把杯子打包好，这样我就能完好地带回美国了。实际上，它到现在还安然无恙。每天用它喝茶时，我都会想起山里的那些朋友们，想起那段时光，想起“放下”，然后自己也试着努力去做。每天，我都会尽力放下一些东西，然而要到达“空”的境界，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此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石屋山居诗集》里的第一百八十一首诗：

放下全放下，佛也莫要做。动念即成魔，开口便招祸。
饮啄但随缘，只么闲闲过。执法去修行，牵牛来拽磨。

在回出租车的路上，我看见了一座佛塔，里面供奉着玄奘的遗骸。玄奘就是那位从印度将整部佛经文本带回中国的僧人，他也是中国最伟大的

一位翻译家，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是出家人，我没有敬他酒，只是鞠了三躬。

回到公路上不久，我们便向北开到了西安的104县道上。行进了五公里左右，我让司机停下车，自己下去问路了。问了好几次，最后终于找到了朱坡村。我曾在网上读到一则故事，是柳宗元的后人写的，他说他能确定自己的先人之墓就在朱坡村与阳湾坡之间的一片冬小麦地里。他没有提供什么证据，也没有提到墓碑或者其他地面上的遗迹。他说自己正建议官方对这个地方做出标记，我之所以要去那里，就是想看看他是否办成了此事。

柳宗元和韩愈都是唐朝著名的散文大家。然而，与韩愈不同的是，柳宗元的诗歌并不出名。但是这一状况却在公元805年有所改观，当时他因为在朝廷上支持新派改革而被贬职。在表达情感以及巨大愁苦方面，诗歌优于散文，这一说法在柳宗元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他的诗歌从此非同寻常的好，如下面这首《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是当年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写的。虽然这首诗描写了孤独，但却超越了孤独本身。几个世纪以来，这首诗对中国绘画的启迪远远大于诗歌本身，试问：谁没见过这样的一幅画面呢？在永州待了十年以后，柳宗元被朝廷召回，但是仅仅两个月后便再次被贬。这一次，他被派往了更远的地方——柳州，即今天的广西栁州。在柳州时，他把诗稿寄给几个同样被贬南方的朋友看，他们也都是在朝廷上站错了队伍的人。其中一首就是《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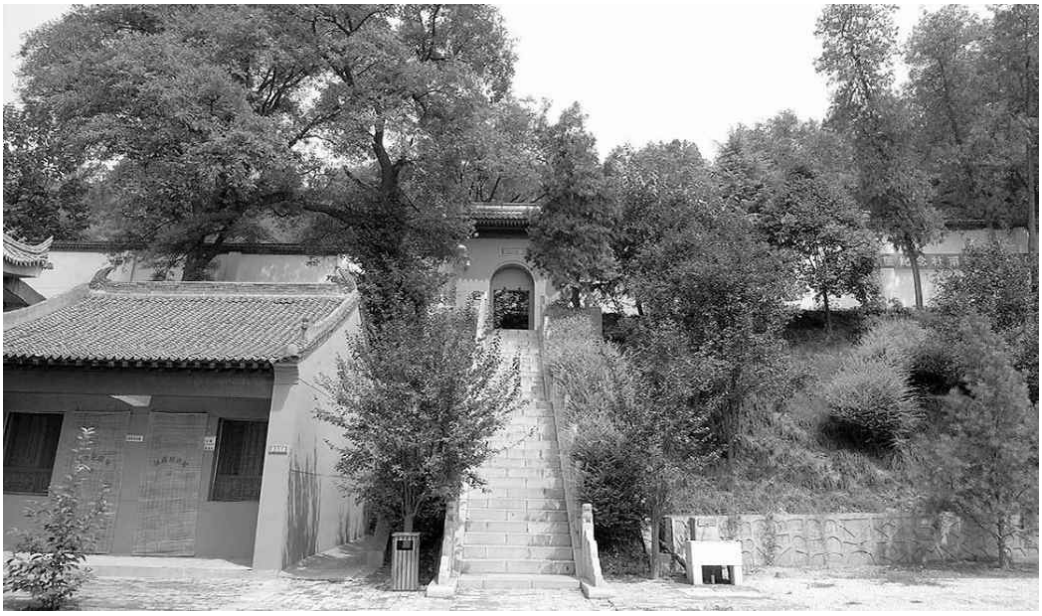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柳宗元和他的追随者们都被流放到了距长安一千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样的流放基本等同于死刑。他在那个人人刺有文身的部落里生活了四年，最后死于一种当地的热带病。柳州至今还有他的一处衣冠冢。然而他的尸体则被带回长安，葬在了朱坡村附近的少陵原。

下了公路，我们沿着一条窄窄的马路顺着陡坡上少陵原，接着很快就发现了通往村子的路。围着村子走了大约一小时，我们见人就问柳宗元墓的所在地。答案是：无可奉告。最后，我不得不放弃了。要么是当地政府认为这里不值得投资，要么是他们认为柳宗元的后人找的地方不对。我把酒原封未动地带回了车里。

就在快到少陵原边缘的时候，我让司机停了车。我想趁着光线充足，好好看一眼这片涝原以西的风光。这片涝原是樊川的杰作，也曾是唐朝各个时代不少大诗人的家乡。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以及杜牧都曾在这里生活过。尽管我不知道他们具体都在哪里居住过，但是在洪水暴发的间隙，看着樊川冲刷出来的沟壑以及想象着樊川河岸上产生的数千首的诗歌，也是很受启发的。

但是我没有在这里沉思太久，一回到车里我们便开始向北进发。约行驶两公里以后，我让司机转向了另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一处建于八百多年前的杜甫祠堂。当年杜甫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曾在那里住了十二年。具体的居住地无人知晓，但是他自己却以樊川和少陵原为自己命名。他曾自称“樊川野老”“少陵野老”。我想他住在哪里可能与他当时的收入有关，住在河边会更便宜一些，但是相对来讲，河边也不那么安全。



杜甫祠堂

司机在停车场等候，我沿着台阶来到了祠堂。就像拜访过的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里也是一片荒凉，但是对我来说却恰到好处。围着那些标准的乡村建筑转转很好，两侧的厢房里陈列着杜甫的生平介绍。在所有的展品中，我最早知道的就是他的画像，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以前在书里看到过，所以此时见到并不惊奇。但是有一个展品确实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座石碑，刻有杜甫的书法真迹，应该是一首诗。遗憾的是上面很多字要么消失了，要么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所以我最后也放弃了读下去的想法。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也就在这一年，杜甫最后一次离开长安，并且再也没能回去。

尽管没有读出诗来，我还是在那幅书法前驻足了一会儿。因为书法里有一种在杜甫身上很少见的自如与洒脱。我在李白的诗歌里经常能感觉到那种自由的气质，而现在，这一点在杜甫的书法里也展现得十分淋漓。杜甫很少放荡不羁，但是和很多人一样，他喜欢出游。在读书备考的日子里，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樊川上的一座水库周围，大约在距离祠堂以西两公里处。一次远足中，他写下了两首诗，题目是《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
缆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在都城的生活当然是令人怡悦的，原来诗人也不是非要遭受苦难才能写出好作品。

因为在纪念馆找不到其他值得一看的东西，我们又回到了公路上。不一会儿，在到达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时，我让司机转到了另一条窄窄的道路上。这条路直接上山通往皇子坡村，该村曾经是韩愈居住过的地方。实际上，从村子的北部可以眺望长安。至今那里仍被称为“韩家大院”，而我则又要在里面去寻找那些遗失已久的东西了。一千三百年前，韩愈在写给朋友长智的一首诗里，叙述了自己远眺都城时看到的景色。诗的题目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后来在收录的集子里被简称为《春雨》：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皇都”，指的是长安城，在那里，韩愈度过了科举苦读的二十多岁，飘摇不定的三十多岁，以及位高权重的五十多岁。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主要是在洛阳与朋友们在一起，比如孟郊、长智、贾岛等。在长安时，韩愈因为指责皇帝对待所谓的“佛骨”过分虔诚而写下了《谏迎佛骨表》，他也因此被贬至东南沿海的潮州。在远赴潮州的路上，韩愈路过秦岭山脉（终南山地区）时写下了一首赠侄子韩湘的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韩湘一直陪着叔父走到关口，后来成了道教里的八仙之一。该诗如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一个冷笑话，我想皇帝听了应该笑不出来。两年以后，新皇帝重召韩愈回京城做官，然而，他在流放期间落下的伤病一直未得治愈。回京三年后，这位大诗人便与世长辞了。

我在上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让司机把车开回公路上，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引镇。我一路上向当地农民打听去往司马村西村的路。问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告诉我沿着那条新修的马路往前开两公里就到了。

村子不大，方圆也就两百米的样子。司机一停好车，我就径直朝一位老人走去。他正坐在凳子上修理锄头，同时嘴里吸着一种手卷烟。我问他是否知道杜牧葬在哪里。我总是喜欢问那样的问题，诸如一千年前的某位诗人住在哪里，葬在哪里，在哪里写了一首诗，并且很乐观地希望得到一些肯定的回答，虽然有时候这些回答并不客观。老人点点头，站起身带我穿过一排砖混结构的房子，整个村子的房屋几乎都是这种结构。大约走了一百米，穿过豆角地、茄子地、玉米地、洋葱地，最后终于在地头上的一座大坑前停了下来。老人说这就是墓地原来所在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来了一些当官的，他们把这里挖到的一切都带走了，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坑，现在坑里面盛满了垃圾。

杜牧是唐朝为数不多的在长安土生土长的大诗人之一，然而，从通过科举考试得到第一份任命开始，他的生活就改变了，从此开始了异乡的漂泊。后来杜牧也经常回来，并在少陵原的西部建了一处房子，自称为“樊川居士”。在他最后一次离家去吴兴任职之前，还写下了《将赴吴兴登乐游原》：

杜牧墓坑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吴兴距此千里之遥，位于杭州北部。少陵是唐太宗墓地的名称，位于乐游原西北八十公里处。远远望去，依然有土坡隆起。杜牧离开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太平——他的第一句诗就对此进行了诙谐的描述。诗的最后一句思绪又回到了大唐初年。唐太宗是一代明君，杜牧悔恨自己没能遇上一位相似的明主。从吴兴回来不久，也就是三年之后，他便离开了人世。

我倒了一杯酒，自己喝了一口，把剩下的洒在了土坑里，然后拿出他那首最著名的诗歌大声朗读起来。那首诗是关于墓地和酒的，题目是《清明》。在孔子时代，人们会在这一天到河里沐浴，而到了杜牧时代则演变成了扫墓祭祖的风俗。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牧并不在祖先的墓前，而是远游在长江流域的归池：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那些农民们站在一边，抽着烟，知道这首诗的人则和我一起朗诵起来。他们可能是在上小学时就学过这首诗，我又给为我带路的老人倒了一杯。他喝了一口，然后瞪大了眼睛，又递了回来，接着抽他的烟。他和其

他人说了一句话，然后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不懂他们的方言，我把剩下的酒又倒在杜牧的坟前。杏花村至今还有，以汾酒闻名于世。很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可以让人安神。如果杜牧的灵魂可以在那一天醒来，我相信我的这杯酒也可以让他安神。谢过带路的老人之后，我便和大家一起回到了村里。

我所拜访的诗人们的墓地彼此之间竟有那么大的区别。有的简陋，有的宏伟，有的已经变成农人的耕地，而有的则成了乡村垃圾场。但他们的诗歌却流传下来，在那些甚至没有什么文化的农人的明灭烟火里鲜活着。那些诗并不会专属于富商或者高官，诗歌可以超越财富和权力，它直入人心，甚至能让人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就在回城的路上，我意识到汽车正驶过当年杜牧最后一次远赴他乡任职之前登上的那片黄土高原。大约也就四公里远吧，道路两旁的广告上说那里已经成了“乐游原高尔夫俱乐部”。生活里总是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玩笑。

我让司机在西安的南城门停车，并付给了他双倍的车钱，因为这一天确实是太辛苦了，然后自己一个人走到了入口，买了门票开始拾级而上。在古城墙上朝南部望去，在21世纪的天幕之下，终南山的轮廓依稀可见。我拿出三个杯子放在横栏上，然后把瓶子里剩下的酒全倒了进去，我朝着终南山的方向举起酒杯，敬那些曾经在山里居住过的所有诗人们。每杯酒都喝了一口之后，便朗诵了王维的《山中寄诸弟妹》：

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
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

就在天色渐暗之时，一群俄罗斯女孩也来到了城墙上。这是一个舞蹈剧团带电视剧组来这里为他们的巡演拍摄宣传片。看了一会儿“坎坎舞”表演后，我便独自走回了宾馆。太阳落山之前就完成了一天的安排，这在我的旅行中很不常见。我在宾馆隔壁吃了一份海鲜秋葵汤之后，回来洗了衣服，在晚上8点之前便上床休息了。热水浴之后早早上床对我来说，简直是旅行中最奢侈的事了。然后，我脑袋一沾枕头便睡着了。

西安南城门

第八天　韦应物

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已经在喝早茶了。每天都是好日子，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我更为熟识的诗人——韦应物。除了《寒山诗集》和《石屋山居诗集》之外，我还翻译了很多其他诗人的作品，在他们的诗里，没有多少是自传性质的，他们写居住过的深山或者其他地方，但对于自己的生活却很少提及。而韦应物的诗却是只关于韦应物本人的，与那些令人敬佩的诗人相比，我似乎对他更有一种亲近感。

我没有去外面找出租车，昨天分手之前，已经和那位司机说好了，他会来接我的。当时我的许诺是：肯定不会让他吃亏——至少每次我不会去占他的便宜。早上8点钟结账离店后，我发现昨天那位司机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我把背包扔到后排座上，人坐在副驾驶。司机姓马，出于一些原因，昨天我没看他车前放置的上岗证，当时我有点心不在焉。因为我一直在想地图、道路的事。

来到钟楼后我们一路向南开去。大约过了十公里，我告诉马先生向西转到韦曲北街，然后自己盯着沿途的街巷。在过了第二或者是第三条街后，便看到了我要找的那条上山的小巷。我告诉马先生停车，我要去上面看看。

沿着小巷走了两百多米，拐到另一条巷子的时候出现了一座寺庙，我爬上台阶，看了看石碑上的文字。上面记载了这座寺庙最近的一些改造情况。我在巷子里的时候遇到了几个当地人，他们也跟我一起上了台阶。其中有一位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说小时候，这座庙占据了整座山，向各个方向延伸至六七个小区那么大。它被称为“老爷祠”。现在它的两扇门紧锁，但是从门缝里依然可以看见土地神的雕像，通常大家称呼他为“老爷”。他负责保护一方平安，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保护的是韦曲。这块地方是以韦应物的祖先命名的，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这座山是他祖上的一部分田产。我问老人如何才能到达山顶，他指了指朝东的一条小巷。我沿着那条小巷拾级而上，最终来到了一片葡萄树下，而山顶就在上面。这里以前是

逍遥公（韦公）读书台，曾经非常著名，以至于很多人的游记里都曾提到过它。但是现在这里却什么都没有了。好在这儿是整个街区最高的地方，所以我想应该就是它了。

老爷祠

这位韦公是韦应物的偶像，名为韦㬎，他认为与其在朝廷上卑躬屈膝，不如弹琴读书逍遥自在，后来他就在这座山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由于鄙视装模作样的生活，他没有受到权贵的排斥，相反，却得到了极大的尊重。正如上山时人们议论的那样，他被称为“逍遥公”。

到了韦应物那一代，韦氏家族成了朝廷上最有势力的一派。但是，他的某位族人犯下了不赦之罪。他在诗歌里唯一提到父亲和祖父的一次就是涉及一桩莫名的不幸事件。但考虑到他的出身，韦应物15岁的时候，还是被邀请做了玄宗侍卫。他的职位让他能够以玄宗为榜样，过着一种放纵无度的生活。安禄山叛乱之后，韦应物想起了曾共事多年的另一名侍卫，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因此作诗《燕李录事》：

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赤墀。
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
近臣零落今犹在，仙驾飘飖不可期。

此日相逢思旧日，一杯成喜亦成悲。

当然，最终韦应物受到了启发，把对皇帝的忠诚转移到了对祖先的忠诚上——他在诗歌中实现了不朽。我给他的偶像倒了一杯酒，把它洒在了葡萄树和残砖上，这满地的残砖曾伴他走过了那么多逍遥的日子。我想在这个地区一定有姓韦的人，但是要追根溯源的话，可就没完了，况且也没有意义。读书台不是韦应物居住的地方，他在东南方向十公里即少陵原北部韩愈的田产与南部杜牧之墓之间的地方出生，并在那里长大。该地有一个名字“胄贵里村”，但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他的墓地位置也一直是一个谜。最近听说墓碑出土了，是被盗墓者盗出来的，卖的时候，盗贼并没有说是从哪里发现的。

因为无法找到韦应物的家或者墓地，所以我决定去拜访他居住过的两个地方，在那里他经历了人生的大悲与大喜。先从“大悲”之地——户县开始找吧。那里大约位于西安以南三十公里处。当年韦应物娶亲以后，生活开始步入正轨。二十年后妻子的离世几乎使他崩溃。韦应物的一个朋友当时任长安太守，便安排他去任户县县令，希望他能离开长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到户县不久，韦应物便写下了这首《子规啼》：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规啼一声。
邻家孀妇抱儿泣，我独辗转何时明。

从韦应物祖先的读书台上下来以后，过了几个街区，我们便进入了环城高速，然后换到西南方向的另一条高速上。三十分钟后我们到了户县出口，一路开车穿过县城，在西面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旧的钟塔——这多少让人有点意外。接着汽车经过一座大桥后，往右沿公路走了大约两分钟的样子，我们便在渼坡水库的外墙处停下车来。这是韦应物经常独处的地方。现在他依然是独自一人，虽然有管理员、司机和我在。这种地方一般只有周末才会有人来。河岸边有很多的脚踏船，此时却没人玩儿。我沿着环水的小路走，然后在河边上坐了下来。当时是上午10点，水汽在阳光下升腾着。我读了他初来此地时写的一首诗《任鄠令渼陂游眺》：

野水滟长塘，烟花乱晴日。氤氲绿树多，苍翠千山出。
游鱼时可见，新荷尚未密。屡往心独闲，恨无理人术。

附近有座桥直接通往水库中央的小岛——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泥沙淤积并被疏浚的结果。我穿过桥，去看一座明朝建造但如今已经被废弃的小楼，刚到楼前葡萄树环绕的拱门下，两只狗便被惊醒了：一条是纽芬兰犬，一条是杜宾犬。虽然都用链子拴着，但是它们的叫声却让我不得不停步并迅速回到车上。

我让马先生载我去山里。韦应物在户县居住的时候，曾经结交了几位隐士朋友。其中就有一位道士，他曾写信说有一只老虎经常光顾他的花园，韦应物以诗《答东林道士》回复：

紫阁西边第几峰，茅斋夜雪虎行踪。
遥看黛色知何处，欲出山门寻暮钟。

“紫阁”意为紫色的亭台，位于户县西南终南山的最高峰，也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我们找到了通往峡谷的正确道路，该峡谷被称为“紫阁峪”，在去那里的路上可以看见远处的峰顶。然而汽车也就能走大约一公里的路程，我们在一座小咖啡馆前停了下来，那里主要招待周末来访的游客们。我让马先生在原地等我，然后一个人出发了。这样，他高兴，我也高兴。山里的土路已经被压翻了，这多少让人有点陌生，其实，我更喜欢走一条幽径。

就在顺着土路上山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路似乎不那么难走了。顺着山石，有一条小溪，溪水如此澄澈，要不是偶尔有涟漪，恐怕很难看到河床的真正位置。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我来到了宝林寺的遗址，这多少也算是我的目的地了。它位于紫阁峪的尽头，是最高峰的一个标志，亦称为“紫阁寺”。唐朝大多数诗人都写过游览此地的诗。寺院已经不见了，但是有工人正在搭起一座钢结构的建筑，好像要建一处餐馆，用来招待周末远足之人。

过了工地，有一条小路直通敬德塔。就在我上山的时候，正好有人下来，他问我去哪里，在确定我不是因为迷路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攀谈起来。我问他如今山里是否还住着隐士，是否还有人在这里潜心修道。他说曾经是有的，但是现在他们已迁到深山里，远离紫阁峰以及周末远足的那些游客们。很感谢他能告诉这些，我站起身，继续向山上走去。快到山顶了，我突然发现在紫阁峪对面有几座小草屋，很明显，并不是每个人都搬离了顶峰。

之所以能沿着小路来到顶峰，是因为我想再次对玄奘表达我的敬意，那位从印度将佛经带回中国并身体力行翻译经文的高僧，曾对我的工作产生很大启发，而我是最近才得知他的部分遗骸就供奉在这座塔里。从山脚到山顶，大约花了十分钟，也是令人精疲力竭的十分钟，等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一下子坐在朝圣的环塔小路上，身子斜靠着护栏。我想从这里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紫阁吧，但是植被太多，雾气也很重，只能依稀见它消失在远处的一片青色之中。

与中国大多数诗人一样，韦应物也是一直徘徊在为国效忠与个人修道之间。坐在这里，我读了他写给一位道教隐士的诗，只读题目就花费了我所有的力气——《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忻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

敬德塔

碧涧苍松五粒稀，侵云采去露沾衣。
夜启群仙合灵药，朝思俗侣寄将归。
道场斋戒今初服，人事荤膻已觉非。
一望岚峰拜还使，腰间铜印与心违。

尽管寄情山水，韦应物在户县任职满三年之后还是需要回到长安。我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和尚，他告诉我他正在为小草屋选址。他

说在离紫阁更远的地方有一二十个和尚、尼姑住在那里，他希望自己在冬天到来之前也能搬来。我把刚才那个人告诉我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他说我问得不对。我当时问："这山里是否住着修道的隐士？"而和尚说我应该这样问："山里有修佛法的隐士吗？"在过去，说"修道"大家也都能懂的。很高兴听到有人还在修行，无论修的是道还是佛，吃素总是好的。祝他好运之后，我继续走在了下山的路上。

见到马先生，我告诉他这段路我走走停停了好几次。我们回到高速路上顺着原路返回。路边都是卖葡萄的农民，马先生下车买了点儿，并和我一起吃起来。葡萄很大，多汁而且很甜，我们边走边吃，以至于忘记了出口，于是不得不又返了回来。我们沿着当年韦应物离开户县前往长安的通道向东驶去。过沣河下高速之后，沿着右边第一条公路，顺着一条灌溉渠前行两公里，我们在一座闸门前停住了车。

沣河是西安以西地区主要的农业和工业水源，也是韦应物离开户县的必经之地。他一直都没去成长安。马先生刚把车停好，我就下来了，一个人沿着栽满杨树的堤岸前行。有两个孩子在钓鱼，我忍不住停下来和他们交谈了一会儿。他们用的是一杆竹竿，不是鱼竿，末端有鱼线和鱼钩，身边的水桶里已经有六七条鲤鱼在游了。孩子们告诉我，他们钓鱼可不是自己吃的，要卖给隔壁村子的饭店。等他们挣了钱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嘿嘿，又一个小哈克贝利·费恩！再往前走的时候，遇到一位正在放羊的老人，羊儿沿着堤坝吃着草。也许这就是上了年纪的好处——可以如此安闲地放羊。

我想自己一定走了有一公里远，或许更远。我想沿着堤岸体会一下当年韦应物行走此地时的喜悦。在户县任期完成以后，他收到了去长安以西的另一项任命。然而韦应物拒绝了，选择留下来做一介耕夫。就在我所站的地方——沣河东岸，他度过了自妻子去世后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幸运的是，他并不是靠自己种地生活，而是在少陵原有他的家族产业，佃户们会定期交来田租，否则，他早就饿死了。

作为一个年轻人，韦应物受到了祖先韦夏的影响。后来随着年龄的增

长，陶渊明逐渐取代了逍遥公在他心里的位置。陶渊明曾弃官回乡种菊修篱，而韦应物在沣河一代的生活环境也大体如此。那四年不仅是他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光，也是他的诗歌最高产的阶段。在写给长安一位朋友的诗《答畅校书当》里，他这样总结自己当时的生活状况：

偶然弃官去，投迹在田中。日出照茅屋，园林养愚蒙。
虽云无一资，樽酌会不空。且忻百谷成，仰叹造化功。
出入与民伍，作事靡不同。时伐南涧竹，夜还沣水东。
贫蹇自成退，岂为高人踪。览君金玉篇，彩色发我容。
日月欲为报，方春已徂冬。

尽管韦应物对这种桃源生活的满足感溢于言表，但他的责任感亦是难以抑制的，他未能拒绝朝廷对他的再次召唤。即使再次为官，他还是会不时地回想起在沣河的日子来。我在河边发现了一块大石头，正好适合我在这里敬古人三杯酒。倒满以后，我把每杯酒洒在河里半杯，然后独自喝下了剩下的三个半杯。一天就要结束了。此时蝉鸣此起彼伏，听上去有点累。这长长的、炎热的夏日！我也觉得累了，或许应该往河水里多洒些酒，这样自己就可以少喝一点儿了。

回到车里，我告诉马先生去火车站。大约一小时后，还有三站地，但马先生说他害怕车站有警察，不想往前走了。或许是因为他没有发票，又或者是因为驾照过期吧，我不知道，但是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我还是付了他双倍的车钱，感谢他对我此次远足的帮助。我背上背包，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大街上走着，然后穿过火车站的入口。入口外有着中国车站惯有的杂乱的人群。进入候车室，我去了贵宾候车厅。在这里多付十块钱意味着我可以在开车前十五分钟躲开检票时的拥挤。从贵宾候车厅到月台的距离很短，而且有座位，还提供免费茶水。

刚一坐定，对面就有一个人站起来直接坐到我旁边。“我认识你，”他说，“我有你的书，关于隐士的。”他是一位退休的英语教师，想和我练习英语。但是我太累了，所以对于他的话，总是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三十分钟后，火车到了，该离开了。就在我起身要走的时候，他从包里拿出一

盒午子绿茶，这种茶就长在终南山以南地区。他说本来是带给外地亲戚们的，但是想送给我。谢过他的礼物彼此道别后，不一会儿我便到了舒适的空调车里，火车在下午6点准时离开西安，九十分钟后，我在长安以西一百八十公里处的宝鸡下了车。

宝鸡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只是需要在这里换车。但这也是好事，在山里待了一天以后，我需要洗一个热水澡。火车还有两个半小时进站，所以我出了车站，穿过大街在一家便宜的宾馆要了个房间。那里不仅可以洗热水澡，而且还有空调和电脑。我打开空调，收发了一些邮件，然后洗了洗澡，甚至还洗了衣服。洗完用房间里的毛巾包上，然后使劲儿拧，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多地把里面的水分挤出来。我把它们晾在空调前，自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床垫很硬，这让我想起了在军队每天铺床的情景。能躺一会儿真的太舒服了，好在我还记得设了闹钟。闹钟响起，衣服还没完全干，但是可以凑合穿。再次来到大街上的时候，我感觉神清气爽。二十分钟后，我便坐上了晚上10点开往李白故乡的火车，或者算是他的某个故乡吧。据说他一共有四个故乡，谁让他是李白呢。

第九天　李白、杜甫

唐朝时期，从宝鸡到四川要经过秦岭山脉，这是中国最艰险的路段之一。李白曾经这样描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是对四川西部的古称。蜀道长而险，在很多长达一公里左右的山路上，只有简单的木桩做防护，而旁边就是陡峭的万丈悬崖。所以我很庆幸自己可以坐火车，而且车上还有卧铺。

火车的终点站是四川省会成都，但我需要提前两小时下车。天色渐明，在卧铺车厢里第一个醒来后，我坐在床边看窗外的风景。一夜之间，外面便换了天地。过去的八天里，到处是黄河流域成片的玉米、大豆和棉花，如今，则是满眼的水稻梯田，竹林密布的山峦以及满塘的荷花，甚至透过窗户便可以闻到它的芬芳。四川位于长江流域的最西部，降雨很多。刚过早上9点，卧铺车厢里的其他人也开始起床了，火车已经驶入江油，我穿上鞋，背起包，准备下车。

在过去，游客穿过秦岭山脉以后，要么继续通过陆路到达成都，要么在江油乘船一路直到涪江——涪江在东南方向汇入嘉陵江，然后在重庆与长江交汇。江油古代适合驻地经商，如今随着铁路与高速的发展，这座城市的名气以及部分经济增长却得益于另一个名头——李白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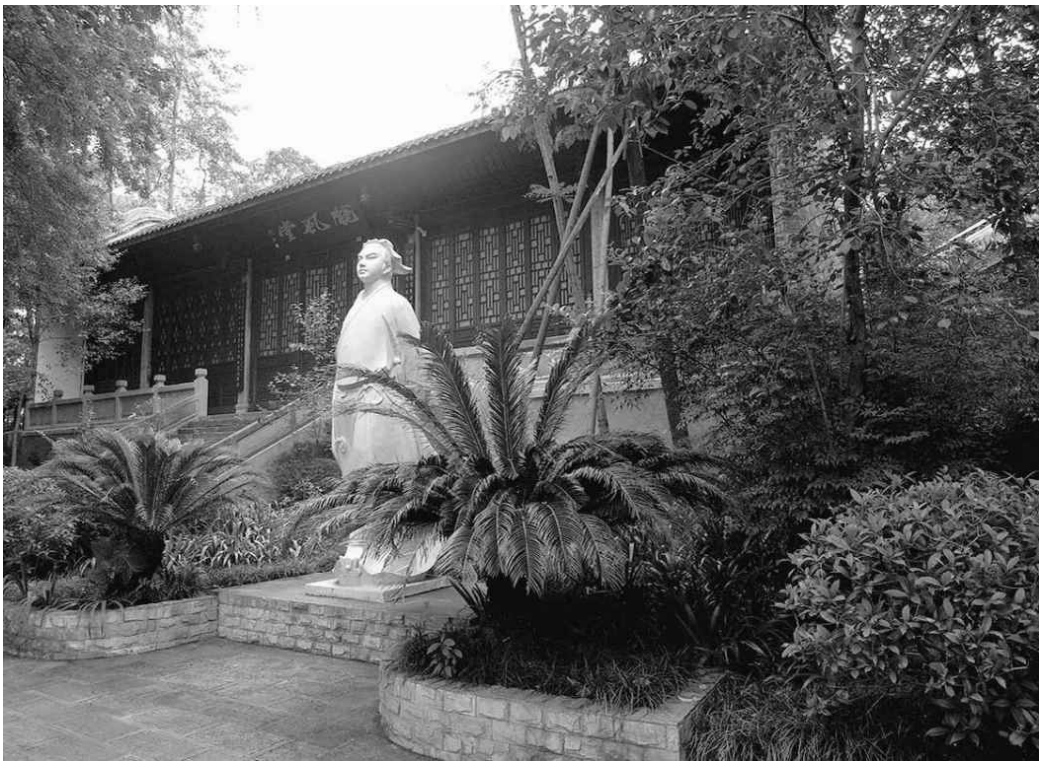
江油是李白成长过的地方，但不是他的出生地。学者们一致得出的结论是：李白出生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父亲是一位中国商人，母亲说一口突厥语——大概来自于当地丝绸之路附近的某个民族吧。李白出生后不久，父亲便回到了宝鸡以西的家里，几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曾因为某个罪名被流放到了那里。我们可以接着往下想象，公元705年，这位父亲逃出了我昨晚在睡梦中经过的大山，然后举家定居在涪江流域，即江油以南地区，所以我想可以从他的老家开始这次拜谒。走出车站的时候多少让人有点失望，因为没有看到出租车，甚至也没有见到排队等车的人们。如果有人排队等车，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把包扔进车里，告诉司机目的地，然后一切按计价器走。没有排队等车的人，就意味着必须和司机讨

价还价一番，而这一直是我所不擅长的。由于要去的两个地方都位于城外，且至少有一处公共交通无法到达，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我对第一个司机报价一百元，结果他一溜烟就跑了。这时，另一位司机走上前来，他说至少需要一百五十元，我还是能接受这个价位的，于是把包放在后排座，人钻进去坐在副驾驶。他正是我要找的那种司机：会开飞车。我们在通向成都的公路上疾驰着，二十分钟后，进入青莲镇并换到了一条新修的马路上，直接抵达陇西院入口。陇西是甘肃省某地的名称，李白的父亲就来自该地，而李白在一岁到五岁期间也生活在那里。

走出车门，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片大规模的建筑群崭新地矗立在我面前。看来，当地政府在“与时俱进”方面真的无可挑剔：不能领先就意味着淘汰，非如此不足以彰显他们投资的魄力、发掘的能力……是的，还有什么项目能比李白故居更有旅游号召力呢？这地方太大了。

进门后，需要穿过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地面全是用石头铺的。对面有一条石径直接通向山顶的宝塔。看了看门票上的地图，我决定绕开宝塔，顺着台阶去看一下重建后的李白“家庭别墅”。

这座住宅引不起人任何真正的兴趣，尽管它的院子、画廊都比较怡人，而且我确信大多数的游客也会认为这是个好地方。但对我而言，我总想看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所以见没有什么可看的，便欣赏起里面的景观来。这里重现了李白长大成人、学习练剑、写第一首诗等各种情境——但是他的第一首诗却没有流传下来。其中一个情境是他和妹妹用井水练习书法。我不知道他妹妹是否写诗，即便写了，也没能流传下来。看完这些，我来到了后院他妹妹的墓地前。墓地旁的石碑上说她嫁给了一个当地人，并安然度过一生。尽管诗歌没能流传下来，我还是给她敬了一杯酒，并嘱咐她与哥哥一起分享。



李白故居——陇西院

离开的时候，有点失望，因为我一直希望了解有关李白父母的一些情况，而不是故事里说的：母亲怀孕期间做梦梦到太白金星——“李白”的“白”字就是取自于那颗星星的名字。关于他的父亲，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至今仍是一个谜团。甚至于他的名字“李客”也很有可能不是真名。“客”的意思是“旅人”或“客人”，经常用来指代那些流放异地的人。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一个被通缉的人，也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流浪的骑士，还有人说他是一个隐士，更有人说他是一位商人。如果是商人，那么他的生意可能要求他常年在外或者为了躲避讨债的人而不能回家。无论如何，他把家安在了青莲，然后就从历史上消失了，李白也从未提起过他。

父亲的缺席让李白早早地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二十岁的时候，他与人决斗并杀死了对方。几乎在同时，他的诗歌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同时也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这意味着李白传奇人生的开始。后来，在三十岁的时候，他写下了《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逃名三十春。

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在这首诗里，李白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居士、一个仙人、一个流犯、一个醉酒之人，甚至最后自比转世为维摩诘菩萨的佛祖。他也让提问者摇身一变，成了迦叶尊者，即禅宗的第一位创始人。这首诗并不仅仅是在开玩笑，它也反映了李白的人生进程：从在家学儒家经典到修炼道家长生不老术，从以“斗酒诗百篇”闻名于世到被朝廷驱逐，从十五岁与佛家弟子一起生活到撒手人寰。李白以张扬的个性和娴熟的写作技巧闻名于世。毫无疑问，这样的技巧是他从小在儒家学堂学到的。但是十五岁离家以后，在匡山受到的训练却让他与其他人逐渐拉开了距离，下一步我会去匡山看看。既然他是在青莲村度过的童年，那么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就应该是他成年以后的地方，在匡山，他的艺术技巧得以进一步成熟。

回到江油以后，向西在302省道上行驶近七公里，过第一个收费站后向北转向一条很窄的公路，它直通乡下。汽车前行三公里后穿过一条小河，匡山或者叫“小匡山”便映入眼帘了，大匡山在北部稍远的地方。到了两座山峰之间的山口，司机把车停在一个简易停车场，里面足够停五六辆车，但那时却只有我们一辆。司机以前来过匡山，所以认识上山的路，把我的包放后备厢锁好以后，他说要和我一起出发，这很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自己从未到过山顶，这次是个好机会。而对我来说，能有人做伴，当然好了。

山路很陡，没有遇到多少人，只迎面碰上了一位正在下山的老人，他说自己每天都这样走一圈。因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我点头表示赞同。快到顶峰的时候，前面出现一座山神庙。我停下来敬他一杯酒，感谢他眷顾了年轻的李白。不一会儿，我们便到了山顶，谢天谢地，山路总算到头了，而我也累得快喘不过气了。

游完李白家乡，看到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要看什么了。幸好推土机到不了山顶，我可以在上面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从而知道李白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这里的地势很平坦，适合练习各种武术。在山顶的另一边，有一座庙，是李白当年的读书台。很明显，有一

段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啸台被读书台取代了。啸，可能对一个人的履历表没有太大作用吧，或者也无法帮助他们考科举。同时我还发现，在中国，很多的大诗人都有一块只属于他们自己的高地，在那里，他们可以更近距离地感受天地之造化。如此看来，西方诗人或许需要一些树屋。李白的读书台，无论之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只是一座简单的小庙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外面倒是有些石碑，旁边还有一间给管理员准备的小屋。

管理员值班室的外面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专门为游客准备的大水壶，我的嗓子谒得快冒烟了，于是忍不住连喝了三大杯。保安说水就来自于小庙后的山泉，很解渴，所以等绕到泉水旁边的时候，我向里面倒了一点酒以示感谢。过了一会儿，再次回到拱门向下望去，山脚下以前有个大明寺，李白曾经在那里过夜，如今，寺庙早已不见，而我下载的那份地图上竟然还有它的名字。

转过身，朝相反的方向望去，树木遮挡了视线。而我是多么希望看到山北面的样子呀，因为据说那里有李白现存最早的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里描述的景象：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这首诗大约是在他二十岁时写的，刚开始并没有收录在他的早期诗集里，后来在读书台的石刻上发现之后加了进去。很明显，李白曾在江油地区四处闲逛，他以家为根据地，白天到山里来，晚上宿在下面的大明寺。大约过了十年这样的读书、练剑、修道的生活之后，最后他决定出山了，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别匡山》：

晓峰如画碧参差，藤影摇风拂槛垂。
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
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
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这首诗也没有收录在他的早期诗集里，也是在大明寺的石刻上被发现

之后加进去的。诗里提到的树木、池塘依然存在。这首诗比任何的传记文本都更能说明年轻时的李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目的性极强。当然，事实并不是那样的。有人调查说因为他不是纯正的汉人，因此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员。在朝廷上唯一有过的职位是突厥语翻译，而且任职时间很短，大多数的时间他都用来游山玩水了。

读书台

山神庙

我沿着李白的足迹一路下山，然后回到火车站，买了一张中午12点半开往成都的硬座车票。司机送我到火车站的时候，距离发车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作为感谢，我多给了他五十元。在站台上等火车时，我的脑海里尽是李白在这个城市的身影。家里唯一和他关系密切的亲人似乎只有妹妹一个。想起家的时候，我想他可能会更多地想念那些不曾真正拥有过的亲人吧：父亲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母亲呢？为什么父亲离开江油之后就再也

没有回来过？李白虽然喜欢远游，但好像在旅途中他并没有忘记亲人们。很多年以后，在某个夜晚，他写下了这首最著名的《静夜思》，我妻子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曾教他背诵过：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从来不会掩藏自己的情感，这也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正因为有那样的一颗初心，他才能够如此诗意张扬；但也正是因为那颗初心，他始终无法和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达成和解。

火车晚点十分钟。就在我排队准备上硬座车厢的时候（买票时，据说只剩下硬座了），车站站长走过来，把我带到了列车长那里，让她给我安排一个软卧，她还真的照做了。她把我带到一个下铺，并让我补交了三十块钱。在这个新换的寝具上舒服地伸展四肢，太舒服了。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躺着躺着，我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两小时后，火车到达成都。

在中国的主要大城市里，成都是唯一一个两千年来没有改变过名字的城市。“成都”二字的意思是“真正的都城”，而它真正作为都城，则是在公元前400年，当时属于蜀国。其实在这之前，比如早在公元前1200年，它就已经是该地区的权力中心了。成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位置——既位于几个贸易商道的交叉口，又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那是中国最富有的农业区。

四川与周边隔开，然后形成了一个被保护之势：北有秦岭山脉，东有长江三峡，西有青藏高原，南面则有群山林立。尽管后来汉人战胜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把四川纳入中国版图，但是其文化的多样性却被保存下来。当然，就像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多样性正在被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削弱，但是四川人依然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有自己特有的慢节奏，尤其是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馆比中国其他地方的总和还多，更别说修道之人的数量了。成都不仅是中国天师教的总部，而且在附近的青城山里住着成百的全真教道士和尼姑。等下次有机会再去拜会那些茶馆和道士们吧，我此行的目标

是该城市里远去的诗人们。

我住在了青华路的天辰楼酒店，正对着环绕杜甫草堂的浣花溪公园大门，据说该公园占地八十英亩。

公元759年，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携家眷离开长安到成都定居。刚到的时候，没工作，没钱，也看不到什么前途。时任蜀州刺史兼尚书郎裴迪是他的一位老朋友，曾和王维合著《辋川集》，他帮助杜甫建起了这座小草屋。如果说在杜甫的生命里曾有过一段田园时光，那么就应该指的是他在成都的那些日子了。

看看天色尚早，把包放在房间以后，我便一个人朝公园入口走去。早些时候，在赶往火车站的出租车上，我给我的澳大利亚朋友马丁就打过电话了。我和他是在台湾认识的，当时是1973年，我俩都在电影《义和团》里扮演澳大利亚军人。拍摄间隙，我们坐在用来当战场的荒地里聊天，当时聊起了中国。之后他搬到香港，以出口鞋子为生，或许你脚上穿着的就是，又或者你认识的人里正有人穿着。业余时间，他也会翻译一些中国小说，他喜欢偶尔尝试通过“中国”来扩展知识，增加阅历。我们相约要一起去拜访成都的一些古迹，所以，在我到之前，马丁就已经到了。

到达公园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江油令人着迷的阳光已不见踪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还有一个小时公园就要关门了。再次互通电话，我们终于在杜甫草堂的门口见面了。几个世纪以来，尽管草堂不断地被修葺，但是其简朴的风貌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比如依然是茅草房顶。在最近的一次修缮中，浣花溪旁多了一张石桌，让人仿佛看见杜甫正坐在院子里寻找灵感，妻子在做饭，而孩子们玩耍于溪边。在搬新家之后，杜甫曾作过这样的一首《卜居》：

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
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
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

“山阴”是绍兴的旧称，位于成都以东，大约有一千英里远。杜甫幻想着能有一股力量让他沿着门前的浣花溪一路穿过长江，最后到达梦中的乐土。坐在浣花溪旁，思绪却可以信马由缰，所以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高产的阶段。在杜甫现存的一千五百多首诗里，有二百四十首是在成都完成的，其中就有这首《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尽管有了住的地方，杜甫却没有收入，基本生活都是靠裴迪那样的朋友们资助的。后来，朋友严武于公元763年做了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他帮杜甫在那里挂了一个闲职，如此生活才有所改善。但遗憾的是，两年后严武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对杜甫并不怎么好。所以杜甫决定离开那里，并开始自己的寻梦之旅：沿着岷江一路到达长江，然后直接向东远去。在后来的旅程里，在他的“孤舟”里，杜甫写下了《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杜甫乘船远去之际，我往小溪里倒了些酒，希望能助他一路顺风，我和马丁开始朝门口走去。在出来的路上，我们在公园的书店前停了下来，各自买了三卷线装大字体的木刻版杜甫诗集，我想在古时候如果能以此为伴该是多么大的一件乐事呀。毫无疑问，马丁也是这样想的。我感觉诗歌的排版和印刷就应该是如此的版式：字大，而且有很多的空间任由目光和思想驰骋，字里行间有一幅浓墨山水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最后消失在思绪的尽头。

杜甫草堂

第十天　薛涛

今天的安排比较轻松，只在城里转转，不需要再去乡下了，所以我也开始学成都人慢条斯理地做起事来。早晨坐在床上，一边喝咖啡一边浏览关于薛涛的一些记录，今天我要拜谒的诗人就是她——这位在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可以与男诗人比肩的女性。薛涛出生在长安，幼年随父宦游成都。后来父亲在去外地做官的路上不幸病逝，剩下母女二人不得不继续留在成都。没有了父亲的俸禄，没人知道她和母亲是如何生活的。但早年父亲发现女儿的文学天赋时，曾大加鼓励。薛涛八岁便能作诗，后来这首诗也成为她日后营妓生活的谶语，十六岁的薛涛便开始了自己的乐籍生涯。

薛涛所属的青楼是一个专门培养女人去官宦府中侍宴赋诗的地方。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女人成了妓女，而大多数则被请来展示其在戏剧、音乐和文学方面的才华。比如薛涛，因为有着过人的诗歌天赋，便很受欢迎，因此，她也成了当时很多大人物的朋友，不仅包括那些住在成都或者宦游成都的人，还包括一些从未谋面之人，那些人只因为读了她的诗，便开始给她写信。在中国古时候，要想当官必须先会作诗，而且经常是即兴作诗，如此，便出现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尤其是那些官员们的诗作。躺在床上，我读起薛涛写给一位爱慕者的诗《送友人》：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

在《诗经》里，秋水边的芦苇以及盛开的芦花都是作别的意象。薛涛的才情深深打动着她的每一位座上客。

从某种意义上讲，薛涛对“远离”似乎更有切身体会。由于无意中得罪了某位高官，薛涛曾经被驱逐出成都，究竟是她本人冒犯了那位高官还是受了别人的牵连，这一点无人知晓。在流放地，薛涛赋诗两首寄韦皋，即《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这是其中的第二首：

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

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

薛涛的流放地位于西藏松州以北两百公里处，那里冬天极其寒冷，夏天又异常炎热，生存条件非常艰苦。然而，她也并非是孤立无援的，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一位政府官员的安排下，薛涛得以重返成都。

除了高官，薛涛的朋友里还有很多人是著名诗人，比如杜牧、白居易以及元稹等。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薛涛与元稹关系暧昧，应该属于情人关系，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一猜测。然而，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以及诗文唱和中，两个人都表达出了对彼此才学的赏识之情。在《寄旧诗与元微之》中，薛涛以元稹的别号称之，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

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
月下咏花怜暗淡，雨朝题柳为欹垂。
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好男儿。

当然，诗是写给元稹而非元稹之子的，但是这样说似乎又显唐突。

才貌双全的薛涛最终被韦皋请到帅府侍宴赋诗，招待来来往往的要员，而她也未负众望，工作做得很出色。韦皋对她的才情十分肯定，于是上书给皇帝，请求让薛涛担任校书郎一职，然而这个职位一般是专门留给那些极具文学天赋的男人们的，而她只是一介女流，所以提议最后被否决了。但是，从此她却得到了一个“女校书”的称号。如此的褒奖，让她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如《犬离主》中所写：

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
无端咬著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

当然，薛涛也会咬人。最后，由于厌倦了华堂绮筵的周旋以及出于自己暧昧身份与处境的考虑，在攒下了足够的本钱以后，薛涛选择退出官妓生活，成了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她甚至还在百花潭买了一处房产，与杜甫草堂相距不过一箭之地。

薛涛还以手工红笺而著名，在她写给元稹的诗里曾提到过这种红色小笺。很多人都以在红笺上题写自己的诗歌为荣。我一直在想，她之所以在百花潭买房子，大概就是因为锦江地区的造纸业比较发达吧，我甚至还怀疑制笺可能是当年薛涛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生计，这也正是她为什么如此善于制笺的原因吧。

遗憾的是，当我想用她生活的线索去完成“一幅织锦”时，却发现：这里有太多的“线头”让人无所适从。比如，我们知道她是一位道教信徒，却不知道她平时如何修炼，而只能从她与朋友及仰慕者的诗歌酬唱之中去寻找蛛丝马迹。薛涛去世以后，有人编写了《锦江集》，里面收录了她的四百五十首诗，然而最后一版却在七百多年前就失传了，这使得她流传下来的诗歌不过一百首。

除了文稿的丢失，薛涛的生平记录如今也不知去向。在薛涛死后第二年，第二次赴成都任剑南节度使的段文昌为薛涛撰写了墓志铭，里面记述了她的生平。早在第一次赴成都任职时，段文昌就与薛涛有过来往。墓志铭刻在石碑的背面，然而关于那块石碑，或者说薛涛的墓地，人们至今也不知下落。一想到这些，我便忍不住下床了。

与马丁会面后，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便一起开始了寻找薛涛墓的旅程。总结几个世纪以来那些曾声称拜访过薛涛墓地的人的记述，一些学者认为她被葬在成都东南方向。唯一有准确位置的记录是来自清人编纂的两版《华阳志》，两版都说薛涛葬在一个叫薛家巷的地方。当地的历史学家曾寻找过该地，但无功而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从网上下载成都市地图的时候，在东南部恰恰就看到了这个地名。所以，这就是今天我和马丁要去的地方。

从市中心出来，我们沿着驿都大道向东直接开往郊区。在该路与G4201绕城高速交叉口向南转到龙城大道，行驶六百米后，向东转到一条公路上。这是一条新修的公路，上面没有任何路标。司机称这里是大面中路，取自于附近村庄的名字。大约又走了六百米，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根据我的地图以及马丁的GPS显示，薛家巷应该就是这里。

一下车我们便到处找人问路。一位荷锄的农民说沿着斜坡走下去，中间的一大片空地就是，在它的周围，人们同样在忙着大兴土木。很快，就有十几个人跟我们一起穿过藤蔓覆盖的碎石和土堆来到空地上。让人奇怪的是，似乎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薛家巷，为什么当地的历史学家们却找不到呢？我想答案已经不重要了。薛涛墓就在这一片空地的某个地方，也许不久就要被推土机铲平了。我希望能看到桃树，因为据说她的墓前栽满了桃树，但这里什么树也没有，更别说桃树了，只有大片的碎石以及一些小棚屋，而且因为要盖大楼，这些小棚屋也会很快被清理出去的。

薛涛后人墓

后来，人们说这里的人都姓薛。他们的家庙在三个月前刚被推平，祖宗的牌位被迫迁徙到了别的地方。我估算了一下，这里大概有一百英亩，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也将被夷为平地。最后，那位荷锄的农民带我们来到了现存最早的墓地前，大概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就目前情况来看，在这里应该是祭奠薛涛最合适的地方了。倒完三杯酒，我决定这次不读薛涛的诗，而是读一位来自异域的薛涛崇拜者的作品，这位作者名叫威廉姆·霍里

斯，他的长诗名为《吟诗楼》，开头是这样写的：

始终无法想象那些年，
将军微笑着听你歌唱，
而诗人们千里迢迢而来，
也只是为一睹芳容。

多年以后，
当人们不再需要你，不再需要你半夜起身，
去安抚一位新近上任的官员。
我在看着你，
在凉亭的阴影里，
看你坐在阳光下，
在鲜艳的纸笺上写诗。

我在看着你。
当年轻的诗人带来诗集，
里面写满精美的小诗，
而我却不在其中。
我已经老了，
呼吸短促到无法完成一个诗行。

当你走近，请你倾听，
空气的颤动以及百合花开的声音，
那弥漫在花园里的芬芳，
如你披在我肩上的围巾，
散发出的浓烈而持久的麝香。

让我把它放进一个盒子吧，
连同那些写给你的诗。
当世界变成一幅水墨，

被人卷起高悬于角落，
群星升起，
将会再次把它点亮。
……

这首诗还没有完，但是我想这已经足够了。我希望薛涛能够地下有知，能感感觉到她依然被爱着，被崇拜着，甚至是在荒蛮的日落之地。在薛涛族人的墓前洒了些酒后，我把剩下的一饮而尽。在和那些农民道别的时候，他们似乎对我的这个小仪式很感兴趣。

司机把我们送回市中心时，已经将近中午了，马丁和我与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何世平中午有个饭局。何先生正在制作一部关于终南山隐士的纪录片，我应邀做该片的顾问。在吃过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之后，他的助手让我们看了一些镜头，十分感人。尽管峨眉电影制片厂是中国最大的电影摄制机构之一，我还是要求他们把剧组人员减到三个，他的回复更让我满意——只有两个人。他们通常是支起摄像机以后就走人。从这些镜头来看，他们应该是已经获得了被采访者的信任，他们也很小心地不去干扰那些隐士们的生活。我想，大概这也是纪录片的制作技巧吧。

看了一个小时的镜头之后，我和马丁开始前往今天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望江楼。在某种程度上，成都人，或者至少是成都政府希望对于薛涛的居住地加以最终确认，就如同对杜甫草堂的确认一样。很多年来，薛涛在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都曾居住过。其中有一处是属于她自己的房子。而当地政府确定的是锦江边上一个距离百花潭下游稍远点的地方。

没用几分钟，我们就走在了这座为纪念薛涛而建的公园里——望江楼公园，占地大概有三十英亩，里面有薛涛的粉丝们希望看到的一切：一座纪念堂、一座陈列馆，里面展示着著名的红笺、制笺的水井、一座虚坟，人们可以在坟前烧香敬酒。在公园最里面有一座小楼，称为“吟诗楼”，这座楼后来成了她的那位美国崇拜者的诗歌的名字。

我和马丁穿过一个又一个竹林，它们也各不相同，有的细如铅笔，有

的粗如大腿，有的短如芦笋，有的高如棕榈；当然还有黄的、黑的、带条纹的，以及浓绿的。门票上说这里有两百多种竹子，薛涛喜欢竹子，她曾经沿着岷江一直走到与金沙江的交汇处，只是因为听说那里有一座竹郎庙，便要去祭拜。

望江楼

薛涛之前的一千多年前，一位妇女正在河边洗衣服。这时候，有一段竹子漂过来，仔细一听，里面似有哭声，于是她一把抓住那节竹子，打开

一看，里面竟然有一个小孩。她把孩子带回家，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将其抚养长大。孩子后来成了夜郎国的国王，也就是竹王。这个故事在薛涛的《竹郎庙》有所体现：

竹郎庙前多古木，夕阳沉沉山更绿。
何处江村有苗声，声声尽是迎郎曲。

太阳下山了，这是朝圣之旅中最轻松的一天，也许我应该多做一些这样的安排。

第十一天　杜甫、陈子昂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刚刚6点，我也就跟着起床了。今天的安排比较耗时，所以我起了个大早。首先，我需要去赶开往三台的第一班长途车。三台位于成都东北一百五十多公里处。汽车沿着古道向北到达德阳，然后向东穿过一座山，最后到达另一面的盆地地区。长途车开出不久，我就戴上了一顶针织帽子，这样，当我把头靠在窗户上时，就不会感觉太晃动了。我还没睡醒呢，既然车上可以睡会儿觉，为什么非要让自己困着呢？

车行驶在山路上的时候，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睁开了眼睛。虽说是双车道，但是在盘山转角之时，我们的车需要不时地占到另一条车道上，所以还是相当危险的。但这里景色还是比较怡人的：山坡沐浴在一片阳光之中，上面满是冷杉和竹子，山谷里晨雾弥散，农田时不时地映入眼帘。还有很多蜂箱，要是没有蜜蜂，我们的生活又会怎样？在公路平直的地方，有山民在卖柚子，它们应该是柑橘家族的奶奶辈了。我喜欢柚子，是因为在吃的时候不至于弄得手上、胡子上都是汁液。我记下来：下次坐车之前一定买个柚子。

一进入盆地，森林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稻田。水稻已经长成，农民们有的在收割，有的在院子里晾晒，还有人在地里燃烧成堆的稻草，正是农忙时节，需要男女老少齐上阵。离开成都三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三台，此时刚过上午10点。

之所以要在三台停留，是因为我想再次拜谒杜甫。在把包裹放在车站行李寄存处以后，我便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梓州公园而去。梓州是三台的旧称，公园里有杜甫的另一座草堂。公元760年，杜甫定居成都；但在公元762年，他不得不来到梓州避难。那年成都发生叛乱，杜甫正去城外送一位朋友。成都当时属于西河地区，梓州则属于东河，这两座城市在四川西部都属于主要的管理中心。因为已经无法再回成都了，梓州就成了杜甫最好的选择。在当地一位官员的帮助下，他在那里逐渐站稳了脚跟。这

件事在《相逢歌赠严二别驾》里有明确的记述：

我行入东川，十步一回首。
成都乱罢气萧飒，浣花草堂亦何有。
梓中豪俊大者谁，本州从事知名久。
把臂开尊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
乌帽拂尘青螺粟，紫衣将炙绯衣走。
铜盘烧蜡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黄昏始扣主人门，谁谓俄顷胶在漆。
万事尽付形骸外，百年未见欢娱毕。
神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忧今愈疾。
高视乾坤又可愁，一躯交态同悠悠。
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须向古人求。

梓州公园杜甫像

史诗堂

杜甫在三台的时日加起来也就二十个月，但就在这些日子里，他却写了一百四十多首诗。当年他居住的地方前面就是现在的三台高中逸夫科技楼。房子早已不见，然而在明朝时，当地官员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在牛头山仿建了一处杜甫故居。就在距离原址一公里以西的山上，而那座山也是杜甫生前常常光顾的地方。

司机把我放在了南面的山脚下，于是，我独自一人沿着一条迂曲的山路到达了山顶。那里有一处建筑群，就在穿过拱门到主厅的时候，我的自光被远处的一座屋子吸引了，上面写有“诗史堂”三个字，这可真是太棒了。我正想要多了解一些杜甫在三台的生活呢，与诗史堂邂逅无疑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天哪！门竟然锁着！拿钥匙的人不在！官僚主义作风真是处处可见，一些责任和权利总是会被某些特定的人群专享，尤其是那些专门负责拿钥匙的人。

诗史堂是进不去了，我只好继续在庭院里逛着，最后终于在“听莺馆”停了下来。这是为了纪念杜甫那首《上牛头寺》而建的：

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无复能拘碍，真成浪出游。
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何处莺啼切，移时独未休。

这座公园几乎占据了整个山顶，景观是围绕杜甫在此地所作的诗篇设计的。紧挨着听莺馆是“野池”，野池中矗立着杜甫的汉白玉全身雕像，这位诗人正注视着一只黄莺，就像它正在唱歌似的，而我却什么也听不到。牛头山位于城市的中央，几乎听不见蝉鸣。在“独醉楼”旁，我向池子里倒了一杯酒——敬杜甫，我自己也喝了一杯。这样，我的三台之行也就画上一个句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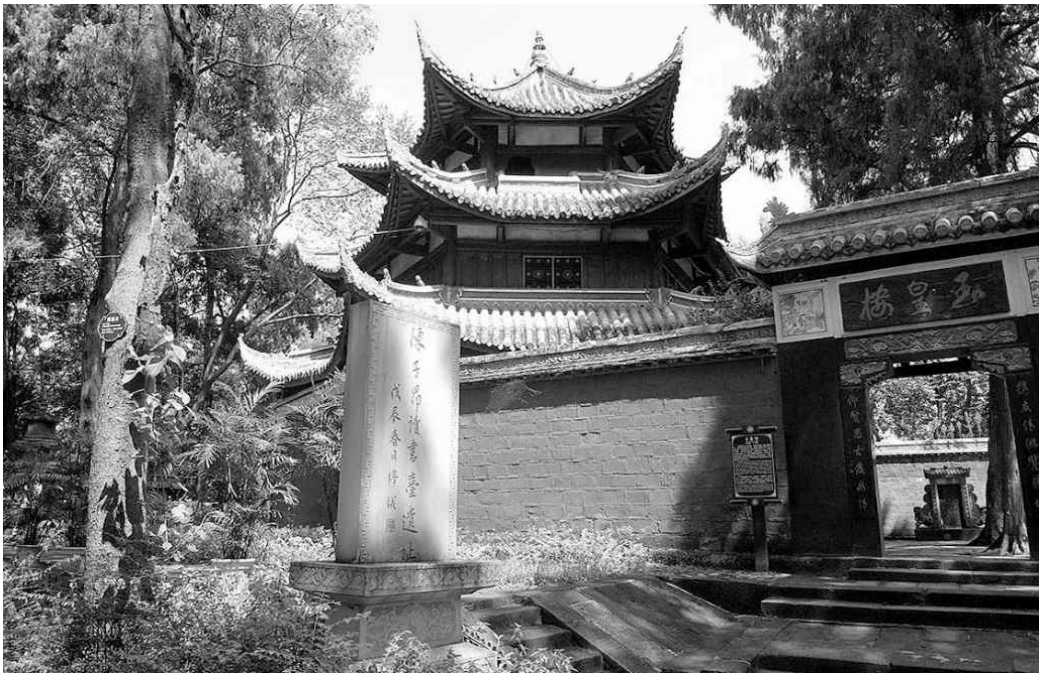
我没有顺着原路返回，而是顺着台阶直接走到北面的山脚下。这里是这座城市的主要交通路口。不一会儿，便有一辆三轮车载着我去车站了。三台之行只花了一个小时，这使得我有可能在天黑之前就到达安岳。但是我需要先去射洪。取完包以后，发现开往射洪的下一趟车将在一小时后发车，如果在平常，这没问题，但是今天不行。于是我又回到外面，开始在路边等出租车。当我告诉司机目的地的时候，他说一百二十元就够了。他要价很低，而我知道当我们到达自的地的时候，他还会涨价的，但是我想，即便这样，我也认了。这一天有很多事要做，时间能省就省吧。

从三台出来，我们沿着205省道向东南驶去，涪江时隐时现，路上车辆不多，路况也很好。出租车辗转着穿过一片片山林，经过一座座村落。尽管只是惊鸿一瞥，乡下的风景还是能引人生出很多遐想来的。射洪距三台只有五十公里，半路上，就在开始与涪江并行的地方，我们下车了。

在去射洪的路上，我需要中间停两次车。第一次就是在位子公路与涪江中间的金华山。山脚下有个停车场，但是如果多交十五块钱，便可以把车开到山顶上去。在快到北面顶峰的时候，我让司机停了下来，因为我看到了要找的指示牌，上面说在公路的对面就是陈子昂的读书台。很明显，到唐朝的时候，啸台已经成了历史，那些买得起“独立空间”的人开始修炼一种更接地气的艺术——他们不再啸，而是开始读书了。下了车，在我眼前出现了一座全新的建筑，被一面很长的红色院墙包围着。

陈子昂是唐朝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看到他被人尊重，是一件很让人欣慰的事。他出生在距离射洪几里外的地方，父亲在当地是一位德高望重之人。虽然从祖宗那里继承了很多财产，但是他似乎并不醉心于积累更多的

财富，而是乐善好施，潜心修道，并极力钻研炼丹之术。父亲的想法影响到了儿子——年轻时，和李白一样，陈子昂曾梦想做一名侠客去除暴安良。也和李白一样，他最终弃武从文。他的读书台就在山梁上。涪江对面，是陈子昂父亲修炼长生不老术的地方。



陈子昂读书台

陈子昂的祖先一定是对皇室有过丰功伟绩的，所以当他二十一岁来到长安时，直接进入了当时只招收贵族子弟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里面共有五百名学生，入学年龄几乎都在十四岁到十九岁，稍大一点的学生都是靠“关系”进来的，比如二十三岁的韦应物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入学的。本来要求学生必须修满六年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是陈子昂认为自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于是通过“关系”两年后就参加了考试。虽然有几位高官对于他的学识与能力大加赞赏，但他最后还是落榜了，“关系”在这里没能起作用。羞愧之余，陈子昂愤然回乡，在金华山上建了读书台，开始潜心读书。五十年后，就在涪江上游，李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然而，李白在相对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了十年，而陈子昂则只待了两年，看来他是一个急性子。

陈子昂当年学习的地方如今已对外展出，成了一座纪念馆，这点也和李白的境遇极其相似。主厅里面，矗立着他的石膏像；紧挨外墙的画廊上

则题满陈子昂的诗作，这些作品都是在最近几十年里由一些书法名家写上去的。人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涪江对面的花园、亭台，那里是陈子昂父亲修炼的地方，而我则希望自己能看到更多别的东西。尽管陈子昂在唐朝很有名望，但是对于他的个人信息，世人却知之甚少。对于他的诗，我曾经拜读过一些相关注解，当然那些注解也不错，但却一直没买到那种对其专门进行注解的书，也没有买到他的诗集。回到公路上，我沿着山梁又走了两百米，来到顶峰南端的道家别院，这里以山为名，称为“金华观”。

为了发展旅游经济，该地已被有关部门清理出来，但是仍有人住在里面修行。这里一共住着十八位全真教的道士。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道士告诉我说这里很适合修行，除了周末，平时没有多少游客来。然后他很快又补充说也正是那些游客的供养才让他们的生活得以维系，所以政府对金华山进行旅游开发是一件好事。今天就是周六，然而整条山梁上我只看到了五六个人，那天不可能有多少香火钱，我自己也只花了十块钱为陈子昂点了炷香。

陈子昂有一首诗叫《春日登金华观》。道教的寺庙一般称为“观”，因为那些建庙的人总会在建筑群里造一座塔，以观天象。在道教的思想里，天道与身体的运行是一个道理，因此，如果有人想要像赤松先生一样修长生术，就必须学习天象知识，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这很重要，世上只有一个“道”，而天空运行状况往往比身体里的能量流通更容易让人看清楚。这就是那首诗《春日登金华观》：

白玉仙台古，丹丘别望遥。山川乱云日，楼榭入烟霄。
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还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

在金华观后面的公路上，有一张石桌，标志着那里曾是读书台的原址。就在那张石桌之上，陈子昂写下了《春日登金华观》，当然还有别的诗。虽然陈子昂也研究道教文本，但是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准备科举考试以及儒家经典的学习上。两年以后，他决定出山一试。

与此同时，唐朝的都城由长安迁往了洛阳，因此公元684年，他去了

洛阳考试，这次，他通过了。当然，即便考过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会立刻有一个职位。很多成功考过的候选人为了一个任命，有时一等就是好几年。然而陈子昂不想等。他斗胆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奏折内容与新近驾崩的皇帝的葬礼有关。这样的行为再一次证明，他不只是一个待诏的准官员，而且还是一个有“关系”的人。他在奏折中陈述举办奢华葬礼会给百姓带来负担。虽然遭到了杏决，但是却给皇太后，也就是刚去世的皇帝的妻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命令陈子昂就这个问题再深入地写下去，甚至将他官授麟台正字，并亲赐纸、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不停地提交一道又一道奏折。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他的散文风格也成了很多人效仿的对象，如韩愈、柳宗元等。

除了奏折以外，陈子昂也开始写诗了。即便是诗，他的个人风格也是十分明显的。他非常反对当时的那种过分修饰且满是幻想的诗歌，提倡简朴而现实的诗风——他的那首关于逢赤松的诗应该算是一个例外。中国文学批评家们曾称他为“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作为诗人的重要地位。在他的作品里，比较著名的就是三十八首《感遇》，与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在风格和意境上极其相似。他的第三十五首作于公元686年，当时陈子昂被派往内蒙古参与平定匈奴叛乱。尽管只在那里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已经足够让他走到丁零塞，爬上单于台，然后，通过写诗来批评朝廷的边疆政策：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中国有句老话，叫“居安思危”，对于朝廷反复犯错而不自觉，陈子昂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一回到洛阳，他就把那种情绪写进了奏折，但是朝廷没有任何回应。除了批评朝廷错误的边疆政策外，他还上奏折反对对朝廷官员和皇亲国戚执行死刑。这些奏折同样石沉大海。

然而，有一道奏折，朝廷并没有置若罔闻，那是一个回复皇太后如何规范宇宙原始能量的建议。皇太后认为自己是一位仙人，是专门来规范世

界秩序的，洛阳南部有一尊毗卢遮那佛，据说就是根据她的样子雕刻的，每年都有上百万的游客去那里拍照。她看上去和蔼可亲，但是事实上，几乎没有比她更无情的帝王了。

根据她的要求，陈子昂提出应该在东都洛阳建造一座明堂，通过一些特定的仪式实现能量的和谐。这座明堂是根据一千多年前的《礼记》中的有关记载而提出来的。书里说，明堂是一个结构简单的茅草屋，但是皇太后对茅草屋不感兴趣，她要用木头和石瓦将之建成一座不朽的建筑。极为讽刺的是，当我在一周前去洛阳时，竟发现了一座新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明堂。时隔十三个世纪之后，就在原址，在我所住的宾馆的不远处，一座不朽的建筑又将矗立起来。

皇太后为什么能接受陈子昂关于建造明堂的建议，而对于禁止囚禁迫害朝廷官员以及皇亲国戚的建议充耳不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公元690年，在铲除了所有的异己之后，她登上了大唐的皇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她就是女皇武则天。幸运的是陈子昂在几个月后就离开了洛阳，他的继母去世了，需要回家守孝两年，他再一次选择住在山里，而不是射洪。这一次，尽管也研究儒家经典，但他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修道和炼丹术方面。在他的《感遇》第五首里充分地展示了当时的所思所想：

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倾夺相夸侈，不知身所终。
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窅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

尽管有过道家的修炼，陈子昂还是没有离开，也没有进入另一个领域——比如研究水晶或者其他东西。两年后守孝期满，他又回到了洛阳，却发现情况变得越发糟糕了。由于对朝廷不满，他开始研究《易经》，但是研究《易经》并不能阻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因为一些说不清的原因，陈子昂被监禁了一年多的时间。被释放时，他十分感谢女皇的宽宏大度，表示自愿参加北上军队，抗击契丹入侵。

从洛阳出发，陈子昂一路向北，加入了幽州（今北京）的皇家军队，

军队当时由女皇的一个侄子领导。意识到裙带关系的弊端时，他的爱国热情不久就消失了，他甚至公开批评这位侄子的作战策略。看到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失望之余，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位女皇的侄子通过安排他做一些书记工作而不断对之进行排挤，无奈之中，陈子昂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诗歌，坐等战争结束。四年以后，战争结束了，他回到了洛阳，但是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公元699年，陈子昂请求回乡照顾生病的父亲。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于是他给皇帝上了最后一道奏折，请求朝廷修改对四川的一些政策。和以往一样，这道奏疏再次石沉大海。

陈子昂与父亲的相聚时光是短暂的，在他回来后不久，父亲就病逝了。后来，就在同一年，在女皇另一位侄子的授意下，当地的地方官编造了一个罪行，将他再次囚禁起来，并施以各种折磨，他并没有熬过去，死后被葬在了读书台以南的独坐山山脚下。对于一个极富才华的人，一个热心想改变周围世界的人，遭到这样的结局很让人痛心。他的墓地就是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我给司机看了一下地图上所标注的位置，看了一下我们要走的路程，他开始摇头了。我认为摇头是必然的，于是告诉他不要担心车费，我会根据路程加钱的——这个很奏效。下山以后，我们便开始前往陈子昂的墓地了。

回到公路上，穿过金华山山脚下的村子，汽车一路向南驶去。通过最后一幢楼的时候，向东转，穿过一座横跨涪江的桥，在另一端再向南继续前行，最后公路变成了土路。小心翼翼地行驶了几公里以后，我们到达了龙宝村。在这个村子的另一头，有条修好的公路直通山上的佛堂。我们想，可能那里就是独坐山吧，于是沿着公路直接把车停到了佛堂外面。结果发现这里是一座尼姑庵，尼姑们正在吃午饭。她们邀请我一起吃点，我拒绝了，并表示好意心领了，然后告诉她们我正在找陈子昂的墓地。一位女信徒告诉我墓地就在山脚下，她很乐意亲自带我们去，反正她也要下山

的。回到车里，她坐在了前座，而我则换到了后座。她说这座山叫龙宝山，不是独坐山。或许这只是当地叫法吧。到达山脚以后，我们又被带回了村子。走了不到一分钟，她指着右边的一堵墙说墓地就在里面，可以穿过村里的小学进去看看。

下车以后，我直接朝入口走去，遗憾的是大门锁着，墙又太高，我爬不上去。女信徒看我进不去，就指给了我另一个地方，那里的围墙不是很高，垫上一些石头，站在上面，便能轻而易举地翻过去。翻墙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正身处于最不寻常的一座墓地前。它大约有两米高、十米长的样子，野草早已覆满石棺。根据上面的文字记载，这里应该就是最初的那座墓地了，但是周围的地方却是在1999年修建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1999年以后应该就再也没有人来过这里了。我清理出一块地方，摆好三个酒杯。与唐朝其他诗人不同，陈子昂在诗歌里没有提到过喝酒，我想他可能更喜欢喝草药吧，但是没办法，我只有酒。

公元762年夏天，也就是陈子昂去世六十年后，杜甫从成都向北来给几个朋友送行。临别之时，他写下了《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在诗的末尾，他写道："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后来，在同一年冬天，杜甫亲自登临金华山，在陈子昂读书台前忍不住"泪潸然"。然而，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来过这里的墓地。

当陈子昂犹豫着该如何饮尽这杯来自肯塔基州的"仙药"时，我正穿过那些蔓生的植被环视四周。我想这里应该曾经是一座很大的纪念公园，里面有围栏、亭台、石狮子，甚至通道上还有一些小桥，那条通道向东伸展出去，有一百多米的样子。很明显，陈子昂还有其他崇拜者，除了我，那天的访客还有蝉、青蛙和燕子。我又重新回到他的墓地前，读起《感遇》第二首。在这首诗里，他把自己比作森林里最芬芳的一种植物：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我把一杯酒代表杜甫洒在了陈子昂的墓碑上，一杯酒代表我自己，洒

在了他的石棺上，接着喝掉了最后一杯。之后，按照原来的方法翻过墙，我又回到了出租车里。二十分钟后，我们便到了射洪车站。安岳是我今天最后的目的地，但是没有直达车，需要在遂宁换车。我终于在晚上6点前住进了安岳宾馆。

陈子昂墓

第十二天　贾岛、韩愈、无可禅师

我之所以在安岳过夜是因为贾岛，他写过一首我最喜欢的诗《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非常简洁，也非常自然，这首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甚至有些外国人也会背诵。当然，寻找隐者，也就是诗人，是我此次朝圣的目的。现在不是贾岛去寻隐者，而是我来寻贾岛了。安岳虽不是他的出生地，但是他死后被葬在了这里。贾岛出生在周口店，即发现北京山顶洞人的地方。对于他的童年，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当年他家里很穷，父母实在没办法才把他送给了无相寺的和尚抚养，他的一个堂弟也被送到了那里。当时这两个孩子很可能还不到十岁。

十九岁，到了受戒的年龄，方丈赐贾岛法号“无本”，赐其堂弟法号“无可”——两个名字均来自佛教中的教义，即不要随性产生分别之心：无眼耳鼻舌身意，该句取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寺庙的名字“无相”也是由此而来。把孩子送到寺庙抚养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接受一定的教育。为了完成每天的念经课业，和尚成尼姑都需要识字。除了念经和祷告，两个孩子应该还学了诗歌，毕竟大多数的佛经里面都包含诗篇，甚至有的全部由诗篇构成。尽管我们没有他们的早期作品，但是贾岛及其堂弟都是公认的神童，他们也都以诗歌著名。据说兄弟俩一旦写了诗，都会寄给对方看。

二十一岁，贾岛随方丈云游洛阳和长安，并设法见到了当时的四大诗人——孟郊、韩愈、姚合、长智，不久即回。时间虽短，但那次会面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开始与这些人往来书信，后来，又只身去洛阳拜访过几次。

公元810年，三十二岁的贾岛最后一次离开无相寺，前往长安，因为

姚合和长智都在那里。初到长安时，贾岛寄居在青龙寺，这是当时城里最大的一座寺院。然而，由于决定还俗，所以他在那里实际上并没有待太久。后来在长智家的隔壁，贾岛找了一处房子住下，这多少带点讽刺意味。和韩愈一样，长智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儒生，虽然不如韩愈那般在朝廷上公开反对佛教和道教，但是他对佛教与道教弟子的反感也是人尽皆知的。还俗标志着贾岛写诗生涯的开始。

与李白一样，贾岛也曾做过侠客梦，但他的武器不是长剑，而是文字。在他脱掉僧袍不久，就写下了《剑客》一诗：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贾岛后来的追随者们很赞赏他这种纯净的心思和远大的志向，当然最赞赏的还是他的诗歌。四年后，孟郊去世时，韩愈专门写了一首《赠贾岛》：

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
天恐文章浑断绝，更生贾岛著人间。

虽然贾岛的诗歌才华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他首先需要活下去，诗歌是不能换钱的。做和尚的好处之一就是吃住不用花钱，但作为一个俗人，他必须想办法先找个营生糊口，于是他开始断断续续地做一些文书工作。贾岛甚至还专门准备了科举考试，希望能以此改变命运。但是第一次科考他落榜了，要不是那些朋友，尤其是姚合的帮助，或许贾岛早就饿死了。

根据早期的生平记载，虽然贾岛在公元822年通过了科举考试，但却没有得到什么任命，所以只能继续依靠朋友们的接济生活。娶亲之后，他和妻子在姚合位子长安东北部的田庄上住了几年。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改变，转折点便是“甘露之变”。

很多年以来，朝廷一直宦官专权。公元835年，唐文宗企图通过诛杀

宦官将权力夺回来，但是计划暴露，直接导致成千上万的官员及其家眷被杀。这场惨烈的流血事件一直持续了几个月，政府职能在以后的数年里几乎完全瘫痪。贾岛在这次事变之后以诽谤之罪被抓了起来，至于是诽谤宦官还是诽谤皇帝一直无人知晓。要不是令狐楚从中周旋，恐怕贾岛早已被杀。令狐楚曾在唐宪宗元和年间担任宰相，并且在“甘露之变”期间以及之后设法控制了政府的执法机构。之所以名为“甘露之变”，是取自于“石榴树上天降甘露，可谓祥瑞之兆”的说法，实际上是指皇帝的一次密谋——他在殿外安排下伏兵，准备袭击前来的宦官。

尽管最后证明贾岛并没有卷入这场事件，但他还是受到了责罚。公元837年，贾岛得到了第一个正式任命，被派往四川任遂州长江主簿。他需要穿越秦岭山脉，也就是我在拜访李白故乡途中于睡梦里穿越的那座山。到达梓州之前，长江（遂宁）尚遥不可及之时，贾岛写了一首诗，并寄给了令狐楚，即那位从刑场上将他救回来的人。诗的名字是《作赴长江道中》：

策杖驰山驿，逢人问梓州。
长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尽管当时令狐楚已重病缠身，并且不久就去世了，但是在收到贾岛的诗以后，还是以诗回复了他。诗由他的秘书，也就是大诗人李商隐代笔。令狐楚考虑得很周到，还随信寄去了一套暖和的衣服。等贾岛到长江的时候，那套衣服至少可以在第一个冬天派上用场。贾岛在那里待了三年，然后迁到安岳，任司仓参军。就像在长江一样，贾岛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做，于是他花大量的时间去山里远游，并以所见之景入诗，如《夏夜登南楼》：

水岸寒楼带月跻，夏林初见岳阳溪。
一点新萤报秋信，不知何处是菩提。

前一天大约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已入住安岳宾馆。一切安排妥当以后便步行来到了诗中所提到的小桥附近，南楼已经不见，据说是在1958

年“大跃进”时期被毁了。我在街边小吃点，也就是原来小桥所在的地方解决了晚饭问题。已经到了秋天，早已不见萤火虫的踪迹（至少没有专门为我飞来飞去的萤火虫），所以天黑之前我就上床休息了。

就在写下那首诗的第三年，朝廷升贾岛为普州司户参军，可惜他未受命而身先卒。无论如何，他毕竟活到了六十五岁，并在诗歌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妻子将他葬在安泉山，距离安岳西南大约一公里。早晨，喝完咖啡，我便结账离开宾馆去外面找出租车了。安岳出租车不多，所以等了很长时间才等到一辆，但是里面还有一个人，司机说让我先上车再说。很明显，在安岳人们可以拼出租。在把前面那位乘客送到目的地以后，我才算正式出发了。司机掉头沿着外南街朝城外驶去，路面磨损严重，一路坑坑洼洼，好在走得并不远。我算了一下距离，从南门桥出发（也就是以前南楼的所在地）一共走了1.3公里，我以前去过那里，所以认路。

我让司机在几栋砖混结构的建筑旁停了车，那里主要是修理卡车和生产钢筋预制品构件的地方。在其中的两栋建筑中间有一条小道直接通向了西面的农田，我穿过一片片玉米地、红薯地以及柠檬树林（这个地方盛产柠檬），来到山上大约两百米的地方，向北转到了另一条路上，那条路直通安泉山的南坡，走了不到一百米，便来到墓地前。迎接我的依然是那条牧羊犬，之前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这里了，白天由一条链子拴着守在墓前，为的是防止盗墓贼前来盗墓。我一靠近，它就叫了起来；但是当我朝它伸出手的时候，它竟突然安静了。整天被拴在这里，它一定寂寞极了，命运这东西很残酷。要是真有人想盗墓，哪里会在白天来呢？但这至少表示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他们甚至还在有石碑和历史标志的地方搭起了一个棚子。我绕过棚子，顺着台阶直接来到墓前。墓地上杂草丛生，我想可能政府每年只会在清明节派人来这里打扫一次吧。清明节在早春四月，而我是在九月来的，所以上面早长满了各种藤蔓和野竹，要想走到墓前，确实需要费一番周折。

从他的诗歌来看，贾岛似乎不怎么喝酒，我想这可能与他所受的佛门戒律有关。但我还是为他和自己各倒了一杯，然后读了一首《病蝉》。在

中国，因为蝉破土以后会蜕掉一层皮，所以一直是重生的象征。亲人们经常会在死去的人嘴里放一只玉蝉，希望其早日获得重生。贾岛的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
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

我把自己那杯酒一饮而尽，并把贾岛的那一杯洒在了墓前沾满露珠的野竹上，然后读起另一首诗。这首诗不是贾岛的作品，而是那位与他一起长大的堂弟无可写的《吊从兄岛》：

尽日叹沉沦，孤高碣石人。诗名从盖代，谪宦竟终身。
蜀集重编否，巴仪薄葬新。青门临旧卷，欲见永无因。

我轻轻拍了一下贾岛的“守护者”，算是作别吧，然后回来开始等出租车。二十分钟后，我坐上了开往遂宁（或称长江）的长途汽车，继续我的“缅怀贾岛”之行。

公元837年，贾岛初到长江之时，应该不会如后来那般快乐。但是，能远离都城的动乱，偏安一隅，毕竟不是什么坏事。贾岛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甚至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长江集》。下面这首《题长江》就是他在公退之暇写的：

言心俱好静，廨署落晖空。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
长江频雨后，明月众星中。若任迁人去，西溪与剡通。

剡溪在距离贾岛当时所在位置以东两千公里处，位于绍兴以南，因王子猷的故事而远近闻名。传说有一天王子猷突然想起要去拜访一位在溪边居住的友人，小舟在风雪中走了一夜，终于快到目的地时，他却突然停下来转身回去了。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之所以去，是因为有去的兴致，既然兴致没了，那就没有继续的理由了。这个故事出自《世说新语》。绍兴和剡溪相对于唐朝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退隐之地，但实际上，即便是在那里，也没有谁可以做到真正的退隐。时局变了，兴致与灵

感也会变。到了剡溪并不一定代表抵达了剡溪，或许什么都算不上。在贾岛供职的院子里有一株日本梧桐，前任官员因为生气将其砍掉了，等贾岛到的时候，只剩下了一段木桩。至于蛇，很多的评论家认为，它的出现说明这个地方是如何的荒凉与僻静，也从侧面暗示了贾岛当时的危险处境。能有一处庇护之地，应该说他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哪怕只是一段“木洞”而已。

贾岛的公事不多，所以很多时间他都在四处闲逛。在他云游时所作的诗篇中，很大一部分都提到了“明月山”，在那里他和很多隐士成了朋友，其中就有独孤崇。贾岛出身佛门，并以禅诗著名，因此与之交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便在流放途中，他依然会有那种“当官还是不当官”的纠结，这一点在那首《明月山怀独孤崇鱼琢》中可见一斑：

明月长在目，明月长在心。在心复在目，何得稀去寻。
试望明月人，孟夏树蔽岑。想彼叹此怀，乐喧忘幽林。
乡本北岳外，悔恨东夷深。愿缩地脉还，岂待天恩临。
非不渴隐秀，却嫌他事侵。或云岳楼钟，来绕草堂吟。
当从令尹后，再往步柏林。

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贾岛的另一面。虽然佛家讲要有慈悲之心，但是慈悲不是空穴来风，每一位修炼者都有不同的业力背景，对于入侵家乡的契丹人，贾岛自然不会怀有慈悲。在这首诗里，他明确表示宁可放弃归隐甚至放弃修行也要把那些入侵家乡的野蛮人赶走，或者至少保卫家园不受侵袭。尽管在写这首诗时，契丹人并不怎么进犯他的家乡了，但在他记忆里，他们依然在烧杀抢掠。幸运的是，老天并没有赐予他那样的使命，这使得他可以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充足的时间去明月山访友、作诗。

离开安岳九十分钟以后，便到了遂宁“行蛇入古桐”的地方。我把包寄存在火车站，找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把我送到长江坝村，也就是明月山所在地。在确定司机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之后，让他看了一下我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地图。那个村子大约在涪江西岸以北二十公里处，涪江就是那条路过李白和陈子昂家乡的江。司机点点头说到那里差不多需要一百五十块

钱。当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司机说“差不多”，基本上就意味着“不少于”，而每到此时，我只能“任人宰割”。

我们沿205省道出城，该路从李白的家乡一直沿涪江延伸而来。大约走了十五公里，过郪口村之后便转到一条乡村公路上，那是一条真正的乡村公路，直接向西取道一片农田，前行四五公里之后便到了长江坝村。农民们正在收豆子和芝麻，每家每户的房前都堆满了箕秆。以前我从未看见过真正的芝麻，原来那些黑色的种子是长在荚里的，而芝麻荚则长在一米长的秆上。成堆的箕秆围绕着村头的大树，铺满了整个场院。整个村子，只有一处外墙贴有瓷砖的房前没堆放任何东西，那里应该就是我要找的贾公祠了。几年前，这里曾是中国唯一的一处贾公祠，可是现在在北方，也就是他的出生地附近出现了另一座贾公祠，那里曾经遭受过契丹人的入侵，而位于长江坝的这座则是在他去世后不久建的。历经数次破坏、修复之后，能看到它的状况在不断改善，我很高兴。

司机把车停在了两堆箕秆中间，我下车直接来到祠堂前。但是门锁着，卖干货的小卖铺里有几个男人在玩牌，我问他们谁有祠堂的钥匙，其中一个叫胡建银的说他有，但是他要我等他玩完这圈儿后再说。原来他们在用纸牌打麻将。五分钟以后，胡先生起身出来帮我打开了祠堂大门。贾岛就在祭坛后面坐着，旁边分列着道教的天王和送子天神[(1)]。我在祭坛前摆好了三个杯子，这一次用的是威利特，我把两种上好的波本威士忌在同一天都拿来敬他了，可惜贾岛不喝酒，但神仙们或许会喝吧。

贾公祠

就在威士忌的香气慢慢升腾弥散的时候，胡先生告诉我一些有关这座祠堂的事情。该祠堂建于2007年，最初的那座在村后的山坡上，但是现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周围的居民每逢十五或者节庆日都会到新祠堂烧香，贾岛已经成了当地人眼里的保护神。我在心里暗笑：当年放逐他的宦官和大臣们的坟前应该没有人烧香吧。

在长江的那些日子里，贾岛经常和朋友们聚在村子附近一处叫“玩月亭”的地方赏月。贾岛说玩月亭在明月山的山顶。于是，我问胡先生这座亭子是否在祠堂原址的上方，他摇摇头，说要亲自带我去看看。我们没有去村子后面，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出了村。胡先生说虽然亭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但是他依然记得原址。我跟着他沿一条田间小路向前走，两边的红薯和玉米刚刚收完，大约走了两百米，转向西面，然后穿过一片待收的玉米地，再往前走一百五十米左右停了下来，他说那里就是贾岛所说的玩月亭的位置。这次轮到我困惑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里都是平的。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洪水冲毁了亭子，把山顶夷为平地，明月山已经不是山了。

带我看完这些之后，胡先生穿过玉米地继续往南走，他要回家吃午饭了。眼见着他消失在涪江堤坝的另一面之后，我也要转身回村了。胡先生那些玩牌的朋友们曾一路跟随我们而来，在回去的路上，其中一个人停下来给我看了一些陶瓷碎片，据他说碎片是从以前那座亭子上掉下来的。回到祠堂，完成祭拜之后，我回到了出租车上。

到了205省道，我们向南顺着原路回遂宁，就在过该镇边界的时候，我看见山上有一座寺庙，司机说那是广德寺。贾岛经常去寺里拜访那里的僧人，尤其是方丈圆上人，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诗词。圆上人的师父是宗密，是当时著名的禅师，同时也是佛教华严五祖。在长江的时候，贾岛与宗密一见如故，一个月后，当贾岛离开长江去往安岳之时，圆上人托人告诉了他宗密去世的消息。于是，贾岛回信，写了这首《哭宗密禅师》：

鸟道雪岑巅，师亡谁去禅。几尘增灭后，树色改生前。
层塔当松吹，残踪傍野泉。惟嗟听经虎，时到坏庵边。

火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发车，所以我想到当年贾岛经常光顾的那座寺庙里去看看。司机直接将车开到了入口处，那里有一个停车场，能停一百多辆车，虽然今天是周日，但里面却一辆车也没有。很明显有人斥巨资将这座庙修复了一番，是希望这里游人如织的。我匆忙穿过大门，沿着台阶来到一排祠堂面前，这个地方太大了，我从未想到场面会如此盛大而奢华。由于所剩时间不多，我只能读一下佛塔底座上的文字。文字记载说里面供奉着一位唐朝僧人的遗骸，但是可以断定不是圆上人的。刚一读完，我就匆忙走下台阶回到了车里，在开车前十五分钟赶到了火车站。终于，司机揭开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元”的神秘面纱，这点并不奇怪，但是他竟然要三百元，这就有点可笑了，可我还是把钱如数给了他，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这一天过得很顺利，而且这种“顺利”还在继续——火车按时到站了。

广德寺佛塔

火车驶离站台的同时，我也开始找自己的硬卧车厢——这趟列车没有软卧。当时，有人正在上面休息。因为是下铺，所以空着的时候总会被人占着。等到那人离开去另一处空铺时，我终于可以平躺下来，放松一下了。乘务员过来查票，我问他火车上是否有空调——天太热，我已经是汗流浃背了。可能有点尖酸，我觉得问这样的问题无异于往漂流瓶里塞纸条。几分钟以后，冷空气居然开始从通风口吹过来，欣喜之余我却不免叹

了口气：要是中国人也这样抱怨，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伸直了四肢躺着，看窗外的乡村飞掠而过，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坐火车旅行就这点舒服，但是这种“舒服”到晚上9点钟就结束了，因为我要在万州下车，从这里到安岳与到达长江三峡最西面是一样的距离。

出了车站，我找了一辆黄包车直接到达市里的南浦宾馆，耗时十五分钟，花了十五块钱。之所以选择这家宾馆，是因为它距离公交车站较近，而明天我需要从那里出发开始一天的行程。

---

(1) 此处应该是两边塑总角童子，一个捧书，一个持笔。——译者注

第十三天　杜甫、李白

早晨醒来，江上的晨雾夹杂着轮船的汽笛声扑面而来，它们在提醒我：这里是万州，大多数的客船都在三峡之间来来往往。然而，我对这样的游玩并不感兴趣，我要回溯三峡，去看看起始的地方，所以今天注定又将是漫长的一天。

走出宾馆的时候，大街上有些冷清。因为早晨刚下过一阵小雨，人行道略显潮湿。我坐上一辆开往奉节的汽车，二十分钟后万州便被我抛在了身后。奉节位于三峡最西端，以前需要沿公路盘山一周，耗费五个小时才能到达，如今隧道穿过大山，仅需两个半小时。

公元765年初，杜甫在成都待不下去了。靠山死了，那些有兵权的人开始叛乱，于是他不得不带着家眷乘船沿岷江而下，他要去的地方就是奉节，古称夔州。由于中途生病，行程被耽搁了数日，所以直到第二年夏初才到达。上天保佑，他的朋友柏茂琳时任夔州都督，他在自己身边给杜甫挂了个闲职，并赠予七亩果园，而且在园子旁边还帮他租了一处房子。杜甫又一次得救了。然而时局还是太乱，夔州的大多数男人都去抵抗叛军了，剩下女人在后方的日子很不好过。杜甫到夔州不久，就在《负薪行》里记述了这一现象：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
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
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
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
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
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
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王昭君是中国古代著名美女，就出生在三峡中部，而巫山则是三峡最著名的一座山，位于夔州以东，后来整个夔州地区也被称为巫山，所以夔

州女人也被称为“巫山女人”。对于生活的艰难，杜甫早已见怪不怪，他觉得新奇的唯有那里的景色，这让他在夔州写出了比在其他地方更多的诗。

在去寻找杜甫写作灵感之源以前，我需要先安排好自己下一站的交通问题。当初在美国安排这次行程的时候，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在一下午的时间里从奉节到达三峡，因为坐船至少需要一两天。

幸运的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有奉节一家旅行社的联系方式，所以按照上面的号码，我拨通了黄女士的电话，她说时间不是问题，让我到了以后跟她联系，所以今天一到奉节，我就给她打了一通电话。她很忙，但是她的丈夫陈先生有时间，于是由他到奉节车站来接我，然后带我到码头花两百元买了当天最后一趟快艇的船票，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迎刃而解。接着，陈先生又帮我安排了当地的交通，五分钟以后，司机来了，同意两百块钱带我转完杜甫在这里的三处居住地。那天，道路之神一直在眷顾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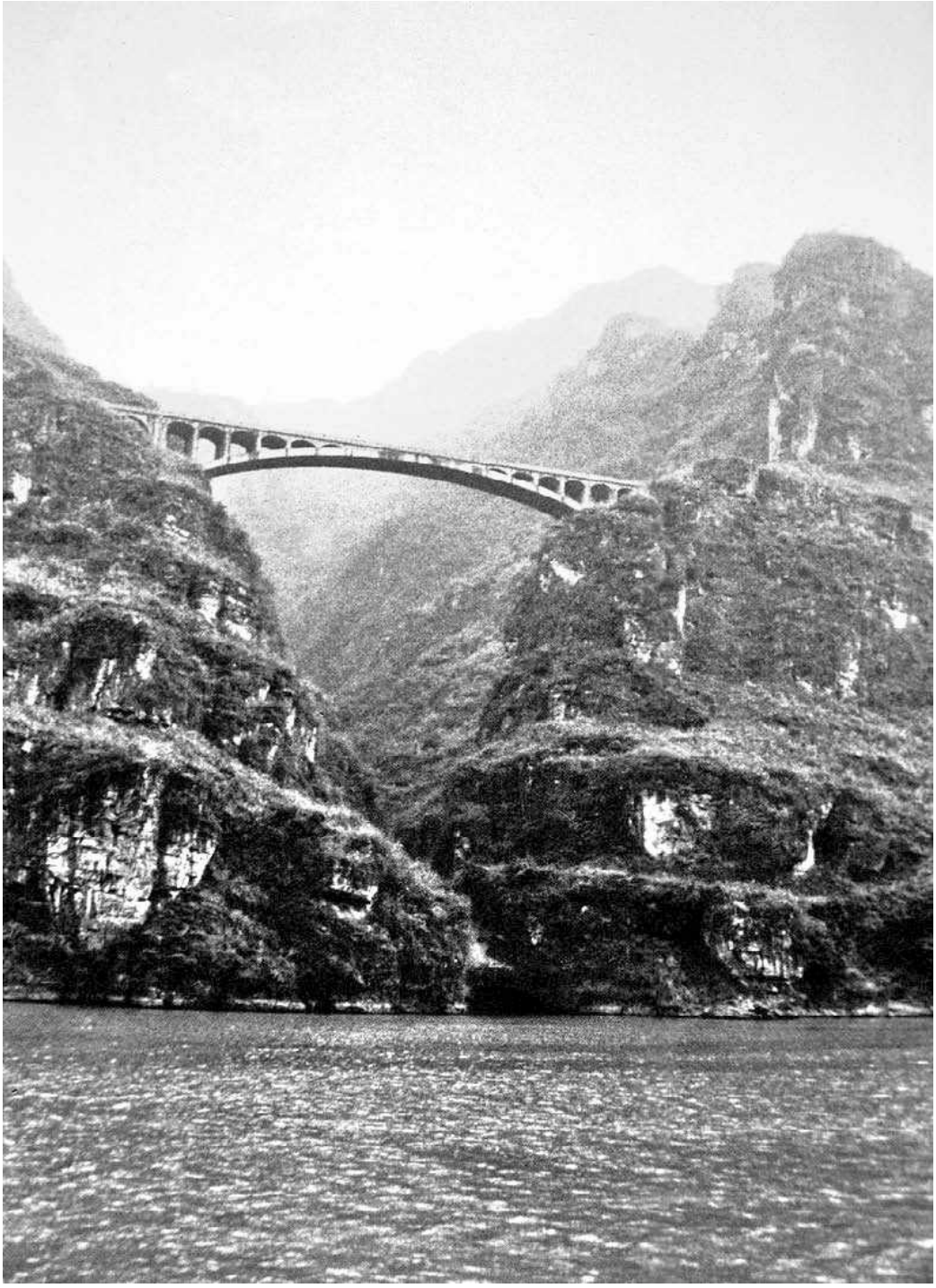
谢过陈先生后，就开始了这一天的行程。现在是上午10点钟，我还有四个小时的时间。第一站是白帝城，位于奉节以东十五公里处，路况很好。十五分钟后，便到了景区的停车场。其实在路上我就应该猜到的，但到那里时，还是有点吃惊，整个停车场空空如也。到门口买票的时候吓了一跳，票价竟然高达120元人民币，折合20美元，好在有个70岁以上老人购票打折的政策，而且对外国人也同样适用，所以68块钱差不多就够了。

白帝城原来是长江北岸的一座半岛，位于瞿塘峡入口处，而瞿塘峡是奉节到长江下游必经的第一道峡口，几千年来，一直作为军事要塞防御外敌入侵四川。然而，现在它已经不是半岛了。由于三峡大坝导致长江水位上升，半岛已经变成了江中的小岛，由一座风雨廊桥连接到北岸。以前没有注意过有风，如今走在那里，感觉风很大，于是我拉上了外衣的拉锁。

现在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再次独处于一个空旷的景区。别人都去哪儿了？我的结论是时间不对。船到奉节，白帝城无疑是游客的首选，而现在一定是前船刚走，后船还未到的间隙，所以必须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尽管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但时间有限，所以决定不去小岛的顶上看

祠堂了。我一路沿着高出水位大约50米的新修的环岛人行道走着。很明显，主管部门在筹划防洪，否则大坝里的水会更多。风里裹挟着蟋蟀和鸽子的叫声，看见一群麻雀，让我忍不住慨叹时间的匆匆——夏天结束了，而我的巡礼尚未完成。

一路走来，景色越来越好，杜甫能在这里得到灵感是必然之事。白帝城东是俯瞰瞿塘峡、远眺巫山最好的地方。巫山是中国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人们可以在面额10元的人民币上看到它，这也是杜甫初来此地每天看到的景象。由于地处三峡西部，他称自己的房子为“西阁”。当年的西阁如今已身处水下了。后来人们在山顶附近又开凿了另一处“西阁”，而我对此并不感兴趣。站在杜甫曾经站过的地方，迎着狂风，我读了他初到这里时写下的一首短诗，是写给大昌严明府的。前一年冬天，他就是在大昌度过的，这首诗名为《西阁三度期大昌严明府同宿不到》：



三峡风景

问子能来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虚夜夜，手板自朝朝。
金吼霜钟彻，花催腊炬销。早凫江槛底，双影漫飘飘。

有一个码头，泊着几艘游船，花点钱，游客们就可以乘船去看更好的风景了。但是风太大了，在岛上看看，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在汉语中，“瞿”的意思是“令人惊恐”，瞿塘峡是三峡之中最短的一个，只有八公

里长，同时也最窄，风势最大。此时，正好有两艘巨大的游船进入峡口，风大如吼，波澜起伏，但是好像游客对此并不介意，为了记录下这壮观的景象，人们纷纷挤在甲板的栏杆处拍照。

杜甫一生作诗一千五百首，在夔州的两年间就写了四百四十首，简直是诗如泉涌，我希望能找到那些让他“涌”出诗来的地方。遗憾的是，三峡大坝的修建使得长江水位上升了一百七十五米，他和同时代的其他人曾经住过的地方，现在应该已经是神鱼的家了。

虽然情况如此悲惨，但是我却有另外的线索去追寻他的足迹。一位汉语文学专业的学者在三峡大坝竣工之前来过这里，对杜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做过细致的考证和研究，他叫简锦松。除了多次亲自到这里实地考察，简教授还仔细研究了杜甫在此写过的所有的诗，甚至还研究了在他去世后来这里拜谒的人写过的相关诗歌。他还亲自考证当地的地名词典和历史记录，通过相互参照来确认杜甫在诗里所提到的山脉、河流、村庄的名字，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有相当多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多次易名。通过对比自己手头的信息，去除那些错误的推测，他准确定位出了两处草屋，那里诞生了杜甫在夔州的大部分诗篇。简教授与我倒是志趣相投：用尽毕生精力去寻找一些一千三百年前诗人写诗的地方。很幸运，我正好手头上有那些信息——去年在台湾，恰巧在书店看到了他的书。

走下廊桥，我让司机看了看简教授《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一书里的地图。我们决定先去土地岭，那是杜甫的瀼西草堂所在地。根据简教授的研究，它位于西南山坡上，山下是草堂河，现在被他标注为“1号浣花村”。浣花村的名字取自杜甫成都草堂旁边的浣花溪。

不一会儿就到了，在路边，我抬头往上看了看。那里曾经有一个砖厂，但是大坝修完后就不见了，当然很多人和东西也不见了。山腰上有几处农田，一些农舍，小小的草屋。下山的时候我在草堂河（以前叫瀼溪）与长江的交汇处停了片刻，水下的某个地方就是杜甫在瀼西草堂的那个果园。

虽然房子是租的，但是他的果园却是都督给的，园子的收入再加上自己的薪水应该足够基本的吃穿用度，包括在夔州的房租。现在依然有农民经营果园，但是大多数的山坡上以及河水下游地区都种了蔬菜。杜甫在这里写了一百多首诗，其中有五首五言系列《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该诗以百舌为背景，据说它有一百三十多种不同的叫声。

久嗟三峡客，再与暮春期。百舌欲无语，繁花能几时。
谷虚云气薄，波乱日华迟。战伐何由定，哀伤不在兹。

从公元755年安禄山造反开始，战乱持续了十二年，然而让杜甫心情沉重的不是战争，而是春天不能与长安的朋友在一起，以及即将消逝的青春。

回到公路上，我们继续前往杜甫的第二个草堂，一个被他称为“东屯茅屋”的地方。沿着公路来到草堂河，穿过草堂桥（这些都是当地有关部门为了纪念杜甫而命名的地方），然后上山走了大约三百米便到了简教授在书里称之为“2号八陈村”的地方。

我们把车停在一座房子的前面，站在门口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说那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他还热情地告诉了我们另一个地方：沿着旁边的一座土山，大约走几百米就会到简教授称之为“黄桷树”的地方。我们所在的地方周围种了很多橘树，从那里俯瞰下去，是右边草堂河与左边石马河的交汇处。公元767年秋，杜甫把瀼西的房子让给了一位无处安身的朋友，搬到了这里。他在《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一诗中有所记述，下面是他这五首五言系列中的第二首：

东屯复瀼西，一种住青溪。来往皆茅屋，淹留为稻畦。
市喧宜近利，林僻此无蹊。若访衰翁语，须令剩客迷。

东屯茅屋到夔州县城的距离是瀼西草堂的两倍，尽管游客相对少些，但是出自那里的诗篇却更多。杜甫在东屯茅屋居住的时间虽短，但那些诗已足以让他名震四方。站在山坡边缘，俯瞰他的故居，我想也许这里就是

拜谒他最好的地方吧，我把酒洒在橘树根上，希望它们能把我的敬意传达给杜甫，也希望我的酒不会伤到橘树。

回到公路上，我和橘园的主人聊了一会儿。他说自己一辈子都住在那里，我要找的地方就在山坡下面，已经被淹在水下了。大坝建成之前，那里有很多的古黄桷树，这也是那个地方取名为“黄桷树村”的原因，现在它们应该在水下五十米的地方。“树很大，”他说，“需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黄桷与榕树同属一科，在当地经常被用来表示某个地方具有历史价值或者具有公认的重要性，杜甫之前的房子就具有这样的价值。

我可以想象杜甫写诗的地方曾经树枝摇曳，但是激发他的不仅仅是这里的景色，应该还有生活。因为他能感觉到一切都要结束了。谢过主人之后，我让司机把我送回奉节，因为需要从那里上船。路上几乎没有第二辆车，司机认为按时到达目的地一点问题也没有，这让我们两个都很高兴。是的，我们提前了半小时，而这段时间足够我去吃一碗面。

最后，差一刻钟不到两点，我穿过大门，进入码头，出示完船票，向下走了几百个台阶，最后来到一艘游艇上。游艇很长，一头系在码头上，四面是有机玻璃窗。已经有大约二十位乘客就位，还空着一百多个座位。两点，船长鸣了两次汽笛之后准时出发。

杜甫和我一样，当年也是乘船离开这里。他在上船之前，把果园送给了一个没有土地的朋友，关于这件事他写了一首《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

> 苔竹素所好，萍蓬无定居。远游长儿子，几地别林庐。
> 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
> 正月喧莺末，兹辰放鹚初。雪篱梅可折，风榭柳微舒。
> 托赠卿家有，因歌野兴疏。残生逗江汉，何处狎樵渔。

船行驶在江面之上，这让我忍不住想起了杜甫的朋友李白。公元759年，也就是杜甫写这首诗的九年前，在被流放云南的路上，李白沿嘉陵江一路乘船来到三峡，船过白帝城，有话传来：李白可暂缓去云南。然后他

掉转船头，一路又回到嘉陵江。那里距白帝城大约600公里，当时他写下了《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由于游艇发动机的轰鸣声，我听不见“猿声”，但是却可以实现“过万重山”的轻快。看着那些山峰从眼前一闪而过，让人心生无限感慨。船长说，这艘游艇时速可达六十公里，且中途不停。这就是为什么称之为“快艇”。这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尽可能快地到达三峡的另一端。在船舱里录像机的屏幕上，正上演着一部香港电影，那些不睡觉的乘客看得津津有味。

游艇后面，有一个艉楼甲板，可以容三四个人去上面抽烟。尽管水位在逐渐升高，但是三峡的景色依然壮观，于是我忍不住拍了一些照片。然而那么多打着旋儿的漂浮物，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水上垃圾，让我不得不再次回到舱内。长江是一个开放的排污口，也是中国最大的“公路”，船长开船如同司机开车，每当他要靠近一艘游艇的时候，就会鸣一次笛，经过以后，还会带着溅起的大水花再鸣一次。

尽管船长说中间不停，但是他收到了一个电话，让他在一个叫“巴东”的地方去接八十个建筑工人，他们要去大城市宜昌玩两个晚上，因此，穿着都有模有样。在离开白帝城三个半小时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太平溪码头，那些有船在坝区等候的游客下船了。

尽管到了目的地，但并不能上岸。需要先走过提前在码头停靠妥当的三艘游船。这是一个奇怪的制度，但是它至少不需要给所有的船在码头上准备空间。到了码头上以后，要走出去还需要爬上几百级的台阶——这是为了预防水位升高而建的。当然也有缆车，两块钱花得应该还是很值的，至少到车站时不会上气不接下气。然而，在车站里，但凡是车，都在推销旅游线路，我没理他们，直接出来了。我希望在外面的停车场能看到一些不那么让人讨厌的事情，但是每辆车都是如此。一辆又一辆的公交车和出

租车从我身旁驶过，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下来，还好，司机答应了我的要求。二十分钟后，我便到了秭归。

这里应被称为“新秭归”，因为原来的秭归现在正身处水位以下三十公里的地方。这意味着，那里勉强算是我要找的那个地方，尽管我不知道如何抵达。三峡大坝改变了一切。出租车司机让我在市里的凤凰山公交站下车。现在是晚上6点钟，但是车站已经锁门了。中国大多数的公交车站都会一直营业到半夜，甚至更晚，因为总是有车开进开出的，但是新秭归不是这样的，我别无选择，只能等到第二天早上了。于是找了一家“福临宾馆”住下来，158块钱一晚上，这一点我不能抱怨。到房间放好包，我便去大街上找吃的了。很显然，我没有多少选择。于是，我进了一家写着“农家菜”的饭店，老板来自王昭君的家乡，距离我要去的地方不远。他说一天有两趟长途汽车到那里，但不是每天都有。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期待明天一切顺利。

回到房间，我简单地洗了一个热水澡，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热水澡，水不温不凉的。但至少可以洗衣服，我已经有三天没洗衣服了。最后，在睡觉之前，我打开窗户吹了吹风。下面就是车站停车场，再远一点就是我明天要过的长江，江水浑浊不堪。我突然意识到这里的空气比三峡对面要清新很多，周围很安静，甚至可以听到蟋蟀的叫声。在三峡地区，人们都早早上床了，而我也不例外。

第十四天　屈原、骚坛诗社

我忘记设闹钟了，事实上也没必要，有雾角就够了，那些泊了一晚上的船不会等到云消雾散才起航。我朝窗外看去，什么也看不到，只能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窗下公交车站早已人声喧哗，我该出发了。即便走出宾馆，也依然看不见长江。街道离江不过两百米，可是雾气升腾，能见度很低。进了汽车站，看见有辆车里已经坐了很多人，因为担心是开往乐平里的，所以赶紧去售票处询问。

售票员说去乐平里一共有两趟车，一趟是早上9点半发车，另一趟下午2点半发车。我希望自己能早点出发，但是好像不大可能。于是只好去买9点半的票。然而，让人更失望的是9点半那趟车今天停运，据说是因为发动机出了问题。我想她在说有两趟车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这些，但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如何我都不想一直干等到下午2点半，我需要重新安排行程了。在去售货亭的路上，我还在想这个问题。由于担心在外面会待很久，于是我买了不少花生以在路上充饥。此时，路神又一次显灵——售货员告诉我有一趟早上7点40分的车去长江上游，我可以在四季桥下车，然后坐船到江北，再乘出租到乐平里。她还说在三峡大坝附近的茅坪，每天早上8点都有车直接发往乐平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因为茅坪在江对面，我决定坐7点40分那趟，越早越好。假如这趟车路上出现意外，而茅坪公车班次不变、路线不改，那么我还至少可以有第二种选择。

乐平里

售货亭同时也有行李寄存业务，我把包递给那位售货员并答应在下午5点之前赶回来——至少我希望如此。7点40分，汽车准时出发。行车一小时，经过一段令人胆战心惊的山路之后，我在四季桥下了车。大桥边，有个金属遮阳棚，下雨的时候人们可以在里面躲雨。旁边有一辆摩托车，我问车旁边的那个人从哪里可以坐船，他说沿着旁边的一条岔道往前走三公

里就到了，给五块钱，他就可以把我送到那里，原来他是一位摩的司机。把摩托发动起来以后，他便带着我一路风驰电掣般地离开了。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上船的地方，有两艘游艇泊在长江南岸：一辆是整点发的载人摩托游艇，一辆是汽车渡船，一天四趟，大概一次能载二十辆汽车吧。现在正好早上9点，我给了船老大十块钱，上了船。当看到这艘船有两个发动机时，问其原因，船老大说所有的游艇都必须有一个备用的发动机，因为有关部门不希望在大坝或者水闸附近有事故发生。当我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地时，他说山里比较冷，我应该多穿点衣服。当时天气很暖和，我想象不到别的情况，甚至还很期待那种“冷”。

十分钟后，到了对岸，附近有六七个摩的司机等在那里，花三块钱他们就可以把我送到距此半里之遥的屈原镇，然后我再转乘其他车辆去乐平里。可是，我希望坐那种有封闭空间的交通工具，比如汽车。乐平里距此三十公里，路况极其不好，上面行驶着各种车辆，且坑坑洼洼，我都不知道那算不算是公路，鬼知道它应该叫什么。没出租车，但我却找到了一辆旧货车。司机说如果直接到乐平里，来回需要两百块钱。这么轻易就解决了交通难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司机名叫余仙凯，对于这里早已是轻车熟路，因此他根本不需要看地图。这一点让人很放心，因为在接下来的九十分钟里，除了雾什么都看不见，更别说那蜿蜒曲折的道路了。不一会儿我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但是没关系，就在雾快要散尽的时候，我们拐进了一条岔道，然后直接开往乐平里。我想现在这里应该已经是游客如云了吧，但山谷四周看上去与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穿过村子，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变化：多了两家宾馆和一个大的景点标志牌，也就这些了。确实有游客，但只是寥寥几个人。出村，过桥，就来到了屈原庙，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乐平里是屈原（前343-前278年）故里。

众所周知，屈原就出生在这里，长大以后去了郢都，即当时楚国的首都。在那里，他成了楚怀王的顾问。唉，那位国王昏庸无能，且喜欢阿谀奉承，他竟然相信了邻邦秦国的空头许诺，最后导致楚国被秦国吞并。

屈原的耿直导致了他一生颠沛流离的命运，也造就了《离骚》这部不朽之作。诗中遭受流放的他依然心怀故主，试图劝诫国王，表达着自身的高洁和欲超越这腐朽浊世的渴望。直截了当点出姓名是不明智的，于是他采用植物的名字来影射相应的人和事。我截取了其中的四个小节及结尾的两句，来说明屈原诗歌的风格和连续性：

第5-8句：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第17-20句：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第62-65句：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第154-159句：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第186-187句：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王逸《楚辞章句》说："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显然屈原采信了此说，效仿彭咸投了汨罗江。

我们不难发现，《离骚》对于后来诗人的影响非常深远，比如曹植。屈原将诗歌引入一种卓绝之境，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说。他是诗歌精神的感召者也是代言人。正因如此，他的诗歌才得以名垂千古。他娴熟而老练的笔触，如天马行空、太虚神游，将诗歌推送上了新的高峰。节奏、韵律以及语言是如此优美，以至于王维无论身在何处，手边必备一本屈原的诗集。如果有人说旅游之时他会随身带着一本《诗经》，也许我会怀疑；但是我对王维的话深信不疑，因为发现了屈原的诗后，我也同样把它们带在身边。

屈原庙没什么变化，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时候，从长江流域的秭归旧址坐汽车沿三峡边上的一条公路来到乐平里，走过一座吊桥，然后是五公里的土路。当时我过了吊桥，沿着土路一步一步走到了庙里。这次依然是那条路，但我却坐在了一辆货车里。路上车辙很深，货车开不起来，我想步行都会比坐在车里快，但是余先生坚持要开车把我送过去。我们把车停在了屈原庙的后面，我想从后门进，但门关着，敲了敲，里面没有什么动静。不远处的树桩上坐着几个人，我走过去向他们打听，他们告诉我说管理员在宜昌住院呢，只有他手里才有钥匙。我一下子觉得沮丧极了，因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地来乐平里就是为了看看他，他不仅是屈原庙的管理员，还负责管理当地的一个诗社——骚坛诗社。这个诗社最早是由当地一些写诗的农民组成的，他们和后来的继承者一共写了五百

年的诗歌。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诗社。

屈原庙

管理员名叫徐正端，我第一次见他是在1992年12月，当时我正在为一档有关长江三峡的电台系列节目收集素材。我惊叹于乐平里的美景，还有屈原在当地人心里的重要位置。我跟树桩上的几个人说了自己此行的目的，立刻有人告诉我徐先生养病的地方以及病房的房间号。想到还有可能见到他，我心里一下子舒服多了。

余先生掉转车头，我们开始下山并再次穿过村子，爬上斜坡回到来时的公路上。我在写着“照面井”的牌子前下了车，沿石阶来到一池泉水旁。屈原活着的时候，经常对着它照，看到脸上有污点，便会随手洗掉。我把一些酒洒在了“魔镜”前，朗诵了一首李盛良的诗。李先生是当地诗社的成员，有人把他的《照面井》刻在了旁边的岩石上。

并堪照面独称奇，一股清流万古诗。
莫道西湖灵隐寺，大夫遗水胜瑶池。

照面井

乐平里的诗人们都多少游历过一些地方，或者至少读过一些书。李先生的诗里提到了杭州西湖在灵隐寺附近的一小段溪流，还有西王母的瑶池。一个农民能写成这样，很了不起。我把手伸进水里，洗了一把脸，顿时觉得自己也神清气爽了。在我擦脸的时候，透过倒影，直接看到了山谷另一侧的斜坡，那里就是屈原居住过的地方。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个农民告诉我，除了主人，谁要是吃了山坡上种的粮食，是会得痢疾的。这个说法有点耸人听闻，一直让我纠结了二十年，我也未敢去证真伪。

到了公路上，我让余先生把我送回渡船的地方。我想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宜昌。车开得很快，但是到江边时，已经12点40分了，我想应该能赶上下午1点的那趟游艇吧，但遗憾的是1点没有游艇待发。余先生说船长去吃午饭了，下一趟要等到下午2点了。我想在这段时间里找一间当地的网吧查一些东西，但据说服务器坏了，所以只能执行B计划。我问余先生是否可以联系到船长，请他为我专门跑一趟，我觉得自己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但是余先生已经拿起了电话。船长同意了，五十元搞定。这件事容易得有点不可思议。

二十分钟后，我便回到了长江南岸，但并没有看到那位来往于高速路与江边的摩的司机。我问船长是否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掏出手机给摩的司机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我就到高速路上等车了。对于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五分钟后，我坐在了一辆回秭归的小货车里。从汽车站取了包五分钟后，我又坐上了开往宜昌的长途汽车。一小时以后，我在城里的盈嘉酒店要了一个房间。那天，路神可能心情不错，为此，我满心感激。

到房间把包放好，我出去拦了一辆出租车，让他带我去市中心医院。自从建大坝以来，宜昌的交通变得更糟了。医院只有四公里远，但是却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想这应该就叫“大坝交通”吧。到医院时已经将近下午5点了，医院很大，几乎占据了整个山腰，我又花了半小时才找到了徐先生住院的那栋大楼。

当我最终来到病房的时候，我很惊讶，那是一个单间。徐先生冲我招招手，让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原来他在等我。村子里有人已经提前给他打电话了。他妻子也在这里，相互寒暄之后，徐先生便吩咐她去买饭了。妻子一离开房间，他就告诉我他得了肺癌，医生说最多还能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不想让妻子知道，但我想她应该已经知道了。我猜徐先生的病或许跟吸烟有关吧，因为他们那一代很多人都吸烟。如果他不是从年轻时就开始吸的，那么就是在监狱里开始吸的。在那样的地方，人总是要找点事做的。

徐先生1928年出生在乐平里，今年已经八十四岁了。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里至少有一个要有点文化，子是他被选中了，最后成了村小学的一名老师。然而有时候有文化并不是好事，1957年，他因为“反革命”被判入狱，一待就是二十年，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他获得平反，被释放出来。等他再次回到乐平里，人已不再年轻，当然也不算老，他依然想做一些事，那就是重修屈原庙。他把自己的教师退休金攒起来，最后凑了二万六千元人民币，用来修缮旧庙并把屈原写过的所有诗歌都刻在了石桌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乐平里土生土长的人是怎么做的。他还帮助复兴了骚坛诗社，该诗社曾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强行解散。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在屈原庙见到他时，他给我看了一组卷宗，里面记载了从明朝开始近五个世纪以来骚坛诗社的成员们所作的数千首诗。当时诗社有五十多位成员，现在却只有十二位了。他说有些人想入社，但是因为不会写古典诗而被他拒之门外。他说他们只想写“性”。徐先生说有些成员活动也不积极，一年只露几次面。唯一的全员到场的机会就是屈原逝世纪念白，即农历五月五日，那也是中国诗人的节日。

我们聊着天，他的妻子拿着两瓶冰啤进屋了，说饭马上就到。半个小时后，他的两个儿子带着外卖赶来了。在墙角处有一个小桌子，直接连在床上，儿子们把它支起来，徐先生把所有的饭菜都摊开放在上面，我们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令人难忘的晚饭。交谈中，我才得知二十年前的晚上，是徐先生的一个儿子给我提供的食宿。他还说现在他住院的费用都是两个儿子出的，一天一百五十元呢。很显然，儿子们让他骄傲。快吃完的时候，护士进来说吃药时间到了。我把这个看作是让我离开的暗示，于是起身道别，我问他是否可以把他写的一些诗寄给我，他答应了。于是我把名片递给他，并教他如何写地址。尽管几乎不能走路了，他还是坚持下床把我送到了电梯口。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一本诗集，是他和其他三个诗社成员打印出来的。题目叫《骚坛联咏集》，里面还附了好几十首集子里未收录的手写诗歌。这个集子的第一首诗是徐先生在1987年写的，是他离开监狱十年后所作的一首《这株玉米苗》：

这株玉米苗，使劲吮吸雨露，争夺肥料。
他颜色分外绿，苗株格外高。
到了秋收季节，不结玉米，但生一个灰包。

这是一首农民诗，我真的希望他能写更多这样的诗。遗憾的是这本诗集里满是歌功颂德的“老干体”。不过，二十年的牢狱生活还是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有一首《吊徐正容兄》：

碌碌忙忙苦一生，半从教育半从军。
闯南闯北歼残匪，御暑御寒课幼群。
老退居家攻子史，休闲园艺乐辛勤。
修桥补路舒心事，舍己为人可树勋。

屈原庙后面的那座桥就是徐正容先生重修的，以他的名义命名为“志愿者桥”[(1)]，这比奖牌好多了。在徐先生寄给我的诗里，有一首手写的题为《自慰》的诗：

无上荣誉至顶巅，教师任重不停鞭。
深更备改灯光下，尽日传帮讲桌前。
诱导真难防误导，睡眠总是不安眠。
酬金莫与他人比，学子成材亦慰然。

与屈原不同，徐先生的诗根植于《诗经》，他们的心思是古老的，风格也是古老的。一个农民已经学会了如何让自己的所思所想插上诗歌的翅膀飞翔，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机会（如果有，我想我会去的）参加他的儿子们在骚坛诗社每年的聚会，然后分享徐先生临终前寄给我的诗。或许我自己也会作一首吧。

---

(1) 经询问当地知情人士，并无“志愿者桥”的名称，而叫“七七桥”，因为那年捐建者七十七岁，后来改成了“思乡桥”。——译者注

第十五天　白居易、苏轼、欧阳修

夜里不管几点醒来，总是能听到雨声，且一直下个不停。宾馆就在葛洲坝附近，相隔也就几个街区。长江水就是在那里通过葛洲坝水闸的。长江年储水量世界排名第一，我想它在某个地方一定有取之不竭的水源。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雨还在下，外面人不多，或穿着雨披，或打着雨伞。喝完咖啡，我换上了胶鞋。在此次行程中这是第一次穿，很庆幸出门时没把它们忘在家里。

今天的安排很简单：上午先在附近的两个地方转转，下午去赶火车。第一个地方叫三游洞。刚到外面，恰巧有一辆出租车过来，我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告诉司机去三游洞。三游洞位于西陵峡以西，位于该城以北十公里处，地处三峡最西面。由于下雨，街上没什么车，所以，路上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三游洞在长江北岸一座山腰上的公园里，需要徒步一段路——雨中徒步！所以我先到便利店买了一把伞，然后才买票进门。价目表上有个项目，添点钱就可以坐船在江上游玩一番。要不是下那么大的雨，我差点就去了。然而，步行似乎更有探险的感觉。

从入口处进入公园，沿着山路一直往下走，石阶很滑，我必须走在边上并紧紧抓住靠近悬崖的铁链。链子上绑满了各种许愿锁，是以前的游客为了纪念自己到此一游而留下的。路上有一处景观，上面记载说白居易曾来过此地。白居易是在公元819年和弟弟白行简以及他和薛涛共同的朋友元稹一起来的，他们就是“三游洞”里所说的三个游客。

再往下走，就到了洞里，这里比我预想的要大很多，至少有二十米长，十米高。一些自然形成的石柱把它分割成几个房间。这样的分区让人感觉比较舒服。石壁上是几个世纪以来历代游客留下的诗文。上面的文字繁多，但由于年代久远，已很难辨认，所以我也没有读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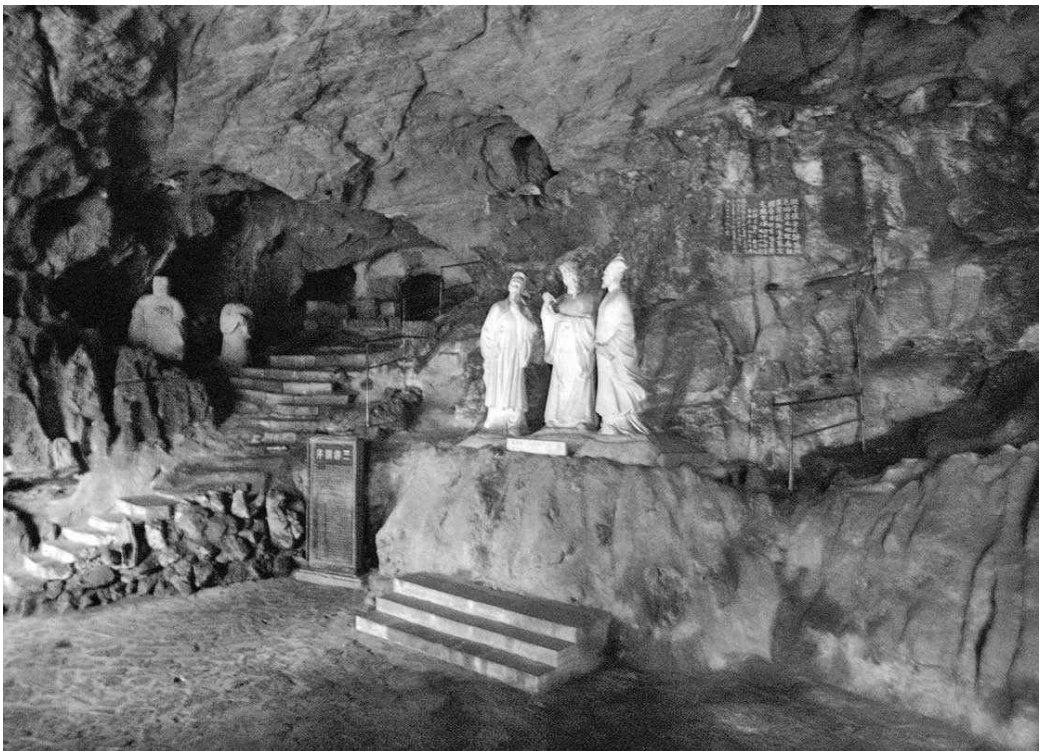
在山洞的后面是三位游客的雕像，当然，白居易是最显眼的一位。公

元815年，他被贬至下游七百公里外的九江，四年以后来到宜昌，他要去四川任职，路过宜昌便逗留了一阵，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元稹。元稹当时正被贬居于附近下游的一个城市。尽管还没到中午，但是天气很冷，而且还下着雨，所以我觉得应该喝点酒。随着酒香在当年游者的天堂里弥散，我读了一首白居易写给弟弟的诗《对酒示行简》，那首诗是他官复原职并与弟弟一起回长安那年所作。

今旦一尊酒，欢畅何怡怡。此乐从中来，他人安得知。
兄弟惟二人，远别恒苦悲。今春自巴峡，万里平安归。
复有双幼妹，笄年未结缡。昨日嫁娶毕，良人皆可依。
忧念两消释，如刀断羁縻。身轻心无系，忽欲凌空飞。
人生苟有累，食肉常如饥。我心既无苦，饮水亦可肥。
行简劝尔酒，停杯听我辞。不叹乡国远，不嫌官禄微。
但愿我与尔，终老不相离。

这也是在悬崖边的铁链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把锁的原因，人们到这里来，一是为了表示对古代先贤的尊重，一是为了表达对所爱之人的深情，希望能锁住彼此的心，生生世世永不分离。通读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我发现有太多的题目都以“送”或者“别”或者“离”开始。即使是那些没有什么压力的官员们，也会时常与所爱之人分离。

白氏兄弟和他们的朋友元稹并不是唯一带着这样的离愁别绪游览山洞的人。公元1059年，苏氏父子三人曾到过这里。父亲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东坡和苏辙。前些年，苏东坡和弟弟以及父亲回四川成都以南的老家去给母亲奔丧，处理完后事，在回宋都开封的路上，父子三人路过宜昌，拜访了三游洞。与白氏兄弟一样，苏氏兄弟两个也总是形影不离。两年以后，当苏东坡第一次离家到开封以西八百公里外的地方去开始自己事业的时候，弟弟苏辙一直把他送到了郑州西门。苏东坡在《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三游洞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在这首诗里，苏东坡提到了有天晚上，兄弟俩在一起读韦应物的《示全真元常》的情景。由于在远方就职，韦应物很多年都不能与两个侄子相见，所以在那首诗里对于这种长久的别离略有微词。于是苏氏兄弟二人约好将来要尽早退休，然后共度晚年读书写诗。多么简单的快乐，多么高贵而卑微的理想，然而最终谁也没有做到。韦应物也是如此，他经常被贬或者被派往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做官。他们不停地漂泊，直到生命的终点。“别离”成就了中国诗坛上大量令人心碎的诗篇。给他们带来的威士忌太少了，想到这里，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收拾酒杯，整理好东西以后，继续沿石径往前走。上山容易下山难，于是，我沿着另一条岔道来到了山洞上面的一座亭子里。这是很罕见的重檐三叠结构，名为“至喜亭”。在第一层的石碑上刻有欧阳修在公元1037年专门为此亭撰写的《峡州至喜亭记》。从上面可以直接看到西陵峡，所以我想这里也许是海军的一个瞭望口吧。在汉语里，“至喜亭”意为船夫和商旅在成功渡过三峡之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表达行人为此感到的庆幸和欣喜之情。如果这座亭子再高一两层，我就可以登上去，看看对面，看看清澈的下牢溪如何在山这边的宜昌段汇入长江。第一次来这里，欧阳修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与我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写进了《下牢溪》一诗中：

隔谷闻溪声，寻溪度横岭。清流涵白石，静见千峰影。
岩花无时歇，翠柏郁何整。安能恋潺湲，俯仰弄云景。

与白氏和苏氏兄弟不同，欧阳修来此不只是路过，他当时是被贬至宜昌的。然而伴君如伴虎，被贬未尝不是好事。在这样的偏远之地，相对来说压力小，不需要像在朝廷上那样殚精竭虑，所以欧阳修很多时候都在附近游山玩水。在宜昌的两年，下牢溪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这里有他写的另一首诗《下牢津》：

依依下牢口，古戍郁嵯峨。入峡江渐曲，转滩山更多。
白沙飞白鸟，青障合青萝。迁客初经此，愁词作楚歌。

被贬的欧阳修在诗里回顾了屈原被贬以及在诗中表达不幸遭受诽谤并被昏君流放的痛苦之情，可能他会想“这是否是老天对忠臣的不公”。历史在不断重演，这就是言为心声不可避免的结果，如他在最后一句所言，任何一个被贬官员到了此地都会想起屈原的《离骚》。然而在倒数第二句他也指出：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日子一长，那些迁客们便不会再依赖于屈原来表达忧伤了。

在亭子周围有好几条路，但是所有的石阶都一样湿滑。因为觉得看得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决定另找一条路下山，希望那条路能直通出口。但

是找出口却花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听到入口处游客的声音了。回到公路上以后，我上了一趟公交车，直奔欧阳修公园而去。公园位于西陵大街的最西面，正好路过我住的宾馆。

如果说真正与宜昌有关的诗人，那么非欧阳修莫属，所以我想在公园里应该有他的纪念堂。在宜昌的这段时间里，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桂冠诗人。文学评论家们认为，欧阳修的诗风是在宜昌从“批判唯心主义”变成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撇开这些文学术语，透过诗歌本身，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比如他在宜昌所作的那首简洁明快的《古瓦砚》便是如此：

砖瓦贱微物，得厕笔墨间。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
金非不为宝，玉岂不为坚。用之以发墨，不及瓦砾顽。
乃知物虽贱，当用价难攀。岂惟瓦砾尔，用人从古难。

欧阳修是宋朝伟大的文学家，因为幼时家贫，基本上可以说是自学成才，因此，在入仕之初，他曾受到很多位高权重之人的轻视。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才三十岁，但是很明显，在期待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好朝廷的同时，他认为自己并不比那些出身高贵的同僚们差。在古代，中国人将墨条放在砚面上反复研磨，同时边磨边加入适量清水，最后获得墨汁。石板是最好的砚台，但是即使是一块碎瓦片也可以具有同样的功能。

希望在公园找到纪念堂的想法已经泡汤。这里只是一个开放的广场，里面只有一座欧阳修的半身巨石雕像，一面刻有他在被流放期间所作《对答元珍》[(1)]中的最后一句诗。下面是整首诗的内容：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洛阳是欧阳修仕途的始发地，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但一切还恍如昨日，在那里自然有利于仕途腾达。如今，虽被流放到偏远之地，那里的人们却依然在怀念着他，他们以他的字号命名当地的一家书院，欧阳修晚年

字号“六一居士”，书院就叫六一书院，位于西陵一路东头的一座小山上。当人们问他为何以此为号的时候，他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朋友说“这不才五一吗”，欧阳修说：“加上我这一个老翁，岂不正是六一？”六一居士由此而来。书院旧址曾在二战中被日军狂轰滥炸后成了一片废墟，现在人们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纪念公园，用来缅怀那些战争中的死难者，六一书院也被迁到了长江附近的街道旁。我为已经不在了的六一书浣倒了一杯酒，然后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就这样吧。

回到宾馆退房以后，打了一辆出租车，我便直接去了新建的宜昌东站。上车的时候，喇叭里正放着《红樱桃与白苹果花》，我情不自禁地在过道里跟着跳起了曼波舞。身后的人一定以为我神经不正常或者是在自我陶醉吧。第一次听这首曲子还是在四十年前呢。我把包放在行李架上，然后靠窗边坐了下来。音乐在循环播放，直到发车的时候这首曲子还在回响。

欧阳修雕像

四十年前，我住在纽约，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暑假的时候，我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迎娶一位瑞典女孩，但等我到那里时，她却改变主意了。由于返程的机票已经提前买好，而我当时所剩的钱已不够再买一张，所以那个夏天，我必须找点事做。我选择学瑞典语（对外国人免费）和交谊舞。整个夏天我都在跳普瑞兹布拉多的曲子。“曼波舞万岁。”我自言自语着。然后把头靠着窗户，把腿伸开，脚搭在对面的空座上，看着窗外的田野飞驰而过，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三个小时候后，我在

襄阳下了车，住进了老城区富丽堂皇的川惠大酒店。把包放进了“金碧辉煌”的房间以后，就出去找吃的。在街道附近的一家小店，我看见门口挂着一块印有红十字的白布，那是我最喜欢看到的东西。进去以后，里面只有店主和妻子两个人，外加两张按摩床。妻子已双目失明，丈夫有少许视力，他告诉我躺下。按摩对后背大有好处，但我总是忘记它对于一个旅行者的重要性。一小时后，我确定自己是去吃了晚饭的，但是至于吃的什么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

(1) 此处指的并不是白居易和薛涛共同的朋友元稹。——作者注

第十六天　孟浩然、王维、李白

襄阳，是孟浩然曾经春眠过的地方，而今，我却在这里醒来了。雨已经停了，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今天是个大晴天。与此同时，《春晓》浮现在我的脑海：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汉语诗，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中国研究诗歌的人都会惊诧于里面所表现出来的纯粹的美好与快乐。然而我理解的这种美好并不等同于快乐，应该是一种伤心吧：外面有一年中最美的景色，而孟浩然却无法起床欣赏。这种想法常常使我无法乐观起来，比如现在，我会想：哦，外面没有满地落花等我，因为现在是秋天。然而无论是落花还是落叶，我都需要去看看孟浩然了。

出门的时候感觉到阵阵微风拂面，有些人甚至穿上了夹克，可能是担心风会更大吧，也许是他们过于乐观了，而我只穿了一件T恤。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明智的，因为不一会儿我就开始冒汗了。

我要去城外的公园里拜谒孟浩然的墓地。襄阳是中国少有的几座古城墙和护城河均保存完好的城市，公园与我住的宾馆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倘若不是天热得人汗出如浆，这里确实是一个散步的好地方。风景很美，但我无心赏玩。印象中，我在某张地图上见过此地标有孟浩然的墓地，就位于护城河边的休闲区。可是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反复寻觅：穿过旋转木马和摩天轮，穿过六七座亭台……连墓地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向那些公园常客和员工打听时，他们一个劲儿地摇头。我还向遛鸟的老人打听了，他们当时正坐在椅子上听笼子里的画眉鸟唱歌。

我甚至还想去问问画眉鸟，我以前学过它们的语言。那是1978年，当时我们刚搬进台北竹湖以北的一个小农庄，有一天早上，一只画眉鸟出现在我的卧室窗前并不停地叫着，直到我也学它叫了几声才飞走了。第二

天，它又来了，还是叫个不停，直到我有所回应，天天如是。有一天，它竟然还带了两只小画眉来，并把我们互相介绍给彼此，于是这就变成了两家人的来往了，如此持续了六年。后来房租涨了，我们不得不搬到山上的另一处农庄，从此，就再也没见过那“一家人”了。今天又见画眉，但此画眉非彼画眉。我和它们打着招呼，却得不到任何回应。看到孟浩然家乡的画眉在笼子里站在小横杆上唱着歌，我叹了口气，继续向前走去。

找遍整个公园依然无果，我便开始沿着汉江大堤往前走。汉江在古时候是襄阳城的北部疆界。我在护城河东面的大街上走了一个来回，依然未果。一小时后，我回到宾馆开始上网查询。这座城里确实没有孟浩然的墓地，网上说在城西南三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关于墓地的景观，很明显，这是旅游开发的噱头，不理也罢。然而，有好几个网站都提到了鹿门山上的一处墓地，那里是孟浩然十五到二十五岁学习的地方，这跟李白和陈子昂在离家不远的山上学习是一个道理。这个地方看起来比较靠谱，所以我决定马上动身去看看。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我是从哪里获得的这个信息，即在襄阳的地图上，有一个小方框，上面写着“孟浩然之墓”，真希望这个画面快点从脑子里消失。

出门上了停在宾馆门口的第一辆出租车，从这里到鹿门山的直线距离是十五公里，可是开车却要走三十公里。首先我们要穿过襄阳来到汉江北岸的樊城区，在里面跟打游击似的转了半天之后，来到一家天然气加气站加气。最后穿过唐白河，来到对面的218省道，再穿过两河（唐白河与汉江）交汇处的一大片涝原。

走了不到三公里，我们便离开218省道，在另一条公路上行驶了大约十公里。司机说现在在公路上开车还可以，要是一周以后可能就不行了，那时候涝原上的水稻收获完毕，人们该用公路来晾晒稻谷了。我庆幸着自己的运气：虽然没有满地落花，但是至少也没有满地稻谷呀。我们继续前行，前面出现了一座座小山，最近的那座就是鹿门山。我们把车停在山脚下，然后买了门票。中国现在四处都是这样：大山成了风景区，而森林成了保护区。这样做虽然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对于隐士们来说却不是

好事。干脆建一个隐士沙龙？嘿嘿，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在公路上走了几百米之后，我让司机停车，因为在拐弯处，我看见有个地方写着“孟浩然纪念馆”，这可真是意料之外的遇见。这些地方除了用于纪念，还是很多信息和书籍的源头，而那些信息和书籍只有在当地才能获得。我让司机把车开到一条岔道上，在不到二百米的地方，出现了一套古典建筑风格的楼群，看起来很威风。当我上前想一探究竟时，门口的保安让我们走开。他说土地开发商雇一个包工队来建这个楼盘，现在资金链断了，开发商跑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一直关着。这样也好，反正也没有我要找的孟浩然墓地。

我们又回到主干道，继续前行三百米后来到了鹿门寺。鹿门寺，始建于公元1世纪，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之一。据说鼎盛时期它的建筑曾经几乎遍布整座山，但是现在所有建筑用地加起来却不足一英亩——战争、革命以及时代的变迁都给它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损。我来到前院和方丈说了几句话，当说及孟浩然之墓，他说附近确实有一座。然后他带我出前门，在公路上指着前方大概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接着他又补充说：那座墓地不是真的，只是一座衣冠冢。我走上前，准备亲自去看看。其实只是一座小土堆而已，一个简单的墓碑，旁边的两块石板上各刻有一首诗。尽管这里并不是孟浩然真正的墓地，我还是在墓前倒了三杯酒。酒香缭绕在衣冠天堂，我则转到了墓地后面，因为我想看看是否还会有其他发现。

墓地旁边有一条向下走的路，前行五十米，有一处松荫覆盖的斜坡，上面有一幢砖石结构的建筑，这是纪念庞德公的。庞德是公元3世纪时住在山里的一位隐士，他不是一般的隐士，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来拜会他，并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点。他是一个圣人，也是孟浩然的偶像。孟说在庞德曾经住过的地方，自己建了一座小屋，尽管他时不时地要离开那里回到襄阳，但每到晚上，却都要回来过夜。在《夜归鹿门山歌》里，他曾经记述过这样的一次晚归：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路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夜来去。

我的朋友加里·弗林特曾经按照孟浩然的路线在城市与寺庙之间走了一遍，并将相关照片放在了他的网站（Mountainsongs.net）上。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那些照片还在。加里也是一位诗人朝圣者，然而，他不乘出租车，而是租一艘船沿汉江而下，穿过十公里长的渔梁沙洲直到鹿门山脚下，然后上岸步行到鹿门寺。据他讲，从江岸到寺里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大概这就是孟浩然为之而歌的那段路。毫无疑问，江岸的位置已经有所改变，但是那段路到了夜晚依然显得漫长而孤独。

我又折回来，收起酒杯，然后读了墓碑两侧的诗。文字已经模糊难辨，但是诗很短，其中一首是王维写的，题目是《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蔡州是襄阳以南汉江里面的一个沙洲，后来被洪水冲走了。人们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王维要在诗里提到这个地方，这与孟浩然有什么联系。我也有此疑惑。困惑归困惑，这并不妨碍人们喜欢王维的诗。

虽然孟浩然和王维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他们却是最好的朋友。他们被诗意地联系在一起，文学评论家们称之为“唐朝最伟大的两位山水田园诗人”。他们的诗，不是写山，就是写水。与王维不同的是，孟浩然一生布衣。他最后一次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也就是在那时，他与王维成了好朋友。落榜以后，孟浩然回到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长安。然而两个人的友谊却持续了一生。孟浩然去世时，王维的心都碎了。墓碑的另一面是李白的一首《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李白来此只能空鞠一躬，因为当他过襄阳来见孟浩然的时候，孟正好离家远游去了。一千三百年后，我来了，他依然不在，我也只能空鞠一躬，喝完杯子里剩下的酒，回到车里。

从鹿门山下来，我们开始按原路返回，经过即将收获的涝原，即将被拆迁的樊城区，穿过汉江，进入襄阳。我让司机把我送回宾馆并在外面等我办离店手续。一切妥当之后，我们开始寻找除鹿门山以外，孟浩然住过的另一个地方。孟浩然在诗里说自己的家在襄水以南的城外，无论何时一旦离家，他能想起的就只有那个地方。例如《早寒有怀》：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在鹿门山住了十年之后，孟浩然开始到长江下游游历，就在入海口附近的一些地方。这一游就是十年。以长江为分水岭，江东便是楚国，疆域覆盖了三峡与大海之间所有陆地部分。因此，孟浩然实际是去了楚国的最东边，而他的家乡则位于湘江以南，三峡最西头，距离湘江仅一箭之遥。

从宾馆出来，我们直奔南城门然后向西上207国道，大约一公里以后，停下车，因为我想看看如今的湘江是什么样子。唉，这应该是一天里第三次叹气了。孟浩然说他经常从门外就可以乘船，而且据说直到20世纪中叶湘江水域还是很宽阔的，但是现在由于城镇化建设，这条江大约也就灌水渠那么宽了。现在的它如死水一潭，名叫“南渠”。哦，湘江！

至于孟浩然家乡的具体方位，学者们也是意见不一。我认为以诗词文本为依据是最可信的，孟浩然在诗里记述了他从家向外看到的景致。根据这些，人们推测他的家应该位于岘山脚下364医院后面的田野里，距离南城门大约一公里处。公路另一边的盛丰路直通那里。路况很好，我们沿着它穿过医院来到一个岔道口：向右是青山，向左是岘山。岘山是孟浩然生前喜欢去的地方，所以我选左边这条，而这意味着需要在一条很窄的土路上缓行一段时间。最后，我们在医院后面的菜地里下车看了看。菜地周围有砖混结构的农舍，从襄阳城南门到这里，步行大概需要二十分钟，骑马

也就五分钟吧。虽然位于城市边缘，但这里却非常田园化，所以不难想象出孟浩然在《涧南即事贻皎上人》里描述的情景：

弊庐在郭外，素产惟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朝市喧。
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

再回到车里，我们开始往回开。到公路上以后，我告诉司机想去山的另一侧看看。孟浩然写了太多关于岘山的诗。从让人抑郁的南渠回到南城门，然后继续向东走了两三公里，到铁路桥下边的时候，我们停下车。

我要找一处历史遗迹，那是七百年前襄阳人为纪念一位叫羊祜的人而建造的。羊祜曾坐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他以德怀柔，深得军民之心，是西晋王朝的重要战略家。按照羊祜的军事部署，西晋一举灭吴，完成了统一大业，可是羊祜自己却在胜利前夕病故。羊祜死后，襄阳百姓在其生前游憩的硯山建庙立碑，以示纪念。当时的皇帝为表感谢之情，曾专门命人在碑前宣读捷报。孟浩然也经常携友来此饮酒休憩，追思古人。这首《与诸子登岘山》便是当时所作：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面对羊公碑，不只有孟浩然一人泪沾襟，整个世界也在为他落泪。考虑到当时的季节，人们站在这里，看到汉江潮起潮落，忍不住想起某晚曾携友来此的羊公，想起之后来此拜谒的前人，如今都已如风般消逝，而自己终有一日也如他们一样被追思，所以忍不住垂下泪来。为了纪念孟浩然的这首诗，襄阳人重新命名这座石碑为“堕泪碑”[(1)]。为此他们还建了一座寺庙并每年来此祭拜，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现代。如今这里只剩下了紧挨铁路的一间被废弃的小屋。本来想寻找更多的线索，结果无意间看见了石碑。石碑立于路堤之上。周围垃圾遍地，但上面的文字尚可辨认：堕泪碑。我代表羊祜和孟浩然，代表襄阳百姓和后来的拜祭者向石碑上洒了一杯威士忌，这要比眼泪好得多吧。

荆襄锁钥

回到出租车上，我让司机按照之前的方向继续向前开。之前，从鹿门山回去的时候，我曾给当地的文化部门打过电话，问他们是否有孟浩然墓地的信息。接电话的那位官员说真正的墓地在岘山南面的某个地方，在宋朝遭到了破坏，墓碑后来被置于谷隐寺内。当我问及东风林即襄阳西南三十公里处的旅游景点时，他说那里只是一座纪念性墓地，这就是他所知道的全部信息。

谷隐寺，唐时名“景空寺”，位于岘山南麓，是孟浩然经常去的地方，以前我也听说那里是佛教翻译家道安居住讲经的地方。我问司机是否听说过谷隐寺，他耸耸肩。我不是那种因为不认路就放弃寻找的人，于是让他继续往南开。大约走了一公里左右，前方出现了一座寺庙，我让司机停车，然后沿着一条碎石路拾级而上，到近前才发现原来是一座佛教寺庙，名为“观音阁”。穿过庙里的两座大殿，便来到了汉江边上，在这里，可以看见远处鹿门山及其附近的山峰。

该看的已经看得差不多了，我们开始掉转车头往回走。其实我还是想看看岘山的阳面有什么。在走了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有一条岔道通往山里，我问司机可否愿意一试。他也是一个愿意冒险的主儿，虽然路面大部分已经残损，但车还是可以开过去的。行进几百米后，我们来到一个大门

口，门上着锁，到近前一看，锁只是虚搭在上面，推开门往里看了看，我便退了出来，回到车里。再往前行驶了大约一公里，在路的尽头，有一座采石场。在采石场与山地之间，有一群被废弃的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上面已覆满青藤。我和司机一起下车看个究竟。他告诉我要小心一些，因为他之前听说过这个地方，这是“文革”时期的一座监狱。根据牢房号码，可以推断出当年这里至少关押了一千名犯人。毫无疑问，这里用作监狱再合适不过了，过了山脊，就可以把人处死。

穿过一些杂草丛生的建筑，我看见旁边有一棵古银杏，于是上前去看。树下，有一块石头，上面刻有“谷隐寺”三个字，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远处几百米处，还有一棵银杏。如果谷隐寺是对着汉江朝东而立的话，那么这两棵树应该是分立于寺门口的。这是寺院门口的标准布置：两棵树，要么是香柏，要么是洋槐，但经常是银杏，而寺院大门一般是朝东或者朝南。谷隐寺已经不见了，孟浩然的墓碑应该就埋在几个世纪以来的乱石层下。我往树根上倒了一杯酒，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够感知。

我也给自己倒了一杯，王维那首诗的最后一句又浮现在了脑海。我突然顿悟：孟浩然的墓地根本就不在岘山。它在汉江中央的沙洲上，而那座沙洲已经消失。所以很自然，王维知道他的朋友葬在哪里——如他的诗中所言“江山空蔡州”。孟浩然的墓地被毁，墓碑被送到寺里的原因不是由于战争或者盗墓者，而是由于汉江本身。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真感谢威利特家族和他们十八年的陈酿，是他们帮我解开了困扰已久的谜团。

孟浩然墓志铭

尽所能地在孟浩然的世界巡礼一番之后，我让司机把我送到襄阳东站，我已经买好了下午3点41分开往安陆的车票。车基本准时到站，所以总的来说，这一天还算顺利，我又恢复了往日的乐观。就让李白的《岘山怀古》一路陪我吧：

访古登岘首，凭高眺襄中。天清远峰出，水落寒沙空。
弄珠见游女，醉酒怀山公。感叹发秋兴，长松鸣夜风。

想到襄阳河神以及一直醉酒的山神，这次轮到李白叹气了：他们都不在了，那个李白和我去拜望的人也不在了。透过车窗远眺，四野一片丰收的景象，秋天又来了。两个半小时后，我念着李白的名字在安陆下了车。

---

(1) 实际上，之所以为“堕泪碑”，是因为在羊祜死后，每逢时节，周围的百姓都会祭拜他，睹碑生情，莫不流泪，羊祜的继任者、西晋名臣杜预因此把它称作“堕泪碑”。——译者注

第十七天　李白

几年前，湖北安陆因为在广告上称自己是李白的故乡而被四川江油起诉，因为李白从五岁到二十五岁一直生活在江油，大多数人认为那个阶段是一个人形成故土观念的关键时期。然而，李白离开江油后就一直没回去过。他沿长江而下，穿过三峡，在中游地区游历了几年。公元728年，李白在安陆娶妻，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年。这也是李白生命里比较重要的时期，安陆方面自然坚持认为自己才是李白的故乡，因为这对提升当地旅游业大有裨益。就这样，一场法律纠纷开始了。

最后，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被指派处理此事。他们认为安陆并没有涉及侵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权利称自己是李白的故乡，江油也不例外。然而此事并未就此停息。就在处理意见下发不久，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也声称自己是李白的故乡，因为那是李白出生的地方。随后甘肃天水也称是李白的故乡，因为李白在那里一直住到四岁。李白就像一个大蛋糕，每个人都想分一块。即使李白现在没死，我想他自己也会笑死的。安陆的旅游业确实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怎能不去李白的这个故乡呢？

然而即使去，也只能是惊鸿一瞥。想在那里待一整天的计划因为我的朋友安迪·弗格森的一个求救电话而彻底泡汤。安迪的工作是带西方佛教徒来中国作禅修。按照日程安排，明天他要带一个20人的团到广州禅修。但经过几个月的筹划之后，生活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某些原因，他自己却无法成行了。我们以前曾在一起工作过，工作性质也很相似，于是他请我帮忙给他代班，优厚的待遇让人无法拒绝。我和那些诗人朋友们解释说下次来中国我一定去看他们。但是我想在去广州之前应该能挤出一些时间到安陆附近的某个地方看看，所以还是尽早动身为妙。

早上7点半的时候，我在安陆招待所门口上出租车，直接去了白兆山。那是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之地。

修路让整个地方变成了迷宫，找对路之前，司机转了五次弯，好在最

后，终于看到了一个醒目的棕白色路标，上面显示前方有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山在公路左边，当然李白也在左边。他站在山顶上，白色的塑像在晨光中熠熠生辉。那座雕像大约五十米高。安陆肯定是花了大力气——至少投资商下了血本，所以他们当然希望会有一个大的收益。毕竟诗歌能带来钱，而那钱诗人分不走半分。

这条路也是他们预期收益中前期投资的部分，大概是十车道吧，直接通往碧山村。碧山是白兆山的另一个名字。最初的村庄早已不见，当然村民们也不见了。在这个地方，一个唐代风格的村子正拔地而起。安陆不想落后于李白的其他故乡，即使是把李白以前住过的地方夷为平地也在所不惜。

考虑到李白的妻子是前宰相的孙女，人们认为他理应搬到洛阳去结交那些达官贵人，李白搬到碧山不久，有人就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你如此才华横溢，又突然有了这样的后台，为什么要选择住在这穷乡僻壤之中？李白因此写了一首著名的《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白所说的“桃花流水”指的是陶渊明作品里的桃花溪。有一天主人公沿着桃花溪来到一个隐蔽的山谷里，几个世纪以来那里的人们从未遭受过战争或饥荒的侵扰。李白这首诗最后一句也是约翰·布洛菲欧德非常喜欢的。约翰也是一位译者，他曾经抱怨说我写这本书太辛苦了。实际上，如果三十年前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什么书也写不成。他曾鼓励我不要只是翻译寒山的一本诗集，最好是把他的诗全部翻译一遍。他甚至强迫我接受了这样一种理念：译诗即作诗。在约翰曼谷家里的大门上，就有“别有天地”四个汉字。事实上，他家确实是别有天地。

通过那个根本就不存在但马上就会有的碧山古村，沿着一条路况良好的公路，我们来到了一个超大的停车场，然而里面只有我们一辆车。或许是因为我来得太早了吧，现在还不到早上8点。售票口处有一个牌子，上

面说营业时间是早6点到晚6点。我想可能这个窗口的售票员去晨练了吧，然而另一个窗口也没有人。我径直走到后面，敲开了一扇门，里面的人说这里还在施工，然后挥手让我进去了。这里竟然不收费！

李白故里

得知进门不收费后，我又回到了出租车里，告诉司机等我到10点左右。我们没有说多少钱，但是想着从安陆到这里，再回安陆，我给她一百元作为车费，再给一百元作为在这里等候的补偿，应该差不多了吧。我已经习惯了在合理范围内接受司机的要价了。回去的交通安排好后，我便径直朝纪念馆走去。

在“李白故乡”出现纷争之前，安陆就有一座李白纪念馆。从网上的照片来看，这个地方值得一游。即便什么都没有，那个地方本身也还是不错的，从上面可以俯瞰流经这座城市的府河，但是这条河目前不再流向外面了，河里的水都被储存起来，据说要一直等到白兆山新的纪念馆建立起来以后才能放闸通水。遗憾的是，正如售票处的那个人所说，这里还在施工。但无论如何，我都要进去看看。虽然这座纪念馆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尚未完工的空壳，而且看起来就像是个大吊灯，但我要看的是白兆山，不是纪念馆。

李白在白兆山曾有两个栖身之处。搬到这里不久，妻子生下一个女

孩，他在山脚的碧山村给家人建了一幢舒适的房子，还给自己在西面山顶下面造了一个隐居之处——我猜相对于日出，李白可能更喜欢日落。考虑到他的喜好，这点很容易理解。

李白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修道了，所以来到这里以后，也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研修道法。数世纪以来，在中国有一些特定的山脉被认为是精神修炼的圣地，而有些山则只是一座山而已，白兆山就属于前者。在这座山里，住着各路隐士，李白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居住在相对闭塞的环境里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苦行主义者。以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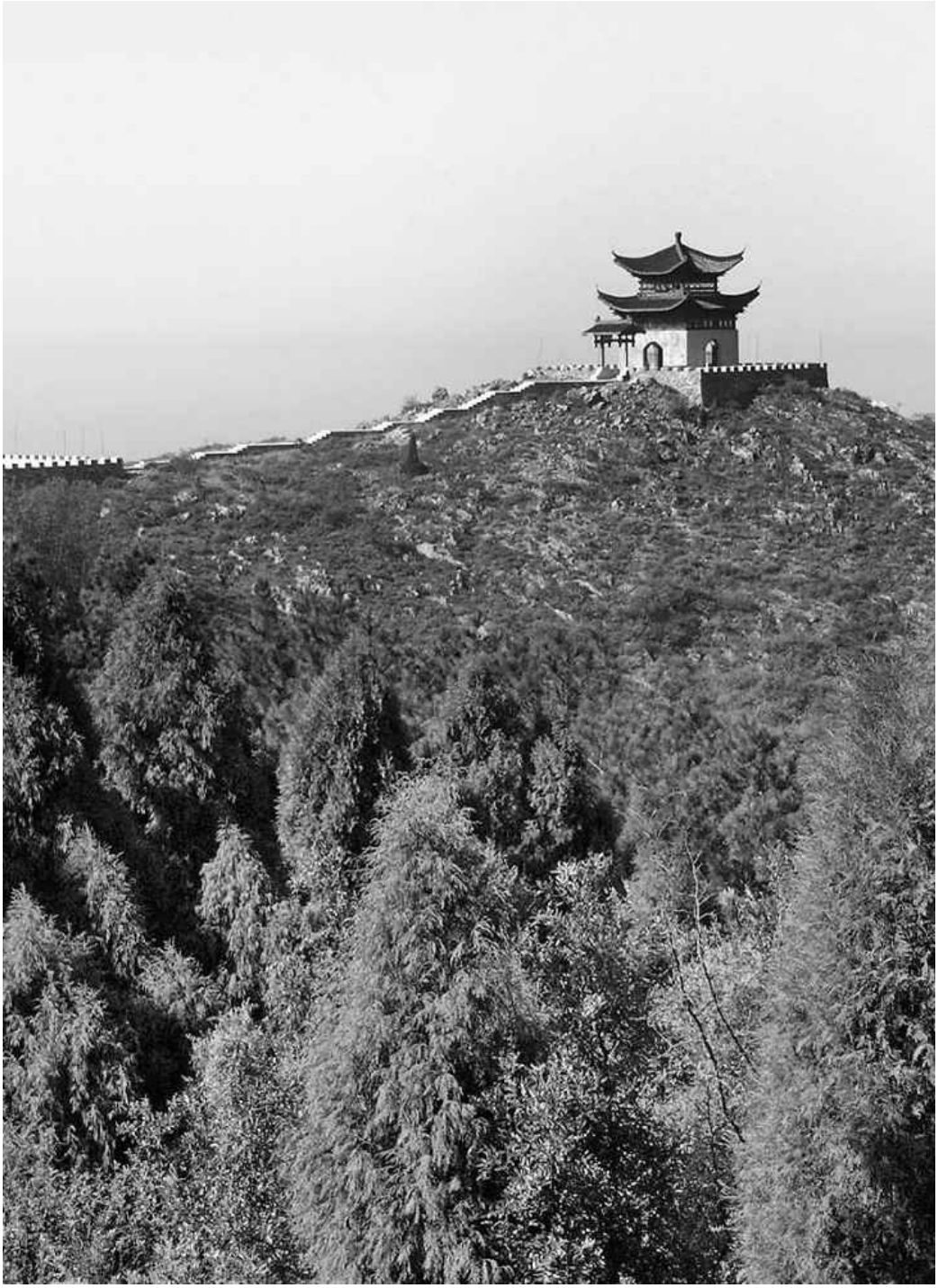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山里让人分心的事物不多，所以里面的生活应该比在城里高雅多了。沿着公路一直往上走，我很高兴这座山没被采石场和伐木场破坏掉。要不是考虑到这里即将变成景区，我还真有建个小屋隐居的想法。走着走着，旁边出现了一条山路，由于公路一路向北延伸，看不到尽头，而山路看起来似乎直通东面，所以，我离开了公路，沿着山路向上爬了一会儿，来到一个小售货亭前，当时正口渴，便买了一瓶凉茶，顺便喘口气。凉茶味道不错，所以我又买了一瓶。卖货人说这座山两年前就对游客开放了，只是由于施工，大概11月份才能正式对外营业。看来，我来早了俩月。我问他那条公路通向哪里，他说直通山的西面，那里有一家正在建的宾馆。现在想想，幸亏自己选择了山路。离开的时候，他让我慢点，注意安全，他说见我来的时候走得太快了。我没有解释，继续以之前的速度马不停蹄地前进着。

这条路由几千个石阶构成，中间穿插好几段羊肠小路，然后穿过松树、香柏和洋槐林。洋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它们正在开花，空气中弥散着印度香般的芬芳，尽管是在9月，蝉鸣依然不断。

这条山路最终到达了一个山口，在那里出现了另一间小售货亭，里面

有更多的冷饮，于是我又买了一瓶凉茶，之后转向另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路。



白兆山远景

尽管空气很清新且凉爽宜人，但由于爬山出力，我还是汗流浃背了。缠在头上的头巾每隔几分钟就需要取下来拧一次汗，真是难以想象在夏天爬山会是什么样子。此时，李白的那首《夏日山中》让我产生出无数共鸣：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即便在大山里，不戴头巾也是会被文人耻笑的。全诗写出了作者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形象。

白兆山也是道教圣地，一路经过好几座道观。李白有一位偶像叫洪崖先生，他在成都以西的大山里修道，那里距李白长大的地方并不远。洪崖以腾云之功著名，传说最后他驾着祥云去了山东的蓬莱仙境。李白来白兆山也是希望能练就此功。一天，他想起之前的理想，忍不住写下了这首《日夕山中忽然有怀》：

久卧青山云，遂为青山客。山深云更好，赏弄终日夕。
月衔楼间峰，泉漱阶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惜。
鼯啼桂方秋，风灭籁归寂。缅思洪崖术，欲往沧海隔。
云车来何迟，抚几空叹息。

实际上，我还真需要一架云车，一路沿山脊向上攀爬，我早已上气不接下气。见到的第一座寺院叫祖师殿，里面供奉着道教真武大帝，传说湖北省西部武术圣地武当山就是真武大帝飞天的地方。白兆山上所有的寺庙里都是来自武当山受训期满的道士。尽管他们来祖师殿主要是为了照看庙堂并收集香火钱，但据说没有游客的时候，这里也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在门口对面，有一棵饱经风霜的银杏，看上去得有一千多年了吧，但似乎还有生命力。道教圣人庄子曾说过银杏是最长寿的树木，一想到这些，我感觉舒服了好多，仿佛自己就是一棵老银杏树。

祖师殿

沿着山梁继续往前走，便来到了另一座寺院，里面供奉着道教的“三清”，他们代表着道教修行的进程，即从肉身转化为精、气、神。我和殿里的道士交谈了一会儿，点了一炷香，休息了一下。本来想绕过远处隐约的李白雕像到他之前居住地桃花岩去看看，但是已经没时间了。所以，我顺着山路回到山口，再从西面的浓荫里穿过去。一路上，风清气爽，而且还看见了几处石刻。这条路也通向白云泉，我想，白云泉应该是我与李白分享美酒最好的地方，但是管理部门为了防止像我这样的人接近泉水，在白云泉四周竖起了一排木栅栏。现在周围没人，所以我还是蹲下来，向里面连续倒了三杯酒，以此来表达我对李白和其他隐士们的敬意，是他们发

现了如何把玉米变成了精、气、神（用玉米酿酒确实不错）。

因为今晚之前我必须到达千里之外的广州，所以这次依然不敢久留。我开始顺着石阶下山。下山比上山轻松多了，有一段山路是水泥地面，这让我忍不住边走边跳起来。我不知道李白和他的隐士朋友们是否也这样跳跃过。下山时能有一段相对平坦的路面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到了石阶部分，我慢下脚步，与此同时，竟然看到了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东西。在荆棘覆盖的藤蔓上有一种白绿相间的果子，藤蔓已经枯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茄科植物。在道教高人那里，它们可能是炼制仙丹的一味药材。还有黑色和蓝绿色的蝴蝶，它们依旧如夏日般飞舞。等走到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蝉声已经时断时续，几近消退了，远不是我之前听到的类似于“啸”般的气势。它们的日子快到头了，而我今天的白兆山巡礼也告一段落。在山里生活了九年之后，李白也离开了这里。在离开之前，他给另一位准隐士在《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里留下了一些寄语：

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虽冥绝，鸾鹤心悠然。
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
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巅。两岑抱东壑，一嶂横西天。
树杂日易隐，崖倾月难圆。芳草换野色，飞萝摇春烟。
入远构石室，选幽开上田。独此林下意，杳无区中缘。
永辞霜台客，千载方来旋。

李白所说的“三十年”有点夸张。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刚三十多岁，所以，二十年还差不多。无论如何，这首诗很好地描述了他在山里的那个家，那个我无暇拜谒的家。

回到车里，我让司机把我送回市里，也就几分钟的路程吧。到汽车站下车后，我没问她要多少钱，直接给了两百块钱。她微笑着说“今天下午不拉活了，去玩麻将”。哈，祝她好运吧。

正好赶上上午11点去武汉的车，离开之前，司机和大家商量：如果半路没人下车，而且大家愿意集体出一百块钱的过路费，那么他就走高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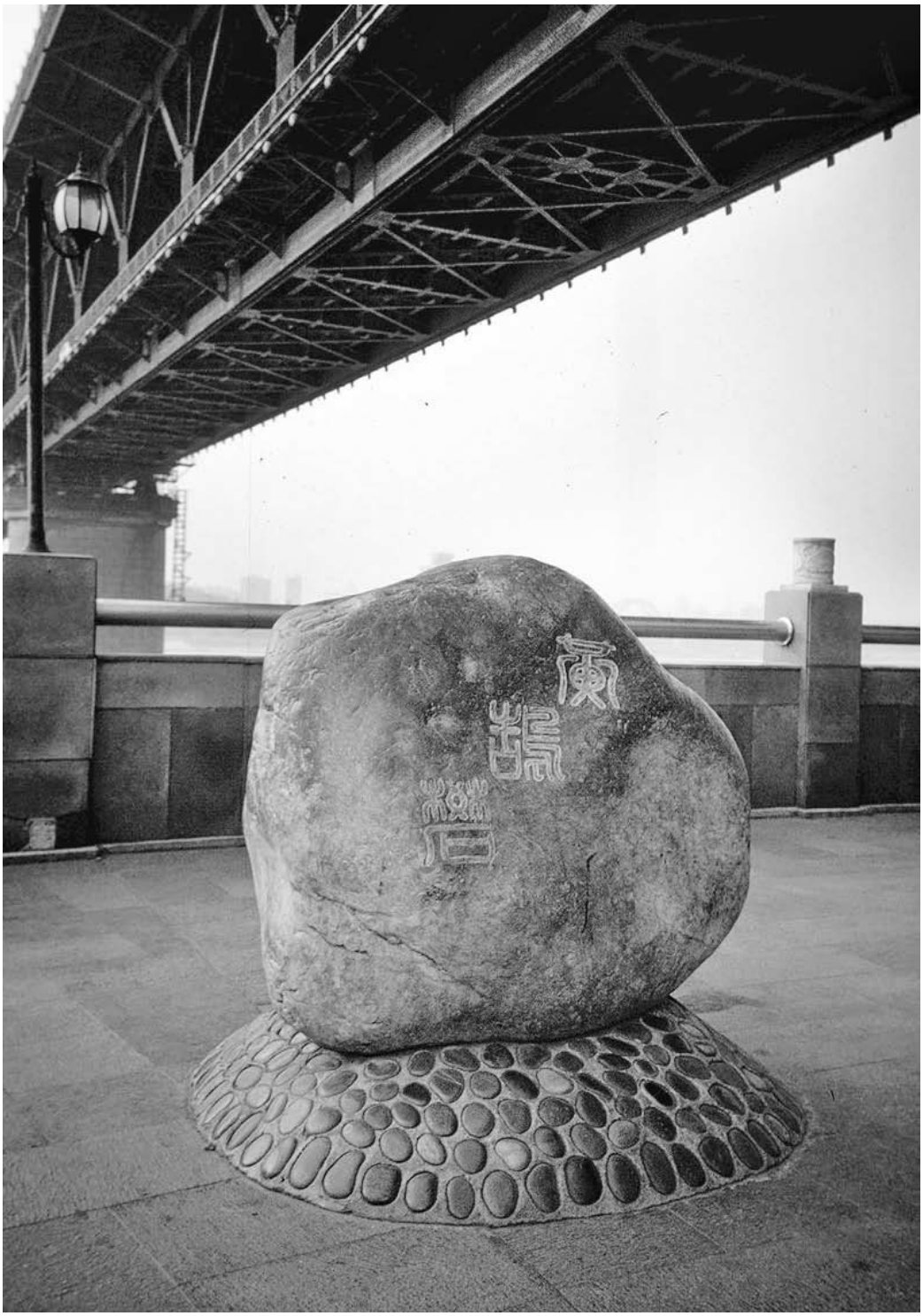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乘客还有选择权，于是我立即表示愿意自己把过路费全出了。遗憾的是，有五六个乘客需要中途下车，所以只好作罢。不到一百公里的路程，愣是走了四个小时，慢得有点离谱了。还好，赶上了下午3点半的高速列车，我在晚上8点之前到了广州。下一步的朝圣之旅需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旅程被打断的时候是2012年9月14日，星期五。再次启程则是在第二年的3月9日，星期六。从北京坐了四个小时的特快列车后，我出了武汉火车站。而六个月前，我是从这里上的火车。出站以后，我打车去了皇冠大酒店。入住登记完毕，我把包放进了房间，然后出去打车去了黄鹤楼。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对于李白的拜谒还没有结束。

在襄阳没有遇上孟浩然，李白听说孟正计划游历长江下游，于是托人带信说他们可以在武汉会面。公元730年，两个人如约而至。因此李白写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司机把我放在了最新的那座黄鹤楼前的台阶下。那是一栋钢筋水泥结构、五十米的高楼，很扎眼。我没有爬上去的兴趣，只是想大概看看。这座楼与白兆山上李白的雕像一般高，传说是因为两千年前有仙人驾鹤经过此地而得名。但是这并不是李白诗里提到的黄鹤楼，它的原址位于第一座长江大桥下面，距此也就一公里的路程，而且我还听说那里有一块巨石做标记。所以欣赏完“新版黄鹤楼”之后，我沿着人行道一直走到了大桥下。



黄鹤楼原址

到第一座桥拱的时候，见到一位身穿制服的卫兵，他的工作是在这里站岗两个小时并呼吸各种汽车尾气。经过岗亭，我乘坐电梯来到了大桥的第一层。那块巨石很显眼，就在长江边上的休闲区中央。昔日的黄鹤楼如今只剩下了一块孤零零的石头立在那里。这是李白和孟浩然分别的地方。也是李白28年后重来的地方。当时他因为卷入了皇帝一位兄弟的谋反而被

捕入狱，刚从监狱里出来，虽说被释放了，但是惩罚并没有结束，他被贬到了长沙南部夜郎地区的山地部落。在去长沙的路上，经由武汉，听到有人弹奏《梅花落》，得作《黄鹤楼闻笛》一诗：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当我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很奇怪，因为我以为他说的“家”指的是长安的家，可是他在那里的时间很短，而且刚从那里被流放出来，怎会想念呢？或许他的“家”另有所指？后来，我意识到安陆就在长安的方向，或许这个想法更站得住脚吧。我在他写诗的地方边走边想，甚至突然想会不会有人因此在这里种下一棵梅树呢？这个想法很怪，但是没错，真的有人种了梅树，而且它正在开花。当看到有人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时，我总是会满心欢喜。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芬芳便沁入肺腑了。走到江边的栏杆旁，我朝下面的岩石倒了一杯威士忌。因为听说李白是想上九天揽月才溺水而亡的，所以我想，下次下雨的时候，雨水就可以把我的敬意送到李白溺水的地方了。一想到这里，心情瞬时舒畅起来，这种好心情一直伴随我回到了宾馆。明天，我的旅程将要掀开新的一页了。

黄鹤楼

第十八天　苏轼

苏东坡是我要拜谒的下一个对象。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伟大的散文家、书法家。但在仕途生涯中，他因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数次流放，第一次的流放地便是长江边城黄州。

我乘早班车从武汉赶到鄂州，鄂州与苏东坡流放地黄州隔江相望。由于第二天仍需从鄂州乘早班车离开，所以，我决定先待在鄂州这边，于是住进了长城花园大酒店。现在是早上10点，这一整天都没什么事。我一边喝早咖啡一边浏览苏东坡的资料，这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服务员送水果。刚开始我以为她走错了房间，水果看上去五颜六色，有香蕉、梨子、葡萄、圣女果等。她说“欢迎来鄂州”，哦，原来确实是给我的。她把东西放在茶几上，便转身离开了。我不能让自己太分心，所以只是瞟了一眼。

一切准备就绪，我到街上打一辆出租车，然后直接去了黄州，黄州现在叫黄冈。苏东坡原名苏轼，公元1080年被流放黄州后耕作于“东坡”，不久，他便自号东坡了。司机问我去黄州哪里，我说去苏东坡纪念馆。十五分钟后，车便停到了遗爱湖公园门口。著名的遗爱湖就在这座公园内，司机告诉我沿人行通道走到公园东侧就能看见了。从门口到纪念馆大概有三百米的距离，纪念馆很新，以黑白为基本色调，具有宋代建筑的优雅之风。里面的陈设也很新颖，没有那种让人看腻了的玻璃柜，进去以后让人眼前一亮。很明显，这里的负责人参加过博物馆管理方面的专业培训，懂得将重点放在实景模型和视听效果上。

苏东坡雕像

大厅里，邓丽君的歌《但愿人长久》在循环播放，这首歌取自苏东坡写给弟弟的一首词《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嫦娥是住在月宫里调制长生不老药的仙女。来自台湾的邓丽君在黄冈人的心里占有一定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北京方面认为邓丽君的歌太过靡靡之音，因此禁止公开出售她的唱片，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喜欢她。当时在大陆有句话很流行，那就是：白天邓小平，晚上邓丽君。三十年，有很多变化发生；三十年，也有很多东西没变。

我穿行在一座又一座画廊之间，邓丽君的歌声逐渐消失。第一个画廊里是苏东坡各地故居的照片，还有他和弟弟墓地的照片。有一张墓地照片很让我惊讶，因为之前我曾代表朋友亲自去那里拜祭过，那是苏东坡小妾王朝云的墓地。苏东坡在王朝云十二岁时把她从歌舞戏班中赎出来，并纳其为妾，后来，在苏东坡最后一次被流放到惠州的时候，王朝云去世。惠州就在距离香港不远的地方，苏东坡说她是念着《金刚经》最后几句偈语去世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她自己热爱佛法，自然会对丈夫产生一些影响。在黄州的时候，苏东坡便开始了冥想，并研究起佛经来，比如《金刚经》《维摩诘经》《楞伽经》。

下一个画廊里则是一些苏东坡流放期间的实景模型。我最喜欢的是他和妻子在一起掰着手指头计算如何靠他微薄的薪水过日子的情景，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太熟悉了。还有一些是苏东坡在研究厨艺，比如东坡鱼、东坡肉、东坡豆腐、东坡汤，甚至还有东坡饼。有一面墙上，挂有一幅元代书法家鲜于枢的作品，上面书的是苏东坡的一首诗，诗里描写苏东坡黄州房前的一棵树在春天到来时的样子，名曰《海棠》：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大厅里只有我和那位女管理员。从我进门起，她就一直在织毛衣。在

以前，女管理员们也都是织毛衣，而现在大家都在发信息，但是黄州似乎是个例外。突然，外面进来了一群重要客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位纪念馆领导在给他们做讲解。他们就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十分钟就走人了。很明显，大家是去吃午饭，而且毫无疑问，有人会为他们埋单。剩下我，则继续欣赏那些实景模型，他们太逼真了，有一个是苏东坡正在弹琴的塑像，而在他身后的墙壁上就写着那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我认为最好的部分是那座宋代城市的塑像模型。凡是苏东坡居住过或者写过诗的地方，都在墙上做了标记。城市已经变了，但是大多数的墙还保存完好。最后，有一个人机交互的实景模拟。我伸手拉了一下船桨，突然，自己就置身于长江之上了，船桨的击水之声传来，抬头便是赤壁。我怎么能不去赤壁呢？于是，它成了我下一个要拜访的地方。

退出大厅，穿过公园朝当初下车的地方走去，快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住了，那里有一幅巨大的石雕，上面刻有苏东坡的《赤壁赋》以及苏东坡立于水上的浮雕。进来的时候，我的心思都在纪念馆上，所以经过时没有注意。在《赤壁赋》相邻的另一座石雕上，是苏东坡的一首《寒食雨》：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关于寒食节的来历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子推绵山焚身。说的是晋文公想让山里的一位隐士介子推下山辅佐他，但介子推拒绝了，晋文公便命手下人放火烧山，以此逼他下山，然而介子推心意已决，最后活活被烧死了。事后，晋文公非常后悔，命令全国禁烟三天。然而最早的寒食节可能与儒家祭祖之前于农历三月三沐浴的习俗有关。寒食节涉及死亡与重生，所以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我们看到苏东坡也谈起了自己的生老病死，这一时期也正是他信仰佛教的阶段。

读完石雕上的诗文，我便到门口去等出租了。黄冈出租车不多，来来往往的多是公交车和私家轿车。其实我也可以坐公交车去，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公交站牌的名字让人眼花缭乱，所以还是坐出租车更安心些。二十分钟后，终于过来一辆，我让司机送我去赤壁，到那里也就几分钟的车程。

赤壁位于黄州城西，以前在上面可以俯瞰长江，但是现在不行了。在大坝与赤壁之间多了一个池塘，很显然，由于被陆地包围，且比以前矮了二十米后，赤壁显得不那么陡峭了。我猜长江与池塘的水位之差也就二十米吧。尽管赤壁没那么高了，但依然还算是一个峭壁，于是我打算走近些看看。

这里就是公元1082年苏东坡和几个朋友趁着夜色携酒畅游的地方，也因此产生了他的两篇名作。在第一篇里，苏东坡慨叹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在第二篇作品里则记述了他酒醉酣眠，醒来忆起梦里曾有一只仙鹤飞过，后来仙鹤变成了一位道教的神仙。苏东坡也是一位道教信徒，尤其在炼金术方面。

我在赤壁对面靠近岸边的岩石上放好三个杯子，在里面倒满了黑麦威士忌。在第二次朝圣之旅中，我用黑麦威士忌代替了先前的波本威士忌。黑麦是不同于玉米的另一种谷物，直到近代才传到中国。托马斯·哈代就是这种贵族谷物的代言人。我觉得苏东坡会喜欢这种64度琼浆所带来的梦幻效果，而且味道也不错。就在我举目四眺的时候，开始下起小雨来。刚开始我以为是水池里的小鱼游到了水面上，后来一想，水池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小鱼呢？就在我发呆时，苏东坡的另一首诗《鱼》浮现在眼前：

湖上移鱼子，初生不畏人。
自从识钩饵，欲见更无因。

在喝完那杯"雨加酒"之后，我改变了对这个地方的看法。刚开始，我不喜欢赤壁与长江被隔离开，但现在却对这里产生了好感。在池塘的另一头，有一片枯荷几近朽败，而新生呼之欲出。沿着河堤，柳枝已经开始泛

绿，远处爆竹声声，宣告生命另一节点的到来，这让我想起了更多的诗篇。倒光杯子里的最后一滴酒，一大群鱼游了过来，我对它们说“不用谢”。

很高兴没忘带伞，我在雨中站了好一阵才等到一辆出租车。等车的时候我在想：人们为什么愿意在雨中来公园呢？或许，他们也和我一样吧。真担心那些人从车里出来以后改变主意再乘车回去，那样我就没车坐了。于是趁他们下车，我赶紧坐了进去并告诉司机去胜利大街和八一路交叉口。那里是黄冈旧城区的最高点。谢天谢地，在这几分钟的车程里，雨停了。沿着八一路，我一直在找道西楼群间的一块空地，历史学家们说那里是被苏东坡称之为“雪堂”的房子以及称之为“东坡”的那块农田所在地。楼群后面，有很多的参天古树，但就是找不到我要找的地方。没有小巷，没有胡同，只是一栋楼挨着一栋楼。市里最大的百货大楼位于街道以东，周边的树木很高，很明显是因为某种原因而被特意保护起来的。等雨再下起来的时候，我决定放弃了，于是撑起雨伞，开始沿着青砖湖路下山。

这条路是新近修的，据说是当年苏轼每天从他称之为“临皋亭”的家到地里干活的必经之路。因为他从家门口就可以看到长江，居室因此得名。有一天夜里，晚归之后，他写下了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

>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 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最后两句招致了一些谣言，人们传说苏东坡从流放地逃跑了。当地的县官听说这首词以后还专门到他家里去巡察了一番。由于苏东坡名气很大，这个故事也传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当场哈哈大笑，但是并没有因此缩短他的流放期。

这条从“临皋亭”到“东坡”田的路一直通向过去的一座窑厂，这也是为什么这条路叫“青砖石路”的原因，名字一直未变。街边的店铺依然专门出

售各种瓷砖。临皋亭应该就在江边的这条路上，但是一路上我能看见的除了鳞次栉比的店面就是百货大楼，每一个被我问到的人都一脸迷茫。

苏东坡喜欢去的另一个地方是定惠院，位于江边，距离这里稍有些远。初到黄州时，临皋亭正在修建，于是他到定惠院小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即便是搬到了山上的“雪堂”，他还是会经常下山与僧人们聊天。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苏东坡开始接受佛教。他还写了很多关于定惠院的诗词，其中就有这首《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漏”在这里指古人计时用的漏壶。而梧桐则是传说中可以吸引凤凰的一种树木。如今，树上的叶子已经没了，枝干暴露无遗。独自在沙洲上待一个晚上应该也是别无选择的吧，根据大多数寺院的传统，如果有地方，访客可以在里面最多待上三晚。很明显，留给这位可怜隐士的地方是“疏桐”之下。沿着小巷望去，在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寺庙原址，我所能看见的却是定惠宾馆的霓虹灯牌，或者也可以叫“沙洲宾馆”。

顺青石砖路一直走到青砖湖，然后沿另一条路向西走，这里通向今天最后一个目的地：安国寺。那里是苏东坡常去的地方，现在看到寺院依然还在，竟觉得有点惊讶。里面有两座新殿，还有明朝的一座石塔——黄州青云塔。这里除了葬礼，已经不再举行任何宗教活动。寺院和里面的游乐设施一样，是公园的一部分。我极力想象着僧人们坐在旋转的大茶杯里的情景。之前，我曾想要找到那间“浴室”，从而体会一下苏东坡的那首《安国寺浴》里描述的感觉：

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衰发不到耳，尚烦月一沐。
山城足薪炭，烟雾蒙汤谷。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
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
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

目前，中国各大城市都有了洗浴房，在那里，你可以洗澡，还可以享

受按摩，甚至还可以小睡片刻。一想到洗澡和睡觉，我立刻就想回去了。很幸运，路上遇到了一辆出租车，所以我直接回了鄂州。到房间时还不到下午2点，但是这一天的任务结束了。天哪，我的房间没有浴缸！所以只能洗淋浴了。淋浴之后午睡片刻是朝圣路上难得的恩赐，为此，我依然心存感激。醒来之后，一个人吃光了服务员早上送来的所有水果，包括圣女果。

第十九天　杜甫、屈原

很高兴在朝圣之旅第二阶段能有一个轻松的开始。但是接下来的任务，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赶早上6点25分的火车，我需要起一个大早，为此还专门安排了一辆出租车5点45分来宾馆接我。

鄂州的新火车站还未竣工，走在里面，感觉自己像是进了飞船舱，又大又空，且非常冷，夜里温度大概降到了零下4℃左右。为了让自己暖和些，我开始像其他早到的乘客那样，不停地搓手、跺脚。谢天谢地，二十分钟后火车终于到站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前一天刚离开的武汉老火车站。到武汉老站的时间是早上7点45分，但我需要到新站赶8点45分的动车。新站距此有十五公里的路程，而且正赶上早高峰，好不容易打到出租车，我告诉司机越快越好。他却一脸轻松地说“不必担心，时间绰绰有余”。听完这话，我努力让自己打起精神。司机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巷，一番拐进拐出之后，竟然提前十五分钟到达车站。为了表示感谢，我多给了他五十块钱。

早上9点之前，武汉还是我之前记忆中的一座城市，而现在却近在眼前，满目都是翠竹覆盖的山峦，一望无际的稻田，一眼看不到边的油菜花以及开满花的果树，春天正在大步迈向夏天的门槛。然而，这样的景象并未持续太久。我们的车速是每小时三百公里，火车直接穿山而过，无须环山绕行。四十分钟后，我和其他五个人从岳阳火车站下了车，其他人可能要去长沙或者广州。如果在一千年前，这就是他们的流放之路，而如今，我猜他们应该是去“淘金”的。

一出站口，我就开始留心当地的交通了。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要乘车去乡下。遗憾的是，在岳阳没有多少动车停靠，而且外面的出租车也不多。然而目前幸运的是：站台上等出租的加上我也就两个人，而外面却有三辆车候在那里，我选了一辆比较新的。司机告诉我车是三个月前买的，一听这个，顿时感觉自己的档次提高不少。在去市里的路上，我把想法跟他说了，即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想雇他的车。把大概路线介绍完以后，

因为必须要征得运营公司的同意，他打了一个电话。几分钟以后，公司回电话报价。我觉得还算合理，便一拍即合。然而，他又说自己明天有安排，会让另一个司机陪着我在岳阳办事。

人们只要到岳阳来，一般都会去岳阳楼，那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建筑，所以我也要去那里，而且不到三十分钟就到了。岳阳楼位于洞庭湖东岸的一座公园内。下车时，司机说在外面等我，同时帮忙联系另一位司机。

从公园门口到岳阳楼，需要步行五分钟。岳阳楼曾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过一系列的修缮，如今远远看去，屋檐似有凌空欲飞之势。顺着楼梯上到第二层，可以远眺到洞庭湖北部。再往北一公里，就是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我之前曾到过洞庭湖，然而每一次感觉都不一样。近千年来，洞庭湖主要起到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的作用。冬天湖面面积为三千平方公里，而到了夏天，则可达到两万平方公里，当时的储水量使它成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冬天，水深降至三米以下，很多人会骑自行车到湖中的一些岛屿上玩。现在是3月中旬，春雨使洞庭湖水位上涨，里面已经可以走船了。载满沙石的货船“突突突”地从这里经过，然后朝长江方向开去。远处一艘游船正开往湖上著名的景点——君山岛。那是中国著名的绿茶之乡，同时也是娥皇、女英两姐妹的墓地所在处。四千五百年前，她们自杀殉情的故事给这座岛屿蒙上了一层不可抗拒的神秘面纱。

岳阳楼

从岳阳楼可以观测海军演练，这也是最初建造该楼的目的，但那是一千八百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它又经历了多次修缮——每次侧重点都不同。最近的一次修缮以唐代风格为主，这让我有了一种杜甫就在身边的感觉。公元768年，杜甫写下了这首《登岳阳楼》后，过了两年便去世了。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古代吴国控制了长江下游以东地区，而楚国则控制了长江中游，包括南部的沅江和湘江，它们为洞庭湖提供了大部分水源。由于不能回北方的家乡，杜甫留在了岳阳，并坐船来到湘江。因为长沙的军事暴动以及自己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公元770年，他又回到洞庭湖，坐船沿汨罗江去投靠另一位朋友。

岳阳楼已看得差不多了，所以我决定前往汨罗江。第一位司机还等在公园门口。他把我介绍给了替班，然后说还有点麻烦，需要我完成一些必要的手续。到出租车公司总部，需要先填一些表格，然后付上一半定金。因为车将来会驶出所在辖区，所以接着又去公安局备案我的护照号码。做这些事花了一些时间，但是相对于过去各种烦琐的手续，已经算是简而又

简了。一切就绪后，已经时过正午，我和第二位司机一路向南，终于驶上了201省道。

半小时以后，在31公里标记处，换到岳临高速西行，公路位于汨罗江滩涂沿岸，我以前也曾经到过这里，非常喜欢途中的景色。在到达洞庭湖之前，汨罗江也时有泛滥，江水瘦下去的时候，便留下这无尽的滩涂。绿草如茵，有牛羊点缀其间。行驶几公里以后，离开湿地地区，我们开始在一些长满冷杉的小山中穿行，这同样令人心旷神怡。离开高速六公里，沿着汨罗江一路终于到达屈子祠村，公路到达当地的渡口时，也便到了尽头。我们拐到旁边的一条岔道上，继续沿着江流前行，绕过一座覆满绿树的小山之后到了屈子祠。屈子，即屈原，他也知道“二妃”在汨罗江下游洞庭湖溺水自杀的事情。等到下车以后我才发现祠堂大门紧闭，这有点让人莫名其妙，因为那天是星期一。我挨个儿敲着旁边的小门，依然毫无反应。没办法，我只好沿公路走到一座亭子前，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当年屈原投江的位置。

屈子祠

屈原的故乡位于楚国西边界的三峡地区，离开故乡以后，他一直住在距离下游宜昌不远的楚都，并最终成了国君的高级顾问。但是他太过正直了，老天对诗人们的诅咒同样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劝诫国君提防秦国野心

时，屈原遭到了对手的陷害，于是被流放到洞庭湖一带。有一天，他正在汨罗江与湘江的交汇处游历，遇见了一位渔夫，当时的情景记录在了屈原的《渔夫》一诗里：

>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
>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
>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
>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濯缨"在古代是仕途光明即将上朝为官的暗喻，而"濯足"则暗示官运不通退隐归田。同时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于仕途的辩证描述。屈原没有听从渔夫的建议，最后投身汨罗江溺水而亡。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通过赛龙舟来表达对屈原的怀念，之所以要赛龙舟，表示大家想从龙王那里夺回他的尸体。每年到了屈原逝世的日子，人们都会举行这样的活动。英语里称那一天为"龙舟节"，由于正是农历五月五日，处于夏至节气，所以在汉语里叫"端午节"。这个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有关的节日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如今，它又被称为"端午诗节"。

回到车里，我让司机送我到渡口。我并不打算过江，只是想和屈原一起喝杯酒。他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文辞华美，节奏明快，读他的诗常常让我有翩翩起舞的冲动，而且我还要感谢他做到了"诗以言志"。站在屈原曾经投江的地方，我读了他的最后一篇作品，那是《九章》里的最后一篇《怀沙》：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远忽兮。
曾唫恒悲兮，永慨叹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
怀质抱青，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
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洒酒入江，游鱼争食，似乎它们也喜欢威士忌，而我却要踏上归程了。上山穿过村子的时候，在路边的凉棚下，有人正在造龙舟，于是我决定上前看看。那人说是在为三个月以后一年一度的赛龙舟做准备，自己已经造完六艘，还要再造十二艘。每个人都想从这个村子买龙舟，因为这里是赛龙舟的发源地。他还说他的龙舟是用山坡上的冷杉造的，哦，就是我们来时经过的那个山坡，而现在，我又将再次经过那里。

沿省道向北前行大约三十公里，前方有“普德庙”的标识，而且还有一个指向东的箭头。上面说普德庙距此八公里。到岔道口的时候，箭头不见了，没有办法，只好向路人打听。那里以前是一座古老的道教寺庙，但是等到了一看，却发现它一点也不“老”——它被完全重建了。庙里各殿供奉着不同的神，保佑着各种信仰的人。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如此大兴土木显得有点扎眼。但我到这里不是参观庙宇的，沿着通往大殿的路，我来到了屈原的一座墓前。之所以叫“一座墓”，是因为他还有其他墓地。

在屈子祠村的渡口与普德庙之间，共有十二座屈原墓。第一次去屈子祠的时候，馆长说没人知道哪一座才是真的。之所以建这么多的墓地，无非就是为了防盗。他说一些考古学家曾经挖开了几座，但是里面的东西都可以追溯到屈原时代。很多年前，我曾拜访过路边的第12号墓地，所以这次我想拜访普德庙附近的4号墓地和距此以西一公里处希望小学附近的5号和6号墓地。就在我到6号墓地拜谒的时候，一不小心，脚被藤蔓绊住，头朝下摔了一个大跟头，这正是我想要的一个信号，在摔倒的地方，我拿出酒，再次敬了屈原一杯。

屈原6号墓地

拜谒完三处墓地，我想应该差不多了，因为我还要赶往另一座墓地，但不是屈原的。在201省道南行八公里，再向东转上308省道，我们开始沿着杜甫在汨罗江的踪迹一路寻来。离开岳阳以后，受当地为官的朋友之邀，杜甫曾一路沿着湘江南下，但是由于疾病以及当地叛乱，他又不得不回来；再次经过洞庭湖，开始沿汨罗江去平江投靠另一位朋友。那时杜甫五十八岁，《逃难》一诗就是那个阶段的作品之一：

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祜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
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
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

江里的驳船上，一些人在挖沙子，另一些人则好像在淘金。我问司机他们在干吗，他的回答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还说政府已经明令禁止了，但是有些人还是希望能在那里淘到金子。行驶几公里后，转个弯就到了平江，杜甫的朋友曾是那里的知县。再前行几公里向南转到另一条直通乡下的公路上，旁边有标识说杜甫墓就在前方四公里处。杜甫尚未到达平江便病故了，是他的儿子和朋友在一个叫“小田”的地方安葬了他。刚开始我以为是“小天”，因为在汉语里，“田”与“天”同音，而我更喜欢后者。

我曾经希望早一点到达“小天”，但已经不可能了。太阳已经落山，孩子们正走在放学的路上，所以我在想杜甫墓祠是否已经关门。几分钟后，我们把车停到了墓祠停车场。朝大门走去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低落，门关着，用力一推能感觉到它是从里面锁上的。我想之所以没开，大概也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吧，没有为什么。门旁的标识牌上说这里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开放。现在是下午4点10分，出于习惯，我还是拍了一下门。就在我准备拍第二下的时候，门开了。

这里与我第一次来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我和朋友芬·威尔克斯以及史蒂夫·约翰逊一起坐拖拉机来拜谒杜甫墓祠，那时它已经变成了一所当地小学。我们把拖拉机停在学校门口，校长出来了。我们冲他挥手，他也朝我们挥了挥手。说明来意之后，我们便被带了进去。门口的通道一侧挂着杜甫画像，但是在最显要的位置挂的却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

第一次来的时候，校长带我们穿过走廊，经过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教室，最后来到一处园子。他打开大门，里面野草正盛。最靠里面的杜甫墓已经满覆杂草，周围用石头围了一圈，坟前的墓碑上有他的名字。在野草丛中，我还看见了开花的罂粟，但是好像没有人想要从中去收获什么。我

们在那里站着，整个学校的人都聚在一起来看热闹，很显然，我们的到来打乱了教学秩序。我们以最大的虔诚表达完自己的敬意后，谢过校长直接回到了拖拉机里，半个学校的孩子都在追着我们跑，甚至还有几个爬上了拖拉机。经过家门口时，他们纷纷下了车，不停地冲我们挥着手，直到看着我们消失在路的尽头。他们也该回家吃午饭了。

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如今学生们早已放学，墙上革命英雄的画像也不见踪影，这里终于成了真正的杜甫墓祠。虽然已经关门，但是我请求管理员看在我千里迢迢来的分儿上让我进去待几分钟，我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敬意。她的态度缓和下来，带我走了进去。穿过之前经过的走廊，来到杜甫墓前，我倒了三杯酒。威士忌的芬芳弥漫在“小天”之时，我读了他的一首《客至》，这是杜甫在成都时写的。当时他正住在浣花溪旁，那段时光给予了他生命里少有的快乐。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在杜甫墓地旁边的凳子上，我坐了半个小时，要找一个好邻居已经很难，而要找一个能在一起喝威士忌的好邻居则难上加难。我确信，如果杜甫能喝点好酒，那么他一定能写出更多的诗篇。最后管理员走上前，说她要锁门回家做晚饭了。对于她能让我进来，我深表感谢，并把剩下的酒洒在了杜甫的墓地上。回到车里，我让司机从地图上看了看今晚要过夜的地方，大约需要向南行驶一百公里，所以直到晚上7点我们才到宾馆。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很累，但是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

第二十天　谢灵运、黄庭坚

今天的朝圣之旅从上梨开始。上梨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小镇，所以能在那里发现一家高档宾馆让人很是吃惊。几年前，从禅宗临济创立的寺院回来时，我曾驾车路过上梨，当时那里连两层的建筑都没有。然而十三年后，我却可以在高端大气的上梨国际酒店用早餐了。我的那位司机是第三次来这里，所以对于这种巨变也很惊讶。他今年二十出头，人很给力，无论走什么样的路，哪怕是我指挥错了方向，他也没有怨言，所以看他连早饭都没吃好就随我出来，心里有很多不忍，但是没有办法，今天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张。

酒店位于319国道附近，前一天晚上我们就是沿着那条路过来的。今天从这里出发，还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一公里左右转到312省道，然后环山绕行七十五分钟就到了潭埠镇。镇子很小，本来昨天是想在潭埠镇过夜的，现在想来有点庆幸不用走这么远。这里最多算是一个大一点的村子，不能称之为“镇”，当然也不会有上梨国际那样的酒店了。我们一到镇里就开始问路，两个小店的店主指给了我要去拜谒的诗人纪念馆的位置，他们的说法一致，所以我想，方向应该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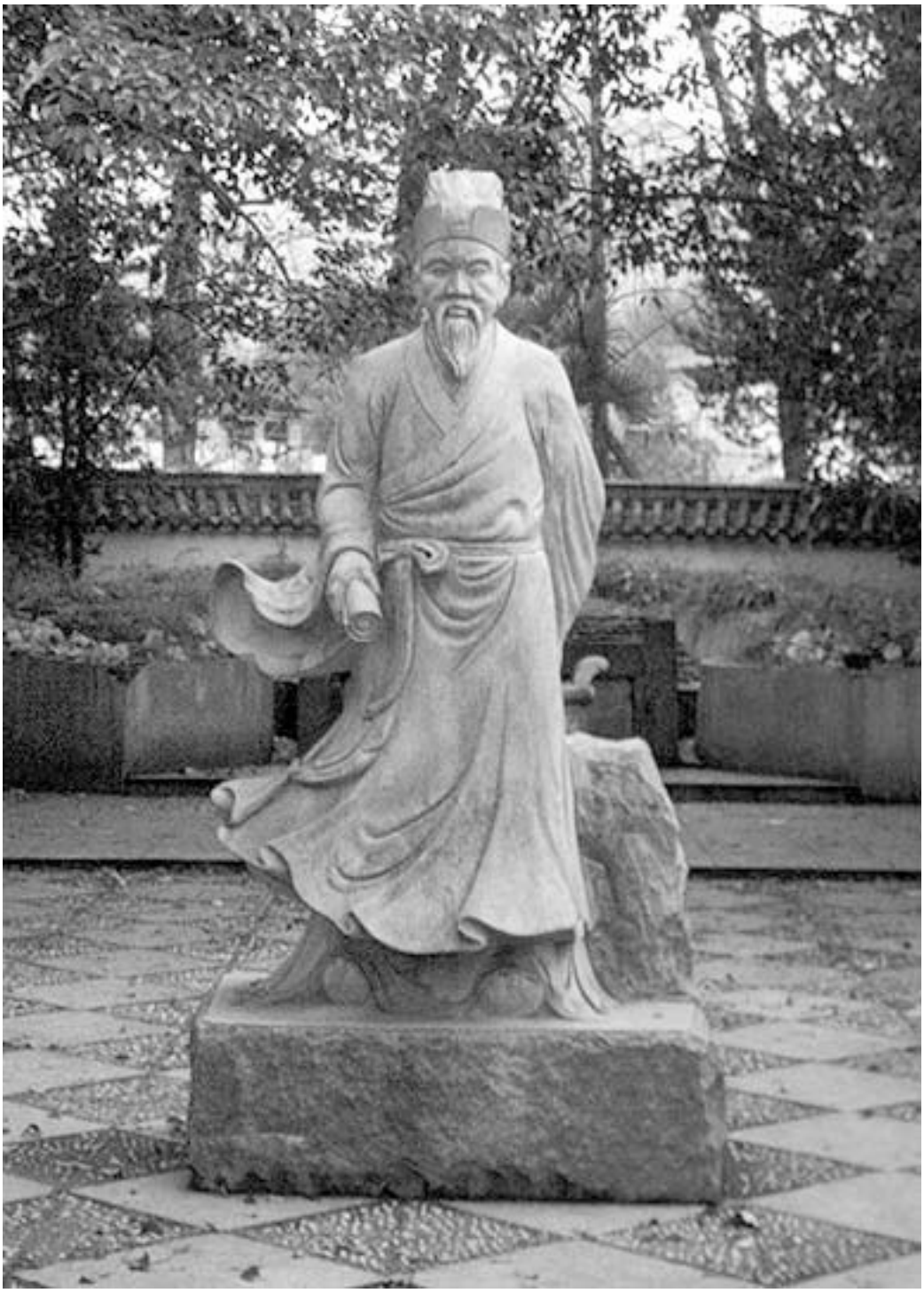
一离开潭埠镇，我们就开始在公路左边找岔道，据两位店主说，需要从那里转弯。但是哪里像有一条公路的样子呢，那里除了房屋就是小卖店，中间隔着一条不起眼的土路。大约走了两公里之后，我们意识到可能走得有点过了，于是掉头向一群正在等公交车的妇女问路，她们说我们刚经过的那条土路就是。唉，刚经过的时候，还以为是谁家房后的便道呢，原来是一条公路！

我们沿它又走了两百米，在岔道口向左转，行驶一公里后，又意识到走错路了，于是掉头换成了右边那条。这一次走了三百米左右，便在左手边看到了要找的地方——谢灵运纪念馆。纪念馆的外墙镶着瓷砖，外面廊檐有立柱支撑。

谢灵运是公元5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诗人之一，另一位是陶渊明。文学

评论家称谢是山水诗鼻祖。尽管这样的评价只是一个标签，但却恰如其分。他开辟了诗歌的新领域，当然，在谢灵运之前中国就有了山水诗歌，但是那时候诗人仅仅凭借想象创作，并未将自己真正融于山水之中。谢灵运则完全抛开想象，亲自游历于山水之间。人们甚至还传说他发明了一种专门用于远足的鞋子，一种“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的木屐，后人称之为“谢公屐”。对谢灵运来说，城市之外的生活可以让他远离世俗的羁绊，充分享受自由带来的快乐。

虽然生于名门望族，但谢灵运个人却对名利毫无兴趣。在一位叔叔的安排下，他从小在佛教寺院里长大，在那里学会了梵文，甚至可以做一些梵文翻译。谢灵运与很多道士、隐士为友，以至于成年以后觉得相对于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们，自己与僧人道士似乎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描写家族田产的作品里，谢灵运写过一首名为《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的诗，里面描述了自己对于隐士生活的追求：



谢灵运雕像

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不同非一事，养疴丘园中。
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
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当窗。
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峰。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
惟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然而自由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如影随形的孤独感。谢灵运总是感觉自己要被社会吞噬，所以竭力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于好营园林，他变得越发富有，也越发放荡不羁。作为当时两大望族之一的谢家（另一个是王家），家长们希望他能在南京的朝廷安心任职，然而由于好游山玩水，他却经常荒废政事。谢灵运对东晋一片忠心，即使在被刘宋王朝取代以后，依然写诗颂扬东晋的统治，因此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一系列的放逐，甚至于最后的死刑。

他的第一个流放地是位于永嘉的一座沿海小镇，这只算是一个轻微的警告，因此流放反而使他有了更多游山玩水的机会。由于思乡情切，一年以后，他称病还乡，回到了位于杭州东部和上虞南部的庄园。他的田产很多，几乎占据了两座县城的大部分地区，里面景象壮观，也就是在那里，谢灵运创作了长篇名作《山居赋》。

即便与世无争，谢灵运依然会陷入危机之中。之前，他在朝廷上惹恼了一些不该惹的人，对方安排地方官员指控他侵占公共土地，因此谢再一次遭到流放。这一次去的地方比较远——山西临川。山西名山很多，到那里不久之后，他便游览了很多以道教神仙华子期名义命名的山脉。除了佛法，谢灵运还研修道教瑜伽以及炼金术。他非常敬佩那些能在山里把凡人之躯修成不死之身的古人。虽然谢很欣赏古人的追求，但是他自己却不打算步其后尘，这在《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一诗中有明确的阐述：

南州实炎德，桂树凌寒山。铜陵映碧涧，石蹬泻红泉。
既枉隐沦客，亦栖肥遁贤。险径无测度，天路非术阡。
遂登群峰首，邈若升云烟。羽人绝仿佛，丹丘徒空筌。
图牒复磨灭，碑版谁闻传？莫辨百代后，安知千载前？
且伸独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

从诗中可以看出来，虽然谢灵运很赞佩那些能走进大山修身养性之人，但在评价他们的成就时，还是很现实的。由于一直喜欢山中徒步，他为后人开辟了很多路，当然，在诗歌方面也是如此。一千六百年后的今天，潭埠镇的人们仍然记得他，这一点有目共睹。

纪念馆是新建的，门却锁着，且空无一人。五十米开外有一处农舍，我走上前想看看是否有人。到门口的时候，正好迎面出来一个女人，手里拿一大串钥匙。原来她就是纪念馆的管理员。我随她到一扇侧门前，看着她逐个尝试手里的钥匙，那串钥匙有三十多把，可想而知她试了多少次。最后，门终于“咔嗒”一声开了。

我一直期待着能有意外发现。走到里面，大厅很大，阳光从天井射进来，当然，雨也可以飘进来。天井下方的水泥地板比两侧的地面要低很多，下雨的时候，这里就成了一个临时蓄水池，然后再由排水沟把水排到外面。大厅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关于谢灵运的新闻报道，主要是关于他的生平以及中国其他地方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纪念他的活动。在这些报道中，让我惊讶的是，在离永嘉不远的温州也有一座谢灵运纪念馆。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那不是他的纪念馆，只是一座宗祠，是谢家人举办葬礼或相关祭祀活动的场所，祭坛上排满了谢氏祖先的灵位，当然那里也是谢灵运第一次任职的地方。我想谢家人可能认为“谢灵运纪念馆”几个字比简单地称之为“谢氏宗祠”更容易筹到钱吧。

在这里建纪念馆的初衷源于潭埠镇曾是皇帝因为谢灵运祖父谢玄的卓著功勋而赐其的封地，当时谢玄在保卫东晋免于遭受北方军事力量入侵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等他去世以后，这块地就传到了孙子手上，后来孙子去世，当地人把他的尸体要了回来，葬在了下一个我要去的地方。

谢灵运宗祠

很感谢管理员让我进去参观，并告诉我关于谢灵运墓的事。这样，如果能找到墓地的话，我将把省下来的酒洒在他的墓前。

我们又回到公路上，一路向东朝万载方向进发。和以前一样，路况很好，乡村景色也十分怡人，路边的溪水很清。能在大山以外的地方看到如此清澈的河水，在中国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了。三十分钟以后，万载到

了，而我却陷入一片懊悔之中，或许我们该早几年或晚几年来，总之不是现在。如今整个县城乱糟糟的，如果能有一个好的规划，可能就不会那么一锅粥了。我想象着那些乡下人来此打工或者来买冰箱或平板电视时的心情。或许我错了，说不定他们也喜欢这种嘈杂呢，或许他们认为这样才代表繁华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我们终于在汽车站对面找到了一条出城的路，然后沿着它一路向北开去。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谢灵运墓位于城北两公里处的里泉村以北，这个听起来容易，但是我想也许是那些测量人员的测距仪出问题了吧。出城后走了大约四公里才在转弯处看到了里泉村。一进村子我们便向路人和小卖店的主人打听谢灵运墓的消息，但他们好像都不知道。最后，我让司机在村小学前停了车，老师们应该有人知道吧，果真有个老师知道墓地的所在地。他送我走出学校大门，并指着来时的路说往回走一公里左右，在右侧有一条岔道，岔道对面有个水泥厂。果然，刚过水泥厂，在两家乡村商店之间就出现了一条窄道，一座金属拱门上写着几个大字：里泉枞木亭移民新村。

本来想找一个上面有谢灵运名字的标识，所以这个牌子上的字让人很是困惑。后来才得知这里的七千多村民都是五十年前从浙江省迁来的，为了建大坝，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新安江如今已经变成了现在的千岛湖。

无论如何，一想到这是那位老师指点的方向，自己并没有走错路，我便有了信心。路上车辙很深，汽车开不快。又走了五百米，我们在几处农舍前停了下来。有一个农妇正坐在门前编篮子，我走上前向她打听。她说沿着那条环竹林和稻田的水泥路一直走到有台阶的地方就到了，墓地就在台阶的最上层。遗憾的是，那里有好几组台阶，而我又走错路了，在上面转了好一会儿才下来；然后又不得不向附近一位正在翻地的农民打听。他的地距离那组正确的台阶不到一百米，我终于找到了谢灵运的墓地。

刚到那里的时候，我有些惊讶，很明显，用于建造位于潭埠镇的新纪念馆和对这里新墓地的投入资金是一样的。这里还残存着去年扫墓时留下的彩旗和塑料花。坟墓后面有一座清朝墓碑，实际上那里才是墓地的正前

方。尽管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然可以确定这里是谢灵运死后的埋葬地。到临川一年以后，他便被地方官员纠弹，要被治罪。谢灵运不服，反倒把那个官员扣押起来。这种行为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罪行，最后被免死流放当今的广州。但是刚到广州不到一年，他便以叛逆之罪被判处死刑。记载于《广弘明集》的《临终》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首诗，在那首诗里，他把自己比作对旧朝忠心耿耿的四位古人：

谢灵运墓

龚胜无余生，季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子命亦殒。
凄凄后霜柏，纳纳冲风菌。邂逅竟无时，修短非所愍。
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下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
惟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

尽管谢灵运没有实现“岩下泯”的夙愿，但是能在一个有竹子和冷杉的地方安眠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了。墓地四周很静，偶尔有鸟鸣其间，山下的稻田里传来农民锄地的声音，不久就要春耕了。我给谢灵运倒了一杯黑麦威士忌，用以表达我的哀悼和敬意。长寿固然不错，但是无论寿命长短，人们的生活总会有不如意的地方。我喜欢他的诗，而且还有多得难以想象的人也喜欢。

回到车里，我们直接朝最终的目的地进发了。它位于此地以北一百公里处，即修水县城外。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并不远，但我并不想走那条直达的路，而是选择了一条蜿蜒的山路。去万载的时候则正好相反，那时候我们是驶过一条又一条的公路后直达高速路口。现在选择这条山路，要到目的地当然会多费点时间，但是上路以后你就会知道，仅用“畅通无阻”形容还远远不够，有一段时间，车子行驶在山坡之上，路上几乎没有别的车，竟让人生出飞翔之感，就像一只大雁在春天飞向北方。我们经过一些中国著名禅师居住过的地方，如马祖、百丈、黄檗、洞山，山峦如梦如幻，让人如行画中。山上要么是竹子，要么是冷杉，当汽车飞驰而过时，那些美景被远远落在身后，仿佛在依依不舍地道别。

到修水出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在去城里的路上，我让司机在横跨修水河的大桥前靠边停车。右边就是黄庭坚纪念馆。它紧临修河，眺望环城的群山，这里确实很美。我沿大厅外的走廊一路走来，在一块石刻前停下了脚步，上面有一首黄庭坚的《鄂州南楼书事》，我相信每一个中国学生都曾用心背诵过这首诗：

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
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

和谢灵运一样，黄庭坚也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他除了是南宋著名诗人以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一幅书法最近在北京拍卖，最后以六千四百万美元成交。大厅里都是他的书法副本。看着那些字，我真想知道他是怎么一笔一画地写出来的。他人很怪，诗歌亦是如此。他总是能独辟蹊径并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由于黄庭坚来自修水，而修水位于江西省，所以文学评论家们一般称他为“江西诗派”的祖师。“江西诗派”包括很多与他同时代的重要诗人，当然也包括后来的一些诗人，比如陆游和范成大，他们也是我最近要去拜谒的一些诗人。

一个人如果想当官就必须会写诗，但是诗写得好并不代表他一定会平步青云。和他的老师苏东坡一样，在王安石变法运动中，黄庭坚处于反对一派。因此他也和苏东坡一样，屡次被放逐；最后一次被贬至远离都城的

西南地区，并最终客死宜州。然而他的尸体却被人带回修水以西的老家安葬，这也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从纪念馆出来，重新回到大路上，前行大约一公里后向西转向另一条公路，七公里后向南穿过修水河，便看见一个写着“双井村”的路牌。按照路牌上箭头指示的方向东行一两公里后，向北拐进一个满是稻田的山谷，爬上覆满茶树的山坡，之后，没用几分钟我们便到了目的地。

一到村里的广场就让我受惊不小。在广场中间有一座十米高的黄庭坚雕像，只看高度，就知道他们下了血本。可我想知道的是村里哪儿来那么多钱？雕像后面是一座尚未完工的纪念馆，它一定花了比这个村所有的土地价值加在一起还要多的钱。当然也很明显，这不是一村之力可以做到的。修水文化部门的官员一定有规划，并找到了相应的资金支持。双井只是一个小村庄，但是它正变得越来越不像村庄。

我在周围转了一会儿，拍了一些照片，最初的那种懊恼的情绪才逐渐消失。一想起此行的目的，便赶忙沿着街道去了黄庭坚墓地。现在是午饭时间，但还是有一群孩子发现我了，他们把我团团围住，并热情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学校。老师不在，他们就闹翻天了。走廊上悬挂着黄庭坚的诗，孩子们坚持让我读几首听听。黄庭坚的诗如同他的书法一样，总是神出鬼没，而且他还非常善于观察。孩子们要和我一起读他们最喜欢的那首诗《蚁蝶图》，诗的旁边就是他的画作。

胡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
群蚁争数坠翼，策勋归去南柯。

“南柯”一词源于一则寓言，说的是一个人在槐树下睡着了，梦到自己做了树内蚁国的南柯太守，并与蚁王的女儿成了亲。梦里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起起伏伏，醒来后却发现，自己不过才在树下睡了不到半个时辰，并因此悟到了“生命短暂而虚幻”的本质。谢过孩子们带我参观诗歌画廊后，我又回到了村里那条唯一的大路上，朝着它的尽头走去。

和早上的经历相比，寻找黄庭坚墓地简直是小菜一碟。出了村子，一位老人告诉我沿着岔道往前走，有围墙的那座院子就是。院子里有一尊与真人大小差不多的黄庭坚雕像和一座水晶墓碑。我在往祭坛上摆酒杯的时候，猛然发现院子外面有一间茶馆，看上去很不错，但我已经没时间喝茶了，那就以酒当茶吧。

黄庭坚死于宜州，那里是皇帝经常流放失宠臣子的地方。没有多少官员能在遍布高山部落的西南边陲幸存下来，黄庭坚也只是从绘画、诗歌以及偶尔的访客中能得到些许安慰。临死之前，他的哥哥元明和一位朋友刚从修水赶过去看望他。大家一起度过农历新年后，黄庭坚在城外客栈为哥哥等人饯行，并写下了这首诗《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

霜须八十期同老，酌我仙人九酝觞。
明月湾头松老大，永思堂下草荒凉。
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
别夜不眠听鼠啮，非关春茗搅枯肠。

明月湾是修水河的一部分，离黄庭坚墓地不远。这个名字也用来指代村子附近黄氏祠堂的所在地。纪念大厅就在祠堂里面，每年黄家的后人都会在大厅举行纪念仪式，祠堂和纪念大厅依然存在，当天要不是因为赶汽车时间紧迫，我肯定就去那里了。

黄庭坚雕像

黄庭坚墓

表达完敬意之后，我喝光了黄庭坚和两位访客剩下的酒，并收拾好杯子朝出租车走去。然而此时，车旁却多了一个陌生人。他说自己就在当地的文化事务办公室工作，要去修水办事，问我能否载他一程。连一个村子

都有自己的文化事务办公室，可见确实是有建设规划的。想着反正也没什么坏处，就让他坐到了后面。他的言谈举止很低俗，但我什么也没说。三十分钟后，司机把我送到了修水新长途汽车站，我付给了他另一半的车钱，外加30％的小费。钱不少，但那是他应得的。挥手告别的时候，那个文化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在和他说着什么。我挥挥手，进站买票并准备登上开往九江的长途汽车。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那位曾在岳阳火车站接我的出租车司机的电话，他说替他开车的那个人从那天以后再也没有回岳阳，这话让人心里堵得慌，我想他可能是钱被骗光了没脸回家。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好司机，也很享受我们的旅程，他还用手机拍了很多照片发给女友。一个人永远不知道生活会在哪里失控。

对我来说，那天只是错过了下午2点的汽车，因为我想在九江过夜，因此只能等那趟下午3点的末班车。等车的时候，我拿出了随身带的黄庭坚的诗，正好翻到《夜发分宁寄杜涧叟》：

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旌阳一钓舟。
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

分宁是修水的旧称，旌阳是修水县东面的一座山，“阳关”出自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是王维送别一位去丝绸之路的朋友时创作的一首诗。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的诗非常有名，以至于被谱成了当时的流行曲，当黄庭坚举手挥别之时，当他顺着修水漂向未知的异乡之时，一定有人在吟唱这首《送元二使安西》。

黄庭坚不是哲学家，但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诗歌比散文更能达意。对他而言，整个世界光怪陆离，而不仅仅是洒满月光那么简单。最后，我

把他的诗收了起来，登上了开往九江的末班车。

第二十一天　韦应物、白居易、陶渊明

刚过早上5点我就醒了。如果说有一件事自己还算擅长，那就应该是睡觉，然而这次却怎么也睡不着了。索性穿衣起床，先煮了一些咖啡，接着打开窗帘朝窗外眺望。长江就在不到一百米远的地方，黎明的晨雾中传来轮船的汽笛声与发动机的轰鸣声。我现在在九江，九江的意思是有九条江在几英里之内的地方汇入长江。而我住的宾馆是“九江大酒店”，前天晚上，我还在找名为“白鹿”或“豪爵”的宾馆，因为很久之前我曾在那两家宾馆住过，但是现在已经倒闭了。出租车司机说自从新火车站附近成了市中心以后，江边的很多宾馆都停业了。我从来没听说过九江还有自己的火车站，看来我已经完全与现实脱节了。好在司机知道江边还有一家宾馆没停业，那就是“九江大酒店”。其实它一点也不“大”，住宿条件也不算太好，但是从房间可以看到雾霭蒙蒙的江景，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待在老城区的原因。窗边有一个茶几，一把扶手椅，我坐在那里喝着咖啡，看着天空逐渐发白。现在看来，那位司机的推荐还是不错的。两小时后，他来宾馆接我，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晨雾未散，天就下起雨来，看来今天需要穿雨鞋，带雨伞，我很庆幸自己提前订了出租车。昨晚下车之前，我就和司机说好第二天要租他的车，请他早晨来宾馆接我。我们先是沿着大坝往前走，来到九江大酒店以东约一公里的地方，这里是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浔阳楼。

浔阳是九江的旧称，浔阳楼是当地最古老的地标。公元785年，也就是浔阳楼建成不久，韦应物就被从滁州（又名永阳）调往浔阳任江州刺史一职，到浔阳后，写了《登郡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一诗：

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悬槛飘寒雨，危堞侵江流。
追兹闻雁夜，重忆别离秋。徒有盈樽酒，镇此百端忧。

江州刺史是韦应物担任的官职之一，担任地方行政官吏与被流放所写出的诗歌是不同的。韦应物与浔阳楼关系密切，但楼里面却满是关于《水浒传》里英雄们的壁画和陶瓷雕像。《水浒传》是一部明代武侠小说，我

没有读过，所以并不知道里面的主要英雄曾在这里题过反诗。在我看来，那并不算是诗，在极度愤怒和妄自尊大的情况下，怎能写出好诗呢？我一直爬到第三层，也就是顶层，那里有一间咖啡屋。时间刚过早上8点，天气很糟糕，冷得要命。除了门口的售票员，其他工作人员尚未到岗；当然，也没什么游客。我一个人走在外面狭长的廊檐下，看江上的船只在风波里出没，看江边公园里游伞如莲。

韦应物并不是唯一与浔阳楼有关系的诗人，白居易也曾被贬九江，并于公元815年到公元818年之间任江州司马，期间写过一首《题浔阳楼》：

>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
> 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
> 深夜湓浦月，平旦炉峰烟。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
> 我无二人才，孰为来其间？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

从浔阳楼上看到的风景至今未变，至少与古人诗句中的描述大概相符。长江之水依然北逝，向南十公里处的庐山依然难识“真面目”。然而，浔阳楼附近的彭泽却早已不见。当陶渊明、韦应物和白居易在九江之时，彭泽河口是一座旧港，小镇最先于那里形成，而且彭泽也是最重要的九条江之一，但它现在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在20世纪，入城之前彭泽被改道西流。城市寸土寸金，是不可能让一条河流浪费土地资源的。不过我想香炉峰应该还在吧，毕竟撼山不易。庐山依然笼罩在烟雾之中，真希望雾能早点散开，这样，我就可以确定香炉峰是否还在。在廊檐下淋了几分钟的雨，我冻得够呛，于是赶紧回到车里。司机姓徐，在我周游中国的旅程中，有好几个司机都姓徐，我想，我一定是与徐氏家族有着某种冥冥之中的缘分。

从浔阳楼出发，继续沿长江大坝向东行驶，刚驶过一座新建的长江大桥——大桥的建成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城市的进一步扩张——我们在另一座楼前停住了。这里被称作“琵琶亭”，用以纪念白居易与九江的渊源。白居易在九江流放三年，写下了三百多首诗，其中就有最著名的《琵琶行》。我上前看了看，亭子正在翻新，到处是成堆的建材，雨也越下越

大，于是忙不迭又回到车里。此处并不是琵琶亭的原址，原址位于马路对面我昨晚过夜的地方。也就是在那里，白居易遇到了一位琵琶女。琵琶曲激发了他创作《琵琶行》的灵感，共四十四句，最后一句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亭子在清朝时被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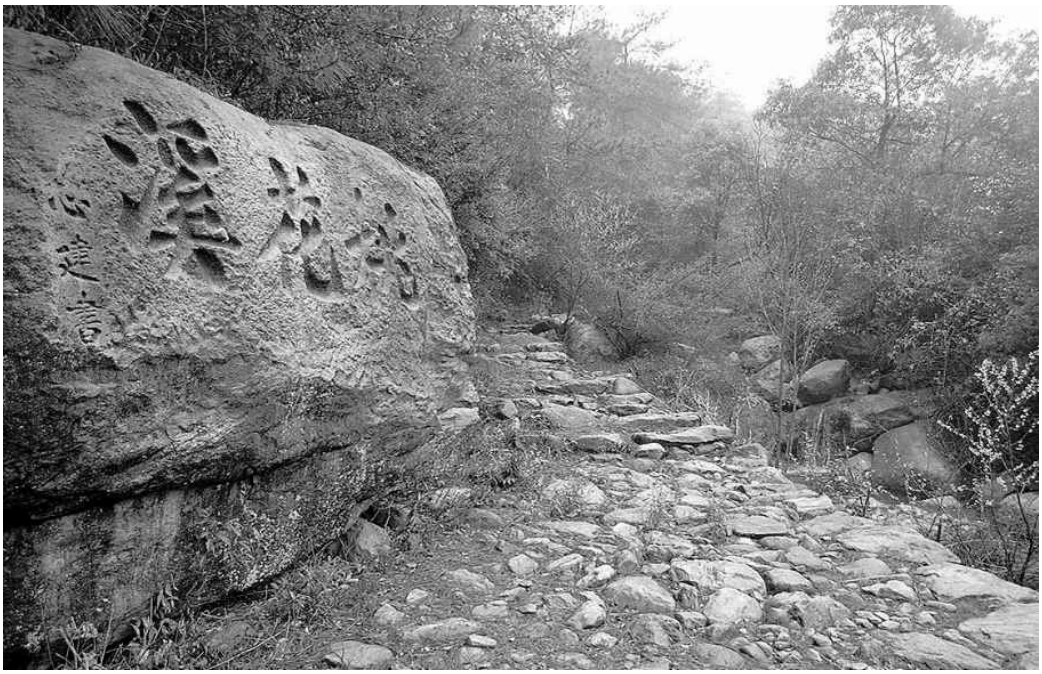
车开过庐山北麓，沿西侧前行，路边有农民在翻地，可能他们觉得天气很快会转晴，他们穿雨衣的样子与去年秋天这里令人心情豁然开朗的油菜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穿过几个村庄，到了与105国道相交的地方，我们上了另一条岔道，直接朝山里开去；过西林寺，然后在东林寺前停了下来，因为往前走已经没有路了。东林寺是5世纪佛教净土宗举办宗教活动的地方，他们念着“阿弥陀佛”，希望去世后能在西天得以重生。佛教徒还把“阿弥陀佛”融入日常生活用语里。比如有好事发生，他们会用“阿弥陀佛”提醒自己一切都是虚幻；有坏事发生，他们依然会用“阿弥陀佛”提醒自己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我以前曾到过东林寺，认识那里的住持，徐先生到里面问路的时候，我并没有下车。我曾经计划从这里沿山路步行登顶，公路建成以前，人们都是沿着那条路上山的，但这至少需要三四个小时，而我现在只有一小时的时间，显然行不通。我要去的是白居易的庐山草堂，作为江州司马，大概也只能建造一座草堂。政事？他能有什么政事可做呢？考虑到现在下雨，我希望能有其他路可走，比如伐木工人运送木头的公路，这样会省很多的时间。徐先生回来的时候告诉我确实有那样一条路，而且几乎直通草堂。

在写给朋友元稹的信中，白居易称他的草堂是最漂亮的地方，希望自己能永远留在那里。当然，由于需要去长江上游更远的地方赴任，他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之前在宜昌的三游洞见过白居易、白行简和元稹的雕像。几个世纪以来，他留在香炉峰下的草堂几经重建，据互联网上的信息，上一次修建是在几年前。

从东林寺出发，沿着一条水泥路向前行驶。斜坡笼罩在烟雾之中，道

路蜿蜒崎岖，坡上的木兰花刚刚开放。我想路上肯定会遇上当地人，他们会告诉我该怎么走，可惜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有好几次我们都转错了弯，再回来，再转，再回来，如此反复几次后终于遇上了一位当地的农民。他认识路，然而他指给徐先生的那条路路况更差，直到实在不能再往前开的时候，我下了车，告诉徐先生自己将在一小时后回来。但是徐先生不放心我，于是锁上车，和我一起出发了。走了大约十分钟，我们来到一座小屋前，里面有人正在修屋顶，原来他也负责卖票。大山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地方确实有点怪怪的。很明显，负责投资重建白居易草堂的人是获得政府特许的。付完两个人二十元的门票之后，售票员指着一块刻有“桃花溪”三个字的大石头说，沿着桃花溪往前走三百米就到草堂了。看来，我们需要接着向上爬。



桃花溪

山上茶花盛开，落花满径，如一条白色的地毯，非常漂亮，连徐先生都停下来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但是山路却越发崎岖难行了，它更像是一个暗喻，提示我们要不断攀越岩石，而卖给我们票的人就在不远处站着。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一座拱门外，迷雾当中，有几处乡村建筑若隐若现，其中就有白居易草堂的复制品。这几处建筑是前几年盖的，但显然已经支离破碎，这样也好，看起来更逼真些。除了草堂，还有一座亭子和一个泉

水池，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茶树。

亭子旁边的墙壁上是白居易的诗《山居》：

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
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
洒砌飞泉才有点，拂窗斜竹不成行。
来春更葺东厢屋，纸阁芦帘著孟光。

旁边还有后来加上的题注：

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

孟光是一位隐士的妻子，曾陪同丈夫一起隐居山林，白居易无法说服妻子效仿孟光，只好用屏风上的一幅画来意指与妻子不在一起。一般情况下，屏风画多与女人闺房有关。

我在草堂各处转了一会儿便来到了水池旁，这里是敬献黑麦威士忌最好的地方，香气在小池和附近的亭子里弥散开去。我来到一片空地上，希望从那里可以见到香炉峰。确实可以看见一点，但是太模糊了，过了一会儿，又看不见了，这和当年白居易在的时候一个样子。也许香炉峰有点害羞吧，为了鼓励它再次出现，我读了一首白居易的《山中独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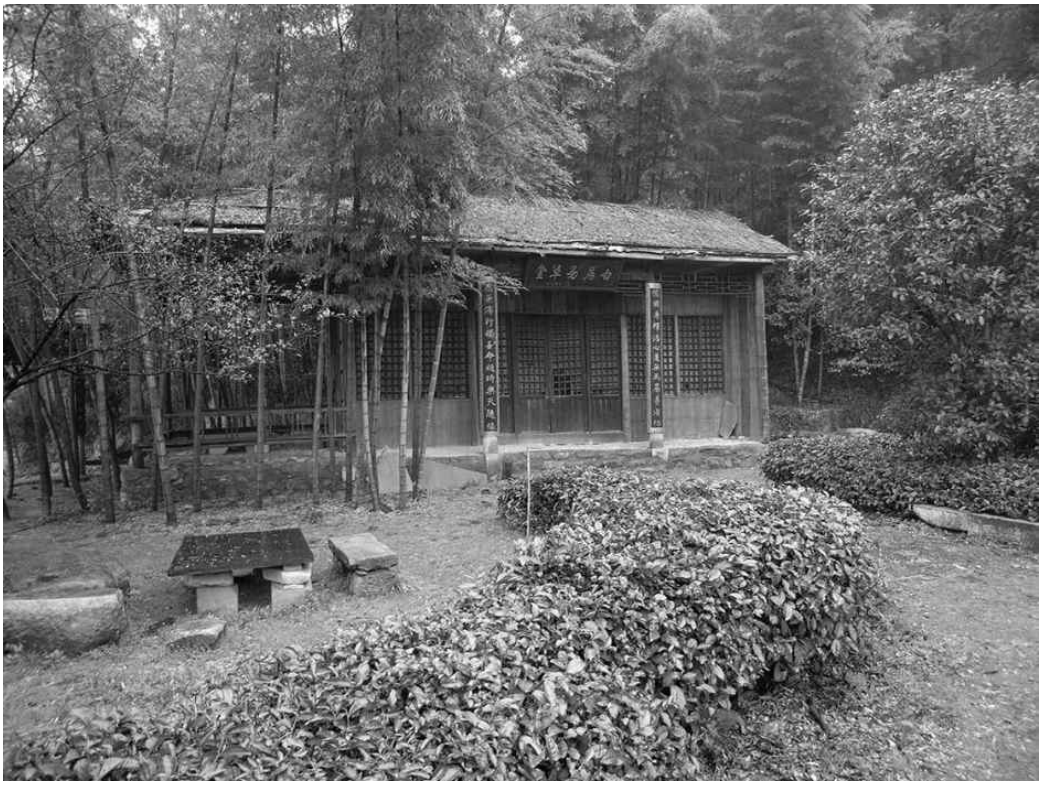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
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
自为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时新诗成，独上东岩路。
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树。狂吟惊林壑，猿鸟皆窥觑。
恐为世所嗤，故就无人处。

读到一半，徐先生也跟着读了起来，这让我又惊又喜。他说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这首诗，后来虽然经历了“文革”，但是依然有印象。

回到小池旁，我把一杯酒倒进了池子里，另一杯洒在了池边的岩石上，而将第三杯一饮而尽。天太冷了，我应该把三杯全喝了，但沿着溪流

走回去需要一颗清醒的大脑。一回到车里，我就让徐先生计算一下从这里到东林寺门口的车程，大约是2.7公里，而从停车的地方到草堂，大约是3.5公里，建议未来的朝圣者最好在野生茶花盛开的3月来。

回去经过东林寺和西林寺，我依然没时间去见故人，因为我和陶渊明有个约会。我们重新回到公路上，然后往回开，再转向沙河方向。沙河是陶渊明的故乡，也是陶渊明纪念馆所在地。那里距公路只有三公里。本来只是一座小县城，但是现在却扩张到了公路边，成了一座全新的城市，这里大楼林立，高科技工厂比比皆是。沙河新建以后，徐先生也没有来过，问了三次我们才找到柴桑路。沿着柴桑路穿越老城区，最后在一座小山前转向渊明路，我们直接开到了陶渊明纪念馆前。



白居易草堂

二十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里还只是一栋小房子，现在，却从一栋变成了六栋。房子周围布满池塘、亭台和花园，新建的庭院也几经修缮与美化。我经过时瞥了几眼，里面陈列着与陶渊明有关的书法和绘画作品。陶渊明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诗人都更能赋予山水画家创作灵感。结庐在山中的隐士生活是人们最喜欢的主题，但是有点奇怪的是，陶渊明和白居易

不同，陶渊明从来就没在山里住过，他更喜欢“结庐在人境”。馆里还有诗人与朋友饮酒的画作，这个比较接近事实；还有一些是根据他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世外桃源而创作的作品。但是我对书法和绘画不感兴趣，所以，径直去了以前的纪念馆大厅。

进去的时候，正好有个旅行团出来，导游提醒我快点参观，因为要吃午饭了，这里将在十分钟后关闭。大厅内和以前比没有太多变化，只是墙上多了一张地图，标注了陶渊明在庐山附近居住过的地方以及相关的一些照片。陶渊明的祖先位高权重，曾在南京为东晋的朝廷效命，当然，人们希望他也能那样。然而等到陶渊明成年以后，家族势力日渐衰弱，家人只能帮助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谋得一官半职。在任江州祭酒时，陶渊明辞官回家，于庐山南麓购置了一处田产，他的大多数优秀作品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包括《读山海经》诗三首。下面就是其中的第一首：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周王传”说的是西周周穆王远足的故事，他把游遍四海看作是自己的使命。《山海经》是中国先秦时代的重要古籍，也是一部最早的神话奇书。于草庐之中，陶渊明纵观宇宙万物，并认为自己应该做一个超然而快乐的人。陶渊明区别于其他诗人最大的地方就是：他能安贫乐道。我想：老子应该会喜欢他吧。

导游跟旅行团挥手道别的时候，我赶上了她，说想去参观陶公墓，她用手指着一些台阶说陶公墓就在上面。我想问的是真正的陶公墓现在是否允许拜谒了，而她指给我的只是一座替代品，它只是作为公园的一部分存在而已。我想要去的是那座真正的陶公墓。1991年和2005年，我曾两次试图拜谒，但因为是一处军事基地，所以两次都被警告不许靠近。她说这倒是真的，真正的陶公墓不对公众开放。

无论如何，我还是去看了看那座“假坟”，然而，我却不想在这里祭献威士忌。读了一会儿碑文，我又回到徐先生的车里，告诉他已经办完事了。回去的时候，汽车再次经过沙河，或者叫“柴桑”，因为柴桑曾经也很著名。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陶渊明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他把乡村生活变成了一个文学流派，如《酬刘柴桑》里所言：

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
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

几乎没有什么诗人能将诗歌写得如此田园，同时又显得如此真实，我已经不想再走了。空气中的雾气未消，但是陶渊明的故乡并不在山里，也不在庐山脚下。

回到原来的国道上，南行十五公里后来到与212省道的交叉口，向右走便能看见世界上最高的露天铜铸大佛，因其由东林寺投资兴建，又被称为“东林佛”。我第一次见东林寺住持果一时，他就和我说起要建这样一尊大佛的计划，当时觉得有点不靠谱，没想到现在真的建成了。大佛四十八米高，用了四十八公斤黄金，整体价值达十亿人民币，而所有这些竟然全部来自捐献。大佛为阿弥陀佛像，佛祖欢迎信徒到西方极乐世界来，躲开这纷纷扰扰的尘世，在净土之中修行得道。我并不相信永生，无论是宗教意义上还是尘世意义上的。在这片贫穷的土地上，出现了这样一座巨大的艺术作品，很让人无语。所以和其他游客一样，我也只是看看而已。在《维摩诘经》的第一章，释迦牟尼对他的一位会众说：“宝积，一个菩萨的佛土是正念之土。当他得悟时，不虚伪、不欺骗的众生会在他的佛土出生。”不可否认，塑造一尊雕像比净化心灵要容易得多。

回到车里，我们沿着212省道一路向西前进三公里，在靠近温泉村的道边停了下来。我第一次来此地是在1991年，那时候，这里除了一处旧居，其余的房子全是砖混结构；十四年后再来，这里依然如故。陶渊明最后一位后人就住在这里，遗憾的是他刚刚在一周前逝世。从他的院子里，依然可以看见引发陶渊明无尽诗情的南山，正是那座山，让他有了创造

《饮酒诗》二十首中第五首的灵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自从上次离开以后，整个村庄的土坯房都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泉酒店、公寓大楼以及各种各样卖泳衣的商店。当年的小桥不见了，甚至连陶渊明亲手栽下的树也不知去处，这真是太令人沮丧了。我让徐先生从侧道另一边的一家五星级庐山度假村门前开过去，他有些犹豫，我冲门卫挥了挥手，并告诉他一直开。车到度假村主楼时，我们停了下来，下车的时候，我让徐先生在这里等着，但是他决定再陪我冒一次险，于是锁上车我们又一起上路了。

没过一会儿，就到了醉石旁，我给徐先生讲了醉石的来历。那是陶渊明与朋友饮酒的地方，也是激发他作《桃花源记》的地方。传说桃花源的入口之处有一条小溪。陶渊明和朋友在一块巨石上面喝酒，那块巨石就是现在的“醉石”，跟白居易的草庐差不多大。在岩顶，我给徐先生看朱熹来此参观时留下的记录。

朱熹是宋朝一位伟大的理学家，石头上很多人的名字都已经被磨蚀掉了，但是只有朱熹的名字依旧可见。徐先生有点难以置信，不住地摇头。他很奇怪为什么这块石头没在博物馆，实际上，我很高兴它没在那里。它太大了，短时间内无法运走。我们坐在上面，看着溪水从脚下流过。这个地方很漂亮，雨早已停了，现在正阳光普照。在我们凝神之时，这条小溪在不断地汇入其他河流，然后再彼此交汇，直到最后消失。我们就这样坐了有十分钟。扶着徐先生从巨石上下来以后，我独自一个人在溪边待了一会儿，并向里面倒了一杯威士忌。这不是桃花，但它依然会随着流水抵达另一个世界。

回到212国道上，我们开始朝西往回开了。走了不长时间，我让徐先生换到能上山的一条岔道上。之前我曾沿着这条路上过两次山，但都一无

所获，所以希望这次会有所不同。可是走了一百米以后，我意识到还是不行。有个警示牌上说这里是禁区，徐先生将车慢了下来，但是我告诉他一直往前开。又走了不到一公里，我们就无路可走了，前面出现了一座军事基地。

停车以后，我来到大门口，告诉那里的士兵自己想去看看陶渊明墓地。看到我在这里，讲着汉语，而且还要求进入军事基地，士兵很吃惊。然后他进了岗亭，给负责人打电话。不一会儿外面就来了一辆吉普车，里面下来几个军官模样的人，身后跟着好几个士兵。他们问我来这里做什么，难道没有看到警示牌吗？我告诉他们自己正在环游中国，希望能对他们国家的一些伟大的诗人表达敬意，陶渊明就是其中之一，并且还说自己有多喜欢他的那首《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但是军官们的态度很坚决：没有上级的书面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军事基地。无论我怎么请求，他们依然不让进，而且还一个劲儿地催我赶快离开，更别说允许我去拍陶渊明墓地的照片了。我别无选择，但这并不代表就没办法了。我回到车上，拿起早上喝茶时徐先生给我的纸杯，往里面倒了一些64度黑麦威士忌，并请那位说话最多的军官代我把它洒在陶渊明的墓地上。对于我的请求，他看上去很吃惊，可是他又不能不帮，于是只好接过杯子。当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拒绝这样的请求的。我也很满足。对于一位曾经提倡简单、自由生活的人，只要我的敬意能通过威士忌传达给他，就已足够了。

完成了当天的参观计划之后，我让徐先生送我到了附近德安县的汽车站，恰好赶上下午3点开往江西省会南昌的高速列车。但是南昌并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所以一到那里，我就赶紧打车去了另一个汽车站赶下一趟

开往临川的车。遗憾的是，直到晚上7点我才抵达临川。在临川宾馆入住登记时，我早已精疲力竭，甚至忘了吃晚餐。但我却记得洗衣服、洗澡，记得自己躺在床上读韦应物写给偶像的那首诗《效陶彭泽》——彭泽是一个地名，位于九江上游，陶渊明曾在那里做过县令，虽然后来辞职还乡，但彭泽却成了他的代称。

霜露悴百草，时菊独妍华。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
掇英泛浊醪，日入会田家。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

阿弥陀佛！

第二十二天　王安石、辛弃疾

又一次，天不亮我就醒了，但说来也怪，感觉精力却很充沛，可能是因为昨晚洗了热水澡并且不到9点就睡觉的缘故吧。现在终于感觉到按计划行事的好处了。倘若前一天累了，第二天一定要少安排一些。这一点只有等到上了年纪才会深有体会。岁数大了，得给身体留下恢复的时间。

我又在天亮之前开始喝咖啡。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已经在喝第二杯了。天有点阴，但没有下雨，因为路面没湿。今天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就在街口，早上9点才开门。

9点之前，我就离开房间前往王安石纪念馆了。只有五个街区的距离，等我到那里的时候，刚好开门，且无须门票。有六七个人在花园里练气功，而去王安石纪念馆拜谒的却只有我一个人。

王安石在这座城市可以算是家喻户晓，他就出生在东北方向距此四十公里的桐乡，父亲常年在外做官，因此他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湖村的外婆家度过的。城湖村位于桐乡和临川之间，但由于临川是该地区的行政中心，所以被认为是王安石的故乡。很高兴看到王安石的诗用大字体印在纸上，这样，即使是上了年纪的入隔着一定距离也能看到。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描写故乡的诗，其中有一首叫《乌塘》，乌塘是王安石外婆家附近的一个池塘。

乌塘渺渺绿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携。
试问春风何处好？辛夷如雪柘冈西。

柘冈山位于城湖村的东面，是王安石非常喜欢的地方，甚至和李白、陈子昂一样，他还在那里建造了一座读书堂。由于小时候过的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后来又随同父亲去外地做官，所以王安石很小就被看作是一个怪人：不修边幅，且行为举止不同常人。他崇拜隐士寒山，相传寒山也是一个怪人。他在《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中的第七首是这样写的：

我读万卷书，识尽天下理。智者渠自知，愚者谁信尔。
奇哉闲道人，跳出三句里。独悟自根本，不从他处起。

王安石虽然赞美那些无为的修道者，但他自己却不是一个“无为”之人。父亲死后，王安石二十三岁便通过了科举考试，此后在长江流域的很多省级部门都任过官职。“无为”的世界观以及个人的不拘小节并未妨碍他去扶弱济贫，无论在哪里当官，他的事迹总会被人们津津乐道，后来在朝中平步青云，成了皇帝面前的红人。

由于职责在身，无论是在省内为官，还是在朝廷效力，王安石都很少回家，所以像《过外弟饮》里描述的团聚场面是很少见的。他的“外弟”的房子就位于城湖村与柘冈山之间，即乌石冈附近。

王安石纪念馆

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
不知乌石冈边路，至老相寻得几回。

很少有人赞颂王安石的短诗简单明了，他本人也不如苏东坡或欧阳修聪明，他的诗风与白居易极其相似：语言朴实直白。虽然王安石并未想过

要以诗动人，但他的散文却打动了无数人，因此被认为是宋代最伟大的散文家，并与苏东坡、欧阳修齐名。

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很辉煌，成为宰相以后，他在中国实施了一场意义最深远，同时争议也最大的变法运动，就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佩服他，他们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在展厅墙上被突出显示出来。他曾目睹农民生存的艰难，因此决定做些事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春天，他以20％的利息贷款给农民（以前的利息是60％），等秋天丰收以后再行收回。同时他还主张允许小企业主借贷，甚至还提出要建立一套稳定的国家预算体系。然而这些措施却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即富商、放贷人、地主乡绅以及朝廷上的那些传统的保守派。在一片反对声中，王安石的变法很快就夭折了，那些措施在他离任以后，也变成了一纸空文。

王安石最后一次离开都城开封的时候，并没有回到临川附近的老家，而是沿大运河一路到了南京，并在钟山脚下建了一处房子。父母已经去世，因此他也就没有回老家的必要了。南京位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界处，交通十分便利。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也纷纷去南京看望他，甚至那些曾经持不同政见的人，比如苏东坡，也曾到南京与他举杯畅饮。王安石彻底归隐以后，过了十年的“无为”生活，每天要么侍弄自己的小花园，要么与钟山的僧人聊天，要么写点诗，比如《午枕》就是其中的一首：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
窥人鸟唤悠飏梦，隔水山供宛转愁。

随着对王安石的了解日益加深，对他也就越发崇拜。但是纪念馆的展览并不能回答我所有的疑问。王安石死后，被葬在了钟山脚下的花园内，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他的坟墓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没人知道缘由，直到最近才大白天下。接下来的行程将帮我们解开这个谜团。

回酒店退房，然后找了一辆出租车，和司机说好要去的地方之后我便离开了临川。过涪江大桥后转向东南方向的316国道。国道与涪江并行，

沿国道行驶二十公里，过浒湾镇，然后向北换到946县道行驶十一公里之后，过琉璃乡，向西驶上633县道八公里，继而穿过一片片农田和低矮的丘陵。沿途有很多土地庙。我想：土地爷们真能保佑一方水土，还是只想利用农民的虔诚以满足私欲？不一会儿，我们又在黄源村换到了664县道上，等公路到了尽头，只好沿着一条石渣路继续向南进发。

路上车辙太深了，司机只好把车停在了路边，距离月塘村还有两百米，我只好步行了。之所以不辞辛劳地来这里——之前我已经跟大家卖过关子——是因为前几年研究人员发现了王安石家的宗谱，上面揭示了困扰历史学家几个世纪的难题，那就是：王安石的遗体怎么处置的？答案是族人在村边的山坡上重新安葬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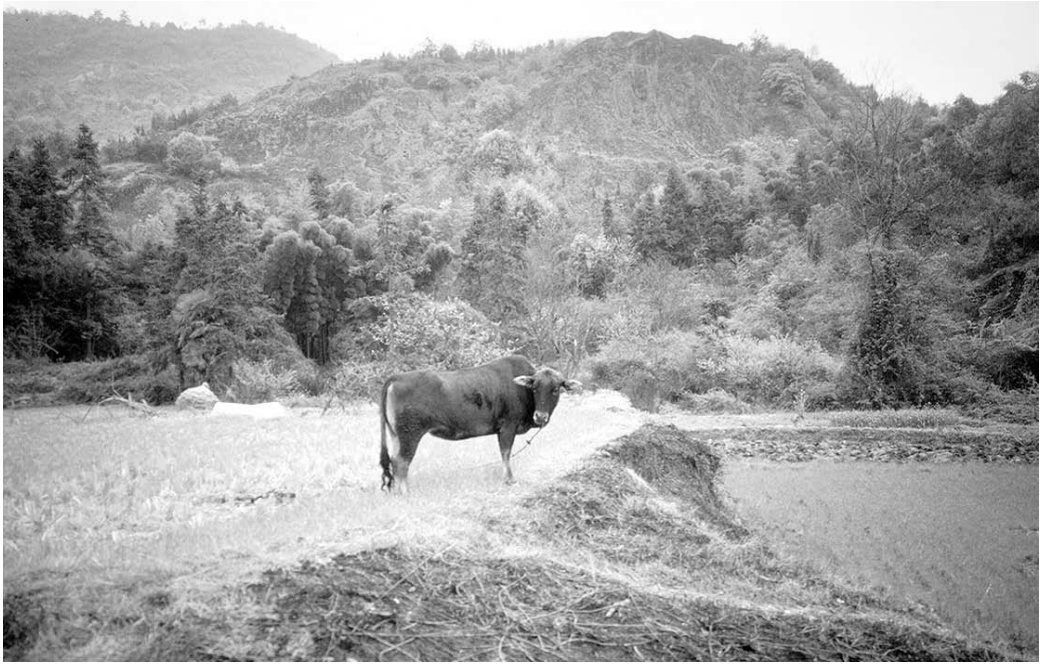
月塘村不大，但却历史悠久，古槐已过千年，房子基本上都是砖混结构，在村子中央有两座巨大的石门楼，其中一门匾上书“荆国世家”——王安石死后曾被追封为荆国公。另一门匾上书“金陵衍派”，金陵是南京的别称，王安石与之有着不解之缘，那里是王安石辞相后居住的地方，也是他死后安葬的地方。现在王安石及其后代子孙的墓地就处于村舍的环抱之中，而这里世世代代的村民则成了守墓人。

我在村子里转了一会儿便来到池塘边，池塘南面是一层层梯田，种植了水稻，远处呈金字塔状的是凤山。据当地的村民讲，以前在山坡上和山脚下都是王氏家族的墓地，那里风水极好，但是现在墓地不见了，原因是王氏家族与另一个家族有宿怨，到了明朝，也就是王安石被重新安葬不久，对方家族里有一个人官至礼部尚书，为了报仇，将王氏家族的墓地统统夷为平地。直到最近，有一记录此事件的石碑出土，真相才得以大白，历史才得以还原。

走过田野，那里有头牛正在享受冬日最后的时光，虽然已经有好几块地被犁过了，但是距离真正的春播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远处有农民在修整水渠，我走过去向他打听桃源窠的位置。根据那部宗谱记载，那里是王安石墓在凤山的确切位置。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是一片片稻茬以及山上的簇簇松竹。在我拜谒过的所有墓地中，不得不承认，王安石的墓地是

离我最近的，因为无论形骸是否还在，毕竟这里是他真正的安息之所。

因为找不到任何坟墓的迹象，于是，我又回到了池塘边。这个池塘由王安石的一个堂兄弟建造，状如半月，因此该村名字为“月塘”。这里似乎是举行拜谒仪式最合适的场所了，于是我坐在池边的一块岩石上，拿出了酒杯，趁酒香四溢之时，开始翻阅王安石的诗集。



月塘村王安石墓

翻到他给女儿写的那首诗时，我停住了。王安石的女儿生于公元1047年，那一年二十七岁的王安石到明州（今宁波）任通判一职。一到那里，他就开始实施新政，这些政策为日后的变法奠定了基础。农民因为新政受益而欢呼，但是无论怎样的快乐都无法弥补次年王安石的丧女之痛。他把女儿葬在公闲之时常去的明州城南护城河外一座小山上。两年以后，他在离开明州去异地赴任的前一天晚上，最后一次划船去了那里，并作《别鄞女》一诗：

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
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

我把敬献王安石的那部分黑麦威士忌倒进了池塘，自己喝光剩下的部分。王安石划船回去了，而我也要回到村边正在等我的车里了。

从月塘村出来向北不到十公里就是王安石的外婆家，也是他的读书堂所在地，因此很想去那里看看，应该已经是“辛夷如雪柘冈西”了吧。但是根据临川纪念馆的资料记载，山上的读书堂如今已被水库淹没了，更没有了乌鸦伴行的道路，而且到那里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一想起早上曾警告过自己要少做事，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切按计划行事吧。

我们重新回到316国道上，然后在一个叫“浒湾”的地方停车吃午饭。一般情况下，从早上出来一直到晚上我才会吃点饭，不过这次，我不想那样疲于奔命了。点的三个菜都很合胃口：西红柿炒鸡蛋、葱爆肉和蒜蓉菠菜。考虑到那天还有很多安排，因此无法保证是否能吃上晚餐，所以我抓住机会，能吃一顿是一顿吧。出发前，我还去了药店，因为感觉喉咙有点疼，所以买了些红霉素。要在平时，我肯定会往死里喝酒，但是这次不行，我需要把威士忌留给那些诗人们。

从浒湾出发，继续沿着316国道向东行驶。我要拜谒的下一位诗人是辛弃疾，他是宋朝伟大的抒情诗人，与李清照难分伯仲，而且他们都是济南人，在此次行程的第二天，我曾经拜访过他们的故居和纪念馆。金人占领北方以后，李清照和辛弃疾都逃到了南方，并最终融入了同样背井离乡后以杭州为都城的大宋王朝。李的父亲是一位高官，公公是当朝宰相，杭州的亲戚们向她敞开了大门。而辛弃疾则是凭借自己卓著的功勋，步步升迁，才跻身于当时的贵族行列。后来，由于朝廷推行“主和”政策，而辛弃疾则极力主张抗金，所以处处受到排挤，直到最后被贬谪。公元1181年，在被冷落二十年之后，他终于放弃了重整山河的宏愿，卸职回到了上饶，并在那里生活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他依然不放弃要为国尽忠的想法，因此创作了这首《满江红·暮春》：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始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虽然现在上饶已经没有了任何辛弃疾居住过的痕迹，但是在上饶南部确实曾经有过，那也是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这次要走的是一条非常典型的迂回路线：从浒湾到金溪，向北通过高速公路到鹰潭，然后向东走另一条高速到铅山，从那儿再下高速然后穿城到202省道。不到半小时，我们就进入了永平镇，镇子不大。公元1195年，上饶的房子被烧以后，辛弃疾搬到了永平南部的一处田庄，并决定效仿偶像陶渊明过几天田园生活。然而，说起来容易，陶渊明朴素的生活理想不是轻易就可以实现的。辛弃疾发现自己太寂寞了，这在《贺新郎·邑中园亭》一诗中有明确表达：

> 甚矣吾衰矣。恨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
>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在这首词的序中，辛弃疾提到的“停云”指的是陶渊明的话：“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和陶渊明一样，辛弃疾也有许多未实现的愿望，而且也经常唉声叹气，邻居虽善，却未必志趣相投，这也是田园生活的遗憾之一。

在去永平的路上，我们来到了看上去好像是唯一的一处交通信号灯前，在等红灯的时候，我摇下车窗，向旁边的女出租车司机挥挥手，并问她是否知道陈家寨，我还说自己在找辛弃疾墓。那时候我想，假如我在新泽西的卡姆登这样做，会有人指给我去沃尔特·惠特曼墓的方向吗？女司机点点头，说只要花五十块钱，她愿意在前头带路。这真是太过分了，但是考虑到一寸光阴一寸金，我还是挥挥手表示同意了。她的车上有三名乘客，但很明显在金钱与责任的较量中，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奇怪的是那些乘客也没有下车的意思。在城外的边界处，有个指示牌，上面写着距辛弃疾墓9.2公里。即使没有她，我想也能找到目的地。但是乡村公路，你懂的，对于历史遗迹的指示没多少是准确的。在指示牌处，女司机向西

转弯，我们也一路跟了过去。

突然，我意识到今天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不需要每隔几公里就下车问路，不用造成任何延迟就能到目的地。吃红霉素的时候我眉头都没皱一下，现在药也开始见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很让人享受，前面那辆车像脱缰的野马在乡间小路上飞驰，只在通过居民区时才稍稍收敛，我们几乎跟不上她了，颠簸与极速让人既心慌又欣喜。她开这么快，我想，应该与她车上的乘客有关，谁愿意过久耽误自己的行程呢？

不一会儿，我们就把陈家寨村甩在了后面，接着就是彭家湾村。最后在路面损坏得只剩下一个单行道的地方，她停了下来，说自己只能到这里了，墓地就在前方不到半公里的地方。付钱之后，她的一位乘客也下了车，并说可以带我们去那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惊喜。很显然，他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做。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由于最近雨水较多，道路几乎成了泥潭，好在不是很远。路上梨花开满山坡，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高兴呢？唯一一个声称自己曾到过辛弃疾墓的人告诉我说那个地方很难找，当然，我们也是左拐右拐的。给我们带路的那个人说这条路原来是一条小径，后来用推土机拓宽了些，大概再过一个月就可以修好了。我相信，听到这个消息，想来这里的朝圣者会很高兴的。

不到十五分钟，我们就到达了山脚下，辛弃疾墓就在一百多米长的斜坡上，那里也正在大兴土木。辛弃疾和谢灵运一样，正在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尊重，考虑到辛弃疾墓地的偏远，我想也许只有那些意志最坚定的朝圣者才能亲眼见到吧。

上斜坡的时候，我不得不绕着那些台阶上的石头走。这里有点乱，但是至少墓地完整，所以可以在那里给辛弃疾敬酒并背诵他的某一首诗，因为辛弃疾喜欢云与山，我选择了这首《玉楼春·戏赋云山》：

> 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
>
> 西风瞥起云横渡，忽见东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

依旧住。

辛弃疾墓

关于看山的问题早有禅释——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最后见山只是山。然而在辛弃疾的笔下，似乎更多出了几分情趣，这也是他的词的魅力所在。等我到墓前敬献威士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听说以东五公里的地方还有一处辛弃疾故居，或许还应该有一座纪念馆吧，我很想去看看，但是那里应该也快关门了。谢过那位领路人，我收起杯子，并告诉他自己还想去拜访辛弃疾故居，他说不用着急，现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听他这样一说，我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更让我惊喜的是，他竟然主动提出还要给我带路。如果有人能将我从迷宫般的寻找中解救出来，那

真的是皆大欢喜。然而不仅仅是要给我带路，他还告诉我去那里的一条捷径，时间紧迫，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回到车里，“导游”带领我们上了一条很窄的公路，然后朝东穿过田野、一条尚未完工的高速路，前行几公里后在八水源汽车站换到202省道，向南行驶六公里后靠边停车。“导游”说那个地方没有标记，只是一座农舍。我们来到一家院子里，几个农民干完一天的活计，正在那儿坐着聊天。

“导游”上前和他们解释来意，房主也向我们介绍了一下自己。他姓周，并说辛弃疾故居离他家也就一百米的距离，他把我们带到山脚下去看辛弃疾的葫芦泉。泉水就来自于旁边的故居旧址。我们这样一群陌生人，竟然站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泉旁，真不知道自己是哪世修来的福气。周先生又指给我们看了两个小池，它们是辛弃疾在一块巨石之上开凿出来的，泉水可以先流到第一个深一点的池子，然后再通过一个弯道流到较浅的里面。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些东西，真是大开眼界了。

公元1186年左右，辛弃疾先是买下了这眼泉水以及周边的土地，后来，他在上饶的房子着火以后，便在泉边建了一幢新房，他生命里的最后十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房子早已不见，但是流泉依然还在。虽然已在他的墓前敬过酒了，但是有泉水的地方怎能错过呢，尤其是这眼诗泉。倒好三杯酒，我把它们摆放在池边，开始大声朗诵起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这是他最著名的一首词，大家也都跟着一起读起来，就连周先生也不例外：

>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
>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把其中一杯酒倒入水池，然后把另一杯递给周先生。喝完以后，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并不停地咂嘴。他告诉我这里每年也就来三四个游客，

所以没有什么改造计划。另外一些与辛弃疾相关的地方，比如斩马桥和期思渡口，也什么都没有了，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我喝完自己的那杯酒后，把杯底的几滴又倒进了池子里，然后换上一杯纯净水敬辛弃疾和他的那些理学朋友们。买下这处房产不久，辛弃疾和哲学家陈亮在公元1188年便到了这里，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活动。他们的朋友理学大师朱熹本来也要来，但因为有事耽搁了。喝着纯净的泉水，两个人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将抗金进行到底。但是他们没能等到那一天，最后都在伤心中死去了。我为他们的壮志豪言干杯！生活不能没有目标。

谢过周先生以后，我们又回到了车里。继续向南行驶三公里后，我们的“导游”在公路边的一座砖厂前下了车。对于他的帮助，我深表感谢，并准备拿出一百块钱作为酬劳。但是他说什么也不要，最后他还告诉我那座砖厂就是他的，他从心里愿意给我们带路。

葫芦泉

与“导游”分别后，我们掉转车头开始朝铅山城外的高速公路开去，最后顺原路往回返，但我已经不需要再回临川了，我要去鹰潭赶晚上10点的火车。现在是晚上7点，还有三个小时，我到街对面的一家廉价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房间的墙壁是胶合板，一张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但是里面有淋浴，有热水，这就足够了。看了一会儿电子邮件，我还睡了一小时觉，

后来，在北上的列车上又接着睡了。

第二十三天　谢朓、李白

火车晚点一小时后终于驶离鹰潭，我买的是硬卧，硬卧车厢里每个隔间共有六个床铺，外面没有门。软卧则不同，每个隔间里有四个床铺，且空间是封闭的。但有卧铺，已经让我很满足了，尤其还是下铺。上铺离顶棚太近，翻身都有困难，更别说坐起来了。等我上车的时候，那些吸烟的乘客已经睡着，所以大部分时间，我睡得很好。即使中间醒来也没什么，毕竟这是在火车上。

火车“咣当咣当”地响了一个晚上，慢腾腾地如同一架老牛车。到达宣城时，已经早上8点半了。竟然晚点两小时！不过这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要去的地方一般都在8点以后开门。一出车站，我就眯起眼睛，阳光太强了。本来我想把包裹寄存在火车站，坐晚一点儿的火车到下一站，再换乘出租。一走出车站，我立刻改变主意了。路上都是出租车，我想还是从头到尾乘坐同一辆出租车比较好，于是直接走到了等车的队伍中。轮到我的时候，我跟司机讲明路线后，他放下计价器就带我出发了。宣城是一座幸运的城市，因为它和两位桂冠诗人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李白和谢朓，我将从谢朓开始拜谒。

谢朓是公元5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同时可与之媲美的还有陶渊明以及谢朓的叔叔谢灵运。为了区分二谢，人们往往称谢朓为“小谢”，而称呼谢灵运为“大谢”。两个人除了有共同的血缘以外，还共享着“中国山水诗人鼻祖”的美誉。除陶渊明之外，一直到晋朝，中国诗人一直都在描述宫廷生活。如果写世外之事，由于没有直接经验，多数也会将之写成一个理想国。然而谢氏叔侄不同，虽然他们也属于贵族，而且也并不能完全摆脱宫廷诗歌的影响，但在他们的笔下，世外生活往往是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世界。

谢朓之父是刘宋王朝的一位高官，母亲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然而当谢朓成年的时候，刘宋王朝已被南齐王朝取代，因此宫廷生活步步惊心。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南齐九个潜在的皇位继承者以及他们的家人、

支持者相继被人谋杀。

这一切都发生在南京。从东晋到隋朝，南京应该算是六朝古都了。中国在分裂了四百多年以后，终于在隋朝得到了统一，后来隋被唐取代。二谢的早期生活，要么是南京宫廷，要么是南京阴影。小谢以写“颂帝功”

“颂藩德”的应命之作而著名，要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他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小诗人。也正是由于那次事件，他的创作方向才得以改变。公元495年春，时年三十一岁的谢朓被派去宣城担任太守一职，虽然只有一百五十公里，但是对于谢朓来说，这已经足以让他对自由和焦虑有了更深的思考。离开首都，眼看长江越来越远，当时他的心情在《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有精确的描述：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从此谢朓便和宣城以及雾霭蒙蒙的南山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他一直被人称为“谢宣城”。他的五十多首诗歌，或者说他诗歌的三分之一，都是在宣城任职时创作的。那是他匆匆人生里最动人的时刻，虽然做不了一只豹子，但他却让自己真正地融入了山林。

我的第一站是谢朓在宣城的故居。它位于一座小山顶上，从那里可以俯瞰一条河流，蜿蜒流向宣城。也就是在那个地方，他写了一首《高斋视事》，诗中概述了他处理地方日常事务的情况，每天一睁眼，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公文。

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暖暖江村见，离离海树出。
披衣就清盥，凭轩方秉笔。列俎归单味，连驾止容膝。
空为大国忧，纷诡谅非一。安得扫蓬径，锁吾愁与疾。

与叔叔一样，谢朓对群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毫无疑问，谢灵运对于隐士生活的追求以及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万事求简的生活理念肯定会对他

产生深刻的影响。尽管带给他无尽灵感的“高斋”早已不见，但是为了纪念他，镇上的人们还是在原址建了一座塔楼，并命名为“谢朓楼”。

没用五分钟我们就到了谢朓楼。山如土丘，而上面的谢朓楼则越发显得苍然。楼分上下两层，四边飞檐翘角。环山公园里的谢眺像由整块石料雕成，诗人坐在那里凝视远方，手里的酒杯倾斜，让人担心里面的酒随时会洒将出来——大概这就是诗人的迷醉与沉思。绕过雕像，走在长长的台阶之上，那里直通谢朓楼的入口。旧楼早在1937年“二战”的时候就被日军毁掉了，1997年人们在原楼基础上进行了重建。

走上台阶，我注意到二楼的栏杆上有一条毯子，很明显，应该管理员晒在那里的。门口有一群人在打牌，我走上去和他们攀谈了一会儿，并问毯子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人说是他晒的，退休以后，他一直在这里看楼。我告诉他想上二楼看看，他摇摇头说二楼是禁止外人进入的。于是，我求他说我只是想看看谢朓当年在那里都看到了什么景色。说到谢朓，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并嘱咐我一定要小心，里面的楼梯坏了。事实证明，他没有骗我。

二楼堆满了民间庆祝活动用到的各种道具，我连挤带绕地走到北阳台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诞生了谢朓的《后斋回望》：

高轩瞰四野，临牖眺襟带。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
夏木转成帷，秋荷渐如盖。巩洛常睠然，摇心似悬旆。

当时谢朓在这里可能很开心，并希望能从这里清理出一条通往草屋的小路，可是，当他从书房向外望过去，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困在了群山与不远处的首都之间，不得动弹。这种纠结一直未得释然，因为他的生命太短暂了。原本想从阳台看到敬亭山，因为谢朓的很多诗里都提到过这个地方，可是，如今举目望去，却是满眼树木。下楼谢过管理员后，我直接回到车里，并让司机把车开到山上去。

谢朓楼

谢朓雕像

谢朓楼距敬亭山只有五公里远，我们从昭亭北路到那里仅用了十分钟。“昭亭山”是“敬亭山”的旧称，为了避讳当时皇帝的名号，公元3世纪，“昭亭山”改为“敬亭山”。到了转弯处，我让司机一直往里开到水阳江边。

先前来过这儿的游客说这里是欣赏敬亭山的绝佳地点，然而当我到那

里时，却发现一切都变了，我所看到的是起重机正从驳船上把砾石和河沙装上卡车。回到公路上，我们把车停在停车场，还好，收费不高。司机想和我一起去看看，于是我们一起上路了。其实今天我们并不孤单，虽然不是周末，但这是春天，且阳光大好，所以来此游玩的人很多。刚出发，就看到了一座巨大的李白像。敬亭山也是李白喜欢的山脉之一。旁边的小路直通山上的寺院和两座佛塔，我们没理会它，只是沿着大路走，大路沿着山坡蜿蜒开去，看不到尽头。这座山以产茶著名。路上经过一块巨型的岩石，上面刻有李白的诗，汉字已被漆成绿色，其中就有这首《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李白不仅喜欢敬亭山，也喜欢宣城，因此总是不停地到这里游历。算上流放和被皇室排挤等原因，他一共来过这里七次。我们沿着小路继续前行，人群逐渐稀疏起来。三十分钟后，我们便到了独坐亭，据说李白就是坐在这里创作了那首著名的《独坐敬亭山》。山不算高，大约也就三百米的样子，但是那里非常适合漫步，所以毫无疑问，李白肯定是经常来这里散心的。从独坐亭可以俯瞰部分山道和隐隐半城风光。李白足履所至（包括他的四个“家乡”），他最爱的还是宣城。

《独坐敬亭山》石刻

站在上面待到呼吸平稳以后，我告诉司机看得差不多了，该回去了。我们是通过敬亭山路回城的，这条路位于城市北门与敬亭山之间，是人们经常走的传统路线。路上，我一直在寻找某个东西，但是一直来能如愿。路的两边是某个涉及整个宣城北部地区的在建项目，司机说这里将要建一座唐朝国际城，而我要找的地方是谢公亭。谢朓曾在那里送别了挚友范云，两人别时伤心到泪流满面。李白也认为谢公亭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地

方，这一点从他的《谢公亭》一诗中有所体现：

谢公离别处，风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司机说他从未听说过谢公亭，路上我们也没有去问别人。谢公亭在以前是宣城人道别的地方，并不仅限于诗人。而现在人们都不记得它了，我也决定放弃寻找，让司机直接送我去当涂，我想和李白来一次正式的道别。自从开始这次朝圣之旅，我就一直在追随他的足迹，是时候做最后的道别了。很高兴自己当初选的是出租车，而不是火车，从高速公路到当涂出口，一共用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李白经常往返于宣城和南京之间，谢朓也曾经这样做过。当终于病到无法远游时，李白来到当涂寻求叔叔的庇护，李白的叔叔李阳平时任当涂县令。第二年李白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在他死后人们传说他是因为喝醉酒，在长江边试图上天揽月而溺水身亡的，当然这个故事很唯美，大家也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我想李白要是活着的话，应该也会信以为真的。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李白已经病到无法下床，幸运的是，他的叔叔是一个有着极强文学鉴赏能力的人，而且最终成了侄子的遗稿保管人。后来他开始整理李白的存世作品，里面有多达一千多首的诗歌。

高速出口距李白墓仅一公里，不一会儿就到了。李白墓位于青山西麓花园般的风景之中，被一堵长长的白墙环抱其间。公元762年，李白去世，最初他被安葬在龙山以西几公里的地方，一百五十年以后，按照他的遗愿，尸骨才被移到了青山脚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最初没被埋在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我总是忘记找人问这个问题。

停车场很大，大概能容纳一百多辆车吧，但是现在除了我们的车，就只剩另外两辆景点员工的车了。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那天是周五，阳光明媚，天空湛蓝且天气已经转暖。当涂不是宣城，这里是农村。几年来李白墓地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公园，周围有池塘、桥梁、展厅和花园环绕。付完停车费，我们开始在公园里散步，并最终来到了展厅前。其中一个陈列

柜里有几块原来墓地里的砖头，墙上挂满了各种画，上面记述了李白生前最后几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其中有一幅描述了他躺在床上梦想着能过上理想的生活。虽然他是一位诗人，但是却从未放弃“一笔一剑走江湖”的梦想。对于李白来说，虽然诗歌弥补了他的很多错误，但是仅有诗歌还远远不够。

在大厅后面，穿过一道门，就来到了一座封闭的花园，里面就是李白墓。我坐在墓前的石凳上，想起1991年我和朋友芬·威尔克斯、史蒂夫·约翰逊第一次来这里参观的情景，当时我们就坐在这条石凳上，我还拿出李白的诗歌，给芬和史蒂夫大声用中文朗诵，后来还把它现场翻译成了英文。之后，有二十四个日本人排着队来了，他们在绿草覆盖的李白墓前一字排开，就像军人列队一样。我们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见其中一个人走到墓前，点上蜡烛和香，然后又重新回到队列中，和大家一起齐声高唱李白的诗歌。后来我才得知，原来他们是日本致力于研究唐诗的俱乐部成员，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当时是用古代唐朝的方言来唱诵李白诗歌的。

蜡烛和香燃烧之时，俱乐部的领队以唱诵李白生前的最后一首诗《临路歌》结束了整个表演。在《临路歌》里，李白把自己比成大鹏鸟，一个完全自由的精灵。他还提到了中国人相信的太阳起于扶桑，以及孔子认为麒麟“出非其时世道将乱而大哭”。这首诗的形式和线条与屈原的诗歌极其相似，同时也证明了李白以诗直面死亡的决心。当然，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当歌手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沙哑，而最令人奇怪的是竟然下起雨来，就好像老天在哭泣一样，接着整个队伍在墓前鞠躬，最后鱼贯而出。他们一走，我们就坐在了墓前潮湿的草地上，实际上雨不大，洒在身上很舒服。我们随身带了啤酒，开瓶以后，每个人都喝了一

口，然后把剩下的洒在了墓碑上。如果说有某个诗人喜欢喝酒，那么你肯定会想到李白。

李白墓

而今天，我打算用一种度数更大的酒来敬李白。墓地设计师考虑得很周到，在墓碑的顶部设计了一个窄窄的石槽，以前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细节。我想这要比我的杯子更合适，然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现在里面大概有一整瓶白酒，我只好往里面滴了几滴黑麦威士忌，但是我怀疑这根本就没用，因为中国白酒的气味太冲了。

回去以后，我让司机往回开到高速公路上。李白之所以要求将自己埋在青山脚下，是因为想靠近偶像谢朓在乡间隐居的地方，即青山的另一边。到达高速口后，我们转到高速下面的那条路上，前行一两公里后，不远处出现了一座貌似佛塔的建筑。我们继续向北走了一段水泥路后，才发现那里不是佛塔，只是矿区里的一座矿井而已。无论是什么矿，在这样的矿区采矿，肯定会赚大钱的。前行半公里左右，向右转到了矿区后面的一条土路上，然后蜿蜒而上到青山东麓。山路坎坷颠簸，有好几次司机都想放弃了，但是在我的要求下，他还是跟着一路开了过来。到达谢朓故居时，我感觉汽车似乎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

在南京和宣城的往返途中，谢朓认为这里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地方，也是他管理辖区的一部分，于是他在半山腰建了一处房子，从那里可以远眺青山河。房子建成以后，他在新居比在宣城的衙门里待的时间还要长，当然作为太守他有这个特权。

遗憾的是公元496年谢朓在宣城的任期结束了，山上的隐居生活也因此画上了句号。之后他被派往湖南，代表皇帝去拜谒南岳衡山。军队生活教会了我一个道理，那就是除非必要，否则绝不要主动去学什么，因为迟早你会被身上的技艺所累。庸人多长寿，这是我在军队里学到的真理。谢朓没有从军的经历，但是他会写宫廷颂德之辞，因此被皇帝选中到远在湖南的衡山去散播圣名。衡山是中国南方的圣山，对于谢朓来说，也是一次长途跋涉，但是此行并未给他或者皇帝带来什么好运。等他再回到南京时，皇帝已经驾崩，谢朓随后也被卷入一场皇位争夺战中。由于他拒绝参与到夺位阴谋之中而遭诬陷，随后冤死狱中。没有人知道他死后尸体是怎么处理的，在南京周围及其墓地里也没找到任何相关证据。大多数人认为

他被葬在了老家附近的青龙山上，因此当地的老百姓把他的住宅改建成了纪念祠堂。无论葬在哪里，对我来说，要拜谒这位连李白都崇拜的诗人，祠堂应该是一个比“高斋”更合适的地方。

下车以后经过一段泥泞的小路终于到达谢公祠，很显然，一切都变了。祠堂周围是青山寺里的六座佛教大殿。一进大厅，就遇上了那里的女住持，法号圣英，八十二岁，据说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十二年。她邀请我共进午餐，但是我告诉她在旅行中，我一般不吃午饭。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能理解，她说吃午餐确实容易误事，尤其是想找厕所又找不到的时候。我问她谢朓墓的事情，她说人们在山上四处都找过了，但是没有任何发现。

然后她带我来到了位于两座新建佛堂之间的“谢公祠”，里面厅堂不大，旁边的厢房主要用于储存杂物，如今已经上锁，而主厅依然对外开放。它和我家的卧室大小差不多，十平方米左右，里面有三个跪垫，前方是一座祭坛，上面的石头上刻有谢朓的浮雕，左右各有六个稍小的雕像，他们分别是道教和佛教的先贤。祭坛旁边的两副对联分别书写“有因必有果”“无始更无终”。

谢公祠内的祭坛

考虑到这里的气氛，我没有拿出包里的威士忌，三鞠躬之后，谢过住持并与之道别。在回出租车的路上，经过谢公池，我看到里面有信徒放生的乌龟和鱼。池塘是谢朓挖的，最初很小，后来，就如同故居里的其他东西一样，它也被扩建了许多。在无法找到谢朓墓的前提下，这里似乎是祭奠他最合适的地方。我并不是唯一有此念头的人，早在我之前，李白就已经这样做了，如他的《谢公宅》里所描述的：

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竹里无人声，池中虚月白。
荒庭衰草遍，废井苍苔积。惟有清风闲，时时起泉石。

和李白一样，谢朓也是怀才不遇之人，他除了写一些“颂帝功”的诗词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借诗言志。当威士忌的芳香袅袅升起之时，我吟诵着他的那首《王孙游》，该诗源自屈原的《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

那天是农历三月十五，事实上，春芳正在逐渐消逝，在向谢朓敬完酒以后，我把它倒进了池塘里，然后乘出租车直接回当涂了。在当涂新建的汽车东站，我踏上了前往南京的征途。两小时后，我入住了新世纪大酒店，它与南京火车站在同一条街上。房间坐北朝南，可以看到玄武湖。当年湖对面囚禁“小谢”、处死“大谢”的王朝如今早已如荒草覆冢，成了历史遗迹。事实证明，诗歌具有诗人难以想象的作用，谢氏叔侄比当年那些判处其有罪并将之置于死地的人们至少多活了一千五百年。一想到这些，我又忍不住敬了自己一杯酒。

第二十四天　王安石、范成大

今天的中国古诗人巡礼将再次从王安石开始。离开临川以后，南京成了王安石的第二故乡，同时也是他最喜欢的城市之一，甚至辞官后他也一直住在那里，去世后便葬在了钟山脚下。我希望去拜望他在南京的故居以及那座给予他无尽灵感的钟山。然而，由于要赶上午11点的火车，所以这次拜望注定只是惊鸿一瞥。早上8点之前，我就从新世纪大酒店退了房，然后出去打车。我让司机看了下我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地图，在南京城东北角的地方，我用彩笔标出了一块三角地，那里就是王安石的故居。在司机研究地图的时候，我让他顺便想想该怎样绕开那里的警卫。

公元1037年，初到南京时，王安石十七岁，由于父亲要赴南京任江宁通判，他便随之一路来到这里。通判不同于知州，通判对州府的长官有监察义务，就像当年谢朓做的是宣城太守，而不是刺史一样。两年后王安石父亲去世，利用为父守孝的三年时间，他苦读诗书，守孝期满后参加了当时的科举考试，并以第四名的成绩为自己赢得了入仕的机会。当时王安石没有选择在开封为官，而是要求去外省任职。这一走就是二十年，扬州、宁波、潜山、常州等都有王安石执政过的痕迹。

母亲去世后，王安石辞职回江宁守孝，期满以后，他决定要去做那件思考了二十年的事情。在外省任职期间，他一直在进行经济改革试验，并希望能将成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但是却受到了顽固保守派的反对：可以得到高息的时候，谁愿意低息贷款给农民？国家为什么非要有预算？军队为什么就不能任人唯亲？虽然王安石的动机很好，但是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皇帝能为他做的也只能是在公元1075年恩准他辞去相位，从此闲居江宁府。

回到南京之后，王安石在城市东北角的钟山脚下买了五十亩地，在父母的墓地附近盖了一处房子。因为这部分田产位于城墙与钟山之间，因此被他称为“半山园”。我给司机看的地图上就有这个地名。我还告诉他现在半山园属于海军指挥学院，要进去恐怕有一定困难，他表示理解，但是令

我惊讶的是，他竟然对此颇有兴趣。

汽车驶进仍被称为“半山园”的区域，我们开始寻找没有守卫的入口。那天正好赶上当地周六早市，因此一路走走停停，非常缓慢。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四周除了墙还是墙，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干脆直接把车开到正门口，门关着，并由一位穿海军制服的警卫把守。他头戴海军帽，上面的两条飘带搭在背后，看上去可爱极了，可是他的行为一点也不可爱。他命令我马上离开，就连我要见一下他们领导的请求也拒绝了。没办法，最后我们只能放弃了。

然而司机好像不是一个那么轻易妥协的人，由于海军指挥学院与王安石的田产都位于明城墙内，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有台阶的地方，那些台阶直达城墙顶部，他认为也许我可以从城墙上眺望到王安石故居。我在网上见过王安石故居，里面的房子里有关于王安石的一些物品，周边有几处亭台，当然，少不了一个花园。看起来他的想法不错，于是我开始沿着台阶向上爬。到达城墙顶上以后，我发现在南段城墙上有人在散步，还有人在慢跑。这里可以俯瞰下面的公园，而城墙本身也是公园的一部分。然而我需要去的是被一间警卫室隔开的北段城墙。警卫室后面是一片森林，它们在数个世纪的风吹雨淋中倔强地生长着。看起来要穿过去的希望不大，但我还是从警卫室前走了过去，原来里面的警卫不是军人，而是公园里的工作人员。跟里面的两个人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此行目的之后，他们让我进去，并且嘱咐我小心点。警卫室的后面是一堵墙，用来专门防止我这样的人穿越，但墙上有个洞，所以我还是设法钻了过去。在绕过一个大垃圾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谁会在城墙顶上倒垃圾呢？但这个疑问并不能让我放慢速度。垃圾堆的后面有一条林间小路，也许司机的想法是可行的。然而，前行三百米之后，我面前出现了一堵墙，中间有一道上锁的铁门，边上写着“军事禁地”四个字。通常情况下，对于这四个字，我会假装看不见，但是今天却束手无策了。要想翻过墙，得有一架梯子或者是一条末端有钩子的绳子，可惜现在我的手头上什么都没有，也许这也是一件好事吧，万一被抓，装傻是说不通的，虽然很多情况下那个方法也能奏效，但这次肯定不行。我已经别无选择，所以只好放弃。顺着来路穿过小树林，

绕过垃圾堆，钻过墙洞，最后回到警卫室，并对两位看门人表示感谢。

王安石生命里最后十年的生活对我来说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妻子去世当天，他写下了在半山园的最后一首诗《一日归行》：

贱贫奔走食与衣，百日奔走一日归。
平生欢意苦不尽，正欲老大相因依。
空房萧瑟施穗帷，青灯半夜哭声稀。
音容想像今何处，地下相逢果是非。

妻子的去世让王安石的心都碎了，他无法面对曾经与她朝夕相处的家，于是只好选择离开。他把房子送给了僧人朋友，后来他们把它改成了报宁寺。同时，王安石在城南秦淮河流域的内桥附近买了一处小院。住进去不久，他也去世了，尸骨被葬在以前的花园里，就在妻子与父母的坟墓旁边。多年来，无论是朋友还是当初的政敌，大家都会去那里祭拜他。三百年后，明朝朱元璋决定扩建皇宫，因此需要外扩城墙，于是把王安石的那部分田产也囊括在内了。当时王安石和妻子以及父母的棺椁被挖掘出来，重新安葬在了月塘，也就是我前两天去过的那个地方。

最后十年，也就是从王安石住进半山园到妻子去世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家与钟山之间穿梭，有时是步行，有时是骑驴。钟山不是禁区，所以我想让司机带我去那里。出明城墙后，我们驶上了明陵路，或多或少是在沿着王安石当年的足迹在走。几分钟后，我们经过了他最喜欢的地方——梅花谷。梅花谷最惹眼的地方是在钟山前有一个新月形的湖泊，而湖后面的钟山上则植满梅树。我来的时候，梅花正在盛开。我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认为梅枝上闪闪发光的白色花瓣如雪一般晶莹。那些梅花一般于冬末春初的春节期间盛开，但是梅花谷的梅花却在3月中旬开，而且也不是白色的，它们是粉色和红色的。这里没有白梅花。王安石在《红梅》一诗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春半花才发，多应不奈寒。
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

司机说钟山上有四十多万棵梅树，那可真是梅花如海了。湖面波光粼粼，红红的梅花与钟山倒映在水里，此情此景美不胜收，但是我无法停下来欣赏，因为还要去另一个地方，虽然它并不在当天的行程安排里，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去看一下。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钟山入口处，那里也是明孝陵所在地，我要找的地方就在孝陵附近。司机在停车场排队停车的时候，我一个人下车走了进去：这里对老年人免费开放。

刚过早上9点，所以时间很充裕，不过，还是越快越好吧。我从入口处踏上了一条名为“翁仲路”的神道，这里直通皇陵，沿途屹立着各种石像，有文武官员，也有各种神兽，它们或来自现实，或来自神话传说。由于没能找到指示牌，我只好向一位路过的老人问路。他说自己每天都会到山上走走，至于我要找的地方就在小湖对面，说起小湖，即便是在冬天，依然会有很多人到那里游泳。果然，绕过小湖，在桂树与竹林后面，我看到了那幢黛瓦白墙的房子。

这里就是定林寺的旧址，如今被称为“定林山庄”，用以区分南京城里与之同名的另一座寺庙。定林寺是王安石最喜欢去的地方，有时也会住在里面，因此他也称那里为自己的“书斋”。进到入口，穿过一条小溪，我想这里可能就是他在《钟山即事》里所描述的情景吧：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

钟山定林寺

王安石在这里回应了另一位写过“鸟鸣山更幽”的诗人。至于我更喜欢谁的说法并不重要，孰优孰劣，对于这座山来说也不重要。

进入“山庄”以后，我一直想找到一些王安石的痕迹，毕竟这里也被称为王安石纪念馆。然而在第一个大厅里却是另一位文学人物刘勰的展厅，刘勰是中国第一部文艺美学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我对文献阅读从不感兴趣，我要的是一首诗。刘勰在定林寺度过了生命里的最后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为了完成自己的作品，他广泛查阅寺里的藏书，因此，这里有他的展厅也是正常的。剃度为僧一年以后，他就去世了，死后被葬在了寺庙西面的竹林里，然而现在他的墓地与寺院一样，已找不到任何痕迹了。

我在各个展厅里穿梭，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找什么。在走廊两边的石碑上刻有很多王安石的诗，它们以不同的书法风格呈现在人们眼前，我停下来读了五六首，但是我想找的不是这些，应该是一些能让我感觉与王安石似曾相识的东西。最后，在回到入口的时候，终于被我找到了。其实刚进来时，我应该朝右而不是朝左走。

王安石弥留之际，很多朋友都来看望他，他让其中的一位画家朋友画

一幅他骑在驴上的画像，正是因为有了驴子，才使得他能在无法走路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上山游历。那位画家叫李公麟，是宋朝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然而等他完成画作送到朋友面前时，王安石已经去世了。这幅画也就挂在了他的棺椁前，我们知道，王安石在里面应该是直躺着的，而画上的他则坐在了驴背上。现在王安石纪念馆里就有那幅《王安石骑驴》，遗憾的是，玻璃柜保护的可能只是一幅临摹之作，因为据我所知，李公麟的画价值数千万美元。其实是否真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所能传达给我一种感觉，纪念馆本来也不适合存放真迹。从纪念馆出来，再次经过那条小溪，它曾流经王安石非常喜欢的地方。我向里面倒了一杯黑麦威士忌，喝完自己那杯以后，便匆匆回到出租车里。幸运的是，司机对道路的判断能力极强，很快我们就顺着原路来到了山脚下。那天是周六，路上有点堵，但还是提前到了火车站。我把上午11点的火车票改签成11点半的快车。一天尚未过半，但已然十分美好了。

火车的快慢确实是有区别的，我坐的是一辆特快列车，它准点发车，沿途站点不多，且停靠时间不长。我要去素有“中国威尼斯”美誉的苏州，这个称谓我觉得恰如其分。我们正在朝长江三角洲上游而去，列车一路要穿过十二条河。流入大海之前，中国的大部分河流都在长江三角洲附近汇聚。苏州是鱼米之乡、淡水珍珠养殖之乡以及园林之乡。但是从古至今使苏州发达的原因并非来自鱼米或珍珠，而是丝绸。考古学家发现中国的丝绸生产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那时候正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在世的时间。据说有一天，她在桑树下喝茶，一只蚕茧掉进了茶碗，她想把蚕茧拿出来，却意外抽到了一条丝。几个世纪以来，苏州独有的天气和水道成就了它中国最大的丝绸生产基地的地位。罗马人也非常喜欢苏州丝绸，然而前提是必须有人将丝绸做出来，所以说正是劳动者辛勤的汗水造就了苏州的繁荣，正如《缫丝行》里所写的那样：

小麦青青大麦黄，原头日出天色凉。
妇姑相呼有忙事，舍后煮茧门前香。
缫车嘈嘈似风雨，茧厚丝长无断缕。
今年那暇织绢着，明日西门卖丝去。

因为丝绸是苏州的支柱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经济的部分命脉，为了确保能有充足的货源，那个地区的人们甚至可以以丝充税，当地的每个人都从事着与丝绸有关的行业：要么制丝，要么贩丝。

有一位诗人很同情制丝人的艰难，他认为那些人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这位诗人就是范成大，我此次就是专门为他而来，我不需要丝绸。时近中午，走出苏州火车站，我在外面打了一辆车直接去了位于石湖的范成大故居。石湖位于距火车站以南十公里的上方山脚下。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那里。

由于是周六，山地与湖泊又是人们最主要的休闲娱乐场所，所以，我让司机在车里等，自己踏上了对范成大的拜谒之路。在上方山入口处，有一大群人在排队等候缆车，他们要去山顶看看。好在范成大故居不在山顶，向右转后，穿过治平寺，有一条小路可直通石湖草堂。石湖草堂是诗人们聚会赋诗的地方，范成大当年就住在草堂下面。

范成大出生在苏州老城区的一个殷实之家，但是自从父母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以后，他的生活就发生了重大改变。当时他17岁，刚刚成家，本来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但长兄如父，他必须担负起整个家庭的责任，他不仅要负责两个弟弟的学业，还要安排两个妹妹的婚事，他把父母留下来的田产用在了每个人身上。等到把所有人都安排妥当，终于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154年了，那一年他二十八岁。

通过科举考试以后，范成大被授户曹一职。像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一个勇于改革试验的人，在沿海地区任职期满，回到临安（今杭州），他向皇帝汇报了自己在减轻百姓赋税方面的改革成果，皇帝很满意，于是命令他将改革措施推广到全国。一夜之间，范成大位高权重起来，后来出使金朝，为改变接纳金国诏书礼仪和索取河南“陵寝”地一事与其谈判。

范成大抵达中都（今北京）以后，他打破外交礼仪，直接要求金主亲自改变协约，金主震怒，威胁说再如此无礼就杀死他。但是范成大说如果拒绝他的要求，他便直接死在那里。金主很受触动，后来说非常希望能有

范成大那样的大巨为自己的朝廷服务。所以当范成大回到临安，立即被誉为民族英雄，从此，他一直作为一名爱国者而被人们津津乐道。与爱国主义相比，范成大更关心在女真统治下北方百姓悲惨的生活处境。这在《清远店》一诗中略见一斑，他在题下自注里写道：定兴县中客邸前，有幽婢两颊刺“逃走”二字，云是主家私自黥涅，虽杀之不禁。

女僮流汗逐毡輧，云在淮乡有父兄。
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数十年来，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淮河流域一直是汉人和女真人的必争之地，女真人（他们非常喜欢丝绸）对于占领区的百姓百般奴役，在这首诗里，女孩的父亲和兄弟则要比她幸运得多。

回到临安以后，范成大曾被授予一系列高级官职，但是由于在北方的所见所闻，他开始主张全力抗金，这与朝廷当时推行“主和”政策格格不入，于是皇帝把他派往距离南宋最遥远的地方任职，先是南方的桂林，然后是西部的成都。远离尔虞我诈的朝廷生活也许对范成大来说并不是坏事。他并没有因此郁郁寡欢，反而如出笼的鸟儿般自由舒展。充分利用乡村生活素材，范成大创作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游记，并被誉为南宋最杰出的地理学家。公元1177年，朝廷将范成大召回，但是此时的他已经对仕途心灰意冷，于是称病还乡，回石湖定居。不久之后，就有了这首《初归石湖》：

晓雾朝暾绀碧烘，横塘西岸越城东。
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
信脚自能知旧路，惊心时复认邻翁。
当时手种斜桥柳，无数鸣蜩翠扫空。

从范成大的家里，就可以看到北部的横塘堤和一年前修建的越城桥，房后有一座山，随时都可以去那里游玩，他还能希望什么呢？能如此独处，未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但是后来他又被朝廷召回了，在仕途上摸爬滚打三年多，先后任明州（今宁波）知州、建康（今南京）知府，后来由

于政治上的钩心斗角和自己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公元1183年，他不得不又回到了石湖，从此，便再也没有离开过。

如今范成大的故居成了一座纪念祠堂，我进去的时候，他正手里拿书端坐在巨石之上，眼睛凝视着越城桥。头顶上方挂有一块御赐牌匾，上书“寿栎堂”三个大字。范成大曾经种过很多植物，也写了很多关于那些植物的书，比如梅花、菊花、玫瑰——甚至还有各种蔬菜。当然他还留下了近两千首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部题为《四时田园杂兴》系列，里面有六十首绝句。如《夏日田园杂兴十二绝》中的第二首和第七首：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寿栎堂

范成大的雕像处于大堂里的一片阴影之中，这让人很受触动，然而更触动人心的却是周围墙壁上的石刻，上面满是范成大亲书的自己的诗文，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田园杂诗系列”。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争和盗抢之后，还能保存得如此完整，真是太难得了。管理员告诉我范成大不仅是一

位园林发烧友和设计师，他还是苏州园林的推广大使，由于他的推广，每年都有几百万的游客来这里观赏园林。虽然他自己的园林早已不见，但是至少他居住过的地方已经得到了保护。就像我拜谒过的许多古代诗人一样，范成大的偶像也是陶渊明。和陶渊明一样，他选择住在了乡下，也和陶渊明一样，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诚实的诗人，并没有试图把乡下的生活理想化，甚至在有些作品里，他还会拿生活取乐，如《幽栖》所表现的：

幽栖先自懒衣裳，秋暑薰肌汗似浆。
对客绪言多勉强，谋家生事总荒唐。
蚤眠不待星当户，晚饭常占日半墙。
莫道闲中无外慕，朝朝屈指望新凉。

每到盛夏，范成大可能会希望自己的访客少一些，因为酷热会让整个苏州都无精打采，人人热得喘不上气来。然而对于那些诗人朋友们的来访，他还是很高兴的，比如陆游和杨万里。

欣赏完范成大故居里的珍宝之后，谢过管理员，我便直接来到湖边向这位诗人以及他的朋友们敬献这杯来自美国的琼浆。公园入口处，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都在等回城的出租车，很高兴那位出租车司机还在等我。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就是位于苏州老城区以西灵岩山和天平山之间的那块地方。把灵岩山和天平山连接起来的山叫仰天山，或者叫马鞍山，范成大就被埋在了那里，尽管他的坟墓已经不见，但我还是想去看看。

和上方山一样，天平山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体闲度假区，里面还配有一间办公室，专门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司机在门口等着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到里面询问是否有人能带我去马鞍山，他们说就在度假区最南端的小巷里，小巷就在我刚刚经过的那条路的旁边。

几分钟以后，我们把车停在了一顶蒙古包前，马厩外面就是范成大墓地的最初所在地。蒙古包里住着一家专门以租马为生的蒙古人。他们对于

范成大墓一无所知，但是却告诉我在马厩后面的山坡上有几百座墓地，那正是我要找的地方。从蒙古包出来，我们沿着碎石路来到一处停车场。我下了车，步行经过一个工棚，里面的工人在做墓碑，看来这里的墓葬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我问他们是否知道范成大墓，其中一个人的回答很让我惊讶，他说“文革”期间，为了防止红卫兵破坏，棺椁被挖了出来，并被保存于寒山寺。尽管听到这个消息我应该感到欣慰，但是，寒山寺的释空方丈已经带我参观过那里，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如果里面有任何与诗歌相关的东西，他一定会告诉我的。另外，我也怀疑，为什么一个石匠会对这样的事情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呢？

尽管对于这种说法半信半疑，我还是很感激他能告诉我这些。我们继续前行，然后来到了篱笆边的一条土路上，这片篱笆把度假区与墓区隔离开。当时有三个妇女正在篱笆边除草，听到我问她们关于范成大墓的事，便放下镰刀，指引我来到了一处斜坡前，那里的墓地历史最长。看了几百座墓碑，然而其中最久远的也就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的明朝，却不是宋朝。

虽然没有找到范成大的墓地，我却意外发现了大休禅师墓。去世的时候，他是寒山寺的方丈，今天中国的佛教徒依然在吟诵他的教导：“无大无小无内外，自休自了自安排。”人们总是很容易忽略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除了参禅，大休还是一位弹奏一弦琴的大师。

大休禅师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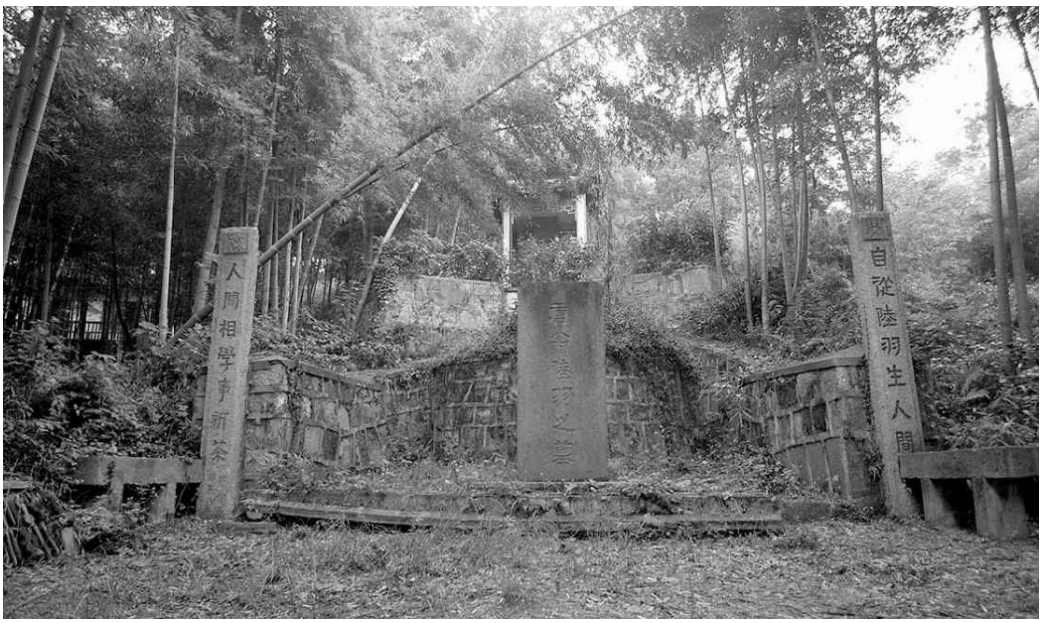
既然大休禅师的墓地环境这么好，前面还有一个祭坛，我想在这里向范成大表达对他诗歌的喜爱之情应该是最合适的。那三位带我来的妇女好奇地看着我在墓前倒了一杯黑麦威士忌。我想大休也会喜欢“一杯禅”这个说法吧。假如那位石匠说的是真的，我想让这位寒山寺的已故方丈代我转达对范成大的敬意也不为过。

因为还要去赶汽车，我不能在此久留，将杯子里剩下的酒喝完以后，我就告别了大休禅师、范成大和那三位沉默的观众。回到车里，我告诉司机随便把我放在一个可以去湖州的车站就行，然后他带我去了新建的南站。不到半小时，我就坐上了开往湖州的汽车。司机说一百分钟后就能到，他还真说对了，一分不差。路上我给朋友大茶打了电话，他会到车站接我。一出站口，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一把抓过我的包把我带到了一座岛上的酒店，小岛位于一条大河中央。那天晚上我枕着水声早早就睡了。我知道第二天是个好日子，究竟有多好，我不知道，最后证明，它超乎想象的好。

第二十五天　皎然禅师、石屋禅师

因为有朋友的陪伴，今天注定与以往不同。马丁·莫尔兹，那位之前陪我拜谒薛涛墓的朋友，把他在香港的鞋业公司暂交他人打理后来这里了，另一个朋友吴镇，朋友们都称他“大茶”，也要和我们一起出游。大茶是一个茶迷，也是中国茶网络成员。我是在之前到中国旅游时遇上他的，当时我正带领一些美国朋友去湖州南部的霞幕山，但是走到一半发现前面正在修路，我把货车停在路障前，下车查看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走，这时候，正好看见大茶在和挖掘人员说话，他告诉他们正在挖掘的地方可能存在历史文物。我们聊了起来，我发现他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霞幕山，他还主动当向导把我们带到了另一条路上。那是2011年的事了。这次，除了马丁和大茶，我们这个小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海峡茶道》杂志的主编赵娴女士。可以想象，茶将是今天日程安排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通常在早晨8点开始工作，但是这次我说了不算，将近上午10点钟的时候，大茶安排的出租车才来宾馆接我们，上车以后直接朝城外奔去。到南部城郊时转到306省道上，然后在七公里标识处向南转向了一条当地的公路。路上，经过中国茶圣陆羽的一尊雕像。上次来的时候，大茶就带我和同伴一起去杼山村附近拜谒过陆羽墓。



陆羽墓

除了拜谒陆羽墓，我们还拜谒了旁边皎然和尚的墓地，皎然是陆羽的朋友，陆羽曾在皎然的茶场里工作，并在那里获得了第一手的种茶经验，这也为《茶经》的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皎然是谢灵运的直系后裔，也是一位诗人，尽管他是一位“禅僧”，但却把陶渊明看作是自己的偶像，这一点在《偶然》一诗里有所体现：

隐心不隐迹，却欲住人寰。
欠树移春树，无山看画山。
居喧我未错，真意在其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皎然最著名的一首诗却是被选入《唐诗三百首》的《寻陆鸿渐不遇》：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

陆羽喜欢徒步旅行，部分原因是他想找到更好的水源。因为他发现用来泡茶的水和茶叶以及茶叶的制作方式同等重要。所以他在湖州南部山区四处寻找泉水。我也要和陆羽一样进山了，但是我要做的是去拜谒一位诗人，他的名字叫石屋清珙禅师，或简称石屋。我是在1982年知道他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石屋的诗歌。

和皎然一样，石屋也是一个和尚，但他更喜欢独处。他在霞幕山建了一座小屋，位于皎然墓以南十公里处，一住就是三十五年。霞幕山并不高，最高峰也只有五百六十米，但它是该地区最高的山，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有一条直通山顶的路——这里也是雷达观测的好地方。

离开湖州不到一小时，我们就来到了以前雷达站旧址。我第一次来是在1991年，那时候这里还是军事禁区，刚到这儿，我和朋友芬、史蒂夫就被几个士兵包围起来，他们手里拿着带刺刀的步枪，我给他们的军官看石屋清珙禅师的诗，并告诉他我们希望能找到石屋曾经住过的地方。军官读

完以后，示意士兵散开，然后他自己拿着砍刀带我们进了竹林。那些竹子超乎想象的粗壮，军官用砍刀开出一条路来，我们就跟在他的后面。即便是有他在前面带路，但是竹林太密了，我们还是会时不时地被绊住手脚。

大约二十分钟后，面前出现了一间农舍，此时我们已经是满身划痕了，我怀疑军官之所以带我们穿过竹林是想对我们私入军事禁区的行为进行惩罚。实际上，我们想错了，他真的在为我们着想。军官指着农舍说，在建雷达站之前，这里是山上唯一的一处建筑。就在那时，住在里面的农民出现了，并挥手示意我们进屋。

农民说他已在山上住二十年了，搬到这里不久，红卫兵就撵走了寺院的僧侣们，他住的农舍就是庙宇的一部分，也是唯一残存的部分。庙宇的前身曾是石屋最初居住的地方。石屋说在他的房后有一处清泉，农民带我们去看了，就跟他在第五十五首诗《山居诗》中描述的一样，清泉依然在潺潺流淌。

法道寥寥不可模，一庵深隐是良图。门前养竹高遮屋，石上分泉直到厨。猿抱子来崖果熟，鹤移巢去涧松枯。禅边大有闲情绪，收拾干柴向地炉。

农民邀请我们进屋喝茶，很显然，他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的。孩子已经长大，妻子住在山脚下的村子里。他的话不多，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只是微笑。他的笑容让我忍不住想：如果他是一位诗人，一定也能写出像石屋第一百八十三首那样的诗来：

结屋霞峰头，耕锄供日课。山田六七丘，道人三两个。
开池放月来，卖柴籴米过。老子少机关，家私都说破。

从我第一次来这里之后，几年的时间里，雷达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桶装饮用水公司：霞峰甘泉。农舍再次被改造成了寺院，即云林寺。而且我还得知这座山有两个名字，北面的那座山峰，也就是我们停车的地方，叫霞雾山——因此，山泉叫霞雾泉。三百米外的地方是南部的那座山峰，也就是农舍和寺庙所在的地方，叫霞幕山。因为南部略高一些，

所以这里出现在地图上的名字叫作“霞幕山”。在山里的三十五年间，石屋就住在两座山峰附近，并且也用到过这两个名字。对于住在山中的小屋而不是住在寺院里的决定，他从未后悔过，这一点在他的第十八首诗里有所体现：

云林禅寺指示牌

岳顶禅房枕石台，
白云飞去又飞来。
门前瀑布悬空落，
屋后山峦起浪堆。
素壁淡描三世佛，
瓦瓶香浸一枝梅。
下方田地虽平坦，
难及山家无点埃。

这一次我们没有遇到拿枪的士兵，大茶付了车钱，并说他已经安排好下午带我们回城的车，而且还为我们在山上安排了午饭，然后他带着我们沿公路来到另一处房子前。在那里我们遇到了莫仕琴，她的茶园让整座山上的茶都闻名遐迩。她告诉我们，父母正在准备午饭，大概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吃饭，所以趁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在山上四处看看。我来这里就是为四处看看的。

我们沿着公路向下走了一百米左右，前方出现了一个霞幕山公墓的指示牌。在山下的某个地方埋葬着几个世纪以来曾在这里居住过的僧人们，其中就有石屋清珙禅师。以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墓地或者第二处小屋的情况，这次有大茶带领，我相信会有新发现的。

顺着斜坡往下走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路，我们不得不在茂密的竹林里蛇行，尽量不让自己被满地的藤蔓绊住脚。在岩架上坐着休息时，大茶发现了一些野生茶树，说明这里的岩架是人造的，这个地方以前也许就是一个梯形茶园。向下大约走了不到二百米，我们到了一处墓场，但里面依然是成堆的碎石和满地的藤蔓。这里没有石屋的墓地，但它应该就在附近几英尺的范围内。在写完《山居诗》最后的第一百一十三首，石屋便去世了，然后被葬在了这里。

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须掘土埋。
顾我也无三昧火，光前绝后一堆柴。

墓场以北向下走一小段路，就是石屋的第二个小屋所在地，他就是在那里去世的。我想在墓场里可能会有写着“石屋清珙禅师”名字的东西，于是便在碎石堆里四处找着。就在这时，我的脚踩空了，陷进了一个石坑里，接着就听见了骨头断裂的声音。我想把脚拔出来，却感觉它已经被藤蔓缠住了。最后终于挣脱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脚已经不能伸直了，一走路便钻心地疼。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我坐下来，用双手不停地揉着，在当时的情况下，好像也只能这样做了。揉脚的时候，我的大腿就像是飞机模型上的橡皮筋因绑得太紧而突然裂开一样，而我所能做的只有仰天长叹。至少没有下雨，大茶说那天天气预报说有暴雨。

我把马丁喊过来，他把大茶以及赵女士也一起叫了过来。我向大家解释着刚才的一幕：我的腿折了，走不了路了。大茶想用手机叫救护车，但是这里的信号太弱了。他和赵女士到公路上去看看是否信号会好一点，而马丁则陪我在这里等他们。幸好我身上带了一瓶黑麦威士忌，本来也没有打算用它向石屋表示敬意，因为他是一个和尚。但是很高兴，我还是随身带上了它。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喝光了这瓶二两多的64度威士忌。我一边喝一边安慰马丁说没事儿，这只是朝圣路上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而且我依然可以完成接下来的行程。到湖州以后，我让大夫在腿上给我打个石膏，我可以乘出租车继续进行我的古诗人巡礼。那样也省去了挤长途汽车、赶火车的麻烦了。我甚至还可以拄着拐杖或坐着轮椅去拜谒那些诗人。

我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虽然我因为过于乐观而吃了很多苦头，但这次却完全不同。

酒喝光了，人也闭嘴了，我躺在地上，盯着天空发呆。大茶和赵女士在离开将近一个半小时后，带着两名警察来了。不久，两名医护人员也到了。他们说救护车停在了两百米以外的地方。其中一个医生找了根棍子，用它做成夹板帮我把腿包扎了一下。接着他又砍了一些藤蔓把我固定在担架上。与此同时，从莫女士的茶场来了四个工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我抬到了公路上。在担架上躺着，我看见一些树的顶部开始长出了新叶，竹枝茂盛而天空阴沉。

作者受伤

后来马丁向我描述当时的情景，因为没有路，他们只好选择了我们先前走过的那片竹林，在穿过梯形茶园的时候，不得不把我抬到一米以上的高度。由于斜坡陡峭而湿滑，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因此走得很慢。据马丁讲，担架后面的两个人必须一手抓着担架，一手搭在前面那个人的后背上，以防打滑。他说就像是毛毛虫的后腿，根本用不上劲儿。而我躺在上面根本就不敢动弹。大概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终于把我抬到了救护车里。刚一上车，就开始下雨了。我当时还以为是神仙们在自娱自乐呢，一切都跟做梦似的。

下山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明白这不是梦了。救护车每颠簸一次，我就会痛得要命。一小时以后，终于抵达湖州解放军98医院。大茶说这是湖州最好的医院，但是当他们把我抬进急救室的时候，医生们说他们不给外国人看病，没办法，我又回到了救护车里，朝另一家医院赶去。外面大雨倾盆，好在我们已经下山了，救护车一路鸣笛，这让我感觉好多了，通过市中心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像个名人。

最后我们到了湖州市中心医院。付完救护车的钱以后，车上的医护人员把我交给了医院的医生，他们带我去挂号，然后拍X光片。检查结束

后，医生在我的腿上打上石膏，石膏发热了，疼痛第一次得到了缓解，可惜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接着我被推进电梯，送到骨科病房，那里是病房里的最后一张床了，看来我有点时来运转的意思。那是一个两人间的病房，另一个病人是一位男士，他的腿被一辆卡车压碎了，已经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了，当然还有可能再住上三个月。当大茶、马丁和赵女士在一旁边聊天边等医生的时候，出于好奇，很多人都进来看我，而我则躺在床上，将腿垫得老高，胳膊上插着输液管，主要是为了消炎、缓解肿胀和疼痛。我觉得这家医院还不错，天花板很干净，灯也都能亮。

作者的脚踝伤处X光片

最后，沈医生来了，让我看了一下自己的X光片，说踝骨有三处骨折。连接小腿和脚踝的三处骨头要么是断了，要么就是碎了。他问我是否想转到别的医院去做手术，比如上海或者美国。我告诉他哪儿也不去。光是躺着就已经够痛苦了，我已经无法面对另一辆救护车，更别说飞越太平洋的飞机了。他同意等消肿以后就给我做手术，消肿大约需要三四天吧。

与此同时，一位护士走了进来，她打开一个活页夹，里面有数以百计的医院护工的照片。她让我选择一个，费用是每天100元人民币，或者15

美元。我让她帮我推荐了一个，她说就选陶太太吧。在中国，护士只负责病人的医疗需求，日常起居则需要家人负责，对于身边没有家人照顾的，需要自己花钱雇一个护工。陶太太几分钟就到了，然后在角落里搭好了自己的小床。她的任务就是二十四小时照顾我，比如照顾我撒尿（当然这个容易）、大便（这就有点难了）、吃饭、喝水，等等。一想到目前的处境，我突然觉得对什么都没胃口了。

朋友们一直在陪我，但是到晚上8点左右他们也走了。这是我在医院的第一个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让室友关掉电视。每个房间都有一台电视机，遥控就在我的那位室友手里，好在他还算配合。其实即使他不配合也没关系，如果我真的睡着了，就什么也注意不到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推我去做了CT扫描，外科医生需要比x光片更详细的信息，三天后他们推着我进了手术室。那天是春分，应该是个好日子，光明与黑暗的时长相等。我希望等手术结束时，会换一种疼法，我已经厌倦了那种让人睡不着觉的疼痛。

醒来的时候，一块钛板和十二颗螺丝钉已经植进了我的脚踝，身上打着吗啡点滴。受伤以来，第一次没有感觉到疼痛，这真是一种解脱，但遗憾的是吗啡的作用只能持续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点滴打完的时候，我按了呼叫按钮，要求再输一瓶，但护士说吗啡已经没有了，可以吃药缓解一下。事实证明，无论什么药都无济于事。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唯一能缓解疼痛的就是大茶和他的茶友们来陪我聊天，随便说些什么都能分散我的注意力。一周以后，沈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这件事我可是催了他好几次的。虽然不想坐飞机，但我想回家了。

出院的前一天，在马丁、大茶和他的茶友们、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她是我作品的粉丝，以及我的中国出版商朋友的慷慨帮助下，我成功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共计三千五百美元。这笔费用不在我的预算范围内，可是令人感激和惊讶的是，我竟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凑齐那么一大笔钱。下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才能到上海。我的朋友再一次帮助了我。他叫李昕。两年前，他在《中国日报》看到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然后便到美国

去拜访我。一接到我在医院的电话，就立刻派司机来接我了，那是一辆豪华的别克车。有了这些朋友的帮助，我才得以又回到了家里。我还要感谢《美国残疾人法案》。一个月以后，史蒂芬·博纳时克医生在西雅图的医院里给我的脚踝又添加了另一块钛板和十二颗螺丝钉，疼痛突然消失了。两个月后，我就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三个月后，我回到湖州继续完成第25天的旅行计划。

3月一去不复返了。夏天也过去了，现在是11月份，我和大茶、殷云再次相遇，殷云就是那位曾帮助我支付部分医药费的房地产经纪人，而且她还担负了我这次在中国旅行的费用。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做过什么好事，或者将来要怎么做才配得上这份情义。

虽然比预期晚了些时日，但是我们还是再次从湖州勇敢地出发了，而且再一次从306省道上一路向西进发。这一次，在向南走的时候，我们选了一条与上次不同的路，这条路更窄一些。我们也没有走通向霞幕山山顶的公路，我想徒步走到山顶，那是一条位于湖州和霞幕山山脚之间的老路，也是数个世纪以来当地农民常走的一条路。路上的沥青已经磨损严重，以前的铺路石随处可见。我们从山底开车大约两公里后在“杨富桥”标志牌旁边停了下来。大茶说那座桥是三百年前清朝时期建的，但是现在我只看到了杂草和藤蔓，根本就看不到桥。大茶给司机付完车钱后，带领我们从那里上山了。这是个期待已久的时刻，我一直想试试脚踝的康复程度。大茶把注意力又转回到杨富桥上，并指给我看，在那堆茂盛的植被中间，我依然无法将它分辨出来。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极力避免脚踝再次被藤蔓缠住。

穿过那片藤蔓之后，在一排排的茶树中间有一条小路，我们沿着它绕过水库，通过一片竹林后，发现有一条直通水库的小溪挡在了前面，于是大家决定走另一条通往福源寺前门的小路。福源寺是我希望见到的那种佛教寺庙，非常低调。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家农舍。上台阶时，庙里唯一的“居民”站在殿前迎接我们，他叫道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样子，冲我们不停地微笑。互相介绍以后，他要带我们去大殿看一些东西，而这也正是

大茶带我来这里的目的。道忍掀开防水布，里面露出了一些残损的石碑，其中一块上就有石屋清珙禅师的名字：石屋。很显然，石屋与这座寺庙有着某种渊源。我猜在他搬到山顶之前可能在这里居住过，或者曾在这里参禅论道。无论如何，这里寺庙的钟声曾不断提醒过他山下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如他的第九首诗里所写：

翠窦丹崖列四傍，茅庵却好在中央。
一身布衲衣裳暖，百念消融岁月忘。
石瘦种来蒲叶细，土深迸出笋芽长。
有时夜半闻钟磬，知有招提在下方。

看完那些残碑后，道忍便忙着到隔壁厨房给我们准备午饭了。我曾试图阻止他，但是无济于事。他一边做饭一边给我们讲述自己八年前来这里时看到的样子，那时候寺庙周围甚至里面都是齐腰深的杂草，原来寺庙的废墟覆盖了房子两边的山坡，寺庙里一定住过几百名的僧侣，山坡上没有竹子的地方，寺庙的石基清晰可见。

午餐很简单：炒冬瓜、炒芋头、炒卷心菜、蜂蜜南瓜干，最后一道菜更像是甜点。它让我想起了石屋清珙禅师的第六十七首诗：

山厨修午供，泉白似银浆。羹熟笋鞭烂，饭炊粳米香。
油煎清顶蕈，醋煮紫芽姜。百味皆难及，何须说上方。

饭菜很可口，这应该也是石屋曾经吃过的饭。吃罢午饭，道忍带我们参观完旧庙的废墟后回到覆满藤蔓的桥上，开始带领大家朝山顶走去。路上，我停了下来，跟正在收割水稻的农民聊了一会儿，他们说以前一年收获两次水稻，现在5月底或6月初收油菜籽，10月底或11月初收水稻，市场变了，因为油菜籽可以榨油，所以种油菜比种水稻挣钱。

公路到了尽头，我们便继续沿土路前行，到岔道口的时候向右转。刚过岔道，迎面就遇上了几个拿着竹竿的人，竹竿上绑着网，其中有人拿着笼子，还专门揭开布让我们看了看，里面是两只刚抓来的画眉，据说要卖到城里去。在中国，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养画眉。他们每天早早出

门，把笼子往公园的树上一挂，就开始听画眉唱歌了。我在台湾海明寺住的时候，有一天散步就看见有人拿着网子在山里捕画眉鸟。现在我也只能是点点头，然后叹一口气。

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几分钟，便到了霞幕山水库。虽然有警卫室，还有一道防止外人进入的大门，但是里面没人值班，我们跟随道忍轻松地绕过警卫室，来到水库边。为了防止掉进水里，大家都很小心。一过水库，道忍就停了下来，指着公路左侧的一堵草墙说，从那里可以直通山顶。草比人高，不一会儿大家就消失在草丛里了，道忍大喊着要我们跟上，而我却惊讶地发现脚下竟然有石阶，我和脚踝都对此深表感激，我相信石屋也认为路上应该有台阶吧。上山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他的第十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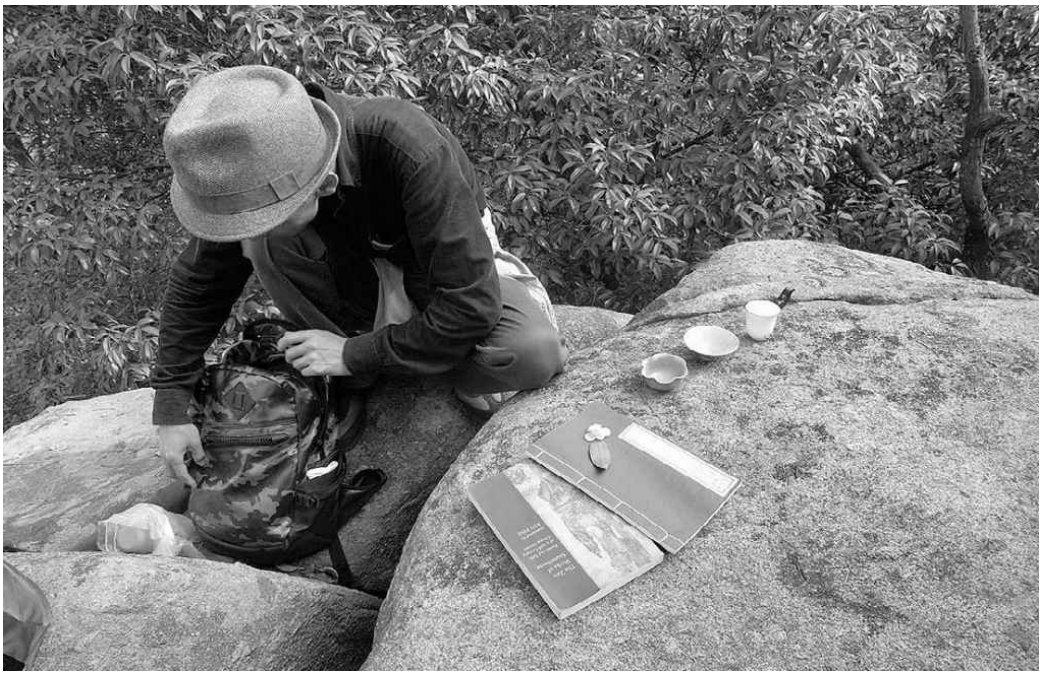
庵住霞峰最上头，岩崖巇崄少人游。
担柴出市青苔滑，负米登山白汗流。
口体无厌宜节俭，光阴有限莫贪求。
老僧不是闲切恒，只要诸人放下休。

当我正在想象担柴下山的情景时，有两个农民沿着小路下来了，我躲到一旁让路，看他们过去以后继续前行。登山就像过隧道一般，大家必须低着头弓着腰，这样才能保证不碰到道路两边压下来的竹子。最后台阶不见了，前面出现了一块岩石，旁边还有一条小溪，我们来来回回已经跨过五六次了。最后，终于到达了溪水的源头，即石屋的第二个小屋旁边。几个世纪以来，很多隐士都曾经在他的小屋休息过，而现在它却只剩下了一道石墙外壳。停下来喘气的时候，我在想：重建应该不难，这里有大量的竹子可以作为建筑材料，而梯形茶园也可以重新种植起来，当然，也许山里将不会再有画眉鸟把我从清梦中叫醒了。我只是稍微走了下神，就听见大茶指着墓场的方向问我是否愿意再去看看那个曾经让我受伤的地方。我建议继续往前走，几分钟后我们就到了公路上。

道忍和大茶能爬到山顶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但是对于殷云和我，则完全不同了，好在故事结尾总是皆大欢喜。一回到公路上，我们就朝桶装水厂走去。大约五十米后，道忍指着右边的另一条石阶小道，说从那里可以

到达石屋的冥想石。这个说法太诱人了。我请他前面带路。但是石阶只有几米远，接下来我们不得不在落满树叶的山坡上小心攀登，最后来到一堆巨石旁，其中有一块是平顶，大家便都爬上去坐了下来。大茶的生活围着茶转，因此总是会为这样的场合时刻准备着。他从挎包里拿出一套茶具，然后用热水壶里的热水给我们每个人都沏了一杯茶。我们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喝茶，赏石，望天。这里也是石屋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他在第三十六首里曾经这样写道：

石屋的第二个小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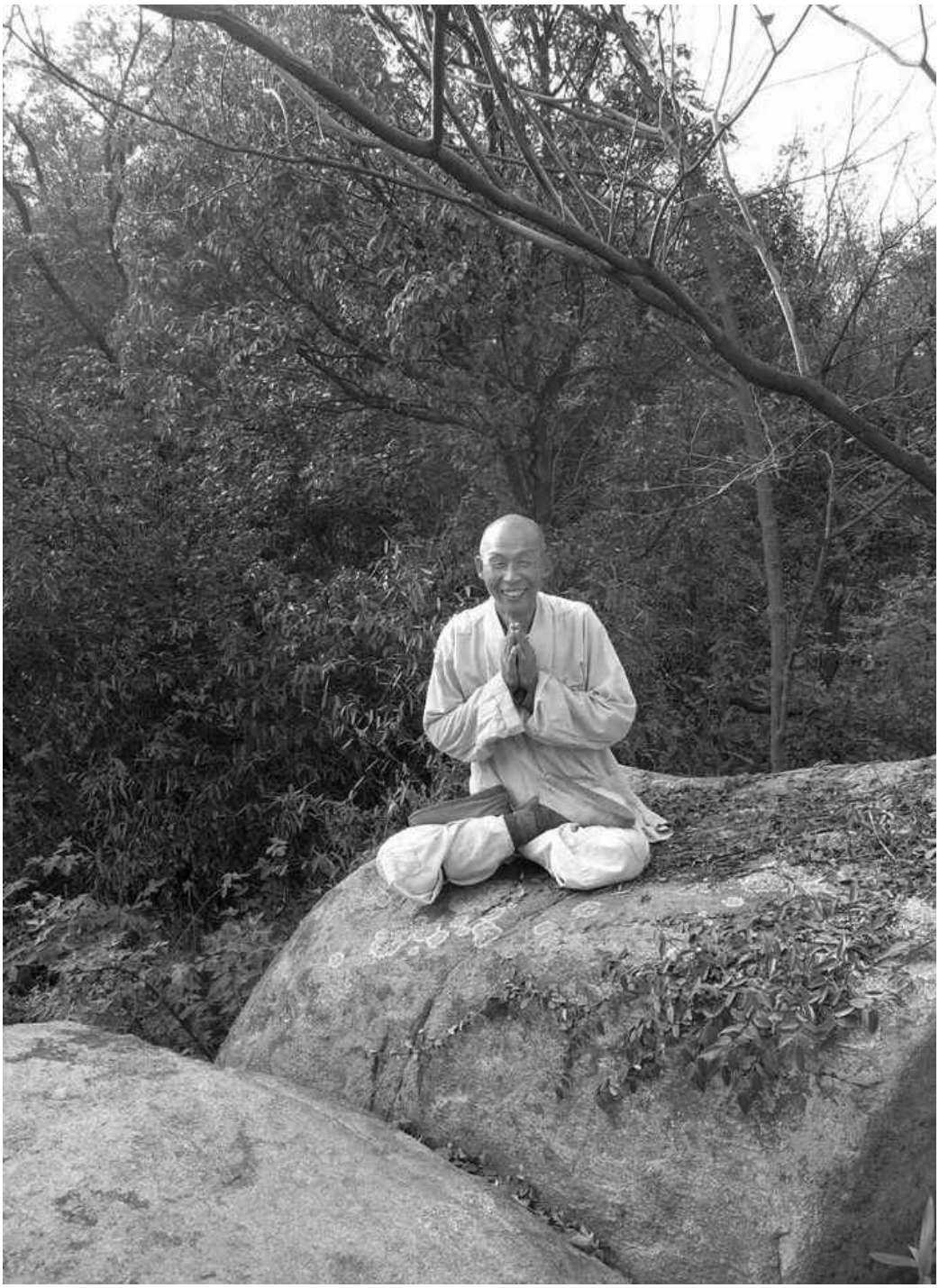


在巨石上休息

我本禅宗不会禅，甘休林下度余年。
鹑衣百结通身挂，竹篾三条蓦肚缠。
山色溪光明祖意，鸟啼花笑悟机缘。
有时独上台磐石，午夜无云月一天。

这个地方确实适合冥想，巨石从周围的丛林中凸出来，于满月之下坐在上面一定会有与众不同的感受。道忍盘腿坐在上面，好像月亮马上就要升起。他是一位真正的修行者，在拯救福源寺之前，他在云林寺住了许多年。云林寺的前身是一处农舍，就在石屋第一处小屋的所在地。像石屋和道忍这样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像大茶那样的人也不多了，他除了随身会带着茶具外，与之相伴的还有石屋的诗集，我们都曾读过里面自己喜爱的诗。当石屋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其实他是要建议人们不要诵念，而是坐下来，这也是我们刚刚做过的事情。

喝完茶，大茶收起他的茶杯和茶壶，我们又回到了公路上。非常感谢道忍带我们爬上峰顶。分别的时候，我们不停地向他招手，直到他消失在来时的小路上。不一会儿，莫女士开车出现了，而我们也要下山了。今天有着让人难以想象的漫长与美好。



道忍盘腿坐在巨石上

第二十六天　孟郊、朱淑真

费了一番周折后，终于完成了对石屋清珙禅师的拜谒，下一个要拜谒的诗人是孟郊。我曾经在此次巡礼的第五天于洛阳机场附近寻找过他的墓地。现在到了他的家乡，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收获。孟郊在湖州以南长大，我想在这里，也许会比墓地有更多的发现吧。

这次大茶很早就来找我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位茶友：杨帆和林小平。两个人是来给我带路的，林先生还专门提供了汽车。本来计划今天结束我的湖州之行，但是我还想去看看沿途的其他地方，当然需要有人带路、开车，所以从心里感谢朋友们的深情厚谊。早上7点钟，我们从湖州出发了。

又一次南行。直接沿104国道开车近一小时后抵达了德清，行程六十公里。杨先生在德清工作，因此这次由他带路。他告诉林先生绕过交通环岛然后转到左边第二条小巷。小巷叫“春晖街”，很有意思的名字，取自孟郊著名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年轻时，确实是一位“游子”。他常年在长江中游游历，直到四十岁以后才能经常回家，而他的家就在这条街上。驶过几个小区以后，车在一条铁轨前停了下来，孟郊祠就在前方。这里比玉米地强多了，但我们来得太早，还不到早上8点，门锁着。

茶友们坐在车里等，而我则闲不住，一个人走过铁轨去看个究竟。敲敲门，果然没人回应。也许有后门吧？我又沿着门前土路绕祠堂一周，四围高墙，更无别的入口。正在这时，我看见附近地里有人在干活，于是走上前问她祠堂什么时候开门。她什么也没说，径直回到街上，进了一家商店，不一会儿就带着管理员来了。

推开门，堂庑阔大，整个建筑就是一间大厅。孟郊塑像三米多高，金光灿烂，手持一卷书，立于深深堂后。手中的是诗集吧？因为诗是孟郊的生命。他还戴着一顶两边如蝶翅的官帽，那帽子看上去傻乎乎的，但那个时代，那种身份的人戴的就是这样的帽子。塑像前有一个祭坛，前面摆着十二支蜡烛，这里比较适合拜祭，于是，我拿出威士忌，而大茶则拿出了茶。孟郊的朋友中有茶圣陆羽，也有皎然和尚，皎然也是陆羽的好友，他们都是当地诗社的成员。毫无疑问，孟郊和他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茶，但我想也许他会更喜欢喝酒吧，因为酒可以解忧。就在这条街上的某个地方，他和妻子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但是都相继夭折了。我决定用《春日有感》帮他振作起来：

雨滴草芽出，一日长一日。风吹柳线垂，一枝连一枝。
独有愁人颜，经春如等闲。且持酒满杯，狂歌狂笑来。

从我们所了解的孟郊的生活来看，他并没有那般恣意张扬过，至少不像诗里写的那样“且持酒满杯，狂歌狂笑来”。生活中的诸多不如意，对他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远游或者进山。

我和大茶在祭坛前摆好酒和茶水，至于喝什么就让孟郊自己决定吧。

在孟郊祠完成祭拜仪式后，我和大茶回到车里。茶友正和管理员聊天，无意中我发现街对面有个路标直指正道寺，于是决定走上一趟。这条路很可能会通往孟郊母亲不小心掉进育英河的地方，或者是他在家中为母亲挖井的旧址。从地图上看，育英河距此也不过几百米远。传说有一天孟郊远游，母亲在河边洗衣服时不小心掉进河里，差点淹死，于是回家后，他就为母亲在自家院里挖了一口井，这样母亲就不必去河边洗衣服了。二十年前我曾经去过那里，上面的井盖还在，只是不知道现在院子还在不在。顺着路标，我拐进了一条小巷，接着又进了第二条小巷。

前行大约两百米，便来到庙前。很显然，寺庙已经重建，而且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入口处有一个女人在叠纸钱，我上前问她是否知道孟郊井或者孟郊故居，虽然不一定能得到答案，但是问问又有何妨？她放下手里

闪闪发光的黄纸，把我带出巷子，指着我来的方向说孟郊故居就在一百米开外的清河坊22号，现在里面住着三户人家。至于孟郊井，已经用水泥封住了。

孟郊故居很容易找，一到那里就看见了围墙里的三处独立住宅。在确定这就是孟郊故居以后，我们直接回到庙里，然后穿过田野，来到当年孟母溺水的地方。这里已经不再是一条河了，两边已被封堵，人们正在往里面填土，附近干活的农民说这里要建一家工厂。这样就没有人溺水了，也好。

我们叹了口气，回到车里，然而我对孟郊或者孟郊井的拜谒还没有完。那个井盖是清朝人根据原始井盖做的仿品，现在就在德清博物馆，本来可以去看看，但今天是周一，博物馆闭馆。我曾经读过孟郊挖另一口井的故事，水井所在地大约距此也就几分钟的路程。于是我们掉转车头上了公路，前行不到一公里后，来到一片池塘前。据说这个池塘把温村分成了两部分：上温村和下温村。

我们下车走到池塘边的一家农舍，和主人攀谈起来。他说这里确实挖出来过一块石碑，可以追溯到公元1260年，上面记述了孟郊挖第二口井的故事。研究人员认为这里可能是诗人隐居的地方——所以才有挖井的必要。附近有很多山，众所周知，在孟郊二三十岁的时候，他最喜欢做两件事：远游和隐居。农民告诉我们说石碑已经被政府带走了，池塘就是原来那口井所在的位置。我往池塘里倒了一杯酒——敬孟郊。

如果时间充裕，我一定要在附近的山里转转，除了住在德清的家里以及去乡下隐居，孟郊还在山上建了一座小屋，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住，那里至少还有另一家人。公元790年，孟郊四十岁，写下了《山中送从叔简赴举》：

> 石根百尺杉，山眼一片泉。倚之道气高，饮之诗思鲜。
> 于此逍遥场，忽奏别离弦。却笑薛萝子，不同鸣跃年。

尽管孟郊开玩笑说叔叔是拿隐士生活换取官宦生涯，但是叔叔的成功

无疑激励了他，后来，孟郊也下山并一路向北去参加科举考试了。然而考试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他连考三次才最终得以通过，但即便是通过考试，也不能保证马上就有官可做。终于等到有入仕机会时，却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官，之所以孟郊能够坚持下去，完全是因为舍不得他的那些朋友们。然而等到朋友们一个个赴任他乡以后，他开始心灰意冷，如《归信吟》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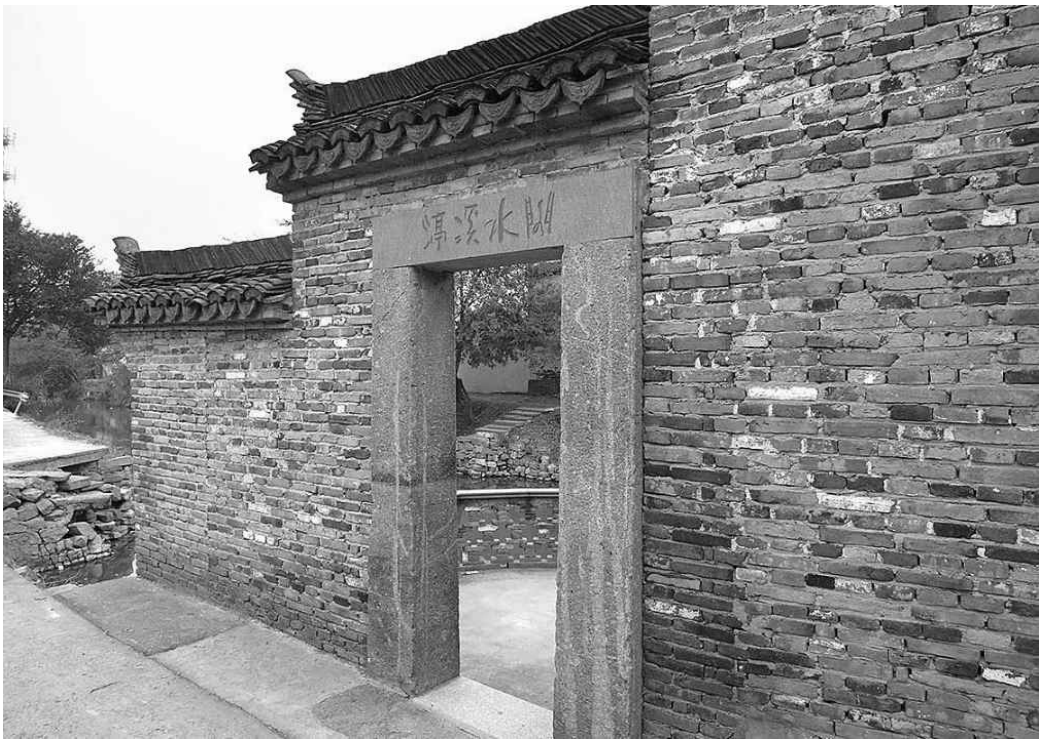
泪墨洒为书，将寄万里亲。
书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

孟郊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工作。对他来说，当官就是交朋友、写诗。他的顶头上司们都发现了这一点。在他最后一次当职时，上司直接给他本人开一半的薪水，然后用另一半雇人做孟郊的工作。唉，当时要是有所大学，让诗人在里面教书就好了。

得到孟郊在家乡及其附近生活的相关信息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德清。杨先生在他上班的地方下了车，而我们则赶往了另一个目的地。从德清一路沿304省道向东行驶，但是在长江三角洲最南端，那条路开始时隐时现，于是我们不得不向北换到G60高速路，那是一段有路标和出口的高速路。三十分钟后，驶出高速，直接开到桐乡火车站，然后向东南方向驶去。我要找的地方仅离高速出口五公里，因为林先生和大茶之前都没有去过那里，而且那个地方本身也不怎么出名，所以找的时候费了点儿时间，但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在离开孟郊故居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路仲——朱淑真的故乡。

朱淑真是中国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她的家乡是一座运河古镇，在上海与杭州之间的运河古镇多数都变成了工厂或旅游景点，而路仲似乎是个例外，或许是因为太小的缘故吧。街道很窄，由青石铺就，汽车无法穿过，我们只好在西南角的海宁农业信用合作社前停了车。大家沿着与淳溪港运河平行的镇西路往前走，两旁是两层的木制小楼，二楼靠近运河一侧向外突出来，靠近街道的一侧挂着大红灯笼，真是风景如画，而人行画中。大约走了一百米，穿过德义桥后前行五十米，便来到了38号院。这就

是我们要找的地方——朱淑真展览馆。很明显这是整个村子里最好的建筑，路仲依然有人喜欢朱淑真。房子不仅修葺完好，里面的展品设计也非常棒。墙上陈列着她的诗词以及附近景色的照片。我曾在互联网上看到过这个地方，所以今天能身临其境，非常高兴。我希望在这里可以买到她的诗集，但是很遗憾——没有买到。这里没有导游，也没有人给我们讲那些只有路仲人才知道的名人逸事。很明显，这里只是一个例行公事，早开晚闭的地方。



淳溪水阁

趁大茶和林先生在展厅里读朱淑真的诗，我退了出来。在街对面有一家很小的干货店，店主是一对老夫妇。我想也许他们也会卖一些书吧。问过以后，老人说没有。令我惊讶的是，老人建议我去朱淑真故居问问。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因为我从没意识到她的故居还在——或者朱淑真还有后人。老人说顺着来时的路转几个弯就到了。故居旁边有个亭子，可以俯瞰一条很小的运河。五分钟后，我又回到干货店，问店主是否可以给我带路。我一定是在该向左的时候向右转了。虽然需要看店，然而，他还是同意了。老人今年已经91岁，走路很慢，但最终还是把我带到了那个地方。在跟里面的人讲完我的事情以后，老人便回店里了。

跟孟郊故居一样，这里也住着好几户人家。但是与孟郊故居不同的是，他们都住在一栋楼里，看上去很宽敞，历史也很悠久。房子应该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代末期。这里的地址是西施街49号/50号。里面的住户很热情，一个劲儿地邀请我进去坐，但是我不愿意打扰别人，所以婉言谢绝了。在外面照相时，大茶和林先生也赶了过来。趁他们和里面的人聊天，我则绕到了后面的亭子里，一面俯瞰运河，一面想象着朱淑真春天坐在这里写《春日即事》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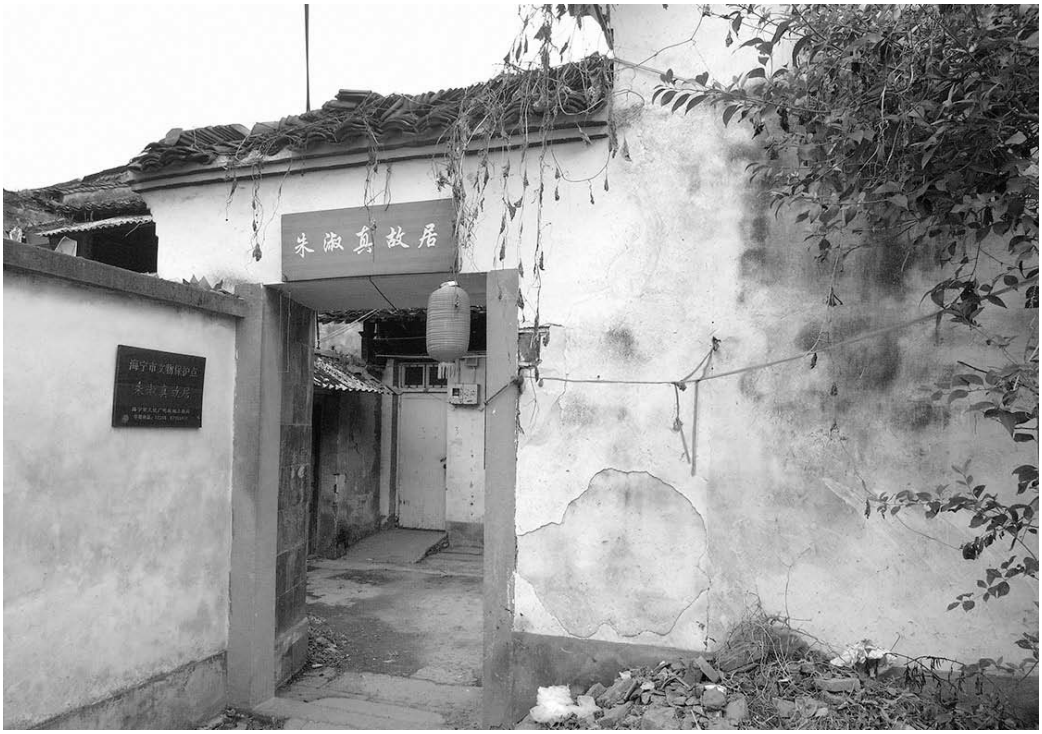
轻寒噤瘁花期晚，皱绿差鳞接远波。
跃藻白鱼翻玉尺，穿林黄鸟度金梭。
闲将诗草临轩读，静听渔船隔岸歌。
尽日倚窗情脉脉，眼前无事奈春何。

在古时候的中国，女人一般称为“内人”，她们足不出户，每天生活在院墙之内，也就是“室内”。

大茶等人和我在凉亭会合以后，一起去了德风桥，德风桥横跨运河，位于朱淑真房后。这里是我们拜谒她最好的地方。大茶拿出了他的茶，而我则拿出了威士忌。在谢过朱淑真曾写过那么多的好诗之后，我们把剩下的茶和酒都倒进了运河里。很高兴在找到她的展馆的同时还找到了故居。我很想绕着村子转转，沿着运河悠游一圈，可是，和往常一样，我需要赶火车。大茶和林先生把我送回桐乡车站。十五分钟后，我便登上了一辆开往杭州的特快列车，下午2点准时到达。杭州是朱淑真婚后生活的地方，她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出了火车站，很快就打到了出租车，告诉司机宾馆的名字后，我又说想在路过老城区的时候停一下车，因为我想沿着中山中路走走。那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而且街道南端已经进行了修整，看起来就与一千多年前朱淑真那个时代的风格一模一样。据说她住在宝康巷步行街附近。司机在外面等，而我则沿中山中路来回找着，但是这里的人都没听说过宝康巷或朱淑真故居。半个小时以后，我不想再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此放弃。据说她的房子位于杭州城涌金门附近，于是我又让司机在那里停车，

我想看看是否与传说中的一致。



朱淑真故居

涌金门始建于公元936年，也就是朱淑真出生前两百年。但它并不是大家印象里标准的城门，而是一座用于引西湖水进城的水闸门，只是后来人们再说起它时，才包括了周边公路交通部分区域。尽管大门已经不见了，但石碑还在，上面记述了这段历史。我在碑前停下来读了一会儿碑文，但是周边的景色太迷人了，它们总让我不停地分心。西湖在群山环抱之中，岸边则垂柳依依，水面无比平静。我相信朱淑真也会喜欢这里的。

回到杭州一周后，就在完成了此次朝圣，准备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我想最后再去中山中路看看。这次我很幸运，因为我发现自己所依赖的网上的那段记载写错了第一个汉字，不是宝康巷，而是保康巷。我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没找到那个地方。其实它就在开元路以北，长约五十米，很窄，但一个人走没问题。在保康巷14号，我终于见到了杭州的朱淑真故居。住在这里的或者附近的居民都以这个地方为荣，但是很明显，朱淑真住在这里的消息并不为外人所知。考虑到她失败的婚姻，我想朱淑真应该感激在湖边能有这样一个栖身之处，以及整个城市所给予她的爱护。我甚至还可以想象她在《围炉》里所表现出来的情景：

围坐红炉唱小词，旋篘新酒赏新诗。
大家莫惜今朝醉，一别参差又几时。

朱淑真的家距涌金门也不过一公里的距离，假如当年她没有裹脚，或许这是很容易走的一段路。好像也就是从那个时代起，女人才开始裹脚。

当时，因为没有找到朱淑真故居，在欣赏完西湖美景之后，我回到出租车里，我还有其他事做，生活还要继续。我让司机把我送到宾馆，并在外面等我办理入住手续，把包放进房间。我的中国朋友思梦正在大厅等候，她主动提出在今天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杭州植物园给我当导游。

从宾馆到那里也就十分钟的路程，但等我们到的时候已经下午4点多了，而植物园下午5点半是要关门的。所以我比平时走路要快。之所以最后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只知道这是朱淑真墓地所在处，而对其他相关信息知之甚少。已经有人写过拜祭那里的文章了，但她的墓地好像在20世纪就不见了，拜祭一事也是最近才发生的。我在互联网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说在公园“灵峰探梅”处发现了朱淑真墓。思梦也很喜欢那处景致，这也是我邀请她来做导游的原因。在我制订行程安排时，我想把寻找朱淑真墓放在最后，在天色将晚之时，认真仔细地检查。

在汉语里，灵峰意味着“灵性之高峰”。灵峰山位于公园西面，以墓群闻名。探梅意味着“寻找梅花”。在宋朝，金人占领北方时，梅花因为在天气最冷的时候绽放，所以用来代表中国人坚强不屈的精神。朱淑真写过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诗，比如《山脚有梅一株，地差背阴，冬深初结蕊，作绝句寄之》：

灵峰探梅

溪桥野店梅都绽，此地冬深尚未寒。
寄语梅花且宁奈，枝头无雪不堪看。

梅花不仅代表了大宋的坚强不屈，对朱淑真而言，更代表了她坚韧不拔的气质。她就是一朵梅花，我想这也是她要求葬在这里的原因吧。杭州人每年都会来这里寻梅，尤其是在雪后。

经过“寻梅园”的石门，绕过一个巨大的“草碗”，最后抵达灵峰山。现在是11月，离农历新年还有两个月，山上的梅花尚未醒来。我们在山脚下查看每处亭子和坟墓，浏览所有的文字，但始终没发现“朱淑真”三个字。在沿着斜坡往上爬时，沿途看见数十棵千年樟树。这些樟树差不多和朱淑真墓一样历史悠久。突然，我注意到脚下用石碑做的铺路石，于是慢下脚步，仔细查看，希望能找到一块写有朱淑真名字的石头。

我不停地看着手表，公园大门即将关闭，天也渐渐暗了下来。最后，我不得不放弃了。光线太暗了，即使踩在她的石碑上，我也无从知晓。沿着斜坡往下走的时候，我注意到左手边有一段台阶直通北坡。即使没时间

了，我也想看看上面究竟有什么，但是走到半路，我停了下来，因为我已经喘不上气来了，甚至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非要上来。我想回去了，但思梦鼓励我接着往前走。见到她态度坚决，自己竟有点不好意思了。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山顶，上面有一座墓碑，我在互联网上见过它的照片，墓碑上的文字在几个世纪的风侵雨蚀中早已无法辨认，有人用红漆在上面描了一些字，但是同样也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没有人敢在墓碑上涂鸦，所以我确定这块石碑一定有特别之处。毫无疑问，发布这张照片的人和我现在的感觉是一样的，它是否是朱淑真墓已经不重要了。这里是她喜欢的地方，能来这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喘了口气，然后献上威士忌，感谢朱淑真让我们有幸读到她的那些无与伦比的诗篇。对于她的这份天赋，父母觉得很丢脸，在她死后，烧毁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诗词。但我们何其幸运，有人将她与朋友分享的三百多首诗集结成册，并命名为《断肠集》。这个名字很恰当——婚姻给予她唯一的好处就是丈夫对她不闻不问；与其他男人交往的唯一的好处是除了最后那位，她活得比他们都长。关于她的死亡，有人说是因为过度心碎而投湖自杀。然而我们对她的了解基本上是来自她的诗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当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当我用威士忌拜谒她的时候，公园的大门已经关闭。思梦说不必去找看门人，我们可以顺原路返回或者直接翻过栏杆。当我们终于下山来到大街上时，天已经全黑了。街道两旁有很多高档餐厅，夜总会灯火辉煌。这个地方与我们刚刚去过的地方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对比让我一时难以接受。

幸运的是，我们是在思梦的地盘上，她带着我来到一片竹林，在里面几经穿梭之后，直接来到宾馆。这一天很累，但是又让人很兴奋。与思梦共进晚餐时，我们喝了两瓶酒。那天晚上入睡前，我读了朱淑真的最后一首诗《探梅》：

温温天气似春和，试探寒梅已满坡。
笑折一枝插云鬓，问人潇洒似谁么？

朱淑真，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第二十七天　苏轼、白居易、林逋

醒来时，窗外雾气蒙蒙，终于不用急急忙忙地起床了。我计划让自己放松一下，也就是在杭州随性地玩一天。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从9世纪到14世纪之间，杭州一直是中国很多伟大诗人的梦乡。诗人们都喜欢这里，即使是被贬至此，对他们来说也是如鱼得水的幸事。13世纪马可·波罗来杭州时，曾说这里是他见过的最伟大的城市。在此之前，中国人提到这里时会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我而言，无论什么时候来杭州，都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一次，我要专门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可爱的西湖。所以，我今天不需要着急起床。

我住在华北大饭店，在它向公众开放之前，这里只招待高级军官和党政官员。这种地方即便是向公众敞开了大门，也避免不了从里到外的沉闷之气，华北大饭店也不例外。然而对我来说，由于它位于西湖北岸，位置比情趣重要很多。从这里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我要去的目的地，而且由于离公路较远，所以也算是闹中取静之地了。

在床上享受完第二杯咖啡的时候，已将近早上10点，而我也即将离开安乐窝出发了。虽然有雾，但无须带伞。只是我需要穿一双胶鞋，毕竟走过花叶草甸，帆布鞋还是会被露水打湿的，经过一番精心装备之后，终于上路了。沿途有两处大的旅游景点：岳王庙——用以纪念宋朝伟大的抗金英雄岳飞；另一处是苏堤，它连接西湖南北两岸，在上面无论是步行还是骑车都是一种享受。而我却要沿着湖边朝城西走。西湖很美，但我更喜欢它若隐若现的样子，那天早上就是这样一个情景。走过不算长但历史却很悠久的西泠桥，我来到孤山岛。直到现在，那里依然是很多喜欢独居者的首选之地。在那里诞生的诗歌比方圆千里范围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

在被激发出创作灵感的众多诗人中，苏东坡就是其中的一位。1017年冬日的一天，苏东坡骑马从西泠桥上经过。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被贬至偏远地区任职。但是他和当时的宰相交好，所以只是略作惩戒，贬为杭州通判。一天晚上，他游历孤山岛之后，就创作了这首《腊日游孤山

访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过了桥，沿苏东坡的足迹，我在孤山岛南岸走着，这里正对着西湖的中部。经过著名的篆刻学会以及更著名的楼外楼菜馆、省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在小岛的尽头便是白堤了，那里建有“白苏二公祠”。白居易和苏东坡的到来使西湖成了中国最美丽、最入画、最适合拍摄、最适合步行和泛舟的地方。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当地人以宋朝白墙黛瓦的别墅风格建造了“白苏二公祠”。

白居易和苏东坡曾先后来杭州做官。公元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早在他来之前，西湖就经常淤塞，湖水也无法饮用，更别说在上面垂钓了。一旦淤塞，尤其是每年秋天上游涨潮的时候，就连钱塘江江口附近最小的江流也会形成洪水涌入城市。白居易及后来的苏东坡都实施过大规模的疏浚工程。他们命人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后来这些大堤也便以其名字命名了。从此，人们不需要坐船，直接沿大堤就可以欣赏到西湖美景了。

白居易还重修了杭州城南的堤坝，建造了一个控制水流进湖的水坝。白居易和苏东坡都曾命人在杭州城内挖井数眼，这大大提高了人们的饮水质量，现在的孤山寺就是在原来的水神庙遗址上建造的。在西湖周围曾经有过很多的水神庙，但是随着大家对白居易与苏东坡功绩的认可，水神庙

最终被“白苏二公祠”取代。

过去西湖又叫钱塘湖，如今却成了令人津津乐道的地方。“白苏二公祠”墙上题满两人的诗词，其中就有一首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别州民》是白居易在杭州写下的最后一首诗，诗中提到了自己未能如周公棠树下听政为民有所建树的遗憾。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在白居易的治理之下，西湖不再是杭州的眼中钉，反而成了这个城市主要的旅游景点。二百五十年以后，在苏东坡任职期满，即将离开杭州的时候，他写了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里面把西湖比作了美女西施。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墙上陈列的诗作均出自中国著名书法家的手笔，其中就有董其昌。四十年前，我曾专门练习过他的书法，可惜没有任何收获。如今站在这里，既欣喜，又汗颜。

从祠堂退出来，我行进在孤山岛的东北岸，岛的南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而在北边，现在却只有我一个人。当你去拜谒某人，并能在空气中感受他的气息时，独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我要找的诗人叫林逋或者叫林和靖。林和靖是皇帝赐的谥号。大多数人提到他的时候，也都称他为“林和靖”。到达放鹤亭时，我知道自己距离这位诗人已经很近了。林逋最喜鹤，鹤代表了一种清心淡远的品格。有关他早期的传记里说，由于终

生未婚，林逋把仙鹤看成自己的孩子。相传他常驾小舟悠游西湖诸寺庙，每逢有客人来访，便叫人纵鹤放飞，而他见鹤则必棹舟归来。《鸣皋》一诗就是描写这些鹤的：

放鹤亭

皋禽名秪有前闻，孤引圆吭夜正分。
一唳便惊寥泬破，亦无闲意到青云。

这些也都是林逋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品质：他不屑于处心积虑去追求高

官厚禄或者寻长生不老术，那些对于他来说都是浮云，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隐士。林逋出生在杭州附近，家里世代为官，然而，等到他出生之时，家族已日渐衰落。虽然通晓经史百家，但林逋却无意功名。但是，念及圣人之训，他想把古圣先贤的理想付诸实践，比如孔子、老子。为此，他青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找符合自己理想的工作，但基本上没有成功。

由于无法忍受朝廷官员欺上瞒下、骄奢淫逸的风气，林逋最终离开开封回到杭州。几年以后，也就是公元1008年，他搬出城外，结庐于西面的孤山岛上。不巧的是，就在同一年，宋真宗称收到天书，并下令全国大兴祭祀。第二年，变本加厉，为了能让自己长生不老并江山永固，皇帝命令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建造一座有史以来最大的道观，甚至还命令所有地区都要建立规模相对小一些，但是外形要非常相似的寺庙，来确保他的长治久安。林逋在《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一诗中对于这一过度奢靡的事件进行了回应：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头秋色亦萧疏。
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林逋结庐于放鹤亭上方的山坡上，死后便直接葬在了下面。从放鹤亭拾级而上，便来到了他的墓前。走近的时候，似乎有乐声入耳，这让人很是惊讶。声音很弱，似乎是从坟墓里传出来的。再走近些，才发现在墓前的石凳上有一朵塑料莲花，可能是以前来这里拜祭的人留下的。莲花下面是一个白色塑料基座，周围有十二支已经燃完的蜡烛痕迹。听到莲花里发出的音乐声不是“唵嘛呢叭咪吽”而是“祝你生日快乐”时，我忍不住笑了。谁来过呢？很显然，无论是谁，他一定有着过人的幽默感。我会心地微笑着，拿出自己喜感相对较弱些的威士忌。

一旦在孤山岛定居下来，林逋就开始了后半生的隐士生活。然而，对于这种生活，他并没有一味鼓吹，而是在赞美的同时，开起了玩笑。中国人讲“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林逋写下了这首《小隐自题》：

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

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

古画当中，多为樵夫担柴下山或渔夫独钓寒江雪的景象，这也是林逋非常喜欢的画面，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如果说没能够在朝堂之上成为一代名臣，那么在西湖的薄雾里，他绝对是自己的英雄。曾经有盗墓者在宋朝末期挖开了他的坟墓，最后发现里面除了一个砚台和发簪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也许这是对林逋与这纷扰的红尘之间关系的最好诠释吧。

林和靖之墓

当我站在那里向林逋敬献威士忌的时候，“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再次响起来，原来是下雨了。我后悔没有带伞。喝完剩下的威士忌，收起酒杯，便又回到岸边的大道上。由于戴了羊绒帽，穿了胶鞋，我的头和脚都没湿。

虽然林逋在孤山隐居，但那座岛屿却并非他一人独享，岛上还有好几座佛教寺院，等到苏东坡任通判时依然还在。林逋与和尚们关系很好，但他好像更喜欢独处，喜欢梅妻鹤子的闲适。林逋说他在岛上一共种了365棵梅树，每棵树陪他一天，便是一年。那些梅树不仅陪伴他，而且还在精神上激励、启迪着他，如诗《山园小梅》所言：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最需要指出的是，自从林逋在孤山结庐之后，便再也没有回过杭州。但是会经常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去拜望他，他也经常到周围的山里去拜访朋友们。回西泠桥的时候，雨雾迷蒙，我想象着他吟着《招隐士》，划船经过桥下。《招隐士》是屈原的一首诗，里面列举了独自住在深山里的所有恐惧，结尾是“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想象着他吟完屈原的诗后，便要吟起自己的那首《西湖舟中值雪》：

浩荡弥空阔，霏霏接水渍。舟移忽自却，山近未全分。
冻轸间清泛，温炉接薄薰。悠然咏招隐，何许叹离群。

是呀，为什么要叹息呢？

第二十八天　陆游

早晨7点我就起床了，因为要赶9点的火车，所以不能赖床了，谁知道早高峰能不能打到车，路上又得花多少时间？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等我赶到火车站时，火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发车。趁这段时间，我去肯德基喝了一杯热豆浆。离开杭州，仅二十分钟就到了绍兴，三百公里的时速，让空间的距离显得很不真实。绍兴的天空非常蓝。

能在早上10点之前入住宾馆，这在此次行程中已是第二次。巡礼即将结束，因此，很可能这也是我住的最后一家宾馆了，所以我决定奢侈一下——在咸亨大酒店订了一个房间。听说去咸亨大酒店时，出租车司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了我两次。走进大厅，门童一个劲儿盯着我看，可能他们在犹豫是否该为我拿包吧，我没有理会，直接走到前台向工作人员出示护照和信用卡。这时候门童才赶紧过来站到了我身后。我告诉前台说之前在这里订了房间——真希望他怀疑的笑容能在脸上持久些，因为我很享受那种表情。房间价格是每晚一百美元，确实很贵，但这却是咸亨大酒店里很普通的房间。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宫殿。工作人员把护照和信用卡还给我后，其中一个门童拿着房卡和包把我带到了套房。宾馆里都是“套房”，没有“房间”。这里的卧室和我家里的客厅一般大小，而实际上，它与客厅是隔开的，客厅比卧室还要大。让人难忘的还是浴室，里面的浴缸很大，甚至可以容纳两个人在里面泡澡。然而最让人惊奇的是在马桶旁竟然有铅笔和便签，绍兴是一个出作家的城市，处处都有它小小的理由。

我没忘记来绍兴的目的，放好行李后便走出宾馆来到大街上。鹅卵石铺就的街道，走起来远没有看上去那么惬意，尤其是对我来说。自从上次伤了脚踝之后，我行动已大不如前了。闲逛之时，各形各色的小贩出现了，他们纷纷向我展示景区影集，并表示愿意用人力车拉我过去。我挥挥手，拒绝了。绍兴是一个比杭州还要古老的城市，如果时间充裕，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一看。比如，一路经过的鲁迅故居、鲁迅博物馆、绍兴酒博物馆……我忽然想起马桶旁的便签来，难道与鲁迅有关？毕竟这里是他的故乡，而他又是20世纪最著名的文化人物。但我此行的计划是去另一个地

方，勉力在卵石路上长征了五百米（或许真的应该雇一辆人力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沈园。

从外面望去，正对着大门口的地方有一块峭然独立的太湖石，上面刻有被漆成绿色的“诗境”二字，而我就是专门来拜谒那位写字之人的，他就是陆游。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故事，即他们如何从小一起长大，如何培养共同爱好研习诗词，如何定情，如何又因为母亲担心陆游沉溺于男女之情影响仕途而被强行拆散，以及八年后他们如何在沈园偶遇，唐婉赠陆游酒菜，陆游如何在墙上写了一阙《钗头凤》回应，等等。这就是那首家喻户晓的《钗头凤》：

> 红酥手，黄縢酒，满园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
>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第二年，唐婉去世，而陆游也去抗金了。在这首词的旁边，有一条回廊，上面挂满了许愿铃，风一吹，小铃铛便发出丁零零的声音，传达着人们对爱情的美好祝愿。

穿过回廊和花园，再绕过满是残荷的池塘，便来到了花园后面的一块空地上，从那里可以进到陆游纪念馆。纪念馆的墙壁上题满了陆游的作品，其中有几首诗便出自他自己的手笔。陆游一生留下了九千三百多首诗，难有比肩者。而且那九千三百多首诗里还不包括他年轻时烧掉的作品。大厅里有一张地图，上面标注了陆游曾去过的地方。除了写诗，他还写了很多游记，其中描写四川的游记最为著名。当年沿长江乘船来到白帝城附近经过高耸入云的巫山之时，他写下了这首《三峡歌》：

> 十二巫山见九峰，船头彩翠满秋空。
> 朝云暮雨浑虚语，一夜猿啼明月中。

院子外面的诗词更多，还有一尊陆游像，他看起来瘦骨嶙峋的样子。

难怪陆游常把自己比作孤鹤。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长大，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家的确切位置。当年因为金人入侵，父母带着尚在襁褓中的陆游从北方逃难到了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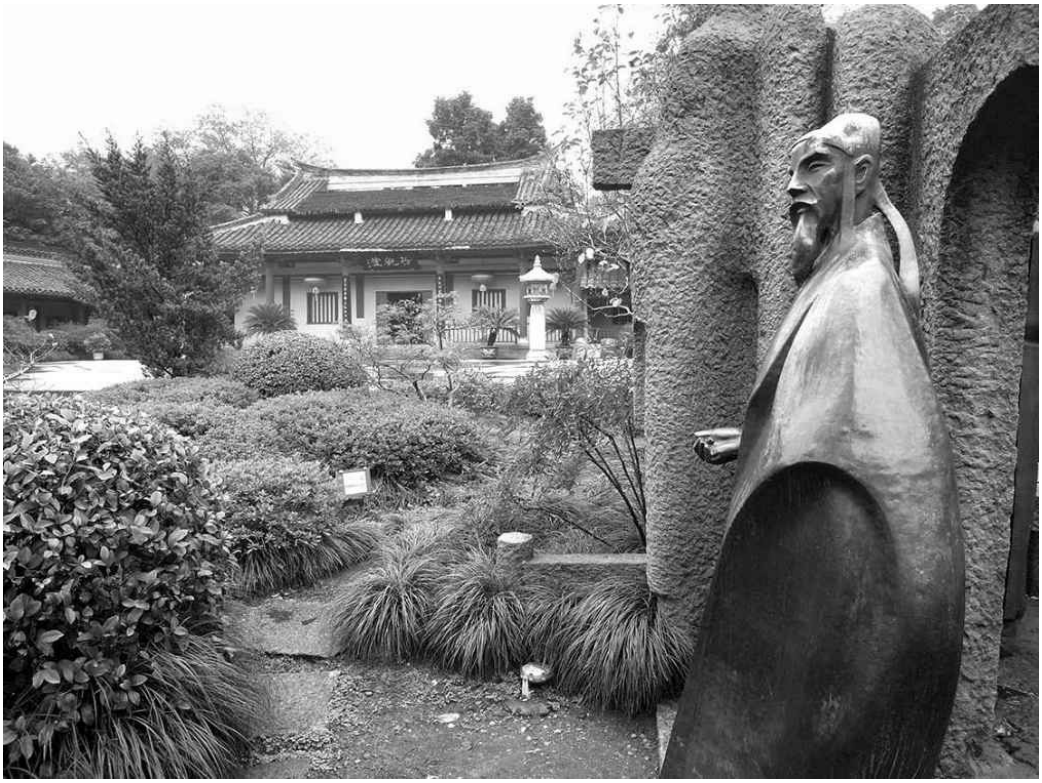
一小时后，应该已经看得差不多了，我决定去陆游成年以后居住的地方转转。尽管他经常远游，也会到诸如四川等地做官，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绍兴度过的。我在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云门寺。司机看上去很困惑，他说自己认识绍兴所有的寺庙，唯独没听说过云门寺。我把从网上下载的地图拿出来，告诉他云门寺位于绍兴南十五公里处。他点点头，我们立马出发了。

沈园

驶离绍兴城不久，汽车驶入新建的平水镇。原来的平水镇已经变成了一座水库。离开新平水镇以后，前行至交通环岛，向西转向另一条路，行驶五公里后前方出现云门寺的标志，云门寺下面还有一个与之同名的村庄。

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陆游随同父亲在云门寺附近结庐，但是父子的草堂是各自独立的。陆游来草堂是为了学习，而对父亲而言，草堂则成

了他辞官之后的净心之地。



陆游像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很多诗人都曾写过关于拜望陆游草堂的诗歌，但是草堂早就没有了，只有寺庙还在，或许就连寺庙也是最近修建的吧。进去的时候，一些女信徒正在大殿诵念佛经。方丈看见我，连忙出来迎接。得知我此行的目的之后，他坚持要带我在庙里四处看看，我只好假装很感兴趣地跟着他。其实我想看的是陆游草堂的所在地。能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教化农民，方丈很是骄傲。他坚持带我到每个大殿都看了一遍，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听到和尚、尼姑们吟诵“阿弥陀佛”的录音。

终于转完了，方丈指着寺庙后面的竹林说陆游草堂的原址就在南面山坡上，然后他带我穿过一片刚刚收割的稻田。当年陆游留在这里的一切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片稻田。我想如果我有一间草堂的话，一定把它安置在能听到寺院晚钟的地方。很明显，陆游父子在选址的时候，和我想的一样。这个地方确实适合学习。谢过方丈后，我朝出租车走去。但当得知我要去陆游墓，方丈说自己知道地址，坚持要给我带路。

出来后，方丈坐到副驾驶，而我则坐在了后排。到了大路上，方丈让

司机向南拐，前行一百米后又向左转到另一条公路上，这条公路可以直通到林木覆盖的山坡，当地人称那里为陆家花园，那里就是埋葬陆游的地方。方丈说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在这里找到陆游的墓地，这一点我知道，但是我读过一篇报道，说的是最近有人发现了陆游儿子们的墓地。行驶了几百米后，前方由于山体滑坡，大部分道路受损，司机只好停车。于是我们下车继续沿着公路寻找陆游墓的痕迹。在几次尝试都未果的情况下，我拿出了随身带的陆游的一首诗《示儿》，这是他在死前的几个月写的，我站在曾经埋葬他的地方读给他听：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万一他们忘记告诉父亲“王师已北定中原”呢？所以我告诉他：金人已被赶走，中原已恢复和平。

坐车往回走的时候，方丈说他想和田里干活的农民说会儿话，于是在路边下车了。下车前，他送给我一串念珠和一个电子设备，我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反正能让我随意选择是听《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听《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只要不是《祝你生日快乐》，我还是愿意接受的。

回绍兴时，我跟司机说还想在中间停一下，因为我想看一下镜湖。司机说他知道路，所以无须看地图。到绍兴以后，我们从胜利西路一直往西开了大约八公里，向北换到绍齐公路上，不一会儿，就到了湖边。行驶大约一公里，我让司机在一家工厂附近停了车，因为据地图所示，这里大概就是塘湾村，里面的一个工人证实了我的猜测。我跟他说自己在寻找陆游住过的地方，他指了指工厂旁边的那条土路。在工厂后面有一排排的塑料大棚，在大棚与工厂之间，有一处白色围栏，里面有一块石碑。经过确认，这里确实是陆游故居所在地。石碑是1985年立的，背面刻有陆游的《吾庐》：

吾庐镜湖上，傍水开云扃。秋浅叶未丹，日落山更青。
孤鹤从西来，长鸣掠沙汀。亦知常苦饥，未忍吞膻腥。

我食虽不肉，匕箸穷芳馨。幽窗灯火冷，浊酒倒残瓶。

公元1162年，这只四十二岁的“孤鹤”买下了唯一的一处田产，并有了自己的家。由于南面有三座山，东面又是自己的田产，所以他给自己的房子取名“三山别院”。那些山都不足两百米高，但都还在。就在我读石碑后面文字的时候，附近干活的几个农民好奇地凑了过来，其中有一个人说我应该往远处走走，陆游最初的住所不在这里。于是按照他指的方向寻去，走了将近两百米，在一个垃圾堆的旁边，我发现了一尊陆游的雕像，他正坐在椅子上读一本诗集。

陆游在镜湖一共生活了三十八年，写了六千多首诗，但是现存的只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和之前的陶渊明或者朋友范成大一样，陆游的写作灵感也多来自乡村生活。在他的雕像前，我拿出了黑麦威士忌，读着他搬到那里之后写的一首《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尽管陆游想过简单的生活，但他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才接受了自己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朝廷对待金人的主和政策。搬到这里二十五年之后，也就在他六十五岁的时候，他才终于打消抗金的想法，让自己真正地安定下来，如诗中所言，才可以“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这里几天前下过雨，所以地里很泥泞，在回出租车的路上，我不停地刮着鞋上的泥。走到石碑前的时候，一个农民指着田边的两个池塘说以前里面全是荷花，只是现在被杂草淤塞了。他说政府一直在讨论疏浚池塘、拆除工厂的事，因为他们想在这里建一个公园。我问他塑料大棚里都种什么，他说根据季节不同，会种草莓或蔬菜。与公园相比，要是陆游还在，我想他应该更喜欢田野吧。

回到酒店的时候才下午2点，而我今天的朝圣之旅已经完成。跑来跑

去一大圈后，出租车计价器上显示的是211元人民币。司机是个实在人，我给了他300元，并问他明天是否还可以载我去其他地方。车里的上岗证显示他姓周，周先生同意了，并说明天早晨来宾馆接我。

我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径直来到宾馆的一层，房价里包括桑拿服务，所以我决定让自己放纵一下。桑拿完以后，我又去热水池泡了一会儿，半小时后洗了头，换上一套服务员给准备的睡衣，走进了一个房间。里面还有其他客人，他们正躺在大躺椅上放松，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台电视。这时候，过来一个女孩子，端来一杯橘子汽水、一盘西瓜和一些小甜点。作为一名朝圣者，我觉得自己生活得有点过于奢侈了。

回到房间以后，我想，那就干脆将奢侈进行到底吧。于是打电话给前台说要一小桶冰。我有一瓶在西雅图免税店买的伍德福德波本威士忌。上好的托马斯·H．翰迪萨泽拉克黑麦威士忌则是专门给诗人们准备的。伍德福德只有加冰喝起来才有感觉。几杯下肚，我打了个盹儿，睡了将近一小时。这是两天以来第一次午睡！其实我应该多安排一些午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了，我决定修改一下石屋诗歌的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一直随身带着它，现在基本上就要完工了。

尽管那天也没修改多少，但我心里确实是想多做点的，所以直到下午6点该吃饭的时候我才放下手头的工作，决定到孔乙己酒家去看看。孔乙己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1919年鲁迅写的一本叫《孔乙己》的小说里。一位叫孔乙己的落魄文人经常到咸亨酒店去买酒。后来这个故事太出名了，以至于店家干脆将店名改成了“孔乙己酒家”，而旁边我所住的那家酒店则成了“咸亨大酒店”。

孔乙己酒家的就餐区被分成两部分，除了店内部分，他们还在店外紧靠步行街的地方摆了几张桌子。我走进去点了鲁镇的特色小吃——臭豆腐，还有更著名的绍兴肉丸，里面放了些芋头以及用于点缀的菠菜。我坐在了外面的一张木桌旁，桌子看上去好像从孔乙己那个时代起就一直没换过。等菜之时，一位村姑打扮的服务员走上前，问我是否来一碗绍兴米酒。当然要！绍兴是中国著名的米酒产地。

糯米蒸熟后，需要经过两次发酵、灭菌，然后再放入陶坛密封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所以，工艺虽不算繁杂，但里面却沉淀着时间的惊喜。不同的米酒，颜色也不同，绍兴米酒大致可分为琥珀、红色、棕色数种。酒色取决于糯米汁的浓度。不同颜色，口感也不同，从涩到甜有四种风味。我要了一碗餐馆自制的半甜型米酒。

20世纪80年代，当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人们还在用碗喝啤酒或者米酒，如今，玻璃杯逐渐取代了瓷碗。但是孔乙己酒家是个例外，不一会儿，服务员就端着一碗酒过来了，酒的颜色很深，有点像波特啤酒或者黑啤，但是它看上去更浓一些。我问服务员度数时，她说14度。喝了一口，味道很奇特，说不出来什么感觉。我又尝了一下里面的干草和枣子，甜味很淡。酒喝光以后，我注意到碗的底部印有饭店的开张日期：1894年。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我又要了一碗米酒，这一碗我要与陆游共享，就在这条街上他曾经写过《夜酌》：

> 我有一瓢酒，与君今夕同。鸣檐社公雨，卷野沛歌风。
> 阅世花开落，观身劫坏空。北邙丘垄尽，太息几英雄！

为了纪念我心目中的英雄们，我又点了第三杯作为餐后甜点。我很庆幸自己在此次巡礼将近尾声之时来到绍兴，而不是行程伊始。

陆游故居遗址

第二十九天　李白、谢灵运

我没在“宫殿”吃早餐，虽然只是小事一桩，但我却感觉良好。来中国以后，我瘦了不少，但是估计以后就不行了——在家里都是妻子做饭，而我则负责每顿打扫剩菜。不过，外出旅游时，最好还是别吃早饭。时间刚过早上8点，周先生已经等在外面了，他的车就停在步行街上。这条街道只允许出租车和送货的车进出。周先生今天开的是一辆驾校的教练车，所以刚开始我没有看见他。上车时他提醒我小心点，不要踩到教练座位前的刹车。我们之前没说车钱的事，现在我也不想提了，因为我关注的是怎样保证双脚别踩到刹车上。至于车钱，五六百都行。

离开后，我们向东驶上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公路，前行二十公里到达上虞，不一会儿又驶上G15高速公路，然后便一路朝南开去。大概又走了二十公里后，在上浦下高速，过曹娥江，接着在大桥的东口沿一条堤坝向南行驶两公里，然后在东山风景区的标识处转弯。牌子上说距离东山还有两公里，距离谢安墓还有三公里。车行两公里以后，山崖上刻着的李白的《忆东山》一诗便映入眼帘：

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
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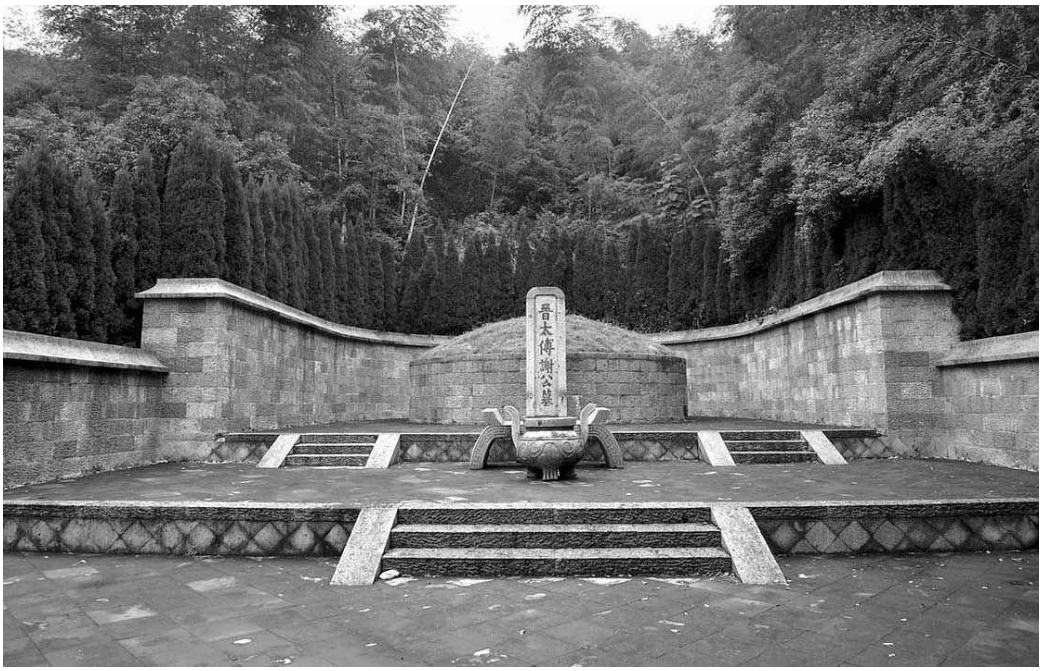
李白曾三次沿曹娥江来参观谢安和侄子以及其侄子的侄子曾经住过的地方。东山位于谢安田产的正中心，在山顶正下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纪念他以及另外两位后人的祠堂——太傅祠，那里也是我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

前行一公里我们就到了国庆寺，公路也走到了尽头。我下车到寺内向人打听太傅祠的位置，他们说沿侧门出去，下几个台阶就到了。现在的太傅祠已经被改造一新，整座祠堂里只有我和管理员两个人，可能是因为待得无聊吧，他主动带我到大殿参观。在那里，我献上了自己对于“三谢”的敬意。“三谢”指的是谢安、侄子谢玄、侄子的侄子谢灵运。谢安的墓地就在这些台阶后面，而谢灵运的墓地和纪念馆我已经在一周前拜祭过了。

整座东山，以及远到江边的所有土地都是谢安始宁别墅的一部分。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他一直住在那里。虽然居于偏远之地，但是谢安正直、公正的美名早已远扬山外。最终不得已，他勉强赴召于东晋的朝廷。他到那里不久之后便升为宰相。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宰相，能受到百姓爱戴而为之建祠堂的却没几个。太傅祠经历了好几次重建，最近的一次看来是下了大手笔的，但是谢安值得人们这样去做。我非常喜欢这里灰石板屋顶上的瓦片以及深棕色的墙壁和柱子，真是高雅而低调。管理员说这里的重建工作全是由来自宁波的工匠完成的，花了一百万人民币。

尽管如此，谢安却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来这里主要是为了拜谒他的侄孙谢灵运。谢灵运年轻时就住在叔祖父的家里，后来又住到了偏南一点的地方，那是他从叔叔谢玄手里继承的田产。尽管谢灵运的两处住宅都早已不见，但我还是想去看看，于是便朝出租车走去。此次行程，我要拜访多座大山。

《忆东山》石刻



谢安墓

经过寺院的时候，正遇上那里的女住持，得知我想参观谢灵运曾经住过的地方，她告诉我说谢灵运曾住在叔祖的宅院，就在距此不远的一个山谷里。她的话让我很是兴奋。一些地域性的信息总是很难被历史记录。当我说想去那里看看的时候，她找来一个和尚给我带路，据说和尚曾在那个地方隐居过，认识路。同去的还有一个在寺庙干活的工人，说自己曾经爬过中国所有的山，也想就这个机会去看看。于是，我、周先生、和尚和那个工人一起上路了。

从寺庙出来，和尚带我们沿着土路向东北方向走去，几分钟以后，来到了一座完全干涸的水库前。和尚说这是因为水库在建造的时候出了问题，水被抽干了，只剩下了一道水泥挡土墙。绕过水库，他爬上一道斜坡，并示意我们跟上。我们刚到山顶，他又消失在一片竹林里了，我们只好紧跟其后。幸运的是和尚带了砍刀，能够给大家清理出一条小路，据说这把砍刀还是他当年隐居的时候用过的。

大约一小时以后，和尚指着下面雾蒙蒙的山谷，说那就是谢灵运年轻时住过的地方。那里确实很美，但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谢灵运安于生活在如此偏远的地方。每年到最后一个月圆之夜，我总是会想起他写的《岁暮》：

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催。

谢灵运隐居的山谷

虽然谢灵运的墓地就在山下不远的地方，但是却没有直达的路，我们只好沿着山梁继续往前走。经过一块堆满碎木块的空地时，大家又不得不

挨个从上面爬过去。半小时后，和尚才意识到自己拐错弯了。他已经有八年没去过那个地方了。在知道错了的情况下，他还要继续往前走，他说要是回去的话，耗费的时间将更长，他还补充说往前再走一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对我来说，一小时太长了。出发之前，女住持说从那里到谢灵运住的地方需三十分钟，最多也就四十分钟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两个小时了。我看到下面有一条土路，然后告诉和尚说我要回去了，因为我的脚踝开始疼了，而且今天我还有其他的山要爬。利用附近的一个滑坡，我直接滑到了土路上，然后向其他人挥挥手，示意他们跟我一起回去。有时候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和尚最终赶上了我，说我不应该失望，正确的路，错误的路，都是人生的经历。当然他说得对。只是我不希望在错误的路上耗掉那么长的时间。

沿着土路我们最终到了一条宽阔的伐木通道上。三十分钟后大家走出了大山。我问和尚要多久才能回到国庆寺，他说至少一个小时。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山中漫步”会把我们带出那么远。先前的失望与现在的懊恼交织在一起，我的情绪很消沉。经过一家有驴棚的农舍时，我想或许骑驴会快一点儿吧，但和尚说驴子是给山里的隐士们驮东西的，不能骑。看来在东山隐居的不只是谢灵运一个人。看到农民正在装车，我走上前去问他能否载我们一程，刚开始他不同意，后来和尚上来说情才勉强答应了。坐驴车帮我省出一小时的时间来，应该算是一个惊喜。我拿出一百块钱表示感谢，但农民坚决不收。大家相继离开后，周先生让我在此处等他，他说一个人把车开过来就行了。他的关心让我很感动。谢天谢地，这段旅程总算结束了。三十分钟后，周先生回来了，我们继续自己的巡礼之路。

在上浦过桥以后，向南沿104国道前行。开始下雨的时候，我不觉庆幸起来：多亏我在山里的时候没下，迷路是一回事，被雨浇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外面大雨瓢泼，但我身上是干的，一想到这儿，心里竟然舒服多了。

前行十公里后，离开国道便到了曹娥江，过江向南拐到章镇。这个地方不到一公里长，却乱得要命。人们正在拼命拆毁这里的一切，甚至包括

镇子北面金字塔状的姜山。我让周先生再往远处开点，这样我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开出不到一公里，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叫灵运村的地方，这个村子坐落于谢灵运始宁墅的北面，始宁墅是为了区分之前的始宁别墅。而这个村子就是以谢灵运的名字命名。在他的诗文里，曾有一篇《山居赋》就是有关始宁墅的：

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观风瞻云，方知厥所。

谢灵运在北部的居住地位于姜山脚下，或许就在离我们停车不远的地方，虽然决定不去专门寻找了，但还是想到近处去看看。因为没带雨伞，所以周先生把他的伞借给了我。我在路上来回走着，看着远处的山以及近处的风景，同时和附近的几个农民聊一会儿。我问他们是否知道谢灵运曾在这里居住过，他们竟然一个个目瞪口呆。

回到车里，再次穿过曹娥江朝南驶去。我很不情愿地把“石门山”三个字从行程安排里划掉了。那里是谢灵运最喜欢去的地方，就在曹娥江以西的山谷里，本来计划要去的，但是东山之行浪费了太多时间，而且现在还在下雨，所以，做这样的决定也是不得已。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想象谢灵运在山脚下住了一晚之后写《夜宿石门》时的情景：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
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这首诗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里的用典均取自屈原的《九歌》，在《九歌》里，屈原用兰花比喻隐士的美德，而且屈原也没有等到“美人来”。那是一首萨满之歌，谢灵运的也是。深山在中国一直是人们修身养性的绝佳去处，在萨满文化中，大山不仅可以提供给人们独处的空间，还可以提供一些可以让其精神得到升华的菌类及其他植物。然而，在这首诗里，“异音”使谢灵运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山居生活则赐予了他无比的自由与自在。然而，实际上，即使住在山里，他也无法做到隐遁或者独居，因为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家臣们都会紧随左右。虽然诗歌里没有见过他们，但这

些人确实存在过，他们就像是为谢灵运的表演布置背景的舞美。比如在《登石门最高顶》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些他们的影子，是他们安排了谢灵运当时的住宿问题：

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
长林罗户穴，积石拥阶基。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
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驶，嗷嗷夜猿啼。
沉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荑。
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

随从再多也无法弥补身边没有“同怀客”的孤独，谢灵运认识的那些朋友都在城市或者朝堂之上，没有人陪他来此“共登青云梯”。山里的隐居生活吸引着谢灵运，但是孤独感又驱使他回到朝廷，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假如穷一点，可能他会活得长久些，可惜遗憾的是，他不穷，所以也注定了他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

在通向石门山的一处弯道上，曹娥江突然变窄，与公路平行的那段高速路占据了所有的道路。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开上了一条盘旋而上的山路，每次问路，答案总是：往前开。离开公路三十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车骑山。雨，突然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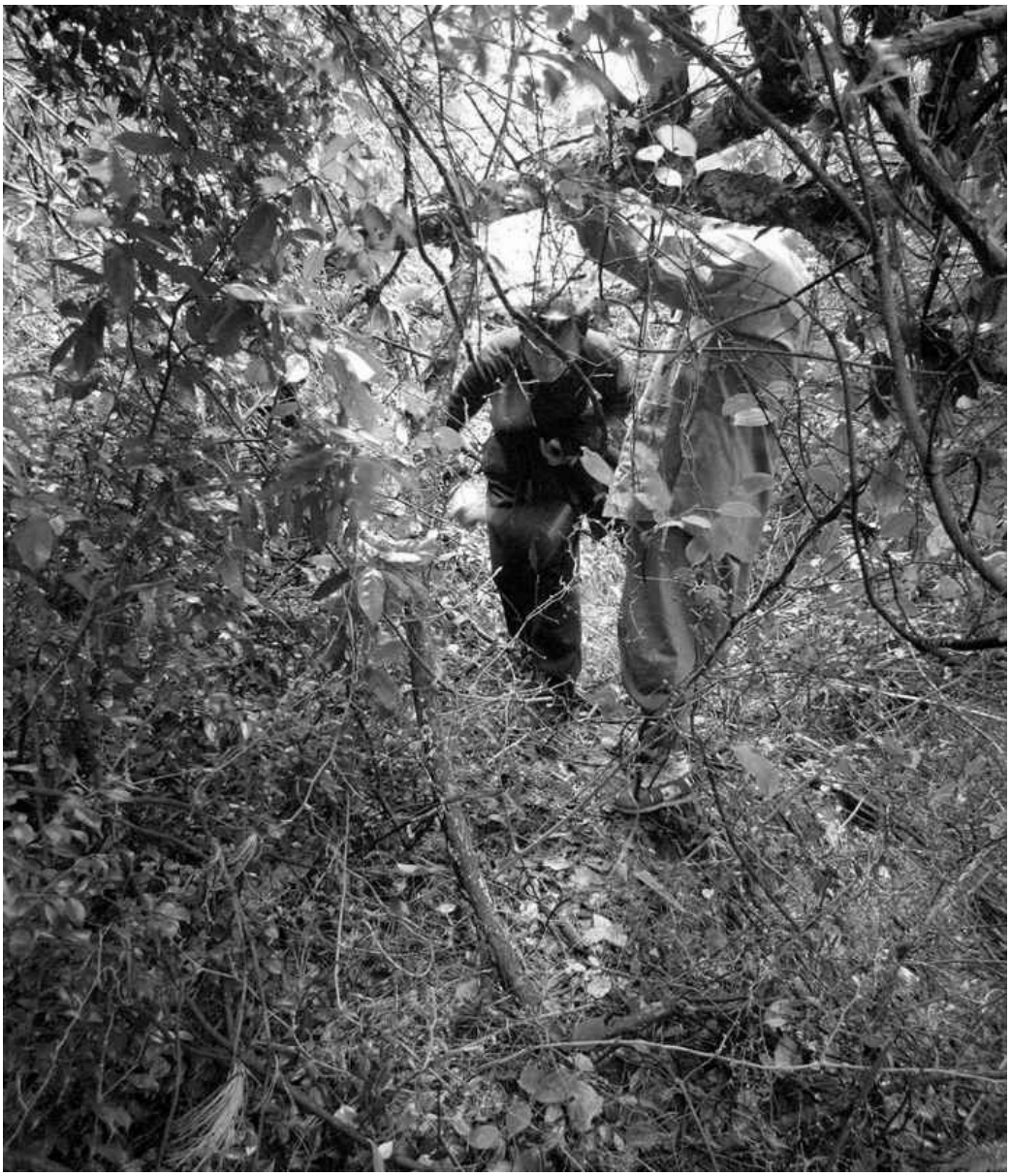
这座山因谢灵运的叔叔谢玄得名，因为谢玄曾被称为车骑将军。公元383年，在淝水之战中，谢玄带领八万人的队伍直破敌军一百多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谢氏家族也因此永垂史册。车骑山是谢玄田产的南部边界，后来由三岁的侄子谢灵运继承。成年以后，谢灵运经常来这里探险。这里山谷狭窄，森林茂密，无数清泉、瀑布、湖泊点缀其间。最近，人们把一部分森林开辟成了茶园，这也是这里有盘山路的原因。

经过一个叫庄角的小村庄时，我让周先生在路边停车。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晰而完整的车骑山，而且我觉得在这里与谢灵运分享美酒，应该最好不过。穿过齐腰深的茶林，找到一块空地，我摆好酒杯。就在往里面倒

最后一杯托马斯·H．翰迪萨泽拉克黑麦威士忌的时候，雾气突然笼罩了山顶——这么多年过去了，车骑山依然害羞。酒香飘荡在诗歌的王国。我读了一首他在车骑山北麓写的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谢灵运曾在芜湖南岸的石壁精舍学习，而始宁墅就位于芜湖北岸。根据我的计算，他写这首诗的地方应该在我站的地方以北五公里处。刚读完诗，又下起雨来。我匆忙结束了自己的拜祭仪式，回到了周先生的车里。然而由于太过着急，直到一小时后，我才发现眼镜丢在了那里。此次拜谒，除了美酒，我竟然还献上了自己的眼镜。正确的路，错误的路，戴眼镜，或者不戴眼镜，朝圣路上真是什么事情都遇上了，但是有一点值得庆幸，那就是至少车内没有雨。



披荆斩棘

回到高速路上没多久，我们就驶离了曹娥江流域。我现在明白了谢灵运为什么会喜欢这里。该地四面有山，而且即便没有山，也有水。难怪这里会诞生山水派诗人。一小时以后，抵达嵊州汽车站，我们及时赶上了发往天台县——我的最后一个目的地的长途汽车。我付给了周先生七百块钱，这令他惊讶不已，但这是他应得的，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对谢灵运故居旋风式的拜会。

和周先生道别后，我就上了车。天台不远，大约也就六十公里，所以我想一个小时应该能到。遗憾的是，汽车没走高速，而是上了一条路面残损严重的公路。两小时后，终于抵达天台，这多少应该值得庆幸吧，因为

毕竟中间没有什么意外。乘出租车五分钟后到达国清寺时，雨已经停了，天空中露出了些许蓝色。下车的时候，我向司机要了电话号码，并说明天想接着用他的车，待会儿会打电话跟他说一些细节。他点点头，开车返回了城里。

寺院大门在下午4点半关闭，而现在已经过了5点，所以我从侧门走了进去。之前我在这里住过十多次，知道去客房的路。到达那里的时候，正好遇上一个和尚，我问他客房经理在哪里，他朝一个窗口指了指，说窗口那儿有工作人员负责住宿登记。一听我说要住在这里，那位工作人员立即说客房满了，不再接待外人。我说我以前在这里住过，这时他竟然粗鲁地关上了窗户。这样的反应是我没想到的，一时沮丧极了。我走到院子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又一个和尚从这里经过，问我怎么了。我把大概情况说了一下，然后他说让我跟他走。他带我来到寺庙后面的客房，找到负责人，让她给开个房间，并登记我的护照信息。

入住登记表填完以后，我把包放在房间，然后又回到侧门，告诉看门的和尚，自己大概会在一小时后回来，希望他到时给我开门，因为晚上一旦寺院的门关着，“砰砰砰”敲门总是会让人觉得尴尬。然后我去了天台酒店。这是唯一一家位于国家公园里的酒店，罗宾·张正在大厅等我。

在结束对石屋与寒山的拜谒之后，我曾经受邀在复旦大学做了一个演讲。演讲之前，罗宾做自我介绍时说他叫张智，是加里的技术顾问，负责维护加里的网站Mountainsongs.net（山之歌）。

加里曾经在中国拜访过很多出现在古诗词里的名山。根据最近的一次统计，他已经拜访了两百多座了。他把那些大山的照片放在网站上，同时把我、伯顿·沃森和其他一些人翻译的一千多首古诗词也放在了那里。这是一个洋溢着爱心的工作：中国伟大的山脉和伟大的诗人被安放在了一起。每次经过上海，我都会去看望加里，并和他一起讨论那些山脉和诗人的故事。他是唯一一个在此类事情上的热情远超于我的人。所以当发现他不回复邮件或者不接电话的时候，我很惊讶。四年来，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罗宾告诉我加里已经于2009年去世了，死于胰腺癌。我最后一

次见加里是在2008年的上海，当时他给了我一个自制CD，里面是他和当地一些音乐人在一起录制的西部乡村音乐，名为“上海牛仔”。心情低落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拿出来听。

演讲结束后，回到酒店，我又想起了加里。寒山曾经是我第一个翻译的诗人，也是此次行程中最后拜谒的一位。加里的朋友兼同学加里·斯奈德曾经翻译过寒山的诗歌，在他的影响下，我和加里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于是，我给罗宾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拜谒寒山。我认为对于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们，以及那些深爱他们的人，这是一个表达爱与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我和罗宾共进晚餐时，他给那位载我到国清寺的司机打了电话，说了一下第二天的行程安排——最后一段朝圣之旅提前安排就绪。

晚饭后，我回到寺院准备睡觉。虽然刚过晚上7点，时间还早，但是这一天折腾得够呛，把人累坏了，其实我还想泡个热水澡，但是寺院里没有浴缸。里面有电热水器，可以淋浴。这里和咸亨的条件简直没法比，但是热水淋浴对于手臂上的划痕还是有好处的，那是我进山时不小心划的。里面没有毛巾，但我有大手帕，这个也不错。事实上，一切如谢灵运所言，“处顺故安排”。我打开窗户，把大手帕晾好，便在床上躺了下来。床很硬，是寺院里那种旧式的硬板床。能躺下休息就是万福，至于床的软硬根本不重要。

四周一片寂静，远处传来微弱的虫鸣声，毕竟秋时已深。人们也大都进入了梦乡。入睡前，我拿出石屋的诗歌译文，想再做几处修正。打开手稿，那一页正好是他的第一百五十一首诗。第一句是“禅余高诵寒山偈”，这让我想起来自己有一天的时间将要与寒山共度。第一次邂逅寒山是1976年，我当时住在台湾的一座寺庙里。住持给了我一本寒山的诗，后来它们成了我翻译的第一批诗歌，从此我和寒山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十天　丰干禅师、寒山禅师、拾得禅师

寺院里清早打板的声音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我看了看旁边桌上的旅行闹钟，时间是清晨3点半。本想再接着睡会儿，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干脆打开灯找来备用眼镜和石屋诗歌译文修改了一小时。这个时段最清净了，适合做点这样的工作，但是我本意并不想醒着，所以不久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感觉有人在外面一边敲门一边喊我的中国名字——赤松，看看时间：6点半。我穿上短裤和T恤，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昨晚那位带我到客房的和尚。他是寺院的衣钵侍者，是方丈的私人秘书。他递给我一个袋子，里面有两个可可馅的羊角面包，另外还递给了我一本书，是旧式线装版的《寒山子诗集》，这在寺院里是限量发行，他说面包和书都是允观方丈送给我的，他在我来这儿的前一天出门了。我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站在那里一个劲儿地点头。

衣钵侍者走了以后，我煮了一杯咖啡，吃了一个羊角面包——面包出乎意料地好吃。直到打开书我才发现：原来它是现存最早的木刻版《寒山子诗集》的影印本。我听说过这个版本，只是一直没见过。根据里面的出版信息，最早应该是在公元1201年印刷发行，我曾经在浙江省博物馆稀有书库里见过，而现在它就在我的手上。真希望自己的手没有沾上可可馅。

1201年版《寒山子诗集》

我打开书，一下子翻到第二百九十九首：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谁是“明眼人”，我们不得而知，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出版商。但是比这更大的谜团是：羊角面包是哪里来的？我在这个地方从来没发现有羊角面包。几年前，我去真如寺，那是中国最著名的禅宗培训中心，位于江西省山区，当时有个和尚邀请我去喝意式浓缩咖啡，是用比利时进口的一种咖啡机做出来的，我没有问他怎么做的，或者为什么要请我，只是闷头享受着咖啡的香浓。同样，我也不想问面包的出处，尽情享受就好，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未解之谜，这是我朝圣路上的最后一天，需要早点出发。

今天的行程就从我住的这座寺院开始。8点开门之前，我需要先去两个地方。国清寺是中国最著名的寺庙之一，从窗户望去，外面的天很蓝，

无论对僧人还是对我来说，今天都是一个好日子。我把包放在房间，然后穿过迷宫般的回廊，来到主院。我很喜欢站在这里，周围的景色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银杏和香柏已经一千多年，院墙外也是古木参天的样子。1988年，天台被列为国家公园，从此这座山以及上面的寺院都跟着受了益。现在的大殿建于三百多年前，除了瓦片屋顶，其余全部来自木工。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大殿庄严肃穆。站在那里，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子穿越到了盛唐。

在8世纪神游了几分钟之后，我开始穿过院子，沿着台阶来到偏殿。这里供奉着三位贤人。我就是为他们来的，实际上，他们也是我来中国的首要原因。雕像有真身的三分之二高，属于木雕，周身已被镀金，工艺效果非同凡响。即便大殿不开灯，他们也能发出光来。丰干位居正中，手里拿一根大拐杖，拾得手里则拿一把扫帚，寒山双手撑在一根小拐杖上，三个人都在笑。

国清寺

丰干是最先来到国清寺的。相传8世纪下半叶，有一天他骑着一只老虎出现在寺院门前。由于人又高又瘦，人们都叫他“丰干”，意思是“大棍子”。当人们向他求教的时候，他会说“随缘”。拾得的意思是“捡来的”，由于他被遗弃在天台山，丰干和尚发现以后，便把他带回国清寺抚养。虽然

拾得住在寺院里，但是却从未出家，每天在寺院里负责烧水或是打扫院子。寒山是最后出现的，他的名字来自于他的居住地——寒岩。他也从未出家，但是却经常来寺庙拜访。直到今天，人们对于这三位贤人的情况依然知之甚少。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是好朋友，都是佛教的修行者。这一点在丰干的诗里有所提及：

寒山特相访，拾得常往来。
论心话明月，太虚廓无碍。
法界即无边，一法普遍该。

在过去，即8世纪末、9世纪初的那几十年里，这座寺院一定是香火鼎盛之地。在拜祭完三位先贤之后，我又去拜望了寺里的另一件宝贝——隋梅。每次看到它都会让我心情愉快，它已经一千四百多年了，和其他梅树一样在冬天里显得毫无生气。还有两个月春天才会来，好像它总能记得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似的。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会忘记时间。这棵树的记忆力真让人羡慕。在祝福它还能再活一千年后，我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吃掉了第二个羊角面包，喝了第二杯咖啡。我把房间钥匙还给客房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然后开始寻访那位当年栽下隋梅的人。

去出口的路上，我在偏院里遇上了外出归来的允观方丈。对于他的仁慈与慷慨赠予，我深表感谢。当时他正在和其他和尚说水稻的事情，院子四周的屋檐下，有刚刚收割来的数十篮子的水稻。寺院里目前共有一百三十个和尚，每天会消耗很多大米，所以和尚们自己种植了很多水稻。现在是11月，既然水稻已经收割完毕，他们就要考虑种油菜了，油菜籽可以用来榨油。自从栽下那棵隋梅，国清寺的香火从未断过。

谢过方丈，走出大门，经过古老的丰干桥。丰干桥是一座石拱桥，以三位先贤中最年长的那位名字命名。除了上面的那首诗，丰干还写了下面这首，刚开始引用了禅宗六祖回应一个和尚的话，那位和尚认为佛教修行无异于在擦镜子上的尘埃：

本来无一物，亦无尘可拂。

若能了达此，不用坐兀兀。

走过无尘之桥，我又踏上了通往天台宾馆的路，罗宾还在大厅等我，几分钟后，出租车司机也来了。我告诉他今天要去智者塔院，即智者大师的圆寂之地。尽管司机是天台人，但却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我是在十五年前去那里的，因此现在自己也不能确定确切方位。我所记得的就是它在半山腰上。所以我们决定沿着那条唯一的公路向上开。

路上弯道很多，但路况不错，这就是国家公园的好处。智者塔院里保存着智者大师的遗骸。智者大师最先在山上建造了草堂，即现在国清寺所在的位置，并亲手栽下了那棵隋梅。我们在山上越走越远，我觉得路边应该会有标志牌，但是没有。过九公里标识处，我让司机停车。路边的一条石阶小路看上去很眼熟，我和罗宾决定试试。大约走了两百米，前方出现了岔道，我们选了右边那条，然后来到一处农舍前。而农舍里的人则指给了我们另一条路，那条路正好与当初靠左的那一条连在了一起。

几分钟以后，我们便到了保存智者遗骸的寺庙。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几个和尚能与智者相提并论。实际上，只有两个知名度与其不分伯仲的人：一个是慧能，他在中国建立了禅宗；另一个是玄奘，曾远播唯识宗的教义。智者建立的佛教教派与众不同，他以天台山命名，集众教于一身，试图通过将不同的佛教教义应用于不同的修行阶段来协调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最后，智者以修行的阶段为序安排佛经的内容，并将《妙法莲华经》设为最高教义。

智者还开发了一套冥想体系，他称之为“止观”。这套体系涉及对散漫思想的终止和对基本现实的思考。在他的《仁王经疏》中，他解释道：“无相妙慧照无相境，内外并寂，缘观共空。”谓我一直喜欢寒山诗集中第八十二首诗中对该体系的总结：

碧涧泉水清，寒山月华白。
默知神自明，观空境逾寂。

我和罗宾在殿外点了一炷香——出于安全考虑，室内是禁止烧香的。

进殿以后，我们在智者的佛塔面前鞠躬。我告诉他，当年他栽下的那棵隋梅依然很好。与大多数和尚不同，智者的遗体没有被火化，而是被放在了一个大瓷坛里，并被搬进佛塔。瓷坛很醒目，大约有七米高，完全由白色大理石做成，上面的刻工相当精妙。

拜祭完以后，我和罗宾回到出租车上，让司机带我们去寒岩。寒山经常去国清寺，我想他也会在那儿过冬的，但是他平时住的地方却在天台山以南二十五公里处。

下山之后，我们经过天台县，向西走两公里驶上62省道，这是一条四车道的公路。每个岔向村庄的路口都有信号灯。如此现代化的交通，此刻只有我们在独自驾车飞驰，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1989年，我初次造访的时候，这里只有一条扬尘的碎石路，当时，我坐的是一辆时速不超过二十公里的三轮车。时代不同了，当年漫漫颠簸的长途，如今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抵达了。街头镇是个只有三条街的村子，然而通往寒岩的道路总是非常微妙，而我只是记得当初要穿过村庄。后来我们又驶上了大坝旁边的一条小窄路，穿过两座山之间的空地。无论何时过那片空地，都会让我想起寒山的第十六首诗：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出峡谷后，我忽然想起后面该怎么走了，这样就没必要再找人打听。离开街头镇十分钟，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此处距寒岩还有两百米。就在我和罗宾下车朝悬崖底下的田间小路走去的时候，司机追了上来，也要和我们一起去。他说自己从未去过那里，而我已经去过那里不下十次了。当然，在深秋时节拜访，还属首次。通常情况下，地里会种满玉米、大豆和向日葵等，而到了现在这个时节，却只剩下了收割之后的残茬。路不远，所以我们几分钟就到了。

悬崖的底部是寒山住过的洞穴，大约五十米深，十多米高。洞顶上住着很多蝙蝠。我们来到岩洞后面，发现信徒们已经在那里为三位先贤造了

神龛。我们给每个人都上了香，然后又回到洞口，来到了一个没有屋顶的两层建筑前，因为是建在山洞里，因此不需要屋顶。这里历经变迁，但是自从我上次来，它就是一位隐士的家了。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位隐士一直是普通信徒，大约六十五岁，但我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名字，只是称呼她为“蝴蝶夫人”，因为她看上去总是飘来飘去的。我想她以前可能是一位戏剧演员，行为举止很像是一位有舞台经验的人，而且她不说话。我不知道她是因为自己发誓不说话，还是阶段性地不说，当然这个问题也没必要去问。我们进去的时候，她正站在火炉旁。她冲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坐在她旁边的凳子上。这里还有另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人。本想打个招呼就走，现在看来似乎不可能了。我们必须坐下来喝杯茶。这不是一般的茶，是人参茶。她的弟子自豪地告诉我们，这种人参是从美国进口的。

寒山如何结束在寒岩的生活始终是一个谜。事实上，关于他的一切都是谜。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或者他是谁。作为隐士，他只是疯狂地在树上、岩石上和寺庙的墙上写诗。就连他的生卒都是一个谜。我觉得最合理的猜测是他为了逃避安史之乱来到了天台山。大约在公元850年去世，因为正是从那一年起，才开始有了关于他的故事。当时的故事说他生活在一百二十多年前，也就是说他出生在公元730年前后，于公元760年左右到达寒岩。这是我从他的第一百三十一首诗里得出来的推论：

出生三十年，常游千万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红尘起。
炼药空求仙，读书兼咏史。今日归寒山，枕流兼洗耳。

他的诗歌第一次印刷发行是在公元1189年，然后公元1201年出现了第二版，影印本现在就在我的包里。寒山总是给人留下癫狂的印象，其实有时候根本不是癫狂，他只是想让人们意识到他的生活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的癫狂。他以一种菩萨般的无畏去普度众生，正如在他的第二百三十四首诗里所言：

寒山出此语，复似颠狂汉。有事对面说，所以足人怨。
心真出语直，直心无背面。临死度奈河，谁是喽啰汉。
冥冥泉台路，被业相拘绊。

寒山的诗并非来自那种官员之间的互相应酬，也不是大多数人想读到的那种，但是有人想读，因此也便有人记了下来。寒山从来没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诗歌不仅是音调、韵律和修辞的艺术，还可以用来传达或发掘信息。毛亨在评论最早的《诗经》时曾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当然，诗歌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诗歌也都与心无关。但我所拜谒的那些古诗人，他们的思想却与毛亨的说法完全一致。那些“言为心声”的人，几乎没有谁受过寒山的影响。这点不足为奇，因为他是寒山，不是李白或杜甫，也成不了像垮掉的一代那样的反文化运动的守护神，更成不了杰克，凯鲁亚克[(1)]那样的人。同样，我们坐在这里，坐在他写第一百八十首诗的地方，也不足为奇：

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
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

对于罗宾和我来说，那些覆在心头的杂念肯定是有的。喝完第二杯茶，我们在盘子底下悄悄放了一些钱，谢过主人后便回到了车里。在回街头镇峡谷的半路上，我们向右换到了另一边，从那里可以通向明岩。明岩和寒岩一样，悬崖高峙，洞石鼎然，两者相距不到一公里。明岩是寒山老年时居住的地方，拾得也经常住在那里。在拾得留下的诗歌里，我最喜欢第四十九首：

可笑是林泉，数里少人烟。云从岩嶂起，瀑布水潺潺。
猿啼唱道曲，虎啸出人间。松风清飒飒，鸟语声关关。
独步绕石涧，孤陟上峰峦。时坐盘陀石，偃仰攀萝沿。
遥望城隍处，惟闻闹喧喧。

明岩和寒岩不仅在名称方面给人的感觉不同，具体到形状上也不尽相同。明岩包括一个长三百米、宽四十米的峡谷，其洞穴则位于相对较远的地方，近处有一座尼姑庵，即明岩寺。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这里也是沧海桑田，几经变迁。明岩寺的后面，有沿着峡谷一字排开的六座大殿，它们都是1989年我第一次来这里时建造的。大笔资金的投入使其成了一处重要的朝圣景点。我们绕过神殿，来到峡谷尽头的洞穴里，我想指给罗宾看寒

山和拾得隐藏的地方。传说当地一位官员想拜谒他们时，寒山和拾得转身躲到了岩石后面。里面有一个小神龛，我和罗宾一起烧香、鞠躬，之后便又回到了尼姑庵。我还要去最后一个地方，回家之前举行最后一个仪式。

明岩古寺

在尼姑庵里，有个尼姑正在和俗家妇女晾晒野生蔬菜，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尼姑庵的住持悟贤大师。但是她已经不记得我了，所以我又介绍了一遍自己，并告诉她，我最近听说寒山的遗骸被保存在一座佛塔里，而那座佛塔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她确认了这个说法，指着峡谷的方向说在那座池塘附近，有一尊救苦救难的观音像，然后从那里沿着山路上山就能找到。我们按照她的指示一路前行。到达池塘的时候，我发现一些凿在岩石表面上的台阶，于是顺着石阶爬了上去。路虽陡峭，却只花了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山坡上，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佛塔前。

周围的村民在几百年前就为它举行纪念仪式了，而我却在那么久以后才听说这件事。听说以后，我立即与一位来自天台并且在大学里专门研究佛教的教授联系。他说确实有人证实那是一座古代佛塔，并与寒山有关。现在我就站在这座佛塔面前。但初见之时让我很惊讶，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在原来佛塔的遗址处，有人建造了另外一座佛塔。材料由铝构

成，并且全部漆成了淡黄色。该塔一共九层，每层都由锡檐环绕，而且有小铃铛挂在檐角。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我想寒山看过也会喜欢的，因为这与他太相称了。

佛塔

稍稍回过神来，我和罗宾各自拿出了进献之宝。我拿出酒杯，摆在栏杆里的水泥祭坛上，而这些栏杆本来是用来保护佛塔的。一想到寒山可能

会开玩笑，于是我故意没往里面倒酒。杯子旁边，放着那本宋朝出版的诗集，我想他也会喜欢的。然后罗宾拿出笔记本电脑，把它放在栏杆的下面，播放了一首西部乡村歌曲《听风》，这首歌来自加里·弗林特的山之歌网站。罗宾也带来了加里·斯奈德的《危险的山峰》的影印本，加里·斯奈德和加里·弗林特是20世纪里德学院的同学。这么多年来，两个人一直保持联系。当然，是加里·斯奈德翻译了几十首寒山诗歌，并将西方的一代人带到了寒山面前。罗宾递给了我一本斯奈德的书，然后让我去读其中的一首，名字为《放弃》：

从弘法会上步行回返，
夏日里干枯的鹃木，
叶子萧萧落下。

“放弃吧！放弃吧！哦，当然！”他们说。读完以后，我们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莫尔·黑格尔德[(2)]的音乐。一曲终了之时，远处的晚钟悠扬地响起……

---

(1) 杰克·凯鲁亚克在1958年出版了《达摩流浪后》一书，并把它献给了寒山。——译者注

(2) 莫尔·黑格尔德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乡村音乐人，他既是艺人、音乐家，也是歌手，还是大名鼎鼎的小提琴手。——编者注

读书人文化比尔·波特作品介绍

《空谷幽兰》

空谷幽兰，常用来比喻品行高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隐士这个独特的群体中就汇聚了许多这样的高洁之士，而今这些人是否还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国土之上？这是一直在困扰着比尔·波特的问题。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亲自来到中国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并探访了散居于各地的隐修者……

《禅的行囊》

比尔·波特于2006年春进行了一次穿越中国中心地带的旅行，追溯了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支脉之一的禅宗，带读者寻访中国禅的前世今生！

《黄河之旅》

本书是比尔·波特深度对话中华母亲河，穿越五千里路探寻黄河源头的行走笔记，全面记录了从“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河流域风土人情、历史传说与古今变迁。

《丝绸之路》

比尔·波特和朋友芬恩结伴从西安启程，经河西走廊至新疆，沿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从喀什出境到达巴基斯坦境内的伊斯兰堡的丝绸之路追溯之旅。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重温丝路沿线风光壮美的沙漠、长河、戈壁、牵人思绪的佛龛、长城、石窟、古道、城堡和无数动人的历史传说，领略历经沧海桑田的千年丝路文明。

《彩云之南》

比尔·波特根据其在20多年前在我国西南云贵黔地区的亲身游历，以生动、幽默的语言为读者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自己“彩云之南”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带我们领略西南边陲地区少数民族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如需深入了解作者创作近况和类似图书信息，请关注读书人文化微信readers-club。

心经解读

〔英〕比尔·波特著　叶雨译

南海出版公司

心经解读

[美] 比尔·波特 著
叶雨蓝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经解读/〔美〕波特著；叶南译. -海口：南
海出版公司, 2012.4
ISBN 978-7-5442-5855-5

Ⅰ.①心… Ⅱ.①波… ②叶… Ⅲ.①心经－通俗读
物 Ⅳ.①B94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150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038

The Heart Sutra translated by Red Pine
Copyright © 2004 Red Pin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2012
Chinese translation by arrangement with Counterpoint www.counterpointpres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心经解读
〔美〕比尔·波特 著
叶南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出　品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www.readers.com.cn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聂 敏
特邀编辑　宋丽琴
封面设计　陆 燕
内文制作　邵海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54千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855-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录

译者前言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英梵对照）
引　言
解　题
一　般若波罗蜜多
二　空中无阿毗达磨
三　菩萨道
四　般若为诸佛母
附录I　大本心经
附录II　一些人名和术语
附录III　部分参考文献

译者前言

这本以英语写成的小书包含了梵语、汉语（主要是古代汉语）和英语之间的交叉翻译，现在又从英语译成现代汉语。对于译者而言，翻译过程堪称过瘾，但成果如何，还有待读者检验。为帮助读者理解原著，译者想要冒昧地在本书开始之前赘言几句。

细致分析《心经》梵本语义，并由此展开法理研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至少在汉语世界已知的《心经》注疏本中，此种做法尚属罕见。梵语是古老的印欧语言，语法规则繁多，学习不易，然而英语与之同属印欧语系，语法原理上又是相通的，比如词根、语态、时态、人称、单复数等，学过英语的读者也都不会陌生。考虑到年轻一代的中国读者大多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英文，所以中译本完全沿用了原书体例，将梵本和英译逐句录出，并在必要时以译注的形式或直接在行文中补充一些语法知识。相信读过此书后，读者对理解佛经原文所带来的巨大裨益，当有深刻之体会。

本书另有大致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原文摘录中国古代僧侣注疏《心经》的文本，此外，佛经的原文摘录也不在少数。对于这部分内容，按理说中译者只需找到出处，照样录出即可。但古代注疏本以文言写成，其中又包含大量佛教术

语和文献名称，且常常以简称和略称的面目出现；佛经的汉译本也大抵如是。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阅读这种汉语的难度有时甚至高于阅读英译，因此译者考虑再三，又不揣浅陋将其逐一译成现代汉语，并尽可能与原书行文的浅白风格保持一致。古代法师们的注疏原文和汉译佛经原文则以脚注的形式附在后面，便于读者参考。

原书最末的附录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名、术语和参考文献索引以及简介。为了统一格式，中译本将其中的参考文献单独列出，并将人名和术语改为按汉译首字拼音字母排序，以方便中文读者检索，词条内容也针对中文读者的需要做了少许增补。

译者

2011年10月10日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汉英梵对照）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英梵对照）

唐三藏法师玄奘　译[1]

1　观自在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

皆空[度一切苦厄]。

5　舍利子，

（色空，空是色；）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10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是故（舍利子，）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

15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

20　无智亦无得（亦无无得）。②

（舍利子，）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依般若波罗蜜多，

故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25　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

三世诸佛，

依般若波罗蜜多，

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

30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

35　揭帝揭帝，般罗揭帝，般罗僧揭帝，菩提僧莎诃。

注释：

① 此处所录汉译主体为玄奘译本。为方便读者参阅梵本和英译，又将汉译与梵本有出入的地方，以括号注出。其中，方括号内为汉译所有，梵本所无；圆括号内为梵本所有，汉译所无。增补的文字引自一个可能同样出自玄奘之手、并严格对译梵文的唐代译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译注

② 传世的不同梵本于此句有不同的写法，比尔· 波特此处所据梵本为孔睿校勘本，原文：na jnanan na praptir na-apraptih。由《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可知，玄奘所据的梵本原文作：na jnanan na praptir na abhisamaya。《唐梵翻对字音心经》将此句汉译为“无智无得无证”，而通行的玄奘译本中略去了“无证”，据学

者分析，可能是因为“无得”与“无证”词意相近。——译注

The Heart Sutra translated by Red Pine (Bill Porter)

1 The noble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while practicing the deep practice of Prajnaparamita,
looked upon the Five Skandhas
and seeing they were empty of self-existence,
5 said, "Here, Shariputra,
form is emptiness, emptiness is form;
emptiness is not separate from form,
form is not separate from emptiness;
whatever is form is emptiness,
whatever is emptiness is form.
The same holds for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memory and consciousness.
10 Here, Shariputra, all dharmas are defined by emptiness,
not birth or destruction, purity or defilement,
conpleteness or deficiency.
Therefore, Shariputra, in emptiness there is no form,
no sensation, no perception, no memory and no consciousness;
no eye, no ear, no nose, no tongue, no body and no mind;
15 no shape, no sound, no smell, no taste, no feeling
and no thought;
no element of perception, from eye to conceptual
consciousness;
no causal link, from ignorance to old age and death,
and no end of causal link, from ignorance to old age and death;
no suffering, no source, no relief, no path;
20 no knowledge, no attainment and no non-attainment.

Therefore, Shariputra, without attainment,
bodhisattavas take refuge in Prajnaparamita,
and live without walls of the mind.
Without walls of the mind and thus without fears,
they see through delusions and finally nirvana.
All buddh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lso take refuge in Prajnaparamita
and realize unexcell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You should therefore know the great mantra of Prajnaparamita,
the mantra of great magic,
the unexcelled mantra,
the mantra equal to the unequalled,
which heals all suffering and is true, not false,
the mantra in Prajnaparamita spoken thus: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ngate, bodhi svaha.'"

Prajnaparamita Hridaya Sutran

1 arya avalokiteshvaro bodhisattvo

gambhiran prajna-paramita caryan caramano

vyaavalokayati sma panca skandhas

tansh ca svabhava shunyan pashyati sma

5 iha shariputra

rupan shunyata shunyataiva rupan

rupan na prithak shunyata shunyataya na prithag rupan

yad rupan sa shunyata ya shunyata tad rupan

evam eva vedana sanjna sanskara vijnanam

10 iha shariputra sarva dharmah shunyata lakshana

anutpanna aniruddha amala avimala anuna aparipurnah

tasmac shariputra shunyatayan na rupan

na vedana na sanjna na sanskarah na vijnanam

na cakshuh shrotra ghrana jihva kaya manansi

15 na rupa shabda gandha rasa sprashtavya dharmah

na cakshur-dhatur yavan na manovijnanan-dhatuh

na avidya na avidya kshayo

yavan na jaramaranan na jaramarana kshayo

na duhkha samudaya nirodha marga

20 na jnanan na praptir na-apraptih

tasmac shariputra apraptitvad

bodhisattvo prajnaparamitam ashritya

viharaty acitta-avaranah

citta-avarana nastitvad atrasto

25 viparyasa atikranto nishtha nirvanah

tryadhva vyavasthitah sarva-buddhah

prajnaparamitam ashritya

anuttaran samyak sambodhim abhisambuddhah

tasmaj jnatavyan prajnaparamita maha-mantro

maha-vidya mantro

anuttara mantro

asama-sama mantrah

sarva-duhkha prashamanah satyam amithyatvat

prajnaparamitayam ukto mantrah tadyat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ngate bodhi svaha

引　言

《心经》是佛法的精髓。它的“密度”——宣说教法的深广程度与篇幅之比——超过了世上任何一部经典，而且并未因此流于肤浅或庸常。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它的作者为谁。可以确知的是，他于佛法有深刻的理解，并能以优美简洁的文句与我们分享前辈修行者的境界与心得。我用了过去一年的时间参学《心经》，以现在的体会而言，它不仅仅是一部教法，其经文本身，更已臻艺术的化境。这好像是要再次提醒我：艺术与宗教之间，本无必然的分野；勉为其难，不啻庸人自扰。

《心经》以观自在菩萨的出场开篇。这诸多菩萨之中的最著名者现身后，向佛陀弟子中号称“智慧第一”的舍利子介绍了一种无比殊胜的智慧：般若波罗蜜多。接着，观自在菩萨从般若的角度，具体地批评和解构了一种曾经流行甚广的佛教世界观，也就是两千多年前流传在印度北部和中亚地区的早期佛教派别“说一切有部”的观点；并借此将般若思想与修行路径一一展开。最后，菩萨还特别提供了一枚密匙，使我们依般若修持的时候，能够更为有效地开启心灵，接触到佛法的力量。

为了方便读者诵习和参研，在这本书里，我依照经文的上述结构把它拆解成

四个部分、三十五行。经文的第一部分（1至11行）令我们回忆起佛陀成道后的第七个“雨安居”期间，他在须弥山顶所讲授的“阿毗达磨”，并由此引出舍利子对阿毗达磨的误解，以及观自在菩萨针对这种误解所作的开示。观自在的这次开示，旨在引入“般若”（智慧）以取代“那”（知识）。在般若之光的照耀下，早期佛教徒赖以修行的思想体系变得空幻不实，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分别也变成空幻不实——观自在菩萨由此引领我们进入了“空”的境界。

在第二部分（12至20行），观自在菩萨开始分析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理论，将它的核心概念一一展开，并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指引加以观照。按照说一切有部原有的体系，观自在菩萨依次考察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和“四谛”等有部阿毗达磨的重要范畴，并将它们一一消解在般若的空境之中。

到了第三部分（21至28行），观自在菩萨重新回到般若空境本身，向修行者揭示出，般若波罗蜜多才是证悟无上菩提的正确道路。在这里，菩萨并没有引入新的概念范畴，以免令修行者望而生畏；他仅仅指示了这条道路上临近终点处的几个主要标志。

最后一部分（29至35行）是对般若波罗蜜多的概括总结，它以咒语的形式出现，意在提醒与鼓励修行者：超越语言，摆脱一切概念的束缚。

般若被历代修行者尊为“诸佛之母”，我也向来觉得这种看法恰如其分，而当我在早期佛教的幽暗丛林中摸爬滚打、并深入阿毗达磨的隐秘腹地摸索了一年之后，这种感觉变得愈发强烈。我甚而觉得，《心经》也因此应被视为孕育诸佛的子宫。在般若波罗蜜多咒语的召唤下，我们得以进入般若佛母的胎胞，等待转生成佛。参学《心经》一年以来，我开始逐渐领会这门殊胜的教法。

缘起

2002年秋天，塞拉斯· 霍德利（ Silas Hoadley，日本曹洞宗禅师铃木俊隆在美国的主要弟子之

一。——译注 ） 打算在我住处附近的禅修中心组织一次禅七，他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为这次禅七提供一份《心经》的新译本。那时，我正埋首翻译《楞伽经》，听了塞拉斯的建议，觉得暂时从楞伽大义中抽身出来换换脑子也不错，于是欣然接受。我开始收集和比较《心经》的梵本和各种汉译本，然后是各种注疏本。尽管三十多年前我就读过《心经》，也读过通行的注疏本，但从未认真想过它的深意。在我的记忆里，它只不过是对佛教空观的浅显概括而已。除了那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外，《心经》并没有给我留下更多的印象。而就连这世人皆知的“色即是空”，那时于我也只是一句不知所云的口头禅罢了。

这一次，我还没进入正文就卡住了。我意外地发现，《心经》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最早的汉译本至少在公元三世纪就已经出现，但一直到四百多年后的649年，才在玄奘的译本里被冠以“心经”之名。我开始好奇“心”字的来由。在汉译佛经里，“心”是梵文hridaya的标准译法，于是我在梵语文献里做了一番搜寻，找到三部标题中包含hridaya的佛教典籍，它们分别是公元前一世纪时法胜尊者所著的《阿毗昙心论》，优婆扇多写于三世纪的《阿毗昙心论经》和四世纪时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这三部著作都是说一切有部重要的阿毗达磨论典，魏晋时期传入中国，成为汉传佛教毗昙宗的根本经典（“毗昙”是阿毗昙的简称。abhidharma在早期汉译佛经中音译为阿毗昙，唐以后改译阿毗达磨。——译注 ） 。毗昙学入华之后，在弥天释法师道安（312~ 385）和庐山慧远（334~ 416）的大力弘传之下，曾一度盛行于中国南方。而这个时候，《心经》的汉译本也已出现，最早的译本题名为《般若波罗蜜咒经》，据说是三国时来华的月氏僧侣支谦所译。一百多年之后，鸠摩罗什也译出一个版本，取名《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但是，直到更名为《心经》之后，这部经典才真正变得妇孺皆知。这种命运转折也许和它改名不无关系。

此番搜寻让我对说一切有部产生了些许好奇之心。更进一步的探索之后，我发现这支早期佛教部派曾将佛陀住世时亲口讲述的教法整理为四部“阿含”（阿含为梵语agama的音译，也常译为阿笈摩，字面意思为“基础”或“归宿”。四部阿含——《杂阿含经》、《长阿含经》、

《中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据说是华氏城第三次佛经结集时整理出的，后来佛教部派分裂，各派尊奉的阿含也开始互有出入。四部阿含在魏晋南北朝时陆续汉译，传入中国；随着大乘兴起和佛教在印度本土式微，各部派的阿含梵本渐渐湮没，直到近代才有零星写本在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而汉译四部阿含则绵延传承至今。至于汉译阿含所依的梵本属于何家何派，学者多有考证。通常认为，《杂阿含经》的汉译所依梵本为说一切有部所传。——译注 ），其中公认成书最早的《杂阿含经》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杂阿含经》所收佛经篇幅短小，包含了许多实修法门的指引，然而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则在于，其内容编排的结构居然与《心经》的第二部分几乎完全一致。这自然让我想起了说一切有部那三种以“心论”为名的阿毗达磨论典：也许《心经》的出现乃至后来改名，都与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理论有关？三十年前，我曾经试着啃过世亲所著的《阿毗达磨俱舍论》，从那以后，我就没敢再碰任何与阿毗达磨有关的东西。那时候，我感兴趣的是禅，而阿毗达磨看起来和禅毫不相干。于是，使了一番蛮力之后，我跟阿毗达磨分道扬镳了，直到三十年后重又聚首。

这一次，我老实从头学起。先看“阿毗达磨”这个词本身：有的论者将其释为“殊胜的法”，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应该理解成“对法所作的研究”，也就是“法学”。但无论“胜法”还是“法学”，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其中所涉及的法，指的是佛教徒用以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佛教徒认为，世间一切众生，万事万物，都是这些基本元素（法）在意识中发生作用之后得到的产品。而在佛教流传的早期，包括说一切有部在内的部分佛教徒甚至主张现实世界是由“法”直接构成的。

由此开始进入阿毗达磨的早期历史。很快，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佛陀住世说法四十五年，在此期间，他只对一名弟子讲授过阿毗达磨。这次唯一的讲授发生在公元前421年（这里依据的是日本学者中村元考证的佛陀纪年），其时正值佛陀成道之后的第七个雨季。

雨季的到来使出游乞食变得困难，所以佛陀带领着一众弟子，在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里结夏安居。那个时候，流传于北印度诸多邦国之间的宗教并非只有佛教一家，而且，许多与佛教竞争的外道修行人对佛陀有明显的敌意。为了回应

外道的诋毁和质疑，有一天，佛陀对国王频婆娑罗说，七日之后，自己将在邻邦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城外示现神通，具体位置是波斯匿王花园里的一棵芒果树下。外道修行人听到消息，纷纷提前赶往舍卫城。他们来到波斯匿王花园，将芒果树砍得一棵不剩。然而好心的园丁出现了，他把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一粒芒果献给了佛陀。佛陀吃下果实，种子被园丁埋进土里，接着，园丁拿过净水为佛陀洗手。流过佛陀双手的清水洒向地面，种子立刻破土发芽，并且瞬间长成一棵参天的芒果树。芒果树下出现了一座巨大的七宝莲台，佛陀端坐其上，刹那间幻化出千百尊端坐于莲台之上的佛陀，接着又于刹那间消失不见。再次出现时，佛陀已升入空中，显现行、立、坐、卧四种威仪形象，与此同时，他的身体放射出照彻天宇的光芒，上半身喷着火，下半身有大水涌出，然后又上下左右不断交替（以上为佛传故事中著名的“舍卫城神变”。它是佛教艺术中经常表现的主题，其细节在南传和北传佛教文献中有所出入，其中与芒果树有关的情节主要见于南传巴利佛书如《佛本生经》（Jataka, Vol. IV No.483）和觉音的《法句经注》（Dhammapada Atthakatha）等。——译注）。佛陀示现神通之后，天际出现一道缀满金银珠宝的阶梯，他拾级而上，三步就升入须弥山顶的忉利天界。

佛教宇宙观认为，忉利天位于世界中央的须弥山山顶，这里是三十三位天神的居所。而佛陀此次升入忉利天，为的是向众天神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不同寻常的法会上有一位特殊听众，他的前世是佛陀的母亲。

四十二年前，迦毗罗卫国的王后摩耶夫人在蓝毗尼园诞下乔达摩·悉达多，七天后便离开人世往生天界，成为知足天的一位天神。根据梵本《大事》和巴利论书《殊胜义论》等文献记载，佛陀此次升入忉利天说法，乃是出于对自己母亲的同情与感恩。整个雨季，佛陀都待在忉利天中，向包括摩耶夫人在内的众天神完整讲授了自己的根本思想，也就是阿毗达磨。

佛陀就像一位悬壶济世的医生，他说法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他人摆脱痛苦。因此，在人世间说法时，佛陀会针对听众的不同特点，随宜方便地选择最合适的方式讲授，而不是像在医学院上课一样，把诊断治疗的基本原理灌输给所有学生。

然而阿毗达磨却正是这样的基本原理。它把现实世界描绘成了一个由意识的基本单位——“法”所组成的复杂网络。从这一点上来说，阿毗达磨跟化学有点类似：化学将物质世界分解为元素，一切物质都是由元素周期表上那六十几种基本元素构成的；而在阿毗达磨理论中，世间万物，一切众生，都不外是由许多种“法”相互作用生成的产物（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理论一共列出七十五种法）。要洞彻事物的本质，首先须得领会这种种法各自的性状与相互间的关联。

这套基本原理对于世间众生来说过于复杂了，因此，在佛陀住世说法的四十五年中，他从未当众讲授过阿毗达磨。在他看来，六道众生之中只有欲界诸天的天神具备听闻和领会阿毗达磨的能力，于是，须弥山顶的忉利天成了适合讲授阿毗达磨的唯一地点。

然而，就在佛陀升入忉利天为母说法的这整个雨季期间，他每天都会短暂地降回人世间，将当日所说的阿毗达磨择其大要，传给一位名叫舍利子的弟子。舍利子是佛陀座下对教法领悟能力最强的弟子，享有“智慧第一”的声誉，因此佛陀从众弟子中仅仅挑了他一个人来听受阿毗达磨；而即便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子，也只不过堪堪能够听闻简要版的阿毗达磨理论。三个月的雨季结束之后，佛陀结束了忉利天说法，从须弥山顶降落到北印度的僧伽施（后世的佛教艺术中常常描绘这一场景，僧伽施也因此成为印度佛教八大圣地之一），继续他在人间的传法。但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讲授过阿毗达磨。

摩耶夫人转生的天神在听闻了阿毗达磨的完整讲授之后，开始领悟到“无常”的道理，因而断尽见惑，成就了须陀洹果——“须陀洹”的意思是入流，意谓踏入佛教修行的第一阶段（领悟无常是解脱之路上必须跨越的门槛，除此之外，尚有“苦”和“无我”两道门槛需要跨越，三者合称“三法印”，是早期佛教徒总结出的佛法的三项基本原则）。

佛母在知足天领悟无常的同时，人世间的舍利子也在着手将他听受的阿毗达

磨消化整理，并传播开来，使得更多的佛教徒能有机会接触到这本来“只应天上有”的殊胜法理。而流传至今的各种阿毗达磨文献中，确有两种说一切有部所依的论书年代极古，被认为是舍利子所造。它们分别是《集异门足论》和《法蕴足论》。

《集异门足论》的内容是对《众集经》所作的释论；《众集经》则是原始佛典之中收录的一部经，属于《长阿含经》所辑三十部长篇佛经之一，在这部经里为众说法的不是佛陀，而是舍利子。《众集经》的缘起是这样的：一天，佛陀率众弟子行至波婆城时，罹患背痛，需要休息，便由舍利子代为开示。当时耆那教第二十四代祖师尼干子（即摩诃毗罗，又称“大雄”，是耆那教的实际创教祖师。——译注 ）恰在此城逝世未久，其弟子很快就因教法争议而分为空衣、白衣两派，互相争讼不休。舍利子以此为由头，指出应当将佛陀所说之法结集汇编，传诸后世，以防争讼；于是就以数字为纲目，按照从二到十的顺序归纳了佛陀讲授过的教法，仿佛一次学业中期的阶段性复习。在《众集经》的结尾处，舍利子一一分说完毕之后，佛陀还亲口称许了他对教法的归纳。《集异门足论》的内容结构则与《众集经》完全一致，基本上是按照后者列出的纲目对佛法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

对于这两部以舍利子为主角的典籍，奥地利著名的印度学和佛教学者弗罗沃纳（Erich Frauwallner ）曾做过分析，以期说明它们出现的缘由。他写道：

> 《众集经》中列出的是佛法的核心要点。但佛陀本人从未以这样体系化的方式讲授过他的教法；他所做的只是告诉弟子为什么要寻求解脱，然后把通往解脱之门的途径具体地指给他们看。在他住世说法的漫长岁月里，追随他的弟子与日俱增，他得根据众多弟子不同的特质随时调整自己的讲授方式。长此以往，佛陀逐渐发展出一系列方便弟子理解教法的概念工具，它们的产生都源于学生的具体情况，是根据需要、随宜方便开示的，从来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过，

因此一旦离开当时的具体语境，它们就很容易被忽略和遗忘。《众集经》的出现则正是为了整理和保存这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自洽的理论体　系，佛陀最初创造它们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怀着建立理论体系的目的。与四部阿含中收录的其他经文一样，《众集经》的目的只是为了记录和保存佛陀的言教。不过，以《众集经》中的这种方式对概念进行重新梳理，当然就不可能仅仅止步于把佛陀使用过的概念简单列举一遍。对它们作出进一步的解释是很有必要的。这类解释通过积累逐渐丰富，最终形成文字，于是出现了《集异门足论》这样的论书。（引自氏著《佛教哲学体系的起源和阿毗达磨文献研究》第14 - 15页 ）

在《集异门足论》里，所有的阐述都被归于舍利子的名下，不过实际的情形很可能是，其中还包含了历代论师的陆续增补与修订。尽管如此，舍利子仍被包括说一切有部在内的早期部派佛教奉为阿毗达磨理论滥觞的源头。

《法蕴足论》是另一部传为舍利子所造的重要论书。与《集异门足论》相似，它的编纂体系也是围绕一组基本概念而建立的；不同的是，本论不再是概念的简单汇编，已经过进一步的归纳整理，它着重讨论了那些对于修行解脱而言意义重大的概念。许多学者注意到，《法蕴足论》与一部南传上座部的重要论书《分别论》之间，存在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仔细比较了二者的异同之后，弗罗沃纳总结道："这是一部早在部派分裂、上座部与说一切有部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著作，而无论南传、北传的佛教徒都珍而重之地将它传承至今，这足以证明，《法蕴足论》的出现至少早于阿育王发起的华氏城第三次结集。我们还可据此认为，它是仅次于《集异门足论》的说一切有部最早的阿毗达磨论书。而且，《法蕴足论》比《集异门足论》的简单概念汇编更进一步，是说一切有部创造出的第一部真正的理论作品。"（同上引书，第20页）卡尔· 波特（Karl Potter ）对这两部

论书的年代早晚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最早的阿毗达磨论书应是《法蕴足论》。他还认为，两部著作的出现年代应该都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参见其编著的《印度哲学百科全书》，第七卷，第179页）。不管谁先谁后，可以肯定的是，这两部传为舍利子所造的论书都是说一切有部早期的重要著作。

与阿毗达磨有关的这番探索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它不仅使我明白《心经》与阿毗达磨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还说明了舍利子为什么会作为主角之一出现在《心经》里：想想看，如果要质疑说一切有部的法理，应该没有什么比直接挑战舍利子更有力的手段了——他可是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的始作俑者。

另外，如果要找一位挑战者的话，也许没有比摩耶夫人转生的那位天神更合适的人选了，因为舍利子只听到阿毗达磨的概要，而这位居住在知足天的天神则听闻了全本。按照这个思路，是否可以大胆猜测：观自在菩萨又是知足天的那位天神转生而来　的呢？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那样，观自在菩萨就是《心经》里那位挑战者，而且他正是循着说一切有部所传《杂阿含经》的结构顺序，依次展开论述的：先是五蕴，接着是十二处、　十八界，然后进入十二缘起和四谛，最后是关于修行成果的讨论。

这个猜想只是我重新理解般若之心的起点。随后，我又注意到，般若波罗蜜多在许多大乘典籍里被称为“般若佛母”，而在密宗里甚至还拥有神格化的女性形象。般若波罗蜜多之所以被尊为佛母，是因为它“能生诸佛”：意思是说，三世一切诸如来，都是依般若修持而证悟成佛的。般若佛母因此可被视为佛的“法身”；而观自在应该代表了佛的“报身”；居于知足天的摩耶夫人转生天神则是佛的“化身”；那么，《心经》无疑就是孕育诸佛的子宫。而我们得以进入其中，并最终转生为佛，还要依赖《心经》末尾那段咒语的加持之力。

般若波罗蜜多咒语就像一盏子宫形状的神灯。与其他神灯不同，般若神灯并不能唤来一位满足我们各种愿望的精灵；它的神奇魔力在于把我们这些凡人变成

精灵，吸入神灯的内部，受胎，孕育，诞生成佛。这就是我在过去一年里获得的对于《心经》的崭新认识。虽属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历史

《心经》的全文几乎写不满一页纸，却是传世数千种佛经里最为著名的一部；若以佛教传播的漫长历史衡量，其成名经过又显出后来居上的特点：几乎是在佛陀涅一千年后，它才开始崭露头角。

隋末唐初，正值群雄并起的乱世，中原鼎沸。此中有一名年轻的沙门，随着逃难人群从漩涡中心的洛阳一带前往四川避祸。停留蜀地期间，他曾照料一位穷病潦倒的路人，这名路人后来赠以《般若心经》一卷作为答谢。此后不久，年轻沙门在成都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唐贞观三年（629年），这名比丘从长安出发，取道西域前往天竺求法。这次求法之旅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旅程之一。而这比丘自然就是玄奘。

据说玄奘走了一万多公里路——他先是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西行，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撒马尔罕，再向南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抵达佛教重镇塔克西拉，然后便沿着恒河进入印度北部。他遍礼佛教圣地，并在那烂陀寺学法多年，最后又原路返回长安。在这场漫长的旅行中，玄奘饱受沙暴、盗匪和各种妖魔鬼怪的袭扰，却每每倚仗《般若心经》的力量得以幸免。当他在贞观十九年（645年）终于回到长安之时，受到了太宗皇帝的热烈欢迎，而《般若心经》一路护佑玄奘法师平安归来的事迹也在大唐帝国迅速流传开来。

玄奘在蜀地被人赠以《般若心经》的故事，最早见于唐代僧人慧立完成于唐垂拱四年（688年）的玄奘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中。几十年后，这个故事又在《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共有包括斯坦因特藏S 2464号在内的五种写本）的序言里出现了。这个译本据说也是玄奘亲译，

并由他的弟子窥基（慈恩和尚）作序。在序言里，窥基讲述的故事与慧立相比有了更多的细节，却明显是从杜撰想象而来，而这个故事很可能又作为后世一系列演义和小说家言的原始素材，最终催生了著名的《西游记》［参见梅维恒（ Victor Mair ）的论文《心经与西游记》］。流传最广的玄奘《心经》译本作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此后不久，第一个心经注疏本便出现了。显然，与玄奘同时代的僧人们发现，《心经》不仅是一部有着神奇法力的经卷，它对佛法高度凝炼的讲说还使其成为一个绝佳的脚本，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发挥他们自己对佛法的理解。

从那以后，《心经》就一跃成为世上最受欢迎的佛经，然而奇怪的是，它的出处、编纂时间以及编纂者为谁，却没人能说得上来。现在已知关于《心经》的最早记录，说的是它的一个汉译本——由三国时的僧人支谦译出。支谦是支亮的弟子，而支亮的师父又是一位名叫支娄迦谶的僧人。三位僧人法号中的“支”字说明他们本非汉人，而是月氏族裔。

公元前二世纪前后，世代居于河西走廊西隅的月氏人被匈奴所败，其中一支遂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半个世纪之后，大月氏人再次被迫南迁，翻越兴都库什山来到大夏境内。公元前一世纪初，他们征服大夏，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到公元150年前后，月氏人的贵霜王朝已经据有囊括了今天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北印度和一部分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广袤国土，成为古代世界里称雄一时的庞大帝国。

建立帝国的过程中，月氏人也控制了往来兴都库什山南北两侧的交通要道。这些道路本是由孔雀王朝（前321 ～ 前181年） 的开国君主月护王开辟，后来又由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斯基泰人和帕提亚人所建立的一系列短命王朝继续维护和不断扩展；到了贵霜统治者手中，它们不但被用于国家行政的正常运转，还成为帝国收入的重要来源——那些往来穿梭于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商旅带动了沿途的经济发展，使贵霜王朝的交通网络同时成为活跃的贸易网络。而在这些交通干道

沿线和附近的集镇里，分布着成百上千座佛教寺院，往来于其间的商旅自然成了它们的赞助者。就这样，佛教在贵霜王朝境内空前地繁荣起来。到了迦腻色迦王（活跃于公元100~ 125年）的时代，释迦牟尼和弥勒的形象甚至出现在贵霜帝国铸造的钱币之上。

公元150年前后

亚洲

阿拉伯半岛

Caspian Sea

里海

撒马尔罕

波斯

Arabian Sea

贵霜帝国

阿拉伯海

0

粟特

秣菟罗

大夏

僧伽施

500

犍陀罗

瓦拉纳西

塔克西拉

印度

1000

菩提迦耶

于阗

英里

SRI LANKA

斯里兰卡

Bay of Bengal

舍卫城

孟加拉湾

塔克拉
玛干沙漠
龟兹
巴特那
王舍城
成都
敦煌
长安
匈奴
中国

South China Sea

洛阳
南海
南京

佛教僧侣早于公元前一世纪就曾来到中国，但是直到贵霜王朝的全盛时期，也就是公元150年前后，才有入华的僧人开始把传来汉地的佛经译成汉语。据说，月氏僧侣支娄迦谶就是在此时期于东汉的都城洛阳从事译经工作的。他译出了一系列早期的大乘经典，传世有《道行般若经》等。公元200至250年间，他的徒孙支谦也译出一批大乘佛经，其中包括《维摩诘经》最早的汉译本，净土宗的根本经典之一《佛说大阿弥陀经》（又名《无量寿经》），《道行般若经》的异译本《大明度经》，以及《心经》的第一个汉译本《般若波罗蜜咒经》。

在成书于公元二世纪末的《大智度论》中，龙树曾经特别提到，佛陀涅后，般若波罗蜜多先是传到了印度南部，接着又向西传播，直到五百年后才重新传回北方。而佛灭后五百年，正是贵霜王朝的鼎盛时期，大乘佛教的般若思想在帝国交通网络间迅速传播开来：由北印度始，向着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方向，穿过兴都库什山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并在此与丝绸之路接驳，于是终于进入中国。

有论者认为，般若教法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就已经开始在印度南部流传，不过《心经》却很可能迟至公元一世纪才终于成形，并且最早出现于北方的贵霜帝国境内，如果不是在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或犍陀罗（今巴基斯坦），那多半是在秣菟罗（今印度北方邦）或者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

公元前268年，阿育王成为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登基不久，他便派出一众隶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佛教僧侣前往犍陀罗地区传法——在其祖父月护王统治的年

代，阿育王曾担任过犍陀罗地方的总督；而犍陀罗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前文所说贸易交通网络之要冲，是当时整个南亚次大陆最为富庶的地区。所以此次派出僧侣的行动可以被视为对说一切有部的特别恩赐。这批僧人在犍陀罗地区迅速站稳了脚跟，很快就令说一切有部成为当地占主导地位的佛教部派。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统治阶层的特别眷顾和往来商人的丰厚供养使说一切有部的影响力在周边地区得到进一步扩张，到贵霜王朝时期，帝国境内几已尽是有部的天下。

就在此时此地，《心经》出现了，而且它的内容，几乎是对说一切有部所传教法有针对性的一一反驳。我据此猜想，《心经》的作者应是位意识到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理论局限的有部高僧。这其实是孔睿（Edward Conze ）的理论，他认为，早期的般若经典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参见氏著《般若波罗蜜多文献研究》第94页）。《心经》应该也不例外。

如前文所述，《心经》见诸史载的最早版本是月氏僧人支谦的汉译本，该本约在三世纪上半叶译出；第二个译本来自鸠摩罗什，完成于五世纪初。文献记载，罗什译经常常大段摘抄支谦的译文，因此可以猜想，翻译《心经》时他或许也曾如法炮制，但真相毕竟如何，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了。支谦译本在成书于519年的《高僧传》里就已报告亡佚，由此推知，玄奘西行路上念诵的《心经》当是罗什译本。回到长安之后，玄奘又亲自译出一个版本，但我们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除了以他自己惯用的译法换掉罗什译文中的个别字句，以及删掉了一句否定说一切有部时间观念的经文（这里指的是罗什译本中“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之后的“是空法，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一句。——译注 ）之外，玄奘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抄了罗什的译文，而这也不难理解：这部经曾护佑他成功抵达万里之外的佛土，此番亲身修证的功效是经文水准的最好说明，自然无须再动斧凿。重译《心经》之后又过了十几年，玄奘和他的弟子们开始着手翻译全文共六百卷、二十万颂的般若佛典总集《大般若经》，历时三年终于完成。这部卷帙浩繁的佛典由大小十六

部佛经组成，其中有些已有汉译并独立传播，比如第九会就是著名的《金刚经》，第四会即支娄迦谶所译《道行般若经》，还有我们接下来要涉及的鸠摩罗什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又称《大品般若波罗蜜经》，常简称《大品经》，其梵本原文共二万五千颂，所以又称《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经》），它相当于玄奘所译《大般若经》的第二会。

一些学者注意到，玄奘《心经》译本的前半部分（第5至20行），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罗什所译《大品般若波罗蜜经》的第一卷第三品中。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品经》本来就是许多独立经文的合集，而这段两经重合的部分也只有短短几行。

然而，学者们又进一步发现，虽然鸠摩罗什的《大品经》译本和《心经》译本中的相应段落文字一模一样，但在存世的两经梵本中，对应的文字却有所不同，至于梵本的文字差异到底有多大，各家自有看法。有论者据此指出，既然汉译相同梵本不同，最可能的情况便是：中文版《心经》的前半部分是由汉译《大品经》中抽出，经过二次加工，开篇处添加了若干文字（原本是由佛陀亲自说法，现在改成观自在菩萨开示），末尾多出一段咒语（可能是当时已在流行的某种咒语）；如此炮制出的中文《心经》被僧人辗转带到印度，于是译成梵语；再往后，这一梵本《心经》辗转回流至汉地，被再次翻译成汉语流传。若要详细了解这番复杂纠结的推演，可以参考那体慧（Jan Nattier ）教授的著名论文《心经：来自中国的伪经？》（刊于《国际佛教研究学会会刊》1992年第15卷第2期第153 - 223页）。

尽管那体慧的文章展现了精湛的学术造诣，但她并未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心经》最初是以汉语编写，并且前半部分取自《大品经》，也无法证明末尾的咒语是后来所加。她只是试图说服我们相信，既然两部佛经在汉语版本中有相同的段落而梵本中没有，她推演出的情节就该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如果按

常识判断，应该是两部经的梵本有一致之处，而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导致汉译本不尽相同。

对这个棘手的难题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倾向于认为，《心经》与《大品经》中有争议的那个段落，在鸠摩罗什和玄奘所看到的梵本中是完全一样的。既然梵本一样，汉译自然也就没有理由不同。事实上，我们无法证明今天看到的梵本就是罗什和玄奘当年看到的梵本。任何文本在流传过程中都会出现变异、缺损，辗转抄写中衍生出多个版本更是极为常见的现象。

孔睿就指出，梵本《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经》曾经存在多个版本（《般若波罗蜜多文献研究》第35页），而日本学者渡边章悟也同样持此观点（参见其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94年第114卷第3期上的论文《二万五千颂般若经比较研究》）。《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经》存在多个梵文版本的事实，可以从它不同时期的四个汉译本中看出：最早的版本是西晋太康七年（286年）竺法护所译十卷本《光赞般若波罗蜜经》，然后是西晋元康元年（291年）无罗叉与竺叔兰共译的二十卷《放光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的《大品经》译成于后秦弘始六年（404年），最后是玄奘完成于唐龙朔三年（663年）的《大般若经》第二会——若把这四种译本放在一起来读，你基本上很难相信它们源自同一部梵本佛经。最明显的差异是篇幅上的：在我手头的《中华大藏经》里，竺法护译本占据了70页，无罗叉—　竺叔兰译本146页，罗什本208页，而玄奘译本则多达426页。很显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经》的梵本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种，更合理的情形恐怕是有四五种，乃至更多。

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那体慧在论文中引用的那部1931年出土于吉尔吉特（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克什米尔地区。——译注　）的《二万五千颂般若经》梵文写本与鸠摩罗什翻译《大品经》时使用的梵本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足以造成如上所述的种种矛盾。

具体说来，那体慧论文中最主要的论据之一，是说梵本《心经》与吉尔吉特写本《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在意义相同的那个段落中措辞的不同。她举出的例证包括《心经》的第10至11行“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在《二万五千颂般若经》的第三品里有意思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句，然而不同的是，吉尔吉特写本在说到“不生不灭……”时，令人惊讶地使用了单数形式的动词，而《心经》梵本里使用的则是形容词复数形式。那体慧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出现单数动词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因为《二万五千颂般若经》的梵文写本在这里出现了讹误。熟悉般若教法的人都知道，此处所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是诸法的特征，因而为复数；而吉尔吉特写本之所以用单数动词，是因为在该写本中“不生不灭”的主语是单数形式的“空”。从上下文来看，这句话传达的意义明显偏离了般若教法，也偏离了《二万五千颂般若经》本品的宗旨，所以，吉尔吉特写本很可能属于错讹本。如此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心经》与《大品经》为何会有汉译一致、梵本不同这种奇怪的现象了。

我之所以在此处不厌其烦地讨论这个问题，乃是因为“《心经》是在中国炮制出来的”这一观点已经在佛教学术界获得了一批知名的拥护者。也许，随着更多的古代写本在般若思想最早出现的地区被发掘出来（不幸的是，这项光荣的任务很可能将由盗墓贼以铁锹和炸药来完成），我们终将找到《心经》的真正来源。在那之前，我们可以确知的只有一件事：无论是谁写出了《心经》，它能流传至今实是世人莫大的幸运。

玄奘译本行世之后，历代佛经译师们对《心经》怀有的强烈兴趣丝毫未减。当代中国佛教学者方广考证，目前已知的《心经》汉译本至少有二十一种（参见氏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其中有些已经亡佚不传，比如支谦的译本（约250年），唐长寿二年（693年）菩提流志译本和唐实叉难陀译本（约700年）；而传世的汉译本又分为两类，我们常见的罗什和玄奘译本属其中一类，而另一类则被

称为“大本”，这种译本在心经正文（也就是“正宗分”）前后分别多了一则“序分”和“流通分”，也就是开篇讲述本经缘起的序言和末尾处赞颂本经利益的结语，以使它看起来更加符合佛经的标准体例。大本《心经》最早出现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前后，是由来华的东天竺僧人法月译成的。然而，大本《心经》做作的意图过于明显了，甚少有佛教学者认为它代表了《心经》的本来面目。因此，本书的注释底本也没有采用“大本”的内容，只在书后的附录里收入，供读者参考。

《心经》不仅是译师们的心头好，更引来了大批的注释者。仅在古代中国，见诸记载的各类《心经》注疏本就有超过一百种之多，传世的也有八十多种。如前文所述，《心经》的“走红”是拜玄奘所赐，而在他之前此经尚不为人知，因此汉语世界的首批注释本之一正出自玄奘的弟子窥基之手。事实上，梵语和藏语文献中也没有早于八世纪的《心经》注疏（倒是在日本《卍　续藏经》里收有一卷汉译《般若心经注》，据称是龙树的弟子、三世纪印度论师提婆所撰）。这一点也被那体慧教授作为论据，用以佐证她《心经》乃汉地伪经的论点，但是她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不独《心经》，早于八世纪的任何佛经注疏都非常罕见，无论在梵语、汉语还是藏语世界皆是如此。

最近几十年，世人对《心经》的热情似乎又迎来一番新的涨落，在亚洲和西方各国，至少出现了几十种讨论《心经》的新著作。在我自己这本翻译和注释《心经》的小书里，我参考了上述的一部分著作，并引用了十几种古代中国的注疏，其作者主要是唐、明两代的僧侣。为方便读者参学，每句经文都以汉、英、梵三种语言写出，其中汉语主要依据的是玄奘的译文，梵语拼音转写自孔睿校订的《心经》梵本。

唐代僧人明旷在他的《般若心经疏》里写道：“佛法并不遥远，它就在你的心头。真理并不在身外，如若背弃自己的本心，苦苦寻觅亦是徒劳。执迷抑或觉悟，只在一念之间。陷于黑暗还是洞彻光明，也并非他人决定。只要生起信心，

如实修行，证悟之道绝非遥不可及。不寻访到名医灵药，何时才能冲破黑暗，见到大日之光？”（原文：　夫以佛法非遥，心中即近。真如非外，弃身何求。迷悟在我，发心即到。明暗非他，信修急证。不访医王之药，何时见大日之光？ ）

法藏法师则说：“《心经》是暗夜里为我们照亮前路的一柄火炬，苦海中救渡我们直达彼岸的一叶轻舟。”（引自法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原文：　般若心经者，实谓曜昏衢之高炬，济苦海之迅航。 ）

赤松居士

甲申元旦

于华盛顿州汤森港

致　谢

感谢塞拉斯· 霍德利，是你的鼓励令这本小书得以完成。寒舍别无长物，一壶高山乌龙随时恭候大驾光临。

另外，衷心感谢安德鲁· 谢林（Andrew Schelling ）在梵文领域为我提供的无私帮助；感谢哈沃福德学院的汉克· 格拉斯曼（Hank Glassman ）及其弟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 沙夫（Robert Sharf ）及其弟子，麻省剑桥禅修中心、亚特兰大禅修中心、纽约禅修中心和纽约道得寺（Village Zendo ）的诸位师友，以及汤森港的僧伽团体——感谢诸位与我分享你们在般若教法方面的探索与心得；感谢汤姆· 科克纳（Tom Kirchner ）、梅维恒、那体慧、尼尔· 史密德（Neil Schmid ）和威廉· 沃德伦（William Waldron ）与我分享你们关于《心经》的撰述以及相关资讯；感谢林光明将存世的184种不同《心经》版本与译本搜罗一处并悉心整理；感谢我的妻子在汉语文献与茶叶供应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最后，当然还要感谢那些在我写作期间一直支持我和我的家人的好人好事，它们是：美国农业部粮食券计划，美国国家税务局个人收入所得税抵扣计划，汤森港公共服务局食品银行，以及汤森港奥林匹克社区推行的能源补助计划。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The Heart Sutra

Prajnaparamita Hridaya Sutran

解　题

般若波罗蜜多

PRAJNAPARAMITA

本经教法以般若波罗蜜多之名行世。般若为梵语，可以大致意译为“智慧”，其原文prajna系由前缀pra（表示“在……之前”）与词根jna（意为“认知”，佛书中通常意译为“智”，或音译“那”）两部分构成。在与梵语同属印欧语系的古希腊语中，有一同源词汇pro-gnosis（英语借用了这个词汇，并且形、义都与希腊语保持一致，意为“预知”。——译注）。很显然，古希腊人的prognosis指的是那些关于未来的知识，而对于古代印度的佛教徒来说，prajna则指向知识发生之前的状态。若用日本曹洞宗禅师铃木俊隆的话来说，就是“初心”。

在佛陀入灭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佛教徒修行的重心，主要集中于智（那）的养成，其时般若并未受到重视。早期的佛教部派认为，现实世界是由一系列法（dharma）所组成的复杂系统，而智便是关于法的知识，也是通往解脱的必由之路。在完成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说一切有部根本论书《阿毗达磨发智论》里，作者迦多衍尼子精心建筑了这样一个由法构成的复杂系统，并将其作为

世间一切知识的根本基础。由此看来，般若部佛经的结集，也许正是为了反抗这种过于强调智的倾向才应运而生的。尽管关于《心经》的集成年代至今仍无统一认识，但“般若”二字出现在它的标题中，在在表明本经的教法已超越了说一切有部那种主张“法体恒有”、并以智分析法来把握现实的路径。所以，古代禅师在讲授般若时，常常提示弟子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提示他们超越知识，找回知识发生之前的状态。

般若也有境界的高低不同。佛教徒指出了三种不同层次的般若。第一种称为世间般若，这种般若指的是世俗之人所拥有的智慧，也就是众生赖以生存的各种技巧。世人执以为真，却看不出它染污的本质：世间般若于无常执为常，于不净执为净，于无我执为我。

第二种称为出世间般若。掌握此种般若的人，已通过修行了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对世界之本质已经获得更为深刻的洞察。不过，这种般若仍有局限：它只是脱离了欲望的纠缠和轮回之苦，却还未能彻底超越分别心，也就没有证悟最后的“正觉”。说一切有部等早期部派佛教徒的追求基本上属于此类。

第三种，也就是最高境界的般若，被称为无上般若。这种智慧真正领悟了世间世外一切皆为空幻的本质：它们既非恒有，亦非无常；既非染污，亦非清净；既非我，亦非无我。相比之下，世间般若和出世间般若都离不开智的引导，而无上般若则超越了智的束缚，它来源于一种根本性的领悟：世界是不可以分别心来把握的，是自性皆空、不可言说的。这种不可言说的智慧对于早期佛教徒而言并不陌生，但是，正如历史文献所示，这种最高境界的智慧起初并未引起佛教徒的重视，直到佛陀入灭四五百年之后，般若部佛经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历代佛教徒辨析般若的尝试从未间断过，因此“三般若”、“五般若”之类的说法层出不穷。然而作者此处阐释的三般若颇为少见，英文作“mundane, metaphysical, transcendent”，其来源是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所编著的《来自印度和西藏的心经注疏》一书，其中引古印度论师善军（Prasastrasena，或译扎夏萨生）《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释》所说。该论恰有当代佛教学者任杰由藏文转译的汉译本，现引相关译文如下：“　如是于彼般若有世间、出世间和无上般若三种。世间般若谓染污，于无常执为常，于不净执为净，于苦执为乐，于无我执为我。出世般若

谓声闻独觉了知补特伽罗无我，因了知有为法无常，有为法皆苦，补特伽罗无我，及了知涅 寂静。无上般若者谓如来知补特伽罗无我和法无我，因知无相、无愿及空性，故此为无上般若 。”——译注 ）这种至高无上的般若，又被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关于波罗蜜多一词的来源和含义，《心经》的早期论师提供了两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认为，波罗蜜多应为“圆满，究竟”之意，此说可证之以其他般若部佛经，如《金刚经》中除了提到“般若波罗蜜”之外，还有“第一波罗蜜”一词，考其梵本原文，则为parama-paramita，此处的parama意为“究竟，最上”，而paramita显然是由parama衍生而来。另一种说法则提示我们注意《心经》结尾处的般若波罗蜜多咒，其中有独立存在的“波罗”一词，原文para，意谓“对面，彼岸”。也就是说，梵语paramita也可以看作是由param与ita两部分构成，其中的m是para的宾格后缀，ita则是动词词根i（意为“去，行”）的过去被动形态——波罗蜜多也因此可以理解为“超越性的，无上的”，而在汉译佛经和注释文献中，波罗蜜多则通常译为“到达彼岸”。另外，由于ita的词性属阴性，所以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成了一个带有阴性属性的名词词组，可以兼指“到达彼岸的女性圣者”和“救渡我们到达彼岸的女性圣者”，并因此被一些佛教宗派神格化为“般若佛母”。以上两种不同说法各有其见地，而且在后世论师中都不乏支持者，所以不妨兼收并蓄。

在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般若境界之后，佛教徒又进一步辨析了般若的不同表达：也就是作为文字、观照和实相的三种般若。根据这一理论，语言文字为正见的生起提供了手段，而只有通过正见的观照，我们才得以见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实相。

生活在明朝末年的紫柏大师真可在《般若心经注解》里写道，“般若有三种：如实相，观照，文字是也。实相般若即人人本有的心，观照般若即心上光明，能悟达则心光发朗。凡吐一言一句，长篇短什，足为万古灯明，用除痴暗，故称文字般若。”

在他的《般若心经直谈》中，真可又说：“智慧与痴迷并无本质的不同，彼岸

与此岸其实也系出同源。我们说某人痴迷，或者还在此岸，只是因为他执著相信肉体和灵魂是真实存在的；只要他不再执著于此，我们就说他是智慧的，已经到达彼岸。”（原文：　夫智慧愚痴，初非两种；彼岸此岸，本是同源。以其见有身心，即名愚痴，住此岸；以其不见有身心，即名智慧，到彼岸也。）

近代高僧印顺法师在开示《金刚经》时也讨论过实相般若，他说，“实相非凡常的思想、世俗的语言可表达，这如何可以说是空是有，更因此而诤论？然而，实相非离一切而别有实体，所以不应离文字而说实相。同时，不假借言说，更无法引导众生离执而契入。所以，‘不坏假名而说法性’，即不妨以‘有’、‘空’去表示它。

“有人说：实相是客观真理，非佛作亦非余人作，是般若所证的。有人说：实相为超越能所（能、所，为佛学概念，即能动与被动，相当于主观与客观。——译注）的——绝对的主观真心，即心自性。……其实，不落能所，更有什么‘所证’与‘真心’可说！”（印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

明末的另一位高僧憨山德清禅师也曾为《心经》解题，他写道，“本经标题中的‘般若’原是梵语，意为智慧。‘波罗蜜多’也是梵语，意为到彼岸。其用意是说，轮回之苦犹如大海般横无际涯，而世间众生的思虑和欲望也是无边无际。由于无明和痴迷的作用，众生不断产生疑惑并造作业障，在生死轮回和因缘果报之间尝遍无穷的苦果而无法逃脱，这就是所谓的‘此岸’。佛陀以大智慧为我们照破欲望的迷雾，根除烦恼苦厄，从而渡过苦海，证得涅，这就是所谓的‘彼岸’。”（引自憨山德清《般若心经直说》，原文：　此经题称般若者何？乃梵语也，此云智慧。称波罗蜜多者何？亦梵语也，此云到彼岸。谓生死苦趣，犹如大海，而众生情想无涯。无明不觉，识浪奔腾，起惑造业，流转生死，苦果无穷，不能得度，故云此岸；惟吾佛以大智慧光明，照破情尘，烦恼永断，诸苦皆尽，二死永亡，直超苦海，高证涅　，故云彼岸。）

唐代禅师大颠宝通如此解说“彼岸”，“佛经有云：‘渡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船。’（此句并未见于传世佛经，只出现在民间流传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中，伪托弥勒菩萨化身所颂。后于敦

煌遗书中发现唐代写本《金刚经赞》数种，学者考证为《傅大士颂》的早期版本，作者不详。——译注 ）若有人穷究诸法的真实本性，决意寻找自己的本来面目，一旦找到，便会立刻了悟不生不灭的空境，也就意味着到达了彼岸。而一旦到达，便从此了生脱死，不必再受轮回之苦，也不会再有肉体与物质的牵绊和束缚，从此成为逍遥快乐的精神存在。（引自大颠宝通《般若心经注解》，原文： 经云："渡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船。"若一人反真归源，穷理尽性，亲见本来面目，顿悟无生，便登彼岸。一得永得，一悟永悟，更不复生，轮回永息，生死永断，做一个物外闲人。任性逍遥，寂然快乐。 ）

"夹山善会和尚曾说：'道无处不在'。他还说：'只要见色，便是见到真心。'然而众生只见色相，从未见到真心。如果你能精思慎行，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无时不加以观照，终有一日，你会突然见到自己的真心。这就叫做见性。如此见证的本性，是无法通过知识来理解的，而且也不可能通过知觉来感受到。本性是没有形象的，只有当你眼不见物时方能见到。"（出处同上，原文： 夹山道："道无乎不在。"又道："见色便见心。"众生只见色，不见心。若能穷究，步步行行，念兹在兹，拶着合着，忽然亲见，名曰见性。此性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须是左顾右盼，回头转脑，处处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若能如是会，方得契如。如此性无形无相，于不见之上亲见。于亲见之上不见。 ）

法藏法师写道："《大智度论》有云：'以须弥山主峰之广大，是不会无缘无故或者随便因为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动摇的。'（出自龙树《大智度论》卷第一，鸠摩罗什译，原文作" 譬如须弥山王，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动 "。——译注 ）般若教法的出现也是如此。般若教法勃兴的大因缘众多，要而言之，则有十项：第一，般若教法能破除外道邪见；第二，它可引导声闻、缘觉等道路上的信众走向大乘法门；第三，可令刚证入菩萨果位的行者不致迷失；第四，有助于这些初位菩萨领悟世俗、胜义二谛与中道法门，生正知正见；第五，可彰显佛的殊胜功德，令信徒树立清净的信心；第六，启发信众立下证悟大菩提心的弘愿；第七，引导信众依照深广的菩萨道开展修行；第八，它能扫除修行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第九，令修行者最终证得菩提，入无余涅 ；第十，后代众生皆能因此获益。 正是由于这十种重要的因缘，般若教法才得以广为流布。"（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依大智度论云："如须弥山王，非无因缘，

非少因缘，令得振动”。般若教兴亦复如是。具多因缘：一谓欲破外道诸邪见故；二欲回二乘，令入大乘故；三令小菩萨不迷空故；四令悟二谛、中道，生正见故；五显佛胜德生净信故；六欲令发大菩提心故；七令修菩萨深广行故；八令断一切诸重障故；九令得菩提涅 果故；十流至后代益众生故。略说此十具收彼意，令此教兴。）

他又说，“佛法有体用之分，其中般若是体，意为智慧，它能令人领悟奥义，证得本原；波罗蜜多则是用，意为到彼岸，也就是说，藉由此种神妙智慧，我们才得以超脱生死，抵达真正的空性境界。”（出处同上，原文： 法中有体用分二：谓般若是体，此云智慧，即神悟玄奥妙证真源也；波罗蜜多是用，此云到彼岸，即由斯妙慧翻生死过尽，至真空之际。）

在《心经》的诸多汉译本当中，有的版本标题前面多了“摩诃”二字。摩诃是梵语maha的音译，意为“广大”。比如，许多古代文献在提到已经失传的支谦译本时，将其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咒经》，而引述鸠摩罗什译本的历代佛书也多称其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或者简称《摩诃大明咒经》。不过，除此之外的大多数译本都不含摩诃二字，而且它的梵本中也未出现maha，有鉴于此，我的《心经》译本中没有翻译这个词。此外，我还舍弃了bhagavati一词，这个词出现在《心经》的一些藏译本里，它的原意是“女神”，是与bhagavan（音译“薄伽梵”，意译“世尊”）相对应的阴性词汇，因此在汉译经籍里出现时也常译为“圣佛母”，比如宋代施护的《心经》译本，原为密教传本，就题为《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但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汉译本以及梵本中，都不曾见到这个词。

心

HRIDAYA

孟尼尔- 威廉士（Monier Monier - Williams ）在他编纂的《梵英辞典》中为hridaya一词给出了如下定义：“可以指任何事物的心；中心；核心；本质；最好的部分；至爱之物；或者最为私密的所在。”hridaya出现在标题中时，通常意味着这

是一部总结或概论性质的作品。不过，在贞观二十三年玄奘的《心经》译本问世之前，《心经》的标题中似乎并不曾有hridaya这个词。它的汉译本或名《摩诃般若波罗蜜咒经》（支谦译本），或称《摩诃大明咒经》（罗什译本）。也就是说，在五世纪至七世纪之间的某个时候，这部经才开始被冠以《心经》之名，并从此变得家喻户晓。

《心经》标题的这次变易，我认为很可能是对说一切有部的一系列以“心”为名的阿毗达磨论书所作的回应。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前后，有部论师法胜尊者在大夏（今阿富汗境内）作《阿毗昙心论》，此论兼采之前各部阿毗达磨论书精要，为整理阿毗达磨理论的重要著作。后三百余年，又有论师优婆扇多于280年前后造《阿毗昙心论经》，用以注疏法胜《心论》；紧随其后的是公元320年法救尊者所撰《杂阿毗昙心论》，并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阿毗达磨论书。这后两部论书的作者当时都生活在北天竺的犍陀罗地区，而公元三四世纪的犍陀罗正是大乘佛教勃兴之地，众多大乘经典都是这一时期由此地涌现的。我们有理由猜测，也许正是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在犍陀罗出现，才引来某些大乘佛教徒将《摩诃般若波罗蜜咒经》更名为《般若波罗蜜心经》。

关于“心”的另外一种解释与咒语有关。日本学者福井文雅曾指出：“心”字除了用于《心经》的标题，还出现在若干其他佛教典籍的标题中，这些典籍并非总结或概论性质的作品，而通常是用于念诵功课。以“心”来命名这类典籍，反映的是陀罗尼和真言咒语在佛教修行中的重要地位（参见氏著《般若心経の歴史的研究》）。陀罗尼和真言被佛教徒认为具有护佑加持的力量，而《心经》在一开始就是被当作陀罗尼咒语来对待的，这一点从它早期的汉译本（支谦和罗什译本）标题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到了唐代，这部经已经改名《心经》之后，许多中国人还称其为“陀罗尼心经”或“多心经”。去印度求法的玄奘，一路上显然也是把《心经》当作能够护佑他平安的咒语来使用的。

古印度论师智友在他的《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解说》里写道："《般若心经》之微言大义，已经包含了《十万颂般若经》中所有庄严深广的奥妙。"（引自洛佩兹《解空：心经的用法》142页）。

紫柏大师解释说："此经以心为名，乃是用人的身体作譬喻：人有四肢百骸五脏六腑，最重要的却是心。同理，《心经》虽篇幅短小，却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心脏。"（ 引自真可《般若心经要论》，原文： 心，乃喻此经如人一身，虽有百骸五藏，心为主耳。此经文虽简略，实六百卷雄文之心也。 ）

憨山德清说："此处所说的心，指的是引领我们到达彼岸的智慧之心，而不是世人胸中那团每每生起妄想的血肉之心。世俗之人本身已经拥有智慧光明之心却浑然不觉，只知追逐妄想与幻象，还因此将其身体之中那团血肉认作真心，将它所依附的血肉之躯认作自我。这血肉之躯不断造作各种业障，在邪念妄想中从生到死，轮回不止，没有一刻反思观照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就没有一刻不在苦厄中挣扎。怎样才能解脱呢？我们皈依的圣者佛陀，能够以自心觉悟，照破五蕴身心空幻的本质，从而立刻超脱苦海，到达彼岸；圣者佛陀又有怜悯世人的大悲之心，所以将他自心证得的觉悟法门传授给我们，要令所有人得见自己本来拥有的智慧光明之心，进而依自身之力照破妄想，领悟空性，从此不再造作恶业，远离轮回苦海，进入涅的境界。这便是佛陀宣说此经的目的。"（ 引自憨山德清《般若心经直说》，原文： 所言心者，正是大智慧到彼岸之心，殆非世人肉团妄想之心也。良由世人不知本有智慧光明之心，但认妄想，攀缘影子，而以依附血肉之团者为真心，所以执此血肉之躯以为我有，故依之造作种种恶业，念念流浪，曾无一念回光返照而自觉者，日积月累，从生至死，从死至生，无非是业，无非是苦，何由得度？惟吾佛圣人，能自觉本真智慧，照破五蕴身心，本来不有，当体全空，故顿超彼岸，直渡苦海，因愍迷者，而复以此自证法门而开导之，欲使人人皆自觉悟。智慧本有，妄想元虚，身心皆空，世界如化。不造众恶，远离生死，咸出苦海，至涅 乐。故说此经。 ）

经

SUTRA

梵语sutra通常被认为是由词根siv（缝合）衍生而来，与英语中的suture （缝合，缝合线）为同源词汇，字面意思是指将事物汇聚一起的主线或线索。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来源于另一个梵语词sukta（箴言，哲人语录）。不论来源如何，古印度的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徒都用sutra一词来指称他们的经典。根据佛教徒的传统说法，最早的佛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83年佛陀入灭之后不久，其座下众弟子在王舍城举行的第一次结集之会。许多学者则认为这一说法其实出于早期部派佛教徒的杜撰，他们希望以这样的故事来证明自己所传承的教法是佛陀亲口宣说的。此外，部派佛教徒曾经有一度将佛陀弟子所说的阿毗达磨释论也统称为sutra，后世进一步整理教法时，又将经、论分开，以shastra （研究，释论）一词囊括后人的阿毗达磨论书，而sutra则专指佛陀本人所说、或由佛陀开许弟子代为宣说的教法。

紫柏大师引申其义说："'经'这个字里包含了'恒常'与'道路'两层涵义。因为恒常，所以邪魔外道不能破坏；因为是道路，所以贤愚圣凡皆可以由此通达觉悟。"（引自真可《般若心经注解》，原文： 经，训常又训路。常则天魔外道不能沮坏；路则凡圣皆所共由。 ）

唐朝初年的高僧慧净在其《般若心经疏》里写道："极致的虚空是没有形象的，然而却是所有形象的源头；玄妙的奥义无法用语言表达，却是一切语言的根本。所以，形象来源于无相，语言来源于无言。无言之心语，乃是感悟世间万物成化所生；无相之像，也是从心头化现。心语无言，却正是众菩萨用以弘法的四种无碍智慧所在；心像无相，则正是佛陀示现世间的宝相。这部'多心经'，正是一切众生由以证悟正觉的无上法门，在无数上乘佛法经籍中也能显得卓尔不凡，尤为珍贵。"（原文： 至虚无像，而为众像之宗；妙理无言，抑乃群言之本。斯盖像出于无像，言出于无言。无言言者，盖感物而言生；无像像者，亦因心而像著。无言言故，四辨所以弘宣；无像像故，丈六所以垂迹。然则此多心经者，五乘之宝运，严万德以成等；八藏之妙高，饰四珍而独秀。 ）

一　般若波罗蜜多

1. 观自在菩萨

THE NOBLE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arya avalokiteshvaro bodhisattvo

与大多数传世佛经不同，《心经》的开篇没有按惯例交代本经的说法缘起，起首便是菩萨名号。佛教徒一般认为，佛陀住世所说之法得以传诸后世，主要是由其座下“多闻第一”的弟子阿难在王舍城结集时诵出的。然而《心经》所记明显不是佛陀亲口宣说的教法，且经文中也并未提及阿难是否在场，唯一确定在场的佛陀弟子，只有舍利子一人。不过，在传世的“大本”《心经》里，开篇多了一则“序分”以介绍本经的缘起：某一天，佛陀与一众弟子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中，这时，佛陀进入禅定，而舍利子开口向观自在菩萨询问如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这则序分为玄奘译本所无。如果按照大本《心经》交代的背景来看，玄奘译本——也就是流行最广的《心经》版本——仅仅记录了观自在菩萨针对舍利子之问所作的回答。但是从历史上看，大本《心经》的出现时间明显晚于我们现在熟知的版本，所以大部分学者认为它是后世佛教徒为了让《心经》具备佛经的通行

格式而炮制出来的：大本不仅开篇有交代缘起的序分，结尾还有赞颂本经利益的流通分；佛陀不仅在场，还印证了观自在所说之法；弟子们也都在场，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阿难，但这位记忆力超群的弟子想必是在的。

在佛教流传的早期阶段，为了与外道划清界限，佛教徒对教法源流与传承历史格外重视，所以，搞清楚每部经典的宣说和记录情形自然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但几个世纪过去，佛弟子们对这问题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后世的佛教徒逐渐转向以辨析教法内容本身来衡量经典的重要性乃至真伪。一项被称为“法四依”的原则被发展出来，用以处理这类问题：所谓四依，是指学佛修行之人应当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识。这意味着，如果一部传世佛经符合根本教法，那么即使说法者不是佛陀本人，也可信任是代为说法、且为佛所印证之人；对本书来说，这也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认定，无论《心经》的作者为谁，他对佛法的本源必有透彻的领悟，并且可以最简洁的文句向众生传达佛法的精髓。

梵语arya（高贵的）一词本意是雅利安人，具体而言，则应是指公元前十六世纪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北部、占据了印度河谷的那支雅利安人部落。到了一千年后的佛陀时代，arya的词义发生漂移，变成对所有上层阶级人士的尊称；在佛教徒中间，则被用来尊称佛陀的声闻弟子与上乘菩萨。（汉译本于此字大多略去未译，只有《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经》译为“圣”，法成大本译为“圣者”等。——译注 ）

菩萨的全称是菩提萨（bodhisattva的音译），意为觉悟（bodhi）有情（sattva），不过萨也可以译为“勇士”，故尔一部分学者主张应将菩提萨理解为“无畏的觉者”。姑且不论是觉悟有情还是无畏的觉者，菩萨一词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大乘佛教兴起所带来的变化——修行的重点从证阿罗汉果，入无余涅，变成入菩萨道，成正等觉（菩提）。菩萨也由此成为大乘佛教的代表性人物，与“小乘佛教”的声闻弟子们呈对立与区别之势。

声闻一词起初是指佛陀住世说法之时有幸亲耳听闻佛法的弟子，到了大乘佛教时期，则被用来统称大乘以前的部派佛教。再往后，它又渐渐被大乘弟子加入贬义，用以指称那些只求自证涅，不计众生解脱的修行者。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法其实出自大乘佛教徒的杜撰，带有对早期佛教的刻意歪曲成分。这种有意的歪曲是要使后来者相信：早期佛教的修行者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他们虽然听闻了佛法，却没能真正领会，更没有将其付诸修行实践——换句话说，大乘佛教声称声闻弟子们没有做到“依义不依语”。

在大本《心经》里，菩萨之后还缀有“摩诃萨”一词，这也是大乘佛经中的常见用法（但并不限于大乘佛经）。根据对“萨”的不同理解，摩诃萨可以理解为“伟大的人”或者“大英雄”。不过，这个词在佛经里最初是用来指称狮子的，后来才逐渐用于尊称那些勇气堪与百兽之王媲美的人物。从历史上看，“菩提萨”的称呼在佛教出现以前就已经为古印度的其他宗教派别所使用，而“菩萨摩诃萨”却是佛教特有的。

《心经》里说法的菩萨名为观自在。他可不是普通的菩萨。观自在菩萨是所有上乘菩萨之中最受人崇敬、也是唯一一位兼具男女身相的圣者。观自在之名的梵语原文Avalokiteshvara 由四部分构成：前缀ava（表示“向下”）；动词词根lok（“看”，向下看则为观想之“观”）；动词后缀ita（将动词avalok转为过去分词）；最后是名词ishvara（意为“自在者，王”）。根据梵语的语音连接规则，lokita之后接ishvara，后者须变形为eshvara。四部分合成的意思就是“长于观想的圣者”，汉译观自在。此外，ishvara的词性为阳性，由此可知Avalokiteshvara 为一男性称号，若要表示女性，ishvara则应变为阴性词ishvari。

在梵本佛经里，这位最著名菩萨的名号有时也写作Avalokitasvara ——尽管只是微小的变形，意思却起了显著的变化：其中，ava-lok-ita保持不变，ishvara变为a-svara，意思是“微弱的声音”。在汉译佛经中，这种写法的对应译法本该是“观音”，

然而也有写作“观世音”的——比如，鸠摩罗什的《心经》译本采用的译法就是观世音。这里凭空出现的“世”字颇令人费解。不过古印度的语释学（nirukta ，音译尼禄多，指的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以吠陀为基础形成的六种学问之一，专注于分析词源和训诂语义。——译注 ）异常发达，要从Avalokitasvara 中读出“世”的意思，也不是完全办不到。有人指出：作为动词词根的lok（看）与名词loka（世界）为同源词——这倒也不难理解，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世界主要指的是以肉眼看到的世界。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有些译师便努力要在菩萨的汉译名号里兼容“观”与“世界”这两层涵义。于是，观音菩萨摇身一变，成了观世音菩萨。好在观音菩萨本来就以化身众多闻名于世，多几个名字也算符合他的特色。

尽管观自在菩萨于佛教世界中地位尊崇，其来历却少有人知。传世的观自在造像最早可追溯到公元三四世纪（当时只有男身形象），他的名号见载于佛经，最初则是在净土宗的经典里，比如二世纪后半叶传入汉地的《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 （此为净土宗根本经典之一《无量寿经》的异译本，传为东汉支娄迦谶所译，其中将观自在菩萨音译为“ 楼亘菩萨”。——译注 ）。在三世纪末入华的《法华经》最末一卷，有一章为著名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内容是佛陀向大众解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与威力：虔诚皈依的众生只要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能从诸般苦恼之中得到解脱；如果持诵菩萨的名号，则无论遇到何种灾祸苦难皆能得救。菩萨的名号有着神奇的力量，一经持诵便能传遍三千大千世界，而观音菩萨此时也会立刻感应，并以化身示现救渡众生。

既然观世音的名号至迟于二世纪时就已在汉译佛经中出现，我们基本可以肯定他加入大乘佛教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一世纪。只是他的原始出处至今莫知其详。佛经里曾经提到他的住处，是在南印度海外一个叫做“补怛洛迦”（或译普陀洛迦）的神秘岛屿。《华严经》的最后一部分“入法界品”有著名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故事，其中善财参访观自在菩萨一节，便是在补怛洛迦岛发生的。

观自在菩萨也许出身于印度南部的小岛，但他无疑是在公元前后大乘勃兴的北印度地区发迹的。除此之外，他为后人所熟知的许多其他特征，包括女身形象，很可能也是在北印度获得的。这些特征的来源之一，也许是古代波斯神话中掌管河流的重要女神阿纳希塔：她的形象与我们常见的观世音菩萨造像一样，手持净瓶，有千手千眼。不过，佛经中提到的观世音菩萨女身形象，却是迟至五世纪时才有之事。当然，我们有理由猜想，女身观音的实际出现应该早于五世纪，并且很可能最初并未形诸文字、见于佛经，但因为缺乏更多证据，眼下我们也只能言尽于此。要进一步考证观音形象的确切出处和年代，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了。

除了观自在的出身之谜，困扰学者多年的另一个问题是：除了在《心经》中出场之外，这位大菩萨最常出现的地方几乎全是净土一门的佛经，以及诸如《法华经》之类带有强烈预言色彩的典籍；更有甚者，观自在的强项乃在其大悲之心，而非智慧——有鉴于此，便不能不令人困惑：宣示般若思想核心要旨的《心经》，为何要以观自在为主角？有些论者解释说，因为悲心是智慧的基础，所以由观自在出面解说般若也并无不当。但我觉得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牵强了，因为，除了在《心经》中担任主讲之外，观自在菩萨在其他般若部佛经中都一言不发，甚至几乎完全缺席——仅仅是在《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和《成具光明定意经》中作为听众露了一面。

迄今为止，我尚未听说有谁试图解释过这个奇怪的现象。而基于此前在引言中所陈述的理由，我愿意把《心经》中出场的观自在视为佛母转生后修证的菩萨果，而他的名字，观自在，也许还暗含着摩耶夫人转生的那位知足天天神的消息：知足天是位于忉利天上方的天界，释迦牟尼为诸天神讲说阿毗达磨的地点则是须弥山顶的忉利天。摩耶夫人转生的天神听闻阿毗达磨之后，得以入于观境，成自在主，也许这就是“观自在”所从来？至于摩耶夫人转生的天神现为男身，只是

因为早期佛教中有以男身为尊的观念；而另一方面，观自在菩萨作为所有菩萨中唯一具女身形象者这一事实，则可视为摩耶夫人转生之有力证据。除此之外，尚有一事值得注意：观自在以大悲之心救渡众生，有三十三种化身随缘示现，而须弥山顶居住的天神恰好也是三十三位（欲界六天之忉利天位于须弥山顶，又名三十三天）。

法藏法师言："观自在菩萨之名得自其'观'的能力。他对世界的观察超越了概念和物质的束缚，达于自由自在的境界，此其一；他对持诵其名号求得解脱的众生愿心有通达无碍的观察能力，并以大悲心救苦救难，此其二。前者说明其智慧，后者说明其慈悲。"（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观自在菩萨者，是能观人也。谓于理事无阂之境，观达自在，故立此名；又观机往救，自在无阂，故以为名焉。前释就智，后释就悲。）

唐代高僧智诜说："[观自在菩萨] 观照事物的存在，但并不执著于其存在；观察到事物的空幻本质，也并不执著于其空幻本质。菩萨能以一根头发的末梢吸尽大海之水，能将须弥山装进一粒芥子。此处的头发和芥子是用以比喻心性，须弥山和大海则为事物之譬。菩萨思维须弥山和大海，则须弥大海皆入菩萨心念，所以说芥子可以容纳须弥山，头发可以吸尽大海之水。一切诸法，以心为本。"（引自智诜《般若心经疏》，原文：　观有不住于有，观空不著于空。……菩萨乃能毛端吸于巨海，芥子纳于须弥。芥子及毛端，二俱喻心；须弥大海，二俱境喻。菩萨正念须弥大海之时，须弥大海正在菩萨念中，即是芥子纳于须弥，毛端吸于巨海。……一切诸法，以心为本。）

紫柏大师在《般若心经直谈》里写道："众生未必不是菩萨。只是他们尚未领悟自我与诸法的空幻本质，从而陷入苦厄之中不得解脱，所以我们称其为众生。只要达成此种领悟，又有谁人不是菩萨？"（原文：　众生未始非菩萨，但不达人法皆空，被苦厄所陷，故名众生。若了达无碍，孰非菩萨？　）在《般若心经注解》里，他又写道："观自在是观世音的别名。他就好比《庄子·　养生主》里以解牛闻名的庖丁，能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故称自在。"（原文：　观自在即观世音之别名。……譬庖丁解牛，无物迎刃，故称自在。）

唐代禅师净觉在《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写道："世俗之人被世间诸法束缚在五蕴之中不得解脱。菩萨洞察到地、火、水、风四大皆空，以及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的世界本质，从而达于自在之境。僧肇曾说：'诸法的本质既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所以不必从客观中把握；圣者的智慧既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所以也不必向其心中求索。'（出自僧肇《涅 无名论 · 妙存第七》——译注 ）

如果能领悟到这一点，就能进入无所存在的存在之境，摆脱存在这一概念的束缚；同时也能不执著于空境的空幻本质，从而做到安住于空境却不空虚。若能心念清净安住不动，外境清净不生动摇，物我之间通达无碍，便可称自在菩萨了。"（原文： 凡夫被诸法系缚五阴柱上，不得自在也。菩萨内观四大、五阴，空无所有，而得自在也。肇云："法无有无之相，故无数于外；圣无有无之知，故无心于内"。若如此者，处有不有，无心于有有之场；居空不空，不在于空空之境。心净不动，境净不移，物我灵通，一切无碍，故言自在菩萨也。 ）

慧净法师说："观察到贪欲的虚妄本质，就能在布施中得自在；观察到罪恶之心的虚妄本质，就能在持戒中得自在；观察到无知傲慢的虚妄本质，就能在智慧中得自在；观察到声闻教法权宜方便的本质，就能在苦、集、灭、道四谛中得自在；观察到缘觉乘次第修行的本质，就能在十二缘起中得自在；观察到大乘教法离执空性的本质，就能在修证菩提与涅中得自在。观察到色相的空幻本质，就能在眼识中得自在；观察到音声的空幻本质，就能在耳识中得自在；依此类推，以至于观察到诸法的空幻本质，就能在意识中得自在。观察到心性的空幻本质，就能在内心中得自在；观察到世界的空幻本质，就能在任何境遇中得自在。观察到一切法皆空，所以得名自在。只要是超脱于烦恼、涅二法之上的菩萨，皆可称自在，又何必观音菩萨一人独称自在？"（引自慧净《般若心经疏》，原文： 观贪心虚妄相，于布施门中而得自在；观罪性空寂，于持戒门中而得自在；观乃至愚痴性空，于智慧门中而得自在；观小乘权教，于四谛门中而得自在；观中乘渐教，于十二缘中而得自在；观大乘离执，于菩提涅 门中而得自在。观色空，即眼自在；观声空，耳自在。乃至法虚空，即意自在；能观心空，即内自在；所观境不实，即外自在。无有一法可得，是故得名自在。……不被烦恼、涅 二法所物，一切菩萨皆得自在，何必观音独称自在。 ）

印顺法师也说："观自在菩萨，即般若观慧已得自在的菩萨，不一定指普陀洛

迦的观世音菩萨。……谁有观自在的功德，谁就可以称为观自在。”（《般若心经讲记》）

2.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WHILE PRACTICING THE DEEP PRACTICE OF PRAJNAPARAMITA

gambhiran prajna-paramita caryan caramano

梵语动词cara（去，行）在此句后半以不同的词性变化形式出现了两次，前者为阴性名词作直接宾语（caryan），后者为阳性动词现在分词caramanas，正在行，行时）（在原文中caramanas后接vyaavalokayati，根据语音连接规则须变形为caramano。——译注 ），因此本句若对字直译，应为“深般若波罗蜜多行行时”。佛教素来强调修行，在早期的佛教典籍里，佛弟子分为两类：仍在学习修行的称为“有学”（shaiksha，梵语中原有“训练”之意），学成圆满的称为“无学”（ashaiksha）；佛陀的教法则被称为“学”（shiksha）。由此可见，佛陀的教法可以视为一种技艺或者艺术，应在实践中臻于圆满之境；而不是一系列需要理解和传播的知识或讯息。

观自在菩萨在此所行的般若波罗蜜多之行被形容为gambhira，也就是“深的”。在梵语中，这个阴性形容词也常被用来描述阴道与脐带——生命孕育之地的门户，以及两个生命体之间的连接通道。般若波罗蜜多是拥有无上智慧的诸佛之母，诸佛在此孕育，诸佛的法身也通过般若波罗蜜多彼此联通，没有比般若波罗蜜多更深的所在了。

在大本系统的《心经》中，gambhira则被赋予了更复杂的涵义。与小本不同，大本的开篇告诉我们，观自在菩萨说法之际世尊本人也在现场，并且进入了一种“三摩地”之境。三摩地是梵语samadhi的音译，也常音译为“三昧”，意为入定。住心于一境而不散乱，是为定。根据大本《心经》所说，佛陀修行的这种三摩地名为Gambhira Avabhasan，意为“甚深显了三摩地”（此为唐代法成的译法，其他译本或作“甚深明了”，“甚深光明”，“广大甚深”，“显现甚深”等不一而足。——译注 ）。甚深一词，在此依然符合

上文所说生命孕育之地的意涵，而avabhasan则包含“光明”与“显现”两层含义，如果追溯词源，它可能是由avatara（即化身，替身）衍生而来。有趣的是，在佛教密宗的修行仪轨中，这种三摩地的“甚深”特点被进一步图解化，例如在传为古印度大成就者陀梨迦波所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成就法》（Prajnaparamita-hrdaya-sadhana-nama，是以《心经》为脚本而展开的密宗修行法门，藏文译本收录于藏文大藏经怛特罗部，《德格藏》 No. 2641，《北京藏》 No. 3465，转引自洛佩兹《解空：心经的用法》一书第五章。sadhana即成就法，为密宗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修行者通过观想一尊合乎自己特性的神明，称作本尊，以全部的身、口、意来作观想，以求得与本尊的相应，从而得到本尊的能量加持，甚至与本尊融合成为一体而最终得大成就。——译注 ）中，对于“入甚深显了三摩地”这句经文，修行者须观想佛陀进入到般若佛母的身体之内；在其他密教文献里，还曾提到佛陀居于总持一切如来的金刚佛母阴道之内说法的情形。（这个场景出自七世纪末印度密宗佛教的重要经典《秘密集会怛特罗》（密教根本经典之一《金刚顶经》传世的十万颂大本共有十八会，《秘密集会怛特罗》为其中第十五会，同时又以单行本流传）开篇，梵本原文为：evam maya srutam ekasmin samaye bhagavan sarva-tathagata-kaya-vak-citta-hrdaya-vajra-yosid-bhagesu vijahara，直译应为“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一切如来身语意心金刚女阴”。此经有宋代施护的汉译本《佛说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于本句隐晦其意，译作：“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一切如来神通加持一切如来金刚三业一切如来正智出生变化清净境界”。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卡 · 弗雷曼德尔（ Francesca Fremantle ）曾将此经完整英译，并校勘梵本和藏译本，此项成果作为其博士论文《秘密集会怛特罗研究》的一部分于1971年发表。——译注 ）佛陀入于如此“甚深”之地，其目的无他，乃是要为修行者示范成佛之道。

尽管般若波罗蜜多有时会被人格化为般若佛母，但大多数时候指的还是大乘佛教的般若教法。在早期的般若部佛经如《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和《八千颂般若波罗蜜经》中，般若波罗蜜多思想主要解说的是如何以无上般若勘破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般若教法来源于瑜伽行实践而不是理论推演，它致力于消解既有的分析框架和概念范畴，却并不试图以新理论取而代之。所以，老子对“道”的概括似乎也适用于般若波罗蜜多之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于那不可道不可名的“道”，老子用了八十一章五千个汉字来描述；而对于这不可说不可说的般若波罗蜜多，佛陀也花费了大量口舌去解说。

般若教法是从佛教最初的“三无漏学”，也就是戒、定、慧这三种不可或缺、相

辅相成的修行路径发展出来的。随着波罗蜜多的引入，三学演化成为六度（也称六波罗蜜）：布施（dana，音译檀那波罗蜜），持戒（shila，音译尸罗波罗蜜），忍辱（kshanti，音译羼提波罗蜜），精进（virya，音译毗梨耶波罗蜜），禅定（dhyana，音译禅那波罗蜜）和智慧（prajna，音译般若波罗蜜）。后世的论者又对六度做了进一步的划分。有人指出，布施与持戒主要是在家修行人（居士）应当秉持的修行，此二法门的最大功用是积累修行者的功德福报；禅定与智慧为出家众的修行路径，主要功用在于智的增长；忍辱与精进则是在家众与出家众都应修持的法门，有增进大悲心的作用。

修行六度的般若教法代表了一条与早期佛教修行颇为不同的道路，它更具开放性，更强调积极正面的心理建设，也对在家众的修持给予更多的关注。不过，六度修行最重要的贡献还当属它对般若智慧与破除执念的强调。譬如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在为弟子解说布施修行时，就曾说道："世界的本性之中原本没有任何值得悭贪之处，智者领悟到这一点，所以就能顺应世界的本质而行，对于身体、性命和财物不起贪吝之心，没有偏见和执著，广为布施，达到不执著于施者、受者和所施之物的境界，即所谓三轮体空。行布施只是为了去除内心的污垢，帮助有情众生，但不能因此而起执念。"（引自菩提达摩 《二入四行论》（铃木大拙1936年校勘本），原文： 法体无悭，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不倚不著。但为去垢，摄化众生，而不取相。 ）在这里，修行布施是以对世界本性的观照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初期大乘佛教的修行者将般若波罗蜜视作了其他波罗蜜的基础——般若恰如花蕊，其余五种波罗蜜则是五枚花瓣，成佛之果最终将会从花蕊之中结出。在《八千颂般若波罗蜜经》里，佛陀对弟子阿难说："般若波罗蜜多是六波罗蜜之首。其余五波罗蜜在般若波罗蜜中都有相应之法，五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之故而得圆满。只因为有了般若波罗蜜，其他五种法门才可得名波罗蜜。"（引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 · 宝塔功德品第三》（即《八千颂般若》的施护译本，此经汉译众多，此处所选为与比尔 · 波特的英译句意最为接

近者），原文： 般若波罗蜜多，与五波罗蜜多而为导首。彼五波罗蜜多，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中，由是般若波罗蜜多故，诸波罗蜜多皆悉圆满。……如是五法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住。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增长，是故五法皆得名为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合在一起，又被佛教徒喻为渡海的舟楫，它接引我们渡过苦海到达彼岸。在这艘解脱之舟里，布施波罗蜜被视为甲板，它的分量必须恰到好处，因为太轻容易漂走，太重则会沉没。所以诸佛菩萨均广行布施，但又还不至于将一身所有乃至身家性命全部放弃的地步。持戒波罗蜜相当于龙骨，它必须足够深才能让船体保持直立，但又不能过深以免搁浅。所以诸佛菩萨均持戒谨严，但也还不至于让戒律束缚得动弹不得的地步。忍辱波罗蜜是船体外壳，它必须足够宽广才能有足够的排水量，但又不能太宽以至于阻力太大。所以诸佛菩萨从不与人争执，并随宜方便说解脱道。精进波罗蜜是船桅，它必须够 高才能挂帆，但又不能太高以致船身倾覆。所以诸佛菩萨均精进修行救渡众生，但也不至于忙得连喝杯茶的工夫都没有。禅定波罗蜜是船帆，它必须宽广平整才能兜得住因果业报之风，但又不能毫无弹性以免风暴来袭一吹就破。所以诸佛菩萨修禅定息心止念，但也不至于心如死水丝毫不起波澜的地步。最后，般若波罗蜜是船舵，它必须足够灵巧才能导引航向，但又不能过于灵活以免航道曲折甚至原地打转。所以诸佛菩萨修行六波罗蜜，从而踏上所有航程之中最重要者，直达解脱的彼岸。

法藏法师说："般若的意思是智慧，它指的是一种神秘微妙的精神觉醒，是对事物本原的非凡领悟；波罗蜜多的意思是到彼岸，这即是说，要以奇妙的般若智慧超脱生死，抵达真实不虚的空境。所以，般若是体，波罗蜜多是用。修行般若有深浅两个层次，破去人我执的人空般若为浅般若，破去法我执的法空般若为深般若。观自在菩萨于此所行乃是破去法我执的法空般若，故云行深般若。"（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谓般若是体，此云智慧，即神悟玄奥妙证真源也。波罗蜜多是用，此云到彼岸，即由斯妙慧，翻生死过尽，至真空之际。……般若妙行有其二种：一浅，即人空般若；二深，即法空般若。今简浅异深，故云行深般若。）

初唐僧人靖迈在其《般若心经疏》里写道："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之行时，心中并未执著于行般若或者不行般若，或者非般若不行的念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能令广大众生皆受利益，但菩萨心念中也并未执著于这些福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菩萨于诸法中不见有一法可执。"（原文： 菩萨行般若时，不念我行般若，不行般若，非不行般若。菩萨如是行，能为无量众生而作益，然亦不念有是益。何以故？是菩萨不见有法出法性者故。）

智诜说："所谓'行'，就是心中每一作念都去观照真如的法性，从无一时犹豫或放弃。"（引自智诜《般若心经疏》，原文： 念念进取真如之理，无时暂舍，故名为"行"。）

宋代禅僧怀深说："观自在菩萨此处所行乃是大乘的深般若。深般若总摄一切诸法，其实无所谓行与不行，也不执著于任何一处，却总能利益众生。这就好像是魔术师变化出种种幻象，其实是在提醒众人眼前所见并非真实。"（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是大乘行深般若之时，非小乘浅般若之时。一切诸法，本无所行，亦无所住，利生不倦。譬如幻师作种种幻事，欲令众生知幻即觉，故云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也。）

提婆的《般若心经注》里写道："般若波罗蜜多是真理的本原，法身之名称，其本体不生不灭，不去不来，其空幻的本质从无改变。它于广大处可以遍及一切法界，无物不容；于细微处则可以令芥子微尘都显得大而无当。"（原文：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者，乃是真理之玄宗，法身之名称。其体则不生不灭，不去不来，量等虚空，曾无变改。广乃普周法界，无物不容；狭即芥子微尘，未足为喻。）

慧净法师说："譬如人在睡梦之中，梦见乘船渡河，到达彼岸时突然醒来，却发现身在家中床上，船与河俱都不见。在菩萨道的修行次第中，当菩萨领悟空性，破去人我执与法我执，就已经进入第七地即'远行地'的菩萨阶位，安住于无生无灭的境地。此时回望前路，便发觉那个修道之人及其所修之道，全都如梦似幻。"（引自慧净《般若心经疏》，原文： 如人睡里，梦见乘船度河，得至彼岸，忽尔睡觉，元在本处，河及船人，二俱不实。菩萨修道，了达人法俱空，已入七地，得无生忍，反观能乘、所乘，如梦如幻。）

3. 照见五蕴

LOOKED UPON THE FIVE SKANDHAS

vyaavalokayati sma panca skandhas

前文解析“观自在”之名时我们已经知道，ava-lok为动词“向下看”之意。此处vya-为前缀，表强调，-yati为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后缀，所以，vya-avaloka-yati的字面意思就是“专注地向下看”。这个姿势大概是观自在菩萨的招牌动作。而且，向下看又让人联想起须弥山顶的天神——佛陀升入忉利天为母说法之时，那位摩耶夫人转生的知足天天神也是这个姿势吧。

在述及禅定修行的早期佛典之中，修行者被授以四个安顿心念的处所，也就是“四念处”：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和法念处。在佛教早期的部派时代，这种四元结构也被佛教徒视为世界的基本构成方式，而它又似乎是“五蕴”的一种早期版本——后者也包含了身（色）和受，只不过又从心中细分出了想、行和识三种“蕴”。四念处中的“法”则被取消，因为五蕴就是诸法，诸法无非五蕴。

佛教徒在修习止观禅定时观照四念处或者五蕴，是因为它们为安顿心念提供了所需的一切指引。四念处和五蕴不仅等同于我们通常所意识到的自我，还进而包含了我们所能把握的整个世界。而这些便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时所照见的一切。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曾宣称：如果给他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他就能撬起地球；观自在菩萨显然已经找到了支点和那根杠杆。

西方人对世界的探究基本上是沿着笛卡尔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我思，故我在”；五蕴则是佛教对类似问题所给出的另一种解决方案。与阿基米德不同的是，佛教徒并没有把支点与世界对立起来，而是始终坚持以我们的直接经验为分析对象，并得出结论：“我已觉悟，故我既非在，亦非不在。”于是，观自在菩萨以空性为支点，以般若为杠杆，撬动了由五蕴所构成的整个世界。

在梵语中，“蕴”字（skandha）的本义是指树干。我有时觉得，佛陀当年说法

用到“蕴”字的时候，心里想的也许是印度榕树（Ficus indica）的树干（支柱根）。榕树是极为奇特的树种，它在幼年阶段是附生植物，种子常发端于其他树木的树冠中间。幼苗生成不久，便发育出气生根垂直向地面发展，有的气生根入土后就长成树干一般的支柱根，有些则会缠绕在它的宿主身上，越勒越紧，最后将宿主植物绞杀而死。长大的榕树会不断发展出新的气生根，气生根入土又不断生成新的支柱根，就这样，在百年左右的光阴里，一棵榕树就能长成一片树林，再也分不清哪根是最早的支柱根。在斯里兰卡，我曾见到一棵大榕树长出了350根主支柱根和超过3000根次根。所以，有人说榕树是“会走路的树”。

佛陀住世说法的岁月里，想必时常在这大榕树（林）的蔽日浓荫里歇息。此外，我们还从筏磋衍那的《正理经注》里得知：从远处看时，肉眼常常难以分辨人和树干。（事见《正理经》第2卷第1章37节。《正理经》（ Nyaya Sutras ）是公元二世纪时古印度正理派的逻辑学著作，作者传为乔答摩（Gautama Akshapada）。五世纪印度哲学家筏磋衍那（Vatsyayana）写出《正理经注》（ Nyaya Bhasya ）。原文中，乔答摩说：“极微具有超越知觉的特点”。这句话是在反驳其对手的论点，即极微小的个体无法感知，但由极微所组成的整体则可以感知，对手所举的例子是人和树木从远处不可感知，但军队和森林却可以。由乔答摩的观点出发，筏磋衍那在其注释里对知觉本身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论述，其中提到错觉的发生原理，于是有“人与树干”之论。——译注 ）考虑到skandha背后这许多复杂的含义，我们不免会觉得佛陀以此来指称世界的基本构成，也是煞费苦心的。当然，佛陀并没有把人当作树干，准确地说，他是将人的经验世界分解成了五根支柱（五蕴）。我们已经无法确知这种五分法是释迦牟尼本人的创造还是从旁借鉴——比如，在耆那教的讲述中也常见skandha一词，用于指称包括个人在内的一切完整的对象，但只有佛陀是以一分为五的skandha来分析自我及其感知到的世界。此外，早期佛经里说到五蕴时，世尊每每需要向弟子解释五蕴分别为何，这也许可以说明五蕴在当时还少有人知。

在展开五蕴之前，我还想简单说说skandha一字的译法。英译者通常将它译作aggregat e （意为“聚合”，与汉译“蕴”类同。过去其他的汉译尚有“阴”或“众”等。——译注 ），但考虑到原文在梵语中的多重含义，我认为这种译法考虑欠周，因为它几乎完全剥除了

skandha原有的指涉系统，单单强调其诸多意涵之中的一种，且为衍生之义。事实上，这种做法其来有自，且源远流长：它的最早出处是著名的《阿毗达磨俱舍论》。因为此论是无可争议的阿毗达磨经典论书，所以《俱舍》以降，后世论师大多尊奉世亲所说而以“聚合”为绳墨。但我想指出的是，skandha的原义为树干，或以树干制成的支柱，而不是一堆木头“聚合”而成的柱子。也许我们不该在此浪费太多口舌，我只是希望，后来者能对这个问题给予更为审慎的处理。

佛陀以“蕴”这个富有创见的新概念，将我们的知觉世界分析为由五方面所构成或以五根支柱支撑的宇宙，当然，这五根支柱只在概念中存在，其中每根都代表了一个感知的角度或者认知层面，合在一起，就完全包含了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一切。有时候我会把它们想象成解剖学课本里的人体解剖叠加图：皮肤、肌肉组织、骨骼、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它们层层叠叠地组成了我们的身体。当然，这是一种粗疏的类比，如果真把五蕴视为身体的组成部分就太荒谬了。“蕴”只是一种分析工具，用以帮助我们探索真正的本体和自我。

五蕴之首，是色（rupa）。色并非物质世界，而是与我们假定存在的“心”相对立的“外部世界”。也就是说，色并不指向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对象的表象”。它就像一张面具，只有当观察者认识到它的虚幻本质之后，才能将其除去。戴着这张面具的可以是任何事物：一张桌子、一次日落、一个数字、一块钱，或者一个宇宙。这些事物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一个与假定的“心”对立的假定的“外部世界”。

在佛陀的论述中，色蕴并不仅指表象世界，还包含了表象世界被感知的途径。这意味着：色并不是一个客观范畴，而是由自我的主观经验出发得到的概念，它难以离开主观经验获得任何独立的意义。为了使外部世界真实可信，并从而使“心”的存在也言之成理，必须找到一种切实有效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所以，在色蕴的定义中除了包含五种感官体验（五境）——色（梵语原文仍为 rupa ，但在此是指视

觉。——译注 ）声、香、味、触，还包含了五种与之相对应的感官（五识）——眼、耳、鼻、舌、身。

为了方便弟子理解和接受这个由色蕴构成的世界，佛陀还引入了一套在当时的印度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分析工具，也就是地、火、水、风四大元素。对于那些熟悉唯物论的弟子们来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皆由“四大”构成是基本常识，于是，为了方便说法，佛陀便将五识和五境也解释为“四大”的各种不同组合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佛陀时代的一些外道在论述世界构成时，有的还加入了第五元素——以太，即构成空间的元素，对此，佛陀并未予以采纳，因为他的色蕴说基本上是一种现象学式的理论，非常倚重来自感官的直接经验材料，而以太对于这种理论来说则显得过于抽象了。根本而言，色蕴之建立是为了使“心”得以成立，色本身并不能构成独立的存在，然而有了它，佛陀便可以进一步展开关于心的分析。

如上所说，五识加上五境，便有十种色（十色处）。构成它们的基本元素则是“四大”。佛陀入灭数百年之后，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的一些阿毗达磨论师又在十色处之外新增一种，用以指称那些五种感官都无法感知、却又必须假定存在的事物，比如过去诸法以及未来诸法。过去与未来是说一切有部论师非常关心的问题，因此他们主张以第十一色称之，然而以譬喻部为代表的其他部派论师则表示反对。围绕着这一新概念而产生的部派分歧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在反对者譬喻部——也就是后来的经量部论师看来，一切诸法，包括这代表过去及未来诸法的第十一种色，皆是意识之流中不断泛起却又转瞬即逝的涟漪，它们的本质是空，无所谓存在，因而也无所谓过去、现在或未来。很显然，这种看法与说一切有部认为一切诸法皆为恒有的基本观点大相径庭，却与后来出现的般若空性遥相呼应。可以想见，般若教法正是在类似的部派争论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参见科莱特· 考克斯（Collett Cox ）的论文“论一种不存在的意识对象的可能性：说一切有部与譬喻部的理论”，刊于《国际佛教研究学会会刊》1988年第11卷第1期］。

色蕴构成了我们通过感官体验到的外部世界，接下来佛陀便将分析引向内部，从而继续分说出另外四种“蕴”。在这里，佛陀再一次追溯了一种早已存在的分析工具：名色（nama-rupa）。这是一种古老的二元论，其中的色，如上所说，是指我们所能感知的外部世界；而名（nama，与英语name 为同源词）代表我们的认知能力。五蕴于是又被分为色法和名法两类，除色蕴之外，其余四蕴皆属名法。（“名色”同时也是佛说十二缘起中的第四支，此外，五蕴中的另外三蕴——行、识、受也都列于十二缘起之中，分别为第二、三、七支，后文将作更详细的讨论。十二缘起是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与因果的基本理论，五蕴则是分析生命存在状态的基本理论，因此二者出现重合也是可以理解的。——译注 ）表面上看，这种分析与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物质- 精神二元论颇为类似，但其实不然。名色二法所试图建立的，乃是主观意识（内心）与客观意识（外境）之间的区分。

佛陀于主观意识中分析出的第一种蕴是受（vedana）。受就是感觉（受、想、行、识四蕴是对内心的分析，历代注释家于此所作的释义与分析颇为复杂，常令人无所适从。有鉴于此，比尔 · 波特在英译时，特意选取了最为人熟知的西方心理学概念与之一一对应，其目的并非求确，而在于容易理解。为便于中文读者参照，现列举其英文译法如下：受 - 感觉，sensation；想 - 知觉，perception；行 - 记忆，memory；识 - 意识，consciousness。下文不再一一说明。——译注 ）。梵语词vedana是从动词vid（意为“体会，理解”）衍生而来，在此被佛陀用以指称我们对色蕴的接纳与评估。色蕴是由感官体验所建立的外境，而感官体验活动所产生的主观感觉便是受，因此可知，受其实是衔接外境与主观意识的桥梁，但是，我们又必须指出，桥梁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外境与内心是分离的，事实上，佛陀所说的五蕴都是不可分离的，如此言说完全出于分析的需要，它只是我们借以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受蕴是对感官体验活动的结果予以接纳和评估的过程，佛陀对于此蕴并没有做过多的讨论，只是将其又细分为三种：负面的、正面的以及中性的。（汉译通常作“苦、乐、舍”三种受。——译注 ）我们的大多数主观感觉都是中性的，因而常常被我们忽略；但也有一些感觉能够满足我们的某种需求，或者带来危险，三种受便是依照这些差异而划分的。举例来说，我们在丛林中穿行时，进入视野的形象数不胜

数，但是我们总能迅速将注意力集中于一条突然出现的蛇，或是一丛怒放的野花，或者是某种可能会对我们的存在造成某种影响的东西。由此可见，受蕴并非被动收集，而是主动分类整理外部信息的过程。分类整理的结果，接着还要投入下一轮意识过程，那就是五蕴中的第三蕴：想（sanjna）。

想蕴与受蕴一样是属于名法的范畴。想就是知觉。sanjna一词由san（整体的，全部的）与jna（知道，理解）两部分构成，它指的是由各个不同的具体知觉经验所构成的万花筒般的整体体验。知觉活动的本质是建立分别，所以，要区分出苦、乐、舍三种感觉，离不开知觉；要区分主观与客观，也离不开知觉；知觉能够控制、甚至扭曲感觉，让我们只看见“想”看的东西，不想看的可以视而不见。由此可见，感觉不仅依赖感官活动而存在，还受制于知觉活动。同理，知觉也须依赖感觉而存在，同时它又受制于第四蕴：行（sanskara）。

行蕴是所有名相概念的来源，它可以被理解为记忆。其梵语原文的构词法包括前缀san（全部的）与动词kri（做，造成）两部分，所以，它的字面意思大约相当于“集成，形成”，在五蕴之中则是指那些在过去的知觉活动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会对现在及未来的知觉活动造成直接影响的“经验”。这是五蕴中最令人费解，也最令译者头疼的概念，在英译中它有过“冲动”（impulse ）、“意愿”（volition ）、“天性”（predisposition ）或者“精神构型”（mental conformation ）等诸多译法，而每种译法都充其量只呈现了原义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而且常常产生歧义。比如说，“意愿”这种译法预设了自我的存在，而这是与佛法相违背的；而“冲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抹杀了知觉活动的延续性；相比之下“天性”要好得多，但仍然未能传达出过去的积累与现在所行之间应有的联系；至于“精神构型”这种术语则过于晦涩和拗口了，除了在极其有限的学术小圈子里流通之外没什么用处。行蕴基本上相当于业报的基本组成元素，其中包含了我们过去的一切身语意，一切所行所想，它使我们可以过去所积累的经验来应对今日的局面。在孟尼尔-　威廉士编纂的《梵英辞

典》里，sanskara条下列出的释义包括“记忆力，心理印象或回忆，过往行为在意识中留下的印记……重现的想象……精神构型或意识创造（比如意识创造出空幻的外部世界，却自认为实有）”。

行蕴以下，说一切有部的论师列出了四十四种更为具体的心理模式（这里指的是“心所”（cetasikas），此概念出自部派佛教时代的阿毗达磨论书，指的是“心”（citta）所具备的性质、状态和作用。心相当于五蕴中的识蕴，而心所则对应受、想、行三蕴。各部派总结出的心法、心所法数量不一，说一切有部的心所法为四十六种，其中受蕴、想蕴各是一种心所，其余四十四种归在行蕴之下。南传上座部所传心所为五十二种，其中行蕴以下五十种。——译注 ），包括智慧、信心、惭愧、懒惰、骄傲、忿怒、懈怠、嫉妒、悔恨、怀疑等，几乎涵盖了一切心理活动的基本类型，它们都来自我们过去的经验，并可以用作我们处理当下的内心感受与外境体验时的指引。换句话说，行蕴为想蕴提供了应对受蕴与色蕴的模板。

我们又是怎样知道这一切的呢？因为我们有意识。所以，最后出场的第五蕴就是识蕴（vijnana）。这个梵语词中的前缀vi表示“分开”，词根则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jna（知道，理解）。参照第二蕴想蕴的构词法：san-jna（知识的集合），很容易推知vi-jnana强调的是通过区分来获得知识。所以，vijnana也常常被译为“分别”（discrimination ）。在五蕴中，这个词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意识能力，知觉能力，无论察觉到什么、但总是有所察觉的能力——察觉色、受、想、行；当然，还会察觉到一个“我”。在五蕴之中，关于识蕴的讨论是最少的，除了“分别特性”之外，甚少涉及其他，这当然是因为它最难于讨论——讨论识就如同追逐自己的影子。不过，当识作为十八界中的“六识”出现时，就涉及六种具体的感官（六根）及其体验（六尘），后文中我们还会谈到。

佛典中说到五蕴时，通常的顺序就是我们上文中讨论的顺序：色、受、想、行、识，《心经》也不例外。它符合世俗之人对世界的理解：从物质开始，进入意识——这便于佛陀的众弟子领会，是为方便说法。然而稍微考虑一下就该明白，这一顺序与我们体验外部世界时依次涉及五蕴的顺序恰好相反：我们必定是从意识的生起开始，接着以记忆来参照意识以便生成相应的概念，这些概念又被

推断为各种知觉，进而是各种感觉，最后，这些感觉信息被加工成“外部世界”。

根本而言，五蕴是现实的边界。五蕴是把握世界的五种方式，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到某种我们可以真正拥有的东西。五蕴代表的是一场野心勃勃的内心之旅，它要寻找的是不变的自我，它试图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以便在瞬息万变的感官洪流中找到某种永恒、纯净并且独立的存在。所以，观自在菩萨于定中所观，五蕴之外别无他物。求真之路，五蕴之外不作他想。然而无论我们在五蕴之中怎样搜求，无论多么勇猛精进、多么持久，最终仍是空手而返。因此佛经中也把色蕴比作不可捉摸的“聚沫”；受蕴比作须臾即没的“浮泡”；想蕴比作望尘莫及的“野马”；行蕴比作中空不实的“芭蕉”；识蕴比作离奇颠倒的“幻法”（参见《增一阿含经· 二十七》）。

在《杂阿含经》里，佛陀问一个名叫仙尼的外道修行人：如来是否等同于五蕴？仙尼回答说不是。佛陀接着又问他：如来是否能脱离五蕴而存在？仙尼又说不能。于是佛陀问：如来是否存在于五蕴之中？仙尼依然回答不是。佛陀再问：五蕴是否存在于如来之中？仙尼还是回答说不。最后，佛陀问：如来是否等同于否定五蕴？当然，仙尼的回答一仍其旧：“不也，世尊”（《杂阿含经· 一五》）。在《八千颂般若波罗蜜经》的开篇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内容：佛陀的弟子们讨论般若波罗蜜多与五蕴的关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在五蕴之中，不在五蕴之外，与五蕴不异无别。

当年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论师在试图以“法”来构造世界的时候，一共列举出七十五法，其中除了三种“无为法”之外，全部列于五蕴之下。三种无为法指的是三种已经超脱因果的境界，其中包括两种涅境（择灭无为与非择灭无为）和真空境，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尚在因果轮回之中的事物及其性状，全都不出五蕴的范围。由此可知，五蕴所含摄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肉身，还有一切我们所能感知或以为存在的事物。

紫柏大师说："五蕴是世上千千万万灾害苦难的根由。由于众生未能勘破五蕴空幻的本质，所以被痛苦和厄运纠缠萦绕，就好比作茧自缚的蚕被投入沸水之中。"（引自真可《般若心经注解》，原文：　五蕴为万苦根株，千殃之本。众生未能空此，故萦缠苦厄，如蚕作茧于百沸汤中，头出头没，丝无断日。）

净觉禅师在他的《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写道："《中论》有云：'自我是五蕴和合而成的假名，没有恒常不变的本性'。这就如同梁与椽等共同构筑成房屋，没有梁椽，就没有房屋。假如置身于一个黑暗的房间，不管里面藏有琉璃七宝，还是恶鬼六贼，我们都无法察觉它们的存在。只有以光明照耀，才能驱逐黑暗，发现真相。"（原文：　《中论》云："五蕴和合故，假名为我，无有决定。"如梁、椽和合故有舍焉，离梁、椽更无有别舍也。……如千年暗室里，有琉璃七宝，人亦不知；有恶鬼六贼，人亦不觉。灯光一照，暗尽而见长明，则水净珠生，云开月朗。）

孔睿说："领会五蕴的真义是迈向般若智慧的第一步，是登堂入室不可或缺的基石，必须用心去理解、领悟和实修。"（孔睿《佛教的智慧》79页）

4. 皆空[度一切苦厄]

AND SEEING THEY WERE EMPTY OF SELF-EXISTENCE

tansh ca svabhava shunyan pashyati sma

动词pashyati的意思是"看见"。在佛陀的时代，有洞察力的人，也就是能见人所未见的人，被称为"见者"（pashyaka）。观自在菩萨所行般若甚深，所观五蕴亦甚深，犹如洞观宇宙之基本结构，唯更深耳。

以类似的方式观照了自身之后，乔治· 列奥那多（George Leonard（1923 ~ 2010）是美国作家，"人类潜能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曾在该运动的发祥地美国加州伊沙兰学院（Esalen Insititute）任院长。他曾创办合气道学院，本人为合气道黑带五段。——译注　）在《沉默的脉搏》一书里写下他的心

得："组成身体的是什么？是节奏和空。身体的根本之心，也就是世界的根本之心。在那儿没有实体……有的只是节奏之舞。"列奥那多观照的是肉身，所达之境囿于其观照的重心，因而照见的还是物质世界。相比之下，观自在所观五蕴含摄一切名色，内心外境，七十五法，从而达于无限深广之境，并照破这一切，洞见其空幻不实的本质。

观自在菩萨的这次"照见"，并不是他的新发现。五蕴皆空，佛陀早已讲说过。然而此次观照的境界，至少对于说一切有部来说，是有点"新发现"的——观自在照见的五蕴皆空，不仅是说世界空幻，而且分明是说组成世界的五蕴"自性"（sva-bhava）亦空。

自性之"自"（sva），与"我"（atman）不太一样，后者一般是指有情众生的自我（ego ），而sva可以指一切独立存在于时空之中、有可描述的性状之实体。如此说来，"自性"一词的梵文sva（自）-bhava（存在）似乎显得有点嗦，相当于说"自在之在"。以大乘佛教的观点来看，相信自性的存在是所有痴迷妄见之中最严重的一种。任何自性在般若智慧的观照下都必将瓦解冰消，因为任何关于实体的知识都是概念中的存在，并且必须依赖其他概念而存在，概念之间相互依存以至无穷，所以，"自性"的存在是空幻的，而尤其重要者— —"自"的存在是空幻的。

观自在菩萨观照五蕴，见其自性皆空。（此处"自性"（svabhava）一词为梵本所有，鸠摩罗什、玄奘以及义净译本未译，其他诸本皆有译出，或作"五蕴自性皆空"（法月、智慧轮、施护等译本），或作"五蕴体性皆悉是空"（法成译本），或作"五蕴体空"（敦煌藏经洞佚名译本）等不一而足。——译注 ）此处的空（shunya），是自性之空，也就是说，存在是空幻的。如果存在是空幻的，那么"不存在"也是空幻的。以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说，认为一切皆不存在，是第二种极为严重的痴迷妄见。空并不等于无，空的意思是：一切分别皆为妄想，建立在分别基础上的"自性"之存在皆为妄想。事物的分别，观念的分别，你我的分别，所有的分别，皆是妄想。所以，空并非没有，而是一切，无分别的一切一体。这就是观自在菩萨所看见的。

需要指出的是，鸠摩罗什、玄奘和义净的三种汉译本在本句之后多出“度一切苦厄”五字，然而传世的各种梵本中都找不到这句话，而且除以上三种之外的其他汉译本中也没有这句话。可能的情形是，这三位译师都注意到了本经第33行有“能除一切苦”之句，但是他们觉得这句赞叹之语出现得有点晚了。为了让佛弟子们尽快认知本经的功德，于是便在开场时立即做了强调。

孔睿说：“从词源来看，空的本义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它看起来很像是那么回事，其实却不是那么回事。从外表看似乎很‘有’，可背后其实是‘无’。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头大无脑’（英语中有习语swelled head，字面意思为“肿胀的头”，比喻人盲目膨胀，自视过高。孔睿在此借用其意作双关语，原文：A 'swelled' head, as we know, is an 'empty' head.——译注 ）。”（《佛教的智慧》80页）

法藏法师说：“真谛与俗谛，空与有，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概念存在，一经般若之光照耀便归于无形，然而它们所言说的真理却永远存在。真正的空性并不否定存在，而是藉由存在明辨空性；空幻的存在毕竟还是空幻，须凭借空性辨明其真相。存在是空幻的存在，空性是真实的空性。空性真实不虚，所以终能长存；存在空幻不实，所以终归无常。”（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虽真俗双泯，二谛恒存；空有两亡，一味常显。良以真空未尝不有，即有以辨于空；幻有未始不空，即空以明于有。有空有故不有，空有空故不空。不空之空，空而非断，不有之有，有而不常。 ）紫柏大师说：“照见五蕴皆空一句，是《心经》之心。”（引自真可《般若心经说》，原文： 照见五蕴皆空一句，又此经之心焉。 ）“世俗之人被五蕴所迷，不知身体是地火水风四大元素假合而成，误以为真，所以贪生怕死，却不知从四大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所谓生死。身体如此，心也一样，不过是受想行识四蕴假合而成，从四蕴的角度来看，本无所谓心。”（引自真可《般若心经要论》，原文： 凡夫迷倒，不悟此身四大假合，执以为实。故闻生则喜，闻死则悲。殊不知此身，以四大观之，本不可得，唤谁生死。身既乃尔，此心亦然。妄想攀缘影子，不过四蕴合成，若以四蕴观之，是心亦不可得。 ）

慧净法师说：“如果五蕴真的存在，那苦也就真的存在了；如果照破五蕴的空性，则随蕴而生的苦也就无处存身了。这就好比风吹水面形成水泡，水泡是泡而

不是水；当水泡破灭，泡即不存，只剩下水。我们不妨把泡看作众生，把水视为佛性。”（引自《般若心经疏》，原文： 蕴若是有，苦即不虚。了达蕴空，苦依何有？譬如风击水成泡，即是泡，非水；泡散作水，非泡。泡喻众生，水喻佛性。 ）

老子说：“我之所以有许多忧愁烦恼，无非是因为我有身体。如果没有身体，我还有什么可忧愁烦恼的呢？”（引自老子《道德经 · 十三》，原文：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

5. 舍利子

SAID, “HERE, SHARIPUTRA

iha shariputra

《心经》的历代译者往往将副词iha（这里）略去不译，因为它在此处是作语助词使用，起到提请注意的作用（相当于“嘿”，“喏”，“Hey, listen ”）。但iha的意义却不止是语助词这么简单，对于修行人来说，它是禅师的当头棒喝，是云门胡饼，赵州的茶。可以说，它是《心经》里最重要的词汇之一。

根据佛教典籍的记载，大声呼喝的重要性曾经引起过僧伽内部的大讨论，并最终导致佛教走向大乘这条与早期佛教截然不同的道路。此事肇始于佛灭后一百年出现的一个名叫大天（音译摩诃提婆）的僧人，据说他精通三藏，自称阿罗汉，又自作主张重新定义阿罗汉果的标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也就是第二次佛经结集之后不久，僧伽团体又在华氏城（即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举行集会，专门讨论大天提出的五点主张，也就是所谓“大天五事”。大天专为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作了一篇偈颂：“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见《摩诃僧祇律》卷第三十三，《大毗婆沙论》卷第九十九等）其中的四点主张都与阿罗汉果有关：第一，阿罗汉仍有可能遗精（余所诱）；第二，无知

有“染污”与“不染污”两种，阿罗汉已断尽前者，但仍有后者（无知）；第三，疑惑也有两种，阿罗汉尚未断尽其中的“处非处之疑”（犹豫）；第四，阿罗汉须由他人授记才知己证阿罗汉果（他令入）。而最后一点，则是主张大声呼喝可以帮助修行者证道（道因声故起）。大天五事为上座部僧侣激烈反对，称其“五事妄言”，但华氏城之会上大天也赢得了不少支持者。我们不难看出，大天的主张显著地降低了阿罗汉的地位，而其中最后一项主张又降低了修行的门槛。所以，大天五事被许多后世僧侣认作大乘佛教萌芽的 起点。

就这样，观自在以一声呼喝，正式开启了通向大乘佛教的门户。此时此地，他以般若无上智慧观照了说一切有部信以为真的五蕴，洞见到它们无常、不净、无分别、不究竟的空幻本质，于是将这洞见讲授给佛陀座下弟子之中最擅长分析五蕴自性的那位：舍利子。

与观自在菩萨迥乎不同的是，关于舍利子之生平事迹我们所知甚多。他的名字得自于其母，意为“舍利之子”，而舍利（shari或sharika）则是南亚鹩哥（Gracula religiosa）的另一种叫法。据说，舍利子的母亲是王舍城中婆罗门论师之女，出生时眼似舍利鸟，因而得名舍利。（所以在汉译佛经中，舍利子之名也常被意译为“ 鹭子”或者“鸲鹆子”等。——译注 ）在古代印度，孩子出生后通常会取两个名字，分别表述其父系与母系。舍利子的父亲提舍是一位婆罗门贵族，因此，舍利子还有一个父系名字优婆提舍，意思是“提舍之子”。由于出身在婆罗门家庭，舍利子从小便被寄予厚望，而他也的确聪明睿智，自幼熟悉四吠陀，十六岁便能在辩论中力排众议。青少年时期的舍利子有一个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就是邻村的少年目犍连。目犍连之名也是得自其母，意为“乌鸦之子”——据说他的母亲眼似乌鸦。舍利子与目犍连不仅都有一位长着鸟眼的母亲，而且这两位母亲是同一天受孕，同一天生产。这一切也许都不是偶然的，因为双方的家庭交好已有七代了。

舍利子所住的村庄离王舍城不远，因此他常常与目犍连结伴到城中玩耍。有

一次，他们来到城中，正逢一场重大的祭祀活动，见到众人混杂嬉戏，两人突然有人生无常之慨，于是立誓结伴出家，求证解脱。他们脱下白袍换上缁衣，又剃须除发，拜在王舍城中的智者删耶门下学法。不料，舍利子与目犍连很快就穷尽了删耶所传教法，却仍然未解心中疑惑，于是两人决定离开删耶，继续寻找智者学习解脱之道。此后他们遍访北印度的各种大师，最终却一无所获，只得回返王舍城，并决定彼此分开一段时间。临别时，两人订约：若有一人先找到解脱之道，务必通知对方。

过了一段时间，舍利子仍然没有找到新的方向，无奈之下，决定重回删耶门下。这一天，就在他前往王舍城去见删耶的路上，恰好碰见释迦牟尼的弟子阿说示在城中乞食。阿说示又名马胜比丘，是佛陀最初的五位弟子之一。释迦牟尼降生之初，其父净饭王曾邀请八位婆罗门学者为他算命，阿说示的父亲就是八位婆罗门学者之一。舍利子遇见阿说示的那一刻，立即被他的庄严风度所打动，于是上前询问：所师何人，所习何法？阿说示回答说，所师者释迦牟尼。至于所习之法，他开口念诵了一首“缘起偈”：

诸法从缘起，
如来说是因；
彼法因缘尽，
是大沙门说。

这首偈颂乃是佛陀亲口所说，也是后世流传最广的佛说偈颂之一。在王舍城中，舍利子听到阿说示转述的这首缘起偈，当下了悟无常，证得斯陀洹果。他激动万分，立刻去找目犍连。当目犍连听闻舍利子转述的缘起偈，也立刻产生同样的效果。两人当下决定皈依释迦牟尼，不仅如此，舍利子还主动去找到删耶，试图劝说他一同皈依释迦牟尼，但删耶拒绝了邀请。于是，舍利子与目犍连率同删耶门下的五百弟子，一起投奔了释迦牟尼。

佛陀见到舍利子、目犍连一行，立刻向座下弟子宣布：此二人从今以后便是随侍佛陀左右的上首大弟子。于是舍、目二人依佛陀受具足戒。七日之后，目犍连便已修行圆满，超脱轮回，证得阿罗汉果。又过了七日，舍利子也入于不生不灭境界，得阿罗汉果位。据说，舍利子之所以比目犍连多用了七日，是因为他在修证佛陀教法之时于细微处更加用心。也正因为如此，佛陀住世说法期间，曾赞誉舍利子“智慧第一”，而目犍连为“神通第一”。在早期的佛教绘画和造像中，舍利子总是侍立于佛陀右侧，目犍连则并立在左。因为舍利子对佛法的领悟最为深刻彻底，所以在他追随佛陀传法期间，偶尔也会代佛说法。

舍利子追随佛陀传法四十余年，其间遍游整个恒河流域。晚年时，他终于又回到故乡，专为其母说法。公元前383年春天，舍利子病故于家中，六个月之后，佛陀入灭于拘尸那罗。1851年，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 康宁汉在中印度博帕尔附近的桑奇发掘一处堵波时，发现了装有舍利子与目犍连舍利的石函。在《法华经·譬喻品第三》里，佛陀曾预言：舍利子在得灭度入无余涅之后，还将入菩萨所行之道，并于很久之后的未来成佛出世，号曰华光如来。如此说来，《心经》中的舍利子应该正处于由阿罗汉转入菩萨道这个向大乘过渡的转折点之上。

益大师智旭说：“要想知道如何上山，应当求教于上过山之人。观自在菩萨已观达自在，所以可亲身示范，向舍利子讲说‘到彼岸’之心得。”（引自智旭《般若心经释要》，原文： 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故举观心行成者为榜样也。 ）

6. （色空，空是色）

FORM IS EMPTINESS, EMPTINESS IS FORM

rupan shunyata shunyataiva rupan

对于《心经》中这句著名的论断，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如果从历史阐释的角

度出发，那么本句的前半句应理解为针对说一切有部而言——因为这一派的观点认为，色蕴是真实存在的；而后半句则应是针对经量部而言——因为经量部以经为正量，以识蕴为实有。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自性皆空，所以彻底抛弃了部派佛学的一切残留执念，由此转入大乘。

在佛陀的早期开示中，揭示诸色是空的说法屡见不鲜，然而只有在无上般若的观照下，我们才能彻底地理解空为何义——色不仅是空幻的，而且色与空毫无分别。

从佛教的逻辑而言，一切色法皆由心识所造，也就是说，所谓存在，其实只是我们的心识所造作出的各种概念，在这些概念背后，并没有恒常的实体，而这些概念本身，都是互相依赖和指涉，无法独立存在的。所以，色的本质是空。然而空也是一个概念，所以，空的本质当然也是色。只不过，作为色法的空，指的是世界的“真相”——不是具体的某件事的真相，而是一切的根本真相。因为，终极的真相就是无分别。在这里，观自在出其不意地超越了早期佛教徒理解的“色空”，提出崭新的“空亦是色”，这无疑会让舍利子大感惊奇。因为，这一论断颠覆了舍利子所熟知的阿毗达磨，将一切分别——包括阿毗达磨理论中所罗列的组成世界的基本分别——统统与无分别的空等而视之。空无自性，这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无论我们的意识将它造作得如何真实可信或者扭曲不堪，它都是空幻、没有自性的。这就是真相。

因此，本句也是整部《心经》的关窍所在。在这里，“色是空”的逆命题被同样认定为真，于是取消了色与空之间的分别，从而令原本以色- 空二元论形式存在的世界观土崩瓦解。色并不是问题，试图区分色才是问题。我们思，故我们在，而一旦我们在了，麻烦就来了：我们通过思考而得出的存在定义，永远局限着我们的存在。

观自在菩萨以观照五蕴为起点，勘破了这种存在定义的空幻本质，从而为我

们指出了突破这一局限的可能。五蕴是无常的，染污的，无法独立存在的；它们各个分别时无自性，合为一体亦无自性。它们如此空幻，以至于我们几乎忍不住要说它们“不存在”了，但这么说又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并非不存在，它们是作为妄念而存在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心经》乃至整个大乘经论里，“空”都不代表“无”。它是不完全等于肯定的双重否定。空意味着无分别。

空无自性之物，与一切皆无分别，与空本身亦无分别，因为一切分别皆是妄想。既然五蕴皆是空，空尽是五蕴，那就意味着一切事物都是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时间点上，处于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空间之中，也即是存在于同一个不可分割的意识之中。一切是空，空是一切。观自在菩萨否定了所有认为五蕴实有的观念，告诉我们“色是空”；同时他又否定了所有认定五蕴皆不存在的观念，告诉我们“空是色”。五蕴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这是一段留给禅师参研的公案。

法藏法师说：“声闻缘觉弟子证得有余涅，断尽见思烦恼，色身仍在，此时照见五蕴无我，也称之为‘五蕴皆空’，与《心经》所说五蕴皆空有区别吗？现在解说如下：声闻缘觉乘修证的蕴空是人我空，但蕴本身则非空实有；《心经》所说却是五蕴自性本空，与前所述并不相同。又有人问：声闻缘觉弟子在证得无余涅时，见思烦恼与五蕴色身俱灭，所以也是色空，与《心经》所说色空有区别吗？解说如下：声闻缘觉弟子有色身时不空，灭尽色身时方空；大乘行人不是靠消除色来求空，而是色与空不二，所以并不相同。声闻缘觉弟子的疑惑一般就是这两种。

“已证阿罗汉果、初由声闻缘觉乘转入大乘菩萨行的‘空乱意菩萨’通常有三种疑惑：其一，以为色空有别，色外求空，对治之法就是使其明了色空没有区别；其二，以为色被断灭之后得到空，对治之法是使其明了色就是空，无可断灭；其三，以空为有，以为空是某种存在之物，对治之法就是使其明了空就是色。断灭这三种疑惑，便可照见真空。

“如果明了色是幻象，便能真正理解空义；如果明了空是本质，便不至于认为色是实有。如果认为色是实有，那是因为将色与空对立起来了，那就不是真空。《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经》有云：‘如果不明了诸法皆空，就不能入正道，得正果。’”（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小乘有余位中见蕴无人，亦云法空，与此何别？今释云：汝宗蕴中无人，名蕴空，非蕴自空，是则蕴异于空；今明诸蕴自性本空，而不同彼，故云色不异空等。又疑云：我小乘中入无余位，身智俱尽，亦空无色等，与此何别？释云：汝宗即色非空，灭色方空，今则不尔，色即是空，非色灭空，故不同彼。以二乘疑，不出此二。空乱意菩萨有三种疑：一疑空异色，取色外空，今明色不异空，以断彼疑；二疑空灭色，取断灭空，今明色即是空，非色灭空，以断彼疑；三疑空是物，取空为有，今明空即色，不可以空取空，以断彼疑。三疑既尽。真空自显也。以色是幻色，必不阂空；以空是真空，必不妨幻色。若阂于色，即是断空，非真空故；若阂于空，即是实色，非幻色故。……《大品》云：“若诸法不空，即无道无果等。”）

大颠宝通禅师说：“色与空是一回事。上至诸佛，下至蝼蚁，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空性。譬如人有双眼，可以见色，但眼睛本身也只是色，眼与色皆是空性幻化而成；人有双耳，可以听声，但耳朵本身也只是色，耳与声皆是空性幻化而成。世间种种色，乃至种种见闻觉知，皆是由空性中幻化而出，但它们本质上是一回事。”（引自宝通《般若心经注解》，原文： 色与空一种。上至诸佛，下至蝼蚁，各各本来总是空。眼是色不能见，只是真空能见；耳是色不能闻，只是真空能闻。分为四万八千见闻觉知，总归六根，色空不异。）

紫柏大师说：“从远处说，色中包藏了无尽虚空与天地山河草木万物；由近处说，眼前这尊血肉之躯即是。无论大小，只要能被感知，就是‘色’。”（引自真可《般若心经注解》，原文： 色，则远而言之，太虚天地，山河草木，无分巨细，凡可见者，皆谓之色；近而言之，现前块然，血肉之躯是也。）“世俗之人不能理解（色空不二的本质），他们只看见色，却见不到空；声闻与缘觉弟子也有所偏执，他们只见到空，却看不见色。这就好比恒河之水，鱼龙把它当作自己的家园，天神看它就像一块琉璃，人间把它视为流水，饿鬼看来则是一团熊熊热焰。这四道众生眼中所见，其实不过是他们自己心中七情所生的幻象；觉悟者则明白，它们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引自真可《般若心经要论》，原文： 凡夫不了，见色而不见空；二乘偏执，见空而不见色。一如恒河之水，鱼龙认为窟宅，天人认为琉璃，人间世认为波流，饿鬼认为猛焰。四者所见，不过皆情耳，惟悟心者，了无此见。）

明旷法师说："色与心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法。为什么？因为心既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它到处都在，犹如虚空。"（引自明旷《般若心经疏》，原文：　色与心无二法。何者？心不在内、外，非中间，遍一切处，犹如虚空故。）

孔睿说："事物的对立统一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此处所传达的观念不仅仅是对立统一，而是对立事物的完全等价：无穷远不是'也可以视为很近'，而是根本等于无穷近。一个事物可以无迹可寻，同时又无处不在。这就是对立等价的神秘之处。寂灭等同于世界。它不仅与你同在，在你内心之中，它根本就是你。"（《佛教的智慧》83页）

7.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EMPTINESS IS NOT SEPARATE FROM FORM, FORM IS NOT SEPARATE FROM EMPTINESS

rupan na prithak shunyata shunyataya na prithag rupan

观自在菩萨在证得色的自性是空之后，进一步发现，色与空是不可分离的，无论色还是空，都不能单独存在。所以，他继续向舍利子指明：色与空并不是两个长得很像、大致重合的东西，也不是两个看起来完全相等的东西，它们彼此间根本没有差别。如果仅仅是两个看起来一样的东西，就意味着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完全相同，看不出差别，但是在另外一些条件下会变得不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则是要说明：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任何情况下，色与空都不会有任何差别。色与空的关系比不可分离还要近，是"不可分别"。根据这种关系可知，色既不是恒常的，也不是无常的。因其空幻的本性，色不可能恒常；然而色又不可能无常，因为色就是空本身。同理可知：色既非苦，也非不苦；色既非有我，也非无我。

紫柏大师说："所谓'照见五蕴皆空'，并不是说离开五蕴才得到空，而是说五蕴本身就是空。"（引自真可《般若心经注解》，原文：　所谓照见五蕴空者，非是离蕴之空，即蕴之空也。）

"上乘菩萨证到的空性，与声闻缘觉弟子所证到的偏执一方的空性是不同的，也与那些通过断灭诸蕴之后得到的空是不同的，它就是与色无别的空。色既可以是空，空也可以是色，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引自真可《般若心经直谈》，原文：　上菩萨所证之空，非小乘偏空，亦非顽空，亦非断空，直即色之空耳。色既可以即空，则空亦可以即色，故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南阳慧忠禅师说："世俗之人执著于一己之心，把色理解为心外之物，却不知色是由心生成，如果心本身并不存在，色又如何成立呢？所以说'色不异空'。世俗之人又违背自己的本心，一味寻求所谓的'法'，将空性理解为心外之法，却不知空也是由心生成，只要自心觉悟，就会明白空色本无分别，所以说'空不异色。'"（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凡夫妄执自心，更于心外见色，不知色因心有，推心本无，色因何立？故云色不异空。凡夫背心取法，将谓心外有空，不知空因心生，但悟自心无空，可得空色不异，故云空不异色。）

憨山德清禅师说："'色不异空'这句经文为世俗之人指出了世界的无常本质。俗人执著于色身，以为是真实不虚、可以天长地久的存在，所以常常围绕着它做各种千秋万代的设想，却不知其实色身是虚构的幻象，并且以生、老、病、死为四种表象一刻不停地发生着变化，直至死亡，归于空寂。而这种空，还只是生灭之空，只是表象，并非真空。真正的空性与生老病死这些幻象没有差别。世俗之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要特别为他们指出'色不异空'，也就是说，色身本来就和真正的空性没有差别。

"'空不异色'一句，为外道修行人和声闻缘觉弟子破除了虚无断灭之见。外道修行人不知道色身是由业报而来，业报是由心造作，生死轮回永无止息，所以不明白因果报应之理，他们以为人死之后，分为清浊二气，清者归天浊者归地，而

灵魂则归于‘太虚’。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因果报应，行善之人白白行善，作恶多端者为所欲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善恶的标准也将沦丧。这可真是妙啊。

“声闻缘觉弟子依照佛陀的教导修行，但因为没有理解‘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原理，因而还未能领悟生死都是幻象，以为欲界、色界及无色界都是真实存在，于是视三界为牢狱，对三界中的生命也都产生厌弃之心，所以不能生起救渡众生的信念，一味沉溺于空寂的涅境界。所以要对他们特别指出‘空不异色’，不必偏执一方。”（引自德清《般若心经直说》，原文： 而言色不异空者，此句破凡夫之常见也。良由凡夫但认色身，执为真实，将谓是常，而作千秋百岁之计。殊不知此身虚假不实，为生老病死四相所迁，念念不停，以至老死，毕竟无常，终归于空。此犹属生灭之空，尚未尽理，良以四大幻色，元不异于真空耳。凡夫不知，故晓之曰色不异空，谓色身本不异于真空也。空不异色者，此句破外道二乘断灭之见也。因外道修行，不知身从业生，业从心生，三世循环，轮转不息，由不达三世因果报应之理，乃谓人死之后，清气归天，浊气归地，一灵真性还乎太虚。苟如此说，则绝无报应之理，而作善者为徒劳，作恶者为得计矣。以性归太虚，则善恶无征，几于沦灭，岂不幸哉。然二乘虽依佛教而修，由不达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不了生死如幻如化，将谓三界之相以为实有，故观三界如牢狱，厌四生如桎梏，不起一念度生之心，沉空滞寂，沦于寂灭，故晓之曰空不异色，谓真空本不异于幻色。）

8.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WHATEVER IS FORM IS EMPTINESS, WHATEVER IS EMPTINESS IS FORM

yad rupan sa shunyata ya shunyata tad rupan

最后，观自在菩萨将色与空的关系归纳总结为一个彻底的同一性命题：凡是被称为色的，也可以被称为空，凡是被称为空的，也可以被称为色。不管我们怎么想象色，无论我们如何理解空，它们根本就是一回事。作为概念，色只有在空这个彻底无分别的概念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其他任何以分别为基础的概念，无论是常、是真、是有，都不可能称为色的基础。而空这个概念则必须是先验建立的：不管我们把空理解成什么，它都必须与我们发明出的任何其他概念——不管是五蕴还是色——毫无分别。

色之存在并没有被否定，就像其不存在也没有被否定一样。色作为概念存在于我们的分析之中。而所有的概念，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这就好像在数学里，我们可以把方程y= x理解为一条斜率为1的直线，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沿这条直线运动，那么在概念中这一运动也可以被理解为同时沿x 轴和沿y 轴所做的运动叠加，但这种“理解”只是我们出于分析方便所作的假想，而事实则正如y= x这个方程本身所说明的那样：y与x 毫无分别，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把它分别命名为y 和x根本就是个错误。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定义空和色，它们都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空中毫无分别的同一。

净觉禅师说：“《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经》里也说过：‘色即是空，色并不否定空’。所以，领悟大道的人并不以空来分别色，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的色其实并不是色；也并不以色去分别空，因为所谓的空也并不是空。”（引自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 《大品》云：“即色是空，非色灭空。”是知得道之人，不以空分别色，知色本非色也；不以色分别空，知空本非空也。）

慧净法师说：“声闻与缘觉弟子以空否定色，这是因为他们未能领悟空是自心的道理。如果为了见空而否定色，空就变成障碍。菩萨乘弟子则明白：色的本性是空，空并不否定色，或者说空不意味着没有色；空也不来自于观想；更不可能通过消灭心或者法而得到空。一切色法，都像乌龟身上的毛和兔子头上的角一样，是妄想之存在，所以说色即是空。”（引自慧净《般若心经疏》，原文： 二乘人灭色取空，不知空是自心，自心见空，空境是碍，碍即名色。菩萨了达色性自空，非色灭空，非是无色名空，非是因观故空，非心尽故空，非断法故空，犹如龟毛兔角，本无体性，故言色即是空。）

提婆写道：“世俗之人要理解空性，必须否定色的存在；菩萨则已领悟色空本是一体两面，不妨等同视之。”（引自提婆《般若心经注》，原文： 凡夫灭色，始得言空；菩萨不妨参罗，了达色空一体。）

印顺法师说：“色与空，是一事的不同说明：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常人于此不了解，以为空是没有，不能现起一切有。不知诸法若是不空，不空应自性

有，即一切法不能生。这样，有应永远是有，无应永远是无。但诸法并不如此，有可以变而为无，无的也可由因缘而现为有，一切法的生灭与有无，都由于无自性毕竟空而得成立。性空——无不变性、无独立性、无实在性，所以一切可现为有，故龙树菩萨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般若心经讲记》）

孔睿说：“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过，如果取消矛盾律的话，必会得出‘万物悉归于一’这样的结论。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显然是荒谬的。相形之下，‘万物悉归于一’在本经的讨论中作为关于世界本质的洞见，却是所有佛教徒都应致力达成的目标。而且，要达成这一目标，矛盾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佛教的智慧》84页）

9.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THE SAME HOLDS FOR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MEMORY AND CONSCIOUSNESS

evam eva vedana sanjna sanskara vijnanam

在佛教徒对知觉状态做分析时，色蕴通常总是列于五蕴之首，这是由于世俗之人已经深深陷入物质世界的幻象难以自拔，所以每当我们遇到有人质疑存在的真实性时，第一反应便是以“身体”为证据来作验证或反驳。我们的身体当然是存在的——至少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当我们试着以色来定义和描述我们自己时，却意识到这身体的空幻本质，并且发现，“我自己的”色与所有其他的色（也就是“外部世界”）根本难以分别。于是，我们只好放弃以色来定义自我，转而求助于另外四蕴。《心经》的论者通常很少对本句有所阐发，然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一句对于本经而言至关重要。如果忽略了这句，人们对空性的理解很可能就止步于色与空的关系，但观自在菩萨的本意是要将“色空完全同一”这个判断延伸到另外四蕴上去，这意味着将我们以“受想行识”建构出的自我，或曰内心，统统与空性

判为同一关系。换句话说，五蕴分别是空，整体亦是空；空是分别的五蕴，亦是整体的五蕴；五蕴即是空，空即是五蕴。为什么会这样？如果空等于色，怎么可能同时又等于受、想、行和识呢？这是因为，不管我们把经验世界分析成多少个范畴，它们仍然不过是妄念而已。它们只作为妄念而存在，所以，在针尖上跳舞的天使可以有无穷多个。

憨山德清禅师说："如果我们理解了色与空平等无分别这个道理，就可以做到每一念生起之间都在救渡众生，同时又不见有众生可度；每一念生起之间都在学佛，同时又不见有佛可学。所以说修证圆满的心性是无所谓智慧和证悟的，这样的心性已经超越了菩萨道，登入彼岸的佛果。只要能对色蕴达成这种领悟，其他四蕴也能在一念之间达到透彻无碍的理解，就像《楞严经》里所说的那样：'只要六根之一回归本原，所有六根都能即刻得解脱'。所以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引自德清《般若心经直说》，原文：　苟知色空平等一如，则念念度生，不见生之可度；心心求佛，不见佛果可求。所谓圆成一心，无智无得，此则超越菩萨而顿登佛地彼岸者也。即此色蕴一法，能作如是观，则其四蕴应念圆明，正如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故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

佛陀曾对舍利子说："色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受想行识，也不过如此。舍利子，自我也只是一个名字，你永远无法找到一个不变的自我，因为它的本性是空。"（引自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 习应品第三》，原文：　色但有字，受想行识，亦但有字。舍利弗，如我但有字，一切我常不可得。……不可得空故。）

10.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

HERE, SHARIPUTRA, ALL DHARMAS ARE DEFINED BY EMPTINESS

iha shariputra sarva dharmah shunyata lakshana

"嘿！"观自在菩萨又大喝了一声，试图以呼喝之法进一步开启舍利子的智慧，令这位阿毗达磨的最早传人重新反思所学。

至此，五蕴已被空观照彻，观自在菩萨接下来要以同样的手段对付五蕴以下的一切诸法了。事实上，“诸法”与五蕴的区别只在于：五蕴对世界的描述还是较为粗线条的，而诸法则更为细腻与复杂，另外，早期佛教的各部派都有各自不同的诸法，相互之间有时会出现显著的差异。有些《心经》的论者对此句十分重视，他们似乎认为，诸法代表了某种比五蕴更“高级”的现实，并且他们也据此认定，证得诸法自性皆空，是比证得五蕴自性皆空更为高级的境界。在我看来，这实在是过度诠释了。实际上，诸法之建立，是以五蕴为纲领的。比如，在说一切有部的诸法系统中，全部的七十五法被分为： 十一种色法（属色蕴），一种心法（属识蕴），四十六种心所法（其中四十四种属行蕴，另外两种分属受、想二蕴），十四种心不相应行法（属行蕴），以及三种无为法。前文已经说过，说一切有部的所有七十五法中，只有最后三种无为法在五蕴之外。不过，若依般若教法判断，既然五蕴自性皆空，则三种无为法亦不出五蕴的范畴。

顾名可以知义：说一切有部（Sarvastivadins ）的主张（vade）是：一切（sarva）法皆为实有（asti），一切法之自性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实有。有部的佛教徒对佛陀所说五蕴中无我的观点并不陌生，但是，他们不认同五蕴自性亦空的说法。他们相信，在每一法中都包含了某种基本的质料，这种质料构成了法的本质，它可以不随外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保证了诸法的实有。观自在菩萨则反驳说：一切诸法自性皆空，自性皆空意味着质料与状态俱空，也就意味着显现出的各种“相”（lakshana）俱空，意味着不论是在时间、空间抑或意识之中，均无分别。诸法只在一种情况下存在：即，以空的方式存在。所以，一切诸法的本性是空，我们可以辨识、区别和赋予它们的唯一特征就是空。

慧净法师说：“‘诸法空相’的意思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诸法自性皆空，相状皆空，所以说‘空相。’”（引自慧净《般若心经疏》，原文： 是诸法空相者，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类，体相俱空，故名空相。）

法藏法师说："（五蕴）于其相状中显现出其空性，所以说'空相'。《辩中边论》有云：'无二有此无，是二名空相。'所谓的'无二'，是说能取（认识对象的主体）与所取（对象，客体）之间的区分是空幻的，并不成立；所谓'有此无'，是说如果取消能取、所取的区别就得到真实的空。那种空幻的区别，和这种真实的空性之间，其实也毫无分别，而这就是空相。"（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显此空状，故云空相。《中边论》云："无二有此无，是二名空相。"言无二者，无能取、所取有；言有此无者，有能取、所取无。是二不二，名为空相。）

提婆说："《大乘起信论》有云：'所谓的法，其实就是心。'法没有自性，是由心所生起。然而心其实也没有自性，是由法所生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没有法，也就没有可以攀缘而生的心念，如果没有攀缘而生的心念，就既无所谓法也无所谓心了。由此可知，分别心乃是妄念；无分别才能了知法的本性。这里所说的无分别并不是永远无分别，面对分别心，则要有所分别，是谓'无分别。'"（引自提婆《般若心经注》，原文：《起信论》云："所谓法者，是众生心。"法不自法，由心故法。……明知心亦不自心，由法故心。何以故？若无法者，心即无诸缘虑；以无缘虑故，则无法无心。当知分别者，妄念也；无分别者，会法性也。此之无分别，非总无分别，是分别分别，是无分别。）

11.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NOT BIRTH OR DESTRUCTION, PURITY OR DEFILEMENT, COMPLETENESS OR DEFICIENCY

anutpanna aniruddha amala avimala anuna aparipurnah

本句是对诸法空相的进一步说明。在佛陀对诸法的讲说中，他曾经明确指出，诸法有三种特征：无常，苦，无我。后世佛教徒将其总结为"三明"。（原文如此。无常、苦、无我是早期佛教的核心思想之一，被后世佛教徒冠以各种名称流传，其主要者有三相（trilakshana）、三明（trividya）、三法印或四法印（dharma uddana）等。需要提醒的是，各种概念分别有不同的侧重，在不同语境中应注意辨别。流传最广的三法印，原本是用作检验经论真伪的标准，始见于龙树《大智度论》，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　寂静"。后世又有论者将"一切行苦"补入，作四法印。因为佛教派别众多，

年代久远以后，各家传承的法印版本逐渐互有出入，有些派别的“三法印”变成了“无常、苦、无我”。此外，后来的佛教徒又以“三明”这个借自婆罗门教，原指梨俱、夜柔、沙摩三吠陀之学的术语来指代三法印。但在佛教的语境里，三明更多地是与“六通”连用，指能知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智慧：天眼明、宿命明与漏尽明。最后，“三相”是早期佛教典籍中对“法”的基本特征所作的规定，也是本经此处所说的本意，这一点由《心经》上下文很容易看出。就译者所见，历代注疏家和中外论者也都将本句所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理解为关于三相或诸相的讨论，以承上句“诸法空相”。本书此处作“三明”，是比尔·波特本人的意见。——译注 ）三明是诸法的根本特征，也是早期佛教的根本教义之一，它一再出现于早期部派佛教徒留传的典籍与论述之中。以三明为原则而制定出的诸法，就组成了阿毗达磨：除五蕴外，还有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和四谛等，它们全都符合无常、苦、无我这三种基本特征，无一例外。

在说一切有部所传的《杂阿含经》里，我们可以找到这篇关于诸法与三明的论述：

如是我闻：一天，佛陀在舍卫城外的树给孤独园，对在场的诸位比丘说：“色是无常的，无常即是受苦，受苦即说明不存在真我，真我既不存在，一切也就非我所有。能如是观者，便可谓真实正观。同理，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不离于苦，不存在真我，一切非我所有。能作如是观，便是真实正观。高贵的弟子们，能真实正观之人必然会对色产生厌离之心，对受、想、行、识也产生厌离之心，有厌离之心便不会执著其中，不执著于其中就会得到解脱。得到解脱的人将获得真实的智慧，于是便可以说：我已证得生死的尽头，走上正确的道路，既往的业报都已了结，从此将不再入轮回。”诸位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引自《杂阿含经·九》，求那跋陀罗译本原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如是受、想、行、识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圣弟子，如是观者，厌于色，厌受、想、行、识，厌故不乐，不乐故得解脱。解脱者真实智生：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

由上可知，三种根本特征之中最根本的相——乃是无常。无常则又包含了生、灭二相（或有说生、住、坏、灭四相）。但是，如观自在所说，诸法自性

皆空，那么无常也就不再成立，因为空性从不曾出生，也永不坏灭。与佛陀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有“万物皆流”的著名论断。万物皆流，无始无终，所以也就无所谓无常。无常得以成立的前提，必须包含至少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以及至少两个存在状态，然而，在般若波罗蜜多的观照下，我们知道这些状态都是空幻不实的，或者说，它们只是建构于一系列概念之上的存在，而这些概念又常常是极其主观甚至随意的。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取决于另外一些事物的存在，所以，一切事物都仅仅存在于相互的联系之中。事实上，所谓的“事物”，也仅仅是我们给知觉体验贴上的各种标签而已，我们只有通过标签才能把握这些体验，因为我们对其本质——空性——根本一无所知。因此，所谓的生灭无常，也只不过是这些标签带来的幻象的生灭无常；甚至，如果我们观察地再仔细一点，就会发现连这些幻象也是不生不灭的。说一切有部所传的阿毗达磨论书《大毗婆沙论》中说，一昼夜有六十四亿九万九千九百八十刹那，而每一刹那间五蕴便生灭一次（《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 杂蕴第一》）——很显然，这每一刹那就发生一次的无常是空幻不实的。所以，观自在菩萨告诉舍利子，诸法不生不灭。

从前文所引《杂阿含经》的内容可以看出，无常乃是苦的根源，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对无常有执念，留恋生命，惧怕死亡，这就是苦所从来。早期佛教徒由此出发，发展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修行法门，希望能够斩断对无常的执念，从而摆脱苦。这就意味着，苦被佛教徒视作需要抛却的负担，需要被超越的障碍，或者，如说一切有部的佛教徒所说的那样，是需要被清洗干净的染污。在佛教流传的早期，这基本上是各部派通行的观念，而对于后世的佛教徒、尤其是大乘佛教徒来说，这种观念的问题在于，对苦的厌离之心很容易带来一种负面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会使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另一种执念——也就是对解脱的执念。

禅宗五祖弘忍在为自己挑选法嗣的时候，让座下弟子各作一偈来表达自己对佛法的领悟。他的大弟子神秀呈上来的偈语是：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有尘埃。

当时，正在东山寺碓房忙着舂米的惠能听说神秀所作，便回了一首：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弘忍看到这首偈语后，就把禅宗法嗣传给了惠能。后世禅宗所传承的，也正是六祖惠能领悟的这种佛法，它与《心经》中观自在所说一般无二：既然一切法的基本特征是空，那么一切法就是不可染污，也无从洗净的。如果执念本空，苦也应当为空。惠能也许会说：本来无一物，苦从何处来？

但是，我们毕竟感觉到了苦与无常，而我们之所以能感觉到苦与无常，是因为我以为有“我”。前文已反复说明，无我是佛教的基本主张，而说一切有部虽然亦同意无我，却不能彻底放弃构成“我”的诸法，有部七十五法中，与“我”有关的法包括：心法一，心所法四十六，心不相应行法十四——既然“我”被分析为若干组成部分，便会有圆满（paripurna）与残缺（una），也就是增多和减少的分别（梵本此句作anuna aparipurna，若对字直译应为“不损不满”或“不减不增”，而包括玄奘译本在内的大多数汉译本均作“不增不减”，可能是为了便于诵读。唯法成译本作“无减无增”，智慧轮译本作“不减不增”。——译注 ）；而观自在

菩萨也一再向舍利子说明，“我”不仅空幻，而且不可分，分者亦空，所以本无所谓增减。

慧净法师说：“如果诸法有其来源，那么也就必有尽头。但事实上，诸法是无所谓来源的，也无所谓断灭。这就好比自己眼中有翳障，却错以为看见了天上的花朵，正是这种错觉妄见遮蔽了我们的慧眼。世俗之人烦恼太多，贪婪嗔怒之心常现，又执著于内心的欲望，这是心性的染污，是名为垢；若能放下执著，清除烦恼，便可名为净。然而，如果染污与清净可以相互转化，则说明无论垢、净，本来自性皆为空。真如的法理即使不为人知，也不会因而减少，为人所知也不会因而增多。真如法性如果被烦恼所束缚纠缠，就名之曰‘如来藏’，如果超脱了烦恼束缚，就名之曰‘法身’。名称虽异，实际本无差别。”（引自慧净《般若心经疏》，原文： 若见诸法有生，即有法灭。法本无生，今亦无灭。犹如翳目望见空花，妄想蔽于慧眼。……凡夫烦恼未除，贪　见在，而起人执，即名为垢；……垢若有可除，乃可名为净；垢体本来空，空中亦无净。……真如理体，沉沦未必少，出离不增多。在缠名如来藏；出缠名法身。出入言语虽殊，法体本来无别。 ）

法藏法师说：“生死是世俗之人的现象与烦恼，世俗之人通过修行，证得空性，进入不生不灭之境，是修行之始的阶位；染净是菩萨乘弟子的现象与烦恼，菩萨道修净行，但尚未断尽一切烦恼，证得空性，进入不垢不净之境，是修行中途的阶位；增减是学佛修行最后阶段的现象与烦恼，断尽业障，是为减少，修行圆满，是为增加，证得空性，方能入不增不减之境，证得佛果。这三种境界是从不同的修行阶段说明空性。”（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一不生不灭，在道前凡位。谓诸凡夫死此生彼，流转长劫，是生灭位。真空离此，故云不生不灭也。二不垢不净者，在道中菩萨等位。谓诸菩萨障染未尽净行已修，名垢净位。真空离此，故名不垢不净。三不增不减者，在道后佛果位中。生死惑障昔未尽，而今尽是减也；修生万德昔未圆，而今圆是增也。真空离此，故云不增不减。……以此三无性，显彼真空相。 ）

南阳慧忠禅师说：“诸法无非源于一心，而心没有身体四肢，何来生灭、垢净、增减？”（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诸法是心，心无体段，有何生灭、垢净、增减？ ）

净觉禅师说：“从无到有叫做生，从有到无叫做灭。人之生死，无非因缘聚

散，如果意识到虽有聚散，因缘仍在，就会明白本无所谓生灭；染污清净，都是心念所生，如果意识到心的自性是空，就会明白本无所谓清净染污。譬如有人梦见明月宝珠掉落淤泥之中，试图用水洗净，醒来之后才意识到宝珠从不曾掉落淤泥，并不曾有垢，也不曾以水洗净。”（引自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 本无今有，是名为生；已有还无，是名为灭也。是故因缘聚者非生，因缘散者非灭也。垢净皆是心也。心本无心，谁垢谁净也？如人梦见明月宝珠落在淤泥不净，以水洗之。睡觉之后，珠本不入泥中，何曾有垢？元不水洗，何曾有净？明珠本常净也。）

大颠宝通禅师说：“无论四大还是五蕴，任它生灭变幻，对于我们的自性法身都不会有任何影响。诗云：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海水无痕。众生的法身本来清净，无可染污，不会损坏，如莲花不着水。这清净虚空的心之自性，不因为圣贤之心或凡俗之心而有增减。”（引自宝通《般若心经注解》，原文： 四大五蕴，从它虚生虚没，于自己法身，总无交涉。……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海水无痕。众生法身清净，无瑕无染无污，坏不得，烧不得，如莲华不着水，心清净虚空之体，在圣而不增，在凡而不减，如如不动。）

二　空中无阿毗达磨

12/13. 是故（舍利子，）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THEREFORE, SHARIPUTRA, IN EMPTINESS THERE IS NO FORM, NO SENSATION, NO PERCEPTION, NO MEMORY AND NO CONSCIOUSNESS

tasmac shariputra shunyatayan na rupan

na vedana na sanjna na sanskarah na vijnanam

观自在菩萨将般若波罗蜜多介绍给舍利子之后，便带领着他，以般若之眼重新审视他早已熟知的阿毗达磨体系。梵文此句中的空（shunyatayan）是名词位格形式，表示“空性之中”。在世俗的目光中，事物是真实可见的；在禅定之光中，事物是虚无的，法是真实的；然而在般若之光的观照下，物与法既非虚无，又非真实，因为在此物与法都空无自性。在空性中，一切都是真实的。自性与无自性都是假名。

如果我们把一种法定义为存在或不存在，我们就制造了一种时间与空间上的、以及意识之中的分别。空不是空间，而是没有空间。法意味着空间的出现，并在意识之中制造出分别；空，却取消了这种分别。所以，空性无处不在，空性所及之处无法——法与非法都是假名，只有作为空性的法是真实的。所以，在空中找到法是不可能的。法与空不异无别，法不在空之外，也不在空之中，法即是空。反之亦然：空不在法外，也不在法内，空即是法。法与空并非彼此包容，而

是共同延展。所有的法都是如此，色、受、想、行、识诸法，都不在空中，而是与空一体，了无分别。空也与色、受、想、行、识一体，与它们分别一体，同时又共同一体。空并非诸法的总称，而是诸法唯一的名字。诸法的唯一特征是空，而不是无常或恒常，也不是清净或染污，更不是无我或有我。空是诸法的真实本性。

孔睿说："值得我们去理解的一切都已包含在《心经》之中，但是只有智力超群、并且能在思考中获得享受，同时又深具精神洞察力的人才能理解。《心经》所说，已经远远超越了智力所能到达的境界，但证得这种境界却又离不开智力活动，而且是发挥到极致的智力活动。《心经》是建立在辩证逻辑之上的，这一逻辑使得我们可以藉由智力活动和语言，将常规的逻辑思考与概念表达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佛教的智慧》99页）

南阳慧忠禅师说："诸法的本质是空性，所以说'空中'；色法空幻，所以说'无色'，同理，名法空幻，所以说'无受想行识。'"（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法性本空，故云空中；求色不可得，故云无色；推心不可得，故云无受想行识。）

憨山德清禅师说："般若的真实空性可以永无过失，是因为其中清净无物，五蕴之类无迹可寻。"（引自德清《般若心经直说》，原文：　般若真空所以永离诸过者，以此中清净无物，故无五蕴之迹。）

紫柏大师说："就好比冰一旦融化成水，就可以被盛水的容器随意赋予形状。容器或方或圆，代表的无非是我们所感知的外境，外境会有生灭、垢净、增减的变化，就如同水会变成冰，无非是色法的表象。学佛之人如果理解了它空幻的本质，则同样可以理解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和四谛的空幻本质。尽管如此，外境是不会自己变空的，仍然需要我们通过般若观照来领悟其空。"（引自真可《般若心经直谈》，原文：　譬如质碍之冰，既已融化成水，在方器则随而方之，在圆器则随而圆之。……又方圆之器喻前境，前境自有生灭、垢净、增减，如水成冰，无非质碍。学者知此，则十二处、十八界、十二支及四谛皆了如也。虽然，境不能自空，必假照以空之。）

靖迈法师说："《心经》之所以说诸法空相，无生灭、垢净、增减，是因为如果诸法有生灭，就必然会推出一法有多种自性，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诸法不可能有生灭。《中论》有云：'果是由因缘所生，而因缘是没有自性的。'因缘如果没有自性，则因缘为空；因缘如果是空，又怎么能产生果？所以说，色法等或染或净的各种果，既不是从缘所生，也不是从非缘所生。"（引自靖迈《般若心经疏》，原文：今佛告舍利子，是色等诸法，但有空相，而无有生。汝若言色等诸法从自体生，则一法有二体，所以然者，若直一体，则无有生。……故《中观》云："果从众缘生，是缘无自性。"缘若无自性，是缘则非有，缘自体既无，何能生于果？是故色等垢净诸果，不从缘生，亦不从非缘生。）

14. 无眼耳鼻舌身意

NO EYE, NO EAR, NO NOSE, NO TONGUE, NO BODY AND NO MIND

na cakshuh shrotra ghrana jihva kaya manansi

在早期佛教徒建构的世界体系之中，五蕴并非诸法的全部。五蕴之外，"十二处"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它将我们的知觉经验分析为十二个"位置"，也就是处（ayatana）（又译作"入"，如下文所说十二缘起之"六入"。——译注）。梵语ayatana意思是"休息之地"，在古代印度的语境里，通常指婆罗门家庭供奉圣火的神龛。佛教徒使用这个术语，当有吸引或迎合古代印度婆罗门的意图，此外也有修行上的暗示：修行就是将我们的精神力量引向身体内部的神坛。只不过，我们身体上的神坛不止一个，而是有十二个之多，每一处都供奉着知觉的圣火。

与五蕴类似，十二处也将经验世界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但五蕴侧重内心体验，只用一个色蕴含摄了所有外境，内心分解为受想行识四蕴；十二处则不然，它将外境分解为十种色，分别安放于十"处"之中，而包含了四蕴的内心只分到两处。很明显，这种概念范畴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很可能早在佛陀出世以前

就在印度流行，佛陀只是出于方便说法的目的借用了它。

十二处首先包含六种感官，也就是六种“根”（indriya）：眼、耳、鼻、舌、身、意。梵语indriya的原义是“归于帝释天的”。帝释天（Indra ）是印度教中的天神之王，吠陀经籍中记载的众神之主。以indriya命名感官，意谓如此神奇的感官能力，只能是来自上天的恩赐。说一切有部对前五种感官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眼、耳、鼻、舌、身的感觉功能是由感觉器官（眼球、耳穴、鼻腔等“肉团”，说一切有部称之为扶尘根）和感觉发生器/传导器（相当于神经，说一切有部称之为胜义根）所共同完成的。而第六根——意根，则没有明确的物质形态和神经学基础，说一切有部并没有把它归于大脑或者脊髓，而是将其定义为完全抽象的直接经验。在十二处系统里，意根不仅与其他五根并列为感官之一，同时也是其他五根的基础；换句话说，意根不仅是“意识”的来源，也是其他五种感觉的来源。

但是，正如五蕴自性皆空，将知觉世界分别为来自不同感官的感觉也是一种对外境的错觉，或者对真实世界的误解。其实，六根无处可寻，眼、耳、鼻、舌、身、意俱为空幻。举例来说，我们不可能用一条完全精确的分界线划定眼睛的范围，因为眼睛在时间上、空间上，或者概念上，都没有明确的起止点。包围眼球的眶腔是面颅骨的一部分，面颅又是整个颅骨的一部分，颅骨连着颈椎，颈椎连着全身，一直到趾骨，趾骨连着地面骨，地面骨连着地球骨，地球骨连着毛毛虫骨，毛毛虫骨连着成蛹化蝶之骨。我们所说的眼睛，只不过是聚沫之海中的一个小水泡。不仅眼睛如此，其他的感官也一样，包括意根。

禅宗二祖慧可当年对菩提达摩祖师说，他无法做到息心止念，需要祖师的帮助。达摩回答说：“把你的心拿来，我帮你息心止念。”慧可愣住了，他默然半晌，说：“我找来找去，都没找到我那颗心。”于是达摩说道：“如果找到还能是你的心吗？既然如此，便是你已经安心了。”（参见《祖堂集》卷二）在空性的观照下，观自在菩萨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眼睛，而是说眼睛并非独

立可靠的实在之物，它只是我们为了方便言说而取的假名。

南阳慧忠禅师说："眼耳鼻舌身意统称六根，本是空幻的妄念，世俗之人误以为真实的存在而执迷其中。种种恶业都是从这六种感官开始，因此称其为根。每一根之中，都在不断积累业报，滋长轮回，造作出如恒河沙一样多的罪业，永无止息。这六种根都以心为本，只要调伏心念，就能证悟六根及其对应外境的空幻本质，心念自然明澈，从此可以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了。"（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此名六根，凡夫确执，妄系为实。种种恶业，因兹而生，故名为根。一一根中，积业润生，恒沙罪障，无有休息。此六知根，以心为本，心若休伏，根境俱空，自然明彻，故云无眼耳鼻舌身意也。）

慧净法师说："眼睛是由四大元素组成的：皮肉为地，眼泪为水，其温度为火，其运动为风。那么问题就来了：地是眼睛吗？显然不是。水、火、风是眼睛吗？显然，四大元素都不是眼睛。四大是不同的元素，各有其表象；四大和合成眼根，也就合成了一种整体的表象。分别相是空幻的，和合相也是空幻的，所以眼根是空幻的。眼根既空，就意味着无眼，亦无非眼。其他五根也是一样。"（ 引自慧净《般若心经疏》，原文： 眼中皮肉为地大；目泪为水大；暖性为火大；转动为风大。问曰：地是眼不？答曰：非。水、火、风等是眼不？答曰：四大并非眼。四大各有别，名之为自相；和合成眼根，名之为共相。未有四大，无自性眼根；既有四大，无他性眼根。无自无他，即眼根空；眼性既空，亦无无眼。余根准此。）

15. 无色声香味触法

NO SHAPE, NO SOUND, NO SMELL, NO TASTE, NO FEELING AND NO THOUGHT

na rupa shabda gandha rasa sprashtavya dharmah

十二处中除了六种感官之外，还有六种与其对应的外境，称为"尘"（vishaya）。vishaya的本义是感觉对象及其属性，也就是感官发生作用的领域。这六个领域、或者说六种外境分别是：色、声、香、味、触、法。需要注意的是，外境并非具体的对象，而是对象所具有的属性，而且每种属性之间都是相

互分离的。比如，眼根就无法感知声尘，耳根也同样无法感知色尘。但说一切有部认为，意根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它不仅可以感知心念，进行意识活动，还可以感知其他五根与各自对应的尘发生作用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造作出一系列用以描述五种感觉的概念。

六根与六尘相合，这十二处便构成了我们体验和把握外部世界的基本工具。然而也像五蕴一样，十二处是空无自性的。通常，人们不会在眼睛或耳朵里寻找自我，人们一般认为，自我存在于意识之中。我们可能的确在意识中找到了自我，但我们在这里找到的自我，与我们在眼根或色尘里找到的东西没有任何区别——还是一片刹那生灭的泡沫之海。就像我们的眼睛只不过是为方便言说而取的假名一样，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真实存在的，可以称之为意或者识的东西，自我就更不用说了。审视过所有十二处之后，我们意识到，这一切都仅仅是在无差别存在的真实空性之中勉强截取出的分别而已。说一切有部的佛教徒本来遵从佛意，按照佛说“无我”的启示，将自我解构为六种感官及其对境，但他们就此止步，以为十二处本身是真实恒有的基本元素。于是，观自在菩萨又推了他们一把，令其在修行之路上再向前迈进一步，终于将原本执著不放的十二处抛在了身后。

慧净法师说：“如果六根真实存在，那么对应的六尘自然也不可能为空；既然领悟到六根为空，自然也就明白六尘为空。为什么叫根呢？因为一切意识都由其中生起。为什么叫尘呢？因为对境中生起的意识遮蔽了清净之心。”（ 引自慧净《般若心经疏》，原文： 六根若是有，所对六尘并不虚。推寻根既是空，所对明非有。云何名为根？能生诸识故。云何名尘？坌污净心故。 ）

16.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NO ELEMENT OF PERCEPTION, FROM EYE TO CONCEPTUAL CONSCIOUSNESS

na cakshur-dhatur yavan na manovijnanan-dhatuh

本句初看上去似乎是前文所述的延续，实际上却是另一整套概念范畴的引入。这套新系统就是十八界。“界”（dhatu）代表了一种比“处”更全面、也更均衡的世界体系，它包含十二处（并在每一处后面都加上了“界”字），在此之外又增加了六种“识”（vijnana）。所谓识，就是感官（根）与外境（尘）相互作用时产生的感觉，它包括：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每一种感觉，都由根、尘、识共同形成三元结构，所以，十八界从根本而言仍然是对感官世界的建构，但它提供的细节比十二处更加完整。在经文中一一列举十八界会显得过于重复而冗长，所以，《心经》也像其他佛经一样，采用了“首乃至尾”句式来简称全体。

如上文所说，十八界的前十二界与十二处没什么不同，新增的六识则代表了对思想活动、尤其是抽象性的思想活动所作的深入分析。在说一切有部看来，第六识，也就是意根作用于法尘所产生的“意识”（manovijnana）不仅在法尘中起作用，在其他五尘中同样起作用。其余五根与五尘互动固然可以生成五识，但这五识必须依靠意识的出现才能获得理解。比如说，眼根接触色尘，于是生成眼识（视觉感受），但还需要意识与眼识接触，才能生成对视觉感受的理解：即诸如红色或蓝色、明亮或黑暗等藉由分别而生出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识其实可以视为意识的感觉器官，而意识是所有六识的根本，它是所有心念和抽象概念活动（也包括区分和理解感官体验这样的活动）的场所。

在讨论十八界系统时，后世的许多论师将六识定性为经验世界的主观因素，六根为客观因素，而六尘则为条件因素。问题是，如此定性很容易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因为建立根尘识的三元结构，本意是要将经验世界分解，帮助修行者领悟经验世界的本质，最终证得“无我”的境界；如果现在把经验世界的某一部分定义为主观，则无异于重新引入“我”的概念。所以，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将十八界一视同

仁。同样，在理解五蕴和十二处的时候，也应该避免去区分“内”与“外”。所有定性的尝试都只是在具体的语境里才有意义，一旦离开它原本的语境，很容易产生误导，不知不觉中便夹带了一个“我”进来。所以应当谨记，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只是为了方便言说而取的假名。

十八界并不一定同时出现，有些众生也许会缺少其中的某些部分，但这套系统无疑提供了我们对于感官世界所能期望或者需要的最为全面的分析工具。仔细观想所有这些元素，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同样无常、同样不离于苦、同样无我。然而，观自在菩萨却更进一步，提醒我们：所有那些元素根本来自于我们的妄想。这就是般若智慧。

大颠宝通禅师说：“因为有眼睛，所以我们能感觉到色；因为有感觉，所以有知觉；因为有知觉，所以有记忆；因为有记忆，所以有意识；因为有意识，所以才产生了六根的概念。如果我们执著于声色妄念，就将无休止地沉沦于生死轮回。若要超脱生死轮回，只需勘破一根空性，进入空境，就能重新找回上一空劫开始之前的自性。”（引自宝通《般若心经注解》，原文： 因有眼故，便受其色；因有色故，便受其想；因有想故，便受其行；因有行故，便受其识；因有识故，便有六根名相。随声逐色，流浪生死，终无止住。若要生死断，但从一根照破，当下空寂，直下承当空劫以前自己。）

紫柏大师说：“五蕴就是十二处，十二处就是十八界。因为众生的资质各不相同，佛陀便以不同的教法因材施教：对于那些执迷于内心但不执迷于外境的人，佛陀就为他们讲说五蕴；对于那些执迷于外境但不执迷于内心的人，就为他们讲说十二处；对于内心外境俱迷之人，则为他们讲说十八界。但根本而言，蕴、处、界都不脱内心与外境的范围。”（ 引自真可《般若心经要论》，原文： 五蕴即十二处，十二处即十八界。佛以众生根器不同，随机设教：有迷心不迷色者，为说五蕴；有迷色不迷心者，为说十二处；有心色俱迷者，为说十八界。要而言之，蕴、处、界三不出色心也。）

慧净法师说：“如果自我存在于眼界之中，就必定不能存在于耳界之中；否则，十八界中都有一个我，合起来就有十八个我；所以，十八界中并不存在自

我。既然十八界无我，所以知我是空无自性的。有人问：五根与五尘相对，都是可以感知的，然而意根与法尘是什么样的呢？答曰：五根作用于五尘，生成五识，虽然生成，却无法分别，必须有意识同时参与作用，才能生成颜色、形状、重量等理解，这些理解被称为法尘。”（ 引自《般若心经疏》，原文： 若眼中有我，耳中应无。若一一各有者，人即合有十八我；若一一无者，即十八俱无。无故，知我无实体。五根缘尘，并有对可见，意缘于法，其状云何？答曰：五根对五尘，中间发五识。五根虽见闻觉知，不能分别，要藉同时意识分别，见青黄赤白方圆分量等，名为法尘。 ）

智诜说：“如果六根是实有的，那么可以推出，由以产生的六尘也是实有的；如果我们观察到六根的空幻本质，就同样可以明白六尘也是空幻不实的，所以说‘无色声香味触法’。声闻缘觉弟子认为，诸法的生成是由于因缘聚集，诸法的断灭是因为因缘散尽；大乘弟子则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因缘聚集，诸法并不生成，因缘散尽，诸法亦不断灭，所以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引自智诜《般若心经疏》，原文： 诸根是有法，所缘六尘皆是实；推寻六根即是空，故知所缘六尘皆不实。故云无色声香味触法。若小乘之人，缘会则诸法生；缘离则诸法灭。大乘理观则不然。缘会则诸不生，缘离则诸不灭。故云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

17/18.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NO CAUSAL LINK, FROM IGNORANCE TO OLD AGE AND DEATH,

AND NO END OF CAUSAL LINK, FROM IGNORANCE TO OLD AGE AND DEATH

na avidya na avidya kshayo

yavan na jaramaranan na jaramarana kshayo

在解构了五蕴、十二处和十八界这三种经验世界体系之后，接下来将要进入的是佛教的因果论范畴。当然，我们已经想象得到，在般若之光的照耀之下这因果的链条将会像蕴、处、界一样冰消瓦解。尽管如此，解释因果观的十二缘起论（dvadashanga pratityasamutpada）作为佛陀最重要的教法之一，仍然值得我们仔细参研。

《杂阿含经》中记载了许多佛陀关于十二缘起的开示。佛陀说，十二缘起就是佛法，它既不是佛陀本人的发明，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创造。佛陀在菩提树下证得正觉的那夜，曾于定境中发问：苦的根源是什么？他找到的答案是老死（jaramarana）。于是他又追问：老死的原因是什么。得到的答案是生（jati）。依此类推，他得到的答案分别是生缘于有（bhava），有缘于取（upadana），取缘于爱（trishna），爱缘于受（vedana），受缘于触（sparsha），触缘于六入（ayatana），六入缘于名色（nama-rupa），名色缘于识（vijnana），识缘于行（sanskara），最后，行缘于无明（avidya）。无明是苦的根源。在找到根源之后，佛陀继续在定中观想，于是又找到了断尽苦的方法：要脱离死，必须断尽生；要脱离生，必须断尽有；依次类推，以至于断尽无明。

根据佛陀所说，无明的意思是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也就是说，无明不仅是指没有知识，还指错误的知识。在《杂阿含经· 二九八》中，佛陀具体解释了十二缘起的各个组成部分（又称十二“支”）：无明意味着不知因果，不知世界本来面目；行指的是存在于行动、语言和心念中的积习；识也就是六种识；名色就是五蕴——色为色蕴，名为受想行识四蕴；六入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官；触就是六根与六尘发生的接触；受就是通过接触获得的感觉，包括苦、乐和不苦

不乐三种；爱指的是各种爱欲，包括欲界之爱、色界之爱和无色界之爱；取就是执念，包括对欲望的执著，对观念的执著，对规则的执著和对自我的执著；有就是存在，包括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种存在；生就是出生，也就是获得色身；老死则意味着失去色身。

说一切有部的佛教徒对十二缘起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们把头两支“无明”和“行”解释为过去世之因，最末两支“生”与“老死”解释为未来世之果，中间的八支则属于现在世，其中前五支（识、名色、六入、触、受）是过去世之因（无明、行）所造的果，而后三支（爱、取、有）是未来世之果（生、老死）的因。毋庸置疑，如此细致的分析当然有助于我们辨明十二缘起各支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一些论师的笔下，“自我”似乎也借此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门溜了进来——因为其中涉及三世两重因果，有转世重生的内容，学佛之人读到这样的论述，难免会有“灵魂不灭”的理解。

但十二缘起论的关键其实在于：在轮回中继起生灭、无始无终的，是因和果；世间一切现象都在其中，都不脱这一永恒的规律，并且，都与“我”无涉。十二缘起中埋藏着解脱的种子：我们从缘起论中得知，无论你当下处于因果之链的哪一环，这一环都是它的上一环所造之果，并且也是下一环的起因，无论有我无我，这一切都必然会发生；如果你能斩断其中任意一环，就会使这条因果之链彻底终结。如何打破因果之链？答案是：证悟自我的空幻本质。破除对自我的执念，就是断尽因果。因为，如果没有受苦之人，自然也就无所谓苦。在定境中观察因果循环的本质，从我执中解脱，正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的大道。在《心经》里，观自在菩萨向舍利子展示的也是同一种境界：如果我们以般若智慧观察因果，就会发现因果自性是空。如果能证悟因果的空性，自然也就从因果中超脱了。紧接着，在因果自性是空的基础上，观自在又进一步启示舍利子：因果的断灭亦是空——如果因果已经是空，又有什么可以断灭的呢？

《杂阿含经·　二》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有一天，佛陀之子罗罗向父亲请教佛法，佛陀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没有学习上乘佛法的资质，便让他为人演说五蕴。罗罗谨遵佛命，为众人演说五蕴之法。之后，他又向佛陀请教，但佛陀知道他依然不具备必要的资质，便又让他为人演说六入处之法。罗罗依言演说之后，再来到佛前请教，佛陀又让他去演说缘起法。在演说过五蕴、六入、十二缘起之后，佛陀告诉罗罗，现在去找一个僻静的所在，于定境中观察以上诸法，领悟其中深义。罗罗于定中观察，领悟到一切诸法皆归于涅。这次，佛陀终于觉得儿子已经可以领受上乘佛法了，于是向他讲授诸法无常之理：眼根无常，色尘无常，眼识无常，眼触无常，依次类推，一切诸法无常。罗罗再次入于定境，终于领悟了一切诸法的本质，成就阿罗汉果。

南阳慧忠禅师说："执迷不悟之人以五蕴、十八界为实有，这种妄念阻碍了他们看清事物的本质，这就叫无明；一旦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六根六尘皆悉是空，不再起心动念，自然了无障碍，这就叫无无明。如果六尘实有，也就可以断尽；如果本来是空，又有什么断尽可言呢？尽的意思就是灭亡。如果十二缘起确实存在，就有生死可言。可是因缘本来是空，所以也就无老死可尽。"（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迷人执有五蕴、十八界障覆，本性不睹光明，故名无明；性达本心，根尘本空，意识无用，有何障碍？故名无无明。尘境是有，即有可尽；本来是无，将何可尽？尽者，灭也。十二因缘若生，即有生死可尽。因缘本无生，即无老死尽。）

法藏法师说："观察因果的顺序流转，可以领悟无明乃至老死，十二有支自性皆空，所以说无无明；逆向观察因果，以便推求每一因如何断灭，可以领悟老死乃至无明根本是空，无可断灭，所以说无无明尽。"（　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无无明者，顺观无明流转门，以其性空，故云"无无明"也；亦无无明尽，逆观无明还灭门，以真空故，无可尽也。）

提婆说："执迷之心充满妄念，执著于事物的表象，这就是无明。领悟了事物的本性，就可以断尽无明。然而，虽然有断尽与未断尽的分别，有执著与放下的

分别，但这只是分别心所导致，而事物的本性从未有所改变，所以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引自提婆《般若心经注》，原文：妄心取相，确执不移，名曰无明。了达其源，无明乃尽。虽有尽与未尽，取舍相自迁流，于毕竟法身，曾无变改，故言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慧净法师说：“菩萨有不同于世俗智慧的大智慧，证得内心与外境皆为空性，也就是无无明；又因为菩萨有大悲心，为度众 生所以不入涅，也因此尚未断尽无明，所以是无无明尽。”（引自慧净《般若心经疏》，原文：菩萨有大智，心境俱泯，不同俗谛故，即无无明；由有大悲，为化众生，不入涅，留惑不尽无明，故云无无明尽。）

明旷法师说：“根据天台智者大师‘化法四教’的判教理论来说，十二缘起共有四种：有生灭可言的十二缘起属于三藏教，是声闻弟子的观点；无生灭可言的十二缘起属于通教，是缘觉弟子的观点；无止境的十二缘起属于别教，是上乘菩萨的观点；无分别的十二缘起属于圆教，是最上乘菩萨的观点。”（引自明旷《般若心经疏》，原文：十二因缘也，即四教所诠理也。生灭十二因缘者，三藏教，为下根声闻所诠也；无生灭十二因缘者，通教，为中根缘觉所诠也；无量十二因缘者，别教，为上根菩萨所诠也；无作十二因缘者，圆教，为上上根菩萨所诠也。）

佛使比丘说：“无上的正见，或如实的出世境界，这在经典中就有更深一层的说明，乃如实看清缘起的知见，既不偏向存在主义，也不偏向虚无主义，而是彻底看清且安住在中道，也就是看清‘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的缘起之流，其中并没有任何的‘我’、‘人’，甚至天堂、地狱存在。”（译文引自佛使比丘《生活中的缘起》，台湾香光书乡出版社中译本。——译注）

19. 无苦集灭道

NO SUFFERING, NO SOURCE, NO RELIEF, NO PATH

na duhkha samudaya nirodha marga

至此，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理论已经被观自在菩萨解构得差不多了。接下

来将要出场的是四谛。从教法源流来说，十二缘起是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成正等觉时证悟的法门，而四谛则是他成道后第一次说法的内容。佛经记载，那次说法的听众是五位苦行比丘：阿说示，十力迦叶，摩诃男拘利，跋提和阿若陈如。这五人与佛陀都有亲属关系：其中阿若陈如和阿说示为母系亲属，十力迦叶、摩诃男拘利及跋提是父系亲属。当年悉达多太子决意出家，其父净饭王命此五人追随太子一同出家修行。六年之后，当悉达多太子决定放弃苦修，建立中道时，却遭到了五人的鄙视。于是他们离开了悉达多太子在钵罗笈菩提山中的苦行地，在山下的尼连禅河边与太子分道扬镳。五名比丘去了印度圣城瓦拉纳西，悉达多太子则渡过尼连禅河，在对岸的一棵菩提树下入定，并立誓不悟正觉终不起身。后来，当他终于在菩提树下证悟成佛之后，佛陀便前往瓦拉纳西寻找五位比丘。他在瓦拉纳西城外的鹿野苑附近找到了他们，于是便在这里为他们开示了四谛法门。

四谛与前文所说的其他概念范畴一样，致力于解答关于世界本质的问题。五蕴将世界分析为五根支柱，十二处以分处不同“位置”的感官来解释我们体验到的世界，十八界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以感觉元素组装起来的世界，十二缘起则用因果链来解释一切现象。由于因果在佛陀的证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很自然地，他在鹿野苑的开示也以因果为主旨，只不过他并没有向五比丘仔细阐明十二缘起的每一支，而是向他们讲授了一个更为简明的版本，并辅以一套具体的修行法门，这就是四谛。

四谛与十二缘起一样，都以苦为出发点。但四谛并没有对苦进行层层追问直至无明，而是聚焦于一个非常具体的苦因：欲望——这就是四谛的第一谛：苦（duhkha）。有漏（欲望）皆苦。贪恋各种四大假合之物，并因此而起执念，是为欲望。第二谛是讲授苦的发生原理：集（samudaya）。烦恼业集。因为四大假合之物都是无常，所以对此无常而起执念，必然会起各种烦恼，进而造作各种业

报，这就是苦的产生。讲解了世间苦的本质及其如何发生之后，佛陀接着宣说第三谛：灭（nirodha）。诸苦择灭。因为诸苦起于欲望，所以只要以智慧断尽欲望，就能终结苦。最后是第四谛：道（marga）。灭苦修道。仅仅知道如何终结苦是没有用的，必须通过正确的修行之道才能抵达苦灭之境。

在古代印度，医生也是如此为病人诊断和治疗的：首先是辨别疾病，其次是找到病因，接着是选择治疗方案，最后是临床施治——本质上，这与四谛所说没什么两样。佛陀只是将辨症施治的原则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加以应用。所以，佛陀也被称为“大医王”。（《杂阿含经· 三八九》）

许多法师认为，佛陀的教法最终都可归结为四谛，甚至二谛：苦与苦灭。佛陀自己也曾有类似的说法。另据《佛遗教经》记载，佛陀在拘尸那罗入灭之际，于娑罗双树下曾再三嘱咐弟子，对四谛务必领悟透彻，如有不明白之处，现在是最后的解答机会。在场弟子全都表示对四谛无有疑虑。此时，弟子阿那楼陀对佛陀说：“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

无论我们把经验世界理解为唯心的还是唯物的，无论是名法还是色法，无论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所能感知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且有各种烦恼埋藏其中。之所以有各种烦恼埋藏其中，是因为我们被妄念所迷，看不见世界的本来面目。我们被欲望驱使，执著于爱，执著于恨，执著于有，执著于无。佛陀为了帮助我们解脱　这些烦恼，就提示我们去观察世界的本性。他并没有鼓励我们乐观地拥抱生活，也没有建议我们消极避世，他只是提醒我们仔细审察自己所能感知的一切。这是第一谛的根本要义。在梵语中，“谛”（satya）除了指“真理”之外，还有“现实”之义。苦谛，就是要我们回归世界的本原。第二谛接着为我们指出，我们的各种烦恼和痛苦皆因执念而起，贪恋执著各种无常之物，最后必定愿望落空。集谛，即是要我们明白苦所从来。第三谛则说：既然是爱欲令我们起执念，如果我们能断尽爱欲，必能离诸烦恼。灭

谛，就是要令我们认清欲望之虚妄。最后，第四谛即是指明断尽欲望离诸烦恼的具体法门。道谛在佛陀的具体讲说中被一分为八，是为八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修行八道，旨在修正我们错误的身、语、意，走上正确的道路。因此，这八种修行法门合称“八正道”，四谛也因此被称为“四圣谛”。“正”，意味着不走极端，取中道而行。

有些《心经》的注释者将本经理解为以般若教法对四谛所作的重新归纳。当然，一切佛教典籍都可以被理解为对四谛所作的阐释，但有些论者又进一步宣称，心经的内容也是以四谛为框架而编排的。比如孔睿所著《佛教研究三十年》一书，在关于《心经》的章节里就可以找到支持上述观点的内容。他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还引述并比较了《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和《十万颂般若经》中的相关内容。类似的观点其实可以向前追溯到八世纪的印度般若学者师子贤，甚至更早的弥勒论师那里。但我认为这种理解既显得刻意，又无必要。我们能把鸟儿装进笼子，并不说明鸟儿天生是笼子的一部分。

佛陀在鹿野苑对五比丘讲授的四谛被称为“初转法轮”，般若教法的出现则通常被称为“二转法轮”。（佛教历来有“三转法轮”的说法，但解释各有不同，须置于具体语境中理解。比如下文所引慧净法师的注疏，就提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三转法轮”。以般若波罗蜜多为二转法轮之说，见于《二万五千颂般若经》： 尔时无量百千天子住虚空中欢喜踊跃……更相庆慰同声唱言：我等今者于瞻部洲，见佛第二转妙法轮 。（引自《大般若经》玄奘译本卷四三七）——译注 ）根据传统的理解，四谛中的苦谛乃是指五蕴，五蕴即苦，苦即五蕴。五蕴的空性已被般若之光照彻，那么，苦之自性亦为空幻。若苦谛自性为空，则不必存在一个受苦之“我”。所以，空中无苦，无苦集，无苦灭，无苦灭道。这就是观自在菩萨所说的空中无四谛之义。

慧净法师说：“佛陀成道之初，曾在鹿野苑中为五比丘三转法轮。何为三转法轮？第一转是揭示现象：‘诸位比丘，这是苦，这是苦集，这是苦灭，这是苦灭道。’第二转是引导修行：‘诸位比丘，这是苦，你应明辨；这是苦集，你应断灭；这是苦灭，你应证悟；这是苦灭道，你应修行。’第三转是以身示范：‘诸位比丘，

这是苦，我已明辨；这是苦集，我已断灭；这是苦灭，我已证悟；这是苦灭道，我已修行。’如能明辨苦因，断灭苦集，证悟苦灭，修行正道，即可跳出三界外。《法华经· 譬喻品》中以火宅为喻，讲了一个故事：一家老小陷于失火的房屋，主人焦急万分，子女却一无所知，仍耽于游戏。主人为救全家出火宅，便诱之以羊车等宝物，终于令子女脱离了危险。佛陀为五比丘说四谛，便相当于诱之以羊车。《法华经· 化城喻品》里又取譬说，成佛之路犹如去往五百由旬之外的地方寻找珍宝，众人行走了一阵之后，疲累不堪，都想放弃。导师善解方便，在三百由旬处为众人幻化出一座大城，引导众人前往城中歇息。成佛之路上充满艰难险阻，修行人如果饱受挫折，不能成就，就会想要放弃。而佛陀所说四谛法，就是供人歇息的化城。但根本言之，诸法性空，不生不灭，苦从何来？苦集本为假合，有什么可断灭的呢？既然无可断灭，也就无从证悟了。而大道就是空性，本无所谓修。无道可修，亦无修道之人，人法俱空，才是真实正观。这就好比有人做梦，梦见与仇敌拔刀相向；或梦见与爱侣别离，依依不舍；或在梦中遗失财物，或在梦中染病，奄奄一息；如是梦境，皆为忧愁痛苦之境，一旦醒来，却全都烟消云散。世俗之人劳碌一生，其实也无非如此而已。所谓的一生，不过是受无始以来的无明所遮蔽，六识充满妄见，沉沦于苦难之中，犹如在噩梦中昏睡。一旦以般若空性之光照耀，才知人法俱空。既然我是空，苦自然也是空。苦谛是空，其余三谛亦复如是。”（ 引自慧净《般若心经疏》，原文： 世尊初成道时，在鹿野苑中为五比丘三转十二行法轮。三转者何？第一示相转：诸比丘，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第二劝修转：诸比丘，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证；此是道，汝应修。第三作证转：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断；此是灭，我已证；此是道，我已修。见苦断集，证灭修道，即出三界。喻如诸子，乘于羊车，出于火宅，证得罗汉。经云：譬如有人引导众生欲向宝所，道路悬远，经三百由旬，众人疲懈，皆欲退还。导师多诸方便，权作化城，令其歇息。佛道悬旷，经无量劫，久受勤苦，不能成，遂生退心。佛为说四谛法，是行人歇处，今言无苦集灭道者，苦本不生，何苦之有？集无和合，何断之有？灭无所灭，何证之有？道本无形，何修之有？若有能修人，即有所修道；无人无道，人法俱空。作此观时，证如如理。譬如有人，梦见怨敌相对，白刃相交；或梦见男女远行，分离爱别；或梦见遗失财物，衣命不死；或梦见老病在床，死时将逼。当尔之际，非常忧苦，既其睡觉，诸苦并无。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从无始已来，无明蔽障，长夜睡眠，六识昏沉，妄见诸苦。般若才照，人法俱空。身既不存，何苦之有？一谛不实，三谛皆然。 ）

净觉禅师说："苦与苦集，自性是空，犹如乌龟壳上的毛一样；苦灭与苦灭道，空幻不实，犹如兔子头上的角一般。四谛自性皆空，空中本无四谛。声闻弟子误执四谛以为实有，此说是为破除声闻弟子的妄见。"（ 引自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 苦集本空，识龟毛之不有；灭道不实，了兔角之元无。即四谛本空，空无四谛也。此空破声闻妄想四谛生灭之见也。）

提婆说："如果沉溺于世间的欲望追逐，必定会有苦；对世间生起厌弃之心，也就会追求灭苦之道。菩萨无欲可执，不厌世间，所以不见有苦集可舍，也不见有苦灭之道可求，超脱取舍之心，持于中道，苦乐两忘。"（ 引自提婆《般若心经注》，原文： 若耽着世欲，则有苦集之患；厌离世间，则有灭苦之道。菩萨于是中间，不见有苦集可舍，不见灭道可求。取舍心息，苦乐两忘。）

南阳慧忠禅师说："所谓四谛，是心中有所希求，执著于法，才有'谛'可言。精进修行，无时少歇，也可以说是苦谛；贪求妙法，广搜经论，也可以说是集谛；断灭妄念，一心涅，是为灭谛；远离尘嚣，钻研佛理，是为道谛。但如此四谛，不免落入偏执，因此我们要阐明四圣谛，以对治上述的偏执之病：心性清净，无需修证，是为苦谛；诸法性空，有何可求，是为集谛；不起妄念，心性常寂，是为灭谛；寂灭无分别相，是为道谛。以上四谛，是针对修行人的偏执之病所说，如果心性清净，也就无所谓四谛了。所以说无苦集灭道。"（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此明四谛。心有所求，系著于法，故名为谛。精勤修证，心无间歇，名为苦谛；广寻经论，贪求妙理，名为集谛；断诸妄念，至求常寂，名为灭谛；远离烦乱，精研佛理，名为道谛。今更明四圣谛，名之为药，对破前病。心本清灵，不假修证，名为苦谛；性含万法，岂藉寻求，名为集谛；妄念无生，本自常寂，名为灭谛；寂常无二，邪正不昧，名为道谛。此对病说也，若了无心，四谛何有？故云无苦集灭道。）

憨山德清禅师说："般若空性之中清净无物，所以能不起业障。空性之中没有五蕴，也没有六根、六尘、六识。所有这些根、尘、识、界等一切诸法，都是凡夫法。般若空性中无分别，所以说一切诸法皆无，所以超脱于凡夫法之上。般若空性之中不仅没有凡夫法，也没有圣人法。所谓圣人法，是指十二缘起、四谛、

六般若波罗蜜这些声闻、缘觉和菩萨乘的圣人所行之法。苦集灭道四谛，是要厌苦，断集，慕灭，修道，这属于声闻圣人之法；无明缘行，行缘识，乃至有缘生，生缘老死，这是十二缘起的流转门（逐一生起），属苦、集二谛；从无明尽乃至老死尽，是十二缘起的还灭门（逐一断灭），属灭、道二谛。这是缘觉弟子所观之圣人法。声闻、缘觉圣人法，皆不在般若空性之中。根本而言，即使菩萨道的六般若波罗蜜之法，亦不在空性之中。”（ 引自德清《般若心经直说》，原文： 谓般若真空，所以永离诸过者，以此中清净无物，故无五蕴之迹。不但无五蕴，亦无六根；不但无六根，亦无六尘；不但无六尘，亦无六识。斯则根、尘、识、界，皆凡夫法。般若真空，总皆离之，故都云无。此则离凡夫法也，然般若中不但无凡夫法，亦无圣人法。以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皆出世三乘圣人之法也。苦集灭道四谛，以厌苦、断集、慕灭、修道，乃声闻法也；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乃十二因缘流转门，即苦集二谛；无明尽至老死尽，乃还灭门，即灭道二谛。此缘觉所观法也，般若体中本皆无之。极而推之，不但无二乘法，亦无菩萨法。 ）

20. 无智亦无得（亦无无得）

NO KNOWLEDGE, NO ATTAINMENT AND NO NON-ATTAINMENT

na jnanan na praptir na-apraptih

如果确如观自在菩萨告诉舍利子的那样，诸法之中并未埋藏各种烦恼痛苦，也无所谓断灭诸苦，更没有灭苦之道可修，那么，说一切有部苦心孤诣建构出的阿毗达磨理论也就毫无意义了。这样一来，观自在菩萨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说一切有部佛教徒的修行之基，因为他们把智（知识）的获得视为修行的必要条件。在说一切有部最重要的根本论书《阿毗达磨发智论》里，迦多衍尼子对整部阿毗达磨理论的论述都是以四谛为核心而展开的，换句话说，四谛是整部阿毗达磨的精髓。然而，有部的论师们也意识到，因为四谛将苦的根源归于欲望，因此这一理论只在欲界中有效。在佛教的宇宙观中，世界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层，只对欲界有效的四谛理论因而是不完备的。

一旦超出欲界，升入色界与无色界，就必须有另外一套真谛理论为之服务：

色界与无色界的众生虽然仍有烦恼痛苦，但这些痛苦却不是由欲望，而是由无明妄想引起的。说一切有部的论师于是又提出了色界与无色界的四谛，它们的具体内容仍是苦集灭道，但其根源是无明而不是欲望。

如前所述，说一切有部非常重视智的获得。他们曾归纳出十种智，其中证悟欲界四谛所需的智被称为法智，证悟色界、无色界四谛所需之智称为类智，除此之外，还有世俗智，他心智，苦、集、灭、道四智，以及最高境界的尽智和无生智。尽智意味着断尽一切烦恼，无生智则意味着超脱轮回，进入涅，这两种智代表着修证阿罗汉果所需之智。

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想见，无论说一切有部的佛教徒把智分成多少种，只要般若之光一照，便会消弭于无形。所以，空性之中并无修证四谛所需之智，既然无智，自然也就无所谓“得”（prapti），亦无所谓“无得”（aprapti）。

得与无得，列于说一切有部总结出的七十五法之中，属十四种“心不相应行法”中的两种。所谓心不相应行法，就是既不像心法和心所法那样直接来自内心，也不像色法那样可以被感官感受得到，换句话说，“心不相应”者，既非主观，又非具象，乃是用来描述客观状态的抽象概念。得，就是获得的状态；无得，就是脱离的状态。当我们希望占有某样东西，就是“得法”在起作用；而当我们想摆脱某样东西，或者想摆脱我们的占有欲时，就是“无得法”在起作用了。如此说来，无得法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修行进阶的法，但以般若教法而言，即便是无得法，依然应当被“无得”，所以说“无无得”。

在说一切有部看来，得与无得是世间诸法的两种最基本的状态，并且是时间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当我们说“得”某物，其义为“成就不失”，也就是指因缘聚合造作出某法、并且该法尚未坏灭消失之前的那个状态，它来自于过去之因，并埋下未来之果；而“无得”，则是该状态的坏灭消失，也就是过去之因所造之果实现。一切生灭现象都可以拆解为得与无得这两种法在时间中的演进。如果没有得与无

得，时间不能成立，其他一切诸法皆不能成立。

观自在菩萨把阿毗达磨理论之中最最基本的这两种法留到了最后，但他并没有丝毫犹豫，般若之光照彻一切诸法，得与无得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不仅真谛消失在空中，获得真谛所需要的智识也消失在空中，最后甚至连获得还是不获得这样的概念或者状态也消失了，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无论是否有用，何时有用何时无用，毕竟全都是假名。至此，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世界土崩瓦解，观自在菩萨的讲说也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传世的《心经》梵本在本句的末尾省去了na-apraptih（无无得）一词，这一省略也影响到《心经》的若干汉译本。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经文的这个段落是对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的系统反驳，就该明白“无无得”在此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得与无得共同建立了阿毗达磨理论中的时间观念，而正如前文所述，时间观念是有部的阿毗达磨区别于其他部派的重要特征。如果省去“无得”，“得”看起来就像是附属于“智”的一个次要概念。只有将得与无得一举勘破，才可以说从根本上解构了有部阿毗达磨；只有在这项非凡成就的基础之上，观自在菩萨才能引领我们继续前进，进入超越知识、超越得失、超越时间的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菩萨道。

孔睿说：“在此处加上一个‘无智’，《心经》的作者是要明确告诉我们，按照般若教法的逻辑，双重否定并不等于肯定——因为前面的经文曾说到‘无无明’，他深恐有人看到这个双重否定，就将它理解为肯定，以为‘无无明’即是‘有明’，也即有智。在这一段落的末尾补上‘无智’，是要避免上述可能出现的误解。”（《佛教研究三十年》，155- 156页）

印顺法师说：“没有智慧以外的真理，也没有真理以外的智慧。”（《般若心经讲记》）

提婆说：“智是探求的能力，得是探求的结果。如果放弃苦与乐的分别，止息

欲求之心，就可称‘得无所得’。这种得，与世间法所说的得不同。为了破除世俗之人以为修成菩萨为有所得的妄见，所以说‘无智亦无得’。”（引自提婆《般若心经注》，原文： 能观者智也，所观者得也。既以苦乐两忘，观心不起，名之为得无所得。此之一得，不同世得，为破菩萨有所得故，故言无智亦无得。）

法藏法师说：“空性之中不但没有前面所说的一切诸法，甚至连了知空性的智识也不可得，所以说‘无智’。不仅没有了知的能力，也没有了知的结果，所以说‘无得’。”（ 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非但空中无前诸法，彼知空智亦不可得，故云无智也。即此所知空理亦不可得，故云无得也。）

南阳慧忠禅师说：“观照诸法，理解空性，这就是所谓智。然而诸法本性是空，如何观照？所以说‘无智’。既然本性是空，也就无所谓理解，所以说‘无得’。”（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推照诸法，了无所得，名之为智。诸法本空，何假推照？故云无智。自性清灵，实无一法可得，故云亦无得也。）

紫柏大师说：“既然五蕴自性是空，清净之心便如满月当空。生灭、垢净、增减等一切诸法的表象皆如零星雪花飘落到红彤彤的炉火之上，立时消散殆尽。了达真实空性之后，就能领悟不仅五蕴是空，其他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四谛，也都如龟毛兔角一般。然而尽管如此，冰雪不会自己融化，只有春天来临才会融化；霜露不会自己蒸发，太阳出来才会蒸发。蕴、处、界等诸法，就如冰雪霜露一般，观照般若，则是明媚春光；一旦冰雪霜露已经消融，明媚春光留之何用？所以说‘无智亦无得’。”（ 引自真可《般若心经注解》，原文： 五蕴既空，心光独露，浮云净尽，满月当天，则生灭、垢净、增减皆红炉点雪矣。故悟真空之后，岂但五蕴元空，即十二处、十八界，及十二因缘、苦集灭道，亦龟毛兔角也。虽然，冰不自融，春回乃泮；霜不自释，日出乃消。五蕴乃至十八界、十二因缘等法，冰也霜也；观照般若，如春如日。冰霜既化，春之与日，何啻己陈刍狗？故曰无智亦无得。）

靖迈法师说：“此前所说，皆为破除蕴、处、界等以执念为实有的妄见，是以空破执。为了避免修行人误以为空性就是修行的最终境界，所以在此又将空性破除，以便说明空性亦不可得。这就好比冰雹来袭，草木为之摧折，然而草木摧折

之后冰雹也消失不见了。修行人如不能达观于此，刚放弃有，又执于无，则好比才出虎口，又入火坑，终不免于患。”（ 引自靖迈《般若心经疏》，原文： 又上来为破于蕴、处等起定实遍计所执，故借空以遣之。恐人即以空为究竟所证得境，故今遣之。明此空者亦复非是所证得境……如雹摧草，草死雹消。若其不然，舍有取无，譬犹逃峰趣壑，俱不免于患。 ）

三　菩萨道

21.（舍利子，）以无所得故

THEREFORE, SHARIPUTRA, WITHOUT ATTAINMENT

tasmac shariputra apraptitvad

以上第12- 20行，九句经文，逐一论列了声闻弟子所学之法，再以般若智慧逐一勘破；接下来的四句，观自在菩萨则要为我们展示大乘菩萨所学之法。孔睿认为，《心经》此处所说，涉及的主要是菩萨道的最后几个阶位。的确，观自在接下来的说法只在菩萨道的起点稍作停留，便直接跳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关于菩萨道具体的修行次第，各种大乘文献的解释并不一致，但各家版本对最后阶段的理解都包含以下几项：证得诸法无生灭，无畏怖，以及不入涅。

所以，声闻乘弟子的修行之路终结于超脱轮回的涅，而大乘菩萨的修行终点则是证得不生不灭的菩提心。既然不生，自然不灭；既然不灭，自然无无常；既然无无常，自然无苦；既然无苦，众生自然解脱；既然众生解脱，菩萨自然也就无众生可度。度尽众生是所有大乘菩萨在修行之初的发愿，然而，在《金刚经》里，佛陀曾经这样解说菩萨的发愿："世间一切众生，无论是胎生、卵生，还是由湿气而生，或者自然变化而生，也不论是有色身还是无色身，有心识还是无心识抑或有微细的心识，我都会度化他们进入无余涅。如此说来我一定度化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众生得到度化。"（ 引自《金刚经》大乘正宗分第三，鸠摩罗

什译本原文：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 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 佛陀的意思是，“解脱众生”其实意味着菩萨要把自己从“众生”的概念中解脱出来。只有当菩萨真正认识到“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之后，才算菩萨道修行圆满，也就为最后的成佛做好了准备。然而，即使是在菩萨道的最后，也依然会遇到智与得的问题，就像在声闻乘的最后阶段一样。

《金刚经》里，弟子须菩提问佛陀：“世尊证得无上菩提，难道是无所得吗？”佛陀回答说：“确实如此。须菩提，证得无上菩提，连一星半点的‘得’也无。”（ 引自《金刚经》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鸠摩罗什译本原文：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 ） 总而言之，不仅无众生可度，更无法可得，甚至无佛可成。老子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做学问的人每天都有所得，但修习大道者则应当每天都有所舍弃。”（《道德经》四十八章： 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 ）

22. 菩提萨，依般若波罗蜜多

BODHISATTVAS TAKE REFUGE IN PRAJNAPARAMITA

bodhisattvo prajnaparamitam ashritya

菩萨可以现男身，现女身，可以是单身男女，也可以是已婚人士。菩萨可以是俗世中虔诚供养三宝的在家居士，也可以是僧伽内部持戒修禅的僧尼，只要他们志在觉悟（bodhi），并发愿救渡众生超脱轮回，就可以说是菩萨乘弟子，可以称之为菩萨。一方面，大乘菩萨的出现代表了更为开放和平等的宗教观念；另一方面，它也对修行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见那体慧译注和研究《大宝积经· 郁伽长者会》的著作《诸善男子：郁伽长者会中的菩萨道》）但不论这要求有多

高，任何人只要发愿证悟菩提和救渡众生，都可以修行菩萨道。当然，如果不以般若波罗蜜多作基础，谁也不敢立下度尽一切众生的宏愿，因为无论怎样的“我”，面对一切众生时都太过渺小了，以一人之力度尽众生根本是无稽之谈；只有在般若的观照下，勘破人、我、众生这些假合自性皆空，度尽众生的发愿才具有实际的意义，也才能成为人人皆可尝试行走的道路。以世间法的眼光来看，度尽众生需要亿万年的时间；若是以般若的眼光来看，菩萨会问：“什么亿万？什么时间？什么众生？什么度尽？”

观自在菩萨是一位已经修证至菩萨道最后阶位的上乘菩萨，对他来说，亿万也好，无量也好，这些概念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他在本经中为我们展示的菩萨道依然是从起点开始的。菩萨道修行次第的初阶就是皈依般若波罗蜜多。一般而言，佛教徒的皈依是指皈依佛、法、僧三宝，这“三皈依”是对所有佛教徒的基本要求。皈依佛，可以令我们将嗔心转化为慈悲心；皈依法，可以令我们将痴迷转化为智慧；皈依僧，可以令我们将贪欲转化为布施。由于贪、嗔皆来源于痴（无明），所以三宝之中，法为根本。诸佛在世间示现说法，也不免随缘生灭，僧伽亦然，只有佛法不受时空等概念的束缚，所以菩萨道的起点——“依般若波罗蜜多”，即是要皈依法，皈依这能生诸佛的般若波罗蜜多之法。

除了皈依三宝，出家和在家的佛教徒还要遵守一系列约束行为的戒律，例如戒杀生、偷盗、诳语、淫邪和饮酒。相比之下，适用于菩萨的行为规范——六度（或六波罗蜜）则变成以正面引导为主，而非禁忌的规条。前文已有分说，六波罗蜜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本句中，观自在菩萨单说皈依般若，而不提其他五种波罗蜜，根据我们之前所作的分析，自然是因为另外五种波罗蜜皆由般若波罗蜜所出。此外，正如我在引言中所分析过的那样，“波罗蜜多”一词有“超越性的”之义，这意味着般若波罗蜜多是一种超越所有智慧的无上智慧。菩萨已经了知诸法空相，所有智不可得，也不可不得，因此，对于菩萨来

说，真正值得皈依的法或者智慧，只有般若波罗蜜多。

23. 故心无挂碍

AND LIVE WITHOUT WALLS OF THE MIND

viharaty acitta-avaranah

般若波罗蜜多是彻底通透的、无障碍的智慧。在佛教中，障碍是个重要的概念，佛教徒的修行道路上有三种障：业障（karma-avarana），即身口意造作的恶业，它们无疑会阻碍修行；烦恼障（klesha-avarana），即执念所引起的贪嗔和欲求；所知障（jneya-avarana），即各种无明造成的障碍。在这里，观自在菩萨用citta-avarana（字面意思应为心（citta）障（avarana）。——译注）一词含摄了以上所说的三种障，同时指明：所有这些障碍，都是自心的妄念，一遇空性就会立刻消解。对于这种浑然无障碍的状态，孔睿分析说："这种状态既可以是一个完全没有主体在场的自在的客观对象，也可以理解成一个彻底丧失了对象的纯粹主体。自在的客观对象，可以称之为'真常'；纯粹的超验主体，则可以称之为'唯心'"（《佛教的智慧》95-96页）。在一些传世的《心经》梵本中，citta-avarana也写作citta-alambana，其中alambana即"对象"之义，常译作"境"，所以本句的意思就变成"心无外境"，虽然它和"心无挂碍"根本而言并无太大的不同，但支持这一版本的人并不是很多。

南阳慧忠禅师说："即使是极细微之法，也会形成障碍。内心外境本来性空，无论我们如何思想，如何执著，空性中根本不起波澜，也根本没有障碍。"（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微有小法，即有挂碍。心境自空，谁念谁著，迥然无事，有何挂碍也。）

大颠宝通禅师说："能做到无心，距离成佛犹差一线。为什么这么说？好比山谷中升起一片白云，就能让归巢的鸟儿迷失了回家的路。"（引自宝通《般若心经注

解》，原文： 莫道无心云是佛，无心犹隔一重关。会么？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

靖迈法师说："'心无挂碍'一句，解说的是'三解脱门'之中的空解脱门：意谓只要了悟一切诸法内外俱空，就可以使主观的智慧不被客观的外境迷惑和遮蔽。"（引自靖迈《般若心经疏》，原文： 无有挂碍者，即空解脱门。谓达诸法，自他俱空，则能观之智，不为有性之所挂碍也。 ）

24.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WITHOUT WALLS OF THE MIND AND THUS WITHOUT FEARS

citta-avarana nastitvad atrasto

由于心无挂碍，观自在菩萨所以能够洞明世事，或者用铃木俊隆禅师的话来说，就是观"事事如其本然"（原文作things as it is，出自1965年7月27日铃木俊隆在旧金山桑港寺的一次开示。这个说法在英语世界的禅修者中间相当著名，所以比尔 · 波特在此特意用了直接引语。但这个说法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它犯了一个明显的语法错误——things为复数形式，因此正确的说法应为things as they are。铃木俊隆1959年移民美国时已经55岁，英语不太灵光也是情有可原。不过，也有些佛教徒认为这个表达另有深意。——译注 ）。（参见铃木俊隆《禅的真义》）。当自心受三障的遮蔽而处于黑暗中时，我们目不见物，心中便会生起恐惧。而菩萨行者在般若之光的照耀下，三障俱除，于是眼前现出一片光明世界。至此，通过修习般若波罗蜜多，菩萨终于证得一切法不生不灭、从而彻底无畏的"无生法忍"境界。无所畏惧的无生法忍，已经到了菩萨道修行次第的最后阶段，即"八地菩萨"的阶位，而接下来的九地、十地两个阶位，本质上已经相当于佛果。我们的恐惧来源于分别，当我们停止分别，重新回到空性之中，也就消除了恐惧。

内心有多少障碍，就有多少恐惧。在证得无生法忍之前，菩萨也有恐惧，比如初学菩萨就有"五畏怖"：第一，不活畏，即担心布施太多会令自己无法过活；第

二，恶名畏，即担心自己因度化众生而不可避免地沾染尘俗时，被他人毁谤；第三，死畏，即在救渡众生时因爱惜自己而不愿以性命布施；第四，堕恶道畏，即担心自己转生于恶道；第五，大众威德畏，即因为担心自己不能服众而畏惧在大众面前说法或者辩论。

南阳慧忠禅师说："若心中了无执念，就能做到欲望不生。若不再有得失之患，又怎么会有恐惧呢？所以说无有恐怖。"（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心无所著，有何所求？心不可得，恐怖谁生？故云无有恐怖。 ）

憨山德清禅师说："一切诸法本性是空，但世俗之人依情绪欲求而起分别心，于是内心纠缠于外境，处处贪恋，到处都是障碍，再也无法解脱；如果能依般若智慧的观照证得内心外境俱空，眼前洞明清澈，自然解脱，所以说依般若智慧故心无挂碍。既然心无挂碍，也就不再贪生怕死，所以说无有恐怖。既然不再恐惧生死，也就不必执著于成佛涅。出于贪生怕死而追求涅的想法，都是发梦一般错乱的妄念罢了。"（ 引自德清《般若心经直说》，原文： 一切诸法本皆空寂。若依情想分别而观，则心境缠绵，不能解脱，处处贪著，皆是挂碍；若依般若真智而观，则心境皆空，触处洞然，无非解脱，故云依此般若故心无挂碍。由心无挂碍，则无生死可怖，故云无有恐怖。既无生死可怖，则亦无佛果可求。以怖生死求涅 ，皆梦想颠倒之事耳。 ）

靖迈法师说："这一句解说的是'三解脱门'之中的无相解脱门。既然已证得诸法内外俱空，则可以明了诸法空相。诸法的相状无常，而内心的恐惧多由此出，所以明了了诸法空相，便可以不被相状所迷，也就可以做到不再恐惧。"（ 引自靖迈《般若心经疏》，原文： 言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者，此明无相解脱门。由证诸法自他俱空故，则知诸法无相，所以然者。若不知诸法无相，外为相碍，内多恐怖。若证诸法无相，外不为相碍，内则无有恐怖也。 ）

25. 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

THEY SEE THROUGH DELUSIONS AND FINALLY NIRVANA

viparyasa atikranto nishtha nirvanah

颠倒（viparyasa） ,指的是那些与事实真相截然相反的妄见。在佛教中，四种典型的颠倒妄见分别是：误以无常为恒常，以苦为乐，以无我为我，以染污为清净。这“常、乐、我、净”的四颠倒是未出轮回之世间愚夫信奉的处世观念，早期佛教的各部派均斥之为妄见，并进一步主张：常乐我净只是在未脱轮回的“有为法”范围内才是颠倒妄见，若超脱轮回进入涅境，则是进入无为法的范畴，这时常乐我净就成了正见。

既然《心经》旨在解构早期佛教部派、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理论，观自在菩萨此处所说的颠倒，就不仅包含世间凡夫“有为”的四颠倒，也包含了早期佛徒的“无为”四颠倒。所以，菩萨们不仅远离（atikranto）（梵语atikranta的本义是克服、超越。——译注 ）轮回之中的一切颠倒妄见，也远离了涅境中的颠倒妄见。

在大本《心经》的一些梵本中，这一句的结尾处在“究竟涅”（nishtha nirvana）之后多出一个prapta（也就是“无智亦无得”之“得”）。孔睿在1948/1957年校勘的梵本中也加入了prapta一字（参见氏著《佛教的智慧》，但在1967年发表的校勘本中又把它删去了（参见氏著《佛教研究三十年》）。其他的译者和论师要么注意到了大本多出的这个“得”字，要么是想当然地认为此处本来就是“得涅”的意思，所以大多数都把本句理解为“远离颠倒梦想，得究竟涅”。但是，如此一来，菩萨们就是“有所得”了，这就跟观自在菩萨在本经第20行所说“无智亦无得（亦无无得）”发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把本句中的“颠倒梦想”与“涅”一同视为动词atikranto的宾语，这在梵语的文法中是成立的。（梵语的语意主要依靠词的格、性、数等属性来确定，所以只要词形不变，词序如何通常并不影响句意。——译注 ）所以，菩萨们并没有得证究竟涅，而是远离了包括得究竟涅在内，也包括无常、苦、无我、不净和常、乐、我、净在内的一切颠倒梦想。

涅是最后的妄境。许多大乘经典都孜孜不倦地强调这一点。修行菩萨道不仅

不是为了证得涅，甚至还要避免证得涅，因为菩萨道的目标是救渡众生。在《二万五千颂般若经》里，佛陀就对弟子说，虽然菩萨要度众生入涅，但涅境其实是“如幻如梦”的。《妙法莲华经· 方便品第二》中，佛陀亦告诉舍利子及其他诸位声闻漏尽阿罗汉说：涅只是佛陀为方便说法而设定的果位，并非究竟佛果。至于之前为何只说涅，不说究竟佛果，那只是因为彼时时机尚未成熟而已。

关于“涅”（nirvana）一词的来源，现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常见的语释学解释是说它由前缀nir（表示否定）和动词va（意为“吹”）或者van（意为“欲求”）构成，所以nirvana的本义就应该理解为“吹灭”或者“离欲”。不过，历代论师和学者对“涅”词义的挖掘远远不止于此，他们把“”（vana）解释为需要超脱的轮回，需要清洗的染污臭秽，或者构成诸法的五蕴所聚居而成的密林，乃至不绝如缕、需要斩断的烦恼业丝等（参见《大毗婆沙论》卷第三十二）。在汉译佛经的早期阶段，译师们也曾对nirvana尝试过几十种不同的意译，但最后还是选择了音译，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阐释经论的时候，法师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上下文灵活释义。

另外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将nirvana看作否定前缀nir与词根vri（阻碍，遮挡）的组合。值得注意的是，上一句经文“心无挂碍”中的“挂碍”（avarana）一词，同样是以vri为词根的，所以，此处的究竟涅，也就可以理解为心无挂碍。这样一来，观自在菩萨提醒我们远离的就不仅仅是有为无为的各种颠倒妄见，还有误以为自己已经超越颠倒妄见、进入心无挂碍的究竟涅这一根本妄见。在诸如《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之类的早期般若经典中，还可以见到另外一个与涅同源的词汇：“寂静”（nirvriti），它是用来指称菩萨为度众生而在轮回之中驻留时所保持的状态。

据《杂阿含经》记载，舍卫城里的外道出家人阎浮车曾问舍利子：“你们总说涅，什么是涅？”舍利子回答说：“涅就是永远断除贪欲、嗔怒、愚痴，永远断除一切烦恼。”阎浮车又问：“那么，有没有什么道路或者方向的指引，有没有单独的或

者成系列的修习之法，可以指引我们证得涅呢？”舍利子答道：“有的。修证涅之法名叫八正道，从正见到正定，一共八法。”（引自《杂阿含经 · 四九 》，求那跋陀罗译本原文：阎浮车问舍利弗：谓涅 者，云何为涅 ？舍利弗言：涅 者，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得涅 耶？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译注 ）

法藏法师说：“‘无有恐怖’的意思是，面对外境不惧怕妖魔冤孽，于是恶业止息；‘远离颠倒梦想’的意思是，内心中没有疑惑和妄见，于是恶因断除。涅的意思就是圆满的寂灭，功德完备可称圆满，障碍尽除可称寂灭。般若智慧可以穷尽涅的极致，因此称‘究竟’。”（ 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无有恐怖者，外无魔冤之怖，即恶缘息也；远离颠倒梦想者，内无惑障之倒，即恶因尽也。涅 此云圆寂，谓德无不备称圆，障无不尽称寂。……智能究竟尽涅 之际，故云究竟。 ）

南阳慧忠禅师说：“心外求法就是颠，心内观空就是倒，无中生有就是梦，心念所系就是想。一旦顿悟自心的本原，根本无我，亦无一法可得，于是便可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心外求法为颠；心内观空名之为倒；无中计有，名之为梦；心之所缘，名之为想。忽悟心源，了无所得，故云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

提婆说：“世俗之人执著的妄念，就像火焰中的水，半空中的花朵，海市蜃楼，龟毛兔角，石女生子。世俗之中的种种欲望，荣华富贵等，莫不如此。愚痴之人以为实有，所以心生贪恋，烦恼也随之而来，不恐惧才怪。因为与真相截然相反，所以称颠倒；因为幻化无常，所以称梦想。智者明了这一切的空幻本质，空性是无生灭的，所有的生灭都来自妄念。”（ 引自提婆《般若心经注》，原文： 世间执妄，所谓焰中见水，空中见华，乾闼婆城，如水龟毛，如走兔角，如石女生儿。世间五欲，荣华富贵等，亦复如是。愚者谓实，贪爱心生，苦恼便至，恐怖何疑。背正故名颠倒，无常故名梦想。智者了达梦想空幻，本性无生，生由妄念。 ）

靖迈法师说：“‘远离颠倒梦想’解说的是‘三解脱门’之中的无愿解脱门。既然已经证知诸法空无自性，达到不为外境遮蔽，内心亦无恐惧的境界，于是就能明了

诸法就如梦境一般错乱而虚妄，心中自然不起愿求，于是也就远离颠倒梦想。”（引自靖迈《般若心经疏》，原文： 远离颠倒梦想者，明无愿解脱门。由证法无性，外不为相碍，内无恐怖故，达知诸法但是颠倒，犹如梦想，虚妄不实。所以远离，不起愿求也。）

26/27.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

ALL BUDDH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LSO TAKE REFUGE IN PRAJNAPARAMITA

tryadhva vyavasthitah sarva-buddhah prajnaparamitam ashritya

如上文所说，菩萨已了知寂灭乃是颠倒妄见。所以，他们决定远离涅，依止于般若波罗蜜多，因为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是诸佛之母（buddha-matri）。在《金刚经》里，佛陀曾对须菩提说：“一切诸佛世尊，以及一切如来的无上正等正觉之法， 都是源自这部般若教法。”（ 引自《金刚经》依法出生品第八，鸠摩罗什译本原文： 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 同样，观自在菩萨也在这里提醒舍利子，诸佛之所以成为诸佛，是他们依止于般若波罗蜜多修行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他们进入了涅。事实上，诸佛不仅无涅可入，甚至除般若空性之外无任何地方可入，因此，菩萨们依止于般若波罗蜜多，从而进入般若佛母的子宫受胎，等待转生成佛。

提婆说：“‘佛’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觉悟’。不仅自己觉悟，还能令他人觉悟，觉知一切，所以称为‘佛’。”（ 引自提婆《般若心经注》，原文： 佛者梵音，此云觉。自觉觉他，觉了一切，故名为佛。）

法藏法师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诸佛都依般若波罗蜜多修行，别无他法。”（ 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三世诸佛，更无异路，唯此一门。）

净觉禅师说：“虽说化身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说，但实际上过去与未来都是无限的。《杜正伦碑》（ 此碑的全文已不可考，据杨曾文分析，它可能指的是唐中书令杜正伦为

禅宗四祖道信撰写的碑文。——译注 ） 有云：‘真如法性本来清净，并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分别；证得正觉，即可了知本来无一法可得。’《疏》（ 指慧净《金刚经注疏》，此处净觉的引文与传世的慧净原文略有出入。——译注 ） 有云：‘法身如空中之月一般清净，而报身则是虚幻泡影，恰如水中之月。水中之月虽然可见，但没有本体，它是空中之月的幻影；报身虚幻，虽然可见但并不真实，它的作用是引导我们趋向真实的清净法身。’”（ 引自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 化身说有三世，真即前后无际也。《杜正伦碑》云：“真如性净，非三际之有殊；正觉道成，无一法之可得也。”《疏》云：“法身清净，犹空中之月；报身虚假，若水中之像。水中之像，无体而可见，推其本体，即空中之月；报身虚假，无实而可睹，寻其本实，即清净法身也。” ）

南阳慧忠禅师说：“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烦恼、无明、执著、妄念，其实本性清净，所以说‘三世诸佛’。证得本性的清净智慧，无一事可执，故云‘依般若波罗蜜多’。”（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过去、现在、未来烦恼、无明、尘劳、妄念，本来清净，故云三世诸佛。自达本智，无所染著，故云依般若波罗蜜多。 ）

紫柏大师说：“佛与众生哪有什么分别？佛只不过是不生不灭，无爱无恨的众生；众生只不过是有生有死，有爱有恨的佛。”（ 引自真可《般若心经要论》，原文： 佛与众生，岂两个耶？佛不过无死生、无爱憎人耳；众生则有生死、有憎爱佛也。 ）

28. 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AND REALIZE UNEXCELL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anuttaran samyak sambodhim abhisambuddhah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说法见于最早的有部经典，在南传上座部巴利藏经中也不鲜见，所以可知是佛陀本人使用过的说法。菩提（bodhi）的意思是“觉悟”，在菩提之前冠以复杂的定语，是为了说明佛陀证得的菩提与外道修行人所悟

之道是有所不同的。另外，在大乘佛徒看来，它更具体地指向修行菩萨道所证得的菩提，与声闻缘觉弟子所悟之道（涅）也是不一样的。

这种觉悟超越了概念的束缚，因此称之为阿耨多罗（anuttaran），意为“无上”；它比理性所能达到的领悟更为全面，所以称其为三藐（samyak），意为“最佳、正”；又因为它能驱除无明妄见，所以称三（sam），意为“遍及、圆满”。因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意译为“无上正等正觉”或者“无上正遍觉知”。接下来的梵语动词abhi-sam-buddha，意思是修证（abhi）圆满的（sam）觉悟（buddha），概言之，即为“证悟”之义。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是观自在菩萨在本经开篇时入甚深般若修行时埋下的修行种子最终收获的成佛之果。在般若定境中，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乃至一切诸法自性皆空。既然种子是空，那么成佛之果自然也是空。

在《金刚经》里，佛陀说道：“须菩提，这般若教法是平等无高下分别的，故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行者如能破除我见，破除我与他人、人与非人、众生的种类或寿命等种种差别，如实修行这种无分别的善法，就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说的‘善法’，就是他所说的‘非善法’，善法与非善法无差别，所以名之为‘善法’。”（引自《金刚经》净心行善分第二十三，鸠摩罗什译本原文：　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在《维摩诘经》里，天女告诉舍利子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得，因为菩提不在任何地方，所以不可得。舍利子于是问她：“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又说如恒河之沙一样多的诸佛在过去已得、现在正得、未来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天女回答说：“这些只不过是借用世俗文字方便说法而已。说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并不是说菩提真的有过去、现在、未来三种状态。”（引自《维摩诘经》观众生品第七，鸠摩罗什译本原文：　舍利弗言：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得当得，如恒河沙，皆谓何乎？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数故，说有三世，非谓菩提有去来今。）

南阳慧忠禅师说："如果你明了自心本来清净，就已经是佛，所以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若信自心，本来是佛，故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

憨山德清禅师说："此句是说不仅诸菩萨皈依般若修行，即便是三世诸佛，也都皈依般若修行，才最终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之佛果。"（引自德清《般若心经直说》，原文：谓不但菩萨依此般若而修，即三世诸佛，莫不皆依此般若，得成无上正等正觉之果。）

四　般若为诸佛母

29.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

YOU SHOULD THEREFORE KNOW THE GREAT MANTRA OF PRAJNAPARAMITA

tasmaj jnatavyan prajnaparamita maha-mantro

皈依般若波罗蜜多修行，令菩萨们得以远离菩萨道修行途中的一切障碍。他们一路前行，跟随观自在菩萨来到最后一重玄关。大门后面，就是此行的终点，圣殿中的至圣之所。

在本经的第20行，观自在菩萨曾经告诉我们：空性之中“无智”（na jnana），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知” （jnatavyan），又怎么可能“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呢？原因在于：这里所说的作为大神咒的般若波罗蜜多，是不涉及世俗之智的。般若教法，与蕴、处、界、四谛、缘起诸法不同，它并非心念所生之法，因此超越心智。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道中唯一可知的法，它指出：诸法是空，空中无智，而这无智之智便是般若波罗蜜多，也是唯一值得“知”的“智”。

咒语就是超越世俗心智的无智之智。咒语是由那些可与心灵深处的震颤发生共鸣的众生创造出来的，通过与心灵谐振，它能发掘出清净自心的神奇潜力。在西安南郊的终南山里，我遇到过一位法师，她在一生之中创建了四所佛学院，晚年来此独自住山修行。（指比丘尼圆照，参见比尔·波特《空谷幽兰》第六章。——译注 ）

这位法师曾教过我几段咒语，并且无比严肃地告诉我：咒语是由外太空的生

命教给人类的。她的意思显然是说，咒语的作者是外星人。这种说法有何意义姑且不论，但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佛教咒语的起源极为古老，它远远早于吠陀时代，至少发源于古印度的史前时期。对于史前人类来说，最重要的知识莫过于与祭祀仪式有关的知识，而在一切祭祀仪式里，咒语又是最核心的知识。到了佛陀的时代，咒语仍然被古印度所有派别的宗教修行者广泛使用，其中当然也包括佛陀的弟子。虽然佛陀有时会批评使用咒语的行为，比如在《长阿含经》卷第十四《梵动经》中所言；然而有时他也为了帮助弟子免遭毒蛇侵害而传授咒语给他们，比如《杂阿含经· 二五二》中讲述的故事。由此看来，佛陀是按用途对咒语做了区分，他批评那些为了显示神通而滥用咒语的行径，但并不反对修行者利用咒语获得佑护和加持。

关于咒语，现在的佛教徒常做“咒”（mantra）与“陀罗尼”（dharani）的区分：把那种一连串单音节或多音节的、并无实际意义的发音称为咒；而陀罗尼则通常指那些言简意赅的短篇经文，其内容多是对教法的精炼概述，所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区分并非从来就有。在早期的佛教文献中，咒与陀罗尼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既指无意义的发音，也指有意义的短篇经文。既然本经提到咒语的时候用的是mantra，而它本身又常常被称为陀罗尼，我们有理由推测《心经》出现要早于咒与陀罗尼的区别。

法国的密教学者安德烈· 帕杜（Andre Padoux ）曾经说过：“咒语不是供人理解的，而是拿来用的”（《认识咒语》302页）。但《心经》既是拿来用的，也可以供人参研。它浓缩了般若教法的精华，并且能生诸佛，可令那些念诵它的人藉此前往成佛之路。古印度密宗大师金刚手则在他的心经释论《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释· 法义明灯》里写道：“般若波罗蜜多咒不是用来消灾、积福、获取神通或者现愤怒相的。那它是什么呢？只要领悟了般若波罗蜜多咒的深义，自心即能立刻得到解脱。”（引自洛佩兹《解空：心经的用法》213页）

咒语就如一盏神灯。只要你正确用功，就能唤出神灯里的精灵。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十中记载，他求学印度期间（630 ～ 644），曾前往大安达逻国（今印度南部安得拉邦）寻访清辨论师（印度中期大乘佛教学者，印度中观派的实际创始人之一。——译注 ）居住过的一座洞窟。据说，清辨在此窟中念诵一则名为《随心陀罗尼》的咒语长达三年，终于令观自在菩萨以色身示现眼前。不过，《心经》这盏神灯中所藏的精灵却不是观自在菩萨，而是能生诸佛的般若佛母——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咒，便如同呼唤自己的母亲。

净觉禅师说："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张网是为了捕鱼，一旦捕到鱼，就可以放下鱼网；同理，使用语言是为了达意，得意之后便可以放下语言了。《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有云：'陀罗尼非文字，文字仅用于显现陀罗尼。般若深具大慈悲力，超越文字说法之上。'"（引自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 故知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也。……《胜天王经》云："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般若大悲力，离言文字说"也。 ）

30. 是大明咒

THE MANTRA OF GREAT MAGIC

maha-vidya mantro

在梵语中，"明"（vidya）来源于词根vid，意为"明了"，它可以指包括科学、手艺乃至神通在内的一切能力。此外，"明"与"咒"常可通用，因为咒语同样是一种技能，只不过运用咒语的能力是一般世俗之人无法企及的。明与咒的另一项区别在于：明通常是指对女性神祇的召唤，咒则通常与男性神祇相联系。正因如此，印度教中众多著名的女神，比如毁灭女神迦梨，救苦救难的度母，湿婆神之妻突迦，大梵天之妻辩才天女，大吉祥天女，等等，都被冠以"大明"（mahavidya）的称号。［参见大卫· 金斯利（David Kinsley ）《神女密境：印度教十大明》，57-

60页］之所以会有这种用法，是因为咒（或明）的作用正在于孕育出崭新的意识状态，所以，在印度密教中，每一位“大明”都和一种具体的意识状态相匹配，只要念诵针对这位大明的咒语，就能唤起相关联的意识状态，就如同只要正确地摩擦双手，就能唤出神灯里的精灵一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咒语都能唤出女神，只有“大明咒”方能如此。而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大明咒，唤出的并不是哪位女神，而是般若佛母的子宫，也就是一切诸佛诞生的地方。

咒（mantra）还有“庇护所”的含义，所以有时也译作“坛”。它相当于一个护身符，不过主要用于保护内心的修持，而不是色身。通常，咒语的传承必须是由上师对弟子亲授，要有严格的传授仪式，传授的内容则包括咒语的正确念法，以及辅助的姿势、手印和相关法器的用法等。但是，《心经》并不属于这一类秘密咒语，它是公开的，它的传授不必受这些限制，有缘遇见者皆可传承。

陀罗尼（dharani）的字面意思是“总持”，也就是保持住以免丢失、忘记的意思。所以，陀罗尼有点像是一则备忘录，或者课堂笔记，它能帮助我们记住那些重要的教法。但陀罗尼绝不仅仅是一则备忘录，它还是我们的修行指南。咒语令我们得以召唤神明，而陀罗尼则能引导我们走向神明，甚至走进神明。很显然，《心经》既包含了咒语，同时又是一部陀罗尼，所以它兼具以上两种功效。

在一些般若佛经，比如《十万颂般若经》里，有与《心经》第29- 32行内容相同的段落，不同的是，其中的mantra都写成vidya，翻译过来就变成“是大神明，是大明明，是无上明，是无等等明”。（《十万颂般若经》的汉译本只有一种，即玄奘译《大般若经》的前四百卷，其中的相关段落在第102卷和第105卷，但仍译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译注 ）

31. 是无上咒

THE UNEXCELLED MANTRA

anuttara mantro

无上（anuttara）是诸佛的名号之一，在前文中它已经出现过，不过是作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重要概念的组成部分，被音译成了“阿耨多罗”。菩提被称为无上，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超越了所有范畴，乃至超越了包括阿毗达磨在内的一切法的觉悟。般若波罗蜜多咒与菩提了无分别，所以也被称为无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它了。般若波罗蜜多咒就是超越本身。

这一连串的赞美也出现在《二万五千颂般若经》里——忉利天之主、众天神之王释提桓因（也就是帝释天）对佛陀感叹道：“世尊，般若波罗蜜确实是大明咒，无上明咒，无等等明咒。为什么这么说呢？世尊，因为这般若波罗蜜能祛除一切恶法，孕育一切善法。”佛陀对此深表同意，并补充道：“尸迦（帝释天的姓），过去世的一切诸佛都因为这大明咒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未来世的一切诸佛和现在世的十方诸佛，也都因为这大明咒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世间能有身口意的十善业道，也都是因为这大明咒的缘故。”（ 引自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劝持品第三十四，原文：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无上明咒，无等等明咒。何以故？世尊，是般若波罗蜜，能除一切不善，能与一切善法。佛语释提桓因言：如是如是。 尸迦，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无上明咒，无等等明咒。何以故？ 尸迦，过去诸佛因是明咒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来世诸佛、今现在十方诸佛，亦因是明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是明咒故，世间便有十善道。 ）

32. 是无等等咒

THE MANTRA EQUAL TO THE UNEQUALLED

asama-sama mantrah

无等等（asama-sama）是诸佛的另外一个名号。因为般若波罗蜜多咒即是菩提，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咒等于诸佛，所以也就拥有了诸佛的名号无等等。曾有人

向佛陀请教佛性，并希望能以譬喻说明，于是佛陀指了指天，意谓天空无限、无分别、遍及一切处，无与伦比，也就是“无等”，而佛性也正是如此，所以称“无等等”。

般若波罗蜜多咒是无上咒，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咒之上空无一物；般若波罗蜜多咒是无等咒，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咒之下、之间亦空无一物；般若波罗蜜多咒是无等等咒，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咒与一切诸佛的佛性不异无别。佛可以有很多，但佛性只有一个。所以，一切诸佛皆深知般若波罗蜜多咒，就如同孩子熟知他们的母亲。

在《二万五千颂般若经》的第五章，舍利子与其他佛弟子一同向佛陀汇报自己的修行体悟：“诸菩萨修行六度，在布施中行般若波罗蜜，所以是无等等布施，证得无等等身与无等等法，也就是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诸菩萨在修行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其他五波罗蜜时亦复如是。世尊也是如此这般修行般若波罗蜜，从而六度圆满，得无等等法，无等等色、受、想、行、识，转无等等法轮。”（引自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叹度品第五，原文：诸菩萨摩诃萨，行是般若波罗蜜无等等布施，具足无等等檀那波罗蜜，得无等等身，得无等等法，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尸罗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那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亦如是。世尊本亦复行此般若波罗蜜，具足无等等六波罗蜜，得无等等法，得无等等色，得无等等受想行识，佛转无等等法轮。）

憨山德清禅师说：“因为此咒能驱除生死烦恼的心魔，所以说是大神咒；此咒能照破生死轮回的无尽暗夜所以说是大明咒；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中没有一法能胜过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是无上咒；般若是诸佛之母，孕育一切无量功德，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然而它却能与一切相提并论，所以说是无等等咒。”（引自德清《般若心经直说》，原文：能驱生死烦恼之魔，故云是大神咒；能破生死长夜痴暗，故云是大明咒；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过般若者，故云是无上咒；般若为诸佛母，出生一切无量功德故，世出世间无物与等，惟此能等一切，故云是无等等咒。）

南阳慧忠禅师说：“此咒有多重深意，不能一一细说。它指明了众生的清净本心是无限无碍的，并且坚实不动摇，所以是大神咒；清净本心能常保明澈，遍照

一切法界，随缘示现无穷化身，所以是大明咒；一切诸法，以清净本心为最上，没有能超越它的，所以是无上咒；清净本心非有非无，无边无际，无与伦比，所以是无等等咒。”（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此有多义，不可具宣。众生本心，无有边际，往反无碍，实不动摇，故名为大神咒；心本清净，湛然常住，圆照法界，应现无穷，是大明咒；一切万法，不出于心，无能超者，是无上咒；心之一字，不属有无，罔测边际，无能比者，是无等等咒也。 ）

法藏法师说：“它能有效地清除心障，所以是大神咒；能以大智慧照彻无明，所以是大明咒；任何东西都无法超越，所以是无上咒；世间没有匹俦，所以是无等等咒。为什么不是无等，而是无等等？因为它唯与正觉同等。”（ 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一，除障不虚，名为神咒；二，智鉴无昧，名为明咒；三，更无加过，名无上咒；四，独绝无伦，名无等等咒。……何故不但说无等耶？示现等正觉故。 ）

明旷法师说：“按照天台智者大师‘化法四教’的判教理论来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含摄了生灭四谛之理，属声闻弟子的三藏教，所以是大神咒；又含摄了无生灭四谛之理，属缘觉弟子的通教，所以是大明咒；还含摄了无量四谛之理，属大乘菩萨的别教，所以是无上咒；最后，它含摄了无作四谛之理，属最上乘菩萨的圆教，所以是无等等咒。”（ 引自明旷《般若心经疏》，原文： 大神咒者，三藏教生灭四谛理也；是大明咒者，是通教无生灭四谛理也；是无上咒者，别教无量四谛理也；是无等等咒者，是圆教无作四谛理也。 ）

33. 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WHICH HEALS ALL SUFFERING AND IS TRUE, NOT FALSE

sarva-duhkha prashamanah satyam amithyatvat

本句中，观自在菩萨为我们说明了般若波罗蜜多咒的功能和效用— —它的功能是“除一切苦”，效用“真实不虚”。

佛陀住世说法期间常对弟子说，他所说之法可以总结为四谛：苦、集、灭、

道。所以，观自在菩萨在本经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带领我们回到了出发的地方：苦与苦灭。

佛教徒所说的苦，一般分为八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和五蕴炽盛之苦。然而，观自在菩萨在解构阿毗达磨的过程中分明告诉舍利子：空中无苦，无苦集，无苦灭，无苦灭道。现在，可能是担心这位最擅长阿毗达磨理论的佛陀弟子把般若教法也当成一种理论，观自在就在说法结束的时候把这段超越一切理论的咒语传给了他。它超越一切理论，因为它可以引导舍利子如实体会苦的本质。领会到苦的本质是空，也就消除了一切苦。本句中的动词“除”（prashamana）不仅指“治疗”，还有“安抚，使平静”的意思。

我们常常听到诸如“真相能让人自由”之类的大实话，却谁也没有因为了解到这个世界的真相而真正变得自由。然而，般若波罗蜜多咒所代表的真相，不是世间的真相，也不是局部的、只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才能成立的真相，它指的是终极的真相，所以能带给人终极的自由——能除一切苦。如此高调的宣称几乎像是在夸夸其谈了，也因此不免令人生疑，所以，观自在菩萨在后面又补了一句“真实不虚”，以表明自己对此有完全的把握。

提婆说：“《心经》能助人超脱生死轮回，就好比明灯能照亮黑暗，或者灵丹妙药祛除百病，又如金针可以摘除白内障。根本而言，此经就如神奇的宝珠，有求必应，有愿皆成。”（ 引自提婆《般若心经注》，原文： 即明此经能除生死轮转之事。譬如明灯能破黑暗，亦如妙药消除诸毒，复如金 挑除眼 。举要言之，譬如如意摩尼宝珠，所求皆得，所愿皆成。 ）

南阳慧忠禅师说：“一切诸佛都依般若波罗蜜多咒超脱三界，不受轮回之苦，所以说能除一切苦。此咒直指人心，无需修证，见性成佛，所以说它真实。心无实体，远离种种妄见烦恼，坦然常在，所以说它不虚。”（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一切诸佛，依此咒心独超三界，不受轮回，故云能除一切苦。直指本心，决定是佛，不假修证，故云真实，心无变体，离诸狂惑，坦然常住，故云不虚矣。 ）

34.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

THE MANTRA IN PRAJNAPARAMITA SPOKEN THUS

prajnaparamitayam ukto mantrah tadyatha

梵本中，本句的般若波罗蜜多一词使用了位格形式prajnaparamitayam，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透露出的消息表明，这咒语是在般若波罗蜜多之中，换言之，它位于般若佛母的体内——它就是般若佛母的子宫。般若佛母以音声创造了它，修行者则是凭借着念诵之声与之谐振，从而得以进入般若佛母的子宫受胎。母亲们都会哼唱摇篮曲，般若佛母则会唱般若波罗蜜多咒。但是为什么观自在菩萨知道这句咒语？为什么他要在此念诵这句咒语？这多半因为，观自在菩萨就是释迦佛母转生而来，因而他本人就是般若佛母的化身示现。在密宗佛教典籍中，观自在菩萨常被称作“明主”（vidya-adhipati），也就是传授明咒的人。

古代印度的宇宙观认为，世界是在“大道”（rita）的支配下运行的，大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祭祀（ritual ），而念诵某种形式的咒语则是任何一场祭祀仪式的核心内容，无论这咒语是有意义的语言还是无意义的发音，它们的用意全都是要祈求某位天神的帮助。然而《心经》末尾的这段咒语却并未指向任何一位天神，它指向的是世界的本性，也就是人格化为诸佛之母的般若空性。大卫· 金斯利写道：“人们通常以为，咒语是从属于女神的，是女神所拥有；但实际上，咒语就是女神。”（《神女密境》，58页）就般若波罗蜜多咒而言，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佛母的子宫，而非佛母本人。

南阳慧忠禅师说：“所谓咒，只不过是众生的本心。借用言语表达真心，即是般若波罗蜜多咒语。”（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咒者，只是众生本心，以言指心，故云般若波罗蜜多咒也。 ）

憨山德清禅师说："前面的经文是在明说般若，此咒语则为密说般若。咒语不容许从意义层面理解，只能直接默诵。它之所以能有奇效，正是因为它让人放弃理解和想象，借助不思议的力量而达成。但这番奇效最终还是根植于每个人都具有的清净自心。诸佛证得清净自心，并可以运用自心施展种种神通妙用，而世俗众生却迷失了这份清净自心，于是造作出种种妄想烦恼，本具真心却不自知，白白辛苦，实在是可悲。如果能顿悟自心本性，当下以清净之光返照内心，一念之间就能勘破生死，好比沉寂了千年的古堡被一缕灯光照亮，从此不再陷于黑暗。我们这些世俗之人如果有超脱生死轮回的志向，就应好好把握般若这个最佳的工具。譬如苦海滔滔，般若便是渡海之船；长夜漫漫，般若便是指路明灯。然而世人却甘于盲目涉险，苦海沉浮，歧途跋涉，真不知道最后会落得何种下场。不过话说回来，尽管般若有种种妙用，但它又好比那柄名叫'宵练'（典出《列子·汤问》：上古殷帝的三柄宝剑，皆为神器，但皆不能杀人。最上者名"含光"，视之不可见，经物而物不觉；其次名"承影"，视之若有若无，经物而物不觉痛；其三名"宵练"，白天见影不见光，夜晚见光不见形，其触物也，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痛而不血刃也。——译注）的宝剑，锋利到可以将人一劈两半，被劈的人尚未察觉，切口就已经又合拢了。这样的神器，只有圣人可以得心应手，俗人拿在手中却毫无用处。"（引自德清《般若心经直说》，原文：前文为显说般若，此咒为密说般若。不容意解，但直默诵。其收功之速，正在忘情绝解不思议之力耳。然此般若所以收功之速者，乃人人本有之心光，诸佛证之以为神通妙用。众生迷之以作妄想尘劳，所以日用而不知，自昧本真，枉受辛苦，可不哀哉。苟能顿悟本有，当下回光返照，一念熏修，则生死情关忽然隳裂，正如千年暗室，一灯能破，更不别求方便耳。吾人有志出生死者，舍此决无舟筏矣。所谓滔滔苦海中，般若为舟航；冥冥长夜中，般若为灯烛。今夫人者，驱驰险道，泛滥苦海，甘心而不求此者，吾不知其所归矣。虽然，般若如宵练，遇物即断，物断而不自知，非神圣者不能用，况小丈夫哉。）

35. 揭帝揭帝，般罗揭帝，般罗僧揭帝，菩提僧莎诃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NGATE, BODHI SVA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ngate bodhi svaha

古代印度的许多学派都认同，或至少尊重这样的观念：即世界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是由声波振动构成的。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咒语中所蕴含的精神能量，佛经的译师们大多选择音译咒语。另外，印度和西藏的古代论师在注释《心经》时，常常在本段咒语的起首处加上一个om的音节，这显然是因为om在古印度和西藏人心目中极其神圣：它被认为是宇宙中出现的第一个声音。但是只有少数几种存世梵本《心经》的咒语以om开头，并且在年代较早的译本中也几乎看不到它的影子——唯一的例外只有不空的音译本。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咒被收录于七世纪汉译的一本咒语集录之中，而在五六世纪之间汉译的两部佛经中，也包含了与般若波罗蜜多咒大同小异的咒语（ 前者是指唐永徽二年（651年）天竺译师阿地瞿多所译《陀罗尼集经》，卷三有“般若大心陀罗尼”，与此处的般若波罗蜜多咒几乎完全一样；后者是指北凉昙无谶所译《大方等无想经》和隋 那崛多所译《东方最胜灯王陀罗尼经》，其中分别录有与般若波罗蜜多咒内容类似的咒语。——译注 ），这些似乎都可以说明，般若波罗蜜多咒的功效在被玄奘发现以前就已经广为人知了。

这段咒语所用到的梵语词是有比较明确含义的。“揭帝”（gate）通常写作gata，意思是“到达”——“如来”（tatha-gata）一词中就有它。gata是动词gam的过去分词形式，但是所有的《心经》梵本都把这个词写作gate，我们只能猜想，咒语的作者在此除了要表达“到达”的意思之外可能还有别的想法。至于这别的想法具体是什么，有几种不同的推测：比如，gate可以是gam的过去分词的阴性呼格形式，因此可以释读为：哦，到达彼岸的般若佛母啊！或者也可以是独立位格结构，意为：当其到达彼岸。这两种释读是由孔睿给出的，但他似乎忽略了第三种可能性：gate也可以理解为阳性位格形式，意即进入其中。考虑到前文所说，般若波罗蜜多咒语即是般若佛母的子宫，那么这个阳性位格形式的“到达/进入”，无疑是相当贴切的用法，它生动地体现出修行者在持诵咒语时全情投入的状态。相比之下，孔睿的第一种释读更多地反映出一种虔敬膜拜的心态，而第二种则显得过于抽象了。当然，把gata写作gate也许并没有任何需要揣摩的深意，又或者，作者发

现gate的发音比gata蕴含了更多精神力量。也许两者都有。

咒语的其余部分为我们说出了“到达”之后的情况——“般罗”（para）的意思是超越或者彼岸，所以“般罗揭帝”就是到达彼岸，般罗僧揭帝则是“完全超越”或者“全部到达彼岸”。显而易见，般若波罗蜜多咒语的关键词是“般罗”。在解构了有部的阿毗达磨理论之后，《心经》并未试图建立一种取而代之的新理论，不论世间还有何种理论，包括般若教法本身，般若波罗蜜多都是“完全超越”其上的。这也是咒语的功用：完全超越那些束缚着我们的语言和概念，进入般若佛母的子宫——

去，去超越，去完全超越。

般若波罗蜜多咒以“菩提僧莎诃”（bodhi svaha）结尾。这咒语先是引着我们进入般若佛母的子宫，接下来便要令我们入胎转生了——菩提是觉悟，也就是成佛的种子；僧莎诃则是终成正果之后的感叹：“善哉！”“阿门！”“哈利路亚！”在吠陀时代的祭祀仪式上，“僧莎诃”也常常出现在向诸神献祭的结尾处，以点出神圣奉献的庄严气氛。

在《心经》问世以后的许多个世纪里，古印度的论师中间常不乏试图从般若波罗蜜多咒语中挖掘深意者，他们大概是觉得《心经》进行到第19行之后，已经彻底消解了原本完备精密的阿毗达磨理论，却又没有提出新理论填补空白，以致令得修行之路都失去了方向。于是，莲花戒等论师便根据《现观庄严论》中总结的大乘修行次第，将般若波罗蜜多咒分成五个部分，分别对应于大乘五道：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后来，阿底峡又把《心经》的全文也分门别类地纳入到这五种次第当中。对此，洛佩兹评论道：“论师们面对《心经》时开始产生幻觉，他们把咒语想象成经文的补充内容。他们相信：在经文宣告了一切诸

法皆空之后，咒语则为我们指明了新的道路。然而，如此理解无疑已经偏离了《心经》的本义，它辛苦建立的空性此刻又被重新填满”（洛佩兹《解空：心经的用法》，185页）。

毫无疑问，《心经》讲授了一门深湛的教法，并且为后人提供了充分的解释空间，我无意否定任何一种言之成理的解释，但我们也得承认，与其把这充满灵性的咒语塞进笼子，到底不如还之以自由自在的本来面目更为恰当。

法藏法师说：“对此咒语可有两种理解：其一，是为诸佛秘密之语，不可释义，也并非尚未成佛之人可以理解，修行之人只应持诵，有除障增福的功效，但不应强作解人；其二，若一定要强作解人，‘揭帝’的意思是去或度，这是甚深智慧所具备的功能；连说两次揭帝，意谓不仅自度，还度他人；‘般罗’的意思是彼岸，‘般罗揭帝’则是到彼岸，也就是得度之义；‘僧’在这里意为总是、全都，所以‘般罗僧揭帝’就是尽皆得度之义；‘菩提’一词则是要说明彼岸的性质，乃是觉悟的彼岸；最后，‘僧莎诃’意为立即，旨在言明到达彼岸菩提速度之快。”（引自法藏《般若心经略疏》，原文： 此有二义。一，不可释，以是诸佛秘语，非因位所解，但当诵持，除障增福，亦不须强释也；二，若欲强释者，羯谛者，此云去也、度也，即深慧功能。重言羯谛者，自度度他也。波罗羯谛者，波罗此云彼岸，即度所到处也。波罗僧羯谛者，僧者总也、溥也，即谓自他溥度，总到彼岸也。言菩提者，至何等彼岸？谓大菩提处也。言萨婆诃者，此云速疾，令前所作，速疾成就故也。）

南阳慧忠禅师说：“如此神咒，直指本心。本心非动非静，所以不能以心动念来寻求自心；本心无生无灭，所以不能以心灭心；本心无内、外、中间的分别，所以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既然找不到，就该明白心不可得；既然明白心不可得，就该明白心之自性为空；既然心性为空，则一切魔境对它皆不起作用；既然一切魔境对心都无作用，则心可以降服一切魔。经云：‘能降服魔怪的地方就是觉悟的道场，因为它不为外境所动摇’。（出自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菩萨品第四。——译注）可世俗之人多有迷失自心，偏偏还要为他人治病。他们在自心以外寻找所谓的法，找到的只是魔境妄念，自心已入魔，还说什么救助他人？所以经云：‘自己的

病尚不能救治，如何为他人治病？’（ 引自《维摩诘经》弟子品第三，慧忠此处所引略有出入，鸠摩罗什译本原文作： 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 ——译注 ）就算能治，也是执著于空幻的色身，仍然未能脱离魔境，因此贪生怕死，沉迷轮回，留恋生命却又不得不离开，实在是自相矛盾。幸有如来示现世间，为救众生脱离轮回，领悟自己的清净本心，所以传授般若波罗蜜多神咒。念诵此咒时，心中妄念不起，这叫做‘受持’。”

（引自《三注般若心经》，原文： 如是神咒，直指本心无动静，不可起心求心；心无生灭，不可将心灭心；无内外中间，求心，心非一切处，不可向一切处求心。心不可得故，即知无一切心；以无一切心故，即一切魔境摄不动；以不动故，即是际一切魔。经曰：“降魔是道场，不倾动故。”切见时人不了自心，以治他病。心外见法，魔境现前，自心属魔，云何救彼？经云：“自病不能救，何救他疾？”纵令治得，业系幻身，即是不出魔境界。怕怖生死，未免轮回，舍生趣生，互为冤对。如来出世，为度沉迷，令悟本心，号为神咒。不起妄念，名曰受持。 ）

附录I　大本心经

《心经》传世的梵本有大、小本之分，本书所释的三十五行经文为“小本”。相比之下，“大本”更符合佛经的基本格式——它的开篇有介绍本经缘起的“序分”，末尾也有赞颂本经利益的“流通分”，正文部分，也就是“正宗分”，则与小本高度一致。大本《心经》最早见于史载是在八世纪的中国，并至少有六个汉译本：其中唐朝开元年间来华的天竺僧人法月在长安先后译出过两个版本（大约735~ 740年间），分别题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另外还有宾国僧人般若和利言于唐贞元六年（790年）共同译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吐蕃僧侣法成于九世纪中期由藏译汉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唐代密教僧侣智慧轮于咸通二年（861年）译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以及天竺僧施护于北宋初期来华译出的《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这六种汉译本的文字大同小异，与梵本也没有太大的出入。我的英译主要依据的是孔睿校勘的梵本，并参考了以上六种汉译。（ 以下所录为般若共利言的汉译本，取其译文平实，且较为接近英译故。——译注 ）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宾国三藏般若共利言等　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及菩萨众俱。

时佛世尊即入三昧，名广大甚深。尔时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离诸苦厄。即时舍利弗承佛威力，合掌恭敬白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有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者，云何修行？"如是问已。

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具寿舍利弗言："舍利子，若善男子善女人，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时，应观五蕴性空。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如是舍利弗，诸菩萨摩诃萨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应如是行。"如是说已，即时世尊从广大甚深三摩地起，赞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应如是行，如是行时一切如来皆悉随喜。"尔时世尊说是语已，具寿舍利弗大喜充遍，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亦大欢喜。时彼众会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高丽藏》 No.1383

附录II　一些 人名和术语

这本书里标注的梵文罗马拼音省略了通常所见的变音符，并且，为了使拼音更符合英语的发音习惯，我还将 和 直接写作sh，直接写成了n。但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字混淆，所有的c仍旧写作c，尽管它们在发音上更接近ch。（原书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词条，为方便中文读者，在此改为按中文词条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译注 ）

阿罗汉

arhan

这个梵语词的字面意思是“应供”，也就是指那些有资格享受世间供养的圣者。它是早期佛教指示教徒修行次第的“声闻四果”（修行的四个阶段，包括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罗汉）中第四果，也就是最终的果位。证得阿罗汉果的修行人都已断尽一切烦恼，超生脱死，从而进入涅境界。

阿难

Ananda

出生于公元前432年的阿难是释迦牟尼的堂弟，也是他的侍者。据说，释迦牟尼涅后不久，在王舍城举行的第一次佛经结集之会上，正是阿难凭着他出色的记忆力复诵出佛陀所说之法。

阿毗达磨

Abhidharma

在梵语里，阿毗达磨的字面意思是“殊胜而卓越的法”或者“与法有关的学问”。而法，也就是dharma，在这里指的是意识的基本构成单位。此外，阿毗达磨也常常指那些讨论它的经论和文献。

阿毗达磨俱舍论

Abhidharmakosha (bhasaya)

这部讨论阿毗达磨的经典著作也常被简称为《俱舍论》，内容分本颂和释论（bhasaya）两个部分。它的作者世亲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创始人之一，但世亲著作《俱舍论》时尚未皈依大乘，这部著作的论点主要是站在佛教经量部的立场上对说一切有部所作的批判。

阿育王

Ashoka

孔雀王朝开国君主月护王（Candragupta ）之孙、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卒于公元前232年）是佛教的重要护法之一。公元前268年登基之后，他使佛教一举成为印度次大陆最为显赫的宗教。公元前267年，他召集佛教长老在华氏城举行了历史上第三次佛经结集，之后更向包括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和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在内的周边各国派出高僧大德弘传佛法，终令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

八千颂般若波罗蜜经

Ash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Eight Thousand Lines

本经应该是般若部中成型最早的经典，在般若部佛经总集《大般若经》中，它被列为第四部分，也就是“第四会”，其梵本共八千颂，故名。它也是最早汉译的大乘佛典，历代多次汉译，名称各异，流传至今的尚有支娄迦谶的十卷本《道行般若经》，支谦的六卷本《大明度经》，昙摩蜱与竺佛念共译的五卷《摩诃般若钞经》，鸠摩罗什的十卷《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以及施护的二十五卷《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另外就是玄奘所译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第四会。

宝通

唐代禅师宝通（732~ 824）是曹洞宗祖师石头希迁（700~ 790）座下弟子，自号大颠和尚，在广东潮阳开山住持灵山寺时曾与大文豪韩愈交好。灵山寺内至今仍存有大颠宝通和尚的墓塔。宝通所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解》一卷，国内已无传本，收于日本《卍 续藏经》第四十二册67- 70页。

报身

sanbhoga-kaya

介于法身和化身之间，报身是大乘佛教中诸佛菩萨修成正果之后，因发愿救渡众生而拥有的一种存在状态。它与化身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不是佛的真实本体，并且都未能超脱轮回。法身、报身和化身合称“三身”（Trikaya ），是大乘佛教用以描述佛性和世界本质的基本概念之一。（参见“法身”和“化身”条）

般若三藏

Prajna

活跃于八世纪末的宾国（今印度北部喀什米尔一带）来华僧侣般若三藏是四十卷本《华严经》的译者，此外他还于贞元六年（790年）与利言共同翻译了大本《心经》。

般若波罗蜜多

prajnaparamita

梵语般若（prajna）意为“智慧”，波罗蜜多（paramita）意为“到彼岸”。般若波罗蜜多，可理解为“无上的智慧”，它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教法之一。

不空

Amoghavajr *a*

唐朝时由北天竺来华的僧侣不空（705~ 774）是汉传佛教密宗的创始人之一。在华传法期间，他还翻译了大量佛经，其中包括《心经》的梵语音译本（按梵音诵习佛经据信可以带来更大的加持力）。除了用汉字音译梵语读音之外，不空可能还为玄奘的《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作过文字的润色。这两种译本分别发现于房山石经和莫高窟藏经洞。

长阿含经

Dhirgha Agama

佛陀灭度后，王舍城第一次结集时据说由阿难诵出的佛法，形成文字后被称为原始佛典，它又分为两个流传系统：其一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巴利文经藏中的五部“尼柯耶”，其二为北传部派佛教的梵文“四阿含”（有些部派有五阿含）。《长阿含经》是四阿含中篇幅最长的，共收长篇佛经三十部，大体上与巴利五部中的《长部》（Digha Nikaya）相对应。梵本《长阿含经》如今只有残卷传世，然而五世纪初宾沙门佛陀耶舍（Buddhayashas ）的汉译本却完整保留到了今天。

大般若经

Maha Prajnaparamita Sutra

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大乘般若思想的佛典总集。梵本全经共二十万颂，包括大小16部经典，称为“十六会”。玄奘在印度求得此经梵本，并耗时三年（660~ 663年）与其弟子合力将其译成中文，共600卷。

大乘

Mahayana

音译“摩诃衍那”，意为“广大的车乘”，是贵霜王朝时期开始出现的佛教派别。因其教义强调利益众生，自命优越于注重自我修行的早期佛教派别，故名，并对其他各派呼之以不无贬义的“小乘”之名。

大乘起信论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大乘佛教概论，它的主要内容涉及大乘思想的论证和劝人信奉修持大乘佛教。作者据传为三世纪时的古印度佛教哲学家马鸣（Ashvaghosha），但有学者认为该论实为汉地南北朝时所造伪书。

大毗婆沙论

Mahavibhasha Shastra

《大毗婆沙论》是说一切有部对迦多衍尼子的名著《发智论》所作的释论总集，共十万颂。相传该书是由贵霜君主迦腻色迦王召集众多有部论师，在迦湿弥罗（Kashmira，即今喀什米尔）耗时12年才完成的鸿篇巨制。《大毗婆沙论》如今仅有玄奘的汉译本传世，共200卷。

大事

Mahavastu

《大事》是早期佛教大众部（Mahasanghika）的一支“说出世部”（Lokottaravada）所传的佛陀传记。大众部是佛教僧团第一次发生分裂时产生的部派，这次分裂发生于公元前283年在吠舍离（Vaishali）举行的第二次佛经结集之后。

大智度论

Maha Prajnaparamita Shastra

这部煌煌巨著是龙树对《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经》所作的注疏，也是中观派的重要著作之一。汉译本由鸠摩罗什删繁就简，译其大要，得一百卷。

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经

Pancavimshati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Twenty-five Thousand Lines

般若部佛经中较为详尽的一部，相当于玄奘译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第二会，梵本二万五千颂，故名。据考证该经是在八千颂般若的基础上增广而成的。传世汉译本四种，各据不同梵本译出：西晋竺法护的十卷本《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无罗叉的二十卷《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后秦鸠摩罗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又称《大品般若波罗蜜经》、《大品经》），以及唐玄奘《大般若经》的第二会。

法

dharma

“法”在梵语中的词根dhri意思是“把握”，它可用来指称一切能被人理解的事物：一个物体，一次事件，一种教法，一套密码，等等。对于阿毗达磨的修习者

来说，法主要指的是意识的基本构成要素。（参见“蕴”条）大写的法（Dharma ）则是指佛陀所说之法。

法成

Chos-grub

法成是八世纪后半叶活跃于敦煌的吐蕃僧人。吐蕃统治敦煌期间，他参与了许多汉译佛典的藏译工作，同时也将一些藏译佛经译成汉语。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法成译大本《心经》写本（伯希和特藏P4882 号）就是从藏文译成汉语的。

法月

Dharmacandra

东天竺僧人法月（653~ 743）早年游学龟兹国，长于方术医学，唐玄宗朝从龟兹来长安时已近晚年。在长安期间，法月主要被视为游方医僧，曾向朝廷进奉并翻译各类医方药书。不过他闲暇之时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大本《心经》版本，这个版本后来失传于汉地，却意外地流传至日本，收入《日本大藏经》中。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离开长安重返西域之前，法月曾对自己的初译本重新订正润色，这个重译本后来则以《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名传世，并收入历代中华大藏经中。（参见方广在《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中对这两个版本所作的考证。）

法藏

唐代僧人法藏（643~ 712）生于长安，其父母均为西域康居国迁来的粟特人。

自幼习梵文，通多种西域语言，青年出家，后被玄奘和义净延请至译经场从事佛经翻译工作。实叉难陀在洛阳译八十卷本《华严经》时，法藏担任笔受。他还是华严宗的第三代祖师和实际开创者。译事之外，其个人的开示和著述同样广为流传。长安三年（702年），法藏应居士所请在长安清禅寺开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成文后大受欢迎，以至于后代有多位法师和学者为其复疏，这些注疏历代中华大藏经都有收录。

法身

dharma-kaya

相对于化身与报身而言，法身是佛的真实本体，与世界的真实本质了无分别。

法蕴足论

Dharmaskandha

又称《阿毗达磨法蕴足论》，是早期佛教说一切有部所依的六部论书“六足论”之一，它的内容是对《长阿含经》中具代表性的二十一部经所作的释论。这部论书是“六足论”中成书最早的，也是已知最早系统阐释阿毗达磨的著作之一，大约完成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它的汉译者玄奘称其作者是目犍连，而俱舍学者称友（Yashomitra ）则认为是佛陀的另一位弟子舍利子所作。

方广

中国佛教学者。他编纂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

版）收录了《心经》的梵、汉译本十八种和唐宋间注疏十八种，其中有些版本是方广根据敦煌写本亲自考订的。

分别论

Vibhanga

《分别论》又常音译为《毗崩伽》，它是“南传七论”（即南传上座部巴利三藏之论藏中的七部重要论书）之一，地位仅次于最重要的《法集论》。其内容与说一切有部传世的“六足论”之《法蕴足论》非常相似。五世纪南传上座部高僧觉音著有为该论所作的注疏《除痴迷论》（Sammohavinodani）。

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

Prajnaparamita Ratnagunasancaya Gatha

已知最早的般若类经偈之一，其梵本的最早成书年代被学者定为公元前100年前后，据考证应是在八千颂般若基础上缩写而成，并有汉、藏译本传世。汉译本《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为宋代来华的天竺僧侣比丘法贤（施护的兄长）所译，简称《宝德藏经》；另有西夏时根据同一梵本译出的藏汉合璧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简称《功德宝集偈》。当代又有从藏译本译成汉语的版本流传，称《圣般若摄颂》。

佛使比丘

Buddhadasa

佛使比丘（1906~ 1993）是当代泰国著名的僧侣，他主张回到南传上座部巴利

藏经所阐明的原始佛教教义，并致力于恢复泰国寺院中的清净修行。尽管没有受过多少正式教育，然而佛使比丘著作等身，代表作有《出入息念》、《法音集》等。

佛遗教经

Testament Sutra

《佛遗教经》记载了佛陀将入涅之前对座下弟子所作的最后教诲。此经梵本已佚，有鸠摩罗什的汉译本传世。另有世亲所著《遗教经论》经南朝僧侣真谛汉译后在中国广为流传。

给孤独园

Anathapindada Garden ，或 Jetavana

这座著名的园林原是萨罗国（Kaushala ）陀太子（Prince Jeta ）名下的产业，位于该国首都舍卫城郊外。一位名叫须达多· 给孤独长者（Sudatta Anathapindada ）的国富商向太子买下此园布施给佛陀，这里于是成为佛陀开示许多重要佛法的道场。著名的《金刚经》就是在这里宣说的。给孤独园亦称树给孤独园或园。

观自在，观世音

Avalokiteshvara, Avalokitasvara

观自在菩萨是《心经》的主角，也是大乘佛教所有菩萨之中最受尊敬的一位。为了度化众生，他可以示现出三十三种不同的化身。鸠摩罗什汉译为“观世音

菩萨”，后玄奘改译“观自在菩萨”。

贵霜帝国

Kushan Empire

贵霜帝国是公元前一世纪崛起于兴都库什山南北两侧的强大国家（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创建者大月氏人早先游牧于祁连山一带。这里是大乘佛教的诞生之地。

憨山德清

憨山德清（1546~ 1623）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他对禅宗在有明一代重新振兴起了关键作用。德清一生著述颇多，不仅有注释佛说之论，也包括一些分析阐释儒道两家思想的作品。日本《卍 续藏经》第四十一册842- 847页收有德清所撰《般若心经直说》一卷。

弘忍

禅宗五祖弘忍（602~ 675）座下有十位大弟子，惠能、神秀和智诜都在其中。中国禅宗从早期以四卷《楞伽经》为主要讲授，到后来转为以《金刚经》为根本，据说就始于弘忍。

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华严经》是汉传佛教华严宗的根本经典，号称“经中之王”。汉译本有四十

卷、六十卷和八十卷三种，其中以唐代实叉难陀所译、法藏笔受的八十卷本最为完备和流行；而般若三藏所译四十卷本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它只是《华严经》最后一品“入法界品”的增广异译本，并以《普贤行愿品》之略称流传甚广。另外尚有数十种节译的单行本流传至今。

化身

nirmana-kaya

相对于法身和报身而言，化身是佛为了度化众生而随缘示现的形象。化身并非佛的真实本体，它仍在轮回之中并且遵循因缘果报。

慧净

初唐高僧慧净（578~ 645）一生著述甚多，影响广泛，贞观初年曾参与译经事业。玄奘取经归来，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在长安组织译经场，诏令慧净参与其事，此时慧净已风烛残年，称病未往，并于同年入寂。他晚年撰述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是唐代最有影响的心经注疏之一，后世一度亡佚。日本《卍　续藏经》据江户时代写本收录（第四十一册411- 424页），近代又于敦煌藏经洞发现写本数种。（参见方广在《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中对该疏诸版本的考证。）

慧忠

唐朝著名禅师南阳慧忠（775年灭度）是禅宗六祖惠能的五大弟子之一，博通教法，曾为玄宗以下三代国师。他撰述的心经注疏在宋代被人与另外两位宋代禅僧道楷、怀深的疏本杂糅在一起，刊成《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其刊本

在国内失传，日本《卍 续藏经》收入（第四十一册781- 792页）。

集异门足论

Sangiti-paryaya

又称《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是说一切有部所依的六部论书“六足论”之一，它的内容是对《长阿含经》之《众集经》（Sangiti Sutra）所作的释论。这部按数字编目的论书也是已知最早的系统阐释阿毗达磨的著作之一。该论书如今只有玄奘所译的汉译本传世。玄奘称此论作者是舍利子，而称友和元代西藏夏鲁寺的布顿大师则认为是佛陀的另一位弟子摩诃俱罗（Kaushthila ）所作。

迦腻色迦

Kanishka

迦腻色迦（活跃于100~ 125年）是贵霜帝国最伟大的君主，也是阿育王以来佛教史上重要的护法之一。他发行的货币上可以看到释迦牟尼和弥勒的身影，历代佛教徒中流传着许多和他有关的故事。根据其墓志铭的记载，迦腻色迦王在迦湿弥罗召集了佛教史上第四次佛经结集之会。他本人是说一切有部的信徒，但他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态度。大乘佛教就崛起于迦腻色迦王统治的时代。

迦多衍尼子

Katyayaniputra

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的论师迦多衍尼子曾作为说一切有部的代表，出席阿育王召集的华氏城第三次佛经结集。为了澄清说一切有部与上座部的分歧，他撰写了著名的《发智论》（Jnanaprasthana），这部宏论后来成为说一切有部的七部根本论书之一（另外六部即“六足论”。与六足论相应，《发智论》又被称为《发智身论》，“身”、“足”相对，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发智论》有两种汉译本，梵文原本仅存残篇。

夹山善会

善会是晚唐时期的著名禅师，因为首创以茶作为顿教法门，他在湖南常德开辟的夹山道场，被后世尊为禅宗“茶禅一味”的滥觞之地。

劫

kalpa

佛教的时间观念以“劫”为基础来说明世界生成与毁灭的过程。从世界成立之初到毁灭为止，是为一劫。而世界灭坏之后，再造之前的空虚阶段则被称为“空劫”。

金刚经

Vajracchedika

Diamond Sutra

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般若部佛经中知名度仅次于《心经》的经典，后人对它所作的注疏和研究汗牛充栋。它的核心讲授是佛的本来面目与空观的智慧。《金刚经》历代汉译本繁多，玄奘所译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第九会

《能断金刚分》内容与《金刚经》相当，梵本共三百颂。

经

sutra

佛典按内容可分为经、律、论三类，其中经是指佛陀及其弟子亲口宣说、或他人以佛的立场讲授的佛法与修行法门。

经量部

Sautrantikas

经量部系从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Darshtantikas ）发展而来，因而又称譬喻部，也常简称为经部。此部因特别重视和尊崇佛经而得名，其主要观点源于说一切有部，并在接受大众部影响继而批判说一切有部的过程中逐渐成熟。

净觉

唐代禅师净觉（683~ 750）是北宗禅祖师神秀和玄赜的弟子，也是早期禅宗重要历史文献《楞伽师资记》的作者。净觉在开元十五年（727年）撰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久已亡佚，直至近代才由中国历史学家向达在敦煌遗书中偶然发现。

靖迈

初唐僧人，曾参与玄奘在长安的译经场译事。他撰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疏》反映出唯识宗立场对《心经》的认识。此疏收于日本《卍　续藏经》第四十一册425- 435页。

净土宗

Pure Land

以信仰阿弥陀佛和西方极乐净土世界为主要特征的大乘佛教派别。阿弥陀佛本是国王，听闻佛法后决心学佛向道，并发愿开辟西方极乐净土。一切修行者只要念佛名号便可往生此净土，并从此更加顺利便捷地证悟正觉。

鸠摩罗什

Kumarajiva

鸠摩罗什（413年示寂）是魏晋时期从龟兹来华的天竺僧侣。起先为说一切有部信徒，后皈依大乘。他在后秦国都受到君主的礼遇，奉为国师，并主持译经场大兴译事。鸠摩罗什被后人普遍视为汉译佛经最伟大的译师，他的翻译精炼优美，常常不拘泥原文。因此，他翻译的佛经常常成为该经流传最广的版本。

觉音

Buddhaghosha

觉音（又译佛鸣，活跃于五世纪）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重要僧侣，他综述上座部思想的巨著《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是南传佛教历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除此之外，觉音还编著了包括《殊胜义论》在内的众多注疏巴利三藏的论

著。

空

shunyata

梵语shunyata被汉译为“空”，但它并非是指“空间”，或者空间里一无所有、空空如也的状态。恰恰相反，它揭示的是这个被我们假想出来的空间——无论它是空的还是满的——的虚幻本质。当我们意识到世界的虚幻本质时并因此放弃对它的执著，我们就可以说拥有了“空”的状态。

孔睿

Edward Conze

孔睿（1904~ 1979）是一位致力于般若部经典研究的德裔英籍佛教学者。他从梵文原典英译了《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其般若学研究论文可在《般若波罗蜜多文献研究》（The Prajnaparamita Literature）一书中找到。孔睿也校订过《心经》的梵本并将其翻译成英文。他对《心经》的译注与研究则收在《佛教的智慧》（Buddhist Wisdom Books）和《佛教研究三十年》（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等著作之中。

窥基

窥基（632~ 682）是玄奘最著名的弟子。他著述广泛，曾为玄奘翻译的许多瑜伽行派经典撰写论疏，也从唯识的立场论释过其他宗派的典籍。但是他撰述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却是中观、唯识两派立场兼收并蓄之作。

楞伽经

Lankavatara Sutra

传世的《楞伽经》汉译有三个版本，最早于南朝刘宋时期由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译出的四卷本，据说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入华传法时所依的根本经典。此经是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早期的重要经典之一，它的内容主要是佛陀与大慧菩萨以对话的形式阐述瑜伽行派“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根本思想。

利言

利言（约710~ 795）是东天竺僧人法月在龟兹游学时于当地所收弟子。法月和般若三藏所译的大本《心经》，利言作为助手都有份参与。

铃木俊隆

铃木俊隆（1904~ 1971） 是日本曹洞宗禅师，他于1959年移居美国，在旧金山湾区建立禅学中心向西人教授禅法。他广为人知的著作是《禅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 ' s Mind，海南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此外还有一本开示录《禅的真义》（Not Always So，海南出版社2009年中文版）。

六度，六波罗蜜

sad paramita

Six Perfections

指导菩萨修行的六种法门被称为六度或六波罗蜜，也称“菩萨行”，具体包括：布施（dana，音译檀那波罗蜜），持戒（shila，音译尸罗波罗蜜），忍辱（kshanti，音译羼提波罗蜜），精进（virya，音译毗梨耶波罗蜜），禅定（dhyana，音译禅那波罗蜜）和智慧（prajna，音译般若波罗蜜）。

龙树

Nagarjuna

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创始人龙树（活跃于175~ 200年前后）是著名的佛教哲学家。在其“缘起性空”，“不生不灭，非空非有”的中道思想基础上，形成了被称为“中观派”的大乘佛教派别。《心经》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流派的思想，因而有人猜测这部经的作者也许和龙树颇有渊源，甚至有可能是龙树的前辈。

论

shastra

佛典按内容可分为经、律、论三类，其中论是指后世佛教徒撰写的用以彰显、阐释经律真义的著述。

律

vinaya

佛典按内容可分为经、律、论三类，其中律是指佛陀及其弟子制定的用以指

导教徒修行仪轨的规范性文献。

孟尼尔·孟尼尔-威廉士

Monier Monier-Williams

英国印度学学者、梵语权威孟尼尔-威廉士（1819~ 1899）的最大成就是那部1872年编成的《梵英辞典》（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这部辞典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举世公认最权威的七卷本《梵德大辞典》（Sanskrit-Deutsch Woerterbuch，Otto Boehtlingk & Rudolf Roth 编著，1853~ 1895年圣彼得堡科学院出版）并大获成功，如今依然是最流行的梵语工具书，并已有网络版。

弥勒

Maitreya

佛教八大菩萨之一。根据大乘佛经，他将在未来继任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教主之位，因此又被称为“未来佛”。在东亚各地的汉传佛教寺院里，弥勒通常端坐在进门后第一进的天王殿正中央，并以心宽体胖、笑口常开的形象示人。

妙法莲华经

Saddharmapundarika Sutra

Lotus Sutra

简称《法华经》，为大乘佛教初期经典之一，最为汉传天台宗和日本日莲宗所推崇。其内容除了以莲华为喻，宣说佛法圆融清净之外，还明示一切众生不分贵贱皆可成佛。

明旷

唐代僧人明旷（活跃于650年前后）是天台宗五祖章安灌顶的弟子。他撰有《般若心经疏》一卷，系从天台“化法四教”思想（即藏、通、别、圆，参见“四教”词条）出发阐释《心经》的著作。此疏在中国失传，却经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携往日本而得以传世，收于《卍 续藏经》第四十一册656- 659页。

摩诃毗罗

Mahavira

印度古老宗教耆那教的创始人筏驮摩那被其弟子尊称为摩诃毗罗，意译“大雄”。他与佛陀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传教法主张以不杀生的苦修手段获得灵魂的解脱，并最终证得涅。据说摩诃毗罗进入涅的时间比佛陀早了七年。

摩耶夫人

Maya

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君主净饭王王后，释迦牟尼之母。在蓝毗尼园诞下释迦牟尼之后七日，摩耶夫人去世，随即往生于须弥山顶知足天。

目犍连

Maudgalyayana

佛陀座下十大弟子之一，因修行出众号称“神通第一”。目犍连自幼与舍利子交好，在佛教艺术中常可看到他们分别侍立释迦牟尼佛左右两侧的形象。

涅

nirvana

涅的原义是“（火焰）被吹灭”，古印度的许多宗教都用以指称一种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状态。在早期佛教中，涅也是信徒修行的最终目标：它不仅意味着解脱，也意味着死亡后不再进入轮回。大乘佛教兴起之后，涅逐渐被另一个目标所代替：觉悟。这意味着修行成功后还应继续驻留世间以救渡众生。

频婆娑罗

Bimbasara

频婆娑罗是佛陀时代摩羯陀国（Magadha ）的君主，也是佛陀最早的护法之一。晚年时他被自己的儿子阿世（Ajatasatru ）幽禁，最后饿死在牢房中。

菩提达摩

Bodhidharma

天竺僧人菩提达摩（528年示寂）被尊为中国禅宗初祖。在《心经》的数十种注疏之中，有一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颂》是后人伪托达摩之名撰写的，现收于日本《卍 续藏经》第一一三册942- 944页。

菩提流志

Bodhiruchi ，或 Dharmaruchi

菩提流志（727年示寂）于初唐时受高宗邀请来到东都洛阳译经，他的名字很容易和另一位北魏时来华的天竺僧侣菩提流支（活跃于六世纪初）弄混。流志所译的《心经》早已亡佚不传，不过《开元释教录》中记录了它的一些信息：这个译本于长寿二年（693年）完成于洛阳佛授记寺，它与鸠摩罗什等人的译本依据的是同一个底本。

菩萨

bodhisattva

菩萨的全称是“菩提萨”，可意译为“觉悟有情”或“觉悟的勇者”，它指的是那些发愿自身觉悟，并且还以觉悟他人为己任的坚强斗士。也正因为如此，菩萨成了大乘佛教的代表性形象。

婆罗门

brahmin

印度种姓制度下的最高级种姓。这一名称来源于古印度哲学思想中的宇宙最高主宰“梵”（brahman）。作为印度四大种姓中的佼佼者，他们占据着神职人员的地位和特权，垄断了与神沟通的渠道。

耆那

Jain

印度传统宗教耆那教的信徒被称为耆那。这个比佛教更为古老的宗教由古印度圣者摩诃毗罗（大雄）创立于公元前五世纪。其信仰主张苦修、不杀生与灵魂的解脱。

如来

tathagata

佛的十种尊号之一，字面意义即“如是而来”，但也可理解为“如是而去”。这是佛陀用以自称和称呼其他一切佛的名号。

三界

Triloka

佛教宇宙观中，世界可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合称三界。其中欲界是尚未摆脱各种情欲勾牵的众生所处的世界；色界位于欲界之上，生活在其中的是已经远离情欲勾牵但仍未摆脱物质形体的天神；最上层的无色界中则只有超越了物质世界束缚的自由存在。六道众生（地狱、恶鬼、畜生、人、阿修罗和天）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居住在欲界之中。

三昧

samadhi

三昧是梵语音译，或译为“三摩地”，也常意译为“定”，指的是通过修行达到的息心止念、专注于一点的精神状态。

三藏

Tripitaka

梵语pitaka为“容器”之意，意译为“藏”，以指代佛教圣典总集。佛典按内容可分为经典、戒律、论书三类，因而分别称经藏、律藏和论藏，合称三藏。佛教三藏在形诸文字之后先以梵、巴利两套系统流传，继而译成各国文字。后世梵本三藏多有散佚，现今最为完备的佛典总集当属以汉、巴利和藏三种语言保存的三藏。

僧伽施

Sankasya

佛教圣地之一，传为佛陀升入忉利天为母说法之后重回人间时着陆的地点。如今其地尚存阿育王当年所立的象头石柱残迹。

僧肇

东晋时僧侣僧肇（384~ 414）是鸠摩罗什的得意弟子，擅长般若之学，曾随鸠摩罗什从事译经，传世有四部阐述其佛学思想的名著：《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和《涅无名论》，合称《肇论》。

上座部

Sthaviravadins ，巴利语拼音写作 Theravadins

公元前383年佛陀灭度后不久，佛教徒内部因佛经结集发生分歧，从而产生佛教史上最初的两大教派：上座部和大众部。两派随后又发生一系列分裂，形成了多达十八部（或说二十部）的众多派别，统称部派佛教。而上座部本部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由印度北部南迁，迄今主要分布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为与原始上座部相区别，现存的上座部通常称为“南传上座部”。南传上座部信众至今坚持遵照佛陀及其声闻弟子的教法修行，并坚持以佛陀当年说法时所用语言——即巴利语（源于佛陀时代摩羯陀国方言）来保存经藏，于是形成与梵本三藏相区别的重要佛经流传系统：南传上座部巴利三藏。

舍利子

Shariputra

舍利子是佛陀座下十大弟子之一，他的名字在汉译佛经中也常译为“舍利弗”。他因善学多闻而号称“智慧第一”，与“神通第一”的目犍连自幼交好。据信舍利子是若干早期阿毗达磨论书的作者，《心经》以他为主要听众与此不无关系。

舍卫城

Shravasti

古印度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城是佛陀时代印度最大的城市，位于今日印度北方邦北部。佛陀曾在舍卫城外的树给孤独园结夏安居，度过许多个雨季。在他成道

后的第七个雨季，佛陀也是从这里升入忉利天为母说法的。

神秀

神秀（605~ 706）曾是禅宗五祖弘忍座下最杰出的弟子。而后世的禅宗谱系将弘忍以后的传承分为两路：六祖惠能一脉为南宗禅，神秀则被视为北宗禅的开创者。

声闻

shravaka

“声闻”最初指的是那些有幸亲耳听到释迦说法的佛弟子。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则被大乘佛教徒用来贬称所有被他们归为“小乘”的其他部派佛教徒，遂被划为“三乘”中境界最低的修行道路（参见“四教”词条）。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

Pravaradevaraja Paripriccha Sutra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是南北朝时期来华的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 Upashunya ）在南陈天嘉六年（565年）译出的般若部佛经，其内容与玄奘所译六百卷《大般若经》第六会《最胜天王分》相同，记录了佛陀应胜天王之请所说的般若修行之法。

施护

Danapala

北天竺乌填曩国（Udyana ）僧侣施护（活跃于985年前后）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和他的兄长、同为僧侣的法贤（《宝德藏经》的译者）携各种梵本佛经一道来华，在汴梁太平兴国寺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施护所译大抵是密教经典，此期间他译出的《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大本《心经》的一个异译本。

十八界

ashtadasha dhatu

Eighteen Elements of Perception

佛教将我们的意识归纳为六根（又称“六入”或“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官能。它们对应的六尘（又称“外六处”）：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感觉对象以及六根接触六尘后产生的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根、六尘和六识合称十八界。

十二处

dvadashanga ayatana

Twelve Abodes of Sensation

六根（内六处）与六尘（外六处）合称十二处（又称十二入，参见“十八界”词条）。观想十二处是佛教修行者的早期禅观法门之一。

十二缘起

dvadashanga pratityasamutpada

Twelve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十二缘起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之一，它将生死轮回概括为十二段因果链条，从无明开始，相生继起，直至老死，并轮转不休：1）无明；2）行；3）识；4）名色；5）六入；6）触；7）受；8）爱；9）取；10）有；11）生；12）老死。据说佛陀于菩提树下成道时，就是在定中观察十二缘起而觉悟的。

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

Sha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One Hundred Thousand Lines

这是所有般若部佛经中篇幅最长的一部，梵本十万颂，汉译本即玄奘译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初会，共四百卷。另有藏译本存于西藏大藏经中。

实叉难陀

Shikshananda

唐代于阗僧侣实叉难陀（652~ 710）在东都洛阳翻译的八十卷《华严经》是此经最为完善、流传最广的译本。他也译过《心经》，但早在唐代便已亡佚。成书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的《开元释教录》已经将它列为阙本，仅录有题名：

《摩诃般若随心经》。

世亲

Vasubandhu

犍陀罗僧侣世亲（316~ 396）与他的哥哥无著共同创立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唯识学派）。《阿毗达磨俱舍论》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关于阿毗达磨的经典论著。世亲起初依说一切有部出家，后来又受经量部学说影响，最后在哥哥无著的引导下皈依大乘，弘扬唯识之学。

世尊

bhagavan

佛的十种尊号之一，或音译为“薄伽梵”，字面意思为有德之圣者。

释迦牟尼

Shakyamuni

“释迦”是佛陀为净饭王太子时所属的部族之名。释迦牟尼的意思是“释迦族的圣者”。

殊胜义论

Atthasalini

《殊胜义论》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论书《法集论》（Dhammasangani，该论

收入南传上座部巴利藏之“论藏”中，位列巴利七论之首）的注释之书，由五世纪时著名南传法师觉音编纂而成。《殊胜义论》中记载了佛陀升入须弥山顶的忉利天为其母摩耶夫人讲说阿毗达磨的故事。

说一切有部

Sarvastivada

说一切有部是佛陀灭度三百年后由原始佛教上座部中分出的一支，常简称为“有部”，全盛时期曾广泛流传于北印度乃至中亚地区。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恒有”——这正是《心经》的前半部分所批判和解构的对象。事实上，我们关于有部的认识许多都来自于对其进行批判的文献，比如世亲的《阿毗达磨俱舍论》：世亲本来是从说一切有部出家的，然而写作此论时却是站在经量部立场上批判有部。不过，《俱舍论》问世之后，有部的论师众贤（Sanghabhadra ）又写了一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Abhidharma Nyayanusara）来反击世亲，这部论有玄奘的汉译本传世，使我们得以较为清楚地了解有部的观点。

四大

mahabhuta

Four Elements

又称四界，在佛教中指地、火、水、风这四种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

四教

Four Teachings

历代中国佛教徒都有将传世佛法分门别类的传统，其用意主要在于正本清源，去伪存真，这种做法称为“判教”。四教是其中一种常见的分法，最著名者有天台智（538~ 597）所判四教：他按教法内容判出“化法四教”，即藏、通、别、圆，分别指佛陀为声闻、缘觉、菩萨和最上乘利根菩萨所说之法；又按修行方式判出“化仪四教”，即渐、顿、秘密、不定四教。

四（圣）谛

catvari (arya) satyani

Four (Noble) Truths

“谛”为“真理”之意。四圣谛是佛陀成道后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为五比丘所说之法，即“苦”（duhkha，有漏皆苦），“集”（samudaya，烦恼业集），“灭”（nirodha，诸苦择灭），以及“道”（marga，灭苦修道）。

提婆

Deva ，或 Aryadeva

提婆（或译为圣天，活跃于公元250年前后）是龙树的弟子，他的名著《四百论》、《百论》和《百字论》等均为中观派的重要理论著作。日本《卍　续藏经》第四十一册629- 634页收有一卷《般若心经注》托名为提婆所作。

天

devas

在佛教徒看来，一切有情众生都在六道之中生息轮回不止，即使高高在上的天神也不过是这六种存在方式之一，也是一念无明妄动而产生的因果。只是相对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和阿修罗等其他五道来说，天神还是较为幸运的“小善果”，他们身处须弥山高处的种种天界，过着悠游自在的神仙日子，不过虽然长寿也有气数竭尽的时候。天神喜欢听闻佛法，故尔大乘佛典中常有天神欢喜赞叹庄严佛事的描述。

天帝

Indra ，或 Shakra

又译“帝释天”或“因陀罗”，也称“释提桓因”。他是佛教护法神，众天神（devas）之王，忉利天之主，居于须弥山顶忉利天之善见城。在般若部经典中，他还是一个重要配角，常常向佛陀及其弟子发问。

陀罗尼

dharani

陀罗尼可以被看作某种“浓缩版”的经文，因为篇幅短于长篇佛经而有便于记诵的特点，此外可能还具有种种加持力。陀罗尼有时也被称为“长咒”，但它和咒的区别并不总是特别清 楚。

王舍城

Rajgir

王舍城是古印度摩羯陀国（Magadha ）的都城，位于今印度东北比哈尔邦。佛陀在世时，曾于王舍城居停说法多年，周边有竹林精舍、灵鹫山（耆崛山）、七叶窟等多处佛教圣迹。

维摩诘经

Vimalakirti Sutra

《维摩诘经》与《心经》、《金刚经》等同为最流行的大乘经典。其内容讲述佛陀时代的著名居士维摩诘称病在家，佛陀遣文殊师利菩萨等前往探问并与维摩诘问答的经过。《维摩诘经》有多种汉、藏、英译本传世。

现观庄严论

Abhisamayalankara Shastra

这是一部对《大般若经》进行详细阐释的经论，它的论述对印度大乘佛教两大派别——瑜伽行派和中观派的观点兼收并蓄，在印度和西藏的佛教徒中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作者据说是瑜伽行派的另一位创始人无著（ Asanga ，世亲的哥哥）。

小乘

Hinayana

“小乘”是大乘佛教出现之后才有的称呼。大乘佛教主张通过修行利益众生，其教徒自命教法更优，遂以“小乘”之名来称呼其他那些以个人解脱为终极目标的佛教派别。

心论

Hridaya Shastras

在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论典中，有三部在标题中含有“心论”二字，它们分别是公元前一世纪时法胜尊者（Dharmashri ）所著的《阿毗昙心论》（Abhidharma Hridaya，前秦僧伽提婆汉译），优婆扇多（Upashanta ）写于三世纪的《阿毗昙心论经》（Abhidharma Hridaya Shastra，实为《阿毗昙心论》的注释之书，北齐那连提耶舍汉译）和四世纪时法救（Dharmatrata ）的《杂阿毗昙心论》（Samyukta Abhidharma Hridaya Shastra，刘宋僧伽跋摩汉译）。以上三部论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传入中国，成为汉传佛教毗昙宗的根本经典。

须弥山

Mount Sumeru

须弥山是古印度神话中位于世界中央的山，在佛教的宇宙观里，则是三千大千世界中每一世界的中心。它的峰顶是欲界六天的第二层“忉利天”（第一层天在须弥山腰，其他四层依次分布在山顶之上的更高处）。忉利天是欲界三十三位天神

的居所，三十三天的首领帝释天住在忉利天中央的善见城，其他三十二天分布于周围。

须陀洹

srota-apanna

须陀洹又可意译为“入流”，即指初入修行圣者之流。它是佛教修行进阶的第一阶段，早期佛教指示教徒修行次第的“声闻四果”中第一果。断尽“见惑”，方可称须陀洹。

续藏经

Supplement to the Tripitaka

日本僧人前田慧云、中野达慧等于日本大正元年（1912年）编成的经藏，共收录《大日本校订藏经》所未收之典籍1756部，其中绝大部分系中国佛教著述，并有多部是在中国久已亡佚的。我使用的版本是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刊行的《卍 续藏经》，全套共150册。本书所引《卍 续藏经》篇什大多出自第四十一册，该册收录了36种《心经》注疏。

玄奘

唐朝僧人玄奘（602~ 664） 孤身前往印度求法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他同时也是中国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他开创的翻译风格对译义准确的要求和对原文的忠实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其译文也因此有时显得繁冗。玄奘译出的《心经》是历代传诵最广的版本，不过他的译本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鸠摩罗什的译

文。

义净

义净（635~ 713）是另一位前往印度求法的唐代僧侣。公元671年他由海路前往印度，在那烂陀留学十一载，又遍访佛国圣迹，695年携经归国，在长安、洛阳从事译经。义净于神龙二年（706年）在长安荐福寺译出的《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未见于中国历代藏经，只在日本有抄本传世，而学者对于此本的真伪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印顺

印顺法师（1906~ 2005）是当代中国研究早期印度佛教史和大乘中观学说首屈一指的佛教学者。1947年，他的师父太虚大师（1889~ 1947）圆寂后，印顺曾于浙江奉化雪窦寺（太虚晚年住持的寺院）开示《心经》，后辑成《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收入其自编文集《妙云集》。

瑜伽行

Yogacara

印度大乘佛教最早形成的两大派别之一，无著、世亲兄弟为其实际创始人，其名得自无著所撰《瑜珈师地论》（Yogacarabhumi Shastra）。其学说后出于龙树的中观派，是对中观学说的批判和发展，它强调外部世界的差别不过是主观心识活动引起的（因而又称唯识学派），要摆脱这种虚幻的分别，则须借助瑜珈修行

实践。

缘觉

pratyeka-buddha

又译“独觉”，或音译“辟支佛”，它指的是那些顺应因缘独自悟道的修行者。与“声闻”、“菩萨”合称“三乘”。如果声闻是小乘，菩萨是大乘的话，缘觉算是介于其间的“中乘”。（参见“四教”、“大乘”、“小乘”等词条。）

月氏

月氏在公元前3世纪之前一直是游牧于祁连山附近的一支历史悠久的游牧部落，后为匈奴所败，遂向西迁移至伊犁河谷乌孙地，少部分留在原地的残众被称为小月氏，而西迁者则从此称大月氏。公元前2世纪末，乌孙收复伊犁河谷旧地，大月氏又被迫南迁，征服大夏（古希腊史籍称巴克特里亚Bactria ），建立贵霜帝国。大月氏在古希腊的历史著作中被称为吐火罗人（Tokharians ）。

蕴

skandhas

或译“阴”、“众”，可理解为“聚合”。在佛教教理中，经验世界是由色（外境）、受（感觉）、想（知觉）、行（记忆）、识（意识）这五类空幻的聚合，也就是“五蕴”构成的。五蕴也是构筑阿毗达磨理论的基础之一。

杂阿含经

Samyukta Agama

原始佛典“四阿含”之一。《杂阿含经》据信是四阿含中结集最早的一部，所集诸经篇幅短小，事多杂碎，故名。其所述为事关修行禅定的诸般法门，并系统论述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内容大体上与南传上座部巴利五部经藏中的《相应部》（Samyutta Nikaya）一致。梵本《杂阿含经》仅有零星残卷存世，唯天竺僧求那跋陀罗（四卷本《楞伽经》的译者）于刘宋皇都建康（今南京）译出的汉译本流传至今。

真可

真可（1543~ 1603）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与“四大”中的另一位——憨山德清禅师交好，除了精研佛法之外，还通晓儒学和道家的学问。在他的诸多成就之中，首推《嘉兴藏》的创刻。由他主持刊刻的这部大藏经是历代各版大藏经中规模最大的，刊印工程历数代僧人，明末开工，直到清初始告完成。真可还撰有心经注疏四种：《般若心经说》，《般若心经注解》，《般若心经要论》和《般若心经直谈》各一卷，收于《卍 续藏经》第四十一册810- 820页。

正理经

Nyaya Sutras

古印度逻辑学著作，音译《尼夜耶经》，作者传为乔答摩（Gautama Akshapada ，又译足目，约公元二世纪时人）。以其著作为基础形成的正理派（也称“尼夜耶学派”）是古印度正统六派哲学之一（正统六派即胜论派、正理派、数论派、瑜珈派、弥曼差派和吠檀多派）。它的第一个注释本出现于公元五世纪中笈多王朝时期，作者为筏磋衍那（Vatsyayana ）。

支娄迦谶

Lokakshema

东汉时来华的月氏僧人支娄迦谶（活跃于150~ 190年）是最早将大乘佛典译介到中国的译经高僧。十卷本《道行般若经》就是他的译作。

支谦

三国时代的著名译师支谦（活跃于190~ 250年）出生于洛阳，其祖乃汉灵帝时由西域迁来的月氏人。年少出家，受业于月氏译经大师支娄迦谶的门人支亮。后受吴主孙权之邀南来，拜为博士。他在吴地居住了大约三十年，期间译出大量佛经，晚年隐居山中而终。南朝僧人慧皎所著、成书于519年的《高僧传》和596年问世的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都称支谦曾翻译过《心经》，但是由于未见译文传世，许多认为《心经》为汉地所造的论者则相信支谦从未翻译过它。

知足天

Tushita

知足天是欲界六天的第四层天，也常音译为兜率天。据佛传故事记载，佛陀降生于娑婆世界之前，曾是知足天的护明菩萨。佛母摩耶夫人死后也往生于此，成为一名天神。但知足天目前主要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在他下生成为未来佛之前将一直居住在这里。净土宗的弥勒信仰认为，兜率天宫内院已被弥勒菩萨开辟为弥勒净土，念弥勒名号可往生弥勒净土。

智慧轮

Prajnacakra

九世纪来华的天竺密教僧人智慧轮（活跃于840~ 890年）曾在唐密祖庭长安大兴善寺担任住持。他在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翻译的大本《心经》一度失传，后有写本发现于日本，遂收入《卍 续藏经》。

智诜

唐代高僧智诜禅师（609~ 702）早年曾随玄奘学习经论，后又转而学禅，成为禅宗五祖弘忍门下十大弟子之一。696年，智诜应诏进京，深得武则天钦敬，武后甚至将六祖惠能处得来的禅宗法衣赐给了智诜。智诜禅师著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一卷，此疏曾一度亡佚，后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其内容与前辈僧人慧净的注疏多有雷同，当是智诜根据慧净的版本删改而成。

智旭

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字　益。虽然成就主要集中在对天台教理的论释与阐发，但智旭一生（1599 ～ 1655）涉猎颇为广泛，不仅深研儒学，甚至于基督教也有过探究。晚年在浙江北天目山中的灵峰建寺著书，故世称灵峰　益大师。撰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要》一卷，收于《卍续藏经》第四十一册940 - 943页。

智友

Jnanamitra

古印度论师撰述的心经注疏传世不多，已知有八种被译为藏文，收入藏文大藏经。智友的《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解说》便是其中之一（《德格藏》　No.3819；《北京藏》　No.5218　）。可惜我们对智友本人一无所知。智友的《心经释》被唐纳德　·　洛佩兹译成英文，收在他的《解空：心经的用法》一书中（141　-　150页）。

中观派

Madhyamaka

印度大乘佛教最初的两大派别之一，由龙树创立，系统发展了以“空”为理论基础的般若思想，亦称大乘空宗。

中村元

中村元（1912~ 1999）是日本佛学界的前辈大师，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印度哲学和印度佛教哲学，著作等身。《广说佛教语大辞典》、《印度的佛教》等已有中译本问世。

中论

Madhyamakakarika

龙树所著的《中论》是中观派的重要经典之一，它系统阐述了龙树由“缘起性空”发展出的中观思想，并对印度当时的其他部派佛学进行了驳斥。汉译本由鸠摩罗什译出，后成为汉传佛教三论宗的根本经典之一。

咒

mantra

音译曼怛罗，或译真言、神咒、秘密语。佛教中的咒是指在祈愿等法事中唱诵的秘密语，它常常并不具有可理解的意义，但是拥有某种特殊灵力或加持力。

附录III　部分参考文献

Cox, Collett 著，《论一种不存在的意识对象的可能性：说一切有部与譬喻部

的理论》（“On the Possibility of a Nonexistent Object of Consciousness: Sarvastivadin and Darshtantika Theories ”）。刊于《国际佛教研究学会会刊》1988年第11卷第1期。

渡边章悟著，《二万五千颂般若经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ancavimshatisahasrika Prajnaparamita”）。刊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94年第114卷第3期。

方广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Frauwallner, Erich 著，《佛教哲学体系的起源和阿毗达磨文献研究》（Studies in Abhidharma Literature and the Origins of Buddhist Philosophical Systems）。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Fremantle, Francesca 著，《秘密集会怛特罗研究》（A Critical Study of The Guhyasamaja Tantra）。伦敦：伦敦大学图书馆1971年版。

福井文雅著，《般若心経の歴 史的研究》。东京：春秋社1987年版。

Kinsley, David 著，《神女密境：印度教十大明》（Tantric Visions of the Divine Feminine: The Ten Mahavidyas）。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孔睿（Conze, Edward ）著，《佛教的智慧》（Buddhist Wisdom Books）。伦敦：Allen & Unwin 出版社1958年版；《佛教研究三十年》（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牛津：Bruno Cassirer 出版社1967年版；《般若波罗蜜多文献研究》（The Prajnaparamita Literature）。新德里：Munshiram Manoharlal 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译著《大品般若经》（The Large Sutra of Perfect Wisdom）。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

Leonard, George 著，《沉默的脉搏》（The Silent Pulse）。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81年版。

Lopez, Donald 著，《解空：心经的用法》（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 Uses of the Heart Sutr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来自印度和西藏的心经注疏》（The Heart Sutra Explained: Indian and Tibetan Commentaries）。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梅维恒（Mair, Victor ）著，《心经与西游记》（“The Heart Sutra and The Journey to the West”）。刊于《汉学与亚洲研究：庆贺柳存仁教授八十五岁纪念文集》，王赓武编著。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学院2002年版。

那体慧（Nattier, Jan ）著，《心经：来自中国的伪经？》（“The Heart Su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 ”）。刊于《国际佛教研究学会会刊》1992年第15卷第2期；以及《诸善男子：郁伽长者会中的菩萨道》（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Padoux, Andre 著，《什么是咒？》（ “Mantras - What Are They?” ）。 刊于《认识咒语》（Understanding Mantras），Harvey Alper 编著。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Potter, Karl 编著 ，《印度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Indian

Philosophies）。新德里：Motilal Banarsidass 出版社1996年版。

〔美〕比尔·波特 著
吕长清 译

六祖坛经解读

南海出版公司

六祖坛经解读

〔美〕比尔·波特 著

吕长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祖坛经解读/〔美〕波特著; 吕长清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7
ISBN 978-7-5442-6003-9

Ⅰ.①六… Ⅱ.①波…②吕… Ⅲ.①禅宗－佛经－
中国－唐代②《六祖坛经》－研究 Ⅳ.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492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099

The Platform Sutra: The Zen Teaching of Hui-neng translated by Red Pine
Copyright © 2006 Red Pin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Beijing Reader's Cultural & Arts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by arrangement with Counterpoint
www.counterpointpres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六祖坛经解读
〔美〕比尔·波特 著
吕长清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出　品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www.readers.com.cn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聂 敏
装帧设计　朱 红
内文制作　邵海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195千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003-9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印、翻印，违者必究。

目录

前　言
解　　题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附录一　敦博本六祖《坛经》
附录二　宗宝本六祖《坛经》

前　言

生死事大，解脱亦然。这是我们迟早都要面对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对待。《坛经》就是一位名叫慧能的中国和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传到我们手中之前，这部书已在东亚数百万人中间心手相传，其所受尊崇，其他中国佛教著作无一能比。

慧能是中国禅宗第六祖。一千多年以来，他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的最受尊崇的大师。慧能于638年出生于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距今中国香港不远，713年他在此地去世。这部包含了他的教理的经文大约在700 - 720年间由其弟子法海编集而成，被冠以《坛经》之名，是因为构成其核心的说法是在高坛之上为上千人开讲的。自编集成书之后，在宣扬大乘佛教支派禅宗的所有经文中，它一直是被研习最多、引述最广、影响最大的经典。

《坛经》经文由禅宗修习者代代相传，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但直到八十年前才开始有人研究它的传承历史。1923年，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查阅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手稿时，发现了一本《坛经》，它与中国大藏经中保存的宗宝本《坛经》差别很大。矢吹发现的抄本的长度只有宗宝本的三分之二，内容编排也大为不同。随后对其纸张及书法的分析表明，此本远早于此前已知的任何版本；这方面的专家得出结论认为此本大约书写于850年，甚至更早。其他学者根据经文的内容认为该版本成书年代更早，应该在733年至801年间。菲利普· 扬波尔斯基花了数年时间研究敦煌抄本，他更倾向于保守的估测，得出如下结论："可以肯定地说，《坛经》敦煌本成书于830 -860年，是某种早期版本的抄本，其中的一些材料可以追溯至780年。"（《六祖坛经》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98页）

矢吹发现这一早期版本时，它的编号是S5475。这个数字表明了它在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从丝路绿洲敦煌带回的上万本文献中的排序。S代表着斯坦因。斯坦因带回英国的抄本中有几百处错误，但矢吹整理出了一个修订本，为便

于研究探讨，他将其分为57节。成本收录于1928年日本出版的大正大藏经第48卷。

几年后，铃木大拙又对经文进行了审阅，并于1934年出版了一个更好的版本。虽然铃木保留了矢吹把经文分为57节的做法，但他又依据明代大藏经宗宝本进行了大量的修正。铃木本后来被陈荣捷于1963年译成英文，名为《*The Platform Scripture*》，再后又有菲利普·扬波尔斯基的英译，名为《*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六祖坛经》）。据我所知，这是矢吹和铃木修订本仅有的两部英译本。其他所有的英译本（自1930年黄茂林开始，共有十几种），均是以宗宝本的不同版本为底本翻译的。

由于在大英博物馆发现了早期手抄本，而且人们意识到经文自首次编撰以来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学者们开始检索其他资料库的收藏。随后几年，日本的几家寺院里发现了法名惠昕的中国僧人于967年修订的《坛经》。惠昕本与两种敦煌本所依据的底本基本相似，但也有一些内容差别很大。人们还发现了另一种版本，或者可以说，至少有足够的段落可以凑成一种版本。这个版本由中国僧人契嵩于1056年编集而成，篇幅更大、内容及结构安排与目前流行的宗宝本更接近。其他一些版本也陆续被发现，其中包括一种于1071年译成西夏文字的版本。而且，不仅发现了《坛经》的早期版本，还有一些引用或提及坛经的其他经文。由于这些资料的发现，我们现今对《坛经》的演变历程有了更深的了解，当然只是一个“可能”的演变历程。

人们记忆中，使用最普遍的是1291年中国僧人宗宝修订的经文。但是据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发现并研究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宗宝修订的经文大部分是以1056年的契嵩本为底本，而此本可以向上追溯到967年由惠昕编集的版本。尽管这有点像探索人类祖先的起源一样，大多都是靠推测，而且对于实际情况的处理也可能过于简单化，但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惠昕、契嵩和宗宝本从敦煌本的底本一

路演变而来的历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中国佛教协会现任副会长净慧大师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报告，认为宗宝本应该更接近“原本”，并且认为敦煌本很可能经过了神会追随者的窜改 （见《坛经一滴》 第209 - 219页）。

无论我们选择哪种情况，有一点我们依然无从得知，那就是，究竟是否有一个“原本”存在。在《传灯录》中，慧忠悲叹当时的《坛经》已经历多次改动，对此他深感惋惜。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至8世纪下半叶，至少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在流传，而传到敦煌的则只是其中的一种。

虽然对解决这个问题帮助不大，但还有一个版本值得一提。1943年，中国学者向达去敦煌做研究，当地一位名叫任子宜的学者给他看了于1935年在城东南千佛洞的上寺里发现的一本《坛经》。向达在195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记述了此事。但在中国，当时并不是研究佛教文献的好时机。等其他学者询问手稿的下落时，它已经不见了。

直到1986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周绍良在查阅敦煌县博物馆的档案文件时，任子宜所说的版本才得以重现。它在博物馆馆藏目录里被列为77号手稿，是任子宜交给博物馆保管的一批手稿之一。同年晚些时候，周绍良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丛书》里的禅宗部分发表了经文影印本。1993年，中国佛教学者杨曾文出版了《坛经》的注解本，继而于2001年再版，并附有大量背景材料。

这第二个敦煌本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出自同一时期（780年）、同一版本的抄本，由此证实了第一个敦煌本的真实性及其大概年份，还因为它比第一个敦煌本更精良。它不像第一个本子那样时有字迹潦草、无法辨认，而是书写工整优美；也不像第一个本子那样有几百处错漏，这第二个本子几乎可以称得上完美。而即使有错误的地方，也和第一个本子的错误之处相同，由此证明存在一个更早的本子，是这两个本子的底本。我翻译时即以第二个本子为底本，由于它

发现于敦煌博物馆，所以我姑且称其为敦博本《坛经》。

由于这一系列的发现，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研究此经的演变过程。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说明此经的原貌，也无法确定是否存在一个“原始文本”，但根据我对本经的研究，我认为其演变顺序很有可能是下列这样一个梗概。为便于比较，我保留了矢吹、铃木及陈荣捷和扬波尔斯基把经文分为57节的做法。

本经第1 - 37节很有可能是慧能在世时或在他于713年去世后不久编集而成。这几十节依据的是他在韶关一次或多次传戒及传授禅宗基本教法的说法记录。第38 - 48节在他去世后不久（大约在720 - 730年间）增补，目的在于抬高他那些弟子（当时已经成为师傅）的地位。无疑，这些增补是依据弟子们（或弟子的弟子）个人的说法所作的记录，添加到当时存世的经文中的。最后的第49 - 57节在大约750 - 760年间由神会的弟子增补，以抬高他们自己及师傅神会的地位。也有可能最后这几节中有些部分本来就是经文的早期版本的一部分，因为它们细述了慧能的最后时日及其临终教导。在801年之前的某个时间（我在第49节和第51节的注释中解释了以此作为截止时间的原因），包括第1 - 57节的版本编集完成，与最后流传到敦煌的本子是同一形式。同时经文内容还在不断地被改动，如惠昕、契嵩等以自己的文学风格重新编写经文、对资料重新排序，并增补新的内容。因此我们才有了上述这一系列的版本，以宗宝本为最终版本。

虽然宗宝本是过去七百多年来人们读诵的唯一版本，但在我看来，它代表了慧忠五百年前所抱怨的一系列润色和粉饰的顶峰，正因如此，我才以敦煌本作为底本进行翻译。虽然敦煌本也有润色，但增补及改动之处很容易识别，与《坛经》的基本教法不难区别。

当然，读者应该能够自己加以判断。因此，我在评注及文本注解中列出了各版本的明显差异，并把宗宝本中未见于敦煌本的段落翻译出来，以便读者了解文

本的演变历程。我还加上了翻译成英文时所依据的敦博本《坛经》的汉语文本，与杨曾文修订本基本一致，但我做了几处小的改动。

在我们考察《坛经》内容之前，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它的真实性。它是否真实描绘了慧能的教法？还是其他人借用慧能之名阐述自己对禅的理解？这种观点是中国学者胡适于20　世纪30年代本经第一个敦煌本发现之后不久提出来的。胡适的论据是，他在敦煌还发现了包含慧能弟子神会的教法的其他文献。由于这些文献中含有与《坛经》同样的段落内容，依据其他大量结论趋向一致的资料，胡适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坛经》内容是神会而不是慧能的言教。这是个大胆轻率、当然也大有争议的说法。但这也是胡适典型的风格。他曾大力提倡白话文，使其同胞们相信白话文的文学优点，由此确立了自己破除传统旧习的先锋形象。在日本及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赞同并接受了胡适的观点，现在也大有人在。但是，大部分中国大陆及台湾佛教学者将其斥为无稽之谈。学者郭朋、蔡年生和杨曾文——我只提及我的藏书中收有其著作的几个人——调查研究了相同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是：此乃徒弟引用师傅的话，而非相反。

我不得不回避这一点。详述有关文本争议非我所愿，大　部分读者可能也不愿纠缠于此——在此向那些愿闻其详的读者致歉。我个人认为，还不如在花园里种种花草，或者来上一杯茶。

这些探讨不免要归结于此：某一句话，某个短语，或某个援引令人生疑，因为其所在文本、经版或碑文已改得面目全非或来源不可靠。而另一句话因其所在的文本没有经过太多的改动或更可靠些就不容置疑。而这个可靠、那个不可靠是因为有其他文献是这样说的或者似乎是这样说的。那么，反之又会怎样呢？那些对支离破碎的人类历史进行评判的学者，以及接纳他们观点的那些人，却忘记了人终究还是人。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读硕士时，曾向玛格丽特· 米德请教此事。她早期

在萨摩亚研究人种学时，曾遭到另外一些人类学家的攻击。他们去过她进行田野调查的村庄，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就此向她请教。她耸了耸肩，说各人讲的故事各自不同。每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都有不同的观点。客观真理即使在所谓的自然科学中都不存在，更不要说社会科学了。研究人类文化无法谈论真相。我们只能谈论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最有可能性的故事，最合理的故事。她问我是否看过电影《罗生门》，电影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讲故事，她说："语言的目的就在于此，生命的目的也在于此：花六十年，也许七十年，编写出我们是谁的故事。"

我仍然以这种方式看待那些争议。有些故事比其他的编得好，但也只不过是故事。我建议读者在思考那些有关人类大事的论断时牢记这一点。学者教授的工作其中一部分就是提出一个理论，给它穿上事实的外衣，领它走上可能性的T形台。而读者要做的是以最亮的明灯观照教授学者们的理论，对他们的新衣作出自己的判断。黛安· 阿勃丝（注：黛安· 阿勃丝是美国新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旗手，对社会主流人物和边缘人的两面性在视觉上做了深入探索。1971年自杀）曾经这样评价她自己的艺术："一张照片是关于秘密的秘密。它告诉你的越多，你了解的就越少。"那么关于一个故事的故事又有何不同呢？

因此，那些言语是慧能所说吗？《新约》里记录的是耶稣基督的言语吗？这些问题只有信仰可以决定。我们所确定的只是，我们有一本书，它声称记录了慧能的言语，我们还有同一版本的两个抄本，是在慧能生活的那个世纪编集而成的。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这本书记录的不是慧能的言语，至少也是一位与他地位相当的禅师的言语。这一点得到了数百万修行者的证实，他们一千多年来一直使用本经来指导他们的修行。

现在我们回到慧能所开示的教法。一般情况下，读者会期望本经中出现各种概念的解释。我们一般认为，教法应该包括：概念、主张、心理构想及其关系。

但是慧能教法不是概念的教法。恰恰相反，它是无概念的教法。慧能向成千上万听众开示禅法，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引导人们从阻碍他们识自本性的概念中解放出来。慧能的教法就是：见性成佛。其余的都只不过是企图拆除围困我们的妄念之牢墙，包括我们在研习修行佛法的过程中升起的妄念。

读完本经之后如果读者觉得有所得，那就错了。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何来获得之说？或者，如果读者认为他们有所失，认为他们思维被阻断，被掠去了他们最宝贵的概念，那他们也错了。本来没有的东西，何来失去？我们有的只是佛性，任何声称本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教法的，都是画蛇添足之举。

自从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坛经》，我就希望能把它翻译出来。语言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深奥。但我的翻译计划断断续续，总是免不了被其他工作岔开，而且也因为我总感觉没有准备好。最近，在翻译完《心经》之后，我开始着手《楞伽经》的第二稿，通常到第二稿时才开始通顺。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我需要参考一下《坛经》。我手头有丁福保本的《坛经》，是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住在台湾海明寺的时候最心爱的伴随之一。由于好多年没有翻动它，这本书在我手中居然散架了。我捡拾书页时，发现了三十年前我用铅笔在页边写下的蝇头小注及尝试性的翻译。就像是故友重逢，我一下子热泪盈眶，我这人很容易动情。当年我住的房间可以俯瞰寺院里的一棵玉兰树，我常坐在靠窗的床上读这本书，浑然不知天下事。能遇到慧能这样的大师，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有运气的人。于是，把书页从地板上收拾起来，整理好后，我把书桌上的《楞伽经》各种版本收拾起来，放回书架，开始动手翻译《坛经》。那是大约一年前吧，现在该说再见了。行百万里路也未必能结识这样一位好朋友。

赤松

丙戌年春节

于华盛顿州唐森港市

解　题

敦博本六祖《坛经》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公元前2世纪，般若思想创立，它标志着大乘佛教的肇启。般若更强调“觉悟”，而非“涅”，而且它更将普通教外大众也纳入能成就觉悟之列。“摩诃”是梵语，意为“大”；“般若波罗蜜”意为“完美的智慧”或“超凡的智慧”，二者皆指能令我们见真如实相的智慧。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7世纪中期由玄奘法师译为中文的一系列有关般若智能的经文的全称。因此，本经集记者使用这个经名，不仅将此经与印度般若经典相提并论，同时也为其在中国佛典的殿堂里争得一个相当的地位。

南宗顿教

“顿”和“渐”的提法最早始于4世纪的道生（355 - 434）。他认为“悟”是顿悟，而且是彻悟。而将某一教门冠以“顿”字，慧能则是第一人，他用这个字将自己对禅的理解和领悟与其他人，尤其是神秀区别开来。与早期的大乘佛教徒使用“小乘”一词一样，慧能使用“顿教”一词，意图确立其高于某个莫须有的宗派的地位。这些分歧可能更多地出于个人因素，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夺五祖的正统法嗣地位。当然，双方在教义上仍存在分歧，在政治上也有分歧。神秀的根基在北方两都洛阳和西安，得到了权贵阶层的支持，而慧能的护法基地则

在中国南部的蛮荒之地，当地官员多是被贬到此地的。因此，南宗北宗的划分实际上也涉及朝内人士与朝外人士的派系之争。

最上大乘

以“最上大乘”命名此经，目的在于彰显本教门不仅高于那些以主修阿毗达磨（专门解论佛经义理）的早期佛教宗派，还优于其他大乘宗派，如净土宗等。五祖弘忍也曾使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教法。

坛经

惠昕本（967年）经名题为《六祖坛经》；契嵩本（1056年）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宗宝本（1291年）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敦煌两本（780年）均使用本文开头所用的描述更全面的经名。

坛

早在5世纪时，中国的佛教徒就开始用砖木或泥土筑高台为坛，用来向为数众多的出家人或居士传戒。本经中的坛，即指慧能向大众传授禅宗南宗无相戒的高坛。由于每次传戒均须向受戒者开示戒条的意义及持律守戒的重要性，因此传戒时的高坛也被等同视为一个人觉悟的地方。“戒坛”一词常常与“道场”（曼荼罗）通用。

经

“经”通常指佛或佛弟子说法的记录。究竟是谁将慧能的说法记录命名为经，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是中国佛教著述中唯一享有如此殊荣者。这也显示出，慧能的追随者竭力要将师傅的言教抬至高于所有中国佛教著述的地位。

大梵寺

大梵寺位于浈江和武江交汇处以北几百米的狭长小洲上，两江交汇后形成北江。韶州就处于浈江东岸，与小洲隔水相望。公元660年前小洲上始建有一佛寺，该寺曾数度易名，直到760 - 780年间某位高官命名为大梵寺。因此，该经集记的时间不可能早于此。宋代时，因发大水，该寺迁建于几百米外的地方，寺名改为大鉴寺，并一直沿用至今。

韶州

现名韶关，旧时曾是广东省北部的行政中心。位于广州以北，京广铁路干线220公里处 。

法海

有关僧人法海的记录很少，仅知道他是曲江人。曹溪山及慧能说法四十多年的地方都在曲江。此经第45节中提及他是慧能的十大弟子之一；在第55节中，他的名字作为本经的集记者出现。

无相戒

慧能鼓励他的听众超越把戒律作为行为规范的传统解释， “无相戒”即代表了他这一主张。在第17节中，慧能说：“外离一切相，是无相。” 按照佛教徒的传统理解，戒律是止恶扬善的一套规矩。因此，本经从一开始即明确慧能的教法是突破了一切外在形式束缚的教法。慧能对戒的独特诠释见于本经第20节至第23节，其思想显然与四祖和五祖的般若观一脉相承。

文本注解

如前所述，宗宝本经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而敦煌两本的经名都比较长；847年圆仁从中国带回日本的经文中就有经名较长的敦煌本《坛经》。

第一部分
（第1 - 11节）

1. 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韦璩及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三　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

佛经往往以佛的某位弟子向佛提问开始。此次说法，听众包括僧尼道俗，在当地最高官员带领下，恳请大师开示大乘佛法的基本教理，即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慧能认为，般若波罗蜜法是修无相行，是无法以外相加以定义的修行，因为般若起于自性，不靠戒律等外相的制约。

这真是人天罕见的场景。世上所有的珍宝都比不上真理更宝贵。但并非所有掌握真理的人都有能力讲授，并非所有追求真理的人都有聆听教诲的机会，而能真正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为此，专门安排人将此次说法笔录下来，以备将来佛法难闻时之所需。

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

慧能这个名字意为“智慧和能力”。根据法海所作的《坛经略序》载，“慧能”之名是六祖出生之夜两位突然造访的僧人所取。两人告诉新生儿的父亲说：“慧的意思是他以后以佛法慧济众生，能的意思是他能行佛之所行。”此次说法（或此一系列说法）的具体日期不明。慧能是在出家受戒后不久才来到韶州的，时在677年春天。他在韶州弘化至少10年以上才有可能拥有这么多的信众。因此我猜测本次说法时间应该在公元700年的前后十年之内。经文的前37节内容似乎是某一次说法的记录，可能是原本的雏形，其余各节是后期增补的，收录了原本中未收的一些说法内容，同时也意在确立慧能弟子禅法法嗣的正统地位。

授无相戒

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受戒，均须在寺庵中居住一段时间，以便接受指导。然而，在唐代，佛教僧侣有时会为了筹集建寺资金而聚集上千在家信众为他们集中受戒。

其时座下

在中国古代，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有地位的人才能坐在椅子上。其他人只能坐在草席或垫子上。

一万余人

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中均为“千人”。

刺史韦璩

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刺史作为地方长官，所辖区域大小不一，但至少包括几个县。此经中韶州刺史辖制的范围包括了广东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其行政中

心设在韶州，因为韶州处于北方通往南方港口广州的两条交通要道交汇处。根据清代《广东省地方志》记载，韦璩于713年任韶州县令，同年慧能入灭。唐朝宰相张九龄所撰的纪念碑文显示，韦璩718年死于韶州任上并葬于附近（据《中国禅宗史》）。《传灯录》记载韦璩为慧能法嗣之一，但没有提供其他信息。此经中慧能说法是在韦璩擢升刺史数年，甚至是十几年之前发生的事，因此经中所谓的刺史官衔显然被抬高至他最后所任的官职，这是中国为圣贤作传的习惯做法。

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世俗的智慧承认物质的存在，认为小到亚原子粒子，大到银河系都是真实存在的；而早期佛教形而上学的智慧否认物质的存在，但不否认法或心体的存在。然而，超凡的般若智慧不仅否认物质的存在，而且否认法的存在，连同法之不存在也一并否认了。般若波罗蜜法不关心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而是提倡证悟物质及法的空性。它要求我们去证悟，任何物质或法的存在与否只是心的投影（投射），任何一个存在物都只能说是相对于其他存在物而存在或不存在，真正的悟解能够看透我们在分别并定义众生、物、思想及我们本身时所使用的想象的藩篱。般若波罗蜜为我们展现出事物的真性，即其空性。简而言之，般若波罗蜜让我们知道，去除我有的虚妄性才是真实的。虚妄性的去除即是真谛，是空性的真谛，而空性却将我们与万事万物、与众生及心体结缚在一起。这种教法被称为“maha”,因为它法力广“大”。

集记

记录不仅使我们了解到此次说法的机缘，还令我们确信经文是由慧能的一位大弟子所编纂的真实记录。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一直有记录史实的习惯，因此，将说法抄写记录下来是很正常的。

学道者

在中国古代，每个人都使用“道”这个字，甚至孔子也是如此。佛教初到中国时，人们认为它只是外来的一种“道教”。因此，梵文的“dharma”一词被译为汉文的“道”，这种用法一直沿袭下来，尽管后来人们认识到佛教与道教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以为禀承

有一位大师做师傅对弟子们而言当然是福气，但同时弟子们也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弟子们必须为师傅准备后事。因此才有了编纂经文并代代相传的做法。当然，此经或其他语录只能为我们指明方向。慧能教法的本意显然是要为我们破除外在的权威。

我对自己将“禀承”二字译为“a uthority”（权威）并不完全满意，但其他选择更无法令我满意。禀承这个词过去用来传达官府命令，意味着“任务”或“命令”。但这个词也用来表示为出家人或在家人传戒（经文中使用的正是这个词意）。其他可用的词包括“empowerment ”（授权）甚至“endowment ”（资助）。该词与其同义词“禀受”在本经第三部分起始节——即第38节中再次出现。

文本注解

有关此节经文，敦煌本与后出的诸版本主要有两大不同点。其一，后期的版本中，该段落的开头有一句话，即刺史及诸官僚先至韶州以南十六公里处的宝林寺请慧能至大梵寺。其二，该节的第二段文字未见于后出版本。

2. 说此《坛经》能大师言：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师不语，自净心神。

良久乃言：善知识，静听；慧能慈父，本贯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慧能幼少，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本经以《金刚经》和《心经》等般若经典中所宣扬的教义为中心展开。此经教法指引我们回归自我，回归本心，而不至于在概念的迷宫中打转。为此，慧能要求听法者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即《心经》或《金刚经》结尾部分）以净心神。

也许有人感到奇怪，一场高深的佛法演说竟然以讲解个人的经历开始。其实，佛经中讲述某位菩萨成就佛果之前的重要事迹很正常。慧能的弟子们无疑将他们的师傅奉为觉者。另外，编者借此能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为后学者塑造出一尊有血有肉的觉悟成道的榜样形象。最后一点，禅宗一向宣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理念。佛并不是从天而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慧能的传记部分与释迦牟尼佛形成鲜明的对比；释迦牟尼佛的母亲生下他不久即去世了，他是在宫廷中长大成人的。另外要注意慧能从事的职业，还有什么比卖柴更让人觉得无辜呢？此外，在中国社会里，樵夫和卖柴人往往被视为俗世与神界之间的中间人。

说此《坛经》

其他编者将这句话理解为“于是六祖（向大家）说此坛经”，因此将其置于上一节结尾处。我本人更喜欢将这句话放在此处（第二节开始处），这样（听众）与

说法人的距离更近了。

善知识

这个词并不是汉语原有的，而是梵文kalyana-mitra的汉译，意思是“有德的朋友”，即自己修德并鼓励他人同修的人。在修行的道路上，靠一己之力，再努力往往也不够，因此需要精神上的朋友。当我们精神状态低落时，朋友会为我们加油；当我们走入歧路时，朋友会为我们指出回归的路径。

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在中国寺院里，说法开始前无一例外地都有念诵经文之类的预备仪式。“念”字不仅有“念诵”的意思，还有 “默念”之意。在场的人，或者大声念诵出来，或无声地对自己默念。这种念诵仪式，使说法现场气氛庄严神圣，并为本次说法布道做好了铺垫。我们不清楚这次他们念诵的是何经文。《心经》和《金刚经》都是宣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的经典，是当时最流行的般若经文。我猜测当时大众念诵的并非整部《心经》或《金刚经》，而是结尾处的偈子。再进一步猜测，我觉得应该是《金刚经》的结尾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在第24节中，慧能再次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时说：“此法须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 修行者法身与佛等也。”从这句话分析来看，当时大众很有可能是大声念诵，而不是自己默念的。

大师不语

真正的佛法是无言之法。因此，慧能在沉默不语中开始了此次说法，俨然重现当年佛陀拈花、迦叶微笑、开启禅宗以心传心法门的场景。

自净心神

某位后期版本的编者很显然对这句话持有疑义，认为如果心性本净，如何再去净化它呢？因此将整段文字全部删掉，宗宝本中就没有出现这段话。当然，这不是慧能所说的原话，而是编集者的话。但是，编者这样做，忽略了慧能从相对及绝对两方面对心性进行阐述的意愿，也忽略了第33节和第35节中慧能本人对净心的解释。

慧能慈父

奇怪的是慧能称其父亲为“慈父”，尤其是在父亲早亡，他基本上不认识父亲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慈”字是专用来称呼母亲的，宗宝本中改为常用的“严父”。慧能父亲名卢行 。据《宋高僧传》记载，卢行 618- 626年间流放至岭南；《六祖大师缘起外记》则具体到620年的九月份。放逐的原因不明，但当时正值唐朝初建，其罪名很可能仅是与前朝（隋朝）统治者关系过密，或者是在推翻隋朝的斗争中站错了队伍。唐代按罪行大小将放逐距离分为三等：京城外1000公里、1250公里和1500公里。新州距离东都洛阳有1500公里，离西京长安则距离更远，其父的罪行虽不致杀头，却肯定是重罪。当然，放逐到此地往往与杀头差不多，因为北方人很少有能熬过当地炎热气候和疫瘴的。

本贯范阳

这句话中，有的版本用“官”字，而非“贯”字。《神会传》和神会请王维（701-761）所撰的碑铭中都使用“贯”字，敦博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也都采

用“贯”字。然而，敦煌石窟本却使用“官”（为官）字。一般情况下，在一个人的简略自传中，祖籍是一项基本资料，而父亲为官之地并不重要。

范阳的行政区划当时包括河北北部大部分地区，其治所位于今北京西南郊区一带。唐朝755年的安禄山叛乱摧毁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叛军的基地即设在此。今天，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又使此地闻名天下。此地对佛教徒而言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周口店以南的山洞里发掘出15000块雕刻于8世纪到13世纪期间的石刻经版，经版上雕刻的内容包括中国大藏经的很多最早期的经文。

岭南

岭南的意思是“山岭之南”。此处的山岭即南岭山脉，是湖南省所处的温带气候与南方广东省的亚热带气候的分界线。这里有中国最美的风景，却藏在深山不为人知。如今，不再需要骑马或步行，乘火车或汽车在山中穿行的人，无不为山水美景所震惊。在唐代，岭南指南岭山脉以南中国所辖的所有地区，包括广东省、福建省的一部分、广西壮族自治区及越南。

新州

慧能的故乡位于广州西南两百公里处，现名新兴。慧能于公元638年农历二月初八（佛诞日）出生于新州，713年八月初三在新州去世。他圆寂的国恩寺位于城南十二公里处的龙山脚下，离龙山温泉步行只需几分钟。

父又早亡

《祖堂集》和《传灯录》称，他三岁丧父，那应该是640年。这样算起来，从620年被贬至新州，其父在此居住了二十年的时间。由此表明，慧能的父亲曾再

婚，或晚年纳妾。在下一节中，五祖初见慧能，称慧能为“ 獠”。因此，我猜其母是当地一位少数民族妇女。

老母

慧能母亲姓李。李也是唐代皇姓。少数民族的人以汉族君主所赐国姓为姓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也很常见。

一个显赫的家族迅速失宠，以致后代子孙穷困潦倒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一位官员——即使是遭贬的官员——的孩子目不识丁，即使在当时也很稀罕。但慧能在经文中一再坚称这一点。毕竟他那受过教育的父亲在他童年时就去世了，不然，父亲肯定会教他读书写字。也有可能他的母亲并不重视识字，尤其是如果她本人也并不识字。

南海

南海是广州旧称，这里曾是一个转口港，货物往来远至印度，曾是全中国最大的港口。

文本注解

此本中慧能的开场说法与宗宝本不同，宗宝本中是这样概括慧能说法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此后宗宝本略去后几句，直接下句：“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忽有一客买柴，遂领慧能送至于官店。客将柴去，慧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明便悟。乃问客曰：“从何处

来，持此经典？”

客答曰：“我于蕲州黄梅县东冯茂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

慧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茂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

这标志着慧能正式开始与佛法发生联系。经文略去了慧能得悟之前一些必要的准备过程。慧能闻经便悟，是因为他循此得悟之道已久，长达数生。我们也都是如此。而慧能没有让这次机缘擦身而过，而是决定为法出家。

《金刚经》中佛说：“须菩提，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早期的禅师讲经说法使用最多的经典是《楞伽经》。但从四祖和五祖开始，则放弃使用冗长难懂的《楞伽经》，转而使用短小精悍、人们易于接受的《金刚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语言的力量，我是指言辞，而不是书面文字。听比读来得更快、更直接，读很容易使人对文章进行思维，而听往往不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忽有一客

《祖堂集》中，此客人名为安道诚。然而，该书还称安道诚既是读经的客人，又是店主。虽然我们没有有关此人的信息，但来自中亚安息国的商人及僧侣常常被冠以安姓。古时候，店主通常自己在店里做饭吃，所以需要买柴生火。

《金刚经》

这是大乘佛教几十部般若经典中最著名的一部。在他为此经注解所作的序

中，慧能说："无相为宗，无住为体，妙有为用。自从达摩西来，为传此经之意。令人悟理见性…… 宿植上根者一闻便了。若无宿慧，诵读虽多，不悟佛意。"在中国最常用的是公元400年鸠摩罗什翻译的中译本。此经所倡导、并为早期禅宗各派所重视的两大概念即无着与无相。

东冯茂山

本经原文作"冯墓"，显然是抄写错误，或系不同提法，但没有文献可考。因为此山位于四祖道场所在的双峰山东面，所以又称为东山。经中称之为东冯茂山，原因正在于此。但并没有西冯茂山。注意一点，在本节结尾处慧能再次提及此山时并没有出现"东"字。

五祖的寺院在黄梅东北十八公里，位于此山的半山腰处。山的主峰在寺院正北面，海拔465米，寺院建在海拔300米处。地理坐标是东经115° 54′，北纬30° 11′。

蕲州

即今蕲春，旧时的州名，下辖黄梅等县。两地均位于今湖北省东南隅，在长江北岸。

五祖

确立男性传法血脉（据我所知没有女性法脉）并非中国佛教界或禅门所独有的现象。在印度佛教界也同样存在。在中国，以菩提达摩为创始人的禅宗传承法脉似乎直到四祖、五祖时才固定下来，原因可能在于，在菩提达摩的这两位法嗣建立寺院之前一直没有专门的禅宗寺院。

弘忍

弘忍是黄梅本地人，生于601年。七岁时在黄梅西北双峰山道信的寺里出家。道信于651年圆寂后，弘忍于654年在冯茂山建立了自己的（传法）中心。因为弘忍的寺院在双峰山东面，他的禅法被后世称为东山禅。他于675年圆寂，住持之位由其弟子法如继承。其他弟子各自成立了几个不同的宗派，有好几位甚至入宫说法，或享受朝廷供养。

门人有千余众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数字纯属夸张。然而，如果你到早期禅宗庙址参观的话，就会发现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此言不虚。2004年我到玉泉寺（此寺离神秀当年所住茅庵不远）参观，住持带我看了一口可为五百余僧人煮饭的隋代大锅。另外，根据五祖寺自己的记载，7世纪弘忍住持该寺时，寺中僧人达1150人之多。拥有庞大的僧团实际上正是禅宗寺院的一大特点。

即得见性，直了成佛

此人要么只是将他所听到的重复出来，要么是他抓住了弘忍禅法的主旨。要了解更多，请参见第8节和第16节本人的注解。

宿业有缘

惠昕、契嵩及宗宝诸本均在此处文字后面增添了几行内容，称慧能从一善人处得到银两，足以安顿老母，然后才前往黄梅。显然，此举意在反驳外界对佛教僧尼不孝、无法赡养父母的指责。这几种晚出的版本还称，慧能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抵达了广州以北千余公里处的黄梅。慧能很可能步行或骑马先北行至韶关（200公里），再经大庾岭向东北方向行至赣州（200公里），然后沿赣江乘船继

续向东北方向前进至长江（600公里），最后过长江抵达黄梅。如果按这条路线走，加上善人慷慨赠与的船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达黄梅也差不多。

佛教中有关业的概念与西方的命运概念有很大差别。命运不给我们任何选择的余地，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而业却给予我们很多可以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我们的身口意不断造业，业之河流因而不断地改变航道。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在第一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重要区别只在于，上面提到的慧能得到供养母亲的银两资助及前往黄梅路上所耗费的具体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据成书于1004年的《传灯录·慧能传》记载，慧能当时并没有直接前往黄梅，而是先到广东北部的韶关地区（后又返回此地作为传法基地）修行禅定、研习经文（我们推测应该是口头研习）。在当地待了至少几年的时间后他才继续上路前往黄梅礼拜弘忍。

3. 弘忍和尚问慧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

慧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

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獠，若为堪作佛！"

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大师欲更共议，见左右在傍边，大师便更不言，遂发遣慧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差慧能于碓坊踏碓八个余月。

慧能没有浪费口舌，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且他对佛教也略知一二。虽然大字不识、身无长物，可是他很清楚自己寻求的是皇冠上的明珠。为什么不呢？既然要学佛，为什么不作佛呢？

自家壁橱里挂着各式衣服，却要远行求衣，实在是奇怪的事。可这似乎正是（世间的）规矩。如果不去试穿别人的衣服把自己弄到精疲力竭，怎么会珍惜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呢？释迦牟尼用了六年的时间到处拜访名师、尝试了各种不同的修行方法，才最终证得本具的佛性。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慧能没有在弘忍指导下进行一段时间的修习，而是一直在舂米。就是说，他在前生已经完成了修习，现在只需要有人推他最后一把，就像压垮业力之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阶段读经只会适得其反，我们在禅堂也没有见到慧能的影子。并不是说禅堂打坐不重要，做好手头上的日常事务其实是禅宗寺院里要求的基本修行态度。劈柴、担水，不许提出问题，有问题也要自己找答案。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慧能在碓房劳作的时间正好是一个女人怀孕的周期。他就是一个正待出生的菩萨。

据《传灯录·　慧能传》记载，他是671年抵达黄梅的。按中国传统方法计算，人一出生即算一岁，慧能抵黄梅时三十四岁。他在此住了九个月，开悟并受祖位后离开黄梅，当时三十五岁。奇妙的是，释迦牟尼离开菩提伽耶开始弘化佛法时，也是三十五岁。而据法海的记录，慧能抵黄梅的时间是661年。

唯求作佛

两个敦煌本中，“佛”字后均有“法”字，这显然是个错误，因为弘忍回答（慧能）时没有“法”字，而且后来的版本也没有。因此我将此字删掉了。

獠

中文“獠”一词字面意思是“狗猎”，即“带狗狩猎者”。这个词比“乡巴佬”、“山地人”更狠，指的是古代中国南部山区的土著部落成员。虽然岭南诸镇由中央政府辖制，但当地居民多为少数民族，他们被陆续从北方迁来的汉人赶进山高林密的地方居住。慧能的母亲很可能就是一个少数民族妇女，而慧能在抵达黄梅时所穿的衣服可能也暴露了他与少数民族的这种关系。不然的话，“又是”一词很难解释。

佛性

一切众生生来就具有佛性一说，是3世纪藉由《涅经》等经典传入中国的。到慧能时已成为佛教徒的共识。佛陀涅后的几个世纪中，其徒众认为成佛是他们力不能及的事，于是转而寻求涅境界，即断除尘劳烦恼，脱离生死轮回。但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修行的重心转为“人人成就佛道”，众生与十方三世诸佛，即真如，同为一体，不可分、不可说。

随众作务

“僧伽”是梵语，意思是“僧团”。在佛教寺院中，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外的寺中，常住僧人要负担寺里大部分的杂役。但是，有些杂务是雇佣当地农人或苦力来做的。另外，各种寺务并非固定一人，而是由常住轮流承担。

行者

行者指的是已落发但尚未受具足戒，仍在学习的僧人或尼姑。

踏碓

寺院自己种有稻谷，碾米去皮后，部分碾好的米磨成面粉用来蒸馒头。五祖

寺中的碓坊最近被推倒重建，但舂米石原物还在。踏石舂米时，慧能在腰间缚一块石头以增加下踏力量。坠腰石今天仍在原处。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一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但是，宗宝本中此节后尚有一段师徒对话，均未见于敦煌两本中。需要注意的是，宗宝本中慧能均写作惠能，对话如下：

“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

“祖云：‘这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槽厂去。’

“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

“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

“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4. 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尽来，门人集已。五祖曰：“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门何可求？汝等总且归房自看，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智，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祖。火急急！”

这一节标志着禅宗史上师傅首次要求徒弟以诗的形式呈交毕业偈，表达学僧的悟境。但是，弘忍的一众弟子得知师傅的要求后，似乎并无惊讶之意，弘忍本人也没有大事张扬。这一切都说明呈偈的做法早已有之，已成为禅宗的传统之一。也许以偈子表明心境的做法是菩提达摩传入中国的，但诗歌这种精辟的表达

形式在中国却是古已有之。中文的“诗”字原意就是“发自内心的文字”。因此，禅师不要求提交论文，一首诗足矣。

我们时不时会考虑生死之事，但少顷之后，我们又忙碌于手头的事情，直到这种想法再次出现。无论贫穷或富有，艰难或顺利，我们的生活都是我们呈现给世界的一首诗。所以，我们怎能满足于作一首顺口溜呢？为何不作一首能解脱芸芸众生的诗？为何不先作一首解脱自己的诗呢？

唤门人尽来

慧能不在被唤之列，因为在他离开黄梅的那天夜晚之前，没人认为他是弘忍的门人。文中没有告诉我们为何弘忍选择这个时候勘验门人的悟境，也许他感觉到自己老了，或许他预感到大限将至——几年之后，弘忍辞世，时在675年。

生死

孔子曾经说过：“不知生，焉知死？”佛教徒也是重生不重死，因为死只是此生与来世之间的一个阶段而已。然而，死为生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使人难以无视无常的存在。面对无可逃避而又心知肚明的生死瞬间，我们油然而生烦恼。佛教徒将无尽的生死轮回比作苦海，而唯一的解脱就是到达涅的彼岸。“僧裟洛”（samsara）是梵语，指的是生死轮回界，而“涅”指的是结束生死轮回。

供养

佛教徒供养他们皈依的佛法僧三宝，即能增长福田。供养内容包括燃香、诵经、叩拜，甚至禅坐。

福田

福田喻为收获“福德”的田地。福德也称善业，是行善事所得的果报。福德也指

助我们精进的业力。福德（梵语为punya）这个概念是《金刚经》最基本的内容，发愿解救众生，而不着我相、众生相、解脱相，将获得无量福德。修福德的结果就是证得佛的报身（sambogha-kaya ）。因此，福德不仅指获得生于善趣的机会，也指脱离生死轮回。

哈尔· 达雅尔说："世上一切尊贵、美丽、吉祥、荣誉和愿望都是福德的结果。甚至宇宙生生不息的进化和灭绝也是由福德造成的。日月的璀璨也得益于它。因此，福德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大乘佛教文学中对它大加赞叹和美化，最终将其与般若和菩提相提并论。"（《梵文文献中的菩萨教义》第189页）

福门何可求

宗宝本中，此句为"福门何可救？"

归房

年长的僧人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年轻僧人往往和他人合住一间，沙弥则住团体寝室。房间面积一般不足十平方英尺，里面有一张床、一只装衣服书籍的箱子及一张低矮的书桌。如前文所述，椅子是不常见的，人们一般坐在草席或垫子上。

般若

是梵文，意为"智慧"，字面意思是"本有的智慧"。"般若智慧"一词听上去有些重复多余，但是人们藉此可以了解此智慧并非俗世中的智慧，而是将俗世幻化成现实之前既有的智慧。

本性

中文的“性”字由“生”和“心”两个字合并而成。慧能和弘忍使用的“性”和“心”这些字，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波”和“粒子”，是对真如的“动态”和“静态”观。性生心，心构成性，性反过来又生心，心又构成性，如此循环往复，像万花筒般变化无穷。哲学家可能会问：性和心，先有哪一个？弘忍却让我们自见本性，自识本心，并从中生起智慧，作一首偈子出来。

偈

在印度诗歌中，偈子有韵律，且长度不等，但在中国诗歌中，偈子通常是四行诗，用以表明心迹。这种诗体很早以前就在中国出现了，但直到7世纪才在禅师中间流行起来。禅师开始要求徒众呈交“毕业偈”以验证他们的悟境。因此，弘忍要求大家作偈。

大意

对大乘修行者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比觉悟更重要。如果不悟真如本性，我们将被妄念所障而无法帮助他人悟性。但真如本性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性。

衣法

佛教大师将自己的衣钵传给某位弟子作为代师行化的禀承，这个习俗始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传灯录》里将其追溯到大迦叶，他是佛的弟子之一，后被尊为印度禅宗初祖。据推测慧能曾想结束这种习俗，但据不同的资料记载，在他死后，袈裟传给了不同的弟子。但是，比袈裟更重要的是传承师傅言教的禀信，也就是此处所说的“法”。

六代祖

两个敦煌本中，此处经文“六代”两字之后均无“祖”字，但经文其他地方凡

有“六代”二字的，其后均有“祖”字。因此，我在此处补上“祖”字。

火急急

这是表示催促时常用的词。但佛教徒使用这个词，还与《妙法莲花经》里的一个故事有关。经中，佛陀将众生比喻为生活在火宅之中，而把佛的教导比为劝诱众生走出自设的地狱的诱饵。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在第一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但是宗宝本中此节后另有以下几行文字：“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见，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5. 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至自房，递相谓言：“我等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师，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依止，偈不用作。”诸人息心，尽不敢呈偈。

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相，并画五祖大师传授衣法，流行后代为记。画人卢珍看壁了，明日下手。

我认为这个场景很戏剧化，这些人究竟在禅寺里干什么？在禅寺里修行的每个人都知道，要发现自我，只能依靠自己。没有人能代替我们生，代替我们死，也没人能代替我们成就觉悟。要想知道水的滋味，必须自己去喝。弘忍能带领众人找到水，并不意味着他能强迫众人喝水。也许他认为画水可以解渴。

神秀

神秀605年出生于一李姓家庭，在中国北方城市开封长大。他二十岁出家，以

博学多闻而闻名。听闻弘忍的大名后，于655年来到黄梅，大受触动，因而决定留在寺中。关于他离开（黄梅）的时间，记载不一。有的称他662年泪别此地，去某地隐居十余年；有的说是在弘忍去世后672年甚或675年离开。这些都以慧能抵离黄梅的时间的不同记载为依据。有记载称，大约676年，他在当阳城外玉泉寺附近结庵隐居。几年之后，道誉日隆，为武后所闻，于是诏请入宫。他余生一直在长安、洛阳两京说法，听众有时多达数千人。706年他在洛阳辞世，享年百岁。他的舍利送回当阳，在从前他居住的茅棚附近建塔安葬。1967年舍利塔被红卫兵拆毁，神秀的舍利当时是否从塔下的地宫取出，现今已不得而知。

教授师

是对寺里负责指导沙弥学习戒律及礼仪经文的僧尼的称呼。因此，所有出家为僧尼者必然与此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得法

这个词指的是指定承法人的习俗。此人得到禀承弘传师傅从上代继承下来的禅法。相对于净土宗而言，这种做法对禅宗至关重　要，因为禅法不立文字，不会因为一个人学识渊博或渴望求道就传法给他。

大师堂

中国禅宗寺院中都有一个单独的殿堂，一般位于寺院的最后边，专门供奉历代传承法脉的住持师傅。现任住持的卧房及会客室多设于此堂内或毗邻，此堂不对外人开放。

三间

中国古代建筑的大小尺寸是按照支撑屋顶的立柱之间的跨度测量的。因此，一面三间的墙会有四根立柱，两边各一根，中间两根。两柱之间的距离不等，但平均约有十英尺。这样算起来，这面墙大约三十英尺（十米）长。

供养

朝圣者之所以将供品放在这面墙下，是因为不允许他们进入住持所住的院内，但他们还是想表达他们的敬意并求取福德。

楞伽

《楞伽经》是菩提达摩及以后几代禅宗祖师教授弟子时所用的经典。除几部梵文本和一部藏文译本外，存世的还有三种中文译本：其一是443年所出的求那跋陀罗的译本；其二是513年所出的菩提流支译本；其三是704年由实叉难陀所出的译本。其中，求那跋陀罗的译本是习禅者最喜欢用的。本经是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早期经典，其宣扬的教理是：万物唯心，万物由心造，万物为心所造。原本要画（在墙上）的经变相中应该包括一幅描绘佛陀自海中升起来到楞伽山上为罗刹王说法的场景，随后佛陀又为大慧开示唯识教义。目前存世的唯一英译全本是1934年铃木大拙出版的。本人的译本目前还搁置在抽屉里，尚需一个漫长的冬季甚至两个夏季才能译完。

五祖大师传授衣法

弘忍是第五代祖师，因此，这一组壁画原本是要画到弘忍从四祖道信处得法为止的。

神会所作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文（由敦煌石窟出土，之前遗失已久）中有以下一段问答：

远师问：西国亦传衣不？

和尚云：西国不传衣。

远师问：西国何故不传衣？

和尚曰：西国多是得圣果者，心无狡诈，唯传心契。汉地多是凡夫，苟求名利，是非相杂，所以传衣示其宗 旨。

卢珍

后出的版本说，他是一名宫廷画家。但是，在我所掌握的资料中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此说的记载。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在第一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但是，宗宝本将本节第二段内容移至下节第一段的结尾处。

6. 上座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心偈，缘我为教授师。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见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偈，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难甚难。

夜至三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祖见偈，言此偈语，若访觅我，我见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见偈，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我心自息。秀上座三更于南廊中间壁上，秉烛题作偈。人尽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既然诗是心所写的，那么我们如何写出描写心境的诗呢？寒山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神秀作为一名学识渊博的僧人，应该能够作出一首像样的诗来，尤其是在这种紧要关头。但是，他最后却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这似乎更像是小乘头陀拿手的把戏，而不是大乘教徒的作为。在这种已戏剧化的事件中，神秀又一次出色地扮演了一个正统保守的角色，为慧能登台做好了铺垫。

心偈

一直以来，诗是中国人最钟爱的表达方式；然而，禅宗是中国所有宗教派别中唯一要求学僧写诗呈给师傅的。学僧写诗表达自己的悟境，而师傅则以四行诗向学生传教。

求法

敦博本中错将此词语与下句连接起来。所以，此处我从敦煌石窟本。

得法

此处的 “法”字是禅宗特有的奇怪用法，意思是对某人的悟境进行验证或表示赞许。从本质上讲，“得法”就等于获得了博士学位，也就是取得了执教许可。

南廊

五祖寺内所有的大殿都是面南而建的。因此，南廊应该是人们进寺后看到的第一面墙，通过这里才能进入祖堂及住持所住的地方。

言此偈语

我怀疑这句话的原文被篡改了，语义不明确。应该有表示肯定的话来代替“言

此偈语”。宗宝本中使用了“道好”二字。

我见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见偈，若言不堪，自是我迷

这几句话未见于敦煌石窟本，但意在强调神秀此时仍未准备好继承祖位。毕竟，他应该知道自己是迷是悟。

宿业

在物质组成的世界里，人们相信因果定律。同样，在心识构成的世界，佛教徒也承认业报法则，所有的身口意都产生业报，我们（至少幻我）所经受的业报可长达七世之久。

菩提树

释迦牟尼在毕钵罗树下禅坐而觉悟。此后，这种印度桑科无花果树就被称为菩提树。但是，此处菩提树是对我们身体的比喻，我们在树荫下遵照佛陀的教诲而修行。

明镜台

近代以前中国人的镜子都是铜制的，多数小可盈握，不用时收起。但这里所说的都是大镜子，须用架子或框子支起，一直放在那里。诗中神秀使用明镜（明亮抛光的镜子）二字，显然是与老子的玄镜（暗淡的镜子）形成对比。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神秀在“镜”字后硬加了个“台”字，为了与最后一行的“尘埃”押韵。这又是个愚笨的想法，也是一首令人失望的诗。

庄子曾写道：“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禅宗大师从瑜伽行派借用了一些概念和词汇，其中佛的觉悟就被称为“大圆镜

智”。

尘埃

佛教词汇中常用这个词来比喻情欲，以及因执著于情欲而生的烦恼。尘埃像浮云障覆眼前，令我们无法见到真如本性。但是，认为情欲与清净之心有分别，应当去除，这是小乘的观点，而不是大乘观点。正如《心经》所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在第一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但是，本节第二段文字在宗宝本中改为如下内容：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神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着，从它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宗宝本段尾的最后一句话和偈子与本段相同。

7. 神秀上座题此偈毕，却归房卧，并无人见。五祖平旦，遂唤卢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相。五祖忽见此偈，读讫。乃谓供奉曰：“弘忍与供奉钱三十千，深劳远来，不画变相也。《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三恶道。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

大师遂唤门人尽来，焚香偈前。众人见已，皆生敬心。（大师曰：）“汝等尽诵此悟此偈者，方得见性。依此修行，即不堕落。”门人尽诵，皆生敬心，唤言：“善哉！”

施设善巧方便是菩萨最重要的成就（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悟透禅机。

因此，弘忍并没有认为这首诗毫无用处而弃之。智依悲生，悲由智起。寺中有一千多位僧人，显然，不可能人人都能领悟菩提达摩所传的禅法。

唐朝诗人官员白居易曾向一位僧人求问佛法大意。僧人以《法句经》中的一首偈子作为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但是，神秀的偈子无法教我们得到解脱，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令我们沉入生死苦海。

平旦

寺院的一天始于黎明前的一两个小时，先是诵经仪式，或禅坐，然后吃早饭，饭后常住僧人开始日常劳作。那位宫廷画家应该是在寺里专为居士访客准备的住处过夜，早饭后就开始工作。

读讫

此处从郭鹏，将两种敦煌本中的"请记"改为"读讫"。

钱三十千

唐朝初期开始使用圆形铜币，一直流通到20世纪清朝末期。铜钱中间有方孔，需要大量铜钱时，可以用绳子穿起来，便于携带。每枚铜钱重十分之一盎司，因此，三十千铜钱重达三千盎司，近两百磅。支付数额达到这个水平时，一般会换算成等值的丝绸，缴税也采用这种方式。有关这次支付数额，惠昕本作"十千钱"，而契嵩及宗宝本均未提及数额。这笔钱显然反映了7世纪70年代的通胀危机。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句话出自《金刚经》第五品，佛陀问弟子须菩提，可以身相见如来否？然

后告诉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此句的梵文原文是lakashana-sampat tavan mirsha，意为“着相即是虚妄”。而弘忍所依据的鸠摩罗什中译本则译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外相都是虚妄不实的，因为人们常执外相为实（有），将外相与真如分别。这样做等于兔头安角，龟身覆毛。但是，这句话之后，佛又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鸠摩罗什译本）

三恶道

佛教将众生的投生趣向比作车轮的六条轮辐，众生在六辐之间生死流转，称为六道。其中的三种善道包括天神、阿修罗和人，三种恶道包括地狱中的罪人、饿鬼和草木畜生。堕入三恶道缘自三毒：妄念生罪人，贪欲生饿鬼，嗔恨生草木畜生。之所以称为三恶道是因为此道中的众生无缘佛法。

焚香

佛教进入中国并开始传播后，香成为主要进口物品。唐朝时人们喜欢的香料包括乳香、末香、苏合香、沉香，当然还有檀香。除了具有镇静功能外，焚香还可以招天神下凡护佑，并在仪式中营造庄严的气氛。

汝等尽诵此悟此偈者

两种敦煌本中均无“悟”字，而后期版本中都有此字。此处我从铃木，他在敦煌石窟本中补入此字，因为仅念诵这首偈子并不能悟到佛性。另外，在第8节中，童子复述弘忍对此偈的赞美时说：“悟此偈者，即见自性，即得出离。”弘忍加上悟字是在委婉地表示这首偈子的真正作用取决于念诵者的领悟程度。

五祖遂唤秀上座于堂内问：“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

秀上座言：“罪过，实是神秀作。不敢求祖位，但愿和尚慈悲，看弟

子有少智慧，识大意否？”

五祖曰：“汝作此偈见解，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门，见自本性。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数日，作偈不得。

有的师傅只传授一种教法。每当有人向俱胝和尚发问，他从来都是竖起一根手指。那就是他的一指禅。但有的师傅却教法多样，因材施教，比如弘忍。他明白，某些人只学得会踩水。而五祖还要寻找一个承法人，一个能到达彼岸的人。而到达彼岸的唯一方法是踏水而行。

应得我法

鉴于本节中弘忍随后提到神秀并未悟透，有编者怀疑本句是窜改，建议删除。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此句理解为：弘忍断定神秀的见解只到门前，尚未入门。他已准备好得法，但他能否领悟，又另当别论。

即不可得

宗宝本中，此句之后另加以下内容：“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

见自本性

这是禅宗所传的唯一法门，其余的都是装饰门面而已。本性包含万念、万受、万忆、一切构成身体的原子、一切心法，而这一切均空无自性。见到空性，

即见本性。佛与迷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佛见到了空性，而迷人见到的是妄念之壁垒。《心经》中，观自在菩萨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空即是本性，本性即是空。此处的汉字"见"，不仅有"看见"的意思，还有"见识（经历）"之意。因此，见性就是见识本性，见识其空性。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在第一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8. 有一童子于碓坊边过，唱诵此偈。慧能一闻，知未见性，即识大意。能问童子："适来诵者是何偈？"

童人答能曰："你不知大师言生死事大，欲传衣法，令门人等各作一偈，来呈吾看 ，悟大意即付衣法，禀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于南廊下书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诸门人尽诵。悟此偈者即见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离。"

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见此偈礼拜，亦愿诵取，结来生缘，愿生佛地。"

慧能心绪涌动，知道这首偈子只是对宗教修行的肤浅表达，便求人带自己来到偈子面前。这样做是为了生出自己的领悟。妄念生智慧，烦恼生菩提，神秀的偈子成为慧能进入佛地的门径。

这里，我们再一次领教了文字的力量，不是纸页上的文字，而是口中说出的言语。慧能第一次听到的是《金刚经》，这一次是神秀的无相偈。禅师阅读经文开悟的记载很少见。口说耳闻所得的领悟远比眼见所悟来得直接而又根本。生物从原始世界的海洋中先进化出耳朵，而后才进化出眼睛。书面文字不过才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口头语言则可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甚至更早。文明也许是基于对符号的视觉理解，但是对这种媒介的依赖常常阻碍甚至扼杀心灵的解脱。同样，读

一遍这本书很难比得上直接聆听一次讲经说法，而聆听言语却又比不上松间听风。

有一童子于碓坊边过

宗宝本在前节中提到，弘忍要求神秀再去思惟一两日。因此，宗宝本称此事发生在两日之后。

识大意

中文“识大意”是多义词。有时意为“明白要点，即大体意思”，此处意为明白最终意义、真实的意义，而非表面肤浅的意义。老子在一首关于理想社会的诗中写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弘忍要我们识大意的意义也就在于此。让人们思考生死，写出一首源于生死而又超脱生死的诗。

无相偈

慧能在本节结尾处自己作的几首偈子也用了同样的偈名。弘忍在遣散卢供奉时引用《金刚经》第五品关于无相的一段话时，也用到这个词。二祖慧可也很喜欢用“无相”这个词。安徽司空山为二祖所建的寺庙也以无相为名。552年二祖在此避难，其后三祖僧璨归隐于此。但是神秀对无相的见解，至少在这首据传为他所作的偈子中所表达出来的见解，并非佛陀在《金刚经》中宣示的无相，倒是与须菩提的见解相同。须菩提以为空即是无一物，因此，佛告诉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即得出离

即得出离，即出离生死轮回。实际上，童子夸大了弘忍对此偈的评价。弘忍只是说，依神秀的偈子修行，可免堕三恶道（入恶道的人无缘佛法）。宗宝本的

编者显然注意到了这种不符，并作了修改，让童子引用了弘忍之前对偈子的赞语。一个童子竟然也能谈论见性，并将见性视同出离，让人觉得有趣。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人实际上就用这首偈子求出离，虽然是为了要超越这种境界。也许，这正是弘忍在第7节中说“悟此偈者，方得见性”的缘故。

来生缘

身口意都会在此生、来生或三生后兑现果报。所以，修行造业可以在来世的修行中享其善果。慧能所说的来生缘就是这个意思，但他也是为了让童子明白这个道理，能带他到祖堂前。

佛地

三千大千世界，每个世界都有一佛住世说法。然而，世界上并不总是有佛。生到一个有佛说法的地方和时间，就叫做生到佛地。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呈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院内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慧能却入碓坊。五祖忽来廊下，见慧能偈，即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

世上唯一值得追求的真理就是本心的真理。但是，除了本心之外，我们还习惯地相信另有一心。本心能生智慧，另一心则生妄念。神秀的偈子植根于妄念的思辨，而慧能则以智慧空性中诞生的诗偈应对。

请一人读

这有点奇怪。慧能已经听过这首偈子，为什么还要请人读给他听？显然，他需要有人大声诵读，为自己的对偈做好铺垫。

惠昕、契嵩和宗宝本中均有以下内容："为不识字，请一上人为读，若得闻之，愿生佛会。时有江州（按：即九江，与黄梅隔长江相望）别驾，姓张，名曰用，便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慧能后来显然忘了此事，因为以后的记载中再也没有提及此人。又或者慧能出人意料的突然离开使他无法兑现承诺。

慧能闻已

这是慧能修行（求法）进程中第二个重大事件。第一次发生在他南海卖柴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慧能只须听到《金刚经》中的一句话或听到一首偈子——即使这首偈子未能显露佛心——就可以提高自己的悟境。很明显，此处他表现为一个马上修行到家的菩萨。

西间

按照中国人的观念，东边是主位，西边是客位。慧能是客，因此将自己的偈

子写在不引人注目的一边，避开初升的太阳。神秀将自己的偈子写在南廊下，只是因为那是要画经变相的地方，也正是通往祖堂门口的一边。

呈自本心

禅门中，习禅者通过言语或行为表达自己的悟境。但是，他们所修习及呈现的悟境，并非通过建立在浩瀚的文化概念基础上的逻辑辩论得到的悟境，而是“一指禅”的悟境，是“无心禅”或“吃茶禅”的悟境。

见性

有人问黄檗见性的意思，他答道：“性即是见，见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见性。闻即是性，不可以性更闻性。”（《传心法要》）

又偈曰

两种敦煌本及西夏译本均于此处录有两首偈子，而惠昕、契嵩及宗宝本则只有第一首偈子，且将偈子第三句改为“本来无一物”。评论家们一直想知道到底哪一首是慧能的原偈。笔者认为两首可能都是。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总是不断修改。“本来无一物”一句也曾出现在寒山的朋友丰干于780年所作的一首诗中。黄檗曾在其作品《宛陵录》中引用丰干的诗。“佛性常清净”一句虽不那么动听，但观点贯穿整部经文中；而“本来无一物”一句所包含的概念（如果算得上概念的话），却不是那么明晰。

此亦未得了

第7节中，弘忍告诉众弟子，神秀的偈子是有价值的，只是私下里告知神秀“尚未得入”。因此，从连贯性上来看，“亦”字应是修订错误。宗宝本中，弘忍用

鞋擦掉慧能的偈子，然后说道："亦未见 性。"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在第一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9. 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以为六代祖。将衣为信禀，代代相传；法即以心传心，当令自悟。

五祖言："慧能，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即须速去！"

本经的第一部分一直围绕着这件事展开：一方面是传衣，即传法的信禀；另一方面是传法，传直探心源、以心传心的顿教禅法。慧能再次以候补佛的形象出现，他早已悟透了禅法但尚未言明，只是在等待师傅授予他传法的信禀。

慧能得法一事，符合《金刚经》宣扬的教理。要成就觉悟，我们必须终生致力于解脱众生而不着"众生相"、"解脱相"或"我相"，无受者，无受之物，亦无授者。但是，即使我们依法修行，人们也未必欢喜赞叹，反而可能认为我们是疯子或危险人物。因此，说法结束时禅师常常告诉听众"保重"或"珍重"。此时，弘忍不仅要慧能"珍重"，而且要他赶紧逃命去。

夜至三更

三更指晚上11点至凌晨1点这段时间。宗宝本中，在上节结尾、本节开始处加入以下文字："众以为然（按：即慧能的偈子亦未见性）。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惠

能 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按：刚入三更时）入室。”

唤慧能堂内

此句之后，惠昕、契嵩及宗宝本加入以下内容：“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 谓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有的评论家指出，这一段插话颇为奇怪，因为慧能欣喜若狂的赞语与《金刚经》毫无关系，反而与《楞伽经》颇有渊源。不过一个人悟法的因缘是很难揣测的。有时在一部经中读到一段经文会让人悟透另一部经中宣讲不同教理的另一段经文。不管怎么说，慧能肯定早已悟透了这个教理，否则，他如何能够写出自己的偈子呢？

《金刚经》

《金刚经》是十六部般若经典中最通俗的一部经。般若，或称智慧，是到彼岸的六度之一。此处，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传教依据的经典开始由晦涩繁复的《楞伽经》过渡到更虔诚、而又更激进的《金刚经》；由阿赖耶识或如来藏识开始过渡到般若智慧。

受法

此处的“法”仍等同于“传法”或“传授师傅言教的许可”。

顿教

顿教是禅门南宗的标志，与之相对的是北宗渐次修行的“渐教”法门。这种划分引发南北两宗的激烈争论，但将其命名为顿教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提醒学僧们念念之间的分别也是妄念，妄念到觉悟之间同样也是妄念。这种教义与佛性的概念一脉相承。如果人人皆有佛性，那我们就都已经是佛了。洞见来而复去，有深有浅，觉悟却不是部分的觉悟也不是短暂的觉悟。觉悟是一悟全悟，或者根本未悟。因此，这一教门有“顿”教之称。

将衣为信禀，代代相传

敦煌本中此句作“信禀”二字，但二字让人感觉奇怪且文中再未出现，因此，笔者将其订正为宗宝本中所记的更常见的“信体”二字。此句之后，契嵩本及宗宝本均增添了以下内容：“衣为争端，止汝勿传。”在后面的第49节中，慧能确曾告诉他的弟子们传衣将到他本人为止。然而，慧能去世很久以后，仍有法衣继续流传的说法。

自古

禅的传承始于佛陀拈花、大迦叶（迦叶三兄弟中的老大）微笑，时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在本经结尾处，第49节和第51节列出了慧能之前的历代禅宗宗师，其中包括释迦牟尼之前的诸佛。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在第一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但是，宗宝本在本节第二段内容后有以下内容：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既无

种，无性亦无生。

（按：偈子的后两句赞同华严宗有关佛性的观点，与天台宗所坚持的即使顽石也可成佛的观点相反）

“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惠能启曰：‘向甚处去？’祖云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按：怀、会指广州附近二县，即怀集、四会）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驿。”

10. 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至九江驿，登时便别。五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难起已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与悟无别。”辞违已了，便发向南。

鉴于一个人悟得自己的真性后发生的转变，禅宗传记中充斥着这种短暂相聚、匆匆别离的场景也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当我们命若悬丝的时刻，长久逗留有什么意义呢？另外，我们有传法的时候，也有闭门修行的时候，当然也有隐藏起来的时候。传法过程中的时机选择很关键。机缘未成熟时，传教说法对传法者和受法者都会构成伤害。

禅宗史上，伟大的神迹之一就是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在南京会面后，北行一苇渡江的场面。150年之后，佛法又一次渡过长江，不过这次是一路南行，而且不是外国人传法。菩提达摩当年没有找到几个有缘见性的人，而慧能在有生之年却令成百上千的人心开得悟。

三更发去

惠昕本有关慧能离开黄梅的记述与契嵩本、宗宝本基本一致，都增加了以下内容：

“其时领得衣钵，三更便发南归。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驿边，有一只船子，五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按：在中国的这个地区，船子仍由设在船尾的独桨推进）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五祖言：‘只合是吾度汝，不可汝却度吾，无有是处。’惠能言：‘弟子迷时，和尚须度，今吾悟矣，过江摇橹，合是弟子度之。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又不正，蒙师教旨付法，今已得悟，即合自性自度。’五祖言：‘如是如是。但依此见，已后佛法大行矣。汝去后一年，吾即前逝。’五祖言：‘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五年勿说，佛法难起……’”

《神会语录》是这样记载的：“忍大师谓曰：‘我自送汝。’ 其夜遂至九江驿，当时得船渡江。 大师看过江， 当夜却归至本山， 众人并不知觉。”

寺院至长江北岸的距离大约五十公里。因此，从寺院抵达江边，再连夜返回寺院，即使不算过河的时间，似乎也有点离谱。当然，寺院里是有马可用的。

九江驿

九江指的是九江城附近流入长江的九条河流。唐朝官府沿长江航段每隔十五公里设置一个驿站，以便快速转运人员、货物过江。该驿站专门负责将人们由长江北岸运至南岸的九江城。

登时便别

敦煌石窟本作：“登时便悟。”因为慧能当晚早些时候已经得悟，而他在来长江的路上也不可能打盹，所以此处我从敦博本，后期版本也都从该本。

三年勿弘此法

有关慧能隐而不传的时间长短，各种版本说法不一。两种敦煌本为“三年”，惠昕本为“五年”，而契嵩本、宗宝本只讲“不宜速说”。根据法海的记述，慧能于661年从弘忍受衣得法，直到676年才以六祖的身份现身。但是，从惠昕、契嵩及宗宝本中上述的有关记载来看，弘忍预言自己三年后过世。他于675年去世，据此推断，这件事应该发生在672年，与《传灯录》记载的时间相吻合。另外可以支持672年观点的论据是，佛教与道教的僧尼闭关隐修一般以三年为限。三年也是为父母或师傅服丧的传统期限。敦煌本及惠昕本中五祖所指可能正是如此。但是，杨曾文认为此事应发生在674年，即弘忍去世前一年。

难起

不清楚弘忍所说的“难”究竟是指什么情况。当时在位的高宗（649 - 683）以排斥佛教闻名，不过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动用过任何镇压手段，以至于慧能必须躲藏起来。但是，7世纪70年代长江地区确实连年歉收。弘忍所指的还有可能是国家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当时货币贬值，造假泛滥，通货膨胀显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上文中我们已经见识过壁画没有画上墙仍要支付200镑工钱的情景。铃木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他按照宗宝本订正了敦煌石窟本，将此句加注标点，断为：“三年勿弘，此法难起。”不过，这几句也可断句为：“三年勿弘，此法难起，已后弘化，善诱迷人。”

心开

我们的心困于多生累劫所修建的妄念之城，只要将心向佛法开放，让佛性的

光芒照耀，再厚的城墙也会光明透彻。

铃木将敦煌石窟本中的此句订正为："若得心开，汝悟无别。"此处他也是以晚出的版本为据进行的修改。但是敦煌石窟本原文本身明白无误，我所依据的敦博本更是如此。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在第一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但中间插入了上文引用的文字内容。

11．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捉慧能，夺衣法。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把着。慧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言："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　衣。"能于岭上便传法惠顺。惠顺得闻，言下心开。能使惠顺即却向北化人。

世人动辄相互抢劫、杀戮、虐待、欺骗，却不肯求读佛法，更不用说返照自身了。很少有人能像慧顺为求法而肯跋山涉水的。可是如果停下来思考一下生死大事，又有谁不愿意尽力而为呢？当然，我们不必去追慧能。如果真心求法，除了自身又能去哪里寻找呢？身外之法不值得追寻。不过，人们所求的往往还有法外之物：袈裟、名衔、徒众、施主、学问、背光、神通，甚至长生不死。但是，佛法并不带任何附属品，恰恰相反，它使我们从法外之物中解脱出来。正如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两月中间

根据宗宝本记载，慧能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广州来到黄梅。但据此处经

文，他回程只走了一半路，却花了两倍的时间。这种明显不符的原因在于，来黄梅时的路程一半是乘船沿赣江而下；而回程则溯流而上，且很可能是一路步行。

大庾岭

大庾是赣江源头附近的村名，也是江西省和广东省的分界岭的名称。梅岭关正位于此地，是通往帝国最南端的两个主要关隘之一。另一处是宜章村附近的骑田岭，沿湘江到达分水岭西侧的源头即是。

惠顺

惠昕、契嵩及宗宝本中该僧人法号均作慧明。《宋高僧传》也支持这一点，并称慧明是鄱阳人（鄱阳即后来的瓷都景德镇），本是陈宣帝（569 - 582）后代。慧明也是五祖弟子，但此事后认慧能为师。

三品将军

古代中国官分九品，最高的两品是专为各部尚书所设。三品将军应该是国家最高的官衔之一。为此，惠昕、契嵩、宗宝本及《神会语录》中均将此人官衔降为“四品将军”，因为这种品级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却向北

慧能是南行，却让惠顺往北行。据以后的版本记载，慧能让惠顺定居在北向三百公里处的蒙山。即使惠顺在蒙山住过，他也没有长久地住下去，而是最终来到太湖南岸的湖州，在佛泉寺做住持。当地一座塔上刻有他的墓志铭。

此句之后，惠昕本增加了以下常被引用的文字：“祖谓明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如何是上座本来面目？’（按：契嵩本和宗宝本将此句改为陈述

句："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明大悟。"惠昕本成书于967年，但黄檗的《传心法要》中已有此事的记载。（见约翰· 布洛菲尔德翻译的《黄檗禅法》第67页，该书完成于857年。）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在第一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但是，惠昕、契嵩、宗宝本在此节之后增添了一大篇记述，并直接转入下节。《曹溪大师别传》和《历代法宝记》（两书成书时间均在780年左右）中也有这段内容，只是文字略有不同。然而，所有这些内容，在法海集记的经文中、他所作的序、《六祖大师缘起外志》、王维的塔铭及两种敦煌本中均没有提及。增添的这篇文字内容以宗宝本为最全，置于"慧明言下大悟"一句之后。

"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

"惠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

"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

"惠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

"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

"惠能曰：'逢袁（按：今宜春，大庾岭北三百公里）则止，遇蒙则居。'

"明礼辞。明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惠明后改道明，避吾上字。"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按：韶州即今韶关。另需注意，此段及以下两段也见于《传灯录》。但《传灯录》称此事发生于慧能北上求法时，笔者认为似乎比

传统的记载更为合理）曹侯村，人无知者。（他本云：师去时，至曹侯村，住九月余。然师自言：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此求道之切，岂有逗留？作去时者非是）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

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

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有魏侯（按：即曹操）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按：即曹溪山之宝林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俄成宝坊。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按：人们近来于宝林寺对面山顶附近重新找到了该石）。

师忆五祖“怀会止藏”（按：即怀集、四会二县，位于广州以西约五十公里）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按：自“师自黄梅得法”开始至此处的文字，在宗宝本的一些版本中被移至第七品的起始处）。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按：十五年与法海的记载相符，但不符合其他多数记载。其他多数记载将隐藏的时间限在两到三年之内，如果可以称之为隐藏的话），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经》。时有风吹 幡 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 幡 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 幡 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

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宗复问曰："黄梅（按：禅师常以传法之地为名）付嘱，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师讲《涅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按：一阐提指诽谤佛法否认自有佛性的人）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惠能剃发 （按：瘗发塔现仍存于该寺，记述此事的碑也在），愿事为师。惠能遂于菩提树下（树在法性寺即今光孝寺院内）开东山法门（按：东山法门即五祖禅法的代称）。惠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如悬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

这篇补充的记述与下节相连，由此将慧能带回本经开头处听法的受众面前，继续说法。

第二部分
（第12 - 37节）

12.　慧能来于此地，与诸官僚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知。愿闻先圣教者，各须净心闻了，愿自除迷，如先代悟。

慧能大师唤言："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

慧能讲完得法的经过之后，现在开始给我们传法。为保证大家做好受法的准备，他首先要求大家净心听法，不要被平常的纷飞妄念所扰乱。慧能传法四十年，只传一种法，即菩提达摩所传之法：众生本来是佛，只是大家尚未认识到而已。当然，这种法并非人人想听，原因就在于我们多生累劫所建立起来的妄念世界是如此令人信服而又令人满足，以至于很少有人怀疑它。直到我们生活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几乎无法支撑下去的时候，我们才终于开始发出疑问，寻求答案。此时我们需要善知识的指引，才能走出这座被贪嗔之火燎烤着的火宅。而慧能正是一个大善知识。

为便于大家理解，本人将矢吹和铃木编集敦煌本时所分的57节经文划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慧能求法弘法的生平简介。第二部分呈现了慧能禅法的精

华。读者也可将第二部分再细分为四个小部分：第12 - 19节，慧能介绍有关禅定与智慧的观点；第20 - 23节，慧能传授禅戒；第24 - 30节，解释禅戒所依据的般若智慧教理；第31 - 37节，讲解顿教的其他修行法门，并结束第一节的大梵寺说法。第三部分（第38 - 44节）通过与几位弟子的交流进一步阐发慧能教义。第四部分（第45 - 47节）主要说明本经的传承及对经义的理解。

因

因指我们前生所造的身口意三业之力，这种业力让我们有缘相聚，也可令我们离散。业力能让我们亲近佛法，也能令我们无缘听闻或领悟佛法。现在这部经书能够流传到我们手中，证明我们并非无可救药。但是，应当注意，佛教的业力概念与西方的命运概念是不同的。业力只是搭建舞台，而命运则是将早已写成的剧本上演。

教

凡是慧能提到的自己所传之教，皆指般若波罗蜜顿教。

先圣

此处的先圣指传授以心传心教门的诸位过去佛及男女祖师。

净心闻了

如果我们心生散乱，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理解教法。

迷

佛教用这个词代指四种错误的信念，即以无常为常、以染为净、以苦为乐、

以空为有。所有的迷都可归纳为这四种错误信念之一。

般若之智

与经文中其他地方相同，慧能在这里将这种最上乘的智慧与世俗的智慧及物质世界严格区分开来。不仅如此，他还将其与小乘佛教的抽象智慧及其法界区别开来。“般若”意味着“知前之智”，而在大乘看来，“知”即是妄念的另一种说法。因此，般若是本心，是我们未知之前的本体，是父母未生之前的心体，是一切未知之前的心体。这种不二特性即是我们的本性，也是我们的佛性。

菩提

此处的菩提指认知一切事物及一切法的实相，体认到无物亦无法，光明遍照。这种认知，既无知者，亦无所知。除此之外，别无菩提。我们的菩提与诸佛之菩提等无差别。

佛性

佛性一词实际上有些冗余重复。性即是佛，佛即是性。慧能很可能是从《涅经》的第二种中译本，即当时最流行的经文当中，了解到这个概念的。此后《涅经》在传法过程中逐渐不被重视。据我所知，迄今尚未有《涅经》的英译本，而这部重要的大乘经典与小乘佛教经典中的《涅经》有着根本的不同。

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

这几句未见于敦煌石窟本。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第一段出现在第一品的结尾处，而第二段出现在第二品的起始处。

13.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

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定慧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定慧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

自悟修行，不在口诤。若诤先后，即是迷人，不断胜负，却生法我，不离四相。

在要求大家净心后，慧能现在将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此心之上。佛教的所有法门都与心有关。而所有心地法门皆以定慧为本。很多人认为定即是坐下不动，慧即是产生伟大的思想并发表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可是对慧能而言，定无关身体，而慧也与智力无关。透过慧可以得见我们的真身，即佛性；而通过禅定，我们的真身起用，即可成佛。

慧能的这番话也是针对中国佛教界对定慧的地位和关系问题争论不休而发的。慧能没有参与二者孰先孰后及如何理解和修持定慧的争论，而是引导修行者回归本心，远离那些只能徒增困扰的概念藩篱。

定慧

佛教传统上将戒定慧称为“三学”，即修行的三大支柱。6 世纪时，中国的一些佛教宗师，例如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对定慧之间的关系有着特别的兴趣。同时，

其他宗派，比如道宣的律宗则以律（寺院戒条）为修行的根本。

佛教大师所教授的各种有关定的方法中，最常见的有专注呼吸的观息法，系心一处（身内或身外），观想，念佛，经行，正念或禅宗所提倡的直观自性法。但是修行任何形式的定，均需要慧时时刻刻的支持与参与，不然的话，我们根本就谈不上修行。另外，我们专注于心时，或早或晚我们都会思索我们所专注的心之性，这也要用到智慧。因此，定慧两者的任何区别只能是相对的，二者并无真实意义上的不同。

定慧体一不二

铃木大拙敦煌石窟校本作“定慧体一不二”，这一点在宗宝本和本节中慧能本人的结论及《涅　经》中均可得到支持。但是，敦博本作“定慧体不一不二”，显系错讹，今从敦煌石窟本。

体、用

中国的一些哲学派别使用这些范畴来分析现实存在，这与现代科学家把物质分析为粒子（体）或波（用）的方法大体一致。它们与现实存在并无任何关系，只是为了便于观察那些（肉眼）无法观察的东西而权设的观察点而已。

定慧等

此处慧能引用了《涅经》中的话，经中是这样说的：“三昧慧等，观一切法。”《神会语录》中，哲法师问：“如何是定慧等？”神会答道：“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见念不起空无所有，名为正慧。即定之时是慧体，即慧之时是定用。即定之时不异慧，即慧之时不异定。即定之时即是慧，即慧之时即是定。即定之时无有定，即慧之时无有慧。何以故？性自如故，即是定慧等学。”

学道之人

神会认为此段及下段中所批评的观点是一位法号为澄的禅师的观点，有关此人没有更多的记载。

法有二相

慧能禅法一向反对二元对立（但并不反对二相的存在）。原因在于，二元对立使我们与自我分离，与佛性分离。二元对立将事物划分为主客体，对与错、此处与彼处、现在与那时、p和q。但佛性却是不可分割的，佛性不为心性之剑所破，它本身就是心性之剑。

品茶吃点心吧！

口说善，心不善

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先发生一件事，再发生下一件事。那么于善而言，人们是先口说善，然后想到善呢？还是先想到善，然后才口中说善呢？正如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是从内部开始，发展到外部呢？还是恰恰相反？同样，如果定与慧有别，有先后之分，我们从哪个开始，又从哪个结束呢？

自悟修行

慧能的禅法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建立在本有的、无分别的智慧，亦即诸佛本性之上。但是，慧能又利用二元对立引导徒众远离极端（边见）回归自我。例子可见第45节和第46节中的三十六对法。

我法

佛教徒都知道，能界定分别事物的特性称为自性（梵文作sva-bhava）。这个词可以用来指法，也可以指人。我们认为有一个“我”存在，于是认为一切事物及概念也有自性存在。但是，正是通过对法与人的分析，对它们自性的寻觅，并最终体认到法与人均无自我、无自性，我们才得以解脱。

四相

四相一般是指自性的四个相状，即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金刚经》将此列为主要方法来解释所有实体（无论法还是人）的自我存在（自性）。佛教徒所说的“我相”及“人相”指的是空间维度的两个轴（即内与外），而“众生相”和“寿者相”是时间维度的两个轴（即此时与彼时）。但是，在《楞伽经》中，四相指的是实体经历的四个阶段，即生、住、异、灭。不管慧能的心中想到的是哪一种相，他真正关心的是，哲学性质的争论纯粹是理论推测，只能增加对自我观念的执著。还是吃茶去吧。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四品的起始处。另外，宗宝本中，本节结尾处续以敦煌本的第15节内容。

14. 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 莫心行谄曲，口说法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

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

法，道即通流，住即被缚。若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

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净，不动不起，从此致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倒。即有数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

当慧能让听众各自净心时，他此次的说法已经结束了。大梵寺说法的其余内容都是为了防止众人对如此简单的禅法有所误解。一般而言，净心是禅定要做的第一步。但是慧能却让我们就此打住。对于禅定他没有更多的指授，因为那样做等于将禅定与清净心分别开来。只要心是清净的，行住坐卧都无关紧要。清净的心就是一行三昧。修行一心三昧只需要一颗清净直心。这就是定，也就是慧。只有迷人才去分别定慧。最重要的就是一颗清净直心。

慧能禅法可以归结为：只要我们于身口意三业保持直心，其余的都会自然发生。所谓其余的即认识到佛性。任何划分主客的修行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必将修行者引入歧途，使他们只能等到来生有幸遇到大善知识，才能再次找到自己的道场。同样，任何意在消除主客的修行也注定要失败。我们不可能消除并不存在的东西。

三昧

三昧是梵文，意思是将心专注于一物，直至主客的分别完全消失。慧能使用这个词，和他使用大多数的佛教词语一样，意义都有所不同。三昧一般理解为禅定时达到的某种专注状态。但是，对慧能而言，三昧是人们时时刻刻、在在处处都要从事的修行，也就是直心的状态，但又没有任何状态可言。

一行三昧

在《文殊说般若经》里，文殊问佛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

界（按：我们所谓的宇宙的另一种称呼）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有的禅师竖起一根指头来表示，慧能告诉弟子但行直心。有时，慧能说要见性。这些都是同一种修行方法，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行住坐卧

行住坐卧概括了戒律所规范的行为举止的各个方面。

直

“直”字也可以译为“诚实（honest）”、“诚挚（sincere）”及“直率（direct）”。

直心是道场

《净名经》中，光严童子讲述，有一天他正要离开毗耶离城，维摩诘恰好刚刚到达，光严童子向这位著名的居士行礼并 问他从哪里来。维摩诘回答道：“吾从道场来”，光严童子又问道场在何处，维摩诘的回答是：“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当然，维摩诘 接着又列举了三十处其他道场，如发愿成就佛道，但是直心被认为是一个人修行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其他步骤都无从谈起。

直心是净土

同样是在《净名经》中，佛陀列举了十八个地方可以作为菩萨的净土。佛陀是这样说的：“直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谄众生来生其国。”

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

慧能此处再次引用《净名经》。该经第三品中，佛陀让舍利弗去看望病中的居士，舍利弗拒绝了，说：“忆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时维摩诘来谓我

言：‘唯，舍利弗！　不必是坐，为宴坐也！　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　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宴坐。心不住内，亦不在外，是为宴坐。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品，是为宴坐。不断烦恼而入涅，是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颠倒

一般来说，“颠倒”一词指的是扭曲事物真相的四种错误判断（观念），即人生本来是无常、苦、无我、不净，但人们却认为是常乐我净。但是，慧能此处指的是人们将打坐看净置于慧前，认为看净生起智慧。而一行三昧的修行中定慧是没有先后的。

即有数百般

慧能显然已经发觉像他这样理解禅法的人占极少数，但是，对于禅法的见解孰对孰错，他明了无疑。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出现于第四品，置于第15节内容之后，而不是之前。

15.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即有二，体无两般。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慧能曾告诉过我们，定慧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时间性的，两者没有先后之分。此处，他又告诉我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空间性的，彼此无法独立于对方而单独存在。这就是慧能将两者在一行三昧中合二为一的原因所在。只有一

体，也只有一用。

慧能所传授的（禅法）并不是让大家先采取一个禅定姿势，然后专注于呼吸或其他观想对象，进入一种与对象合一的忘我境界，之后才生起智慧。他教导大家，无论行住坐卧，都要以定之明灯相照，使慧光遍布十方。对于初学者和较高程度的习禅者，慧能所传授的并无不同。他只传授一行三昧的一心，即佛心，亦即无心，亦即人之本性。

如灯光

比喻从来都无法如实表达所比喻的事物，但是，如果我们的要求不是太高的话，这个比喻对我们还是有所帮助的。毕竟，有时见到灯不一定能看到光，见到光也不一定看到灯。但是，如果行一行三昧，无慧则不可能得定，无定也不能得慧。无慧之定即是枯木禅，无定之慧即是空中馅饼禅。

名即有二，体无两般

《心经》中，观自在菩萨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道德经》中，老子讲："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置于上节内容之前，而不是之后。

16. 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劝，悟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慧能并不是不清楚人有利钝之别，他只是担心习禅者会因为根性利钝不同而认为有不同的解脱方法、不同的觉悟之道。从真如的观点来看（如果可以称之为观点的话），是不存在分别的。是我们自己制造了分别。我们信手涂鸦出一个自我和自我的世界。但是，分别又是妄念的产物。慧能不鼓励有更多的分别、更多的妄念，因为这一切只能让心产生更多垃圾。庞居士有一天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装上船，将船摇到湖中心，然后把船沉掉。当然，这样做你必须是个游泳好手才行。

顿渐

汉语的“顿”、“渐”两字也可以译为英文的sudden （突然的）和gradual（渐进的）。但是慧能将它们用作“直”和“曲”、“净”和“染”的同义词。因此，关键并不是时间，而是态度。不管作什么解释，这些词后来都成为神会和此后慧能的追随者的战斗口号，他们认为，有的僧人向弟子传授依次第渐修渐悟的法门，即使算不上歪曲，至少也是误传禅法。但是，从下节开始处他们的评论来看，其实慧能似乎对此并不是那么介意。

渐劝、顿修

两种敦煌本均作“渐劝”、“顿修”。宗宝本作“渐修”、“顿契”。

自识本心，自见本性

这是慧能的座右铭，是用一句话总结起来的教法。慧能使用“心”时，有两层含义。有时，“心”指分别之心，即八识之心。有时指的是真心，即觉悟之心。用作后者的时候，慧能常常将其与“性”连在一起使用。这和前面提到的粒子与波的关系是相似的。心是体，性是用。汉语的“性”字显示的就是心、生。因此， 心是万物之

源、万法之源、万念之源。而性则是心在起用。同时，心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即我们的真身。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见到我们的真实所为，我们最后就能尝出茶的味道。敦博本对此句有些许篡改，所以我采用敦煌石窟本及宗宝本的用词。

无差别

我们的本身与心之间、心与实相之间没有距离，因此顿与渐没有关联。只有在妄想的世界里，物与物、人与人、法与法互相分离，顿渐才有了关联。

不悟

宗宝本中未见最后这一句经文。

长劫

一劫是人能想象到的最长时间。无数劫比最长还要长。

轮回

在古印度，早期佛教徒也像其他宗教派别一样谈论生死。但是佛教并不认同此生或来世都存在着自我或灵魂的观点。他们认为发挥作用的是业（律），所有的身口意都会产生影响（果报）。转入来生（轮回）的是人们因为相信有自我或灵魂而造作的身口意之业果，佛教称之为“无明”，只有无明才转生。好比一粒沙子放进牡蛎体中，一念自我将沙粒包裹，形成一个光芒变幻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东西由此生转入来生。只不过一念无明又生一念无明，但转生的那一念就是相信有一个“我”存在的念头。佛教常常把无休止的生死描绘成车轮，由

阎王掌握，像西方的冥王一样对死者进行审判。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四品，上接第14节内容，而不是第15节。

17.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何名为相无相？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本节为我们提示了有关慧能禅法的框架结构。我有时将这个架构想象为一棵树："无住"是树根，"无相"是树干，"无念"是树叶。而有时我会把它当做句子结构来分析："念"是主语，"相"是宾语，而"住"是二者的联系词。我们且把解释放下不谈，这里的关键在于"无"字。无论以时间、空间还是其他概念框架来思考本心，慧能都督促我们不要制造分别，不要令念流断绝。断绝念流即令念变为不同的念，令真心生出妄心。

有些评论家将这些词语看做慧能禅法的精髓。印顺说："'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这是《坛经》所传的修行法。"（《中国禅宗史》第357页）

顿渐

当弟子神会等人攻击渐修法门时，他们显然忽略了这句话。这句话不仅承认禅法必须因人的根性而宜，而且警示后人不能陷于教义的诤论。自然，宗宝本将

此句删除，以免使神会之后那些见识更短浅的嗣法者产生困惑。

无住为本

维摩诘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净名经》）

于相而离相

这一句是对《金刚经》中一段著名经文的释义，经中佛告须菩提："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为人本性

这句话之后，宗宝本增添了以下内容："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

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

有些评论家认为这句话是增窜的内容。宗宝本中也确实未见此句。然而，这句话与第20节中慧能所讲的三身概念是相互契合的，而且也与本节后半段他对念与真如关系的解释相符。

住

慧能显然是从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第四品中学到的"住"这个词。据记载，听到《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时，慧能大悟，就此出师。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

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生念。莫百物

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学道者用心，莫不识法意。自错尚可，更劝他人迷。不自见迷，又谤经法。是以立无念为宗，即缘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

然此教门立无念为宗，世人离境，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维摩经》云：外能善分别诸法相，内于第一义而不动。

此节论述了慧能的另一种不二观：念与真如，即早前他所称的性与心。如果念是真如之用，那么念即是自性；如果真如是念之体，那么真如即是心。认识真如即是自识本心，见到心念即是见自本性。但是，如果我们接着再去思索心念，如果我们将心念化为境或概念，实际上就把念与真如分离开来。而心念是真如所生，二者只是名称有别。只要我们不执著于“念”与“真如”，不将二者认定为自性及自心以外的东西，我们就是沿着一千三百年前慧能所走的路前行。这时，路消失了，相问影子道：“该往哪里去？”

迷人于境上有念

宗宝本把“迷人”明确为“口说见性迷人”。

世人离境，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

此句未见于宗宝本。

念者念真如本性

此句也未见于宗宝本。

真如

汉语的真如，译自梵文的bhutatathata，英文一般译作“suchness”或“what is truly so”。真如即心念，心念乃真如之用。见念即见自性。真如是念之体。因此，见真如即见自心，即见真身，即见真如本体。

自性起念

宗宝本在此句之后增加了以下内容：“非眼、耳、鼻、舌能念。 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坏！”

《维摩经》

此句引自《维摩经》第一品，但是原经中并无“外”、“内”二字，是慧能加进去的。宗宝本又将二字删掉，但这两字揭示出慧能欲向听众传达的修行方法架构。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四品结尾处，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18. 善知识，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净，亦不言不动。

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

若言看净，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若修不动者，不见一切人过患，是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

本节，慧能对妨碍人们悟得真如真性及各人自性的有害坐禅进行了评说。这

种坐禅后来被认为是北宗特有的。这样是否公道，抑或是否只是为了树立一个好对付的敌手，尚无定论。“看心”、“看净”及“不动”等词汇，实际上就是北宗禅师所用，但他们如何理解又当别论。当然，总是有人与慧能的理解一致，即使佛陀时代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慧能使用这些词的出发点并非要批评他人的施教风格，而是批评他们的施教方法不够有效。任何无助于转换现有妄念却又制造新的妄念的方法，都是要力图避免的。

坐禅

此处的“坐”一般情况下是指“坐下”，但唐代这个词也有“做”的意思。我认为，慧能对该词的使用，应该按照这个更宽泛的意义理解，认为他的宗派并不把禅局限在坐垫之上。慧能禅是行住坐卧禅，是吃茶禅。

禅

佛教冥思修行法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将梵文dhyana译作“禅那”，后简称为“禅”。开始，它只有“冥思默想”的意思，后来，菩提达摩的传人用它表示直指人心的修行法。其宗派也以此命名。现在，这个字的汉语普通话发音为chan （二声）。但是，现代汉语的发音是17世纪清王朝的建立者强迫中国人使用的。而日本人保留的发音，以及禅宗发祥地的当地中国人的发音，更接近最原始的发音，即dzian 。因为日本人所传的禅宗在西方为更多人所熟悉，而zen也更接近慧能的口音，所以本经的英译本及注释我都使用zen。

看

此处及经文其他各处均从敦博本作“看”。敦煌石窟本及后出版本，此处作“着”，但在本节的其他地方也作“看”。

看心

通常的指授是让人观察念的起落，或观察念在我们平静的心湖上漂过。因此，与其说修行是看心，不如说是看念在心中出现和消失。这种修行方法也存在问题，因为它把念与心割裂。事实上，念就是心。正如上节所述，念是真如之用。了解这一点就了解了心。

看净

有关禅坐的指授通常是让人思考依他而起、因缘和合而成的万物的不净之性。因为有这种观念，早期的佛教徒常常选择在坟地或尸体旁禅坐冥思，或者将自己的身体想象成肮脏的粪坑。因此，看净要求我们必须舍弃我们生死所在的世界。可是，我们又如何做到舍弃妄念呢？

心元是妄

随着大乘观的发展，佛教思想家提出了两种心的概念，以诠释迷妄众生皆可成佛的理论。一个是真如本心，还有一个是妄念之心。二者一体无别。虽然妄心不离真心，我们修行却是从妄心开始。

不见自性本净

宗宝本未见此句。

不动

此处中文的“不动”对应梵文akshobhya，意为“不可动摇”。“不动”是定的特征，也是慧的特征，一般理解为智慧不为八风（利、损、毁、誉、称、讥、苦、乐）所动。清净禁欲一向被视为修行的特性，但如果错误理解并依错修行的话，

将导致脱离众生、丧失慈悲。依此，禁欲也被列为小乘佛教典范阿罗汉的六种成就之一。慧能用这个词也许就是这个意思。敦煌石窟出土的北宗的一部书（即《大乘无声方便门》，后收入大正藏第85卷）将不动列为五种修行方法之一，视同智慧。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五品的起始处。

19. 今既如是，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

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

本性自净自定，只缘境触，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

《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菩 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善知识，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和大多数中国佛教大师一样，慧能也喜欢玩弄文字游戏，喜欢把词语拆开来用。此处，他使用了与他的解脱方法有关的最常用的两个词，即"坐禅"和"禅定"。慧能并没有说明这两词的语源出处，也没有给出大家可以把握的定义，而是用这两个词引领大家回归禅宗所标榜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旨。慧能没有为大家设置一套规矩，"坐"就意味着没有规矩：内心无碍，身外无相。慧能也没有给大家造出一个新的崇拜偶像，"禅"能使我们自己面对自己。修顿教法门，禅就是内外不着

所知所见所闻之诸相，无相之相即是我们自身。定并不意味着如此这般打坐，如此这般呼吸，如此这般定心。定就是一颗获得了自由的心，在在处处、来去自由、毫无滞碍，而不是拘身于坐垫；定是能行佛行之心。

这一段话为第12节慧能的开场白作了总结，也让大家的心得到净化，得以聆听本次说法的重点：授戒。

无碍

这句话让人想起鸠摩罗什和玄奘所译的《心经》中的句子："菩提萨 ，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

境界

境界指人们创造内心世界及外部世界的所有活动的结果。这些世界与其说是由境组成的，不如说是我们心的投影。关于神秀的禅定教法，我们知之甚少，不过，他教导弟子应该从境界起修。正因为突出强调这一点，神秀的禅法被称为有次第的渐教。

定

定是心的自然状态，借用《心经》中的一句话，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为了得定，佛教徒发明了很多方法。但是，有些方法虽能使人暂时心定，却有着使心灵更加扭曲的危险，因为它们将心割裂开来。对慧能而言，定即是全心观照，而全心观照等同于心空无挂碍。

外若离相，内性不乱

这句话在契嵩本、宗宝本中作："外若离相，心即不乱。"

离相不乱即定

宗宝本中作："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

《维摩经》

此处引用的这句话出自该经第三品。维摩诘入甚深禅定，让富楼那教导下的新学比丘忽觉前生情景。宗宝本中略去此句。

《菩萨戒经》

虽然《菩萨戒经》也被认为是一部独立的佛经，但实际上它是《梵网经》的一部分。此处引用的这句话出自该经第十品，佛说："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净。"因此，此处引用的经文指的是戒性，也间接地指人的佛性。为了表明慧能是引用经文向听众说法，我冒昧地将两句经文中的代词由第三人称复数译为第一人称复数。

善知识

宗宝本把最后一段简化为："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五品的结尾，置于上节内容之后。第六品起始节内容均未见于敦煌二本，但显然是为了引入其后几节内容而增补的。内容如下：

"忏悔第六。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按：此山显然指曹溪

山，因此此次说法指的是不同的一次法会、不同的机缘）听法，于是陛座告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众胡跪，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　　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善知识！此香各自内熏，莫向外觅。”

经文到此处后，宗宝本下接第22节内容，而不是第20节。

20.　善知识，总须自体，与授无相戒。一时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

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当来圆满报身佛（已上三唱）。

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自在法性，世人尽有，为迷不见。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身佛。

善知识，听与善知识说，令善知识于自色身见自法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上生。

在第12 - 19节中，慧能向我们讲授了定慧的基本修行方法。在第20 - 23节中，他将给我们传授佛教三柱的第三柱，即作为修行规范的戒律。他先让大家皈依三宝，即佛法僧，亦即法师、教法和教众三宝。然而，慧能没有依传统程序让我们归信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即释迦牟尼和佛教藏经及佛教僧团的各位师傅与同

修，而是只教我们向自身觅。这是因为值得我们皈依的佛法僧都在我们自身中。我们所皈依的三宝即诸佛之三身，而诸佛之三身尽在我们自己的色身中，尽在此一念中。

三身佛

真身也叫做法身，亦即我们所皈依的法。修行的真实体验即为报身，亦即我们所皈依的佛。此身于身口意三业的具体化现即化身，亦即我们所皈依的僧。

当来圆满

此处从敦煌石窟本作“来”，敦博本中原作“身”。宗宝本将“当来”删掉，可能是为了保持每句字数（音节数）的一致。

法性

法性是自性的别称，也是法身或真如的别称。中文的“法性”对应梵文dharmata。宗宝本将本节中所有“法性”一词的“法”字都去掉了；显然，宗宝本的编者认为，用两个词（自性、法性）表达同一种东西有些多余。

何名清净（法）身佛？善知识，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惟一切恶事，即行于恶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知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像森罗，一时皆现。

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着境，妄念浮云覆盖，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闻真正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一切法在自性，名为清净法身。自归依者，除不善心

及不善行，是名归依。

自性乃一切法、一切念之源，甚至是一切境之源。但是，人们习惯于将自身与法、念、境割裂，将法与法、念与念、境与境割裂，致使神奇富饶能生万物的自性陷入妄念的泥淖。因此，慧能敦促我们归依三身自性，归依自性所生之万法，再由万法引领我们回归自性，因为万法即是自性。

万法

万法这个词与标准意义的中文“万法”（万物）有些许差别。中国人传统上用这个词表示物质世界，而佛教的“万法”指由心所生的无数实相。因此，“法”可以指物，但通常意指“心念”或“概念”，即由心所造所执之物，亦即某一点实相，甚或实相本身。其词义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依上下文而定。慧能使用的是肯定的意义，意指由心所生并由心所构成的不息的心念之河。

万法在自性

本句经文在宗宝本中作“万法从自性生”。

自性常清净

宗宝本中，此句作“如天常清”。

不能了见日月星辰

宗宝本中未见此句。

世人性净，犹如清天

宗宝本中，此句作“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

自归依者，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归依

宗宝本中，此句被以下经文取代：“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归依。”

何名为千百亿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

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于后。常后念善，名为报身。一念恶，报却千年善亡；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无常已来后念善，名为报身。

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报身。自悟自修，即名归依也。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归依也。但悟三身，即识大意。

慧能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揭示了自己对甚深奥秘——即常变永在的心念之奥秘——的洞察。我们所归依的就是这个；不是佛龛上的佛像，也不是死了几百年的记忆中的人物，或者神话中的理想人物；而是我们色身中的念身。实际上，色身是三身的一部分。原来，人的心念（包括人有色身之念）是由法身生起的。心念生起时，即成化身。念念善时，即成报身。诸佛三身却原来与人之心念绝无二致。大海与海浪原来实为同一水体，体一不二。那么，为何不纵身入海，与法鱼同游？

何名为千百亿化身佛

宗宝本中本段内容与下段内容倒置，且本段文字之后另有以下内容："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常思于后

此句之后，宗宝本这样结束本段："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

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

宗宝本改写了最后这段文字，重新诠释了慧能对三身关系的理解："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

虽然这是对三身关系的传统陈述，但是与敦煌两本中慧能的叙述不符。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六品的中间，置于第23节内容之后。

21. 今既自归依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善知识一时逐慧能道：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三唱）。

善知识，"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慧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

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只本觉性，将正见度。即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烦恼来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

“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虚妄。“法门无边誓愿学”，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觉智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

全世界的佛教徒都在念诵这四句弘愿，时刻提醒自己遵守行诸佛之行的承诺。归依自身之后，我们需要某种东西激励自己修行，此时，愿力可以发挥这种作用。面对艰巨的任务或心仪的东西时，我们会发出誓愿；婚姻的结合也是以交换誓言为基础。相比简单地决定做或不做某事，发愿会产生更强有力的结果。拜山朝圣的中国人经常把锁挂在攀山的锁链上并把钥匙扔掉，作为他们发愿的证明，意味着即使锁锈掉了他们也不会违背誓言。我们全心地投入誓愿，佛教徒则全心投入四弘愿，而这四弘愿与上节述及的四身有直接的关系。

誓愿救度无边众生，则成就诸佛一样的报身。誓愿断无边烦恼，则斩断对色身的执著，正如诸佛出离色身。誓愿学无边法门，则成就化身，正如诸佛努力弘法。誓愿成佛道，则与法身，亦即众生（及佛）本性分而复合。

无边

慧能在前三个菩萨大愿中都用了同一个词“无边”，但中文及梵文里的传统用词有三个，即“无边”、“无尽”和“无量”。而在英译中我自己替换了三个不同的同义词。

本觉

这个词显然是《大乘起信论》的作者马鸣所创的新词，与“始觉”相对。始觉起于修行，最终使我们与本觉合为一体，不可分割，虽然我们可能于无数世中都不自觉而已。

只本觉性

此句未见于宗宝本，但见于敦博本。若无此句，则无法承上启下。

正见

正见排在佛陀八正道之首，意指洞见事物真相的能力。对于慧能而言，它是正道上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于禅宗教门而言也大体如此。一旦见到万物真相，见到“无物”，见到万物无分别之特质，我们就和诸佛一样披上了觉悟之衣。诸佛就是见到事物真相的众生。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六品，置于下节内容之后，而非之前。本节中大的争议问题不多，不过从现有的问题看，后出诸本的编者曾设法纠正有问题的用词。例如，宗宝本中删掉了“自（色）身中”一词。其次，不知为何，“本觉”一词也被删掉了。最后，本节末段的第二和第三宏愿，宗宝本也增加了几句解释。

22. 今既发四弘誓愿讫，与善知识无相忏悔，灭三世罪障。

大师言：善知识。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

从前恶行一时（除），自性若除即是忏。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

除却从前矫诳心，永断名为自性忏。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嫉妒染。

除却从前嫉妒心，自性若除即是忏（已上三唱）。

善知识，何名忏悔？忏者，终身不作；悔者，知于前非。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如果不能从过去中解脱出来，我们就永远无法从未来中得到解脱。如果无法从未来解脱，就永远无法从现在解脱。诸佛也需要解脱。前世恶行所造的恶业，多生累劫播下的恶业种子，会限制我们对待自己的生命及所生活的世界的方式，使我们无法践行度众生、断烦恼、学佛法、成佛道的誓愿。为了实现这些誓愿，我们需要善业的助力，需要灭除恶业。而忏悔的作用就在于此。不过，忏悔只有在正见的基础上才会发挥作用。因此，慧能依旧抛弃了传统程序的忏悔内容，强调佛陀言教的核心，亦即忏悔的核心，是愚迷和愚痴。此外，因为修道之人仍有与他人攀比道果之心，所以他增加了嫉妒一项作为忏悔的内容。

愚迷、愚痴

对佛教徒而言，痴意味着没有知识及见解，而迷则是见解错误。

名为自性忏

人们可能会觉得此处本应该重复偈子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的结束句，但是笔者查对过所有版本，均与此处用词相同。

已上三唱

对于以上所唱诵的偈子，笔者是将它们作为一组七言律诗来翻译的。

诸佛前口说

此处指在家中或佛堂的佛像前唱诵此偈。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六品，置于下节内容之前，而非之后。宗宝本不仅对本节内容作了大量编辑，还删除了许多慧能独有的表达方式。例如，删除的“自性”一词，是区别慧能的无相忏悔与传统表达方式的唯一特征。尽管如此，作者仍遵从契嵩本及宗宝本，在此使用“嫉妒”一词，而非“疽疫”。因为“疽疫”一词可能是方言，经中未再使用，或者根本是个错误。另外，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在本节末段还列举了更多需要忏悔的恶行，如愚迷、愚痴、傲慢、骄诳、妒忌等。

23. 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

大师言：善知识。

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

从今已后，称佛为师，更不归依余邪迷外道。愿自三宝慈悲证明。善知识，慧能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

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离财离色，名两足尊。

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故，即无爱着，以无爱着，名离欲尊。

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妄念虽在自性，自性不染着，名众中尊。

凡夫不解，从日至日，受三归依戒。若言归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即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

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意。经中只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性不归依，无所依处。

通过忏悔，我们清除掉执著及愚迷的业障，准备走上菩萨道。大乘佛教的菩

萨道与小乘佛教的声闻道不同之处在于，声闻追求的是涅，菩萨追求的是觉悟。声闻证得涅，即断除了尘劳烦恼，不再受生死轮回。但是，菩萨证得觉悟，却能够解脱自己及他人。因此，慧能引导听众归依觉，即归依菩提果报、菩提本身和菩提显现。此三者即自性三宝，是我们心中被人造钻石和合成宝石所埋没的真宝石。这些真珠宝人人都有，但需要我们去寻找。而去自身之外寻找则是白白浪费时间。

慧能对无相戒的传授于本节完毕。这次法会有两个因由，授无相戒是其一，其二是为大众解说作为无相戒基石的般若波罗蜜多教义，即下节内容。

觉

菩提之证得，称做报身（sanbogha-kaya）。

两足

两足也指智慧、功德，佛依此两足（即修行的两条腿）站立行走。

正

菩提本身，即法身（dharma-kaya）。

净

菩提之显现，或称化身（uirmana-kaya）。

从今已后…… 自性三宝

这一整段文字是对佛法僧三宝的重述。

愿自三宝慈悲证明

宗宝本中作“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

自性

敦煌石窟本省略了该词，但敦博本中有此二字。

即无爱着

宗宝本中，此句代之以“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

在自性

宗宝本中未见此三字。

经中只言

慧能想到的一定是《华严经》，经中佛陀敦促听众“自归依佛”。但是，和经文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慧能有意把这四个字说成是“归依自佛”。

他佛

正因如此，有些禅师建议弟子“见佛杀佛”。虽然见到佛，或者能助我们修道的善知识，可能大有好处，但是佛也不可能将自己的觉悟转移给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去亲证觉悟。

自性不归

宗宝本作“自佛不归”。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六品。宗宝本在本节结尾处增加了以下内容：

“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

24. 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善知识虽念不解，慧能与说，各各听。

摩诃般若波罗蜜者，西国梵语，唐言大智慧到彼岸。此法须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与佛等也。

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禅，即落无记空。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既然听众已受无相戒并归依三宝，慧能开始解说作为万法之源，亦即大乘佛教基石的教理。根据对梵文yana一词的不同理解，大乘可以解释为宽阔的道路或大的承载物。“大”者即此心也。“道路”或“承载物”代表着心即我们佛性的证得及显现。此性，即人与众生万物之性，被定义为“空”或赋予“空”的特性。但依大乘看来，“空”并非否定，而是肯定，是对人与众生万物一体圆融的肯定。因此，慧能将此性比作虚空，因为虚空包容万物。还有什么能比虚空更大？

善知识虽念

慧能指的是此次说法之前的念诵，念诵的内容可能是《心经》或《金刚经》的结尾偈，偈子浓缩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教理。从此处所用词语“如幻如化”来看，我猜所诵的偈子是《金刚经》的结尾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

电，应作如是观。”当然，慧能与《金刚经》有着特别的渊源。

此法须行

惠昕、契嵩及宗宝本是这样写的：“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按：这一系列比喻出自《金刚经》）；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

心量广大

此句之后，宗宝本续以以下文字：“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如亦复如是。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记空。”

若空心禅

惠昕本中本句作“若空心静坐”，而敦煌石窟本（铃木改本）作“若空心坐”。我照例从敦博本。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二品起始处，置于第12节内容之后。

25. 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着，犹如虚空，名之为大。此是摩诃。

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若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空之自性包含我们所命名的万种实有。但万有不仅存在于自性中，更是自性本身。《心经》中，观自在菩萨观心之实相后说，五蕴（早期佛教将心划分为五蕴）皆空，空即五蕴。在观自在菩萨看来，心不管如何划分，除空之外，别无余物。此即万法之真性，亦即能生万法的心之真性。作为心之真性的空，是无边无际的，所以名之为大。但是，只有心修此行，才能见其大，所以亦可名之为小。是大是小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万法

中国的佛教徒将“万法”等同“万物”一词使用，旨在强调他们所理解的实相并非物质世界，而是由心所造的世界。因此，“法”一词不仅包含物体，也包含概念、言教及一切我们认为是实有的东西。

万法尽是自性

宗宝本的编者显然没有搞懂这句话，并将其改为“万法在诸人性中”。改动之后的句子只是对第一句语义的重复，而且背离了“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表现的中国禅宗主旨。

此亦不是

宗宝本在此句与“心量大”之间加入以下内容：“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

空说

空说向来是大乘佛教徒所面对的难题。空是大乘佛教的中心教理，但也是人们误解最多的概念。古印度是如此，当时的大乘学者千方百计向人们解释shunyata（梵文，空）的含义；在中国也是如此，禅师千方百计试图解释“空”的意义；现今的西方也是如此，我们不断地在“空”之海滩搁浅。

我觉得，每位师傅和学人都自有一个渡过空之海峡的航海图。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空”看上去是否定，实际上也确实是。但它又是双重否定，是否定之否定。它所否定的否定是对我有的肯定。当我们断定某种东西的存在，无论存在于时间、空间或我们心中，我们已将其与实相割裂开来。我们将其命名为我有，实际上却是妄想。其实我有只存在于我们心中，而其真性与实相一体不二。因此，对我有的肯定即是否定。而“空”正是对这种否定加以否定。“空”的意思是“空幻无我”，观自在菩萨在《心经》中就是如此定义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空的全部含义就是这些，就是双重否定，佛教徒为什么不用一个更具肯定意义，不至于引起错误观念的词呢？实际上他们也用了。例如，赵州就让弟子“吃茶去”，又有什么比一杯茶更具肯定意义呢？或者你更喜欢来上一顿棒喝呢？佛教徒早就意识到，任何多余之举都会制造一系列新的问题，即对某种“一体”的执著。因此他们所找到的与“空”最相近的替代词是“不二”。当然，这全然不是慧能的路子，他对玩文字游戏不感兴趣。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二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26.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般若无形相，智慧性即是。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着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是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罗蜜。

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当念时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

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识，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将大智慧到彼岸，打破五阴烦恼尘劳。

最尊最上第一。赞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佛。无去无住无来往，是定慧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诸佛从中出，变三毒为戒定慧。

般若并不意味着去除心念，而是要做到念念不愚。这种要求太过分吗？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念念是智慧之念，是法即非法之念，是无念之念。因此，修般若行，则所有烦恼都成为进入菩提的门径。实际上，烦恼与菩提之性并无不同。但是，如果不修般若行，烦恼仍是烦恼，菩提仍是菩提，两者远如隔世。

“般若波罗蜜”一词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大乘佛教徒，他们将般若与波罗蜜合成为一词，以使他们的无相之相般若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般若。依据不同的解释，波罗蜜有“圆满”、“超越”、“到彼岸”等不同含义。这种无相之相般若即是圆满智慧，是超越世俗的物质世界和抽象法界的智慧。般若波罗蜜的境界中遍布着“空”。

因此，般若波罗蜜又被视为女神，一切觉悟众生都从女神的“空”之子宫中孕育

出生。诸佛之所以成为诸佛，正是因为修行这种无相智慧。般若不仅诞生诸佛，而且造就诸佛。般若又称做佛性。般若是智慧之性，智慧是般若之性。般若生出般若。一切佛同属般若一脉。

我修般若

宗宝本中，此句之后加入以下内容："念念说空，不识真空。"

智慧性即是

宗宝本中，"性"作"心"。另外，宗宝本后续以下内容："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真有

宗宝本作"真性"。

法身

修般若行即将法身付诸行动。契嵩本及宗宝本均将"法身"改作"自身"。不管是法身还是自身，我们都是将自性付诸行动。

烦恼是菩提

宗宝本中，此前有"凡夫即佛"一句。《诸法无行经》说："贪欲之实性，即是佛法性。佛法之实性，亦是贪欲性，是二法一相。"

后念

宗宝本在"后念悟即佛"之后续以"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五阴

五阴，即“色、受、想、行、识”，是划分意识的最为常见的一种概念组合，早期佛教徒藉此可以更容易地寻找自我。与此相似的概念组合还有十二入（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及四谛等，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像切蛋糕一样，将心进行划分。

三毒

三毒包括痴、贪、嗔，是人们对实相的错误认识，以及对这些错误认识的正面和负面反应。修行般若波罗蜜者，可转痴为慧，转贪为戒，转嗔为定。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二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27.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般若常在，不离自性。

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莫起杂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

针对每一种尘劳，都有一种不同的智慧，正如每一种病症都有不同的医治方法。但是这些无量智慧全部发源于人的佛性这一无相智慧，佛性则于无念、无忆和无着中得以体现。同时，不修此行者则受贪嗔痴之八万四千种尘劳的毒害。但是，针对这些无量尘劳，皆有对治之法。而对治之法就是同种疗法：狗毛有病即以狗毛对治，整条狗有病即以狗子的佛性进行治疗。

八万四千

古印度用八万四千表示无法计数的东西，中国人用“万”表达同样的意思。

无念、无忆、无着

即未来无念、过去不忆、现在不着。未来无念，即可转贪毒为戒；过去不忆，可转嗔毒为定；现在不着，可转痴毒为慧。

莫起杂妄

慧能所说的杂妄，指的是组成未来之念、过去之忆及现在之着的八万四千尘劳。敦煌石窟本及宗宝本均作“狂妄”。

即自是真如性

真如是实相的别名，而慧能在第17节中讲到，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念念无有差别、无真无假。但是，如果我们对念有取有舍，而使念念分离，使身与念分离，那我们就将自身与真如分离，从而产生念与身虚妄的暂时存在。

宗宝本作“用自真如性”。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二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28.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罗蜜行，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当知此人功德无量。经中分明赞叹，不能具说。

此是最上乘法，为大智上根人说。小根智人若闻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龙，若下大雨，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叶；若下大雨，雨于大海，不增不减。

若大乘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能观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王于江海中将身引此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润。诸水众流，却入大海。海纳众水，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金刚经》中，佛陀说，当我们发愿救度众生，而不着我相、众生相或解脱相，则所得功德身与诸佛报身等。通过积累如此功德，我们才能见性成佛。

在慧能对《金刚经》所作的注解中，他如此说道："供养恒河沙诸佛，施食满三千界，舍身如微尘数，种种福德不及持经……"而此前在同一篇经文中，他说："一念持经，我人顿尽。妄想既除，言下成佛。"

没有亲身修此行的人对这种法门不会生信。它所宣扬的教义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无量无际，难以理解，更不用说去实证了。但修此法门者却发现，每滴水都映射出整个天空，每个心念都是进入菩提之门，都能令我们回归自己的本性。但这还要依靠般若的转换力。

法界

法界是一佛学词汇，指宇宙，是由法而不是物质所组成的宇宙。但是，因为一切法由心所生，所以，法界也等同于心。此处称之为"深"。之所以深，是因为它包含整个法界，不只包含一念，而是包含所有念。此处从杨曾文，增加"心"字。虽然敦煌两本均无此字，但似乎有必要加上。

般若三昧

和经文其他地方一样，慧能此处用“三昧”一词代指无能所之心。

直、但

宗宝本略去这两字。

持

在印度和中国，背诵佛经在宗教培训及传法活动中非常重要。一些僧人因专门持律或持经而闻名。

此人功德

宗宝本中，“人”字作“经”。

分明赞叹

《金刚经》中，佛告须菩提：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阎浮提

佛教所理解的世界与《摩诃婆罗多》等婆罗门经典所描绘的世界相差无几。位居世界中心的山（须弥山）四周有大海和山脉围绕，最外面是几个洲。其中的阎浮提洲相当于印度次大陆。

龙王

亚洲大多数文化普遍相信龙能兴云布雨。按照佛教徒的说法，龙负有护持般若波罗蜜法之责。而般若波罗蜜法也正来自海底的龙之王国，公元2世纪下半叶由

龙树（意为“龙圣”）受法并带回人间世界。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二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29. 小根之人，闻说此顿教，犹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沃，速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之人，亦无差别，因何闻法即不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盖覆于日，不得风吹，日无能现。

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闻其顿教，不假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一切邪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心修此行，即与《般若波罗蜜经》本无差别。

慧能将顿教喻为大雨，因为智根浅薄之人易生困惑，其见解根基不牢，易被冲垮。然后他又认为，如果无法理解此法门，原因在于人的根性。只是这一次他所说的根不是智根，而是烦恼根。而且，烦恼根扎得太深，而不是太浅。有些人可能更喜欢使用一贯的比喻，而慧能则是信手拈来。但是，千万不要误解，这些只是比喻而已。见自性，循着自己的心念回到源头，不要被慧能一说就轻易放弃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一旦你看到一线光亮，你知道太阳就在乌云背后。

外修

外修即约束基于对戒的错误认识而产生的行为，约束基于对定的错误认识而产生的念头，约束基于对慧的错误认识而产生的知见。

当时尽悟

宗宝本中以“常不能染”替换此句，然后删除了将般若智能比作大海的两句，最后又回到“即是见性”一句。

心修此行

敦煌石窟本及宗宝本均作“能修此行”。

《般若波罗蜜经》

中国佛教大藏经中讲般若波罗蜜法的经书有二十几部，这种提法有时指所有这些经书，有时特指某一本，如《金刚经》等。《金刚经》中，须菩提问佛陀此法的名称，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但同时告诫他说：“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在慧能对《金刚经》的注释中，他清楚地表明此经即是诸佛法身或真身，修此行者，同诸佛所证也。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二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30. 一切经书及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故然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亦不有。故知万法，本从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

缘在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迷人问于智者，智人与

愚人说法，令彼愚者悟解心开。迷人若悟解心开，与大智人无别。

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

《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一切法门，包括般若波罗蜜法，都以人们对真如的理解为基础。尽管今天多数人认为真如即是物质，还有人认为是能量，但佛教认为是心，不过此心不离物质或能量。万物之性与心之性，在佛教徒看来，是没有区别的。即使我们真的将物质世界或能量世界与心的世界分离，也只能通过心的作用才能做到。通过心我们得以了解一切，无论物质、能量、心还是真如。但是，我们的心为妄念的乌云所覆盖，无需指导而能自知如何驱散乌云、为何要驱散乌云的人世上少有。

正因如此，佛教徒编集了佛经。佛经有点像专利药品，即专事解脱他人的精神医师所发明的配方。它们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情况，只适用于特定时候的特定听法者。因此，大藏经中的大多数经文今天已经少有用武之地。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用我们自己的语言，针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开示禅法的师傅，是无可替代的。即便如此，无论是两千年的佛经，还是师傅的言教，都是由心而生，为心而说。因此，只研习经文或他人的言教而不用自心领悟，是在外修上浪费时间。但是，为了让众人明白这一点，慧能还是引用了经中的话，因为听众对佛经尊崇有加，有人甚至相信经文有神通力，念诵得当就可以发起神通。

十二部经

佛教徒刚开始编集口传及文字记录的经文时，主要根据文体或主题进行编排分类。这些经文构成了长行，即十二部经中最早也是最大的一部，包括佛陀及其直传弟子的散文体言教；其余各部分别为复颂、单颂、因缘、本生、对法藏等。

小乘

“小乘”一词意为“狭窄的道路”或“小的承载物”，是早期大乘佛教徒自创的词，以将他们所注重的觉悟及救度他人与那些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涅的人区分开来。尽管并没有宗派或个人自认小乘，很多学佛者坚持认为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对佛陀思想的一种狭隘的、缺乏慈悲情怀的认识倾向。

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

此句文字在敦博本和宗宝本中相同，但敦煌石窟本作“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

真如本性

梵文bhutatathata一词，中文译作“真如”，英文译为suchness或what is real。这是大乘佛教徒常用的几个词之一，以证明大乘之门比起小乘佛教所拥护的息灭尘劳、证入涅的目标更为积极、更有现实意义。

《菩萨戒经》

同一句经文在第19节曾引用过。慧能此处同样改换了第一句的第一个字，以适应上下文。宗宝本及契嵩本的编者将“戒”字改回原字“我”，但也因此失去了引文的说服力。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二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31.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若不能自悟者，须觅大善知识示道见性。

何名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识，是大因缘。所为化道，令得见性。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识能发起故。

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善知识。若取外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救不可得。

见自性即见真如之性，此乃大彻大悟。因此，我们需要所有能得到的帮助。这种帮助也许来自经书，也许是某位精神导师给予的指导。但是，我们为求出离苦海而需要的这些指导或建议也可以从自身觅得。而且，即使我们接受了别人的指导，也不一定会产生期望的效果，除非它能触动我们的心弦，引起我们对早已淡忘的知识的共鸣。一切佛之一切法都在我们自身中，因为一切佛及一切法皆由我们的共同之性而生。

后代

该词未见于宗宝本。

真如本性

自性与真如不可分离。真如本性也是我们的自性。

学道者

中国各种形式的精神修行都提倡“道”。不仅道教，儒教及佛教也以“道”称呼各

自的教门。不过，此处很可能指的是道家或有道家倾向的佛教修行者。

观心

观心是针对修习天台宗的人讲的，“止念”、“观心”是天台宗的基本修行方法。7世纪时，天台宗的知名度与禅宗不相上下。此句未见于敦煌石窟本。

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

宗宝本中，此句作“自内心有知识自悟”，并略去下句。

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 那间，妄念俱灭，即是自真正善知识，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

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遍 一切处，不着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

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至佛位地。

真正的善知识是般若智慧，因为它为我们揭示出真如的本性，而真如不是由多生累劫造作的纷杂妄念所调和出来的真如，而是自性真如。用智慧之光观照，即可见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非表象。见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从能所、内外、心物中解脱出来。见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即是无念行，即一念驾驭六贼不被六贼所驭，一念出入六门无滞无碍，一念徜徉六尘来去自由，时而停下来共享一壶无

念之茶。

汝若不得自悟

此句未见于宗宝本。

即是自真正善知识，一悟……

宗宝本省略此句，代之以“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心地

佛教徒常常将心比作收获修行之果的土地，宗宝本略去该词。

无念

慧能及其追随者使用无念这个词是为了与神秀及其追随者所使用的“离念”一词形成反差。慧能将两者加以区别，是因为对于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无所谓离。

六贼

“六贼”一词指六种感知力。之所以称之为贼，据说是因为它们能“偷走”内心的宁静，代之以喜厌交替的无尽感知过程。但是这种用法还要追溯至佛教早期，它反映了小乘教徒对身体及其功能的反感。大乘佛教并无意把感知或其他任何东西当做敌人。虽然敦煌两本均作“六贼”，但后出的诸本皆作“六识”。

不离不染

宗宝本作“无染无杂”。

来去自由

宗宝本中此句之后续以“通用无滞”。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二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32.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常见吾法身不离汝左右。善知识，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教。终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圣位，然须传受。从上已来，默然而付衣法，发大誓愿，不退菩提，即须分付。

若不同见解，无有志愿，在在处处，勿妄宣传，损彼前人，究竟无益。若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

无相戒，解说了般若波罗蜜法。现在，他要求听法众人受持此法并将之流传他人。慧能一再强调要流传此法，原因在于，只有流传才能得以存续。法的意义就在于此，否则就不成其为法了。如果不流传，法就会消失。就像用一只蜡烛引燃另一只蜡烛，虽然我们手中的蜡烛熄灭了，但光明不灭。同样，此法门也是心心相传。

不过慧能也警示大家不要不加区别地妄传。如果有人尚未做好受法的准备，我们就硬性说教，而他们拒绝接受。这样不仅将他们推离佛法，还会延长他们在生死轮回中受苦的时间。这就如同用我们手中的蜡烛去点燃别人的手指。

法身

正如佛陀在《金刚经》中所做的那样，慧能将顿教法门比作他的三身。此法本身即是诸佛的法身，证得此法即诸佛报身，弘化此法即是诸佛化身。而此法本身即是诸佛的真身。因此，得遇此法门者会发现，慧能及其所代表的所有诸佛就在他们左右。

常见吾法身不离汝左右。善知识

此两句未见于宗宝本。

衣

此处的衣字只见于敦博本。

默然而付

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样，许多佛教大师将自己的教导喻为标月之指，而非月之本身。因此，真正的传法是无说、无听，法是以心传心，默然而付。

发大誓愿，不退菩提

证得菩提，成就佛道是第21节中四大弘愿的第四愿，是前三愿的基础。因此，此处单独提到它。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中，此句代之以"不得匿其正法"。

若愚人

敦煌石窟本中作"若遇人"。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二品结尾处，排在上节内容之后。

33. 大师言："善知识，听吾说《无相颂》，令汝迷者罪灭。亦名《灭罪颂》。"颂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谓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

若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元在。
若解向心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

若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之人能自观，即与悟人同一类。
大师今传此顿教，愿学之人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本身，三毒恶缘心里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忽然虚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顿教法，虔诚合掌至心求。
大师说法了，韦使君、官僚、僧众、道俗，赞言无尽，昔所未闻。

促成此次说法的机缘是为上千人传授无相戒并解说般若波罗蜜法。如此大型的法会无疑吸引了各类听众，但到目前为止，慧能说法的力度一直未见减弱，他的说法是不掺水分的。当然，即使掺了水的说法也能泡出一壶好茶。

白居易（772 - 846）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一位虔诚的学佛者。有一次，他来到距慧能成为六祖之地不远的山中造访一家寺院，请求寺里的方丈为他

讲述佛法大意。和尚于是为他念诵《法句经》里的几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一番说教没能说动这位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原以为禅师会开示自己深奥的道理，便说："三岁小儿也知道。"禅师答："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诗人听罢深鞠一躬，有悟而返。

慧能的《无相颂》与《法句经》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坚持不仅要诸恶莫作，还要忏悔前愆。这是个心理学问题。以前的错事不忏悔，以后就可能重犯。旧的习气很难消除，不仅是身口两方面的习气，还有日积月累的意的习气。说话行事的方式很难改，而思维感受的方式则更难移。

三恶

三恶即生死轮中的三恶趣：饿鬼、地狱罪人及草木畜生。

若解向心除罪缘

敦博本及后出诸本均作"心"，而敦煌石窟本作"中"。

若悟大乘真忏悔

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中，此处"若"字均作"忽"。

大师今传此顿教，愿学之人同一体

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将此句改作"吾祖唯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本身，三毒恶缘心里洗

三毒即贪嗔痴。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将此句改作"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忽然虚度一世休

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将此句改作“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绝一世休”。

若遇大乘顿教法

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将此句改为“若悟大乘得自性”。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被移至第六品结尾处，置于第20节和第37节之间。

34. 使君礼拜，白言：“和尚说法，实不思议。弟子尝有少疑，欲问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为弟子说。”

大师言：“有疑即问，何须再三。”

使君问：“（和尚所说）法，可不是西国第一祖达摩祖师宗旨？”

大师言：“是。”

使君问：“弟子见说达摩大师化梁武帝，帝问达摩：朕一生已来造寺、布施、供养，有功德否？达摩答言：并无功德。武帝惆怅，遂遣达摩出境。未审此言，请和尚说。”

六祖言：“实无功德，使君勿疑达摩大师言。武帝着邪道，不识正法。”

使君问：“何以无功德？”

和尚言：“造寺、布施、供养，只是修福，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于福田。自法性有功德。见性是功，平直是德，（内见）佛性，外行恭敬。若轻一切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德。自性虚妄，法身无功德。念念行平等直心，德即不轻。常行于敬，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别。武帝不识正理，非祖大师有过。”

韦刺史代表了法会中错会了慧能无相颂的那部分听众，他们没有理解“除邪行正即无罪”的意思。刺史不明白，如果慧能要传达的意思仅限于此，那么菩提达摩当时为什么批评武帝的善行呢？

功德包括了一切可以导致人们证得真性、法身的行为，而修福却只能提升人们在生死轮回上跨界转生的业力。对解脱而言，修福有所裨益，但功德却是必不可少。福是外修之果，功德是内修之果，是最终离却了内外分别而修得的成果。

在本节及以下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编者试图解决本经某种早期版本中一直困扰禅宗人士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菩提达摩的地位问题。比如，其他早期的禅宗世系将《楞伽经》的中文译者求那跋陀罗奉为禅宗初祖。

使君礼拜

据宗宝本，韦刺史为慧能大师设大会斋，请师升座后提出问题。

西国第一祖

根据慧能时代既有的传统说法，菩提达摩是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西国疆域包括了中亚大部分地区及整个印度。菩提达摩来自次大陆的南端。因为被认为是将禅法传入中国的第一人，所以他也被称为第一祖，不过是来自西国的第一祖，并非西国的第一祖。

梁武帝

6世纪上半叶，南朝梁控制了中国南部及东南部大部分地区。武帝于502年至549年在位，他支持佛教僧侣，兴建寺院，甚至数次为佛教倾尽国库所有，因而闻名天下。中国儒门史学家曾因此对他大加批评，甚至将南朝梁的没落归因于为佛事而大肆挥霍之举。据有关此次会面的传统记载，皇帝无法领会菩提达摩的教

诲，因此很难说禅宗初祖对皇帝有任何教化。但是，这种传统记载与此后武帝对菩提达摩表现出的尊重有些相悖。菩提达摩死后，武帝命人在其位于熊耳山西峰脚下的坟茔前立了两通石碑，而熊耳山并不在南朝梁的境内，而是远在北方的北魏。这两通石碑的宋朝重刻碑最近在坟茔原址出土，其中之一刻有迄今所知最早的菩提达摩画像。武帝还命人在二祖慧可的坟茔前立碑一通，此碑的唐朝重刻碑最近也在原址出土。

武帝惆怅，遂遣达摩出境

南朝梁的都城位于今南京，在长江南岸。长江流过南京后即折向东去，一路奔流向海。人们经常描绘的就是菩提达摩与武帝相见不契之后，一苇渡江，前往北方的场景。

此句未见于宗宝本。

六祖

这是本经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由此可以看出，原经曾进行过一系列增补，这里只是第一处。而这些增补可能都是慧能在世时或去世后不久完成的。

使君

“使君”这个用法只见于敦煌两本，后出诸本只作“刺史”。

着邪道

宗宝本作“心邪”。

使君问："何以无功德？"和尚言

宗宝本中未见以上文字。

功德在法身

在《金刚经》注释中，慧能说："法身，即无相。……法身者，无有形段，无一切相貌……慧眼乃能见之……法身量等虚空……见法身者，即能行无住相布施，即能普敬一切众生，即能修般若波罗蜜行。方信一切众生同一真性，本来清净，无有垢秽，具足恒河沙妙用。"

福田

福田是对修行结果的常用比喻。宗宝本作"修福"。

自法性有功德

宗宝本中未见此句，而代之以"念念无滞"。

见性是功

敦煌石窟本略去此句，而敦博本有此句。宗宝本中，此句作"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宗宝本在此处还增加了一长串有关功德的进一步定义，并对本节的其余部分进行了改写，一直到"福与功德别"一句为止。

内见

敦煌两本均无"内见"二字，此处据后出版本增补。

自性虚妄，法身无功德

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将此句改作"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

非祖大师有过

慧能的意思是，菩提达摩不欣赏武帝所做善事并无过错，错在武帝不懂功德的真性。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三品起始处。

35. 使君礼拜。又问："弟子见僧俗常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望为破疑。"

大师言："使君，听慧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只为下根说远，说近只缘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使君，东方人但净心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迷人愿生东方。两者所在处，并皆一种。心地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除十恶即行十万，无八邪即过八千，但行直心，到如弹指。

"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 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远，如何得达？"

佛教徒为求心的解脱，发明了无数的修行方法。然而，很多人却执著于自己选择的修行方法，而忘记了修行的目的。过去一千五百年来，东亚地区最盛行的

修行就是追求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据说较之不净的世界，生于此土的人们更容易理解佛法而得解脱。但是，佛教的一切修行法门只与心有关，除此别无他物。如果心不净，无论居于何处，我们的生活都不纯净。如果心净，何须往生他处？

经文分明，去此不远。

《阿弥陀经》中，佛告舍利弗："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然而，在《观无量寿佛经》中，佛告韦提希："汝今知否？阿弥陀佛，去此不远。"

此句之后，宗宝本增加以下内容："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十万八千里之说的起因是，据推测，唐代的都城长安距释迦牟尼的故乡迦毗罗卫约有十万八千里。（二里等于一公里，三里约等于一英里。）

只为下根说远

虽然敦博本、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均作此说，敦煌石窟本却称："只为下根说近，说远只缘上智。"郭朋赞同此说并辩称，这样说可以让根智浅薄之人不至于因路途遥远而生畏心。但是，慧能的观点是，净土就在每个人心中，不过必须具备大智慧才能看透这一点。

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此句出自《维摩诘经》。

亦有愆

此句后，宗宝本增加以下内容："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

迷人愿生东方

敦煌石窟本作“迷人愿生东方、西（方）者”，是将下句中的“两”字与“西”字混淆。其余各本均不支持这种提法。

十恶

十恶包括杀生、偷盗、邪淫、妄言、恶口、两舌、绮语、贪欲、嗔恚和邪见。

八邪

八邪即八正道的反面：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但行直心

宗宝本作“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另外，在“弹指”之后续以“便睹弥陀”。

十善

十善的含义即不行十恶。

六祖言：“慧能与使君移西方刹那间，目前便见。使君愿见否？”

使君礼拜，（言）：“若此得见，何须往生。愿和尚慈悲，为现西方，大善。”

大师言：“一时见西方，无疑即散。”大众愕然，莫知何事。

大师曰：“大众作意听，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

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

“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即是弥勒。人我即是须弥，邪心即是海水，烦恼即是波浪，毒心即是恶龙，尘劳即是鱼鳖，虚妄即是鬼神，三毒即是地狱，愚痴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

“无人我，须弥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施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门清净，照破六欲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狱一时销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座下闻说，赞声彻天，应是迷人了然便见。使君礼拜，赞言：“善哉！善哉！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慧能不想让听众以为禅宗与净土宗（净土宗一直是中国居士最热衷的佛教宗派）对于佛法的见解不同。真理只有一种，只是接近真理的方式不同。慧能担心的是，人们可能会利用往生阿弥陀佛净土这种教法而另外生出一堆妄想。因此，他以禅宗的方式解释了一些净土宗最流行的（概念）元素。他将我们所居住的不净世界比作妄心世界，妄心世界环绕着人我之须弥山，无人我时此山自倒。慧能一步未离大梵寺，即把听众带到各自心地的净土中。实际上，这也是净土经典所宣扬的净土信仰者的归宿。即使在净土宗奉持的经典中，净土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境界，相比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备受困扰的不净世界，这种境界中的人更容易理解佛法。

六祖言

与上节一样，此处称慧能六祖，说明本节内容是在经文最初编集完成后增补的。慧能死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其弟子们积极活动，力图确立师傅在禅宗界的地位，进而确立他们自己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他的弟子们撰写了本节内

容。我个人的感觉是，第2 - 32节（或者至少第10 - 32节）是慧能某一次说法的内容，而其他各节（自第33节开始）则是后人以他在其他场合说法语录为基础而增补的。宗宝本中，本节慧能说法的对象就是法会大众，而非刺史个人。

大师言："一时见西方，无疑即散。"大众愕然，莫知何事

宗宝本中无该段文字。

世人自色身是城

佛经中描绘的阿弥陀净土与皇城几乎一模一样，有亭台楼阁，花园广场，当然还有为隔离不净而设的城门。

佛即是众生

慧能将法会的听众比作阿弥陀佛。

慈悲

慈悲是菩萨所修的四无量心中的两种，其余两种是喜舍。

观音

观音即大悲菩萨，是所有大乘佛教宗派里最受人欢迎的人物，也是唯一一位既现男人相又现女人相的菩萨。

势至

在净土宗中，大势至菩萨取代了通常属于大智菩萨文殊的位置。此处首先提到观音和大势至两位菩萨的原因是，他们两位站立在阿弥陀佛两边，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们。

释迦

早期翻译释迦牟尼的名字时，认为“释迦”意为“能”。但是“牟尼”的众多含义中并没有“净”。也许慧能当时想到的是释迦牟尼的父亲，其父名shuddodnana，意为“净饭”。

弥勒

弥勒是继释迦牟尼之后受记出世的下一位佛陀。虽然他与阿弥陀净土没什么关系，但人们常常以相似的词语描绘他所居住的佛土。

须弥

即须弥山，此山高不可量，是每一个世界的中心，常被喻作自我。根据佛教关于世界的概念，此山被七大海环绕，七大海又被七大山脉层层相间。我们通常认识的世界，即佛教所说的由四大洲组成的世界，位于第七层山脉之外。

虚妄即是鬼神

此处，慧能只列举了六道中的四道，即饿鬼、地狱、畜生和天，而省略了人和恶神阿修罗两道。

三毒

三毒包括贪嗔痴，正是三毒推动生死轮回和六道的运转。

十善即是天堂

宗宝本将此句改为“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

觉性如来

此处“如来”指阿弥陀佛。

六门

六门即产生六识的根源，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欲是六种感官的识觉，即见欲、听欲、嗅欲、味欲、触欲及思欲。

座下闻说

宗宝本在此句后增加“了然见性”。

法界

法界是佛教词汇dharma-dhata，指法的世界，或由心构成的世界，与物质世界相对。因此，常用作“真如”的同义词。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三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36. 大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

使君问：“和尚，在家如何修？愿为指授。”

大师言：“善知识，慧能与道合作《无相颂》，尽诵取。依此修行，常与慧能一处无别。”颂曰：

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
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
教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
若学顿法门，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
邪来因烦恼，正来烦恼除，
邪正悉不用，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清净，起心即是妄，
净性于妄中，但正除三障。
世间若修道，一切尽不妨，
常见在己过，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离道别觅道，
觅道不见道，到头还自懊。
若欲觅真道，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世间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罪，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打破烦恼碎。

若欲化愚人，事须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即是菩提现。
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

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

邪见在世间，正见出世间，
邪正悉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但是顿教，亦名为大乘，
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慧能又为我们念诵了一首《无相颂》。无相法门构成了《金刚经》的核心，经中须菩提问佛陀如何站，如何行，如何降伏其心。佛告诉他，以不站为站，以不行为行，以不降伏其心为降伏其心，以无相为相。这就是慧能所说的无相的含义。但是，如“空”字一样，它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双重否定，是对表相所代表的否定的否定，是对站、行、降伏其心所代表的否定的否定。

慧能此处敦促我们自家修清净，而不是期望生到极乐世界。正如佛在《维摩诘经》中所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如欲助人，须先自助。自助助人的最好办法是出世间而不离世间。我们无法回避自己的心，越早面对自己，越早见到自性，这就是顿教法门，悟此顿教只在一念之间。

说通及心通

这里指的是诸佛善用语言说教，且能读懂受教化者的心。因此，他们有能力运用所有适合听众的善巧方便。

教即无顿渐

教法就是这样。我们最终得悟，它就是顿教，因为它一直就在我们面前；不得悟，就是渐教，因为你要永远去悟。

邪来因烦恼

为对治烦恼，我们造作出更多的妄想，而妄想又生出更多烦恼。

三障

三障有好几种，不过一般指业障、烦恼障和报障。《心经》中的三障也是指的这三障。

色类自有道

“色类”一词指的是佛之十八种圆满报身中的第一种。

离道别觅道

关于道，《中庸》第一章中是这样说的：“道也者，不可须臾而离也；可离非道也。”

若见世间非，自非却是左

宗宝本未见这两句。

若欲化愚人，事须有方便

此对句之前，宗宝本增加了另一对句：“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

邪见在世间，正见出世间

此对句之前，宗宝本增加了另一对句：“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文本注解

本节第一部分内容在宗宝本中列在第三品结尾处，紧接第35节；第二部分（包括以上偈颂）列在第二品结尾处，置于第32节之后。

37. 大师言："善知识，汝等尽诵取此偈，依此偈修行，去慧能千里，常在能边。依此不修，对面千里远。各各自修，法不相待。众人且散，慧能归曹溪山。众生若有大疑，来彼山间，为汝破疑，同见佛性。"

合座官僚道俗，礼拜和尚，无不嗟叹："善哉大悟，昔所未闻。岭南有福，生佛在此，谁能得知。"一时尽散。

慧能准备离开大梵寺及韶州城（韶关）返回曹溪山下的宝林寺，行前他再告听众他们早已明了的道理。佛教中没有任何法门不是教导我们回归自心的，但是佛法只能带我们到有水的地方，喝不喝水由我们自己决定。慧能说这席话是在一千三百年前，但是仍常听常新。何不取水烹一壶好茶呢？在这部经所有的文字中，我们只需记取以下几字：各各自修。没有人能代我们修行，也没有什么经文可以代替我们自己。这部经的其他文字只不过是一些佛教术语而已。这也是佛陀对弟子的最后教导：欲成其事，必得亲历亲为。

众人且散

这句话标志着自第一节开始的本次说法结束。

曹溪山

此山位于韶关以南大约十六公里处。慧能住过的寺院今天仍在，建在此山南坡下。每天游人及朝圣者数以百计，有时多达上千。

佛性

我们破除了所有疑问后，就只剩佛性了。敦煌石窟本作“佛世”。

谁能得知

由于有版本用“智”取代“知”　字，导致这一短语有多种不同的提法。敦煌石窟本作“谁能得智”；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删去这一句，在前一句中加入“无不省悟”。

岭南有福，生佛在此

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表述使得慧能的追随者称此文为经。岭南是今广东省的旧称。

文本注解

本节内容在宗宝本中被大大简化，并打乱分散到第二品、第三品和第六品的结尾处。本节一些零碎的内容也出现于本版本第33节和第36节之后。

第三部分
（第38 - 44节）

38. 大师住曹溪山，韶、广二州行化四十余年。若论门人，僧之与俗，约有三五千人，说不可尽。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去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禀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不免诤。但得法者，只劝修行。诤是胜负之心，与佛道违背 。

慧能于713年去世，此后的几十年里，甚至在他去世之前，他的一些弟子就宣称，他们的师傅是菩提达摩所传正法的唯一传承者。此处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正开始设法为师傅及自己在禅宗祖师殿堂里谋得一个位置。也正是在大约同一个时期，该文本被尊奉为“经”。

世人可能永远无法得知此节及以后诸节是何时增补的。不过，可以肯定是在流传到敦煌的本子成书之前，大致应在780年前后，不会晚于801年。在争论此节是否为原本的一部分时，有一点被忽略了，即此处的一句话：慧能“依约”传授此经。据此可以断定，此经成文于他在世期间。本人认为这更接近事实。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弟子们依照师傅的命令将第1节至第37节的内容（也许还包括此节内容）记录成书，而慧能则将书分发给三五千门人作为纪念或此次说法的留念。

尽管此处宣称本文是独一无二的正法，但慧能的话可以理解为：法无两般。只因人们对法的领悟有快有慢，所以就有了不同的法门。但没有哪一种法门天生比其他法门优越，正如没有哪一种药物可以包治百病。每一种药都必须适应它主治的病症和病人。当然，有些医生确实比其他人更高明，有些师傅也总比他人更好。但是，我们每个人迟早都需要一剂顿教的药方，不管是慧能还是他人开出。原因很简单，它能拔除百病之根，那就是，我们不愿正视自己。

四十余年

关于慧能传法的时间长短，不同的出处记载各不相同。四十年是个平均的数字。

约有三五千人

这并非夸大之词。慧能有几千门人，而门人指的是与慧能有过亲身接触，以及受慧能所传本经及本经之法的人。有的人是在他的引导下归依三宝、受菩萨戒或受僧尼具足戒。有的人只是把他认作师傅。唐代的禅宗寺院常常同时住有上千僧俗。

须知去处……

向僧尼及居士授戒时，也要作同样的记录。而本经即是慧能传授无相戒的记录。

南宗

这是本经第一次使用该词，这表明他的再传弟子从此处开始对经文进行了编辑，以此确立师傅所传之法高于神秀禅法的地位。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未见本节内容。显然，后来的编者认为其中掺杂了过多的门户偏见。

39. 世人尽传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

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渐顿。

慧能后期追随者所提出的标准解释是：中国唐代时期，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因为当时最著名的禅师神秀和慧能分别来自北方和南方。神秀的教门之所以称为渐教，是因为他教授的学生见迟，而慧能的教门称为顿教，因为他的学生见疾。但是，果真如此的话，这两人所传教法及所创宗派从根本上不该有什么顿渐之分。立南北、分顿渐应该是徒弟所为，而不是师傅。言外之意就是：慧能有见疾的弟子，只是因为运气比神秀更好而已。《坛经》的编者此处所制造的混乱在于：虽然法即一种，但是又存在许多不同种类的法，或法门。有的法门是顿法，有的是渐法。这里真正有争议的问题并不是学生之见，而是师傅之见。有的师傅没有能力传授以心传心的顿法，而有人则能。这才是立南北、分顿渐背后的真正原因。

玉泉寺

该寺的名称意为“玉之泉”，位于玉泉山上，虽然几百年前就建有名为玉泉的一座小庙，但直到593年才建起寺院。该寺由中国佛教天台宗祖师智 所建，唐代时是

中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中心之一。但是据该寺院的记载，神秀并没有在此居住过，也没有担任过该寺的住持。他于677年来到玉泉山，却在寺院以东几公里处的土门寺一间茅庵安顿下来，一直住到700年。玉泉寺和神秀当年所住的地方位于当阳市西南约十二公里，今长江三峡大坝东北不到一百公里处。

《坛经》编者的言外之意是，神秀与北方有关，是因为玉泉寺位于慧能居住地近千公里以外的正北方向。虽然于《坛经》的编者而言，以此作为区分南北宗的理由已经足够了，但我认为，将神秀之名与北方联系起来，更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北方人，来自开封，并在洛阳和长安讲经说法度过了自己的晚年（700-706）。这两个城市都位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而玉泉寺位于长江流域，即使在唐朝这里也被视为南方的一部分。当然，对于法海（据推测他是此经的编者）这样一辈子生活在偏远南方的人而言，玉泉寺这个北方之地足可称做北方了。我提出这一点的原因是，传统观点认为本经编者为法海，而非神会及其弟子，在此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明，因为神会及其弟子来自北方，绝不可能误认玉泉寺位于中国北方。

城东三十五里

二里等于一公里，三里等于一英里。因此，三十五里约等于十七公里。韶关与曹溪之间的距离，按今天官方给出的数据是十六公里。敦博本原作“东”，本人按实际的方向更正为“南”。“东”字或为讹误，或计算距离时是以东门为起点的。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八品起始处，简化了对两地的介绍，并对某些文字作了调整。

40. 神秀师常见人说慧能法疾，直指见路。秀师遂唤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汝与吾至曹溪山到慧能所，礼拜但听，莫言吾使汝来。所听得意旨，记取却来与吾说，看慧能见解与吾谁疾迟。汝第一早来，勿令吾怪。"

志诚奉使欢喜，遂行。半月中间，即至曹溪山。见慧能和尚，礼拜即听，不言来处。志诚闻法，言下便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礼拜，白言："和尚，弟子从玉泉寺来。秀师处，不得契悟。闻和尚说，便契本心。和尚慈悲，愿当教示。"

慧能大师曰："汝从彼来，应是细作。"

志诚曰："不是。"

六祖曰："何以不是？"

志诚曰："未说时即是，说了即不是。"

六祖言："烦恼即是菩提，亦复如是。"

从本节开始，我们会认识一连串慧能的弟子，他们与慧能的交锋展示了慧能禅法的各个方面，因此本经编者认为值得收录入经。这一连串交锋一直贯穿到第44节，从志诚开始，因为编者这样安排可以将慧能的禅法与神秀禅法加以对比。编者所呈现的慧能就是一个更高明的师傅。他之所以高明，是因为他见地更深。因为见地更深，所以他更善于为学生讲"顿"。顿渐之分也不过如此，只不过是师傅教授的能力及徒弟学习的能力。如果两者中任何一个无法胜任，就不存在教或学了。当然，徒弟都喜欢抬高师傅和自己的地位。师傅一旦去世，所传法门常常被祀奉起来，并被徒弟贴上当时流行的标签（根据当时流行的思想加以推崇）。但是，慧能向来以无教为教，其教法又何来迟疾、顿渐呢？

志诚

我们对志诚仅有的一点了解基于1004年成书的《传灯录》第五章中有关他的传记，而传记的大部分内容来源于本经各种不同的版本。唯一不同之处是，《传灯录》称此次交锋后，志诚离去回禀神秀，但是发愿再返曹溪。

看慧能见解与吾谁疾迟。汝第一早来，勿令吾怪

宗宝本未见这几句文字。

半月

半个月由玉泉寺到曹溪山，即使骑马也难以做到。走水路的话则都是逆流而行。第11节称，慧能由黄梅五祖寺前往大庾关，约六百公里的路程用了近两个月时间。但此处说志诚由玉泉寺到曹溪山，走了一千多公里，近两倍的距离，却只花了四分之一的时间。这种前后不符的情况说明，无论增补此节（或许还包括这一系列的其他各节）内容的人是谁，他肯定不是这一地区的人。

志诚闻法，言下便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礼拜，白言："和尚，弟子从玉泉寺来。秀师处，不得契悟。闻和尚说，便契本心。和尚慈悲，愿当教示。"

宗宝本未见这一段文字，但有以下内容："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这显然是为了显示慧能的法力而设计 的。

志诚曰："不是。"六祖曰："何以不是？"

这两句未见于敦煌石窟本。

六祖言："烦恼即是菩提，亦复如是。"

慧能引用的是多部大乘经典中的一句话。烦恼心与菩提心同为一心，即人之本心，人不可离此心，此心亦不可离人。不识真心则烦恼不断，识得真心即得菩提而断烦恼。心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人们对烦恼真性的认识，而烦恼真性与菩提真性无异。这句话在第26节中也出现过。然而，宗宝本此处未见此句。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八品起始处，置于上节内容之后，但本节之前尚有一段未见于敦煌两本的文字，内容如下："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41. 大师谓志诚曰："吾闻汝禅师教人唯传戒定慧。汝和尚教人戒定慧如何？当为吾说。"

志诚曰："秀和尚言戒定慧，诸恶不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此即名为戒定慧。彼作如是说，不知和尚所见如何？"

慧能和尚答曰："此说不可思议。慧能所见又别。"

志诚问："何以别？"

慧能答曰："见有迟疾。"

志诚请和尚说所见戒定慧。

大师言："汝听吾说，看吾所见处：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

大师言："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上智人，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

志诚言："请大师说不立如何？"

大师言："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有何可立？自性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

志诚礼拜，便不离曹溪山，即为门人，不离大师左右。

慧能的禅法是为那些心无挂碍的人而说。无挂碍之心，大如虚空。因为虚空，所以充满般若之光。在般若之光的照耀下，对戒定慧的分别就显得矫饰做作，适得其反。慧能的言辞好像有点自夸，但这就是他一贯率真的风格。无论哪个师傅，都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才能扫除多生累劫所积累的心地尘垢，而慧能则是这方面的大师。

戒定慧

早期佛教将戒定慧称为三蕴或三柱。有时将其解释为修行的三个方面：分别关乎我们与社会、身体和心之间的关系。此处以戒定慧概括神秀的禅法，未必能反映他传法的局限性，其目的很可能是将他与小乘佛教相关联。不过，神秀的禅法较之慧能禅法确实更加保守，此处对他的描述并不失公允。

唯传戒定慧

契嵩本及宗宝本中，此句之前增加以下对话："师曰：汝师若为示众？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

秀和尚言戒定慧，诸恶不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

这不过是重述《法句经》中那段著名的说教："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部经也与小乘佛教有关。

此说不可思议

宗宝本中，此句之前尚有慧能的几句话："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

何以别

宗宝本中，此句之前尚有："戒定慧只合一种。"

见有迟疾

乍一读，这句话似乎没有回答志诚的问题，但这确实是慧能所有禅法的基础。

心地

中文的"心地"一词，一般认为"地"字多余，可以算是一种委婉的比喻，用于表达没有具象的东西。

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

宗宝本将这三句话改为无韵的五行偈，后加的两句是："不增不减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宗宝本还增加了一首有韵偈作为志诚的回答："五蕴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还不净。"慧能对此加以肯定。

亦不立戒定慧

宗宝本中删去"戒定慧"，代之以以下文字："亦不立菩提涅　，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诸法。若解此意，亦名　佛身，亦名菩提涅，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

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常离法相

宗宝本中，此句后加入“自由自在，纵横尽得”。

自性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

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中，此句被改作：“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八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但进行了大量的重新编纂，其中大多数已在上文作了注解。

42. 又有一僧名法达，常诵《妙法莲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来至曹溪山，礼拜，问大师言：“弟子常诵《妙法莲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 法之处，经上有疑。大师智慧广大，愿为除疑。”

大师言：“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上无疑，汝心自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经。吾一生已来，不识文字。汝将《法华经》来，对吾读一遍，吾闻即知。”

法达取经，对大师读一遍。六祖闻已，即识佛意，便与法达说《法华经》。

六祖言：“法达，《法华经》无多语，七卷尽是譬喻因缘。如来广说三乘，只为世人根钝；经文分明，无有余乘，唯有一佛乘。”

大师（言）：“法达，汝听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却汝性。经中何处是一佛乘？吾与汝说。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

世。（已上十六字是正法。）此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听吾说。

“人心不思本源空寂，离却邪见，即一大事因缘。内外不迷，即离两边。外迷着相，内迷着空，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

修行的人使用佛经，不能像普通书籍一样随意取用。佛经都是圣典，代表了佛的教导。如果心里充满世俗之念，就会障蔽对佛经的理解。因此，慧能将我们和法达求道之路上的绊脚石统统扫除：人心即是一佛乘，一佛乘中不存在两边，甚至不存在轮替、备用的佛乘。一佛乘即人之一心，所以《法华经》也是人之一心。

《法华经》是慧能那个时代人们研习、持诵最多的佛经之一，主要是因为该经在天台宗的地位。唐朝时禅宗与天台宗曾竞相吸引教众。天台宗的创始人智　认为，《法华经》是佛陀最终也是最圆满的言教。和《涅　经》一样，《法华经》也是以众生皆具佛性为核心的教义，但是它比《涅 经》阐述更充分、更详尽。

法达

宗宝本对取自《传灯录》的有关该僧的传记进行了改写：

“僧法达，洪州人（按：江西省首府南昌），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师呵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

“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无比。

“师又曰：汝名什么？曰：法达。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

“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休歇，空诵但循声，明心号菩萨。

“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

“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

改至此处后，宗宝本与敦煌本记叙一致起来，即法达继续咨问有关《法华经》的内容。

来至曹溪山，礼拜，问大师言：“弟子常诵《妙法莲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

以上几句未见于敦煌石窟本，但见于敦博本。

吾心正定，即是持经

宗宝本中略去此句，而代之以法达的话：“达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

法达取经，对大师读一遍

契嵩本及宗宝本将此改为：“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按：第二品），师曰：止！”毫无疑问，此处修改意在使经文听起来更加合理。随印刷字号或字体的不同，《法华经》多数版本长达两百至三百页之间。因此，以大家都能听懂的方式诵完全经，一般需要半天的时间。

七卷尽是譬喻因缘

惠昕本中改作“十卷”。唐朝存世的三种《法华经》中译本，有两种是七卷本（共二十八品），一种是十卷本。

三乘

三乘，指按照修行者和修行方法的不同，将佛陀的法门分为声闻乘、辟支佛

乘和菩萨乘。声闻乘修习佛所教导的四谛而求解脱，《法华经》中将其比喻为羊车。辟支佛乘修习佛陀教导的十二因缘而得解脱，《法华经》中将其比喻为鹿车。菩萨乘修行六度自求解脱并解脱众生，《法华经》中将其喻为牛车。

一佛乘

一佛乘指的是将佛陀所有的法门集中在一车之上。《法华经》将其喻为白牛车。

二佛乘

二佛乘指任何有关菩提的二元概念，尤指与小乘佛教有关的声闻和辟支佛的修行方法。

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已上十六字是正法。）

本句取自《法华经》。括号内的文字见于《坛经》的各种版本，应该是书写在某个早期版本的页边，被后来的抄经者保留下来的。

此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人心不思本源空寂，离却邪见，即一大事因缘

此段文字未见于宗宝本。

“若悟此法，一念心开。出现于世，心开何物？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开、示、悟、入，从一处入，即觉知见，见自本性，即得出世。”

大师言：“法达，吾常愿一切世人心地常自开佛知见，莫开众生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恶，自开众生知见；世人心正，起智慧观照，自开

佛知见。莫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出世。”

大师言：“法达，此是《法华经》一乘法，向下分三，为迷人故。汝但依一佛乘。”

大师言：“法达，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知见转《法华》，开众生知见被《法华》转。”

大师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转经。”

法达一闻，言下大悟，涕泪悲泣，白言：“和尚，实未曾转《法华》，七年被《法华》转。已后转《法华》，念念修行佛行。”

大师言：“即佛行是佛。”其时听人无不悟者。

一大事因缘即是人心出现于世。这是一件值得为之努力的大事。人心同于诸佛之心，佛经可以助我们找到此心。但是，我们也可能在经中迷失。而慧能则教给我们如何利用佛经识得此心，而不被佛经所用。使用佛经的方法是透过语言文字理解其主旨。每部经的主旨都是一样的，讲的都是人之佛性。每部经的语言文字、比喻、结构和逻辑各不相同，但传达的讯息是相同的。佛陀说法的唯一理由是为引领其他人分享同一知见，即觉知见。一旦有人开觉知见，即有一佛出现于世。

出现于世，心开何物

此句未见于宗宝本。中文的“出世”即“出现于世”，也有出离世间的意思。但此处引自《法华经》第二品，强调的是前一种意思。

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

此句之后，宗宝本脱离主题开始了洋洋洒洒的漫谈，如下：

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按：指佛陀）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

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按：在菩提伽耶处），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

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

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按：此处的“出世”不作“出现于世”解），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犁牛爱尾？

达曰：若然者，但得解见，不劳诵经耶？

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
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

见自本性，即得出世

如上所注，慧能此处使用“出世”一词的意思与《法华经》中“出现于世”的意思相同。

念念修行佛行

契嵩本及宗宝本中，法达以偈赞曰："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羊鹿牛权设，初中后善扬，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七品起始处，其前有一节关于本经编者法海的简述。

43. 时有一僧名智常，来曹溪山礼拜和尚，问四乘法义。

智常问和尚曰："佛说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为教示。"

慧能大师曰："汝自身心见，莫着外法相。元无四乘法。人心量四等，法有四乘。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行俱备，一切不离，但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最上乘是最上行义，不在口诤。汝须自修，莫问吾也。"

世上本没有什么教法，教法是应无明妄想而生。如果生在一个众生觉悟的世界，释迦牟尼永远不会走出密林，更不会出家。但是，他所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都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因此，他放弃了宫廷奢华和菩提树荫（下的修道），毕生走村串乡，教化众生脱离苦海。很多佛教徒认为《法华经》所弘扬的教法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遗产。此经很可能在公元开始之前才由几篇较短的经文编集而成，3世纪中期首次译为中文。到慧能的时代，此经已经催生了好几种佛教宗派，在中国广为读诵，并以艺术的形式加以描绘。

《法华经》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提出了佛教徒常见的三种妄想，并超越了救度这种权宜之说，指出众生同具佛性。虽然《法华经》语言夸张、法门无量，被许多禅宗大师所提倡，但多数人更喜欢以身边的事例进行施教。假使需要在传教时

使用经文，他们通常会依据《楞伽经》、《金刚经》、《心经》、《维摩诘经》及《圆觉经》。不过，《法华经》被天台宗奉为最伟大的佛经，而天台宗对早期禅宗的发展曾经有过重要的影响。因此，一个信奉该经典的人求慧能解释经义并不奇怪。

智常

据《传灯录》记载，智常来自今江西省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他少年出家，此次拜见慧能后成为其弟子。

四乘

《法华经》的四乘法是天台宗的根本教义的一部分，天台宗将小乘、中乘和大乘看做修行者成就一乘的方便教法。

最上乘

《法华经》称为一乘或佛乘。正如慧能于本节结尾所说，它并不具体指任何东西，也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它只不过是我们日常的修行而已。

小乘

声闻或小乘道的修行者观察佛的行为，听闻佛的说法，读诵佛的遗教。但是他们不去观察和听闻自己的心，更不依赖自己的言语。

中乘

辟支佛或中乘道的修行者将心条分缕析，并对构成心的诸法之性及其关系加以考虑。但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无从见山。

大乘

菩萨道或大乘道的修行者将诸佛教法付诸实践，但他们只会亦步亦趋，不能立自己的道，因此他们未必承认，更遑论见自本性。

一切不离，但离法相

“法相”一词是梵文dharma-lakshana的中译，指对独立的客观实在的心的分析。法相是玄奘及其朝鲜弟子圆测所创立的法相宗的主要思想。法相宗提倡对诸法之性与相进行观想。该宗也奉《法华经》为基本经典，这也是（智常与慧能）此次参问放在上次（法达与慧能）参问之后的原因。宗宝本中，这句话稍有不同：“一切不染，离诸法相。”

莫问吾也

当你需要时，你的那壶茶在哪里呢？宗宝本中，慧能继续说道：“‘一切时中，自性常如。’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七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但之前插入两节内容，未见于敦煌两本。第一节是关于智通的，第二节是关于智常的另一次参问。此外，第43节后，宗宝本中还附加了一长段内容，也未见于敦煌两本，涉及志道、行思、怀让、玄觉、智隍、方辩和另一无名僧人。

44. 又有一僧名神会，南阳人也，至曹溪山礼拜，问言：“和尚坐禅，见不见？”

大师起，把打神会三下，却问神会："吾打汝，痛不痛？"

神会答言："亦痛亦不痛。"

六祖言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又问大师："何以亦见亦不见？"

大师言："吾亦见（者），常见自过患，故云亦见；亦不见者，不见天地人过罪，所以亦见亦不见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

神会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于恨。"

大师言："神会，向前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

神会礼拜，更不敢言。大师言："汝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心悟自见，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慧能见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见，（岂）代得我迷？何不自修，乃问吾见否？"

神会作礼，便为门人，不离曹溪山中，常在左右。

唐宋时期的几十种禅宗语录中充斥着这样的禅机交锋。但这一段似乎是第一次记载一位禅师"请君入瓮"式的开示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第一次有记载的禅机交锋，而且是本经中唯一的一次，主角竟是一位年方十三的少年。当然，这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少年，就是他日后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抬高了慧能及《坛经》的地位，使之超越其他所有觊觎之人，直至禅宗殿堂的高位。

第一部分（第1 - 11节）为我们介绍了慧能成为一代宗师的过程。第二部分（第12 - 37节）则为我们展示了其基本教法。第三部分（第38 - 44节）是慧能与其弟子的故事。后来的编者肯定是认为这一部分有点单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进，另外一些内容被增补入经，为我们展现了更宽泛的主题，介绍了更多的弟子。但是，基本主题至此已经确定：慧能作为禅宗的传播者，既为上千听众传法，也为一人单独传法。

神会

据《传灯录》中的“神会传”及宗宝本所述，神会拜见慧能时年方十三。其出生年代尚有争议，一说是668年，也有说是686年。慧能713年死后，神会移居南阳，在那里住了几年之后，为了给慧能争取五祖正统法嗣的地位而移居洛阳。随后遭贬，后又恢复名誉，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受到皇室极高的礼遇。他于760年前后去世。正是神会提出了南北禅宗之分，其中北宗以神秀为祖师，主张次第渐悟的法门；而南宗以慧能为祖师，提倡顿悟的法门。

宗宝本中，本节之首有以下介绍：“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此后，宗宝本续以本节内容。

南阳

南阳是中国中部城市，位于洛阳以南约两百公里处。宗宝本及《传灯录》中，神会的籍贯均作襄阳。襄阳位于汉江之滨，在南阳以南一百五十公里处。慧能死后，神会在两地均逗留过，但一致的意见认为其籍贯为南阳。

大师起，把打神会

宗宝本明确说慧能打神会用的是拄杖。

三下

第一下，拄杖是拄杖；第二下，拄杖不是拄杖；第三下，拄杖毕竟只是拄杖。啪！

神会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于恨。"

宗宝本中，这些话是慧能对神会所言，例如："汝若不痛，同其木石……"

两边、生灭

两边之法即将原本一体的东西一分为二：黑与白、是与非、对与错。生灭意为"生与死"，生灭之法不仅是两边，而且还将我们紧紧系于生死轮上。

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见，（岂）代得我迷

有评论家怀疑此处经文有问题。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中，这几句话作："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分歧在于第一句中是否有否定：到底应该是"吾不自知"，还是"吾自知"呢？

不离曹溪山中

神会跟随慧能大约二十年，或直到师傅于713年去世为止。其后不久即离开此地，再也没有回到过曹溪。此句之后，契嵩本及宗宝本增入以下内容："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荷泽禅师。师（按：即神会）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列在第八品结尾处，置于第41节内容之后，但之前插入一节关于志彻的内容，未见于敦煌两本。

第四部分
（第45 - 57节）

45. 大师遂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神会。大师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师。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

"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余，更无去处。

"三科法门者：阴、界、入。阴是五阴，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

"何名五阴？色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是。

"何名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

"何名十二入？外六尘、中六门。

"何名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是。

"何名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

"法性起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门、六尘。

"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思量即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是三六十八。

"由自性邪，起十八邪；若自性正，起十八正。 若恶用即众生，善用

即佛。用由何等？由自性。

慧能的教法从不脱离我们身边的事物，那就是我们的自性。第52节中，他说道："汝听，后代迷人但识众生，即能见佛。"此处，他归纳了自佛陀时代起一直沿用的分析有情的基本概念组合。他还提醒大弟子们，他的方法和基本心理学，即阿毗达磨，是有关系的。很多评论家对本经收录此节及下节难以理解，认为这两节不应该出现于一部禅宗典籍中。但是在慧能那个时代，禅宗尚未完全停止使用当时公认的对心理进行分析的标准方法。棒喝还要等半个世纪后才出现。"吃茶去"也是一样。

上座部和大乘经典记载的佛陀最早期的说法中，有成百上千次谈及这些不同的概念组合，后来成为阿毗达磨的理论基础。千万要记住：每一种概念都是针对一种不同的心理困局而设计 的。

五阴这一组概念中的四阴与我们所认为的内心世界有关，因此，五阴所针对的是人的法界观及人在真如法界的位置，强调与物质相对的人心。十二入中的十入与外部世界有关，所以十二入所针对的是人对外部世界是否真实存在而产生的困境。十八界针对的是以上两种，因为其中十界与外部世界有关，八界与内心世界有关。

这三科法门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将我们可能经历的体验分门别类。三科都起源于早期印度的一种观念，即把人的意识分为内外两部分。显然，这对多数人来说太过简单，因此后来又发展出更多的种类，使人们感觉自己比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当然，慧能要求他的弟子们记住一点：如果你要进行这种分析的话，不要执著于那些用来破除存在困境的词语，以免产生更多的两难困境。

唤门人

慧能吩咐门人四处弘法时，并没有祈求天佑神助。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作为人，他对存在本性的理解和言示令全世界千百万人对他倍加推崇，群起效仿。

第38节中，编者告诉我们慧能的门人有三五千之多。《传灯录》列举了四十三人的名字，为其中19人立有小传，包括此节所列十位弟子中的八人。我认为可以确定地讲，本经（或此版本）编成之时，十弟子各自凭借自己的努力，已为人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的名字被收录入经，表明本节是在慧能713年去世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增补的。

法海

法海是《坛经》此版本的编者，曲江人。曲江正是曹溪山所在地。一日，他请慧能解释“即心即佛”，慧能回答：“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

志诚

籍贯吉州（吉安），位于赣江上游。是神秀门人，禀师命南下来到曹溪山。有关他拜见慧能一事，可见第40节和第41节。

法达

籍贯洪州（南昌），即江西省省会，七岁出家。有关他拜见慧能一事，见第42节。

智常

祖籍江西省东北部的上饶，也是少年出家。有关他拜见慧能一事，见第43节。

智通

寿州人，寿州与淮南相邻，位于安徽省中部。他读诵《楞伽经》千余遍而不懂三身四智，所以来到曹溪山求慧能为其解义。慧能告诉他："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宗宝本第七品记载有智通拜见慧能一事，但未见于敦煌两本。

志彻

江西人，善使剑。据《传灯录》中有关他的记载，北宗的拥护者雇他刺杀慧能。志彻潜入慧能房间，剑刺慧能，却不见一丝伤口，更没有一滴血流出。他后来返回曹溪，成为慧能的大弟子之一。有关他拜见慧能一事，出现在宗宝本第七品。

志道

志道，南方港城广州人。诵读《涅经》十余遍，未明大意，请慧能为其讲解经义。慧能答曰："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真常寂灭乐，涅相如是。"有关他拜见慧能一事，出现在宗宝本第七品。

法珍

无此人信息。

法如

无此人信息。

神会

见以上第44节。

近前

宗宝本无此句。

灭度

灭度即业报受尽，不再入生死轮回。

汝等不同余人

这一句读上去似乎再次证明了慧能弟子或再传弟子中存在的不安全感。

莫离于性相

佛教徒使用的标准分析方法是，将法细分为本性与相。宗宝本此处以“自性”代替“性相”。

法性

法性是对佛性或真如的另一种称呼。慧能此处称“法性”，强调的是其作为万法之源的作用。

法性起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门、六尘

这几句未见于宗宝本。

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

这种用法来自《楞伽经》。

思量

《楞伽经》将思量称为第七识，而含藏识是第八识。

是三六十八

此句之后，宗宝本另加“皆从自性起用”一句。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十品起始处。

46. “对。外境无情对有五：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

“语言法相对有十二对：有为无为对，有色无色对，有相无相对，有漏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长与短对，高与下对。

“自性居起用对有十九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慈与害对，喜与嗔 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常与无常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体与用对，性与相对，有情与无情对。

“语言法相对有十二对，外境无情有五对，自性居起用有十九对，都合成三十六对也。此三十六对法，解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如何自

性起用三十六对？

“共人言语，出外于相离相，入内于空离空。着空则惟长无明，着相即惟长邪见。

“谤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自性上说空，正语言本性不空，迷（人）自惑，语言除故。

“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明不自明，以暗故明。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三十六对，亦复如是。”

每一种教法都要落实到文字上。文字可能变成茫茫林海，令我们迷失其中，找不到出路；但文字也可令我们得以解脱。此处，慧能列举了一系列代表他个人特点的文字，以代替上几节所列的传统的阿毗达磨分类范畴。但他是成双成对地展示他的替换体系，以确保使用者不会只强调一对范畴中的一个字（以及它所代表的概念），而否认它与对方的关系。他希望通过任意一对文字的相互关系，我们能够认识到将二者加以区别是武断的行为，进而可以同时摆脱两者。如果能够摆脱文字，我们就可以摆脱它们所代表的概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慧能对那些认为法，尤其禅法，与文字无关的人进行了批评。这一点在他的时代就被误解，此后一直困扰着禅宗师傅及其弟子。有的佛土中，佛以香味行教，有的佛土中，佛以姿态动作教化众生。而在此佛土上，佛主要依靠文字。之所以依赖文字，是因为我们所受之苦与文字密切相关。

语言法相对有十二对

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中，这一系列对法（是十三对，而非十二对）始于：“语与法对，有与无对”，并删除了“有为无为对……长与短对，高与下对”。

自性居起用对有十九对

惠昕本、契嵩本及宗宝本增加了“长与短对”和“悲与害对”。敦煌两本没有这两

对，却有以下三对："体与用对，性与相对，有情与无情对。"当然，这样就有二十对，但显然编者没有仔细数过。

语言法相对有十二对，外境无情有五对，自性居起用有十九对，都合成三十六对也。此三十六对法，解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对

这一段文字未见于宗宝本。

言语即是文字

虽然慧能临终嘱托弟子一定要善用文字，但《楞伽经》中，佛告大慧："若有说言，如来说堕文字法者。此则妄说。法离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离文字故。非不饶益义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坏者，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若无者，谁说为谁？是故大慧，菩萨摩诃萨，莫着言说，随宜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一故，我及诸佛，为彼种种异解众生，而说诸法，令离心意意识故，不为得自觉圣智处。大慧，于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现量，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诃萨依于义，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亦不能觉他。"

宗宝本中，此句之后续以大段题外话，然后回到最后一段，并做了重新编辑。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七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47. 大师言："十弟子，已后传法，递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受《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递代流行。得遇《坛经》者，如见吾亲授。"

十僧得教授已，写为《坛经》，递代流行。得者必当见性。

本经是由慧能最亲近的弟子编纂的，经文最后两大部分肯定是根据他们的个人记录或记忆编辑而成。本节内容从字面上看，表明本经（或至少其早期版本）的编纂是慧能在世时进行的，而后经慧能验证，交还给参与编写的人。拿回本子后，这十位弟子即着手抄写，流传他人，为本经作增补的无疑就是他们。

本节中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慧能教法的流传靠的是一部经书，而不只是依靠使禅宗闻名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传授方法。无疑，强调一部经书的重要性也与宗派之争分不开，这关系着究竟谁代表达摩传入中国的正统禅法的问题。

本宗

如其他各处所述，慧能的本宗即识心见性。

写

慧能去世于713年，但已知最早的印刷本，即《金刚经》，直到868年才出现。因此，本经早期流传全靠人手抄写，如敦煌两本。虽然在佛典中此经不是最长的，但仍有一万多字。因此，手抄经文是一个很费力的过程，当然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在这个过程中，传经者可以对被传者的悟力加以勘察、验证。时至今日，本经流传已经没有这些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认慧能为师。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十品，置于第49节两部分内容的中间。

48. 大师先天二年八月三日灭度。七月八日唤门人告别。大师先天元年于新州国恩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别。

大师言："汝众近前，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问，为汝破疑，当令迷尽，使汝安乐。吾若去后，无人教汝。"

法海等众僧闻已，涕泪悲泣。惟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余者不得，数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忧阿谁？忧吾不知去处在？若不知去处，终不别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去处；若知去处，即不悲泣。性无生灭，无去无来。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真假动静偈》。汝等尽诵取此偈，意与吾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有些人对维持自己生命的业力了然于胸，能够预测自己业力消失、生命终止的时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慧能在去世前一年返回家乡，为父母造塔一座。有些弟子随他前往，他现在就问他们，是否在他去世前还有问题要问。由于不胜悲恸，他们想不出任何问题，于是慧能给他们留下最后一首偈子。至于他的去处，《金刚经》中，佛告须菩提："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阿罗汉、觉者。"

灭度

早期佛教徒将法相分为很多种不同的要素或法，而灭度是不依他法的两种法之一，另一种不受限制之法是虚空。佛教徒所说的灭度，指的是业及造业的尘劳两者俱灭的状态。因此，它意味着生死轮回的结束。此处使用这个词可能是慧能

的弟子或本经编者的一种用意，欲将他们的师傅抬高至佛的地位。

先天二年八月三日

按照格里高利历法（即公元）计算，是在713年8月28日。先天是玄宗皇帝（712 - 755）在位头两年使用的年号，其后使用年号开元，时间自713年至742年。

塔

这种建筑形式最早在印度是用来安放大师圆寂后的舍利，并供人瞻仰的地方。中国的一些塔建得很大，内部有楼梯直达顶部，这类塔更适合称为“塔楼”（pagoda）。另有一些塔只有几英尺高，以硬土或砖砌成。该塔高七层，每层都有飞檐环绕，经过修复，至今依然矗立。不远处有慧能亲手种下的荔枝树，每年夏天仍果实累累。

国恩寺

该寺于707年在慧能老家原址上修建，712年慧能回到此地。该寺位于新兴县城以南十二公里处，唐代时称为新州。

神会小僧

据多数资料记载，慧能去世时，神会四十八岁。而有些资料与此处提法不一致，称他当时二十六岁。不管是哪种情况，很可能都是后来增补的，甚至是在神会死后。目的是抬高他的地位，以助其抨击北宗。

终不别汝

宗宝本作“终不预报于汝”。

僧众礼拜，请大师留偈，敬心受持。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无情即无动，
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见真不动，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
若悟作此见，则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者，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前头人相应，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合掌礼劝善。
此教本无诤，若诤失道意，
执迷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人生自古伤别离。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支猎人聚集部落的最后一位成员伊希（Ishi）是这样总结的："我走了，你们好生活着。"慧能做不到如此简洁明了，但他尽力要帮弟子们最后一把，留给他们一个临终嘱托，重点强调所有佛教修行的两个核心问题，即慧与定。如何找到真谛？不动与真谛的关系是什么？

至于第一个问题，我常常想起威尔逊主教针对个人的两条指导原则，即：第一，不要违背你心中的明灯而行；第二，不要让心中的明灯熄灭。（引自维多利

亚时期诗人及教育家马修 · 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第81页。）至于第二个问题， 我眼前总是闪现出一群苍蝇在一堆骨头上面嗡嗡作响的画面。

一切无有真

慧能以终点作为起点。除去你所认为的真，即能除去假。

有情即解动

佛教徒修行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要么不够重视禅定，要么过分注重。除非我们可以常坐不动，足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否则我们注定要在现实存在这所医院里度过一生。但是，有时候静坐不动也可成为一种疾病，成为痛苦的又一诱因。因此，禅定总是与智慧结对出现，而智慧又总是与慈悲相伴。

无情无佛种

在唐代，这是中国佛教徒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狗有佛性无？青青翠竹、郁郁黄花，甚至园中的石头有没有佛性呢？

能善分别相

第17节中，慧能说："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生死之念，即是妄念。

前头人相应

聚集在慧能身边的弟子将被派去教化众人，为此，他给他们交代这一临终嘱咐。向没有做好听法准备的人讲法是害他们，因为这只能使他们离佛法更远。如果你用争论的方式才能让他人相信佛法的真谛，那就意味着他们尚未做好学佛的准备，而你本人也没有做好教化的准备。

礼劝善

这是针对那些不愿审视自己的人提出的忠告。宗宝本中作“令欢喜”。

文本注解

本节内容见于宗宝本第十品，排在第46节内容之后。

49. 众僧既闻，识大师意，更不敢诤，依法修行。一时礼拜，即知大师不久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

大师言：“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缭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传。汝不信，吾与诵先代五祖《传衣付法颂》。若据第一祖达摩颂意，即不合传衣。听吾与汝颂。”颂曰：

第一祖达摩和尚颂曰：

吾本来唐国，传教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第二祖慧可和尚颂曰：

本来缘有地，从地种花生，

当来元无地，花从何处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颂曰：

花种须因地，地上种花生，

花种无生性，于地亦无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颂曰：

花种有生性，因地种花生，

光缘不和合，一切尽无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颂曰：

有情来下种，无情花即生，

无情又无种，心地亦无生。

第六祖慧能和尚颂曰：

心地含情种，法雨即花生，

自悟花情种，菩提果自成。

五祖准备选定法嗣的时候，出钱雇人以壁画的形式描绘他本人及前代诸位祖师传法的情形。此处，他的法嗣为同样的目的却使用了偈颂的形式。通过一系列偈颂，慧能描写了以心传心的传法历程，并鼓励弟子们加入到这一成就菩提的行列中。 8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法脉传承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大事，因为当时有好几位禅师的弟子纷纷立各自的师傅为五祖的正统法嗣。

应当注意，这些偈颂也是《宝林传》一书的核心内容。《宝林传》成书于801年或更早，是位于韶关以南的宝林寺的僧人智炬所作，而慧能曾在宝林寺住过多年，他的真身今天仍保存在该寺。从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敦煌两本的底本肯定是在801年以前编成的，很可能是在780年前后（前后不出十年）。

众僧既闻，识大师意

作为本节的第一句，如果把它放到上一节结尾处应该更合理。那样的话，翻译会略有不同；但我仍遵从矢吹和铃木确定的章节划分。

二十余年

这明显是指神会，正是他在慧能死后的二十年对神秀的追随者发起了一系列的责难。732年他的一次说法打响了两位禅师的追随者开战的第一枪。因此，敦博

本编成的时间不会早于733年。然而，因为神会曾于743年遭逐，所以弘扬慧能禅法所面临的危险也许指的就是这件事。还有一点要注意，他批评北宗的文章题目就是“定是非论”。

衣

显然，慧能在达摩付法颂的最后一句找到了不再传衣的根据。我认为这是一种曲解。有关此衣的下落众说纷纭，这里只列举两种：一种记录称武则天皇帝将其赐给了净觉，另一种称给了四川的悟禅师。但是，武皇赐给慧能的华丽的袈裟和慧能本人的禅杖仍存于曹溪山南华寺（原宝林寺）。

第一祖达摩和尚颂

菩提达摩将禅宗的源头追溯至释迦牟尼拈花、迦叶微笑。而在此处，菩提达摩是花，五叶指他在中国的五代传人。

唐国

唐国指的是唐朝（618 - 960）。毫无疑问，为反映编纂的时间，经文曾被调整过。菩提达摩来中国的时间是在南梁北魏时期，即5世纪末至6世纪初。惠昕本作“东土”，契嵩及宗宝本作“此土”。

第二祖慧可和尚颂

达摩的偈颂引入了花的比喻，慧可的偈颂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每一朵花都需要生长之地。此偈及二祖、三祖、四祖和五祖的偈颂均未见于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但是，法海本（按：即敦煌石窟本）中均有收录。

第三祖僧璨和尚颂

不仅花需要生长之地，花种还必须有生性。这当然是指人的佛性。

第四祖道信和尚颂

不仅花需要生长之地，不仅花种要有生性，花的生长还需要因缘和合。修行不会凭空发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颂

不仅花需要生长之地，不仅花种要有生性，不仅花的生长需要因缘和合，还要有人下种才行。修行全在人的决定。

第六祖慧能和尚颂

不仅花需要生长之地，不仅花种要有生性，不仅花的生长需要因缘和合，也不仅需要有人下种，种子和花的比喻仅仅是个比喻，有人能领悟其真正含义才能吃到果子。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十品，其中第一部分置于第48节内容之后，第二部分（仅包括第一首偈颂）置于第47节内容之后。

50. 能大师言："汝等听吾作二颂，取达摩和尚颂意。汝迷人依此颂修行，必当见性。"

第一颂曰：

心地邪花放，五叶逐根随，

共造无明业，见被业风吹。

第二颂曰：

心地正花放，五叶逐根随，

共修般若慧，当来佛菩提。

六祖说偈已了，放众生散。门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师不久住世。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慧能在对上一节中六首偈颂的第一首进行评论。但是，更有可能是神会或其弟子的作品，只为利用达摩的偈颂作为平台对北宗进行抨击。果真如此，邪花和五叶指的就是神秀及其大弟子们。其中最突出的有普寂、景贤、义福和慧福四人，第五叶可能是《传灯录》中立有传记的其他十几位弟子中的某一位。当然，正花指的是神会及其主要弟子。但神会的弟子中没有像神秀弟子那么杰出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各种记录中立有小传的二十位左右弟子中任选五位。

文本注解

本节内容及两首偈颂均未见于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很可能也是因其带有宗派偏见而被删掉的。

51. 六祖后至八月三日，食后，大师言："汝等着位坐，吾今共汝等别。"

法海问言："此顿教法传受，从上已来至今几代？"

六祖言："初传受七佛，释迦牟尼佛第七，大迦叶第八，阿难第九，末田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优婆鞠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陀难提第十四，佛陀蜜多第十五，胁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马鸣第十八，毗罗长者第十九，龙树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罗罗第二十二，僧迦那提第二十三，僧迦耶舍第二十四，鸠摩罗驮第二十五，暗 耶多第二十六，婆修盘多第二十七，摩罗第二十八，鹤勒那第二十九，师子比丘第

三十，舍那婆斯第三十一，优婆堀第三十二，僧伽罗第三十三，须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竺国王子第三太子菩提达摩第三十五，唐国僧慧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十九，慧能自身当今受法第四十。”

大师言：“今日已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

本经的各种版本所列举的印度祖师名录均略有不同。印度禅宗祖师世系的概念从何而来，以及何时传入中国，都只是猜测。约472年由吉迦夜（kinkara）译为中文（原文未必是梵文）的《付法藏因缘传》中出现了二十四位印度祖师的名录（不包括过去七佛）。二十四位祖师的最后一位是师子比丘。后来天台宗的创立者智 （598年去世）沿用了二十四位祖师的名录，禅宗也沿用并增补菩提达摩及其前四代印度祖师，形成了二十八位祖师。二十八位印度祖师的名录也出现在《宝林传》（801年成书）中，而《祖堂集》（952年成书）及《宗镜录》（961年成书）对此进行了详述。此处出现诸位祖师的名录，令一些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节内容及敦煌本的编成时间肯定早于《宝林传》，但晚于《历代法宝记》，因《历代法宝记》成书于755年，书中并没有历代祖师的记载。

对传承见性成佛之顿教法门的历代祖师如此重视，也许有人感到不解。但是，证得此法门的真谛也是一种轮回，是无生的轮回。而那些证入无生之地的人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精神父母。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份祖师名单竟然如此之短。我曾在中缅边境山中的一户爱尼人家住过。我们一起吃炒紫荆花和花生米的时候，家族的族长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五十四代祖宗的名字。

七佛

七佛包括过去劫的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和现在劫的拘留孙佛、拘那

含牟尼佛、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

优婆鞠多

名录中的第十二祖优婆鞠多据说曾是阿育王的师傅。第三十二祖优婆堀（梵文名同优婆鞠多）的身份不明，也许是误写，但以著名前辈的名字取名也是常见的做法。

须有依约

同样的话也出现在第一节中，与此处一样，都是指《坛经》。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十品，置于第49节后的增补材料之后。

52. 法海又曰："大师今去，留付何法？令后代人如何见佛？"

六祖言："汝听，后代迷人但识众生，即能见佛；若不识众生，觅佛万劫不可得也。吾今教汝识众生见佛，更留《见真佛解脱颂》。迷即不见佛，悟者乃见。"

法海愿闻，代代流传，世世不绝。

六祖言："汝听，吾与汝说。后代世人，若欲觅佛，但识众生，即能识佛。（佛）即缘有众生，离众生无佛心。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愚痴佛众生，智慧众生佛。心险佛众生，平等众生佛。一生心若险，佛在众生中。一念悟若平，即众生自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

经文中慧能与大家告别似乎只有几分钟，但实际上可能持续了几天，每天都

作有一首新的偈颂。这首偈颂重申了六祖“见性成佛”的根本宗旨。当然，与此相反则是：不能见性，仍为众生。佛并不在别处，佛就在当下，在一念之间，或无念之间。除此之外，佛还能在什么地方呢？文字只能为我们指路，求佛还要求诸于自己。

见佛

本节中凡有“见佛”二字，宗宝本均改作“见自心性佛”。

更留《见真佛解脱颂》

此段及其以下两段文字均未见于宗宝本。

迷即佛众生……向何处求佛

这一整段有韵偈颂在宗宝本中被改为散文体白话。

佛在众生中

敦博本中此句作“佛在众生心”。不同于其他诸本。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十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53. 大师言：“汝等门人好住，吾留一颂，名《自性见真佛解脱颂》。后代迷人识此颂意，即见自心自性真佛。与汝此颂，吾共汝别。”颂曰：

真如净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真魔。

邪见之人魔在舍，正见之人佛即过。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忽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

化身报身及法身，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觅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无净性身。
性中但自离五欲，见 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悟顿教门，悟即眼前见世尊。
若欲修行求觅佛，不知何处欲觅真。

若能身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 因。
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者是西流，救度世人须自修。
今报世间学道者，不于此见大悠悠。

大师说偈已了，遂告门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别。吾去已后，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吊问、钱帛，着孝衣，即非圣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吾去已后，但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种。吾若在世，汝违教法，吾住无益。"

大师言此语已，夜至三更，奄然迁化。大师春秋七十有六。

慧能弥留之际再作最后一首偈颂，把四十多年来传授给弟子的唯一法门最后

再提醒一遍：见性成佛。我们还能向何处求佛呢？菩提达摩是这样说的："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离此心外觅菩提涅无有是处。自性真实非因非果。法即是心义，自心是涅。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无有是处。"（《达摩禅法》第9页）

见真佛

此处的"见"字未见于敦煌石窟本，却见于敦博本，它也是慧能这首偈颂的题目的一部分。但是，译为英文时，我调整了它在题目中的位置，将它从"自性"二字之后提到其前。我这样做也是遵从慧能自己的解释。

三毒

三毒即贪嗔痴，是推动生死轮运转的力量。

魔

"魔"来源于梵文词根"死"（mri）。但它指的并不是冥界之主，而是阻挠修行者求道的恶魔。因此，魔王与基督教中魔鬼的概念并无不同。

三身

从慧能对《金刚经》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三身"的概念对于慧能悟得菩提是何等重要。每一位佛的三身都包括报身（sanbogha-kaya，即此偈中的当来圆满之身）、应身（nirmana-kaya，即此偈中的化身）及法身（dharma-kaya，即真如之身）。真如之身是我们证得诸法实相之身。而证悟过程即是报身，证悟的呈现即是应身。

除淫即无净性身

宗宝本中，此句的意思被颠倒过来，即"除淫即是净性身"。

五欲

五根引起的五种欲望：见欲、闻欲、嗅欲、味欲、触欲。

不于此见大悠悠

慧能担心他这套解脱法可能会吓退某些人，但是，这与继续住在我们为自己建造的纸糊的房子中相比，反而要容易得多。

非我弟子

此句之后，宗宝本行文略有不同："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灭无生，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复说偈曰：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着。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

一时端坐

有些人误解了慧能的顿教法门，自认为既然一个人需要做的就是见性，那就不需要坐禅。但是，坐禅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全世界禅师所提倡的主要手段，以培养修行此法所必需的专注力。而且禅堂是每个禅宗寺院和尼庵的作息中心。

三更

中国人将夜间分为五更，每更两个小时。城里有专人守更巡逻、防火防盗。三更从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十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54. 大师灭度之日，寺内异香氛氲，数日不散；山崩地动，林木变白，日月无光，风云失色。

八月三日灭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于曹溪山，葬在龙龛之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刺史韦璩立碑，至今供养。

得道的高人过世时，世间万物都致以哀思。这也标志着本经的结束。此后的几节都是编者的补遗。

至十一月

宗宝本有如下记述："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出龛，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门人忆念取首之记，仍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

龙龛

"龙"字常用来指大型的东西。中国人自古就使用不同形式的干尸法保存遗体。使用上釉陶瓮可以追溯至唐朝以前，而且同样的陶瓮至今在中国仍可见到。

三日

敦煌石窟本作"二日"。

立碑

原碑已失，后又重刻。宗宝本中载有据称为原碑文的内容："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衣西域屈都布也，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永镇宝林道场。"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本节内容出现于第十品，置于上节内容之后。

55.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寺，现今传授此法。

初看本节似乎是由悟真或其弟子增补，简单记录了本经从最初的编集者法海往下流传的情况。然而，笔者未能查到任何有关道际或悟真的信息。而且悟真所住寺院的名称和地址也不对，由此可见，撰写本节的人对中国南部两大最著名寺院的名称和地址均不熟悉。无论如何，有趣的是，这里一直强调本经是在个人之间流传，无疑这是作为口头传承的参考及验证方式。

岭南

指南岭山脉以南中国所辖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广东省。使用这个名称，说明补写本节之人非岭南人。我猜是个北方人，也许是神会的弟子。

法兴寺

这是慧能在广州出家的那座寺院的名称。寺名和寺院地址中必有一个是错误

的。曹溪山中慧能所住的寺院曾多次易名，但从未有过法兴寺之名。据寺志记载，502年初建时，寺名为宝林。705年更名为中兴寺，708年又改称法泉寺。980年改为南华寺，并一直沿用至今。慧能的弟子绝不可能将广州市的法性寺与曹溪山的宝林寺混为一谈。这肯定是一位不熟悉中国南方情况的隔代弟子增补的内容。

文本注解

据惠昕本，本经由法海传志道，志道传彼岸，彼岸传悟真，悟真传圆会。本节内容未见于契嵩本及宗宝本。

56. 如付此法，须得上根智，深信佛法，立于大悲。持此经以为禀承，于今不绝。

本经现已取代了由菩提达摩自印度带来、但慧能之后不再流传的袈裟的地位。此处的文字表明，本节内容是在经文主干部分成文至少数十年后才写就的，而人们当时仍奉行此法，似乎是值得一提的一件事。

文本注解

宗宝本以下列文字代替本节内容："留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

57. 和尚本是韶州曲江县人也。如来入涅，法教流东土，共传无住（法），即我心无住。此真菩萨说，直实示行喻，唯教大智人，示旨于凡度。

誓（愿）修行，遭难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虽求此法，达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坛经》。告诸同道者，令知密意。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

最后一节是本经最早的编集者法海所作，第一句话提到的就是他本人。虽然生卒年月不详，但713年慧能去世时他是在场弟子之一。之后他又活了十年左右。据我猜测，他所编集的《坛经》完成于720年，也许更早。然而，如第49节及他处所注，神会或其弟子很显然在法海的原文中增补进了前述的一些材料。但是，增补工作肯定是在780年之前完成的，这样本人翻译所宗的本子才有可能出品。

世界上最早的印刷书籍《金刚经》直到868年才面世。因此，编集本经时，仍须靠手抄完成。这使得本经的流传更易于控制，并主要在师徒之间进行。禅宗传入中国之后，其传承一直都是基于这种关系。菩提达摩直到确认慧可已做好受法的准备后才将此法传授给他。这一直是禅宗的标志之一。并不是无人能领悟禅，能悟的人确实有，但不是每个人都做好了悟的准备。为此，在本经结尾处，法海警告不要随便流传本经。

韶州曲江县

韶州现名韶关，而曲江仍称曲江。此处是曹溪山及宝林寺所在地，慧能的弘法活动多数在此进行。韶关位于广州以北二百二十公里，是连接中国南方港口与北京的铁路线上的主要站点，北距北京尚有两千公里。

示旨于凡度

此节中的这句话及其他几句让评论家及翻译者犯了难。不仅各版本用词各

异，不同的断句也产生了歧义。值得一提的是，最后这一节的语言及写作风格反映，有人曾试图对文字进行修饰雕琢，但不得其法。但是，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总结慧能的禅法吗？本节前几句是押韵的对句，因此本人从杨曾文将其作为偈子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

此经名见于敦煌发现的两种经本及后出的几种书目中。

文本注解

宗宝本中未见本节内容。

附录一 敦博本六祖《坛经》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1. 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

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韦璩及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

2. 说此《坛经》能大师言：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师不语，自净心神。

良久乃言：善知识，静听；慧能慈父，本贯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慧能幼少，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忽有一客买柴，遂领慧能送至于官店。客将柴去，慧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明便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

客答曰："我于蕲州黄梅县东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

慧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

3. 弘忍和尚问慧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

物？”

慧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

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 獠，若为堪作佛！”

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大师欲更共议，见左右在傍边，大师便更不言，遂发遣慧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差慧能于碓坊踏碓八个余月。

4. 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尽来，门人集已。五祖曰：“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门何可求？汝等总且归房自看，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智，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祖。火急急！”

5. 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至自房，递相谓言：“我等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师，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依止，偈不用作。”诸人息心，尽不敢呈偈。

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相，并画五祖大师传授衣法，流行后代为记。画人卢珍看壁了，明日下手。

6. 上座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心偈，缘我为教授师。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见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偈，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难甚难。

夜至三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

祖见偈，言此偈语，若访觅我，我见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见偈，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我心自息。秀上座三更于南廊中间壁上，秉烛题作偈。人尽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7. 神秀上座题此偈毕，却归房卧，并无人见。五祖平旦，遂唤卢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相。五祖忽见此偈，读讫。乃谓供奉曰："弘忍与供奉钱三十千，深劳远来，不画变相也。《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三恶道。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

大师遂唤门人尽来，焚香偈前。众人见已，皆生敬心。（大师曰：）"汝等尽诵此悟此偈者，方得见性。依此修行，即不堕落。"门人尽诵，皆生敬心，唤言："善哉！"

五祖遂唤秀上座于堂内问："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

秀上座言："罪过，实是神秀作。不敢求祖位，但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识大意否？"

五祖曰："汝作此偈见解，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门，见自本性。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数日，作偈不得。

8. 有一童子于碓坊边过，唱诵此偈。慧能一闻，知未见性，即识大意。能问童子："适来诵者是何偈？"

童人答能曰："你不知大师言生死事大，欲传衣法，令门人等各作一偈，来呈

吾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禀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于南廊下书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诸门人尽诵。悟此偈者即见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离。”

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见此偈礼拜，亦愿诵取，结来生缘，愿生佛地。”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呈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院内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慧能却入碓坊。五祖忽来廊下，见慧能偈，即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

9. 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以为六代祖。将衣为信禀，代代相传；法即以心传心，当令自悟。

五祖言：“慧能，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即须速去！”

10. 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至九江驿，登时便别。五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难起已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与悟无别。”辞违已了，便发向南。

11. 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捉慧能，夺衣法。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把着。慧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言："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能于岭上便传法惠顺。惠顺得闻，言下心开。能使惠顺即却向北化人。

12. 慧能来于此地，与诸官僚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知。愿闻先圣教者，各须净心闻了，愿自除迷，如先代悟。

慧能大师唤言："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

13.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不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

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定慧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定慧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

自悟修行，不在口诤。若诤先后，即是迷人，不断胜负，却生法我，不离四相。

14. 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说法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

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

住即被缚。若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

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净，不动不起，从此致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倒。即有数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

15.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即有二，体无两般。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16. 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劝，悟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17.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何名为相无相？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

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生念。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学道者用心，莫不识法意。自错尚可，更劝他人迷。不自见迷，又谤经法。是以立无念为宗，即缘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

然此教门立无念为宗，世人离境，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维摩经》云：

外能善分别诸法相，内于第一义而不动。

18. 善知识，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净，亦不言不动。

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

若言看净，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若修不动者，不见一切人过患，是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

19. 今既如是，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

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

本性自净自定，只缘境触，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

《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善知识，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20.　善知识，总须自体，与授无相戒。一时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

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当来圆满报身佛（已上三唱）。

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自在法性，世人尽有，为迷不见。外觅

三身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身佛。

善知识，听与善知识说，令善知识于自色身见自法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上生。

何名清净（法）身佛？善知识，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惟一切恶事，即行于恶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知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像森罗，一时皆现。

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着境，妄念浮云覆盖，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闻真正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一切法在自性，名为清净法身。自归依者，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归依。

何名为千百亿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

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于后。常后念善，名为报身。一念恶，报却千年善亡；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无常已来后念善，名为报身。

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报身。自悟自修，即名归依也。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归依也。但悟三身，即识大意。

21. 今既自归依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善知识一时逐慧能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三唱）。

善知识，“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慧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

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只本觉性，将正见度。即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烦恼来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

“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虚妄。“法门无边誓愿学”，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觉智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

22. 今既发四弘誓愿讫，与善知识无相忏悔，灭三世罪障。

大师言：善知识。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

从前恶行一时（除），自性若除即是忏。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

除却从前矫诳心，永断名为自性忏。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疫染。

除却从前嫉妒心，自性若除即是忏（已上三唱）。

善知识，何名忏悔？忏者，终身不作；悔者，知于前非。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23. 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

大师言：善知识。

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

从今已后，称佛为师，更不归依余邪迷外道。愿自三宝慈悲证明。善知识，慧能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

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离财离色，名两足尊。

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故，即无爱着，以无爱着，名离欲尊。

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妄念虽在自性，自性不染着，名众中尊。

凡夫不解，从日至日，受三归依戒。若言归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即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

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意。经中只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性不归依，无所依处。

24. 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善知识虽念不解，慧能与说，各各听。

摩诃般若波罗蜜者，西国梵语，唐言大智慧到彼岸。此法须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与佛等也。

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禅，即落无记空。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25. 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着，犹如虚空，名之为大。此是摩诃。

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若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26.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般若无形相，智慧性即是。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着境生灭起，如水

有波浪，即是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罗蜜。

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当念时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

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识，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将大智慧到彼岸，打破五阴烦恼尘劳。

最尊最上第一。赞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佛。无去无住无来往，是定慧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诸佛从中出，变三毒为戒定慧。

27.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般若常在，不离自性。

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莫起杂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

28.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罗蜜行，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当知此人功德无量。经中分明赞叹，不能具说。

此是最上乘法，为大智上根人说。小根智人若闻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龙，若下大雨，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叶；若下大雨，雨于大海，不增不减。

若大乘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能观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王于江海中将身引此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润。诸水众流，却入大海。海纳众水，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29. 小根之人，闻说此顿教，犹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沃，速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之人，亦无差别，因何闻法即不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盖覆于日，不得风吹，日无能现。

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闻其顿教，不假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一切邪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心修此行，即与《般若波罗蜜经》本无差别。

30. 一切经书及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故然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亦不有。故知万法，本从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

缘在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迷人问于智者，智人与愚人说法，令彼愚者悟解心开。迷人若悟解心开，与大智人无别。

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

《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31.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若不能自悟者，须觅大善知识示道见性。

何名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识，是大因缘。所为化

道，令得见性。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识能发起故。

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善知识。若取外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救不可得。

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　那间，妄念俱灭，即是自真正善知识，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

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遍一切处，不着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

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至佛位地。

32.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常见吾法身不离汝左右。善知识，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教。终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圣位，然须传受。从上已来，默然而付衣法，发大誓愿，不退菩提，即须分付。

若不同见解，无有志愿，在在处处，勿妄宣传，损彼前人，究竟无益。若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

33. 大师言："善知识，听吾说《无相颂》，令汝迷者罪灭。亦名《灭罪颂》。"颂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谓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

若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元在。

若解向心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

若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之人能自观，即与悟人同一类。

大师今传此顿教，愿学之人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本身，三毒恶缘心里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忽然虚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顿教法，虔诚合掌至心求。

大师说法了，韦使君、官僚、僧众、道俗，赞言无尽，昔所未闻。

34. 使君礼拜，白言："和尚说法，实不思议。弟子尝有少疑，欲问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为弟子说。"

大师言："有疑即问，何须再三。"

使君问："（和尚所说）法，可不是西国第一祖达摩祖师宗旨？"

大师言："是。"

使君问："弟子见说达摩大师化梁武帝，帝问达摩：朕一生已来造寺、布施、供养，有功德否？达摩答言：并无功德。武帝惆怅，遂遣达摩出境。未审此言，请和尚说。"

六祖言："实无功德，使君勿疑达摩大师言。武帝着邪道，不识正法。"

使君问："何以无功德？"

和尚言："造寺、布施、供养，只是修福，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功德在法身，

非在于福田。自法性有功德。见性是功，平直是德，（内见）佛性，外行恭敬。若轻一切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德。自性虚妄，法身无功德。念念行平等直心，德即不轻。常行于敬，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别。武帝不识正理，非祖大师有过。”

35. 使君礼拜。又问：“弟子见僧俗常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望为破疑。”

大师言：“使君，听慧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只为下根说远，说近只缘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使君，东方人但净心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迷人愿生东方。两者所在处，并皆一种。心地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除十恶即行十万，无八邪即过八千，但行直心，到如弹指。

“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 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远，如何得达？”

六祖言：“慧能与使君移西方刹 那间，目前便见。使君愿见否？”

使君礼拜，（言）：“若此得见，何须往生。愿和尚慈悲，为现西方，大善。”

大师言：“一时见西方，无疑即散。”大众愕然，莫知何事。

大师曰：“大众作意听，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

“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即是弥勒。人我即是须弥，邪心即是海水，烦恼即是波浪，毒心即是恶龙，尘劳即是鱼鳖，虚妄即是鬼神，三毒即是地狱，愚痴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

“无人我，须弥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施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门清净，照破六欲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狱一时销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座下闻说，赞声彻天，应是迷人了然便见。使君礼拜，赞言：“善哉！善哉！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36. 大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

使君问：“和尚，在家如何修？愿为指授。”

大师言：“善知识，慧能与道合作《无相颂》，尽诵取。依此修行，常与慧能一处无别。”颂曰：

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
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
教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
若学顿法门，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
邪来因烦恼，正来烦恼除，
邪正悉不用，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清净，起心即是妄，
净性于妄中，但正除三障。
世间若修道，一切尽不妨，

常见在己过，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离道别觅道，
觅道不见道，到头还自懊。
若欲觅真道，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世间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罪，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打破烦恼碎。

若欲化愚人，事须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即是菩提现。
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
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

邪见在世间，正见出世间，
邪正悉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但是顿教，亦名为大乘，
迷来经累劫，悟则 刹 那间。

37. 大师言："善知识，汝等尽诵取此偈，依此偈修行，去慧能千里，常在能边。依此不修，对面千里远。各各自修，法不相待。众人且散，慧能归曹溪山。

众生若有大疑，来彼山间，为汝破疑，同见佛性。”

合座官僚道俗，礼拜和尚，无不嗟叹：“善哉大悟，昔所未闻。岭南有福，生佛在此，谁能得知。”一时尽散。

38. 大师住曹溪山，韶、广二州行化四十余年。若论门人，僧之与俗，约有三五千人，说不可尽。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去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禀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不免诤。但得法者，只劝修行。诤是胜负之心，与佛道违背。

39. 世人尽传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

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渐顿。

40. 神秀师常见人说慧能法疾，直指见路。秀师遂唤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汝与吾至曹溪山到慧能所，礼拜但听，莫言吾使汝来。所听得意旨，记取却来与吾说，看慧能见解与吾谁疾迟。汝第一早来，勿令吾怪。”

志诚奉使欢喜，遂行。半月中间，即至曹溪山。见慧能和尚，礼拜即听，不言来处。志诚闻法，言下便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礼拜，白言：“和尚，弟子从玉泉寺来。秀师处，不得契悟。闻和尚说，便契本心。和尚慈悲，愿当教示。”

慧能大师曰：“汝从彼来，应是细作。”

志诚曰：“不是。”

六祖曰：“何以不是？”

志诚曰："未说时即是，说了即不是。"

六祖言："烦恼即是菩提，亦复如是。"

41. 大师谓志诚曰："吾闻汝禅师教人唯传戒定慧。汝和尚教人戒定慧如何？当为吾说。"

志诚曰："秀和尚言戒定慧，诸恶不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此即名为戒定慧。彼作如是说，不知和尚所见如何？"

慧能和尚答曰："此说不可思议。慧能所见又别。"

志诚问："何以别？"

慧能答曰："见有迟疾。"

志诚请和尚说所见戒定慧。

大师言："汝听吾说，看吾所见处：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

大师言："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上智人，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

志诚言："请大师说不立如何？"

大师言："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有何可立？自性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

志诚礼拜，便不离曹溪山，即为门人，不离大师左右。

42. 又有一僧名法达，常诵《妙法莲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来至曹溪山，礼拜，问大师言："弟子常诵《妙法莲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经上有疑。大师智慧广大，愿为除疑。"

大师言："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上无疑，汝心自疑。汝心自邪，而

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经。吾一生已来，不识文字。汝将《法华经》来，对吾读一遍，吾闻即知。”

法达取经，对大师读一遍。六祖闻已，即识佛意，便与法达说《法华经》。

六祖言：“法达，《法华经》无多语，七卷尽是譬喻因缘。如来广说三乘，只为世人根钝；经文分明，无有余乘，唯有一佛乘。”

大师（言）：“法达，汝听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却汝性。经中何处是一佛乘？吾与汝说。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已上十六字是正法。）此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听吾说。

“人心不思本源空寂，离却邪见，即一大事因缘。内外不迷，即离两边。外迷着相，内迷着空，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

“若悟此法，一念心开。出现于世，心开何物？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开、示、悟、入，从一处入，即觉知见，见自本性，即得出世。”

大师言：“法达，吾常愿一切世人心地常自开佛知见，莫开众生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恶，自开众生知见；世人心正，起智慧观照，自开佛知见。莫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出世。”

大师言：“法达，此是《法华经》一乘法，向下分三，为迷人故。汝但依一佛乘。”

大师言：“法达，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知见转《法华》，开众生知见被《法华》转。”

大师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转经。”

法达一闻，言下大悟，涕泪悲泣，白言：“和尚，实未曾转《法华》，七年被《法华》转。已后转《法华》，念念修行佛行。”

大师言："即佛行是佛。"其时听人无不悟者。

43. 时有一僧名智常，来曹溪山礼拜和尚，问四乘法义。

智常问和尚曰："佛说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为教示。"

慧能大师曰："汝自身心见，莫着外法相。元无四乘法。人心量四等，法有四乘。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行俱备，一切不离，但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最上乘是最上行义，不在口诤。汝须自修，莫问吾也。"

44. 又有一僧名神会，南阳人也，至曹溪山礼拜，问言："和尚坐禅，见不见？"

大师起，把打神会三下，却问神会："吾打汝，痛不痛？"

神会答言："亦痛亦不痛。"

六祖言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又问大师："何以亦见亦不见？"

大师言："吾亦见（者），常见自过患，故云亦见；亦不见者，不见天地人过罪，所以亦见亦不见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

神会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于恨。"

大师言："神会，向前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

神会礼拜，更不敢言。大师言："汝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心悟自见，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慧能见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见，（岂）代得我迷？何不自修，乃问吾见否？"

神会作礼，便为门人，不离曹溪山中，常在左右。

45.　大师遂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神会。大师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汝（等）各为一方师。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

"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余，更无去处。

"三科法门者：阴、界、入。阴是五阴，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

"何名五阴？色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是。

"何名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

"何名十二入？外六尘、中六门。

"何名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是。

"何名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

"法性起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门、六尘。

"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思量即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是三六十八。

"由自性邪，起十八邪；若自性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善用即佛。用由何等？由自性。

46."对。外境无情对有五：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

"语言法相对有十二对：有为无为对，有色无色对，有相无相对，有漏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长与短对，高与下对。

“自性居起用对有十九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慈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常与无常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体与用对，性与相对，有情与无情对。

“语言法相对有十二对，外境无情有五对，自性居起用有十九对，都合成三十六对也。此三十六对法，解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对？

“共人言语，出外于相离相，入内于空离空。着空则惟长无明，着相即惟长邪见。

“谤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自性上说空，正语言本性不空，迷（人）自惑，语言除故。

“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明不自明，以暗故明。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三十六对，亦复如是。”

47. 大师言：“十弟子，已后传法，递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受《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递代流行。得遇《坛经》者，如见吾亲授。”

十僧得教授已，写为《坛经》，递代流行。得者必当见性。

48. 大师先天二年八月三日灭度。七月八日唤门人告别。大师先天元年于新州国恩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别。

大师言：“汝众近前，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问，为汝破疑，当令迷尽，使汝安乐。吾若去后，无人教汝。”

法海等众僧闻已，涕泪悲泣。惟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余者不得，数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

忧阿谁？忧吾不知去处在？若不知去处，终不别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去处；若知去处，即不悲泣。性无生灭，无去无来。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真假动静偈》。汝等尽诵取此偈，意与吾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僧众礼拜，请大师留偈，敬心受持。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无情即无动，
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见真不动，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
若悟作此见，则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者，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前头人相应，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合掌礼劝善。
此教本无诤，若诤失道意，
执迷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49. 众僧既闻，识大师意，更不敢诤，依法修行。一时礼拜，即知大师不久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

大师言："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缭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传。汝不信，吾与诵先代五祖《传衣付法颂》。若据第一祖达摩颂意，即不合传衣。听吾与汝颂。"颂曰：

第一祖达摩和尚颂曰：

吾本来唐国，传教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第二祖慧可和尚颂曰：

本来缘有地，从地种花生，

当来元无地，花从何处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颂曰：

花种须因地，地上种花生，

花种无生性，于地亦无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颂曰：

花种有生性，因地种花生，

光缘不和合，一切尽无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颂曰：

有情来下种，无情花即生，

无情又无种，心地亦无生。

第六祖慧能和尚颂曰：

心地含情种，法雨即花生，

自悟花情种，菩提果自成。

50.　能大师言："汝等听吾作二颂，取达摩和尚颂意。汝迷人依此颂修行，必当见性。"

第一颂曰：

心地邪花放，五叶逐根随，

共造无明业，见被业风吹。

第二颂曰：

心地正花放，五叶逐根随，

共修般若慧，当来佛菩提。

六祖说偈已了，放众生散。门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师不久住世。

51. 六祖后至八月三日，食后，大师言："汝等着位坐，吾今共汝等别。"

法海问言："此顿教法传受，从上已来至今几代？"

六祖言："初传受七佛，释迦牟尼佛第七，大迦叶第八，阿难第九，末田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优婆鞠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陀难提第十四，佛陀蜜多第十五，胁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马鸣第十八，毗罗长者第十九，龙树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罗罗第二十二，僧迦那提第二十三，僧迦耶舍第二十四，鸠摩罗驮第二十五，暗耶多第二十六，婆修盘多第二十七，摩罗第二十八，鹤勒那第二十九，师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斯第三十一，优婆堀第三十二，僧伽罗第三十三，须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竺国王子第三太子菩提达摩第三十五，唐国僧慧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十九，慧能自身当今受法第四十。"

大师言："今日已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

52. 法海又曰："大师今去，留付何法？令后代人如何见佛？"

六祖言："汝听，后代迷人但识众生，即能见佛；若不识众生，觅佛万劫不可得也。吾今教汝识众生见佛，更留《见真佛解脱颂》。迷即不见佛，悟者乃见。"

法海愿闻，代代流传，世世不绝。

六祖言："汝听，吾与汝说。后代世人，若欲觅佛，但识众生，即能识佛。（佛）即缘有众生，离众生无佛心。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愚痴佛众生，智慧众生佛。心险佛众生，平等众生佛。一生心若险，佛在众生中。一念悟若平，即众生自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

53. 大师言："汝等门人好住，吾留一颂，名《自性见真佛解脱颂》。后代迷人识此颂意，即见自心自性真佛。与汝此颂，吾共汝别。" 颂曰：

真如净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真魔。
邪见之人魔在舍，正见之人佛即过。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忽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

化身报身及法身，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觅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无净性身。

性中但自离五欲，见性 刹 那即是真。

今生若悟顿教门，悟即眼前见世尊。
若欲修行求觅佛，不知何处欲觅真。

若能身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者是西流，救度世人须自修。
今报世间学道者，不于此见大悠悠。

大师说偈已了，遂告门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别。吾去已后，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吊问、钱帛，着孝衣，即非圣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吾去已后，但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种。吾若在世，汝违教法，吾住无益。"

大师言此语已，夜至三更，奄然迁化。大师春秋七十有六。

54. 大师灭度之日，寺内异香氛氲，数日不散；山崩地动，林木变白，日月无光，风云失色。

八月三日灭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于曹溪山，葬在龙龛之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刺史韦璩立碑，至今供养。

附录二 宗宝本六祖《坛经》

行由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璩）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惠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若为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

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

“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槽厂去。’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

“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喻利根者）

“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余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着，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

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萨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惠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一本有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

“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惠能曰：‘惠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惠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

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启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驿。

“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惠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

得之。众乃知焉。）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惠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

“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惠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惠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明礼辞。（明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惠明后改道明，避师上字。）

“惠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

“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师讲涅经，明佛

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惠能剃发，愿事为师。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

“惠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惠能自智。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般若第二

次日，韦使君请益，师升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吾为汝说。

“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

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记空。

“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

“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着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

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能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

“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

“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

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方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

“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

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损彼前人，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

“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

“听吾颂曰：

‘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

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

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

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恼；离道别觅道，终身不见道。

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

目若无道心，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

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勿令破有疑，即是自性现。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正见名出世，邪见是世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船；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师复曰：“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

疑问第三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

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言："使君善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

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

“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惠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贪欲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

“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贪欲，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销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唱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依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师复曰："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时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定慧第四

师示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诤；若诤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增我法，不离四相。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净名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著。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若言常坐不

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

师示众云：“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误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坏！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坐禅第五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着心，亦不着净，亦不是不动。若言着心，心元

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着也。若言着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着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着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着心着净，即障道也。”

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忏悔第六

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于是升座告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事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众胡跪。

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

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善知识！此香各自内熏，莫向外觅。

“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诳染。从前所有恶业、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

“善知识！以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愆不灭，后过又生；前愆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

“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善知识！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恁么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

“又‘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门无尽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无上佛道誓愿成’，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

愿力法。

“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依。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

“善知识！既归依自三宝竟，各各志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

“何名清净法身佛？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着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

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归依’。

“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己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

“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归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

“吾有一无相颂，若能师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 销灭。颂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

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名自性中真忏悔。

忽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

吾祖惟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绝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见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

机缘第七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他本云：师去时至曹侯村，住九月余。然师自言，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此求道之切，岂有逗留。作去时者非是。）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有魏（魏一作晋）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俄成宝坊。

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悟此法门，由汝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

僧法达，洪州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师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无比。’”

师又曰：“汝名什么？”曰：“法达。”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休歇；空诵但循声，明心号菩萨。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

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达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师曰：“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止！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

“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

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牦牛爱尾？”

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已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

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

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偈赞曰：“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羊鹿牛权设，初中后善扬。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师曰：“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达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

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师求解其义。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明

四智菩提。听吾偈曰：‘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吾今为汝说，谛信永无迷。莫学驰求者，终日说菩提。’”

通再启曰：“四智之义，可得闻乎？”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偈曰：“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

（如上转识为智也，教中云：“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形。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师晓，终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贵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未决狐疑。远来投礼，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曰：“智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为法切故，一夕独入丈室，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 示。”

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

常闻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无端起知见，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宁越昔时迷。自性觉源体，随照枉迁流，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

智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师曰："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

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请益曰："学人自出家，览涅经十载有余，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师曰："汝何处未明？"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师曰："汝作么生疑？"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

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上乘法？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执吝生死，耽着世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翻为苦相，终日驰求。佛愍此故，乃示涅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禁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

"听吾偈曰：

'无上大涅，圆明常寂照。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

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

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

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外现众色像，一一音声相。

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涅解，二边三际断。

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

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真常寂灭乐，涅相如是。

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

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师曰：“汝曾作什么来？”曰：“圣谛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器之，令思首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弘济禅师。）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扣。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一本无西天以下二十七字。）让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敕谥大慧禅师）。

永嘉玄觉禅师，温州戴氏子，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曰：“愿仁者为我证据。”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

偕行。”

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后著证道歌，盛行于世。（谥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

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什么？”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无对。良久，问曰：“师嗣谁耶？”策云：“我师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

隍闻是说，径来谒师。师问云：“仁者何来？”隍具述前缘。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一本无汝但以下三十五字。止云，师悯其远来，遂垂开决。）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

一僧问师云：“黄梅意旨，甚么人得？”师云：“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否？”师云：“我不会佛法。”

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无美泉。因至寺后五里许，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积以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辩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嘱方辩速往唐土：'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见传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礼。'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师乃出示。次问上人攻何事业？曰："善塑。"师正色曰："汝试塑看。"辩罔措。过数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其妙。师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师舒手摩方辩顶，曰："永为人天福田。"（师仍以衣酬之。辩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棕裹瘗地中。誓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宋嘉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祷辄应。）

有僧举卧轮禅师偈曰："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曰："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顿渐第八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

请，不言来处。

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师曰："汝师若为示众？"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师云："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五蕴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还不净。"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 ， 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

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诚吉州太和人也。）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

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师曰：“涅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犹舂池拾

砾。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荷泽禅师）。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宣诏第九

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

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

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净名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

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

付嘱第十

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

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即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开元。他本作先天者非），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众僧作礼，请师说偈。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

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偈曰：'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师复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

"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师说偈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静，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尔时徒众作礼而退。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众哀留甚坚。

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曰："正法眼藏，传付何人？"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莫有难否？"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今贤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

"已上七佛，今以释迦文佛首传。第一、摩诃迦叶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优波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遮迦尊者，第七、婆须蜜多尊者，第八、佛驮难提尊者，第九、伏驮蜜多尊者，第十、胁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罗罗多尊者，十七、僧伽难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鸠摩罗多尊者，二十、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二十二、摩罗尊者，二十三、鹤勒那尊者，二十四、师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此土是为初祖），二十九、慧可大师，三十、僧璨大师，三十一、道信大师，三十二、弘忍大师，惠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流传，毋令乖误。"

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开元），于国恩寺斋罢，谓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师言："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

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

偈曰：“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今生若遇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

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复说偈曰：“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

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出龛，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门

人忆念取首之记，仍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

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衣（西域屈布也），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永镇宝林道场。留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